#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捌輯·貳拾柒册

# 四庫未收書輯刊

四庫未收書輯刊編纂委員會編

北京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 捌輯・貳拾柒册目錄


尺木樓詩集四卷　〔清〕程世繩撰　一
蓄齋集十六卷　〔清〕黄中堅撰　八五
蓄齋二集十卷　〔清〕黄中堅撰　三一五
南谿偶刊五卷　〔清〕鄭性撰　四五九
青笠山房詩鈔五卷文鈔六卷　〔清〕許登逢撰　六三五

〔清〕程世繩撰

# 尺木樓詩集四卷

清乾隆二十五年程志隆刻本

自昔名人傑士必先致力於其所重而後以及其餘蓋居其位則有必盡之道道立而文以生是故咏歎嗟歎皆可傳之後世而不敝昔者宋歐陽公爲一代藝林之冠然其與人居終日惟談政事不及文章以爲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由斯言之士惟無見用於世則已耳茍用於世則自一命以上其心皆將汲汲然有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慮而至於撚鉛槧事著作抑已末矣矧其所爲著作者不過流連光景之辭發抒胷臆之什則亦何取乎爾此古之人所以有餘事作詩人之說也休寧 程君晴湖生平篤於孝友其忠厚悱惻之性固嘗見之於詩洎登賢書出宰百里未久投劾以去去之日京源父老子弟相率哭送於數百里外君亦有詩紀其事予蓋由君之詩而想其所以爲政使非實有得於父母斯民之道何以去矣而民情若是然則君固能詩而詩實不足以盡君蓋特其餘事焉云爾抑嘗論之詩莫盛於唐唐之詩人其載在文藝傳者不過使人讀其辭識其姓名而止而春陵一章于蔿一歌至今猶見當時循良之美蹟則所謂咏歌嗟歎傳後世而不敝者亦可溯其由來之有屬矣君哲嗣蘊山方爲泰安令將刊君之詩集問序於予予故表君之所爲有餘於詩之外者且以望蘊山之能趾美於先人也乾隆己卯菊月仁和隱拙居士沈廷芳撰

容嶺漸溪之間風入詞客燦若華旒而程氏尤著錢
蒙叟評定有明詩家北地濟南詆訾排擊不使比於
作者顧獨服膺松圓詩老口頭筆端竆辭累紙推爲
一代宗工故百餘年來海陽一派猶炳炳烺烺也
晴湖先生卓然踵起力厚思沉雅欲闡颺宗旨演暢
法輪當其涵養根柢醞釀經術早歲蔚爲人望繼以
孝廉出宰角陵簿書之餘不廢吟咏筆騰墨飛足使
雲杜山水生色耳得目遇悉寄諸長短律中陶情冶
性疏瀹風雅力能追配先民讀其尺木樓一編清詞



麗句婉慧和平旣無蛇神牛鬼呑剝竊之習而比
事屬詞亦典亦則又異乎索解白婢者誠爲斯道正
音昔弇州山人嘗品隲君家克勤文謂如借面弔喪
綏步巖服動止舉舉而乏至情若先生之詩刻商引
羽玉撞金舂要自肺腑流露可哭可歌讀之者於章
什中尋覓眞靈庚乎酸鹹之外有至味焉嗣君蘊山
寅契素篤間以先生詩稿見示雒誦數過信乎洗伐
功深毛髓不染煙火是應與浪淘耦耕諸集並爲藝
苑科條亟宜付之剞劂不然揚之野應斗吾見其埋

光上徹也夫年家眷寅姪陰晉李汝榛拜譔

漁洋山人荅劉孝廉大勤問詩以爲唐人主情故多蘊藉宋人主氣故多徑露此其鑒别精矣予則謂詩發乎情微獨唐人也上而三百篇楚詞漢魏下而歐蘇黄陸及金元明大家凡其所作何莫非情情者詩之本氣者詩之用苟無情則氣亦何自而行哉閒嘗持此論古今詩人大率感時觸物抒寫胷臆不知情生文文生情此其必傳於後無疑也不則直等之飄風好音而已休寧　程晴湖先生有尺木樓詩集若干卷其令嗣泰安令蘊山出以示予予反復讀之五



古純學漢魏七古兼師李杜五七律絶句則出入於唐宋不名一家要皆非無故而作者蓋先生生長名族中更囏困其筮仕僅得百里旋投劾以去故作之爲詩愁嘆嬉娱層見錯出而孝友之性忠愛之忱亦往往流露於篇什詎非其情之所發有莫知其然而然者與善乎先生之自言曰某祇道其情耳敢曰能詩嗟乎此真善言詩者唐可也宋可也雖以質之漁洋山人其又奚病矣年家眷同學姪仁和成城書於對松山房

尺木樓續稿一册京山移署時爲好事者攫去先生懊惱累日默憶八十餘首錄附卷末其間字句遺忘皆信筆補綴與原本大别今年行部至新陽部民方愉心持手稿來謁重得古今體共一百九十首并訂正其遺落改竄者於是全豹斐然嗚呼豐城劍氣埋而復出合浦珠光去而仍還精神不容泯没故也因抄伯兄詩爲憮然久之乾隆丁巳正月同懷弟世綏書於襄河舟次

自三百篇而降代有作者曼乎尚矣世之論詩者皆曰漢魏三唐舍是蓋無譏焉　先君子槐江公以能詩名海內其爲詩也喜眞切取渾成嚴格律貴神韻雖過庭側聞緒論然不能窺其涯涘而性又好吟咏情之所至間一搦管積日既多遂成卷帙子朱子曰詩以道性情余遠慚作者近愧前人苐自道其性情而已漢魏三唐夫何敢言晴湖居士自識於尺木樓



# 尺木樓詩集卷一

休寧程世繩準存著

## 五言古詩

酒徒酈生輩下齊七十城藐爾三寸舌賢於十萬兵
蒯徹出奇計不顧說者烹朝爲座上客暮爲鼎中羹
嘗其叱謁者奇氣固縱橫洗足延上坐數言心已傾
縱城竿令首舉動殊狂生大行不細謹亦足成其名
儒衣冠側注狀貌胡可輕



孟嘗傳好士食客三千人胡爲一罷相門庭無留賓
惟有彈鋏者終始歸貧身薛中大市義牛酒紛具陳
爲君復爵邑寸舌動齊秦不同過朝市旦暮殊厥心
雞鳴與狗盜鄙瑣豈其倫

六國遠征伐百戰勝亦空何來篋中人奇策在近攻
尺寸不虛得蠶食無纖洪實器歸汧渭鞭笞盡關東
策士多傾危應侯難攖鋒夢夢天帝醉人謀良獨工
那知陽翟賈假父夷秦宗殆哉邯鄲女良將不如儂

秦人恣蠶食旦暮渡易水國勢累卵危戰守兩難恃

無聊遣荆卿與曹沫比呂政豈齊桓約束徒爲爾
遲遲客不來壯士無還理躊躇提匕首悲歌聲變徵
生刼事不成籌畫原失吉殿上提藥囊頸血濺階戺
斬丹詎圖存愚甚燕王喜更憐樊將軍自刭亦枉矣
賈生富文學才調足縱橫結髮事明主積信志可行
立談遽痛哭欲以取公卿絳灌非儕偶浮湘弔屈平
夜半虛前席梁園又遠征宣室不再召憤懣長涕零
年少氣英鋭一折不復伸何不自愛惜憂傷夭其生

送禊亭二弟之京師三首



秋風吹井梧相送臨庭除遊子辭高堂中心鬱不舒
忍淚前致詞豈不戀里閭期望勞雙親騶隙廿載餘
金臺方市駿明詔収璠璵乘時策皇路安忍困樵漁
慈顏含悲喜行行莫躊躇去時驅短犢回日乘高車
與君爲兄弟歡戚共一身每感綢繆意至性動鬼神
此去策前路長往莫逡巡丈夫會得志一旦夙願伸
先驅有負弩傳爲題橋人但養培風翼飛騫凌蒼旻
努力光先德奮發驅賤貧勿念同懷子遙遙增苦辛
飄飄河上柳垂垂雨外絲遙遙京華路渺渺遠道思
思君從此發明朝路安知近別多徬徨況此遠相離
舉酒不能飲欲言心先悲心悲語難盡舟子催河湄
分手别登程卽此各天涯目盡孤帆遠佇立同調饑

登焦山

春江浪拍天凌空飛一葉游子行扣舷仰見孤峰列
攝衣奮足前四顧驚幽絕帆從四面行地到山外缺
不畏洪流衝不受纖塵褻深樹裏幽居疊巖歷曲折
行行出山巔天空俯一切煙樹時有無雲山忽明滅
洞裏拜高人蒼崖摩斷碣浮生半日閑覺與塵凡别



日暮返虛舟回看還怡悅

秋旱

晚禾秋不登十室氣如結辛苦力高原菽粟及時節
婦子戒嬉遊朝暮敢一輟盡穫補無多況乃有欠缺
萬里曠無雲雨師天不設今茲巳杪秋雨從七月絕
長河斷不流山村告水竭明星懸簷端白日爍土裂
坐使秋糧盡農夫淚成血

聽劉山人彈琴有贈

聞君彈古調耿耿失我心古調豈不善茫茫誰知音

高堂歡宴會新聲日以湑鍾期去已遠疇爲導衆欽
君言貴適志時好非所歆高山與流水此意不可尋
靜者得妙悟息之宜深深慚愧謝吾子古調聊自珍

朝發泰州暮抵宜陵同弟密山

晨興出州郭同志多相遠念此心徬徨愛弟還依依
前途潤州山遙指爲別時潤州三百里況隔大江湄
大江杳難渡此志不可移卑賤輕里井他鄉重別離
攜手上輕舟倚檻迎朝曦季子寒無裘嚴風當面吹
尋常邗江路朝發夕可期胡爲剛一半在山夕陽微



多謝石尤風故令舟行遲相將繫短棹笑覓酒家旗

丙申春暮留別二弟禊亭

別君練溪上溪水如淚流滔滔錢塘江千里不能休
念我兄與弟情好無相猶廿載分禪燈寒暑共倡酬
甘苦兩心知妻子不能侔才多策先路康莊騁驊騮
君走長安道我守故山邱幾年成乖隔昨歲愜綢繆
綢繆難久戀貧賤生離憂乞米去他鄉將從萬里遊
迢迢南與北遙遙春與秋明月不同照奇句不同搜
感此內傷心瀕行還復留縱留亦須臾誰能瀉我愁
相期礪石宮姜被早相謀

寺夜

羣動夜俱寂巡簷吾獨行不聞人語響但見星斗橫
微風動桐葉颯沓響北楹不記旅食苦不念別離輕
升沉兩不問得失兩不營明鏡與止水淡然空以清
何必向空王稽首證無生卽此安心境嗷嗷天雞鳴

咏古

丈夫生宇宙弧矢志四方焉能苦拘束兀兀坐繩床
南北各萬里縱橫山水鄉川岳豁胷目奇氣成文章



吐納恣變化搖筆動星鋩不見司馬遷足跡徧八方
鴻文光日月寧獨名山藏

自衡陽至郴州

客行淹歲時十旬如轉轂聒耳蟪蛄鳴川原茂草木
看峰歷祝融篷檣日不足羣山讓嶽尊山濕留雲宿
瀰瀰達便江江路窅且曲峭壁亂縱橫截流無斷續
水窮山忽通石險待舟觸一折一乾坤倏忽千萬局
鬼斧闢靈奇勞我看山目昏旦坐船頭舟窄身局促
游鱗呴淺沙鼪鼬走林麓遙遙羲帝都上游乃山腹

隱隱鷓鴣啼淒淒杜宇哭世事幻浮雲毋乃空碌碌
會當訪蘇躭嶕嶢學辟穀

郴州閒眺過普濟寺

荒凉復荒凉寥寥有茅屋日落少人行往往拾遺鏃
流亡久不歸町曈麋鹿宿廸徑歷欹危隔墻露修竹
遂叩遠公扉如入萬花谷上堂少塵埃披帷氣芬馥
榴花墜枝紅荷蓋翻風綠異卉不記名灼灼炫客目
鳴泉遶屋流幽廊邃以曲僧言檀越功長官爲卜築
施捨有金錢大衆幸餘粟乃知佛力深象教駭愚俗



巍巍祇樹林散花似天竺獨嗟茅屋人瘡痍今未復

咏古

屠市有朱亥夷門有侯嬴夷門與屠市所貴非簪纓
舉世無知巳溷俗逃其名卓哉魏公子炯炯雙眸青
急終得士用不在公與卿獨憐交責漿乃爲趙勝驚

山花

山花紅復白照耀楚山隈春光恣爛熳不遣塿與培
花葉互異態一一誰剪裁鴻濛時鼓盪欣欣遂根荄
萬木殊其質萬花如其材開落花不知風雨妬且摧
朝爲枝上艷暮點巖下苔榮悴遞相嬗愚者空疑猜
明年春且至山花還復開花開春不異看花寧盡來
不如對山花滿酌鸚鵡杯爲歡迨其時焉能少徘徊
不見湘江水滔滔無重回

咏懷

雨落不返天花落辭故枝日月背我去漸非少壯時
纍纍北邙塚貧富皆等夷生無不朽道長年空爾爲
豈不殊天殤終同草木萎夙昔賢達士懷抱蘊靈奇
陋巷困王佐草廬臥帝師昕夕友古人無乃招世嗤



揶揄局足異瘖歌良自怡

敬和　家大人都中九日言懷原韵

總角侍庭幃青燈窺夜讀蠹食經史腴人驚萬花谷
咸道稽古功桓榮起茅屋那識荆山玉偏令卞生哭
振翼少南溟登天無尺木可憐負米心欲博升斗祿
及瓜不逮養中心時感觸鉛槧理舊業雄飛復雌伏
才大用爲難碩人傷在陸愛弟上青雲父兄頻見逐
兄逐固所宜嚴父筆未禿譬彼巖谷間松柏殊樸樕
百里今借才豈輸歸院燭好種河陽花莫貪三逕菊

夜發維揚與密山蠻櫬相左悵然成詩

往往見丹旐問從何方來恐是死者歸撫櫬訴中懷千里遠相矚一夜還睽乖既缺視含飯又缺薦樽罍渺渺兄弟心嗟嗟命世才憑空灑雙淚延竚肝腸摧

觀新漲用少陵三川觀水漲韵

言尋練江源斷澗接平陸袤延裹亂山一溪還一谷淙淙萬壑流見底縱兩目厲揭度淺深不用雙眉蹙猛雨自天來蕩漾漲山曲衝激斷岸崩掃蕩古樹仆仄徑走飈馳平林跂麋鹿滔滔往不回橫空捲壅塞



水面駕輕舠奔騰過馬速烟波似五湖蒼茫如四瀆非歲天吳驕生民遭顛覆蚩蚩衆其魚地面割如禿天上倒銀河人間迴地軸盈既不須臾消豈待信宿村落非舊觀至今鬼晝哭利大害亦滋玩心不可蓄所以警懷襄下民釋怨讟春茲渺渺波一山一結束晞髮坐溪頭永日看不足即此悟化工胡用長踏跼百川都奔東蘆灰空強縮滔汨過自來造物做虛腹吾亦鼓於機天地一鴻鵠

斗室

先入有敝廬晤歌正在陸雖無連闥觀於我爲夏屋亦足支匡牀復可積卷軸丈夫不雄飛偪側稱雌伏上下任千年縱橫窮四隩斗室臥一身流覽飽雙目壺內有乾坤橘中安博局蚊睫集蟭螟蝸角國蠻觸巢林僅一枝飲河只滿腹隔墻木森森隣家可借綠何用羨阿房俯仰無不足此意維摩知十笏豈局促大笑語妻孥明月照裀褥

早春同犀岍芸浦花谷登湖山暮歸有作

春色未爛熳春意已洩漏貧賤有閒身廢棄寡儕偶



沉痛盞椿摧欣幸紫荊茂同心無疑猜一氣相左右遺經朝共窮疑義夜同究偶茲晴日佳適際首春候千山鬱松杉一徑通猨狖緣磴陟崔嵬支笻勞脛脰山川足週遭田園儼錯繡石墜嚴谷危山險草木瘦俯視小行人長嘯駭伏獸坐久紅日低天暝寒風吼村落歸牧樵景色殊旦晝出固自逶迤還亦成逗遛即此適吾眞秉輿不妨又

咏懷

甘瓠纍松栢滋蔓時敷榮離離足果腹松栢俯作棚

不惜青葱姿但利微實成嚴霜殺百草颯颯懸枯莖
獨有參天榦歲寒長孤撐

咏古二首

毛生洵奇士兩言定强鄰歃血楚廷上文武具一身
囊中穎忽脫驚煞十九人胡用譏碌碌一洩目笑瞋
成事固不易毋乃伐其勳惜哉養不足曾連豈其倫
北向送公子自刭豈輕生殺將擅代將盜兵且召兵
誰主信陵謀夷門老侯嬴終當得一死所貴死有聲
寧爲畸儒節不就鼎俎烹卓哉審所處深衷孰爲明



咏懷

浮雲忽舒卷弱水多波瀾人世榮與悴任運隨所安
而彼營營者彌縫費研鑽遭時金閨貴食鼎服綺紈
一朝奪印綬腰領如等閒東門憶黃犬埋骨無青山
朝尚擁旄節暮不保單寒爲犧牛所憚曳尾龜所歡
胡爲苦束縛千秋令長嘆

胡甸夫爲余寫運甓小照賦詩奉謝併以自勗

彼此各有志勤惰自殊態緬彼運甓翁銳氣騰千載
瓴甋置有宜旦暮異外內轉徙胡太頻毋乃不自愛
心思用愈生筋力勞益耐此身將有爲暇逸豈可貸
我懶本性成勤敏輸儕輩耕釣與屠沽疇爲吾業在
敗紙壽古人往往與時背息心入孤危枯坐萬事廢
胡子妙筆墨丹青工藻繢着我晉衣冠營營勤朔晦
提持仗此身出入勞靡悔山暝夕陽微烟扉半掩暧
不放分陰閒莫顧荒齋礙典午世已遥淬厲風如再
擬人雖非倫命意豈憒憒策我以無逸匡我以不逮
若醫是國工針砭與病對長跪而受圖吾當弦韋佩



不寐

睡眼不肯着輾轉厭匡床攬衣起中夜明月上軒窓
刀刀樹影動團團露氣瀼晶晶天宇濶沉沉更漏長
羣動皆偃息而我獨徬徨徬徨復何益美人天一方
江湖波淼淼雲山樹蒼蒼不如展衾裯夢寐見容光
夢寐不可得涕淚霑衣裳

夜行

山石盡礧碣山徑殊偏頗西崦不駐影太陽歸其家
徒御空矯首纖月光無多暝深不辨色欽崎復坎坷
遥遥罕人跡阻我山之阿前岡聞虎行瞥眼見螢過

僕夫盡駭汗行者驚跌蹉犬吠喜村近漸有人聲譁敗壁出燈火引導渡長河茅店進粗糲村酒亦可嘉職守不相假官微苦奔波眷言安居者勞逸洵如何

題孫子閑望雲圖二首

沉憂不可極觸物成悲傷悠悠千載心乃爲毫素將人生若浮雲變幻靡有常浮雲舉首見吾親歸何方心彼狄公心何處非太行況昔覆親舍而今覆北邙一望淚沾臆再望摧肝腸

肝腸已斷絕欲語聲嗚咽欒欒嗟棘人風木淚成血羨子奉萱幃甘脆足怡悅愛日惜分陰況復力可竭入則戲斑衣出乃心如結君情遠且深吳生筆能挈展卷移我懷不必慕前哲



觀奕示友人

虛室晝閴寂喬林藏孤亭松風吹石磴時聞子丁丁息心入孤危緘默兩無聲雄雌決勁敵彼此運奇兵南風何不競先機失權衡成敗豈在巨一着良非輕悠悠旁觀者黑白何分明毋乃置局外得失情不攖所以古君子淡慮以無營

雜詩

少小訝年長壯盛苦歲遷野草白蕭蕭東風吹又綠翩翩美少年奄忽髮盡禿竹馬舊嬉遊墓草多已宿人生只如寄胡乃長局促隨時取歡娛勉旃毋自戮

己酉冬日寄芸浦

少小侍庭幃團圞日衎衎壯歲有別離往往暫聚散邇來謬通籍隻身苦紲絆三易葛與裘陸海無畔岸仲也隔函關余也阻江漢爾聽廣陵濤季子滯里閈遙遙天一方相思各永嘆永嘆亦奚爲寸心托濡翰山川阻且長音書杳濾漫封函發孟秋到日歲已晏書意何纏綿三復腸欲斷昔者食必同今者袂久判精力日就衰莫作少壯看叮嚀勸加餐努力慎昏旦古人凜四知清貧靡所憾惜身以致身公私義兩殫感君千里心添我心曲亂置書懷袖中珠光同璀璨至樂在天倫浮名雲一叚絕好鶺鴒原笑以微榮換



寄四弟花谷

燕市逐酒人仙壇同寂寞衢陌朝遨遊文史夜商畧時縱念舊鄉不用傷離索一從沾微祿遂負耦耕約

君去客函關乍又遊宦閣二載若飈塵離情尚如昨
天遠雁書希空噪簷前鵲無處定行踪慨想知落魄
昔爲連理枝今爲秋風籜山月挂高城寒更響林壑
念子不能眠千慮一時作位卑苦煩勞池塘閒拋却
何日一舟來與子共藜藿勿令望眼穿遥遥嘆天各

古意

度愁日似年望遠心獨苦行樂在他鄉黃金聽歌舞
那識茹荼人空房淚如雨

咏古



穿窬盜粟帛文網密其身君子盜名位艷羨流俗人
爲盜固有道李斯入西秦厠鼠不如倉佩玉而腰金
坑儒焚詩書恣睢禍義仁傷哉東門犬回首憶賤貧
芳名以爲寶富貴如浮雲

京山十景

京山之景不下數十言十景者撮其大概耳
邑乘所載標題絕少毋亦未有表而出之者
公餘退食偶揭十題題各十韻雖慚漢魏之
音聊表山川之美以爲邑之賢士大夫倡他
日採入邑乘未必不補前人所未備也

京源疊翠 京源山去縣十四五里許邑以山得名諸峯環繞秀色可餐

拔地多奇峰觸目千萬態靄靄京源岑岐嶒勢欲蓋
高低成培塿縱橫盡襟帶疊浪送遥青深秀鬱南戒
平岫抹雲藍翏翏響天籟百川歸一源一峯擘萬派
廬結翠微中僧老烟霞外巍峩摩蒼天松杉亦萃薈
點點落衣裾坐睇倦行邁山川靈氣鍾龍葱正未艾

靈巖飛瀑 俗呼觀音崖峯巒礌砢有瀑布二道出巖頂喬木修篁相虧蔽臨大道不知其中有寺也在縣東二十里



山石誰位置轇轕多玲瓏俯仰發奇趣窅窱連化工
上有萬斛泉夌虛如飛虹匹練界峭壁銀河瀉青空
濛濛濺珠沫凜凜生悲風融融澗底雪葱葱巖上松
亂流咽斷壑細響時琤琮涓滴資灌溉陂塘阡陌通
逝者日不返出者無終窮高山好流水一曲付絲桐

仙洞歸雲 仙女洞在縣南三十里峭壁夌空高廣可二三丈深入無際有鏡臺火窖之屬洞口沉雲則天雨

仙子伊何人不肯留姓氏千載覓遺踪古洞空山裏
不見鸞鶴來但見雲霞起瀰漫裹山腰變幻時的詭

俄頃異陰晴嵐翠滴芳芷習習響天風空中環珮似

悠悠出層巒望裏軒車比疑是丹火餘炎蒸氣瀰瀰

遲速靡有期去來方未已膚寸助爲霖潤澤遍千里

長堤烟栁沿江之邑皆捍以堤隸縣治者九十餘里夾堤植楊栁數萬株綠陰可愛

漢水流日夜長虹垂江濱屹屹成保障遙遙阻通津

高低嫩綠齊夾道長陰陰輕風吹作浪翠色一何深

籠烟復籠霧如泣復如顰長條堪繫馬短枝堪贈人

常恐秋節至風肅氣蕭森及時好流覽纖腰舞香塵

濯濯風前態緬想靈和春黃柑與斗酒閒坐聽鳴禽



富水漁歌富水有二源於大洪太陽諸山至雙河口滙爲一東逹應城黃家灘入於汈卽酈道元水經註所謂大富水小富水者也水居者多捕魚爲生時有歌聲渢渢入耳

水宿狎魚性全家載小舟日出懸魚網雙槳搖中流

往來無定所談笑皆同儔得魚半換酒高興發清謳

隨意短長吟棹枻相曳猶蘆中炊烟白長河落日浮

漁子互相答音響令人愁誰能苦束縛一身愧沙鷗

眷言此溪水亦足忘殷憂會當買釣艇相與共綢繆

旂山夕照旂山在縣東北界應城高數十仞日入時獨玆山猶啣殘陽

志士惜分陰去日常苦多秋風鳴蟋蟀歲月如驚波

杲杲看日出奄忽歸其家東峰含倒影殘霞艶綺羅

村童騎且牧樵子擔還歌炊烟亂暝色餘暉挂高柯

愧無夸父力難揮魯陽戈崦嵫夕弭節暘谷留羲和

亭亭如車輪沉沉隔山阿願言愛景光賢逹將如何

溳河秋月溳水出縣西北花石巖逕闞流河繞城南逹皂角市入蒿臺湖依山曲折數十里可行舟灘石岐峭秋夜駕小艇山月皎潔風水相激淙淙有聲不減濠濮間也

踏月上河橋溳水淸見底曲折異淺深磊砢露石齒

淙淙聒耳鳴皎皎凝眸視激灘碎金流澄潭元珠止

一山一結束一灣一俶詭白雁掠長空金風吹桂蕊



羅衣增暮寒良朋喻素旨盈觴會有時厲揭自循理

乘興愜所如中流縱一葦淸輝高下同身入冰壺裏

湖村紅樹環邑皆山獨西南山外平疇可數十里村多以湖名秋林掩映如畫圖

盤折出亂山山盡見平陸小聚亦成村落落布茆屋

漢水天際流入家據一曲秋風惹雁鴻秋氣變草木

烏桕點霜華靑楓醉醲醁燦燦赤霞標炎炎火樹煜

杲杲旭日紅團團蜀錦簇淺深何繽紛丹黃雜紫綠

矮屋上孤烟殘陽返樵牧村墟好秋容爲我豁雙目

翠圍仙桂翠圍菴去縣西五里許在白谷洞之巔白谷有數洞穿窱深曲多雪瀑濤

泉林壑秀美有桂二株大可數十圍花時香聞十里外數百年物也
崇巒噴珠沫絕澗鳴清泉沿溪攀石磴古洞紛勾連
鴻濛運鬼斧靈巧發山川垂垂撫石乳飄風何悠然
緬彼兩嘉樹栽培歷歲年高枝欝以茂老幹欲叅天
清虛伴蟾兔嘉種殊蹁躚植此空谷中位置毋乃愆
上蔭方丈室下臨百尺淵毋爲嗟寂寞天香雲外傳

太陽晴雪太陽山在縣北九十里諸峰高入雲際每積雪數月不消日光照耀洵鉅觀也

元冥秉其柄日車馭北陸朔風淒以厲雪花凍林木



嚴寒貪朝曦積素耀雙目仰視太陽山高高堆羣玉
賦形因高深肖物隨直曲燦燦暎乾坤瑩瑩照巖谷
山深日色寒歲晏霜氣肅枯梅日以香春酒日以熟
太平應三白滕六降已足爲我兆豐年可以蔭嘉穀

擬古

往者日以故來者日以新揔角舊年少都爲白髮人
華堂冠蓋里門巷生荆榛前後擁旌旄空山嘗負薪
榮悴各萬態奄忽如飛塵人生異貴賤不朽自有眞
物化道常留名乃爲實賓勿與草木腐泯泯淹其身

雜詩

幽居情不樂出門靡所適隨意步山椒忽逢採樵客
採樵四十春俯仰感今昔貧賤有飛騫富貴多消歇
高低瓦礫場都是舊閥閱後裔殊祖先刻薄邀天責
歷歷看榮枯語罷聲鳴咽嚴冬有陽春熇暑復霜雪
大道相循環報施在倏忽舉手謝樵夫謬巧復何益

悲哉行

出自西北門纍纍墓幾許高低各一抔焉知有無主
賢愚難辨論萬物化爲土昔爲食息儔今與魑魅伍



漫漫無朝昏悲風復泣雨化作靑燐遊含哀不能語

辛亥五月二十八日初除室人服作二首

水無東返日人無再少時生者漸以老死者長不歸
人生重儔侶感念糟糠妻貧賤苦茹荼寂寂同牛衣
毛生自捧檄遥隔楚江湄婚嫁有家累病骨强支持
蘋蘩戀邱隴井臼操庭幃五載念契濶筆札將手揮
慇勤加餐字黽勉報國辭膏肓潛二豎參朮虛軒岐
漫漫即長夜遥痛訃音飛人間悲死別而我獨生離
魂魄日易遠轉盼歎週期扶牀小兒女啼哭亦不知

何況刻鼎俎荒坵漬一卮皇皇博五斗欲以逮恩私
飲食不同牢寒暑長乖違屬纊遠莫識臨穴遥不悲
恩心希富貴富貴亦奚爲不如守藜藿舉案常齊眉
服制有常禮恩情無斷思沉痛摧肝腸吾生何數奇
結髪爲夫婦中道忽乖離人鬼雖異路一死終安辭
譬彼遠行遊同歸分早遲早歸免旅况遲歸增憂危
憂危不可度欲言將告誰死如有知識願勿淚雙垂
鳥有雙飛翼樹有連理枝夜臺苦寂寞會合亦有期
已矣勿復道哀鴻鳴聲悲



白谷洞

羣山縮菌蠢茲嶺鍾靈秀隱蔽林莽中紆盤露微岫
飃徑遶荒叢洪濛闢苑囿山石何玲瓏巖洞多通透
誰與運神斤磨礱施琢鏤如屋復如房肯堂又肯構
垂垂石乳懸森森石笋簇曲曲石根遮窅窅石門湊
高下亂烟霏朝昏殊氣候倏忽波濤傾漫空蛟龍吼
飛帛挂巘岑濺珠撒領袖澄潭碧逶迤深澗清逗溜
既可鑒鬚眉又足供盥漱水淨復山明願此長信宿
何必羡蓬萊儘足伴猿狖惜哉盛榛蕪誰能啓僻陋
布置少亭臺點綴疎講究寂寂鎖白雲嗥嗥藏怪獸
雙桂大十圍開落空衰茂惟此尋幽人花時携酒就
俯仰弔山靈日日勤脛脰

師古泉

京源環亂山更入山窮地方丈得清泉平沙淺可覿
隱隱響入聲微泡沙中出漸聞笑語喧點點如迸淚
木石亂轟豗金鼓喧童穉緬彼一泓泉亦若懷忿懥
噴珠不自由濺沫若或使忽如湯火燃驟聽風雨至
頃刻籟聲銷水平無動意吾聞天一生爲物固不貳



胡爲乎而溫誰潛施鑽燧胡爲乎而甘如飴變滋味
胡爲乎而貪飲之惟嗜利胡爲乎而狂酌之多顛躓
茲名曰鬧泉循聲亦其義維此僻陋鄉靈泉據有二
蔓草與荒烟踪跡多忽易誰將肉眼明物色到奇異

雜詩

達士愼機先愚夫智事後搖蜃訾古人問君何所有
莫怪輕雌黃兩眼光如豆

雨夜獨坐寄芸浦

虛齋夜寂寥人靜簾未捲猛雨打紙窓急流瀉竹覽

簷溜滴聲聲愁來不可剪悵然念遠人詩書何偃蹇
去聽廣陵濤音書至頗鮮俯仰今昔間淚眶時自泫
思君不見君井上轆轤轉孤燈暗復明離憂杳難遣

打魚歌

江潭潭水深千尺波光粼粼漾空碧一羣漁子蕩輕
舟咿啞烟裏聲絡繹游移四面緩行歌輕放鸕鷀連
浪拍霎時鼓枻震洪濤亂擁柂檣似森戟飛鳧出没
勢夌空追呼上下波紋坼獲得江鱗載滿船蘆中婦
子炊烟白



寶劍歌祝劍儀

壬辰春王正月吉令弟懸弧剛三十座中有客出寶
劍起舞侑觴指南極我觀此劍不與凡器同毋乃純
鈎湛盧先後並出於國工雷公發鼓帝裝炭若耶赤
厪騰蛟龍莖上何所有荆玉驪珠麗竅紛錚上何所
有螭盤蘷屈斗星文鸊鵜淬花秋水瀉飛擊鴻雁斷
牛馬驊騮千疋市鄉三薄值詎足輕相假莫愁楚鐵
終棄擲豈怨齊金久沉抑君不見豐城紫氣夜徹天
典午還逢張茂先又不見太阿綠鱗光照水鸞熊已

召風胡子異物從來不肯藏獨彼昆吾有如是我作
長歌歌未究客曰君言良不謬狂呼痛飲頭濡墨勗
此玉龍爲君壽

如意泉

君不見貿邱山中有赤泉飲之不老能登仙又不見
神宮英泉聲潺湲一酌不醒三百年我家新安好山
水如意雪竇名並傳諸泉莫出雪竇上獨有如意駕
其前爾來知味多茗戰密雲龍片日流連五雲之漿
三危露千口一啜心同然詎必醴泉與神水始能消
渴疴爲鐲吁嗟如意之泉若使陸羽見應廢當日宇



内品泉篇

園友惠筆作此謝之并以奉柬

宵寐神遊狼山巔四顧浩瀰徒盤旋恍惚弟兄相後
前晨興念子情倍牽山童敲户示寸箋封題日月發
崇川我得琅函憤遞宣感君厚意遠纏綿伴以綵筆
精且姸江花欲發含芳鮮陸家青鏤詎浪傳縱傳少
瑜夢爲緣况我才盡當棄捐覩此能不增憂煎池塘
春草空芊芊欲題好句時茫然安能撥墨成雲烟如

君珠玉散天淵但寫相思字萬千吩咐鱗鴻將海邊

答縑山

昨日啓我江上書發函卒讀爲長吁柯亭有竹識者
少太行之驥困鹽車造物用意不可測我輩往往慚
非夫英雄成敗特偶爾豈得以此分賢愚書來問我
決趨舍我久岐泣同楊朱爾來别去二百日嗟我硯
田都荒蕪但欲品評憑兩眼不肯隨俗爲揶揄終知
虎氣必騰上精銳莫以屈抑殊不見桓榮力稽古矯
首俄頃騰天衢勗哉吾弟莫惆悵海角千里豎區區



貞烈詩二首

憶昔屠維值已亥渠魁肆燄爭江海鼕鼕鼙鼓震東
南獸崩鳥竄勢危殆瓜州城郭枕金焦黑雲夜壓遭
漂搖于家有婦年二十蘭蕙肓與蕭艾凋歸寧本脫
虎狼口忍視姑嫜落賊手良人射策阻燕京誰與高
堂相左右拜辭父母返家鄉欲徙未徙空徬徨賊來
逼迫懷冒犯自分此身如鴛鴦慷慨罵詈聲不絕秋
霜凜凜常山舌浩氣千尋折不回臂落賊前衣染血
臂自落兮罵不止倉卒還顧出腹子屠腸慘徹日無

光頃刻紅顏刀下死嗚呼縱死勝偷生身喪節全死
自榮鬚眉巾幗滿天下惟有貞烈留其名留其名長
不沒餘威吞賊氣咆勃因孝成烈世所稀赫赫芳徽
懸日月

已亥賊破瓜州城殺人如麻草木腥憑陵恣雎誰敢
犯就中有婦獨堅貞耳聞眼見揔大義自分一死鴻
毛輕守身罵賊雎陽匹臂落軀殘氣尚盈眥裂睨柱
甘璧碎霜刃慘開腹膨脝吁嗟于婦洵錚錚身死節
著孝還成若非奔赴翁姑難此身焉得罹狐孽何妨



賊燄騰萬丈豈能慘酷肆暴橫乃知身膏鋒鏑不關
數天假賊刃彰其名抑聞孝子不匱永錫類不信但
看今日之于生

長夏廩上人過訪惠以黃山圖走筆賦謝

朱明秉運何炎熚揮汗成雨懷憂煎山人忽到相周
旋清辭疊疊口河懸坐次遺我徑尺箋四壁蓊欝生
雲烟頓令肘腋風冷然恍如置我黃山巔軒轅臺上
寶印前飄飄羽化而登仙瀛洲蓬島近几筵渾忘隆
暑相斜纏六六峯頭好蹁躚塵紲恨未果此緣把君

圖畫釋憂悁臥遊長記壬辰年

雪夜與諸子集飲文山堂用聚星堂白戰體韵

須談摩天降瑞葉堆門忽高七尺雪山川變顏非舊觀漫空糝糝下未絕緣物班形皆奇肖枯木爲摧竹爲折嚴肅隊伍典酒兵欲令寒威霎時滅侑以筍脯擲以盧熊籌交錯如雹掣阮厨梁市縱復橫融和不用加縕襭少長頹然忝樂何古今一醉都不屑况乃今昨景象殊人生百年成一瞥但須酩酊比劉伶世事浮雲詎足說酒闌人散夜沉沉丁東風動簷前鐵



潤州再別密山

羅浮山下悲風惡鐵甕城頭日易落君意岷江萬里長水驛幾程同旅泊閱盡江南千萬山悲喜相兼上客顏雲中尚有雙飛雁那似池塘聚首艱聚首艱難別似速悔煞歸期太匆促記取河梁丁卯橋淚痕添得波心綠

錢塘觀潮

雪山巍峩秋江擁瀰漫澎湃心神竦頃刻千里走三山海門震蕩乾坤動雷奔霆擊掣千軍素車白馬如雲屯靈旗隱現鬼神怒沼吳抱恨來朝昏餘波沉瀁聲悲壯浮天無岸搖千嶂潮平水濶烟雲收幾點青峯吹江上

苦旱行

火鳥爍金金欲流赤墳枯槁成焦邱千里秧焦寸草死商羊不舞農人憂前月城郭會官長緇徒羽客走禳求屠沽私市欲問罪簷前歷亂懸斗牛驅蚊揮汗手不輟一領草葛如披裘哀哉行路犯炎暑奔走餓項身塡溝父老相語少時熱未有如此夏復秋田無



禾黍路有殍四野愁嘆聲啾啾安得飛昇訴上帝手扶銀漢注田疇肆斬旱魃慰溝壑五風十雨長康休

吳陵午日憶密山

記得去年五月之今日吳州羈客正愁絕滿城風雨甥空來柴門晝掩人迹滅愛弟敲扉走板橋遺我江鯡白似雪堆盤角黍佐蒲觴悲歌慷慨眞奇傑一年一度一端陽莫促雙眉負佳節君言良是我狂呼君言在耳身歸穴骨肉未寒土未乾天中之節今又閱君才一石付空流過眼電光纔一瞥今年羈客尚如

前添得傷心向誰說悲哉已矣復何言歲歲榴花照
眼血

再送彭芳洲先生

歲在丁酉早春時南陽先生發車騎東都門外餞疏
受繞朝立馬投新詩旗亭惘惘離別色賤子揚觶再
致辭人生大節首忠孝先生宦蹟銘鼎彝鐵肝一片
著烏府金蓮屢徹歸彤墀
聖世光昭重文教玉尺一度頓起衰絕樞甕牖盡感
泣翼翼廟貌湖水湄歲時尸祝久不懈德澤深入人



心脾出爲王國求庶士入佐政府尊台司股肱耳目
三十載忠藎絕粹無瑕疵先生豈不戀
聖主先生豈敢顧恩私先臣功業炳史冊牛眠未卜
實心悲但得瀧岡著阡表一抔獲安何求爲封章字
字仁人淚風木年年孝子思先生此去孝克盡巨儒
動止洵可師羣公毋爲重惜别河梁日暮憂將離況
復
天子重碩德虛左自召來端揆百花洲上春風閣那
能久戀竹與絲先生舉手謝同調轔轔車聲徹中逵

塵起浮空人漸遠佇立遥睇天四垂

狂風行

狂風吼空眞奇特晝夜已三還不熄黃塵蔽日日無
光九陌三衢立不得我生未見此狂風此風何來那
忍測敬天之怒敬天渝閉門危坐三嘆息

戊戌新安水災行

千山萬山風雨毒一夜洪濤高過屋汪洋澎湃拍天
來蒼海茫茫失巖谷可憐烟火萬人家都作鷗鳧隨
浪逐嚴陵灘上浙江潮男女縱橫葬魚腹殘肢折股



挂高柯烏鳶處處食人肉我聞疇曩苦兵殘鐵額銅
脛胥殺戮火失崑岡玉石災城西尚有炊烟煜那似
今朝寸尨稀瞶瞶天吳毋太酷更有千年陳死人椎
埋發塚傷心目生者奇死死何辜欲控上天爲訊鞫
九閽高高不可攀白日嗷嗷聞鬼哭

衡陽舟夜聞角

寒風淒淒聲嗚嗚木客叫嘯悲相呼湘君環珮動珠
瑜屈子哀怨鬼揶揄竭而來兮傷吾徒浮湘泳漢涉
江湖思美人兮血淚枯鄉關萬里夢模糊流波不息

轉轆轤極目衡陽歸雁無清夜沉沉山月孤

摩崖碑

浯溪石壁鬼斧斯摩崖鐫劉中興碑二絕傳流炙入口魯公之筆漫郎詞緬昔天寶鹵塵起車駕西幸九廟危青宮靈武自稱制赫赫李郭收京師祿山刃腹慶緒死道州粲粲來九疑依山結屋俯潭碧作頌彷彿生民詩平原腕力欲屈鐵爲書削壁命剞劂異寶鬼神自呵護風雨不壞光陸離我來停舟走䖍徑剔蘚口讀百不疲江山表著有天幸才人點綴增靈奇



唐之中興終已矣獨有茲碑懸坤維

別胡襲桼

楚山綿綿復崒嵂楚水滔滔横四出水伏波瀾山宿雲隨風變化無定質與君鼓棹歷三湘山容水態斷人腸我本工愁似吳質況復人來斑竹岡零陵南去益偪窄毒霧彌天瘴似墨五溪蠻雜負版猺行路難兮行不得揮手别君别恨深人生難得是知心一路看山還看水不知何處是清音

雪後西郊探梅

皚皚寒雪飛青空高低東合柴門封連朝僵臥不得出虛我驢背長西東曉夢欲醒乾鵲噪日光杲杲窺窓紅杖藜拳跼走曠野滑㵆流濕春冰融婆娑老樹半枯死欲折不折斜臨風寒香含蕊未浮動已覺幽艷超凡庸會須花下日百匝相與煮雪澡心胸

白岳

白岳之山高入雲下視衆峰培塿麥黄葉未封紫霄路一杖犖确凌蒼雯魚貫俯躬頂接踵汗流喙息揮悗蚡隱隱石罅露人影高下出没音響聞摩空峭壁



出意表玲瓏險怪失匠巧神斤鬼斧運靈奇陰洞深巖曲且窅界壁飛泉百尺懸吹珠噴沫銀河倒雲還霧鬐見三姑露宿風餐來五老珠宫貝闕勢岩嶤絳節朝元路不遥靈風肅穆帷中語香爐峰頂篆烟消別有洞天仙子駐世間甲子須臾度洞裏石床久寂寥檻前流水長回互我愛茲山烟景幽奇石片片壓人頭支離斷續憑雲起斜整縱横濺雨流我惜茲山追琢壞高樓岂岂排空界羽衣飄忽起埃塵石壁嶙峋發瘡疥偶憶中郎絶妙詞山空木古長蛛絲百年

若果斷人跡山水清音勝此時嗚呼吾知山水清音勝此時

### 經某氏廢園

藤蘿枯盡老樹死頹垣半幅殘陽裏荒荒路斷少行人三月名園不見春當時高樓多舞女紅裙翠袖空中舉銀燭牙床金叵羅良宵漏促復朝歌千樹花開花狼藉東風陣陣春無力行樂分明樂未央那知世事有滄桑田蚡死後賓客散年年烟雨空委亂太湖石子盡玲瓏半入豪家半草中絕無昔日繁華在惟有鄰翁閒種菜一片凄凉不可看枝頭杜宇催春殘憑君莫問興廢事自古盈虛總如是



### 莫相疑行

有鳥有鳥棲高枝聲叶律呂羽爲儀明良際會乃一出翱翔千仞覽德輝摩天煥起九苞彩食非竹實甘苦饑嗟爾斥鷃用相嚇榆枋一搶誇高飛鴟雛豈與同種類不食腐鼠莫相疑

### 瀟湘曲

瀟水清湘水深瀟湘江頭愁殺人皇英血淚洒斑竹流作瀟湘歷古今送盡風帆和雨槳年年不斷別離心

### 悲哉行

山有猛虎溪有鱷魚猗歟此土詎可安居逝將去汝兮脂吾車望邱隴兮長嗟吁

### 上官租

六月雨澤斷河流成溝渠千里禾苗渴欲死縣官日夜勤追呼上官租鬻女爲婢男爲奴豈不憫兒貴賤殊吏怒難犯無完膚不見昨日城南禱雨返里民死杖下身上衣無襦上官租行人側目聲嗟吁



### 哀糧里

充糧里良家子父母恩鞭箠死死轉甘免虐比聖主深仁蠲積逋小民薄命逢吏怒吏莫怒千村雞犬皆驚怖

### 放歌行爲二半居主人賦

君不見鷦鷯之巢止一枝又不見蟪蛄春秋難久期人生富貴貧賤忽相遇愚者心鬪智者啞但令晦朔走石火胸臆坦蕩無牽羈作舟爲雨達不擾繩樞甕

牖困不悲况乃正叔有素隴邱壑點綴足宴娛累石架木忩寥朗鐫劖造物羞工倕朱欄掩映多曲折隱夫答還紛離披松篁奏音韻鶯燕鳴絃絲島嶼凝烟霧葩卉揚光輝趑趄不得擬衞尉結構頗令俗情移主人題額得妙悟道在稽古與守雌天不可階遠難問雲泥位置隨所之棕鞋桐帽謝俗客晚食緩步窮烟霏止此已足自磅礴偃鼠焉用餘河爲狂髯鬖鬆語驚座蝴蝶夢幻理不疑伯仁渡江三日醒康成一飲三百巵古人不作余所師請君爲我泛玻瓈浮玉



蛆百年三萬六千日開軒酩酊長不希獲我所願夫何思

石鼓山讀宋張敬夫諸葛武侯祠堂記碑

緬昔軍師中郎將臨蒸三郡曾保障羽扇風流感後人奕奕祠堂山頂創南宋于今六百年祠傾碑古幸無恙詞源浩瀚復謹嚴字勢瘦硬還跌宕欲搨百本廣流傳杳無紙墨愁相向好爲呵護囑山靈矗矗千年烝水上

犢舞辭

誰謂物無知子母天性不乖離誰謂智可欺眞僞有定難推移君不見甲乙爭犢來下狀嘵嘵廷辨居不疑窮詰此犢來所自各言家畜實産之潛呼吏牽兩老牸雜以大武陳階墀解維縱犢任所往乙牛遥見鳴聲悲犢奔翔舞互相舐左右騰躍往復回餘者却立屹不動是非立剖羣嗟唏相動以天不可强縱有謬巧殊難施掀髯大笑語赤子毋徒作僞遭鞭笞犢兮犢兮兩自怡至性流露感羣黎乃知虞廷韶箾百獸舞無過萬物欣欣遂所私嗚呼安得萬物欣欣遂



所私

雨夜閱黃山圖

黃山奇秀名寰區千峰萬峰形各殊拔地摩天列險怪神斤鬼斧驚凡愚上方紅日下方雨烟雲變幻直須臾別有天地非人境神仙窟宅良非虛中公雪公方外友六時蓮漏長山居一賦一畫寫生手鐫劖能不爽錙銖我昔遊眺前後海下筆惟恐山靈汚捫蘿攀磴只長嘯時踞一峰雙眼舒一行作吏苦紲縛烟霞伴侶嗟長疏瀟瀟夜雨打窻牖四壁一穗殘燈孤

披圖忽見故人蹟遊踪歷歷今不誣靈禽啼煞仙樂鳥奇葩吐出木芙蕖吁嗟噫嘻恍如置我之身於天都軒轅臺上綵雲鋪縹緲之峰乍有無驂鸞控鶴樂何如長此局促胡爲乎

湯池 在京山縣治東南一十五里土名湯堰畈

老父家住黃山中紫石峰下湯泉通軒轅容成曾洗髓硃砂點點耀日紅昔我一浴又再浴山靈不厭太煩數自從拋撇走京華素衣化緇染塵俗一行作吏到新陽古畈人說有溫湯按圖走視少圓幄往來紛雜心徬徨但見氣蒸雲作陣不見陰火燃餘燼解衣磅礴入靈池亦足除疴捐疢疢雖殊桃花遜天都礜石硫黃都勝無熱可燖雞殊不妄洵知天地是洪爐會須招邀走吾黨浣盡塵氛同俯仰白龍縱不現珠函秉與何妨試一往

紀夢

有盜殺人山之岡未由踪跡心彷徨夜走神廟潛致禱幽明分治宜勗勤神官聲靈洵赫奕入夢袍笏輝且煌目盼手指如有示雜以斧索纏雕梁依稀大小



各有數頗得解悟費叅詳梁家弟兄正心動掌首裹足思逃亡遙遙鬼物如人語見而輒逐難飛揚我守赤縣愧先覺擬名勾攝如探囊稽首服罪智莫逞潛驅默運神扶將人言至誠能感格是或一道彌慚惶乃知夢寐雖惝怳維魚維旗占禨祥神兮神兮靈爽有如此顯護黎庶長休康化彼羣醜皆善良永致刑措壽而臧

自題六朝花港漁郎小照

楊生畫筆遠擅場圖我生面歸漁舫科頭赤腳又兩手意欲舉網還度量楊柳拂岸千絲綠桑花流水春茫茫鬚兮鬚兮難說子非我且與相對論衷腸束髮受書宗孔孟搖唇作賦師班楊毷氉歲久始一第四十啣命來新陽縣令官卑多束縛那能得志憑弛張況乃骨相缺脆媚不合時宜罹禍殃一朝罷斥如棄屣旅食饑渴猶清狂看山看水日不足閒讀離騷或掌莊功名道德兩不就縱有七尺空昂藏百年易盡將過半對鏡但惜鬢毛蒼少年貧賤失荆婦纏博五斗哭糟糠前塵影事不堪道一一身受多悲傷嗟爾

藐茲樗朽質幸遇

主聖如虞唐俯仰身世一無恃東西南北欲往之何方我將入林林有虎我將歸山山有狼魍魅欺人白日出羞與爲伍悲嵇康君不見五湖扁舟越有鴟夷子桐江漢有披裘垂釣之嚴光遐哉古人不可得而企我有本來面目詎可忘緊昔父執青霞子幼小贈我石圖章絶好品題曾記憶六朝花港一漁郎髯兮髯兮若使得魚卽換酒高歌拍手傾壺觴醉裏乾坤彌覺大閑中日月自來長欲眠便自抱頭睡開眼瞬



息熟黃粱只此吾生儘自足。舟何必非阿房武陵源裏豈人世惟有漁子曾倘徉髯兮髯兮吾語汝江湖之樂樂無疆

新嶺

新嶺之高高挿天一面一折相盤旋嶺下居民老不出生涯朝暮憑雙肩往來上下如履閾不避寒暑食難全我來鳥道愁攀躋筍輿持捏窮山巔回環轉折出空際下視萬仞臨深淵培塿紛紛歸足底憑虛歷險心惕然安得五丁盡剷削康衢廣路無頗偏

題歐陽子跨驢携酒小照

西湖桃柳綠且紅阿誰携酒騎短騾春光駘蕩足快意優游自得蘇堤東龍吟虎嘯若不識興來思飲開郫筒湖水空明清復淺波光人影相和融近日邊庭需猛士明詔飛下蓬萊宮一長一技思自效雕弓羽箭多從戎況君才藝不可量甲兵十萬羅心胸丈夫安事毛錐子投筆旦暮立邊功胡爲不取封侯印搖搖策蹇吟春風善刀藏之良足惜待賈而沽何從容君聽我謌笑不答一鞭遙指明湖中



題綸次閑看兒童捉柳花小影

柳絮飛時欲暮春千點萬點愁殺人枝頭聲聲杜宇哭飄飄如雪上鬢新少年花落不知惜壯年花落誰寧返樹旦暮轉盼迹已陳人生那得三萬六千日何解珍於今老大重駒隙易見花飛如揚塵花辭故枝須鹿鹿長苦辛君眞達者得妙悟隨逢老幼歡相親但得娛目快情志偶然小坐俱佳辰柳花飛飛滿園林乍高乍下乍浮沉一捉不到手再捉手再伸童子嬉戲皆天眞欣欣自得樂無垠君亦因之消閒身況

復滿眼環天倫乃知世間景物原不異隨其所取悲
喜臻愼勿感物怨飄蕩一度花飛一愴神



# 尺木樓詩集卷二

休寧

## 五言律詩

送縑山之揚州二首

官閣維揚郡詩篇水部誇我歸剛木落君去正梅花
到處聞啼雁何人不憶家歲殘猶解纜携手一咨嗟

此日憐君去閒拋舊板橋江湖孤燭冷風雪一舟搖
牖廣暄堪負寒生酒易消相思應有夢不畏海天遙

玉蘭花敬和　家大人韻二首

分得瑤臺種纖塵不受侵玉光寒樹色香韻淨禪心
月皎渾無影鶴棲未易尋憑欄時盼望長誦輞川吟

清朝態自新淡掃絕纖塵霜雪驚初凍臙脂懶未勻
生來冰作骨看去玉爲神不似夭桃色穠姿媚晚春

如意泉贈廩峰和尚

萬山空翠裏一水寺門深似子淸幽士眞堪泉上吟
空明懷淨土澄徹見禪心蓮社客來往烹茶共聽琴

秋日送禊亭之京

羨爾題橋勇慚余待兎愚杯憐今夜共路嘆詰朝殊

碭石迎鄒衍空山困子瑜約隨歸雁影來伴客情孤

焦山二首

極目渾無岸孤峰揷浪生密林籠寺碧巨浸接雲平
碑見華陽蹟山留處士名長江天設險門户控神京
絕頂洪濛近危亭老樹撐滿山無鳥跡四面盡濤聲
日月相吞吐烟雲挾雨晴金焦遙對峙寰海兩蓬瀛

泊京口奉答　三伯父卽次見懷原韵

明月滿空江低飛雁影雙新篇來海國異彩煥僧窻
春意梅先逗愁魔佛不降遙㦸垂望切搔首對銀釭



金山二首

白浪無邊合山根寄亂流樓臺吞海氣門户鎖神州
金碧江天麗蒼茫日月浮青峰長不改閱盡往來舟
波光環四面樓閣㵿晴空不見狂瀾力誰明砥柱功
鐘飄南北岸帆受去來風寂寂蘄王廟勳名夕照中

阻風燕子磯同李心搆劉寧侯李大倫大從陳

扶萬徐山庥楊玉隨兄東來弟園友

似戀江南勝晨昏對此磯但逢別後客難到夢中扉
雲重風威勁春寒酒力微不因迷短棹談笑早相違

春夜同諸兄弟紫閣小飲

天倫欣聚首刻燭快飛觴似此同明月焉知客異鄉
樓空橫雁影風動送花香逸致資吟興悠悠卜夜長

下第感懷

未滿虀鹽債還山定傍僧送窮吾少計彈鋏客無能
入世希青眼謀生在綠塍君平焉用卜休咎總難憑

廣陵舟中敬和　家大人韵三首

歸路逾千里嚴程首竹西天涯孤棹去別恨幾人齊
犬吠知村近風恬喜浪低更憐芳樹裏處處亂鶯啼



趨庭欣客裡那忍便言歸未得騰雲路還應守釣磯
楊花隨雨落乳燕掠窻飛別後時相憶邗江許夢依
臨岐愁解纜暫喜一舟同客路千山外詩才七步中
江亭愁落日輦下愼秋風小謝吾家秀音書望雁通

過杏園敬和　家大人韵

何處是隋堤空驚柳尙齊鶯啼銀杏北人過小橋西
老樹恭天碧遙鐘入耳低勞勞塵土客不厭此羈栖

秋水堂坐雨敬和　家大人韵

雨氣橫窻牖重城一夜寒陰晴燈火卜去住客心難

逕草經春長愁懷仗酒寬禪房慚鯉對羸得夢魂安

同汪師晦妹倩叔近思弟芸浦香雨小園坐月

秋月明如水秋風滿院香爲貧雙桂樹忽得一園霜
琴韵通幽趣茶煙接混茫深宵還不寐逸興坐來長

晚望

茅屋斜陽盡凝眸倚短笻山腰橫暮靄林際響秋風
犢返高原外人歌里井中松梢月漸上清況有誰同

答吳雲木內兄二首

不圖四載別今始識萍踪枳棘愁棲鳳滄江未化龍



家從亡母破歡到幾時逢讀汝傷神句添余感慨重
骨肉憐星散單身各異鄉無家堪聚首有淚共迴腸
歲月愁中盡田園去後荒何當重把臂談笑快飛觴

哭黃夫子三首

不圖强仕日遽爾赴重泉聲價今誰匹文章死定傳
有才邀上第無計駐芳年强近期功少含悲對几筵
高堂饒白髮稚子哭形單似此真難死如何便蓋棺
眼中無物議架上有書殘莫向蒼天問親朋鼻總酸
七載同蕭寺蹉跎負厚期時名今更拙秘鑰幾曾窺
學海波瀾竭詞林枝葉萎生憎佛閣月還照舊書帷

早春過冷香書屋次芰亭兄原韵二首

逸致橫孤館幽香得水濱溪聲入耳靜春色到花新
棲息真成趣招尋不厭頻生平甘耐冷月下倍相親
一片空濛入如從鄧尉來枝團殘歲雪人對隔花杯
積水搖虛閣輕風送落梅坐餘塵外想帶月臥香臺

濩落

濩落何時了生涯竟陸沉黃花憎客面寒雨滴鄉心
那識愁中節長慚廡下吟年年空故我中夜淚沾襟



吳陵九日松林菴同密山作

不耐囂塵擾招提好探幽入門松樹古夾路野花秋
佳節人多暇十年客再遊浮生真似夢寂寞遠公樓

甲午冬日海陵留別密山

水陸分馳去惟君尚海濱可憐行止客都是賤貧人
季子裘空敝荊山璞未真梅花開處好愁眼惹酸辛

西湖

一片波光裏樓臺到處幽香騰羅綺袖花醉管絃舟
晴雨堪圖畫朝昏競倡酬六橋桃與柳士女費遨遊

練江舟中二首

絕好新安水滔滔向浙東亂山如擁護孤棹自夌空
地苦田疇寡帆憐老少同桐江千萬頃鄉夢徧征篷
灘勢如天上聲聲響竹篙纜從山脊轉舟向石磯操
估客時登岸歸帆競溯濤溪行三百里憐煞罟師勞

茶園道中

漸與家鄉近鄉音聽尚殊山猶連閩浙人已倦江湖
險道危漁艇長途困腐儒茫茫千壑水閒煞是鷗鳧

練江舟中即事同三弟芸浦

河流通一線百折送輕艭地僻茅成屋山深翠落窓
時眠書半枕還醉酒盈釭忘却傷離索姜家有季江

舟過吳門金御文昆季歡留竟日賦謝併以誌
別

幾年成契濶夢想接音徽路出金閶近談驚玉屑霏
風流衛洗馬文采謝元暉不盡綢繆意輕舟繫釣磯

哭密山五首

一泒傷心淚何圖洒爲君別來稀小病書到尚論文
入世空如夢浮生幻似雲飛飛天際雁風雨竟離羣



著作年齊富丹鉛夜不休那知消渴死未見茂陵求
遺草夌前輩時名駕上流殷勤屬望意贏得是深憂
仙行三千滿儒修廿載餘何曾留失德未見負居諸
山寺空懸榻蓉城早駕車誰匡余不逮腸斷手緘書
七載思兄淚同君面未乾荊花今又落姜被竟長寒
弱女鄉關泣佳兒客路單靈床環幼穉悽惻忍重看
旅病誰相惜長歸頃刻間半生學似海一死重于山
漠漠淮雲暗悠悠練水閒可憐閨裏夢猶自望生還

宜陵

百里維揚路剛分一半程板橋排小艇茅店飯香秔
岸草連天綠孤帆盡日行旅愁逢處有不與暮潮平

吳州送三弟芸浦時侍　家大人歸里二首

客裏憐花萼趨庭兩月同歸帆烟水外離緒酒杯中
定省余全曠才華汝漸雄追隨當驛路着意慎秋風
送子出城闉相看淚滿巾不堪羇旅客向是遠行人
別意言難盡鄉心此倍真莫將愁萬狀歸說向慈親

七夕

涼風天末起耿耿絳河秋不見陳瓜菓嫌聞會女牛

亂雲穿竹底新月挂城頭多少離鄉客應添此夜愁

中秋夜坐書懷

良宵增寂寞獨坐迴添愁海上三更月天邊一半秋鄉心飛旅雁樹影動高樓何日還茅屋清輝滿釣舟

大禹望水臺

八載焦勞甚千秋利澤深但觀當日蹟如見聖人心斷碣埋荒草孤臺棲野禽滔天誰爲息耕鑿到如今

羊叔子故里

不伐平吳績誰如折臂公碑留人墮淚藥餽敵能同



古屋斜陽外荒墳淺草中客行頻吊古裘帶仰餘風

上長沙陳夫子四首

靈淑鍾川嶽洪鑪鑄異人肝腸眞鐵石氣節重松筠建業龔黃績平江召杜仁至今棠蔽芾直道在斯民

利器誰能辨天敎盤錯深明聰
仁主德淡泊藎臣心虎觀留朝暮鴻文訂古今盛時
勤軫恤應待起爲霖

由來甘寂寞退食掩荆扉漢魏承流遠鍾王得訣微臨池驚鳳翥擊鉢見雲飛藝苑饒賢俊才華似此希

湖海元龍氣于今有我公清聲朝野重德望斗山同桴檝逢宗匠甄陶賴化工堦前盈尺地私喜坐春風

長安冬夜不寐枕上作

淺深更漏永聽徹倍愁余千里音書隔三年定省疎艱難歷世路容易負居諸羽翼誰相假飄然返故廬

次琉璃河

劉李村邊水環橋幾屈盤西來奔巨馬北望接桑乾歸騎春當暮長途志已闌臨流茅舍好暫爾息征鞍

戊戌季秋同三四兩伯父暨吳子又濤弟犀岸



星杓泛舟箕南二首

秋山淨似拭秋水淡如空孤棹隨鷗去遙天落照紅菡芬詩到遠（時讀家大人菊花詩）興發飲初同指點前村路依稀黃葉中

曲折穿林入亭臺得木隈坐聞楓葉下時見客帆來結搆工無敵招尋日幾回（謂正人姑丈）只嫌殘照盡歸路欲相催

雨中過椰木嶺

雙屐怯衝泥憑高信杖藜亂山環井邑兩木判東西

暮雨欺裘敝寒雲壓樹低王孫家未遠凄切不堪題

朝發祁門暮抵浮梁縣

一線西流去廻環幾百灣城憑綠水上塔聳碧霄間
風緊憐氈敝舟孤怯路艱片帆何太速催我去鄉關

饒州夜泊

英布城邊水鄱陽九派通滄江春浩浩寒雨夜濛濛
行旅鄉音異還家客夢同榜人雞唱起貪挂一帆風

渡彭蠡

湖光春灧灧湖水白瀰瀰不辨流何極惟看天四垂
浪平帆渡穩岸遠雁歸遲羨煞閒漁艇烟波到處宜

康山上有前明功臣廟

康山俯彭蠡古廟肅英靈此日湖光好當年戰血腥
賈船依淺渚漁網晒閒汀日落悲風起蒼蒼自晦冥

滕王閣送客

帝子日遨遊星霜幾度秋丹青無綵蝶山水尚高樓
綵筆傳佳句春帆挂小舟憑欄一相送日落倍添愁

章江移舟次南浦驛

迢遞縻歲月道阻易舟航底事家居穩偏躭驛路忙



艱難僮易怨辛苦客都嘗不用言南浦春風已斷腸

豐城道中

贛江奔日夜東去接鄱陽孤棹衝濤上遙天氣混茫
朦朧深樹色蕭瑟遠行裝路接豐城近何人識劍光

袁江徐氏別業

流水一灣碧暮峰當戶閒我家練浦上絕好此溪山
彷彿旅中見依稀夢裏還九疑多勝槪落日懶追攀

舟發袁州

路繞孤城外舟牽亂石間急湍喧野碓曉霧罩春山
燕掠桅檣疾鷗浮上下閒幾程渝水上時認練江還

淥口道中

桅檣剛一月道路達三湘江水騷人淚汀蘭楚國香
有愁隨練浦無雁到衡陽落日頻東望鄉關自渺茫

泊湘江

孤篷天向夕客路正間關風亂臨河樹雲沉隔岸山
經春芳杜綠竟日釣舟閒莫怨三湘遠中宵夢自還

渡彭蠡

湖水東西接昌江與贛江眼中無寸岸天際只輕艭

浩渺終何極塵氛到此降康山不可見長嘯倚孤窓

昭潭夜聞鄰舟琵琶

細雨絲絲落繁絃切切鳴那堪孤棹夜聽此斷腸聲
斑竹湘妃淚江蘺屈子情由來人易怨況感曲凄清

遊朝陽巖復尋萬石亭遺址同龔叅

一徑穿巖入凌虛鳥道幽僻中山水落洞口白雲流
隱現摩崖字荒京野廟秋閒來萬石上亭榭不堪求

湘中雜詩

暗裏時光換孤舟尚異鄉沙邊鷗自得蓮畔藕生香



風土三湘異江湖兩鬢長悲歌人不解應說醒猶狂

望南嶽

崒嵂天如接湘南半壁青炎方尊鎮奠離位耀神靈
峰色藏襄子山雲蔽洞庭高高不可極何處訪丹經

臨江道中

白日騰騰去天邊又早秋岸香知橘柚稻穫憶田疇
江水流何極山雲出未休半年蘆葦宿贏得似沙鷗

夜泊漳樹鎮

日落蒼茫外菰蘆一繫舟耳邊人語異枕底贛江流
風亂波心月蟲鳴野岸秋賈人貪作市深夜挽車牛

自豐城至生米潭

江路千盤曲江潭百尺清帆遥疑不動樹遠似叢生
久客遲鄉信長遊昧地名沙邊依草宿凄切野蟲鳴

浮梁道中

山僻人民古雨餘天地清沙邊孤鷺立溪上一舟行
水落艱歸路遊多諳世情寥寥深樹裏蕭瑟動秋聲

題園友西疇送客小照二首

何處客閒放春畦草屋中桑麻寧婦子談笑得村翁



鳩喚平田綠牛歸落照紅任他朝市鬧此地是豳風
田居多暇日鄰叟任招尋出户一相送野橋春色深
衣冠存古態俯仰見遐心只恐徵書下衡門有使臨

邊詞

萬里龍沙路風霜另一天將軍分五道壯士老三邊
賈勇時看劍聞鵰夜控弦何當賓車騎歌凱勒燕然

早春寄劍儀

入眼柳條新君行尚海濱隔年書未報永夜夢空頻
寂寞人將老偏反花自春鹽車困騏驥愁煞九方歅

寄同年胡襲參二首 往歲同仕楚江學使幕中

我行歸練水君去客燕山自此思風雨惟餘夢往還
艱難游子路憔悴棘人顏轉憶同羈旅湘江鷗鷺閒

篋裏新詞富山中舊業貧不知誰愛士何處更依人
魚雁音書斷芝蘭氣味真定因思我甚淸夢見君頻

雨歇

雨歇雲猶濕塗泥屐怯行濃陰村樹合曠野暮烟橫
時序懵騰換人情倏忽更秪應守巖谷耒耜課深耕

秋晚答立夫二首



秋水柴門外朝朝到紫狠流將心共去惹得夢空長
砌下蟲催候籬邊菊傲霜感君詩興好時復念疎狂

非得江山助何由句益工離懷千里外生計一編中
好懶眞成病工文不送窮幾時牽錦纜花下浩歌同

卜葬先貞文公於下莊誌感八首

烟火村莊路平堤十里遥松城春欝欝石室草蕭蕭
拭淚埋碑版傷心賦大招願言魂魄安千載奉宗祧

靑烏多謬妄聚訟勢難同白黑誰眞宰陰陽自化工
芒鞋三載內草土一抔中縱令遺言合劬勞痛不窮 遺命葬地宜近而南向今阡丙午

地脉從中出旁分左右沙我悲皆茂草人說似蓮花
水繞平田曲松垂仄徑斜山川靈氣聚夜夜吐光華 土人呼此地爲泛水荷花

記昔登邱隴絲絲淚雨懸不圖今負土遽使恨終天
蘋藻荒原薦詩書後裔傳自慚疎陋甚無計表新阡 先府君每登洪芳墓必垂淚以早孤故也

孤塚平原上春畦綠野間向陽多爽氣拱翠有諸山
景色工誰補描摹畫亦艱吟魂若得句嘯咏白雲閒



雨露增悽愴低徊展墓門夢中親色笑堦下拜兒孫
遥僻稀行跡山空足暮猿荒京華表上鶴返定何言

幾家修竹裏小聚亦成村客過時鳴犬山寒早閉門
兒童敦古處桑柘接荒原願假幽人宅哀哀伴夜猿

孤亭莎逕外一碧到淸溪荷鍤人初返歸舟日欲低
廻瞻雲靉靆無限草萋迷慨惻高飛雁今宵何處啼

古梅

寂寞依亭角婆娑蘸水涯暗香閒裏會逸致冷中賒
幹古欲成石枝稀淡着花無聊林處士賴爾伴年華

古松

老幹撐霄立虬枝攫地來誰從巖谷裏珍此棟梁材
雨露惟天惠冰霜任爾摧有時壽忽起鸞鶴共徘徊

春到

春到衡門裏山花次第開乍添啼鳥鬧頗少俗人來
暖氣薰晴日幽香落茗杯茸茸芳草軟三徑任低徊

同人泛舟看花夜歸有作二首

拏舟來谷口空際爛如霞異域旃檀樹西天優鉢花
人從香裏度徑闢水邊斜願共誅茅住悠悠此歲華



杜宇催春去殘陽半塢遮回瞻峰頂塔深惜樹頭花
孤棹緣溪曲輕寒送酒賒東山正上月歸路莫咨嗟

我家

我家漸水上門外卽青山樵父時歌唱漁翁共往還
無營方寸淨守拙一身閒莫問窮通事蕭然且閉關

九日吳青霞先生過訪

閉户少幽思頻年負菊花高軒來委巷秋色滿山家
老爲吟詩瘦貧因失路加登臨欣得伴萸酒不須賒

村居四首

漸江千百折兩岸夾青山秋水明如鏡吾廬據一灣
蒼松當户秀野鹿共人閒叉手無機事尋詩自往還
柴門秋色裏垂柳板橋東三徑漁樵友一川禾黍風
籬疎栽菊補池滿躍魚紅談笑希時務悠然浩蕩中
場圃幽風似斜陽野望中樵歌歸牧豎社鼓醉村翁
身賤容踈懶心閒悟化工天邊秋又老嗷嗷過飛鴻
芳樹兼紅紫孤桐半死生紛紛吹葉落一一作秋聲
景物知時序良朋發性情相將移几席坐待月華明

送友之金陵



石城佳麗地況是好春天金粉踈窓外鶯花古渡邊
離情江渺渺別路草芊芊欲訪六朝舊知君意惘然

社日

伐鼓村村社飛花處處春占年勤父老賭酒鬧比鄰
燕又隨風至時驚轉眼新可憐陳孺子尚是捉刀人

寒食日作

樹底花飛急風吹第幾番雨將春色去食共敝氈寒
野草侵行逕啼鶯掠畫欄明朝誰賜火留與曉烟看

清明日寄犀岸

春江波淼淼劃斷是揚州獨有相思夢偏飛海上樓
松楸游子涣風雨異天愁何日同姜被花前數勸酬

寒食後一日寄吳青霞

一夜花頻落千山雨未休不知吟好句何處倚高樓
罩户新烟濕遼天亂木稠念君逢寂寞應自憶同儔

上巳同人看牡丹得涯字

水上人修禊樽前客玩花一叢爭日麗幾朶倚欄斜
易老惟春色難留是歲華但擎杯在手休更問生涯

芝園看花疊前韵



剩水殘山外春深見異花每來芳樹立不惜夕陽斜
何計成園囿終年玩物華醉鄉饒樂事誰更識津涯

黃荊塝道中

侵曉衝雲去高低信一鞭村村綠滿野處處水平田
屢覺鄉音異空知古道偏頻年山漲發凋敝倍從前

寄宿水月菴

歇馬尋初地穿籬一徑斜寺貧佛減色藤老架垂花
午榻松風入孤窗鶴夢賒前因未可解到處住僧家

月夜渡新嶺

踏碎峰頭月層巒足底生頓忘六月暑倍覺兩間清
亭古藤蘿合山深鳥獸爭踈鐘雲外起疑在碧虛行

丁未三月十八日　圓明園謝　恩賞　賜坐
賜茶恭紀

文治昭雲漢嵩呼動藝林芳菲別苑色舞蹈小臣心
列坐隨仙仗分班聽
玉音瓊漿
天賜下莫罄
聖恩深



勅賜公車　命內大臣護送赴　圓明園

奔走原臣分
天書寵命新不圖慚瓠落竟得駕蒲輪衞尉珊瑚策
離宮錦繡春安車人往返夙夜聽轔轔

賜飯克食及奶子武夷茶

晝漏傳宮箭芳馨出大官鵷班分玉箸中使捧金盤
麟脯
天家膳瓊漿閬苑餐齒牙沾異味飽德報應難

閏三月初六日　圓明園引見得覲

天顏
別苑芳菲外
天威咫尺間勳華開鳳彩瞻仰見
龍顏霽色垂
清問春風拂鷺班
皇情宵旰切遴選不曾閒
閏三月初十日恭讀
上諭
紫詔飛三殿

王言即化工
君臣聯一體海宇攝丹衷那屑循資格何曾棄菲封
龍章頻三覆感泣意無窮
閏三月十四日 太和殿恭繕摺子進呈
御覽
閶門招白簡敷奏拜 彤墀鳳闕扶雲上龍旂拂露
垂千官森宿衛百爾肅朝儀惶悚微臣意封章進欲
遲
閏三月十九日 乾清宮引見再覲

天顏
瑞靄蟠金闕爐烟繞紫宸趨蹌隨爵列陶鑄是蒼旻
清問無遺事旁求到小臣
龍顏欣再見稽首頌
堯仁
四月初二日拜湖北之
命
江漢原南紀花封勅
玉音書生初作吏行李載鳴琴報稱將何策馳驅仗

此心王尊雖叱馭戀闕意偏深
監利九日羅漢寺得犀岸靈寶手札
寂寞重陽日僧房客僦居遙憐三逕菊忽到數行書
縣接重關近琴鳴散吏餘牛刀今小試吾道洵何如
荆州
中原征戰地荆楚是咽喉形勝吞吳會山川控益州
渚宮無舊跡青史足名流畫角孤城起頻添旅客愁
蘄州次三江口舟中有作
薄宦羈三楚奔波似轉蓬隻身千里外孤月一江中

驛路更裘葛鄉心動雁鴻明朝蘄水上衰草弔王宮

京山雜咏十二首

半世窮經不離呫嗶一行作吏便廢謳吟感案牘之勞形想詩書之適志狂奴故態忽發於烏啼花落之餘傖父新詞半得諸驢背馬頭之上詩雖同體多亂雜而無章作不一時聊低徊以遣興云爾

南紀雄江漢京源出郢東城懸青嶂裏邑鎖亂峰中樸陋緣山僻雍熙托歲豐停驂春正麗花映馬頭紅



茅舍山崦裏星羅三兩家墮樵驚過鹿歸牧亂飛鴉野水綠谿轉炊烟隔塢斜一鞭蒼翠外馬跡印平沙

苑外鋪松影墻頭露杏花短簷多歷亂老屋半欹斜爲漏頻移榻因書忽憶家掀髯時一笑何處似官衙

曠土依山闊湖田望裏寬人家無積聚蔀屋日艱難富教真王政權謀總異端鉛刀試一割那得夢魂安

官衙如水冷雉雀兩相馴地自宜予拙民咸諳吏貧簿書嗟鞅掌奔走足勞身詩酒從前興於今減是真

僕從嫌官冷紛紛去事人無才甘守拙大道首安貧

月照虛窗白凉生短袂新延陵敦古處切切見情親

博物張平子多才顏彥先飲醇知氣味退食快周旋江漢含情遠風流選句傳青蓮吾好友談笑更愖憐

四面如屏嶂官衢鳥道爭路從山頂闢人在石中行峻嶺松濤壯茅廬虎跡盈憑高時一眺深塢暮烟橫

秋馬勞東作盈疇綠映天村村人負耒處處水平田蹇跡時相過農歌忽到前宰官渾不識婦子共譁然

巖洞千尋秀飛泉百尺懸頓忘六月暑別有一重天屋破憑雲補林深任鹿眠幾回頻歇馬清磬醒塵緣



策騎行阡陌宵眠野老家矮棚垂小蔓新月照烹茶農圃風堪味賢勞政漫誇田園荒已久陶令欲長嗟

巖邑城如斗山堂窓自虛僕驚塵在甑客嘆食無魚琴韵清孤月松風靜傲廬遥憐函谷遠未報隔年書

夏日宿周氏別業

別業臨堤外茆堂啓漢東滿川炎暑氣一枕芰荷風深樹環窓綠殘花落徑紅羨君消受極朝暮碧園中

多寶灣道中

湖地全空濶平疇一抹青人家隱深樹村落布晨星

歲稔桑麻賤時清婦子寧炊烟催日暮又作一宵停

獨夜

枯坐誠何意空堂夜漸深寺鐘敲客夢城月照鄉心
天遠音書隔官微憂患侵那貪五斗米辜負好山林

汚陽舟中次劉子戴樵韵

寢食連朝暮乾坤一葉舟寒生殘雪後春逗舊枝頭
彩鷁陪元禮才名羨魏收多慚汚水上無計釋縲囚
時定梁氏兄弟受書

暮抵永隆河



嚴風催暮雨孤騎怯衝泥野曠行人少雲沉遠樹低
板橋欹小渚茆屋傍高堤燈火爭相集遙憐父老携

仙女洞

深洞何年闢神仙事渺茫古藤蟠峭壁飛瀑濺斜陽
松月思明鏡山雲想翠裳自慚非宋玉無夢賦高唐

黃蓬山

黃蓬老漁子五載漢君王一戰鄱湖亦三江覇業荒
俗遺茭草屋殿碎縷金牀割據當年事烟波共渺茫

看菊

深秋羣卉歇獨爾挺霜辰逸致憐高士芳心托美人
徑堪松作伴影許月相親寂寂閒園裏寒香晚自珍

飲酒

好駕輕舟去柴桑早閉門宦情看旅鬢噩夢惜驚魂
歌哭愚民意漁樵
聖主恩村沽聊取醉酒外不須論

夏日過定上人蘭若

珠林雖郭外禪定卽山中一水環窓綠千峰落照紅
清泉烹穀雨短榻受松風身暇頻來往溪橋有遠公



汚陽葛司馬奔喪還靈寶訪余于郡城詩以送
之並寄禊亭二弟

迂道勞相問悲歡難具論百年風木淚五斗
聖明恩路出重關去心隨匹馬奔池塘傳小謝花月
總愁根

登城遠眺

跬步若無適閒臨卽女墻亂山青不斷一杖倚斜陽
雨積池塘滿春深課作忙躬耕雖少地望歲意偏長

田家卽事

青山面場圃環屋水田多罫柳烟千縷扶犂雨一簑
鳥隨耕地躍牧傍晚晴歌竟日柴門倚悠然見太和

過友人别業

寂寞揚雲宅編籬一逕斜青迎當户岫紅過隔墻花
談塵時揮手烹烟遞换茶俗塵飛不到逸興坐逾賒

熊定思余亮渟見過

委巷頻相過多君遇寂寥文章真氣誼身世老漁樵
别判東西異人分郷市遥清談惟煮茗况復雨連朝

九日湯類三餽酒



愁裏無佳節登高别讓人多君持菊酒爲我助詩神
未飲心先醉當杯味自醇今朝開笑口忘却客中身

留别鄭補餘廣文

首宿官原冷當年推鄭虔君能繩祖武人自重寒氈
煮字貧無怨眈吟老益堅明朝江上棹相憶倍愀然

送友人歸里

綠波南浦雨玉笋故園春自笑思歸客常爲送遠人
片帆風引没雙鬢雪飄新明日空愁我懷君郷夢頻

昨夜

昨夜聞啼鴂葵榴花又紅秋田千頃雨水檻一窓風
世事愁眉外郷關客夢中無聊宜小飲酒盞莫教空

寄戴潛輝

一從江上别風雨幾年違宦海新蓬鬢生涯舊釣磯
酒懷愁後減壯氣病來微憶想芙蓉幕高吟對落暉

過天門城北嘯月菴題壁

路背城陰僻堂潛竹裏幽湖光浮短榻荷氣逼高樓
入世閒終好迎凉夏亦秋停車剛日午心折欲淹留

十一月初二日去京山作



不忍聲言去沿途礙馬行愁容山色共淚雨酒杯盈
乍醒蕉隍夢還歸隴上耕秖憐窮父老回首若爲情

江夏送歐陽子東皐時與余來自京山先歸里

門誌別三首

雨載逢憂患艱辛共異郷禰衡工怒罵棠叟自荒唐
風雨聯歸棹江城滯野航無端南浦别相對各迴腸

握手難爲别君行不可留他郷正冰雪孤客尚沉浮
夢裏驚魑魅沙邊羨鷺鷗今宵何處泊回首定添愁

落日一相送凄京鸚鵡洲片帆遥不見雙淚欲長流

岸樹風鳴雪江村月照舟憑將別後夢先伴返林邱

尋梅未放詩以贈之步友人韵

欲約梅魂語相尋與頗賒又高三尺雪未見一枝花
冷蕊含芳晩孤根倚水斜天心留在汝寂寞不須嗟

留滯

逐客空留滯蹉跎忽二年有愁隨日月無術縮山川
碁局翻新譜桐音理舊絃遥憐江漢水似我淚潺湲

與黃陂家容若明府

握手惟相笑長歌歸去來懵騰嗟我拙潦倒惜君才



回首家千里掀髯酒一杯他時如過訪烟柳共低徊

同人看李花得字

雨裏愁春去尊前笑我來不知新鬢異却喜舊花開
壓樹疑殘雪飄風似落梅清狂忘小户爲爾酌金罍

晴川閣送友人返江南

大別山前水滔滔走海門送君辭傑閣領我欲銷魂
岸柳懸鄉緒江花濕淚痕故人千萬里誰與共芳樽

卽事

春色晴逾好春田水欲平岸花風外落布穀樹頭鳴

秋馬秉泥馱農歌入耳清眼看綠滿野又誤故園耕

上巳日飛劍亭獨酌成詩

芳時逢上巳獨客剪園蔬空憶流觴古長懷飛劍徂
燕輕穿幕便花舞墮風徐久厭囂塵染今朝好祓除

旅懷

文園司馬渴河渚子光瘖獨掩柴門靜誰來委巷尋
野禽啼客淚風柳亂鄉心愁看墻東竹抽梢欲作林

郊外卽事口號

風景清明候鶯花祭掃辰招魂今日淚故鬼昔時人



抔土齊賢否荒碑亂舊新百年皆後死莫負好三春

送友人之巴東

巫山高蔽日巫峽亂啼猿浪下如奔馬君行自斷魂
野烟江上棹暮雨客中樽絕好巴渝曲他時共細論

白谷洞

陰洞穿幽壑飛泉界亂峰杖頭千疊翠雲外一聲鐘
野徑閒眠鹿危亭半倚松垂垂看石乳谷口暮烟封

夜坐

夜靜語聲絕幽居旅興慵霜風沉遠柝冷月爭孤松

世事閒中見人情關處濃近來頻檢點長策是歸農

太陽山

高峰雲際揷杳靄太陽山鼉徑行人少松花野寺閒地偏春寂寂泉遠水潺潺户外誰邪許巉巖琢石還

過白谷洞

靈境聳孤峰蒼崖翠色重澗邊流水咽谷口白雲封着雨花初落飛輪碓自舂行來鼉徑僻遙聽一聲鐘

旅懷

春草連天碧春花着雨殘捲簾非故態入眼盡愁端



故國音書斷山城去住難幾時歸練浦把我舊漁竿

張心房招集大士菴得明字同歐陽子賦

精舍依山築紆廻致倍清竹分春黛綠雲截亂峰平美酒遙相挈甘泉坐自烹多君用幽意歸路月華明

過熊東山城北山莊

愛僻去城市山莊結草廬門廻俗士駕牀積古人書飲罷村烟上吟殘松月踈元文如已就重訪子雲居

西臺弔謝皐羽

子陵亡後伴信國幕中才一慟酬知已千秋占此臺閒雲長寂寞野鳥自低徊嗚咽灘頭水分明睎鬢哀

得芸浦花谷書知改扦先貞文公墓域悲感成詩因以却寄

那料青烏誤幽宮未可居風前千點淚江上數行書身繫歸何日家遥夢不踈芒鞋破幾許游子愧何如

月下納凉懷汪大師晦

晩晴雲盡散孤月上城頭庭樹斜鋪影風簾暗動鈎人分萬里道夢斷幾年秋爲想今宵興憑誰共唱酬

郢中



昔日潛龍地當年覇主庭無邊襄水綠不斷楚山青蔓草迷荒址殘編少舊銘陽春與白雪何處更相聽

酬探病諸子

力疾朝慵起長閒養病宜頻煩過委巷久怯步踈籬藥氣虛齋滿愁心旅鬢知故園千萬里歸雁到家遲

夜坐

雨過重門掩秋堂月倍明窓風搖竹影砌草出蟲聲急難憂兄弟窮途累友生曲欄頻徙倚誰解此宵情

留别

别爾從茲去何年再盍簪只愁長不見空有夢相尋
樺燭今宵淚蔾牀異日心叮嚀江上雁音信莫浮沉

兗州道中

撲面黃塵起春風促犢車山瞻東岱色路近聖人居
粗糲茅簷飯優游野艇魚長途逢落日攬轡一躊躇

過鄒縣謁孟子廟

洙泗心源合齊梁志願乖千秋尊亞聖此日拜層堦
廟古松杉老春深草木佳巖巖留氣象鄒魯更誰儕

永興道中



峭壁似高城斜延縱復橫石開舟有路灘淺水無聲
避日濃陰好趨程小艇輕須彌藏芥子不礙看山情

出門

出門無遠近分手卽他鄉因戀池塘好相悲道路長
炎風薰野草深樹避秋陽羨煞持竿叟臨流萬慮忘

送友人還鹿門

昔人偕隱地傳是鹿門山我景高風邈君今住此間
遇遲才自老跡遠意逾閒曳杖吟詩去空江自往還

蚊

避陽羣斂迹向夕忽成雷吮血欺人倦侵肌信口開
乍隨團扇去潛逐夜燈來不道微茫質炎天橫作災

蠅

豈惟遙止棘逐臭日營營種類雖殊狀飛鳴總一聲
乍揮仍自聚羣戀忽相驚三復歐陽賦摹描盡爾情

才拙

才拙知無用披襟返舊林乾坤原浩蕩日月自升沉
炎冷乘時意盈虛適市心非關銜石闕近病欲成瘖

送陳沔陽



我亦飄蓬客踉蹌嗟爾歸到家樂志好去國夙心違
漫說人情薄還疑吾道非惟餘陶令柳門外挂斜暉

溫泉

天地洪鑪似誰將暗火焚遇遭石作釜噴薄氣成雲
野草生偏綠流泉派各分解衣時一笑三沐更三薰

杜宇

杜宇聲聲血春歸客未歸羇懷隨雨積鄉夢逐花飛
鶗自嘲鵬怒狐休假虎威故園門外柳聞道尙依依

栲栳

鬢髮雖全具冠裳總逼真當歌須借口一動却因人
提掇愚兒女喧闐賽鬼神偃師何用怒膠革自紛陳

雨裏

雨裏春潛去蒼苔階面生縱屏人世事又誤故園耕
夢返貪欹枕花飛懶聽鶯遙遙丹鼎畔一片暮雲橫

去住

去住皆無策詩書强自親埋愁偏少地希世不如人
旅鬢霜凝鏡山城雨送春茫茫天宇內直道在斯民

寄芸浦花谷兩舍弟



五載鄉園別三春音問稀每貪衾枕臥常便夢魂歸
寒暑空相憶風塵未息機漁樵舊伴侶應笑出山非

答汪西令

煩君詢近況踪跡久菰蘆歲月愁中去田園別後無
途窮還自傲命蹇似非夫海內誰知已烟波一釣徒

病瘡口占

幾年卑濕地四體苦瘡痍武帝溫泉好麻姑手爪宜
未爲心腹患亦覺髮膚虧連日妨行坐閒眠强自持

辛亥七夕書感

天上逢歡會人間感別離漫言空此夕爭似見無期
老淚客中盡愁心死者知銀河歸曉夢牛女一追隨

尺木樓詩集卷三

七言律詩

邗溝懷古

渺渺茱萸水一溝錦帆會此快遨遊空驅駿脚來隋苑不見龍艘返汴州芳草已迷歌舞地綠楊猶繫古今愁當年舊恨安公子何處琵琶出畫樓

燕子磯

孤亭落木晚蕭蕭獨攬危藤瞰碧霄翠巘遠連江郭迴洪流直接海天遙翻騰波浪吞三楚上下帆檣看六朝惟有江潭石燕子不隨王謝共蕭條



九日平山堂登高

天空雲淨淡秋容蜀嶺堂開翠色重曲檻逕穿黃葉寺層樓簾捲隔江峰鄉心千里同王粲望眼何人是蔡邕佳節登臨消永日二分明月上高松

歲暮偶感

瓠落生涯戀一尊妻風冷雨逼黃昏燒金每恨丹無術索逋時聞客到門殘歲撿囊詩幷少寒宵憶舊淚偏繁年年祗惹梅花笑不遣愁魔去夢魂

春日過訪汪雨蒼山齋賦贈一律

平仲經春綠漸齊穿林翠色滿幽谿窗前綠筆題紅杏花底雄談辨碧雞學海久欽仇季智才名咸說杜征西茅齋相隔無多路好約山頭共聽鸝

一天門

懸崖天設斷塵喧鬼斧何年闢此門路逶松陰攀石磴人穿古洞見桃源綠文蕊室經常秘紫府仙關勢自尊迴首丹梯聊小憩步虛疑我已飛騫



洞天福地謁張三丰像

斂氣凝神事紫車頻推甲子記年華世間自有王知遠天上難逢蔡少霞丹竈虎歸荒藥草石床客去冷松花空餘二水涓涓滴何處驂鸞採玉砂

二天門同鮑肯瞻孫于磐汪綸友吳斗文茶話

回望珍珠簾棲真洞一帶山色

纔入仙源路未深怪來應接似山陰巖前瀑落成涓滴洞裏眞棲變古今五嶽形圖何用覓九霞香灑好同斟絕憐日暮千峰翠總遣風吹上客襟

大素宮

層巒叠擁勢岩嶤珠館瓊宮未寂寥山外夜深鸞鶴嘯殿前陰雨鬼神朝諸天絳節延眞馭蘂笈靈文開羽寮獨愛孤峰當檻出爐烟飄緲接丹霄

春日雜興六首

花開無那忽榮枯毀譽人間總不虞魑魅未須羞共伍馬牛從此也甘呼彈棋客去深藏橘賣藥人歸急臥壺漸看東風吹草綠斜陽啼殺晚棲烏

風濤陸海總心驚世事浮雲入眼明春去乍傷三月暮花開寧得幾朝晴鴛鴦入謾誇崔珏鸚鵡才知累禰衡好借維摩十笏地雨香時節聽經聲

春深時節雨溟溟藜火光分佛火青有限新詞從寂寞無多知已半凋零支離到處依僧舍棲息頻年傍祖靈凶吉總難憑筮策好沽村酒醉劉伶

銀管曾教鬪綵霞秋風蕭瑟動蒹葭蠹魚已老神仙字天馬空啣苜蓿花苑內有書多繫雁機邊無路可乘槎悲歌不覺唾壺碎黃菊他鄉滞酒車

詩瓢酒社寄江干落拓行踪去住難一自關山催客



夢頓令風雨隔騷壇天邊雁杳音書斷海角年豊稅斂寬惆悵故交星散盡相思何地更盤桓

生來自笑太迂踈却怪鄒陽說曳裾河海不辭來偃鼠鼓鍾端自駭鶢鶋未應曲逆貧偏甚且覺藍田俗盡除大醉花前兄與弟長將天地作蘧廬

壬辰除夕客海會寺西樓同戴宣六

江湖風雪小樓斜臘盡今宵旅況賒踪跡半生從佛地萍蓬此際又僧家新篇愧我何煩祭椒酒因君且自加料得高堂同注念夜來淸夢到天涯



海陵城上遠眺

東風吹綠草芊芊矯首登臨睥睨前麋繫影爭鹽蛤市往來聲鬧桂蘭船春深野岸花含笑日煖平蕪鷗欲眠最是勾留遊子處畫欄簫鼓夕陽天

秋柳二首

芳姿憔悴倚朱門半老徐娘韵尚存自惜嬌嬈曾繫馬爲緣蕭瑟暗傷魂葉經霜露垂金縷影伴芙蓉掠水村擬向笛中歌一曲淡烟踈雨正黃昏

掩映河橋千萬絲滄江秋老見紛披縱教弱質成衰

颯尙有多情管別離黃雀雨中枝黯淡鯉魚風裏影參差靈和若到東皇勅張緒流徽更繫思

對雪次園友韵

封盡袁安舊板扉清光朗朗照彤幃乍疑窓到梅花月爭奈寒欺董子衣着地霜毛隨彖賦連天蝶粉掠空飛有誰此夕能乘興爲掃門前舊釣磯

西園對雪次笠亭兄元韵

點綴踈籬雪最宜山村何樹不瓊枝縱橫到眼光盈室歷亂無聲水滿池相訪却慚東郭履狂吟長憶謝



家詞西園髣髴袁安舍添得芭蕉景更奇

雨中方川晚歸同人聯句因足成律即用原韵

日落江皐細雨飛輕舟搖蕩一簑歸時平簫鼓盈茅舍家近兒童認釣磯風動樹中漁火亂花殘枝上冷香微春光競說新晴好更約明朝與不違

東花園

在金陵閘東明舊院地有橋曰月明相傳爲名妓馬湘蘭望月處自明末亂後教坊無存今比屋多禪院

淒凉荒圃竟如何此地曾經盛綺羅幾處池塘猶舊趾誰家絃管尙高歌金錢索笑閒時少鐵鉢淸修亂後多曾否月明橋上立香魂還見夜深過

百尺樓

南唐李後主建中作金蓮高六尺令宮嬪窅娘以帛纏足似新月一鈎舞金蓮上樓成宴諸臣蕭儼曰恨樓下無井耳主問故曰獨不聞景陽前轍乎主怒貶之卒以滅亡

傑閣凌雲業久荒風流莫漫憶南唐恨無寒井愁蕭



儼那有纖腰舞窅娘新月一鈎非故國金蓮六尺豈斜陽連天烽火京州急寂寞山河枉斷腸

秣陵

秣陵秋望草蕭蕭一片殘陽尙六朝襟帶豈殊天塹險滄桑空惜覇圖遥胭脂寒井宮車入芳樂名園市令驕王氣銷沉誰職咎西風憑弔正無聊

留別揖青大兄

又挂歸帆上野航多君南浦勸離觴三秋旗鼓虛文陣時余得而復失兩月池塘得異鄉路繞亂山殘雪積門臨

流水落花香不堪别後遥相憶日暮聯翩起雁行

半塘弔亡友黃儀逋

羅浮風雨記盤桓渴筆當筵墨易乾宋玉多才詞賦廣劉伶一醉海天寬月明應聽吟魂在日落空悲蔓草寒拜掃有誰來塚上荒碑摩罷淚闌干

邗上奉寄　三伯父

淮南離索動經年風雨庭幃悵各天已喜帆懸官閣月那知人上木蘭船路經名勝題應徧會阻他鄉夢亦憐不道相思兼送遠江南江北倍情牽



五人墓

豊碑歲久未模糊生死相從勢不孤四海威權歸節甫一朝義奮出屠沽紛紛鈎黨青編在凜凜捐軀碧血枯爲問玉泉山畔塚零甎剩瓦哭飛烏

山灣道中寓目用許丁卯句作起

行盡深山又是山青簾白舫幾灣環民貧峭壁攤柴下地穿高巖種豆還古樸尚留淳悶俗浮沉難似鷺鷗閒扣舷鎮日勞雙眼曲曲河流客路艱

卓山三兄以竹夫人見貽因題四韵

湘妃誰遣伴孤眠一夜凉生熇暑天只有虛心承枕簟了無妬意到嬋娟抱來青節慚巫女睡去冰肌似小憐却恨秋風輕握别半牀鴛夢隔經年

别內

桑乾河北路漫漫貧賤辭家話别難京國風塵愁乞米庭幃菽水仗承歡劍鋒未缺堪時用馬齒空加敢自安謝汝殷勤相勗意牛衣留待仲卿看

出門

出門分手卽天涯况復饑驅萬里賒失路馬周長作



客登樓王粲又辭家臺邊聞買千金駿夢裡誰分滿筆花愁絕軟紅塵裏去桂珠容易度年華

焦山

岷江萬里控峰前面面風帆估客舡樹色陰森山裏寺波光摇蕩水連天碑封苔蘚無鳴鶴鼎歷滄桑少篆烟誰識高蹤三詔洞漢時明月至今懸

過蔣上人故居

佛火曾分草榻前夜深蘭若細談禪長離熱惱猿江上早醒沉迷苦海邊四衆已聞收舍利十方無復湧

金蓮重來香積經行處堦草青青似昔年

朱方靜寄軒卽事時有嘲此居湫隘者故末二句及之

丁卯橋邊宿雨殘投林借得一枝安陰分古木窓全綠門對江潮夏亦寒茗枕不時消渴飲芸籤隨意遣愁看莫嫌十笏維摩室容盡諸天也儘寬

潤州晚眺同湘碧

踪跡閒飄水上萍江城落日坐孤亭風吹波浪連天白雨洗山峰拔地青調馬呼鷹芳草路懸魚晒網碧



蘆汀乾坤滿眼堪圖畫取次奚囊愧脊鴒

蔣家園

元卿三逕足逶迤樹擁蓬門竹護籬斷澗帶潮通石罅亂峰啣翠落書帷橋邊啼鳥人沽酒花下凝香客對棋繞遍曲欄拋不得幾時游息愜心期

潤州值雨坐城南道院酬朱山人

落日江皐海氣沉飛飛倦鳥急投林濕烟籠户千家雨密樹橫窓滿院陰符篆細書丹字古衲袍從破道心深何來麥飯還分餉厚意羈懷兩不禁

吳陵喜晤思上時將之延令

萍踪何意似珠聯十日平原得海邊聚首動驚終歲隔談心應廢徹宵眠夢回故里憐蝴蝶春去天涯怨杜鵑聽說雨晴旋欲別惱人月色到樓前

吳陵與文帶兄湘碧芸浦剡山諸弟夜坐

爲有怡情雁幾行頓忘羈旅在他鄉酒斟百盞因談久燭換三條起夜長絕世才華爭握管後時風雨憶聯牀坐來莫問城頭月遙聽晨鐘出上方

迷樓



王氣銷沉帝業空迷樓難覓舊時宮絕無楊柳垂堤上何處神仙誤閣中粉黛三千寒蔓草蘼蕪十二怨春風劇憐一片邗溝月寶帳曾經照曲終

潤州枕江樓送芰亭四兄歸里

同君先後離桑梓君返鄉關我遠征客路鶯花南北夢小樓風雨弟兄情行搖畫槳尋詩料歸掩蓬門築酒城獨恨歌魚彈鋏去幾時携手話春耕

宜陵道中

河流百折近蕪城匝月扁舟幾度行岸岸綠楊垂草

屋家家新雨動春耕江湖荏苒田園廢身世蹉跎道路輕指點板橋途一半石尤風便看哉生

喜南嵋兄自維揚至

誰遣羈懷此夜開綠楊烟裏一帆來到門急索囊中句把酒歡同客裏杯春去鳥聲驚謝豹雨晴月影照蒼苔登樓爾我同王粲話向艱辛首重回

已亥首春將之楚中留別諸兄弟

春風吹動木蘭舟又惹梅花笑浪遊歸夢尙驚燕薊雪愁心已似洞庭秋地因善怨餘香草客本無能只



蒯緱爲問天涯思最切斷腸飛雁楚江頭

答湘碧

彈指三旬阻嘯歌枉君頻訊興如何花間飲爲悲秋減病後愁因送客多泣露野蟲鳴砌草惱人明月到庭柯相思愧少池塘句殘夢空憐夜夜過

卓山三兄以余有京師之行致書相送情見乎詞漫成一律代柬作別

經年踪跡怨離羣又展吟鞭作遠分客夢不忘江上月（昨歲同舟東下）君詞爭幻嶺頭雲（時以渡嶺新詩見寄）海門烟樹秋攜酒燕市風塵賣文短劍輕裝愁別去相思何以答慇懃

丙申春暮將之都門適　家大人歸自京師因同留吳陵秋初恭送返里繩旋北行敬步日下留別三疊南歸寫懷韵誌別四首

去住無端忽各遲客中情緒兩心知三年別恨終宵夢千里歸裝幾卷詩（時著有攬玉集及日下河梁集西山詩）花發廣庭欣對鯉路經嚴瀨憶垂絲却愁膝下團圞日遊子翻勞繫遠思



猶有烟雲護客顏吟鞭遙憶薊門關（去秋飽遊西山諸勝）秋風落日扶筇過夜月空江鼓棹還舊業紫陽泉石上新詞華絹畫圖間（都門鉅公善丹青者往往取家大人佳句譜之圖繪）才華聖代由來重那得家鄉穩臥山

軟紅塵裏去程寬拋却鄉關舊澗槃茅店晚鷄孤騎遠靑燈暮雨一氈寒劍光敢說連牛斗鵬翮從知振羽翰（謂二弟）漫滅幾年懷裏刺爾衡容易不輕干

幾回欲去怯踈慵岐路今朝別意濃技負屠龍還抱恨術同鏤楮漫追踪全虧定省慚花萼（時三弟隨侍）莫臥

烟霞戀古松此後相思何處切霜天月曉帝城鐘

留别紫臣六叔父

天涯愛我意偏深别恨明朝滿竹林殘月曉風遊子
路白雲紅樹故鄉心入同馮驩頻彈鋏才謝陳昻敢
碎琴燕市賣文應掃榻春來相待聽高吟

留别奕清七兄

柳暗旗亭拂綠波萍踪到處笑蹉跎余寓吳陵忽忽半載南來
賓館鱸魚美北去天涯寒雁多日下跨驢愁短劍花
間品酒羡高歌他鄉愛我情逾厚絶好池塘奈别何



景州喜晤内父吳漪文先生旋卽别赴京師途

中奉寄

弓高城下草連空細柳營邊客夢同千里去程心悄
悄十年離緒話匆匆野梅舒艷荒郊外匹馬嘶寒夕
照中蓮幕從容多著作好乘風便寄郵筒

送閣學彭芳洲先生請假歸葬二首

高懸秦鏡澈西東人仰甄陶大造同舊拜祠堂思化
雨兩浙士子建有南陽書院今瞻駱從坐春風廟廊資輔
君恩渥邱隴關心子道隆二十九年京國月匪躬惟

覺太匆匆

碩望淸時等鳳鸞槐堂翊贊領春官暫看北闕歸疏
廣那得東山戀謝安攀柳
帝城梅欲綻鳴騶驛路雪初殘松楸繫念爲
君鑒忠孝能兼似此難

丙申冬日將之北平叔倫兄自維揚來吳州言

别以詩贈行次韻奉答

惜别誰能遠道來離顔今暫爲君開相思明日入千
里握手他鄉酒一杯長路關山彈鋏去荒江風雪挂



帆回吳雲燕月應惆悵驛使如逢早寄梅

下第後送顧作三朱東陽徐梧生韓叔夏歸浙

江

三月

皇都柳色微春風吹淚送將歸重來京國同仙宅顧作
三舊與犀岸同寓玉虛觀别去江湖各釣磯石皤山前花正發黃
金臺畔鳥空飛久拚耕稼爲余事不信諸公願總違

新喻道中寄曾太僕

早逐冥鴻霄漢間掌山今已是東山多時南北音書

斷此日園林絲竹閒雲夢路遥江渺渺巴渝春暖水潺潺茶鐺茗椀天壇側長憶盧仝數往還

過萍鄉追悼亡兄苓塞

邑小如拳雉堞平綰符人去一官輕絕無薏苡歸新息尚有絃歌徹武城香水渡前孤棹迴楊岐山下夕陽明鷓鴣莫漫啼深夜惱亂征篷百感生

湘潭舟中寄犀岸芸浦花谷二首

風帆雨槳耐淒凉渺渺關山路正長作賦江淹頻惜別依人王粲慣思鄉春來吳楚官河險地入瀟湘岸



芷香永夜不眠眠便夢幾時觴咏聚池塘

琵琶峰外音書隔花石城南風雨愁馮驩生涯彈一鋏杜陵身世寄孤舟滄波處處迷歸夢芳草年年笑浪遊羨煞攤書溪水上弟兄師友足賡酬

長沙

潭州千古怨詞人此日山川到眼新宣室幾曾知賈誼汨羅只合葬靈均娟娟斑竹湘江淚冉冉汀蘭楚水春地應小星南紀外揭來何事不傷神

午日祁陽道中 是日夏至

選得濃陰歇午凉披榛藉草泛蒲觴蓬窗忽忽逢炎夏佳節年年負故鄉遠樹倒含浯水碧行雲時幻楚山狂悲歌又上斜陽棹一卷離騷斷客腸

再遊㾈亭

孤亭高聳碧霄間亂石嶙峋一再攀月映窊樽空飲露風來浯水倒搖山時逢暇豫遨遊好境際凋殘措置艱吟罷春陵舊詩句中興碑下暮初還

愚溪謁柳子厚先生祠

風流佐郡遍搜奇冉水猶崇謫宦祠千載文章光僻



壤八愚烟景異當時堦前老樹羣烏集草裏殘碑碧蘚滋爲問神靈何處所也應常復到羅池

賈太傅故宅

洽安哭後此棲遲那有承塵似昔時官舍人空鵩鳥報書生心苦汨羅知三年卑濕憐君在百代江山動客悲日暮宅前頻竚立淡烟微雨益淒其

湘中柬友人

遠別天涯意若何斷腸風雨幾經過北書雁到湘中少南國香來草上多不盡嶽雲長靉靆無邊江水遍

烟波秋風宋玉恒蕭瑟會向柴門製芰荷

零陵舟中二首

楚江風物倍愁余兀兀蓬窓送日居山豆嶽雲連象郡水環湘廟溯夌渠秋天攬鏡形容改春酒承顏道路踈安得蘇家田二頃鳴鳩聲裏負犁鋤

九疑山接零陵近深嵩人家頂版搖無日炎蒸長似夏有時嵐瘴望如潮溪沿舊號愚猶昔竹染殘痕淚未銷怪得白蘋洲畔客幾番回首自無聊

叔倫兄以江上近草見示題贈一律



鵬搏海運阻天池景物凄淸觸目悲帝子淚斑湘水竹左徒心托楚江籬飲瓢煮字尋常事鏤月裁雲絕妙辭花下幾番長雒誦姤他錦段各邱遲

送叔倫兄之楚

鶯歌燕語正芳春一劍蕭然指去津愁鬓鏡中仍故我他鄉樓上又依人江添積雨催舟速柳挂長條惹恨新得句池塘慚小謝青猿白犬莫辭頻

送綠三之揚州

池塘又負好年華越角吳根去路賒慣客似貪江上月驚心長惜樹頭花畫橈晚泊垂楊岸選句時書賣酒家無限春愁視溪水隨君渺渺向天涯

栢山祠兩族會祭詩次元韵

春風蘋藻自何年世幾滄桑祀尚傳一姓宗盟同報本兩家苗裔各承先豆登儼雅知從古禮法森嚴見象賢最是旅酬情款洽不妨沉醉夕陽天

會祭後歸途感賦次元韵

餕餘揖讓尚精虔卒度年年告莫愆樵徑雲深莎徑合上方磬落下方傳入驅歸騎臨流晚柳報春光得



意先累世孫枝冠蓋盛由來祖澤自綿綿

率溪書院和篁墩先生韵

書堂一逕近苔磯面面松陰竹四圍看去亂峰皆拱翠到來野老盡忘機欲隨孤鷺浮烟艇每擁殘編戀落暉身在畫圖人不覺卷舒時復似山衣

寒食日吳正人姑丈暨叔倫兄諸同人枉過先貞文公墓田歸舟賦謝

粥香餳白易黃昏細草茸茸帶淚痕祇闢荒原封馬鬣漫勞卮酒漬龍門小紅花濕垂楊岸積翠峰環傍

水村矍鑠白頭人倚棹悲歌時爲一招魂

奉和　三伯父用朱楓林先生應詔過栢山題壁韵兼悼黄在中夫子慧光和尚

廿載曾聽粥鼓來環窓竹栢手親栽虎溪談笑歸前影馬帳笙歌隔夜臺尚記星軺揮彩筆久無花信到蒼苔蓬萊清淺渾閒事憑弔西風淚雨催

劍儀弟招集餐勝樓看菊

清秋乘興坐南樓添得黄花分外幽芳草沅湘皆涕淚踈枝典午舊風流天空容易舒雙眼髮短渾難揷



滿頭若是醒狂君不厭會須頻過共賡酬

雪夜內人爲余補衣卽事口占

一穗殘燈敗壁光鏡臺刀尺雜書牀寒灰煨芋當窓近織手縫裳及夜長柳絮才華憐謝韞牛衣身世泣王章青陽漸有東風信低亞梅花取次香第三日立春

恭聞

聖祖仁皇帝升遐誌哀

憑几天書下　九重傷心垂淚萬方同舒長風日唐虞世浩蕩乾坤雨露中千歲鶴歸華表在百年　龍去鼎湖空化成久道真難並停史長編頌不窮

歲暮書懷

長事雕蟲一腐儒蹉跎畝畝負居諸縹緗遺卷丹黄外苫塊殘生涕淚餘到處梅開東閣月幾時風徙北溟魚太平玉燭調和日引領遥看德政初

奉和　三伯父癸卯首春菴東掃墓卽事之作卽次原韵

五世團圞享餕餘合樽促席正春初堂房此日新阡好霜露當年舊恨除先貞文公病危猶以少松公未葬爲恨　夾路松陰



飛翠遠隔籬梅蕊着枝踈白頭莫漫愁歸晚遮莫東山起望舒

奉和　三伯父壬寅除夕有懷　四伯父暨諸弟姪客吳陵兼寄袁肩山之作卽次原韵

縧雞臘燕薦春盤江北江南總一般聚散那能忘客邸團圞應復話鄉山難領椒柏遥爲壽不賣癡獃儘自閒爲問袁宏曾記否崢嶸詩句闕亭間

癸卯初春　三伯父司城公暨諸兄弟雨中枉過先貞文公墓田有詩記事因次原韵

漫說龍蔥氣自佳聊封堂斧安遺骸百年風木悲塡
臆三載瓊玟泣滿懷晩棹欲分漁子火蓬窓空對太
常齋衝泥冒雨春山路記取經過幾緉鞋

無題三首

爲雨爲雲未可尋巫山好夢漫相侵桃花想像猶如
舊芳草萋迷又到今何處風懷開笑口當時情緒托
琴心水天閑話猶能賦只是人前不敢吟

夢中亦復快追尋醒後啼痕枕畔侵萬種思量還似
昔十分消瘦竟如今投壺記得依屏角拾翠何緣出



水心錦字蘭閨圖欲報幾回窓下費沉吟

夢斷香消何處尋畫樓長憶屐痕侵狂來故態猶如
昨醒後新愁又自今萱草那能蠲宿忿丁香翻悔結
同心篋中剩有迴文句一度相思一細吟

鵲巢

鵲巢奄忽又鳩居風捲浮雲瞥眼如華頂天神常負
慱濠梁蒙叟自觀魚靈犀幾見燃牛渚寶鼎曾聞鑄
禹書閒話北窓頻跋燭不妨沉醉一軒渠

漫成

藕絲針孔費雕鎪入室操戈日未休鼠穴乘車眞傴
仄芥舟覆水也夷猶不知幡動還風動共說人謀又
鬼謀歌哭往來紛滿眼幾時談笑到同儔

聞

王師平定青海獻俘

太廟恭紀

謀畧如神自

睿衷天戈一出祲氛空全消朔漠窮邊雪都被南薰
解慍風弧矢已看還享廟歌鐘無用賞和戎燕然欲



勒慚班固笑指天山早掛弓

聲教洪敷洽大荒雕題鑿齒盡來王每憐赤子遙觀
化誰忍烏孫漫跳梁一統車書通瀚海三更烽火熄
燉煌壺漿士女齊歌凱不用防秋臥戰場

答劉玉齊過訪山居見贈原韵

楓醉微霜正晩秋蓬蒿三徑過羊求百年粗糲餐難
共十日平原願未酬夢裏彩毫花旖旎囊中新句玉
雕鎪歸舟一路同孫楚明月相將看枕流

送劉玉齊之淮陰用留別原韵

客中郄復重爲客相送扁舟別恨長紅葉村莊雙槳過滄江烟雨一帆揚醉醪飲罷心常醉芍藥吟成字亦香後會幾時還握手射陽歸夢夜微茫

菊影次劍儀韵

誰移瘦影上朱欄另有秋容向夜看繪出踈枝霜月皎動來幽韵晚風寒潛明籬畔應難採正則樽前未許餐搖落不須頻感慨挑燈聊復一追歡

吳信人妹倩携樽崇湖招集諸子觀荷次三伯父韵



遠煩相餉到郫筒半榻清香半搨風翠盖近分村樹綠落霞遥接渚蓮紅天因勝會凉如水酒到歡場飲似虹莫笑貪饞還秉燭濂溪情味共君同

疊韵再和

銀燭靑罇映碧筒陂塘瑟瑟動秋風休辭三雅慒騰醉記取雙葩爛熳紅舊雨合簪嗟短髮新箋搖筆駕長虹茅簷水榭無多路好製荷衣野老同

題張侍御奏毀魏忠賢墓疏後

天荒地老禍縱横誰葬貂璫尚有塋片牘自銷前代恨千秋還使亂臣驚魂隨窟穴山中盡筆挾風霜字裡生婢膝奴顏人幾許張綱聲價重東京

夜次赤壁

茫茫萬頃夜糢糊吹角高樓旅泊孤千載江山歸一賦一帆風火壯三吳舟中弔古來吾輩月下垂綸羨釣徒明月攀蘿緣石磴臨皐亭畔酹淸沽

洞口

洞口桃花那處尋武陵仙路盪舟深枕衾洛水疑從昔雲雨巫山枉到今鸞鏡影寒春滿眼風樓天濶月當心王昌縱在東墻住只展蠻箋作苦吟



申大夫廟

由來志趣各分岐存楚寧論覆楚悲壯氣早教摧伍子哭聲終自動秦師千年遺廟還蘋藻一縷孤忠足羽儀漢水方城空茂草渚宮何處問荒基

戊申除夕自潛江回京山官舍適襄文二十弟至喜而賦此

桃符都換綺筵開一騎千山踏雪回長嘆風塵催歲改郄欣鴻雁隔江來團圞兒女人千里浩蕩乾坤酒

一杯日暮不須焚獸火春光漸喜到庭梅

投宿三元閣同歐陽子東皐

古堤衰柳影斜斜白板禪扉面水涯千里音書遲雁字一天風雪凍梅花堪憐歲晚人爲客好趁更長夢到家明日亂山驅短騎吟鞭珍重莫咨嗟

九日署中同學諸子惠亭山登高予以公務赴閣流河途中偶成長句

何處高吟作勝場惠亭秋老轉蒼蒼路緣孤磴穿紅樹人坐千峰亂夕陽負郭定應呼菊酒他鄉誰與製



萸囊風塵滯我登臨興馬上題糕且自狂

和顧玉洲九日登高原韵二首

寂寞禪居白板扉颱颸逕窄梵鐘微無邊足底雲霞起不斷峰頭雁鶩飛千古江山歸韵士婁時人物幻山衣滿城莫用愁風雨笑把茱萸醉月歸

瀟湘古是悲秋地旅興憎騰强自加千里鄉心隨白雁三年客夢厭黃花芷蘭香草歸詞賦荆楚雄風换物華更欲從君重攬勝却慚玉樹倚蒹葭

劍儀追送余于閶江舟中夜話賦以誌別 丁未

閶關匹馬度山城夜色凉風致倍清天上浮雲愁我跡江間流水見君情廿年書劍光陰速萬里帆檣道路輕記取今宵同握手板橋踈柳月三更

潛江舟中同劉子蕺樵賦

潛沱東去水漫漫遠樹迷離浦溆寛曉夢鄉關添客感空江風雪逼窓寒烟籠蒂屋天將暝香逗梅花歲欲闌明日一鞭雲社路萬峰翠色好同看

庚戌春暮寄芸浦二首

松堂日暖草芊眠舊感新愁集晚天賓館離筵還昨



日山城歸夢忽三年江長漢廣遲魚素綠暗紅稀泣杜鵑聞道臨邛沽酒肆長卿混跡故依然

三徑全荒溪上村春風何處鵜鴂原呼盧技好輸劉毅書虎書成類馬援宦海入來驚夢蝶草堂別去笑啼猿幾時鳴枻浮江漢夜雨論心酒一樽

痛飲

痛飲狂歌枉叫號九閽虎豹倚天高庭中皓月憐形影鏡裏寒霜感鬢毛四海交遊誰劇孟千秋詞賦是離騷商量何計爲長策蟹舍魚灣水一篙

淚流二首

湘瑟秦簫總罷休離鸞別鶴幾番愁丁年白骨牛衣夢丙舍青山馬鬣秋若及重泉應再見貞成薄命更何尤終宵檢點前塵事太上忘情也淚流

小袖雲藍早不留在東三五暗生愁重來華表知何日一去丹山便幾秋月裏斧斤時斫桂海中磨劫慣吞舟縱言身世渾如夢噩夢焉能不淚流

旅中書事

忽漫淹留臥草廬鳳凰岡外賦閒居民貧有力惟耕地山僻無家可借書應候火榴開雨重穿簾飛燕舞風徐桐江舊負垂綸約何日磯頭伴釣魚



無題

高唐十二夢糢糊青雀西飛信有無金屋漏沉呼赤鳳銀河水濶阻黃姑空教魚婢來爲媵不信鮫人泣是珠燈灺酒闌頻徙倚碧天如洗月輪孤

庚戌九日獨坐無俚回憶往歲署中諸子惠亭登高命酒賦詩感歲序之忽更念良朋之聚散仍用顧玉洲原韵詩亦如前之數

惠亭山頂贊公房曾記登高陟彼岡芳草沅江秋尙緑寒花陶徑夜初黃無多知已皆星散有限良辰易夕陽剩得行吟澤畔客天涯回首倍思鄉

雀羅門巷掩雙扉香篆茶烟一縷微曉夢久同蝴蝶舞鄉心時傍雁鴻飛絕無好句題紅葉更少清酤到白衣寄語藍田高會客茱萸細看莫輕歸

紛紛好友東西去旅興蕭條那得加後會各應生白髮前期我已負黃花鼠肝蟲背新參悟藕孔針鋒舊歲華遙想登臨吟秀句伊人天畔賦蒹葭



諸父老饗予於水月菴卽事呈席間諸子

城南風景氣蕭森白叟扶藜約過尋門繞亂峰青到寺霜酣叢樹赭成林汀蘭岸芷騷人淚村酒山肴野老心記取他年江上夢斷腸詩與怯登臨

自安陸郡城返京山作

撲鼻寒香逼歲除山城風雨返巾車童甘冷况頻烹雪時蹈危機願卜居槐國蕉隍新客夢茅簷牖甕舊吾廬年來飽諳人間事不註東方罵鬼書

示京山士民

波濤宦海等閒生柳下由來三黜輕竹馬漫思迎郭伋綵幡何用訟陽城江潭曳杖吟芳草野圃携鋤種綠菁奔走後先多俊彥好從畝畝話昇平

答芸浦三弟即次見寄原韵

吾生分定合居窮得失頻煩說塞翁漫擬井蛙情未化只憐市虎話偏同笠簷蓑袂平時夢鱸膾蓴羹此日風無限相思拋不得鶺鴒原隔練江東

叠前韵再寄芸浦

誰云鼯鼠技斯窮籦竹依然待釣翁蘇季形容差小



異虞翻骨相訝粗同千篇工部真詩史一卷離騷亦國風徙倚狂歌頻悵望菰蘆深處是江東

三叠前韵寄芸浦

自識吾生固有窮行吟時復類詩翁三家村裏人堪老十畝桑間志早同每對方枰非舊局誰家團扇不秋風鴻冥天外無蹤跡雪爪何勞說郢東時京邑士民繪予宦跡圖付之剞劂故末二句及之

四叠原韵寄芸浦

車船難送退之窮且啜糟醨作醉翁錦里茅堂淹杜甫洛城破屋老盧仝迎入花影今宵月吹浪江豚昨夜風讀罷諾皐多怪事未須相訝笑齊東

送客

幾回送客去江潯又見君歸向漢陰高枕雲山千里夢夜燈風雨百年心黃花浥露偏憔悴紅樹酣霜各淺深明日相思應有句船窗徙倚自孤吟

小樓

小樓城北倚高空淥水覓山一望中珠桂天涯猶故客蓴鱸江上又秋風蘋川無用思黃覇勾漏何勞戀



葛洪花港菰灣多舊侶笭箵約伴釣魚翁

遣懷

槿籬杉巷少經過屋角殘陽動薜蘿靜對花枝成伴侶閒聽鳥語當笙歌機心淨盡乾坤大塵世低徊泡影多夢噩酒悲堪一握六時煙景莫蹉跎

無題

鳳紙鸞牋斷好音蓬山無路悵追尋鶯花舊夢愁中月風雨殘更枕上心欲語却憐含石闕善懷空怨托瑤琴情知想像終無益偏似流波自不禁

江上逢賀巡檢

相逢不敢漫悲歌生口其如石闕何塞馬犧牛詮解少池魚市虎古今多燈前但訝鏌釪鈇書後誰憐亥豕訛落盡芳菲春水濶與君還理舊漁蓑

得禊亭二弟手書

函關消息近何如雁遠雲深悵索居夜雨殘燈欹枕夢秋風雙淚隔年書鶺鴒原上含情日鸚鵡洲前盪槳餘報國清河欣有弟山中安穩寄樵漁

鶴潭三伯父以杖朝之年挾同正然大師覽勝



黃山爲中洲和尚稱八十壽觴賦此奉寄並東中公正上人二首

料理烟霞釣渭年軒轅臺畔尚蹁躚元裳縞袂天邊鶴綠髮青瞳地上仙山樂鳥喧丹室靜木蓮花照講堂偏謝公饒有驚人句會向峰頭問四禪

石頭路滑氣如王廿載軍持隔上方水淺蓬萊僧亦老酒醒塵海我猶狂覺花忍草藏蓮界心月身雲擁道場聞說造尊無縫塔待他行脚共商量趙州年二百二十八始行脚引此以爲司城公中和尚正上人無量壽之祝

辛亥八月十五夜同歐陽子東皐弟綸次月下小飲即事感懷二首

秋半金風吹雁來星河絡角桂輪開莫虛孤館愁中月也把殘更客裏杯佳節每添新寂寞歡場空有舊低徊百年此夜知多少記取他鄉又一回

坐久渾忘清夜長空階藻荇影微茫賓鴻仿佛猶前旅良月分明是故鄉老眼險竿驚背索秋衾昔夢笑亡羊河陽愁鬢憑誰訴只有姮娥識斷腸

留別京源紳士父老三首



檢點琴書上小舠孤城回首興蕭騷君恩萬古同山岳輿論千秋定貶褒自忖催科吾政拙敢云撫字此心勞青袍襆被渾如舊獨有繁霜入鬢毛

皂山溲澗幾經秋漫試鉛刀笑滯留頗怪吏民安我拙却憐魂夢動鄉愁鳴琴有意師前哲束帶無才事督郵別後不須頻問訊五湖烟水一漁舟

相看何用淚沾襟似戲官場自古今好種桑麻娛化日長惇孝友重儒林黃鷄白酒離前意秋水春山去

後心謝爾京源諸父老軒轅臺畔足高吟

酬黃象山並以誌別

幾載山城與不孤詩瓢酒海讓吾徒千尋碧浪波無際萬里丹山鳳有雛夢裡彩毫花爛熳江間烟樹夜模糊他時應仗驚人句傳得程髯宦跡圖

十一月初四日舟次天門縣皂角市見京山百姓追送哭別口占一律示歐陽子

已向滄浪駕小舟那堪越境淚長流閭閻有恨惟歌哭山水無愁任去留別路心情常似醉歸耕身事更



何求鼕鼕街鼓殘宵裡冰雪孤蓬一笑休

同王慧菴少軼陶仲念劬絅文連日山行夜宿

先太史公故居

古道透迤郢水東岡連嶺斷往來通石喧殘瀑流泉白樹醉清霜落葉紅幼婦外孫新作手烏衣馬糞舊家風茅簷村酒連宵話剔盡寒燈感慨同王鋭昆弟皆余所拔士是日謁其祖額上公清浦公太史公墓夜宿太史公故居今爲莊屋

將發武昌偶題六首

幾年魂夢動歸思笑挂蒲帆在此時秧馬水車邀我

老杯蛇市虎任君疑銅壺蓮漏閒中聽鐵鎖洪濤枕畔知誰是客心牽惹處春風吹綠楚江籬

輕舟爲我艤江潯載石猶嫌擾欝林南國蓀荃芳草路北山猿鶴舊時心枯棋譜盡憐空局焦尾揮殘憶賞音不是近來開口少子光河渚已成瘖

白板雙扉似鐵堅閒身贏得是高眠箕風畢雨憑他好魯酒吳羹自我憐燕訴春愁多偶語花含別恨不爭妍五湖蝦菜應無恙好買鴟夷舊釣船

老惜分陰易旦昏茸茸芳草暗銷魂蕭疎烟雨湖中



艇歷落農桑水上村佩綬垂魚非我分還鄉上冢是君恩東風野岸花多少桃李何曾有一言

回首江天裹霧雰阿修羅掌障虛空婆娑生意憐枯樹飛息因緣問雪鴻城郭人非遼鶴怨神仙字老蠹魚窮三車近解瞿曇法平等寃親一笑中

忽漫淹留類賈胡臙脂山外又新吾鵝籠具饌人奇幻鼠穴乘車夢有無潦倒不須論利鈍悲歌何處著屠沽桃花流水春來好一艇烟波伴釣徒

春日漫興

東風頹宕柳絲垂燕語呢喃又此時因愛月來開户牖爲憐春去惜花枝掃除一室閒功課磨治三彭小設施太息苦吟無好句茸茸草滿謝家池

洞庭舟夜

蒼茫萬頃夜雲平估客乗風一葉輕玉鏡臨窗新月色飛輪激水舊波聲江天秋老鳴鴻雁野岸香微識杜蘅戍鼓漏沉人語寂不知何處岳陽城

廩上人爲余作　先君子槐江草堂圖諸公題咏燦然成帙客窗展卷俯仰悲懷敬步　家大人初夏槐江草堂六首原韵誌諸卷末



控鶴驂鸞倐幾秋空餘茅屋說清幽行間珠玉添新咏徑外羊求憶舊遊野草春深延户緑山泉雨足繞階流斜陽扣角知多少寂寞歌聲甯戚牛

踈窗日影上雙桐絕好吾廬綠水東翠色平分青嶂外書聲遙出白雲中懸崕濺瀑晴飛雨野岸垂楊靜任風煮茗焚香閒抱膝由來此福吝天公

適軸槃阿足寤歌丹青描寫意如何銷沉象緯光芒少流露才華著述多戀嶂迴遭列户牖雲霞鼓盪噴

烟波他時若入先賢傳記取河橋一釣蓑

環窗猶是舊垂楊縹帙緗囊愧肯堂適性只應羣麋豕逃名端合老耕桑鴻餘白雪新棲爪燕少烏衣舊畫梁最是催春歸去速啼鶯緑樹口如簧

畧彴横斜曲徑通青猿白犬走詩筒却將槐國蕉隍事哦入詞壇酒社中門外袁安三尺雪磯邊嚴子一絲風筆牀茶銚薰爐畔氣味居然桑苧翁

超然物外寄高踪千仞崇岡百尺松病渴相如偏著作遺榮宏景卽夔龍歌魚不屑彈長鋏選勝時貪駐短笻閒展畫圖向天末故山腸斷白雲封



卽事

西風昨夜動輕寒銅聳秋衾漏正殘已分門關堅兩版何妨日上足三竿釀成白墮堪頻進炊熟黄粱且飽餐笑煞癡兒難了事朝朝猶抽却夢魂安

送劉五戩樵同學返鄂城

載得圖書上小舟滿城風雨動離愁桃花玉洞思前度杜若芳洲怨晚秋佛日羅睺今舉手楚宮優孟昔搖頭憑君此别無多路門外天涯亦淚流

## 題岳于両少保祠

陥岳武穆曰莫須有陥于忠肅曰意有之二公又皆有金牌之事廟在西湖感而賦此

西湖湖畔仰豊碑千載雙懸少保祠夫婦東窓書字日君臣南内奪門時功存社稷垂停史禍備身家恨讞辭一樣金牌奸佞旨年年杜宇哭殘枝

## 無題

西北浮雲問阿誰紅墻消息竟無期珠簾玉局晨光轉金屋銀箏夜漏遅月落蟾蜍歸碧海春殘杜宇泣



高枝他年若化相思樹也似蘼蕪無十二時

## 無題

洞庭秋老井梧寒天遠樓高夜色闌但恐夢回人輾轉不知腸斷淚洗瀾多時碧海遅魚雁何處丹山息鳳鸞湘瑟秦簫全寂寞等閒明月上欄杆

## 贈禾口王逸人

槿籬茅屋面湖濱沙徑穿雲見隱淪濠上莊生蝴蝶夢蜀中古帝杜鵑身鑴鑱造物憑佳句料理烟霞伏主人笻杖青鞋頻問訊蓮花社裡盡遺民

## 雜感二首

閒窓日日倚孤桐跣足科頭作放翁珠桂天涯猶客夢蓴鱸江上又秋風鹽車鞭策無騏驥雲路迢遥亂鳦鴻獨有惠連情誼篤音書時復慰飄蓬

泉石烟霞興本濃得歸茅屋愜孤踪風塵已愧輸袁虎魍魅何勞笑伯龍藜杖獨扶青嶂晩衡門時到白雲封蘧蘧清夢羲皇世莫問山林與鼎鐘

## 雨窓即事

幽居城郭似山村攤飯澆書一笑論漠漠愁雲迷白



晝瀟瀟秋雨易黄昏安排上座延窮鬼盼望修門待旅魂蘋白蓼紅吹落盡東籬還有晩香存

## 送某將軍出塞

雕弓羽箭感離羣長路關山日易曛青海已占猿鶴夢黄沙猶戌鸛鵝軍千蹄戰馬嘶寒月萬里飛塵接陣雲記取漢家威德遠不須遥羨貳師勳

## 暮登錢塘舟

晴認雲山是越中旅程人復換征篷劇憐客面三更月苦姤來舟一蓆風玉葦曾經航海遠錦袍猶憶射

潮雄閒窗徙倚空憑弔閃閃殘燈蠟燼紅

山寺書感

歸燕來鴻幾度過雕鳶鏤楮總成訛劍鋒屢用光全少壺口頻敲缺正多天笑那曾逢玉女花飛端不着維摩虀鹽朝暮分香積擖得揶揄聽鬼訶

渡江至瓜州

年年江上老游蹤雙尾舟輕雨氣濃浩浩長天浮日月茫茫滄海卧虬龍風來少女孤帆穩山寄洪流積翠重滿眼烟波看不盡更於何處蕩心胷



游子匡佐戴子堅若暨　三伯父六叔父諸兄弟枉過卉山走筆賦謝

週遭山色翠雲平屐齒初煩破蘚行小聚幾家連柏郭荒原十里擁松城林間澗斷危橋度水面風微晝艇輕准擬瀧岡著阡表窮泉朽壤淚縱橫

玉虛觀即事

仙壇人靜午陰餘風動簾鈎聽步虛三載風塵依道侶廿年占嗶傍僧居（余向讀書柏山寺）天邊春盡花初發窗外青來草莫除暫息機緣無箇事翛然清夢到華胥

長安歸意

短褐風塵欲化緇天涯雙騎促歸期冥鴻讓我還飛宿塞馬從人半信疑堂上尊開春酒美原邊日煖棣花垂吟鞭遙指江南去楊柳青青一路隨

義帝陵

何處深山問帝宮荒陵衰草夕陽紅驅除縱不勞黔楚枉受驅除爲沛公千載上游徒葬骨幾椽破廟少遺弓殘碑蘚盡蒼烟外牧豎樵夫依舊同

柬叔倫兄時自武昌下第歸



相逢莫用嘆知希塞馬犧牛問是非自有鸞牋揮彩筆何妨菽水戲萊衣梅花香逗春前早湘竹斑留淚後微明日灞橋風外雪斷腸詩與未全還

寄杜楓山明府時以詩箋見寄故篇中及之

菰蘆踪跡滯江鄉說劍論文憶擅場栗里襟懷諧俗少少陵光燄接天長時披白雪難賡和笑托仁風好奉揚聞道精神龍馬健著書芸閣動星芒

寄中洲和尚

誰傳神髓重禪枝妙湛如君是總持擁衛人天十笏

盡聲聞圓覺九重知閒雲舒卷麼醯白花雨繽紛說
偈時應有丹臺舊猿鶴三山二水共相隨

光鋌

光鋌牛斗縱難遮歛鍔藏鋒惜鏌邪尙有書城尋伴
侶不辭酒海度生涯荒唐任說烏三足指點空知鬼
一車摵摵霜風催落葉幾回愁嘆泣年華

山居午日呈座中諸君子併懷客中諸兄弟

不用從他問汨羅但擎杯酒便高歌百年容易爽榴
放五日偏難梓里過短髮應時簪艾虎踈窓捲幔見



松蘿却憐海上乘槎者獨對蒲觴客感多

三伯父賜和午日呈座中諸公併懷吳陵諸兄
弟詩因疊前韵再呈一首

合樽促席客駢羅白髮當筵起嘯歌大有新詞堪共
賞遂令佳節不虛過天邊把盞思鄉井屋角摇風動
薜蘿頻喜鯤鵬雙翮健蒲觴滿泛莫辭多

無題四首

一自相逢郭外村費人思想斷人魂香車來似從天
下錦袖回如向月奔粉蝶幾叢迷翠黛清歌何處度
黃昏情緣欲割終難割看取蘼蕪淚尙存

墻東近隔幾千村一度思量一斷魂銀漢也容仙子
渡廣寒莫似羿妻奔桃花着雨紅將褪燭焰摇風影
漸昏姤煞鳳簫聲婉轉秦樓深處細溫存

前生應住綠蘿村雪是肌膚冰是魂司馬金徽容我
振玉清仙洞待他奔樓頭垂柳春將暮樹杪棲鴉日
又昏絕好當時不相見輕衫那惹淚珠存

馬上蕭郎水上村小紅桃畔雨銷魂芳姿未盡陳王
賦薄命羞言卓女奔好理銀箏彈白雪每垂珠箔坐
黃昏玉顏易替須珍重記取臨岐密語存



無題四首

曾向蓮花結淨因前生應是散花身每緣善舞疑飛
燕却爲憑肩記太眞神女舘中雲影亂宓妃枕上粉
痕新人間咫尺桃源洞不許漁郎再問津

傾國傾城定有因畫中容貌掌中身別來也識思爲
幻癡絕翻疑夢是眞寫就簪花書嫵媚吟成柳絮句
淸新劇憐擁髻悲啼夜惡說輕舟待小津

三生石上說前因共命同心是此身開口每兇郎意

假當杯難遣別愁真幾回天外音書隔一月枝頭豆
蔻新何日鳳樓重握手雙看牛女渡河津
海濶天長未有因天涯孤獨寂寥身難辭薄倖空留
玦漫縱淸狂記會眞睡鴨金爐香篆細盤龍高髻曉
粧新浮雲西北頻惆悵化石人應哭暮津

無題四首

十二欄干在碧城三千里路阻雲程錦衾角枕當年
夢碧海青天此夜情帝笑定因憐玉女神鞭無事畏
方平何時學得飛仙訣一夜西風羽翼生



儂家少住石頭城隨意尋芳不計程北部臙脂空有
態南朝金粉總無情春歸一夜花頻落海濶千年浪
未平我寄愁心何處達桂輪長照淚痕生
甲帳香飄滿鳳城迎來仙蹕駐宵程花開並蒂春承
露帶結同心夜定情燕語媚人入耳滑荷錢出水貼
池平倉皇自別瑤姬去一片星河眼底生
殘香剩粉總愁城白馬金鞍路幾程世上何花還稱
意卿家無事不關情千回擊鐵壺多缺五夜彈碁局
少平願得曲欄干外立相將月下訂他生

與歐陽東皐兄暨綸次襄文兩弟言懷

自是虞翻骨相屯何須蹙額嘆沉淪飛來梟鳥原如
幻看去冤親定有因依社憑叢須餙貌量晴課雨要
閑身逍遙秋水人間世共約滄江把釣綸

無題二首

月缺花殘可奈何西風拉颯到庭柯淺深更漏鳴孤
枕迢遞音書隔九河積淚欲同湘水永行雲誰道楚
山多人間有甚傷心事簾箔虛垂白日過
鼓瑟吹笙彼一時雙棲海燕影參差江淹別恨空名



賦都尉鴛鴦枉寄詩銀漢紅墻天外阻玉門白雁望
中遲殘燈暮雨凄凉候擁髻無言只淚垂

戲和友人咏狐元韵

綏綏曾道日逡巡九尾依然是獸身威福作來都假
虎髑髏戴去儼如人終朝辨論言辭富一體陰陽變
幻頻莫仗精靈誇善媚長房未便許相親

雜感

千里淄澠總混淆澄清莫漫恃阿膠泉明老去依松
菊宏景生來戀草茅度曲有人歌下里尋芳遲我步

東郊拂龜端策知何用休咎無憑是六爻

過友人書齋

一徑松陰渡綠溪幽籬曲檻繞青畦亂峰缺處雲常補嫩蕊開時鳥正啼遮眼書籤分甲乙賞心珍玩列東西不嫌疎放閒來往斗酒黃柑約再攜

得慶麟十二姪書問嘉其年八歲而清詞娓娓能念遠人喜而賦此

江上西飛到雁鴻溫言千里慰途窮開函喜爾能言札搔髮驚余漸老翁碧岫孤雲歸洞壑丹山雛鳳待



梧桐年來愁緒知多少萬種塡胸一夜空

東陳沔陽

沔陽與余先後罷官同客郢城雖彼此抱恙而日常過從時皆未除婦服夜雨淸樽論心遣意不覺同病相憐凄然賦此想披讀一過當亦停杯而三嘆也

郢城風雨亦相過花落鵑啼奈客何處仲唾壺敲盡缺信陵醇酒飲常多垂頭喪氣延窮鬼不語傷神惹病魔歸去也知同寂寞却殊除館泣西河

辛亥九日

佳晨底事掩柴門總爲登高易斷魂鴻雁叫殘孤枕月雲山遮盡故園村愁余北渚人偏滯冒雨東籬菊尚存木落洞庭秋又老那能興發戀芳樽

旅懷

暇豫休歌菀與枯鄉關遙望在菰蘆工愁似我眞吳質使酒何人諒灌夫鴻雁去來雙鬢改風塵荏苒一身孤連宵吉夢須牢記爛熳荆花畫檻扶

方貞女詩



離鸞別鵠曲聲悲况是盈盈待字時牛女一河虛後會鴛鴦雙塚失前期山頭石化形猶在江上瀾枯志不移他日汗青歸國史千秋貞節女中師

桐江舟中寄縑三郎用贈別原韵

輕舟日暮客中身萬里饑驅信軟塵未解仲宣誰是主可堪之武不如人璞羞楚國還頻獻瑟到齊門莫漫陳彼此天涯須努力何時含笑共花茵

丙申新夏淮南槐水山房言别時袁肩山同學之延令兄文帶之紫琅弟湘碧之黃橋余之

京師得窓字

幾樹槐芽映緑窓將離人尚滯他邦池生春草吾慚謝筆燦繁花客是江叢桂小山他日夢蒯緱長鋏去時艘明朝異地知相憶更惜燈前倒酒缸



# 尺木樓詩集卷四

休寧程[illegible]著

## 五言絶句

鏡石

片石嵌危崕幽光自炳炳還同浯水清含盡溪山影

瀟湘曲

君客湘江外妾居瀟水湄願作瀟湘水合流無斷時

湖上曲二首

一棹泛烟波優游無晦朔釣得錦鱗肥蘆中婦子樂

往來帆不絶風波無時無借問舟中客誰爲范大夫

烏衣巷

不見烏衣郎猶有烏衣巷當時王謝家殘陽尚無恙

觀伐木因示梓人

取材良獨難生材原不數栽培天地心良工愼雕斲

採茶曲三首

短短清人樹春來緑葉滋東風不相假又是採茶時

雨滴仙人掌香生瑞草魁提筐多女伴總爲採茶來

離別芳容減他鄉音復稀生憎蜀杜宇枝上喚春歸

焙茶曲四首

採採言歸晚燈篝四壁光終宵人不寐比屋焙茶忙

佳製宜纖手精工是大方若非文武火那得氣芬芳

雷莢盈筐筥更番焙未休明朝還採擷又上北山頭

紫雲垂綠脚片片小龍團更欲芳馨好薰爐助以蘭

販茶曲

我家萱草帶君是紫雲堆若較酬高下烹泉試一杯

秦淮曲

楊柳畫欄斜春深少婦家爲防人惹恨不唱後庭花



雪中寄青霞

冰雪封三徑梅花幾朶開不知驢背客何日灞橋來

古梅

枯根欲化石欹斜倚亭角珍重雪中香與爾共晦朔

別離

別離復別離十載榆關道不見忘憂花但見斷腸草

採蓮曲四首

蓮花似儂面蓮子是儂心一縷中含苦相思深不深

蓮花嬌不語含笑復含顰一點芳心淚多情也似人

採蓮莫採藕留發隔年香採蓮莫採葉留與蓋鴛鴦

誰家白面郎湖中恰相遇急棹小蓮舟避入花深處

寄芸浦

黃鵠磯前水奔騰走潤州相思時有淚一併向君流

叔孫通

百年興禮樂綿蕞旦暮成借問漢太常何如魯二生

婁敬

洛陽脫輓輅車駕幸關中鴻基開渭水不盡子房功

秋夕詞



颯沓梧葉飛又是秋深候牙床枕簟凉聽徹中宵漏

團扇詞

棄擲秋風裏含情却向誰爲曾沾手澤倍憶受恩時

棄婦詞二首

有無長黽勉井臼苦支持三載爲君婦含愁畏爾知

出門頻稱子俯首愧新人新人顏色好似我嫁時春

漁父詞二首

江漢足波濤漁灣繫小舠雖無破浪意且免冒風勞

蘆花風四起波浪大如山江上曾經慣于今漸等閒

夜聞紡紗即事書示二首

朔氣侵窗牖同雲雪作花辛勤伴更漏深夜響繅車

煮雪殘宵裏空堂致倍淸時聞繅軋軋逆雜讀書聲

春詞

笑日桃花嫩含烟柳色新畫梁雙燕語又是一年春

團扇詞

紈素光如雪團團製自工在君懷袖裏只是怕秋風

夜聞紡紗

促織深夜鳴繅車響不絕怪煞機中人衣裳終歲裂



征婦怨

十載蕭關外愁君事鼓鼙縱歸顏已老不似送君時

高唐

宋玉妙文辭高唐作微語遂使至今人巫峽疑雲雨

湖心亭

樓閣立波心烟雲殊旦暮都收此亭中儘被勾留住

征婦怨

征客無消息秋風冷總帷生憎明月色夜夜照相思

春詞

春色堪描畫停針日正長別離儂不慣生怕繡鴛鴦

秋夕

銅葦珊瑚枕銀床翡翠屏秋風人不寐夜夜妬雙星

聞雁

幾聲天際雁叫動故鄉心音信年時斷淸宵淚滿襟

橘中

橘中聊象戲樂不減商山又被時人擾騎龍且暫還

古意

歲月去堂堂人間枉斷腸再無年少日莫負好歡場



送別曲二首

江水太無情滔滔作去聲憑將雙眼淚一併送君行

在陸斷車馬臨波絕舟楫長使無別離相思不到妾

漁父詞四首

江天多變態江水亂瀠洄好自安雙槳風波倏忽來

見慣風波險漁舟繫小灣且從江岸立背手看青山

世自嫌貧賤安閒在笠蓑朝朝江上酒飲罷便高歌

不覺蒹葭老秋風手一竿連天波浪起只作等閒看

山行

山靜少人行落葉滿樵徑小院出經聲頹陽天欲暝

閨情

寵極嬌逾甚情濃恨轉添每逢花月夜無語對湘簾

寄遠曲

豆蔻花開日梧桐葉落時秋風與春草此意兩人知

閨情

終年感別離歸期定何許孤枕繡鴛鴦一見淚如雨

古意

辛苦夜裁縫衣成不得寄辜負空閨心滴盡終朝淚



三歸遺址

脫囚佐青齊齊覇三歸起千古已無臺殘碑落日裏

洪崖

峭壁揷空江怒濤時激蕩誰會拍其肩應在此崖上

採茶曲

寒熱三春候陰晴四月天阿儂辛苦慣採摘自年年

團扇詞

捐棄非郎意秋風可奈何篋中笥什襲依舊是恩波

情詩

別離無遠近門外卽天涯欲斷相思種長爲連理枝

烟雨樓 上有魚樂國三字

烟雨上高樓觸景悲歡聚魚樂縱可知終憐子非我

長相思

相見杳無期死生兩不顧郎爲浪蕩花妾作相思樹

妾薄命

妾齡剛十五郎路已三千一去無消息相思莫論年

六言絕句

京源叠翠

萬山萬水齊拱一邱一壑堪裁杖底煙雲捲去天邊



藍翠飛來

靈巖飛瀑

玉女洗頭盆瀉黃姑駕鵲河傾點點噴珠吐沫聲聲

裂帛鳴箏

仙洞歸雲

緱嶺幾時駕鳳巫山慣會爲雲古洞千年閒寂山衣

五色繽紛

長隄煙柳

淺淺拖黃染碧深深繫馬桉鶯樓上腰肢鬪舞橋邊
攀折將行

富水漁歌

雙槳往來欸乃扁舟朝暮烟波隨意穿魚換酒頹然
拍手高歌

旂山夕照

西崦那能駐影東峰還剩頹陽莫訝陰晴異境堪憐
旦晝殊光

潙河秋月



橋上月啣人影水中石囓波聲白露團團欲下好山
曲曲同清

湖村紅樹

到處村村築圃望中樹樹酣霜白雁叫來秋色晚風
吹去斜陽

太陽晴雪

不是瓊宮璇嶺何來玉樹瑤林射出晶光閃閃凝成
寒色陰陰

翠圍仙桂

雲外天香馥馥山中蒼翠重重自是蟾宮仙種不邀
泰岱秦封

七言絕句

送汪師妹丈遊白岳雨中口占

幽壑蒼崖翠色重穿雲一杖興偏濃山靈也喜閒生
面特倩狂霖洗亂峰

廣峰大師過訪因送還山即次原韵二首

梅花爲汝放晴枝長記柴門把臂時怪得幽牙香韵
落夜來頻誦辨才詩



輕陰歸路曉風開瓢笠無心任鳥催見說乳泉春茗
好幾時同舉趙州杯

香爐峰

當門平拱一峰孤陡絕危亭駕碧嶇裊裊爐烟青不
斷天風吹作綵雲鋪

登獨聳峰

秀削芙蓉擁寺門岧嶤獨讓此山尊怪來衣袂凉如
水足底千峰過雨痕

陌上美人

乍得相逢儼似仙羅敷風格綠珠年春風陌上桃千樹難比紅顏異樣鮮

燈下美人

金屋春深玉漏移銀釭花燦晚粧遲分明漢殿㷀通德獨坐悲啼擁髻時

舟中美人

錦纜牙檣水上春珠簾輕罩綺羅人凌波仙子原稀見又惹陳王賦洛神

樓上美人



珠簾半捲晚粧餘紅袖高樓俯碧虛千縷垂楊飄不盡一枝穠艷出窗疎

鏡裏美人

錦檻瑤窗貯麗娟菱花七尺影蹁躚秋風溪上波如掌一朵芙蓉映水妍

馬上美人

白面紅妝錦繡鞍翩翩裘馬踏花殘見人不語搖鞭去笑指垂楊認畫欄

屏角美人

稱身宮樣窄衣裳半露腰肢半露粧教得鸚哥能解語畫屏風外喚檀郎

撫琴美人

靜拂孤桐意悄然金薇玉貌兩堪憐幾回欲鼓還停手怕遣春心上五弦

午睡美人

花煖香微日欲曛鮫綃甲帳罩紅裙橫陳玉體朦朧去定化巫山片片雲

作書美人



翠管輕搖墨未乾簪花書格鳳翎殘就中料有相思字不許旁人竊眼看

花下美人

三月園林日正遲倚欄香霧結春思名花玉貌爭相惜都占東風第一枝

月下美人

清輝萬里漾金波霧鬢雲鬟結伴過竊藥幾時奔月殿相將花下笑嫦娥

曉粧美人

睡起雲鬟理鏡前曾教女伴見猶憐邇來作得新興
髻淡淡妝成分外妍

度曲美人

淸歌裊裊透窗紗婉轉鶯聲未足誇天畔行雲都盡
遏只緣玉樹後庭花

對奕美人

笑蹈金釵各未降丁丁棋子響紗窗國工國色分明
擅莫道無雙却有雙

送滄州九兄之西湖



百折江流一線通天涯人去倚孤蓬到時試上蘇堤
望可有荷花別樣紅

夜雨泊太湖

茫茫烟水夜模糊獨戍維舟估客孤最是驚魂愁絶
處滿天風雨撼菰蘆

答吳青霞先生

多君刻石遙相贈佳句時吟口亦香絶好頭銜誇後
輩六朝花港一漁郎

早渡沂水至沂州城

蹇驢送客過沂州沂水蒼茫正急流回首板橋三十
里霜花點點繡征裘

夜發蒙陰過田家作

鬢上凝冰衣上霜東蒙山下路微茫荻簾靜掩村莊
月安穩輸他夢正長

北上日寄家書後口占

策蹇今朝事北征數行書札寫初成遙知雁到鄉關
日少長開函總計程

戊戌春暮出彰義門作



並轡天街願已違短轅輕駕去京畿多情尚有城邊
柳一片靑靑送客歸

立夫以詩送余楚行依韵留別二首

鄂王城下繫輕舟黃鵠山前我獨遊歲歲逢春都作
客幾回腸斷仲宣樓

春風春雨上征橈贏得愁心柳萬條明日鄱陽三百
里相思無限水迢迢

生米潭舟行即景

斜日亂山江曲曲鶴汀鳧渚草茸茸微茫深樹藏茅

屋添我扁舟似畫中

巳亥四月十五日夜郴州試院北樓坐月憶犀
峅三首

勾留無寐獨憑欄樹影刁刁動暮寒記得去年今夜
月潞河橋上弟兄看

高樓何處是吾鄉桂嶺千重路渺茫怪得音書長隔
絕雁飛原不過衡陽

沉沉院漏巳摵三橘井烹泉得味甘欲訪蘓躭乞白
馬好騎月下返江南



零陵雜詩

蒸湘歷盡又瀟湘底事征篷六月忙忽覩牧童深樹
下輸他安穩臥清凉

江行

瀟湘春盡水瀰瀰獨客關山病骨支誰識天涯愁絕
處一帆風雨暮烟時

夜泊衡陽

回雁峰高雁不過天涯人自苦奔波滿船月色明如
晝隔峅鐘聲遠渡河

秋日寄芸浦

楓落吳江又曉秋天涯猶自滯歸舟惱人最是聯翩
雁夜夜排空過小樓

送麗雅上人還金陵

飛錫浮杯任所之綠楊風外雨絲絲明朝新漲春江
上羨爾中流自在時

少年行

春風駘蕩杏花天玉勒金鞍正少年橫過酒樓浮大
白探囊恰有十千錢



從軍行四首

少年結客半幽燕驟馬彎弧近自然昨日轅門覩較
射羽書特勅去行邊

刁斗軍書夜不休詔恩新賜紫茸裘匈奴未滅家何
用攻拒謀成欲白頭

燉煌西是玉門關白草黃沙戰血斑烽火平安宜設
備莫令鳴鏑到陰山

葡萄苜蓿徧離宮天馬龍媒出廐中自是漢家威德
遠張騫那得浪論功

聞雁

踈雨斜風度小樓天邊初報一聲秋玉門關外多征戍可有音書附故邱

玩鞭亭懷古

日歷軍營夢裏紅珊瑚鞭脫九重躬自從酒嫗傳觀後象板遥憐倒手中

雜詩

垂楊千縷柳千條門巷斜臨小板橋記得年時薄醉後碧桃花下夜吹簫



即景口號

一徑松杉半塢風笛聲牛背夕陽紅分明是幅王維畫添我溪橋作釣翁

題採芝圖爲澄上人壽三首

流水聲中歲月長空山處處藥苗香近來不屑餐烟火只用神芝採作糧

澗有靈芝徑有松亂山深處白雲封歸來趺坐渾無事折脚鐺邊聽暮鐘

世間甲子須臾事洞裏神仙冰雪膚爲問採芝山頂去往來曾見異人無

塞下曲

八月胡天見早霜三年帶甲臥沙場單于未滅匈奴在莫上龍堆望故鄉

六月朔一日永豐亭題壁

火雲燒徹萬山青鳥道籃輿冒暑經行客勾留拋不得一灣流水俯孤亭

臨溪道中

忽穿平地忽高山一塞搖搖古道間杳渺鐘聲來古



寺老僧叉手看雲閒

宿吳山旅舍曉起題壁

豆棚瓜架晚風微淺酌山醪村漏稀不信離家剛一宿夢魂時已返荊扉

凌歊臺懷古

劉宋河山落日紅凌歊何處問離宮青青剩有奇奴草猶倚荒烟細雨中

考坑逢姚四口占寄芸浦

冒暑辭家冒暑還亂山高下馬蹄間憑君爲報准南

客午榻茶烟羨爾閒

送袁章之廣陵

幾年踪跡混漁樵夢斷楊州廿四橋君去正當明月夜不知何處聽吹簫

任邱道中

北風吹雨路成河搖曳輕車水面過絕似烟波浮釣艇緑楊小港曬漁蓑

兗州道中

軟紅塵土緑楊風古道殘陽泗水東處處篝車看刈



穫太平風景萬方同

濟寧車中

密樹濃陰蔭道周呼晴呼雨聽鳴鳩明朝拋却輞車去又向江南駕小舟

芸浦餞予于江上口號誌別

紅燈緑酒遣離愁妙舞清歌夜未休記取後時相憶處斷腸風雨枕江樓

零陵舟夜

高城月落亂啼烏湘水蒼茫旅泊孤魂夢不辭歸路險夜深飛過洞庭湖

蘄州故荆王宮弔古（今宮旁為禪院）

半壁空城瓦礫堆宮鶯何處認樓臺至今風雨談經夜尚有青燐點點來

宿紅花埠醒後題壁

殘更孤枕睡初酣曉月朦朧露氣含何事客眠山左路夢魂偏自戀江南

桃園

樓桑村近關張店結義當年果此無王業三分成鼎



足英雄從古在屠沽

送襄文二十弟歸里

滔滔江漢向東流楚尾吳頭澀客舟蓴菜鱸魚滋味好妬君偏占故園秋

山行卽景

嶺斷岡連曲徑斜幾灣流水幾人家殘陽影裏金風起吹落枝頭片片霞

夜歸

瀟瀟秋雨復秋風簾幙輕寒九月中漫道歸來渾寂

寞伴人猶有一燈紅

宿寐上人蘭若次壁間林同寅韻

風捲霜威朔氣凝茶烟鶴夢羨孤僧幾回疎柳高堤
外夜欸禪扉傍佛燈

同劉子蕺樵宿三元閣和壁間林同寅韻

風勁霜寒暮靄凝征鞍初解又依僧前生未滿虀鹽
債到處禪關借佛燈

踏燈詞五首

輕暖輕寒淑氣回月明連臂踏歌來春風似覺山城



好萬種繁花一夜開

百卉爭妍媚歲華疎枝搖蕩晛風斜摩肩父老扶鳩
看錯認諸天夜散花

鏤楮鵰鳶技各施裁紅暈碧一枝枝休憐背索人如
玉曾遣當年怒偃師

象管鵝笙樂句和紅鹽白紵鬪新歌東風料峭春宵
促莫向殘更喚奈何

羊車竹馬遍街衢百戲紛陳樂自如今夜城中人似
織昨宵夢裏衆維魚

觀棋二首

勝負盈虛各一時乘除妙訣少人知由來不是羊元
保但只看棋莫賭棋

棋局將闌刼未闌肯將一著向誰看老夫閒坐楸枰
外斂手無言著眼看

小遊仙五首

打鼓鳴簫宴幔亭武夷山色逼天青賓雲奏罷曾孫
散又約麻姑過蔡經

鴻來雁去各翩翩世界陶輪遞海田學得五龍甘睡



法懵騰高枕少千年

下盼齊州九點烟飛輪頃刻快盤旋道人未盡除豪
氣只合懵騰作劍仙

蕊珠宮闕翠纓房閒坐圍棋歲月長賭得玉麈收不
盡人間驚訝九秋霜

廣樂鈞天幾度聞騎來白鶴一羣羣偶然錦帳從空
墜化作人間五色雲

送友人之廣陵

淮海維揚客夢新錦帆楊柳舊時春如今一片迷樓

月還照雷塘弔古人

荆軻

秦王豈是齊桓匹生刦由來計已危督亢終歸蠶食
盡可憐空枉一於期

雜感六首

小圃疏籬日到遲秋風策策響高枝蝶牀一枕黃粱
熟正是邯鄲夢覺時

燕去鴻來又此時江潭搖落柳絲絲不知何與人間
事偏惹多情宋玉悲



陶潛無事但栽花點綴疏籬幾朵斜不信滿城秋正
好逢人偏說老夫家

落日荒邱蔓草多陽春白雪近如何只須下里巴人
曲便是霓裳第一歌

錢塘破陣奏新詞橋社龍宮謹護持笑煞㺚獞貪晝
睡領珠攜去不曾知

城郭人民感慨多鵲喧鳩鬧竟如何西州門外春風
路腸斷羊曇忍再過

題京山驛壁

琴鶴飄然返故鄉西風瑟瑟送輕裝三年辛苦山城
裏只換羣黎淚幾行

咏虞美人花和歐陽子二首

別有姿容另有神芳名猶見綺羅身東風無限閒花
朵不是重瞳帳裏春

拔山歌罷霸圖空楚帳欷歔夜漏終化作江東閒草
木婷婷猶似恨春風

多寶寺前方塘一區予命主僧廣播種蓮其中
今歲花開廣播退院而予復去京山偶經其



地感慨係之題壁二首

方塘十畝俯城闉乞得青蓮結淨因翠蓋翻風香滿
路如何不見種花人

到處栽花笑此身每因開落轉傷神山僧老矣程髯
去誰是池蓮舊主人

秋柳

萬緒千條水面垂秋陰蕭瑟到高枝縱然尚有風流
意非復靈和春殿時

江行

紅樹斜陽動晚風孤舟江上自推篷楚雲漢水無窮
事都在烟波一片中

寒夜即事書示

風雪寒宵燈穗紅瑤窗纖手理焦桐休將一曲龜山
操譜入金徽玉軫中

送李聖經歸吳二首

握別河梁淚滿裾此行原不爲鱸魚江東顧况如相
問已許田園歸荷鋤

幾年聚首甚須臾夢斷吳江鶯脰湖蟹舍魚灣生計



好與君相訂共菰蘆

懷素塔

何處榛蕪問綠天墨池筆塚總茫然白蘋洲上閒來
往一曲湘江劇可憐

伯牙臺

誰向荒臺揮五絃春風江上草芊芊鍾期去後知音
少流水高山亦枉然

戲題擱筆亭壁

空樓懷古意茫然崔灝題詩絕可憐不道青蓮猶擱
筆至今佳句盡高懸

寒宵即事

門外酸風尖似剪庭前飛雪大如鴉寒燈影裡人無
寐軋軋殘宵響紡車

南康舟夜寄正然大師

潯陽江水浮天下五乳高峰亂出雲若問廬山眞面
目月明孤棹倍思君

辛亥春仲黃鶴樓送襄文二十弟歸里兼寄芸
浦花谷時余亦有安陸之行三首



吳頭楚尾去程寬細雨斜風江上寒莫爲羈愁牽客
夢只憑歸棹報平安

幾載關心是墓田山頭負土說新阡江流不似迴腸
斷雙淚隨君寄練川

江天倏忽捲狂瀾兀坐樓頭不耐看疎柳板橋桃李
岍幾年花港負漁竿

春到

春到江南綠漸齊野人蘿徑草堂低莫輕梁上呢喃
燕曾向烏衣巷裏棲

觀家容若明府同李子聖經對奕戲題六斷句

剝啄聲傳落子遲春風午漏轉花枝爲憑布筭休勞力不比東山賭墅時

四句乘除解得無可憐此局已全輸誰人勝負渾忘却瀟洒終應讓大蘇

黑白分明用意專南風不競共譁然於今檢點無他錯只爲當機失一先

束手旁觀笑口開新枰舊譜日喧豗笑他赫赫宣城守幾著枯棋博換來



勝負贏輸局不同死生變幻一枰中偶然得手如元保賺盡旁人號國工

仙棗亭邊日易過斜陽對敵笑消磨憑君收却殘棋局恐惹樵夫爛斧柯

與李聖經黃鶴樓夜話二首

鶯啼燕語又芳春飄泊頻驚别後身千里有家歸不得年年空作異鄉人

七尺誰藏廣柳車茫茫四海曾朱家與君握手腸堪斷一夜東風爲落花

己酉七夕

鵲橋曾否已同經夜色蒼茫露欲零爲問客懷當此際三年孤枕妬雙星

惜花

粉蝶悠揚戀曉風小籬重疊護花叢朝來惹得傷心事委地殘紅猛雨中

讀史

數奇那得建功勳善射空令異域聞休到灞陵原上獵夜行今是故將軍



觀棋

此局全輸漫自嗟南風不競又相譁兵家勝敗尋常事一笑飛騰暮景斜

小遊仙六首

青鸞飛駕碧天空幾過虞淵又海東怪得光輝清徹底此身原在廣寒宫

清淺蓬萊水又陞三千桃實數年華休施狡獪同殷七賣弄能開頃刻花

洞府閒門傍水開山雲擁護絕塵埃莫將一片花源

路又引漁郎入得來
控鶴驂鸞取次齊嵩山月曉碧雲低諸天昨夜迎花
燭不似東方娶小妻
餘杭沽酒一油囊五百仙人盡醉鄉滄海水痕今又
淺麻姑手爪更添長
瓊漿飲罷便餐霞五岳三山總是家笑煞葛洪思煉
骨尚求勾漏就丹砂

柳毅祠

杜橘靈虛莫浪猜洞庭秋老碧波迴荒凉祠宇傳書



客會見錢塘破陣來

雜詩

偶擎杯酒强為歡忽忽無言獨倚欄最苦背人垂淚
說別時容易見時難

夜至下洋港即事

古道崎嶇夜色平郊衢燈火各爭迎兒童驚問來何
暮風雪明朝不要行

西崦看松

亂石嶙峋勢亘天笋輿飛挽萬山巔孤高老幹橫雲
際歷盡冰霜不記年

贈青龍菴老僧

忽然涉水忽登山百里崎嶇道路艱羡煞老僧觀自
在十年足不到人間

環波嶺看梅

支筇直躡萬山巔春逗梅花占雪先望裏空濛成玉
宇行來縹緲即飛仙

題張容菴同寅小照三首

曙色朦朧鳳闕雙祥雲瑞靄護瑤窗火城影裡千官



入風度原須讓曲江（待漏圖）

儒雅風流偉丈夫那應便許寄菰蘆濟川作楫期君
去讓我烟波伴釣徒（漁舟圖）

人似臨風搖玉樹文如初日照芙蕖怪來治績兼風
雅讀盡人間未見書

客窓雜興四首

誰傳哀響到虛空謝豹聲聲午夜中綠暗紅稀春已
老不堪回首問東風

秧馬耬車課作忙故園今又悞耕桑閒門兩版堅如

鐵一枕松陰送日長

萬木環窓碧四圍丁丁棋子響僧扉憑將白黑翻前局知是禪機是殺機

輾轉初醒夢蝶牀閒來情緒費商量治安有策休重看只效忠州録古方

對月

三徑苔生履跡消絶無車馬到漁樵深宵謝爾城頭月依舊還來照寂寥

小遊仙三首

三島分明在世間朝時流覧暮初還秦皇漢武無仙骨那得遨遊海上山

幾日餐霞臥赤城夜深遥在石梁行碧天月色明如晝又照蓬萊水淺清

歛氣凝神歳月寛不關瑶鼎餌金丹燕齊海上徒虛誕服食求仙總自殘

題黄象山小影

龜甲屏風翡翠牀無雙聲價羨文强貧當影裏憑欄坐墨瀋茶烟滿院香



題金元贊小影

跣足科頭坐水隈松風謖謖自天來知君著意憐神駿馬癖憑人且浪猜

友人失鷹咨嗟不已詩以解之

饑依飽去復奚疑那記調呼架臂時爲語君家知野性何須尚作有情凝

即事口占

屋外青山爽氣饒墻頭緑竹曉風飄就中鳥語聲頻換也爲茅堂破寂寥

雜詩二首

垂楊千縷柳千條門巷斜臨小板橋記得年時薄醉後碧桃花下夜吹簫

麗華風格麗娟年狠藉東風二月天絶好畫樓憑小檻緑楊深處看鞦韆

九里山四首

帳外重圍盡楚歌英雄到此恨如何烏江不渡江東定長樂鐘聲響漸多

一片殘陽土一邱如雲戰士血爭流將軍得意功高

甚只有齊人蒯轍愁
垓下齊驚大將功可憐飛鳥見良弓彭王不反梁無
恙那得烏騅更向東
拔山力盡覇圖空血洒咸陽草又紅若識漢家兒女
詐何須面面困英雄

櫂歌四首

漢廣江長一瞬過雙飛燕子往來多白雲樓上人何
處黃鵠磯前水自波
空江面面浪淘沙鎮日孤亭老樹斜怪煞近來多小



吏不曾逢得棗如瓜
荒園人指楚王宮剩有毿毿蔓草中楊柳絲絲如有
恨淡雲微雨泣西風
鳳凰山外帆初落鸚鵡洲邊日又曛只好取魚沽酒
醉些些世事不相聞

范雎

百二河山尺寸開近來奇策絕羣材簀中車裏無成
算那得張君作相來

示卜者

已分江湖穩釣磯不須談說到綸扉靈氛若識莛篿
意爲道扁舟那日歸

辛亥除夕二首

桃符又見換門新風雨淒清客感頻杯酒椒漿兒與
弟團圞應念未歸人
百事無成兩鬢蒼飄蓬歲晚尚他鄉孫枝喜報年來
茂九畹蘭芽取次香 時連舉二孫

江漢竹枝詞三首

女工家戶幾多般佳節年時盡放閒但是晴明天氣



好香車不斷到洪山
湖上春光觸眼明堤邊楊柳舞風輕年年二月黃花
地紅粉青娥結隊行
中秋雲凈碧天清處處紅顏達曉行今夜姮娥欣有
伴飄香墜粉滿江城

過水月菴看花贈見月上人

水遶山環曲徑深維摩方丈愜幽尋憑君了却拈花
案那得長存不染心

芸浦用予黃鶴樓送襄文歸里元韵以詩見寄

依韵奉和幷懷花谷四首

高天厚地不知寬但覺秦樓繐帳寒兒女情長豪氣短河陽非復舊潘安

縱許歸耕負郭田瀧岡何計表新阡畫圖頻展真如見夢裏千山與百川

幽宮未築淚紈瀾聞道穿雲暮雨看但使右軍歸誓墓一生安穩抱漁竿

新詩寄我鮮如錦萋被連宵夢季江飛息遠嘶天際雁幾行照水影雙雙



悼亡六首

縹緲芳魂那處招鳳樓人去罷吹簫從今誰念官衙遠只有孤燈識寂寥

病入膏肓不可支彌留聞道淚雙垂眼前兒女都抛得難割京源一段思

欲迎桃葉解余愁錦字殷勤寄不休我自負卿卿念我斷人腸是意綢繆

爲貪升斗慶彈冠抛却香閨影各單若識修文須女史不將離別換微官

薄命難當是汝賢召歸蓬島故應然但憐蒼昊多顛倒淑德偏教不永年

撥灰煨芋夜縫裳佐讀長依一穗光我博微名卿便死不堪回首説糟糠

夜坐二首

斗轉參橫露氣秋斷腸詩思在高樓新愁舊恨如抛却除是香來聚窟洲

依約孤生半死桐百年愁緒漏聲中夜臺若識茲情況定有傷心血淚紅



江亭送客

孤劍天涯作遠遊清歌不肯浣離愁生憎千尺桃花水祇爲行人送去舟

秋日雜感

艱難險阻自前因剩得槐根夢後身聞說洞庭春色好懵騰拚做醉鄉民

無題

紅墻消息阻青鸞銀漢橫斜玉露寒明月一庭秋又半夜深無寐倚欄杆

調寄秦樓月 哭內

秦樓月一腔心事憑誰說憑誰說新愁舊恨提來嗚咽 焦桐一鼓么絃絕鸞膠續起從風折從風折雙雙環佩人間長別

調寄點絳唇 哭內

幾載沉痾天長地濶難移脚悶懷離索長嘆人天各 悔煞當時怎把伊拋却貪微祿萬般都錯一念差斟酌



尺木樓詩集四卷 先君子生平所爲詩也 先君子嘗自題卷首雅不欲與作者較短絜長而不肖質之當代鉅公皆以爲卓然可傳亟宜壽諸梨棗嗚呼猶憶 先君子赴任京山時留不肖兄弟五人於家俾在家塾從師曰官署氣習易汩沒人爾輩必不可往但能潛心讀書雖不從吾吾心自慰也嗚呼孰知之任未幾以公誤挂吏議遂捐館舍而不肖輩並未獲侍左右哉風木餘生終天莫贖詩集數冊乃收拾於行篋敝簏之中者歲月如駛遂已二十餘年矣不肖竊祿以來夙興夜寐懼弗克肩荷家聲而遺文手澤所存未能仰窺一二今日者敬事編校用付剞劂蓋不知涕泗之何從也乾隆二十五年歲次庚辰六月十三日男志隆謹識

〔清〕黄中堅撰

# 蓄齋集十六卷

清康熙五十年棣華堂刻五十三年增修本

# 蓄齋文集

棣華堂藏板

序

曩余處江上郎聞有黃君蓄齋者能文章磊落多奇
歲己丑客吳竹塢文子萬通始介余造其廬留連信
宿因得讀其詩文乃歎所見不啻所聞自是時時往
來與之上下今古其談論斐娓若駕驊騮走康衢揚
風帆出大海外取粟太倉瀉瓶水于高甍之上而一
注之于地下者也間有不合者未嘗不相與反復爭
辨而君顧笑曰勿爭姑各是其是以俟夫世之論斷
而已其直諒又若此庚寅之秋君乃出其全集以請
日願得先生之序以爲重夫余文何足重君顧君自
有其可重者余惡能已于言大抵君之文英爽秀邁
得廬陵之姿態眉山之氣格爲多而尤長于臧否人
物以及古來治亂興亡安危成敗之故推原竟委務
出其獨見言人之所未嘗言其踔厲風發之致往往
欲軼轢古人至于當世之務雖不敢過爲出位之謀
而畧舉一二莫不審時度勢期于可見諸施行余以
是歎君之抱負洵瓌偉卓犖足以爲濟用之良而惜
乎其不獲見用于世也雖然士君子得志則欲其澤

加于民不得志則思修其辭以明道此古人之所以自處而不可以苟焉者也余聞君少負文名志大期遠有不可一世意中歲遭无妄歷艱危憂患幾十年所雖困于時然年未艾即以明經薦人勸之仕君以性不能苟合謝不應遂耑心古學惟以著述自娛嗚呼以今之仕道多端使君有意于取世資亦豈不足致通顯者而乃能揆時審已安于義命此豈非有合乎出處之正者耶要之干將鏌鋣雖韜諸匱而莫試而其精氣光怪終不可得掩由是發皇流露而卓然



成不朽之業昌黎有言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然則君之所以可惜者在是而君之所以可重者亦正在是也歟君雅不自謂能詩故集中所載詩甚少然其詩皆高朗可誦有新穎之色云是爲序

康熙辛卯二月朏京江同學弟冷士嵋拜題于吳門寓齋

## 序

柳子厚云吾每爲文章叅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老莊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是則爲文者必得之古人而後傳然而子厚之文流傳今日謂其似孟荀不可也似左穀不可也似莊老騷史不可也第覺其沉鬱悱惻自成其爲子厚之文者何哉不見夫庖人之爲羹乎凡五味之屬若鹽若梅若薑桂若醯醢酒醶無不取資焉及其熟也秖成其爲



羹而已矣如猶覺其鹽梅薑桂醯醢酒醶之觸于鼻病于齒而棘于喉舌則敗矣夫文之道亦猶是已蓄齋黃君少負才氣有名諸生間視科第爲不足取久之不售復爲其伉所陷十年乃得白而顛毛種種矣遂絕意進取務爲古文舉凡左國班馬董賈向歆以及唐宋諸家無不漸摩叅究而尤得力于歐蘇其爲文也審時而度勢根經而據史詳明愷切泛濫縱橫洋洋焉汩汩焉會九河而放之海倒三峽而注之江不可以歐蘇名也不可以左國班馬名也不可以董

賈向歆名也亦成其爲蓄齋之文而已夫惟成其爲蓄齋之文而後傳之於後而無疑也蓄齋曰傳不易言也古之傳者非置身通顯則必有所憑藉昌黎云莫爲之前雖美不彰今某窮而且老既不能取青拾紫餙筆承明之廬又無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前焉其亦終于淪澌滅沒而已耳烏能傳予則以爲不然傳不傳亦視其文何如耳文果可傳雖賤如莊子　至今不可滅沒彼程本公孫龍意而尹文諸子之在當日孰通顯之而孰爲之前哉如其不然



則雖著書等身有文如杵而又置身通顯出入將相才俊之士相與居下風而推其後其爲人也當時非不自附于作者之林迨其沒則已焉而况爲其所稱揚汲引者乎夫蓄齋亦爲其可傳者而已矣何窮達之足云山陰同學弟楊賓頓首拜撰

## 序

天下之所同者理而天下人之所以異者情天下之所共者學而天下人之所以異者其所宗何者古之人求明其理求達其詞而已矣雖富貴貧賤窮通壽殀憂悲愉快拂鬱無聊之境皆不足以易其理而亂其學左史董賈屈宋卽境以爲文學者宗之韓歐李杜挽六朝不振之習學者又宗之其理同其學一而時與地異則雄渾深厚蘊藉曲折亦與風氣而俱移勢使然也吳門黃子蓄齋以制藝貢于鄉攖不測之



禍患出其智力以自全十年而後定而以其餘爲詩古文已裒然行世矣癸巳夏余客吳門造黃子之廬適幽蘭大放芬芳盈室黃子作蘭說二篇相贈因出其文集授予卒讀且序之予作而歎曰黃子眞能學古人而不爲古人所囿者也論天論性與夫正統三正封建井田限田秦檜諸篇其他各體具備能言人之所不能言亦能言人之所不敢言學左史之學而行以蘇李之筆是其賦于天有獨全者豈人力之所能至然而識愈老而氣愈厚其得于患難者爲尤多

也夫三正正統封建井田皆天下古今千百年之所聚訟而不決者往先仲父與予皆與秀水朱竹垞相友善先伯父喜音韻之學而竹垞集中辯駁井井乃先仲父爲竹垞序文集予亦與之有往復書疏今黃子正統之旨異于先仲父人或疑之葢無礙于理而天下是非之公在人心目又何必强不同以爲同哉吾嘗怪世之談理學者詆王陸以尊朱不知爲學之道朱子以爲宜如是否耶

寧都易堂同學弟魏世傚拜撰



# 蓄齋文集總目錄

吳門黃中堅震孫著


卷一

論八首

卷二

論九首

卷三

論十首

卷四

辨五首　議五首

卷五

策六首

卷六

書五首　賦三首

卷七

序十四首

卷八

序九首

卷九
記六首　傳四首
卷十
說五首　書後九首
卷十一
雜著八首　四六五首
卷十二
行述二首　祭文一首　哀辭三首
墓表一首

卷十三
補編十一首
卷十四
補編二首
卷十五
詩
卷十六
詩　詩餘

蓄齋集卷一目錄

論
天論
性論
佛氏論
正統論上
正統論中
正統論下
封建論
限田論

錫顧　佺人全
吳門黃中堅震孫著　會顯成校訂
男　孝錫備成
同學諸子參閱

## 論

### 天論

天有二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烏乎二天果一乎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烏乎一然則天固亦縱無道乎曰不然今夫好善而惡惡好生而惡殺者天之道也然有特而天之惡善人也甚於惡惡其好殺也甚于好生則氣數之為也故有主宰之天亦有氣數之天（是○二○）氣數非天也以氣數為天者此窮于其稱之無可稱而稱之也氣數之有治有亂如日之有晦明月之有盈虧固勢之所必至雖天亦無可如何也洪荒以來天開于子地闢於丑以其初



之有開有闔則知其後之當消也而消天也天地且聽消息于氣數則知天之不能使天下有治而無亂也而世之以善而得禍者往往叫呼無聊咎天之夢夢且疑天之有所未定其亦未之察矣夫天亦主乎理而已矣理者有常而不變而數則紛綸變化不可究詰故數每足以屈理然及其變態既盡則所謂福善禍淫之理終未嘗不勝譬之于天忽而風雲雷雨（喻○說○）噴薄震蕩則日星隱耀白晝如晦然而日星固未嘗不在也（理○最○透○而○筆○意○亦○駿○而○盡○致○）風雷散而日星出矣又譬之于物雨暘失時



木潦大至則庶草莫不蕃廡而嘉禾獨受其害然苟人力之所可及者則必竭力補救為之芟夷其草萊而使夫種之美者寖以滋大彼天之不能與氣數爭猶人力之不能與雨暘爭也而氣數之權終不能勝夫天道之正則農夫補救之說也人之心無不欲其苗之長者天之心無不唯善人之是與者故曰唯天無親唯德是輔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今所傳非虛言也如以盜跖之壽孔顏之厄而疑天之有不然者是以天災之故而罪農夫之舍其（消○蓄○千○古○不○平○）

稽事也豈理也歟然則言天者自其迹而言之則有二自其實而言之則一也一者何也曰理也知天之一主乎理而弛德之君子可以自堅矣

始余觀史傳亦不能無憾于天因王邦莊之言恍然自失故作此論 自記

冷秋江曰柳州天說奇而悉此論正而確可以並傳不朽

繆虞良曰天道至變而有常主宰氣數兩言實能發人所未發末段補出修身匡救意尤于世教有



關

## 性論

性之爲言首見於商書湯誥而孔子亦嘗一言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唯上智與下愚不移大哉言乎天下萬世之言性者莫得而出其範圍矣然而孔子固不好言性也其所以教其門人者其文詩書六藝其道人倫日用其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孔子以爲天下之人苟有能躬行實踐乎此者雖不知性要亦不失爲君子而推乎其極則吾性之分量固已克盡而無餘矣不然則雖日言性而於性何有哉故



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其不言故不聞非謂言之而不可得聞也嗚呼此聖教之所以無流弊歟自子思子作中庸而始重言性孟子從而闡之於是有性善之說原其意固欲使人人知堯舜之可爲然而名天下之爭而開天下之疑者則皆自性善之一言始矣夫性則豈能皆善哉蓋亦有性惡者矣亦有無善無不善者矣性惡者呂黎儕子之所指是也若夫鄉曲細民終身於畎畝而無外慕此不可謂之惡也然往往視其親之死而不知哀此不可

謂之善也非所謂無善無不善者乎故孟子之言性善特舉其大凡言之也即孔子相近之說也（論列聖賢同異如探囊出物而筆亦古茂）而性惡者流則氣稟之偏而孔子之所謂下愚也孟子舉其全而遺其偏（原來善以性善為非）故荀楊諸人得執其偏以相難此辭之所以愈費而學者之所以愈不能無疑也向使以孔子當之則彼衆說者自度不足以立異又安所置其喙哉韓子有見於此而爲性有三品之說則又失本末輕重之衡故是二子者之言皆善矣而皆未若孔子之爲簡而盡也宋之儒者大抵宗孟子且穿鑿孔



子之言以傅會之而人卒不以爲然不寧惟是自儒者好高言性命而後之人往往不務實學而惟口是崇甚者援儒以入於釋老引釋老以附于儒吾嘗見有人焉行誼不逮中人而動言性功嗚呼言性之弊顧一至此乎夫上以禮樂刑政治其臣民下以文行忠信教其子弟雖有性惡者吾尚棘置之而禽獸視之可也夫何患苟實之不務而徒曰性耳善耳人豈（一語說盡千古之害原不可不）遂從而善乎（明此不當從事口耳）故言性者不必知而知性者亦不必言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吾願世之君子亦務既其實而毋汲汲於言性也

繆虞艮曰孔子一言足包諸家之說孟子所云特爲世立教而然其實性不皆善也會通而折衷之可以止息衆喙

朱魯若曰性命之說自是上達工夫吾輩正當從下學做起未可求之高遠也况近日言性者大抵流于禪學此作可謂切中其病

佛氏論

佛氏之法必髡首披緇棄父母捐妻子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之道夫使人盡棄父母捐妻子不耕不織則生人之類絕（作論大旨）而天地或幾乎息矣故君子惡之然無故而欲使人棄其父母無故而欲使人捐其妻子無故而欲使人予之食予之衣其勢固有所甚難而人且趨之如騖不惜屈首而爲之拜苦形而爲之役此其故何也蓋其禍福利益之說與夫明心見性之言有以深中乎人心是以王公



大人敬信于上而愚夫婦奔走于下風俗相沿幾如日用之不可廢勢不至胥天下而惟佛之歸不止然吾謂人惟不明吾道之大故眩于其說而不克自振試實而較之則知彼之所（深嫉之言）爲新奇可喜者固皆吾道之緒餘而不足尚也夫福善禍淫之旨古聖人固嘗言之矣而人不之信也自佛氏衍爲天堂地獄之說而人遂羣信焉卽其所謂天堂地獄者其勸人遷善遠罪之意未始不與聖賢同而人不之察也徒以持齋誦經舍施禮拜爲種福之因焉如徒以持齋誦經

舍施禮拜而已則設有孝子悌弟忠臣貞婦其人而（最醒最透之論）不從事於此佛將遂從而禍之乎又設有人焉恃其懺罪所福之有具也而恣行不善而無忌佛將遂從而福之乎吾知佛之必不爾也然則今之奉佛者非徒爲吾道之罪人抑亦彼教之罪人也至于所謂心學性功者固聰明特達之士所深取而吾所深不取者正在此夫以孔子之聖其道足以範圍乎天地其智足以前知乎萬物豈非眞能明心見性者哉然其自言則曰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蓋積累若此其久也其敎人也言心則曰在正其心言性則曰性相近也如是而已始之以灑掃應對繼之以禮樂射御終之以文行忠信務使人循循于人倫日用之常而初不求其速化及其眞積力久將有所得然後詔之以一貫之道蓋施敎若此其有序也惟其若是是以其學之至者得聞性與天道而其不能者亦不失爲篤行之君子今也不問其資之高下功之淺深而遽使之瞑目靜坐以求其爲主人翁者吾見其主人不可見而惟盜賊之交攻

也譬如築室焉未有不先固其基址而後可以架棟
宇崇垣墉者而彼直欲憑虛而造九層之臺也豈不
謬哉且夫聖賢之治其心與性者近之周流于應事
接物之間而極之可使天地位萬物育其理至精而
其用至大也而彼則務在屏棄一切而索之空虛縹
緲之中雖其間間有絕異之才亦或有所會悟要之
卽至成佛作祖亦僅爲超然世外之人耳曾何當于
治世之大道哉然則佛氏之教從其粗者言之則不
過聖人福善禍淫之旨也從其精者言之則彼所明



之心非吾之所謂心彼所見之性非吾之所謂性故
曰異端異端云者謂雖實有此理而非天地古今所
賴以常存之道所謂六合之外存而弗論者也是聖
人之所棄也今之求福田利益者既不可家論而戶
曉而一二學士大夫有志于心性之學者又皆樂從
彼教以希捷悟而不惟吾道之求嗚呼何其弗思之
甚也孟子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非惡楊墨
惡其充塞聖道耳夫佛教之害甚于楊墨而楊其波
者乃半自吾徒甚者尊之爲佛月奉之爲內典反卑
視吾道而以爲粗迹是誦法孔子者而反不如異學
之不倍其師也其可歎也夫

繆虞良曰佛教自是天地間一種道理然名教中
本等功夫做不盡何暇旁及篇中辨駁詳盡可以
砭迷藥惑

楊大瓢曰立論正大說理精微而能層層洗發出
奇無窮可與昌黎原道廬陵本論並傳不朽

## 正統論上

統者何帝王相承之緒也正者何不偏之謂也合天下于一而無有與之並立者統斯正矣自唐虞夏商周秦漢晉至隋唐宋元明皆正統也其不得爲正統者惟宋齊梁陳及後梁唐晉漢周耳因其實而予之名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而紛紛聚訟何爲乎吾姑就其著者辨之彼以秦隋爲閏統者以政虐之惡而享國促也其進北魏者以孝文之賢而享國久也爲南則詆北爲北則詆南大抵各以私意立說歐陽子



論之詳矣獨其等季漢於北漢絕東晉於西晉則不能無遺議焉蘇子宗歐陽子之說而更進曹魏與後五代且曰序其可得者六以存教吾不知所存者果何教耶蘇子之意豈不以漢禪魏而魏禪晉漢晉既皆正統則魏亦可以得正統梁得之於唐而後唐晉漢周遞相得也以及于宋唐宋既皆正統則五代亦可以得正統耶然魏之篡漢也漢祀未絕五代之竊國也割據者眾奈何以其地廣兵強而獨進之且蘇子力辨霸統之非而顧急於進魏梁篡弑之賊以存教何其言之弗思也若夫鄭氏心史三代而下獨尊漢宋即唐亦在所不予則其論實創見而其意尤不公彼謂不以正得國則奪之者爲非逆則隋文之得國果何如後周而奪之于周世宗之手者又何如奪之于楊廣也哉夫天下公器也然既已歸于一姓則無論得之以道不以道而天下固其所有也故雖其子孫不能守而苟有嫡屬建號于一方如蜀漢東晉者亦安得遽斥之而歸其統于弑逆僭亂之人春秋之時吳楚之強什伯東周而夫子必尊天王以臨之



奉周之班制以治之則三十六邑一日未獻正統固儼然在周矣不寧惟是即東周已滅而六國猶未盡滅夫子亦必不遽以正統予秦何者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秦之不能順天應人亦明矣故知夫子不予也若歐陽子之黜蜀漢東晉是亟于亡周蘇子之進魏與五代是亟于帝秦也豈不悖哉雖然使秦既并天下則帝王之統舍秦其誰屬吾知夫子雖惡秦亦不能不以之繼周矣而況于唐乎鄭氏之黜唐尊宋是猶毀湯以諛武非伯夷而是叔齊也眞

處士之橫議也夫

徐峻亭曰論正統者雖多撮舉三說異同已可槩見前用分疏後用串寫前賢有作當亦難于置辯

顧有常曰以一統爲正統立說甚平易然却顛樸不破一切仁暴絶續及五德推遷之說皆支離耳

三論意議俱妙可空今古



## 正統論中

正統之說吾謂一宗朱子綱目大書分註之例而其論可得而定寧都魏叔子顧剏立竊統之名至欲改綱目書法則辭愈巧而理愈謬此不可以不辨也其言曰使當時之名一定而不可復更則清議爲無權而亂臣賊子無所畏孔子之春秋可以不作矣嗚呼其亦不達於春秋之義矣春秋之所爲褒貶者凡以尊周也然且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孔子猶以托天子之權爲懼而魏子乃欲以匹



夫之權加於天子不亦妄乎葢士君子之清議可以（二語已括大意）辨是非而不可以行黜陟今曰某君暴虐如是是實獨夫也某君以簒弑得國是實亂臣賊子也豈不足以垂戒後世若曰某暴虐無道吾不成之爲君某行弑逆吾不許其統一天下則經生迂腐之談適足爲奸雄所笑而何當於勸懲之數哉如魏子所論秦隋得失（段由輕入重詳略得宜）特魏子自爲史論則可耳苟以此論統之正與不正則使始皇之後而有賢子孫漢唐之世而有如楚之商臣其人者又將何以處之至其子東晉而不

予西晉予南宋而不予北宋則尤魏子所自矜爲特見而其繆亦莫甚於此夫子孫所承者祖父之業子孫既得爲正統而祖宗何以反不得爲正統且夫晉元宋高偏安江左本不得爲正統其所以尊之爲正（筆鋒犀利所向無前）統者正以其祖宗固嘗統一天下而天下固其所應有耳如其祖宗初非正統則東晉南宋之與宋齊梁陳亦復何異係之以偏統足矣又何所據而厓山一舟猶得擅正統之號哉且魏子以晉武宋祖得國不正而不可以貫則其義亦止宜貶斥於其身而晉自



惠帝以下宋自太宗而下固無罪也何皆不許以正統必待元高而始許之幸而晉渡而東宋渡而南得列於正統者百有餘年設中原不至板蕩則雖有聖子神孫綿祚如商周而終已不得稱正統良可悼也魏子論竊統書法而曰是道也施于始篡之君其子孫則不加焉是魏子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矣而必立此論則好奇之過也夫聖人之持論惟其平而已（文有斷制有照應）君子本有德之稱而其以位言者亦往往而是况以帝王之統而謂必論德而不論位吾知其非聖人意也歐陽子謂正統有時而絶自對偏統而言苟無偏統則并正統之名可以不立若夫魏子之分别竊統則祖章子之霸統而爲之說本末舛逆而進退失據所謂自私之偏說也

徐峻亭曰竊統之說穿鑿殊甚得此快筆辯駁使氷叔見之亦當心折

方靈皐曰氣體高古直逼歐蘇

## 正統論下

君子於歷代帝王未嘗不欲嚴順逆之辨謹內外之防然亦必有所託而後可以存吾敎昔孔子作春秋削吳楚之僭號而書子固以有周天子在也其謂以（渾漸流）天子之權予魯者謬也（精東坡作史）吳楚之始見於經也夫子固嘗殊其書法矣迨其後交政於中國則不得不成之爲君戊之爲大夫非嚴于始而寬於後亦非曰善累而後進也勢有所不得不然故雖削其僭竊之名而不能沒其行事之實論語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



矣向使吳楚遽代周而朝諸侯有天下夫子寧終得而予之乎通是意也可以知正統之說矣綱目於秦之滅周書曰入寇於晉宋諸君之簒位必曰某爵某稱皇帝廢其主爲某爵有弒其故君者必曰某主某弒其爵此亦足以正簒弒之罪矣而劉禪一日未降則以漢紀年厓山之舟一日未覆則以宋紀年君子之惓惓於存正統也如此其於春秋之義益講之至精原不欲輕以名予人也然當夫大命旣革而數天之下已羣戴一人而爲君則雖君子所不樂予者亦

不得不以正統歸之何者貶斥之權更無所託也且吾之所以示貶者已見於得國之初及其奄有天下則此一人者固儼然君也而況乎其子孫苟以其得國之不正而被之以竊統之名雖有聖賢繼起亦終無解其爲竊則推以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之例將必人輕其上而不逞之徒（眞有關世道之言）如晉之劉石宋之張邦昌劉豫皆得抗討賊之義以號於天下而弒逆簒奪之禍反公行而無以禁是論者之意欲以禁亂而適以長亂也夫豈可以爲訓哉今試問繼周而有天下（此下如雨後餘雨若



斷若續有官止神行之妙）者爲誰未有能越秦而及漢者也又試問晉以後誰實有天下未有不曰分南北者也是正統之與非正統固明白坦易而人所共知也而儒者乃各出臆見以持之亦見其惑也魏子闢東坡之說曰人以妾爲妻國人則妾之耳大夫士民而或爲盜旁觀之君子必別其爲盜而不齒之大夫士與民是殆不然斥其妾與盜之實可也并沒其妻與大夫士民之名不得也春秋於成風敬嬴之屬則旣書小君矣於楚之穆璽則並書楚子矣是聖人亦未始不以爲君爲夫人

而於國人何有由此言之魏子之貶斥一統之君至幷其子孫而不貸其是非亦大謬於聖人也哉

徐峻亭曰申說前篇未盡之意而議論更精確文筆更疎宕

繆虞良曰三論根據廬陵紫陽而特爲寧都箴砭論旣正當而文之俊快明辨足以濟之故能獨伸巳意而折諸家之聚訟



## 封建論

古者治天下之大法有三曰井田曰學校曰封建自秦以來井田則斷不復行者也學校則至今行之者也封建則有行有不行者也於是而論封建者紛紛焉說者謂井田不復則封建不可行而愚以爲學校誠興則封建無不可行何者三代之封建大抵因乎其故故周封千八百國而同姓之國不過四十兄弟之國止于十四而已若夫後世則其所欲封建者特親子弟耳建親子弟以蕃衛王室何不可之有苟身



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則猝有田常六卿之臣其何以相救此王莽之所以移漢祚也（二句者自是千古殷鑒）聚其族於京師而不使之有分土一旦有變則將無遺類此靖康之所以舉族北轅也然則有天下者豈可謂封建非長策哉乃漢一行之而反者接踵吳楚七國之變天下幾搖晉一行之而八王互相剪屠以致中原板蕩是以五代之間雖名爲封建而實受制典籤不異禁錮在上者防之如寇盜待之如仇讐而在下者亦往往出于叛逆由是遂以封建爲不可行嗚呼此亦可謂覩

其末而不探其本者也夫法立而弊生則當窮其所由弊之處彼帝王之子弟生于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任情自恣不聞讜言其于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端蓋有不知爲何物者矣而遽焉假之以事權授之以土地人民固宜其及於敗也歷觀前史所載如劉建高緯之屬乃至無復人理豈其性固異人哉抑所以教之者無其素故耳古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修身齊家爲先而尤加意於豫教以太子之尊而必使之入學齒讓凡所以輔導之具至備寧獨於庶



子而寬之後世學校之法名存而實廢惟東漢稍能修舉故其時賢王輩出皆恂恂有儒者風雖楚王英之不善亦特爲方士所誤耳故學校不興則子弟溺於不善欲以之君國子民不得也學校誠興則子弟習於善雖予之方面大權亦可也當漢之末造劉虞劉焉劉表各保有一州而邪烈因之猶得延漢祚四十餘年非其明效哉故人主而爲宗社計必先聚其子弟於學而盡所以教之之道然後察其可者而封之其不可者則置之受封之君與州牧同其考績而初不問之以私斯有股肱夾輔之益而無方命虐民之害安在封建之必不可行也苟以不敎之人而付諸民社之重勢必驕蹇不法無所顧忌稍裁抑之卽不勝其觖望而猖狂之謀四起小則百姓罹其毒大則國家爽其憂職是故也而徂以是爲封建咎不亦謬歟

繆虞良曰其論甚正絕似漢儒奏疏

湯子方曰似與柳州論作翻案然柳州是說正面此却是說反面用意未嘗不同勿被作者瞞過

## 限田論

聖王之治天下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偏陂不平
之患者非能設爲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也亦因乎時
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
衆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强而無弱者勢也智者
强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旣已
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
自爲智所役强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筆機關轉有風發雲流之妙）
而入于强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平若一哉故



但使人之智者强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
爲之愚弱者亦安爲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總
總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
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
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也而兼并之風遂日以盛
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
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
者以爲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
孰是說也幾何而不爲安石之周禮耶吾觀三代盛

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壥漆林而外大率盡歸
于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別受田二十五畝宜
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卽有若閒民之轉移執（看書有眼）
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于天游
惰不率敎之屬窮于已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
齊固自古而已然矣況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
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也哉凡事處積重難返之勢
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于擾民者彼口分世（至言）
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之耳蓋北方本土廣（卓識）



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横之後人民死亡畧盡其
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
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
再傳而其法當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
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爲不（奪田是第擾民處然前賢已論過）
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錐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故特以筆撥開）
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
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
一矣今之承事于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于

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徒
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
事彼將爲賦役所困而并不得安于耕其不可二矣
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
期月所可辦其閒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
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矣至于既行之後又當
鉤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
不可四矣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爲之限則徵債
之際必多窒閡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即今包租法也）



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
乃愈甚其不可五矣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名田
無過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于小民
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
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
民哉故夫以限田爲良法而欲行之者皆不審于時
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氣實經濟）
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
富民皆得推恩于貧民而貧民亦羣知自好而恥犯

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會井田始爲
仁政哉

吾吳于古爲蠻夷之地井田之政所不及然使三
代聖人欲行井田于此地亦必將窮而自止夫孟
子言一夫受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斯已多矣考
之周禮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
而餘夫亦各如之則是一夫之力約可治田百五
十畝也若吳中小民竭婦子之力不過可耕十畝



而亦無地可井安得而行此法不特此也即中原
之地以今日人民之多又安得多田以主給是向
使阡陌不開則民之飢而死者當不可勝計矣故
井田之變而阡陌此勢之所必至未可以爲商君
罪也而世儒往往飾爲高論欲復井田且謂井田
不復則王化不行然則是井田而外將先王之禮
樂政教舉不足恃耶吾謂後世之不古若者在乎
君德不純與造就人才之道不盡而初不係乎井
田也抑又思當日之學士如七十子之徒亦皆坐

而食租衣稅未嘗耕也亦未嘗闘其仰食于官度必有如今日之佃戶爲之代耕者矣夫使富民任賦役之事而食其羸餘貧民安耕鑿之常而効其牛入似亦不失其平而後之儒者動以田主爲豪强兼并之徒而思所以抑之豈將率天下而爲老農耶且使人盡爲農則諸君子又何藉而能著書立說耶吾意必如武安之請魏其田方可謂之豪强江都及仲公之議大抵亦爲若輩設耳然朝政淸明則此輩自不敢肆否則其禁但行于民而此



輩巧詐百出人亦莫敢舉發其弊仍無益于事也況此輩爲害大抵先及富民其故又不獨在求田及其惡貫既盈而近者及身藉沒遠者子孫塗炭則雖原田每每彼亦豈能久據哉故欲藉限田以抑豪强抑末矣 自記

繆虞臣曰讀書論世了然于心亦能了然于手非胸有智珠筆能游刃者未易臻此

施覺菴曰因時勢而善補救一語可破迂儒之論而行文亦神似眉山

# 蓄齋集卷二目錄


論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三正

剪商

隱公非攝

滕子來朝

宋之盟

春秋譏二名





奔者不禁

以國服爲之息

# 蓄齋集卷之二

## 論

###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易之爲道陰陽而已矣乾陽也其德剛以舒坤陰也其德柔以慘二者勢若相反然陽不得陰之助無以成歲功陰不承陽之施亦無以育萬物故曰獨陽不生獨陰不成未有可耑于一以爲功者也夫陽以健爲質其確然不牽于陰柔宜爲聖人之所取然如乾之上九居陽之極則爲亢龍而有悔是陽猶不可獨



任況陰乎苟其羣陰類聚而不惟陽是從則否閉之象于是乎見非地道之正也君子所以貴渙其羣也坤之彖詞有曰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吾嘗三復其言而竊有疑于朱子之說夫自東南以至于西皆陰位也故坤行于西南則爲得朋自西北以至于東皆陽位也故　行于東北則爲喪朋是固然矣然聖人本旨豈謂坤之宜行于西南而不宜行于東北也哉試觀周易一書大抵遇陽爻則多美辭遇陰爻則多戒辭以陰應陽則其占恒吉以陰比陰則其占恒凶其

于剝復姤夬之間蓋未嘗不三致意焉是聖人初不欲陰之以類相從也是故其得朋也正其所以失也其喪朋也乃其所以得也如以得朋爲得喪朋爲失則比之六三上下皆陰可謂得朋矣何以有比匪之（援證確切使人心開目動）傷剝之六三獨與上九相應可謂喪朋矣何以翻得無咎也哉且以人事言之陽爲君爲男子爲君子陰爲臣爲妾婦爲小人臣一心以事其君妻一心以奉其夫小人一心以聽于君子此天下之正道而家國之所以常保也使臣皆朋黨比周以罔上妻與妾媵（人有此）



相結以行私小人羣飮爲非或執左道以惑醜類則（說却難寫得如許俊快）其禍必有不可勝言者吾不知聖人果何取于陰類之相聚而顧以此垂訓也其于履霜堅氷之戒不旣相悖矣哉夫所謂先迷後得者謂陰先陽則迷從陽後則得也使坤必行于西南以從其類則是背陽而馳矣豈後順之謂乎且古之善言易者孰如孔子孔子言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則旣明言喪朋之爲有慶矣必從而爲之說曰能反而之西南則終有慶吾恐聖人之詞意不如是其紆曲也（所謂信傳不如信經）

或曰聖人于蹇言利西南不利東北于解言利西南皆取西南而不取東北何獨于坤而反之曰夫言各有所當也蹇在險中解則方出于險是皆利于去險就平者西南地平東北地險故取象言之非謂地道宜此而不宜彼也以此爲得朋喪朋之證謬矣王輔嗣曰陰之爲物必離其黨之於反類而後獲安貞吉可謂深得聖人之意者哉

繆虞艮曰綜全經之義以解經最得聖人抑陰微旨證以人事更見確切



施覺菴曰不啻仲翔說易亦是紫陽功臣

沈雪堂曰說得透折得倒口若懸河筆如鋒刃猶見管公明清酒三升時也

## 三正

三正遞行于三代世遂謂建寅爲夏正建丑爲商正建子爲周正不知三正不自三代始也啟征有扈數其罪曰怠棄三正則是唐虞以前已皆用之矣獨是正朔必稟于天子則當日有扈氏所宜奉者夏正耳卽建丑建子俱非時王之制而不可用乃啟不惟曰怠棄正朔而曰怠棄三正何哉蓋三正皆古聖人所定一彼一此風俗之相因已久則無不可仍而用之所謂改正朔者特天子之布政令于諸侯與諸侯之



敷奏復逆于天子則用王朝正朔而其在國中固不必盡同也杜元凱春秋後序謂汲冢書紀年篇自三代王事而外惟特記晉國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則隱公之元年正月也皆以夏正建寅之月爲歲首今考左氏所書晉事年月大抵經傳異文此亦晉用夏正之明驗始嘗疑之及觀祝佗之語萇弘謂成王命唐叔以唐誥而封于夏墟啟以夏政疆以戎索乃知晉之用夏正正所謂啟以夏政者夫固有所受之非敢于倍王制也周之諸侯可以不用周正則夏

之諸侯亦可不用夏正矣然而天子巡狩必有事于協時月正日者何葢古者月朔雖頒自天子而列國亦各自爲歷春秋時魯曆不正至再失閏則其正朔之不能盡同可知協之正之者所以考證曆法之謬而非謂三正之不可錯用也卽如周詩亦多以夏正紀月洪範記于周史猶稱惟十有三祀雖王國亦時用夏殷之制豈其禁切侯國槩置不用哉有扈氏怠棄之實雖不可得而知意或如魯之不視朔及秦以十月爲歲首之類啟葢以其非聖無法罪之故兼言三正于此見先王立心（見地高）之忠厚而用法之寬大也

繆虞良曰胷有疑義必求其說以釋之想見其讀書時無一點鶻突也

汪武曹曰考據精詳筆意古朴說經如此豈讓匡鼎解頤



翦商

太王英雄之君也方爲獯鬻所逼流離竄徙而旋能擴其土疆使敵人喙服其智深勇沉何如哉要不可以純臣之節律之也詩稱其實始翦商雖不必有其事而不必無其心說者顧欲爲太王諱而謂奚斯特以己之私意誣其先君嗚呼其亦已迂矣夫不以天下動其心而始終臣節者惟文王之至德而後能之（領筆有臣有峯峦之勢）豈可槩望諸太王耶且世之爲太王辨者其說有二一則謂太王方間關險阻安得遽萌異志一則謂太王正當武丁中興之世無所庸其覬覦不知此皆似是而非之說也（筆力高入）從來豪傑舉事豈必積累有素而後成王業哉漢高帝起徒步而立爲天子不過五年唐太宗興晉陽之甲以取天下亦不過數年他如拓拔珪高歡宇文泰皆始無尺寸而卒就大業葢得時乘勢若此其速也曾謂太王之才顧出數君下而必俟之遲久耶若夫時世所傳尤不可信嘗考諸載籍太王遷岐在小乙之二十六祀又三年而武丁立武丁在位五十九年傳子祖庚在位七年傳弟祖甲祖甲

之二十八祀而太王卒。盖自遷岐至卒凡九十七年。而前此又不知立幾年矣。信斯言也。是太王享國殆百有餘年。何以周公作無逸。但言三宗文王享國長久。而不及太王耶。吾意太王之立。必在武乙之世。（確論）（讀書論世眼光獨到此武）而記者乃誤以為小乙耳。（斷者此）武乙為雷震死。商道日衰。太王以雄傑之姿。轉弱為强。而環顧其家。復踵生賢聖。是以當天之眷。因宜其有翦商之志也。史記載太王之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當是時。周之國勢已寖昌矣。太伯又非不克負荷成業者。（推陷入微）而太王必欲傳位季歷。以及昌。以冀其興。此其志不在小可知矣。觀夫詩書之文。莫不以代商受命。頌揚其祖宗光烈。且曰無墜天之降寶命。曰毋墜我高祖寡命。則知武王周公之聖。亦未嘗不以天下為重。而其所以經營王業者。不可謂不久矣。但其積功累仁。以俟夫時之自至。而未嘗遑志于兵爭。此其所以與後世異耳。況太王崛起西陲。已非商之故封。其為君臣之義微矣。（太王作用不同光）苟勢有可為。（明正不必以斷商為諱）亦復何所顧慮。而不欲速成王業哉。奈何以文王服事之故。而并謂太王王季皆無利天下



之心也。奚斯去太王雖遠。而周家祖烈在人耳目。其言必信而有徵。朱子獨取其說。有以也夫。

繆虎臣曰。據史籍尚論。皆於無字句處生出意見。是真善讀書者。筆亦縱橫如志。

何未君曰。引經以斷史。援史以證經。具見尚論之識。而行文亦老氣無敵。

## 隱公非攝

春秋三傳皆以隱公爲攝歐陽子論之曰隱公非攝也使隱而果攝則孔子必不書爲公孔子書爲公則其非攝無疑矣而其後蘇子又曰非也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二者將安取衷哉夫欲知古人之行事惟考信于經傳至傳又不足信而一斷以經此其論甚正而惜乎其辨之猶未詳也古之人蓋有生不王而死王之者矣大王王季文王是也亦有



生不公而死公之者矣秦之竫公是也隱公卽實攝而生則當其位死則祔于廟桓公公之國人公之孔子安得而不公之故但以書公決其非攝猶無以大服乎天下此蘇子之說之所自來也(中言歐說之未詳)吾以爲欲明隱公之非攝當詳論其平日之言與事夫所謂君薨而(以下詳)世子未生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爲攝主其將遂同于正君乎抑必且明言其爲攝也(辨蘇說之非)王莽之簒漢也由攝而假而後卽眞眞與攝之不可同年語也久矣夷考左氏紀隱公之言一則曰寡人再則曰寡(言證)

人攝者固如是乎且其言曰子生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然則特以世子未生故有攝主世子既廟見則當奉世子爲君而退就臣位矣季康子之在位也南孺子之子未生也正常既告而康子不得不請退矣(卽其言而覈之據公意亦無辨)惠公之薨桓公生已數年而隱顧儼然居南面又遲之十一年而不反政(事證)攝者固如是乎夫攝主雖古人所有然當此任實難以周公之聖憑叔父之尊居冢宰之位而攝行政事初無僭名犯分之嫌然而三叔流言于下成王疑之于上而周公亦不能



安其身矣計桓公之年不下于成王其心之忮刻又百倍于成王(又以情理決其非攝)隱公乃攝位十年而內外無間言鍾巫之弑桓猶委罪于寪氏而爲之祔廟成之爲一代之君此又勢之所不得而情與理之所必無也或隱公緣惠公有愛少之意而欲傳國于桓如宋穆公之于與夷則有之矣穆公常曰吾立乎此攝也然天下未有以穆公爲攝者何獨于隱公而謂之攝哉總之攝之爲言生于隱之不書卽位然據左氏傳有元年冬十月改葬惠公之文則惠公之終與隱公之始尙有

所不可知如歐陽子所云者闕疑可也若夫三傳捃
摭諸說則前輩顧子寧人辨之詳矣

冷秋江曰盧陵之論甚正自眉山之論出而學者
惑焉得此俊快之筆據言與事而反復辯之可以
決千載之疑

沈禹讓曰清辯滔滔雖哀梨并剪無以方其爽致
當與歐蘇兩論並立爲三



## 滕子來朝

聖人之言行平易正直未嘗有矯世戾俗之爲也其
作春秋也固有褒貶之義存乎其間然其所褒者不
過書君書大夫書字而已其所貶者不過人之而已
名之而已經書衛侯燬滅邢書楚子虔誘殺蔡侯般
諸侯而生名所以示貶也然亦從其實而爲之辭故
吾之意明而人亦得以徵信安有蔑天王之班爵而
擅爲黜陟以罔天下後世者哉滕之見于經也隱公
之册皆書滕侯矣及桓公二年則書滕子來朝杜氏



謂其爲時王所黜而胡氏非之謂夫子惡其黨惡故
黜之甚矣其失夫子意也夫弑君之賊雖曰人人得
而誅之然但曰得誅之云耳非曰不誅之即爲黨惡
也惟上而天子下而方伯則與有責焉滕國小力微
無方伯連帥之職夫子當必不以討賊責之且諸侯
之事以赴告册書爲斷故夫子于鄭伯髡頑之卒楚
子麇之卒皆不正其篡弑之罪隱之弑也桓既委其
罪于寪氏矣其赴告之文可知也滕素服屬于魯新
君即位而相朝固小事大之禮宜然耳何貶之有借

曰可貶則亦因事一書以見義可矣何至終其身并其世世子孫而悉貶絶之使不得守其先君之班爵哉夫以一見惡人之故而至終其身并其子孫而悉加貶絶彼身為弑逆之惡者又將何以加其法哉況桓公即位之後首與鄭伯會盟獨非見惡人乎鄭獨不可以討賊乎論其力足以討賊則鄭強于滕論其黨惡則會盟不輕于來朝而鄭又先于滕今于鄭無貶辭而獨以罪滕抑又何說也以是治諸侯吾見其政刑失平而諸侯之不服滋甚耳何足以為春秋然



則滕何以降而稱子曰杜氏謂為時王所黜是矣胡氏之說曰使時王能黜諸侯則春秋可以不作矣是大不然當日周室雖衰猶不至若漢獻唐昭受制于強諸侯一不得有所為也其曰號令不行于天下者亦謂莫大諸侯有令之而不從者耳若滕薛小國則其藉天子之聲靈實甚如紀有齊難而思因魯以假寵于天子衛州吁弑其君而思因陳桓公以得王覲鄭公子忽在王所而陳侯請妻之不寧惟是以晉武公之強也盡以寶器賂釐王而始得為諸侯以鄭之悍也首止之役喜于王命而背齊迨至平邱之會名陵之會可謂周之末造然猶必奉天子之老以將事則周豈遂無足重輕于天下況其在隱桓時乎故滕侯之降而子也薛侯之降而伯也杞侯之降而伯且子也皆時王所黜也吾觀春秋所書爵命族氏之等差莫不一稟周禮葢當諸侯大夫僭亂之日而夫子一以王制裁之是謂托天子之權耳天命未改夫子敢自行天子事乎若天子命之為侯而夫子顧貶之為子則無論其貶之當與未當而為下倍上之失夫



子先自蹈之矣又何以責諸侯大夫之僭亂哉故曰非夫子意也嗚呼學者不能平心以逆聖人之志而以亂名改作之為窺聖人孟子所以惡夫鑿也夫

繆虞良曰援據義例而折衷之詳而不煩曲而愈暢詞甚辯而氣甚王得於廬陵眉山二家深矣

蔣芳似曰論一事而貫穿全部春秋在內詞源滾滾具有韓潮蘇海之觀

宋之盟

吾讀春秋至宋之盟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此春秋戰國升降之機乎夫兵之不可弭子罕論之詳矣然猶有未盡者葢子罕特主宋而言耳其實豈特小國(篇議)畏晉楚之兵威而後能安靖其國家哉自城濮以來(論從此翻出)楚有晉之忌而不敢過用其民力晉有楚之忌而不敢侵敗王畧以失諸侯之心(句中有眼)故其間雖有驕君悍臣而諸侯一有不睦則莫不悔且懼而思增修國政以來之彘子曰由我失霸不如死欒武子曰不可以當



吾世而失諸侯知武子曰修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雖所趨不同而皆以國事爲己任若此葢晉之君臣(文勢嘹喨)其才智不能有加于楚惟其與楚爲難而大懼己之不競以爲笑于天下是以其思慮所及常在敵國外患而不暇于營其私雖欒黶之侈猶能降心以相從此晉政之所以不替而王室之所恃以無恐也(歸結到王室所見甚大)今晉楚既平而晉楚之從亦得交相見于是晉君意不在于諸侯而聽其卽楚楚滅陳蔡而不能救魯人出其君而不能討唯是淫女色侈臺榭以適己意而其大夫乃得以其間黷貨事戎厚自封殖公室日益卑私(鍛入骨髓)家日益盛不數年而諸侯咸貳昭定之間遂氷散瓦解互相侵伐則戰國之形已於是乎成矣向使晉楚各治兵相攻則猶當有所顧忌以綏輯諸侯其禍豈遽至于此哉夷考是盟以後楚靈始合諸侯以伐吳其後殆無寧歲終于入郢之禍而晉亦歲有事于諸戎其小國朝晉暮楚無日不勤于道路而因以喪其身亡其國者踵相接也是名爲弭兵而實則兵之禍(推論)乃愈烈葢雖向戌亦爭自悔其計之失矣吾嘗謂春



秋之大勢有三變桓莊以前王靈雖不振而天子猶能自行其討伐迨齊桓晉文起則天子直拱手聽命而已然而翊戴之功不可沒也至城成周之役荀躒魏舒相謂曰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則遂無復有恤宗周者以是觀之周之衰由於諸侯之合而其亡也又(即政在諸侯大夫之分)由于諸侯之散夫宋之盟則固其散之兆也哉

繆虞良曰目光所注射腕力所經營皆人未及到處洵有軼羣之才

王諟昭曰識高而骨秀法細而氣雄令人(愈讀愈覺其妙)

## 春秋譏二名

二名不自春秋始也畧舉其著者堯名其子曰丹朱舜名其子曰商均周之先王名亶父他如皐陶庭堅散宜生皆二名也彼皆聖賢也而爲之則二名何譏哉且周公稱制禮之宗而其子名伯禽孔子之父若母亦皆二名無論孔子志周公之道必不以周公爲非苟其譏之將并譏其父母耶夫孔子作春秋將以垂百王之典則其所褒譏莫不有關于綱常名教禮樂刑政之大然所以發凡起例而爲之說者葢有異情而同詞者矣區區二名曾何關于得失而必爲特起一例以曲著其譏亦可謂煩瑣細碎而無當于勸懲之數也彼葢以一字之筆削孔子必非無意而忽焉見仲孫何忌之爲仲孫忌魏曼多之爲魏多求其說而不得則遂以爲譏二名而已矣殊不知筆削雖斷自聖心然歷年既久傳寫非一豈必無簡脫之誤學聖人者亦務觀其大意而已因一字之偶缺而必于無義例之中求義例則公羊子之鑿也

繆廣良曰短幅中具俊快之致如鶻下秋空



錢夢得曰可與諱辨並傳

吳羽吉曰看得破說得出雖公羊子復生亦當心折

## 奔者不禁

聖人之政本乎人情因乎土俗有不可以執一論者如周禮媒氏職曰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夫淫奔大無禮之事也後世猶嚴其禁而聖人顧寬假之且顯然著之於令何哉蓋聖人於此固有大不得已者而將以不禁深禁之也周之先公與犬戎相出入邠岐畢郢之間大抵多昆夷故壤其風俗之不美舊矣古公以來賢聖相繼所以躬行倡率而委曲化誘之者豈不備至至於文王而始克變其



淫亂之俗然迄今觀二南所載如摽梅行露之詩又何其駸駸乎有不可終日之勢也夫以王化大行之日而婚姻稍不及時即不免有強暴之辱至致速之獄訟豈非移風易俗之難雖聖人亦有無如何者歟聖人以爲吾與其有禁之名而終不能絕其奔之實(數語有振衰警頑之勢)不若姑寬其禁而徐使之自不至於奔是故寬之於中春使夫懷怨曠之悲者謂吾固可以稍俟之於後則平日之犯吾禁者寡矣而又其時媒氏掌司萬民之判會男女而計其匹偶其父母懼有意外之失亦將俯從男女之情而不過爲求備則婚姻之不及時者旣鮮而奔者不將自絕乎故曰以不禁深禁之也昔武王作酒誥而顧開其端(好證佐)於羞耇饋祀非即此意哉世儒不察其意乃曲爲之說曰於是時而有奔者其父母不禁則罰之夫父母豈樂其男女之奔者而禮教防閑之密又未可槩責之里巷小民以此罪其父母亦過矣且奔亦何時不宜禁而獨於中春言之豈中春宜禁而過此皆可不禁耶夫民猶水也水方漲吾導之使有所洩其勢自殺矣壅而遏之則必有



潰冒衝突之患後世法禁至嚴而淫殺背畔之事往往見告此亦可見徒法之不足恃矣況以俗之本不美者而徒欲以法禁整齊之亦見其惑也使其可禁聖人豈不欲槩爲禁絕哉顧其勢有所不能焉耳雖然吾觀春秋之世淫奔者公行而無忌如貿絲之婦人其去也不追其來也不拒若以爲無足怪者毋亦緣此而踵爲故事歟夫聖人之化民主乎革心故嘗優柔浸漬而不欲切之於其外然其流失猶如此苟(補筆自不可少)德化不逮聖人而復不嚴爲之禁吾不知其將何所

底止也然則大車檻檻之治又曷可少哉

錢夢得曰文氣雄健而排宕足以方駕坡仙

王邦莊曰男女之坊至宋而始嚴前此如司馬長卿之於卓文君猶載諸史筆以爲佳話則習俗可知矣且衛都朝歌係紂淫地何以武王之誥妹邦但諄諄以酒爲戒而無一語及于戒淫豈不以爲非法所能禁耶此作泝源窮流推論入微能使聖人心事千古如見可謂絕世才識



以國服爲之息

儒者講求經術得見之行事者鮮矣幸而見之行事又不勝其謬戾至爲世所詬病於是因行之者之誤而幷疑聖人之言爲不必然嗚呼古聖人之遺經幾何而不以釋經者亡耶昔王安石祖周禮以國服爲之息一言而剏爲靑苗之法流毒徧天下而北宋遂以亡豈周禮之能亡人國哉亦彼自不善學周禮耳而說者遂力詆周禮爲非聖人之書或則以私意穿鑿而曲諱其說嗚呼其亦弗思之甚矣夫聖人之道萬世無弊而其法制則固有可行不可行之時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此至論也使不論其世而欲以結繩之治施之三代以下則勢必至于大亂亦將以此追咎古人耶當周之世王畿不過千里而公卿（上下千古燎然如指之掌）大夫士之采邑出其中天子所自治之地至少也其時之民自鄉長里宰層累而上之以達于王戶口可按籍而稽也其民之業自一易再易以及園廛山林川澤百工技藝下至閒民無常職者莫不各有所賴貧富不甚相懸也其官長

與民相親如家人父子卽府史胥徒之屬亦皆可愛而重犯法無意外之侵漁也故一有緩急則民之稱貸于公家猶之稱貸於私家耳況其息以國服意亦不過量征其力役以輔公句所不足而已非他有所利也豈可謂非便民之一術哉若夫後世則遠不同矣四海之大兆民之衆而統於一人雖百官有司之職而民之視之猶帝天然其民之富者比封君而貧者至無立錐凡其願稱貸於官者自非爲鄉里所棄計無復之之人必不樂與官爲市也此而欲責其償



且欲責其息難矣且聖人之意主於便民故特從民（又從此意處出）之欲偶一行之耳（不同）若安石則意主乎富國故奉行者務廣其額以爲功而不得不有抑配之事不得不嚴保任之條此弊政所由百出也夫自三司而轉運使自轉運使而郡而縣其始也轉相給發其繼也轉相輸將卽官吏不至侵漁而耗費已不貲矣又況出納之際有司旣公行尅減而胥吏復因緣爲奸則有貸之名而無貸之實國家之所贏僅一二而民間不啻倍稱其息欲民不窮而天下不亂豈可得哉故夫青苗之法未始非卽泉府之法然而不可行者（通篇結穴）古今異宜也嗚呼善學周禮者亦貴乎得其意而已苟得其意而善用之卽泉府亦仍有濟于世如朱子之社倉非其遺意歟否則雖井田封建皆可以亂天下也後世欲行周禮者安石而外如王莽宇文周及明建文帝皆是也而皆亂亡其國惟其不知變通故也豈周禮之咎哉

錢夢得曰推其所從生究其所終極眞具讀書論世之識

# 蓄齋集卷三目錄

論

皐陶
五伯
趙文子
張葛諸君子
陳平
四皓
王賀
秦檜上
秦檜下
李東陽



# 蓄齋集卷之三

## 論

### 皐陶

唐虞之世四岳九官十二牧之屬莫非賢才而論語稱人才之盛獨以禹稷契皐陶伯益當之豈非此五人者皆具聖人之德而功在萬世者乎且當日陳謨于廟堂之上惟禹皐陶爲多其後帝欲禪位于禹而禹之所推讓亦惟皐陶則皐陶之德不尤盛矣哉乃禹既受舜禪稷契伯益之子孫亦相繼有天下而皐陶則於魯文之五年已斬焉不祀何食報獨若是之嗇也（先著此數語便見通篇議論多活）夫聖人之行事固未可輕議而感應之說索之冥漠之中尤不足以此論聖人然嘗試迹而求之禹平水土其功最爲顯赫故及身而王契明人倫稷教稼穡功皆不下于禹故其子孫相繼而王雖得天下之遲速長短有不同而要皆廟食百世與三代相終始天之報之可不謂隆焉益烈山澤佐禹治水雖意在仁民　而不免害物故秦之興也亦如火之燎原未久而撲滅若皐陶之後惟英布起于黥徒一王

淮南而又旋以反誅毋亦以用刑之故歟大抵上帝以好生爲心故雖虫蛇惡物爲民害者亦未嘗不欲其並生而不絕其類于天下苟剪除過甚則亦足以傷天地之和皐之明刑固惟好生之德而出之然使上服下服之間微有一念之過于執法則人之受其害者已多觀夫三苗弗率而帝謂皐陶方施象刑其所治之廣若此則皐雖克明克允而亦豈必無一端之失當且即使一無所失而以鞭朴宅流之用較諸水火教養之施其及人之淺深吾知必有間矣此所



以以皐之盛德而其食報不特不克與禹稷契比隆而并不逮夫伯翳也夫以邁種如皐刑期無刑如皐而天猶靳其報若此則吾不知夫後之淫刑以逞而草菅民命者又當何如也嗚呼世之君子有刑名之責者其可以不盡心哉

禹之治水其功顯契之明倫稷之播穀其澤長功顯故報亦顯澤長故祚亦長遲速長短之間天亦若巧爲斟量焉若夫楚人一炬掌火者竟以火終當刑而王司刑者亦以刑廢豈非天實借聖人以示警哉世之君子必將罪余爲小夫之見穿鑿之言然觀左傳論列國之興廢往往推本祖德是或一道也則此論亦何必盡非 自記

繆虞良曰此作者有爲而言之微指自在一結觀者勿泥辭而失意

馮孟容曰借聖人以示警自是立論本旨而其鑄局之緊嚴用筆之圓潔皆入八家妙境迥非凡手可及

## 五伯

世之言五伯者不一有通三代言之者杜氏所謂夏昆吾商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有斷於春秋言之者趙氏所謂齊桓晉文宋襄秦穆楚莊是也而其他傳記之言又或以闔廬爲伯或以勾踐爲伯於是有進闔廬勾踐而退宋襄秦穆者有獨進闔廬而退宋襄獨進勾踐而退宋襄者亦有獨退楚莊而進吳夫差者然則春秋之五伯似未可爲論定也吾以爲春秋之伯其實止有齊桓晉文耳則合昆吾大彭豕



韋而稱五伯其說較長然夏商之事不可考而特就春秋而論則臺卿之說要不可易也夫所謂伯者固貴其能扶獎王室然大抵亦惟威力是尚耳桓文安內攘外功蕃區宇誠非秦穆楚莊所敢望然秦長西戎楚抗中夏亦各爲諸侯所畏服故曰晉楚齊秦匹也則秦穆楚莊之得稱伯也亦宜惟宋襄功烈不如桓文强大不如秦楚被執于盂傷於泓以卒宜若不足以稱伯然自晉楚齊秦而外山東之建國亦未有强於宋者當夫齊桓既没晉文未興宋固嘗盟曹南

盟鹿上儼然爲中國盟主矣雖其事不終然諸侯之所以不盡即於楚而楚之所以不能遂伯中國者不可謂非宋襄力也安得而不列之爲五伯哉且夫齊桓之以孝公屬宋襄固知宋襄之將繼伯也楚之圍穀閼緡以二國嘗伯諸侯必痛之而後服也晉之所以一戰而伯亦齊宋先不肯下楚以致之也終春秋之世宋雖與楚出入而倔强之意固在彼蓋自負爲伯國之餘故其心常有所不服覩於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而晉亦並從其請豈非以其先皆爲



盟主而優之也哉然則當日之稱五伯其以宋襄與焉審矣若闔廬雖能覆楚而未嘗主夏盟夫差與晉爭盟而遂亡其國何可謂伯勾踐雖云橫行江淮而不能爭衡晉楚且其僻處東海以淫名聞天下使桓文有作當在所必膺吾故寧取宋襄而不取勾踐也或曰越與秦楚一也秦楚既可許而奚獨外夫越曰秦穆賢君也時無晉文則勤王之勛將在秦矣楚莊之稱伯非義之也爲其與晉迭主夏盟也越雖强能如楚之文成乎文成尚不得稱伯而况勾踐乎且五

伯自當以春秋時爲斷勾踐後起不得以躋其列

繆虞良曰進退五伯處於史策中確有所據非漫然下筆者

施覺菴曰與宋斥越如老吏斷獄使人無可置辯筆力既健而章法亦復緊嚴



## 趙文子

趙文子晉之名卿也生平小心謹愼未嘗有過其爲國也務在息事寧人而不求赫赫之功可謂賢矣然而不免于偷宋之盟晉楚爭先此國體所係而不可以苟焉者也方向戌以弭兵來請晉宜告之曰此固寡君之願也弟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楚君若猶惠顧周室而綏靖諸侯則寡君不敢失吾先君之班爵如此則諸侯皆明于尊王之義使楚能聽我大善使不能聽而稱兵以害我則兵之不弭楚任其咎而於晉未有失也奈何當日往來成言竟不一議及此及乎臨事又徒以諸侯未有先晉爲言則不惟楚人無王而晉亦已不知有周室矣遂畏楚氛之惡而使楚得志于晉號之會又讀舊書加于牲上則是楚常先晉也而可乎甚矣其偷也向使先狐欒郤諸人當之豈肯苟且遷就而出于此哉其後劉子及秦后子皆以其語之偷而決其將死雖曰老將智而髦及要亦其性之所近也蓋彼少遭患難又親見欒郤之禍故志氣消沮而無遠畧若此卒之晉君耽于逸樂不恤國

襄王詞嚴神氣百倍

確甚

詞見底裏

政其大夫貳偷之不暇以至于亡皆文子之偷有以
啟之也

王來嘉曰論旣精卓而文勢復極雄壯覺尺幅中
具有潮海之觀



張葛諸君子

三代而上聖人先後相望而三代以下則無人謂此
氣運之薄而吾謂不盡然也孟子曰五百年必有王
者興自今觀之如漢之高光唐太宗宋祖明祖皆具
有聖人之才者也特其起于草莽長于勛貴而學問
之功無聞故不能媲美湯武耳且聖固有不同彼堯
舜文王周公孔子乃所謂聖而不可知者誠非後人
所敢望若伯夷伊尹柳下惠之爲聖則後之君子豈
遂無其匹乎如漢之留侯武侯慕容燕之太原王恪



唐之郭汾陽李鄴侯宋之程明道李忠定宗忠簡岳
武穆孟忠襄皆其選也或曰武侯有王佐才郭汾陽
無愧大人明道明睿同於顏子之三人者猶庶幾可（十人中安放滿三）
（人妙）語于聖焉若留侯之䄣于伯鄴侯之䄣于仙慕容恪
猾夏之雄李忠定救時之相而宗岳與孟特一時之
良將耳謂之爲聖則聖不比肩而立乎曰吾固有說
（說得聖人分量出局勢亦闊大）
也夫聖人者必有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有
所不爲之心以立其本必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而
足以朝諸侯有天下之德以遂其用其外有與時偕

行之迹而不詭于正道其内有克勤小物之實而不貢于非幾故非才全德備而適于時宜者未足語乎此也今若此數公者皆能不以天下動其心其才又（總論十人）皆足以大有爲而考其生平又無遺行之可議則亦可與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人同年而語矣且夫留侯之事儒者所最不滿也（分論七人錯綜變化合看入妙）其散財結客近俠追羽固陵近詐從赤松子遊近詭然皆所謂時至義起者耳吾于其博浪一擊而見其心之誠氣之正垓下之會棄小信而濟大難定大業益雖孔子亦必爲之矣聖



人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者哉至于道引辟穀則與鄴侯之神仙汾陽之聲色無異皆所以自晦也太原之輔幼主幾于周公之輔成王忠定之匡時濟變使其成功伊呂何加焉宗岳孟三君皆有體有用可以斡旋天地者也豈區區堪一將之任者獨惜夫武穆不能稍自晦以取殺身之禍耳然其可以廉頑立懦豈出西山餓夫下哉夫伯夷伊尹柳下惠以孟子一言而後世稱之爲聖無異辭使數公而得遇孟子吾知其稱許不在三聖人後也而世之人顧皆以其近而忽之可慨也夫

楊大瓢曰此文驟看似剏反覆細觀中間一段議論便已探龍頷而得珠所以横說豎說皆在箇中要之聖本非一就一路做到極處即便是聖無論此十君者皆千古立極之人可以無愧即十君而後豈遂無其人哉予與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又曰舜人也予亦人也亦在人之自力耳此論一出開後世作聖無數法門有功世道不小

鄭賈生曰合十人作一論疑其繁重難于措筆文



却寫得如此開拓分合布置不漏不支傑作也

## 陳平

沛公與項羽會鴻門亞父畫謀之甚急而沛公卒得脫去人知爲張良樊噲之謀而吾以爲陳平之力實多焉何則當沛公起如厠後項王固嘗使都尉陳平召沛公矣平智者也豈不知沛公之將去者使其爲項王急之則百沛公不得脫矣卽或沛公已去而平苟立入言之項王吾見亞父主之于內而項王之將如雍齒鍾離昧之徒引其精騎分道追躡沛公又安得馳至軍哉余何聽其馳二十里至軍而張良始入



謝吾不知此時陳平何以復項王也蓋沛公之有天于氣平知之素矣故雖身爲項王臣而實欲自結于沛公又知項王之蹶而易欺也是故敢于縱之使去（筆筆將無作有却筆筆若理近情）厥後平走脩武降漢而漢王遽與之同載使典護軍不可謂其無因而事魏不中事楚不信漢王之疑亦豈盡因諸將之讒哉夫爲人臣而懷二心者雖有功于我而必重疑其心覩于高帝臨終謂陳平智有餘然難以獨任則帝之始終疑平可知然于丁公則斬之于陳平則任之者固以其功多且智謀可用也史于曲逆世家深沒其文而特著此一語于項羽紀中殆所謂微而顯志而晦者耶

繆虞良曰于故紙中忽發新意牽連證驗便若實有斯事是能于無字句處逆透眼光者也

盧聖臺曰史公于百忙中著此一語定非無意平固智士豈不識成敗之局謂其欲自結漢王自是確論非莫須有之獄也若其用筆之妙尤不減東坡海外文字

四皓

四皓隱於商山高帝求之數年四人深自匿其後卒應太子之聘從太子入朝而太子遂得不廢或者曰四皓可以厚聘而出不足以爲四皓矣吁此何其小于視四皓也夫賢人君子之處于世豈其枯槁苟而已哉然而入山惟恐不深者誠懼夫世之不足與有爲而其身之徒辱也使其内之無失乎吾身而外之可以定天下之大計則吾何爲不出（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劉項之禍生民之塗炭極矣今瘡痍猶未復也夫立國日淺而遽欲



以愛易太子使小弱者爲天下主其不足以服人明矣且惠帝之仁孝恭敬天下所共知也呂后之鷙悍亦天下所共知也惠帝立則呂后當不至有異心不然者帝雖能易太子其能去呂后乎呂后既不可去則趙王雖立呂后能束手待斃乎吾知其亂必始于（筆力雄健不讓老泉）宮闈而將相大臣及齊代吳楚諸國乘隙間釁環顧而起則劉項之禍必且復見于天下然則太子之廢立其所係豈小哉故使四皓而庸人也則已耳四皓而既爲天下賢人縱不爲一身計未有不爲天下計者彼知帝之徵之素深則一出而輔太子太子必可以不廢太子不廢則天下可以不搖天下之事無大於此者矣此四皓之所以出也况乎卑辭厚幣以招之交以道矣處之賓師而不臣接以禮矣是可以出而出也非成功立而去之卒不以寵利易其志是可以去而去也其出處之正若此而又何議焉若夫惠帝早世（晴彼之之說）而呂氏卒亂天下天也又豈可以是咎四皓哉或又有謂留侯所招非眞四皓者則其見尤陋夫高帝何如主而可以疑似嘗試者以留侯之智豈其



爲此行險僥倖之事蓋亦惟其小視四皓故疑四皓必不肯出而留侯乃出此下策也

繆虞良曰四皓一出所關甚鉅使徒終老商山其去樵夫野叟能幾何哉此文可謂能見其大

施覺菴曰議論正大筆力高卓得此可廢從來諸說

王賀論

漢王賀爲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今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其後孫女政君爲孝元皇后王氏以外戚貴盛卒成王莽之簒人皆謂賀陰德之報湖南丁氏論之曰盜者王法所不赦使賀果能捕盜除一方之害則陰德孰大焉而乃泛于縱捨以冀後世之興謬矣且賊莽簒漢舉族誅夷賀竟不祀陰德果安在哉黃子曰此未足以服賀之心而杜徼福者



之妄念也夫人之無良至于爲盜固所宜不待教而誅者然漢武時之羣盜則實有可原賦斂繁重征戍迭興而又信任酷吏動見夷滅蒼民不聊生久矣其相聚爲盜以僥倖一時之不死特出于不得已耳觀夫繡衣一出而羣盜皆駢首就戮或鳥獸散無敢抗者可見皆愚民逃死于山林非如張角黃巢志在亂天下者也縱而舍之豈可謂非仁人之用心如以縱捨者爲非則如暴勝之之恣行斬刈將反爲是耶吾謂賀之罪在乎欲以活人爲己功耳夫人臣受事于君惟義是視義所當殺則殺之義所當生則生之總以盡其職之當然而于己無所與其何陰德之有苟有意以樹陰德則必將屈法以伸意其與世之賄賂鬻獄者亦復何異鬻獄者責報于人陰德者責報于天皆爲己之私心而非純臣之道也此賀之所以不能無罪也且賀固御史也武帝非不能納言之君也賀誠知盜之可原則何不建言于帝謂此屬無知大抵爲奸人扇誘今誠誅其渠帥赦其脅從彼必投戈恐後因而撫之成邊或使返其鄉里令所在有司安



集之則羣盜皆陛下赤子可以不費兵力而更收其用如此則帝必聽從其言其所全活又豈特魏郡一郡已哉賀不知出此而徒私自縱舍則吾不知其所縱者果不復爲盜乎縱而之于他郡果不復爲他將所殺乎是賀之所爲僅賢于當日之酷吏而非眞能爲國爲民者也律以奉使不稱當矣而頋侈然自多其陰德不亦謬哉若夫王氏之興自乘漢中衰之運賀即無活人功莽亦終必簒漢而王莽敗後戮止一門未嘗滅族賀仍不至不祀故禍福之說舉不足深論

吾獨罪夫賀之市私恩而不知大道也

繆虞臣曰先輩論文妙處在轉轉則不窮文妙得此訣議論委曲關生眞有一波未平一波復起之勢

文萬通曰見地高筆力透卓然大家之文



## 秦檜論上

秦檜自金還宋力主和議矯詔殺岳武穆父子逆理喪心而卒保其祿位以沒君子憾焉於是見諸稗官野乘謂檜受天罰至重其後身恒被雷殛吾以爲此必無之事也果爾則吾且爲秦檜稱冤何則國家之興喪雖曰人事而莫不關乎天運方其興也必有人焉出而佐之及其亡也必有人焉出而敗之雖爲忠爲奸相去不啻霄壤而其爲應運而興奉行天命之人則一也當靖康之末天意蓋欲分南北矣金人乘



滅遼破宋之勢席捲南下其鋒不可當而宋高間關江海之間外寇方張而內復有楊么李成之亂外訌內潰幾不國矣向非武穆之知勇蓋世戰無不勝攻無不取足以使金人膽落則雖有韓劉諸將而金人狡焉思逞之心必未有已也卽和議豈能遽成哉然使武穆不死則以百戰百克之威順兩河豪傑之望鼓行而前勢不直抵黃龍府不止金人又安得據有中原世其國祚乎是故生秦檜以殺之蓋無武穆則宋之半壁不保而無秦檜則金之半壁亦不保天生

武穆以所求而生秦檜以造金故兩人之賢不肖雖殊而要皆天之功臣欲缺一而不可者也天實使之爲金天實使之殺武穆而又欲以殺戮忠良誤國殃民爲檜罪檜豈任受罪乎且吾聞死生有命鄙一介匹夫亦不可妄殺武穆爲千古偉人其身係天下輕重此豈檜所得而擅殺者天苟欲生武穆則何不于大獄未成之日楓先死檜乃必使之恣其毒害待其自斃然後以冥責加之豈天亦處無如何之勢而不能自戮一人耶故曰此必無之事也然則福善禍淫



之說非乎曰此所論于世也非所論於制世者也然則自古巨奸大惡如章惇蔡京輩俱可恣其所爲乎曰奚而可爲也彼雖受事于天而萬世之下人心之公恣曾不少恕使死者而無知則已使其有知則怒罵一日不絶其魂魄必一日不堪此則吾人之口誅筆伐可以補天道之不足而三才之所由並稱也

陳陽山曰移獄于天似幽爲檜出脫然其實檜之罪狀皆從反面寫出是極奇極雄之論至于筆力之雄健更不必言

## 秦檜論下

或曰子言自古權奸皆奉行天命則旣有功于天矣然而亂臣賊子往往終于夷滅秦檜雖善終亦已絶嗣天之待功臣宜不若是薄意者福善禍淫其報固不爽歟黃子曰若以報應言則此亦何足蔽諸奸之罪且世之忠臣義士其身罹慘禍而子孫滅絶者至不可勝數也又何罪而得此報耶故迪吉逆凶之說可與道其常而不可與論其變也曰然則惡名果足以相報歟彼其蒙面喪心生前尙不畏淸議而何畏



乎死後之唾罵且遺臭萬年彼固已願之矣曰子不知夫名之重乎吾嘗叅諸記載驗諸人事而知鬼神之愛名寔甚然其說近不經請言其可據者夫人死而爲鬼書傳未有非之者也而鬼之升沉聚散則人心以爲憑禮王者大祭推而及于始祖又推而及于始祖所自出以千百年之遠而猶可以一念相感召非其明驗歟今夫名者人心之所寄也誠盡一世之人而皆有此一人在其意中其人不雖死猶生乎然惟令名垂於天壤則因乎人心之愛敬而在天爲日

星在地爲河岳忠良之伸于死後者然也若夫巨奸
大惡如檜者至今雖婦人小子亦知恨之詈之則其
鬼旣不得滅而又無地可以自容此其惡報之深且
遠固有甚於刀鋸鼎鑊如所謂地獄者矣語曰妖由
人興是人心之邪亦能感物況聚斯人之正氣以誅
一人而顧有能逃其罪責者吾不信也昔孔子作春
秋以討亂賊說者以爲嚴于斧鉞其必實有受之者
矣如謂其於死者無與則蒼頡造書亦何與鬼事而
乃至鬼夜哭也哉曰然則均是人也天何獨使彼受



惡名乎曰人之于世譬如傀儡登場或善或惡皆其
色目所定然亦必因其質之所宜奸惡之受事于天
固亦天之使貪使詐而非必有愛乎其人也且夫奸
惡受誅于死後天不能勝人猶之忠良見殺于生前
人不能勝天蓋天猶襍乎氣而人則一於理氣有變
而理不變也故人常勝也雖然名者實之賓也苟無
實而有其名則是逆理以抗天故凡欺世盜名及以
虛名予人者皆禍也此史筆所以不可不愼也

陳虎文曰以名字反復立說其用筆之妙如游龍
變化不可端倪正論也亦奇文也

朱魯君曰作者以世不畏空名故翻出此論其實
人衆者勝天人心之公好公惡大足補天地缺陷
處勿謂無關屈伸

## 李東陽

人臣受顧命之託者三代以來代有其人而能勝其任者自伊尹霍光諸葛孔明而外無聞焉非必其心之不忠才之不逮亦其勢有所不得行也夫以嗣君而託諸其臣其責甚重而其勢則甚逆使嗣君暗劣而大臣或擅行不顧或屑屑焉與之强聒則君畏其逼同列忌其嵩而君側之小人又從而中之勢必被以大不韙之名而逐之誅之已耳故雖霍子孟之任而苟非漢昭之明則赤族之禍已不待霍禹矣所以



明哲保身之士往往見幾而作其不去者非仗節而死則未有不丧其所守爲天下笑者嗚呼其亦難矣要而論之死而有益于國則死之可也否則寧遵時（篇大意蓋此數語）養晦以覩其變徙潔身以遠害非義也昔明孝宗將崩劉健謝遷李東陽同受顧命輔少主及武宗寵劉瑾諸公力請逐之反爲瑾所中於是勒健遷致仕而東陽獨留頻行祖道東陽涕泣健正色曰今日何用哭使當日出一言則同去耳世遂以此高劉謝之守正而訾東陽爲小人吾嘗揆之于義竊謂劉謝之去未爲得而東陽之不去亦未可厚非也蓋大臣之事其君與小臣不同（句句皆然）而顧命之大臣尤與凡爲大臣者不同小臣當守難進易退之節故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若大臣既爲人主所委任則股肱心膂休戚是共苟非有大故則其誼不可以輕去故魯君受女樂三日不朝而孔子猶謂如致膰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君子之不忍輕去其君固如此也如後世趙鼎陳俊卿之徒以一言之不用而遂悻悻然求去豈大臣謀國之道乎故曰大臣



與小臣不同至于顧命大臣則當其受命之日而吾身既以許先君矣雖時有所不可爲要不可不審己量力以求其事之必濟其濟則先君之靈也不濟則臣雖九死不足以塞責（詞嚴義正使人無躱閃處）況可以吾君委諸羣小而翩然遠引視宗社之安危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乎哉劉謝之去雖迫于不得已然其始則持之過峻以激成其禍繼復悲然以去爲高則是其術已不足尚也昔陳平王陵同爲高帝舊臣及呂后欲王諸呂陵援高帝約固爭而平乃贊成之退而陵以誚平平曰今

日而折廷諍臣不如君他日定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君子謂平設先呂后而死則安劉之功不可見而黨呂之罪不容逭矣其說固然然使平輩皆以諫

（事勢實然非曲爲出脫）

疏而呂氏徧置私人以爲將相則劉氏社稷必危故吾謂平之不諫亦出自權宜非必耑爲一身也東陽之阿附取容大類陳平而其後復無赫赫之功固宜貽譏于世然其間豈無賴其彌縫調護者即如救楊一清之死而一清卒得以計授張永以誅劉瑾亦其效也豈不較優于一去哉是故凡受顧命者論其常



則當爲荀息論其變則當爲陳平至爲陳平不得而

（精神激結無解可擊）

爲東陽蓋亦可悲矣然吾寧取東陽而不取劉謝者以爲旣受命于先君而時方多故則其義非若凡爲大臣者可以潔身而去也抑吾又有慨焉人君誠審知其臣之可託則必舉宮府內外之事一以聽之使得耑制其國如湯之於伊尹昭烈之於孔明而後可望其有爲也不然而去一小人必待上請鮮有不敗乃事者又豈獨其臣之咎也哉

東坡大臣論謂小人不可擊宜自固其君子之交而不逆于小人之意以待其間東陽所爲有類于此而終不能有所設施則其所遇之不幸也余原其心而悲其遇是以論之然必不免于偏駁之譏矣　自記

冷秋江曰大開大合若斷若續其篇法之妙筆力之高襍之長公集中亦復何辨

蓄齋集卷四目錄

辨

五刑辨
惟十有三年春蔡註辨
孔門三世出妻辨
武王封黃帝堯舜後辨
元會運世辨

議

謚法私議
平粟價議
兌法議
徵租議
水利議



# 蓄齋集卷之四

## 辨議

### 五刑辨

肉刑非聖人之制也呂刑言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
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是
肉刑爲三苗所作明甚向使堯舜之時本有此五刑
則不得言三苗作始矣而虞書之象以典刑五刑有
服先儒皆以墨劓剕宮大辟釋之何哉或曰上古之
世不廢誅戮苟以五刑爲始于三苗則豈前此無殺
人之事耶不知殺非聖人所得已而以劓刵椓黥次
殺戮爲五刑則實自三苗始經固分別言之未可以
此而槩彼也且蔡氏之釋流宥五刑曰謂雖入于五
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不可加以刑者
則以此寬之則是謂放流輕于五刑矣然當日（不惟）四凶
之（據析當理文勢亦極崢嶸）惡天下莫不聞舜之誅四凶可謂大刑大獄威震
天下然亦止于放流竄殛而已豈其于庶民小罪遽
有傷肌膚斷肢體之事此又理之不可信者也吾謂
虞書之所謂典刑皆死刑也上古民淳事簡死刑之

條止于五故曰五刑其言五服或亦周禮搏焚辜肆（詮解自當）
之類其言三就或亦戮于市戮于郊戮于甸師之類
雖不必盡然要之舜之五刑則斷非三苗之五刑可
知矣嗚呼後王德薄世風不古而五虐之刑寖以濫
觴墨刑始見于伊訓延及成周遂全用其法傳曰三
辟之興皆叔世也葢其所由來者漸矣而後之議者
顧以刑輕則民玩而欲復肉刑夫漢世盜賊之禁至
嚴而犯者愈衆苟不能以德禮導民則雖曰殺人以（折衍例）
求其不犯不可得也而何有于肉刑漢文帝曰何其



刑之痛而不德也彼議復肉刑者其言亦痛而不德（情有餘篇　筆有餘妍）
矣哉

繆虞良曰釋經具有條理使後世欲復肉刑者不
得　援經文爲據仁人用心不當如是耶

施覺菴曰世儒動言不封建不井田不肉刑不足
以復三代何其迂腐之甚也讀此爲之一快

## 惟十有三年春蔡註辨

吾少讀泰誓至惟十有三年春句下註而心竊疑之
夫商正建丑周正建子使猶從商正耶則孟春宜建
丑者也使改用周正耶則孟春宜建子者也今乃以
爲孟春建寅之月何其進退無據耶雖其援伊訓以
明無改月之事引臣工之詩以明無改時之事然孟
子之言七八月之間旱則又何說哉及讀春秋而後
其疑始决春秋書春王正月左氏以一言釋之曰春
王周正月是周之改時改月明矣武城言惟一月壬



辰此正建子之月言正月恐無以別于商正故變文
言一月耳苟商周皆不改月則何不竟言正月耶且
夫時月亦惟人所命耳王者更姓改物正朔既可改（畢時月並言大意是前辯改月後辯改時而中作）
而時月何爲不可改若胡文定之傳春秋謂周未嘗（過但無筆墨痕耳）
改時而夫子自以夏時冠周月者謬之謬者也夫以
建子之月爲春是卽周之時矣安得猶謂之夏時苟
如其說則商周受命之君所不敢改者夫子以一匹
夫獨敢刱千古所未有而改之于下豈理也哉然而
太甲之廟見以十二月者何曰殷練而祔祔而卽位

必仲壬祔期在此月也其歸亳亦以十二月者何曰適當其可也秦漢之以十月爲歲首何也曰史官于太初之後追正之也詩之言維莫之春與四月維夏何也曰古人言各有當如七月之詩亦多以夏正紀月譬如今人借古之官名名今官借古之地名名今郡邑豈可緣此而謂其名初未嘗改哉故凡蔡註之所引以爲證者吾皆未見其確然也孰若春秋之編年紀月爲可據乎

此係舊作但太甲之廟見歸亳舊用孔氏說而心終有所未安及觀日知錄始爽然自失因急爲改正實服其見解之當非敢掠美也 自記

令秋江曰持論與姚江相合而文則博辨而多姿

褚庭嘉曰論春王正月之義者不啻盈庭聚訟文以片言折之而有餘可稱快事



## 孔門三世出妻辨

世謂孔門三世出妻其說蓋本于檀弓然而其言前後自相牴牾不足信也彼其言曰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夫子聞之曰誰與哭者門人曰鯉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固未嘗言孔子出妻也其謂孔子出妻者則見於昔者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一問夫古者父在爲母服期此禮之正也豈有其母既出而仍聽其子如常服喪者哉厥後子思之母死于衛赴于子思子思哭于廟門人曰庶氏之母死何爲哭諸孔氏之廟乎子思遂哭于他室是門人知喪出母之非禮矣子上之母死而不喪門人問諸子思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道隆則從而隆道汙則從而汙伋則安能爲伋也妻者是爲白也母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是子思以喪出母爲非禮矣而謂孔子獨不以爲非可乎且道安得有隆汙哉亦存乎其人焉耳論語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也如之何孔子顧隨道爲隆汙也夫孔子者道之準而萬世之所取正焉者也使以爲出母有可喪之道則非

猝孔氏宜奉爲家法即天下後世宜無不喪出母者矣而子思獨何以反之如謂孔子之道大故于喪禮可以與時汚隆而非大賢以下所能幾則吾不知夫道之與禮果有二焉否也（何中窾要）道之所寓莫顯于禮禮之爲用莫重于喪服之制孔子而聽其子行非禮之服則其爲失道也多矣又何以爲孔子夫人之兢兢不敢失禮者亦懼得罪於聖人耳使聖人而不妨越禮（他人所格格不入吐）則天下之爲禮者何不唯其無所失道者是從而顧（者此獨能斷折如意而出之）欲下從夫不能無所失道者信斯言也則凡後世何



晏王弼之流祖尚虛無而蔑棄禮法以至禍及蒼生者其端皆自孔子開之是孔子乃禮之賊也嗚呼天下之所以尊聖人而宗之者爲其道也今乃以無所失道之故而謂其所行不可以爲後人法不亦謬戾不經之甚歟故即伯魚之服喪而可以知孔子無出妻之事至于伯魚之妻之改嫁子思之出妻其事之有無皆不足深論要其所以論孔子者則皆後人附會之言貽悞後學不淺吾故反覆辨之而亦愈見孔子之未嘗出妻也

繆虞良曰孔氏三世出妻家語雖鑿鑿言之要亦借檀弓所記附會爲證耳大抵傳記所載聖賢遺行寧信其無毋信其有文善于持論亦支撐名教之一助也

周枚寧曰戴記所載頗多可議汚隆二語相沿莫知其非得此快筆抉辨使千年雲霧爲之一掃最是有功名教非徒爲孔氏辨也

## 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辨

記言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堯之後於祝封舜之後於陳豈不謂武王以公天下爲心故哉然一若武王欲得志于天下而爲所欲爲有廹不及待之意反覺其平日無非利天下之私心也（發得出）且夫武王是時尚未踐天子位也三聖人之後裔亦未必卽在車側也吾意封國大典將必訪求嗣嫡臨朝策命未有可于車中指揮而定者昔漢文帝將受天子璽猶西向讓者三南向讓者再其夜拜宋昌爲



衛將軍可謂至急然亦必在踐祚之後而赦天下次之封賞功臣又次之其行之有序如此武王聖人也豈其行事之卒暴無漸顧出漢文下𢘅記者本欲形容武王之美而不知適以彰其陋也又武王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于朝歌後武庚以三監叛成王誅之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而記謂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于杞投殷之後于宋其失實如此亦可見其言之不足信矣

繆虞艮曰室隙蹈瑕劃然中竅

## 元會運世辨

古史稱天皇地皇各一萬八千歲人皇兄弟九人合四萬五千餘歲而自盤古氏首出御世以及循蜚因提諸記又不知幾何歲漢三統歷推上元至伐桀之（援引古史歷數正見數學）歲得十四萬一千四百八十歲四分歷謂止十三萬（不可據非必無子獨得也）二千一百一十三歲晉時推歷者謂自上元甲子至晉孝武太元九年甲申凡八萬三千八百餘歲其相去懸絕若此而邵子皇極經世書言天地始終有十二會每會一萬八百歲唐堯乙巳歲實居午會之首



計其先亦六萬四千餘歲夫古史與歷數家言人多不之信邵子儒者也其數學又最精宜若可據然自唐堯迄今不過四千餘歲耳堯之時茆茨不剪土階三尺飯土簋啜土鉶其民上巢下窟艱食鮮食可不謂太古之風乎乃水土甫平而峻宇雕牆之戒已見于夏禹桀造漆器紂作象箸當時悼其過侈降及春秋則諸侯大夫之奢靡過此百倍矣漢魏以來則齊民莫不錦衣玉食矣由此而晉而唐而宋而明大抵前後異轍愈趨愈降益世變若此其急也而謂前此歷

數萬年猶淳古淡漠若此此不可信之甚也且天地人三才固相依以立者也人非天無與覆非地無與載而天地非人則亦無與發其菁華而成其運會如邵子之說天開于子地闢于丑人生于寅而酉會又當消人則是天地閒當五萬餘年無人既有人之後又四萬餘年始有宮室粒食之美豈理也哉其與古史之荒唐歷家之茫昧相去蓋無幾耳語云數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君子亦言其所可信者而已何必窮幽極渺以相求于不可知之數耶



施覺菴曰人各蓄疑而不及剖兹則一言破的可稱快書

繆虞良曰人之智識有涯目前事尚理會不到何暇勞心荒渺研精如邵子所見終屬未確況其餘耶一結最足醒世

## 謚法私議

謚之有美有惡當與天下萬世公之非臣子所得而私也三代而下惟漢差爲近古晉以後雖亡國末裔猶加以美謚其濫甚矣至于祖宗之稱必其功德可以百世不祧者乃可加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也祖之與宗非有升降以其創造故曰祖以其繼緒故曰宗後世若曹魏之三祖相繼元魏之四祖並列固諸臣不學之過無足論者由唐迄明則無帝不稱宗而其廟仍以次祧毀此亦失禮之甚者也而相



沿千載莫知其非愚竊不能無議焉夫立謚與稱宗不仝謚必本其行事之實而稱宗則特以表異云爾如殷之三宗是已今混而施之曰某宗某皇帝使二字之義相同如和之爲穆桓之爲威耶則無取乎煩稱而複舉也使其兩不相蒙如明之爲玄聦之爲仁耶則文王稱文非不足于武武王稱武非不足于文又無取乎錯舉以見義也若曰廟號不可無則如周之宣榭魯之桓宮僖宮皆卽以其君之謚爲號未嘗別有廟號也愚意聖人御宇宜預爲定制惟受命而

帝者中興如漢光武者或其先未一統而其後一統如元之世祖者乃得稱祖其繼世有大功德者乃得稱宗宗之數以太世高中四者為斷或廣之為顯為烈其得膺是號者皆百世不祧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後世得以議旨如漢之元成和安故事有敢倡議溢于其數者以亂祖制罪之如此則後之人主將有所慕而為善亦有所忌而不為惡亦垂裕之一道也如謂國家景運無窮聖子神孫必輩出豈宜以四宗六宗為限此賈生所謂非愚則諛者耳商祚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止三君漢祚四百稱宗者止五君雖景帝昭帝之賢不得與焉以視唐宋元明之無不稱宗者果孰愈乎然則四宗六宗之限固有過而無不及矣願以俟後之議禮者

（以下議論俱極精當）（此駁尤不可少）

施覺菴曰後代載筆一切臣鄰是非尚不敢明目張膽引經而議況加謚君上耶然天壤之大亦不可不存此等議論于草莽間



平粟價議

粟者生民之大命多則賤少則貴自然之理也賤則病農貴則病末必然之勢也為政者時其緩急而設法以濟之使無甚貴甚賤之憂則善矣（明晰勁似晁家令）苟欲抑之使賤則其勢必至於召亂何則物價之乘除各有其時貴者不可強而賤猶夫賤者不可強而貴也設當粟賤之日而為之禁曰爾毋賤賣爾毋賤買則雖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矣獨奈何而可禁其貴哉且夫粟之貴賤亦不盡係乎歲之豐凶往者歲比不登而粟價復賤每石不過白金五六錢又不能得現直而寔尋以至不可問者有之農民困於徵求曾不得少寬旦夕因而斃于敲朴者比比也今甫得少甦其困而又欲從而禁之豈持平之道哉大抵民之有粟者皆力本業供賦稅之良民也其願粟賤者皆游手好閒逐末利仰機巧而食者也國家金錢粟米力役之征莫不於農民取之豈其愛農民反不如其愛游民（委婉曲折善于立言）顧農民少而游民多故一遇粟貴則什百為羣流言倡議以聳當事之聽在當事特以有粟之家必其溫飽

卽少抑之不爲害而此噭噭者皆吾赤子不有以慰之或因以不靖故不得已而爲此禁耳然而是使游惰之徒得計而力耕奉上者失業也卽曰吾所禁者奸牙耳奸鋪耳夫粟之貴賤豈牙儈所得操其權哉鋪戶貿易贏餘不過錙銖如以故高時價罪之則彼必苦于折閱而不敢市由是出粟者愈寡而民愈無（灼見人情事勢而暢言之）所得食勢不至假閉糴之名而行攘奪之事不止故曰此召亂之道也夫古之爲平粟價計者莫善于耿壽昌之常平倉賤則增價而糴貴則減價而糶之是以賤不至病農而貴不至病末今常平之法名存而實廢固不足恃以補救已卽欲行之而出納之際吏緣爲奸民亦不樂與官爲市也無已則惟有通商（自是救時）一法（良策）昔趙清獻守越州米價騰踴諸州皆禁增價公獨榜于通衢令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賈客雲集粟乃更賤今誠倣而行之則四方商賈必且聞風爭至粟來日多則價將自平不煩禁也若徒嚴遏糴之禁則買者不來而賣者亦將他往本地之粟有限而食之者無窮愚未見其價之果可平也



康熙四十五年米價約一兩三錢太守吳（諱中立）嚴禁遏糴並濫及本地買賣伺察告訐者四布無辜罹害不可勝計有斃於杖下者人情洶洶有粟之家臥不貼席當其時有言及不當禁者卽上干憲禁下觸衆怒其敢議乎然其禁實非是故私爲此議蓋亦憂時之論非私已之言也錄之以俟後之君子采焉 自記

繆虞良曰欲粟之多而閉糴欲粟之賤而抑價皆所謂爭于其末也如此方爲通達時勢之論

## 兌法議

伏惟明公正己率屬勞心字民下車以來仁聲洋溢
知倉粟出納之間官患侵漁吏苦賠補而慨然思有
以革其弊進言者謂宜復民收民兌之舊而明公乃
遲回審顧欲博採衆議以詳究其利害此足見明公
至公至慎之心故敢以芻蕘之言獻諸左右竊惟倉
〔開口道破使人心開目明〕
粟出納之法未有如今日之善者也而邇年以來奉
〔抉出議變法之根即伏後半篇〕
行者未免失實是以收吏苦之而變法之議興焉要
〔案〕
之非法之咎也夫法有毦而不行者道在舉其偏以



補其弊而已矣試畧述所聞而明公熟察之昔明祖
既有天下以大戶爲糧長令各掌其鄉之稅而運之
〔敘次如掌上羅紋〕
至京是爲民收民運葢其時建都在金陵而道里甚
近郡縣皆有存留而考成甚寬者民得以朝見而用
法甚嚴道里近則輸挽之力有餘考成寬則徵收之
額易副用法嚴則求取之私不生故民不受其困迨
其後而南運北運大戶鮮不因之破家矣于是令民
貯粟于倉而交于軍使軍運之是爲民收民兌然民
雖幸免轉運之勞而糧長之豪强者既不無苛派下
戶其孱弱者又每以賠累傾家今夫貧民之逋賦者
雖以官府之威督之而猶或無如何也况以等夷之
人而欲其督一鄉之稅其勢固不行矣乃輸將稍緩
〔吁、嗟、見、紛〕
卽敲扑隨之吏胥因緣爲奸需索無厭而衛軍復然
故糧長收糧一石至坐耗一金而賠累不與此民之
所以以田爲禍也　國初因呈控之紛紛而漸次除
之令官爲按戶徵收然後民困少息然而出兌之日
〔此方〕
猶聽軍民自相授受是爲官收而民兌時則有踢斛
〔痛言民兌之害〕
淋尖之弊有官規酒禮之弊有倉吏侵盗之弊葢米



雖貯于倉而數不領于官必俟出兌與軍而民始得
釋其責衛軍動以米色要挾少不遂欲卽什百爲羣
叫呼無賴勢不得不耗外加耗贈外加贈而民仍困
矣至今
上御宇後歷任前院始力行官收官兌之法五米十
銀既并歸條鞭令民之輸粟者但量出一米一銀而
卽聽歸農其漕艘冬兌冬開亦不得延挨勒索故雖
鄉曲愚民皆不知有輸糧之苦而官吏亦無鈌額之
〔委曲遒達善于陳情〕
憂故曰法無善于今也然而不能無今日之弊者何

也則以官不恤吏故也夫不肖之吏上則蠧國下則病民罪不可勝誅者多矣而以爲宜恤者何也蓋秋糧之登倉其不能不假手于吏者勢也吏以其身役于官則其身家之計亦不能不仰給于官者又勢也故欲責吏之奉公宜先恤其私而去其所困今日吏之困極矣不有以恤之則吏將不能支而其禍必中于民此之不可不慮也有如五米之外量加一米原以資收吏之朝夕耳而今則盡入于官不惟若此而巳又從而責其羨餘使吏多取則有奸法之辜寡取



又有方命之罰其困一也自各憲加意漕政所以釐奸剔蠧者備至而相沿之陋規卒難以盡革凡經管衙門人役莫不有求于吏雖取之者有限而出之者巳不貲其困二也漕艘本限冬開而今則往往過期倉米積貯巳久雖甚堅好豈得不鬱蒸而變色收吏恐其然也而時爲轉移則又有工力飲食之費其困三也且監兌本有常官當其出兌必官自主之始可不受制衛弁今一聽諸吏而官不顧則吏之不敵夫軍猶夫民也而出浮于入之害又已益滋矣其困四

也夫吏本不能無所侵漁而又重以四者之困然則糧安得不虧吏安得無賠補哉宜乎吏之冀于變法以舒其困也然吏且不堪其困而又何可使民任其事也故爲今日計莫如不變法而欲其法之不變莫如恤吏若夫所以恤吏之道則在明公矣明公茀中明約束而默爲之糾察務使四者之困畢去則非特吏蒙其福實蒼生無窮之惠也惟明公留意焉

收糧本丞簿之職縣小吏知其可以漁利也聳令盡奪其權而每區點一吏以司其事方其始也將



點之日吏爭賄官求點于是始議入耗繼議羨餘其來有漸矣後官責羨餘益多至于每石二升而吏始困又衛軍兌不以時倉米往往發熱及至出兌官惟務先取羨餘而于衛軍之借端勒索不之顧也蓋有以百石之粟勒補二十者夫不肖之吏固不免于侵蝕而又不勝其浚削所以康熙四十四年收吏虧空動以百數致身受極刑賣妻鬻子而吏乃羣以收糧爲畏途矣其明年撫軍于公初蒞任吏因假託里民呈請行民收民兌之法于公

方在體察間而已人心皇皇爭思建白其利害余因作此議會有以人言達于當事者遂不果行此議固未及上而弊亦未除夫法以人立亦以人敗將來弊孔日滋必復有議及變法者存此以爲後鑒云 自記

繆廣良曰四困道盡今日收糧流弊恤民先恤吏非調停之論實經久之策司牧者不可不知

叙述源流指陳時弊皆較若列眉而文情婉轉淋漓尤足使當事傾聽眞有關國計民生之言傳世何疑○民收之害先祖父以此破家然使今日復行必與收頭一例其害尤不可量也 門人倪民平識



## 徵租議

伏惟執事知國課之不登由於私租之未入集衆公議征輸事宜至於再三甚盛意也愚等敢避嫌怨而不進一言竊惟爲治之道在乎使民各安其分而已（議論柴閒所見者）强凌弱富欺貧是之謂横横則民受其弊賤妨貴小加大是之謂逆逆則國受其弊何者小民犯上無禮固卽亂之所由起也故逆之爲害尤甚于横而不可不爲之所也今鄉曲細民無不醵金演戲詛盟歃結以抗田主者雖屢蒙各憲曉諭而畧不知懼間有一二艮佃願輸租者則衆且羣起而攻之甚至沉其舟散其米毁其屋盎比比然也不但已也數日以來毆辱田主者所在見告矣其鴟張跋扈至于此豈非不靖之象哉然其所以如此者亦狃于寛政謂官長必（抉出病根）念我苦而不我罪耳不知民間之田租原酌乎地力之中以爲之額使彼此均食其利者也故出財買産而供賦役于國者業戶之分也出力代耕而輸租稅於田主者佃戶之分也使有無多寡之數不問諸佃戶而惟責業戶以奉公則業戶雖甚畏法其何以濟（林漓剴切防微長慮其在斯乎）

此風一開勢必佃戶日驕業戶日困人將以田爲害而賦入滋艱其究也小人得志而輕犯法則亦必有意外之禍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方今 朝廷軫念災傷蠲賑並行縣至數萬石恩澤固已甚厚然全災之壤業戶猶必輸糧豈成熟之區佃戶可多減額夫佃戶之於田主非若業戶之於公家也雖豐歲而償不及額者多矣一遇小歉則爲減爲捐輒得所欲矣況于今日田主豈不顧惜爲且明讓之令久已出自各憲謂宜趣令恐後而乃敢于結黨橫行以相要



挾充其所欲復何限量苟因此而過爲寬假是長奸也且被災不等情形非一讓之爲數固未可槩論愚謂執事但宜舉其大凡令以八分爲率而業戶自能次第酌減其要惟在嚴行曉諭限令速完有不如法者許業戶開報而委各巡檢司治之察其尤者與遊民之教唆把持者而重懲一二以儆其餘則告訐不必紛于公庭而田租自起督責不必施于輿皂而國課自充矣蓋小民雖頑而及其方萌而折之亦易爲（此非難見之事特當）力故一震之以威而奸謀可以立破奸黨可以立散所謂始於折膠之易者也如以其比志甚固而謂急之或生他變愚有以任其不然也其條例開具于後惟垂鑒而採擇焉 例不載

天時之亢旱人力之勤劬孰不廑念然慢則糾之以猛不可㫪事姑息爾時蘇松常三郡佃戶莫不猖狂自恣如篇中所言當事但知征糧倉夫輿隸無辜受杖盈千累百業戶迫于糧限有力者購米輸官無力者身受敲扑迨至歲暮而倉糧卒不登十二三故有此集議然當事意惟在于減租而諸紳



士有田業者皆恐犯衆怒不敢發言刁風之可畏如此因念儒先動以田主爲豪强之徒而偏袒耕農者亦非通達治體者也文本不佳存之以告後之關心民瘼者 自記

繆虞良曰練達時務行文亦有英氣

楊耕夫曰北方田主魚肉佃戶有百倍于奴隸是以當世言經濟者無不矯枉過正此知其常而不知其變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當事者宜人書一通于座右

## 水利議

伏惟明公軫念吳中水旱頻仍而思興水利以備蓄洩之宜甚盛意也且虛懷博詢下逮芻蕘豈非欲求其事之盡善故詳慎若此乎某等甕牖書生未嘗睹三江五湖之形勢而古人治水之方畧載在簡策者又皆明公所熟悉其何以佐高深之一得頗竊惟天下事有視之若難而實易者有視之若易而實難者（意切而言婉善于進說）必熟計其始終而爲之則其功可成而其成也亦可久否則僅爲塗飾耳目之具無益也生未知明公所



欲有事者其在大川大澤乎抑惟在內地之溝渠隄防已乎設欲濬治大川大澤惟當親臨相度或委賢能官閱視則何水宜疏何水宜濬當用人工幾何財物幾何規畫可定矣若內地之溝渠隄防但令地方開報而遣官覆閱其大小緩急則程度可稽矣所謂似難而實易者此也然而工役一興則經費浩繁微特大川大澤也即陂池之宜開宜築者每邑非得二三千金不可如欲從民間設法則小民無知（且最難處事）未見遠利而先見近害度非明公視民如傷至意而國家又無額設錢糧可以支應此其足煩明公慮者也既有其財又須擇人而委之（此事尤難）務使吏無中飽而物力裕工不虧價而用力完然後可以一勞永逸而民沾實惠此又其足煩明公慮者也所謂似易而實難者此也明公清以居心仁以撫下而復留心水利德意已翔洽于民間惟熟計其始終而徐爲之所則事成功立而夏忠靖周文襄諸公不得耑美于前矣謹將見聞所及事宜開列別紙上呈

一治水本爲治田田圩不足以禦水則淫雨驟至



即不免陷沒雖江湖吐納如故而田仍病矣故與其濬治吳淞江白茅港等處不若耑治田圩

一水之有閘所以時蓄洩然候吏啟閉不時即反足爲害況江南土薄內河之水澇則易溢旱則易竭所資于潮汐往來者不淺今海口一閘似無庸閉

一長吳兩邑雖同郡接壤而情形各異長洲皆係水鄉田圩本高今雖圯壞築之猶易爲力若吳縣山水相錯高卑異宜治之尤難今畧舉一二

而其餘可以槩見如廿一都地方一望榛蕪糧戶逃亡里民賠累苦不可言

得開渠引水轉荒爲熟其莫大之利然其費甚繁勢難派之民間且所開之渠卽係辦糧之田其錢糧或依冊長例奏銷或均派資渠之田總候　憲奪又如廿二都衍漢地方受彭山堰水所衝其濱河之田多淪入波濤今欲築隄障水須于水中下樁内則累石爲之基而加土于上築之外則樹蘆葦以殺水勢然後可保數十年無患然其費亦不小而田之已湮者既不可問其在内地者又不與其患惟近水者乃有隱憂耳似難責之當任其役〇以上兩條特舉以見例吳中如此等處

甚衆不敢責陳

一築隄則患土少開河又患泥多移此就彼則人舟之費不可量且必有瓦礫遺餘須飭有司善爲處置始不妨已成之功



楊大瓢曰川澤溝渠皆所宜治而治之之費爲難治之之人尤難此近事之可徵者也文無繁詞而至切至當當與太僕諸作並傳

馮孟容曰大意謂欲興大工須先計其費且擇其人耳而結構緊嚴運筆和婉是絕有法度文字

# 蓄齋集卷五目錄

策

制科一
制科二
士習
風俗
郵農
水利

# 蓄齋集卷之五

## 策

### 制科策一

天下之治亂視乎人才而人才之盛衰視乎科舉故制科者王政之先務而享國長久之所從出也然而歷代取士之法未有能久而無弊者說者謂三代而上其取士也以實三代而下其取士也以文取之以實則士皆淬厲于實行取之以文則士皆致飾于空言此後世之所以不古若者然則欲革近世之弊其必遵古者鄉舉里選之遺意而後可乎（意見便自不羣）愚有以知其



不然也夫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舜之所以動黎獻也或以行舉或以言揚周之所以辨官材也是古之取士初不廢言也漢有公卿辟名晉有州郡中正唐宋之世參用薦舉是後世亦非徒以言取人也故後世取士之法雖非即三代之法而其意未嘗不同然而功效若此相懸者何也愚以爲法無古今顧其所以用法者何如耳論者徒見後世之士浮華日盛而施之於實用則踈遂以此咎立法之失殊不知末俗澆漓人心巧詐設以今日而行鄉舉里選之制勢必愛憎任情毀譽失實將見稚騃不學之子皆可以備俊（世胄名已屢挂章疏矣）造之目擾餙德色之倫皆可以列孝弟之科巧言令色孔壬之徒皆可以號賢良方正喔咿嚅唲趨走於王公之門者皆可以充山林隱逸而布衣韋帶者流名不足以動公卿力不足以結鄉黨雖學如顏冉行如曾史有老死于牖下已耳其爲弊又豈可勝道哉故與其求實行而失諸不公毋寧采空言而失諸不明葢天生人才原足以供一代之用王者設科以網



羅天下士則士之懷抱利器而欲自奮于功名之會者莫不歡忻鼓舞而奔走于其途故求之以策論而其人在焉求之以詩賦而其人在焉即求之以帖括而其人亦在焉但使司校士之責者能精其辨論嚴（必如裴行儉）其取舍則（王師旦其人乃可）縱不必無僞士而亦必有行與言符之彥足爲科名重者矣然愚聞明代立法之始其君臣上下皆有震動恪恭之意而無敢或踰乎法紀之外其所取之士大抵皆學養有素得之非倖以此後先相引宜其得人爲多迨其後而下多勦襲之學上有市

恩之私有一人焉僥倖而獲則繆種流傳日益滋蔓此其所以爲弊也我國家仍明代之制以取士公卿大夫之選固彬彬乎有人而明季積弊亦未能盡除高者采虛聲下者受請託而其所特拔者復不盡洽人望是以士或苦其得之之難或倖其得之之易皆怠于其業而爭思旁騖凡其游光揚聲侈然自號爲名士者試以所習經義扣之有茫然不知所自者矣然則昔之患患在餙空言而無補于實用今之患又在并空言而不務也則皆用法者不旣其實之故



也故爲今日計姑勿議變法以冀其有濟誠能就今之法而振刷之限其實典之數而使衡鑒得以精重其冒濫之誅而使請謁無所倖勿耑重八股而鹵莽于後塲勿寛假貴介而致妨大寒畯文必取裁于準繩語不苟摘其忌諱則風行草偃天下之士將盡心于稽古而奔競之風漸息其亦庶乎其可也

施覺菴曰亦只是法以人舉意却寫得如許淋漓痛快眉山伯仲間當分一席

王蘭翰曰筆鋒英鋭無前仍是少年凌雲氣槩

## 制科策二

自漢以來皆以言取士而議者獨咎明制至謂八股一日不廢則人材一日不出嗚呼亦甚矣愚以爲八股之不可不變者其勢也因八股而議明制之失則非也原夫有明立法之初實取歷代之法而折衷之其爲具益至備也是故其用八股也則經術之遺而帖括之式也其用判語也則因于唐其用策論也則因于漢宋其用誥表也則因於詩賦之駢麗夫先之以經義以觀其理學繼之以論以觀其器識繼之以



判以觀其斷讞繼之以表以觀其才華而終之以策以觀其通達乎時務以是求士豈不足以盡士之才天下之士果有能與其選者豈不足以當公卿之任而佐國家之治故曰折衷至善而爲具之至備者無如明制也世之論者徒見其末流之弊而遂以有明之制爲敗壞人才之具此豈通論哉雖然凡人之才莫不各有所能亦各有所不能王者之用人不惟其才之備恃吾有器使之道焉耳書曰無求備于一人記曰司馬論辨官材論定然後官之明乎全才之難

得而當詳爲之辨也今必兼此數者而求之則是必得天下之全才而後可也天下之全才不常有而吾（奔騰曲折而來何有新奇之氣）傾惟其全之求則彼有勉强塗飾以僥倖于一得已耳且吾所以試之者既多其端勢不得不分先後一分先後則吾雖無所重輕于其間而重輕已自此而判矣於是士皆盡力于八股而其他但取辦于臨時以應故事校士者既已取其所長即未有不曲護其所短宜乎應舉者之日淪于空疎而不復以通今博古爲事也然則明制之所以爲得者在乎其具之備



而其所以爲失者亦正以其求備也歟且夫天下固（按法遒）無久而不弊之法也八股之制行之已三百餘年士子之心思才力畢竭于其中不可復有所加矣今將從乎其同則陳陳相因幾于無可措手將從乎其異則又將跅弛泛駕而不可爲訓故八股之在今日其亦窮而必變之勢也然欲變八股而易之以策論或易之以詩賦則亦僅一偏之見而未爲得其中嘗觀唐宋之世其取士初不限以一科是以有科目之稱今但設一科以待士則是有科而無目也愚謂宜做

其意而行之畧取今之試士者稍變其法而分爲數科其一曰精通經術科法在取十三經之義疏比附（此等識亦不獨一時可行）其異同而質以所疑如古條議之例其二曰博綜典故科法在取史書所載或耑舉一事或兼舉數事使之論列其得失是即古者史學之科也其三曰洞達時務科此即今對策之法但必使之昌言無諱直陳所見庶有以見其抱負其四曰富有才華科試以詩賦而兼之以表可也其五曰明習法律科法在取古人已事與部案之疑難者設爲甲乙之語而使之剖



決毋拘聲律對偶若是者各條爲五事而試以一場務精其選而不必廣其額其所取之士量才授職而勿使遽列于清要若國家必欲求特達之彥則宜間設拔萃一科隨時定制使凡中已上諸科無間于已仕未仕者皆得就試焉取之以至嚴而待之以不次則尤足以鼓舞眞才矣至於童子之試則不妨仍以八股從事葢初學之士惟以明理爲急也夫誠如是則下得以耑精于實學而無迂疎寡當之譏上得以兼收其所長而無用違其材之慮一革夫既往之弊

而仍不失乎由舊之思計無有便于此者矣
繆虞艮曰不甚作高論令易于施行允救時之良
術○文特以設科而言若用人之道必兼漢唐之
辟名薦舉庶不至如一目之羅
施覺菴曰文氣浩汗如風發泉湧渟泓噴薄欝成
大觀而條議亦具見斟酌苦心○前篇欲振刷于
今制之中此篇欲變通于今制之外皆是相時立
言非泛論也



## 士習

帝王之治天下欲使賢才衆多而風俗醇厚莫重乎
其正士習也盖士處上下之間出可以備公卿大夫
之選而處可以爲齊民之表率是以聖王重之爲之
學校以一其趨爲之師儒以董其業陳之以三物之
懿觀之以射鄉之節和之以鐘鼓管絃之聲其養之
有素而教之有方及其行成德立然後舉于鄉升于
成均論于司馬而詔諸天子故人皆知道德之爲美
而興起于教化三代盛時雖兎罝野人而皆有士君
子之風者特有此具也下逮戰國事兵爭而尚詐謀



於是游說之士朝秦暮楚逞其詭辯務爲苟得盖處
士放恣而廉恥之道喪久矣坑儒之禍固始皇之暴
哉要亦士有以致之耳後世士習節槪莫盛于東漢
理學莫盛于宋察其所以則作養皆非旦夕之故明
祖開基首聘耆儒作興學校其所以養士之典至備
是以忠直氣節之士先後挺出惜乎一摧于靖難再
摧于議禮而終以逆閹之毒遂使士氣淪胥至今不
振然則爲今日計豈可不務摩厲之以義哉今夫里

卷之中有能以詩書教其子弟者斯可謂賢父兄矣然其意之所期不過榮身已耳肥家已耳未嘗有以正誼明道致君澤民爲言者也其子弟童而習之（不減賈生精）利欲之錮蔽已深故出而應試則錙銖之必爭尺寸之必競行險僥倖叫囂狂妄之事無所不爲以進身之始而干犯功令上下容隱恬不爲怪一旦身列庠序則惟務奔競獵取聲譽有不知行檢爲何物者矣其放僻邪侈則曰吾人風度也其貪冒無恥則曰治生爲急也其公行請謁則曰昌黎之賢猶借援朝貴也



相高以僞相悅以佞問有介然特立不爲苟同者固已寡也而且儼然而爲人師南面而朝其子弟將何以爲學者矜式乎且夫學校者士習之所自端也今學使者之校士既不惟其行而惟其文而爲師儒者又類多猥瑣齷齪計束脯以爲愛憎其賢者亦但優游靜鎮時或命題課藝餙爲名高而已蓋其祿旣薄其望素輕而顧欲責其董師道以造就人才此必不得之數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愚聞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非周秦之士有貴賤也周貴士故士亦從而自貴秦賤士故士亦從而自賤耳今士之佩服詩書而稱述孔孟未嘗不與古同而實之甚不逮者無他特未盡所以摩厲之道耳摩厲之道在乎先恤（見到之）其私而後責之以義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然季次原憲之行豈可槩望諸末俗故士也而或饑寒之不恤則雖欲砥礪廉隅而不可得也徒隸之是遇則雖欲矜尚名節而不可得也誠使優其餼廩復其征徭厚其體貌俾得安意于肄業則吾所以摩厲之者不患無術矣夫民之于上不從其令而（數語精練可）



（思絕非淺識）從其好故上有好下必甚凡民且然而何况乎士然必重師儒之選而悉以學政委之乃可冀以造就人才之效夫師儒不可以資格用亦不可以品級限宜令地方官員及鄉之紳士公舉有道之儒無間于已（此下言言斷的如繪名臣奏議）仕未仕者而上于朝朝廷親加召見察其可者參錯其人地而用之但厚給以田祿而勿授以官使長吏皆以賓師遇之然後彼得務其方以高其節而爲士子所觀法三年一遣儒臣巡察其賢否各以名聞其不能者黜之而并罪其擧主又三年又黜其不能者

而問舉一二行義無玷教導有方者不次擢用之以示風勵又三年乃大比而進退之賢者優擢次者叙用不能者仍黜如前蓋教之爲道當漸以歲月故不可不久于其任也由是則申優劣之條以飭之夫行優者文雖平而必升行劣者才雖高而必斥此學政之載于令甲者也今皆莫之舉行間有行者又皆出自愛憎之口故士皆不務實行今誠盡心體察而行之其無行者不使容于學校若果德行可嘉者許得送諸國學薦諸王廷則既可收人才之用且以觀師



儒之得失至于校士之際其父兄之教不先而冒濫與試者則移有司使罪之其子弟之率不謹而渝義干法者則量輕重而懲之如此則庶乎其有所慕而爲善亦有所畏而不敢爲非行之數年而士習可漸正矣第今天下之人情往往樂因循而憚改作則遲久之功或未易望而士習又不可不急爲之所則愚竊更有一說焉今之應省試者場屋之廣全愈增而愈不足郡縣小試十倍往時雖毋越多秀民亦必不多至此夫養士不精即爲浮游之蠹似宜嚴爲之限以抑之使已進者稍知自勵未進者稍知安分此則可朝令而夕行者亦肅淸士習之先務也

嘗讀程子論學校疏始亦疑其迂濶反復思之乃知欲正士習誠當自學校始第其爲說不無繁重難行因酌爲此議所謂卑之無甚高論令今可施行者也　自記

王邦莊曰說弊則淋漓痛切進策則委曲精詳董醇賈茂殆兼而有之

## 風俗

天下之事有視之若無關於重輕而實爲安危存亡所寄者風俗是也夫風俗之日趨而下也譬如水之浸淫侵蝕其始也涓涓然蟻漏而已忽而不爲之所則必將潰隄決防四出而不可復禁先王畏其然故以教化隄防之漸之以仁摩之以義設爲禮樂刑政之具致民飲射讀法以防其淫慝其君臣上下力行不倦而初不遽期其效及乎化成俗定則雖有猝然意外之變而民無離叛之志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



久也嘗觀春秋之世列國之所以待其民者莫能相尚也然民各從其上之令以死其上之事而不悔經書齊人殲于遂夫遂已滅而其民猶發忿于齊若此豈非尊君親上之化積之有素歟晉荀吳圍鼓鼓人請以城叛弗許請降弗許曰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以擾攘之時而猶不忘教民可謂知本矣後世惟權謀功利是尚而教化蔑然　故君民之間泛若路人平居疾視其上有事則委而去之有明之季一夫作難而反者四應開城迎賊者乃至出於搢紳士類向使禮教素明風俗敦厚則其禍豈遽至於此哉故蘇子曰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乎富與貧此誠通達治體之論也我　國家承明季之弊雖恩澤翔洽而教化猶未洽于天下故人心大抵寡廉鮮恥試以三吳風俗觀之而天下已槩可知矣夫吳有三江五湖之利金木竹箭之饒飯稻羹魚呰窳偷生其舊然也自夫差春申劉濞以來爭爲華靡



遂以成俗而晉宋六朝建都金陵歷年三百於是聲明文物之盛衣冠禮樂之選亦獨甲于天下風流固迄今未艾也然而民安于逸樂而肱于豪侈宮室輿馬婚喪葬祭之禮無限度迎神賽會盤遊劇飲樗蒲葉格之戲視如日用之不可缺奇技淫巧日新月盛一飯之費至耗百金優倡僕隸帝服后飾故天下之號奢侈者亦必以吳爲首語云奢侈之害甚於天災宜乎當事者之以爲深憂也然使其惟奢之爲患而已則國奢示儉國儉示禮治之固易易耳而今日吳

民之所可憂者則又不惟是夫今之所謂奢侈者除一二富家巨室而外特勉强塗飾以應世故耳其實固甚嗇也蓋禹貢揚州之域厥田下下厥賦下上而今則江南之賦幾當天下之半蘇松二郡之賦又幾當江南之半物力既絀矣且承平日久生齒日繁而四方之宦遊者服賈者事末作者又爭趨而託處焉（便伏宜徙散）地小而人衆故所出不足以相給事襍而言厖故民益以浮淫不事事賈子曰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



下無飢不可得也況又天灾流行盜賊滋熾爲吏者不知爲之所而更從而侵奪之民安得不窮夫民窮（從當推到鮮耻）急愁苦而計無所出遑復顧惜廉耻所以弱者衣食于妻子强者至禦人于國門而不顧即素號爲士大夫者亦往往孜孜言利錙銖之得失不惜干名犯義以爭之嗚呼風俗之敝至于此極而顧欲以文誥訓戒之恐愚民未能遽曉也即曰定制度辨等威嚴遊逸之禁重奸暴之誅猶未足以勵俗也愚聞諸董子曰譬諸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然後乃可鼓

也爲今日計非大舉而整頓之則雖有良吏亦不能有以爲治何者民失所養則無以爲教之地而民失（四語實爲通篇關鍵）其業則亦無以爲養之地也然則令附籍未久者各歸故鄉而盡驅其游手好閒者以爲農其可乎愚竊謂令客戶各歸其土可也若欲驅游惰而農之則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難彼其生而惰偷一無所事而又好勇鬬狠不甘于食粗衣惡惟是三五成羣仰奸利而食而一旦欲其服勤田畝無論吳地鮮閒田可耕就令有之而麋鹿之性不可復馴適足坐令敗羣耳然



此輩喪心狂易靡惡不爲眞所謂盜跖居民間者敗壞風俗莫此爲甚苟欲長養嘉禾則害苗之草終不可以不去愚意今天下雖號繁庶然如滇黔川廣之間仍多曠土古之謀國者有募民以實廣虛之策今（絕大議）當舉核其游惰者優其資給而徙之遠方其所徙者安插之方一如漢臣鼂錯之說彼既遠其鄉里其故態無所復施而又有家可居有業可守于是明設賞罰誘之趨事則亦足以安其生矣如此則良民之害去矣于是爲之緩征薄斂（歸宿在教故說養充容）而使其出者有可繼貴粟

賤幣而使其入者有所餘使民皆欣欣然有樂生之心則固已自愛而耻犯法然後教化可得而施也然而難者必曰古者移郊移遂之法必教之不改而後移之今乃欲先徙之而後施教失其序矣夫游民至（得此）衆徙之將不可勝徙且以游民之不可服田也而徙之遠方則彼亦惟有死而已矣能保其不羣聚爲盜乎愚竊以謂不然古之時蓋無日不教其民而猶有不可化誨者今此桀惡已深之民豈其教之而即從若必遲之又久則又甚足妨吾治吾精其檢閱于未（須知）



事之先而嚴其約束于既事之後但得十去其五則（此中當別有作用）其餘將皆有所懼而可驅之于善是亦教之一端也周禮罷民之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彼在所宜徙者本皆人所不齒固謂必置之死地而後生苟終不能自求生則其死固不足惜而吾之御之有方則亦何患乎爲盜故曰欲施教化當先去游民也教之之道非徒教詩說禮之謂在乎躬行以倡率之昔晉文公欲用其民舅犯以爲未可乃入定襄王以示之義伐原以示之信大蒐以示之禮夫文公特志在霸功耳

未嘗有大治濯俗之思而猶必以身相先況欲化民成俗追古治之隆乎今夫地方長吏民之師率也師帥不端而何以化民是必本之于忠孝出之以至誠請託不行使天下知其不撓暮金必却使天下知其不貪痌瘝在宥使天下知其不忍終始有常使天下（排此有法）知其不二求賢若渴使天下知其不驕則民皆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是惟無禁以禁則止是惟無令以令則從由是教之孝弟教之茂廉恥教之仁以展親睦族教之義以敬老慈幼教之有無相通以周



鄉黨定嫁娶燕享喪祭葬埋之式以教之禮辨車輿服飾器用之等以教之讓一斗桶權衡丈尺以教恕謹質劑之約以教信設力田之賞以教勤而罰其不（此句）勤者禁其歛財聚衆演戲賽社者與嬉遊無度者而（獨地一筆參差入妙）教之崇儉屏其器物之淫巧不中度者而教之返朴糾其惑溺于左道及諂奉佛老者而教之歸正豪宗右族之不率教者吾繩之匹夫匹婦之孤節獨行有關風教者吾顯之遂之夫然而民之耳目有不觀感手足有不齊一心志有不奮興者必非人情此則所

以使民移風易俗之綱目也夫由前之說則孔子之所謂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者也由後之說則孔子之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層層結束處處鈎貫章法純也）政刑德禮豈可偏廢哉特操之有本末而施之有緩急耳凡此皆長吏所宜盡心也若夫欲長吏之皆得其人則在我

皇上之愼其簡畀矣欲長吏之各盡其職則在我

皇上之神其鼓舞矣董子曰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則遠近莫敢不一于正此萬世不易之

蓄齋集卷五　策　風俗　九

道也循是道也將風俗日登于淳古其民可安可危而不可與叛　國家有道之長何必不跨成周而過之哉

施覺菴曰英偉卓犖能言人所不能言然實是救時良術非苟爲異已也

蔡漢燮曰滔滔汨汨如長江巨海波濤溢湧而黿鼉百怪出沒其中眞至文也

楊耕夫曰看得眞說得出樸茂典核有西京風味

## 卹農

四民之事莫勞于農而生民之功亦莫盛于農農者天下之所恃以爲命故古之善爲國者未有不加意于卹農而今日之所宜急講者亦未有先于卹農者也雖然古之爲農者出于一而今之爲農者出于二（討論精至）故以今日而言卹農其勢有不得不異于古者何則古之時田皆在官爲之畫疆分井計戶授田而稅其什一之入如是而已故凡耕于野者卽各食其田之利以供其上之賦所謂農出于一也後世井田之法

蓄齋集卷五　策　卹農　十

廢而田皆在民于是富民出貲以買田而使貧民代爲之耕貧民但輸其稅于私家而不與國家賦役之事富民但輸其稅于公家而不親南畝稼穡之勞夫小民盡四肢之敏以從事于畎畝固農也而國家粟米金錢力役之供無不按畝而賦諸民則凡民之業田者亦不可謂之非農故曰農出于二然則今之卹農將卹其無田而力耕者乎抑將卹其有田而不耕者乎（波瀾壯闊）說者曰小民終歲勤動而輸租之餘所獲無幾高者食粗衣惡下者至不免凍餒至苦也彼富民坐

享租稅之饒既已身安逸樂而復出其餘力以相兼并此富者所以日富貧者所以日貧今　朝廷雖歲下捐租之令然適足以惠豪强而不足以綏貧弱故欲恤民之困者必先痛抑富民使無侵暴貧民而後可嗚呼為此說者其亦可謂覩其影而未察其形者矣夫所謂兼并者特富民之迭相乘除耳若田野小民大抵身無立錐又安所庸其兼并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能大者其所受（俗情出以為筆）恒大能小者其所受亦小彼其蝸婦子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耕一不勤而荒蕪隨之



矣身家之不贍亦其所也豈必富民暴之哉況今之所號為富民者固亦非獨有餘也計每畝之所入除公家正供䆉費之外上田不過餘五六斗而養生送死婚姻祭祀酬酢往來之事出其中租戶之牛本工本有無緩急出其中遇有小災則為捐為減田主所不敢望于公家者租戶無不可得之田主若遇大歉則相率欺隱無限量而其尤無良者雖（恐亦未為尤）豐年亦逋欠自若（無良者）也邇者吳中水旱頻仍租戶歃結以抗田主至頻大吏再三告戒其效可覩矣故業田之家雖邀蠲

貸之恩而仍未克紓其困而猶曰宜痛抑富民豈欲使人盡為黠吏而已乎愚以為欲邮力耕之農莫若先邮業田之農蓋貧民資富民之田以食富民藉貧民之力以耕其事實相須也有田而無人焉代耕則膏腴將變為汙萊而重困于賦稅此富民所大患也（洞中事情又寫得風韻）故夫富民之于貧民其所以招徠綏輯之者亦必有道矣今一邑之中不毛之土往往而有而邇年以來因貧民之逋逃死亡而就荒者又十之一二也彼富民方困于賠累又何以為牛種名募之資哉古之重



農者尚將官給牛種官為名募以耕之今誠緩征薄斂重邮富民使富民有餘力則彼必能自為計以安（真救時要策而文氣亦滂沛）集貧民而又稍假以事權使得課其勤惰糾其不率凡陂塘圩岸蓄洩之宜莫不協力而為之謀則貧民恃有富民之周急而不至于流亡富民亦不患貧民之逋租而樂為之賑貸平時有以相贍凶祲有以相倚如是數年將見民得農田之利而末作日益衰地力日益盡賢于官為之勸也多矣愚故曰邮農者當先邮富民蓋邮富民正所以邮貧民也若夫豪暴之

徒惟知乘勢罔利者固宜明吾約束以抑之豈與其朘割小民乎苟不此之務而徒務姑息租戶勢必貧民日趨于惰媮而富民至無以自保愚不知國家賦稅將于何取之甚非體國經野之道也

施覺菴曰今之擁厚貲者大抵得自末富若業田之家其困日深一日良由但知督責田主而姑息租戶也郵富民以及貧民真通達時務之論安得使當事者脩閱此言乎

何未君曰貧民日趨于惰富民日即于貧此交困



之勢也篇中指陳大綱最爲得之第其勸課節目仍須當事者盡心耳

水利

今之策東南水利者皆以治河爲急然今日河工既專設河臣以領之而
車駕復親臨相度指授方畧其治之之方可謂至矣草茅下士欲拾紙上之陳言以佐下風誠知其無當也其次則曰濬川以溉田昔明臣夏原吉周忱以三吳旱澇不常建議開劉家河白茅港諸水以通蓄洩而農田便之今宜倣其意而見諸施行此其爲說不可謂非救時之良策然愚以爲猶其緩焉者也竊嘗



謂天下事不在創建非常以求不世之功而當就其尋常切近之處隨時補救使不至于有所廢壞人惟忽其近而以爲不足爲是以因循積漸而已成之功常敗壞而不可復收譬如人有癬疥之疾莫不以爲不足憂也久而不治則必將疽食徧體而穢惡痛癢之患必有不可堪忍者惟水利亦然古者方里而井其間爲遂爲溝爲洫爲澮以達于川其錯綜經緯如此其備也今三吳雖號澤國而其田之濱湖者往往爲水所吞嚙日就陷沒其遠于水者一遇小旱輒坐

覩其苗之稿而無可奈何所以畝畝多荒蕪之區而
人戶有賠累之苦此豈非水利之當修舉者乎且水
之爲利微特溉田而已公劉之遷豳也必度其夕陽
觀其流泉以建都邑焉誠以水爲生民日用所必資
而不可不加之意也今鄉里之中澗溪沿沚之水既
多即于壅閼而城市尤甚即如吾郡凡今之所號爲
旱地者經其街衢莫不有橋梁舊迹以知昔人度地
居民必不使有不通之水道而後乃多所堙塞也愚（可勝慨歎）
親見昔日之通渠而今且犂爲園圃據爲室廬者不



知凡幾矣又嘗往來金陵見秦淮之水民多立木而
架河房於上未幾則塡爲平壤矣乃又從而架之而
又從而塡之葢不及三十年而河形已減其半夫秦
淮授大江之委而爲省會萬井之所藉豈可聽其侵
奪而不禁乎故即一二郡言之而知水利之因循廢
壞固大槩如斯也故爲今日計宜額設工料之費而
令司水利之責者歲時檢閱于水之病田者築堤以
禦之田之病水者鑿池以資之都邑之乏水者按其
故道而擇其尤不可廢者開之如此則雖無一時可

紀之功而實有萬年永賴之利矣然而議者必曰田
間之陂塘圩岸民所宜自爲謀也今欲取辦于國帑
則耗國而不可爲國中水道湮塞已久一旦有事疏（今之議論大槩如此不獨水利爲然）
濬則民之不安其居者必衆又擾民而不可爲殊不
知欲令民自爲謀則事必終歸于廢壞官爲治之縱
時有小費孰與夫蠲賑之不資乎若夫盜憎主人怨
謗固所不免然君子爲政亦在爲所當爲耳豈憚于（惟君子一流人可以語）
小怨而務爲姑息哉抑方今東南實有人滿之患故（此）
日用所棄無所容納則盡舉而投之于水此水道所



以易閼而疏濬之下塗泥尾礫又不可勝計當事者
苟不急爲之所則興利未已而害已隨之則所以禁
其未然而措置其所必然者是亦善終之道惟毋以爲
小而忽焉斯可矣

施覺菴曰深識治術之言勿以無甚高論而忽之

沈尊堂曰胸有經緯語無枝葉侃侃而談奚啻監
門之痛哭長沙之流涕洵救時之良策也

# 蓄齋集卷六目錄

書

寄魏叔子謝墓誌銘書

與顧阮江書

答陳陽山書

答倪又迂書

與大瓢山人書

賦

落齒賦

秋蘭賦

石浪亭賦



# 蓄齋集卷之六

書賦

## 寄魏叔子先生謝墓誌銘書

自楓江言別忽踰兩月未審繼見在于何時懷想之私無可言喻昨止翁使至承惠寄先君子墓誌銘二十册捧讀之次哀與感并因歎先生固先君子之知巳也夫先君子平生敦信義鄙夸詐惟是人倫日用之事求無憾而後卽安殆無愧于古之立德者然而世之人每厭常而喜新非有奇行足以炫聽則罕稱道焉况望其有述于後耶乃今而得蒙先生之表章



是知巳二字係原

盍嘗聞之于客先生實徧質諸知交而以狀爲不謬故深相許可也昔曾南豐有言人之子孫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作銘者莫之拒而不爲于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先生殆其人歟今之乞銘于先生者多矣意固謂先生之文足以傳其人之名然使不察其人之生平而漫焉銘之則其文先不足傳而于人乎何有嗚呼若先君子者誠足以當先生之銘而先生之銘則誠足以傳先君子之人也

且夫先君子不可謂非先生之知己也（此博尤出人意表）猶憶往歲侍先君子于姜奉世齋中見先生所著書擧以示堅曰此必傳之作也當與昌黎東坡相伯仲其佩服先生而思得見先生者已非一日豈知先生涉敝地而先君子竟不及見先生也乎先君子不及見先生而堅見先生則因先生而追念先君子者誠不勝涕泗之零落先生顧不棄不肖而錫以先君子銘辭則思先君子而不得見見先生之銘如見先君子焉先君子思先生而不及見得銘于先生而如見先生焉雖謂（就一見字生出無限波瀾）



先生與先君子兩相知而兩相遇可也（合寫一筆檢圓局緊）抑又思以先君子之潛德幽光而得藉先生之銘以垂不朽則自今以往卽世世子孫皆得因先生之文而想見先君子使先君子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是先生之賜何如重而不肖堅宜何如其報也旣拜賜之辱謹酹酒跪誦以告先君子而焚其一臨文嗚咽幾不成聲然念及于先德之有傳則又未始不少慰卽先君子在㝠㝠中當亦深知己之感矣（筆情飛舞）顧竊不知量倘得更爲作傳以附獨行之末則尤先君子之幸也非堅之所敢望也先生其許之否乎楮短情長不勝感荷惶悚之至伏惟矜亮刻資及書價如數附到其刻中有誤字改正如左并希垂鑒不宣

此書于庚申五月中授曾止山而魏先生卽于九月中作古後于金陵先後遇深質人吳子政兩君皆云未見乃知此書竟爾浮沉也附記

何鷟亭曰憑空撰出知己二字寫得如許曲折飛動乃知天下無物不可爲龍壁中絲其一蘆中羽其一今見震兄握中管又其一也



鄭元白曰信筆揮灑自成佳文雖詞句不免有襲古人處然一往纏綿排惻純是天機發越亦豈有古人在其意中耶

## 與顧阮江書

雲山迢遞候晤爲艱懷想之私與日俱積顧念閣下勤勞王事未免戴星故不欲以無謂之寒暄涸瀆清聽特時從令郎家報中問訊起居而已茲不揣狂瞽敢有啟者閣下潔己奉公口碑藉藉傳聞桑梓誠足爲親戚交遊光寵但側聞自去秋以來槩不受詞訟此殆祖蓋公治道貴淸靜遺意意非不善然鄙人固陋私竊以爲過矣國家設立親民之官雖不尚主於聽訟然理獄訟平曲直自是牧守之職漢宣帝



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故其時如趙廣漢尹翁歸之屬皆以善于折獄名列循吏未有置獄訟於不問而得稱稱職者也孔子所以貴無訟者亦欲以德化民自然無訟故爲難耳非遏絶之使雖欲有訟而不得之謂也醫者之治病也緩則治其本急則治其標方今世敎陵夷民俗惡薄豈可冀望于德化正宜從其標而治之耳若遏之使不得訟是使奸頑得以肆行無忌而平民之負屈者沉痛抑鬱而無所控訴豈爲民父母之道哉且以舜之大聖承唐堯於變之後而猶必命皐陶爲士諄諄于服宅之明允則是雖德化洋溢終不可不加意于聽訟也而閣下顧遽欲遏絶之亦甚異乎吾所聞矣想閣下之意豈不謂閩民刁頑健訟告訐之言往往不實吾不與准理乃所以息事寧人乎然十事之中必非事事皆虛奈何以誣告者之多而并其不誣者亦遏之也且欲禁絶誣告尤須分別審理就其誣之甚者而重懲之則刁民畏摘發之神而不敢飾詞以瀆觀聽獄訟



必自此少衰矣今惟槩行不受已耳則誣者旣無所懲創而其寃抑無伸者亦將發其怨毒于法紀之外是欲以息事而事乃愈煩欲以寧人而人乃愈擾也故以閣下之仁心爲質而人情反有所不足者毋亦以此歟夫折獄如神從古難之然疑難之獄諒亦不數見其餘但能虛公以聽自可十中八九嘗博問諸往來貴治者知福郡民風大率與吾蘇相似而上臺復平易近人似未可以爲難治而徒爲此苟安之計也刑名幕友最爲緊要苟其人得力則所費少而所

益實多不宜以缺人廢事倘求之而未得則向日所
言某人可以少佐下風唯閣下進退之又聞閣下欲
求調臺灣臺灣固是升缺然善爲治者不易民而理
若徒取臥而治之即得調恐亦未必有益不如就事
言事勵精盡職開赴愬之門師哲人之聽則循良之
績奏而還轉之期自速矣骨肉關切不覺其言之唐
突伏祈格外鑒原而垂神採納焉餘惟珍重珍重不
宜

繆虞良曰反復開示曲盡事理而又不至于逆耳



可謂忠告而善道

何焯谷曰古人於親友間每多規誨之辭近世此
風不槩見矣讀此真覺古道照顏若其文筆之醇
茂自是西京風範

## 答陳陽山書

昨遣小兒奉候求書匾額歸時得先生手書欲索弟
所作蓄齋記情詞斐亹多過於推許之言使弟且感
且慚凡弟所撰雜文非惟世無知者即巳亦初不以
爲意不虞先生顧好之如此也自分蹇劣何以克當
猶憶十五六歲時讀古文則快之讀時文則往往厭
之然而功令之所程父師之所課卒不外乎八股至
于古文特以供勦襲之具耳初未嘗窺其大全究其
閫奧也亦時自奮發以爲苟得博一當當悉擯去帖



括家言而肆力于古文以庶幾于古之作者乃命途
多舛遂至頭顱如許而榮世傳世之業兩無所就殆
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邇年來自甘放廢因稍欲
從事著述而世又無名公大人可從而訂其失得者
其于古人之尺度不自知有合否也故自一二知巳
而外即不敢出以相示誠懼其適足以發笑耳而先
生顧以爲可傳毋乃未深察乎昔太史公謂詩三百
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及如左丘失明孫子斷
足終不可用退論書策以發其憤懣垂空文以自見

蓋古之君子負其才能恥厭與而𤀹滅未有不思立言以傳于後者弟雖不敢竊附于是然而魚惜其鱗鳥愛其羽凡物莫不以文彩自喜況如弟者豈竟無其心哉顧念自古迄今文人學士不知凡幾矣而傳者蓋少何者其無所憑藉則然也彼夫左史莊騷以及唐宋大家之文實天啟之以持千古之文運者非人力可及已（卽人家何常無名位讀之眞足令人氣短）若其他作者類皆乘其名位盛其交游故其文一出則當時之人翕然稱之而因以施及乎後世苟其身處卑賤孤特獨立則雖才懷隨和夫誰



信之而誰傳之者近日刻集至多惟魏叔子以布衣特聞雖其文實佳要亦由于聲氣廣耳若弟性恥干謁足跡不出里閭平日知交之中一登顯仕卽憚與周旋如此而欲望名譽之光豈不難哉且弟踽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故李習之張文昌得昌黎而名始顯秦少游黃魯直附東坡而名益彰卽今唐鑄萬亦因魏叔子一言而人遂推重焉誠遇其人也而今何如也近者亦以滅世無名爲懼嘗繕錄一二以質諸今所謂前輩者而皆置諸不論不

議之列并其藁亦不知浮沉作何物求如先生之稱（處處縮定）許了不可得（有法度）先生之厚意則固不敢忘矣所可慨者假使先生爵尊望重如歐陽公其人而弟得出于門下則一經品題便作佳士前賢卽不敢望已至如近代名家亦何必不可與爭先後哉無如先生與弟同一淪落不偶設先生持弟文向人稱道則人必以爲阿私所好苟不怒則笑耳不將使先生重爲斯世詬詈乎嗚呼夫文章之事其能傳于一時而不能傳于（文特慨世無知者故）千百世者有之矣斷無不能傳于一時而反得傳于（言若此其實文章自有定價往往久而亦顯）



千百世者也弟今者且無以取重鄉國而況遠而四方更遠而後世異日者直當以之覆瓿而已未審先生索此覆瓿之物又復何用謹命小兒錄呈台覽或者賴先生之筆削而得以垂諸不朽未可知也心思欝結日久非先生莫可告語者故敢一吐出胸中所難言幽噫怨亂不知所云惟諒之而秘之爲荷

王邦莊曰以龍門之筆寫龍門之志似亦在天啟之中而不必藉人以傳者目前寡合無庸深憤

袁𦶜瑩曰借題抒志何等縈紆欝悶感慨激昂捧

讀再四如讀史公報任安書令人欲歌欲哭



## 答倪又迂書

春杪造晤以廹于行邁匆匆而別誠未盡繾綣然吾弟在病中多言則傷氣徒作楚囚相對旣無益徒作慰藉語則人人能之亦無俟僕之贅也故此時但一見亦足矣君僕與足下相與之情則竊謂有深于他人者豈以形迹較疎密耶自足下抱病以來每一念及輒戚戚于心繼以浩歎時從允淸緖勤問訊起居聞有向愈意則喜否則彷徨若無所措所以然者僕旣自甘放廢而兒輩學問復不加進寡偶少徒所望



以經術發名爲吾黨光者獨足下耳然此猶有待于外非吾輩性分中事若夫風雨晦明之際獨坐無聊雖泛覽書傳而老人意思頹唐無所激發思得少年英俊之士如足下者相與縱談今古或歌或哭庶幾使吾胸中之氣勃然復生而了不可得未嘗不臨風嗟悼惘然若失足下知僕株守有素長者之車轍旣不可多致而平昔所常往來者大抵與人異趨徒碌碌耳嘗讀昌黎與孟東野書不覺啞然而笑吾雖萬萬不逮昌黎然誰爲吾之東野者足下以此推之則

知吾之念足下否也接來翰知足下意欲入城大善既可以入城則扁舟直可達河干何必圭芳似家但（微風蹙浪自成淪漪）念足下窮愁憔悴之餘相見時意興必大減于昔既令吾喜又當令吾悲也又念足下雖困于外境然譬如富貴人作乞兒其本來面目必不盡脫則吾所相期者固在而足下處無可如何之勢惟當放心遺形與二三知己飲食言笑取快目前或者沉痾亦因以霍然未可知也整日坐闤闠中與兒女子為伍則如來書所云亦有何情緒願足下決計早來作數日快



敘如必遲至秋冬之交或更為風雨所阻則契闊談讌復何時耶前使者來適有客在座未及作答茲因便鴻率復不宣

繆虞良曰只寒暄語耳却寫得委曲有波瀾非胸有智珠無此筆妙

弟緒勤曰情動于中如絲之有緒引而伸之則彌長所謂文生于情而情復生于文也然古人通問書如此纏綿深至者亦不多見

## 與大瓢山人書

昨奉諸方欲一吐出胸中所欲言而尊客沓至又察先生尚未朝食且有他事因亦隨行而出今未敢復進然而胸中所欲言者終不能自已故輒藉管城署陳于左右弟聞人之相知貴相知心然竊謂欲相知（不刊之論）心者莫善乎論文文者心之所發其中甘苦往往只堪自知而乃有人焉其得者歎賞之其失者救正之吾所不言之隱若人一一為之點出此不謂之知心不可然今日八股之文大抵出自揣摩代聖賢說法



雖工拙懸殊而要非性情之所寄若夫詩歌古文辭雖亦不無潤飾而其意趣學識品槩必有不可終掩者此其尤足以之論心者也然而知此者亦已鮮矣弟十五六時不自分量輒高視闊步有希蹤古人之思然館塾所課惟在八股間有旁及則先君輒拂然怒故不敢有所作即有亦不敢以示人并己亦未嘗自信也先君變後禍患頻仍者十餘年及事平則婚嫁喪葬諸事日不暇給而又不能忘情于舉業是以學業終無所成其于友朋則自幼即好結納而輕于

許與每多後悔投契者甚少中歲因訟事日與俗客
爲伍久之未能謝脫間與二三同學論文角藝則遂
以爲相知之雅無過于此矣寧復知世間有偉人奇
士惟嘗一見魏叔子至今思之而叔子則又已没矣
邇年以來自甘放廢閒居無聊則信筆塗抹適陳陽
山見而謬譽以爲不下魏叔子雖心愧其言而亦因
此自奮念古人亦非不可以學而能特賴有名公先
止相爲指示耳乃時出其詩文就正于當代長者而
往往如水沃石見猶不見則愈（頃陳而入倩文斐堀）以自傷後得繆虞良



施覺菴冷秋江三先生相與印證始稍稍自信然三
先生意見亦不能盡同或此之所是而彼以爲非或
此之所否而彼以爲可則又悵悵然患靡所適從未
嘗不歎當今之世上之不復有如昌黎廬陵其人者
樂于汲引後進下之又不能如易堂諸君子合志同
方互相討論爲可痛也乃不謂于先生而覿面失之
弟聞先生之名久矣其始也汩没于塵俗初不知先
生爲何許人繼則知先生有經濟才如所謂入幕之
郄超且善書亦未之慕也最後因王子聲弘始知先

生高雅能詩文曾于聲弘所見所刻拙作袖之歸若
相賞者于是始願納交于先生然弟雖（知海上神山欽）固陋不足厠
文（近忽遠）人之列而于當世文章之士自魏叔子以下亦少
所心折徒曰能詩文耳庸詎知詩文居何等乎况今
之論文者或自負過（四溪道蘊）高有鄙夷一切之意或道不足
而强言使人眩于是非或私心愛憎好爲譏評或陽
爲稱許而無情實是皆未可望以知心者也故雖緣
先生雅意敢出一二以求教而終未敢以知心望先
生及惠教大作乍閱一二已不覺屈服别後于燈下



讀之盡帙且驚且喜與兒輩歎息久之晨起卽繆加
評論復令家僮錄而丹鉛之不忍釋手嗚呼弟乃今
而心折于先生之文矣先生之文可與魏叔子（大海燈風）並垂
不（生紫瀾）朽者也乃今而並知先生之心矣蓋先生所守者
實古人所難而非僅欲以文章名世者然非讀先生
之文則先生之心亦何由而知是故文之不可以已
也今設有忠孝氣節才高識偉之士于此而其文不
足以動人則雖心敬其爲人而未必使人流連愛慕
時時往來于心若此也然則謂欲相知心莫若論文

者豈非篤論哉雖然先生之心弟則旣知之矣而必區區爲先生言者亦欲先生之知其知我而遇之形骸外也弟一生碌碌無善可稱然亦頗知自愛于世俗一切卑瑣齷齪傾詖矯詐之習不能爲亦不屑爲又頗好義重然諾顧力不足耳其取怨惡于世以此其不兄棄于有道亦以此顧身處貧賤功不加于時（沉鬱）死無所名與螻蟻同歸心竊痛之（頓挫極唱歎之妙）是故不揣固陋欲以文章問世而其是非可否又多倀倀然莫知所適從則所望于折衷論定者先生眞其人矣願先生有以敎我也拙作舊藁多塗改不可觀一時不及另抄先奉到二首乞賜筆削如不嫌涸瀆當陸續送覽其已刻稿紕繆處亦望指出集首已蒙秋江先生賜之序矣另日尙欲拜求一言以爲重夫以先生之珠玉在前而顧自忘其形穢不憚請正者以先生之人之文卜之而知先生必能知弟之心雖不敢望如叔子之于唐鑄萬而其無今世論文者之四失則斷斷然也故竊自附於相知之末而道其所以然伏惟垂鑒餘情縷縷尙圖晤悉不宣



冷秋江曰洋洋灑灑極縱橫捭宕之致而步伐止齊仍一絲不亂此神明于規矩中者也文至此固應有目共賞

施覺菴曰因其文知其心此相士要訣也而非眞能知言者亦未易言之若文之纏綿曲折當不在昌黎二崔書下

## 落齒賦

維歲次於攝提兮吹律中乎蕤賓臥東窓之積雨兮頽然其如病酲忽荆扉之剝啄兮進楊果之芳馨固余心之所善兮遂啟口而連登豈咀嚼之有異兮砰乎其作漱石之聲（頭句斬絕）亟吐棄以流盼兮魂礧其形雖貽質之慘慘兮夫寧外物而可憎停餐而延佇兮思百出以回縈緬斯民之初生兮惟骨餘其猶未備乃乳哺之未久兮欣吞嚙之漸利紛黑白其雜糅兮時掀唇而誇夫美麗暨就傅而齠齔兮旋新與故而相（備極形容）



替並潔白于瓠犀兮擬方正于編貝（而復出之以宕逸放妙）斷安然如磐石兮嘐鋒銛其若鋸誂柔茹而剛吐兮惟所納之而無不如志滋味由之以辨兮誠養生之所貴夫何造化之爲虐兮若妒吾之貪饕未槮槮而加長兮根浮浮其欲搖外達于頷頤之間兮腫且赤以如熬欲呼天而不得兮何有乎美酒與嘉殽詎殞骨之有物兮抑由于風寒燥熱之不調固衰微之先見兮曾天譴之可逃勉支吾（匠心之句）而就平兮遠不復如疇昔之堅牢惟右偏之第二牙兮類旋虫之嚙而將撓形雖存而精已

耗兮早不任夫飲食之勞余固知其難（頓挫入妙）永保兮猶冀少延乎旦宵也胡漂然其長辭兮莫余戀于崇朝也年未屆乎知非兮悵形質之不全石闕生于口中兮（不難于真）漏清風于疾言（而難于雅）昔范雎之折齒兮乃遘遇之顛連匪溫生之無檢兮禍實胎於丐錢余豈其有他故兮而爾乃中道而棄捐歎余生之偃蹇兮滋荼毒于華年思收效於桑榆兮徒擾攘于吳山楚水之愁烟進不能邀大烹之養兮退不能借一策于計然蝸角之伏處兮慘不異乎逆旅之迍邅是猶外遇而可寬兮而



天又困之以蒲柳之弱質撫韶光而惋惜兮怏心志以何日覩茲零落之已早兮益憫焉其氣奪昔何爲而無者忽有兮今何爲而完者復缺昔何爲而毀者隨生兮今何爲而虛者不實（撫今追昔無限纏綿且與前悃然相應有情）豈惟是之莫續兮吾知搖搖者之舉不能以終日自盛衰之常理兮雖聖賢亦莫挽乎其轍古云黃髮而兒齒兮諒屬頌禱之飾說彼孫壽之妖媚兮奚取夫齲齒之爲悅懼高堂之傷懷兮低徊而隱默兒童之無知兮漫嬉笑以自得顧余心之鬱結兮其誰爲余解諸乍輾然而獨笑兮

悟官骸之皆虛昌黎之雄邁兮猶齒齶之先余掛令
名于天壤兮至今生氣常有餘苟章身之無術兮將
彭籛亦與殤子而同區旣倘不廢夫嘯歌兮曷游思
乎六藝以自娛

張日容曰神全形斂達人以斯自放志士乃復不
撓感憤之音間襍游戲故是名筆

兄犀堅曰往復曲折淋漓盡致挹其氣韻當擲入
屈宋間震孫懷才不偶宜其自傷遲暮若此余年
來齒落且盡每讀昌黎匙抄爛飯合口軟嚼之句



不覺啞然今覩此文益不勝同病相憐之感也

## 秋蘭賦

閣茂紀年夷則應律盆蘭發花幽香盈室蘧道人坐
臥其間神相契焉若夫老葉紛披張嫩苞刱拔抽碧玉
而成莖貫元珠以相綴其未吐也則葳甤絡繹豐本
銳末柳眼同姿瑤簪比質其既放也則幽閉蕭散秀
外惠中皎如琪花妍若纖蕙遠而望之似瑞雪之灑
積翠迫而察之類粉肥之點輕紅亭亭濯露嫋嫋迎
風覺菊芬之太畜嫌桂芳之太濃洵國香之獨擅宜
與王者遭逢也于是設芳醪芼芹藻招素心攄幽抱



銜觴賦詩相與賞之酒酣以往道人逌然若有所思
作而言曰夫蘭之于世也其亦有幸有不幸乎方其
結根深林敷榮空谷與木石而為羣並菅茅而為族
或摧折于冰霜或蹂躪于豕鹿雖無人而自芳亦抱
恨于世俗之莫服爾乃野人採聽而蒐羅賈客居奇
而炫鬻于是舟車捆載不脛而走川陸南浮江淮北
踰恒岳東窮齊魯西盡巴蜀動士女之顧盼投好事
之所欲倘亦見知之會而歷聘之績洎乎入金門躋
玉堂珊瑚為架璺瑛作甎培以珠礫沃以香湯蓬萊

山上太液池傍天顏而有喜妃主介以稱觴風轉
椒宮試服媚之驗香來蕙帳希下夢之祥擎攜摻手（添亦香艷）
掩映明璫寵均迎輦珍並姚黃蓋杜衡與薛芷莫得（至幸）
而望其餘光次則王謝門庭金張甲第秘閣重軒金
閨碧砌靈犀以辟塵埃珠簾以禦蜂蠆經過則趙李
之倫映對則商周之器綺筵開瑤爵酹妖姬倚瑟發
揚纖歌披拂乎花氣才俊之士垂華纓而躡珠履者
莫不誇美稱奇以獻媚接讌笑之清暉亦托身之得
地若茲花之依乎甍牖蔭乎松軒根盤苦窳之缶葉



點螾蜑之涎枯木朽株是附是緣曾不得邀顧者之
一盼而惟吾輩不得志之人與之周旋賡尼山之幽（感慨寄）
操弔湘纍之芳魂分餘香于苦茗流逸韻于清尊其（之不幸）
何以異于山崖水曲友麋鹿而狎烟雲者乎客曰何
爲其然也夫蘭之爲物孤標絕俗初不屑乎炫美故（以下筆鐵飛舞只如作散文而法）
論者以方操于幽人比德于君子彼豪華之習粉黛（度一絲不走）
之容非其好矣且夫王公大人貢獻日新名種如薺
物以多而不珍愛以博而易徙徙侈一時耳目之觀
而莫之保護有轉盼而萎絕耳唯里巷之間得一華（幸中不幸）

一葉而愛之如拱璧時其陰陽謹其闔闢是以蘭得
全其天而寖以蕃殖故近富貴者多危機安貧賤者（不幸之幸）（小中見大）
有餘適此倚伏之理而有道之所決擇況以吾子之
清心逸興而朝夕嘯歌于其側暑風竹簟夢繞有陔
椀茗爐香情縈楚澤摛黃絹之新詞續騷人之標格
言泉與皓露俱流思風共涼飆相激使夫紫莖綠葉
失品藻于前題秀質芳叢繪情形于子墨良足爲花
神加九錫矣而顧艷稱光寵之遭時動知希之戚豈（收束全篇）
吾子之有俗情耶抑聊以攄其胸臆也于是道人粲



然而笑引滿屬客而爲之歌歌曰維彼幽蘭兮自遠（意已盡于客言故只）
方不恥卑賤兮來草堂炎涼幾變兮菲菲彌章願爲（借歌詞以足已意章法絕佳）
久要兮紉諸佩纕又歌曰今夕何夕兮羅珪璋秋風
有情兮送晚涼同心之言兮莫知其長寵辱何有兮（翁成一片）
不如舉觴

繆虞良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賦固以麗爲尙然爲
麗詞而無逸韻亦土木偶而被五采耳若茲藻語
紛來雋思輒出殆兼二者之長

王踶昭曰託物寫懷語語新雋先生其謝景滌後

身耶想見芳蘭竟體也



## 石浪亭賦

維巳丑之冬仲兮偶言旋乎舊鄉憶石浪之孤亭兮聊假步乎平岡噫吁戲乎悲哉但見荒塗延綿落木蕭瑟荊棘冐衣宿莽沒膝悲風凄其四至凍雲慘以藏日（敍其廢）訪昔時之臺榭兮曾瓦礫之無餘獨巨石之橫亘兮猶可識其遺墟徬徨四顧感慨係之緬斯亭之創建實自玉峯顧氏方宗伯之當塗緊封君之樂只爰選勝于林泉營別墅于吾里因雲根之委屬名石浪以誌美想其（想其盛）託迹邱園娛情金屋迎秋月于蘿軒坐春花于芳褥于是抑客獻笑歌妓送嬌絲竹奏曲度調濃鮮御觥籌交亭館爲之增色林巒欣其見遭固亦一時之盛哉惜余生之較晚兮不獲覩其全盛顧疇昔之里居兮猶及登臨而覽勝（見其存）因高下以建宇信曲折而玲瓏虛室可以攬雲物幽軒可以漱松風雖文窓綺疏剝落殆盡而廻廊曲檻結構自工下有石塲平廣孤亭翼然臨于崖際憑虛遠眺覺山色湖光撲我襟袂余既悅此風景兮因重惜其頹唐進守者而問故兮云已屬（叙見廢之故無限感慨）于南陽亦昆城之華族兮科名

不讓乎野王羌既有心于勝地今又何爲乎不繕完葺牆蓋去此百步而遙卽南陽之墓封謂斯亭實踞乎龍背將不利于幽宮徒以前人名蹟不欲肆其斧斤之鋒惟速朽之爲幸豈其舉廢以爲功余聞言而歎息知其不能以久留況自我不見復三十秋雖良材堅甓猶不免漂飆于風雨而何怪夫頹垣敗宇之鞠爲荒坵嗚呼物有盛而卽衰事無與而不替或因天時或因人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彼蘭亭梓澤名勝擅天下然猶不久而輒廢又奚有是區區者歟獨是彼雖迹象無存而其名猶至今垂于天壤若此亭者更一二十年後卽樵夫牧豎亦將莫知其影響豈所遭有（託物寫懷如泣如訴）異于曩時抑所處不宜于衆賞觀物態其若斯悟吾生之皆妄念少時之遊歷滋悲結于中懷自是有情之爲累豈徒爲一亭而興哀

繆虞良曰俯仰今昔音節淒婉如誦子山物猶如此人何以堪之句惘然者久之



# 蓄齋集卷七目錄

序

重刊仙傳痘疹奇書序
詩學問津自序
詩餘自序
戲筆自序
索隱奇書序
棣華堂印譜序
陳陽山印譜序
江夏小宗圖序
張氏族譜後序
遺懷偶筆序
傭餘詩草序
飼鶴餘編序
椰邊記畧序
澗西草堂詩序

蓄齋集卷之七

## 序

### 重刊仙傳痘疹奇書序

丙辰之秋過君繹之以醫行於光福里里中皆以君為良醫也余覩其貌而沖然聽其言而灑然與語及古今之事則亹亹然而不倦以故相得甚歡以君為有道而隱于醫者繼而造其寓所則陳書滿案詳視皆舉業也始知君固有志儒術者而竊怪其業之不（兩驗有奇）專（遥）居無何君乃出抄本書一卷示余其顏為仙傳痘疹奇書甚言其書之靈驗且非吳中所有將勉求刻



資而梓之因屬余為序余謝焉越二日復作札索序并示原序二首余以是又怪君之不工于醫也夫人將有所擅能于天下類無不私其所得而不樂以告（如此發端方非泛然序文而筆亦俊快）人今是書既靈異有驗而世又罕有知者宜君之秘為獨得以自神其術矣顧欲刊布而公之何哉遂以謂過君過君曰否某聞昔有許君叔微者貧而困于場屋私念惟積善可以造命而醫業近儒可濟人由（撚合）是究心岐黃務行利濟其所全活甚衆而許君亦遂以擢高第若是者某非敢望也而竊有慕焉所以欲刊是書者為濟人計耳豈敢上掩古人之美以要利乎余聞其言乃爽然自失而歎曰甚矣哉君之志大而心苦也夫以君之才而猶艱于一遇宜其有所不平乃君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而唯孜孜焉務積德以豐之可謂賢也已惜乎世之人徒知君之善醫而不知其意不在醫（闡重儒字作解）知君之舊嘗為儒而孰知其不專于儒者之深于儒也重刊之故誠不可以不誌若夫其書之所由傳且著則原序闡言



之詳矣過君挾是術也以往則痘聖之稱必不專美于前而自今生生之童稚得因是書而不殤于痘疹者皆過君賜也福報之隆且可操券而取其為利又孰大焉

外舅許爾聲曰着眼在重刊二字最中肯綮而筆意亦神似南豐

兄稱堅曰結構緊嚴筆墨簡淨非深於古法者不能為也震孫於時藝三折肱而出其餘力作為古文辭復精到若此其天才固自不羣

## 詩學問津自序

詩有律乎余不得而知也詩有體乎余不得而知也不知而何以爲詩蓋余少從虞道巖師遊師亦非有詩名者顧常見其有詩稿一小帙因問作詩之法如何師曰作詩猶作文也首句如起講須籠罩有勢次句如入題須輕逸有情項聯作承須確切腹聯作轉須推開末二句作收須挽足通篇且有餘味其間虛實相生情景相關在作者神而明之耳余藏之胸中不敢忘然相從三載終未嘗作（登用詩多詩字愈覺）一詩亦未見師嘗作



（杳愈可喜）詩則師之所以教余者猶未知其爲是乎非乎而余又何知所以爲詩厥後離羣臥病見忘菴王先生囬兩鄧尉之作慕之乃妄用前法步韻作五字八句即今集首一篇是也時山中無工詩者舉以示人則人皆目之爲詩余甚愧焉既而思是雖未諳詩法而實用詩韻不可（雖是謙詞亦是妙語）以他名則强而名之曰詩也亦宜嗣是流寓山中者有若鄭雪菴曾止山遷城之後則有若王忘菴皆素有詩名者余間有所作輒不憚請正及叩其所爲作詩之法則反不如曩者師說之足據故余之於詩終不能得其要領且先君子素不喜余作詩而先君變後俗累多端稍得暇又當料理舉業又何從而有詩若玆集者不過率然寫意押韻成文大抵非愁（淡淡著筆都是詩意）中即病中所爲也敢言詩乎然而次其篇目係其年月則二十餘年以來情事之變遷亦約畧可覩撫今追昔不禁慨然爰倩筆錄之且題數語于其前以誌所聞于師者有如此也

馮孟容曰全以頓折取致風神淡宕綽約多姿自是文中逸品

## 詩餘自序

余向閱草堂詩餘心悅而好之吟咏不忍置顧其爲調繁多迄今未能曉其故思欲捉筆而未敢也偶見一村學究製踏莎行二闋急往詢之渠日但依調塡詞足矣退而亦塡一闋示之則日艮如是然余終不敢信其說夫詞之有調古人每因詞而命名殆必有自然之音節存焉（此調不彈久矣）如必規倣前言則是死煞腔子何能悉記且余聞詞類于曲而實精于曲其聲律之細又不僅在平仄之間即以東坡所作而猶有執鐵綽



板唱大江東之誚則依調塡詞豈有當乎由是遇有嘗作詞者及能歌者輒詢以所以然然皆未有深曉者遂疑世之所稱詞人豈各其所挾持大抵亦如村學究云云則余之于詞毋亦可以捉筆矣乎雖然以世所稱詞人（善戲謔兮）墨客者而終莫之深曉則詞之爲道實微奧難窺而余又何敢捉筆也雖見獵心喜間有一二小令要皆塗鴉畫虎徒足見笑于大方夫天下之大才人之衆豈必無妙解音律如李太白周美成其人者或亦庶幾遇之而得（處處鈎貫）究其所以然是余之志也

夫

微婉頓挫姿態橫生覺尺幅之中具有無限烟波

門人倪民平識

## 戲筆自序

韓子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旨哉斯言可謂盡古今立言之指矣就其所叙古之作者唯禹皐若未可以此例然而憂盛危明之思恒惕惕乎溢于言外則（數語定妙無足）其爲不平也多矣況以中材而涉世之末流者乎稱此而推卽巷謠塗歌苟有所鳴必皆有所不平也余性最拙無一能甚至寒不知衣飢不知食先君子嘗鞏髮曰人雖至愚未有不能着衣吃飯者汝卽着衣吃飯亦不能何以處世亦用自憂而無益也無聊之



極則托之于文以自遣繼而先子見背禍患頻仍震蕩飄忽濵於死者再艱難辛苦備嘗之矣人之情僞盡知之矣而無能如故縈紆欝悶之餘亦惟托之于文以自遣駱賓王有云非謂文墨取代幽憂其弗信（若甚）矣乎顧余之於文也（此作一折）亦何能之與有淚擬賦愁莫夢生花之筆亦云敲韵未窺大雅之堂然則余之所托以自遣者唯帖括爲庶幾耳而帖括之中則小題爲多嗟乎夫余之托于小題也（此折更妙）亦豈敢謂能于小題哉粤自有明迄今習小題者不知凡幾矣而傳者葢少則是小題之文固易學而難工也況余自童子時以策論應試并未常學文焉得丁酉年以來無論患難卽俗累糾紛幾無寧日稍得謝脫又嘗料理場屋事何暇操筆伸紙靜坐研思以從事於小題哉然而爲此者不過卒然涉筆聊以寫意而已其或春花秋月游人若狂余獨蕭然枯坐如僧則借是以酬之（作者固是文境此亦復助人文興）其或俗客聚談人耳可厭余心悄然欲嘔不得則借是以掃之其或錢穀簿書塵勞擾攘了無生趣此心煩然則借是以淸之其或孤燈夜雨寂寞更長俯仰自維



此心茫然則借是以慰之狂興所發間有一題而爲數義者所謂薄暮籬落之下五更臥被之中搔首撚帶觸目觀物之際皆有所遇此物此志矣若夫其文之工與拙固不暇計也戊辰冬因課兒之次取其重者編而錄之以示友人友曰子能是是亦足矣何謂無能也余笑曰世之有能者未有沾沾于此者也今余沾沾于此無能可知矣夫唯無能之人每多不平（眞語耐人尋味）何者其無所發抒則然也無所發抒而獨以發抒於小題則雖不敢附于作者之林倘亦可與塗歌巷謠

同類而並觀也乎爰筆而書之以爲之序

鄭元白曰用筆矯健如龍而復極烟雲繚繞之致可謂絕世文情

王諟昭曰借題抒志筆墨淋漓雖驚鴻游龍未足以方其妙也然自是作者本色不屑屑於唐宋大家者



## 索隱奇書序

昔者聖人作易而係之以辭於卜筮之道三致意焉凡以極數知來而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此也今卜筮之法雖存而能占驗者益寡於是有以錢作卦者而亦名之爲卜其法以干支相配而取五行之生尅爲六親之變化雖其所以斷吉凶者不以爻象而以六親已寖失聖人遺意而參伍錯綜爬羅剔抉苟精于其術亦足以盡物情之變而明趨避之宜乃益數易理無窮（宋儒亦有是論）任夫人之推測而皆有濟於世用也余



於陰陽術數之學如星相之屬槩所不信而獨信卜筮益星相無可用其挽回而卜筮則所以使人避凶趨吉其致固不侔矣適年以來與沙于尙煜討論其理尙煜因出其手錄索隱奇書一帙示余云此書得于休寧戴氏戴氏寶而藏之者且數世皆抄本非坊間所有今所錄者未能三分之一（此句伏漢嘛文字）余閱其書所稱麻衣者不知何許人乃其斷法則一以親宮伏神爲主而參之于所值之卦謂之傍爻與世之就卦言卦者頗殊深思其說實有至理蓋八純爲先天之卦本也

自姤復以下爲後天之卦變也本立而後可以觀變（詞然中解）未有變而可盡離其本者世之占者不務先尋伏神而推飛爻之是斷亦見其惑也弟此書得自抄本豕魚舛錯殊難意會爲之再四尋繹訂其譌謬倩筆繕錄次爲五卷然後先後之間㬎可覽觀要亦去其太甚而不敢過有所更懼失其舊也尙煜且言戴氏近在松江或可乞其全書而盡錄之（恣）余歎曰夫書貴神明其意而已（是書讀書人語）善會之則雖一言半解而亦可引伸于無盡否則如趙括之讀父書雖言者莫之能難而終



於無當也倘物聚所好而此書果得合爲全璧豈非大願即不然而其論斷大旨具在誠能綜其條理究其要歸則無論全書之義可推即古聖人所謂觀其（直據足論）象而玩其占者（自是補究法語）其遺意不且有可通者乎嘗亦無憾乎此書之不全也已爰筆而爲之序

繆虞良曰委蛇曲折筆隨心轉如微風之鼓止水瀾漪細縐可玩而悅也極得廬陵筆意

兄揮堅曰能于小中見大後幅更覺雋永令人咀味無窮

## 棣華堂印譜序

予少聞顧子云美篆刻爲近古所未有閒于友人齋頭得覩其手跡時亦未深識其妙但見其蒼古峭勁若可愛思欲致其一二而未得也云美既沒其所摹畫愈貴重予亦愈慕之會有言陽山陳子虎文實得云美正傳者（起楊之用）陳子本予舊交因多故間闊故未及知于是乃具書幣以請得十餘方欣然以爲償所願矣然是時陳子雖得其法而猶未盡其神（先抑一筆）嗣是以來陳子之技日益精而與予蹤跡亦日密歲癸未下榻于



二與軒中筆墨之暇輒事鐫篆而爲予與兩兒鐫者幾十之五六并取前此所鐫而意有未慊者復琢磨而雕飾之共得二百餘方列而譜之彙成一帙每當吟餘客散几淨窗明爇爐香携椀茗披圖靜玩見其圓如珠其方如璧其生動如雲霞變幻有如幽燕老（連用十數比擬錯綜）將之氣韻沉雄者（變化何法之妙亦非脫人子法道）有如司馬長卿之弄琴于卓氏嫺雅甚都者有冠冕正大如偉丈夫之搢笏垂紳者有古朴如野人而瘦硬如高尙士者其嶔崎歷落則連峯巑岏崖崩石墜之勢也卷舒夭矯則爲驚鴻之翩

翩爲遊龍之蜿蜒于霄漢而不可方物也技至此蓋聖矣神矣雖云美復生恐猶當拜下風也蓋篆刻之道既當辨其體勢而刀法之妙尤在有意無意之間予次男孝錫亦好斯技嘗聞陳子爲之指示始知一起一收一頓一折都非無意至于點畫變換辨在微茫又不可以著意爲之其經營慘淡固非解人不足與道陳子自言遡年篆刻其陽文者要不能出云美範圍若陰文則時或過之今云美之譜具在試以此帙與之相較則孰優孰詘必有能辨之者當不以陳子爲自誇而予之言爲私所好也爰筆而弁之簡端



俞竹友曰其色蒼秀其氣韵逸自是廬陵佳境陽山技固精得此爲之寫照尤足喚醒一切

## 陳陽山印譜序

篆刻小技也而非好學深思則不能善其事焉其故何也蓋自有書契以來六書八體紛紜變化莫克殫究然如古文奇字與夫虫籀諸書傳者絕少又古人書法如刻符摹信之類各有所宜其可用之印章者獨摹印篆耳世之人不辨其體而漫爲之是以雜亂無章甚者乃至雜以贋字此所謂牛鬼蛇神適足爲識者嗤也今世汲古之士多宗許氏說文然其間亦有可用不可用之別非博考之於漢印則點畫之增



減形體之變通不可得而知也且微特篆體而已即印章亦自有定式焉故凡不從漢印講求而徒據遺文以從事者皆似是而非者也顧亦有得其法而終不可與道古者於是又貴乎刀法之工焉蓋運筆有起伏頓挫而輕重鉅細即因之此自然之理而必至之勢也況古人之書著古渴勁其筆法尤迥異乎行楷而世之鐫篆者往往描頭畫角惟停勻滑澤是務豈復有古人筆法乎夫刀法之巧妙可以意悟而不可以言傳雖善書者猶難與語此矧其不知書者又

何怪其無生動之神哉出此言之其爲事固非淺鮮
者所能與也（起處用意）吾友陳子虎文潛心古學而雅好篆刻
其始也亦倣宋元人法後見顧子云美所鐫知其原
本漢印悅之乃盡棄向日所學而廣蒐博採見有一
字一石之奇則必貌而藏之間有碑文篆額古跡雖
遠在數千里外亦必百計營求而致之所得漢印文
及云美印文不下數千繼又得漢印譜于婁關周氏
其他秘書善本手自繕錄者盈篋（好學）蒐羅既富復日夜
揣摩（深思）玩味別其眞僞訂其異同於古書之源流洞若



觀火而用刀之際又極經營慘淡期於筆筆飛動字
字逼古甚其刻心刓志于此者久矣迺年以來得之
于心應之於手熟極巧生雖造父之御馬庖丁之解
牛未足以方其妙也陳子嘗言云美篆刻足空宋元
以來作者然以陳子今日之技方之殆有過焉無他
陳子長于篆書故其筆法尤爲精到也然而陳子初
不樂以此自見人有求者輒以與之大半未嘗留譜
間有留者又輒爲人取去故所存印譜不過二三冊
予惜其散佚而失傳也因謂陳子于今年且六十更
復數年則目力腕力必不能如昔宜斷自今始凡有
所刻必印數冊他日彙成全集定爲天下鴻寶去陳
子性耿介落落寡合數亦奇王公大人鮮有爲之援
引者以故名不甚著于世顧予觀自古神聖工巧其
造詣之所極精神之所聚必有不可磨滅之數而天
之位置斯人也厄之於一時則必償之以千載之名
今陳子之技甚爾其足以傳世行後決然無可疑者
而目前之坎坷不遇正不必爲陳子惜也昔歐陽子
稱蘇子美爽雖其埋沒而未出其精氣光怪已能常



自發見而物亦不能揜予竊舉以謂斯譜矣雖然陳
子風標拔俗而學問復有根抵凡詩歌翰墨無一不
入古人之室其可以傳陳子者又豈獨在篆刻已耶
予特就篆刻論之亦以見其嗜古之一班云爾（能見其大）

湯蓀軒曰非陳子不能有此技非震兒不能爲此
文筆筆飛動字字逼古二語殆亦所以自評其文
耶

張匠門曰一技之精兼事兼道此作能洞悉源流
博古之士當亦見之摩挲也

江夏小宗圖序

譜牒之作。所以上溯本源。下聯族姓。誠仁人孝子所宜用心也。然而學士大夫之家。鮮有本末具備者。非必盡無修明之志也。亦其勢然也。大抵一姓相延。迭興互仆。方其興也。所急者惟經營門戶。而於族譜恒視爲緩圖。及乎子孫衰替。則愈無問矣。即其間間有能作述者。而歷年既久。則宗支不免遷徙散失。又或遭逢多故。不克保其圖籍。更三四傳而世係已不可復考。此譜牒所以往往而廢也。余家自金紫公始居吳縣之聚塢。迄今六百有餘年矣。當宋之世。簪纓最盛。今其遺跡尚可想見。由元入明。仕者絕少。至今日而其散處四方者。既累世不通問問。其存者不過三四十人。又大半託身樵牧。何凌夷衰微一至此極也。然而世茲土者。無不知爲金紫公之苗裔云。金紫公之十世孫叔厚公始作家譜。其時蓋百有餘丁。其下三世遞減。當由於生齒未齊。不足深怪。獨惜夫後之莫爲繼也。故今之聚居山中者。亦莫能稽其宗派別其昭穆。獨余本支猶得追溯所自出。則以從伯萊民



能紀世次於舊譜故。顧余觀舊譜所載墓誌傳記。率多殘缺失次。必非叔厚公當日原本。蓋吾宗有出家爲僧號慈覆者。實因其遺本而補綴成之。夫以譜牒散佚之後。而能存什一於千百。不可謂非其功。然其私心用事。每欲借爲居奇。而又無人匡正其失。使之備載所及知。故譜雖存而實廢。深可痛也。先君子存日。慨然有志於繕輯。而難其事。遂賫志以歿。余竊念夫斷者不可復續。散者不可復聯。如必欲求其大備。勢必曠日遲久。并其現在之可考者。而亦同歸於泯沒。故特就高曾近屬。作小宗圖。而於先世則僅載其一脉相承者。必有功德可紀。乃附見焉。自本支而外。當訪其確然爲吾族者。而另列于卷末。雖世次失傳勿論。若夫介在疑似者。絕之則滋怨。但當畧爲區別而已。吁。夫天下事亦何常之有。但令時加編輯。使本支無有失墜。則衰者未必不盛。雖目爲全譜可也。不然則本支且莫可究詰。況其餘乎。姑草創焉。以俟夫後之能者。

張日容曰。叙次累世纂述之功。深得遷固筆法。䟽

者列于譜戚者著于圖尤見仁人孝子之苦心矣
弟緒勤日俯仰今昔千廻百轉貌不悴而神傷覺
曾南豐先大夫集後序猶無此深致



## 張氏族譜後序

余幼時聞有太學張君季繁者豪傑中人也以計然
術起家郡中數富室必以爲稱首及太學營壽域于
吾鄉之潭山遂與先君過往來又數年而其墓碑出
讀之又知太學有長者行登其壟見其規模之弘遠
未嘗不歎其才而並多諸嗣君之能繼述也今孫曾（敘語中表出四代）
鵲起相繼登第赫然爲閥閱世家鄉黨榮焉太學四
子余獨識其叔君長水先生巳丑之秋先生奉其族
譜屬余序其後按張氏之先以武功顯于前洪永間



官浙之臨山衛子孫世襲後又調蘇州衛因占籍吳
中累傳至太學君水源木本昭然可見然而滄桑變
易宗枝散失爵祿無列于朝出入無詔于國蓋亦巳
衰矣自太學起而振之距今甫四傳而本支蕃衍取
科第者至有六人官于內外者幾人嗚呼何其盛也
夫張氏本以武功顯今遭遇太平子孫皆以文儒進（唱歎有神）
而要其發跡實基于太學然則太學固其中興之始
祖乎從來福生有基未有無施而能食其報者故易
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張氏之保世滋大若此苟

非其積累有素何以致之余觀張氏如長水先生之高年如鈞庭使君之膴仕而又皆有子貴可謂達尊然其爲人皆恂恂雅飭若儒素未嘗以齒爵驕人此其意念有深遠者于卷中所稱（點綴譜牒）孝友睦姻之道禮義廉恥之坊當必實能踐之幸是爲家法吾知其福之未有艾也或曰太學明于地理葬其先人及自爲兆域皆吉壤不亞牛眠故宜其貴盛然地必承乎天而天之所與常在善人天則不與而地能違之者理之所必無也然則張氏（借餘意歸美張氏作法絕妙）之興固在此不在彼既以應所請並以曉世之營營者

施覺菴曰抑揚頓挫運筆極有神味末後一段更足破庸人之論

陳坦公曰作族譜序最易涉套此獨語語貼切而文筆婉麗尤不減康樂之初日芙蓉



## 遺懷偶筆序

峻亭先生予父行友也少時曾讀書其齋中後復居同里閈時相過從見其（影起全書妙在將不倫不類事）或論列古人或盱衡時事或及于瑣屑雜以詼嘲以至（寫得如許渾成大雅）說神說鬼說夢無不慷慨歷落使人聽之忘倦予固知先生胸中塊壘不少也乙酉春因出其遺懷偶筆二帙示予且囑余訂正余受而卒業乃益聞所未聞其書所載大抵亦就見聞所偶得心知所偶及者筆而錄之以發抒其憤懣無聊不平之氣未嘗有所專主然上自明初下逮近日



三百餘年以來朝事之得失士習民風之盛衰已約略可見而其論有明相業與夫東林三案之是非則皆意議傑出一掃豎儒拘攣之見而足爲後之謀國者所取衷尤未可以爲（拋偶字妙）偶然之議論而忽之也惜也先生之僅（生出下半篇文字）以邑宰老也向使得宰天下則經綸事業當必不減于江陵矣（作者最服江陵故云）夫以先生偶然之議論而遽謂可卜其相業其言似誕殊不知宰相亦（似乎）偶（諷調都是確論）然事耳宰相之有所建立而聲施後世亦偶然事耳余嘗謂人宰相不難爲即如吾輩才能不踰中人然

使遭遇其時而竭吾所知所能以行之必能措天下
于小康而使天下稱賢相特當事者自碌碌坐使前
賢笑人耳此言雖近于妄想亦頗自謂不誣也而況
先生乎抑不知先生其亦許我否乎若夫編次陰陽
技術山川風土夢寐恍惚變幻之事亦皆足以醒世
此固不得志于時者之所爲如先生眞爲宰相又安
得此數則佳話也則又差足傲夫世之爲宰相者也
按閱之餘偶發爲猖狂之論亦以博先生之一噱云

張日容曰俯仰古今直抒胸臆想見隆中長嘯自
比管樂意況
顧有常日以偶筆名編其書必雜而不純文能從
大處立論而於瑣屑事類仍無一滲漏可謂洪纖
祀響詳略得中



## 傭餘詩草序

丙戌歲杪硯山張子出新詩一帙示余皆客吾邑張
明府署中所作也其詩音節和雅有風水相遭自然
成文之致非深于詩者殆不能道而乃顏之曰傭餘
草何歟蓋張子之于詩嗜之有素頗以工于繪事之
故不能郄四方之請雖欲肆力于吟咏而不可得若
茲集者不過于看花對酒之辰篝燈伏枕之際一杯
其寄託而已此傭餘之所以名也然其藻思逸韻有
觸即發有發必佳以世之刻意苦吟者較之恐反無
此風調語云餘事作詩人如張子者亦足當之矣夫
詩與畫雖異道而其經營位置之妙往往可以相通
故古人每以畫爲無聲之詩而以詩爲有聲之畫予
不能畫也然嘗與張子論畫張子輒首肯今讀是集
而知張子之詩之工正從畫中六法悟出然則張子
亦第力于傭焉而詩自日益工也夫

繆虞良曰語不多而清疎有致

馮孟容曰將畫件說力于傭餘字有關移易他處
不得而運筆亦極俊逸

## 飼雀餘編序

覺菴先生小隱東莊有屋三楹甚爽塏所謂高酬亭也虛其四面而徧植四時花木焉累石爲山疏泉爲池其間養一雀色澤光潔倍于常先生日與雀相對而賦詩自娛旣梓其高酬集以行世矣復出其新詩授梓顏之曰飼雀餘編余笑而謂之曰先生人中之（起○法）鷃也（跌○逆）而詩亦似雀其以飼雀名編也宜哉先生曰何哉曰大雀之爲物也鳴則聲聞于天飛則上薄乎雲霄猶先生之騫騰藝苑而歷淸要也然其爲性淸



遠閒曠有遺世獨立之姿故易詩人以比德于君子而先生之高雅實似之若夫先生之詩大抵其取徑也幽其寄思也遠其選言也潔其遣調也高又豈非所謂鍾浮曠之藻質抱淸迥之明心者乎（兩○兩○比○切○筆○法○錯○綜○入○妙）故曰詩亦似雀雖然雀不可以不飼也（須○說○後○中○意）昔雀有畜于僧舍者日食之以菜而丹頂爲之不鮮又嘗于公廨見之覺其羽毛憔悴甚主人意不在雀而飮啄失其時故也若玆雀之潤澤鮮好殆亦所以飼之者有素歟維先生之於詩也亦然以六藝爲稻粱以百家衆說爲鮮食濯之于浩然之沼遊之于名物之林使其飛鳴之機躍然欲動故能投之所向無不如志以有此翯翯之美也（意○言○清○令）不然吾未見其能雀也然則先生之以飼雀名編也直自道其詩且道其詩之所以然云爾（結○出○命○名○大○旨）先生听然而笑曰子言則辨矣抑吾何足以當之雖然於作詩之道實有合焉世必無枵其中而能潤其外者因子言吾亦藉以自警也子其遂爲我叙之爰筆而弁諸簡端



繆虞良曰選言而出畫態極姸其機局亦從東坡脫化來

沈禹讓曰就飼雀二字立說近于纖巧矣而筆墨高雅自見大方挹其品致亦何減雲中白雀

## 柳邊記畧序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名實眩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謬相仍遂使幅幀之廣狹國勢之强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九州之內猶若此（振起有力）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記畧其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爲邊今寧古塔之界所謂荒



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其尊人安城先生以結客得禍謫寧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携弱弟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迨王母既沒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親于萬里外而其書于是乎作焉（點出作書之由）其詳見于自序不復贅夫記載之事蓋難言之矣微特地在荒遠學士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即閒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證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逸而不能作至于摭次之經緯有章使閱者曉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邊關障塞之規橅與夫遐荒風土皆宛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鈐經濟靡不諳練其學務爲有用不屑爲咿唔家言非區區欲以著述見者也使大瓢得志于時而爲所欲爲其所成就亦何可量顧身處貧賤蘊其所有鬱鬱無所施而乃于跋履險阻呻吟憔悴之餘出其餘力作爲此書則又能包括古今網羅鉅細有良史筆法嗚呼豈天特不忍絕域之山川名物湮滅而



不彰而故使之一洩所未洩耶抑古者英傑之士于所過城邑山川必登臨眺望以寄其無窮之思而大瓢亦藉是以抒其感忿無聊不平之意耶吾以是而悲大瓢之志也要其足以訂史書之謬而補版圖之缺使有心稽古者于邊塞之郡縣屯衛驛站既有以悉其遷移建置之迹而絕域之山川名物亦得有攷焉則其有裨于世不淺然則大瓢之志固可悲而其學識心思亦于此可見一斑矣（法密而逸）夫安得使之居著作之任而盡舉九邱之書一一爲訂正之

張漢瞻曰全從記載立論將省覯只一筆點過是詩便宜法而文特別闘盡致酷似廬陵

楊易亭曰大瓢磊落多奇其書亦非苟作者得此爲之洗發覺大瓢人文之妙盡形紙上眞寫生手也



## 澗西草堂詩集序

戊子仲秋頤子來章携其詩介吾友陽山陳子來見其詩已刻者有和沈石田落花詩秋懷詩百愁集懐舊吟數種未刻者倍之將彙爲澗西草堂集授梓而請序于余辭不獲時竹塢于山文子邀余看桂花余方欣然欲往意不在詩獨取其秋懷詩六章（長風生于苹末）諷詠一過愈動尋秋之思明日遂偕陽山于山暨兒輩泛舟胥江登支硎山遊放鶴亭法螺化城天池諸勝信宿竹塢草廬徧觀先賢墨跡賦詩飲酒襍以博奕詼諧



樂甚及歸而陰雨連綿索居寡偶惟聞空庭落葉四壁蟲聲余心悄然欲悲因取頤子詩閱之則一若奇峯怪石之悅吾目（一拍一便一合）而松風澗水之悅吾耳也爲之盡獨忘倦夫集中所載大抵頤子所以發抒其憤懣耳以寂寞無聊之境而覩羈愁感歎之言宜乎人言愁我亦欲愁而余反藉以破愁寂者何哉今夫秋之爲氣也憯悽憀慄紆者壁之使斂榮者摧之使凋誠足深人搖落之感（數語可抵無數秋詞）然其高潔颯爽之致足以洗滌山川而刻畫萬狀故好事者恒不以爲悲而且以爲悅若

顧子之詩。其言憂而不傷。怨而不怒。而風骨稜稜然自異。無俗下綺靡之習。此殆可與山水之清暉相映而不隨萬物而搖落者矣。此其所以能移余情也。且夫詩固本乎性情也。陽山嘗爲余言。顧子性孝友耽書。能固窮自守。不牽流俗。顧子性情之正如此。則其爲詩從可知矣。蘇文公曰。正聲入乎耳而人皆有事父事君事兄之心。然則是集之出。其移人當更有深者。又豈惟可當臥遊也耶。余特即事書之。以塞顧子之請。并示陽山。亦同此情否也。

繆虞良曰。從一秋字着想。婉轉闗生。步步引人入勝。詩序若此。可謂奇而法矣。

陳虎文曰。秋山葉脫。石氣皆青。彷彿似此文境。讀之使人耳目一新。



# 蓄齋集卷八目錄

序

四十有一自序
倪蔚宗六十序
男會三十序
陳陽山六十序
伯姊六十序
朱節母五十序
沙尙焴四十序
六十有一辭客序
贈冷秋江序

# 蓄齋集卷之八

## 序

### 四十有一自序

余年三十有一而喪先君子時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二月十九日也嗣是以來內釁外侮水火盜賊之患踵至越壬戌而徐氏之難作骨肉流離田廬播棄膺毆辱陷囹圄碎首斷指其得以不死者蓋間不容髮迄乎事平而余已四十有一矣初余少時有術者謂余壽可四十過此當至八十故余于卯辰之交自分不死即廢已而得蒙 聖恩昭雪復列士林二三親友遂因余四十初度謀爲稱慶余歎曰余以九死之餘驚魂未定大案未結方悲傷慚沮不能爲心而何慶之有古人云有憂而樂是爲樂憂其又可重吾禍乎且余之生辰即先君之忌辰世豈有以先人忌辰稱慶者諸君子當愛我以德慎毋議此親友見余言切乃已至己巳之春而徐氏復有叩閽之事然其事遂得竟是歲十月既望值室人亦四十初度於是友人陸子既蕃復倡前議謂余曰子有大慶三數年



禍患一旦捐除一也厄運已過從此福履無疆二也賢夫人素與君同憂今宜同樂而適當設帨之吉三也且子前以先人之忌未獲奉觴其等今將效齊眉之祝業已訂期畢集不可以復辭余既固辭不獲因念當患難時微獨一門之內危苦萬狀即屬在親知亦皆惴惴慄慄懼遭荼毒今幸得苟全既無以報諸君子之德而顧欲有以寵予其意良厚拂之不祥乃勉强受觴而設席以肅賓焉酒行樂作恍若新出羅刹國中而驟登瑤臺聆雲璈之奏也不勝悲喜交至因起拜賓曰堅以無知橫攖無妄非諸君子之覆露無以有今日繼自今願諸君子常如曩日賜之教訓俾無即于大戾堅也不敢忘德敢敬進一觴永以爲好賓皆曰吾子之言及此此即戩穀多益之徵也願志其遠大勿虛交游屬望而已賓既退爰序而存之以志嘉貺並以自省云

施覺菴曰談虎色變非身罹者畢竟膚外後幅不惟情文古茂且直進乎道矣此夫子三陳九卦而終有取于困也歟

# 倪蔚宗六十壽序

人生永短之故事之不可知者也而說者恒斷之以理其在於詩則歸美于愷悌於書則推本于無逸而武王言恭則壽孔子曰仁者壽何其皆以爲可知歟毋亦君子修身立命不欲以數自諉歟夫武王之說近於書孔子之說近于詩然仁爲生生之理其得之而壽宜也若恭則必危其心思苦其肢體似非養生家所尙故是說也余嘗疑之而今乃驗之于蔚翁先生先生性端嚴於物無所好少就婚徐氏徐氏之族



以豪放相尙見先生拘迂多竊笑者歸而盡心授徒食貧居苦介如也與人交雖意所不可者亦未嘗不致敬間亦爲人排難解紛而不居其功殆所謂溫溫恭人者歟余初見先生於徐氏尙幼頗憚而欲遠之及先生設帳家叔齋中遂引爲忘年友後又令愛子民平執經于余時余與徐氏方多故而先生不以爲嫌豈非道義之交不以盛衰易其心者耶又以歎先生之恭非恭而無禮者之可同年語也然先生既喪偶又先後喪其兩子幾于無家且日夜以民平之學業未就爲憂夫以積憂之心歷至困之境其勢殆不可以久而先生貌日益豐鬚髩如漆黑豈其中別有以自得耶深維所以而始悟銘之言有當於我先生也蓋人惟任情自恣故易至於伐性喪生苟能恭以自持則精氣日歛於內而外物有所不能搖夫安得而不壽此正可與書之言嚴恭寅畏而有享國永年之效者相發明也而先生實以之已耶孟春爲先生六十初度民平先期請余爲文以侑觴余念與先生交三十餘年生平甘苦相知最深每相顧歎息以爲



何時始得一開口笑也今令子既以能文見推黌序娶余女弟亦頗知操家而先生得優游以娛老較諸向時索寞況味固已遠矣客秋余有詩贈先生云柴門開向枳籬邊中有高人伴月眠莫道居恒無一事灌花洗硯費周旋蓋實錄也行泛小舟從諸同人後介一觴于先生倘可博先生開口一笑矣乎若夫先生之壽先生直自以其恭德致之當亦如詩之咏君子者有無疆之慶而豈數之所能限也六十古稱下壽正未足爲先生多也已是爲序

錢夢得曰語有根柢且復典雅余與了九兄交最久因得識其尊人品行讀先生文歎爲知言

朱魯若曰以議論行序事其間開合頓挫備極縈紆曲折之妙令讀者如入幽巖邃壑欲迷於其中而不能出



## 長男會三十初度訓言

古稱三十年爲一世盖以父有子而子復爲父大率以三十年爲斷而吾則更有說焉禮三十曰壯有室四十曰强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夫前乎此者曰幼曰弱時未逮也後乎此者曰老曰耄時已過也若夫血氣之盛强耳目之聰明心思智識之周且密而足以大有爲于天下者不越自壯至耆三十年中雖其間如尚父之晚達甘羅之早慧有未可以此限者而要其大致則人生百年之期僅得以



三十年自表見是三十年實可以槩一世也然此三十年中雖變化無窮而其所展布皆自三十時始苟于此不能有所樹立則倏而四十倏而五十六十孔子曰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吁可不愼哉故甲申人日兒會三十初度家人循俗例爲設湯餅而會且肅衣冠向吾再拜吾心不覺有動焉猶憶吾遭患難時會方七八歲隨母轉徙竄伏怖懼不敢發聲而侘家至有斬草除根之語是時吾方不有其身又何有于子而不謂今已偉然成丈夫斯固吾之

所喜然吾向者雖不能自立是以及于難而歲月荏（追前懲後[illegible]）苒至今無所成就（父子至情無此淳切）每一念及未嘗不歎息痛恨曾其可勿以前車爲鑒耶吾年二十有七而舉會先子愛會特甚謂他日當勝汝父會今年三十而精神才具殊無以相勝吾每用爲憂詩云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吾不知會亦還念乃祖言否耶夫會性不好弄遇事沉深有識有老成風然吾聞之沉機者貴乎果斷況當壯盛之年必有勃窣英發之氣以開其先而後日乃克臻于遠大否則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反不如瘖聾之指麾也論語言敏則有功吾願會厚自勉毋至四十五十而始悔樹立之不早也故爲是說以告之



張匠門曰佳日長筵人生極樂而俯仰平生轉多策勵足備家訓一則

申惠吉曰就三十立論亦新亦確人後縈紆百折情詞斐娓動人而作法亦極細密

## 陳陽山六十初度序

陽山先生寓余之二與軒甲申上元前一日爲先生六十初度余與二三友朋暨兒輩謀所以壽先生者而先生固辭先生之言曰人必有以自樂而後可言壽某今貧無以爲家先人未葬繼嗣未定而奄忽以老每一念及幾不欲有生若爲某稱壽是重吾痛也余竊謂先生亦過矣夫先生所以至于此者貧故也而先生之貧則先生之道爲之也假使先生貶損志操務爲封殖而得以無憾于仰事俯畜曾何足比數于世況富終未必可求子終未必可得而徒辱身賤行貽宗族鄉黨羞若此則雖壽躋期頤反不如蜉蝣（風致嫣然）之耀其羽也今先生于人贈遺不苟受稍有餘又往往樂周兄弟故舊之急終歲琴書筆墨之費不惜典（貧字寫出先生高致）衣以相購（妙甚）以此抗志自高而蹈于窮困是吾黨之所以重先生而足爲先生壽者正在此貧也奈何反效世俗之見以拒所請乎且葬親定嗣諸大事籌之已有成竹將來由困而亨晚景之康泰亦非不可預卜者則皆自此日爲之兆矣而安得不爲先生壽昔梁伯

鬻去其鄉而賃舂于吳市隱約已甚然而其名至今不朽今先生雖困猶未至如梁伯鸞余雖不肖亦不難為皐伯通獨無德耀為舉案耳然六十老人當亦無用此為戚戚也先生其勿以覊寓為念敢敬進一觴願先生益崇令德以垂諸不朽于是先生肅然改容而謝曰諸君子以令德勗某某敢不受觴是日也同人與先生皆劇飲大醉退余為之序云

兄穉堅曰只如面談耳而筆意自瀟灑出塵



## 伯姊六十初度序

乙酉仲春下浣之吉為吾姊六十初度室人謀所以為壽者余曰吾何以壽吾姊惟當携酒一樽往因痛飲而歸耳室人曰君素不飲何痛飲為余曰固也吾將言之凡人當其拂欝無聊雖善飲者卒不能過一斗若夫心有所喜則笑語喧譁與會飈舉雖不善飲者亦可連浮數白汝今知吾之所以喜乎吾生寡兄弟有一姊一妹妹生後吾十五年而即世已十四年今同胞惟兩人耳姊長吾三歲在室嬉遊飲食相依



者垂二十年及姊適而兄允文未幾遂自嘐關遷光福相依者又十餘年中歲遭患難各棄故鄉同室而居者又十餘年今雖離居十年而音問往來如一日是吾與姊之為兄弟非他人比也念方患難時震蕩飄忽吾兩家悉瀕于危亡冀一日苟安而不可得豈意得䠅周甲骨肉歡讌如吾姊今日也故吾之憂即姊之憂而姊之喜即吾之喜當此良辰而有不痛飲為樂者非人情也且夫人情恒若不知足吾與允文少時皆俊然自負不甘老于一室而迄今俱無所成

就亦時相顧而歎然猶賴先人緒餘不至食粗衣惡有子知讀書有女皆適士人於焉門庭聚順優游偕老不可謂非人倫樂事廻視世之不逮此者猶不啻多也故以得意之人與已相較則恒見不足而以失意之日易地而觀則恒見有餘此吾所以自慰而即可以壽吾姊者也其他又何足爲吾姊壽言祈者謂我行年五十有九當有厄而今則既六十矣自此以往壽未可量也又吾姊生于晦日易値其虛而今適當其盈是亦遐壽之兆汝往其亦以是祝之室人听然而笑且退余因叙其語以示允文允文固亦不善飲者聞吾言定當引滿盡醉而無辭

湯碣軒曰說家常話却饒有晉人風味小品中之最佳者

陳陽山曰俯仰今昔寫得情至是能于壽序中另開生面者



## 朱節母許夫人五十初度序

丙戌仲夏朱節母許夫人五十初度室人暨兒輩欲往稱觴余謂人生五十本不足言壽而唯節婦宜壽唯夫人之爲節婦則更宜壽故于其往也而爲之文以侑觴夫人少適吳庠生朱善斌載錫甫四歲而載錫卒時夫人年僅二十有三耳其得以及五十也蓋難矣哉余與載錫皆許之自出又皆娶于許以中表之誼而兼有邢譚之戚故相好特甚而于夫人亦知之特深方載錫去世夫人志以死狥投繯赴水者數



矣母氏舒太君苦勸得已其後外侮內難踵至嗣子承武不能支往依外家而夫人至無所容居適余舊居空閒乃假以一椽且稍爲清其田產俾得自給夫人於是迎舒太君同居日夕以誦經禮佛爲事謂得少安矣然夫人本弱質又嘗摧折之餘而茹齋奉佛勤苦過當故常患心痛舒太君既沒離疾痛欲死幾無知者蓋二十餘年以來幾無日不與死爲鄰而不謂竟已五十也其何能不爲夫人壽耶大抵守節而至于五十則其終身已定而其人可以不朽故節婦

之五十宜壽然他人之守節者類各有所依倚舉目（以議論行文[illegible]）言笑足以爲歡而夫人則操厲過嚴不惟門無三尺之童即老母幼婢亦不令得窺其肌體其于親戚鄰里間不惟不得見其形并不欲使聞其聲故甘自屏于荒閒寂寞之鄉而雖死有所不顧是夫人之苦節較之他人爲尤難也夫節與忠一也從古忠臣義士抗節死義者至不可勝紀獨文信國最著蓋人止有（[illegible]酣落）一死而信國之跋履艱難濆冒威武至歷數載之久（筆摇五岳）而卒無少變其初心則不啻歷九死而不悔矣此信



國之所以不可及也今夫人之以死相守至此向使其裹頭束帶而値信國之所遇吾知必能爲信國也然則夫人雖不樂于壽夫人之壽亦不在區區五十而要其宜爲稱壽又何如哉余素欽夫人之節思爲具呈請表久矣而旌表定例必以三十年爲斷嘗悲其不能及期而今既閱二十有八年則三十年直轉盼間事　褒綸之降操券可必夫安知天之所以重難夫人者非所以重顯夫人也夫人今眞可以不死（折轉通篇許死字）矣願夫人其受觴無辭

繆虞良曰以兩層意發揮移易他處不得行文更有波瀾聲采

范書常曰易稱苦節不可貞蓋言苦節之難也然惟其苦所以愈顯其貞篇中敘述苦節足使人欲歌欲泣節母得此自堪不朽

王蘭翰曰清眞適宕其味雋之愈出節母之操固足比潔氷霜文亦可爭光星漢

## 沙尚焴四十初度序

沙子尚焴館余舍十餘年余賢之葢尚焴家酷貧而經營其祖若父之喪葬上奉祖母及母下撫兩幼弟無不曲盡喪偶數年余勸之再娶尚焴歎曰吾母亦嘗言及此然吾之不娶非徒以貧故念吾祖母性執滯兩弟尚幼度吾有婦能必其待之如我乎是以欲且緩也其孝友有如此者與人交然諾不欺取予有節其于余也才既足以相佽而又能以義相勗多所裨益其忠信有如此者余嘗戲謂之曰吾無以貺子俟子四十當爲子作壽序以彰子賢尚焴曰賢則吾何有然先生之文吾所好也願異日其無忘葢是時尚焴僅三十有六耳余退而自惟人生固不可自必今距其四十尚遥遥四載則此言不已侈乎今尚煜則已四十矣余幸尚無恙而尚焴乃于歲首喪母哭泣思慕移時弗衰夫四十本不足稱壽而又加之以大故其爲初度尚焴既不自言而余亦竟忘之矣且夫人方在喪疚而欲以祝嘏之詞進豈禮也哉其後數月兒輩爲徵余前言以請余念夫前此相許而未



敢必也今苟不言則後益將不可知而余情其何能已耶夫尚煜初非有奇行足以動人然一節之偏至或可以勉而能惟此家庭日用之常欲其合乎道義而久而不變自非負至性者不能況尚焴所處之境逆多而順少又非身履豐泰門內無故者之可同年而語而其大致顧能若此此不可謂非賢也已四十爲君子道明立德之時故人至四十則終身可卜今尚焴處困之極而能以正自守過此以往吾知其德必益進而境必漸亨也故四十雖不足云壽而尚焴之賢則固可以壽矣尚焴天資明敏于凡陰陽卜筮方書技藝之屬習之輒精多見稱于世而予獨稱其庸行葢亦表微之意且聊以慰其幽憂云爾非敢爲祝嘏之詞也

錢夢得曰淡淡着筆脫盡祝嘏套語非深于古學者不能

盧儒宗曰先叙實事後用虛描尤妙在于閒處生情蕭疎宕逸淡而多風使人流連無已

## 六十辭客序

余少多疾病自慮不壽嘗詣術者術者言君壽過四十可得八十余固知其僅許四十耳然心殊自喜以爲吾至四十當必不虛作一世人雖壽止于此何傷哉乃荏苒有年疊遭无妄此身幾于不保至四十有一而事始平雖四十已過然猶日意其年之已促也豈意遂能五十又遂能六十耶念自高曾祖父四世享年皆不逮六十而早衰如余經禍患如余乃獨能與病妻偕老良可怪也然俯仰自惟上之不能立身



砥行學古人之萬一次之不能取科名出其偏長薄藝備當世驅策下之復不能保守先業有餘力以爲善于鄉而徒虛縻歲月以老于牖下廻憶少時意氣不禁爲之黯然以悲又去冬室人病幾死因又歎非徒功名富貴不可期卽家庭之間欲求一日之歡亦復不易得其命也夫於是男會孝錫見余欝欝不樂謀于己丑新正爲余與室人稱壽余語之曰吾所以不樂者豈外物所可解耶慶誕非古也且凶荒殺禮古也誌之今歲際洊饑汝輩爲憂方大而顧欲拮据爲此適滋我感耳是必不可旣而二三親友舉然進曰君憂患日久今子平願畢而賢伉儷同登周甲不可謂非樂事也書不云乎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是雖聖王亦許之矣今君徒自抑損獨不念令子之心其何以自盡耶使其可已則君向日又何以爲高堂稱慶耶豚犬緣此言也遂私自紛紜致煩長者車轍余甚愧焉往余嘗問友人金乃勳年幾何乃勳笑曰吾何年之有大丈夫能自見于世則顏淵子奇壽千萬歲不滅如其不然則雖壽如彭祖亦與嬰兒等



耳然則余今雖六十乎曾嬰兒之不若也而又可以壽乎哉此余之所以靦然不敢與長者相見也惟高明垂諒焉

繆虞良曰不以壽爲喜而以壽爲戚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于此可見

施覺菴曰忽而喜忽而悲悲中有喜喜中有悲徵婉頓挫情詞斐亹有文如此可以壽矣

贈冷秋江先生序

君子之於天下未嘗不與人同其好惡也使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以自異則亦不足爲君子矣然有時而甚異于人富貴安逸者天下之所同好也而君子恒望望然去之如塗泥之不可浼而桎梏之不可嬰也貧賤勞苦者天下之所同惡也而君子恒怡然處之如莞簟之適體而膏粱芻豢之悅口也若是者何哉誠以富貴安逸中有至辱者存而貧賤勞苦中有至榮者存也夫好榮而惡辱固亦人情所同然



特君子能見乎其大者遠者而不惑于舉世之所趨斯其所以爲異而已矣京江冷秋江先生者弱冠遭鼎革即隱居江濱研精著述所交皆四方有道不問生産家日益貧既喪偶不能留其嗣子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依其門人以老其出也襆被自携無五尺童子相左右可謂窮矣然先生家本素封自其爲童子時已能以文章自見使其有意于進安在不足取尊官厚祿即不然當亦不失作富家翁可以蓄姬妾長子孫也何至枯槁寂滅若此哉然而甯爲此勿爲彼者夫固有所擇而蹈也余知先生之人之文久矣已丑孟冬先生以唁舊來蘇顧不余棄輒先見訪於是流連晨夕共道生平恨相知晚也讀其詩文皆意致深長詞氣浩汗無愧于古之作者雖其感慨激昂之槩亦時吐露于毫楮間而初不爲一身歎老（可謂深淺）嗟卑性謙和泛愛而亦不輕于取友于人世是非得失一切付諸達觀而惟孜孜焉以討論爲悅嗚呼其古所稱安貧樂道者歟抑余觀古來高蹈之士如焦先夏統輩其心能超乎物外故恒足以得道而不死（此段筆墨蕭散有林下風致）



今先生年八十餘而聰明强固特甚雖年少有所不如一日天大風河水盡凍余鍵戶縮如蝟而先生顧從閶闗過余余迎問曰先生獨不畏冷乎先生笑曰冷固吾素也何足畏留之不可復冲風去余憫然自失意其殆能御風騎氣而與造化者游夫豈復有富貴貧賤榮辱之見存于胸中者區區以好惡之不苟爲先生異猶淺之乎窺先生也已余高先生之行誼故于其行也出蕪言以贈之亦以誌中心之慕云

繆虞臣曰情至旨吉長高士風貌如在目前

菑齋集卷九目錄

記

擬重修吳縣學宮記
重建虎山東嶽廟碑記
菑齋記
羅漢朝真圖記
遊放鶴亭記
蔣君二易生壙記

傳

周烈女傳
騷道人傳
陳陽山傳
秋江散人小傳



# 菑齋集卷之九

記傳

## 擬重新吳縣學宮記

聖人之教所以歷久而不磨者以其原乎人心所固然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詩曰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是人性之有善而無惡也蓋自古記之矣豈獨孟子云爾哉自世教衰其君子挾詐以行私其小人嗜利而無恥視仁義忠信若天性本無之物噫亦甚矣然苟有善化誘之君子出焉則革薄



而從忠猶運諸掌耳吾觀於吳縣學宮之鼎新而知人心之好義實甚而聖教之入人固若此其深也吾（能見其大）郡有三學而吳縣學居城之西偏自故明嘉靖初改創以來迄今幾二百年殿宇門牆以及講筵齋舍日就傾圮雖間有修舉廢墜者亦不過治其所急而已邇者乃至文廟梁壞聖像幾不免風雨司學校者每年募貲繕治而卒無一人應者未嘗不歎人心之陷溺但知捨施齋醮於佛老之宮而於教化根本之地乃置若罔聞也辛巳孟春山左李公弘壐以江寧郡

倅來掌吾邑事清廉而愛民而尤加意于興起教化
治（簡後敘事俱雅潔）不數月而政聲洋溢於是諸生顧鳴佩等呈請修
學李公偕諸生親詣學宮召匠估值約費二千餘金
公慨然以爲已任乃申請各憲設法勸募捐俸薪以
爲之倡而吾郡紳袍士庶遂無不歡欣鼓舞捐貲相
助吁何向者應募之寡而今者樂助之衆歟乃知向
之緩于應募者非其（斡旋人心妙）無有好義之心特有待于實心
任事者而不虛其所助也誰謂人心之向慕乎正道
顧反不如佛老歟是役也鳩工始于辛巳之七月而



迄于壬午之十月各憲皆有捐助師儒暨諸生皆竭
力以襄事而始終董其事者則李公也方工之甫半
也公以新尹鮑公之至回任江寧吾邑士民如失慈
父母不一月而鮑尹以老解任上臺緣民心之愛慕
復檄公攝縣事由是邦人益爭趨義而工遂告成蓋
若天之假手于公以終事云然吾聞夫學校之設非
徒以飾觀瞻而已固將以廣教化美風俗也而其道
必遲之又久而後成今李公以兼攝之暫雖雅意作
興亦何能及于其化之成哉惟夫繼李公而起者能
因人（意醇詞茂）心之固有而漸摩化導之使聖教日以益明而
士之遊于其庠者皆知茂廉恥而敦禮誼出足以黼
黻皇猷而處亦足以爲齊民之望此則　聖朝治化
之成而無負李公鼎新學校之至意也夫是爲記

何未君曰就樂助立論而歸功於董其事者方是
爲重修學宮作記非大槩學記比也用筆尤饒書
卷氣可以踵武歐曾

錢夢得曰筆意簡潔在曾王之間

## 重建虎山東岳行宮碑記

古者天子以血祭祭五岳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有望秩之禮蓋壇而不屋也記曰五岳視三公又曰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故季氏旅泰山而孔子傷之非以其神之貴而不可瀆耶東岳泰山也其神爲五岳之長故曰岱宗後世崇之以帝號而塑像建祠徧于天下于是齊民皆得奔走祭賽說者謂其非經然堅竊按士大夫祭不過五祀而子路請禱于孔子乃有禱爾于上下神祇之說疑其所該者廣有



不止于五祀者意王者之祭其牲帛祝號之次第燔瘞灌獻之威儀誠有不可僭擬者若夫尋常之禱祈或亦許其悔過遷善而不之禁歟禱祈既所不禁則建行宮以便俗亦其宜矣吾鄉之西有虎山其上舊有東岳行宮不知始于何時而其廢已百年矣鄉之人塑小像于眞武殿側既不足以妥神靈而疾病禱祠者或至欲遠詣郡廟蓋未嘗不望有剏新之者而特難其人也康熙辛亥八月先君純菴公因堅病幾殆虔禱于神而得愈乃慨然謀與復之經始于壬子之秋而落成于丙辰之春首尾閱五載凡物料人工之費不下千金皆獨力任之蓋先君亦非豐于財者經營締造頗竭心力嘗謂堅曰人之生死有命惟神聰明正直必不以私好惡而生死人吾非謂汝之得生由于建祠亦非以建祠而冀神之福汝但吾業已有是心則不得不遂成之吾亦求不負吾心且以慰里父老之望而已自時厥後先君棄世而堅亦以多難遷就閱十有九年乃復搆室五楹于殿後又閱年乃請道士[redacted]住持凡丹雘之所未盡與夫廊廡



門觀之規模庶幾其增修而式廓焉堅也瞻仰之餘既竦然于神明之如在而因歎先君之功爲不可沒也自世風不古世之冥頑不逞者往往不畏國法而畏鬼神然當暗室屋漏之中彼有泰然自肆耳及入廣殿崇臺覩端冕搢笏莊嚴之像則未有不知愧懼而動其爲善之思者譬如豪强武斷鄉曲無所不至一至輦轂之下則必歛迹而不敢逞又試與之過瞻象闕則雖游談嬉笑亦動色相戒人情大抵然也然則行宮之建固出自先君愛子之心而足以使人因

廟而生敬因敬而生悔則有關于世敎亦豈淺鮮乎
夫人孰不愛其子者使盡如先君之不私以財而貽
之以善果則惟力是視無不可以長子孫也不然徒
事禱祈而不知所以禱祈之實神豈其私庇之敢以
告世之有事于廟者

繆虞良曰前叙建祠之由後推建祠之義酌古準
今可謂立言有體

王邦莊曰古禮不行久矣使俗自是善事然却說
得光明洞達足破世人媚神之惑後幅洗發重建



之功推廣愛子之義而要歸于勸人遷善粹然儒
者之言

## 蓄齋記

往余於己酉塲後自悼自咎而思有以自勉因取易
大象義自號曰蓄齋且作字說累千餘言其詞雖不
工然而其意可思也迄今三十有餘年矣學不加長
行不加飭其於物也輕喜易怒而好盡言蓋委靡怠
惰之氣與夫浮躁淺露之情根于心施于四體而猝
發於不自覺後雖悔之亦無及矣且今日悔之而後
日又復蹈之甚至反從而護惜焉此德之所以終不
蓄也每一念及不勝自愧然余唯不能蓄也乃愈有



取於蓄之義歲甲申復以名所居小齋而乞友人書
扁額懸于楹間使出入見之時加省察焉夫寧近舍
吾身而吾室是資乎蓋世之大人先生爵尊望重人
不敢稱其字則競求其別號而稱之若余之長貧僅
欲借以自警固不敢傚然號於世世亦無由知稽之
又久即己亦幾忘之矣故不若顏是齋者得以觸于
目而警于心也齋僅容膝近內室人罕至者課兒輩
誦習其中凡余所以自勉者亦欲令其共勉之爰發
明命名之意而記之於壁繼自今顧名而思義能日

勉其所不足以幾于無愧則皆此齋之爲助也苟其習熟積慣恬不加省則與曩者之虛設名號何異家人父子之間相對滋可愧矣

湯磊軒曰義取蓄德而皆以爲號今以名齋觸目警心之意微矣其行文圓健精警正覺含蘊無窮字無虛設筆有餘韻非加意省身者豈能言之親切有味若此吾師素性英發而存心韜斂近更安于恬退惟以閉戸著書爲事非必齋之爲助然不得不歸功于齋矣 門人李沆穎識



## 羅漢朝眞圖記

有明中葉吾郡工繪事者如唐子畏文衡山沈石田皆學士也獨仇十洲以畫工厠其間與之齊名而今世尤重仇畫癸未秋得所畫羅漢朝眞圖畫圖僅徑古尺其上爲大山中空如石龕海水洶湧呑嚙山足下有白石梁甚壯麗跨左爲多其右偏雲山縹緲若斷若續有大樹一枝如虬龍形石梁之左亦有大樹從石梁而上峯廻路轉鬱爲重岡復嶺一石場平廣下臨無際環以欄杆當石龕之前龕中坐白衣大



士傍一淨瓶插楊枝一白鸚鵡立于石際稍下立善財童子其阿羅漢共十有六尊出雲際而立者二休于石者二行于樹間者四內一尊手捧小佛是八尊者皆屬右三尊先後渡石梁一尊臨水涯戲一龍兩尊立廣場向大士合掌作禮又兩尊一托小寶塔一執如意而傍伏一虎若將自山坳而轉入廣場者則皆屬左蓋大士面左故諸尊者皆自右而左以朝大士然其離合布置參差入妙未嘗截然分左右也吁吾聞古之善畫帝釋者如顧長康吳道玄善畫山水

者如李思訓父子如王摩詰今皆不可得而見矣若仇君此圖于尺幅之中爲山爲海爲雲氣爲人物雖極紛綸複沓而具有海潤天空之勢諸尊者狀貌衣飾各不相仝而神氣皆奕奕如生倘可謂得其彷彿矣乎或有謂其未眞者余應之曰此圖之出自十洲與否吾固不敢知但其技至此卽使今人爲之亦足寶貴況實爲舊本乎且夫玩物適情所以自娛也必較量于眞不眞之間則疑信之意交戰于胸中是反以自累也吾知其畫可愛而已他何論焉世傳阿羅



漢凡十八而茲鈌其二葢古羅漢像本十六蜀金水張玄亦然其子孫始畫十八大阿羅漢像作者特仍其舊云

范書常曰筆情秀逸姿態橫生昔韓幹之畫馬得東坡詩而益顯讀此記遂令十洲羅漢像活現紙上誰謂今人不及古人耶

王郝莊曰先將山川雲樹界限逐一點清則尊者位置便一目瞭然矣結構最緊密而絕無經營慘淡之迹可稱神手

## 遊放鶴亭記

戊子中秋與客登支硎山迤邐而東有小菴焉其前一亭若新墁者客曰此支公放鶴故處也亭葢以存其遺跡云菴門閉不得入乃履蘄巖披榛莽遶道出其背見小橋跨流水其下松柏蔥蒨若可愛則故人章娗然明祖墓也菴中緣坡搆屋三楹大桂樹二株傍簷間華正放芬芳滿室俯蔭淸池池中游魚歷歷可數旁植芙蓉二本淺深紅白相間鮮妍倍常僧攜茶具就東廂觀之流連良久從庭中轉而南卽菴之



前門有竹數百竿皆大如椽相與離坐磐石悠然有忘世之思葢僧所居不過數椽其正屋已爲章氏祠堂無莊嚴法象亦無精廬邃宇而自覺幽夐蕭灑若別有天地土人及遊人猶不稱章氏祠而稱放鶴亭云噫方支公周旋元明二帝間與王謝諸公相往還想其一時梵宇之精徒侶之衆豈不盛哉而今且凋零磨滅若有若亡亦可慨也然古今興廢何常雖以帝王宮闕而爲狐兎之穴者多矣後之人欲一弔其遺址而曾不可得乃茲獨以支公之故其名至今不

泯甚至一馬槽之細猶能令人耳而目之以爲名蹟（留馬槽在此蹟出筆墨人化）
夫支公一釋子耳而足與此山相不朽若此嗚呼人
豈不在自立哉（言近旨遠）

繆虞良曰叙次如畫篇末一唱三歎令我懷古之
情更深

陳虎文曰前半寫景後半寫情俱極瀟灑出塵之
致是日余與同遊俱戀戀不忍去今得此文可長
當臥遊矣



太學生蔣君二易生壙記

吳郡治之西偏多山而穹窿爲最高穹窿之東有塘
岡村焉四面皆穹窿諸峯所環拱獨缺其東南十二（路山風土仕處畢見）
可以登高而望遠其竹木蒼以秀其水泉淸以甘其
土宜禾麻菽麥其高燥宜櫝其人風勤儉無外慕而
仙靈釋子之居亦踵相接于其間誠棲心物外者所
欲托迹也蔣君二易素好禪理樂施濟與浮屠師古
渾爲方外交佐之結茅於古道場基之側今所謂茅（叙次簡鍊）
蓬是也及古渾主持花方丈君之相與乃益厚而並以餘力及其



土人益行德于此地二十餘年矣游覽之餘欣然有
終焉之志因買朱氏山地數畝而營兆域焉且搆數
椽於旁顏之曰安蔬草堂以爲休息之所歲戊子中
秋塋前二日穿生壙二以爲已與簉室某氏百歲之
室而先葬其元配顧氏於穴次域以外復築一冢則
其子秀鍾之所埋也余過而觀之見其因山藉水種
樹纍石皆疏數得宜其室廬不陋不侈雅與相稱登
其塋則山翠交映佳氣欲浮其爲吉壤可知也而君（先著此句妙有特）
頎告余曰吾之於此非以其爲吉壤而營之特取其（抑）

谿山之勝與夫土風之淳耳余以是益歎君之善於擇地也夫人之卜葬莫不欲爲子孫富貴之計乃未幾而豐碑華表往往埋没於荒烟蔓草之中甚至爲土人所盜發者不少矣無他彼但知就地擇地而不知就人擇地故也昔漢朱邑屬其子曰必葬我於桐鄉後世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已而果然君子多其有識今君不惟風水之吉是問而有取於淸幽古朴之鄉君既樂其風土之淳而其土人亦頌君之德如不容口且其地去枯花不過里許他年枯花之僧



衆其愛君之松柏而思所以封殖之者將必與福地相不朽是亦君之桐鄉也吉孰甚焉且夫有意以求吉壤而壤仍未必吉是失則俱失也君雖無意於求吉壤而於堪輿家所謂龍穴沙水之說又無一不合豈非得則俱得者乎甚矣君之善於擇地也此可以爲卜葬者法矣君名德坤生於順治二年某月某日以太學生誥授州佐余與君舊交也請余爲記久矣事既竣乃次第其始末而勒諸石

繆虞良曰風水相遭無經緯之迹而自然成文逾於織作

何未君曰運筆雅潔結構緊嚴非深於古而巧於法者未易辦此

周烈女小傳

烈女周氏者長洲金墅里人也父某以服賈力田爲業　生二女女其長也許字彭山何氏子某宸女容質端麗而性貞靜寡言笑不窺戶外且善作家勤于紡織習針刺其主中饋能辦一二十人饌殉節時年一十九卽今丙辰六月廿一日也先是二日何以疾卒於家次日赴於周女方治湯餅聞赴茫然不知所爲少選（路序次如畫）謂其妹曰吾力盡矣汝可代吾爲之於是入房涕泣時其父行賈于外其母以女尚未字不應傷情（里姪兒語）故背遡沮之女不之顧也而泣轉哀夜以繼日淚注如雨不復仰視黎明泣漸止乎旦其母先起出妹亦相繼起以女倦于哭泣甫睡不欲驚也無何女亦起盥洗畢卽妝梳簪珥有倍於常自袒服以至膝衣無不易以新而潔者其母不知也獨其妹見之頗訝其姊方悲哀無緒何反容飾如此輒相隨不去女紿之曰今日吾倦未能佐吾母吾事皆汝事（分明永訣）矣汝宜先出勿俟我也妹出有頃其母入則門扃矣叩之不應推窗窗亦牢閉則皇遽呼人梯屋而進而



女已懸梁死於是里中奔走聚觀者頃刻數百人咸歎息有泣下者以女能從容就義也死之明日其姑某氏在病中忽見一少女披蔴帶蹤而前呼氏爲姑氏詰之女對曰吾卽汝家媳婦也方吾來此見羣鬼聚于門吾叱之皆退矣言訖遂不見氏驚悸以告家人曰得毋周家媳婦亦有變耶遣問之而周之訃已至矣時有孝廉陸君在新蔚文者館于何之族聞其事馳謂其翁曰嗚呼何君夫忠臣烈女著於史冊千古榮之不圖今日出自君家此乃君家祖宗積德所致也（前敘里人感泣復敘陸先生語作結此史家于敘事中寓褒貶法也）夫人孰不有死欲死而不朽實難縱令君之子得以娶婦成立必不能光顯門里傳名後世無惑也今既得烈女以殉死則烈女可以不朽而君之子亦不朽是其死乃賢于生君宜勿以喪子爲憂而以得賢婦爲慶於是率其鄉里具呈有司請表焉余所居光福里去金墅不遠故備訪其實作傳

贊曰夫男女之事難言之矣卽葛女改適江郎猶相傳爲美談况其未婚者耶嗚呼素無內則之嫻大家之誡而能抗節死義如此卽共姜之誓栢舟曷以方

詠。

姜奉世曰叙次雅潔未借陸孝廉語作贊歎更有生色

過繹之曰老孜紛披其凡史才。是時余適寓山中聞其事先生過其土人及往來者輒孜孜訪問故得其詳如此與人爲善之意可謂深切矣



## 騷道人小傳

騷道人者吳郡光福里人也性迂拙而好讀書尤喜離騷遇有一切無聊失意不平之事憂從中來無所發舒則必取離騷高歌竟冊已乃拂衣而起奮袖低昂以謂古猶如此吾復何言率以是自遣故自號騷道人年十八補郡博士弟子員二十一食餼文日有聲善病父母絕愛憐之不令涉世務以故迂拙益甚人多笑之者然道人亦若有不可一世意其與人交往往不久輒厭去或謂道人寡交情道人笑曰此正



我多情之過也嗟乎苟遇素心當性命以之耳孰謂吾寡情者哉會丁外艱里有大猾於屬爲尊利其有日夜與其黨謀所以傾之遂搆大訟首尾八載瀕于死者再卒得平反大猾伏法於是道人避仇徙居城中交游日盛顧其所許爲素心友者嘗謂不過三四人究不知其何所指也家既破學亦幾廢乃稍溫習其舉子業應試而人輒益稱之然數奇前後七舉賓興七報罷而道人已踰四十矣喟然歎曰始吾自分不堪世用志在學古人之道不幸罹无妄自傷不克

奉先人成業欲以功名自益而又不遂遂致進退兩
無所據良可痛也今但得子孚願畢量口腹之餘作
小小利益事于鄕黨間構數椽列圖書其中著文章（彷彿）
（公○理之論○）自娛花之晨月之夕偕二三知己從一二解事小奚
奴尋訪林谷題咏見志如此優游以終吾年使生稱
善人沒稱文士亦已矣抑猶未知得遂斯志否耳繼
有介星士請見者道人復數曰吾早自知耳命薄不
足推也吾素懶不善治生又不善逢迎鑽刺自非富
貴中人年甫四十而髮幾半白衰徵畢見念吾祖吾



父皆康强而不獲下壽况如吾之衰者乎且以孔顏
之聖與仁而不能不窮以天以郭景純之術數而不
能自脫于厄則挽回趨避之說但無所用之縱令知
之何益吾方欲讀離騷以解吾憂不能舍此卽彼遂
謝去之君子謂道人于是乎達觀矣爰次第其言作（堪○然○而○止○妙○）
傳
贊曰龍門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贊亦淡折）
憂也今道人以騷自名道人其有憂矣乎然觀其謂
術者數語則又善乎其能自寬者又何必離騷可以

解憂也哉
吳商志曰將點實事而撮叙言論成篇然道人生
平性情品格境遇已和盤托出非自爲寫照安得
有此神似
顧有典曰其言溫厚和平其意縈紆鬱悶此小雅
之遺音也
附湯磊軒題詞
余之得與道人交也初同試事于澄江余之喜與
道人交也會見作家書而忘其寓然則道人宜以



無懷自名而曰騷道人其有憂思乎道人雖性坦
易而其感憤怨懟不平之致亦時見于磊磊落落
之中素不飮然當知己相逢劇飮盡醉道人亦能
浮一大白酒後耳熱高歌長嘯或忽顧解事小奚
作喃喃語余不知其意之何從也今讀其傳其工
文辭聲譽隆隆起則紉秋蘭以爲佩也其數奇七
舉賓興七報罷則恐美人之遲暮也其構大訟則
衆女嫉余之蛾眉其卒得平反則雖萎絕其何傷
也其不可一世與人交不久輒厭去則悔相道之

不察延佇乎吾將反也其素心友不過幾人究不知其何所指則濟沅湘以南征就重華而陳辭也而卒乃歸之于達觀道人之志雖若猶有所解其憂者不如靈均之尤犖然而騷矣余亦未敢獨斷于知道人者然而道人之爲騷則余亦知之矣

何蕢谷題詞

道人志在好修時逢不偶才如宋玉偏增搖落之悲心慕靈均徒有離憂之歎恐美人之遲暮俾壯士以攖懷抱此修能終傷謠諑此所以唾壺幾缺



而酒壘難平者也嗟乎南國芳華豈齊榮于蕭艾東鄰窈窕寧比美于邯鄲但使耿介無虧潔清自著則紉茲長佩無令鶗鴂先鳴企彼修蛾寧許雄鳩退逝江潭草綠湘浦烟開又何必論醒醉于滄浪問行藏于蓍莢也耶

陽山先生小傳

陽山先生者吾友陳炳虎文也世居吳郡長洲縣之裘巷裘巷在陽山西二里許故先生自稱（安放有法）陽山人而人稱之爲陽山先生陳氏故素封鼎革之際遭寇盜破家先生生于乙酉上元前一日　弱冠丁外艱（作綠叙法?）困甚（最苦）不克竟學已乃教授村塾寒暑一衣衣垢則俟人定後自浣之旦復衣之課蒙之餘苦志讀書然不樂習舉業而惟肆力于古詩文尤愛杜工部詩其爲詩必奉以爲法有松頂紅襯拖綠上山腰白鳥破青



飛之句傳誦于人由是其名日著又好鐫篆頗自負或告之曰摹印須用漢篆宋元人法不足學也乃一切棄去博求古法書及漢印譜心校手摹者久之遂精其技而草篆書體亦並工世以其詩及二者比鄭虔三絕云性伉直狷介不肯一毫干人亦不肯一毫拄於人怒則口吃嘗曰吾寧餓餓死斷弗弗受人憐也遇有道者必虛己下之一言之益佩之終身不忘其意所不合雖王公大人望望然去之若恐浼常（先用虛叙後以實事略[illegible]叙不粘不脫妙甚）送其親戚葬姻黨會葬者率多豪子弟語不相得

佛然欲去是時天甚寒風烈積雪沒脛歸途且二十餘里主人意其必不能去也夌晨竟去矣鎮守京口固山某者聞其名延爲塾師　日偕其賓佐弟姪遊金山方張樂設飲羣聚嬉笑先生乃獨立崖間面江（事四奇文亦）水仰天大哭（寫得出色）人驚問故不之顧也亦不言所以于是人皆以爲狂然先生實非狂也甫四十喪偶遂不復娶人勸之曰吾方欲供甘旨以養老母此非吾所急（帶表孝上文）也且吾有弟可以生子續先人後吾復何求哉晚年學益進其詩稿成集未授梓而人多願助之梓者（中說詩書前後詳略）時



過余舍見輩出紙筆索書（得宜）書輒拍案大叫自喜然每越數日則曰吾書今又善前者猶常境也雖一飲食間亦以指加膝作豎畫狀盖其篤志若此所得束脯及四方餽遺半以供琴書筆墨之費餘悉以賙其弟姪窮交有急不惜典衣相贈獨寶愛一硯刻其陰識之且曰吾將以殉葬余笑曰唐太宗欲以蘭亭記殉（以嘆笑語作收而先）葬尙乞諸高宗（生高致愈見）君何以得自擅耶先生亦笑曰吾身之不知何有于硯但令後之人知此硯爲陳虎文所愛斯可矣余于先生六十時許爲作小傳又四年乃

克爲之并係以贊

贊曰余年十七而識先生聞其爲人恭峭厲難近而與余獨久而無間何耶然（贊語更婉而多風）每風雨聯牀縱談今古輙趯然有遠舉之意吾知其胸中之塊壘良多也陳伯玉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金山一哭其以此乎若曰生乃與噲等爲伍猶其淺焉者矣

施覺菴曰歷落叙去陽山呼之欲出此虎頭寫生手亦龍門得意筆也



周訒齋曰小傳與史傳不同者以史傳貴簡嚴而小傳須鋪張也然于鋪張之中亦不可無簡嚴之意似此叙次雅潔善于淡處設色固是逸品

秋江散人小傳

冷秋江先生名士甥字又湄鎭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爲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伏)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貲入國子監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衆擾亂先是其兄巘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



四鎭高傑愛而留之衆參將無何高傑死兵潰巘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大清兵至則衆皆鳥獸散巘被執不屈死(其共一死故傳)親屬僅(附見)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若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博通經史爲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于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鬻產托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寫得致)

賦咏(落有致)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背既歸益不問生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冷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答如江右張自烈芑山寧都魏禧冰叔魏禮和公廣陵宗元豫子發檇李盛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篤者也于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乃以一詩謝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爲買地宗忠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并爲梓其詩文文(略點綴得致)



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爲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溫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其篤于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葬之自爲生壙凡衣衾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其家人亦盡遣去孑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文者日益衆最善騷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層層)曰(照應此段用筆更妙)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世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于義但負金川門一

慟耳吾亦不欲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欷歔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于世

騷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爲人明允篤誠眞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嚴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凋者非耶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于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叙次先生梗概亦將使留夢炎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繆虞良曰結搆緊嚴而行文頗疏宕有奇氣

楊耕夫曰起伏照應極有法度一贊更得體

# 蓄齋集卷十目錄

說
閱史說
蜂說
稱謂說
曲則全說
問松字說
書後
書補全通鑑綱目後



書孔子世家後
書史記後
書季漢書後
書日知錄後
書愆課三集後
書繆虞良程琳論後
書夢虎圖記後
書程貞女實蹟後

蓄齋集卷之十

說書後

閱史說

徐峻亭嘗言吾性不喜閱史以快意之時少失意之時多也胸中本多傀儡又無端取往事以益之甚無謂天下亦何書不可讀而必以此自詒伊戚耶予因憶少時因閱史而痛哭者有三事一哭關壯繆白衣搖櫓之變再哭岳武穆班師最後哭建文君遜國皆失聲若其他歎息痛恨者固不可勝計也非皆自貽



伊戚者耶竊謂峻亭言良是然予近日乃更喜閱史何者人有目豈能無覩乎有耳豈能無聞乎既不能無所覩無所聞而此中之傀儡能不日益乎聞嘗取聖賢經傳讀之不一二冊輒不免廢書而歎至于古人詩文大抵多幽憂感忿之言譬如與愁人相對語愁而已而傳奇小說等書又性所不好也無已則毋寧閱史遇史中有君明臣良彷彿吁俞之風者恍然如身游其際而與之揖讓相先是一慰也及遇一切可悲可忿之事又未始不爽然自失以為古猶如此

吾復何言是亦一慰也而且合千古之帝王將相其善者吾得而褒之其惡者吾得而誅之縱橫論斷儼若南面而操進退之權豈可謂非儒生快事乎故所以自遣莫如閱史轉覺少時之無端痛哭直為古人愚耳抑又思自古理亂之迹皆其去而不留者也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耳然則今日之所聞所覩亦弟作閱史觀可矣而于我乎何有夫峻亭之不喜閱史予之喜于閱史是皆有物焉留于胸中故也繼自今予殆將以閱史者觀化焉蓋必先無係累于心而



天下之書乃無不可讀也否則孰非滋我憂戚者獨史也耶

盧儒宗曰持論極新極確至于筆勢之從橫波瀾之壯濶使人忘其方幅之短但覺意味之長此盧陵得意筆也

朱魯若曰屈平放逐劉蕡下第此千古最傷心事能以觀化之心遇之則無入而不自得矣于此知其近道

## 蜂說

乙酉新秋盆蘭發花有蜂營營然入于花叢須臾首戴花心而去竦然異之繼而來者不一予恐夫花之見傷也令童子驅之童子乃以扇撲之斃其二余甚悼焉夫蜂微物也而明于君臣之義其平居尊卑上下各有定分每日必早晚兩朝其王其王之子或出分則羣擁之以行不使人得見其主而戕之可謂忠而有禮矣至其采花以作蜜也他花皆以足承之惟蘭則戴之于首蓋他花所作以供衆食而蘭則獨以供王



故重之若此然凡花皆散植園亭及山野幽曠之所采之可以無慮而蘭花開時多貯室中近人而人愛惜之故采之者往往至于見殺悲夫彼豈不知蘭蕋之難采然寧冒死而出此者誠急君之事而不敢自愛其軀也嗚呼中世士大夫大抵徒知竊祿一旦臨小利害則羣相規避而不肯前甚者乃欺賣而利之耳能如蜂之君爾忘身者有幾乎方心嘉其勤而不謂遽已見殺也豈不惜哉雖然蜂微物也故其所以事君者義止于此苟身爲大臣而惟務浚民之膏血以充其君耳目口體之欲亦如蜂之于蘭則其爲固不容于死矣撲而殺之豈非快事而奈之何其倖脫也抑又聞蜂之有刺所以衛身而亦不妄螫人有螫人者必不復容于其列是蜂非獨能爲臣即其君之用法亦甚有合于王道也夫

朱魯若曰此李盱江之文從大處起議論者也而筆意微婉頓挫尤步步引人入勝

申惠吉曰絕好議論俱從物理推出觀物至此可謂靜者心多妙矣

# 稱謂說

古人同輩皆呼名後則呼字後又單呼一字而加老字余六七歲時見前輩相稱猶往往呼字或以姓呼曰老某或以行呼曰幾哥稍疏外者曰某老曰親翁其父行曰伯曰叔若年長有望非伯叔之列而可以伯叔例者則曰某先生唯受業師乃直稱先生雖不盡雅馴亦秩秩乎其有倫焉不十年而老某則以爲僕隸之稱矣雙字則以爲卑幼之稱矣又五六年而有年翁之稱於是盡人而年翁之矣然猶間有稱伯



與兄者也今數年以來則一切掃除竟盡人而先生之矣有呼以年翁者則弱者必怒于色强者必怒于言甚或至於瞋目攘臂以其輕已也余謂年翁之稱雖膚且俗然年者年家之謂翁者長老之謂以此相稱似亦不惡而何至以爲詬詈有告余者曰京師貴人呼優童爲年翁余笑曰然則非呼我者之過乃呼優童者之過也且今先生之稱亦豈勝于年翁耶夫人必有所愼重而不輕以假人者而獨以稱我乃足以見其尊我今則毋論黃童白叟而此稱彼爲先生彼亦稱此爲先生則先生又奚足貴耶况夫先生之濫也亦久矣醫生曰先生賣卜者曰先生星家相家堪輿家皆曰先生典舖牙行之掌櫃及巫祝亦曰先生楓江人稱就婚者曰斛先生即優人未嘗不稱戲先生而瞽目女郎且稱女先生則今之先生我者吾安知其非優童我耶女郎我耶而何輕乎年翁何重乎先生莊子有云呼我爲馬則爲馬呼我爲牛則爲牛牛也馬也年翁也先生也吾亦唯其所呼而已矣彼悠悠者曾足與較哉抑吾不知夫先生之後又將



變而爲何稱也意者物極則反其必有爲之區別者歟

繆虞良曰莊論中帶詼諧令人解頤勝于正色而談

王謔聦曰即一稱謂間而世風已分今古且倏忽變換莫知其由良可怪也篇中寫得淋漓盡致所謂嬉笑怒罵皆成文章者

褚幾道曰看徹世情便覺紛紛藉藉俱屬無謂此文一出最足動人反古之思非徒以寄笑傲已也

## 曲則全說贈人全

予性戇直（直字一篇之骨）好盡言及面折人過雖與大人先生言意有不可輒默不應或强與之辨固不敢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而私心竊用是介介不肯詭隨人意以此招尤取禍幾至不能兎全而猶不知改間讀道德經見曲則全一語（拆出此句）不覺憬然有觸歎曰老子其詔我矣繼自今當貶直爲曲於是屬陳子虎文鐫一私印朝夕把玩庶幾書紳之義焉然而一與物接則故態復發如初旋悔之亦旋蹈之如是者累年乃復歎曰吾



年已踰五十利害安危亦聽之耳安能屈抑吾性而（仍不欲曲）脂韋汨没以求諧俗乎吾將學漢高之銷印矣適碩子人全見而欲之以請人全之不善屈曲畧與余同予嘗懼其難以自全則此言固亦其對病之藥也因舉以贈之而告之曰吾老矣自分長爲世棄故不妨姑任吾性子今方在壯盛而于世又多怨惡則何（何須）可不曲爲趨避尙其以斯言銘之于心而勿徒以篆刻之工爲悅也雖然曲亦有道昔夫子稱人之生也直故是是非非有定理焉違心之行弗可有也夫老子之所謂曲者（曲中寓有直）豈其敎人以巧詐居心而回面汚行以事人哉亦以世路險巇有不可直情徑行者必委蛇以濟之使不至窒礙而難通斯已耳易曰內文明而外柔順又曰思患而預防之是即曲之說也蓋所以善全其直而非務苟全其身已也苟徒知曲之爲曲（不可徒曲）而不知曲之不可離乎直其不流爲小人之無所不至者幾希此又老子所不許者且又安見世之曲者（此轉更妙）而皆得全無害也吾子亦善體焉可矣

繆虞良曰談理如說家常事婉轉如意可謂曲而有直體

## 問松字說

屺菴有行童焉其師字之曰問松余戲謂之曰汝有何事欲問松耶汝即問松松寧有以告汝耶童子笑不答余歎曰既有其字豈可無其說耶夫天下動植之物其能久存者鮮矣惟松生于巖阿之間媒于蓬藋之內而卒能干霄合抱狎風雨而傲霜雪者彼果何道而能然哉汝試問之當必有以告汝矣古之君子隱居求志每與松爲歲寒之友而吟嘯其間終日不倦蓋其處境也幽而不攖乎世網其宅心也質而（四者皆借字）不炫乎浮華（對病之藥）其養性也直而不撓乎外物其寄意也淡而不逐乎炎涼是以性情結契寤歌係之有不啻此唱而彼和者豈徒區區問答已也是故問松有道焉如問之得其道則百叩而百應無惑也不然則松豈能作人語以相告耶汝第從吾言而求所以問之之道則汝與松必且相悅以解何患彼不以久存之道告汝也夫而後問松可以如松矣

繆虞良曰文心如禪心妙悟者方善作轉語于此文見之



## 補全通鑑綱目書後

余爲童子時有以通鑑綱目求售于先君者先君許焉及書至則已缺二十餘本然先君憫其意因少酬以價而留之越一年又有以未訂綱目求質者先君復留之後先君携至僧舍覽觀復失去續編第七卷于是兩皆殘缺殊以爲悵嗣是先君棄世而余復遭無妄流離播遷簡帙類多散逸而二書猶幸如故患難稍平因取後來綱目命工裝訂其所缺第七卷則用舊本補入而舊本乃愈缺矣顧此書爲余少時所閱且其板殊勝後來者思欲訪求殘編補其缺失而爲時既久了無所得意且少衰乃甲戌仲春偶訪之書賈沈姓者竟得刷印彙成全集余覩之不禁赧然喜也因謂兒曾曰汝知余所以喜乎綱目一書坊間皆有今欲購之不過多一二金耳全之亦何足喜正以此書與余如舊相識不忍使其廢棄向使另購十（幾得）部而此書終于殘缺則余所耿耿者仍在也今則轉廢爲新是汝祖若父三十餘年以來所深望而不可必得者乃一旦得之其快心宜何如也既又思天下

事成之甚難而敗之甚易計昔人之得此書而加之裝訂也摩娑愛惜當不減于余乃無何而殘缺矣無何而殘缺者且轉屬之他人矣然則今日之補而全之者安保後日之不仍歸于殘缺歟古人藏書有鬻及借人為不孝之戒此意固人子所當知要之非達觀之論也天下之物豈有常保于一姓者哉不幸則失之速幸則失之遲耳但令後之人與我同志勿致散佚則無論子孫守之或他人守之總屬此書之幸而不虛余全之之意也夫兒會好書此書亦其平日



所常閱者爰舉以授之而題數語于簡端非故為達觀也不善守者雖戒之無益善守者知此意愈宜珍惜也

馮孟容曰于一書之全缺而天地古今盈虛消息之道無不發揮透徹直可作一則易論非僅拾莊蘇餘論也

## 書史記後

王介甫謂太史公敘帝王曰本紀公侯傳國曰世家公卿特起曰列傳以余觀之實不盡然不獨躋孔子于世家為非其例也項羽未嘗成事而列之本紀樊酈滕公灌嬰之屬功而侯張蒼衛琯之屬相而侯且皆傳國于後而不入世家漢之異姓王唯長沙王吳芮又傳國最久不唯不入世家并不為立傳蓋子長作史記直欲上繼春秋其所進退具有襃貶之意存焉而不可以例求也即如世家于吳則曰吳太伯于



魯則曰魯周公于衛則曰衛康叔而晉楚則否至田齊則直斥其名又如淮陰侯以反誅而其傳獨不稱名而稱爵其意可知矣夫史書之體有是非而無賞罰子長所為非正也然其苦心所在固未可盡沒徒以為自亂其例豈知子長者哉

繆虞良曰介甫之論固為名通此更據全部立議覺史公深心如見非徒好翻前人窠臼也

盧儒宗曰老而健徵而婉一字不肯虛設是得太史公之潔者

## 書孔子世家後

太史公以孔子列世家而王介甫謂其自亂其例介甫之言誠辨也然孔子長固亦有見而云爾夫孔子布衣固不得躋之于本紀然其道可爲萬世帝王師(便見恰如世家)後之人主尊其道則宜尊其人豈可與老莊諸子同類而視之哉是故係之世家也荀子直言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發明宜尊其人意)或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孔子長之微旨亦若此厥後歷代褒封而世澤遂與天壤同流蓋孔子長實啟之矣甚矣其尊孔



子也若夫先黃老後六經特述其父之說則然而非孔子長本意班椽乃執此相譏不亦以辭害志歟

汪武曹曰反介甫之說而行文都絕似介甫

褚庭嘉曰帝王不可僭擬公侯可以追尊係素王于世家龍門具有深意得此爲之表章孟堅介甫之議一齊掃雪

## 書季漢書後

陳壽爲三國志尊魏以媚晉固其勢不得不然吾獨恨其黜漢爲蜀黜昭烈爲先主殊失史書之實謝氏改爲季漢書可謂一正其謬惜乎其發凡起例多所未安而文采復不足以濟之不足以繼兩漢書之後夫獻帝時政歸曹氏故范氏爲獻帝本紀亦甚略今既另成季漢書則宜斷自昭烈帝始不應復列獻紀其董卓二袁劉呂以及左慈華佗等傳亦具載范史今但當因事見之不應復爲立傳皇后本紀宜自爲



一卷諸王傳宜自爲一卷不應草草附于帝紀後史記公侯傳國曰世家如齊(辨論處斟酌見血)晉魯衛諸國則周天子之所封也齊悼惠王楚元王及蕭曹之屬則漢室之藩輔也即吳楚趙魏其後亦僭稱王然本其初而言則列之世家也亦宜若曹操孫權之封爵則皆自擅之而自加之其心未嘗一日不在自帝此乃叛賊僭國非史記世家之比與其准五代史十國世家之例不若准晉書劉石載記之爲得今列吳魏于世家而列董卓諸人于載記殆襍亂無章矣此其大畧也若夫

內外傳先後分合之失宜與夫融裁繁略之未當尤
難以枚舉焉吾非樂攻謝氏之失也誠以爲此書者（於除序中見試）
其必博綜乎羣書而折衷以已意陳志之繁者删之（始是漢人筆意）
缺者補之而又加之以論贊使其事其文皆煥然可
述然後可以備一代之史吾老矣未能及此後有君
子因吾言而踵成之其亦謝氏之功臣也夫

繆虞臣曰有斷制之才可以論定史事

蔣芳似曰見地既高而用筆復極簡潔入後尤低
徊婉轉情文並茂設廬陵在史館時得先生與之



同事吾知必兩相推許也

## 書日知錄後

世之著書者多矣或自爲詩文或纂輯古訓與夫山
川風土人物技術之記載非不並有補于世教然其
高者可潤飾六藝下者以資見聞而已無甚關于得
失也若夫爲天下所不可少之書其顧寧人先生日（鳴句便極嚴重有力）
知錄乎余初閱其書見其自經史百家以及遐陬僻
壤之所誌殘碑斷碣之所留遺無不錯綜貫穿辨析
深至未嘗不驚歎以爲必如此乃可以言博學及再
四讀之但覺其要而不煩詳而有體其致在于明先（從大處立論）



王之道而非欲以誇多鬬靡也故其爲書雖內外兼
該鉅細畢備而其所尤致意者則在乎建官分職度
地平賦用人養士教民數大端觀其上下千古于源
流利獘之間言之深切著明可謂包括治體而足爲
萬世帝王之典則者矣蓋聖言深遠史冊浩繁而是（此書出於精神可謂言大而非誇）
書固已擷其精華傾其液瀝使先王之良法美意瞭
如指掌又皆酌古準今而無迂遠難行之說雖謂其
與六經相表裏可也故與其涉獵墳典而不得其會
通不若熟觀此書而自綜其條貫嗚呼使爲學者而

知講求乎此何患無以致君而澤民使為人君者而
能推行乎此何患無以統御海內而措斯世于三代
之隆哉夫士君子立言之功實可與立德立功等然
非有高世之學者不能惟先生負過人之才而復不
汲汲于自表見隱居求志至老不衰故能網羅萬有
而煌然發為經世鴻文吾知其道必將興起在位以袞（狀烏弘大）
被天下不徒託之空言已也又先生所著音學五書
雖不若是書之切于世用而後有汲古之士思討論
聲音之道亦必有取焉亦不朽之業也先生嘗言立（餘意亦有）



言不為一時嗚呼其旨遠矣（遠神）

繆虞良曰夙有經世之懷故傾心于此錄而文筆
亦極醇茂

冷秋江曰力厚思深其開合頓挫純是精神結聚
無一閒筆弱筆寧人此書猶未盛行于世得此為
之表章當不啻皇甫之于三都矣

典則雅馴視南豐諸序殆有過之而無不及　門人
王師貞識

## 窓課三集書後

巳未秋就試蓉江淹留兩月事將竣始知先君有恙
及歸則先君已稍可問安之後以試作呈覽慈大人
告堅曰而父望而歸久矣嘗曰得吾兒歸相與語取
其文閱之吾疾宜可愈今果何如堅聞而自慚以為
繼自今當益淬厲于文以副大人意豈知越兩月而
先君竟不起其得見堅文遂止于此也豈不痛哉思
父母之于子也方其始生望之曰吾安得若長而讀（道父母心中）
書也稍長出就塾則曰未知其聰明否也聰明矣能（事餘光極真）



讀書矣則又曰未知其沉潛不外馳否也沉潛矣肯
讀書矣則又曰未知其將來能屬文否也迨乎能文
而父母顧之喜可知已于是為之求良師于是為之
求良友一遇試事輒拭目望之乃日復一日子之學
猶未成而廻視堂上人已彷徨欲暮曾不如藝黍牵
車者猶得少代父母一日之勞而致一日之養也文
章誤我我誤吾親此語信然與言及此不禁廢書而
長歎矣然所以戀戀于此者尚冀有以為母氏慰且
以慰先君于地下耳集中巧言一章及子夏子游二

句題文即當日所呈于先君者文本不佳存之以寄
俊見懷聞之思云康熙丙寅立冬後一日記
沈禹讓曰文章惟真則能動人吾輩宜各書一通
置案頭



## 書貞女程雲蓮實蹟後

戴子夢巢携所記貞女程雲蓮實蹟示余且屬余論定其事余曰女之所行固人所難能也夫二姓之好古人重之然觀禮記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如壻之父母死則壻之伯叔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之父母死亦如之是女未嫁固不成婦也又女未廟見而死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是女雖已嫁而未廟見猶未成婦也故從一而終之義初不以律女之未嫁者且夫婦之合人也非天也女尚未嫁則夫婦之情宜無從生無庸遽以終身殉故論者（已上議論如春[illegible]）謂雲蓮之守志不若從父命之爲安雖然禮固有行于古而不可通于今者行固有過乎中而可以風乎（如中流砥柱）世者大抵忠義節烈之事非負至性人不能爲而人之負至性者每多偏至之行如雲蓮之志于守節百折不變此其至性根結于中有必非他端所能易者苟一有計較可否之心則依回遷就亦將何所不至故惟能爲過情者乃能無不及情耳嘗微窺昔年子

女或語及于其婚姻家之盛衰人之美惡則必欣戚係之葢自近世婚姻之禮一諾而不可復更而男女（見古禮不可行于今而世俗大壞之情數語）之以終身相許久矣宜乎雲蓮之必欲遂其志也方今世風日下廉恥道衰閨門之防其不可問者多矣得如雲蓮者矯而勵之豈可謂非末俗之砥礪而奈何必以過情訾之也譬如士庶人未嘗委贄于君而一旦起而殉國家之難豈得反謂其非義哉余又聞人情之以義動者往往能激烈于一時而難于持久然觀夫庚申圖之夢則雲蓮之終身已大定于夢中而其立志之不移亦大可卜矣雲蓮其厚自愛他年苦節見褎雖余老或不及見而世之君子必多爲之表揚者請以此言爲先驅焉而可

錢夢得日議論透快反說正說皆中肯綮篇末于贊美中寓勸勉尤覺意思深長



## 書繆虞良先生程琳論後

程琳仕宋當莊獻太后臨朝時以武后臨朝圖獻時論鄙之繆虞良先生作程琳論謂琳之獻圖乃所以諷諫世人不知其意而妄譏其文筆甚美良足爲琳昭雪然予終不滿此事故書數語于後

按琳立朝頗厚重有識其獻武后臨朝圖也謂將以革命之事陰啟莊獻則喪心已甚以琳之智應不出此誠有如篇中所云者然而琳之獻圖終不足言智也夫琳欲諂附莊獻固無事不可自結而不必于獻圖然苟欲開悟莊獻令之還政嗣主則莊獻非武曌之比即明言勸諫亦必不置諸死地也而乃託之于圖何哉設后而以爲媚己耶必且心薄其爲人設后而怒其誚己（入情入理不爲深文）反引搆禍之罪以誅之琳雖百喙其何以自解免于天下且彼亦幸值寬大之朝故能以功名終耳使在漢唐之世有不追咎其以邪謀動后而戮及妻孥者鮮矣故以獻圖爲取媚固不免于愚以獻圖爲諷諫尤不免于愚也作者此論葢亦君子與

人爲善所謂有過則多方而開宥之者而要之不可以爲諫法

李容山曰篇潔嚴厲如老吏折獄



## 書楊大瓢夢虎圖記後

夫婦爲人倫之首其精神所感形于夢寐往往而驗然亦終不足爲驗不可解也余讀大瓢夢虎圖記而有感焉余年十八應童子試是時室人許猶在室忽夢天開日明而有一蒼龍蜿蜒空中晨起謂家人曰吾夜夢如是今天日固然然安得有龍見耶外舅爾聲公聞之曰其兆當在黄郎因出門小立則見喚覆者正入余家既婚後許爲余述之且勗余曰君其努力余亦竊喜自負然蹭蹬日益甚丁卯秋許又夢門



上有龍忽墮地一人持刀前斬之分爲兩截見血甚驚惋有先亡老僕曰是可續取而合之龍遂活向空飛去是歲余遭冤獄褫革後叅　旨開復此其兆也雖然龍神物也其飛騰變化不可量龍興雲雨潤澤天下故龍豪傑之士始足稱人中之龍今余以一經終老安在其爲龍也且夫龍之與虎匹也故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而士之能乘時利見者曰龍驤虎躍乃余既蠖屈而若亦鼠伏又何夢之無憑耶豈屈伸伏見之故猶之夢死者得生夢食者得病陰陽倒相反

耶然君猶能爲細君作圖以慰其區區之意而余幷不能爲之圖其負許之期望亦甚矣

冷秋江曰筆意崢嶸亦有龍蟠虎跳之勢

楊大瓢曰題面虎是主龍是賓題神虎是賓龍是主主主賓賓串插入妙雖然癡人說夢其我兩人之謂耶



# 蓄齋集卷十一目錄

雜著
閒窗偶述
答崙發問
題王聲弘濯足圖
跋楊安城補臂圖
跋仲父有三公教子圖
竹雜讚
壁蟢子讚



樹根床銘
四六
擬
上預蠲江南諸郡明年地丁折色謝表 康熙四十年
擬唐蘇州刺史韋應物到任謝表
重建虎丘山東岳殿徵詩文引
吳山關帝殿募緣引
竹埸詩餘引

# 蓄齋集卷之十一

襍著四六

## 閒窓偶述

世人論花香色兼全者爲上香淸者次之色豔者又次之余謂二者難兼但得其一皆足以娛心意不必過分差等也要貴乎耐久耳嘗見好事君子愛種名花經年滋培擁護若慈母之愛其子及至花開不數日而畢竭終歲之心力而僅博此數日之娛業已得不償失一旦燥濕失宜輒至萎絶又不勝惋惜是欲以自娛而適以自苦也何所取哉余性拙不善蒔花



惟取其易種而難壞者少時最愛種荷淸明前課童種十餘缸環列庭中花有千葉紅白及大紅十八瓣三種暑月花葉齊發儼如池沼每早起携小几手一卷書吟哦其中淸風徐來香氣襲人飄飄然有遺世（大是淸福）獨立之意少焉日出花放其紅者如龍燭之耀高空（文亦寫得色香俱妙）白者玉質錦邊如白玉盤中貯氷桃雪藕鮮姸異常而翠葢參差翻風滴露亦復裊娜可愛可謂色香並擅且自初吐葉至于結實足供半載淸賞洵快事也

後因城居不能復種間取一二插膽瓶中其易敗乃甚於他花獨歲首供梅花一枝自蕋而花而葉而子亦可作百日玩孤燈細雨客散吟餘藉以文寂寥遣世慮頗覺可意然余本生長梅花海中今獨有一枝相對終不甚快近于友人齋中見雞冠絶盛快之因乞其種以歸散布庭隅春時叢然而生呼童删其繁冗五月末已各吐英（叙次楚楚可人）復漸次芟其不佳者留百餘顆入秋色澤日勝其純襍正間淺深濃淡之狀難以枚舉緫之種細者艶而且嬌種粗者雖稍遜而頂大于



斗亦自壯觀一望光彩陸離不啻如雲錦之作堆而或露華霑裛（點染生姿）或日光激射或烟雨迷離或燈月輝映靜而玩之無不盡態極姸雖香韻不若梅與荷而其色則過之遠矣况梅花之盛不過半月荷花以後先相繼故能持久若夫一花自爲終始而能歷半載餘者雞冠而外葢未之前聞斯眞花中之耐久朋也豈得以其嗇香而少之哉雖然盛極必衰固物理之自然而賞玩日久則係心生焉今此花與余相對已半載行且摧敗零落歸于無何有之鄉譬如良友頻年

聚首而忽欲遠別苟未免有情亦何能不戀戀也以視世之好事者相去有幾此釋氏所以欲空諸色相也夫

陳陽山曰信筆揮灑似未嘗有意作文而其間起伏照應自極結構之妙至于詞句之瀟灑飄逸則又栩栩欲仙矣

湯磊軒曰以色香二字作品題則雞冠似遜梅與荷矣拈出耐久二字身分便高一路敘次自然淡韻絕俗



## 答崙發問

姪崙發問余作詩作文之法何如余瞿然曰此吾所求之而未得者也曰先生之詩文則旣見稱于世矣又嘗爲人指示其失得矣設未得其法而何以能然乎曰吾明語子始吾欲學爲詩亦以爲詩必有法也見前輩有能詩者輒從而求之而或言有法或言當以意會余固惟法是信也及博觀乎古人之詩則殊不盡然而後知法之果未可恃也若夫古人之論文如韓退之答李翊書柳子厚答韋中立書可謂有味



乎其言之矣而初未嘗言及于法近世魏叔子頗謂有法然吾就其文求之究不知所謂法者何在也竊意夫詩所以言志也文者言之有文者也古之人率其意而發之于言其言之協于音律者則爲詩其言之經緯有章者則爲文豈嘗先有一定之法而後爲之哉故凡爲法之說者皆似之而非也且子不從事八股乎彼其爲起承轉合淺深次第之法夫人而能言之矣然亦何嘗有一定之法乎故顯而言之則詩不可以爲文古文不可以爲今文也此則法之一定

者也微而言之則古文與今文一也詩與文亦一也皆可以意會而不可以法拘者也夫古之作者必以讀書養氣爲先吾未之能也雖然辭不可以不達也吾惟務達吾之所欲言而無或扞格而不通無或凌

言近而指遠然亦須意會

躐而失次無或散漫而無紀說理則勿流于穿鑿論事則勿涉于粗豪用意則勿淪于艱晦遣言則勿傷于雕琢若此者特初學者之能事非敢冀古人之萬一然使起古人于今日倘亦不以爲大謬乎蘇子曰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吾奉以爲法爲其他則非吾所知也故曰未得也畜發曰先生雖不言法而法固已備矣請書此語以誌諸坐右因書以貽之

繆虞良曰謂詩文無法不可若問詩文之法如何則又難于舉似　有法無法闇解者自領文善會此意寫得不粘不脫

楊大瓢曰此論最爲有見魏叔子作陸懸圃序講規矩方圓極妙但以變爲法之至而用意爲變以求合乎法似猶過爲高遠之說未若此言之親切也



題王聲弘濯足圖

蒼崖之畔漾水之側中有人焉炯然其眸充然其色依倚雲根而濯足乎淪漪之粲碧諦而視之何其肖吾王子聲弘之標格王子瑚璉資豈宜託山澤然觀自古賢豪雖與世推移而未嘗不歸于自潔故可窮可達而此足必不可以輕擲嘻有如斯人之不知不慍而寄興于清流者吾知俗塵自不得點其白

湯磊軒曰小小結構中意議絕大洵稱巨手

## 跋楊安城先生補臂圖

此安城楊先生補臂圖也嗚呼人身之休咎乃與圖畫相關畫其通神矣乎吾以為非畫之能通神也亦人心之誠自相感也向使畫能通神則當其剪而分之之日臂即應病矣何以必待燬焉而後病且補焉而即不病也蓋先生朋友之誼至真且篤與祁李兩君幾為一體其臂之在李肩也猶之在身也故圖雖分而臂無恙迨祁李即世而像復燬于火則幾于以臂殉之矣故像燬而痛作然朋友相愛而不相殉分者事之偶然而補者情之特至故補臂而痛即止是則其病也固先生之誠有以感之而其愈也亦范太君之誠有以感之也不然則今之寫生者多矣其成毀豈皆有關于身耶曰良工之筆可以參造化而闔闢中偶爾涉筆又安能挽救若此之神哉

楊大瓢曰絕不費詞只是一意反覆申明遂使極難解釋之事砉然理解此題作者甚多若乃直捷痛快無如此文者先君賴以不朽矣敢不九頓以謝



## 跋仲父有三公教子圖

自宋仁廟時吾先世由閩來蘇子孫相繼簪纓舄奕以文儒世其家歷今二十餘傳而式微甚矣先君篤志好學思有以振起家聲而不幸罹奏銷功令仲父少孤先君友愛深至又以病不能竟學嗚呼其有望于後之人者仲父之心固猶先君之心也乃堅既蹭蹬以老而諸弟復碌碌未有聞今觀教子圖之作不禁爲之潸然以悲夫仲父義方之訓素嚴諸弟稍長爲努力延名師贈遺必厚供饌必豐過庭時必問所誦習每遇試事輒身與之偕欣戚係之蓋愈久而愈篤也嗚呼父母之望其子亦何間存沒使吾輩少有寸進即冥冥中當亦一慰矣堅今衰朽不復能自奮而諸弟年富力强其可不厚自黽勉務以遠追先烈者副仲父之期望也耶

鄒廷楚曰撫今追昔低徊婉轉可謂情深而文明

## 竹雞贊

竹雞產于浙其鳴能辟飛蟻客有以餉予者戲效蔚宗爲之論贊

有鶩其領小雅引喻康侯韍好其音衛風興懷聖善故翬翟以文章擅美鸚鵡以能言見珍不其然乎若夫形黯淡而無奇音奮迅而寡韻斯亦不足供耳目之玩矣雖然以色取憐者婦寺之道也以聲動聽者諂媚之爲也乃若廣廈斯搆松桷有梴而蚍蜉生焉（俗說得可畏）攻心而入傳翼而出使夫棟梁之重任外觀有偉而中已枵然智不及防勇不及禦一朝傾壓萬物虀粉此之爲禍固猶夫言利小人豕削邦本摧傷世臣而致宗社于淪胥者也而是物于時引吭長鳴鼓氣振響無煩搜剔之巧而積蠹自消不假剝啄之勞而羣惡盡斃故可以弭患于未萌亦可以持危于有象其與忠直之士侃侃萬言排奸回扶正類令皇圖鞏而不替社稷危而復安者何以異哉然則雖比德于朝陽之鳴鳳可也彼竊乘軒之寵蒙公子之褒者得不有愧于斯焉



贊曰有蠹斯伏莫摘其奸棟撓屋壞職彼之患除惡有道不以力殫神隨聲運無堅不鑽凡厥醜類聞之則捐松軒無恙攸居孔安嘉爾小物厥勛茂焉以貌取人古聖所歎物亦有之毋取美觀

泠秋江曰酷似蔚宗矣然英爽本色故在

繆虞臣曰比物屬類有賦家之思致

壁蟢子贊

形如螃蟹族泥蜘蛛敢高絲于華閣紛白估夫民居爾乃偶臨几案乍黙巾𥚃觸肌膚而起栗窠卷帙以紛趨非鵲語之先兆異燈花之禎符曾何喜之可卜秖取憎于吾徒吁嗟乎世固多負虗名而無實效者吾於爾又何誅

陳陽山曰亦趣亦雅



樹根牀銘

乙酉之春客有謂宜以此物幷詩進獻者余曰子欲我爲負曝美芹者之續耶因而書此枯木朽枝輪困離奇爲萬乘器汝獨何爲淪落此地得非無左右爲之先容無有力爲之延譽嗚呼安汝命守汝義汝本山野之材毋或厭棄衡茅而冀倖乎逢世

冷秋江曰不卽不離而正意喩意皆見最爲合法

若過于刻劃則小矣

擬
上預蠲江南江蘇諸郡明年地丁折色謝表（康熙四十年）
帝德同天澤沛九霄雨露
皇仁布地春回萬井桑麻歲方登大有之書（貼切不易）猶煩軫
念民已減積逋之困更降
恩綸賜以明年務令人
霑河潤蠲其折色無俾農苦錢荒慶溢東南歡騰淮
海臣等云云竊惟致治有道藏富為先足國有經裕
民為本故踐土食毛之衆誼固篤于奉公而養欲給
求之朝政每崇夫薄歛維茲吳會（即貼江南說）伊古揚州地近江



湖故多呰窳偷生之計星分牛斗亦少蓄積素封之
家自禹書則壤以來暨職方辨物而後雖瑤琨篠簜
物華若甲他州而卑濕沮洳土性實居最下列三品
之艮楛特任土以為供問九府之重輕豈逢年而可
（已下字字貼定折色可移他處不得）
獲青蚨已非易致白選更自難求是以孝武白金之
制不行而元和採銀之坑有禁以為貨幣始乎交質
之間用當緡錢昉于景祐之世明祖坑冶有課未嘗
派征田賦之中正統倉粟陳因遂有變賣折銀之議
蓋窮變通久立法自昔因時乃日積月深大勢幾成

偏重既詘此而伸彼使末利得權其盈虛則以有而
易無在農民自困于緩急況闤桑品屋賦法恒急于
張弓將糶穀賣絲民命必疲于馭馬夫豈無賢明之
主加意恤農亦時下蠲吉之音推恩賜復要未有道
隆損己人瞻抵璧之誠德在安民家沐雨金之賜如
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亶愷悌性成紫禁深居洞悉閭閻
之疾苦翠華載道周知稼穡之艱難夏稅有蠲秋糧
有蠲恩施已周于寰甸旱乾有賑水潦有賑子惠時



切于困窮史不絕書不數西京之故事（使事入化）遊郎為度羣
廣安邑之風謠乃猶念五湖之濱賦稱最上而大江
之左戶鮮多藏觸目堪憐類多食粗衣惡之子關心
獨切如聞呼其怨斗之聲雖統計逋租何啻數十萬
金以上業槩行免比斷自三十六年以前然而物力
卒未盡紓民氣卒未盡樂揆厥所以良由撫字之尚
疎肆其靖之端在翊謀之克徧用煩
天語特命地官自江而南所轄幾何郡縣惟歲在午
折銀盡予蠲除蓋定賦是捐總屬君恩之浩蕩而額

征克減昔闗民命之生全苐赦其宿逋僅得免追呼之苦必弛其新賦斯克遂婦子之歡況誤課者（斟酌可削）流固率多由于不給而急公之侶（德似宜入公奏議）亦豈盡出于有餘若加恩于奏銷既定之餘則下戶雖幸沐其仁而良民或莫邀其惠惟施德于催科未起之日則編氓得均沾其澤而蠹胥無所容其奸且玉粒出自田間輸將甚易銀幣資乎市肆貿易維艱故水毀木饑之辰既苦轉移之無自即穰遺穗滯之歲尤患折閱之過當凡此輿情莫逃　睿照所以免其舊猶必免其新用昭



博愛之至意而蠲其銀不必蠲其粟兼寓重本之良（豐年患在錢荒正不必捐粟米）圖從此國無貧民邦本固于磐石民有餘力頌聲溢于康衢上恬下熙休哉樂以天下人安物阜允矣功倍古人　臣等德愧名棠才慚郇雨空懷報國之志莫展富民之猷寬如定遠之言平平無取拙比道州之政下下宜然利必興害必除　聖朝已無缺事任若職食若俸寸心殊懼素餐惟當潔已奉公益勵素絲五紽之節抑且私懷過計願効芻蕘一得之愚伏願日佩湯銘時調舜樂採貴粟之論天庾常充存抑末之思珍奇有却繼厚生而正德（婉而多風）黃童白叟咸知諠禮敦詩因養民以致賢岸芷汀蘭蔚作菁莪棫樸則寓愛養于九賦之內既富而康而登風俗于三物之興益仁以壽高天厚地沐膏澤者豈惟四十餘載之澍濡咸五登三占景運者靡罄億萬斯年之茀祿矣

施覺菴曰考據精詳詞華豐贍更能于頌颺中行議論名通曉暢足令民隱上達此有關世道之文莫僅作四六浮艷看

朱晉若曰他人只作得蠲租表耳此却能切定折



色說上下今古源流利弊無不洞徹覺滿幅俱是書卷氣

擬唐蘇州刺史韋應物到任謝表

江南東道蘇州刺史臣韋應物上言臣自奉新命已於某月日到任訖者伏以君言不宿當深靡及之懷王事孔殷敢昧匪躬之義既一麾而出守遂五馬以遄臻慎始有心報成無日臣應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設官分職實代天以亮工宣化承流必因俗以爲理惟玆吳郡越在海隅三江五湖環其封域南金東箭萃其物華然而禹貢所書土田最下及乎職方有誌賦入滋多故飯稻羹魚東餒老憂或鮮而火耕水耨積聚之計常虛自非政在保障何以戶登康阜玆蓋伏遇〇〇〇〇乾綱獨運離照方升視下如傷懷遠爲近念吳民之凋敝須良吏之旬宣猥以菲才膺玆重寄深懼報稱之無地仰慚錫命之自天顧誼切致身分難曠職奉簡書而言邁長辭枌署之香分符竹以遙臨遽遂文身之境閶門柳色旌旆增妍茂苑鶯聲笙簧競巧都城百雉慨夫差玩寇之非烟火萬家憶宣聖在輿之歎泰伯季札之高誼廟貌猶新言游子羽之遺風絃歌未墜伏念臣徒知燮鼎罔



識操刀身帥名邦冀嗣徽于曩哲月糜厚俸愧無解于素餐惟當遠遵拔薤之規使豪強自戢內勵飲冰之志俾井里粗安臣應物無任云云

此楊嵩木先生課士題也門人試作多泛語且不合古體故拈以示之 自記

繆虞良曰題甚枯易于旁及文獨清切不浮

重建虎山東嶽殿徵詩文引

蓋聞正神有功當世不可無禱賽之祠勝蹟得顯來（起法殿重使允非浩瀚可比）
茲端賴有文章之事柏梁朔體漢宮鉅麗斯傳少室
題詞仙女精靈爰著刿欲垂勸懲之微旨表營建之（揭出大旨）
苦心自非吐鳳高才片石安能增重所冀生花妙筆
千金不吝借光恭勒小言用祈大雅伏惟兩儀定位
聿分方岳之名五載時巡首秩岱宗之禮形推日觀
永鎮寰區神長山祇普垂象教聖經主名東嶽道家
應號天齊上則保護國家下則陰騭士庶承天應地（廣大豐）



化工潛運而不知簡善黜邪賞怒無形而甚近所以（切可作神境）
歷代皆稱祀典必至祇首告虔而蒼生仰荷神休尤
因廟貌生敬則廣殿崇臺之搆豈容少於脩禴懼罪
之邦哉吾鄉在吳邑西偏而虎山爲光福勝境四圍
山合如作屏籓一望波明直同潮汐橋通漁市烟霭（如畫）
爭飛閣對遙峯松風四至清磬出朝霞之外棹歌來
落照之中桃李漾春風芳菲鬬色桑麻夾綠畝蓊鬱
成陰玉影浮空瑩徹廣寒宮裏天花積素杳冥姑射
山頭誠足以弘啟福區供養聖像向來因山建宇本

有岳帝行宮父老相傳靈爽最著苦雨凄風之日常
聞堂上傳呼昏黃夜黑之時每聽庭前訊鞫有犯者（但說）
立禍正大無私有感者必通吉凶不爽以故愚氓懼（有犯立禍有感必通便落俗見下二語許入妙）
罪知屋漏具有神明善士堅心信目前已彰果報夫
何刧灰難免寶殿忽殃迄今百年有餘僅存遺址可
驗居人無所展禮咸抱不安故宮鞠爲荊榛茂由重
建乃歲次辛亥序屬仲秋堅寒暑爲災欝蒸成疾蒲
柳弱質增顧復之殷憂樗櫟庸材重庭幃之珍惜藥
餌未效祈禱攸虔旋荷匡扶得去凶而即吉由是感（轉筆如轆轤）



激願轉廢以爲興經始在壬子秋前雷鳴鼕鼓觀成
在丙辰春暮風轉靈旗雲氣拂簷儼然鳥革翬飛之
象螭龍護礎不減泰山磐石之安畫棟接于雕梁朱
闌映乎粉壁莊嚴妙相垂九旒而端拱丹墀淑慎仙
容執五明而雙蹕御座凡茲土木之費竭精力者五
年營造之勞役工作者萬計雖規模之式擴終無已
時而志願之所圖既有成效兆姓之禱祠有地赫哉
視聽非遙萬年之香火相傳凜矣明威如在詎云僻（兩句）
報夫既往抑欲用勸夫將來惟積誠之上通致天意（合寫作頌）

之默相所以法雲灑潤昭告肇自真人蓬島乘風擇吉賓頒仙駕（開光入藏吉期係其仙所定）福德八字欣逢嶽降良辰鼎峙千秋瑞著燕巢北向堅趨承帝闕每歷寅清仰體親心彌慚肩髮行將誌諸鐘石故敢請乎名賢寵錫珠璣隆施錦繡或披文相質無殊黃絹之辭或摛藻抒華頓長烏絲之價或博約而溫潤世推明月之篇或脩潔而欝蒼體妙柳州之記或擬青蓮之讚塑像增輝或序白龍之遊林巒生色或宏詞險韻千餘言譜就宮商或戛玉敲金八义手人傳膾炙絢春



花於文苑不數王劉垂秋實于翰林奚誇潘陸方諸圭璧彙集塗山譬以雲霞並揚碧落務使福善禍淫之義炳若日星革故鼎新之因昭茲來許庶幾叢楹飛檻偕蒼山以無湮即微意深情與碧水而俱遠在家大人字榮華衰感且不朽于五衷而諸君子筆補化工實亦有助于三教云

曾青藜曰筆情流麗氣韵蒼凉絕似王子安滕王閣序

言言典切無一浮響昔外祖原評云氣象則植璧秉珪詞采則敲金戛玉誥頌之體風雅之材兼而有之吾斷其必傳可謂知言矣　門人倪民平識

## 募葺吳山關帝殿小引

蓋聞人之所敬惟神而神之所憑維廟丹楹削色將靈爽何以式憑松桷無歌卽肹蠁亦爲虛敬維此上方勝地向爲五福神宮邀福者旣多媚神者斯衆畫船簫鼓傾城之士女如狂酒醴牲牷終歲之禱祈不絕是以山僧藉其餘利廟貌得以常新自我大中丞湯公奏禁淫祀爰迎關夫子法像永鎭名山在當日固欲以正而勝邪乃人心未允喜邪而憚正況維神聰明正直必無作福作災之私而吾吳物力艱難亦



少以饗以祀之事遂使湖山無恙喧寂頓殊曾日月之幾何而殿宇之非故山門冷落坐看燕雀銜泥前（從前毁說東用筆周匝）殿圮傾行見荊榛塞地然而鼎新非易轉廢實難徒懷離黍之悲遑問斯干之賦乃卽關夫子所居正殿而壁間穴隙如分鄰女之餘明尨縫參差常礙回溪之蒼鼠簾捲芭蕉暮雨滴瀝不獨空庭窓含楊柳春風搖曳寧惟花影倚欹樊侯欲排闥而入料應不費推敲設馮公將倚柱而歌亦且堪虞傾側及今不爲綢治將來必至隳頹用陳蕪陋之辭以代住持之請凡我後學夙仰先型況事旣有同心捐助何能自已與其緩歌慢舞侈一時耳目之觀孰若片瓦一椽圖數載安全之計治先其急非必棟梁榱桷煥丹雘之維新事道其常但期垣墉堅茨使風雨之可蔽衆擎則易舉費少則易完葛屨五兩之歌或相倍斯可矣小星三五之數雖無力願勉旃從此降鑒無恫祇承有地亦足見公道之尙存吾黨而正氣之不泯人寰也若夫美奐美輪發輝煌于金碧斯飛斯革增壯麗于規模惟在有志之竟成謹當跂予以相望



兒穉堅曰詞則風華掩映意則尖巧玲瓏而局理周緻自見大方徐庾諸公不得擅美于前

竹塢詩餘小引

蕃閲花滿春城易得芳時之恨香濃畫閣恒牽才子之思故刪詩不廢國風温柔可念而鍾情正在吾輩（天然工妙）寄託斯深按拍徵歌譜就無非艷冶含毫吮墨寫來半是離愁竹塢文子萬通者黄閣家聲清門世胄渡江洗馬爭看璧人入洛士龍羣稱竹箭走烟雲于腕下高曾規矩何慚潄芳潤于牙間魏晉風流自喜以天姿之雋令若此其芳思之纏綿可知十郎才調無雙應逢小玉長卿消渴特甚難聘茂陵春由淡似蛾眉對此能無動念夜月圓于鸞鏡醉餘恍欲遊仙于是小擘花箋輕摛彩筆倚慢聲而寫怨參差檀口生香藉法曲以傳情彷彿桃腮凝笑短長相錯雲錦成（四語盡詩餘）堆清濁均調珠璣共貫若夫集唐諸闋尤屬作者擅場好句紛來疑有鬼工之運清辭輻輳都無斧鑿之（精切不浮）痕剪西嶺之雲霞裁作天衣没縫釆南山之金錫鎔成劒氣交輝覺李杜歌謠直是從今著紙錢劉賦咏總皆爲我言懷可謂騷雅宗師風月領袖者矣然而巫山雲雨徒擾夢魂洛浦佩環終歸想像宋玉東鄰



之賦麗而不淫陶令閒情之篇愛而不廼盖發乎情止乎禮義聊以展其才華而協諸律被諸管絃豈至同于鄭衛吁使大雅而可作徵斯人其誰歸

繆虞良日新詞麗句更饒逸韵徐庾之後勁也

王來嘉曰于香艷中見典則于工練中見自然可謂若春華之麗部景秋水之淡晨霞

蓄齋集卷十二目錄

行述哀辭墓誌
先府君行述
先慈行述
祭王忘菴文
顧有常哀辭
湯磊軒哀辭
徐峻亭哀辭
沙君連城墓表



蓄齋集卷十二

行狀祭文哀辭墓誌

先府君文學純菴公行述

嗚呼痛哉吾先君子之不永也先君子一生寡嗜慾不履邪徑不作無益行事以寬厚爲主自有大度不汲汲於旦暮間謂宜受天之祜享有遐齡而不肖堅得永依膝下也嗚呼孰意遽棄不肖而長逝乎蓋自去秋八月中堅就試玉峯微聞先君子有小疾繼得先君子手書慰誨慇懃筆墨端雅無異平昔詢之家



人云已無恙堅竊喜越數日得鄰舟信始知先君子實病恐不肖皇遽故囑使勿言也堅因急歸而先君子已稍可強起相慰語自此月餘日益愈堅又竊喜豈知喜不移時而抱恨已在終天也耶臥病兩月言不及亂時取老莊等書與堅講論且曰吾病中頗悟圓理我儒言定而后能靜老子言常清靜而佛氏言禪定三教之旨往往而合所以讀書明理必先養靜接事度物必主沉靜古聖賢所以能先知先覺者皆自靜中來也又言趙清獻守已保身等四箴言約而

義博持身處世之道已備又言楊忠愍致命時所言
思深慮遠宜奉以爲家法若此類不可枚舉特誌其
一二而已餘惟命不肖堅勿作兒女態勿事祀禱早
備後事以俟命凡喪葬等事俱預爲處分了無悲戚
易簀前一日骨肉環聚問以所念曰吾何念哉吾從
此逍逍遙遙逝矣已而惟以先王父母未葬爲憾十
安頓得好
二月十九日竟溘然亡嗚呼痛哉夫先王父母之遲
於舉襄者先君子之意非敢緩也亦以不肖堅稍知
文義冀博一當以爲先王父母榮耳豈知堅也匪莪



未副厥望遂使先君子賫恨以沒堅實爲之謂之何
哉今日者想像音容心焉欲碎然而先人懿行不敢
無述用是和淚濡毫敬狀大略如左謹按遠祖金紫
公諱挺字公操仕宋爲太子洗馬累贈金紫光祿大
夫紹聖中始居吳縣聚塢山中歷十有八世至曾祖
敬吾公諱希文生先伯祖瑞甫公諱履素先祖行甫
公諱履和曾祖早夭時伯祖甫八歲先祖甫二歲家
貧歲凶伶仃孤苦曾祖母祝碩人辛勤撫育苦節五
十餘年幸先伯祖先祖皆能成立伯祖慷慨好義多

大節娶伯祖妣跨塘顧氏先祖性謹厚娶先祖妣徐
碩人是生先君子先君子諱修字人聞一字人安別
號純菴遭家多難九歲出就傅於外祖化叔徐公家
與舅氏羽賓公共相砥礪焚膏繼晷靡間寒暑爲文
章蹴宕逼古會鼎革之際征徭繁重先祖憂之先君
子時年僅弱冠方娶吾母曰吾業已成人矣豈可獨
貽我親憂遂起任其事踔厲風發出語必驚其長老
條陳利弊當事聳聽遇有盤根錯節輙迎刃而解於
是里中有大疑難大徭役咸諮質於先君子益非徒



以才識見推亦信義足以服人故也二十六歲析居
光福里生不肖堅旋丁祖母憂讀禮之餘唯閉戶讀
書不與外事服闋應試補吳庠生益自刻厲博稽經
史聯文社角藝聲振於時遭先祖病晝夜服勤盡心
醫禱既沒哀號擗踊悶絕復蘇嗣後數年間每遇祭
祀必流涕非若不肖堅之生不能養死不能哀也又
明年曾祖妣卒先君子循禮喪葬猶以曾祖妣苦節
未奉旌表爲痛未幾以錢糧註誤罹奏銷處分黜爵
通篇踈錯綜以樸述然大憂以勤學孝友
不得志然先君子好學之思卒不少懈雖諸事蝟集

（課子爲綱）

亦必流覽傳記於昌黎集尤甚曰自吾爲童子時喜誦此迄今愈讀愈覺其妙起衰八代有以夫篋中置四子書及毛詩徑三寸許出入必偕曰此根本不可忘也讀書有得卽筆而記之採摘旣多顏曰碎錦類纂惜未及授梓爲書札曲盡事情雖片言隻字皆有意致不減蘇黃尺牘好蓄古帖初學趙吳興董華亭小楷及孫過庭草書晩年乃叅學聖敎序雲麾將軍兩家所摹書卽肖嘗曰昔王右軍臨池學書池水盡墨今世誠無好學如右軍者耳假能如是字學豈讓右軍獨步哉居家以孝友慈儉爲先初遷先福凡租稅賦役先祖悉以委先君子先君子暨吾母卒瘏拮据不遺餘力先祖嘗慰之曰可少寬勿厚自苦積累有年業日以饒及先祖臨終仲父有二公已出嗣先伯祖而先君子請以所置產均分之一無所私其先伯祖所有盡以歸仲父季叔子建公生甫六月先祖分田僅足糊口先君子慮其不給請益之是時仲父年舞勺季叔在襁褓門戶事悉先君子主之仲父年十七爲畢姻旣又爲之卜居呈請奉金紫公祠凡二



十餘年中有誘叔以非者必盡力排擊不憚欽怨也有與叔爲難者必盡心捍衞不避危疑也叔有過過卽忘焉不藏怨也叔有善喜而稱之不容口也推先君子之處心積慮所以待仲父者眞無爾我之異并未嘗欲令叔知之嘗喟然曰吾所以待弟者當如此則吾自盡吾心耳固不慮其怨我而有所不爲亦不望其德我而爲之也但令吾所爲可對先人於地下已耳吾何求哉憶叔嘗患病先君子憂形於色祈禱醫藥不遑寢食及叔病愈而先君子仍愀然憂也祭

（純翁友于之誼故爲文亦寫得曲盡）



祀必祝之祝曰使速生子已而生弟垛又祝曰必使多子已而復生弟培乃已若此者先君子雖在家庭未嘗齒及後因堅貞病幾死事有所感故偶爲堅道之也卽此可以知先君子之用心矣季叔守祖居先君子以其產薄每益以已產所入稍長令就學於族伯來明納聘范陽鄒氏行爲擇吉成禮而先君子卽病矣嗚呼痛哉顧氏姑早卒遺女弟一先君子迎歸撫養俾有厥家其餘親戚故舊有事必竭蹶贊襄吉凶賻贈必從其厚若尤貧乏不能自存者死喪殯葬

恒爲任之不辭尤篤于族誼有求無應有犯不較處鄉黨中謙和泛愛然持己甚正不肯詭隨以諧俗故人亦憚其端方人有所托已諾必爲盡力旣以排難息爭而初不自伐其德有怨者力能報終不務報之曰吾留厚道以與子孫也里有東岳行宮燬已百餘年君人謀與復之未得先君子獨力重建善信賴焉樂近有道所與交旣久而敬不衰扁舟過訪必極歡讌御家人威不勝惠然性精敏能强記事無巨細無不綜核雖農桑芻牧皆有法度可稽人莫敢欺嘗曰



恭寬信敏惠此五言者吾不能行之而嘗念之蓋先君子之制行大槩本乎此矣生平課不肖堅甚嚴構室於鳳鳴崗之麓顔其堂曰棣華取常棣之詩之義也延名師於中而相講習焉待師友必盡禮堅所製舉業必以呈見師長有過獎者曰此師長鼓舞之術耳勿以是自足也且曰夫求玉者必於山求珠者必於川今汝僻處一鄉則易自足也及之通都大邑之中則出門皆勝己者耳乃假館于峻亭徐先生家令結交勝己以廣見聞見堅學稍進輒色喜曰吾恨爲俗累牽不能竟學今汝有其質又有其時可以竟吾未竟之志矣一切雜事及日用飲食俱不使堅知每赴試先君子必與偕携持保護不啻赤子之在懷四試省會四報罷先君子輒慰解曰學問本也遇合數也昌黎不云乎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汝亦務學以俟之而已蓋不以爲堅罪而反若恐傷堅意者嗚呼何望堅之切而愛堅之深一至此也顧旣以呫嗶之故未得代吾親一日之勞又不克邀寸進以慰親心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尚復何道哉



惟就孝於親友於兄弟勤學好問恭己愛人數大端約畧述之要之夌躐失次不知所云也若夫重理橋梁利人也放釋生命愛物也治藥療病好生也捨棺埋尸恤死也種種善行先君子未嘗自多其功堅亦未能悉舉焉先君子生于前天啟四年甲子七月七日子時卒於康熙十八年己未十二月十九日辰時享年五十有六娶吾母許孺人處士千甫公女子一即不肖中堅蘇州府學廩膳生娶許氏文學爾聲公次女女二一適長庠生許蔚文學公能公子一許字

王奕頤貢士勤中公子前大學士文恪公七世孫孫
男一錦麟後更名康錫今名會幼未聘孫女一許字顧佺丙辰
進士現任內閣中書舍人閣公公子丙午舉人現任
寧國府南陵縣學教諭莪在公孫夫尊揚先德人有
同情而不肖堅賦性愫愨實不敢有一言溢美仰祈
當代大人先生垂慈俯察而錫以瓊瑤光兹泉壤則
豈惟先君子藉以不朽其世世子孫實嘉賴之不肖
堅不勝哀感之至
王忘菴曰純翁素行無愧乎古長者此余所以自願



附於婚姻也遽爾即世傷如之何讀此狀益不勝
老成典型之慕云
王䚮貽曰純翁先生行誼多加人一等狀雖撮舉
大端而風流已可槩見述之者無溢美而當之者
無愧辭可以傳矣
兄穉堅曰此震孫喪中所作未嘗求法古人亦未
嘗有意爲文乃信筆直書而自中規矩若此宜乎
爲魏先生所稱賞也
附魏叔子先生墓誌銘

黃氏遠祖金紫公揆仕宋爲太子洗馬累贈金紫
光祿大夫紹聖中遷吳縣渋塲山遂世爲吳縣人
傳十八世至希文公生巖素巖和而公夭妣祝撫
二子苦節五十餘年巖和公配徐氏于三甲子之
七月七日是生文學君君諱修字人閣行一勤于
學試郡縣有聲會甲申國變時多亂徭役繁重君
已娶許孺人歎曰吾年二十有一既婚冠爲成人
豈可獨貽親憂耶既遷光福內外事悉身任之不
辭勞瘁里中有大疑難大徭役咸諮度于君而行



己亥丁內艱服闋補吳縣諸生踰年丁外艱並哀
毀盡禮未幾以錢糧奏銷詿誤然益好學篤愛昌
黎文篋中惟四子書及詩經出入必偕曰此根本
不可忘也君仲弟出嗣伯父君悉以己產均分之
其嗣父產盡以歸仲叔弟生六月而背父君長養
成人受分薄君嘗以己產所入益之有謗二弟以
非禮者君盡力排擊不避嫌怨有外侮雖危疑必
力捍衛即二弟未嘗盡知嘗歎曰所以待吾弟道
固宜爾吾不應其怨我而不爲亦不望其德我而

爲之吾可以見先人于地下已矣他何求哉顧氏妹早卒遺女甥一君迎歸撫養爲擇配凡族戚故舊吉凶事及貧不自存者君悉佽助之至于重建東岳行宮以利賴一方之民梁水施藥殯瘞死者又不勝舉云君卒年五十有六後其生之月日凡五月十有二日子一中堅府學生娶許氏女二一適長邑生許蔚一許字王奕頤文恪公鏊七世孫也孫男一錦麟後更名會孫女一許字丙辰進士內閣撰文中書舍人顧君焯長子君長尺牘好友問遺



之言皆有意致好蓄古法書初學趙吳興董華亭小楷及孫過庭草書晚乃叅學聖教序雲麾將軍兩家所摹畫得其筆法讀書有得即筆記之編曰碎錦藏於家方君病時嘗取老莊等書與予中堅講說曰吾於病中頗悟玄理吾儒言定而后能靜老子言常清常靜而釋氏亦言禪定三教之旨往往而合又言趙清獻守已四箴言約而義博皆持身處世之道又言楊忠愍致命時所言思深慮遠當奉以爲家法汝其毋忘予中堅既能讀其父書

年月日將葬君某處自爲狀介姜君泰世乞銘於予予乃按狀述次而銘之曰惟君積學能文惜也而埋諸地下惟君有子乞文以傳諸地上地下地上終令望繩繩子孫永不忘 時康熙十九年五月

先妣許碩人行述

壬午秋先母見背時堅方荒迷喪事匆遽弗克狀述母氏生平今卜吉於十二月望日將與先府君合葬於北竹塢之原先府君已蒙魏叔子先生預爲之銘矣惟是先母嘉言懿行未得勒諸墓石用敢追述梗槩以祈當代大人先生表章焉謹按先母出白新豐許氏外祖千甫公外祖妣俞碩人先母生三歲而俞碩人辭世及長事外祖暨繼外祖妣江以孝聞年二十歸先府君逮事曾祖妣祝節母王父行甫公王妣



徐碩人皆先意承志得其懽心姑三人皆未嫁兩叔皆幼先母與相處久而無間順治六年己丑分居光福佐先府君辛勤拮据締造家室身不飾脂粉口不饜肥甘即一器一物之微亦必儲而積之不獨竹頭木屑已也用能積累纖悉漸至封殖然明於大體自（精○筆○絕○妙○評○）上及下莫不待之得宜（一○篇○之○綱○）先祖妣樂與先母相依辛卯秋因卒於光福里居越六年而先祖卒又明年曾祖妣繼卒先母叠遭大喪皆哭泣盡哀祭奠盡敬雖典簪珥以供喪用不惜費也爲不肯延師供具必豐賓

朋過從不厭頻數方先祖之去世也叔父有三八年甫舞勺與堅同學飲食寒煖盡心調護季叔方在襁褓與庶祖母陳守故居問遺相繼顧氏姑早世遺有女弟迎歸撫養爲婚嫁外祖既沒時迎外祖妣而奉事之更念本生外祖妣無所展報囑堅任葬事焉二母舅冠卿公無嗣依倚終身及先君變後堅罹无妄破家俗客滿堂索逋者盈門堅深懼貽吾母憂而先母處之怡然曰貧富命也汝但能讀書求志以慰汝（貧、賤、累、纖、悉句對勘自○見其妙）父所期足矣身外之物何用介介哉堅既居城先母



時往來光福後謂堅曰吾所以戀戀者非特手造棟宇之故念汝祖母與汝父兩柩存焉不忍拋也況吾翁姑柩在兩處歲月已久吾又年老曷及吾身營葬事乎既葬王父母則曰吾可以下見翁姑矣方求吉壤以葬先府君以營壽域而先母遽已下世嗚呼痛哉先母精神素強健生平未嘗晏眠而侍女嘗睡至食時不督過也家人有過務爲隱諱人或言某某言語無狀行事變詐必曲爲解釋其不可解者則直曰必無此事吾不信也居常惟以忠厚教堅曰凡事從

寬其福自厚堅或怒責人輒曰吾敎汝從寬何又若
此堅爲白其人情理難恕狀則曰凡人情理本自可
恕者不待汝恕也惟情理不可恕者而恕之乃爲恕
耳親友間往來必從厚雖有以不情相待者不與較
也曰俗不云乎寧可他無禮不可我無知吾但盡吾
事而已安論彼耶晚年來除朝夕課誦外猶事紡績
家人勸諫則曰吾閒坐無聊非此無以遣歲時積此
成線人有求者吾以與之是人已兩得也何爲不可
天性之仁慈類若此以故没之日哀號者衆至鄰里



亦爲涕出云最可痛者先母年雖高而一生多子女
累曾無一月快心少壯時撫育堅輩皆身自乳哺後
因適王氏妹及愼季相繼病亡遂撫其幼子以迄暮
之年復躬懷抱之事鞠養勤劬有倍於常又以兩外
孫暨外孫女無依念慮百出飲食寤寐無不以之及
甥女既嫁生子彌復以爲念常曰孫男女暨他外孫
吾非不愛念此獨無父母不得不重憐之是以憂勞
之極積成心腹大患藥石莫能奏效是歲嘉平初吉
爲先母八旬壽誕堅方謀奉觴上壽以博一日之歡

不謂八月中同男會省試歸母已臥病兩月延醫胗
視皆云可治乃遷延至廿七日竟奄然逝矣蓋臨終
之前猶命急爲孝錫娶婦且以甥女暨幼甥事爲囑
焉嗚呼先母以子女之故至以憂勞終其身皆堅不
能養志之罪也與言及此能不椎心泣血哉先母生
于前天啓三年癸亥十二月初三日子時卒于今康
熙四十一年壬午八月二十七日酉時享年八十歲
子一即不肖堅蘇州府學歲貢生候選儒學訓導娶
許氏文學爾聲公第二女女二長適長庠生許蔚文



學公能公子次適王奕頤貢士勤中公子前大學士
文恪公七世孫早亡孫男二會國學生娶程氏候選
州同知亮采公長女甲辰進士現任工部右侍郎梓
園公嫡姪女孝錫娶嚴氏候選州同知介曾公女前
大學士文靖公六世孫女孫女一適嘉定縣庠生顧
佺丙辰進士福建福州府知府闇公公子丙午舉人
湖廣漢陽縣知縣莪在公孫曾孫女一幼未字會出
嗚呼想像生存音容如在然而數十年以來事迹已
難縷縷稱述況敢有溢美乎惟立言大君子鑒茲實

行錫以湯篇則彤管增輝青松壯色不肖堅曷勝哀
感之至
兄輝堅曰敘述閨閫中瑣屑事最難着筆文能以
簡潔出之步伐節奏自中規矩尤妙在能于尋常
日用間寫出至性過人處雖由體貼深至然非筆
妙亦不能傳也
許允文曰余以半子之誼事孺人四十年讀此狀
孺人聲音笑貌宛然如在雖虎頭寫生亦何以易
此



附張匠門先生墓誌銘

太君系出吳縣新豐許氏適文學黃府君修生子
男歲貢生候補學訓中堅娶許氏女二一適長邑
生許蔚一適王奕頤孫男二會國學生娶程氏孝
錫娶嚴氏孫女二一適嘉邑生傾佺曾孫女一會出
享年八十以明天啟癸亥十二月三日生今康熙
壬午八月廿七日卒乙酉十二月之吉中堅將舉
文學府君柩暨太君柩合葬于北竹塢之原而以
其誌與銘屬大受按黃氏世系載寧都魏先生所
撰文學府君誌中新豐地濱湖許氏聚族而居號
素封大受之姑嫁于許董瀆嘗過之其族相率以
勤相尚以質太君稟其家之訓也既歸黃由仕墟
分居光福謹身節用助夫子饒其業主飲食課織
紝一切措置皆有法度事王姑及君翁君姑孝養
必致其懽喪必哀祭必敬推而施于府君之弟妹
與其所出莫不從其厚教中堅爲延師使擇朋友
期于研經守義有古賢母風嘗誡中堅以寬恕養
福且曰凡人情理本自可恕者不待汝恕也嘗恕



其所不可恕耳又曰吾性不好逸日積麻成線人
有求輒與之既可以遣歲時又以濟物不人已兩
得乎蓋未没前數日猶績云王氏外孫幼孤撫卹
備至家人有過每曲爲覆故既没而哀思者衆焉
中堅嘗罹无妄破家因避仇居城太君處之恬然
而身往來光福營葬府君之考君妣方卜府君之
兆而太君遽下世中堅叙述母德涕泪橫溢狀所
載多可誌者大受不文特撮其大略如左而爲之
銘曰高陽之族女生而莊江夏之喬婦相而昌有

子才雄奉母之義方後府君而沒同府君而藏於
恕遺澤施及無疆



祭王忘菴文

嗚呼先生孰謂一月之別遂成終古耶憶余將赴省
試先生須手書并遺以瓜果余匆匆作答致謝不及
告別固以爲睽隔不遠也今若此豈非恨事耶八月
二日從家報中得訃問始而駭然繼而泣下交頤余
素無淚而茲獨盈盈不自禁亦不知其何以然也及
歸登其堂則靈几設矣素幕張矣撫前和呼而哭之
而音容杳不可復作矣平日坐臥笑言之所惟蛛網（語不多而感慨無窮）
交加蕩無餘物嗚呼哀哉先生雖謙和泛愛而涇渭



井然以先君子有古道是用娶余女弟室季子奕頤
及余罹无妄避難于先生齋頭者半載先生朝夕慰
誨爲之彌縫匡救不遺餘力嗣是以來變故百出莫
不肺腑共語欣戚係之骨肉之愛可謂至矣嗚呼余
既愚戇不諳世務而老成典型又鮮有存者所恃以
爲依庇者獨先生耳奈何先生復棄余而逝也先生
詩文雋永饒別韵而尤精繪事四方持縑素請者踵
相接也先生知余好之每歲輒有所贈今春不棄鄙
陋命少子奕師俾從余遊因題詠鶴一律于便面既

余且日暇日當補圖一鶴詎料庭鶴忽焉失去而先生亦跨鶴上升竟使扇頭之鶴無復來期也哉哭臨之後令嗣皆言先生病中常常垂問及易簀時猶然嗚呼余知先生之念予者必將有所屬于余顧不得（寫至此具見生死交情）親承音旨負此生平詩云我之懷矣自詒伊阻此其可爲痛惜歎恨于無已者也先生年未周甲而享盛名于海內者垂四十年（淡淡數筆而先生高致自見）牧伯涖茲土必登門請謁親戚貴游招致入都弗應沒之日無論知與不知咸太息焉余嘗謂先生貞不絕俗隽不傷道殆以元亮之



高風而兼安石之雅致者宜乎道義之感人有同情（結合）矧余加以婚姻世講之誼患難共事之私雖欲弗哭（痛皆盡）又焉得而弗哭嗚呼哀哉盈盈清酒薦以溪芩美人不見實勞我心尙饗

顧有典曰逐段敘述即逐段結束初無經營布置之跡而神氣自爾融貫惟其情眞故文不求工而自工也

## 顧有常哀辭

予少愛友朋然僻居鄉曲寡所交獨善家穉堅穉堅屢爲予道顧子有常人文之美丁巳之秋遂于逆旅定交于是論文角藝飲食嬉遊相得甚歡恨相知晚也有常性跡爽爲人風流蕭灑善談笑雖詼獄褻事（數語寫出眞情）亦無俗韻然胸中經緯井然有氣誼憶予方罷無妄寓王氏傳厚堂有常過省予予時以起服循例作文二篇出示之有常色若不懌然者曰文固佳恐非今日所急退而語人曰吾以其仕患難相省而彼一二



語後輒及文字如常時此非以我爲書生不足與言即其不知事勢可知矣其何以抗强暴後亦嘗面誚曰吾此時實不勝慍也又穉堅言汝在省訟冤時吾在玉峯應試有常得信喜相告且以布告通國文傳示同人義形于色蓋此二事者每一念及未嘗不歎良友之關切也嗣是以來有常文日益高名日益盛庚午舉于鄉庚辰成進士京師要人招之出仕余謂曰凡今之欲仕者大抵爲身家計耳今君家已得温飽而身享生徒之奉如王公此豈不足以自樂而必

當得一官耶願以此言當楚狂之歌有常領之已而人有稱其高者有常曰凡言高者以得之而不欲也今我實欲之而不得何高爲其韞藉如此有常爲王忘菴壻而忘菴之孫香傳余甥也數相往來故余與有常過年迹雖稍踈而音問不啻密其于家庭間若一切不關其意者而實則處兄弟妻子以及僕妾之屬莫不合于道可謂賢也矣（非吾兄弟知己不能有此）常語香傳汝母舅今年六十當以何日稱壽毋隱我我欲假此以飲其酒嗚呼孰意其竟先期而逝耶有常之伯仲皆與余厚而享年皆不逮六十有常今亦五十有五既病類中閧其意興雖不減而委頓日甚余固已深憂之而遂以是不起是可悼也嗚呼余於親故之没往往爲詩弔之況如有常之弆許尤篤者緬昔生平悲感交集夫何能不一寫其胸臆耶故作哀辭以誌人琴之痛



嗟吾友兮有蔚其文龍盤鳳翥超軼絕塵嗟吾友兮金玉其行跡與俗混性與道併嗟吾友兮逸韵天生唇噴玉屑氣惠蘭芬嗟吾友兮素心相許慷慨一朝道義千古胡君之才晚始得雋優哉游哉不知不慍胡君之德而不永年既嗇于世復阨于天嗚呼噫嘻天耶人耶從古如斯果孰癡孰黠孰尸之心乎愛矣涕既隕之

王來嘉曰序既清眞辭尤古雋常見文章可傳其心事人品藉此文亦必傳矣

## 湯磊軒哀辭

往予避伉遷城假寓承天寺之秋影軒試筆作制義三篇適褚稼軒見而奪去以示湯子子方子方時之名士予以爲必不足當其一吷也而子方乃深相推許遂相與定交爲異姓兄弟自後凡有所作必互相質證失相規得相勸或反復辨難要以折衷于是而後已盍同人中相知之深者不過數人然未有若子方之尤摯者也卯予同試南闈而子方獨得售戊辰成進士而余方重罹無妄幾于一襟不保升沉不啻



陵谷然子方初不以科名自喜而唯悲余之失意曲謀排解嗚呼此可以見子方之爲人矣歲甲戌子方謁選得福建汀州府之清流縣余送之以詩有捧檄知爲祿養喜之句子方以爲知心清流故僻壤子方爲政甚有聲然歲久不得調乃陳請終養以辛巳春歸里時予方旣倦游而余亦自甘放廢矣相見之餘且喜且悲暇日出所作襍文示之子方曰吾茲未敢輕議子姑裒而集之吾當爲子序而行之嗚呼孰意斯言竟成虛語耶子方性至孝其出處皆以親故家

素貧其歸里也橐裝蕭然而太夫人年高多病子方竭力以謀參朮之資然其持身甚謹別無所藉唯以聚徒講學著書賣文爲事積勞不已遂成喘逆之症病旣愈而太夫人復得危疾幾不起子方嘗過余而涕泣豈知太夫人竟無恙而子方顧因此轉展病劇以至于死耶嗚呼可哀也已憶余始游庠時分好唯家穉堅繼乃得交顧子有常遷居以來于承天僧舍與盧子儒宗聖堃共晨昏者月餘于清籟閣始遇子方諸君子相與遠者四十年近者且三十年最爲舊



交也穉堅卒已數年已不免聚散之感至今冬而有常遽卒不兩月聖堃又卒聖堃卒僅數日而又得吾子方凶問嗚呼一轉瞬之間而舊交零落幾盡何其酷哉然有常生平頗能自適聖堃亦不至憂衣食其養生送死之事皆已盡獨子方最貧欲竭蹷以終養而又不克遂其願使八旬外之老母反哭其喪吾知子方雖死猶將抱恨于九泉此其尤足爲之嗟悼者也子旣傷舊交之零落而尤悲子方之鬱鬱以死故綴數語以誌余哀以示其後人其詞曰

飛文騁藻兮埊重藝壇對策大廷兮晁董爲班一官嶺海兮心勞力殫淹留七載兮橐無一錢仕匪求達兮止匪求安皇皇汲汲兮徙以承歡鑽研理要兮微言是箋友教一方兮經術不傳仁者之粟兮朝饔夕飧天倫可樂兮貧非所患何天不弔兮脢疾連綿流先朝露兮一瞑不還白髮斷腸兮撫君之棺嗚呼哀哉兮亦又何言君富著述兮名垂不刊有子象賢兮必爲順孫窮泉有知兮尚其自寬雖則云然兮我心棲酸善不蒙福兮今古同歎緬昔交情兮涕泪潺湲



繆虞良曰纏綿悽惻嫋嫋不絶如聽山陽之笛

施覺菴曰磊軒人品學問盡形紙上非知已固不能道讀至末幅尤有晴風吹雨入寒窓况味

## 徐峻亭哀詞

余年方舞象而峻亭先生舉于鄉時山中徐氏族盛且好事先生每歲必探梅鄧尉流連旬日因與先君子定交歲辛亥先君欲余廣交勝已遂假館于先生之易池讀書之暇相與論說古今雜以嬉笑放言肆志畧無形骸而先生每向人稱道余文不容口未嘗不歎身非項斯而先生顧欲如楊敬之也嘗贈余詩曰今宵風雨摧青案他日文章籠碧紗又有春風攜手向長安之句其期許之殷若此其後予罹無妄先生欲爲解紛而不得及居同里相聚未幾而先生遂



謁選官閩中矣先生性雖坦率而胸中具有崖岸故自號峻亭著有遺懷偶筆六卷多感忿之言而經綸抱負亦畧見一斑其宰惠安頗有治績然詘于下僚不得展其志遂以微誤鐫級歸里蓋距其出仕時屆指已十年余既以蹭蹬無成慚負長者而先生惓惓之誼乃益篤每見輙欵語移日惟恐去先生亦時從一童子步趾過余嘗歎世態如風雲變幻不可測數年以來向時之親暱者曾莫能繼舊好獨吾兩人往

還無間其亦可謂耐久朋也憶客歲歲暮猶過余論文且手談一局而別嗚呼孰意其竟猝然捐館耶聞訃驚惋至于泪下夫先生年踰七十子姓濟濟爵雖不高而亦不可謂賤其歸也累石蒔花徜徉者數載人生如此亦已矣于死生之際宜不足為先生悲而余顧若是者誠以夙昔相契之深而不能自禁也余性素懶寡交游而往者秋冬之交二三知已復相繼下世自顧于世益孤獨先生巋然為魯靈光可藉以（見其懷舊深情）慰老成典型之思而今又一旦忽諸古人有云心懷



欲說舊交空嗚呼能不悲哉爰追敘相與始末而系之以辭用哀死者并示王子禔昭禔昭時設帳其家亦寓易池時相晨夕者也（餘情繚繞）

嗟交道之難言兮雲浮雨京非禮義之不愆兮何以歷久而靡臧惟先生之雅素兮形與年而胥忘弱冠相與兮白首為常耿余情其獨契兮謂古道之未亡春風厲兮玉樹傷奄永夜兮燭無光慘怛欝兮上其堂顧嘉卉兮碧成行緬斯人之不可復作兮徒徙倚以徬徨

王禔昭曰敘次數十年交情不漏不支每于頓折處覺有淒風苦霧繞其筆端所謂文生于情者也

繆虞良曰綿綿如絲之相纏迢迢如波之遥逝讀竟使我懷舊之情更深

# 沙君連城及配汪碩人墓表

沙君連城與德配汪碩人既葬于釆雲里之新阡越明年其子祚遠奉狀稽首請余表墓石余與君父子爲世交誼不得辭按沙氏之先河南開封之祥符縣人也明洪武初毓萬公諱福一者以明醫扈從有功官太醫院使卒葬吾郡長洲縣之彩雲里子孫因家焉代有聞人九傳至敬野公是爲君曾祖祖某父某君以順治戊子之六月十二日生諱嘉璧連城其字也君之父近不慧而母顧性嚴急故君幼爲祖母馮



所撫育十五娶汪碩人即佐其祖治生以才稱性耿直慷慨好義或失其意輒徵色發聲雖長者客不屈也而人亦諒其無他益親任之遇善事必多方成就之已有所負不能以時償則慚恨若無以自容而人之負君者索之再三不得則直舍去不復責少時其祖遣君收逋有欲賣女以償者君急止之歸以白其祖還其券嘗同一豪客往楚中客邀妓令一妓侍君寢君見其有悲戚意詢之則懷妊臨月矣遂不犯明日述于客客怒欲鞭之君極力勸解私贈之過其所

望晩年君既窘乏矣猶持錢數十文市米遇一童子凍且死遂買絮以衣之其樂濟人若此嗚呼夫惠不期博期于施之當其厄仁不在大在其心之篤于誠若此數事者君特出于一念之惻怛豈嘗有纖毫好名之意計較之私而爲之殆所謂陰德者非耶而君顧以貧困拂鬱而死是可悼也君卒于康熙庚辰八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有三汪碩人少君一歲後君六歲而卒故五城兵馬司指揮長卿公次女也少孤依其叔以居適君時甫十四而意度如成人事祖姑



甚謹能得其歡心初顧太君以不悅于翁姑久居外家及君迎歸碩人所以事之者尤盡瘁焉姑意有不快輒不食碩人必長跪涕泣奉勸姑食乃食食常三放箸以應呼名侍姑疾恒終夜不寢手自浣濯不潔暑無所嫌夫子病期年碩人焚香籲天愿以身代生平艱苦備嘗而無一怨言嘗語遠曰吾命苦累汝父子又誰怨嗚呼何其賢也君二子長祚遠娶馮氏繼娶黃氏次祚迎祚遵孫男一家棟孫女一皆祚遠出夫爲善無不報而困極則必亨君與碩人仁孝之德

根于天性其既耕而種之矣而曾不獲落其實惟後
嗣子孫毋忘厥勤而益肆力焉如苗之有畬則天道
（頌中寓勸情文古茂）
不爽必有積厚而流光以為君與碩人慰者是用勒
諸石以告其後人

冷秋江曰敘事詳贍而有體深得史學之法豈淺
學所能望其肩背

繆虞良曰敘次井然兼能以議論取致遂覺有聲
有色



# 蓄齋集卷十三目錄

補編


續正統論

抄本儀禮序

庚辰尚書文選序

小題窓課初集序

小題窓課二集序

武陵經遊記

竹夫人傳





襍說一

襍說二

書明光祿卿沈公奏議前卷後

書懷蘄集後

# 蓄齋集卷之十三

補編

## 續正統論

或曰子以一統爲正統自謂宗朱子綱目大書分注之例然亦嘗深觀朱子之用意乎周赧王之崩也而綱目王之漢昭烈崎嶇蜀漢而綱目帝之其尊正統也如此若秦隋之末統系猶在而即稱其國號斥其君名與草竊羣雄並是蓋不成之爲正統也故儒者稱秦隋爲閏統而子顧以正統許之謬矣黃子曰然



然吾思之夫閏統固亦正統也今夫天有四時十二月以成歲此歲之常也然使三年而不置閏則陰陽失其序而歲功紊矣積至三十年之久則困敦閼逢之紀皆僭差失實矣故謂閏非歲道之常則可謂閏非天道之正則不可況于帝王之統乎彼秦上首功棄禮誼以詐力取天下而以慘酷守之隋文乘機竊國而楊廣又負弑父之惡其嚴刑苦役略與秦同宜乎爲人情所共惡惡之則欲汲汲而斥之而不齒之于帝王然此數十年間帝王之統終將安屬于是姑爲之說曰閏吾不知所謂閏者其將區之于歲月日之外耶抑仍將列之歲月日之中耶必區之于歲月日之外則吾有所不敢知如仍不能不列于歲月日之中則閏固爲天道之正而閏統又何爲非正統耶閏統既無間于正統則閏統之名亦何必復立耶夫好惡雖爲天下之公而終不可以誣天下之實天下之不可一日而無主也久矣天既命之爲天下主則雖仁暴不同而其爲帝與王一也譬如官吏其賢者人愛之其貪且汚者則人莫不疾首蹙額而欲去之



然不可謂之非官吏也彼秦隋之惡不過如所謂貪官汚吏而乃欲沒其一統之實亦已過矣苟從其實而論則謂之正統也何不可哉然則綱目之書法非歟曰何爲其非也秦隋之惡甚矣至今讀史者皆不願其有天下而願其亡未有如周漢之動人愍惜者汲汲焉斥之亦足以爲萬世爲君者戒也特不可因是而謂其非正統耳夫朱子雖惡秦隋而終不能不大書其謚號凡以此也道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此類是也

楊大瓢曰閏統名目原有病痛故得衆𣸪而入而
文特圓潔曉暢一往無前坐使千人辟易



## 抄本儀禮序

余始讀戴記頗病其說之不醇繼讀周禮見其規模弘遠意思周密以為聖人之制盡在乎此徐而察之則亦不免于後人附會未嘗不歎古禮之不可復也最後讀儀禮至于再三然後躍然喜曰此真聖人之所制乎雖其禮僅十七篇于郊廟朝廷之大典尚多未備然按其儀文度數而尋其指歸則所以扶植倫紀而興仁興讓者誠內之足以固筋骸之會外之足以消爭奪之萌後有作者將欲化民成俗而躋斯世



于治古非奉以垂範其道無由惜乎去古既遠非徒不能見諸施行又以其不立于學官也章縫之士亦罕有講求之者是以其學遂至廢絕余既得讀是書欲時加誦習而賈氏註疏卷帙浩繁世又無單行之本因手自抄錄問或課學者錄之既字畫不一又多塗註庚寅春日乃令傭重錄而親為校勘又采日知錄所載缺文七條以意增入之凡再易藁而後定嗚呼是書之廢墜久矣而余顧區區于此者豈欲修滄雅之名已哉亦仰慕先王之道云爾先王之道在于

後世不啻如方圓氷炭之不相入然卽有願治之主
汲古之士欲講求而力行之而其間名物器數皆無
可考究無論其他卽宮室之制如所謂堂室房序階
級門戶之位置亦大抵與今不同使欲一一求合于
古雖百年必世其可得乎竊以爲議禮者亦貴乎得
有乎賬
禮之意而已試就今日之堂廡庭階而斟酌其周旋
進反之節就今日之几筵樽罍而彷彿其東西陳設
之儀就今日之冠帶衣履而致辨于吉凶隆殺之等
可因者因之宜損益者損益之要以無失乎扶植倫



紀興仁興讓之意而止則亦何不可行之有記曰禮時
爲大又曰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
起也二語本至當之論而後之議禮者卒由此失之
時字義字又須書會此正爲意字下註勢
咎在析義不精而徒順時王之意而曲爲之說故其
說彌巧其意彌謬若惟于名物器數之不可考者稍
爲變通而其所可考者皆兢兢奉之不敢失墜則雖
聖人復起亦必從而許之矣不愈于議禮之家屑屑
焉泥迹以求而終于廢格者乎余固未能究知禮意
而竊有誦法先玉之思故因錄是書而聊綴數語以
志余慕云

楊大瓢曰後世議禮者非是今而非古卽泥古而
非今此古禮所以廢格也蓄齋禮以義起得禮之
意二語不特可以讀禮且可以制禮矣

魏昭士曰議論正大下筆都雅以至公至平之心
斟酌于前古後今之際眞坐可言而起可行者

庚辰尙書文選序

自漢世表章六經而古文尙書出孔壁中其出較晩又因巫蠱未立于學官陵夷至東漢之末幾失其傳東晉梅賾始得其書而上之然于五代干戈之際朝野罕究心焉故尙書之傳不及易與詩之多沿及明代取士學者尙十無一二故解額亦少迄今日而吾邦之習尙書者葢什之六七每科大比尙書之卷與易詩等可謂盛矣(先揚一筆妙)顧吾觀古人之于經術也凡立言行事無不以之如董江都之于春秋劉中壘之于詩



其終身之所建白皆原本經術而爲之說此眞有用之學而當世所以重其選也而今之爲經術者競從事于聲律比偶爲取功名之具其言雖工亦如雕龍繡虎徒足悅耳目而已是名雖盛而實則衰也(對喚而入)况乎論者咸謂闈中遇合惟在書義書義中式則經義雖不工亦必得售又制科之法主司閱文不用對經無所謂衣鉢相傳者故作者多苟且塗飾以應故事甚者名流達士視經義猶塵土而不屑爲(痛寫時弊)則于衰之中尤極其衰焉良可慨已余自成童時卽捉筆爲經義歷今三十年不自知其有當否也而質諸同人輒謬相許可坊客欲余有選久矣余逡廵未果今歲復介余兄若玉而以庚辰尙書文選請乃勉强受事方疑風氣之難挽以爲憂及取新先輩之文而縱觀之而不禁驩然喜也諸君子之文其爲溫純雅飭者有之其爲雄橫高古者有之其爲簡嚴精卓者有之其爲空靈洨宕者有之雖奇正濃淡不同而要皆自出心裁不事剽竊郞間有因陋就簡者而已寡也(轉換入妙)披擪之下未嘗不歎經術之盛當自此始而諸君子固可謂



有起衰之功者也從此而進之研精乎典謨訓誥之旨而以議國是以治民生將必有駕漢儒之經術而出乎其上者(繳得足)又豈僅文章之事足以鳴　國家之盛而已哉集旣成爰弁數語于簡端願與世之君子共覩其盛焉

顧有常曰從盛說到衰復從衰說到盛如風輪轉水杼軸入妙而音節亦有鳴鸞佩玉之度

## 小題窓稿初集序

帖括之有小題也學者以爲進身之先資而朝廷以爲取士之首務義至重也故自先輩大家以迄童蒙學究無不循習乎其中其不習者獨余耳盍余甫操觚時 功令適以策論試士旣更八股卽從事大題故于小題之機法巧妙多所未諳間或寄託所及率爾捉筆要不勝野戰之愧云顧邇年以來兒子康錫卽欲學爲文而家貧多故不能延師因勉强自課課會藝之下或就文刪削或另拈一義以示之譬如以盲



指塗以聾辨曲謬可知矣積累旣久康兒乃合前後哀而集之得若干篇倩友繕錄成帙康兒且以爲揣摩秘本也余笑而謂之曰汝惟質魯而好學篤信而不知變通也故規規于是耳夫學問之事日新月盛况時藝一道隨風氣爲變遷目今英才輩出家異其教人異其學其間離奇詭譎漶漫無紀者固多而刮垢磨光另開生面者亦復不少視茲集猶土羹塵飯也汝其可因陋守舊以爲功乎大抵讀書者務得其意而已誠得其意而神明之則雖無詞累句而亦可化爲新奇苟泥其詞而勦襲之則雖名言雋旨而亦不免爲陳腐充是說也又何獨是編自左國莊騷以及唐宋大家之作皆可力而摩也卽皆在所宜吐棄者也汝今于是編讀之而知其所以得卽知其所以失得者吾鎔之使不覺其所從得失者吾運之使不見其所爲失則亦庶乎其有進矣語云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吾願汝之有以勝之也爰書其言于集端而授之

泠秋江曰雖亦家庭訓誡語然中間一段議論氣



魄極大非善讀書人不能會也

## 小題窓稿二集序

次男孝錫幼頑劣幾于不識丁字年十四始知向學十六學爲文亦畧有意緒因作小題文以示之積至辛巳復得百餘篇刪存百篇倩筆繕錄成帙孝錫請爲之序余維帖括一道日新月異而小題家之變態爲尤甚要其機法巧妙至慶歷諸公而無以加矣邇年以來選家論文亦皆崇尚慶歷顧其于新刻之中所許爲神似慶歷者大抵多跅弛泛駕與夫膚庸譾劣之作是名爲宗慶歷而實則慶歷家法至今日而



敗壞已極也若是集所編雖未敢云得窺慶歷之藩籬然較諸坊刻竊自謂過之記曰晉人將有事于河必先有事于惡池齊人將有事于太山必先有事于配林又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今爲文固當奉慶歷爲高曾規矩然先輩造詣正如高山巨瀆未易登涉其始以是爲箕裘可乎且夫題有大小之分而其爲章法股法句法字法以及提掇串插之巧離合輕重之宜則無分乎大小也汝誠得其意而神明之又何獨小題即以施于大題猶是已雖然學者患不能虛心尤患不能立志不虛其心則無由循序而進不高其志則往往安于卑近而不克入古人之室汝今日固未能肖余然余所望于汝者初不欲汝僅至于是而已也尚其亟自振拔焉使人謂汝文實有慶歷家法此則無負于余之心也矣

蔣芳似曰低徊婉轉無限深情而虛心立志二語尤凡爲學者所宜服膺也

楊大飄曰二序酷肖歐公

## 武林經遊記

余慕西湖之勝（領畧快）久矣辛卯杏月緒勤弟及兒曾欲往天竺進香因于十三日買舟同行焉是日至吳江三天門尚早而前途未可行遂泊舟河干入城觀縣治出東門觀學宮登垂虹橋野望慨然想見古人度地居民經營不苟十四日至平望見水中石塘數前賢利濟之功而惜其傾頽晚宿烏鎮十五日宿塘棲夜雨十六日雨午刻抵松木場泊舟信步至響水橋觀水過保俶塔欲往昭慶見波光晃朗緒勤曰（跳脫）此即西



湖也（而出）遂偕至湖畔時已有微雨不顧而前登斷橋橋有亭徘徊凝望咏東坡欲把西湖比西子之句謂兒曾曰烟雨迷離水天一色此淡粧西子也然而雨益甚近山皆出雲晚風作寒從者冒雨取蓋來始得返舟十七日漸霽午間步至昭慶及大佛寺無足觀者復登斷橋則澄波千頃衆山競秀又令耳目一新遂循蘇堤過平湖秋月處小立至孤山照膽臺其右乃連　行宮僧曰　行宮本菴故基有古柏二株爲遊人所賞今并陸宣公祠建　宮而移菴于此其樹已爲宮樹不可得觀矣因出關夫子玉印相示且贈墨刻竹二幀還訪放鶴亭雖規模壯麗而古梅已無復存者蓋亦非舊蹟而和靖坟如故禮之出拜四賢祠其左則今制府范公祠也公賢不愧古人亦一拜是日雖遊覽無幾而意頗適十八日肩輿從天竺往雲棲山行十餘里山甚高銳懸崖飛瀑淙淙然而鳥道盤（筆意絕）折（似柳州）輿不能上步行者過半疑蜀中所稱麻線堆亦不過如是過此則山光水聲步步入勝竹徑深三里餘小者皆如椽碧玉色蕭踈蔥蒨絕可愛登高而望則



萬山環拱而僧寺適當其中杳然與人境隔意欲留連信宿而同遊者不能留遂偕返宿天竺伴雲房十九日禮大士食後往靈隱坐冷泉亭觀飛來峯怡然者久之過玉泉觀魚遂自毛家埠渡至清波門登吳山望錢塘江遠想慨然然予足力已疲不能徧遊從郡治出湧金門中流正憶僧仲殊訴衷情一闋適舵丁數人共一舟唱邊關調而來爲之一笑二十日早食買棹泛湖愛湖水清漣甚欲掬而食之復至照膽臺印得玉印數方已有雨登舟舟人指示陸宣公祠（趣願有情）

盡僅存一椽耳謁岳少保墓及諸像緬其生哀死榮欣慨交并還過曲院登眺頗未暢急欲往湖心亭一縱目而前有戲樓礙之後有行殿閉不得入畧不見佳處廢然而返他如花港雷峯三潭映月諸處皆一過遙見柳色嫣綿參差如浪不禁神往緒勤曰此即所謂柳浪聞鶯者也（倒捧二筆便有致）行當從此而歸乃先躋淨慈寺寺毀于火今奉　命新之其弘敞莊嚴遠過靈隱然僧言已小于舊盖其左方建　行宮也工尚未畢聞畢工須二十餘萬云其時雨已濃將及柳浪處



則雨如注竟不能上噫余每覩前人題咏輒艷心西湖而及其來也則向時士女風流已渺不可得又三游湖上皆為雨阻不克盡興豈非遺恨耶廿一日遂忽忽返棹越二日抵家而西湖風景終戀戀于心不能去因次第其所經遊以志不忘異日當裹一月糧僦居湖上徧訪林壑務使錢塘名勝盡歸我襟袖斯則遂余之願也夫

楊大瓢曰信筆直書而自然有致

何燕詒曰零星破碎而總以西湖作線絶有章法

秋江先生亦有此記其筆力雄健似過之至于風流韞藉有含毫邈然之致則不能及也

## 竹夫人傳

夫人姓竹氏渭濱人竹篾女也其先竹筍來自嶰谷佐伶倫定律有功黃帝欲官之而不受故其後雖宗枝徧天下而皆以隱爲高歷代無仕者周之時曰符節者以信聞于世天子使行人使列國使者必得符節與偕則關津無阻見重若此然亦未嘗食祿其餘大抵以製器取世資云漢有竹郎自王于夜郞漢因封爲夜郞侯而其族不齒也晉永和中有竹君者忘其名避亂隱居江南王子猷甚重之稱爲竹君世遂



從而君之好事者至繪像以寄慕焉或曰篾其苗裔也唐初有天下勛戚多與篾有舊咨之篾亦善屈曲隨人意巨細精粗惟所器使以故得用事聲名藉甚然卒以此敗有一女沒入掖庭卽夫人也夫人性清冷而剛直遇人無欵曲後乃痛自矯揉其胸中錯綜經緯條理井然及入宮靜默自守與同輩相處無間言宮人多愛之貞觀中上避暑九成宮見而悅之遂列爲夫人寵之崇房時盛夏酷熱自長孫皇后徐賢妃及素所愛幸者皆見疎獨夫人每夕必同帷幄嘗語左右夫人體自有凉氣不必御趙夫人神膠續髮帷也設無夫人則吾手足將無所措昔王子猷謂何可一日無此君吾亦謂何可一夕無夫人于是妃嬪多害其寵夫人亦自懼也一日見秋風起因倚杜微吟曰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凉風只在殿西頭人遂以其語白上上怪其有怨望意銜之繼又有讒于上者曰夫人在民間時意自有所屬故今雖受上寵遇而常懷二心于是上大怒幽之永巷久之夫人復爲詩曰眼眼空諸相心



心把似君憂危自交戰剖腹始能分恭以釋讒也上聞而意爲之動乃復其位號令居稧遊館左右知其且復名共賀夫人而夫人終嘿嘿不樂明年上復避暑果名夫人而夫人形容枯槁面目黧黑已不可復御因辭退夫人既沒上寢不安后以滕夫人進終不稱上意或言竹氏女多夫人比者于是求夫人之族姊妹納于離宮而士大夫亦爭取竹氏女置外宅皆冒夫人之稱然皆時用時舍未有能固其寵者而竹氏亦恥以女寵見遇盡絕意仕進云

贊曰婦人之德以幽閒貞靜爲貴夫人盡其遐矣然女入宮見妒况如夫人之不足于溫柔者固宜不克保其終也要其不妒不淫寵而不驕棄而不怨貞栗禀乎其性進退適乎其時比諸古人其班婕妤之儔乎而竹氏之恥以女寵進亦不愧竹君家法哉

錢夢得曰游戲之文却能如此刻劃可謂盡態極妍

俞竹友曰自昌黎有毛穎傳而後之擬作者多矣然皆莫有及者似此古雅典切姿態横生當不讓前賢獨步



## 襍說一

余方多難後有客欲假余舍煉丹且以術授余余辭以無隙地姑俟來年客曰吾正需此爲度歲計曰若是其可必乎曰已試而效矣余笑曰雖然吾終未敢信亦不願爲也何則夫富貴貧賤者造物之所賦而君相之所以奔走天下也今能煉丹則吾可無求于世又以術授其所厚所厚者必復授其所厚轉展相授則將使天下無窮人而輕徭薄賦不爲德横征暴歛不爲賊賄賂不行爭競攘奪之風不作是造物爲無權而君相可不勞而治天下豈不大善然天下之物惟少故貴苟遂如是勢必黃金與糞土同價吾恐天下之所乏愈衆而所可憂者轉在金多也不寧惟是凡事之得失莫不有命而亦莫不有因士子之應舉商賈之貿遷農夫之耕種皆因也而所以致富與貴初不係乎是故巧者未必不失而拙者未必不得昔沈萬三以煉丹致富見于稗官傳于衆口然必彼自當富而特借煉丹爲因耳設甲乙兩人同事乎此甲宜富則或因以致富乙不宜富而强求之無論不

能得富卽得之亦必有奇禍吾自問福薄故不願爲
也不然豈惡富厚而樂貧困哉客笑而退已而煉于
他所果不成
煉丹亦自有眞方程伊川蘇東坡兩先生皆得之
伊川試而不果東坡得而不試陳希亮求之大效
然卽敗官又病指癰而沒一云東坡得化金方緘
封之以傳子由有親故知而叩之子由棟出緘迹
宛然旣啟封卽焚之曰貧可恐也此可爲乎求者
愧而去方余語客時未嘗見故事特據臆以對耳



後見其書竊自幸有合因并誌之 自記

王聲弘曰見得明說得透最足喚醒一切

## 禳說二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龍者飛騰變化下上于天
而不可方物者也非行地之物也而堪輿家顧以地
脉爲龍似乎失其倫雖然古人因物而命諸名亦往
往有所假借蒼龍以名星潛龍亢龍以言人事而馬
高八尺亦曰龍他如稱文章之美者爲雕龍竹號籜
龍草有游龍其類不可枚舉然則龍之借名多矣彼
地脉之起伏盤折有蜿蜒之意焉則其謂之龍也亦
宜而或者乃以爲不典置之不道其矯誣亦甚矣夫



三代以上惟建邦設都則必相其陰陽觀其水土而
初未嘗屑屑于葬埋之間是其時風水之說尚未興
而書于何有固無所謂龍也若三代以後則龍之爲
言亦何嘗不筆之于書昔郭景純爲人葬晉明帝微
服往觀之問主人何以葬龍角而主人對以葬龍耳
此事見于晉書不可謂非典也如必典墳丘索之所
載六籍之所常言而後謂之典則古今之語其爲典
者幾何哉且凡方術技藝莫不各有一人始之其所
著書卽其徒所宜奉爲經典者也藉使別無典故可

據亦何妨從俗孔子于冕曰吾從衆于魯人獵較則亦獵較是孔子猶重于違衆也彼何人斯而乃欲立異于衆耶故謂地脉不可以言龍者自他人言之則近自其徒言之則彼道中之賊也

楊大瓢曰層層翻駁令人無可置辨而筆亦緊峭

馮孟容曰借事立說大足爲拘儒下砭而文筆高古亦絶似昌黎



## 書懷蘄集後

此故人李江裁所手錄也凡子史百家以及醫藥卜筮方言小說之屬遇有新奇可喜者輒雜然取之盖皆隨手抄謄畧無詮次又多謬誤脫漏重出之病殊不足以傳世然其爲書凡十冊每冊計二百餘頁皆蠅行細字自非一二十年之功固未易辦此其勤亦至矣夫人一生心力之所聚無論（片語錯入心曲）精粗美惡莫不有所係戀而不能舍李貧病且死而惟戒其子勿散失此書此其意之悲惻有足悲者乃未幾而其子貧困



計無所出欲以此書易薪水而人亦莫有應者余長男會幼嘗受業于李憫其書之且將泯滅也因贈以脫粟而留之嗚呼夫祖父經營物業而其子孫不能守雖其心之所甚愛不啻萬倍于此書而轉眄之間棄擲迸邐無有存者盖往往然也豈將死（低徊婉轉奇）叮嚀之言可（慨無窮）得而縶其手足哉李之拳拳于垂絶固亦其見之不廣然而成敗得失之際又未始不爲之三歎息也雖然古人著述大抵不傳之于子即傳之于其徒今其子不能守此書而其徒代爲守之斯亦不幸中之

幸也在李良可以無憾往予嘗見此書而未閱其全

已丑暇日一涉獵之頗多聞所未聞予既悲李之意

且以其書之可廣見聞也爰書數語于後使閱者無

忘其所自云

蔡漢雯月悽婉之言以曠達意出之惟愈曠達乃

愈覺悽婉此盧陵佳境也



書明光祿卿沈公奏議前卷後

往聞施覺菴言沈光祿殉節事因屬覺菴訪其詳欲

爲立傳以展向慕之心而遲之三年僅得奏議一帙

止于崇禎十五年之八月而其後事蹟多未備恐遂

因循廢沮使前賢懿行無所傳述故就見聞所及撮

叙梗槩于卷末以俟公諱廷揚號五梅故吾郡崇明

諸生也爲人沉毅慷慨以忠孝自許其讀書務爲有

用之學輕財好客能得人死力居鄉時屢爲地方興

利除弊巡方王道直祁彪佳諸公皆奬其好義焉崇



禎中以貲授武英殿中書舍人時遼陽危困餉道多

梗詔廷臣議復海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事宜甚悉

書凡三上輒下部議而部臣依違其間動淹歲月公

發忿請捐貲造船倡先小試已而果奏效甚速于是

陛見賜膳特授戶部山東清吏司郎中令至登州天

津督運餉遼公言初志原不爲博官而願自効固辭

新銜不許然終不受俸給獨與三四家屬奔走登津

間以身試海濤者至再而其時自漕臣道臣以及州

縣文武職官下至船戶水手無不關通作弊骫法以

沮敗其事其與公同心者獨按任漕督史公可法耳賴烈帝英明公所呼籲立見聽故得稍展其才然公本意直欲全復海運且演習海師其規畫甚大非徒爲遠餉計也據十五年二月疏有漕臣史可法欲廣明年海運奉旨着沈廷揚詣淮熟籌等語且公後晉秩（痛筆）至光祿寺卿則其事當必見諸施行而今不可攷矣然即此殘編斷簡觀之則公之忠勤才略已可槩見而當日之國勢人情亦具見于此矣嗚呼向使明季諸臣皆如公之盡忠體國以副烈帝勵精圖治之意則明之天下豈遽至于亡哉當北都之亡也事不詳及南都亡公在家聞變哭三日夜盡散其家貲燒田宅券而率其徒屬走浙江無何　大淸兵至被執解送江寧某將軍府將軍意欲降之未之見也有一人前而呼之曰汝識我耶公曰不識其人曰我即某人也公曰某人死節先帝賜祭久矣安得尚存其人慚而退葢公本識某特爲此言以愧之耳將軍知不可屈遂與其姪元泰並見害于淮清橋相從死者數百人方就戮時公意氣揚揚如平（通真而豁豪）日元泰向之哭公



怒罵曰畜生汝以得好處死而哭耶其從容就義如此此吾聞諸覺菴者也按縣志甲申之變公即散財入舟山似未合又按有諸生黄銘丹者棄家隨公入舟山投海死而其餘七百人悉斬于郡城東李王廟前妾張氏故蘇州妓也盡鬻其衣裝葬公虎丘東麓廬墓側二十年童稚罕見其面嗚呼忠義之所感豈減于田橫哉夫公生有功于當時死而大節垂于天壤可謂偉人矣乃既不能上之○史館俾得厠明室孤忠之列而并其遺藁亦澌滅殆盡即一坏之土親戚亦莫過而問焉今就夷矣嗚呼痛哉公奏疏皆宜另存但須稍加潤色若其論海運事宜則不惟爲一時計而寔可以爲後世法後有作者必當載入本傳使忠言嘉謨常炳耀于耳目云

魏昭士曰前半得之記載後半得之傳聞而以議論經緯其間鎔成一片沈公孤忠勁節得此足以不朽矣

楊大瓢曰余本欲爲沈公作傳因奏疏止見其半又簡閱崇禎朝紀載未全故未屬筆今讀此文生氣勃勃可以擱筆矣

蓄齋集卷十四目錄

補編

與施覺菴吏部書

與友人書



蓄齋集卷十四

補編

與施覺菴先生書

遲啓蒙每以拙作呈政輒謬蒙許可知是過於相愛未嘗以自喜間有不合者亦恒加更改未嘗自是誠以吾輩尚論古人要當以至公為主不可固執已見也獨於張葛諸公一論則有所不能釋然者憶此論甫脫稿適冷秋江先生至因舉以示之而秋江頗以其言為過當及質諸先生而先生亦以為然且言此論一出必難免世人吐罵夫秋江與先生皆有道君子也而其言若此則蒙此論其眞不可以示人矣乎然蒙初作此論時亦自知當必為世所指摘顧胸中抱此見已久懷不自已常常洩之於口因遂率其意而筆之於書雖其狂妄之說如管窺蠡測無當於聖賢之道然士各有志狂狷之倫聖門不廢豈必其意見之盡同吾輩伏處草茅既不能仰首伸眉論列天下是非得失區區尚論古人猶復畏首畏尾不敢稍抒已見務為扶同苟合而後已此甚可痛也蘇長公

曰言發於心而銜於口吐之則逆人茹之則逆余以爲寧逆人也故卒吐之蒙竊有取焉然前論局於絕尺僅引其端而未暢其旨玆敢縱恣胸臆放言極論以終其說而先生試察焉夫孟子之論聖人也曰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竊謂此亦是言其大槩耳昔成湯未聞爲夏之方伯而葛伯不祀遽與兵討之且滅國十一其後遂伐夏而代之位以義言之豈可謂非敢行稱亂乎武王伐紂鷹揚牧野



雖云前徒倒戈以至血流漂杵然兵威所至至於如此其間豈能不殺一不辜乎但其取亂侮亡乃所以欽崇天道義莫大焉本救民水火之心以壽天下仁莫大焉故天下後世皆諒其心而以爲未嘗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苟徒泥其迹而論之則雖湯武固未免於可議也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及遷太甲於桐宮而攝行政事天下帖然安之無間言其能朝諸侯以有天下斷如也若伯夷與武王同時使其撫有孤竹而君之豈能與積德累仁之周家爭天命柳下惠當

五覇迭興之會雖授之以齊國而欲使齊晉秦楚之君皆歛衽而往朝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故曰亦言其大槩也若愚所論十君子者推明道功業未著於天下其餘則能事大可見矣大抵其心皆可以質天地貫日月而其爲德則守經行權各得其當故其身之去就存亡皆關天下之重輕朱子所謂聖人之所以爲聖人其根本節目之大者惟在於心之正德之盛於諸君子蓋無愧焉此蒙所以尊之爲聖人也然使執經生拘迂之見以律之則將使千古之偉人茂績



皆無地可以自容而三代以下殆無全人豈直不得爲聖人已哉何則凡儒先論人務以學術淵源爲斷苟其人不從講學中出卽使勛葢天地德躋生安終必區之爲門外漢且如太公爲周文武師設太公非聖人則文武必不以之爲師文武以非聖人者爲師而用其兵謀以取天下則文武亦不得爲聖人故孟子論道統之傳而以太公與見知之數然自古迄今儒者之論終未嘗齒太公於聖人豈非以其所行有近於權謀功利之爲乎太公如此而何有於後人所

以十君子中獨推明道以繼孔孟之統而留侯以下
則挂於譏評者良多嗚呼其亦未爲通論矣夫子房
生於戰國之世故不免有縱横氣而漢高又不好儒
未可以儒生說傾側擾攘之中非權謀無以相濟故
子房恒以此佐之夫縱横之習權謀之用皆聖人所
不取而蒙顧以聖人推之何也葢子房之散財結客
凡以爲韓報仇也義不在夷齊叩馬一諫下矣博浪
一擊長公譏其不爲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荊軻
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是大不然方秦之盛也舉



六國如反掌北却匈奴南并百粤而天下爲一家向
使始皇不死或死而更立賢主天下固未易動也子
房安知數十年後當有沛公者出而吾可藉之以報
秦乎伊呂之事旣不可必而徒抱其忿悁之節計非
蹈東海而死卽隱西山而終耳其與匹夫匹婦之自
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何異以子房之才之氣宜其
不必出於此是故能犯其所至難而又能使身與客
俱全由是天下震動而豪傑生心史臣謂其禰祖龍
之魄倡羣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信不誣也此固

非荊軻聶政之借交報仇而僥倖於一試者可同年
語矣然此尙近於少年俠烈之爲至其所以佐漢定
天下者則其屈伸變化實與鬼神合其吉凶雖黃帝
之所以七十戰而兵不殆不是過也葢漢高之取天
下也與三代異素無祖宗積累之基而欲驅率雲合
霧集之士以與拔山葢世之雄相角逐此其勢固有
所甚難如規規焉欲以三代之道行之則一宋襄之
仁成安君之義兵耳將滅亡之不暇而何天下之可
圖是故權謀不可無也嘗讀史記留侯世家至鴻門



之會據鞍之對垓下發使報信越書而歎子房之畫
策如善奕者落落然布置數子而人自莫能出其範
圍漢家帝業實成於此以視曲逆之陰謀秘計果孰
大孰小孰正孰譎耶且子房爲韓王送沛公而項王
因殺韓王則子房之仇昔在秦而今又在楚矣兼項
王之恣睢暴戾實亡秦之續迎其機而遂取之亦天
下之公義而非一人之私也昔管仲忘君事仇而夫
子猶大其功許其仁則固陵之追亦何爲而不可是
子房之權謀乃權而不詭於正者易曰變通者趨時

者也嗚呼如子房者眞可謂能趨時者矣蒙所以妄尊留侯爲聖人者以此也武侯之持身砥行較之留侯尤恂恂有儒者風其成功之不能如留侯此天也非人也若其謀王斷國之畧則各不相讓陳壽以爲將畧非其所長是說也蒙始亦嘗疑之夫荊州爲蜀之門戶昭烈之治荊州也固曰借之於吳矣而繼乃分而有之吳豈能一日而忘荊州哉方關壯繆之取襄陽北與魏爲敵而吳人又伺其東勢不可不重爲之備乃相持兩月吳魏已往來交通而漢中君臣曾不聞發一謀遣一將以相助以武侯之智而不慮此其失一也魏延欲以精兵五千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以襲魏之長安此奇策也當是時魏以昭烈旣崩畧無豫備猝聞蜀師出朝野恐懼而夏侯楙又怯而無謀彼不虞延之奄至安得不棄城而逃哉如此則咸陽以西可定而中原可圖矣而武侯不能用其失二也任用馬謖而謖違其節度任用李平而李平欺之以致敗於街亭困於祁山其失三也然則謂將畧非其長者果非壽之私言也及再四



思之而後知其皆不足爲武侯罪也昭烈以建安二十四年七月稱王而壯繆以八月取襄陽距其敗也僅兩月耳漢中新造鎭撫經營日不暇給固未能遠爲濟師而壯繆剛果自用素驕於士大夫卽使武侯自行壯繆亦未必盡從其策而其他無論已糜芳傅士仁使壯繆待之得其道豈其爲孫權所誘苟二人不反則荊州固可以不失而壯繆固可以不死也彼其變生俄頃又可以此咎武侯耶且以情而言漢中亦必非無一介相通者陳壽紀漢事多不詳又安知武侯必無一言相戒耶魏延之策徒虛語耳夏侯楙雖怯豈必兵至而遂逃況魏明亦英主其時謀臣宿將多有使楙嬰城固守而許下出一軍以綴武侯出一軍以援楙則喪師辱國而國勢不可復振矣武侯料敵制勝出奇無窮寧獨至此而怯蓋誠灼然見其不可用非徒不欲行險以僥倖也至於謬用馬謖李平誠不得爲無過然知人則哲惟帝其難雖聖如成湯仲虺猶不稱其無過而但稱其改過故過亦非聖人所諱也武侯本虛懷善受而因此益令人勤攻己

闕此眞聖人心事固未可以一眚掩大德也後世杜少陵稱其伯仲伊呂蘇長公稱其出師二表與伊訓說命相表裏而朱子亦稱其有王佐才則旣隱以聖人許之矣蒙所以妄尊武侯爲聖人者以此也慕容廆以鮮卑崛起雖奉晉正朔特借其名以相動耳非眞有文王服事之誠也至虢與儁而國勢日强據有中原其僭稱位號本不足深責太原親爲虢之子儁之弟爲之宣力效命固其分所宜然安得以猾夏罪之乎夫以儁之猜忌而至欲傳之以位以暐之暗劣



而能信其不爲亂非其忠誠之至足以感格豚魚而何以得此觀其臨朝輔政而羣情輯睦其民皆愛之如父母整軍經武而秦晉二國皆震慴自斂不敢萌覬覦之心身將歿而惓惓於君國舉慕容垂以自代可謂豐功茂德近世無兩者矣彼慕容盛之譽太原而毁周公固誣罔已甚之論然周公聖之尤盛者也又當天下大定之後人材極盛之時呂召畢散諸公皆以碩德宿望和衷共濟固宜其治敎光天壤制作侔神明今太原所與共事者僅一貪鄙庸陋之慕容

評而强隣鼎峙日夜伺我間隙縱使才美如周公亦未暇他有所及而其內輔幼主外拓境土使胡無猜嫌野無蕩蕭已如此則雖其神化之妙不足以比德周公而其大端固已畧同於周公矣且孔子於泰伯之讓稱之爲至德於夷齊之讓稱之爲求仁得仁其他如子臧季札莫不因其一讓而稱許之不置則使太原僅有讓國一節已爲盛德况其所樹立尤彰彰若是者乎蒙所以妄尊太原桓王爲聖人者以此也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此言小節不可不謹也史



言汾陽侈於物欲而人不以爲誚鄭侯喜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譏然則其爲二公之累多矣且二公之累由於習尚又非如武侯之出於過誤者比也而二公其何以解免於天下蒙以爲凡論人者當論其心而尤當論其世汾陽功塞區宇而其所見皆關天下之大計國家之大體非徒以將畧勝也其事君也命之來則趨投之閒則聽麾之禦敵則不避艱險故其忠誠之至雖上而肅代之庸主下而魚朝恩程元振之奸邪外而吐蕃回鶻之異類內而叛將如僕固懷

恩之獷悍莫不爲之感格豈非孟子所謂正己而物正之大人乎彼其於死生禍福固久已置之度外矣豈區區聲色之好顧有所不能釋者嘗觀三代聖王色荒之戒至爲深切然而三宮世婦御妻之屬所以供王之寢者亦不可謂不衆推之諸侯可知矣魯伯姬適宋而三國來媵春秋紀之降及漢唐而後又可知矣汾陽異姓王也其宮室飲食姬妾自奉之華皆其分所當得然以其時攷之亦有雖欲不如是而不可者昔范增謂沛公居山東時貪財好色今入關財



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因勸項王急擊勿失以此知不邇聲色非功臣所宜用今汾陽挾不賞之功而君側復多讒慝苟復不以此鳴得意則適足以取時君之忌耳然則汾陽之窮奢極欲殆有深意存乎其間豈可以公孫布被之風律之哉故侈於物欲不足爲汾陽累也若夫鄭侯處昏暗之朝而能言人所難言其忠盛矣其經綸抱負雖不克盡展而時君行其一二已足以定禍亂其才大矣且其歷事四君皆昏庸猜忌不可與久游者而鄭侯能使其

君皆敬而信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殆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矣夫鬼神之事苟稍有識者卽能不爲所惑以鄭侯之智而豈其惑於此哉其好言鬼神當亦古人神道設教之意云爾道德清淨之說雖與吾儒之大道有閒而以破世主之惑溺則優自明皇以來聲色貨利之習中於其心而不可解吾爲之借其所尚以袪其所惑此因對症之良藥而格君之善術也易曰當其可之謂時故君子之於言亦期於有當而已矣不必其出於一轍也故黃老鬼神不



足爲鄭侯累也蒙所以妄尊二公爲聖人者以此也宋之大儒多矣其最著者爲周程張朱蒙固未能窺諸君子之藩籬也然竊謂諸君子可與守經而明道則可與達權何也蓋吾人之所以自治與所以致君誠不有要於正心誠意者然儒者誦法孔子積數十年存養省察之力以治此心與意而心終不必其無不正意終不必其無不誠豈可於立談之間而遽以此望之人主哉夫人主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所習者惟紛華靡麗所接者惟宦官宮妾其恣情

適巳而不知有聖賢之大道固其所也雖其天性聰明易於轉移然必不能一蹴而造於精純之地以魏文侯之賢猶聽古樂則思臥聽新聲則不知倦而下此者可知矣爲君子者但當因事納忠使之知古今興亾之故用人行政之難天命人心之可畏循循焉迎其機而善導之以開發其心知而熏陶其德性則雖不言正心誠意而所以正心誠意者在此矣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固以爲正君之功無若格心者然其說梁惠



齊宣也於鴻鴈麋鹿之樂好貨好色好勇好世俗之樂之事初不直指其失而逆折之必順而導之使歸於正而其爲說尤孜孜於省刑薄歛老老幼幼制田里教樹畜數大端而未嘗一言及於正心誠意夫豈以是爲不足言亦度其言之而不相入也故夫善致君者必有其術不可以直己行道而必其惟我是從也伊川之侍講於哲宗哲宗偶折一柳枝而伊川卽以爲不可噫持此以禁切子弟尤難堪之況人主耶孝宗賢明之君也而朱子上書詆斥致激其怒其待

胡紘王淮輩亦未免失諸已甚彼洛黨之目道學之禁固攻之者之咎哉要亦兩賢有以致之矣是皆未能達權之故也若明道處此則必不然方新法之行也明道不恥身爲條例司官此正邵子所謂賢者所當盡力之意昔孔子於山公佛肸之召猶欲往赴而條例司何不可爲及其與安石議論不合終未嘗久於其位亦何害於自守之正而伊川作墓誌乃欲去之卽此知其不逮明道遠甚觀明道平日之言曰新政之改亦是吾黨爭之太過激成其事今日塗炭天



下須兩分其罪是其見地之高心氣之和平學問之深且遠眞道學中一人而已故曰可與達權昔鄒志完以爲此人得志當令萬物得所誠哉是言也使其立朝對君豈至峭厲難近如伊川紫陽之爲乎黨所以妄尊明道爲聖人者以此也宋之不競固由於其君之庸懦然當日韓范富歐諸公亦未有能行度外之事者惟李忠定公優爲之方靖康之初金兵犯京師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而忠定一用卽人有固志而敵亦望風遠避向使信任有終則國勢可以復

振何至有舉族北轅之禍哉觀其於高宗行在衛後
敗陳莫不本乎天理人心之正而切中乎宗社存亡
之機竊意當其時雖起周召畢散而爲之謀當亦不
能易其議矣昔魏叔子稱王文成思慮周密能通達
權變以合於道其奏劄與忠定相上下然就二公較
量文成當大事微覺有心力竭盡處忠定則安閒揮
擲神力沛然有餘以此推爲漢以來第一人誠卓見
也然蒙竊謂宗忠簡之擔當力量實與忠定同當其
留守東京年已六十有九矣僅任事一年而卒顧能



以偏師抗方張之敵而屢挫其鋒以分崩離析之時
守彈丸之地而能使威令必行人心感奮屹然係天
下之重謂非有大過人之才者能之乎設天假之年
高宗從其請而不以小人間之則中興之業光於少
康光武矣昔太公悉周家積累之仁總八百諸侯之
衆上有武王爲之主下有十亂佐之然而鷹揚之烈
誦之如不容口況如忠簡之際其難者哉必謂古今
人不相及未敢以爲信也若其忠誠繾綣至死不忘
史臣謂其若赤子之慕其母雖遇怒呵猶號泣挽其

褰裾而從之此雖爲忠定言之而無不可並爲忠簡
言之嗚呼何其至也朱子論夷惠之清和曰勉而清
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
思而至焉者也夫二公之忠誠才智亦豈可以勉而
能者歟蒙所以妄尊忠定忠簡爲聖人者以此也武
穆忠襄皆以戰功顯又皆不克盡其用故人但知其
將畧而已然蒙以爲天下之事莫難於爲將而尤莫
難於爲大將夫將者決機於兩陣之間三軍之死生
國家之安危存亡於是焉係豈瑕緩怠俯仰百變非



如廟堂之上可以從容謀議爲也然身被堅執銳能
先登陷陣攻城畧地者此偏將才也深入敢戰萬里
而趨利此驍將非大將也衝突跳盪力敵萬人能於
百萬軍中取上將頭者此勇將非大將也胸有成筭
兵有紀律談笑指麾而能折衝禦侮此儒將非大將
也因敵變化動若鬼神戰必勝攻必取能以其國霸
而不能以其國靖如戰國之孫吳漢之韓淮陰唐之
英衛此世之所謂大將而猶非蒙之所許也何者其
器不足恃也夫大將者必能以天下爲量以仁義道

德爲本而以智勇濟之者也故非大賢以上則不足以語乎此求之於古惟郭汾陽可以當之趙營平則得其意而未盡其量宋之南渡名將輩出然自宗忠簡而下語大將者微武穆忠襄其誰與歸乎夫以武穆之精忠純孝而於所謂仁智勇信嚴者復無一之不裕出其餘力則詩文小技亦不待學而自工雖古之所稱狗齊敦敏者何多讓焉而或者謂其以剛取禍失明哲保身之道則蒙又非之武穆雖守正不阿而能屈已以交張韓襄陽之役請先賞劉光世軍以



慰其意乎曰好賢禮士未嘗以賢智先人蓋亦非純任剛者然而卒死於賊檜者徒以威聲功績最爲金人所忌故也至今讀講和謝表猶凜凜有生氣是固浩然之氣之不容掩耳於武穆何尤忠襄之時國勢漸不可爲矣元人兵無敵於天下其出沒聚散有若鬼神宋之征鎭敗亾相繼而一遇忠襄則智者失其智勇者失其勇其克復襄陽而鎭之也地方數千里歸其控制凡所以統率僚屬撫摩瘡痏經營戰守之具者至煩且難宜乎鞠躬盡瘁日不暇給然當其公

退之餘卽焚香掃室隱几危坐若蕭然一無所事事者何整以暇若此也殆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乎嗚呼設以二公而執國柄蒙見其必能用賢去奸駕馭豪傑內則飭法度撫士民外則驅除禍亂天下雖大固猶運之掌上也此蒙所以妄尊武穆忠襄爲聖人也抑更有說焉忠襄固邃於易學而亦通佛法故晩年自號無菴居士此則宜爲吾儒所不取然蒙以爲釋老之見惡於天下者惟其不耕不織棄人倫作無益爲生民之蠹耳若其立教之宗



旨則亦非大遠於吾道昔孔子問禮於老聃退而有猶龍之嘆朱子亦言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眞然則二氏之可取者其必有在矣苟盡去其惑世誣民之說而徒取淸淨寂滅之指以自寫其性情亦何不可者故如鄴侯之與忠襄其所以致力於事功而扶植乎綱常者何一非千聖相傳之正道迨夫閱歷之久而天時人事之感不能無動於中於是有託而逃焉亦其宜也夫何害蓋我爲佛老所用則不勝其爲患以我而用佛老則未始不足爲功鄴侯忠襄

所謂能用佛老而不爲佛老惑者也故曰聖也嗚呼凡蒙之所見若此先生試平心而察之倘亦無得罪於名教否乎夫立說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亦猶病之昔陳龍川與朱子書謂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伯義利之說於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不能使人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耑以天理行漢唐耑以人欲行其間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長久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間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



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宏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又謂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附於常常開眼者之後其反復辨難至於再四首尾萬餘言要其大旨不過謂天地賴道而立而道非人不行故凡漢唐以來英君察相其實能幹濟天地者

皆不可謂無與於道非必區區守所謂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獨在於是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皆若有若亾世界皆是利欲也蒙竊謂人性本善而性卽天理豈有漢唐之英君察相更無一毫天理者龍川之說似爲得之初非如楊墨申商之高談異論與吾道分背而馳者也然其末後一書有言張體仁太博爲門下士每讀亮與門下書則怒髮冲冠以爲異說每見亮來則以爲怪人輙舍去不與共坐由此言之此



數書未能免罪於世俗而得罪於門下士多矣不止則楚人又將鉗我於市因是亦遂不復言夫以龍川之人之才可謂冠倫魁能天下咸想望其丰采者然終不得伸其說於儒者之門况如蒙者行不踰乎中人名不出乎鄉里而顧欲尚論千古伸其獨見誠不自知分量固宜其爲世所吐罵如先生所云也然龍川當日未嘗因朱子之不可而自悔其說之非蒙之不肖雖萬萬不能如龍川然亦不敢因先生之教而自毁其論以闇然求媚於當世故敢因緣前說而備

論之伏惟先生念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援孟子論斷
三聖人之指而反復推求諸君子之生平知其皆眼
光如漆而無纖毫之閉眼胡做以得罪於聖門即以
知諸君子之得與伯夷伊尹柳下惠同爲聖人者固
自有在而蒙之言或不至河漢而無極於是於舉世
吐罵之中不惜有一言之申救此則蒙區區之心所
仰望於先生者也如謂豎儒之管見不足憑而舉世
之議評不可犯乃至或以爲怪人畸論而深斥之則
蒙亦惟有卷舌而退而已矣秋江至今未來不獲與



相晝俟其來時當偕至高齋面談盛暑褸漬惶恐無
已伏望垂諒不宣

施覺菴曰論列十人或分或合各極汪洋浩瀚之
觀而兼有牽拂纓帶之巧雖立論不無矯異處然
自是才人極筆

楊大瓢曰尊張葛諸公爲聖雖前人所未道然按
其行事則固皆非可議之人先生特表而出之耳
而文更淋漓痛快直堪辟易萬人

與人論顧阮江行狀書

向忝親末弗獲一奉教言昨蒙賜顧以入山作別有
失迎迓歸時讀所批阮江令弟行述愧荷殊甚葢自
令弟亡後之八月人全令姪以荒迷之故欲弟代作
行述弟隨令其開上世履歷并尊人行實來七月初
二日稍爲詮次先後因藁子字迹潦草倩塾師錄出
自念其中必多未妥文恐抄寫或有脫悞尚欲審覽
而已爲伊母舅何賁谷取去越四日索之則已付梓
矣急遣人向鋪戶索取原藁別見已蒙賁谷筆削意



必斟酌得宜又見行間俱數字劃斷結定幾百幾千
字知已上板不便有所更易遂不復校閱然如尊指
所摘紕繆則初非令姪之罪亦非賁谷所改皆弟執
滯不通故也弟本不慣作行述妄意行述原非世家
之比可不上溯高曾即栽翁亦自有行述不必復詳
見於令弟述中及查某老令姪所作令先尊行述果
僅及於所生而未嘗追叙上世遂據所開約畧叙之
此執滯之一罪也又妄意行述原與族譜不同可不
旁及昆弟查吾郡大家所刻行述本人昆仲大抵因

事而見者多亦不具書資格甚至有昆季五六人而始終不及一人者因以是自遂其愚而不偹錄鄭侯晋封諸公爵秩致親翁有革職之痾此又執滯之一罪也銀臺考功兩公旣見諸行述中自非通譜但其稱謂實難考訂卽今老親翁亦止註考功爲族叔祖而於銀臺未有註焉㑅意與其一有稱一無稱毋寧兩皆不稱之爲愈也或銀臺原係聯譜者故老親翁亦不之註耶蒙混書之而不詳考此又執滯之一罪也我翁令先叔本無別號古有諱名之條並無諱字



之律令之見於行述者往往而然卽令先尊行述亦止稱令先祖爲君升公而未甞稱明經公豈非切証耶㑅意與其曲稱爲漢川公奉政公毋寧質言我在公之易曉也故從實書之此又執滯之一罪也出知雲南廣西府事下舊原有先王父曁先王母何宜人皆年近七旬擬請終養而先王父固不許鄭侯晋封兩伯父又委曲勸行等語㑅意祖父祖母已書明在前則內艱自是何宜人外艱自是我在公不必以申言爲敬猶之考功自是銓部不言可知屬草時但圖

用筆徑省故脫漏如此此又執滯之一罪也至於生養死事皆獨力仔肩亦不敢以貧廢禮此三語者尤老親翁所指爲誣㑅而可恨者也然述中原明言先王父母未塟何甞言及舉襄若何宜人之喪與我翁之醫藥殯殮則實係閒老令弟獨任親黨皆知似未可以爲誣也但閒老食祿有年卽獨任不爲厚各房令弟令姪稍藉以息肩亦不爲薄而弟不知通變必據實書之此又執滯之極罪莫大焉者也然弟有不能無疑者老親翁種種指教誠所謂有過相規眞尊



長分內事但據批有尊大人之生也在京在滇叔父以俸資養之等語又總批云設心主在奸欺故揹詞罔知顧忌不知何以見罪之深若此夫行述之義稱美而不稱惡親翁則旣知之矣而觀此等議論一似必欲令姪稱其先人之惡者是可異也且卽如親翁所云在令弟令侄亦自不難於引咎而親翁與某老令姪以兄而揚其弟之短以姪而訐其叔之私其謂之何聞之稱人之善隱人之惡微獨孝子順孫之用心宜然也凡爲君子亦皆然矣今親翁本意原欲教

令姪以厚而不啻反欲教之薄且旣已陷人於薄而已亦不得居於厚弟竊爲親翁惜之總之令姪喪事弟分毫不敢與聞獨此係弟代筆自不得逃其責親翁亦知出自拙筆故特以見示今以上諸條弟一一甘受教督惟親翁執而布之通國使人人知弟之不通則亦足以蔽弟之辜矣惟不肯稽顙拜三字則令姪以爲本於楊以齋先生行述張公下漏一子字則剌駉氏之悞而令姪失塡非弟之咎而弟猶不揣固陋輙敢爲親翁進一言者是亦朋友相規之誼彼此可以相通者也願親翁三思焉



王耜莊曰辨論詳明有郎戈刺盾之妙而復能出之以和平昔子產馳詞以折晉楚而鄭國賴之此文可謂得其遺意

楊大瓢曰詞婉而意嚴

# 耆齋集卷十五目錄

詩

五言古風十首
七言古風九首
五言近體二十一首
七言近體三十五首
五言排律二首
五言絕句一首
六言絕句四首
七言絕句一十八首

蓄齋集卷之十五

詩

春日登鳳鳴岡

鄧尉鬱嵯峨馳突結兹嶺高僅逾百步俗名百步頂余家其下亦足窮遼迥龜山伏其前香塔可摩頂煙邨數百家花柳被閭井兩澱夾明鏡翠嶂列畫屏茫茫太湖波泯漾空明影松風吹我衣恍欲超溟涬俯仰一曠然欣慨忽交并我聞周盛時吉士森以挺以兹感和氣鳳鳴岐山境太和既云遥菁莪化棫樸兹地僻且陋



靈鳥豈延頸號爲鳳鳴岡虛聲何僥倖安得立朝陽五色同彪炳不然學孫登舒嘯相與永庶解山林嘲名寔千秋耿 陳陽山云可與少陵紀行諸詩抗衡

癸丑清秋晚棹

亂雲兩岸一扁舟觸目蕭森境轉幽草帶斜陽常隱現煙依遠岫乍沉浮靜觀魚躍徒生羡細聽蟲聲不禁愁記得秣陵驚夜雨蘆花灘上又逢秋 蔣香山云結處極悲涼又極含蓄此謂言有盡意無窮

題馬雲逵像

故國蒼涼天地秋誰將肝膽托清流狂瀾已向東南倒正氣偏教草莽留情似安民悲刻石官爲魏閹立碑君先期逃避不鐫誼同齊相贖孤囚魏忠愍公子濂以誣贓逮比君爲奔走勸募入金得免畫工只寫當年貌一片丹心何處求

夜雨懷許允文臨場

幾度思君話昏燈共曉雞愁懷黃葉積壯志碧雲齊雨暗吳山北風寒晉殿西驊騮應獨步不慮錦障泥

歲暮書懷次鄭雪庵韻

令名今不立辜負少年場窗冷翻書懶盃酣起舞狂



愁將天並老思與夢俱忙忽忽無長策寒林又夕陽

立秋日簡友觀荷得香字

獨有花堪賞同來坐晚涼葉飛知暑退風過覺衣香山色晴兼雨蟬聲抑復揚傳盃饒逸興不羡泛金塘

詠雪

寒氣凝空掩日暉從教滕六降霏微初看萬點銀鸞舞忽見千林玉樹圍月滿山陰溪影靜風搖灞岸柳花飛神仙祇合瑤臺住莫羡王恭鶴氅衣

立春 戊午臘月

等春臘雪應春梅（等春應春皆習俗語）共遍春光到地來傳語
東風須着力小篇不許放愁回

同許允文王愼季虎橋晩眺二首

溪橋新雨後躡屐共尋幽山色涵烟遠波光蕩日浮
蕭踈僧寺磬斷續野人謳相對忘歸去沙間有白鷗

雨餘山色好乘興步丘塍帆逐新流急雲依古殿凝
野花開鳥道（稱云五字非人工可造）烟柳落魚罾摩詰多才思（愼季善畫）丹青得
未曾

姑蘇懷古



千秋霸業已成空剩有荒臺蕭寺東此日樵歌殘照
外當年妝鏡曉雲中玉床笑倚桃花面水殿香飄菡
萏風但使老臣毋伏劍不教一炬耿春紅
李客山云結筆徒意亦深厚

無題二首

比來觸目盡愁機挑逗春光是蜨飛風引柳絲柔拂
檻雨隨花氣細沾衣流鶯解語傳情密杜宇催人入
夢稀却恨萋萋芳草路相思依舊兩相違

孤城日暮亂飛鴉旅館蕭條重自嗟何物關心風動
竹有誰傍我月移花笙歌會向雲屏展枕簟偏教春
病加知道夢魂留不住莫將燈火掩窗紗

窺見次愼季韻

畫樓十二畫庭寬芳樹參差隱曲欄却値開簾教鸚
鵡春風贏得隔花看（楊大瓢云韻甚）

寓中郎事次家穉堅韻

浪跡栖遲一草亭藤蘿爲戶竹爲屏搖風柳線垂垂
碧過雨苔痕點點青午夢欲來因客阻病魔將去爲
愁停揣摩不解追時好閒看朱魚戲綠萍



偕穉堅及開遠人全游玉峯勝蓮菴

背郭緣溪列洞天尋幽最愛小亭偏芰荷香動翻秋
雨楊柳陰低噪暮蟬水栗近看摻手剝浮瓜遙見玉
盤傳早知變室多仙客未許劉郎叩法筵

秋葵

弱質經秋瘦嬌姿帶露黃自憐高潔性不肯媚春光

過陸長源齋中看雞冠

故人相遇意相得邀我到家看秋色柴門開處別有
天遙望雞冠如錦織竹林移近向庭隅梲茗爐香韻

事俱散步花陰細注目二百餘顆種各殊深暈臙脂
淺點碧霞光月色同標格花瓣連蜷更展舒姚黃魏
紫幾無擇鴉冠點淡擬沉香粉腮掩映舞霓裳琉璃
瑪瑙爭奇豔參差百鳥來朝王何種應推冠群并猩
紅滲憤最爲貴氈毛槿滑遲精神就中猶自分品彙
五色紛披眼欲迷琪花瑤草此可齊主人指花爲余
說佳致多堪入品題葉須覆根莖須細狗獵風前方
婉孅尤喜低傍檻楹間仰面看花亦少味色澤隨時
有變遷鎮日相看趣始全映射朝曦成異彩浸溶夜



月自幽妍煙雨迷離愁作態雨餘帶日鮮更倍惜乎
此時雲冥冥未免花光尚晻曖我聞此言憮然失塵
踪那得多閒日幸爾媮忙一縱觀已如身在摩維室
攬衣臨別復逡巡背來會向夢中親欲與花神結密
契還讓煙霞笑傲人

過上崦

近山蒼翠遠山黃一片輕帆渡夕陽十五年來身似
客翻疑前路是他鄉

雨後過吳宅

四圍蒼紫列山城伊軋籃輿畫裏行踈密煙光添樹
色啁啾鳥語間蟲聲雲依遠岫含殘雨天襯孤霞弄
晩晴羨殺輞川多勝事閑閑十畝足生平

早發北溝

南陌迂迴覓故蹊芒鞋帶滑露華鮮歸途不用桃花
記認取丹林碧澗邊

過張文始看畫花草

閒步墻東問畫禪爐香茗椀小樓偏揮毫着紙花光
滿疑有春風在指邊



悼徐俟齋先生

先生與先君有契先君没後方欲乞銘於先
生會余多難不遂而先生已逝矣爰述曩昔
欲往弔之而令孫遠居江城卒未果僅過墓
所一拜云

阿蒙兒童時郎知先生名翩翩佳公子射策魁陪京
滄桑不可問守志甘躬耕壯懷托悲歌鏗鏘金石聲
臨池水盡黑落筆人皆驚繪事入神妙山水發清音
四方競相購一縑重兼金高潔薄流俗稱許絕不輕

先子叨雅契時辱翰墨臨幀題必累幅孤標㮣瓊瑩
風木有餘痛道駕來蘋汀招携惟伯淮談讌展素心
令嗣千里足相與訂嚶鳴歲在辛酉暮棹雪叩岩扃
溪影潄我骨松風滌我襟茅屋三五椽當戶垂雲英
四壁無長物但見琴書橫先生隱其中悠然太古情
何以相酬酢阮眼雙垂青別來罹無妄播遷入市城
旋聞寶樹折正值楚囚吟什襲無寧晷積思空自盈
迩年肩稍息方擬問玄亭豈期秋風夕忽落處士星
先生忠孝節既死彌芳馨獨憐遺孤幼不克守柴荊
感念今昔事風雨淒窻檻生芻盈一束聊以終生平

楊云情景
俱寫得出

憶昔二首

曾從白下過維揚訪得懷人話別腸望信幾迴聽鵲語奉身欲共沐蘭湯秋風有意添行李湖水無情促去檣今日相思渾是夢悔教佳遇竟荒唐

逼歲來過並曲欄一樽草草敘暄寒非關薄倖新移寵只爲驚魂故尠歡心事轉從言外逝眉痕還向別時攢豈知從此成終古夜雨孤燈淚欲彈



賦得桃花馬上石榴裙

宛水名駒金作鑣更移濃艷逞纖腰絲沾赤汗蜂應戀泪滿湘江血欲焦和鏡踏氷欺玉臉倚風嘶去妬紅綃世間兩美難相并掩映春堤分外嬌

蔣云雕琢之極偏近自然秾郁之至仍
引清機謝宗可咏物詩不得專美矣

望靈巖

朔風吹孤舟遙遲近木瀆仰望靈岩山蒼秀如可掬鳥道通層巒雲峯護深屋嶙峋石咽泉淡蕩煙籠竹洒然寒楓林數點青斷續灼灼者維何更爾媚幽谷賞心不在多片晷快奇矚景物有如此興亡安用哭倚舷發清歌鐘聲遠相逐

陳云妙於寫景
中含不盡之意

雨窻有感

荏苒年華暮參差心事虛病中閒夢少貧裡故人踈支枕聽雨篝燈漫檢書自因天性懶敢謂愛吾廬

次韻稺堅讀書自嘆

誰將長策賺吾徒悶向寒窻擊唾壺舊業幾思封皮閣新詩浪說叶笙竽虀鹽債重氈偏煖山水緣慳夢亦無一卷黃庭看未徹蹉跎又見歲云徂

[未經人道]

卽用前韻轉以相慰

斯文幸自付吾徒擷取芳腴向玉壺一縷爐煙書漢篆數竿窻竹奏齊竽苦無佳句搜還有怕有閒愁醉已無千載風流身後事任他駒影向西徂

展書誡

載籍存吾道開卷最須愼几塵先拂除鋪紙爲之襯披攊更有方靜氣流逸韻兹事本靜業豈宜俗子問恨彼混濁人動沾饞口津可憐白玉質染出黃魚鱗穢氣觸卷軸聖賢應生嗔不久自糜爛惡德何滅秦



尤恨鹵莽客兩指摳且摘猛力如不勝着紙聲劃劃一摘書皺損再摘書必坼書亦有何仇遭君狠相阨走雖不知書愛書情有餘見此兩俗物腸痛幾欲歔設欲借書讀峻拒寧受戮君子戒之哉愼勿如所告

香甥將赴常州來別贈之

八歲失所恃十歲失所怙瘝小自其常何如三與五卽使有家亦無依況復家中無寸縷蘆花不禁五更霜畫餅難充屢空肚烏衣門閥故依然却向毘陵遊柔膓聞汝曾爲幼弟言弟今須認舅作父我亦含悲爲汝囑認姑作母姑必撫 楊云纏綿悱惻可泣鬼神

聞所聞十絕之一

夷跖由來共得名何妨將跖作夷評轉疑孤竹垂清耀亦屬當年粉飾成 蔣云痛快語却似翻新出奇妙妙

紀異

冬日暖無雪蟲種憂更出旣乃微霰紛寒威自凜栗謂是有年徵農民相慰悅豈知反掌間氣候竟迥別立春前一朝大雨如奔越迅雷兼暴風電光不停掣野有震死人龍見山之崒越一日復然勢與盛夏埒



亟問諸老農灾祥當何說翁言天道遠野老豈能徹今年風雨時秋成頗衰歉兹異古未聞或反是康吉

蔣云句轉字折此調今人久不彈矣

競渡行

龍舟本是弔屈子風俗相沿成樂事今歲中丞欲縱觀百姓乘風與逾熾傍溪無處不增舟延門歛費聲啾啾節屆天中幸無雨凌晨金鼓鬨遐陬出得城濠舟蟻集旗幟繽紛迷五色棹歌聲徹青雲端壯士角材逞技力往來盤繞疾如飛鱗而牙爪生神威逐浪

掀波爭作勢魚龍百戲應難幾士女傾城觀競渡畫
船環列垂楊護斗酒十千意氣豪賞賚頻須不知數
黃堂太守立船頭親抛鳧鴨向中流舟人攫拏太守
喜慱得中丞大白浮

贈嘉定朱孝子

父不受誅子復仇煌煌大義著春秋調人掌司今已
矣蓼莪徒爾廢王裒（陳云二字定評）苦哉羅溪朱孝子執義自矢應
少儔淮浦悲烏號夜月江城暮角泣荒洲崎嶇千里
傷心地屈曲廿年嘗胆謀百折不磨氣彌奮微軀此



外夫何求錢神有靈法網漏萬言血蹟一筆勾淚眼
欲枯鬼神動寸心無告天地愁羣兇次第遭冥擊猶
恨都亭戮未抽我昔見君聲冤錄髮欲指冠淚欲流
今春遇君胥江上君已祝髮爲比丘比丘之法貴寂
滅問君此念寂滅否或言父母是真佛念父即與念
佛侔孝子念佛專且摯不二宗風良獨優行見金剛
爲努目助君殲此不共讐（楊云無懈可擊）

苦雨行

自春以來五閱月屈指晴光半未足蚕因食濕繭不
成蔬爲寒多種不育農夫佇望麥有秋正值麥黃雨
更毒一雨十餘日晝夜無少停奔騰勢可長疑是天
河傾人家往往水沒骭高堂華厦着屐行決壞多爲
河伯據山田麥爛難爲耕民間訛言混沌至平陽近
事聽者驚混沌且勿患催科急如箭轉死固所甘妻
孥寧得竄君不見水區飢民告水荒上司決責皮肉
綻（冷秋江云少陵秋雨歎無此深至　楊云眞樂府）

賣柴行

窮居山僻少活計夫婦相隨斫柴去斫柴易米患不



敷雜煮草根得一飫今年天雨難斫柴幸有餘柴堪
逐利雇船裝載入城來正值柴荒價三倍縱然倍利
亦幾何忽遭強暴攫之既微軀空飽老拳鋒扁舟剩
得亡羊淚含悲往訴縣尹知却逢縣尹怒且恚除將
失物不追求更予太杖還枷示歸來媍子問其由爲
道官嗔柴價貴媍聞夫語泫然悲兒飢待汝今何蕒
柴賤苦飢柴貴笞從今慎勿將柴市攫奪由來官不
禁努力明朝攫食始

（蔣云競渡苦雨賣柴三首讀之令人悲憤交集與泰中吟並傳不朽）

寄獮堅

春來心緒苦茫茫詩債陳因久未償香動膽瓶思處士雪深蓬徑憶仙郎陰晴莫卜明朝事陵谷空悲古帝鄉(端五日示余悲平賜扇且約明日見過雨不果)樽酒論文更何日夢廻風雨漏偏長

過王湜昭館齋話舊

弱冠相逢意氣新今看俱是白頭人生涯潦倒惟枯硯心事蹉跎一折巾寶馬香車應莫挽溪雲山月幸相親不須更讀昌黎賦且放雙眉共飲醇



過清陰堂有感

雲母屛開映碧紗昔年長此醉流霞裝成列障一拳石點綴疎林幾朶花冉冉晴絲當戶裊飛飛燕子傍簾斜可憐風景渾如舊人事升沉重歎嗟

偶逐遊蜂款竹關小庭景物稔衰顏風吹爐火茶聲驟日轉牆陰鶴夢閒紅瘦依稀披書帙綠肥彷彿泣雲鬟(二語實有所指)也知氣象今偏好回首當年淚欲潸

七夕後一日允文招飲觀荷

五畝園中結草亭芰荷池沼傍疎櫺綠搖菜雨珠頻落紅射朝曦燭共熒乳鴨避人浮碧水游魚驚餌動青萍由來四美稱難并莫畏歸途且戴星

風生池館碧雲飄菡萏香中暑氣消偶與敲棊臨竹几無心得句入詩瓢手攀蓮實分廿少口吸荷杯隆露饒肯逐羣英輕聚散輸他別自有相招

懷湯子方

故人鸞鳳侶乃置棘荊端世道已非古仕途良更難雨昏三徑菊夢繞九龍灘一得相思劾何當奮羽翰

入山圖歌爲尤雯育作



莫畏山勢阻山中有曠所莫患山行痛入山是坦途世路巉巖不可極羊腸崚坂非崎嶇欲作逍遙物外遊請君看取入山圖數筆縱橫嶺岫旁遙望此中深不測蒼松偃仰虬龍枝却似翻從脚底植何物頭陀適絕塵夷然跣足輕登陟皂袍一領無冬夏縞帶不須悲染色手攀節杖背蒲團到處烟霞堪憩息忽念(靜云、[illegible])深山(叠云妙義絕實有峯廻路轉之妙)之中多猛獸熊咆虎嘯爭馳驟更有脩蛇百尺能騫騰磨牙吮血噉人如豆雲愁雨慘兮陰風吼猿狖夜啼兮魑魅走入山亦復艱虞多頭陀頭陀可奈

何頭陀聞言瞋然笑拂衣而起爲余道憶昔頭陀總
角時筆花墨雨矜才調下帷夤似董生醉棄繻竊羨
終軍妙名聲藉甚公卿間海內賢豪盡傾倒意氣干
雲賦子虛驅馳南北無寧居南國空餘卞氏璞金臺
浪上蘇秦書丈夫感恣在知遇些些輕薄亦何與君
不見五陵裘馬金闕客承恩藉寵勢烜赫一朝失意
王公前願聞鶴唳何可得又不見希蹤廉藺稱莫逆
握手誓天指胸臆一朝毛髮成釁仇推墮懸崖更下
石茫茫世事類如彼那堪歷數增歎惜向來枉用泣



西風從今幸不受羈靮勘破利名關無如急入山入
山恐不深寂寞良所安□□深山之樂樂無量春林
恣幽尋夏木絕炎瘴秋風清我心冬雪潔我狀安禪
可以制毒龍長蛇封豕誰云雄戒勅虎豹兼羆熊鬼
神守護禁諸宄石爲枕雲爲宮鶴爲駕猿爲僮泠然
御風遊太空浩乎天地相流通其樂也如此固不屑
摧眉折腰事權貴亦豈願犯顏極諫稱孤忠此孰得
孰失宜何去何從渺渺予懷寄圖中逝將遠適兮追
巢父之孤踪我聞此語長歎喟轉爲頭陀叅一義牆

東原自有深山海闊天空任遊戲豈必崎嶇上五岳
絕人逃世方爲貴年來我亦苦浮沉堂上有親願未
遂會須棹却利名韁白石青松同把臂頭陀心許且
首肯請予濡筆從頭記問道頭陀是阿誰其人乃在
水雲之鄉高陽之里尢子叟育吾夙契

楊云奇崛酣暢在長吉昌黎之間
蔣云奇橫恣肆之筆李青蓮亦當避席

## 秋聲八咏

### 絡緯聲

小窓夜靜月初生籬畔蕭蕭絡緯鳴紅女乍眠偏喚



醒寒衣欲製獨含情將舒更急心何苦似下還高響
倍清最愛力微機欲息鏗然餘韻自纏縈

蔣云八咏聲光色澤兼
而有之咏物詩能手也

### 蟋蟀聲

四壁蕭森秋思盈那堪蟋蟀響淒清瞿瞿似泣瀟湘
月喞喞如傳兒女情時爲爭雄成絕叫縱令與偶之
和鳴金籠何事隨鴛枕祇恐聽來淚欲橫

### 寒蟬聲

微雨纔過夕照明柳陰疎處亂蟬鳴空傳齊女銜幽

怨漫並劉郎諸隱情飲露早知無俗韻吟風且喜有
淸聲少陵何事嫌相咕多恐胸中自不平

征雁聲

玉關秋爽雁南征斷續風前嘹嚦聲爲怯火攻頻告
警那堪食盡共呼庚午聞應動空閨歎靜聽偏摧旅
客情殘月曉霜家萬里嗸嗸中澤向誰鳴

警鶴聲

忽聞淸唳出花陰知是秋來抱警深帶表千年猶有
恨金莖一滴早關心遙空響徹商飈動幽夢驚殘客
思侵肅殺先機明告戒士衡悔不念遺音



落葉聲

萬木經秋盡向凋無端脫葉黙疏寥辭枝簌簌情如
訴墜地悠悠恨未消零亂數聲和雨滴廻旋微響爲
風飄山齋靜坐攤書卷贏得蕭疎伴寂寥

桐風聲

嫋嫋秋風徧五湖飄來庭際弄高梧有時蕭索疑敲
竹忽地嗚號似捲蘆牟角將搏聲自壯鳳條欲老韻
還孤朝陽萋萋知難繼猶得淸音入耳娛

蕉雨聲

簾捲西風薄有雷芭蕉翻綠送聲來雨疎未覺傾盆
亂葉老還疑放溜催快似銀瓶初迸水雄如鐵騎暗
銜枚夢餘午聽心神爽殘暑全從淸響迴

讀先君子所閱梅村詩

一編詩卷伴黃昏滴露研硃手澤存似有音容臨諷
咏恍聞謦欬寄評論秋風江渚添書笈春雨山窓對
酒罇廿載蓼莪長抱恨幾廻廢讀淚潛吞

冒雨同穉堅遊萬佛林



見說禪林勝相邀冒雨尋空潭懸峭石高閣俯遙岑
竹響因風勁鐘聲爲濕沉欲從石梁渡雲氣早霑襟

同穉堅人全及顯兒登君山

名山依縣郭扶杖共登臨斷續亭臺勢參差竹木陰
江流接天色潮響駭雷音徙倚空懷古荒坵何處尋

登馬鞍山之半次穉兒韻

十年潦倒倦征鞍又逐風塵訪翠巒人影似從林杪
出亭臺還向石中看逢僧自得忘機趣負曝何妨吹
面寒莫笑半途甘坐廢世間最好是平安

壽孝廉吳山掄尊君七十

聖朝崇壽耇禮遇逮華顛夫子五湖客家聲三讓傳
岩居饒內養庭訓有遺編玉杖方行國　金輿恰自
天鳳毛恭獻賦錦幄試題箋彩筆鶯環衛　温綸下
珥蟬平添結綠價喜動少微躔用效封人祝同登
天子船趨蹌隨豹尾縫掖染龍涎　清問春風展
和顏霽日懸寵頒中禁果榮擬曲江筵並羨休施渥
還欣異數偏　奎章煥星斗　宸翰灑雲烟龜貝難
爭重璠璵莫比妍特爲才士錫令向老親宣盛事青



箱炫芳辰紫氣纏　國恩誠浩瀚家慶轉聯綿仙杏
花行賞江梅蕋早圓雙珠齊戲綵立竹畫如椽緱嶺
簫聲韵瑤池桃實鮮銜書青鳥使贈藥赤松仙鶴算
應無極蒲輪定見延　王言若符讖古劍共長年

鄧尉探梅

客從山中來爲報梅將盛扁舟返舊廬挾伴步芳徑
霽色催林坰千叢白已瑩枳籬茅舍間隨處皆入勝
遂登馬家山四遠在一望高高復下下參差堆雪浪
香風吹我衣飄然欲飛颺遙聞元墓鐘迤邐來梵宮
湖光映樹色烟靄何空濛彷彿若耶女盈盈泛孤篷
明發度長蚚雲泉出巾舄石壁并茶山盤桓竟晨夕
山家無他營栽梅徧岩隙弱幹號梅椿其花嫩而澤
老樹枝扶疎古意殊標格花陰藉艸坐觴咏貴自適
樽酒酹花神欲別轉展惜憶昔少年日杖屨相追隨
春光等閒度却笑遊人痴自經城市喧對此疑瑤島
曠然耳目開俗情一爲掃樂事不可窮幽賞縈懷抱
夢廻風雨辰餘香猶繚繞

咏花籃燈



碧色琉璃巧樣裝花分火樹點春光恁教攜去街頭
賣踏月歸來自滿筐

咏荷花燈

菡萏花開甲夜中火城猜作水晶宮攜來應被花神
妬映月何如映日紅

連訪虎文不晤詩以懷之得三首

連日南樓閉栖栖何處鄉囊空詩興短裘敝客愁長
夜雨懸江冷晴雲度嶺忙相思無限意不獨爲離傷
有意聯吟社無心戀筆耕性孤恒忤物骨傲不求榮

寂寞燈前影浮游身外名誰言宇宙大難著一狂生
託跡依城市林泉意自眞（楊云通杜）吟詩貪用險對客恥言貧
竹下臨書古花間譜奕新風流堪獨步鉄筆亦超神

二月朔日

一枝香雪全吐數卷圖書半横虀飯飽餐書靜紙窗
虛掩春明

偶成

奕不須逢好手詩（楊云悟到語）何必擬名家紙窗竹几無悉隨意
春風日斜



弔高青丘

青丘嘯傲一書生片紙微詞禍已萌却憶漢高眞長
者誅夷不過及韓彭

春郊雜興二首

風日催人意西郊策杖過平蕪紛錯繡叠障遠浮螺
徑轉市聲少林開詩料多已如遊物外何用訪岩阿
緣溪忘近遠小憩板橋東樹色蘇兼困花香異復同
傍舟鳧隊亂隔岸犬聲通安得王摩詰揮毫寫化工

館娃宮懷古

館娃宮畔草青青筇杖芒鞋取次登花裏人家飛燕
亂柳邊畫舫浴鳧輕四圍山色横空翠千頃湖光混
太清水綠山青千古事浣紗人去空留名憶昔吳王
全盛日鬪棋飛鸞插天出舞袖偏生幽谷春歌聲欲
把行雲遏笑倚春風桃李開蓼和秋雨芙蓉結采香
徑軟浴池溫朝歡暮樂何曾歇越鼓騰騰抵死催可
憐麋鹿上蘇臺月榭荒涼留廢井琴臺寂寞掩蒼苔
舊時響屧廊前路只有樵夫去復來却將芳卉迎人
意錯認西施笑臉回自古興亡如轉轂凭高不用增



躑躅落英檻外解飄香啼鳥枝頭能度曲禪房梵唄
竹松陰蕭然洗盡鉛華濁日暮鐘聲敲遠空不堪更
向紅塵逐（蔣云初唐格調）

春日過上滬偶成

雲白山青水拍天菜黃麥綠柳含烟此中但有王摩
詰不使林泉讓輞川

送顧阮江出守福州

平堤楊柳引薰風笳鼓聲催畧語中江轉數程通蜃
市嶺盤千磴接鮫宮下車應試桑田綠入境先看荔

予紅盛世自來崇吏治君今幾歲作三公

楊云工麗有骨唐人合作

送女二首

自汝于歸後仍如在室間（楊云得杜之神）只今倚一棹少選便千山

蒲柳隨人絲雲霞極目斑他年重見面記取別時顏

生成閨閤裏幾慣歷山川五月南天路兼旬軟底船

起居宜自愼情思莫相牽問省高堂後音書早附還

楊云如話耳却成絶妙好詞由其情眞語摯也

立秋後三日喜人全旋里二首



只道東來信尙虛豈期今日竟歸與三年夢奧枕椰

樹五嶺雲邊油壁車共勞風塵良自苦急詢骨肉近

何如南窓正好披襟坐人事紛紜且聽諸

晩窗浴罷好乘涼移坐中庭列酒漿雲妬月明輕作

幔風吹花氣細流香閑情往事兼今事雜話家鄉并

異鄉興到十觴亦不醉銀河早已掛垂楊

晩泊燕子磯見竹籬茅舍可意口占二絶

背倚千尋石壁面臨萬頃波光茅簷掩映秋色籬障

迴環絲楊

此境天然瀟洒着花更自風流客來非爲沽酒嬴得

當罏轉眸

楊云韵而老

登燕子磯戲占

巨石枕江流壁立十餘丈似茲雄壯形（楊云敘語詩語起其）何能舞於掌

扶笻登其巓四顧共沆漭浩然天地氣心胸爲開蕩

（戛然而止）清風雲際來却作翻飛想

徐峻亭齋頭話舊有感

不到高齋久重來改舊觀芝蘭新挺秀松竹半凋殘

世事波千疊心期釣一竿徒嬴絲兩鬢好共雪花看



清明日哭先慈二首

想像音容覺恍然漫憑梵唄祝生蓮空王却說空諸

相那得慈顏現閣前

每逢祀事祝先靈願得兒曹壽百齡今日筵前相聚（楊云一字一淚）

哭空餘風片響疏欞

送陳陽山之辰州

吳城之西環千嶂陽山巽出青雲上陳子虎文隱其

間高風直欲與之抗詩爲人窮句轉工書因骨傲勢

偏雄秦碑漢碣恣幽討寄情篆刻空前蹤任坊風流

擅大名琴書到處有將迎坐間常滿芝蘭氣門外時
聞車轄聲弱冠逢君嘐水曲意氣相期久逾篤比來
下榻小齋中脫盡形骸如骨肉晴窓樹色雪窗燈陽
春高調愧難賡閒看筆下蛟龍舞往往拍案使我驚
有時棊局共徜徉博得笑口哆然張有時感懷在霜
露掩卷雪涕沾巾裳酒後耳熱拂衣喜激昂跌宕希
前軌睥睨一世輕王侯獨重辰州朱刺史刺史遼陽
之甲族　典朝定鼎剖符竹奕葉勛名勒鼎鐘一編
詩卷鏘金玉當年旌旆臨江干北固山頭立馬看是



處烟霞題賞徧孔璋詞賦相追攀一麾遠作盧溪守
廿載離情寄江柳聞道公庭人吏稀吟餘輒憶陽山
叟楚水吳山相去遙辜負春江早晚潮雲間名士姑
蘇客剝啄相過話舊交丈夫會當游列國那堪株守
阡與陌洞庭湖水碧於蘿片帆好借長風力踏青時
節艷陽天花笑東風柳帶烟闔閭城畔春如錦難繫
騷人載酒船瀕行相贈無他物醴酒一尊爲君設勿
辭沉醉月明中明朝却看毘陵月此去鶯花疊作堆
同游況有士龍才黃鶴樓邊新月吐綠蘿山下白雲

開攜手登臨意無限山川灝氣撲人來製就鴻篇呈
玉海青萍聲價應十倍鄭公高唱少陵酬懸知二酉
增光彩却恐徵求鐫篆多坐使留題半未逮吳儂憔
悴同枯木賴君相對舒幽獨豈料崇朝有別離三千
里外神相逐猿聲易動客心愁莫因得意久淹留何
物囑君須記憶草堂秋色歲寒栢

楊云絕似初唐人詩

友人齋中卽事

爲有幽人約衝泥到古村綠陰藏竹院碧澗鎖柴門
魚美烹鳧背茶香摘白根話深還惜別漸見水雲屯

楊云大似摩詰



聞陸旣藩柩歸弔之

昨得傳來信靈輀返故居悲深（楊云入杜）翻作喜望切轉疑虛
一棹烟嵐外千村風雨餘生還（妙）當此日歡笑定何如
久別江村路因君復此行麥舟仙令賻絮酒故人情
樹色依然綠花枝自在橫滿堂舊賓客相對一淒清

楊云五言老手

端午日

薰風依舊書堂前記得慈幃色笑偏銀髮貼將華勝

穩杖藜看取素馨鮮空言艾虎能增健豈有菖陽可引年物是人非何限痛一樽安得到黃泉 楊云情文兼至

有感

少年好文史語出長老驚有司刮目待郡國蜚英聲意氣故自負捷徑非所營直方既難進禍患復頻仍蹉跎廿載餘兩鬢絲早生迴視後來俊頭角何崢嶸驚援互標榜名振如雷轟豈不慕光彩面目難爲情焉能更陸陸低眉事將迎棹首東皐去嘯歌有餘清

又

鳳凰下德輝孔雀炫文彩炫耀良已非啾唧豈足采奈何烏鳶輩結羣盡鄙猥雛燕共鸒鳩飛槍氣自倍亦或飾其羽鷹眼故猶在可憐金谷園未聞好音逮鴻飛何冥冥去之若恐浼永懷勛華年尚友數千載 楊云前首賦後首比十九首之遺也

舟行

江雲漠漠雨霏霏水漲橫塘失釣磯兩岸綠陰隨棹轉一行白鷺背人飛

人全夫婦暨外孫回蘇得二首



燈花昨夜結骨肉遠方還歲月憐我老風塵覺汝偏蘭芽新見長菊徑故如前豈不稱良會中心自黯然記得臨行日高堂涕淚懸爲言我老矣寧及汝歸焉不道真成讖無何已一年秋風簾幙動腸斷夕陽天 楊云清空一氣如話

護蘭

客從閩中來貽我一盆蘭雖無花可賞其葉良足觀濯濯如新沐暑無垢與瘢神采既有餘色勝碧瑯玕惜也柔脆質曾不耐歲寒朔風昨夜厲呼童慎防閑我昔獲嘉種將作美人看愛護豈不至萎絕乃無端念此重躊躇逆恐受摧殘嗚呼世事循環若轉轂樂之所在憂即伏人生豈有百年期若因物外滋跼促種蘭本爲耳目娛奈何坐令亂心曲翻然自笑毋乃愚寓意於物勿逐逐 李云小中見大 楊云一氣舒卷自然合法

送人全省親福州

萬物有盡境造化多圓機君子處憂患惟術分所宜古來稱宦海勇退良知幾禍福相倚伏此理詎能推貧富自天定戚戚復何爲子職在寢膳餘事且隨時 楊云非詩人所能道

跋涉雖云苦義難少淹遲峻嶺雲外聳惡灘石如錐
況當春風厲雨雪不可知眠食宜自慎兼恤僕隷私
好奉高堂還落花以爲期一椽栖息地應爲君謀之

送俞竹友

梅花香裏棹行舟一片春風送客遊此去計程三十
驛好將勝地作詩籌
詩筒棊局共周旋相隔經旬思已牽今日背関分手
去一江春水向南天

咏桃花雪



禁烟節近花如綺却剪瓊瑤點衆芳柳岸未應緜縷
繞桃源先見絮顛狂作疑杏臉匀鉛粉絕似珠簾隱
艷粧一夜東風齊著力變成絳雪滿林塘

觀奕

黑白分明各逞雄須臾勝負已成空棘門細柳渾閒
事巧拙何如一局中
攻圍應援各紛紜先後之間得失分少許能將多許
勝令人却憶岳家軍

挽何質谷使君

使節榮旋後華軒話舊長笑言猶曩昔蘭玉忽摧傷
戚屬先爲忝交情久益彰英風接終賈彩筆跂班楊
棘院初同事鵬程羨遠翔聯翩遊上苑染翰直明光
覲省還南下幽憂滯故鄉一樽清讌合幾度碧雲凉
寒對江村雨秋尋山桂芳詩篇閒討論碁局恣徜徉
尺幅叨題贈奇瑜足比方自天垂寵眷歷職到清郞
推轂干城選盱衡武庫藏旦宵誠黽勉魚雁更相將
作客吾何有知心君可當睽違闊五載簡畀得遐荒
祖道行諏吉離筵擬奉觴豈期玉樓召竟掩列星芒



闕內需籌餉蕭公已訃亡鳳毛應五色麟角尚微茫
白露溥衰草愁霖暗野塘空餘秀句在俯仰欲沾裳
楊云曲折如意詞亦穩稱

# 蓄齋集卷十六目錄

## 詩

五言古風二十二首
七言古風九首
五言律詩一十八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律詩二十首
五言絕句十首
六言絕句一首
七言絕句一十七首
詩餘二十首



# 蓄齋集卷之十六

## 詩

### 家山觀梅

春來花事殷梅花獨趁絕鄧尉號梅海探幽徧巖穴低穿千叢香高眺萬頃雪淸氣沁心脾自覺鬢眉潔吟嘯欲忘歸花稍掛明月

### 小春五日過竹塢口占

輕帆一片剪波痕遶徧暘山是古村爛熳楓林看不盡恍疑春入武陵源



### 竹塢散步

疊嶂彎環石徑斜碧雲深處有人家溪橋斷續楓林葉籬落蕭踈野草花閒看兒童捎蛺蝶喜從父老話桑麻忘機不用交爭席欲結茅廬共採茶

冷云二詩似陸放翁

### 可歎二首

鴻鵠飽粱肉燕雀遭彈丸時命固不齊盈虧亦有緣勸君莫作官作官累子孫君不見東家父子垂朝紳高車駟馬氣凌雲昆弟故人爭結納千金不惜爲交

歎三十年來如一日有加無已情何殷丈夫相與在氣誼區區輕薄寧足論一朝失勢病不起門庭索通閙如市寡妻弱子哭未休禍難先從骨肉始可憐昔（今樂府）日貴公子求生不得生求死不得死子身竄他鄉求判人與鬼假使當年老筆耕親知冷落猶寒冰雖然不免屢空歎青氈一片堪相仍何至流離失所不克守坟墓多因祖父簪纓誤

生男貴狡獪愼勿使讀書讀書令人怯讀書令人愚人生此世間禍患孰能無智者識時勢弭之未事初



及乎患既至豈得愛一軀屈伸相機會緩急隨端倪區區輕薄者應亦易爲圖奈何呫囁子束手徒長吁羞縮如嫠女片辭莫支吾潛踪向他鄉遺累及妻孥君不見金閶閶闔羞褭客使牟假貸累千百終日笙歌醉妓席長者熟視不敢廹

楊云沉鬱而酣暢必傳之作

挽吳序商

先生豪邁著吳城晚歲相逢積愫傾甘雨和風長者鮮衣怒馬少年情橘中覓樂堪忘死天上成樓遽惆悵白沙灣上路滿林紅葉照銘旌

木上人見貽藤杖詩以謝之

木公天童回貽我萬年藤此物生深山歷久乃長成其質柔而立其性溫以輕節比松竹古紋似龍蛇騰握之恰盈掌足以扶危傾命名亦復美勝作鳩鳥形吾衰日益甚會須策杖行得此琪樹枝如得良友生摩挲日再四色澤加晶熒感公意相厚何減錫百朋緘情用報謝慚愧匪瑤瓊

楊云層層描寫幾無剩義

登穹窿山之半二首

兩峯相對出一徑自中開地僻人稀到林空鳥未廻



隨聲尋澗溜任意坐莓苔轉覺多幽事何須上玉臺

幽尋不在遠登陟笑徒勞石勢蹲山鬼松陰叠翠濤輕風時拂面飛沫欲沾袍偶憇有餘戀清虛庶可逃

葉楠材招飲見南山齋 有序

見南山齋者故徐氏之遂幽軒也凡三易主而歸葉君楠材乃撤去齋前小屋數椽以廣其庭而龜山儼然在望矣故顏其齋曰見南山齋之左舊有房二楹房亦有庭復斥而通之而綴竹屏于其中若斷若續加曲折焉庭

中壘石蒔花瀟灑可意左右兩廊朱闌碧檻
交相映也其右偏之廊微廣因結爲斗室可
以彈琴可以坐月所以爲齋之助者不淺是
皆葉君之丘壑也余自遭雀角以來已二十
餘年矣方其始也雖欲一返故居不可得況
斯齋乎今歲仲春赴葉君招因得盤桓竟日
春風檻外桃樹新栽明月樽前劉郎重到流
覽之次旣恍其結構之精又不勝今昔之感
爰成三律以謝以祝並以寄慨云嗚呼滄桑
變易人事何常消息盈虛天道不爽世有覽
者其亦可以鏡矣



高懷久在夢思間此日招尋到竹關花著小紅窺客
笑柳舒淺碧共人閒楸枰偶與消新月銀燭深燃照
醉顏最喜良辰逢令旦銜杯且欲賦南山
豪情俠氣著人間閱盡塵囂近掩關貯酒一樽常令
滿灌花經歲不曾閒周郎才調梅仙趣庾令風流張
（楊云韵極）
老顏漫說南山時在望見君卽是見南山
曲檻迴廊結構精雕闌紅傍竹籬橫拔牆爲愛山容
（天然好句）
好斥地因貪花徑成亭榭徧題新篆額烟霞還識舊
書生追思往事渾如夢莫厭芳樽盡日傾

同諸公集允文齋中看牡丹

竹院深深護軟紅數枝濃淡照芳叢浥將曉露臙脂
嫩笑向晴窗粉黛空嬌艶也應憐衆卉春容端合占
春風莫辭痛飲雕闌伴國色偏能醒醉翁
蔣云第四句淡而
極濃平而極奇
仙葩綽約畫闌間想像丰神尠可攀豐若有餘微暈
酒靜如得意欲開顏空將解語憐妃子錯把纖腰認
小蠻相對渾忘紅日暮共携花氣月中還



蔣云絶無鏤心刻骨之苦
自成千古絶調矜貴異常

句曲寓中雜興五首

避喧成小立野色自依依皓月當門湧輕雲拂樹飛
蕭蕭蟲響急落落客行稀幸得辭塵網悠然欲忘機
日落雲如錦餘輝徧野田寒蟬嘶尚健衰柳色加鮮
客思秋原外車音古道邊欲登城闕望暮靄已蒼然
（楊云初唐佳句）
曉起樹間行芒鞋浥露輕瓜華黃蔓野柳色綠侵城
（清空如話）
好鳥飛還語微雲滅復生寄言來往客誰共此幽清

江甸雨餘天倚門野望偏滿空雲是水到處草如烟（妙絕）
遠寺初聞磬高榆尚噪蟬漸看燈火動紅映槿籬邊
夜雨如飛瀑羇魂夢裏驚暗風傳遠鼓疊砲動嚴更
漫說聞雞舞難忘舐犢情懸弧從小祝辛苦自生平

靈谷寺

爲愛幽奇策杖尋蕭疎竹徑入雲深禪房靜處流泉
響洗盡人間名利心

後湖

更上高岡望後湖一泓秋水浸菰蒲職方圖籍今安



在曾有蕭何拾得無　楊云必傳之作

題千尺雪

聞說廬山瀑布水爭如銀漢自天來此泉雖不盈千
尺飛灑晴空亦壯哉萬斛珠璣簷外落無絃琴筑夜
深哀最憐春澗清於鏡流盡人間歷刼灰

楊云老健而開拓

法螺

爲愛幽栖策杖尋春風吹我到前林精廬高下因山
勢流水潺湲盡法音花若爛開亦近俗鳥時一囀最（陳云奇句不經人道）

關心會須襆被還相過長對青螺抱膝吟

上巳日同虎文尚煜暨兩兒過蓮上人

出門何所適結伴訪支郎屈曲緣溪水參差度柳塘
鶯啼春意鬧蝶趁野畦香法會來耆老經聲出講堂
行童忻客至馴鶴傍人翔寶鴨香成篆藥闌菊始秧
境幽心轉靜志合話偏長流覽高僧傳恭瞻大寶藏
書留右軍蹟畫並貫公行捲幔通花氣移單就竹凉
爐紅臘雪沸甌白露芽芳尊采名賢饌彫胡仙客糧（楊云新綺）
宗風誠獨擅道味得同嘗便欲遺塵事回看忽夕陽



行行還惜別戀戀各相望蓬戶遊無礙休嫌三徑荒

陳云叙事精細句調俊逸

贈文萬通昆仲

傍澗依林結考槃一琴一鶴共盤桓山田種秫逢年
稔園叟供蔬帶露寒興到竹間題絕句客來花下勸
加餐清風奕葉人推重繩武于今屬二難

此心

此心約畧本無多載得清愁共幾何前後古今中著
我可憐寂寞老巖阿　繆虎臣云怨而不怒

年來無事不堪嗟忽忽南窓日又斜贏得一犂春雨足且須隨分課桑麻 蔣云荊山井里千古同慨

讀東坡先生文

我讀先生集重仰先生義忠誠旣有餘才調復相濟侃侃萬言書奸雄爲心悸炳耀同日星浩氣塞天地百折不少磨倔强老逾厲餘事作詩文穿穴無涯際譚吐謦欬間皆可咀而味若得生其時甘爲作奴隷古人不可見心期竟誰寄風雨淒窓櫺使我淚如注纏綿千古情寂寞一生事 楊云老氣橫九州



喜雨

久熱逐好雨萬象共颯爽竹立觀虛空風雷勢奔蕩 繆云氣象崢嶸 夏畦困一蘇吟情亦滋長況有青蘭花芬芳足幽賞 楊云得陶之神 蔣云喜字寫得有味

雨聲鬧枕上爽氣發清朝頓覺精神健還欣筆墨調芳蘭開欲半小鳥舌偏饒萬物皆自得吾生未寂寥 蔣云一結何等瀏大想見其胸懷矣

廿一日招同諸公觀蘭

有花無與賞何異在空谷折柬邀親朋淸言比琴筑杯行莫辭頻戶小還自易射覆重先驅奪標分兩局君須倒百壺我試歌一曲經歲費滋培泣寒憂傾覆纔看玉滿茷不免采盈匊芬郁能幾時盛衰特瞬目物情有固然吾道貴知足寂寞尼山操淒凉澤畔哭聖賢尚焭焭爾我何錄錄芳草幸常青流光逝不復爲樂當及時古人有忠告雖非曲水觴痛飲差免俗

送別陳大虎文二首

平生寡交遊感子知我心數日不相見思與秋俱深況當成契濶何以慰幽沈木落空庭響孤懷寄遙岑 楊云情深語至



秋山風日好騷客信扁舟地僻無塵事心孤足冥搜應添詩思健莫對雨聲愁會有雙飛翼音書可數投

月夜

銀燭燒殘街鼓催碧紗掩映綺窓開已凉天氣淸無寐月影輕移花影來 蔣云有情無情皆入妙境

問松謠爲行童問松作

問君何事欲問松松不能言問何庸問松笑不語宛轉松下去余亦撫孤松恍惚有所遇世上繁華易消

歌獨有青松長鬱鬱挺然傑立層雲端夭矯虬枝天
際掣勁節寧爲風雨搖蒼顏不受氷霜蝕試問松何
以能爾松若點頭爲余說物皆虛妄取世資我惟實
心堅自持物皆靡曼好緣附我惟順性直養之直故
本根完且固實故外物莫能危炎凉變態我何有此（楊云名理名言）
意惟應靜者知古來君子隱巖藪爭與我結歲寒友
盤桓吟嘯有餘情神明告語君知否世人謂我不能
言我笑世人徒尙口但令松風漱齒牙言詮盡落忘（楊云警）
言後彼童年幼心無瘢勤心問我我豈私一片松聲
萬緣滅此中自有長生訣（境語）　冷云以奇情發至理必傳之作

菁齋集卷十六　詩　十

懷陳陽山

言登閶闔城遙望碧山岑上有白雲起下有幽人吟
我欲從之遊道路阻且深雁陣西北來彷彿遺好音
徙倚不可極蒼江暮靄沉歸來對燈火候蟲鳴牆陰
楊云七九首之遺

次韻答繆虞良

門無車馬徑全荒却得高賢過草堂話到漆書心欲
折飲能蕉葉與偏長合情籠鳥啼疏雨解事瓶花送（楊云儁永）
斷香漫道窮愁宜著述傳前應笑語顛狂（可思）

田家

一片黃雲委地兩行綠柳參天茅屋斜迎旭日漁舟
獨棹清川

新婚歎

兎絲與女蘿力弱不自勝攀援得喬松鬱鬱何青青
妾故小家女顏色如舜英憶妾總髮時君已及壯齡
與君締姻好謂當郎相迎豈期時世隔白首乃踐盟
妾容憔悴久徒抱匪石貞君負丈夫志不能封一牲

菁齋集卷十六　詩　十一

今雖共衾枕餘日迫西傾少壯等閒度老大復何成
君不見侯門粉黛紛如薺猶擲珍珠覓佳麗東家有
女甫十三青油畵舫迎歸第　蔣云寄託遙深新樂府也

白頭翁歎

士入朝見嫉女入宮見妒人情誠有之物宜無此慮
哀哉白頭翁乃受聰明誤小鳥亦何知飛鳴自其素
拘之樊籠中已自少生趣飲食得所甘潤澤豐毛羽
音囀如笙簧勞歌不足語拶入畵眉群才氣特英露
喉舌既無倫鬪爭復獨步旁觀盡歎嗟竟遭當局怒

暗將指爪掐一命遽僵仆傍呼禽鳥原爲耳目娛勝
負于我何與乎人不平心自相競遷怒及物何其愚
世路險巇一至此殺機滿目堪嗟吁傳語少年英俊（楊云既小見）
客矜才負氣非良圖（大風人之旨）

讀書歎

少時意氣凌雲烟讀書往往夜不眠眼光着紙如流
泉天資强記日萬言誤爲功令所拘攣徒將舉業紛
鑽研坐耗日力秋江邊牙籤萬軸任蠹穿今欲從之
探幽爻日迫桑榆重自煎俗累糾棼心慮牽菁華衰



謝遺忘偏淹旬窺一未見編儉腹暫飽增新歡掩卷
靜思何茫然得隴望蜀曾不開豈能久與相周旋遠
哉遙遙後會難恰如夙昔慕高賢邂逅相逢逆旅間
甫訂平生遂各天臨岐握手泪欲潸壯不努力老悲
歎古人所戒身爲干我願後人共勉旃慎勿蹉跎負
盛年

訪施覺菴吏部即事二首

山公本仙吏五十早懸車課僕勤芟草閉門潛著書
池光搖硯席樹色映襟裾偶與閒調鶴晴窓午夢餘

令德心儀久今朝始識韓杯浮梅雨白簾捲竹風寒
舊帖臨淳化新詩接建安自慚下里曲輒敢溷吟壇

有言將以石湖作西湖者感而賦之

西湖風景天下無眞宰巧搆眞畫圖若使人工妝點
得柳堤索寞無顏色吾蘇石湖可漁釣豈堪彷彿西
湖妙辟如西子本天生東施效顰徒貽笑山川佳勝
各爭雄造物出奇何無窮匠石臨摹縱神似亦嫌意
象多雷同六龍頻歲歌時邁勾吳於越齊瞻拜虎丘
宮樹六橋船兩地流連最心快無端乃有兩西湖習



見不鮮何爲乎若處 聖躬勞跋涉祇應築鑿在皇
都（楊云令樂府何愁不傳）

偶書

右手披楊梅左手把書卷飽食除心煩吟咏隨所懸
好風挾雨來吹落萬條線抱膝對虛空相看不知倦
未卜秋馬移且喜庭花泫踏濕數蘭芽森發勃如箭
（楊云得陶之神）

施覺菴吏部見過即事二首

蓬門長自閉上客喜相過無竹堪舒嘯有琴好和歌

風期與世遠談論入乎多著述吾何敢私心待切磋
促坐小窓東開襟納暑風詩慚賈島瘦賦羨馬卿工
世事楸枰外心期雲水中日曛言不盡相約桂花叢

妾薄命 為陳氏婦作

妾本良家女皎皎明月姿自小喜柔翰頗能綴詩詞
稍長嫻內則進退有容儀女紅并中饋曲折惟所為
父母倍愛惜欲令適金閨可憐時世改衣冠委塗泥
有賈來殊方自言宦家兒媒妁巧相搆竟受狡童詒
狡童素輕蕩列屋多蛾眉入門見嫉妒棄捐不移時



流光疾如電綠鬓今成絲孤燈耿相照夜夜守空帷
空帷亦所甘所憂事日非游俠漫自喜殺人取其貲
奴客競作奸郡將不敢訾妖祥疊譴告衆口交怨咨
彼昏不知省忠言反遭疑盈滿必顛覆勢可翹足俟
從來大厦傾苟全豈易期兄弟既已遠緩急當語誰
進不共其樂退復同其危零落知何許拊心有餘悲 楊云古樂府

七夕作

春秋書不雨或至歷數月遐想典歎嗟生靈應靡孑

豈意丁我躬奇旱竟降割自從去年冬麥苗苦無雪
開春復晴和入夏尤酷熱端居骨欲銷況彼夏畦列
屈指周三時霡霂僅三閱溝澮幾生塵斥救力已竭
努力相賑貸玆事恐不卒俯仰身世間蹙蹙安所出
睆彼牽牛星煌煌映天畢了自不相顧嗟哉復誰說

十四日

昨夜陰雲生似欲降甘澤詢之卜與筮亦云在旦夕
但值甲子辰雖雨未足喜旱澇相乘除又恐禾生耳
嗚呼大地山河如火燒涓滴早降皆恩膏異日吉凶



何暇及願且一救眼前急 蔣云此二首置之少陵集中幾無以辨

十六日雨

大旱沸過七月半野老之言不吾謾雨澤本是尋常
物今日相看如創見初間淅瀝後零亂簷溜沉沉疾
如箭萬口歡呼不自禁行道相逢盡欣羨遺黎諒可
免溝中衰翁遽已加餐飯縱有神丹能起死何如玆
雨功丕偏 楊云如此三詩雖欲不傳豈可得耶

贈丁時成

秋風寥落動深悲有美來過慰所思棐几湘簾閒點

筆孤燈夜雨細論詩令威骨相烟霞遠晦叔心情魚
鳥宜知道盛名逃不得可能長此語樵斯 楊云純而多風

早春探梅

冲寒泛漁艇霽色動高興望見故山容暗香猶未逆
親朋喜我來樽酒更相訂盤桓信所適花事日增勝
園林妍有餘林壑趣無竟香風吹醉人談讌雜吟咏
最愛小樓頭梅雪作交映憑欄望欲迷心神爲一瑩
玆遊眞快哉不遭風雨橫後來好事者得無拾吾賸

題畫



纔見瓶梅破嫩寒俄驚秋色半闌珊年華如電誰能
挽留取春光畫裏看

贈高澹游

吾吳風雅區才藝世無匹在昔正嘉時名賢實輩出
唐沈高名齊文氏家法逸從此百餘年風流未衰歇
後來沈朗倩固亦一時傑　本朝重繪事作者若北
櫛誰堪繼前踪高老指首屈先生富詞華詩歌中玉
律雅好耽林泉乃託丹青泄淋漓小米墨淡遠迂倪
筆出入宋元間鑒家不能別二十載英聲門滿長者

轍能事老更精海內共心折一紙落人間購求互傾
奪我年方弱冠遙情繫密樾晚得托交契形骸渾欲
脫對客縱揮毫諧謔不暫輟灝氣薄縑素千峯何突
兀曲折如可進觀者歎奇絕尺幅時見贈清音起遙
華對此丘壑幽想君烟霞骨吾聞名山中異人多異
術蓬壺恣翱翔五岳胸羅列君毋乃其人游戲下二 楊云開闔盡致
室不然眞宰精何由盡發越山高與水深盛名常不
滅

清明前二日舟行口占



李白桃紅柳帶烟菜黃麥綠草芊綿遠山如黛雲如
浪風送扁舟入輞川 施覺菴云情景如畫

同虎文訪施覺菴留飲即事

先生高致出風塵結伴相尋值晚春細雨欲流池館 楊云佳句
靜落花時點筆牀勻興來小戶仍能飲坐久清言轉
覺新觴咏留連眞樂事任他駒影自沉淪
虛齋瀟灑最宜人相對都無一點塵樂府淵源論漢
魏篆文大小辨周秦鶴知愛客常依檻花亦多情別
作春傾倒心胸忘日暮溟濛烟雨滿前津

過上巗

雲滿山腰雨滿天草平湖岸水平田前村烟樹迷離處有個漁翁放釣船 楊云俯仰佪

山塘飲席

淡雲籠日罩清川遥勝山塘列畫船燕語巧隨歌管脆絲絲陰逕靚舞衣鮮樽開北海心先醉碁賭東山興自偏漫說金吾今有禁好燒高燭盡歡妍

瓶梅結子

去年三實大今歲滿枝圓磊磊餘踈韻青青覺競妍



全資水火力不受雨風顛消渴良堪解調羹會浪傳也應高士愛謾說美人憐園客盈千樹爭如几案前

楊云工細

苦雨

兼旬逢苦雨門巷欲成川漏滴同懸溜黴生似糝緜臥愁牆倒塌行怯屐危顛邑里猶如此村居更慘然苗供魚鱉餒竈便黽蛙跧浪或凌橋過舟難得路牽茫茫陸是海往往突無烟何事陰陽沴從敎水旱連已憂民食乏況復歲功捐樓竊行難免溝渠轉可憐

懷襄堯九載蠲貸漢頻年還望綸圖告陽春重自天

次韻酬施一山

良朋久疎逖蕭然守薜荔秋蘭發幽香滋我懷人意相期飮花前射覆兼折字山公不我棄冒雨最先至清言見精理秀句奪山翠琴操谷風詩奕悟河圖義玩物有餘適觴咏終復始獨惜陽山叟未得在坐次若非愁霖阻當更增勝致臨別惠新篇硬語饒嫵媚欲答愧無詞潦倒翻如醉呼兒但緘之拱璧亦奚翅



和友人遊竹塢之作

策杖探幽徑行行浥露華嶺雲低拂樹澗水遠鳴沙有地多栽竹無籬不著花居人饒古意但解話桑麻

楊云在杜王之間

穿雲得古寺近竹有人家怪石連山起蒼藤礙路斜溪聲喧益靜秋色晩逾嘉欲買三弓地相依學種瓜

施云二詩極自然之致

次冷秋江韻書文鹿曹扇

幽人臥草廬四面當青山與到揮毫素烟雲滿塢間

庚寅陬月望前一日

虛度浮生六十年追思往事總愉然人情雲雨隨翻
覆世故滄桑幾變遷松菊有心招我隱琴書無色倩
誰憐已甘腐草同淹沒慚愧南山頌禱篇
頻仍水旱苦無年
帝力生成且樂天連歲捐租齒豁已孤吟嘯興眼明猶結
簡編祿梅花香逐春風展火樹光分夜月懸醴酒一
樽聊自慰蘭摧何似得樗全

自歎

終年兀兀愛搜奇歌哭無端只自知一笑却思韓子



語頭童齒豁竟何裨

五公頌

五公與余皆有再生之恩今老矣自度終不
能効銜環之報故各係一詩以誌明德

石公起勳閥才略實雋令屈身幕僚中亦能自爲政
上臺頗虛佇煩劇每交併雪冤誅大憝請謁無所聽
萬口頌神明卓異考誠稱歷官至建旄宦績不可罄

右本郡督糧同知石公諱文晟

山陰吏才藪刑名尤擅長金公本儒者經術相扶將

敭歷盛聲譽晚乃司刑章折獄必精審喜怒不易方
囘首當年事讞決一何良使得如所請豈至貽後殃

右江蘇按察使金公諱鎮

清端本長者清而不傷刻疾惡雖如仇終欲化以德
省會苦旂軍桴鼓無虛擊公畫法治之頗與將軍逆
及乎臨公喪惟餘敝衾席將軍亦慟哭何止士民惜

右兩江總督部院于公諱成龍

卞公性倜儻無遠不達聰下車收大猾務以警羣兇
折獄善鉤致能使巧詐窮強力趙京兆公廉尹扶風



賢聲膺 帝簡中外歷顯庸平生尸祝意猶望拜三
公

右江蘇按察使卞公諱永譽

雎陽負大儒理學非口耳致君期唐虞愛民如赤子
至誠能格物令行禁自止撫吳甫二載風俗漸已美
當日闕內名一時起涑水斯人遽云徂痛惜誰能已

右江寧巡撫都院湯公諱斌

題畫瓜茄

些小定非邵平種彭亨還受山谷譏年來園蔬貴如

肉對此我欲忘朝飢

冬日舟中

孤村相望起炊烟一棹迎風欲暮天數點寒鴉流水外滿林黃葉夕陽邊

贈冷秋江冬帽

毀服藏形把釣竿何妨席帽作南冠秋風黃葉晴兼雨珍重山塘夜月寒

懷陳陽山

乍雨乍晴重九後輕寒輕暖小春初時九月十八日立冬思君却似雲間月不向窗前照讀書



過太湖尾

波光滉漾如金縷西望茫茫不見涯數點春帆鳧雁亂綠楊深處有漁家

孤山僧寺

雨餘湖上望乘興訪名巒未拜林和靖先逢釋道安水香茶味美窗靜栁陰寒話到乘除事還同夢幻看

紫陽觀潮

紫陽峯上石崔嵬俯瞰江濤捲雪來却憶錢王當日事三千强弩射潮回

從天竺山行往雲棲

山容何嶄巖一徑自盤折石壁青銅姿飛泉色如雪流沫濺人衣危磴苔痕滑扶携上青冥三步欲一歇前峯幸已過後峯更突兀矽看他山頂勢欲摩天闕嗟彼樵蘇子軀命輕毛髮豈知身犯之忽已與之埒懸崖千餘仞匍匐行其北詎不樂車輿措足恐一失蜀中麻線堆其險此可匹畏途行稍盡山光亦足悦蒼翠竹木陰彌望接天末好鳥時一鳴野花閒點綴



潺湲澗溜聲琮琤響琴瑟卽次多幽勝可知靈境絶回思閲歷艱爭如塵鞅脫登臨有素心茲行一披豁

蔣云離奇變幻讀此詩已令人應接不暇

雲棲寺

萬山環碧障一徑達禪林鐃有桑麻業不聞雞犬音泉聲戛玉細竹色入雲深到此忘身世悠然太古心

冷泉亭

水清却見底冷然日夜流松風來亭際懷古心悠悠

飛來峯

雲根架空起萬竅何玲瓏一峯當其右飛來自空中
微觀苔蘚痕猶有絕續蹤乃知造物大亦復好奇功

李云此詩可敵化工

放鶴亭拜林和靖

鶴去不復還亭臺亦非舊惟有高士坟剩得梅花守

陸宣公祠

一絛足薦馨何必豐祠廟還憶奉誠園爲公發長嘯

蘇公堤

蘇公堤上柳名亦因公香雖非公所憩我欲比甘棠



楊云濯濯如春月柳

花港觀魚

水清無大魚垂釣亦不食依然濠濮間可以淡胸臆

曲院風荷

方方數弓地築室自詰曲微風蹙波紋想見荷翻綠

湖心亭

千頃碧琉璃孤亭屹中峙未極遐眺情亦足豁塵滓

淨慈寺

弘麗復莊嚴梵宇推第一 帝力豈徒然爲民祈康

吉

望柳浪

柳色鬱芊綿參差如碧浪望之起遙情卽之不能上

拜岳王墓

宋室全盛時武功本不振靖康建炎間百戰挺英俊
桓桓岳少保聲績尤遠震嘗以少擊衆所至輒迎刃
郾城旣大捷進軍朱仙鎭金人望風靡兩河爭歸順
直抵黃龍府功成在轉瞬豈期班師詔頻煩下軍中
萬民擁馬首哭聲徹蒼穹少時喜讀史至此淚橫縱



獄成莫須有千古生悲風平生景仰意欲一弔墓封
今日願始遂再拜瞻遺容白晳年正富摧折何太酷
冕旒而垂紳英風宛在目全家光俎豆啓忠特尸祝
緬想刺背時昭報理宜篤牛張兩將軍雷南追芳躅
更有施烈士忠魂共表暴賢愚競朝謁欣慨交相屬
當時賊檜輩鑄鐵畀衆戮我欲更鑄之重使受折辱
榮辱王豈論人心自感觸惟王忠孝節炳耀乾坤軸
時代已遞更生氣藹淸淑湖水碧于藍高峯爭如沐
山高與水長廟祀無絕續

俞潔存以水利見訪并惠新詩賦以答之

二十才名冠藝壇老將經濟託毫端川原蒿目功難就鉛槧勞心論不刊豈有微長堪小補猥蒙下問及衰殘孝先夢後無餘事常把新詩仔細看

東楊大瓢

賦性粗疎不解詩逢君竊喜得良師崔郎五字終遭棄阮掾三言遽受知排奡縱橫無筆力激昂感槩有心期從今狂興仍萌動欲託毫箋寫遁思

題大瓢黃冠圖



胸懷骯髒氣吞牛滿領于思六十叟不信一籌曾未展遠廿長伴赤松遊

野服粗疎踞樹根靜觀身世欲無言可憐曠代奇男子將作黃冠道士論

招諸公觀蘭即事

藝蘭十餘年幸免寒沍厄每當花開時掃徑延三益舊年多艱虞茲事遂間隔今日續良會庶令花生色忘形兼少長臭味同一格新知得子雲談笑乃更劇觴至勿辭滿請君盡一石若復不快飲花神應啞啞君看數載中幾人同此席朱顏化黃土白髮豈反黑況有人事牽出處易離遏往者不可追來者不可極眼前有佳景一醉且共適醉歸好賦詩爲花加九錫

寄題安蔬草堂 堂在生壙傍

自愛栖閒結小莊林泉隨處好彷徉更無塵事嬰心境時有高僧過草堂早識遽廬原是寄只餘山色未能忘朝來庭際花爭發一榻春風夢亦香 蔣云自寫正面卻帶諸意妙甚

詩餘

搗練子



疎雨過晚涼生白帝摧殘百物驚荒草頹垣聲四起淒淒切切到天明

此寫秋逼晴虫逼夕响之意又禁犯題字

憶王孫 暮景

一簾芳草翠烟迷日落雲籠天欲低剪剪輕風逗碧閨乳鴉啼尋巢燕子各東西

長相思

夜三更月滿庭移得花枝窓上横誰家吹玉笙 想卿卿夢難成纔欲成時又喫驚簷前風馬鳴

楊云柳七不是過也

浣溪紗

最苦由來是別離紅塵不管翠眉低曉風殘月兩相思 漫說山前楓葉好斑斑應是泪痕垂那堪林鳥更催歸

點絳唇

寒月空明紙窗虛掩銀燈滅遠山如結屏立黃昏絕 假意生疎覥便偏親熱歡方發夢魂難貼攜帶匆匆別

減字木蘭花 館娃宮弔古



霸圖減絕香踪空自留殘石花落花開只有樵夫去復來 鳥啼烟月春色誰憐（李云翻案自佳）歌舞歇漫說興衰越國而今烏在哉

黃鶯兒 養雀

骨相也周全翅雖張足不全乘軒龍耀應難占機關暗穿紅纓暫纏月明華表聲何欠語坡仙羽衣道士恐是網中鮮

巫山一段雲

細雨紅簾暮微風翠幙寒箇人依舊隔重關寂寞倚雕闌 別去何容易歸來故自難清樽紅燭待君歡不記月將圓

菩薩蠻 四調

鳥啼花外春初好一簾輕雨迷芳草深院欲黃昏移燈空閉門 少年人一箇蝶夢初驚破撫枕不勝情長吁三兩聲

金猊香燼銀燈滅錦衾半冷心偏熱怪底是春風不敎花便紅 無憀憐夢短有恨嫌更緩轉側動雕床非關戀枕香



滴滴雨點簷前滴如何滴入人胸臆一滴一傷心鬢毛霜欲侵 翠房人似玉臨別頻相囑歡識已愆期數聲村落雞

蕭條又是三更絕合歡被冷霜花結暗鼠覷殘缸寒雞叫隔牆 欲睡還驚却風輪窓外薄索性燭西風吹郎魂夢通

憶秦娥

風蕭索雁音嘹嚦燈花落燈花落枕兒孤另被兒單薄 洞房歡晏還如昨而今不道三秋若三秋若好

憑幽夢片帆歸却

玉樓春

六花撩亂江樓暮烟水人家何處路寒侵紙帳不成眠孤枕無聊雙泪注　人生富貴如朝露何事金門頻獻賦檀郎拚自悞青年不道紅顔爲汝悞

踏莎行　二調

晝漏方長晴光正老曉鶯啼斷長亭道東皇不解禁花飛却教流水收多少　竹响蕭蕭梆陰杳杳和風細拂堦前草斜陽荏苒畫樓西春愁不似春歸早



楊柳絲長海棠春老鞾蘭時髻梳來巧輕紗衫黒怯東風繡房一朶花初了　燕語生生鶯聲嫋嫋開簾緩步尋芳草無端惹起一天愁畫闌斜倚香腮悄

醉春風

樓外春山近樓頭春意盡開簾只見梆梢青悶悶悶昨夜燈花今朝鵲噪竟無佳信　無力調鉛粉雙泪羅衫搵個人何日得歸來怨怨怨蝶夢初廻數聲殘雨三更時分

感皇恩　二調金陵感舊

曉日照疎楊金風初度利涉橋邊路延佇閒人來往盡爲利名馳騖翻然還自笑眞成錯　記得當初追隨杖屨年少風流盡人慕痛心風木重到不堪遲暮被區區賺老慚高步

高栁映廻塘荒烟衰草舊日繁華杳難討尚餘幽趣可暫一舒襟抱看溪橋野岸芙蓉小　回首昔年雨狂雲擾愁絶禪房失昏曉浣花軒裏但見俗塵飛到似今朝小憇依然好

鳳凰臺上憶吹簫



夢破三更雨殘深院一腔幽恨誰知苦夜長日短起早眠遲須信功名志士原不是鐵石人兒情鍾處休談戴禮請看毛詩　相思夜難過也除日裏韶光也則相宜奈鳥音花貌盡解傷悲贏得飢心飽眼說甚麼時節芳菲芳菲事還交付粉蝶與黃鸝

楊云此又似蘇辛矣

是集授梓始于己丑迄于辛卯其中有卷編已定不便增入者家君緊欲置之愚兄弟惜其未全勉于甲午春將辛卯以前詩文補刻四卷其後著述更俟他日云男會謹識

余不能詩也間於愁中病中意不自聊輒信筆塗抹譬如村歌巷諺姑以遣興初不自以爲詩也積累有年不下千首其中亦有爲友人稱許者因不忍棄暇日錄出四百餘篇質諸楊子大瓢大瓢删其十之二復屬香山蔣子痛删之參互其間得二百首亦不知其果可以爲詩否也夫詩之爲道主於諷諭故輶軒釆風太史陳詩凡政事之得失風俗之貞淫皆於此有考焉通是道者必達於政而能言故足尚也余愚且賤不克周知世故卷中所載非看花醉月之辭即



歎老嗟卑之句縱使協於音律猶不足言詩况其不然者乎然而不忍棄者數十年來之憂悲愉懌約畧在焉每一展卷恍如話舊故苟無大謬者即存之云爾黃中堅自記

〔清〕黃中堅撰

# 蓄齋二集十卷

清乾隆三十年黃雲惠等刻本

# 黃蓄齋二集

棣華堂藏板

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極博綜典核與不讀書同蓋明理而適於用者古之文章所由作之本也唐杜牧之之戰論原十



六衛宋蘇明允之權書衡論明艾東鄉之請旋建文諸臣疏上陳雲怡書

國朝顧亭林之郡縣論天下郡國利弊書坐而言即可起而行此日知錄云文須有

益於天下又云立言不爲一
時也後世不識經術不通
世務而自命爲文人於是
言理性者空虛無實言經
濟者迂遠難行文章因
之而不貴莆齋黃先生之



文可謂明理而適於用者矣
先生浸淫卷軸抱負宏深
而濡遲藝苑未得展布所
學發而爲文皆關民生吏
治無非適用之作初集久已
行世今文孫夢協偉伯刻

其二集請序於予披而讀
之其嚴父配天講學諸論
得制禮之遺意闡理之
大端讀商子韓子見不
務德而尚刑之害立法必
以仁義爲本讀社倉保甲



諸議聽民之自便而勿以科
條擾民皆切中機宜其他
皆言中有物讀至予
先太夫人傳則又不禁盡
然傷心潸然流涕慨然而
歎其足以傳我先太夫人

也蓋先生之文長於議
論而其敘事之作尤極
謹嚴一句一字不苟下凡
所稱述必信而有徵無
飾辭無曲筆此予曩者
所以求文於先生也予年



亞於先生而先生引之朋
友之列每招予至棣花書
屋下簾譚藝月落參橫
乃別嘗其酒酣耳熱上下
今古抵掌掀眉躍躍欲動
自言半生咕嗶不為時用

抱先人之遺經老布衣於
蓬戶激昂憤懣時見顏
色嗚呼虞卿非窮愁不能
著書士閟文章不足傳耳
苟其可傳如牧之僅官考
功郎明允止為文安主簿



東鄉困於公車亭林隱
約終老而文之不朽自在何
必盡歷通顯哉且先生惟
不為時用故能讀書明理
以成經世之文使後之覽
者歎息憾慕於無窮孰

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乾隆乙酉蜡月

同學小弟沈德潛題



# 蓄齋二集目錄

吳門黃中堅震孫著


卷一

嚴父配天論

禘祫論

講學論

夏論

商論

周論

秦隋論

卷二

仲子

知武子

兵諫

楚殺公子壬夫

史墨對趙簡子

漢高帝

韓信論

晁錯論
楊雄
馬融
嚴光論
牛李論
卷三
張齊賢論
于謙論
復讐辨

讀管子
讀老子
讀商子
讀商子又書
讀韓子
讀鬼谷子
讀莊子
讀鶡冠子
讀列子
讀呂覽
卷四
讀周瑜傳
讀曾南豐文
載寶而朝辨
鄧尉山名辨
社倉議
保甲議
晴雪賦

小鳥啄粟賦
吊古賦
與施覺菴書
上陳滄洲先生啟
病中答倪又迂書
卷五
詩詞韵統序
陳陽山詩集序
乘槎偶記序

二田居士詩序
褒忠錄序
呂逸田世務策序
募建碧霞元君行宫
醫案小引
訓子俚言弁語
獨笑集序
陰符經註序
遺餘集序

蔡翰山八十初度序
次男孝錫三十初度訓言
卷六
長男會四十初度訓言
沙尚煜五十初度序
贈家贖亭序
送文鹿曹還京序
周康王廟記
杏花書屋記

遊洞庭西山記
枯樹記
雜記
雜記二
卷七
勸耘說
雜記贈魏昭士
蜂損筆說
字說

七出說
思絢姪字說
聲遠姪字說
書刺客傳後
書滑稽傳後
書臧洪傳後
書王介甫度支廳壁題名記後
書宋史奸臣列傳後
書平渝事略後

書姜奉世先生傳後
卷八
明南京工部侍郎念陽徐公傳
金富廉傳
董三知傳
沙君秉衡家傳
蔡孝子傳
黄山人别傳
王邦莊别傳

沈母褚碩人家傳
書節孝婦陸氏事
書安喜事
卷九
祭許笠村文
祭褚庭嘉文
祭王母毛碩人文
履上人塔銘
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

卷十
復讐事略
附書
文章報國解
占解
題三孝圖
題八駿圖
題勞在茲書
題風木圖

題陽山高士圖
硯銘

蓄齋二集

外孫顧舜年壽愷

吳門黃中堅震孫著　孫　雲惠夢協仝校

元淳偉伯

同學諸子參閱

## 嚴父配天論

昔者周公制禮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孔子贊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此（片語決的）蓋以周公制禮之善故本周公之心而言之非謂凡爲天子者皆當尊其父以配天也夫禮雖制於周公而主其祀者固成王也在周公爲嚴父在成王則爲嚴祖矣然則就成王而論又當以武王配稱此（翻案叢敖）而推有周三十四王當無有不得配帝者矣使其並配則褻天已甚使因父而替其祖既失敬祖之意而亦非所以慰其父之心無一而可者也且天與上帝異名而仝寔者也苟其不嫌於並配則當郊祀之日何不奉后稷與文王並配而必分其祀而二之且以武王之聖又親伐商而有天下其



功德盛矣周公親爲之臣子豈不欲致其尊崇然其制禮不敢以文武並配此可以知並配之非禮矣夫武王猶不敢以並配況其下此者乎蓋致孝於文王者武王之心周公緣武王之心而隆推（立論正當）文王以配帝此制一定則本支百世敬有常尊此配天之典所以爲重而孝之所以大也柰何欲令後嗣子孫與之比隆乎或謂（後人擬於此歟明世宗時議大禮者咸不）人子嚴父之心至無已也孟子曰孝子之至（中節）莫大乎尊親苟以分之所得爲而缺然不自盡毋乃實有所歉於禮宗廟之事有祔則有祧今設以始祖爲郊祀之定配而明堂之祀則遞奉其父以配饗較之崇奉一祖而使後王槩不得伸其尊者夫豈不愈不知祖廟親盡而遷蓋已在六世之外非孫之於祖可比況一代之興祖功宗德每有並隆漢之王業前無所因故以太祖配天然至光武中興則配帝者當在光武唐以太祖配天則配帝當以高祖宋以宣祖配天則配帝當以太祖以武王例之則唐宋之太宗猶不得升侑而何有于遞升且夫自生者視之則祖與父有間也自祖宗在天之靈視之則尊卑有序

統於一尊以太祖配則群神胥無怨恫矣如特升新陵王以侑享神其能安乎哉嗚呼人主而欲致孝於其親其道豈一端而已若夫祀典則宜恪遵祖制而無敢踰越蓋嚴其祖而不敢伸其父之尊正所以成其父之孝而其爲嚴父也亦至矣苟徒緣飾孝經之文而務欲推崇其所生則凡居尊位者皆得緣分以自盡如唐肅宗之生不能事父未之敬宗至於失國而方其有事於上帝未嘗不可行嚴父配天之典亦將以爲大孝乎後世人主不知此義而唐以三祖並



配宋則宣祖太祖太宗一彼一此初無定準又每帝升祔輒以配享可謂瀆亂不經失禮之甚者也宋多君子而不能匡正其失其可嘆也夫（千古法眼）

施覺菴曰禮以義起故在周公爲不刊之典而後世則當酌其變通後幅推論漢唐尤有上下千古之識

呂逸田曰孔子贊嚴父配天之語後世學者從未能究其旨大約獨有見於此而元聖制禮之意昭然白日中天功匪尠矣

## 禘祫論

天子之祖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見于傳記行于古今者大抵然也而後儒之論則又有五廟六廟九廟之殊要之有廟必有祧惟有大功德之主始能上當天心下符人望而世享其祀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夫三代之祖皆神明之冑其得姓錫土久矣稷契功在萬世商周祖之



固宜惟鯀以方命圮族而殛死故雖嘗爲夏郊而康成以爲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蓋夏以禹始受命遂以禹爲太祖然則是郊鯀者禹之孝而祖禹者後王之制也後之王者類多崛起里閭事與商周異則固宜變通其制矣且以舜之大孝而不郊瞽瞍禹親受舜禪而不遵宗堯之制則知古之聖王亦各因時制宜而已豈必規規于一轍哉漢初建國立四親廟其後遂以高帝爲太祖配天而四親廟迭毀漢儒未有非之者晉之王業肇自宣帝故以宣帝

爲太祖而京兆府君以上遞遷亦未有非之者至唐以景帝爲太祖禮官欲祧獻懿二祖正太祖東向之位而韓退之設五議排之宋世禮官議祧宣祖以上正太祖東向之位而王安石力主元絳之議以沮之雖伊川紫陽亦是其說然愚竊不敢以爲然也夫人主之于祖宗雖推而至于無窮亦孰不有仁孝之思然而廟制限以七者誠以情雖無窮而義當有所斷也且禮祖有功而宗有德自是百世不易之論故伊尹以爲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而漢蔡邕以和安順桓



四帝無功德議追革廟號儒者韙之元絳顧獨以夏嘗郊鯀而謂祖功宗德槩可勿問此豈得爲通論乎禘之與祫皆王者之大祭也祫合也謂已祧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廟也禘則諦也謂審諦其昭穆也是二說者愚尤不能無疑焉夫昭穆之序何待禘而始審諦傳曰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是爲得之至于祫祭謂祧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可也若謂毁廟之主皆藏于祧雖百代不毁祫則享于太廟不與所謂去祧爲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者自相違戾乎夫宗廟之事卽遠有廢而無立今已在壇墠之位而復返之廟何也且在壇墠之位者其主不毁可也若以去墠爲鬼則其主何爲不可毁今夫喪之有重虞則瘞之葬亦瘞也先王之體幹可瘞況數世以外之木主而不可瘞乎穀梁子曰祫祭者毁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毁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之廟是毁廟與未毁廟固有間矣但其言毁廟之主陳之太祖陳而不祭旣無是理祭則其勢又有所難借如有周之世由文王而下三十五王由王季而上至后稷又不知幾十



世使皆陳而祭之則廟何以容而祭不已煩乎愚意古者廟制異宫四時之祭必各就其廟以各伸其尊至祫祭則太祖東向而羣廟及祧廟之主皆合食焉禘則又推及于始祖所自出之帝而祭之以盡報本追遠之意此禘與祫之分也唐之獻祖宋之僖祖以爲自出之帝而禘之則可矣然以商周之于帝嚳例之猶當禘懿祖而祧獻祖禘宣祖而祧僖祖也退之不辨禘與祫之不同而但言祖以孫尊孫以祖屈則當大祭之日太祖終不得正東向之位而可乎宋韓

維張師顏董棻王普等議可謂剴切詳明而馮京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爲恨高宗亦言太祖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亦可見人心之所同而祖宗之功德不可誣矣朱子徒以太祖册上僖祖謚號稱孝曾孫皇帝臣某而謂宜以僖祖比后稷夫太祖自爲僖祖之曾孫然未聞太祖之曾祖遂不問有功德與否而必在所不祧也世之議禮者惟酌乎天命人心之所安斯爲公論尚無震乎吕黎紫陽之名而以其議爲不可易也哉



徐汾令日酌乎情理之當然獨抒胸臆層層駁辨直使議禮者無容聚訟雖吕黎紫陽復生亦當歛容以謝

## 講學論

道無往而不在初不必求之高遠也率乎其性而發乎視聽言動之當然卽是矣然五常之性五官之用雖人所共有而共能而其當然之則要不能盡合也是故不可以無學學則是非辨矣然其間義類不一有似是而實非者有似非而實是者有于是之中尤爲至是者苟非討論至精則何能無失况古今名物與夫禮樂文章制度雖好學深思亦未易殫究也是故學不可以不講蓋學不講則吾身之所行必不能



皆合于道故聖人以爲憂然必先言德之不修而後及于學之不講則知聖人之所謂講學者凡以爲修德地也豈欲其徒務口語黨同伐異哉漢承秦滅學之後學者抱殘守缺各奉其師說以相詆訾然其所爭止于訓詁之末雖百家紛馳適足互相發明故皆有功于後學自河洛諸大儒出而朱子集其成可謂純且備矣乃象山陸氏顧詆其學爲支離于是遂于吾道中有分途傳數百年其獘日甚此雖陸子過高之失要亦朱子之反覆辨論有以致之也蓋嘗論之

聖人之道譬如天然天之大無不幬也未有能窮其廣者然苟非生而眇者則東西南北隨在可以見天也何必所由之一塗乎道之大無不貫也自孔子而（闡明前學入德）後未有能詣其極者然苟非自暴棄者則愚魯辟喭皆可與進于道也何必從入之一致乎夫朱子之守有似曾子而其病在于執陸子之才有似顏子而其病在于過高設遇孔子則一言轉之有餘耳朱子道不足以相勝而務欲以已之所得强之使同宜其愈辨而愈不合也嗚呼向使游夏之徒而不遇孔子則（見得好）



學術之支分派別亦已久矣愚謂凡從事于道者宜一以素行爲斷而不惟其言之求朱子嘗言南渡以來理會著實功夫者惟某與子靜而已然則是能以（朱子此句已發道學之蘊）斯道體諸身見諸行事者固兩賢之所同也學者誠惟其實之是踐而于其論學之旨各因資之所近以體驗焉則于道也亦幾矣奈何不務其實而徒襲其餘論侈然自詡爲講學乎近代王伯安宗象山之學倡爲良知之說以深斥朱子好高之士樂其新奇可喜羣相附會其流之極至拾釋老之唾餘而高言心性夷考其行則掛于物議者良多嗚呼豈象山之教端使之然哉然性與天道雖子貢猶難言之今學者未能通經而遽與之言性命之理固宜其迷惑失據而流入于異學若朱子之以窮理居敬爲入德之門則高可以入于聖而下亦不失爲端人惟在學者審擇所從而毋徒託諸空言可矣

蔡漢雯曰陸子講學於白鹿洞朱子深推重之是則兩儒始雖相牾終極相洽也奈何千百年猶然聚訟視作岐途耶此皆未造二子之藩籬者曷以講學爲大作從修德體道立論可爲膏肓針砭

## 夏論

度外之事惟聖人能行之然而非聖人之所得已也昔者堯禪舜舜禪禹此固聖人至公無我以一人憂天下而不以天下私一人之所爲然惟上焉有堯舜之仁下焉有舜禹之聖斯可耳不然則是神明之祚爲無定之位其足以啓人心之覬覦而釀爭奪簒逆之患夫豈淺哉故禹受舜之禪而傳諸子非私也宜也蓋世及之禮自古用之所以定天下之志而杜天下之爭也堯舜偶行其權而禹自反其經耳孟子乃



歸其權于天而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其論雖正然天意實窅邈而難窺信斯說也則世之矯誣上帝者孰不曰天命在我又謂禹薦益七年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于箕山之陰而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而後啓乃踐天子位其以明禹之非私其子甚辨而要之亦非不易之論也夫使朱均而能如啓之賢則堯舜且不必有揖讓之事禹獨何爲必舍啓而薦益毋乃矯情避嫌而非天下萬世之公義哉嗚呼吾觀禹之德至矣其功大矣立綱陳紀以爲後世法至于關石和鈞王府則有其貽謀亦遠矣而啓又能繼禹之道以撫有冀方乃啓嗣位之初有扈氏卽首作亂至親帥六軍大戰于甘僅而克之又一傳而太康失國又再傳而羿遂簒夏國命中絕者四十餘年夫以禹之遺澤在人雖有不肖之嗣宜猶得蒙業而安也乃百年之間簒奪之相仍至于此豈非習見夫堯舜之禪讓遂人懷非分之思而反疑禹之傳子爲德衰故哉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不得已聖人不輕有所矯拂乎天下也堯舜知朱均



之不肖不足以託天下故不得已而授之舜禹舜禹亦不得已而受之堯舜孔子所謂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者也而後世亂臣賊子往往竊其名以行簒奪之實魏曹丕至謂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則遂以爲聖人之所爲亦若此而已是可歎也哉故繼世以有天下苟非大惡如桀紂尚可不至於亂若揖讓踵行則吾不知簒奪之禍之於何紀極也故堯舜特行一時之權而禹之傳子實萬世之恒經也不可以此而議其德衰也

楊易亭曰一起遂將行文主意一口喝破所謂開門見山堯舜行權而禹反經亦是妙論〇千古神功莫大乎禹乃夏祚四百而羿浞反去十分之一豈非怪事篇中謂因揖讓而人懷非分之思似亦有之然少康反正綿綿不絕垂三百有餘年而二逆終于絕祀然後知福善禍淫天道依然不爽



## 商論

商有天下三十世而兄終弟及者十有二世夫從來兄弟遜國雖出于一時之美意而其後未有不終于禍亂者也宋宣公讓其弟繆公繆公逐其二子而致國于與夷可謂賢矣然殤公以莊公之故歲興師伐鄭卒之殤公弒莊公立吳王諸樊兄弟相約以必致國於季子而卒成闔廬之弒後世如宋太祖元武宗皆以傳位於弟而禍流骨肉甚者至稱兵搆怨故君子大居正其以天下傳子者非必以私其子亦所以



杜禍亂之源也成湯大聖人也伊尹亦大聖人也豈其不念及此而湯崩之後顧舍太甲而立外丙仲壬開後世兄弟相繼之端何哉說者謂湯崩而太甲嗣位外丙仲壬未常立也孟子所謂外丙二年仲壬四年者謂外丙生方二年而仲壬方四年耳夫論嫡孫承重之義則（此是伊川說解朱註反不錄何）即使外丙仲壬年長於太甲亦在所不當立也而孟子何以及此且湯壽九十而猶有二年四年之子已不可信即如其言則外丙二年乃弟也仲壬四年兄也又何以先言弟而後言兄故外丙仲

王自是殷之立王而不必曲爲之說也然其所以如此者亦有所不得已而然耳昔者啓方嗣位而有扈氏輒敢行稱亂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而管蔡流言幾危周室葢邦家新造而主少國疑固事之至難處者湯有天下日淺而遽以敗度敗禮之太甲承其後天下諸侯其誰不生心伊尹雖躬元聖之德無利天下之志然桐宮之事亦惟外丙仲壬相繼有年（此意從來無人見及）國統三絕而臣節如一故天下咸曉然諒其心而帖然安之向使湯崩之後而卽有此非常之舉其禍豈特



如周公之流言而已哉故凡尹之立外丙仲壬者實出於不得已而非湯之家法固然也乃後嗣子孫遂踵爲故事雖其時愛親敬長之化隆于宮庭故人尚禮義而少篡弒之禍然史言自仲丁以來廢嫡而更立諸弟子諸弟子爭相代立比九世亂諸侯莫朝則其效已可覩矣若夫商家歷年之久與國勢之所以盛强自由於商先王德澤深厚故賢聖迭興而丕基不墜非以國有長君故也夫三代之事亦有不足爲後世法者此類是也然豈可緣此而咎湯與伊尹哉

楊易亭曰向以兄終弟及爲有商之制正不解其何故得蓄齋明眼覷及足破千古疑團可稱快事

易亭又曰兄終弟及雖非傳統之正然古之南面者九德而爲天子六德而爲諸侯未有無德而安于其位者也摯以失道堯乃受之嚳嚳受于項項受于少昊皆非其嫡子也商之賢君太戊盤庚祖甲皆以賢而受位于兄其後宋之微子亦舍其孫而立弟衍未嘗因是而禍國則宣公諸樊之欲立其弟倘亦與賢之意歟而後之說者皆以爲禍始



宼之殤公之弑實由自取非闕立穆而然諸樊世傳其嫡亦必授位于夫差夫差之亡豈由讓札哉但後世之人賢者少而不肖者多故不得不以立子爲正則此篇之論尤後世之所當知也

周論

天下非法之所能治也有法而無人以維之則廢法而天下不治守法而天下亦不治廢法之失不待言矣守法者徒知因襲舊章而不能謹其操柄則其勢必有所偏而不舉而法適足以爲吾病故爲天下不可以徒恃乎法也昔者嘗怪周公之爲輔相制爲周官周禮以整齊天下雖射烏除虫攻木殺草之事周旋進退設饌徹俎之儀至纖至悉亦莫不有法可守而獨於馭侯之大法顧缺焉不講遂使數傳以後外



之强國并吞小弱地過數圻内之公卿大夫之世祿與子弟之食邑日割月朘而天子幾無以自容何其蹶也以爲周之不振固然歟晉之伯也可謂强矣然其地多入於私家如郤氏欒氏羊舌氏之滅六卿各分而有之曲沃本其國都先君之廟在焉而范氏得以賂魏氏則是非其力之不足而實無有法制爲之限量也不獨晉凡春秋列國惟秦楚不用周制其餘大抵皆然魯親爲周公子孫而其分崩離析也滋甚豈以周公之聖而顧不慮及此歟蓋嘗思之事固有

必待言而顯者亦有不待言而可互見者刑典之設誓車右曰殺誓馭曰車轘此必待言而顯者也政典之設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明乎不如此者之卽爲踰制此不待言而可見者也戴記王制一書雖非必盡出當時之舊然而聖人之意則亦可見矣天子之畿内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蓋亦不過以三分之一爲公卿大夫之采邑與諸侯朝宿之地而已外此固不以封也又曰天子之縣内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則意其所謂世



祿者亦不過稍予之土田而又時有廢置非若外之諸侯有河山帶礪之盟者也若夫千里之外屬有長連有帥卒有正以屬於方伯而八伯又各以其屬屬於天子之老二人天子又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而大國之卿又皆命於天子則綜聯維牽之勢成矣九州之中皆有封畧之不盡者以爲閒田附庸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閒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此所謂不待言而可見者）於閒田可見尺土一民皆天子所自制而諸侯固不得私相兼并矣故成王滅唐以封唐叔宜王城謝以

封申伯城韓以封韓侯又嘗命樊侯仲山甫築城於齊是天子實以四海爲藎而初不以畿甸之地行封賞也夫內之采邑有定限則無離削自弱之憂外之慶讓必出於王朝則無尾大不掉之禍馭侯之法不旣密矣哉然以天下之大萬國之衆而欲其聽命於一人自非德足以懷威足以畏固不足以相制而區區焉於法制求之則亦已末矣故又十二年一巡狩使諸侯各朝於方岳以行其黜陟周頌所謂懷柔百神莫不震疊者由此道也故周公於立政之終戒王



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然則是馭侯之道莫大乎巡狩巡狩之要莫大乎詰戎而詰戎之本又莫先於立政此又法之所不能及而周公以其微意惓惓見諸訓誥者也嗚呼向使後王能師其意則周室可以無東矣奈何平王東遷盡以豐鎬之地畀秦旣無以制外之諸侯而又世卿擅政嫡庶分爭反依諸侯以爲重於是不得不割畿內之地以行封賞此固坐而自盡之術所謂法適足以爲病者也要之勢實使然豈周公立法之不審哉雖然先王之立法雖善而行之旣久則亦必不能無獘如仕者世祿孟子以爲文王之仁政然土田有限而仕者之子孫無窮則其後將至於不給故世祿之漸必爲世官春秋之世世卿用事聖賢生其時亦無以立於天下人知世官之害而不知世祿實啟之也使文武周公而處此必別有窮變通久之法後人不知變通以趨於亡然後知不能深明乎立法之意而徒守成法以從事者果不可以語於治也



楊易亭曰人存政舉徒法不能以自行庸孟已有是言此能推廣其意而暢言之

秦隋論

東周以後天下分爭三百餘年至秦而始合爲一東晉以後亦分爭三百年而隋始合爲一二代皆國富兵强威行海外生民苦戰爭久幸得息肩必無背叛之心使守之得其道雖歷年數百可也然皆一傳而亡享國不過三十餘載豈非以其繁刑苦役意欲無量征伐不休故哉然秦之亡也論者多罪始皇而以胡亥爲不足責于隋則罪楊廣而以隋文爲令主則亦不察其寔矣吾觀始皇固千古之大英雄也其爲



人沉鷙機敏勤于政事未并天下之先禮下賢士駕馭將帥各能得其死力及六國旣滅更定法制分天下爲三十六郡遂使宇宙間截然成古今之局北却匈奴築長城南平百粤開地數千里此其雄才大畧有大過人者世徒以其蕩棄古制焚燒六經而惡之不知始皇獨焚書爲可恨耳若井田封建之不可行先儒固常論之未可以爲咎也自漢及今大抵皆襲用秦法故傳曰法後王是始皇雖得罪于一時而寔大有造于萬世彼其造端宏大用法刻深固足致民之怨叛然其制置天下之大勢與其所以約束吏民者亦自井然有紀向非趙高殺扶蘇立胡亥則秦之滅亡必不至若是速也胡亥信任趙高以至身弑國亡固無可言者然胡亥之愚不如楊廣之才而楊廣之惡則更有浮于胡亥者蓋廣之使民如恐弗及殺人如恐不勝與胡亥同而驕矜淫佚則過之又多弑父之大惡此固擢髮不足數其罪猶得享國十餘年幸矣然隋氏之禍雖發于楊廣而寔基于文帝文帝始因女子之援持國秉政惟日取宇文氏宗室及其



舊臣而芟夷之遂以竊國纔值叔寳之昏亂得混一南北其間非無一二假託仁義之事然其性本嗜殺平陳之後外患已除無所復逞其毒于是殺人于殿廷功臣朝士無罪被戮者不可勝計立法慘苛至盜糧一升者斬盜一錢以上皆棄市又陰誘人受其餽遺而罪以死此皆秦法所未始有者而彼則行之又師心自用舉三代以來之法物經秦而未亡者盡變亂銷毁之蓋亦古今一大升降也至于家庭之間受制悍妻猜疑諸子卒立廣以覆其宗祀蓋彼以不仁

取天下復以不仁守之斷未有能永世者房喬所以
知其必敗也而豈獨廣之罪哉故論其締造之畧則
始皇人傑也隋文盜竿也論其用法之酷則秦襲商
鞅之餘烈而隋文寔自作俑也論其變古之制則秦
猶功罪相半而隋文直有罪無功也論其授受之失
則始皇本有知子之明而隋文乃至死而後悔也故
二代之致亂同其滅亡之速亦仝而兩君之優劣則
相去遠甚世之右隋文而絀始皇者其亦未之察矣

楊易亭曰自當塗以篡得天下西典午效之沿及
宋齊遂以成俗楊堅之取北周猶宇文泰之取西
魏報施之道天則使然若秦以附庸之國起西陲
而滅宗周殄文武成康之祚此實千古痛心之事
所以後世之公心惡秦之惡甚于隋也然滅周者
莊襄而非始皇以呂易嬴六國未滅而莊襄之裔
先斬天之報之不為不巧且速矣然使始皇之後
克承厥祚則何以釋世之疑故天生胡亥以速其
亡其後亦生楊廣以速隋亡一以暴虐一以荒淫
兩人之惡無分上下至隋文生平寔無可取始皇



猶功罪相半而隋文則有罪無功定兩君之優劣
不能不服膺于蓄齋之快論也

## 仲子

左氏傳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詳傳之意聲子乃孟子之媵雖嘗主內政而未正夫人之號仲子以手文之異孟子既卒而來歸是續娶爲嫡矣故公羊氏曰母貴然同爲宋女又皆有子聲子已繼室而仲子後娶故曰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按仲子于隱桓之世未嘗有外行與外事與聲子



共處久無間言安在其妬且橫也彼成桓公之惡者羽父耳于仲子何與焉隱之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穀梁子曰惠公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其言甚簡而明蓋其不係于孝公者妾不得體君其係于惠公者母以子貴也惠公仲子之卒不知在于何時天王之賵或失之緩然觀秦人歸僖公成風之襚至越四年之久則雖已葬猶可以賵若預凶事則理所必無夫喪紀之有賵襚所以爲好也苟其人生存而以送死之禮致之則不足以爲好而適足以成惡矣吾意周德雖衰周禮未改而周魯相去又不遠天王何故於仲子行此非禮之事故以惠公仲子爲桓母者謬也汪鈍翁頗緣左氏之說而深譏天王之非遂歸獄於仲子之邀結外援而斥之爲妬妾處千載之下造此莫須有之獄其真武斷矣哉

徐汾令曰援經據傳証佐天然可以剖疑獄於千載之下而筆法亦極緊嚴

## 知武子

晉之軍帥若知武子可謂有大臣之風矣其爲人也老成持重而無喜事欲速之情沉幾果斷而有好謀而成之勇知偪陽之難克而不固拒荀偃士匄之請是其量也及二子欲班師而武子投之以機曰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是其武也辭桑林之享而不聽二子之奔禱是其文也至于伐鄭之役惕然于勝之不可命民之不可勦而惟以修德息師爲務量力而處擇善而從卒之民不疲勞國無謗讟而能使鄭人受



盟楚不敢抗晉國賴以不失諸侯者數世孰非武子不戰而屈人之力哉蓋武子之心主於忠君愛國而不求苟安不貪近效故其所就者大而所及者遠向使荀偃士匄當此必將恃壯用安而輕用其鋒縱能破楚之衆亦必不能服鄭之心使之四十年不敢叛晉也夫前乎此者狐趙欒郤多慚德後乎此者趙武韓起少勇謀賢如隨武子魏莊子其庶幾乎然皆未嘗獨當大任故其所設施止于靖盜和戎視三駕服鄭之功終有遜焉吾故謂惟知武子有大臣風也

何未君曰三駕服鄭往往歸功魏絳此獨爲知武子表微然晉悼官師得人所以宏此覇業則用知武之功又不可少

## 兵諫

自古諫君者多矣未有以兵諫者獨鬻拳行之而左氏稱其忠吾謂忠君者凡以盡臣禮也君有過則諫或婉言以規之或直言以諍之不聽則號泣而從之又不聽則寧碎首隕身以感悟其君此則事君之禮而忠臣之所緣以自盡也拳乃臨之以兵其無禮甚矣安得謂之忠乎幸而楚子從其言師出有功故拳猶得以自解免設終不從其將遂從而弑之乎甚矣拳之粗獷狂悖而失人臣之道也而魏叔子顧謂兵



諫不足責當論其所以兵諫者以爲人臣法是其意以爲兵諫未始盡非但必其事關宗社之存亡乃可耳夫人臣不幸值危亂之朝其君如宋子業齊東昏不可以口舌爭而自度其力復不能別有所匡救則奉身而退焉可也不然則如伊尹霍光之廢昏立明以安社稷可也苟以兵脅君其去弑逆有幾而又誰能忍之後世徐溫張顥常一行之于楊渥彼固素有無君之心而後動于惡否則其君雖勉從其諫亦必含怒于心吾見其于事終無所益而身先被惡名以死也且即使其君翻然悔悟不以爲戮亦何面目復立人之朝乎故雖粗猛如拳亦自知無禮而終于自刖自殺然吾謂拳之死已晚矣蓋君子雖殺其身有益于君則爲之然必死得其所而後可拳不死于強諫不從之日而死于以兵脅君之後則亦不得其所矣況以楚子之英明寬大拳之所諫必非大無道之事拳誠善于致君將必言聽計用身寵君尊而又何必于死哉蓋拳心有餘而術不足故冒昧而出此此無論君之仁暴事之大小而總不可以行君子之欲納



忠于君亦多術矣慎毋惑于左氏之論及魏子之說而謂其可權以相濟也

徐汾令曰諫既無術死非得所即起鬻拳于九原而問之其何辭以自解作者殆有慮于臣道之潰防故發此論非故爲刻深好翻成案也至其委婉宕折文情茂美又不待言矣

## 楚殺公子壬夫

楚人討陳叛之故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于是乎殺子辛吾以爲楚王可謂能用刑矣而傳顧譏其不刑其言曰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夫共王之背盟爭鄭固其失德然三代以下人君之失德者多矣顧已雖不克自正而但能執法以御其臣下不猶愈乎未有因不能正已而可并置官邪于不問者昔孟明喪師于殽秦穆公使復其位彼實信讒愎諫而致有此敗故穆公當以罪已而不罪孟明今子辛之侵欲非其比也安得末減子辛而徒歸咎于共王以爲不刑哉原夫共王當日雖喪師辱國之餘而猶能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者正以其能討貳而立子囊俾改行而疾討陳若旣已徼怨于强鄰而又縱其臣使得侵欲于小國是重其過也將何以爲國左氏之論其亦昧于道也夫

鄭元白曰力爲共王出脫作者蓋以秦法漢律尚論春秋故不免與左公有異同耳若三代而上不當以傳論爲非



## 史墨對趙簡子

魯昭公之不返國固由不能用子家羈亦荀躒之黷貨有以致之也乃史墨之告趙簡子初不及此而顧以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爲言不適以啟趙鞅無君之心而非其篤論哉然自古以來不知幾人帝幾人王而湯武之征誅尤著於前載故三后之姓于今爲庶不可誣也然則史墨之言自是千古通論不獨魯事爲然且魯昭之失國其大本在於失民縱使因荀躒之言從季孫而歸而無術以收民心是亦如木之有寄生耳何異於亡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民心斯得天下矣得民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故苟能施德於民則雖陳氏之厚施可以竊國不然而德之不建民之無援而能永保天位者蓋未之前聞嗚呼爲人君者其可不以魯昭公爲鑑哉

陳暘山曰魯民不知有公久矣篇中無術以收民心一語包幾許作用

## 漢高帝

漢高帝欲易太子、呂后用留侯計、招四皓從太子入朝、上怪之、四人前自言姓名、及所以來之故、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既出、上召戚夫人語之曰、吾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翼羽既成、難動矣、人謂帝重四皓、故太子不廢、吾謂四皓雖賢、僅一匹夫耳、非有異能足爲太子有無也。以高帝之暴抗、使其必欲易太子、亦何有於此四人者。四皓且不能自保、況能保太子哉。蓋帝原未嘗以愛欲易太子、而四皓之言、適有以中



其心、是以其言易入、而其功易成、何則、帝起自徒步、以有天下、其勤至矣、而踐祚之後、反者蜂起、至於日不暇給、其守之之難如此、帝蓋深慮夫百歲之後、太子仁弱、而不足以托天下也、故其心有所不能釋然者、然趙王年幼、爲諸大臣所不附、亦必不以私愛之故、而以天下付諸孺子明矣、其曰如意類我、終不令不肖子居愛子上者、特忿懣無聊之語、猶所謂吾惟豎子固不足遣云爾、故帝征英布、而即令太子監國、及擊破布軍、還疾益甚、而戚姬又日夜侍側、心煩慮亂、宜其不能無惑、而終有所隱忍而不發〔說得高帝有斟酌〕、此亦可以知其意矣、故曰帝未嘗以愛欲易太子也、然當時大臣之爲太子言者亦多矣、皆未能得堅決、獨四皓從容數言、而其意遂定、何耶〔更進一層〕、蓋帝之所慮者、在社稷之大計〔國計與庶民之家不全若僅以嫡庶而不問賢否〕、而羣臣徒爭夫嫡庶之大體、固宜不足以動帝聽也、今夫人心者、天下之本也〔恐神器有不可保者〕、昔秦皇帝襲累世之餘烈、以統一海內、又北卻匈奴、南并百粵、自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然身死纔數月、而陳勝一呼、天下土崩、夫非二世失人心故耶、高帝親承其敝、而知人



心之不可不固、故入關、詰諭約法三章、凡所以撫循其民者無不至、當其討陳豨也、募趙之壯子弟可爲將者、周昌白見四人、上皆以爲將、封各千戶、左右謂其不當封、上曰、非汝所知也、夫陳豨反、趙地皆爲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無一人至者、今惟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是帝之孜孜務得人心如此、今四皓言太子仁孝恭敬、聞於天下、天下無不延頸願爲太子死者、則其言固帝所樂聞、而四皓又民之望也、帝求之數年而不能致、而太子乃

能致之則太子之有以係人望可知夫人心既已安太子則雖有意外之變而天下可以不搖帝以爲是足以托天下而無憂矣故雖逆知戚姬母子異日必不爲呂氏所容而亦有所不顧甚矣帝之能以義斷恩也不然則骨肉之間雖留侯亦難以口舌爭會踈遠如四皓而顧能移其意哉且夫留侯人傑也常爲帝畫策臣叔孫通周昌皆大臣也能知古今治亂强直好義而呂氏親黨如呂澤輩又根踞朝廷以彼輔太子豈不足恃而何獨重夫四皓之爲羽翼哉其所以云然者亦聊以賺戚姬耳（論若深入）嗚呼夫人主將以天下



授其子則必使其子有令聞足以係天下之望而後可保國祚於無窮如高帝者可謂深知本計者矣後世如宋太祖立壽王爲太子都人擁道喜躍而太宗（太宗不能保其兄所以忌其子如此可以証）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於何地其見抑（藝宗之辞矣甚乎人之不能忘富貴似逝仙佛）何陋歟

杭居敬曰四皓之安劉如演劇之有仙佛不過以濟曲文之窮文如老吏斷獄致詞無剩義辨如東萊呂氏亦當虛左以待

韓信論

韓淮陰首定三秦復擊破楚京索間使不得西遂禽魏破趙脅燕下齊以會于固陵卒滅項羽洵功無二于天下而畧不世出者也漢之王業微淮陰不成而顧具五刑以死雖事出呂氏然漢祖亦少恩矣哉或曰淮陰功誠高然其謀反罪固當誅史言陳豨過辭信信說豨反而已爲從中起其後部署賓客欲襲呂后太子而舍人弟上變乃詒令入賀而殺之其詳如此則信反明矣何怪漢之少恩乎曰信失職怨望則



有之謀反則未也以信爲反者特呂氏誣之耳史遷身爲漢臣不得不據其獄詞而書之未可以爲信夫以淮陰之才其料天下事甚明設果有反計必不肯嘗試于所不可知陳豨雖素有豪氣喜賓客然其所與多賈衒之流其反也不南據漳水北守邯鄲以遠其敗亡豨之無能爲信必知之審矣豈其與之共謀高帝之入關也約法三章而秦民悅之蕭何復鎮撫有年民心固矣當是時帝雖親大軍在外而京師守衛亦必不虛使信襲呂后太子何必不從信反因而

號召將士以討賊秦氏必不從信爲亂而帝聞信反必遣將拒豨而自帥大軍入關是信進無所乘退無所據烏合之衆勢必瓦解此時一力士足以縛之有餘矣信不狂易病心豈其出此嗚呼方淮陰王齊之日劉項之雌雄未决也蒯通武涉之說可謂痛切深至而信初不爲之動曰吾不可以向利而背義雖死不易夫信于此時不反今天下已定身在樊籠之中顧欲乘危以僥倖于一旦此豈人情也哉彼呂氏素忌諸將至欲盡族高帝功臣而淮陰之雄畧尤其所



忌故首誣以罪而誅之觀其與彭越偕來京師而復令人告反遂殺越則舍人弟之上變亦必呂氏有以使之矣嗚呼淮陰有定天下大功卽使反狀已明猶當宥其子孫使得血食今乃不惟夷其族且菹醢以賜諸侯帝亦何忍乎人謂漢高長者吾不信也雖然信之死雖非其罪然亦實有以自取蓋信挾不賞之功有震主之威雖小心敬順猶懼不免于戾况其偃蹇自恣破齊而請自王固陵之會不卽從約乘主上之急以要利此固帝之所不能堪也昔趙襄子晉陽之役惟高共無功及論功行賞獨先高共曰方晉陽急羣臣皆懈惟共不敢失臣禮故先之嗚呼知高共之所以賞則知淮陰之所以誅矣爲人臣者尙毋恃功而傲上也夫

王邦莊曰漢殺淮陰一案千秋論之者要皆未能入彀得此鐵筆韓侯固當含笑於地下卽帝與后亦何說之辭文人之筆可以伸千載之寃其信然乎

## 晁錯論

晁錯爲漢謀削七國七國反以誅錯爲名漢用袁盎言遂誅錯蘇子曰七國之難錯欲使天子自將而已居守錯蓋能發之而不能收之所以及禍魏子曰錯豈惟不能收哉其發之已無術矣是二說者皆善矣然皆未嘗深究其源蓋錯之禍特發於削七國之日而早伏于得幸太子之時故錯之見殺非袁盎能殺之景帝則殺之也（爲主意筆力亦復横絶）而景帝之殺錯則錯實有以教之也古之輔太子者必先之以孝敬陳之以德義使其



氣澤于中和而心安于仁厚是以太子之德成而身與其榮今錯之輔導太子者何如哉始錯學申商刑名于張恢先所及孝文遺詔伏生受尚書還因上書稱說遂使侍太子而錯不能爲太子陳二帝三王之道顧以知術數制臣下爲急是固惟刑名是尚耳夫刑名之學慘刻寡恩治其術者未有不積怨蓄禍而反中其身者也商鞅之事秦也富國强兵令秦成伯王之業一旦車裂之而秦人莫憐韓非著孤忿五蠹之書秦王悅而欲用之未幾遂死于李斯姚賈之讒

（借刑名之受禍以作榜樣）蓋秦王之信非者淺故說未行而身死孝公之信鞅者深故孝公歿而後伏誅而要之無可免也方錯之見信于上也早晚得見上言聽計用位至御史大夫豈不自謂得君而身有太山之安哉不知以不正之術得君則人思害之故申屠嘉賢相也以不斬錯爲恨竇嬰外戚也以廷議不合有隙怨毒既多即其父亦知錯之必死矣彼袁盎者特爲之斧斤耳然使景帝少有人君之度何肯以腹心謀議之臣而因人一言遽至朝衣而斬于東市欲爲吳楚報仇者哉（申言治刑名者之得禍歸獄景帝正）蓋刑



（見錯殺與錯）名之說主于剛毅果敢以赴事機知有利害而不知有名義景帝本天資刻薄而錯復以刻急教之是以不暇有所顧慮而忍于行誅故曰錯之見殺實錯之自取也當其時即使帝自將以討吳楚而有功錯亦必殺錯即能不動兵甲而謀弱諸侯亦終必殺如宋寇準贊眞宗親征契丹中國賴以寧者數世然孤注之言一入而準竟以竄死眞宗如此而況景帝以周亞夫之功猶無罪而斃諸獄而錯又安能常保哉不寧惟是臨江王親爲帝子常居儲位而以細故死于

酷吏之手其他則又何說（餘波滴瀝）是皆治刑名之餘禍也則皆錯之罪也而于錯一人之死何有雖然錯之術雖不正而其為謀則忠向使錯遇秦孝公亦必無東市（平允之論）之禍矣

沈歸愚曰借他事作証佐証佐既明正旨愈覺透露此蘇氏家法也議論之高筆力之健一時無能為役



## 揚雄

世之論揚雄者不一北宋以前往往尊之為大儒自朱子斥之為莽大夫而雄遂為君子所不齒然近世文人又為之置辯謂雄實未嘗仕莽而美新劇秦乃谷子雲所作其言曰雄年四十餘至長安卒年七十有一而自永始改元至天鳳五年計五十二年以五十二合四十餘已近百年故謂雄延于莽年者妄也按自永始至天鳳五年僅三十四年時雄年雖不止七十一要亦相去不遠也安得謂其未嘗仕莽哉投閣之事史書甚詳安得槩謂之妄哉夫雄之仕莽非貪富貴也亦非知其不義而冏面汚行以事之也由其學術不正而為莽所欺故耳（一語破的）彼其挾雕虫之小技而侈然擬易擬論語彼固自以為聖人矣雄飾為聖人之言而莽飾為聖人之行其術同也以雄之陋必以古聖人之所為皆若莽之所為而遂以莽為真聖人聖與聖相遇固宜有以贊成其美此美新劇秦之所為作也若谷子雲歿于成帝時久矣又安可誣之昔曹丕既受漢禪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蓋以僞自

處者恒以真爲僞亦恒以僞爲真中無定見不能辨也雄始以其學欺天下而卒爲王莽所欺有以哉

楊大瓢曰聖與聖相遇一段雖似過刻實爲前人所未道



## 馬融

馬融高才絶學爲漢儒宗所著諸經訓詁有功後學不淺獨以爲梁冀作奏殺李固得罪淸議學士咸羞稱之夫以固之公忠亮直雖婦人小子皆知其賢也融獨非人情乎而乃執筆作奏助冀爲惡孟子曰此之謂失其本心融之謂矣然固之與冀勢不兩立冀憑宮掖之親忿克惡之性卽無融亦足以殺固而有餘融卽不爲冀作奏亦不能免固死而適以自陷于死此融所以隱忍而出此也吾謂融之（精核）失不在于殺



固而在于附冀附冀則不得不爲冀作奏既已爲冀作奏則固卽幸而不死而律以黨惡之義融何以自解免于天下是以君子貴愼所與所與非其人則一時之隱忍往往陷于大惡易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又曰鼎有實愼所之也豈非明戒哉嗚呼使融懲鄧氏之禍超然遠引不應辟命而以授經終其身豈不身名俱泰柰何羞曲士之節惜不貲之軀榮其利祿卒蹈不義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史言融性豪侈喜聲色嗚呼此其所以失身於

冀歟。

魏伯士曰公平之論一入冀黨雖不作奏殺固亦無以自白於天下後世矣故君子必慎其所與也

楊大瓢曰處公切當足以服馬融之心



## 嚴光論

嚴光初與光武同學、及帝即位、光自匿、後物色得之、以禮聘至、而光終堅卧不起、世以此高之、謂其足以廉頑立懦、吾則謂光特好爲名高而不近人情者耳、初無補于世敎也、蓋士君子之出處、貴因乎其時、時未可以出而出、是謂殉祿、非見機之智也、時可以出而不出、是謂殉名、非濟物之仁也、昔孔子稱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然春秋之時、天下可謂無道矣、而孔子猶周流列國、冀一見用、聖人之不忍恝視天下若



此、當光武時、上有不世出之主、虛己下賢、孜孜求治、不可謂非有道之世、下之生民甫離湯火、政敎設施多所未備、又不可謂無煩謨溺之時、仁人君子欲出而有爲于天下、莫此時若矣、夫三代以下、治日少而亂日多、光也遭時遇主若此、而終于不仕、則又何時而可以仕耶、夫隱有二道、其一有舊君之思、而耻食祿于新朝、如伯夷叔齊是也、其一知天下之事不可爲而遂以不爲、如晨門荷蕢接輿沮溺之倫是也、彼皆有所見于中、而惟恐一失其身于不義、故甘于隱

遁以死然晨門荷蕢接輿沮溺之倫猶不爲孔子之所許而光又何居焉且帝方物色求之而光頹披羊裘以釣澤中近于自炫既已應聘入都帝親臨其館而仍卧不起夜卧至以足加帝腹彼蓋逆知帝樂居好賢之名必不加罪于己故敢於倨傲以炫奇君子進退有禮顧當如是耶及與帝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又終無一言之啟沃而去故使光而爲賢者則不免于懷寶以迷邦使光而非賢者則不免于矯情以欺世二者無一而可也吾非槩以高隱之士爲不足尚



也有如逢萌徐穉管寧諸君子斯眞可以廉頑立懦矣若光之不仕義無所處而徒以沾名吾是以譏之嗚呼士君子幸遇明時不務近法孔子而乃遠慕巢由皆所謂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也雖不好名亦奚取焉雖然其賢于世之乘時竊位以榮其身以誇其鄉里者亦已遠矣光雖不合于聖人之中道抑亦狂狷之流亞歟

一結如淨臣論斷不可少

楊易亭曰一代風氣之變遷皆由創業之君之舉動故遜國之忠義如林明太祖伸余闕而抑危素使之然也光武中興使子陵出而佐之即使建功立業未必遂如武侯之出色也惟其養高守志上應客星以成光武之大故東漢之風俗遠邁西京其有關于世道豈淺鮮哉勿疑其好奇以干譽也

## 牛李論

唐中葉以來、牛僧孺李德裕、皆號名臣、而以私怨互相排沮、遂爲黨禍之魁、君子惜之、要其失則僧孺爲甚焉。僧孺立朝、雖頗能持正、然其處事未有卓卓可稱道者。德裕輔相武宗、能使强藩各就約束、六年之間、幾致中興、此其才畧固十倍于僧孺矣。至于維州一事、則微獨德裕恨之、而吾亦恨之。夫吐蕃貪戾嗜利而無信、利則入寇、敗則請和、和則求地、其不知饜足、如禽獸耳。故有和親已結而更背約者矣、有弔祭方新而遽盜邊者矣、豈恩信之所可懷服哉。彼其時之所以不犯邊者、特其國內自有故耳。維州本中國要害地、吐蕃百計得之、號曰無憂城、今彼自離叛來歸、受之何害于義。設彼果欲來侵、則既內疑其臣、又慮劍南之擣其虛、勢必不能耑力而進、我苟嚴兵以備之、彼固無能爲患也。柰何遽令執還、以沮向化之心、長敵人之氣。且宰相鎭撫四夷、當自有制勝之道、豈可徒恃盟約。今其言曰、贊普牧馬蔚茹州、若東襲隴坂、以騎綴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則京師戒嚴、雖



百維州何益、啻亦無異甚矣。審如所言、脫彼一日倍盟而馮陵我郊甸、雖棄百維州、亦何益耶。觀僧孺于幽州之亂、以爲不足以逆順治、是內地尚欲棄之、何況維州、其欲偷安于一時、而不顧天下之長計、固有然者。然此事得失較然、故羣臣皆請如德裕策。且劍南密邇吐蕃、德裕猶不懼其爲患、況以京師之重、邊關之阻、而先爲之備、何至如僧孺所慮而懼怯若此。蓋其心惟恐德裕之進用、故以是沮耳。（一句破的）夫人情固不能無私怨、然不可以私怨而敗公事。昔王生之于張柳朔、郰無正之于尹鐸、皆讐也、而王孫則稱柳朔之善、無正則救尹鐸之死、一家臣耳、猶能公爾忘私、大臣顧不當如是耶。夷考當日李吉甫爲相、僧孺與李宗閔因對策極詆之、吉甫泣訴于帝、有司皆得罪、此其所由結怨者。夫我既詆人、人安得而不自白。乃吉甫已沒、復與宗閔逢吉比而擠其子、則是黨禍之興、僧孺實爲戎首、而德裕亦不免褊心焉耳。嗚呼、向使于維州之事、僧孺能贊成之、且引德裕入朝、與共謀吐蕃、則德裕之怨必盡釋、而僧孺之德量于是乎遠

矣不知出此而務于沮敗成功奚怪德裕之修怨也
蘇少公顧盛稱其德量且以兩人後裔之盛衰議其優劣不亦謬乎

楊易亭曰德裕不失爲君子而僧孺一徹底小人維州之役最爲可恨顯濆以德才兩字分派二人殊不可解得此誅心之論牛之罪無所逃矣



## 張齊賢論

宋張齊賢知代州與部署潘美同領沿邊軍馬契丹入寇兵薄城下副部署盧漢贇畏懦不敢出戰齊賢選廂軍二千掩擊大敗之及奏捷反歸功漢贇論者美其能推功讓善有大臣之度而吾以爲此非人臣所以事君之道也蓋人臣事君必先勿欺今漢贇臨敵畏懦法宜有罪而齊賢顧反以爲功徒市一己之私恩而不顧國是之倒置其爲欺孰甚焉果以是訓於天下將見人臣皆扶同狗庇以罔其上馴至如鮮



于仲通之喪師二十萬而反更以捷聞者亦無非此一念之欺爲之耳豈可哉然則古之君子有務於掩人之過者非歟曰君子於婚姻僚友之間或其過僅在一身而無關於大體者掩之可也又或其人本有才可用而不欲以一眚累其終身掩之可也若夫用兵之際則將帥之賢愚勇怯乃三軍之死生國家之安危所係其有功而賞有罪而罰固不可有毫髮假借者也嘗觀兩漢盛時其將帥雖嘗有大功威名可折衝千里而一或逗遛不進或寇至不力戰去不窮

追與夫失期不至者未有不徵下獄抵罪或論斬而贖爲庶人者軍政嚴明是以將士用命而能所向有功宋之武功不振甚矣原其所以皆由議論不靖賞罰不明將帥但知畏敵而不知畏法故也今漢贇身爲部署受邊疆之重任乃寇兵臨城而不能一戰以却之向非齊賢能出奇制勝則代地已不守矣此固軍法所必誅者吾意齊賢卽謙於自伐其功而不欲劾漢贇之罪亦但當詳陳其事勢使人主自爲黜陟可也奈何反歸功於彼以眩主聽乎昔趙充國旣平



西羌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謂曰人皆以破羌强弩出擊虜以破壞然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卽見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夫破羌强弩多斬首獲降不可謂無功然充國以不可爲後法而不稱其功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齊賢顧不知出此向使人主因其言而誤用其人則

輿尸失律之凶殆必不免是全一庸將之名位而適以貽封疆之禍敗也不寧惟是天下勇將少而庸將多彼見漢贇之畏懦而反得論功其孰不選懦觀望以僥倖於所不可知則齊賢此舉不幾於教人以媮哉甚矣其不可爲後法也齊賢賢者而玆事又近於長厚之爲吾恐天下皆相傳爲美談而效之故深著其欺君之失以爲世鑒焉

楊易亭曰凡立心處事不過天理人欲如持衡然是是非非一毫假借不得如其否也無論有所愛



憎變亂黑白或因財利顚倒曲直非君子之所爲卽欲圖長厚之名槩作含糊之語或違道以干譽以冀人之感我是皆人欲而非天理矧於國家大事而市恩於有罪之人妄言以欺君上乎此齊賢之事固予所不滿也蓄齋其先得我心矣

于謙論

明景帝時于忠肅公謙盡心國事帝亦信任之用能戡定禍亂社稷危而復安其後帝廢上皇太子見深立己子見濟爲太子見濟立未幾死廷臣章綸鍾同等請復儲悉下獄予杖謙于時獨無一言諫故卒以譏死而後之君子亦以此少之吾則謂謙之不諫自有苦心未可以常義律之也夫謙於國勢阽危之日不惜以一身當大難之衝其制置天下事雖在萬里外無不洞中機宜其忠且知如此豈不知太子之不



當廢又豈畏死而不敢諫者哉蓋以上意方鋭非口舌所能爭欲徐俟其後而爲之所故耳蘇子瞻曰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故陳平之於呂氏狄梁公之於武曌初不逆折其鋒皆俟其時之既至而後徐起而正之子由所謂以緩得之也況景帝嗣位又非呂氏武氏之比其欲易太子雖爲不義猶不至若宋太宗之毒害也方其欲易太子也不諫群臣因一遠人之言表其忠而示其意此其意在必行雖諫亦必不聽可知矣迨見濟夭殤必有慚忿

痛切不能爲心之甚者而諸臣顧遽以復儲爲言無惑乎徒激其怒而於事愈不可爲也謙于景帝君臣之誼至篤然處人骨肉之間非優柔漸漬迎機以道之不爲功設謙於爾時强諫則一身之斥逐不足惜而其後事會之來徒委之王文輩勢益將有所不可測故不若將順其意使上之信我益深而後吾言可乘間以入也且景帝與英宗均爲宣宗之子又誠有功於社稷使英宗歿於景帝之手而景帝有子可立則雖奉景帝之子以爲君亦何分乎彼此今景帝病旣彌留則俟景帝晏駕之後如李賢所謂群臣表請



上皇復位者吾知謙必能辦之有餘矣此非人臣懷二心以事君也蓋大臣之道時至義起惟社稷安否是慮耳右景帝而左英宗固不可必右英宗而左景帝亦豈可哉觀英宗復辟時景帝聞鐘鼓聲驚問曰于謙耶意謙於寥勿之地亦嘗諫及易儲事故帝疑之夫大臣見疑非完計也若知其不可諫而不諫則孟子以此許百里奚而謙又何尤焉故謂景帝之易儲爲無害於義而謙不當諫者非也謂謙必當諫者

亦非也夫謙則固自有其苦心也

楊易亭曰忠肅不阻易儲之舉予于蔣生伍胥論後曾道及之蓋其所關有入于此者其苦衷固非局外之人可得而知也蕃齋斯論與予所見若合符節矣



## 復讐辨

甚矣復讐之難言也周禮調人掌司萬民之讐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讐讐之則死當是時宜無人不得復讐者然又曰凡報仇讐者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是不書而殺者不免於罪也漢世多以復讐顯名者豪俠之士或至代友報讐而常事義之然如蘇不韋之於李暠雖見許於清議而終致奇禍唐徐元慶之殺趙師韞陳伯玉建議誅之而旌其閭而柳州駁之蓋本公羊父不受誅子復讐之說然後世有司之枉殺



人者多矣設有起而復讐者必以爲亂民而誅之耳故韓子以爲不可行於今若夫百姓之相讐則其曲直屈伸一視乎在上者之意向蓋晚近人情險陂變詐百出有實非復讐而藉口復讐者有實係復讐而迹涉擅殺者爲有司者苟聽之不審持之不公則應死者可以生而應生者可以死即具其獄而上於朝使御史覆審亦安必爲御史者皆至公且明無失入失出事也然則匹夫匹婦而欲伸其復讐之志難矣夫冀其可以不死而後復讐則其復讐也必不勇而

讐亦必不能復故夫有志復讐者亦惟痛忿激烈刎手以衝讐人之胸讐與俱斃而已然此固難槩責之匹夫匹婦也况所謂威逼致死者條例不一非因奸與盜無死法汪子所指似不至此毋亦死者有以取之歟其父有以取之而其子爲復讐是乃推刃之道非義之得者也且彼雖由逼而死而原逼者之意初非欲其死則固與謀殺故殺者異矣故律止於杖百夫其人無應死之律而吾乃殺之則是與法爲忤故雖不能復讐而不失爲守法之庸人豈得律以不討



賊之義而等諸弒逆大惡哉且其能以威逼人者大抵豪强有力者也其被逼之家大抵下戶羸弱也安能率其宗族昆弟而爲之復讐又或其子旁無昆弟下無子息而必欲其以身殉父是將使之覆宗滅祀也烏乎可故春秋大復讐而亦不責人以必復讐誠諒其力有能有不能也今汪子故高其論謂雖於律未至乎死者其子不可以是自寬將必乎刃讐人一瞑不視而後可謂之討賊而後可謂之非弒逆不亦責人以過難而非中庸之道耶然則其爲子者宜何如曰嗚之於官務盡吾心力以求正其應得之罪勿受其貨財終日與之覿面是則可爲也

汪鈍翁先生以人有爲威逼故死而其子不復讐作復讐或問可謂詞嚴義正然持論未免過刻故辨之 自記

徐汾令曰紓徐卓犖剴切詳明與退之子厚兩議允堪鼎峙千秋

## 讀管子

少時讀史記管晏傳贊見牧民山高乘馬諸篇名奇之思一讀其書久而未得疑其書已不傳後從選本見其一二晩年乃得讀其全書然亦不可謂之全書也其篇闕者無論今觀其語致有簡潔明肅者有古奥奇崛者亦有平蕪漫衍拖沓繁冗者甚者前後矛盾至稱引後人後事其爲後人附會且非出自一手可知然其規爲大畧則猶有可想見者夫管子天下才也其術長於因天用地又去古未遠故言必依乎



禮義政必順乎民心惓惓於舉賢使能先自治而後治人初未嘗有悖於先王之道也但其意主於富國强兵以速得志於天下故其道止足用以伯而夫子譏其器小耳若商鞅韓非之徒蔑棄仁義禮樂教化之具而惟以嚴刑峻法爲事是直管氏之罪人而世儒不察顧以管商同類而共譏豈不謬哉

楊大瓢曰管晏本與申韓不同此文特爲揭出有功後學不小

## 讀老子

周室既衰諸侯攻戰亂於上俗敗於下士君子生其時如萇宏鄧析往往無罪而死即吾夫子亦幾於不免老子傷之（有眼光）懼然有遠害全身之意焉故其言主於清淨無爲儉德避難尋其意指正明哲保身之道初未嘗有詭於聖人獨絕仁棄義一語似乎害正然此特其忿激之言殆爲當時假仁仗義者發耳夫非仁而冒於仁非義而冒於義則仁義不足以治之而思反之於淳古淡泊之初故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



而卒章曰使民復結繩而治之誠有慨乎其言之也蓋孔子知世之不可爲而不忍不爲老子知世之必不可爲而欲返於無爲其迹雖異要其悲天憫人之心則一也讀者尚無以辭害志而可哉

楊大瓢曰說出老子一片苦心此聖人所以有猶龍之嘆也與後世推崇其教者不同

## 讀商子

古先聖王躬行仁義而制爲禮樂以導其民使皆有孝弟廉恥之心不得已而後刑以威之是以其民皆興於善而恥於不善德化之入人旣深後雖有驕君亂臣猶各有所顧忌而不敢蕩滅其矩矱其民雖憂傷怨誹而終不忍于叛此先王之所以享國長久也商君之治秦也雖能致富强之效不旋踵而身死國滅盖亦無足怪矣彼以詩書禮樂善修孝弟廉辨爲治國之蠹也而務以嚴刑重法搏民於耕戰故其民



皆貪戾嗜利而無恥君民之間渙然無所係屬特劫於威强而爲之死耳幸而强君武主能執法以御下故能累世戰勝而卒幷六國一旦失其操柄則秦人之視殺其君不啻如殺一路人固不待劉項之入關而其勢已不可終日矣無他彼以刑殺爲速效而以仁義爲不足用則其弊固必至乎此也今夫仁義之弊至於假托以行覇厚施而竊國止矣然非經營累世則不足以成其簒有英主出其間猶可以有爲若夫任法之弊譬如殺人之兵一爲人所竊則其禍立見故公子虔得之以殺鞅趙高得之以弑二世夫鞅之爲法凡以求速效也孰知其成功速者其致禍亦速若此歟嗚呼自秦以來以刑殺取天下者多矣然皆出爾反爾不久而亡則何如仁義之足以立國哉

魏昭士曰不務德而徒尚刑實商君爲之作俑舉一人而後之效此者未有不敗者也爲政者所宜警省

讀商子又書

商君之術能顯身亦以殺身能强秦亦以滅秦是固然矣然其才則千古奇才也彼其胸中直自有一宇宙舉神聖之所規爲一切不以關其慮而創闢一徑以自必於有成此固非拘文牽義之士所可及故其爲書初未嘗有意爲文而英奇倔詭巉峭曲折自成天下之至文焉蓋有意於爲文則意或牽於文而不得騁惟其稱心而出因事而施前無所顧後無所忌故能卓絶若此自漢以來鮮有能及者也豈可以人而廢其言哉



袁雍璧曰公叔痤之知商子不若先生數語

讀韓子

韓公子嫉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富國强兵而以求人任賢反舉浮淫之蠹而加諸功實之上寬則寵名譽之人急則用介胄之士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悲廉直不容於邪枉之臣是以著書此其用意不可謂非深明治體者顧其爲書則惟尚刑名而非毁仁義又何謬也夫唐虞之世内敷百官外廵方岳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武王克商首務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及至周公周官周禮燦然大備



然則古之聖人何嘗不加意法制虞書曰食哉惟時而洪範八政食貨居先故王制國無三年之蓄曰急無六年之蓄曰不足是亦未嘗不務富國也詩美出車彭彭書稱張皇六師是亦未嘗不務强兵也立政言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而孔子之治魯七日而誅聞人少正卯是亦未嘗不責功實而徇虛聲也但其爲法必以仁義爲本故法立而民安之傳世數十而詠歌其德不衰今韓子顧以仁義爲不可用豈所謂仁義者固敗壞紀綱之具與世俗同

科者乎夫韓子之毁仁義蓋讀老子而誤解之者也
老子之欲絶仁棄義而崇尚虛無特慨世風之僞而
思返之淳朴耳韓子遂以爲先王之道不可復施於
今而以意無所制爲得老子之旨宜其一决於法而
犖然獨行恣睢之心此正老子所謂勇於敢則殺者
固不待李斯姚賈而兵已在其頸矣又况於挾持浮
說以干强暴之主乎然其爲文奇偉俊快宏肆流轉
直駕賈太傅而上之不謂之絶世奇才不可



魏昭士曰老韓同傳史遷固具隻眼然祖其言而
實背馳韓非子之卓識說難之文甚精而非則身
受其禍蓋能言而其行不符未有不然者矣

## 讀鬼谷子

始吾以鬼谷子隱居高蹈疑其爲有道者及讀其書
所言不過縱橫捭闔權謀術數之事宜儀秦以其學
亂天下也夫說士之術大抵主於探取人情逆迎世
主故以險爲聖以奇爲貴以飛拑爲美傾側險詖
宜爲君子所不道然君子觀此則在人者我可以知
可否之幾而在我者可不爲憸壬之所中未始非爲
學之一助此非逆詐億不信之所能爲也以詐逆詐
以不信億不信猶治絲而棼之矣然則何以能不爲
所中曰在正其心



楊大瓢曰正心二字可謂探驪得珠所以頭頭是
道異端邪說舉不得而惑之矣宋儒出入二氏多
至十餘年而不亂正是此法

## 讀莊子

老子非毀仁義莊子又從而甚之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孔子無不詆譏彼豈眞以仁義爲不美而聖人爲非聖哉其意蓋謂天下大亂非仁義所能治雖聖人亦無如之何士生斯世惟當逍遙物外以葆其眞而已何用如聖人以身殉天下爲此其著書本意也觀其言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又曰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忿世嫉俗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篇中稱引孔子什居七八或以爲合道或以爲未聞道要皆假托之辭彼固自謂謬悠之說荒唐之言也然始終謂孔子以仁義爲行以天下爲心而且與五帝三王連類並稱則雖紛紜顚倒而初無損於孔子之眞故蘇子瞻謂莊子之於孔子蓋陽擠而陰助之其論天下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愼到田駢關尹老聃之徒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矣此言得之顧獨疑盜跖漁父則若眞詆孔



子者余謂借盜跖之口以詆孔子則是所以詆世而非詆孔子也其桓魋陽貨接輿沮溺之流歟莊子意在避世故寓言以伸其說亦不足怪且莊子一書何適而非寓言苟泥其詞而不察其意毋乃爲莊子所愚乎

魏邸士曰最能推尊孔聖善讀莊子宜夫秋江先生之心折也

## 讀鶡冠子

傳言鶡冠子楚人居深山好聚鶡羽爲冠而未詳其制按後漢書輿服誌鶡勇雉也其鬬對一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表武士冠首環纓以青絲爲緄加雙鶡尾豎左右曰鶡冠蓋武冠也鶡冠子喜言兵而其書載有武靈王卓襄王豈嘗仕於趙而服其冠歟其著書大旨亦彷彿黃老而流入於申韓頗踳駁不可用韓退之以爲施於國家功德不少者非也其文字句多脫誤不免生澁艱晦然而峭刻之思古奥之致奇僻之語有足耐人尋味者玩其氣格自是戰國人手筆柳子厚以爲淺鄙而疑其僞者亦非也

楊大瓢曰平允切實可補似孫子略



## 讀列子

列子書八篇其閎肆飄逸不如莊子而潔淨精巧過之要其大旨未嘗不同也獨怪列子御風騎氣有遺世獨立之思而晚年乃仕於衛何耶豈亦以身家之累故耶夫抱關擊柝爲貧而仕固君子所時有然世之君子因此遂喪其所守者亦多矣可慨也夫

施覺菴曰一篇爲末句而發與前數首立意不同

## 讀呂覽

呂不韋旣以千金買國又厚養文士著爲十二月令六論八覽以買後世之名不韋眞巧於買矣哉吾以是悲貧士之不克自表見而買術者流但能出其餘貲即不朽之業無不可致也（主意）然不韋爲秦相處恣睢之朝承申商之後而其書顧典則雅馴頗能稱述先王而不爲刑名慘刻之說此其趣有足多者其傳世行後殆亦非苟而已也（餘波）

魏昭士曰爲貧士不克自表見者對面寫照當時文士爲不韋所養而掩其名使聞此論未免隱隱有餘痛



## 讀周瑜傳

周公瑾英姿偉畧諸葛孔明而下一人而已然其欲徙昭烈於吳盛宮室美女玩好以娛樂之分關張各置一處使如瑜者挾與俱戰則其計亦左矣昭烈以梟雄之姿少有大志其心固欲建覇王之業耳故髀裡肉生至於墮淚今方破曹操勢可有爲豈甘爲吳所豢養關張與昭烈生死分定不得昭烈而奉之豈肯爲吳宣力果若所言勢必將有內變而適使魏人得以乘其隙吳蜀事業俱未可知也語云知彼知己百戰百勝公瑾知昭烈君臣不爲人下而顧建此策殆所謂多思則亂者耶仲謀於公瑾言無不從而此獨不聽其見不出公瑾上哉

楊易亭曰三國之時總以助昭烈者爲正故如呂蒙鄧艾之流於吳魏爲功臣要之皆漢賊耳惜以公瑾之才而不明於大義設心易慮以圖昭烈其智不足稱矣矧其愚又若此乎

## 讀曾南豐文

吾讀曾南豐文觀其言行所守與居官政績皆卓然可稱而呂申公謂其行誼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故當時不大用而後世亦以此疑其爲人然觀王介甫與段縫書辨析深至夫介甫雖剛愎自用與人異趨而當其未得志時自命亦甚不苟於交游中絕不輕有所許予而其推重子固如此則知世之詆訾子固者固未可爲定評也且子固與介甫氣誼素深使於介甫秉政之日稍爲附和何難立致通顯而子固顧有所不屑著述之中每多不滿介甫之意即此可以知其自守之正矣而近日魏季子又以其褒美揚雄而深斥之夫雄之爲人固可議然自東漢以至北宋名公碩儒莫不尊之孟荀之列則子固之論亦文人阿其所好之習耳奈何因一言之過而遂疑其素行哉

此論更切

冷秋江曰子固詆訶前史而自於史才甚疎此乃其立言之短至褒美揚雄後世深譏者之通病不足獨咎子固文中子尊甚允



## 載寶而朝辨

南宮敬叔賢者也孔子稱其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免於刑戮而以兄之子妻之則其無苟且之行僥倖之爲可知矣記乃謂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必之云者必其常有是事非偶一爲之者也吾不知敬叔以出使而反歟以出亡而反歟考之於傳皆無其事假令有之出使而多得寶必將啟釁於鄰封出亡而多得寶則又適足以速禍昔者韓獻子不能得玉環於鄭慶封富於吳而叔孫穆子知其必亡敬叔又安得必載寶而朝耶春秋之世以厚藏賈禍者多矣敬叔雖不自私其寶然當此盜憎主人之日餽者易竭而求者無厭吾恐其難以免也且記之意以是爲敬叔固位之謀而已敬叔本世家子有采食邑分所固然謹言慎行自足以保其祿位尚安事寶夫以賄求仕君子羞之豈敬叔之賢而顧出此耶此必無之事而記乃重爲賢者誣何哉

魏昭士曰辨駁透切論議濶翻千百年後世之知已也

## 鄧尉山名辨

吾鄉有山名鄧尉少時嘗求其命名之義鄉人曰相傳漢鄧禹爲此鄉土地之神故以名其山余固笑而不信也夫必先有此山而後其山因以得名又或先有賢者嘗居此山而後其神因以得名若鬼神之姓名其誰知之豈可於千百年之下索之渺茫之中而强以名其山乎意當時或有鄧姓者居此焉又不知何以有尉之名也考諸郡誌但曰漢有鄧尉者居此或作蔚非也既無事實亦不言在漢何時見於何典



似亦想當然之説耳閒讀漢書梅福傳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棄官歸數因縣道上言變事及王莽專政一朝棄妻子去鄉里人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於會稽者變姓名爲吳門市卒云然後嘆此山之名定因梅尉而傳惜乎世人不悟而使前賢遺蹟滅沒於悠悠之口也吳地故屬會稽而此山爲吳下勝境福爲市卒時豈不遊息於此且福名重天下既爲人所物色當必遁迹此山而不終爲市卒人知其舊嘗爲尉而今遁於此也則以遁尉名其山乃理之所必然者遁與鄧同音後人訛以爲鄧耳抑或福變姓名因自稱鄧尉亦未可知要之其山以梅尉名無疑也若鄧禹爲中興元勛足迹未嘗入吳使其死而爲神必不僻處遠鄉屈於卑職其爲誣妄不經甚矣夫山川土地之神皆正神也然亦必有遷轉更代如人世凡今之冒古人名者皆流俗相沿不足置辨獨此山之名余生長其地不可不爲辨正此雖管見然頗自謂不易願以告後之君子毋仍襲固陋焉



余懷此見久矣但身處貧賤言不足爲輕重又無他書可以考証故不敢明言然終不能自已蓋此山爲一鄉之望而其名不正余爲鄉人與有責焉遂不自揣僭辨論之如左　自記

魏昭士曰鄧尉山名不知始於何時若曰因高密侯也則尉字爲不可解載之黃子之疑爲梅福也則遁訛爲鄧亦或然矣即光福之名亦所不解然不必求其故委諸無徵不信可耳

## 社倉議

社倉始於朱子所以備凶荒而賑乏絕其意誠美而其法誠良使後之人皆能如朱子之力行不倦其足爲生民利不淺宜明公之殷然欲酌行之也然愚於此竊不能無慮焉按朱子嘗日所施行孝宗固嘗下其法於諸路然惟南城宜與兩鄉能遵而行之而外此不聞嘗其時有司多不樂奉宜德意乎亦以里社中無朱子其人而官長之力有所不能及故也愚故以今日之人情事勢推之而知其事之難行當更有



甚於昔者請率意言之而無諱可乎夫朱子所請者常平之米也今常平米既不可得勢必出於勸募所募者少則無濟於事必欲其多又恐非人情所樂從假或令之而不從其將聽之乎抑將加之督責乎卽令大戶按畝輸粟人盡樂從如吳邑三十七區區之大者爲田可二萬畝而零星小戶去其半則是畝出一升不過百石也畝出二升不過二百石也其又何足以濟此欲粟之難也且是粟也非可如常平倉貯之城市者也將必散貯之里社中則倉廩器用工役之費所耗已多此又積貯之難也然使得其人以任之則小行之而猶或可以小效而今之堪任屬者何人哉議者必曰每鄉擇殷實大戶使之貯粟於家而司其出納此不諒人情不審事勢之說也夫社倉雖以惠民而其始必先取利於民昔朱子道德足以信人爵位足以服物旣慨然自以爲功又得同志劉汝愚輩以爲之助然猶上說下教竭其心力積十四年然後有成蓋愚民不可以戶曉而取利必至於斂怨也今無論里社中無公爾忘私之人卽有其人亦終



必不能行何者朱子之法十家爲甲甲推一人爲長逃軍及無行之士與衣食不缺者不入甲夏受粟冬出息以償以惡濕不實還者有罰今窮而無行者比比皆是能拒之使不入甲乎受粟之家求其以惡米償猶不可得又可得而罰之乎愚見此粟之入少於出司其事者任勞任怨任費而且不免蒙不韙之名此其勢岌岌乎不可以終日又安能待十四年之久以成社倉乎若曰令民司其事而上其籍於官有不如法者官爲督責之夫國家正供有司猶不能使無

懸欠而何有於是今民間租戶積欠至多田主不勝其忿而告之官幸而官爲准理又幸而加以責懲然不過借以警衆耳胥不可得粒米之償而衙門上下之費少亦不下三四金則欲官爲之督責不難爲力乎且粟出於衆姓籍掌於官則出納之成數上下皆得以相稽而爲盈爲詘將獨於任事者是問其累有不可勝言者矣而誰其堪此故欲得任事之人尤事之至難而不可強者苟不得其人而欲行其法恐未見其可也抑愚更有慮者明公統攝甚廣苟有善政



而徒行之一方則小惠未徧非大臣事也如欲徧所屬郡縣而行之則造端宏大其事安得不上聞設國家以爲備荒良法而責官吏以必行則奉行者必將鉤考虛實按比完欠紛紛籍籍轉相牽引是使有司多一考成而民間多一賦役也豈非利未得而害已先見者哉大抵爲治之道與一利不若除一害而圖其始卽當計其終執古人之成法而欲措之今日未有必能無弊者井田封建三代聖王之所以制治而施之於後世則踈王安石青苗之法當其自爲邑令時亦嘗行之有效而其後卒以亂天下無他今昔異時物我異量也況倉以社名自是里社中義舉非在位者所能與顧明公念始事之難慮末流之弊姑懸其法以聽民之自便可矣

楊大瓢曰朱子社倉止能行于開糶一鄉又不能救之于十四年之後後之有心者亦不能更出一法以補其不足則其爲難行也斷斷無疑文能發揮其所以難行之故不爲危言駭論而使之自悟又爲後世進言之法

## 保甲議

保甲之法其來舊矣自周禮有比閭族黨使之相保相受而其後管子以之治齊商君以之治秦皆能致富强之效沿及漢唐其法亦未嘗盡廢也及宋王安石行之乃至亂天下於是議者群以為不可行豈法之宜於古而不宜於今歟抑其所以推行者未得其道也　國家憲章古制令郡縣舉行保甲具昭弭盜安民之美意然往往急之則擾緩之則怠者何也毋亦人情風土各有異宜而不可不善為之調劑歟蓋



北方之俗强勁民多聚族而居蘇子瞻嘗言河北之民團結鄉兵私立約束嚴於官府以是而行保甲豈不甚易若南方則不然試以蘇州一郡言之吳民氣稟柔脆溫飽者少而貧窶者多其號為士者大抵授徒於外室中惟細弱兩三人而已貧民傭工負販早出晏歸為餬口計而不足富民惟以謹啓閉不與戶外為善市廛之民株守本業其畏里中惡少年如虎如此等人而欲其約束鄉里晝則稽察夜則巡行固宜其囂然不樂也又吳中五方雜處有强賓壓主之

勢其久居者猶或可同於齊民其歲時假寓倏來倏往者莫不指托貴勢挾其徒黨以為橫於鄉里居人莫敢誰何若夫游閒好事之徒而授之以柄彼必與吏胥朋比生事害民使之率眾巡察且有反借以為奸為宄者矣然則保甲之法其將終不可行乎曰凡立保甲欲以弭盜賊也土著之民欲為盜必勾引外盜與同事而外來之盜必有土著之奸民以為之巢穴此人情所共惡而亦所甚易知也特畏之而不敢訐耳宜令保甲之長各具冊許書其屬之所業與其



無業者而上之有司不以實者罪之有死亡移徙則以告如此則民之良頑已約畧可覩矣而其間有窩頓匪類蹤跡詭秘者與夫里巷小偷罪名未著者許密以聞而官自令人督察之蓋今在城每里有地方主之在鄉每區有巡檢司弓兵主之是皆可使司其事者也仍嚴為令曰管內有如此人而不以聞者事發覺則保甲長罪與本犯同地方弓兵亦如之惟此令務在必行而其他科條則一切蠲除之如此則既不至于擾民而亦足使盜賊鮮容身之地其于弭盜

安民未必非一助也

楊大瓢曰明白曉暢切中機宜知先生大有經濟惜不爲世用耳



## 晴雪賦

丙申孟春陰雨不已日在下弦余方晨起乍覩曉日照耀窗紙心開目明躍然以喜於是啓軒扉下堦墀矯首而仰觀兮見天靑而雲白爛朝曦之激射兮斑陸離其暈色俄而風力勁寒威增流光閃微霰零悵瑞雪之方降兮又將曀曀其同雲豈霽色之無改兮巳六花之繽紛如珠如璣絡繹而奔赴兮非烟非霧何蕭索以輪囷高翺翔之翼翼兮似銀鸞萬點交舞於秋旻攬虛空之粉碎兮霏玉屑之勻勻覽察草木猶未甲拆兮怪柳絮之瀰漫乎柴門豈江城之落梅兮□漂搖悠颺委地而無痕乘灝氣而下上簷際兮閃陽光而熠耀雲間落庭柯而渙然氷釋兮點巾裾而乍若星攢吁嗟乎見晛而消隨風而驚颺晴空而有餘輝歷堦除而無積素輝不白耀物孰能如素不自標物何從汙蓋聊爾遊戲乎太空追日之方中遂一掃浮雲而復於無故

湯蘂軒曰冷然而善楚漢之遺

小鳥啄粟賦

惟夲冬之初届兮禾黍蔚以登場農夫康其婦子兮曾孫亦裕其倉箱於是舟航相接負担交加既輸將於私室旋轉致於公家出入頻繁粒米狼籍念終歲之劬勞忍棄捐而莫之惜余乃令童子拾且掃之童子曰是非陷於泥塗卽嵌於磚隙掃之不可掃而拾之不勝拾也不如以爲鳥雀德於是事畢人散庭除閴然靜而伺之果有小鳥黄羽黑斑其名曰鵮集於簷端初僅三五東西遊盤俄而數十爲群若相告言



身雖散處目則聚覰俯視遺粒仰窺人顔遂翕然而下共啄其間余方欣其來食惟恐其色斯而翮翻然而此鳥目不停睇足無安步一躍一啄一啄一顧靡聞而驚無見自愕曾無數粒之餐遽群飛而高附耐枵腹之未果終徘徊而不能去於是或參差而遞降或連翩而俱升或此來而彼往或先至而後征葉葉其羽翽翽其聲頃刻之間高下頻仍何一食之不暇而百慮之幷營若乃兒童屬目猫犬乍至輙不約而仝翛㒒遠逝去如食頃仍復來萃去不知其所之而來不知其所自微口腹之故胡爲乎不託迹山林而數數於險危之地嗟爾么麿之陋體兮諒所欲之易殫矧玆場圃之棄餘兮夫孰與汝乎相難蹝跼顧而疑惧兮亦云自取其憂患豈宇宙之廣大兮顧得食之維艱抑人情之叵測兮恒禍起於無端不見夫王孫之挾彈兮與夫狡童之持竿更網羅之四設兮窖掩取而百無一還是皆沒利而忘害兮竟飽夫饕餮之饔飧固宜其履夷途而知戒兮無瞬息之暫安羨彼大鼠之居高廩兮終身飽食而無人犬之驚竊厚



枵而不見德兮徒恣其喃噎而作聲以玆鳥而相況兮其何異於貧富貴賤所處之逕庭覧物情其若此兮聊寄慨於剡藤

俞竹友曰鵩冠數言曾爲長沙傳透發此則與鵩鳥賦同一機局然長沙自嘆此復喩人有以見作者用心之公溥

## 吊古賦

余賦資謭劣百無一能賴先人之教蔭稍通書史初習科舉之業而歷試省闈皆遭屏黜迨先慈見背遂絶意進取然而閒居無處不能自已討論之餘間有所作蓋一則俱蒙豢豕之譏一則藉以文寂寥駱賓王所謂非謂文壘取代幽憂者也荏苒歲月倏已七旬每誦昌黎頭童齒豁竟死何裨兩言輙黯然心悲因念古之君子往往優於文而詘於命乃爲賦以吊之其詞曰粤兩儀之初判兮世方洪荒而闇昧龍蛇



結蟠兮草木叢翦人與物其穙穙兮天地亦爲之於邑而交沴迨神聖迭興而施敎兮始稍知自別於異類既知識之漸開兮斯可導以文義爰萬生夫史皇兮殫精觀察而剏造爲文字皇猷始可紀而錄兮萬兆始可指而名頓闢渾沌之面目兮肇啓億載之文明不然則兩大亦空勞其蓋載兮又孰與寫其清淑之靈於是天不愛道地不愛寶龍馬負圖洛龜呈兆因象數之昭告兮抽聖思以冥搜洩化機於一畫兮列洪範於九疇時則有史官之載筆兮遂典墳丘索

之具倫煥中天之景運兮豈惟山龍藻火之彰其綉繪於是塗山誕集其謳歌兮商周紛紜其誥誓欽元公之多材兮宏官禮以範世固休明之極規兮宜奕葉而永賴何成康之旣遠兮周道日以窮壞競馳騖於伯功兮爭弁髦夫王制異說乘間而潛滋兮微言蕪沒而莫睎惟時上帝憫斯文之將喪乃鍾靈秀而挺素王縱之以生知之懿禀兮厄之以世運之方攘攬洪纖而畢貫兮猶好古敏求之不遑易象春秋之宏備兮詩書禮樂之輝煌集千聖之大成兮立萬古



之綱常向非尼山之秉鐸兮將生民永如長夜之不暘於是七十子之徒分其派兮曾孟繼起而衍其傳邱明公穀通其意兮田伏諸生保其殘曁大儒之輩出兮闡墜緒於遺編故雖遭祖龍之虐焰兮聖經終如日月之經天顧言之無文則行之不遠所以註疏箋傳之學往往誦習者罕若夫屈宋之瓌奇宏肆兮班馬之高潔淑茂賈董之論議崇閎兮卿雲之屬辭溫厚韓柳鳳翥於前兮歐蘇龍翔於後其間作者如林兮亦各爭妍而競秀情必本於忠孝兮指必歸於

正平上足以匡維國是兮下足以補救民生雖不無
瑕疵之互見兮亦互相發而義愈明洵六藝之鼓吹
兮儼學海之津梁炳麟麟於天壤兮增日星河岳之
輝光使夫讀者鼓舞激昂兮群興起於道德之塲語
其開來繼往之功兮亦何減濂洛關閩之闡揚念自
列聖之啟翼以有此人文之盛兮固宜與球圖比重
於巖廊無如文士之生也不數而其遇也尤不偶致
使實用不施於當時而僅以空言垂不朽世遂疑儒
術之迂踈兮謂浮華之無取不知尚隨材而授任兮



稗益定出俗吏之右況一言而可以興邦兮豈其不
堪於大受獨奈何愛養之無聞兮且摧殘之恐後有
如賈生方陳治安之策兮遽鵩鳥之興悲文致方著
靈光之賦兮旋噩夢之兆危江閣之餞筵甫畢兮嗟
天吳之恣暴奚囊之秀句未盈兮悵玉樓之見召是
皆方壯而夭閼兮若其未衰而零落者又何可勝道
豈帝天之愛才兮不欲其久落於人寰抑上界之乏
才兮乃必欲借才於世間又如左邱失明兮長卿消
渴士安偏枯兮照鄰惡疾彼或從容而論撰兮或窮

愁而著述宜其有功而無過兮何爲乎疾疢之降罰
苟幸得免於天殃兮又往往多人禍之摧折故靈均
被讒而沉汨羅兮龍門納忠而下蠶室孟堅幽囚而
致斃兮季長髡鉗而流蔡臺卿悲歌於厄屯兮光伯
凍餒於城闕伯玉魂驚於抃光兮賓王亡命而僅脫
青蓮長流於夜郎兮同甫三罹夫縲紲是其大者軀
命之不保兮小者體膚之見戕雖榮膴之有時兮曾
何補於此日之摧傷又其甚者至服歐刀於都市兮
并骨肉而見收彼韓非自昧畏鱗之至戒兮李斯空



憶逐兎之勝遊士衡興思於鶴唳兮蔚宗色愧於夏
侯因背自取其罪戾兮雖既死猶貽羞若夫晁錯朝
衣而受戮兮終軍請纓而不復伯喈求黥刖而不得
兮文舉痛巢卵之俱覆中散寄哀於雅琴兮茂先抱
恨於壞屋道衡銜寃於燕泥兮北海漬血於垂禿之
數公之英奇磊落兮當亦閒氣之所鍾乃或以忠而
召尤兮或以直而忤俗哀世途之廹隘兮動網羅之
見觸若夫荀卿廢死蘭陵兮鄒陽崎嶇列國敬通遭
擯明時兮元叔假蹇鄉職平子賦歸田以言懷兮太

冲吹招隱以明志明遠以蕪詞自晦兮孝標以博聞取忌少陵流離於江漢兮子美飄零於吳會雖刑戮之僅免兮終憔悴以畢世緬其才高而不逢兮咸可悲而可涕至如仲舒爲漢世儒宗兮子政爲累朝耆俊子雲優游以草玄兮香山勇退以遠禍昌黎以鄉尹升朝兮東坡以翰林典郡差可爲藝苑之榮幸兮猶不免有竄逐拘囚之困惟夫盧陵之勛施昭灼兮臨川之寵遇崇隆雖賢否之異量兮要皆文章與祿位而俱豐他如韋匡號儒秫之望兮燕許推筆陣之



雄爾其文體已卑弱而不振兮良不足爲學者之所宗蓋自春秋以迄今日兮已二千三百有餘歲文人學士之生其間兮不知其幾千萬輩何以得時行志者竟寥寥若此兮而被禍災者至更僕不能舉其數統而論之大抵厄於天者僅十之一二兮而厄於人者常十之八九抑罹不測之威者亦僅十之一二兮而罹無端之毀者乃十之八九宜乎詩刺讒人之罔極兮至欲投畀有北而不受然人生莫不有命兮矧其爲特出之俊良苟天心其愛護兮寧讒慝之所能

中傷故孔孟之不遇兮不責夫桓魋與臧倉得毋造物寔懷嫉妬兮特假手於猖狂心紆鬱而無所控兮吾仍將歸咎乎彼蒼吁嗟兮物不兩大事難兩全雖天地亦不能無缺陷兮何有於人世之迍邅故予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昔范母諗子之言兮誠足取以三復所以倉頡之製六書兮鬼鬪之而夜哭豈非以文字之爲功既巨兮即文字之流禍亦酷此理之參錯不齊兮雖聖賢亦莫之能曉要之勢位富厚之烜赫兮恒與草露而俱捐彼奸回之肆惡兮



徒令人唾罵於萬年若諸君子之文華照耀兮令名已與日月而俱懸此孰得而孰失兮夫亦何憾乎生前乃若貧士伏處岩穴兮窮歲月於居稽著作精微而浩漫兮慨有待乎後世之知然而言不爲人所信兮行不爲人所奇雖金玉爾音兮而知之者希以致後世無稱者何限兮殆又將使古人反顧而增悲亂曰君子立身惟所尚兮欲仁仁至孰限量兮悠悠千古思無窮兮束修砥礪希追蹤兮如彼農夫勤菑畬兮舍穡而嬉飢來驅兮如彼學仙精戒行兮一念迷

惑墮坑阱兮勉强學問盡本事兮立言明道憂曠廢
兮當前毁譽聽諸人兮身後失得付諸天兮
泠秋江曰感慨深長淋漓盡致上下古今纖悉具
備讀至後幅尤覺筆歌墨舞其可傳世夫復何疑
徐汾令曰不平則鳴如酒酣放歌拔劍斫地才人
失意時往往有此賦云吊古情乃傷今一種鬱塞
悲憤之氣溢於紙上眞有欲問天而無從者捧讀
數過我亦悽然非僅以胸羅全史韻叶風騷嘆情
文之艶逸已也



楊可師曰先生抱才不試矻矻窮年一腔塊磊傾
倒無地吊古者非卽古也蓋以自吊也至其文之
工麗一一使生平偹極雲蒸霞蔚光怪陸離之妙
更令人頫首至地

與施覺菴

時欲奉候緣俗冗鹿鹿又每爲陰雨所阻故久違教
言可勝歎仄昨聞先生在南畤語及捃集謂下走喜
好自立意見不同於人竊以此言似非深知走者也
伏念君子爲學務在平心觀理以折衷於至當苟先
有立異之心則無論其說之當與否而卽此好異一
念已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若走氣質偏駁見理未明
持論不能無病則有之而私心實未敢好異也走讀
書不多所見前賢議論百不及一然其間名言雋旨



足以起發聾瞶者已不可勝計誠悅而服之何容復
置吾喙昔眉山父子文筆妙千古然如六國一論老
泉借以規切宋事故不覺其蹈襲若子由之論則不
過國策唾餘雖不作可也故凡前賢之說之與鄙趣
合者總不敢勦襲以自爲名惟偶有一二以爲未安
者則遂率其意而筆之於書然所作皐陶論走自謂
前無所因而楊大瓢則以爲已經前人道過然則走
卽有好異之心亦終難出古人範圍觀者但見走之
說往往與古人異而不知其與古人同者正多也古

人之爲說不槩見於世苟博而考之則凡走之所自許爲獨見者又未必非古人所已見及也而何敢侈然自謂不同於人哉若夫張葛諸君子一論特自道其景仰之意秦檜二論特借以抒其牢騷不平之意要亦好善惡惡之公心而不免甚焉已耳烏乎不同但走硜硜之性素不樂狥人而失已故意之所可雖野人女子之言必有取焉意之所否雖聖人賢人之說終不肯曲相附和此則所謂氣質偏駁而特論不能無病者走固已自知之矣先生本愛我者前之云



云本欲爲我光寵然恐緣此遂有喜爲異說之目故敢剖露以聞惟先生畧其迹而原其心掩其失而著其善毋使走有好異之名則戢德不朽矣早晚當面晤以盡縷縷不宣

楊可師曰語亦不甚護短非强辭奪理所同

## 上陳滄洲先生啟

恭惟某官閣下霖楫高才斗山重望昔年福星照臨吳郡凡在宇下共沐春風中堅仰慕龍光亦嘗以文爲贄而求一進見於左右屬執事之不閒遂不敢繼請然而私心之向往固未有已也近以拙稿鄙寄敝友轉呈台覽側聞閣下謬以爲數百年來所未有且許爲作序竊私獨喜夫中堅年衰力憊株守衡茅不復有求當世之知而顧沾沾以是爲喜者豈願閣下借之齒頰相爲汲引哉蓋以文章之事所以載道也



聞道有淺深而言之純襍因之要未有不先務立身而可以立言者苟其人不可與入道則其文雖工亦如綉鞶帨耳中堅雖無似亦頗知自愛有尚友古人之思顧身處卑賤浮沉於里閈間非有奇節高行足以自表見不自知其得見許於有道否也閣下兩守劇郡潔已愛民初未嘗違道以干譽而口碑至今在人方葛伯縱暴挾其拔山倒海之力以摧折正類而猶以民望爲遲回設閣下稍一委蛇卽不欲附以求進亦足以安身而固位而乃毅然有所不屑以至蹈

於危難向非　聖天子之洞鑒則禍且不測矣於此知閣下之所學所守有大過人者古之所謂有道君子舍閣下其誰歸歟故每欲出其所有以質之閣下以印証其得失今閣下於堅文旣謂可上追古人則是其言之有合於道也則是不肖之生平固已在大君子觀察中而可與攀援乎道德之途也故衆口之毀譽皆不足爲欣戚獨得見許於有道君子則可以自信其生平此其所以可喜耳且夫人之相與得之於心者不必求之以言第令閣下之心而知草野間

蓄齋二集卷四　上陳滄洲先生啟　兲

有是人焉雖不以言相求於外可也况又有意寵之以言將使瓦釜重於大呂者乎是以不勝知己之感輒敢忘其固陋而以荒函通其積愫惟閣下鑒之

施覺菴曰立言甚遠地步甚高似不肯拾韓吏部唾餘

## 病中答倪又迂書

僕初病發時即蒙手書垂問前月中復接手書意氣勤勤懇懇從來師友相與之情未有若此之親切者也捧讀數過不禁泪下蓋僕本恨人每遇坎坷無聊不平之境及觀古今來可悲可憤之事無所發抒輒欲藉紙筆一宣其抑鬱而今則大抵不可得矣吾弟兩遭病厄幸病不傷右手猶得揮翰自如張儀有云舌在足矣僕亦謂吾弟筆健足矣若僕則行步偶旅似稍勝吾弟至於右手不惟不能執筆亦且不能執

蓄齋二集卷四　病中答倪又迂書　毛

七箸雖醫生之說及親友惠顧者皆云手已無病但無力耳俟元神一復定能如舊乃荏苒累月畧有向愈之機又時爲小疾所阻故至今艱於運動竊自惟念老年血氣已竭豈復能生新補故且性好觀書不能不揺其念慮而家貧無力參藥復不能相繼如此而望元神之復不已難乎行將爲廢疾之人而止耳又安能伸紙弄筆一寫胸中之憤懣耶所以每一念及輒茫然自失不自知涕泪之流落也僕年已七十即使一病而死亦其常耳况猶得視息人世輕煖被

躬濃鮮適口受妻孥之奉養不可謂非餘生幸事然所以戚戚若此者誠以僕一生自礪不肯後人而於末路乃至爲廢疾之人而死是卽不得言考終命兄天上人間至於地府莫不重文藝向使僕能如舊日則死而有知猶得從顏卜二先師執掃除之役而今則生爲殘疾之人死爲無用之鬼其爲人鬼所笑侮多矣故必復有握管揮毫之一日然後死亦瞑目不然是抱恨於終古也夫人當疾痛慘怛無可如何之會苟有一線之可挽救未有不冀其復愈者今僕雖



醫藥罔效勢將終於廢疾然私心猶不能無冀望近聞有劉聖超者年稍長於僕而病先僕二年凡臥病一年至十一個月尚未能執筆今則能作楷字步履如故彼亦貧人初無參藥之資而僕之病勢又不至若彼其甚以此自慰庶幾萬分之一可以漸次平復復與吾弟手札往來且託諸歌咏互相唱和以道今日幽憂之苦又或於掃墓時得復至山中與吾弟相見流連晨夕放言極論博一開口笑此樂當何如耶然於此時而作此想譬如在塵土中而思作神仙終未知得遂此願否也知吾弟愛我素深念我甚切故特一吐胸臆以答懇款至意外舊作弔古賦一篇并錄呈台覽亦足以發千古之慨而識僕素志之所存餘惟珍重自愛不宣

魏昭士曰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自見讀此篇知先生肆力古文直追作者蓋非無故

## 詩詞韵統序

上古聖人觀天地察萬物始制文字其點畫所設皆有意義而係以聲音辨在微茫不可混也其後六書八體紛紜並出秦李斯小篆最爲世所尚而許叔重類爲說文可謂有功後學然其間紕繆亦復不少且多脫漏而字義晦矣漢王次仲始爲楷書而晉唐諸賢窮極工巧垂法藝林然其用筆往往自出己意增減變換以取姿媚而點畫亂矣至於聲音之道則尤難言之蓋五方之風氣不齊故其見之於言者率各



因其土風雖三百篇不免故讀者恒苦于佶屈而難通梁沈約始爲四聲韵以一其趣而廣韵禮韵因之迄於劉平水至今皆遵用焉然約韻本多方言而劉氏所更定論者又議其武斷由是分合損益之間一彼一此幾於人自爲韵學者將安所取衷哉嗚呼不有好學深思之士孰爲正其失吾友璞隱子天禀獨絕自幼好爲詩詞覺音韵之間頗失自然乃於游歷所至徧訪十五國方音之同異而思所以折衷之於是廣搜秘書究其源流綜其得失而正字母之誤定反切之法聯綴四聲統之爲二十音析之有南北中州之辨而聲韵始秩然有準焉又以字義不明則音雖正而用之或失其宜從來訓詁之家于蒼頡六書每詳於象形會意諧聲而畧於假借指事至於轉注則尤屬茫昧乃取諸家之說缺者補之繆者正之其有未通者則靜坐覃思時若有鬼神之相詔無不劃然中解蓋積三十餘年之功然後可以次第成書今君年既七十矣顧以字跡點畫上下長短易於舛訛不可假手於人乃手自繕録無間寒暑每一卷成輙



以示余余披而讀之雖向常侍之元悟郭宏農之博物不能及也猶以卷帙浩煩不無重複遺漏且其解或失諸冗或失諸畧凡三易藁再易裘葛而其書始竣總爲字若干增字書之未備者十之四而删其後人所造鄙俗怪僻及不典之言若其字異而義同與夫古字之通用者悉分注於本字之下顏之曰詩詞韵統而屬余爲之序君之意蓋以詩之與詞同源而異流詩韵遵用已久而詞韵尚未有定準自宋以來作者大抵一依詩韵或不可叶於律呂故其聯綴四

聲者特爲詞韵設而於詩韵之或分或合則仍標而出之不敢没其舊也余竊謂君此書闡明古訓啟廸來學直爲史皇功臣固不啻僅以韵書視之然聲韵所關要非細故以定樂章以同文教必有取焉故周禮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而行人屬象胥瞽史協其聲誠能悉舉而釐定之使一歸於大中豈不甚善然其事非右文之主不能行也君貧賤未易語此然此書實爲天下不可少之書而君之苦心卓識亦必不終於湮没其必將有豪傑之士爲君鏤板而宣布之以俟夫當宁頒行焉姑以余言爲之嚆矢焉可

（說得有圭腦）



杭居敬曰立論有源委使一部韵統躍然紙上韵統乃世間不可少之書此序爲韵統不可少之論

## 陳陽山詩集序

余年十七客畷關始遇陳子虎文時同坐十餘人惟陳子周旋有禮余雖口訥不能申欵曲結殷勤然而心識其爲人其後音問希濶至二十餘年徒聞其善爲詩而已歲已巳陳子來訪余一見歡然道故遂忘形骸若相聚已久者迄今相聚復二十餘年矣又若未嘗久者顧其詩則日益工葢陳子之於詩也其亦勤矣憶方纔見時陳子巳子然一身四海爲家而陳子不自悲其窮也所口詠而心維者則惟詩今年垂七十齒髮日衰而陳子並不自知其老也所遣興而寄意者亦惟詩夫人竭一生之心力而從事於一藝未有不極其至者余觀陳子之詩其始也上下今古漱擷芳腴務爲爭新鬬巧之言繼則吐棄一切而一以少陵爲宗故其言蒼古朴至有奇氣邇年以來又叅諸陶謝王孟以挹其氣韵故其言淡而不枯醇而能肆凡其屢變而益上者非好之篤而用力深固不及此然予於此竊有重慨焉古之詩人有以一篇一句之善而遂傳誦於天下名聞於後世者彼獨何以

得此哉豈非幸而遇其人故耶歐陽永叔稱梅聖俞詩爲二百年以來所無又謂世徒喜其工而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以爲惜今陳子之詩視聖俞誠不知何如然聖俞列官於朝所交皆當世名公巨卿其窮未甚而老亦未至歐公顧惜之如此若陳子之窮困以老使其得遇歐公不知當若何惋惜也或謂陳子性耿介不屑苟合故宜無相知有氣力者爲推挽夫士貴以禮自守使陳子而惟脂韋汨沒以干一時之譽雖能詩亦安足貴然則陳子之不見知於世在陳



子秪自成其高而其所以可慨者固在彼而不在此也要之珠藏於川玉韞於山雖其棄擲埋沒而光氣之輝然者終必不可得掩陳子之晦於今日者安知其不大顯於後世歟予既與陳子交有素而無力以張之遂喜諸同人之爲刻其詩也於是乎言

王問遠曰爽猶澹宕筆意直偪盧陵

楊可師曰是文得力昌黎居多

乘槎偶記序

癸巳杪秋錢塘王似齋先生出乘槎偶記示余蓋先生令崇邑時以王事出洋而作也余受而讀之凡經行大海萬有餘里其間山川險阨民風物産仙靈釋子之遺蹤與夫一切離奇瑰偉恍惚變幻之態無不曲折詳明瞭如指掌可謂大觀矣余駑下足跡不出戶庭每誦宗元幹乘風破浪之語輒喟然太息今讀（借此一慨無限情深）是編不禁飄飄然有挾飛仙凌滄溟之槩又嘗念天下之事莫難於用兵而天下之險莫過於水設朝家



誤而見用使率偏師以討不庭如路博德之下牂牁楊僕之將樓船其將若之何蓋未嘗不用以自愧今先生膺此艱險之任而能處之泰然視惡風駭浪如履平地方且寄情吟咏兼與同事講論經史商確古今何其從容澹定若此也然而詰奸慝刑暴亂審形（自然得妙）勢設方畧於公家之事獨能盡心經畫功在於國家福被於生民其所建立不亦偉哉乃知古之臨大事而不亂者未有不由其見之素明養之素定而後能有濟先生惟於惡風駭浪中而能賦詩談道此功之

所由以成也懷此具也先生雖與時舒卷口不言功而他日之發皇事業策名鐘鼎皆自此卜之矣先生舊宰吾邑精於吏治而於此尤見經濟之才學問之力足爲任重大者法世之讀是編者可不深觀其意而徒悅其記載之精詳也耶

魏昭士曰雍容儒雅典而有法弟眞自覺形穢矣



## 二田居士詩序

癸巳冬日蔣子芳似出其亡兄二田居士詩屬序時二田沒已十年矣憶余與二田交有年而其詩顧不多見今讀之竟卌覺練意選言直入中唐佳境甚矣伏

上句了正面

二田之能詩也然二田才甚高氣甚壯自其爲童子

提出文章二字將丹元生平寫得淋漓悲壯

時即以文章受知於前大中丞潛菴湯公既列膠庠

然正是敘其詩之所由作也

英聲益振於斯時也余見其踔厲風發有凌雲之槩方欲拉班揚追賈董潤飾經術摛藻天庭而豈顧僅以詩鳴者哉乃遭逢不偶已而飢驅四方又鬱鬱不



得志於是始托諸詩歌以自遣蓋亦已傷矣而遽爾不祿遂使生平抱負不一發抒而僅存此羈愁感歎之作此其可爲二田惜者也二田既不樂以詩鳴故其詩初不自貴重隨手散失芳似搜其遺篋得若干

此下敘其詩之所由傳

篇輯而錄之又得其友葉量兼爲之付梓詩遂行世嘻嘗見前輩名流富有篇什以莫爲之後而淹沒無聞者多矣不有芳似暨量兼而二田詩何以得顯夫

文情凄婉低徊欲絕而措辭自爾密緻

士有一人知己即可以不恨今二田生而有湯公之賞識死而有二君爲之表章不可謂非幸事余以是

既爲二田惜而又還爲二田慰也二田有知倘亦無憾矣乎時康熙甲午上元後六日蓄齋黄中堅題

楊大瓢曰叙詩是主文却以文作襯撫今追昔無限情深而二田身分自見末後一段波瀾不費斧鑿而氣足神完更服老手



## 褒忠録序

念陽徐公望雲樓稿凡八册册約二百頁公曾孫峻亭先生欲梓之而未能也乃撮取歷官誥命及祭輓碑銘傳誌與凡爲公而作之文彙刻之爲褒忠録書成而峻亭歿矣嗣君一韓屬余爲之序夫公之清風亮節智名勇功卓然於天壤間者固足揭日月而不刊然時移物換漸就湮晦全吳一事鄉人尚有知之者至西征功績則余亦晩而始聞焉近有纂述明事者於奢寇之亂直曰女將軍討平之苟史書仍其誤



將何以徵信嗚呼以彼彰彰在人耳目者猶尚如是況其餘乎此褒忠録之所以不可已也余嘗讀公集見其憂國憂民之心懇惻切至而雄才大畧慨然欲以天下爲己任者亦往往於書疏間見之向使公得時行志則其所建立又曷可量哉公孤立無黨然崇正嫉邪自其天性故卒以忤璫得禍覽兹録者將皆必有餘痛焉若其事蹟之詳終有待於全集之刻是後昆之責也夫

徐景汾曰言簡而意長一結更爲得體余於先侍

郎公爲四世嫡長孫凡所以纘承先烈者百無一能讀竟瞿然有愧色矣



## 呂逸田世務策序

呂君逸田鹿城諸生也少負才遊於四方客大中丞于公所最久晚年乃棄家室而習靜於郡中之梅隱菴始與予交焉嘗出其詩文見示其詩格清律細已板行於世其所作史論序記文賦諸體亦皆新穎可喜而惜其僅藏諸篋衍也丁酉秋日復携其世務策十篇過余而言曰凡吾所爲文悉甘於棄擲矣惟此十義自謂頗有裨于世用將付諸剞劂以詔來者子其爲我序之余旣受而卒業而歎逸田之能自成一



家言也夫六經爲文章源本至左國史漢而發皇極矣唐宋大家又擷其膏腴而調和烹飪之遂若有一定之體裁然而韓自爲韓柳自爲柳歐蘇自爲歐蘇皆卓然特立而未嘗相仝者何也蓋其天稟自不可掩也譬如盈尺之面而耳目口鼻具焉未有能易其位置者而姸媸之相去則不啻天淵豈非其得諸天者不可以强而同歟世之作者乃務取古人之詞句而揣摩之縱令神似亦有古人而無我矣逸田天才高邁故其爲文初不屑依傍古人門戶而意之所到

筆即隨之滔滔焉汩汩焉如萬斛原泉隨地湧出有一瀉千里之槩至其議論雖不必盡可見諸施行然而高談雄辨凌厲無前往往能發人所未發可以拓心胸可以新耳目豈不亦偉哉夫古人之文有理有餘而文采不足者矣有文采有餘而理不足者矣求二者之兼至若賈生之治安策蓋綦難之即蘇氏父子所著權書策畧與夫君術臣事民政等篇其深識遠慮切中時弊者固多而亦間有迂疏不可行者而少公尤甚第其文之紆徐卓犖如驚鴻游龍不可方



物故遂得並傳於千古今逸田見地既高而文筆復足以副之則此書一出其得以傳世行後殆無可疑者余謭劣不能測知當世之務姑就其大致論之以復逸田然不以長沙爲比而以眉山相况不知逸田其罪我耶否也

徐汾合曰策之用與不用聽之於人文之傳與不傳信之於已然則亦求其可傳者已耳篇中以眉山相况其文可知序亦原本歐蘇流動充滿知兩賢之文可以偕傳

## 募建碧霞元君行宮

太山碧霞元君其封號始於宋而大顯於明世俗謂之神州聖母云顧元君之爲神或以爲太山之母或以爲太山之女或又以爲太山之夫人而傳史則有黃帝遣玉女之說又玉女卷云漢明帝時西牛國石守道女名玉葉十四入山修道三年丹就依太山爲玉女神是又以元君爲玉女而與太山不相屬矣其說不一不可攷信然太山神女之稱見於博物志而祥符封禪之後嘗封太山之子爲炳靈公則封太山之女爲元君固其宜也今泰安州設有岳祠凡求福



者趨之若鶩香火之資至以上佐　國用其靈爽豈不甚盛矣哉吾蘇圓妙觀固百靈會集之區也其東偏舊有元君祠後燬於火改建爲玉皇殿今玉皇殿復燬住持道士以玉帝至尊已崇奉於彌羅寶閣理無兩存乃謀復建元君行宮將廣募善信以成其事而請余爲引屢辭而益勤因進而問之日是工也非千餘金則不能辦當此頻年水旱物力艱難之際人之以飢餓疾疫死者不可勝數即素號富室大家亦

皆僅而自完鮮有羸餘乃欲於此時營此勝果不已難乎道士曰飢餓疾疫而死所謂刼數也而能救刼者莫如元君今夫人有疾痛患害則必呼天籲地然平日未嘗敬奉而徒臨時呼籲其何益之有且人情當其有餘則雖無益之費猶不惜盈千累百爲之移此以成善果誠不足爲難惟於頻年水旱物力艱難之際而能慨然捐貲以造福則其功德必十倍於常時吾吳善信何啻萬家苟人助百文即可以集事特難其領袖者耳而今幸巳有有力者爲之倡且非徒



如此也苟樂助者衆則又將建太乙殿於前以祈福國祐民焉故願藉一言以徧告通國之好善者余嘉道士之言不悖於理因書其語以爲之引

## 醫案小引

昔淳于意善醫漢文帝詔問所治何人及醫藥已其病之狀意具以對此即世俗所謂醫案也而太史公載之列傳使千載而下觀者咸咨嗟歎奇絕何其偉歟良醫不恒有而又無太史公爲之章表則醫案之泯沒多矣過君繹之精岐黃術其所處劑多驗然未嘗自多獨蒐輯吳中醫案而梓之君其有意表章前人之美耶抑吾聞之夫醫者意也世之治病者不能得古人之意而惟其方之求鮮有能濟者顧古人之



意不可見其猶可見者則存乎其巳病之案故或病同而脉異或病異而脉同又有怪異之症非古法所能治者庸人望而却走而能者徃徃能出新意以療之此皆其足以發人神智者也於此知漢文之問與太史公之記載大非無謂學者誠因其所治之病而深觀其用意之所存則必將有會焉然則此書之作殆所以嘉惠後學而非徒爲表章前人也閱是書者惟毋以爲陳迹而忽之斯無負過君之意也夫

楊可師曰請得客好

## 訓子俚言弁語

盛子希哲携一編屬余爲序其顏曰訓子俚言蓋吳君粹升之所爲作也余受而閱之其事皆家庭日用之常而其言則多諄復而朴至蓋君特以此爲家訓而初未嘗有意於文之也且夫家人父子之相詔亦焉用文爲哉亦期有當於理而已矣（讀書具眼）言苟無當於理則雖子虛上林極藻繪之能事而識者比之雕蟲小技苟其有當則雖尋常瑣屑之言其功與布帛菽粟等然則吳君此書又安可廢乎君性剛不能詭隨諧俗早年罹無妄破家卒能厚自刻厲由困而亨遇宗黨有恩教子姓以義不可謂非志士也余之性情遭遇與君相類即行已亦彷彿有似者披閱之下感慨係之因書數語於簡端然仁孝之道其量甚大士雖貧賤所行當不止於此願與君共勉之並以勉其後人可矣

盛希哲曰曲折周緻有情有文

楊大瓢曰此亦無意爲文而至文生焉俚言賴此而傳矣



## 獨笑集弁語

顧子人全喜爲詩援筆立成不甚鍛鍊余嘗病其出手太易然其詩亦頗有可觀者今其歿已二載矣外孫舜年壽豈輯伊父遺稿命僮繕録成帙而屬予删定且序之余閱未終卷不禁泪盈盈欲下也人全故宦家子其車轍亦半天下而恂恂謹勑畧無貴游氣性仁弱篤於親戚故舊然遭逢不偶又多內艱外侮抑鬱不得志故其爲詩多幽憂感忿之言其顏曰獨笑集者亦聊以自遣云耳夫詩三百篇半出野人女子之作大抵矢口成文以自道其性情初未嘗求工於辭句而遂爲風雅之宗者何也惟其真也後之作者往往摹肖古人之面貌而已之真性情掩矣嗚呼若人全之詩其可謂得其真者乎初余嘗偕人全過光福舊居燕泥蟲網觸目蒼涼而人全顧悅之在閩時忽作追憶詩八律見寄其後因假以託迹而不謂其竟終於此也夫骨肉之間詩歌贈答至常事耳及乎死生相背則雖無端之笑語猶足以之興哀況其託諸篇章可歌可咏者其感人又當何如也嗚呼可

悲也。已。因告壽昰日汝父之詩。不必有所去取也。今
人於其親之歿。類多假畫像以寄其思。然畫像雖工。
亦僅能得其形似。孰若是集之存。足以見其性情之
眞乎。汝但合而觀之。則汝父生平之憂悲愉悅。皆若
目覩。勝於瞻仰畫像多矣。爰書數語於集首而歸之。

楊大瓢曰情文交至



## 陰符經註序

丁酉仲春余至山中。下榻杏花書屋。有以書十餘部
求售者。緒勤收之。余偶取一冊觀之。則陰符經註也。
雖未知其於作者之意何如。然喜其明白簡切。殊勝
他本。乃并其所註道德經及圖卦臆說。假以歸。然道
德經註頗支離。而圖卦臆說又時雜佛老家言。蓋賀
君本宗龍溪白沙之學者。故其說如此。雖間有可取
者。而皆未若陰符註之爲善也。乃獨取陰符註。命僮
錄之。既成而讀之。爲之怡然以喜。已而不禁黯然以
悲焉。蓋賀君所著書甚多。余不及徧觀。然觀其註道
德經也。在萬歷時。圖卦臆說在天啟時。而此書則成
於崇禎之庚午。以彼身歷三朝。年踰八十。而猶孜孜
著書不倦如此。可不謂篤於謀道者乎。且其學亦晚
而益進。蘇明允曰。非天之所與。雖千金之子。天子之
宰相。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如此書之註。非深
有見於道者。不能。固宜其章顯於世。乃絕無僅有。而
復塵埋於敗麓中。其不以爲覆瓿之需者無幾矣。向
非爲緒勤所得。而余適見之。則彼數十年之苦心。誰

復有知之者豈不大可哀耶夫余固亦好著書者每過前人之嘉言善行輙思表章之然身處貧賤在我者尚不能必其有傳而何能及人歐陽子有言今之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不信然耶姑書數語以誌之庶幾後之君子與我同志則此書之得傳於世未可知也

俞竹友曰賀君陰符經注余未及見未知與唐人李筌註如何作者自爲寫照無限低徊



## 遺餘集序

余所爲小題文大抵出自遺與或因課子弟而作已倩友録得二百篇矣尚有存者而自壬午以來絶不復事時藝故不能成集丁酉春日意在課孫乃搜索遺稿觀之惘然有如隔世而其中有數義可喜者遂不忍棄因并其不甚惡者及就子弟文芟改者命僮録之惟無違至色難一義則乙未冬日戲拈以示盛子希哲者也取以偹數猶僅得四七外又益以小學論五篇命曰遺餘集夫時文一道雖空疎寡當而爲



之寔亦不易嘗有與余論古文者深以古文爲難余曰古文未若時文之難也客徵其故曰古文可以匠己意爲之時文必須體貼題意爲之稍一放手即去之遠矣故難蓋確論也嗚呼余自髫亂受書以來從事時文者四十年而不得一當况於小題又未嘗着意而爲之其能無野戰之譏乎然就其善者清而能腴巧不傷道亦頗自謂有微長焉後有覽者未必非先資之一助云

張匠門曰先生從事時文四十年而古文闊肆蓋

學蘇長公與時藝不遠故可兩造佳境



蔡翰山八十初度序

蔡翰山先生八十初度、在壬辰孟夏以鼓盆未久令嗣志伊相殷欲俟小祥後稱慶而十月之朔先生適擧鄕飮親黨榮焉遂謀賀志伊因請余爲文以佐觴余謂人生有定命其得躋於耋耄亦常耳苟無其德則雖壽祇足爲辱况外至之榮乎今先生蓋自有其可壽者而初不在乎區區間也先生少孤家甚貧而事母能孝弟妹五人皆撫養而婚嫁之弱冠卽蜚聲黌序旋以親戚詿誤罹奏銷案浮沉有年始得開復而兩嗣君亦相繼遊庠父子俱以文章名世然屢試棘闈不一遇人皆爲先生惜而先生處之泊如也益勤於學非親朋慶慰未嘗釋卷客歲余嘗過其家聞書聲琅琅出戶外蓋先生猶自課孫不輟云與人交一率其眞惟謹吾郡薦紳長者率多交舊然未嘗少有干謁於有道之士如寧都魏叔子尤相契厚是皆其可稱道者至其授經也自少至老無少懈嘗誠二子吾輩稽筆耕自給苟纖毫不盡其心非徒負人實以自負昔昌黎傳圬者王承福謂食焉而怠其事必

有天殃曲藝且然況受人之子弟之託耶其誠篤若此嘻夫布衣韋帶之士功利無以及物才畧無以表見於當世以覗世之得時行道者誠不足比數然使在位者皆能如先生之不負所托則素餐之誚竊位之譏其何自來哉昔漢蔡義年八十餘以明經至丞相封侯然碌碌尸位無所建明班史譏之此其有愧於先生多矣史又言義短小無鬚眉貌如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夾之乃能行今先生儼然七尺之軀能徒步十餘里則又勝義遠甚吾知其壽亦必倍於義也抑吾聞先生舊有田數畝租戶輸稅至禮接之如賓所輸不問多寡輒忻喜如意外之獲親黨皆竊笑焉然卽此一端而其接人之敬待物之恕已可槩見敬與恕合而仁在其中此先生之所以壽而亦可以此壽先生者也蓼蕭之詩有云令德壽豈釋者曰愷樂也言惟有是令德故壽可樂也先生當之矣又傳曰有德則樂樂則能久然則先生之壽雖自此而至於無疆焉非幸也宜也　國家脫欲旁招者俊以說經議禮則安車之徵行且見及又豈特爲閭里榮



巳耶是爲序

楊可師曰立言有體與世俗壽文不同後半短兵相接如錦簇花團尤見本領

次男孝錫三十初度訓言

辛卯陽月望後五日爲次男孝錫三十初度孝錫拜而請曰長兄三十大人旣有訓言矣今願亦有以訓兒也余嘆曰吾何言哉汝之生在壬戌十月也而汝母之娠汝則在正月是時徐氏始發難至三月而訟興至五月而禍大作汝母於昏黑中冒風雨扶老挈幼奔走竄伏流離播遷者三四而後乃僑於嵺闊時復念家乘間夜棹扁舟往返至再九月中始僦四椽於通和里爲坐草計生汝時吾在省汝母爲訛言所恐遂病幾不得生是汝自未生以及有生寔與患難相終始也汝幼頑劣吾又爲訟事牽不能教汝十六七始學爲文赴試而大病臥床褥三年遂至失學比以汝母憚勞令汝自爨而連値灾荒至今爲耿是汝自有生以及今日亦皆在憂患中也甚矣汝之不偶也吾爲汝憂久矣方汝之病也吾不意汝有今日吾年三十有一而喪汝祖汝之生也晩吾亦不自意能見汝有今日也汝今已儼然及壯厠士林而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且有子有女亦不可謂非幸事然天幸



不可以爲常要貴乎能自立耳汝能師吾儉又不好無益不狎匪類故人或謂汝賢然性愚質魯於一切人情世故都不諳練不知將來何以處世然則自今以往其足爲汝之憂患者正未可量也汝其可不戰兢惕慮以思自立耶語云多難所以興邦殷憂所以啓聖惟凡人亦然故孟子言人生於憂患又言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所謂憂非顰眉蹙額愁歎之謂謂於事物之來不敢以輕心出之今夫臧獲婢妾猶不可待之失其宜況其等而上之者雖尋常日用之事猶不可處之乖其度況其橫逆相加猝然臨之者故平日失人心則事至而莫與助小忿不自抑則浸尋以成大患往往然已故事未有不以躁率而失以審愼而得者汝念之哉吾性疎畧不喜隨事規砭故因汝之請而聊爲汝言其大凡然吾言有盡而意無窮但能因吾言而善體吾意則不惟可以免患於世而所以保壽命長子孫之道亦不越此矣不然則來日甚長吾以垂老之年豈復能代汝憂哉

楊大鄭曰語樸氣厚而意之所在又復曲折寫出

是昌黎得意之文



長男會四十初度訓言

甲午人日長男會四十初度肅衣冠進見余酌而喜曰人生四十至常事耳然在今日有可喜者三嬰孩初生父母無日不望其長而今幸已四十一可喜也去年會久病遍除猶不耐勞今終日周旋無倦色二可喜也人子年四十父母或不能俱存今吾與若母皆無恙其可喜三矣雖然此皆由於天幸耳非所以自全之道記有曰四十曰强而仕夫仕與不仕有命存焉固不可以强求而所挾以仕之具則不可以不



勉古之君子四十而道明德立正謂此也世之求仕者語及於道德輒以爲迂腐不知達道達德乃古今貴賤賢愚所共有雖所得之分有淺深要不可以一日無也擴而充之則小而泛應曲當大而致君澤民具此矣否則雖析珪擔爵亦易所謂負且乘者曾何足齒於仕哉汝試反而自思家庭日用之間其果能無憾否乎事至物來能處之各得其宜乎設一旦起而筮仕禮樂兵刑農何者可以自任又何如而可以獲上治民乎吾知汝之未能自信也則所以求乎其

具者何容緩也且夫仕者事也苟有其具則大人之事已備而何有于其小者自非然者即尋常瑣屑之事亦恒不免于後悔汝年三十時吾深有望于汝今倏忽十年而道不加明德不加進然則是前之可喜者由天幸而後之可憂者在人事也汝其可不自勉哉吾年遲暮猶日在悔吝中亦豈敢自詡能持更變既多覺其理如是故聊以告汝汝其探諸書冊以研其理驗諸人情以極其變務使中有定見而紛紜酬酢皆中于事機則所以仕之具在我由此而仕焉可



也即不得仕焉亦不流爲小人之歸也庶有以解吾憂而滋吾喜乎

徐汾令曰不事矜持自成結搆

## 沙尚煜五十初度序

丙申孟夏之吉爲沙子尚煜五十初度婿友語及稱祝尚煜輒謝曰人生五十僅免於夭耳何足言壽然其性酷愛文墨因告余曰某四十時先生嘗有序言矣今幸更有以教某余逡巡未果已而虞山獨往客爲作雙松圖將意復屬余題之余曰陽山大瓢諸公既各有題咏余又何加焉無已則試爲子申畫松之說可乎夫世間卉木如桃李之屬其足動人慕悅者多矣然皆不久而凋謝若松之蒼勁古朴崖然于山



谷之間非有色香之可愛而每爲高人達士之所取者何也豈非以其歷歲寒而不凋乎是故物莫重乎其晚節也惟人亦然人固有厚自矜飾嶄嶄然取盛名於天下及乎晚節不終至不爲正類所齒者亦有早年落拓不羈多掛清議其後乃能折節自好遂得爲善士者是雖獨有晚節猶可貴重又況其確然有守慎終如始者乎尚煜少遭困阨已能自持其身日四十以來交遊日益廣聲譽日益盛而家亦稍亨矣夫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世之器小易盈者亦不必位

與祿也苟稍稍得意即侈然忘其故者有之今尚煜方欲然自以爲不足即如吾郡風俗五十例得稱壽使尚煜而有侈心必以笙簧酒醴爲悅而顧獨有取于畫松此其志尚從可知矣故五十雖未可謂晚節然傳曰言五十則終身可知尚煜之雅尚如此吾知其晚節之必有合也且夫松之始生也雜于蓬雚之中亦不免牛羊牧之芻蕘取之及其足以狎風雨而傲霜雪馴至鐵幹虬枝干霄合抱有如所畫尚煜亦知其所以然乎彼其性直其心堅故能不爲外物所



搖而獨全其天也尚煜天資質直與朋友交務不欺其志可謂有貞松之槩矣詩有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誠由此而益厲其節則如松之壽亦不卜可知區區五十固未足爲稱慶也嚮余曩者以得序尚煜四十爲幸今又十年而猶幸相聚如故其可無一言以貽自念碌碌無聞行與草木同朽然而私心自好惟恐于晚節有玷此意甚願與尚煜共勉之故爲之序不以頌而以規

楊大瓢曰從畫松立論卓然高雅其變化曲折亦如松之夭矯固是韓歐嫡派

沈歸愚曰今之壽文愛佞諛不啻巫祝又必假搢紳署名識者見之欲嘔讀此作知操筆與受文者均有貞松節槩而文之蒼古雋永可如其人可如其人

贈家曠亭序

余性愛畫家貧不能得古人墨蹟而近代名家復鮮可意者偶於僧舍見山水小幅深得古人作法則語溪家曠亭筆也急欲訪而求之而是時曠亭方事遠遊其遊恒十年五年不一歸故其室則邇而其人則如在世外徒滋慨想而已乃不二年而曠亭竟見過余既喜於相遇又見其襟期坦率意言瀟洒略無時俗態遂相與定交甲午秋日下榻小軒流連晨夕縱談身世乃愈益悉其爲人蓋眞能輕富貴而獨往獨



來於壒埃之外者是以雖周旋王侯貴戚間盛衰不改其節而卒脫然無所累於世可謂有高世之行矣（筆有神遠）非獨其畫之能過人也然曠亭足迹徧四方不惟域內岳瀆與夫名山大川仙靈秘境無不窮極高遠搜奇抉勝乃至出塞萬餘里過祁連山臨瀚海以周覽人物風土之瑰異其所見日益廣故其畫亦日益進覺毫墨間具有逸情灝氣噴薄而出與宋元名家殆無以辨又迥非曩者僧舍所見之比而曠亭猶歉然（須從熟後求生乃非俗張爲古）自以爲未足曰吾畫已熟矣但恨未能生已神明于法之中矣而未能超乎法之外又曰必使古人不可無我而我可以無古人乃爲妙境余乃嘆學問無窮畫之爲道直與文章之事同一功候余謬有志於斯文每以不能出古人範圍爲憾而年衰質魯自度終難復進今曠亭以精明强固之資而又勵志如此方欲更訪名勝期于神遊象外爲山川另開生面然則曠亭之造詣吾又安能量其所至耶曠亭行旣有日因爲之序以贈之他日歸幸以所得詔我庶我亦知所用意也



李容山曰文亦範我馳驅然一種淸曠之氣獨往獨來眞不媿與古人相見

## 送文鹿曹還京序

君子之於仕宦不可以有心與也亦安乎命而已矣命者大之窮通壽夭小之日用飲食一皆範圍而不過其得其失固推之而不能去挽之而不能留者也世人不知有命故見害必避見利必趨不知我以為利而趨之則人亦將競趨之而娼嫉傾奪者衆矣見有害而思避之則雖或倖免于一時而辱身賤行已不可復問矣況禍福之來變幻莫測有趨之不及趨避之不及避者亦有因趨利而反失利因避害而反



得害者故凡世之營營擾擾而不安乎命者正其為命所役而不自知者也君子則不然所主者道義所守者名節而一身之寵辱安危皆有所不計夫是之謂安命今夫天賦命者也天以命賦人而不能自為生殺予奪故以其權授之君使之生殺予奪天下之人是君猶天也人臣之事君當如事天明德惟馨所以事天也而不在乎圭璋舍命不渝所以事君也而不在乎智巧若是者初未嘗有意責報于天然德之盛者天必動焉未嘗有意邀結於君然誠之至者君必孚焉則居易俟命之說也雖然於舉世營擾之中而吾顧為此言有不笑其迂者誰乎文子鹿曹孝友性成與人交有氣誼不為利諂不為勢屈知其有守舊矣既以獻賦受知

聖主於是入與纂修出備扈從

天子嘉其勤恩遇有加今年春乞假省親特　賜告五月仍　諭令假滿即赴熱河候駕十月望前詣余言別意有餘戀余語之曰吾老矣無所用於世子名賢世胄年富力強正宜驤首皇路



效績清時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將來任重致遠有以無忝厥祖此則吾所望於子而子之所以不負朋友者也何必介意於離別間乎然吾聞夫文肅公之立朝也出處隨時而夷險一致蓋非以命紿文自安者不能吾子而欲無墜家聲曷於是焉勉之鹿曹因拜手曰某不才無以企先祖然先生以安命勗某其敢不承受先生之明德蓋鹿曹之不余迂若此遂序其語以送之

徐汾令曰以世情談理談透入微蕭遠運命孝標

辨命而後故當獨推作者領異標新



## 周康王廟記

吾邑鉄瓶巷之北有周康王廟在焉人但稱康王廟而已余疑而問曰康王何神也曰周康王也余又益疑之康王固周之賢君然周都豐鎬去吳地遠時巡之駕所不至而何爲廟祀於此若謂其德澤無所不被則文武成王皆然又不獨康王宜廟祀也今獨爲康王立廟何哉一日偶詣故人因爲余言距此地數武有市欒橋相傳爲昔時刑人之所强死既多游魂爲厲日落則往往聞鬼哭甚者或白晝遊入居人患之



有僧能治鬼以大鉄瓶攝鬼於其中緘封而懸之竿其患乃絶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數年僧既死而瓶亦壞鬼復出爲患里父老乃相與言曰怨氣結故鬼不散聞昔周康王時刑措不用四十年若立廟祀之必能平其怨而絶其患已而果然故廟祀至今不替余聞而嘆曰先王德化之及人一何遠哉自世教衰民不知有禮義而飢寒牝牡之患作及陷於法則從而殺之此固先王所不忍又況鍛鍊周內之下其無罪而死者蓋不可勝數悲忿痛切無所發舒則相聚爲

厲無足怪者而二氏者流乃欲以符水禁制之是重其憾也鬼安得散故必能使死者之憾釋然無餘然後生人之患可以永絶其非人力所能及也明矣王生爲明王歿爲明神冥漠之中其必有區處條理使各得其平者里父老之見誠非誕漫宜其廟立而患除夫刑措始於成王而終於康王是康王之世寔未嘗戮一人里人之專祀康王殆以是歟然由此推之則凡古之聖帝明王其在天之靈爽皆足爲生民庇依夫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以下之生者死者



猶得蒙其澤則先王之宜敬禮爲何如世之人惟知崇奉二氏而於先王顧未有及焉如此祠之建不已鮮乎然余過而拜謁見其廟貌卑小而榱桷板檻之屬不免敗壞蓋香火亦少衰矣不禁慨然因記之以示後人庶幾其無忘所自時葺而新之云

陳陽山曰發出若大議論干係世道匪小

沈歸愚曰便是鉄瓶典故不謂鄭鶩伯有國僑而後復得此奇

## 杏花書屋記

余弟緒勳新闢三楹爲館室墻外有杏花兩株高於墻三四尺方春發花照耀庭中可愛特甚因顏其軒曰杏花書屋或譏之曰古人之所以命名者非揭其志之所尙卽因其室之所有今杏花非子之有也而以是名其軒可乎余聞而笑曰是何見之不廣也夫天下之物其與我相値者皆適然耳何者可據爲已有乎故以爲無有則無論其他卽功名富貴之附在吾身者亦皆身外物也未可以爲有也若以爲有則



凡接於吾前而觸於吾目者卽無不可以爲有矣蘇長公有云天地之間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盡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今杏花亦淸風明月類也故在我者有所不得而私而在人者我亦可得而共如必已之所有而後可以爲悅則凡草木之榮華其足供人遊賞者亦寡矣蓋君子之於物也取其可以寄吾情而已不必其私之已也世之人惟執一人已之

見於胸中則物之可樂者常少而不可樂者常多于是乎强者必忮弱者必求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誠一任乎物之自然而相觀於大同之域則雖極吾之忻喜慕悅而不得謂之固也雖終日嘯歌流連於其側而不得謂之貪也蓋一毫而莫取者義利之大閑也君子之所必嚴也取之而無盡者大塊之文章也達人之所曠觀也且予不見夫叢翠之名其亭而綠野之名其堂者乎是皆非已之有而取以名堂若亭者也則玆軒之以杏花名何不可之有或者無以應遂筆而爲之記

施覺菴曰此中空洞渾無物何止容渠數百人蘇長公句直似斯文見地



## 遊洞庭西山記

東西兩洞庭山屹峙太湖中爲七十二峰之長其名勝皆聞四方而西山尤甚讀前輩吳梅村石公山諸作色動神飛欲往遊久矣而以風濤之險逡巡未果余今且老自念以吾邑之勝地而不一至毋乃使山靈笑人遂同以牧上人家尊卓暨長男會買舟而行出胥口十餘里水天（先作渲染）相接一望無際俄而微雲起遠山風雨交作波濤洶湧不免有戒心然觀雲氣之飄忽山容之隱現列缺霹靂之奔騰震耀亦足稱壯觀也是晚泊東山渡（下敘四日之遊段段變化）水橋質明乃至包山顯慶寺前有喬松合抱者數株澗水潺湲繞出其左登其閣則前後皆山綠陰交映其下復有雜花點綴憑闌眺望悠然有忘世之思久之寺僧言林屋洞甚近因邀同往洞中不數武卽須蛇行地又濕遂止出而嘆曰仙不隔我而我自隔仙凡豈不以心哉明日泛舟訪石公又明日遊龍渚三山皆以石取勝大抵石公之石壁立而聳拔然少崎嶮歷落之致但雄壯而已惟歸雲洞極雕斲之妙而皆出於自然卽大士像亦因天巧

而加以人功耳寂光盤龍遠不及也龍渚之石硯礧而下盤遒望之如龍張口而飲于湖即之輪囷離奇而多竅從石中穿穴行里餘有巨石側立廣袤可二丈許二門四柱若牌坊然是日天大風湖波騰沸立足處頃刻水高二尺僧言必冬日水落山根盡露乃爲奇絶今尚爲水掩也還過消夏灣憩石佛寺有微雨既抵寓仝人恐爲雨阻謀歸余曰縹緲峰此間之（林屋出自僧言）最勝也來遊而不登縹緲猶不遊耳姑安之及明則（縹緲却用自提）天色晴霽畧無風雲余大喜趣具肩輿前進過半嶺



以山石磊砢乃扶杖步行直登其巔回翔顧盼則三萬六千頃盡入眼底日光映射湖波彷彿金鱗游泳于盆盎吳越諸郡邑歷歷可指然所望既遠則烟雲之氣蒙之城郭山川皆在縹緲間而已意茲峰所以（標名縹緲）得名者其以是乎蓋他處望太湖止一二面今此山居太湖中而茲峰又出衆峰上故能無遠弗矚觀太湖者至此而觀止矣是遊也淹留不過四日而勝境（求住）畢至陰晴風雨之變態亦備閱焉且其桑麻之蓊欝竹木之蒼翠人風之古樸無不可愛僧寺好種牡丹雖未徧觀而亦頗領畧可謂愜于志矣獨四時花果不克躬逢其盛又東山未獲一登是爲戀戀云

繆虞臣曰段落唱嘆步步變化入勝縹緲峯爲西山觀止叙至此另作頓跌出之水窮雲起亦欲令讀者觀止也

楊大瓢曰叙事中畧兼議論在柳州眉山之間步步引人入勝文情駘宕使人心怡

## 枯樹記

己丑初冬王甥德傳手攜金柑一盆歸其盆僅可容二升而其樹不能盈尺然垂實滿枝皆碩大美好綠葉掩映金碧爛然甚可愛卽而數之得二十九枚余微嘆曰可惜不滿三十也歲晩寒沍置諸暖處且以草護其根因得無恙迄今凡十年日漸長大高三尺餘而盆缶亦三易雖遭冰雪無傷也今歲首春寒一夕葉皆焦卷亟令童子移向陽和而遲之數日竟無復生意樹旣死而德傳亦亡矣因思此樹之榮枯實



與德傳休戚相應蓋前此四五年間春而發枝夏而開花秋而結實莫不華滋可觀雖其實不如向時之豐美而多倍之或再倍皆成熟可食時則德傳聯姻受室連擧子女雖所處不得地亦若欣欣向榮焉後二年德傳忽患血症時作時止則此樹雖結實而不熟至歲盡猶靑靑焉食者每嫌其酸澁近二年則花雖盛開而一子不結余甚訝之而德傳亦病日益深又連喪二子未復産一子而德傳身後亦殤則此樹之不實豈非其無子之預兆乎憶今元日德傳猶衝寒過余余惜其病體勞頓然亦喜其尙能强步後數日聞已臥床欲往省之而未果至十七日決往矣童子忽指樹而謂余曰此已死矣余心怦然又以其日係往亡欲姑俟明日而信使忽至遂馳視之又越六日而訃聞其年僅二十有九耳蓋余前言又若爲之讖也豈不異哉嗚呼夫物有盛必有衰其與人之生死或亦適然相値耳獨念德傳自襁褓中來余家及長而爲之婚配屬其婦翁敎之治生固望其能自立長子孫以爲老人慰也而一旦奄忽子復不育痛矣



乃至一草木之微可以寄余思者亦萎絶無存殆與子敬之人琴俱亡有同慨焉此余所以撫玆枯卉而于其始末之際不禁低徊係之也方當剪伐爰爲之記以寫余哀

呂逸田曰通幅照應甚密幾可作日者龜策列傳適然相値意曲終奏雅乃見九齡風度

雜記

丁酉秋日偕陳子虎文訪澄照上人於滄浪亭于時寒潭水清木葉微脫天香初放庭卉敷榮相與領而樂之然澄公居城市久意頗不適超然有遠引志因言及匡廬諸山之勝余曰深山邃谷之中結茅而居如蛇虎之害何曰鬼怪則有之無蛇虎也鬼怪不爲害乎曰不害有一僧住廬山每夕輒有一人至其人軀幹粗坌頭之大如其身面目黧黑語言無味又好作交頭接耳態往往終夕咭咶將曉乃去不知其何



怪也僧甚厭苦之乃預將火箸燒赤伺其來近已以箸刺之中其目刺然一聲而此物忽不見矣明日迹之則箸在一大松樹上從此其怪遂絕又一僧蘇人也往遊黃山遂閱二十年不返其師弟念之尋訪至彼相見大悅曰吾弟遠來吾當覓腐具食問腐何從覓曰若下山買往返須六十餘里然附近淨室中或有可從假貸不過一二十里耳行僧辭不獲遂去去後隨有一少艾來求歡極其欵曲親昵僧念深山中何以有此吾師兄必爲所惑是以留戀不返可嘆也

因叱之曰汝已壞吾師兄戒體今吾暫來此何得復作是想固不許其女曰汝必不許我我吊死於此矣遂持一繩自縊于簷間少選口出血[illegible]竟死矣僧甚皇遽又念本以好來今乃累師兄犯人命事我義不可去俄而有男婦若干人叫號而來手執器仗指僧而罵曰和尚強奸婦女致死當何罪須并住僧縛送官乃將器皿什物及鍋灶之屬盡行毀碎僧正危懼間而師兄亦至若不見聞也者前攜其弟手曰吾同汝造飯去而衆亦逡巡自散行僧曰鍋灶已毀如何



住僧曰第隨我來視之則諸物俱依然如故也行僧且驚且喜詰其故住僧曰是皆魔也但不動妄念則魔自退矣始吾來此若輩長者短者肥者瘦者白而皙者黑而醜者奇形怪狀赤髮綠鬍者若女若男若老若少什伍成群更至迭出晝夜無間嬉笑怒罵無所不至或持器械欲毆勢甚兇惡或以白刃加頸欲殺吾但漠然不動任其所爲終亦不毆終亦不殺也但將衣服寸寸裂之或取去將窻戸及什物毀壞及其既散則衣仍在懸物仍無損也一日攜一童子至

欲我收爲徒不聽輙殺童子血淋漓於地且共烹而食之亦取肉一片置吾袖徐出視之則木皮也攙攙月餘乃止某聞諸其徒如此葢山鬼伎倆不過爾爾不爲害也余曰是則然矣然何所得食曰凡住淨者皆有藉于叢林齋襯必及焉又時有善信捨施可以不乏曰獨居無偶可竟日他出乎曰山中無匪人外戶可以不閉不妨任意游行也旣而嘆曰聞今亦不復然矣往往有竊取衣粮者至於掊鎖折關余因嘆曰夫鬼怪異物也人則同類也乃鬼怪不取物而人則取之而去然則人之害固甚於鬼怪也哉深山中猶尚如此其又將何地以避之眼前有景公亦隨緣住持而可乎



冷秋江曰君子之精誠可以感天地動鬼神而獨不能感小人是則小人之爲害大有甚于鬼怪者我寧山鬼紛擾左右而不願見小人之影也先生大作意在斯乎

徐汾令曰不動妄念則魔自退着此兩語煞有深意豈獨山僧之境界如是結處更有遠神勿謂閒閒叙述作文人游戲觀也

雜記二

戊戌仲春南園陳氏子年十餘歲日出外挑野菜見一藤蔓延於地循而迹之至瑞光寺鐘樓側之廢地而止遂用鍬掘之得一物如小兒狀其藤從頂中出耳目口鼻皆具目睛色紺碧而有神頭枕一手一手加於腹交股而臥卽陽物陰囊亦無缺焉持歸以示其母曰此宛似新生小兒其母遽拉然折其兩足曰今尙似否俄有隣嫗折其一臂啖之曰甚甘美也於是群相吞噬有好事者聞而往視之則已無餘矣陳



姓歸而怒其妻曰有此神物我以獻之大貴人豈不賚我百金我一生活計在是矣奈何破汝壞之遂毆之至於再三呂逸田曰其婦遇此異物而鹵莽食之固愚矣然陳以貪利之故發怒於妻則其愚更甚焉夫今之貴人多靳賞賞不酬其望彼又將安所發怒乎余笑曰無論不如所願縱使得之以貧人而驟獲多金憂患必自此始昔有富翁持籌握算早作夜思未嘗一日酣寢也一夕往伺其家人則皆已熟睡鼾聲如雷且召問之同辭而對曰心無掛念耳翁乃出

數百金分予之令爲營運其夕復往伺之則皆夫妻計議不能寐豈非得失亂其中故耶今陳徒虛想百金已煩惱累日況其實有之耶是又不如其妻食之之爲得也是物也或以爲肉芝或以爲何首烏按列仙傳蕭靜之掘土得一物類人手肥潤而紅烹食之逾月齒髮再生一道士曰此肉芝也當成地仙而他書所言肉芝亦然則肉芝僅如人一體耳又按本草順州南河縣人何田兒生而質弱陽萎年五十八未娶一日忽見有藤二株相去三尺餘苗蔓相交久而



方解解已復交田兒異焉因掘其根歸有山叟勸之服食經年而舊疾皆痊髮烏容少遂娶少妻連生數男乃改名能嗣壽至百六十歲其孫首烏亦服之生數子年百三十而髮猶黑鄕人李安期者與首烏親善竊得其方遂傳播焉故以人名其物曰何首烏然雖盛稱其效亦不言其類人形今其爲物如此殆有勝於肉芝首烏而乃爲村婦所剖食泯然無所見其奇嗚呼猶是物耳遇其人則功效彰於時聲名傳於世遇非其人則猥與野草同歸而已物之遇固亦有

幸有不幸哉
陳陽山曰肆筆成文情景如畫中引富翁一段尤
足喚醒貪痴



## 勤耘說

癸巳仲秋新闢一椽爲兒曾坐地取陳思王藉田說中語顏其額曰勤耘因告之曰汝知耘之說乎夫農夫之治田也深耕而播種之苟雨暘無愆則斯可以望有秋矣然庶草叢生以害苗不耘而去之雖種猶弗種也是故貴乎耘且苗難長而草易茂耘而弗繼雖耘猶弗耘也故耘又貴乎勤耘之所係大矣哉惟學亦然經史以爲田誦習以爲種將使此心此理日進於光明如苗之浡然興起而不可遏然而其爲害



苗者則不啻多矣聲色貨利之私亂其中遊觀嬉戲之樂誘其外馳思于荒忽而卽安于寢興凡此皆學中之惡草也不寧惟是謂學不妨有所游息也而流爲玩物喪志謂學不可以離群索居也而至以燕朋廢學是又與苗之有莨稗無異耘之其可不急乎況草雖易生而其長亦有漸故爲農者不過一耘再耘其甚勤者亦至于三焉止矣若爲學之害其來無方其至無時苟一日不耘勢必滋蔓而難圖故君子之耘其勤當什倍于農也古之君子或則三年不窺園

或則冬不爐夏不扇其勤也如此用能尊聞行知而令德顯于奕世汝小子尙其法之庶有以養其根而竢其實乎自非然者學殖荒蕪而老大徒傷將反不如力田之有獲也可不惜夫

楊可師曰得體



## 雜說贈魏貽士

蘭草也而人不以草視之以其有花也夫竹偃蹇而倨傲不見其有花也夫松杈枒而突兀雖有花不足尙也然見之者莫不仰其崇高思蔭庇其下故或尊之爲君或稱之爲大夫而蘭獨無有然則物之貴賤豈係花之有無哉雖然松竹必有干雲蔽日之勢而後人從而貴之耳若蘭之馨香發聞則無假于勢而自足故雖當歲寒之日無花可見而識者咸愛惜焉非其有于中者不可誣耶殆所謂良貴非耶昔者孔子傷其不遂而寫以鳴琴靈均滋之九畹而紉爲長



佩蘭之見契於聖賢若此以視夫受秦人之封藉貴介之譽者果孰爲可貴耶

松之材可以任棟梁竹之材可以利器用而蘭弱植也徒其香韵足爲耳目之玩耳豈可與松竹較優劣哉然吾見松之爲棟梁者往往爲虫蟻所蝕以至敗厥績者多矣是既以才自戕又以戕物也竹本挺然之質及其用之也必屈抑其性磨礲其節破碎其體而後適於用其傷甚矣孰與夫蘭之蕭然物外而得

全其天者乎且夫蘭非無用於世者也可以供高士之餐可以充美人之佩可以淡俗慮可以祓不祥故曰蘭當爲王者香誠善之也誠貴之也蓋凡物以用爲用則勞而多辱以不用爲用則逸而多功夫蘭之不能爲松竹者乃其所以獨優於松竹也歟

蔡九霞曰作者以國香自喻兩首反覆卽是太冲招隱詩也然秦人之封不足爲泰山松累吾爲二物解嘲曰劉先主有云芳蘭當門不得不鋤物外之天其全不全與自戕戕物破碎其體者又何如也



## 蜂損筆說

騷道人有不律一枚用之由折如志甚愛之病暑曠讀書者旬餘筆墨荒焉及出而覗之則塵封土積穎已秃矣一小黑蜂從上竅出揆之不得卬其管則有虫子不一類絡繹堕几上皆若死若生目不欲覗盾起栗躁怒失常念欲殺虫子則彼甚無罪欲殺其蜂則已飛去不復來無可柰何乃倦而假寐有頃氣漸平徐而自思之因翻然悔曰是吾之過也于蜂乎何尤夫物與人雖異類其知趨避同也蜂之樂居于管



城以蕃其種類惟其便耳彼爲嗣續計甚切何暇復爲我筆計世之人妬賢嫉能雖無所利於已而樂於損人者多矣苟有利若毛髮比則雖損人千百亦不顧而爲之矣況於蜂之無知乎況於一筆乎且使我終日兀坐以筆墨自娛則彼又何自而穴其中今我以病廢學則彼之栖託於此亦其宜也凡事之無其實而有其名者物必從而敗之故昔者魯侯不虞于祭祀而鼷鼠食郊牛角黃次公欲與化條以文太平而鶡雀飛集其舍吾今年老耆書遂瘳有好學之

名而蜂捩吾筆蓋吾雖時有小苦間亦對客談笑或嬉戲而獨經旬不一臨几案好學者諒不如是蜂其或者以警我也然則蜂之損我者小而所益於我者甚大方當愧謝之不暇而又何以怒爲哉乃吾惜一小物至毁其巢取其子而猶不能無憾於蜂狹隘淺陋亦已甚矣繼自今當思所以爲蜂地以補吾過

楊大瓢曰蜂小物也損筆小事也因此而怒小過也爲能自反若此況其大者乎 蓄齋曰進之功可知矣



## 字說

余取易大象義自署其居曰蓄齋而或者譏之謂易作畜而子乃作蓄聖經顧可改乎余謂畜有二音必從本字則必爲輕薄子所揶揄而畜與蓄義本相通故假借從蓄未爲改經也而攷據韵書兩字訓詁不同終以爲不可通余時亦未與深辨今按畜止也易大畜小畜皆謂以陰止陽也又養也詩曰父兮畜我書曰汝共作我畜民皆是也蓄積也記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又菜也爾雅曰萹蓄而詩我有旨蓄釋



者亦以爲美菜也若是乎二字之義絶不相通矣然觀孔頴達正義其釋象辭也曰君子多識前代之言往賢之行以畜積已德則是畜亦訓積而邵長蘅輯古今韵畧蓄下注畜通並引易大畜小畜以實之則二字之相通蓋無可疑者豈博雅君子而此顧未之攷耶且夫易之義變動不居其爲說也屢遷不可爲典要如元亨利貞本非對舉之詞也而文言則分爲四德龍者乾健之象也而坤之上六積陰之極則亦曰龍觀之爲言觀也於四聲爲去然如爻象中觀字

則並不可作去聲故孔子之贊易也於乾坤六子或言象或言位或言德惟義之所在而未嘗膠於一誠不欲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然則必欲訓畜爲止者無乃失聖人之指而徒費詞爲哉余雖寡昧然不敢有悖於聖經恐聽者不察故錄其義疏以相質焉

楊大瓢曰典核



## 七出說

七出之條自古有之竊以不孝偷盜多言及淫固所宜出若妬則婦人之常而無子與惡疾又所遭之不幸而非其罪也出之似爲過當故必妬與無子合則勢將絶夫嗣而不可不出耳今有不幸罹惡疾者雖隣里猶將憐之婦人以夫爲天顧因其疾而遽出之烏乎可且婦人固有無父母兄弟之可歸者出之是速之死也忍乎哉疑此非聖人之制也已而思之而知聖人之意亦未嘗不然蓋古人之祭祀必夫婦親



之有惡疾者或狂易喪心失其常度而不可以奉祭祀不得不廢置之而別有所配是卽出矣非必竟遣之使去不加養視之恩也傳曰王后無嫡則擇立長不聞王后以無子廢也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爲之賦碩人不聞諸侯夫人有以無子出也推之庶人理亦宜然其以無子出者亦必別有所犯耳三代以上妬婦不槩見於經傳非古之婦人皆不妬蓋閨門之內兒女之私苟無大過則相與容忍而已何可盡出然妬有可以情理原者有不可以情理原者謝安之妻

之禁切姬侍此可原者也王導之妻幾於賈充之妻之風矣不可原而猶可原者也至隋之獨孤后不雖妬其夫而并妬其子及其臣之有妾以至殺高熲廢楊勇立楊廣而卒以亡天下妬至於此豈得以有子(千古卓見道破神髓)而原之此妬婦之宜出聖人固深見其徵而特爲之制者哉

蔣芳似日本論無子而翻出有子可補聖制所未備



## 思絅姪字說

緖勤弟名其長子曰如錦而菻字於余余取蜀都賦幽思絢道德之意字之曰思絅而告之曰夫錦物之華美者也今欲如之非有章身之具不可而所以章身者非服美於人之謂謂其道德文章足以訣聞而動衆也道德積躬者有諸中而形諸外故能吐辭爲經文章之士不能及也然儒者置身六藝之林日與聖賢相對誠研精以思之則亦必將有得焉由是沉浸醲郁而發爲文章以闡揚秘奧卽無非道德之英華所謂絢道德也此吾所有志而未逮者汝今方從事於文尙其勉之能如是乎雖天孫雲錦弗美于此矣且夫讀書本爲致用則釋褐而衣錦固亦儒者之所期也吾家先澤久湮甚望子弟能以科名顯然必操之有其具而後出其所學上之可以黼黻休明下之可以衣被黎庶而道德之所發越于是而益光斯爲有以副吾望耳否則雖紆靑拖紫亦難免維鵜之刺孟子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曷亦于幼學之日先謀夫章身之具以爲之地哉

李客山曰末副紆青拖紫一段近日訓子孫者相戒不言讀先生文老成典型胥於是在



## 聲遠姪字說

緒勤弟名其次子曰如鏞而請字於余余笑曰古者二十而冠而字成人之道也今甫在齡齔字不已早乎曰雖然姑爲我字之夫鏞大鐘也鐘大者聲必遠遂字以聲遠而爲之說曰鐘必縣於高所然後鳴所謂居高聲自遠也然則欲其聲之遠者亦顧其自處何如耳古之君子德與位俱高故其聲大而遠然三代以上官人以德故位必與德稱後世則有德者不必有位有位者不必有德而人情但知位之可慕不



復知德之可尊矣然位其在人者也若德則在我而已入孝出弟謹言愼行弟子入德之基也馴而致之卽至高者在是君子務盡其在我者而以其在人者聽諸人則所以自處者高矣聲其有不遠乎苟徒役役於外物而不知所以自處則雖勢位通顯而不足以及遠或反播醜聲於世非吾之所期也如鏞幼未可與語幸其天質未漓正可養之以正此父兄之任也待其成人當以吾言詔之

李客山曰與前篇同一機局而末幅鞭逼愈緊

## 書刺客傳後

自古俠烈之流借交報仇不愛其死疑不可以常情論要而論之（俠論得未曾有）亦大抵從勢利起見耳如聶政言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是爲勢所動也又言嚴仲子乃直進百金爲親壽我義不受然是深知政也是爲利所動也向使非諸侯之卿相且直進百金而徒以意厚之亦未必肯以身許嚴仲子也平原君曰貴而爲友者爲



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然則人之逐逐於勢利者特爲身謀耳今彼并以其身爲勢利用亦獨何哉

施覺菴曰兼勢利而以禮下人雖微聶政其誰不從如信陵之於侯生是矣惟以勢利自崇然後賢人遠去文能出奇制勝然莫讀者於刺客傳勿便一筆抹倒

## 書滑稽傳後

齊威王後楚莊王幾二百年今此傳首列淳于髡而曰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大史公必不鹵莽若此當是簡錯之故然其言優孟事多不可信楚莊王時韓趙魏未爲諸侯而曰齊趙陪位于前韓魏翼衛於後一也春秋卿大夫皆世祿況莊王與孫叔敖君臣相得至深不應及莊王之身而叔敖之子至窮困負薪二也優孟爲楚王近狎之人其進見有時一旦儆叔敖衣冠笑語而前（此折尤爲近情）縱令神似豈能并肖其面目而使



楚王左右皆不能辨三也或曰亦甚言其似耳然莊王英主也豈不知死者不可復生置相重事也何至見一似叔敖者而遂欲以爲相毋乃莊王亦與爲滑稽耶四也蓋優倡詼笑之言最易傳道于人口而相訟既久則附會日甚班孟堅曰朔之詼諧逢占射覆行于衆庶兒童牧豎莫不炫燿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語附著諸朔亦可見此等事不足深信太史公特以其談言微中而取之亦以其不甚有關不必過爲核實故採摭所聞信筆書之以神其說以快耳目蓋郎

太史公之滑稽云爾

何質谷曰既傳滑稽自不必一一核實而面目逼眞莊王及左右皆不能辨亦爲欺已甚故邯鄲淳楚相碑不叙衣冠笑語一段此文作意實與碑相表裏



## 書臧洪傳後

臧子源請兵不得宜即以羽旅赴救如信陵君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可也苟不及事則宜投書告絶奉身而退以圖後效何乃坐守窮城多殺士卒爲且子源所涖之州固紹所署也縱使子源能以此滅紹而以舊主人之故推刃新主人于義亦有所未安故必舍紹所署之州然後彼此之義絶而無嫌于相報然子源之仇本在於操而紹猶在可末滅者也袁曹勢不久睦曷不姑觀其變而乘其釁乎既不能去紹而他圖又不能用紹以報操而徒以一城之衆徇其忿悁之節嗚呼若子源者義烈則有之蹈道則未也



楊大瓢曰推勘入微

書王介甫度支廳壁題名記後

介甫此作文筆甚美然其說則邪說也夫人有知愚賢否之異而貧富因之愚不肖之不能不見役於智能貧者之不能不見役於富自古有然雖有善齊物者不能强之使齊也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然則使輿臺圉牧之屬一有不備卽事必有所不集矣且夫公卿以下雖各有相君之勢而亦孰非天子之臣



設天子而有所役使則雖王公之貴孰敢不竭蹶以趨事而况乎其下者故曰振其綱則目自張挈其領則末自舉今夫富民設財役貧內有臧獲婢妾外有田丁園戶然一奉徵發之令州縣之符則皆相率供辦奔走恐後安在其能與人主爭黔首也吾謂富民乃助人主養黔首者非謂其能好行其德也役人者食人役於人者食於人其勢然也故周禮以保息六養萬民六曰安富而介甫顧首欲擾之苟如其說必將使利孔盡歸於上而齊民之才且智者皆終身於畎畝其愚不肖者至無所得食而後已是大亂天下之道也異日青苗市易之禍不已兆端于此言哉

楊大瓢曰有西京氣

## 書宋史奸臣列傳後

自古奸臣莫不各有才智施之文章政事往往可稱及其一旦柄用則不顧名義惟事盜竊威福而逞其所欲爲能使人主終身爲其所愚而不悟抑或人主亦悟其奸而其權已重其勢已成遂至無可如何蓋其術足以御主心其辯足以摧衆口其矯情飾詐足以釣聲譽其機警捷給足以應事變其深心厚貌足以鉗制百僚其陰賊險狠足以巧發奇中而陷人於不測是以能刼持上下而恣睢以行其私此不可謂無過人之才也然吾謂其愚亦甚矣夫彼之所以傾險百出而流毒於天下者雖罪惡多端其實皆由于貪利耳權不重則不足以濟其貪而位不極則不足以重其權故其始也大抵交結近倖而乘隙間釁百計以得之既已位高權重矣又忌他人一間則不得久於其位是故屢興大獄誅鋤異已凡一二三遺老與夫忠良正直之士及嘗有功勞爲上所知者必陷以罪而殺之逐之其不盡者輒指爲朋黨而擯斥禁錮之而其子弟姻婭及諂附門墻甘爲鷹犬者悉擧而



升之于朝布列顯要交通賄賂由是中外承風競割剝小民以充餽獻猶惟恐不當其意因之豪佔良田美產跨州連郡坊場碓磑窑冶之屬徧于海內舟車貿易者交錯於關津以網羅天下之利故其宮室園囿池臺之壯麗工巧擬于王居珠玉錦繡盈于庫駿馬龍駒盈於廐珍禽奇獸名花異卉盈於苑黃白金萬金爲一櫃者以什百計寶器珍怪世所希有之物無不畢致如珊瑚之高八九尺者至十餘樹而胡椒亦八百餘石一餼之設窮極水陸猶云無下箸處輿臺皂隸皆口厭膏粱其棄捐於溝壑者亦足贍貧人數十家而天子猶時出珍膳以賜之佳冶窈窕明瑞盛飾者百有餘人皆彷彿神仙而幽㝡家婦女以爲之婢使左右侍童韶秀而明慧者亦不下百人被服美好不啻如游閒公子優倡巧匠侏儒之倫各執其事莫不竭其所長以待顧盼監奴之愛幸者入則關通請謁出則抗禮公卿當是時也其富貴光寵可不謂盛哉然而天怒人怨物思害之故遠者十餘年近者四五年或二三年鮮有不敗者小則身伏歐刀妻

鋪排盡致皆從戰國策來

子謫徙大則全家抄滅夷及三族弱子文孫出綉襁而齒鋒刃株連黨羽至千餘家或死而怨家嚼食其尸毁其室廬奴婢各竊資逃竄家之所有盡以償贓而不足此時其妻子在者求爲貧賤人而不可得嗚呼何不少（喚。得。醒）留餘地於後人也宋之奸臣值其君之昏懦頗有得善終者然不得其死者亦多矣其幸免者生則爲人詈罵死則追奪官爵遺臭萬年爲鄉黨羞亦何利之有且獨不念政亂民愁國勢日非一旦宗社淪亡已亦安能長保富貴乎嗚呼夫人止一身耳



雖廣厦千間所居不過容膝也雖食前方丈所食不過適口也金寶委積而不用與土石同也珍奇玩好偶一悅目而已也亭臺池沼偶一游賞而已也彼固未暇優游于此也美女孌童之多彼固未能分身而御也門客豪僕之縱橫適足以斂怨蓄禍也何苦而孜孜若此且人生天地間能幾何蒔諒彼持國秉政之日必非少壯其所以貪得不止者直爲子孫長久計耳而豈知其適足爲子孫殃也嗚呼何其愚也（補。出。愚。字）今夫里巷細民奉公守法亦未嘗不能殖其財產終身

逸樂富及數世隱逸之士耕讀自資猶能結精舍於名山彈琴飲酒以娛其天年況其歷登顯仕至爲宰相卽使恬淡有素不一二年而遂罷政亦必不至無以自娛而且有令名於世以彼較此果孰得孰失乎且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誠務推賢進能與共圖國是則天下之才皆其才也天下之功皆其功也韓魏公曰某爲相歐陽永叔爲翰林學士天下文章孰大於是可謂知相道矣方南渡之初宋之國勢大可有爲設宰相能因機以開悟其君協和同列奬勵將士以



恢復中原則相業光於天壤餘慶衍於無窮豈不安富尊榮臣主同休孰與身處小朝廷爲敵國陪臣哉（又。喝。愚。字）甚矣其愚也傳曰能用善人民之主也故宰相之善莫善於讓善而惡莫惡乎忌才奸臣固未有不忌才者而宋之末造尤甚自秦檜忌岳武穆梗和議而殺之其後史嵩之賈似道輩既不能戰復不能和而惟以忌嫉爲事人之才出已上者稍有知名勇功者非顯陷以罪卽陰行鴆毒或潛遣刺客必殺之而後已天下之大至不能容一人故張惟孝以爲朝廷負人

而不肯出此譬如紈袴子弟結怨於拔山扛鼎之夫彼方將甘心於我而我乃盡去其羽翼徒恃有門垣之固泰然自得及不得已乃獨率其家僮以禦之固宜其望風奔潰而旋以覆滅也向使似道（恕秦檜而甚似道）不行貪殘之政外禮敵使以緩其侵陵內則擢用賢良相與竭（此先生之本論也）力補救則宋社猶可以不屋而師相之尊固自在西湖之勝固無恙也何爲而去半閒堂之樂就木棉菴之厄乎此其爲愚殆又出秦檜下矣嗚呼夫東晉之幅幀不大於南宋也苻堅之强盛不下於元人也清



談坐嘯諸君子不賢于當日之朝士也然晉終能自立而宋遂以亡者晉能用人而宋不能故也則皆權奸汲利忘害之所致也吾每觀前載見奸臣之行事雖不同而大致若一轍其禍敗亦畧相似未嘗不恨其奸而嘆其失計以爲非天下之至愚必不若此故附識於此願爲後之柄國者備一箴焉

張匠門曰以奸臣爲愚稍涉世故者率能知其所以非先生不能層層洗發剔膚見精至似道奸雄之靡以半間堂易木棉菴乃其長技得此晟鐘方欲爽然自失

## 書平渝事畧後

余少與峻亭先生交知其曾大父念陽公當魏閹亂政日吾郡以公忿殺緹騎撫臣毛一鷺怒甚疏請屠城公爲委曲周旋使合郡生靈得免於禍而公亦卒以正直不容於時以是嘆公之德爲甚盛而初未知公之優于將畧也甲午孟秋其嗣孫一韓出公所記平渝事實屬予校讐而謀重梓焉乃益嘆公之才真足以大有爲於天下而惜其時之不盡用也公本儒者軍旅之事非其所素習乃受任于倉猝之際而能



勘定禍亂所向有功其忠義皆發鞠躬盡瘁固不待言要非撫御合宜有以深得將士之心不能然也今讀公所記將士本末蓋上自同列下及部曲外而夷土內而義民苟有一日之勞一端之善莫不表而出之其稱物如權衡而憐才如珠玉噫持此意以待士其孰不思奮宜乎驕者畏法惰者効力疑貳者輸誠而用命者益樂爲之死也（能識忠仁所以致捷之故）然兩將位均權敵最易互生嫌隙從來彊埸之事未有不由此敗壞故公于下東道尤推功揚善極調劑之苦心焉古云師克在和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渝事之成功非公之克讓實克致之哉然觀當日事權不一議論日紛論功行賞之間公蓋有不能自行其志者此書之作所爲惓惓也嗚呼向使公秉國鈞必能賞罰明信以鼓舞豪傑之心天下事何不可爲又使其主一二封彊大獄必能議功議能爲國家愛惜人才豈忍深文周內至自壞其長城哉夫以公之才而不克竟其用且使之侘傺以死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又豈獨公之不幸也耶



繆虞臣曰言言扼要不同紙上談兵

## 書姜奉世先生傳後

先生少倜儻俊邁好結交善談笑先大人亟稱焉故余雖少先生七年而嘗以父執之禮事之然先生謙和初不以長者自居也既居光福衡宇相望情好益密然余僅託交游之末而徐氏與先生聯兒女姻及余遭徐氏之難先生爲盡力排解而不得先慈竄伏高齋者數日賢夫人敬共朝夕無倦容究訟八載先生始終無一言左袒徐氏至爲彼所詬詈余感銘特甚事稍平少致候問之儀輒答報有加或固卻不納



方欲伺先生之間一吐胸中所欲言而先生顧以忿時嫉俗之故堅臥不起至欲自沉於淵竟不得復望顏色而永隔終古心乎痛矣涕既隕之今讀此傳覺先生聲咳栩栩欲活雖悵典型之不再而猶幸潛德之有傳用書數語以識當日相與之情而先生之不詭隨流俗亦于此可見一斑矣

陳陽山曰寥寥數語惻愴獨深文之不以詞勝者

## 明南京工部侍郎念陽徐公傳

徐公名如珂字季鳴世居吳縣之跨塘後遷西城廟堂巷曾祖政祖言皆有隱德父思仁以病出贅卒於漢陽故公後自號念陽不忘其父也公生有異稟讀書數行俱下既孤且貧每會文自跨塘至城約二十里輒躡屩往來至則易衣履而入然自命甚高鄉人至今猶能道其語也萬歷甲午舉於鄉乙未成進士授刑部主事御史曹學程以諫封倭下獄公疏救之遷郎中同官謝廷讚疏請建儲神宗震怒一署盡譴



公謫雲南布政司添注照磨歷十年光宗冊立起湖廣衡州府推官以內艱不行服除補河南府推官充同考官稱得士尋陞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西夷王豐肅挾天主教惑人公請宗伯奏而逐之出爲嶺南參議時司道多缺公署六印文移案牘皆手自裁決人驚以爲神澳夷來貿易者告紅毛將犯香山請兵請餉請木石築垣墉兩院不知所出公曰此狡夷嘗我耳香山澳爲防海重地城垣宜毀不宜築築則彼巢穴其中誘我逃亡伺我間隙不可許也獨許以兵

成而夷已私築城垣百餘丈公遣中軍率水師往盡
毀之夷皆曰是固逐我王豐肅者相顧錯愕不敢動
而紅夷亦卒無警暹羅貢使以通天犀二象牙四爲
餽公固却之夷使驚嘆粤地多珍產通海舶風俗淫
侈豐餽餉官其地者率不久致富公獨不樂居之遂
以賀憙廟登極行贈遺一無所受贖鍰皆籍而貯之
度梅嶺將士德公知公什物未具密運檀梨諸美器
列嶺下公命亟持去否則我有一炬耳皆羅拜感泣
家人有攜粤中一物者搜得投諸江其清若此天啟



元年以卓異擢按察使副使備兵川東當是時永寧
土司奢崇明父子作亂戕蜀撫遣目樊龍張彤據重
慶而自與其子率兵圍成都楚蜀皆震公至黃岡聞
變或勸公移疾公奮然曰棄命不忠縱暴不仁避難
不勇吾豈可私一身而徼三罪遂寄孥於荆南友人
所而獨與四僕疾驅入夔抵墊江集紳士策之曰蜀
事急矣然賊倚重慶爲固欲解成都之圍非急攻重
慶不可重慶三面阻江一面通陸賊據佛圖關以扼
我欲扳重慶非先奪關不可然而兵與餉皆缺乃召

石砫司女將軍秦良玉率兵援省而借餉於楚募勝
兵得千餘人遂發墊江遣指揮馮世修招撫義旅檄
調邑梅若耶平茶諸土司兵齊集銅鑼峽遂誓師合
圍邑梅若耶兵從間道走關先縱斬首數百級於是
軍聲大振良玉兵未至省而省圍已解矣攻圍累月
公以關既兩得而復失皆由兵力不齊乃親率選鋒
數千走魚洞駐雙山速出佛圖後直搗其上游二郎
關而秦良玉亦自省還與諸將連營俱進公下令刻
期攻關守備金富廉率所部先登諸軍爭奮斬首萬



餘級賊始棄關入城不敢復出而賊援兵二萬自江
津來衆皆懼請撤圍避其鋒公不聽時同知越其杰
率放歸援遼兵赴瀘密追使躡賊後而官兵從間道
左右夾擊盡殲之江干江水爲赤賊援絶勢窮乃先
後出降已而張彤樊龍皆爲亂兵所殺餘黨悉平尋
奉委監督合江進搗賊巢公議分兵三路使副總羅
乾象薛來衍及同知越其杰各將萬人堵截前後一
舉滅之兵既不足將又驕蹇甚腹心士惟一越其杰
又以讒去公乃以身倡率崎嶇險阻備極焦勞卒能

破古藺火其居犁其墓耆寅負傷走與其父匿水西之能塲壩方畫三策必梟其首而郤金不至公亦內名乃行初公嘗夢見神宗於便殿皇長孫侍神宗出川扇三授公公隻手承之而以兩手捧上之皇長孫至是始悟爲三川扇動而公獨力報國之兆云公爲人孤行一意不傍門戶然見義必爲無所顧忌旣掌通政司事値魏閹擅權公封駁不少避凡糾閹章輒立封進楊漣繆昌期以劾閹斥公餞之郊司吏奔告上御門須引奏傳呼甚厲公曰嚴譴國法也餞送私



情也上知之何傷安坐卒爵徐舉觶拱揖而去舉子通中人上章投匭公不與封或以爲言公曰疏不封我必去我不去疏必不封兩言決耳島帥毛文龍閹黨也薦起非撫王化貞公具疏叅駁被切責轉光祿卿釐奸剔弊國用省而民便之寺久傾圮閹欲開新公曰此吾職也亟議繕葺役竣疏報一言不及閹閹使人以厚幣啖公且致閹意公峻拒不納閹知公終不附己欲中以危法次輔丁紹軾力救得免吏部周順昌被逮緹騎激變而死巡撫毛一鷺張大其事以

聞公見揭帖大驚不能寐晨謁銀臺諸公求緩封適巡按徐吉疏亦至見其詞稍平先上之時閹怒甚其黨議發兵盡坑吳民公獨抗言於朝曰蘇州財賦重地衆怒如水火此令夕下明日揭竿反矣退而具狀以全家百口保吳民不反又計聳同鄉之枋國者俾從中曲挽閹乃少間於是獨斬首事五人而其餘皆免然終以徐疏先入故枋國者得藉手從寬也順昌誣贓三千公醵金代完故順昌雖斃獄而後人不困於酷比且經紀其喪不避形迹緹騎以報閹閹益恨



不可解初兵部敘平蜀功擬陞公三級蔭世職又凡六會推推蜀撫推經畧推兵部左侍郎皆爲閹所扼不報及丙寅秋推南京工部右侍郎閹百怒俱發遂誣爲奸黨削籍爲民中途盜入舟行刺斫衾褥如縷搜親知書劄去公心知逆閹所使將及禍疾抵家居數日治具名親朋樂飲話舊自述生平畧盡因嘆曰吾身爲近臣受辱卽傷國體若以疾從先人于九原幸矣客散歸寢潛服毒而卒崇禎改元允臺省薦以原推職銜起用則歿已踰年矣川中士大夫頌其功

得贈蔭公子廷棟具疏鳴冤復賜祭奠敕禮部議謚
遷延至國變竟不果而吳中及廣川士民皆爲立祠
焉公歷任中外於國計民生多所裨益其居鄉操履
如寒素而周恤親族不倦以非其大節故不悉著
贊曰公之大節在乎忠清正直而通達國體若夫平
定川蜀乃其小試者耳然余不多其武功而多其能
和輯同事愛惜人才使人人自奮觀其所記西征事
蹟於將士之功罪不啻燭照而數計向使公得操賞
罰黜陟之柄以驅策群力則英賢必爭相鼓舞以赴



事功天下事何所不可爲公嘗貽友人書曰當今兩
難題非武弁所能爲也須吾輩登壇以儒臣而掛大
將軍印庶幾有濟其自命若此可謂壯哉顧爲逆閹
所摧賚志以殁悲夫殆天不祚明也夫
文文肅公已爲公作傳　宗伯又作墓誌而
公元孫一韓不以余爲不文復請傳公余以二名
作在前不敢當然文公文叙次簡嚴此作史法也
而過於簡故事不核錢公文縱横詳盡此作誌法
也而過於詳故體不清余按公所自記而折衷於
二者之間詳其所宜詳而畧其所可畧雖不敢自
謂有當然於當日情形已隱躍可覩矣 自記
楊可師曰叙次得體繁簡有法必傳之作也
沈歸愚曰亦嚴整亦變化大匠畫宮大將將兵庶
幾似之
徐景汾曰集狐腋以爲裘釀百花而成蜜真能兼
有衆長鑪錘萬象　先侍郎公功著西川德全梓
里清而不刻介而不激非徒矜氣節者比得大作
表揚榮施多矣敢不拜謝

金富廉傳

金富廉重慶南川人也讀書畧通大義而性倜儻不覊好將帥之事萬歷季年見天下多故傾其產募死士數百人結爲心腹交欲以樹功於邊疆天啟改元以材官奉部劄調兵援遼未行而奢崇明之亂作兵在途者亦奉旨放還時賊黨樊龍張彤盜據重慶四出剽掠所在望風披靡莫敢抗富廉獨率其數百人者相持於黃葛渡眞武山之間隱然一敵國焉久之產盡棄兵無所得食使緇衣四人行乞以果士腹會



分守上川東道徐公如珂治兵墊江富廉遣人告急公曰孤軍深入而糗糧不備此治兵者之罪也亟借楚餉分給之士皆感奮歲已逼除猶日渡河擊賊賊恨之甚懸重購購其首不逞者至欲假挿血爲由而殲之徐公令於軍曰諸將非攻城而擅離營者斬富廉乃僅而得免壬戌元旦徐公誓師江干富廉議論慷慨意氣沉雄公甚器之知其必能破賊也越六日我兵合圍富廉率其死士陳啟鳳啟官啟俊直逼南紀門賊亟闔門不得入已而邑梅若耶兵襲佛圖關

富廉又率三人直逼金子門闖入內地賊盡銳迎敵三人殲焉富廉踴而慟曰始吾起義仗此三人而今皆及於難豈天未欲平此賊耶然富廉初不以此少挫明日枹鼓未鳴而富廉復擐甲以待矣先是賊恃有戰艦數百往來刼掠民貲輸入城中爲持久計富廉夜令善泅者伏於舟底用大斧擊沉之又令善射者約火於矢中其帆檣無不立然者匝月間而賊數百艘焚溺殆盡其功爲最偉云三月中奉令攻二郎關自青崖至雙山凡劄十三營旌旂蔽天鼙鼓震地



而賊自城中望之曰此必金么兒軍也得其降人謂賊所最畏惟富廉每日么兒不死吾輩其無噍類矣么兒蓋富廉乳名也及進攻佛圖關富廉爲右翼先登諸將從之遂入據關無何賊援兵號二萬自水西來富廉請以身當之至則少却徐公逮其部領榜之富廉悲忿奮厲益致死焉旋與官兵合擊富廉身先士卒遂大敗之賊既敗仍列營金子門城中矢下如雨富廉不坐乘不解甲者數日夜五月末賊以勢窮約降伺叵測也富廉率死士乘夜踰城轉關而入有

斬張形之首者爲賊所持仆於地富廉至賊懼而走仆者得免以其首讓富廉蓋若天以首功畀富廉焉富廉之在軍也與士卒同甘苦藹然若家人父子士有超距絶倫者必厚與之犒以示優異而一有過犯法亦必行賞罰公平人愜所欲故士皆樂爲用而能有成功然徐公雖深嘉其功而不得行其志制府題授守備石泉缺又格於部議不可得而或以微勞擢用或則無功冒賞者比比皆是富廉於是抑鬱無聊刋揭自訴有鳥盡弓藏之嘆愈忤當事意竟侘傺以



終云

野史氏曰聞之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有明之季疆圉孔棘正扳卒爲將之時也富廉散財結客志在建功可謂豪傑之士奢寇之變首先倡義及破重關陷堅城富廉身無不當其衝血戰數月其能亦已槩見矣向使拂拭用之縱未可當一面寧不可與郝廷玉論維貞諸君比烈哉乃棄之如糞土良可惜也然自古大將立功於外而以無賄之故挫於刀筆吏致反得罪以死者多矣則富廉之不遇又曷足怪乎

## 董三知傳

董三知重慶合州人也父盡倫嘗宦仕不知其以何途進亦不知其仕何職奢崇明之亂賊黨盜據重慶勢張甚遣吏蔡琛至合州索州印州守難之要盡倫入城議事時盡倫杜門不出已七年矣聞變立行至則紿琛詣神祠交印琛謁神盡倫袖三十斤鐵椎椎殺之兩手抉其目啗之曰吾恨不寢處其皮也卽與同輩程守鹿議城守計於是治火器廣儲蓄團練鄉勇合州遂隱然爲重鎭賊不敢復犯上東道徐公以



書幣請盡倫曰此吾志也敢辱書幣固却之而率其衆千三百人縞素而赴臨江門三知從焉壬戌元旦盡倫望城中死事諸臣再拜爲文以祭之詞甚哀祭畢率健卒數人徑走佛圖關探賊虛實爲伏所中死之是日天色慘淡陰風怒號凶問至識與不識無不流涕者公亟另委員護其軍而使三知扶櫬歸三知旣襄事畢來謁公伏地而泣曰所不斬罪人頭以祭先人者有如河乃仍以其軍屬三知而護軍兩人亦同事焉賊所最忌自金富廉外卽董三知每夜縱兵出

臨江門將以襲其營三知早爲之備賊不得逞三知火攻諸器其制度皆得自家傳又得程宇鹿精於其事故所發必中所中必斃二月中兵逼佛圖關賊計紿平茶統兵者率兵先退官兵皆亂獨三知營不潰且救死拯溺全活甚衆自從攻二郎關及佛圖關以至拒賊援官兵精銳悉赴上游獨三知一軍對壘臨江門日與賊相持相詈而卒無如我何者恃有火器也賊既破諸將入城爭走財帛所獨三知一無所取惟縛眞苗數人以歸曰此可以祭吾父矣三知誓復



父仇不尙首功每有所斬獲輒棄其級不取曰吾豈因父死以爲利也故自歲首從戎迄於破賊其軍未嘗敗北而斬級顧甚少蓋其志在彼不在此也後三院以盡倫事聞於朝天子賜祭賜祠贈光祿卿仍蔭一子世千戶而三知自以軍功實授守備其遭遇少愈於金富廉然終抑於下位其後無所表見焉

野史氏曰盡倫奮不顧身以赴國難誠義士也若三知之志在復仇而害有所不避利有所不取可不謂有君子之風哉惜也其後事不可知然使斯人而當變故之來吾知其必能舍生以取義矣

徐公於征渝將士人各有傳然觀其論列特以當時賞罰未當故差次一時之功過以致意耳其文亦未顯於世余故撮其尤者稍加刪定俾附公以傳焉　自記

沙君秉衡家傳

沙君名恒銓字秉衡、其先世爲汴梁人、明初福一公以醫仕至太醫院使、葬吳郡長洲縣之承雲里子孫因家焉、君其九世孫也、幼有異稟能屬文而至性過人年十五侍毋吳氏病晝夜服勤者數月已乃禱於神刲股肉和藥以進而母病良已是時其父菊貽翁方匱乏坐食者衆舉債累千金朝夕拮据憂形於色君慼然不自寧曰賢聖敎人必先孝弟吾豈可安坐讀書而獨勞我親耶遂出佐其父治生以信義聞四



方四方客多倚賴君由是業日以起盡償宿逋凡門戶之事及弟妹婚嫁皆君竭力經營不以勞其父菊貽翁旣歿兄弟析烟其幼弟有惑疾君終身收養之有妹適譚氏生一女而寡貧無依亦迎歸養之終身而嫁其女甥始祖坟塋祭掃及祭田賦役族衆推君任其事君爲興祠宇定祭式凡族姓之祖先皆設木主而從祀焉歲時合族必盡歡久而不懈又纂輯譜牒鏤板而班諸族姓使各念厥祖而無胥遠嘗讀先賢義田記而善之曰吾與時苟有力當踵而行之耳

蓋君雖不克竟學而暇則好觀書史動慕古人雖謹身節用能自殖而以好行其德家亦不甚豐故其慕范公義田卒有志未逮然族衆謂君雅志實然非飾說也初君嘗喪偶有少婦挾重貲欲嫁君君拒不納又嘗拾遺金五十金於道亟訪其人還之故人咸稱君長者鄉先生汪鈍翁以志行自高聞君名邀至家與語曰吾嘗於虎邱拾一金戒指所值不過二金而不覺有喜心吾不及君遠矣國初時菊貽翁曾捐貲贖仁圃彭先生於難故先生遇君甚厚及彭氏後人



並貴顯君遂罕至其門曰毋或使人疑我其以義自守又若此君於中歲以貲入太學考授州佐未得仕庚寅之秋郡守公舉爲鄉飲大賓鄉人咸以爲宜今年八十而神明不衰猶楷書佛經弗輟云

騷道人曰余聞君行誼久矣邇年杖屨時見過覩其容接其語固藹然長者也夫世之被服詩書者恒高於自視而鄙夷一切若君之孝友性成而能不以利汚行雖眞讀書人何以過哉又聞君有經世才時慷慨言天下事皆可見諸施行惜乎其不遇以老也然

其施之於家者亦足以見其梗槩矣。

沈歸愚曰詳悉中克持大體



## 蔡孝子傳

蔡孝子名至中字時卿吳郡包山之暘塢里人也父人龍所謂玉門公者也前天啟中以武進士授廣西潯州府守備討賊於羅淥洞力戰而死事載縣志至中性至孝亦有勇力應試爲武學生隨父之任朝夕奉侍惟謹遇士卒能得其歡心方玉門公之奉檄討賊也君願與偕公不許及公死君一慟幾絕哭請制府詰諸營失援狀且勅以盡敵贖罪既得賊俘君親割其心爲位以祭擗踊哀號軍士皆感泣焉已乃率死士深入賊地求父屍而是時僵尸徧野不可別識乃刺臂血滴之以爲驗屢刺屢滴血幾於枯最後得一頭顱有紫金網巾環在焉心意其是一滴而血果收且痛且喜遂負遺骸歸署事聞於朝復爲朝貴所抑謂負功冒險以致隕軀不足贈卹君乃復刺血上書於巡按御史某公公重爲疏請於是玉門公得贈遊擊將軍之職給驛歸葬君以悲傷成疾既終喪遂無意於功名惟晦迹田園營甘旨以養母每遇伏臘祭祀輒涕泣如雨久而弗衰鄉人哀之稱爲蔡孝子

（敘親未喪之前一二句簡盡得士心亦孝中一事）

（朝議往往如此可恨）

以今順治六年卒年四十六嗚呼人子不幸而處人倫之變其亦難矣君既能伸討賊復仇之志收父尸於暴骨之中又能泣血陳情暴其先人忠烈俾名揚後世可不謂能子者乎昔甄逢父濟以不污安祿山死逢白其事得追爵其父第四品侍御史元稹上其狀於史館時昌黎韓愈爲史官報書曰詳足下所論載校之史法若濟者固得附書今逢又能潔身幸於方州大臣標白其先人事載諸天下耳目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今君之於玉門公與甄逢父



子事實相類惜乎無有徵之退之其人者以爲之表章則野史之記載又烏可以已哉康熙壬辰幾月君之子某將請於有司以祀其祖父於鄉因書其事俾載於家乘以俟

楊震伯曰古今來死難之臣如玉門公者其淹沒而無聞何可勝數不有賢嗣其孰從而知之此蔡時卿先後復仇揚親之孝所當爲重於天下也然欲藉後世當塗之獎非有力者不能則表微之責不有賴於立言之君子乎若蓄齋此篇亦可謂生死人而肉白骨矣

# 黃山人別傳

山人姓黃氏名冏字尊古常熟縣塘墅人也生之夕其王父母同夢韋馱尊者抱一兒至其家竒之幼聰頴而性好畫年十二見人有畫輒假以歸早夜臨摹漸名聞於人時有阮園嶼雪者高尚士也隱居塢邱山善詩及畫山人師事焉二十餘從遊吳越睹山水佳麗嘆曰男兒當徧遊名勝歸則弄筆草廬中更得一釣船隨烟波上下爲散人足矣若終身爲物累牽雖富貴何爲役人都聲名藉甚某相公延之家相府

(千一傳中冏四小傳)(更有遠致)



嚴邃出入艱山人曰吾安能鬱鬱久居此遂辭出復爲貴戚所招山人曰能聽我出入與四方知交酧酢則可不能作一家傭也許之貴戚遇之甚厚欲薦入內庭爲仕進地辭曰麋鹿之性雖近　至尊功名非所願也又知其未有子欲爲置妾復堅辭之貴戚時秉重權宦遊者多欲因山人以通貴戚而山人始終無所與貴戚益重之有親王喜畫柬招諸名家作會山人造門一客問具揭乎山人曰未也拂然欲回固挽之乃入王亦優禮焉其不屈於貴勢若此然其志

在四方不樂久居京師既登岱岳而望河海與燕趙魏之境又出塞數千里采石瀚海吊青塚周覽怪竒瑰麗而尤愛南界山川於是湖洞大江泛洞庭渡彭蠡如九疑羅浮匡廬黃山諸勝皆先後登眺然其所最賞者黃山也初山人以癸未適粵值制府欲開端溪山人喜甚忽聞貴戚有竒禍急欲往省之制府曰他人皆避匿而子顧欲往乎山人曰士爲知已死義不可不往然我往自度亦必無害也至則道遇前相曰汝在此耶山人直告之相故與貴戚不協者然亦不之怒也既與貴戚哭別復還南最後乃西入関

(轉筆是一篇關鍵)(將叙東北明點西南最有作法)(只叙此段亦有奇峯插天之妙)



訪張邋遢徘徊隴蜀間登臨憑吊最高如太華峨嵋皆陟其頂而從峨嵋望雪山猶僅及半云是役也崎嶇萬餘里始下瞿塘抵巫峽其閱歷益險遠畫亦益變化有竒氣焉張邋遢者咸陽人也其年云百三十歲面蒼而體柔且白一生善睡寡言見山人則曰遠隔數千里相逢洵有緣言畢仍睡所居有長春人瑞扁額　今上所賜也又有魏瘋子李四髻四髻不自知年瘋子逾百歲佯狂楚市頗能前知時就李四髻

(歸源)(餘波演漾)

寄語倏忽聚散人皆指爲地行仙山人蓋過之於武昌山人既愛山水成癖又有硯癖又有圖章癖其好尙皆與世人別云癸甲之交來吳門與余善是時山人已結草廬顏曰曠亭蒔花種竹蕭然自得方謀造釣船與吾輩二三野逸相往還然山人少余十年精力强壯尙有四方志余笑謂之曰吾老矣甚欲附舟行樂君其急成之

贊曰山人非枕山棲谷者也所交多王公貴人其遊千里萬里不賫糧輿馬衣裘麗都殆所謂山外遊人



非耶然身雖遊於朱門而能不以富貴累其心失其故步東西南北飄然如閒雲野鶴凡其目營而手畫者惟在青山數點用以全其眞而名後世嗚呼此眞山人也哉

楊可師曰山人人品才技俱在第一流得此文可以傳矣

施覺菴曰山人於山水外別無餘慕起處數語已足槩其生平以下序次遊歷却妙在將交遊蹤跡夾插序入故文情奇恣可喜而山人高致亦見

## 王邦莊別傳

歲辛亥余讀書徐氏之易池因得交王子邦莊時余甫二十餘而邦莊長余十有三年則固在壯齡也邦莊爲人溫良淳篤而善談笑課誦之暇輒相與聚談爲樂其文章則自大小題八股與夫詩歌雜劇無不巧法兼到間或分題角藝五義立就余自覺弗如未嘗不以邦莊之才而顧困於小試爲可惜也而邦莊顧安之若將終身者每勸之應試輒曰吾無志於此久矣余又怪邦莊年力尙富而遽自甘於放廢爲不



可解也嗣後余羅無妄而邦莊設帳四方動相參商者十餘年迨至繼見則邦莊已皤然而余鬢亦斑矣曩所見邦莊弟子已儼然爲名士爲經師卽後進者亦多翱翔藝苑意氣凌雲而吾兩人頽然倒如故不禁慨然太息邦莊因言自舞勺時赴郡縣試往往冠一軍而道試輒不利既丁艱後方思理舊業忽夢關夫子大聲訶曰汝先世有伯仁由我之事汝功名已削償寃對勿復妄想其言始末甚詳及明以質吾母則果有之是以卽絕意進取余以是益竦然於天道

之可畏然天道亦恒在可知不可知之間耜莊以先人過恢至困頓終身而今之擬巍科享厚祿者其先世豈盡有大功德耶不惟無功德而已亦豈必無失德事耶豈天道獨容于此而疎于彼耶且佛氏言果報有前生後生之說今耜莊先人宄對不取償于先人之來世而顧取償于耜莊抑又何也夫福善禍淫之理聖經屢見諸訓戒然蹻跖壽考孔顏困厄昔人固已疑之矣嗚呼如耜莊又何言哉又何言哉耜莊少困賦稅貧無立錐資館穀而食者五十年今老耄



家居幾無以贍朝夕然生平不忮不求于義利之際介然無所苟可謂君子人也甲午冬日詣余而請曰吾老矣行與草木同朽然私心耿耿不能忘敢丐先生爲一傳庶幾附驥尾以傳乎維余文何足傳耜莊然余知耜莊素深又重其請不敢辭耜莊初名智先字諟昭後更名圃因自號耜莊云王氏先世以科名顯隆萬間子孫少替至耜莊庶幾能振其家聲然竟以布衣老矣

蔣翊星曰只將有才而不遇意咨嗟嘆息而出之然先生性情品格聲音笑貌已躍然盡形紙上眞白描高手也

姪性全曰筆情韵折意致蒼凉如雨過空山但聞澗水潺潺松風謖謖

# 沈母褚碩人家傳

嘗觀史冊所載列女大抵節烈居半而文墨次之若夫克勤克儉而盡心於仰事俯育者則槩置不錄不知人莫不有其分之所當爲誠能循分以自盡則雖爲聖爲賢率不越此今婦人之所當爲者安在哉節烈乃其不幸也文墨特其餘事也婦道固不盡乎此也在易有之曰無攸遂在中饋言其能順且勤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言其不自作聰明而耑心治內也夫如是而後可以理內和而後可以稱婦順是則婦人之分而與易詩之旨有黙相符契者也然而閨閤之中能盡其道而無慚德者鮮矣如褚碩人之事翁姑相夫子訓子女事事皆合於道豈不可誌美於形管乎爰因令子德潛之請作褚碩人傳

褚碩人長洲縣車坊人也父太學生肇錫母宋俱早世且無子故碩人八歲歸沈氏爲養媳葢少其夫子美初君五歲云碩人雖幼而性婉嫕能順事翁姑姑尤愛憐之若母女既成婚值師征三藩賦調煩重家日益落碩人出母家所授衣飾以易食至盡無怨言及



翁歿愈困又連遭旱潦米價翔湧美初攜子就館所入不足給饔飧屢至乏食嘗向族人貸粟五斗而不可得於是僮奴逃竄親戚不相往來碩人慨然曰求人不如求己且人生不備嘗艱苦雖富貴其能常保乎於是竭力操作盡三鼓乃已聞烏鵲聲則復起凡可以得粟者卽爲之不僅針刺約可日易米三升猶不足則屑豆麦雜之以其精者食姑而自與衆食其餘問植瓜瓠等物曰此亦可療飢也且謂美初曰所得館穀可積以置膳田日用所需吾自任之不以相累也其勤若此歲辛酉疫癘大行家人無不卧病碩人病稍輕先起卽侍姑左右奉養至於手除不潔或謂病後不宜觸穢氣碩人曰我心在姑疾不覺有穢氣也先是隣人閉其空室中有相詬者疑爲鬼物而未察後旬餘見黑氣從墻垣中出經時始散而其家病者皆愈咸以爲碩人孝感焉碩人有一子一女子卽德潛甚愛之然明於義方兼有遠識德潛每館歸輒令誦所習書而奬勵之一日見其作兒童戲碩人愀然曰我家貧困至此所冀汝能自奮發今汝畧不

學吾復何望乎言已泣下德潛由此感激卒以文名世初碩人衣飾盡鬻遂終身黎布釵荆恬如也有遣人議婚者見其儉樸意嫌之碩人遽謝之謂其子曰彼富家女豈宜作吾家婦異日當擇貧者與婚貧女必不驕不惰能守家法所益多矣毋效世人徒貪嫁貲也識者聞而韙之碩人竟以勞苦得羸疾卒年僅三十有一不及見其子之成立云

贊曰沈氏世居吳興之竹墩後徙葑溪人號竹墩沈氏而其地因以竹墩名有形家過之以爲水勢環合宜有人文之秀碩人聞而喜曰簪爾必在吾家今令子儼於庠文名藉甚又能爲詩古文其爲人亦端雅有志操固已足當形家言而慰碩人之望矣然以碩人之賢而不獲享一日之報則所以榮其身後者又曷可吉哉

施覺菴曰序述詳明贊極吞吐盡致得馬遷筆意



## 書節孝嫗陸氏事

陸氏吳興人也不知其所出其夫張方聞亦吳興人自方聞之父僑于吳爲富人故今遂爲吳人陸氏之于歸也年僅十六距方聞之死纔三月耳其翁慮其年少難守令改嫁迫之再四氏執不從翁怒曰汝不從吾言凡家中糞除炊爨等事當悉以委汝汝度自能任之則留不能則去氏曰留則惟命於是一切勞辱事有婢僕所不能堪者氏皆身爲之早作晏息無日以怠而猶不免詈罵然氏亦無怨言久之以一孫嗣之爲子且娶嫗所以供其孫及嫗者甚豐腆氏不得過而問焉日食惟菜羹而已嘗婉言規其子之過翁聞之復痛罵致家人上下皆不以人理遇之及翁病且死氏謹奉湯藥翁輒怒罵甚則以湯藥擲其面而氏顧旦夕拜天祈翁病愈家人怪而問之對曰阿翁性雖躁然諺有云門前大樹好遮陰吾輩終是賴其蔭庇不可一日無也其孝如此蓋苦節踰六十年而卒年八十有幾張氏與余甥人全有親故得聞氏梗槩而亦不能詳也憫其節孝之無聞乃撮而錄之

或曰欲表其婦之善而揚其翁之惡可乎余應之曰禮有爲尊者諱亦自其卑幼者言耳然幽厲之謚雖忠臣孝子終不能爲之諱也況他人乎吾嘗疑春秋諱惡之說非聖人本旨若果爲大惡諱則是爲小惡者反不如爲大惡者之幸人亦何憚而不爲大惡且安在其爲信史而足以垂戒萬世也吾輩記事須有公是公非豈宜依違隱約使黑白不分姑爲之隱其名而著其實是則不失忠厚之意云爾必若子之所云將古來之載筆者不盡掩其君父之失俱爲非義



耶

楊大瓢曰文有體裁

## 書安喜事

安喜者不知其姓故大街劉氏之婢也劉氏以女妻山中錢氏安喜隨之不四五年劉生一子而身死安喜撫育之遂薦寢於錢亦生一子已而錢復娶妻家亦日貧而安喜所生之子又死決計欲賣安喜安喜因竊負劉子而逃之劉氏初劉與錢爲婚人皆以爲非及其女死劉氏遂發難錢餽以金乃已於是安喜伏地叩頭涕泣而言曰我故主家婢也今錢欲賣我我義不他適而是子實主家外孫也錢嗜酒無賴若



令與後母居必不得生主何恐棄之我昔曾手攜二百金以餽主主豈不能推愛女之情而畜我二人耶且我尙能爲主家執爨也劉感其言而收錄焉安喜視其子如己子臥起提攜飲食教誨不遺餘力而身自服勞承使令兼往來劉氏親知家賣衣飾物積十餘年復勸劉氏爲其子娶婦而出所積贈遺得三十餘金令其子開店鋪貿易以自給其子亦善治生能自立旋移居虎邱之山塘其父寄死僧舍爲買棺殮之并爲其祖母預備一棺而甚敬事安喜嘗有鄉人

過之既留食且止之宿薄暮見其市一食物進辭之曰何用復過費對曰此吾以奉吾母不及君也其識大義若此亦安喜苦心行義之報哉安喜今五十餘其子未及三十云康熙五十三年十月日記

騷道人曰錢氏蓋微矣安喜抑又微焉既非匹偶又所託非人卽去而之他亦其宜耳乃孤行一意執節以終更能鞠躬盡瘁以保其女君之遺孤而至於有成極其致直可與程嬰杵臼之高誼同類而並觀乃知人苟有志亦何在不可自勉吾輩鬚眉男子佩服詩書而不克自振拔亦獨何哉

楊大瓢曰傳佳贊更佳



## 祭許笠村文

嗚呼吾不意乃哭吾笠村也吾與君本外兄弟重以郎舅之戚少仝學長同居患難安樂莫不共之歷五十年相倚如左右手雖一父之子無以過也余弱質早衰今春覺益甚慮不自保因預書遺令處分家事方欲以兒輩累君嗚呼孰意君反棄余而逝乎君神情洒落雖急遽煩擾中亦善自寬蒔花種竹悠然意遠嘗謂此吾之藥餌也用以相慰且教以坐作臥起之術余不能然也而竊壯其意顧自去冬吾姊臥病



醫藥日用畢經其慮而子女之事尙多未了不能無慨於中故入夏以來頗覺消瘦余每憂之然初不料其病也七月中過君始知君患瘧疾然猶强起出見留連花下亦初不料其病之危也豈云爲日無幾而遽爾謝世乎嗚呼痛哉夫人生必有死然他人之死特一家之戚耳若君之死則親族友朋皆惘然若有所喪爲之太息流涕非其平日有足爲人恃賴者何以若此君料事揣情每多奇中故人咸多君智筋力强健意氣沛然故人咸多君勇談笑生風娓娓動聽

及遇棼錯他人終日言而不决者君毎片言决之而有餘故人咸多君辯其爲人謀也不惜傾心吐胆苦形勞神以相濟故人咸多君義而不知君皆所以行其仁也蓋君之心最慈遇有顛連困苦者雖素所不樂必竭力營救之貧交無依時分宅以居解衣推食不倦也尤敦族誼生者賴以婚死者賴以葬危者賴以扶安者賴以保少陵所謂廣厦千間君其有焉臨歿前一日與余執手永訣謂我與子相好若廉藺相如今少一人矣宜厚自愛隨及一友人事至於搥



床浩嘆嗚呼已身之不惜而親友是憂此可以見君之生平矣君少時慷慨負奇不屑殖貨財產視取富貴如反掌夫以君之才與君之德宜必有以充其志而竟止於此豈非命也歟余貧且賤不克堪君付託慚負生死傷如之何十月之朔謹薄設殽核而爲文以薦觴握管涕零言無倫次靈兮有知嗚呼尙饗

徐汾令曰敘事哀死文情兼到不似後人直據家傳行狀臚列多事加以嗚呼哀哉前後起結便爲祭作

## 祭褚庭嘉文

嗚呼庭兄始吾以天之生人而賦以出類之才其必將使之發皇乎制作而黼黻乎休明歷觀自古文人其大者固已得時行道足以配川岳而昭日星郎其遭逢不偶如鄒陽馮衍之屬亦未嘗不身膺圭組而名動公卿彼夫終身屯蹷否塞以老於牖下者或亦所挾之不厚又或物有以敗之於窮寞及乎閱世旣久則人事之紛紜顚倒而足使人嘆息痛恨者蓋往往非常理之可憑嗚呼若我庭兄有孝友婣睦之德



有詣緻特達之能而且居之以恭讓出之以和平其志在掃除則公道賴以振其心存惻隱則顛寡賴以生此其行能器識設令當大任而定大議夫寧不足宣猷贊化而卓然爲王國之楨至於窮研經術旁綜墳記類能抒其獨見以抉其精英是以發爲文章旣根極理要以爲之本兼之英思亮采風發雲流殆可謂備衆美而歸大醇宜乎歷爲校士者所識拔而藝壇名宿亦莫不動色而嗟稱無如其所伸者小而所屈者大僅僅食餼於黌序而不得與于俊造之升嗚

呼吾不知天之意何以不惜厚畀之以才而顧摧抑困厄之使卒於無成豈命途之多舛而造物者之忌才亦至今日而愈刻愈深念昔歲在甲子余與兄及湯子磊軒訂車笠之盟維時心壯志得咸自謂可執券而取功名乃獨磊軒得成進士而余與兄竟潦倒於一經然磊軒雖叨一命終亦憂傷憔悴以歿世兄又遘羸痼疾而不克永其年齡遂使白首病夫重爲寢門之哭嗚呼亡者已矣存者其何以爲情樽酒隻雞聊以告奠俯仰聚散曷禁涕零嗚呼尚饗



楊大瓢曰不減祭石曼卿文

## 祭王母毛碩人文

嗚呼夫人生於名門歸於有道享年八十有丈夫子二而考終於夫子之手此亦人生之至幸矣而耜莊先生顧痛悼之甚即婿友亦不議其過情者豈非以夫人之賢故耶夫人適耜莊甫一歲而君翁捐館事君姑者十年時耜莊爲賦稅所困甘旨不繼而夫人愉愉色養克盡其歡性貞靜不窺戶外不燒香佞佛前後八乳皆身自乳哺而一切饔飧灑掃縫紉之事至老未嘗假手於人其勤若此然雖食貧居苦終其



身而初無幾微怨尤之色琴瑟靜好如良友然耜莊是以能相與樂饑焉夫貧爲士之常而士之不能安（確論）貧者未有不由室人之交謫始嗚呼若夫人者豈不賢於人遠矣哉嘗觀史書所載列女大抵皆有奇節高行否則以能詩文見稱至於婦道之常則罕有紀述不知天下惟常道爲難盡誠由常道而極其至即（拓闊一步議論）無不可以入聖域自非然者雖大節炳耀天壤而其（筆力何等宏肆）不能無遺議者多矣況奇節高行恒出自遭逢之不幸而吟詩作賦靡靡然以才自見者又非婦道所宜

故易稱無成有終詩稱無非無儀記曰婦順脩而後內和理是聖人之教婦人因惟以庸德爲貴也今夫人和順之德至六十年如一日可不謂聖人之所許乎且夫夫人亦非無過人之識高世之行者也夫人母氏爲贈君朱公伯茂女而文恪公實嗣伯茂公當文恪貴時諸姻戚莫不引以爲重而夫人獨絕口不道且勗耜莊以尚志而以趨附貴勢爲可羞嘻昔桓嚴之姑爲司徒楊賜夫人而嚴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史書稱之夫嚴身爲世胄而不附貴勢猶相傳



爲美談況以閨閤中人處困厄之境而能卓然無慕乎外又豈易言哉耜莊嘗言吾不能爲王孺仲而室人之志操殆無愧孺仲妻不信然歟嗚呼夫人之賢如此宜耜莊悼亡之情有所不能自已也某月某日同人將具雞酒之奠而屬余爲文以薦之靈兮有知尚其來饗

楊大瓢曰作閨幃中文字那寫得如許有聲有光雖在前賢集中未易多見

施覺菴曰是歐公得意之文

## 履上人塔銘

余不知禪理竊以凡求道者不在高言性命惟于彝常日用間爲所當爲而弗納於邪卽聖賢仙佛皆不外是矣乃余既有志未逮而世亦鮮遇其人意佛老之徒無身外之事隱居獨善或不乏人焉而亦不易見也嗚呼若履德師者其可謂禪林之篤行者乎初余見師循謹質直無世俗態而文子萬通又盛稱其清行固已藏諸胷中矣今年春聞師預尅死日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心甚嘉之其徒達智既葬師於菴之



東南隅因具狀請余爲銘按狀師名了凡號脩菴履德其字也系出婁江陳文孝公某其父以家變遷金閶之北郊母張夢梵僧入室而生師六歲喪母戚屬撫之爲子每食之肉輒悲啼其曾祖母曰此子善性夙成終當出世證菩提果勿强也遂送入一指菴其師無葉爲延師教之頗通典籍早歲卽受戒律操持恪謹然勤于治生凡農圃之事早作夜息無日以怠用能整頓梵宇重新沸像皆自以其力致之未嘗求於人也遇歲凶減衣縮食而鄉人有告急者亦恒欣

助之其師既歿喪盡哀祭盡敬久而不衰時諸山長老多欲引爲法嗣師曰吾無其實敢居其名哉固謝之其勵志如此歲乙亥遂以菴事付達智而雲遊四方冀有所遇已而知其無假外求也乃歸而求諸經旦夕持誦楞嚴一日誦至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大地山河恍然有悟繼又誦至狂心不歇歇即菩提之句覺心境曠然其自得之妙自謂莫可名言又矢願書華嚴等經祁寒酷暑不及度不止當其尚於所事雖雷霆風雨有所不聞見于是感召靈應有如香縷起



于硯冉冉繞室結成墨雲又嘗書方字方着點而其點忽大如碁光如鏡二者皆移時始斂弟子共目擊之至其筆法之妙則觀者皆嘆賞焉師以今康熙四年乙巳二月二十日生卒於五十四年乙未二月初十日享年五十有一僧臈四十有六先是月餘師示微疾達智意欲市木爲壽藏訃師曰無庸是所謂速水不救近火也達智等頗訝之然臨歿前猶强飯飯畢而入有頃其徒入視之則已化矣于歷日中檢得遺令一紙亦無他言惟處分後事而已嗚呼夫生死之際亦大矣師獨能了然若此豈非篤行之力哉夫考師生平始而勤生終而誦經皆平易切實事耳然其勤生而無外慕心之正也尚精於經典意之誠也意誠心正雖用以入聖域有餘矣其能解脫于生死復何疑焉而世之高言性命者顧往往不能余是以詳而誌之亦欲使學者勉力篤行而毋徒空言之是尚也

銘曰生寄死歸維理之常惺惺不寐孰在孰亡距菴百武松栢蒼蒼神則上升而體於此藏銘無溢美昭



示無疆

楊大瓢曰立言有體

## 擬更季漢書昭烈皇帝本紀

陳氏爲三國志以魏爲帝而斥漢爲蜀蓋晉承魏而彼身爲晉臣不得不然耳後之君子宜有定論矣故習彥威開其端於前而朱夫子正其統於後千載而下咸以爲允然終以陳志備史書之一讀者憾焉歙謝季連氏始爲季漢書然但正其名號而其餘大抵仍襲遺文無所折衷間嘗稍論其大畧而才疎年邁未敢從事於鉛槧然每讀史至此輙慨然



一思釐正之者屢矣丁酉夏日乃不揣固陋特取昭烈本紀而稍加增删雖不過抄謄一過然而參訂群書討論義例亦微有苦心焉庶幾爲將來作者之前驅云爾

昭烈皇帝諱備字元德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也勝子貞元狩六年封涿縣陸城亭侯坐酎金失侯因家焉祖雄舉孝廉官至東郡范令父宏仕州郡

按史臣叙昭烈世系首言景帝子中山靖王勝勝子涿縣陸城亭侯貞溯其始也繼言祖雄父宏皆仕州郡詎其近也可謂源流具見矣特其歷年久遠世次頗多史書不便悉載故節畧言之耳典畧曰備本臨邑侯枝屬也雖與本志稍異要亦以爲宗枝故孔明稱將軍既帝室之冑其後對吳主亦言之張松謂劉璋曰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習鑿齒著漢晉春秋深明當以昭烈承正統是昭烈之爲宗室著於當時傳於後代如此豈猶夫李昇之童幼流落莫知其所自出者哉温公顧以司馬氏之故急於帝魏遂等昭烈於李昇而斥之且曰不



可無歲時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故不得不取其年號以紀事非尊此而抑彼是其心仍有所不安而遷就其說以見無甚關於輕重皆所謂遁詞也温公平日敎人以誠爲主而於此顧欲以私見欺後世吾見其誠之未至也

昭烈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爲業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見童童如小車蓋往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或言此家必出貴人昭烈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

謂曰汝勿妄語滅我門也年十五母使行學與同宗劉德然遼西公孫瓚俱事故九江太守同郡盧植德然父元起嘗資給昭烈與德然等元起妻曰各自一家何能常爾耶元起曰吾宗有此兒非常人也而瓚亦與昭烈深相結瓚年長昭烈以兄事之性不甚好讀書喜音樂狗馬美衣服身長七尺五寸垂手過膝顧則自見其耳少語言善下人喜怒不形於色好結交豪俠年少爭附之中山大商張世平蘇雙等貲累千金販馬周旋於涿郡見而異之乃多與之金財昭



烈由是得以合徒衆解人關羽涿人張飛皆從焉靈帝元和末黃巾賊起州郡各舉義兵昭烈率其屬從校尉鄒靖討黃巾有功除安喜尉督郵以公事到縣昭烈求謁不通怒直入縛督郵杖之二百解綬係其頸着馬柳棄官亡命頃之大將軍何進遣都尉毋丘毅詣丹陽募兵昭烈與俱行至下邳遇賊力戰有功除下密丞復去官後爲高唐尉遷爲令會靈帝崩太子卽位太后臨朝大將軍進與袁紹誅宦官太后不聽進乃召董卓欲以脅太后卓未至而進見殺卓到

廢少帝爲宏農王而立獻帝京師大亂於是後將軍袁術冀州牧韓馥豫州刺史孔伷兗州刺史劉岱河內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紹陳留太守張邈東郡太守橋瑁山陽太守袁遺濟北相鮑信同起兵討卓衆各數萬推袁紹爲盟主昭烈亦起軍應之時獻帝初平元年正月也

凡國家大事天下大勢宜於本紀提明以見其事之所由起陳志以魏爲正故叙於魏紀今特正之

三月董卓刼天子遷都長安卓留屯畢圭苑盡焚洛



陽宮室及民居是時卓兵强紹等莫敢先進還相攻奪高唐亦爲賊所破昭烈遂奔中郎將公孫瓚瓚表昭烈爲別部司馬二年使爲青州刺史田楷拒冀州牧袁紹數有戰功試守平原令尋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昭烈恥爲之下使客刺之客不忍刺告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三年北海相孔融爲賊管亥所圍使東萊太史慈來求救予兵三千破走之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于公孫瓚瓚使昭烈屯高唐與單經陶謙共逼紹紹與兗州牧曹操會擊皆爲所破是歲司

徒王允誅董卓夷其三族卓將李傕郭汜等反攻京
師殺允而擅朝政
王者崛興于未即位之前史臣敘事有不必規規
于編年者然如高如光不過三五年間遂正位號
今昭烈崎嶇至三十年之久又其事多瑣碎繁複
不相連綴不得不編年以紀之而陳志多所不詳
頗恨其體不清乃攷之獻紀魏紀及劉袁呂諸人
列傳揆其事迹而係以歲時雖事隔千載豈敢謂
一一吻合然大致秩然矣



四年曹操攻徐州州牧陶謙告急於田楷楷與昭烈
救之時昭烈自有兵千餘及幽州烏桓雜胡騎又畧
得飢民數千人既到謙以丹陽兵四千益之昭烈遂
去楷歸謙謙表昭烈爲豫州刺史屯小沛興平元年
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
竺率州人迎昭烈昭烈未敢當下邳陳登謂昭烈曰
今漢室陵遲海內傾覆立功立事在於今日彼州殷
富戶口百萬州人擇所依歸而迎使君使君宜即撫
臨州事慰民心昭烈曰袁氏四世五公海內所歸今

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登曰公路驕豪非
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
民成五伯之業下可以割地守境書功於竹帛若使
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昭
烈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耶冢中枯骨何足介意
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昭烈遂領
徐州牧表孔融爲青州刺史是歲袁術使孫策擊揚
州刺史劉繇破之策因據江東建安元年曹操表昭
烈爲鎮東將軍封宜城亭侯袁術來攻昭烈拒之于



盱眙淮陰相持經月術好結於呂布布乘虛襲下邳
下邳守將曹豹反迎布布虜昭烈妻子昭烈轉軍海
西求和於布布還昭烈妻子昭烈遣關羽守下邳而
自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楊奉韓暹寇徐揚間昭
烈邀擊盡斬之是歲曹操迎天子遷都許自爲司空
百官總已以聽
昭烈之于操猶高帝之于項羽光武之于王莽也
雖成敗不同而其爭衡之勢帝賊之辨則同故操
之僭竊始末不得不詳書於冊而孫氏他日亦相

與角立故亦並見焉然皆附見于事後而未嘗直
書者何也別獻紀也或謂秦本紀以一國之史而
徧及天下之事雖直書庸何傷不知秦雖僅一侯
國而實自用其年號令以獻帝之年號紀獻帝之
時事則於昭烈何與焉故紀者所以紀昭烈也其
附見者所以見當日之情形而亦以帝制予昭烈
也要之于獻紀不相獵也

二年春呂布復來攻昭烈兵敗時袁術僭號曹操討
之昭烈乃走操軍操厚遇待表為豫州牧益以兵及



粮使東擊布操是歲表孫策為討逆將軍封吳侯三
年布復合於術使其將高順來攻操遣夏侯惇救昭
烈為順所敗復虜昭烈妻子送於布冬操自擊布昭
烈與操共圍布於下邳十二月布將執布以降操欲
釋之昭烈曰不可公不見布事丁建陽董太師乎遂
斬之昭烈復得妻子從操歸許程昱謂操曰劉備有
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盍早圖之操不聽表
為左將軍禮之愈重出則同輿入則同席焉是歲李
傕伏誅夷三族四年袁術欲北就袁紹操令昭烈督

朱靈路招要擊之未至而術死昭烈之未出也帝舅
車騎將軍董承受天子衣帶中密詔俾與昭烈共討
操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吳碩偏將軍吳蘭
王子服等謀之而未發操嘗與昭烈會食從容語昭烈
曰今天下英雄獨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
昭烈知操忌其能值雷震佯失七箸徐曰聖人云迅
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一震之威乃至此乎操由是
以為不足忌遣東邀術俄而操用郭嘉言使人追昭
烈于是靈等還而昭烈遂據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



舉兵討操有衆數萬人屯沛東海昌慮等郡縣多背
操歸昭烈遣孫乾與袁紹連和操遣劉岱王忠擊昭
烈昭烈拒却之謂岱曰使汝百輩來無如我何操自
來未可知耳

此大事也而本志叙此事似若有所隱而未盡者
其於雷震失七箸之事本不相合而扯於一處文
義頗覺散懈今稍為連屬之○又按魏志昭烈殺
車胄起兵討操在四年承等見殺在五年正月本
志則先書承等事覺伏誅而後書昭烈據下邳一

人之筆而彼此互異今以綱目改從魏志○志敘
此事兩言謀未發而中間無端及天下英雄等語
竊疑承等力弱謀疎而操機警且兵多將勇事必
難濟當時王子服猶慮之豈昭烈而不見及此乎
吾意昭烈必欲於外圖之而使承等爲內應又恐
操之疑之也故佯爲腐語而使之不疑彼其得以
東出即所謂與承等謀者其語劉岱等曰使操自
來未可知耳或欲使操出而承等於中取事未可
知惜乎其言之不詳也若謂已有成謀適遇見使



故不得發則方操之使人追昭烈何不還就舊約
而顧匆匆舉兵討操乎

五年春正月承等謀洩操族滅承等而自率衆來攻
昭烈與戰敗績操虜昭烈妻子并擒關羽以歸昭烈
走青州青州刺史袁譚昭烈故茂才也將步騎迎昭
烈昭烈隨譚到平原譚馳使白紹紹遣將道路奉迎
身自去鄴二百里與昭烈相見駐月餘日得常山趙
雲所失亡士卒亦稍稍來集初操已進軍黎陽伐紹
會昭烈起兵乃分兵守官渡而急擊昭烈曰劉備人

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
不動也至是操還官渡與紹相拒汝南黃巾劉辟等
應紹紹遣昭烈將兵助辟畧許下關羽自操軍亡歸
操遣曹仁擊昭烈昭烈還紹軍知紹意忌無成陰欲
離紹乃說紹南連荊州牧劉表紹復遣昭烈將本兵
至汝南招賊帥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操遣蔡陽來擊
昭烈與戰殺之是歲孫策卒弟權代領其衆六年操
既破紹還遂南擊昭烈昭烈遣糜竺孫乾與劉表相
聞表自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荊州



豪傑歸昭烈者日益多表雖厚相結而心疑之不能
用也八年操伐表軍西平表使昭烈拒夏侯惇于禁
于博望久之昭烈設伏自燒屯僞遁惇等追之爲伏
兵所破操亦以表譚兄弟相攻求救北還自此操遂
破滅袁氏自領冀州牧十二年操北征三郡烏桓昭
烈說表襲許表不能用既而悔之曰不用君言失此
大會昭烈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之來豈有
終極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亦未足爲失也昭烈在
荊州數年嘗于表坐起至厠慨然流涕還坐表怪問

故昭烈曰吾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久不乘騎髀裡肉生日月如馳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訪士于州人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吏豈知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昭烈問爲誰則諸葛亮龐統也徐庶亦言諸葛孔明臥龍也且曰將軍宜枉駕就見之於是昭烈親詣亮凡三往乃得見旣與語昭烈大悅恨得之晚情好日隆亮遂委贄焉十三年八月操自爲丞相南伐表會表卒少子琮代立遣使乞降於操而不敢告昭烈時昭烈屯樊



操軍至宛始知之遂將其衆行過襄陽諸葛亮勸昭烈攻琮以取荊州昭烈曰吾不忍也乃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過辭表墓涕泣而去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昭烈比到當陽衆十餘萬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昭烈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操軍至何以拒之昭烈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我我何忍棄去操以江陵有軍實恐昭烈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昭烈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

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昭烈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人衆輜重盡失昭烈斜趨漢津適與羽船會得濟沔遇表長子江夏太守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昭烈欲結好於孫權與兵拒操會權遣魯肅來見昭烈喜卽遣諸葛亮偕肅詣權結盟權乃定合從之計使周瑜程普等率水軍數萬與昭烈并力及操戰於赤壁大破之盡焚其舟昭烈與權軍水陸並進追至南郡操僅得遁歸其士卒饑饉疾疫死者大半昭烈表琦爲荊州刺史自南征



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四郡太守金旋韓元趙範劉度皆降廬江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附十四年劉琦卒孫權表昭烈領荊州牧治公安昭烈亦表權行車騎將軍徐州牧權頗畏昭烈乃進妹以固好昭烈入吳見權權禮意備極綢繆然妹剛猛有諸兄風婢百人皆執兵侍立昭烈每入心常懍懍焉十五年孫權遣使來約共取蜀昭烈意欲自有之不聽曰同盟無故自相攻伐借機於操使得乘其隙非長計也荊州主簿殷觀進曰若爲吳先驅進未能克蜀退爲吳所乘

卽事去矣但今可贊成其計而自以新據諸郡未可輕動爲辭吳必不敢越我而自取蜀如此進退觀釁可以收吳蜀之利昭烈從之於是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諸葛亮據南郡而昭烈自住孱陵

獻帝春秋載權遣周瑜率水軍住夏口備不聽軍過謂瑜曰汝欲取蜀吾當被髮入山不失信義於天下也此語寒儉迂腐不足采設果如是于權亦何有般觀之計善哉綱目顧舍此而取彼殆不尙權謀而尙信義之意然而失其衡矣



權知其意果輟兵還觀爲別駕從事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使來迎初璋聞操將遣鍾繇等向漢中討張魯而懼別駕從事張松因說璋迎昭烈討魯以拒操璋然之乃遣法正將四千人迎昭烈前後賂遺以巨億計昭烈厚遇法正具問蜀事正因陳益州可取之策

孔明初見昭烈卽言益州天府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天所以資將軍也是昭烈之欲取蜀久矣法正來迎無庸反疑而不決綱目載昭烈之言曰今日與我爲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譎吾以忠每事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信義於天下奈何按此或昭烈平日有是心而今自覺有慚德故聊爲此言要之非其實矣故不錄○按志備載張松說璋語以松無傳故也昭烈之得蜀松爲元功豈可不爲立傳故刪之以有待云

昭烈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而自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至涪璋自出迎相見甚歡張松令法正白昭



烈便可於會所襲璋龐統亦曰此機不可失也昭烈曰此大事也不可倉卒

孔明勸昭烈攻琮以取荊州張松等說昭烈於會襲璋此皆智士乘機制勝之策設曹操當此當不待其詞之畢矣而昭烈皆不從豈徒曰吾不忍而已哉亦事勢有當然者耳方其在荊州也曹操大軍垂至而昭烈倉猝無備雖得荊州未必能固守徒負不義之名於天下故有所不爲也取蜀固其素志然初入人國而遽襲執其主則貪暴之聲馳

聞四方而人心必不悅服不若俟其釁端而後伐
之則在我爲有辭又可以耀吾威武鎭彼反側雖
有一時之勞而自此州境帖然其所得已多矣於
此見霸王之大畧固非欲速見小者所能及也
璋推昭烈行大司馬領司隷校尉昭烈亦推璋爲鎭
西將軍領益州牧璋還成都增昭烈兵使討魯又令
督白水軍昭烈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械貲貨甚盛
北到葭萌未卽擊魯先厚樹恩德以收衆心孫權聞
昭烈西上遣船迎妹而夫人欲將世子禪去張飛趙



雲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十七年曹操伐孫權權請昭
烈還救昭烈遣使告璋曰孫氏與孤本脣齒國今曹
操東侵孫氏請救義不可不往又樂進在青泥關羽
兵弱恐不能拒今不往救則操必轉侵州界其憂有
甚於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乃從璋求益萬兵及
貲粮欲以東行璋但許兵四千餘皆給半昭烈因激
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强敵師徒勞瘁今積財吝賞
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釁端以此開焉張松與昭烈
及法正書曰大事垂立柰何失此而去松兄廣漢太

守肅懼禍及已以白璋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
文移勿復關通昭烈昭烈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
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質諸將并士卒妻子
與黃忠卓膺進據涪城璋遣劉璝冷苞張任鄧賢等
拒昭烈於涪皆敗走退保緜竹是歲孫權徙治建業
十八年璋復遣其將吳懿來拒戰懿敗詣軍降又遣
李嚴督緜竹諸軍嚴亦率衆降昭烈軍益振乃分遣
諸將狥下屬縣名諸葛亮張飛趙雲等將兵泝流定
白帝江州江陽惟關羽留鎭荆州昭烈進軍圍雒軍



師中郎將龐統中流矢卒是歲曹操自立爲魏公加
九錫十九年夏雒城破璋將張任死之遂進圍成都
數十日璋出降昭烈遷之公安盡還其財物成都殷
盛豐樂昭烈入城置酒大饗士卒府庫金帛分賜將
士昭烈乃兼領益州牧以諸葛亮爲心膂法正爲輔
弼關羽張飛馬超等爲爪牙許靖麋竺簡雍爲賓友
及夫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用也吳懿費觀等
又璋之姻親也彭羕又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夙昔
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

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是歲曹操弒皇后伏氏及皇子二人二十年孫權以昭烈已得益州使使報欲得荊州昭烈言須得涼州當以荊州相與權忿之乃遣呂蒙襲奪長沙零陵桂陽三郡昭烈引兵下公安令關羽入益陽會聞曹操將攻漢中昭烈乃與權連和分荊州江夏長沙桂陽東屬南郡零陵武陵西屬引兵還江州使黃權將兵迎魯而魯已降操操使夏侯淵張郃屯漢中數侵巴界昭烈使張飛進兵宕渠與郃等戰於瓦亭破郃等飛收兵還南鄭昭烈亦還



成都二十一年蜀中無事曹操自進爵為王二十二年昭烈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操遣其將曹洪拒之是歲孫權降於操操用天子車服出入警蹕二十三年昭烈攻郃等不克下書急發益州兵以益軍諸葛亮表楊洪領蜀郡太守衆事皆辦秋七月操自來擊將軍吳蘭雷銅等入武都皆為所沒昭烈次於平陽關九月操還長安是歲少府耿紀丞相司直韋晃起兵誅操不克夷三族二十四年春正月昭烈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於定軍山作營

魏將夏侯淵引兵爭其地昭烈命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淵軍斬淵及操所署益州刺史趙顒等張郃遁還三月操自長安出斜谷軍遮要以臨漢中昭烈曰操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軍拒險終不交鋒操運米北山下兵衛甚盛將軍趙雲將數十騎突前奮擊大敗之相持積月魏軍多亡操乃引還昭烈遂有漢中遣將軍孟達攻房陵殺其太守又遣中郎劉封與達會攻上庸太守申耽舉郡降秋昭烈群臣尊昭烈為漢中王表於漢帝曰平西將軍



都亭侯臣馬超左將軍領長史鎮軍將軍臣許靖營司馬臣龐羲議曹從事中郎軍議中郎將臣射援軍師將軍臣諸葛亮盪寇將軍漢壽亭侯臣關羽征虜將軍新亭侯臣張飛征西將軍臣黃忠鎮遠將軍臣賴恭揚武將軍臣法正興業將軍臣李嚴等一百二十八上言曰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憑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許博陸則不能流放禽討安危定傾伏惟

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
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
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
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
軍領司隷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
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
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
不密令操游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
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



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
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
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
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
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
光昭萬世也奉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
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
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
隴蜀操外吞天下內殘群寮朝廷有蕭牆之危而禦

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
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
漢犍為為國所署著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
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
制之罪雖死無恨遂於沔陽設壇場陳兵列眾群臣
陪位讀奏訖王拜受璽綬御王冠上言漢帝曰臣以
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於外不得掃
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內否
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



是之後群兇縱橫殘剝海內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
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
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
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
失據忠義不果遂使操得窮凶極逆王后戮殺皇子
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
恐殞沒孤負國恩寤寐永嘆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
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厲翼五帝損益此道不
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

興尊王子弟大啟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太宗今操惡
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篡盜已顯既宗室微弱
帝族無位斟酌古式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
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效所獲已過
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
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隕
身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
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
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



怖累息如臨於谷盡力輸誠獎勵六師率齊群義應
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
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於是王還治成都
立子禪為王太子拔牙門將魏延為都督鎮漢川以
許靖為太傅法正為尚書令關羽為前將軍遣費詩
即授羽印綬張飛馬超黃忠趙雲等皆進位有差從
成都至白水關起館舍築亭障四百餘區八月前將
軍關羽取襄陽殺其將龐德擒于禁于樊冬十月曹
操帥師救樊羽撤圍退孫權使呂蒙襲殺羽取荊州

蒙尋死權稱臣於操上書稱說天命操以示外曰若
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二十五年益州將軍孟達
以上庸叛降魏是年春正月曹操還至洛陽卒子丕
襲位冬十月丕僭稱皇帝改年黃初廢漢帝為山陽
公

章武元年蜀中傳言天子遇害王乃發喪制服追謚
曰孝愍皇帝嗣是所在並言祥瑞日月相屬故議郎
陽泉侯劉豹青衣侯向舉偏將軍張裔黃權大司馬
屬殷純益州別駕從事趙莋治中從事楊洪從事祭



酒何宗議曹從事杜瓊勸學從事張爽尹默譙周等
上言臣聞河圖洛書五經讖緯孔子所甄驗應自遠
謹按洛書甄曜度曰赤三日德昌九命會備合為帝
際洛書寶號命曰天度帝道備稱皇以統握契百成
不敗洛書錄運期曰九侯七傑爭命民炊骸道路籍
籍履人頭誰使主者元且來孝經鉤命決錄曰帝三
建九會備臣父群未亡時言西南數有黃氣直立數
丈見來積年時時有景雲祥風從璿璣下來應之此
為異瑞又二十二年中數有氣如旂從西竟東中天

而行。圖書曰、必有天子出其方。加是年太白熒惑填
星常從歲星相追。近漢初興。五星從歲星。歲星主義。
漢位在西。義之上方。故漢法常以歲星候人主。當有
聖主起於此州。以致中興。時許帝尚在。故群下不敢
漏言。頃者熒惑復追歲星。見在胃昴畢。昴畢爲天綱。
經曰。帝星處之。衆邪消亡。聖諱豫覩。推揆期驗。符合
數至。若此非一。臣聞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故應際而生。與神合契。願大王應天順民。速即
洪業。以寧海內。太傅許靖、安漢將軍糜竺、軍師將軍



諸葛亮、太常賴恭、光祿勳黃權、少府王謀等上言。曹
丕篡弒。湮滅漢室。竊據神器。劫迫忠良。酷烈無道。人
鬼忿毒。咸思劉氏。今上無天子。海內惶惶。靡所式仰。
群下前後上書者八百餘人。咸稱述符瑞。圖讖明徵。
間黃龍見武陽赤水。九日乃去。孝經援神契曰、德至
淵泉則黃龍見。龍者君之象也。易乾九五飛龍在天。
大王當龍升。登帝位也。又前關羽圍樊襄陽。襄陽男
子張嘉、王休獻玉璽。璽潛漢水。伏於淵泉。暉景燭耀。
靈光徹天。夫漢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國號也。大

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也。今天子玉璽。神光先
見。璽出襄陽漢水之末。明大王承其下流。授與大王。
以天子之位。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有烏魚之
瑞。咸曰休哉。二祖受命。圖書先著。以爲徵驗。今上天
告祥。群儒英俊。並進河洛孔子讖記。咸悉具至。伏爲
大王出自孝景皇帝中山靖王之冑。本支百世。乾祗
降祚。聖姿碩茂。神武在躬。仁覆積德。愛人好士。是以
四方歸心焉。考省靈圖。啓發讖緯。神明之表。名諱昭
著。宜即帝位。以纂二祖。紹嗣昭穆。天下幸甚。臣等謹



與博士許慈、議郎孟光、建立禮儀。擇令辰。上尊號。王
乃命有司築壇於成都武擔之南。四月丙午、即皇帝
位。燔燎告天。禋於六宗。祝文曰、惟建安二十六年四
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
漢有天下。歷數無疆。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
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
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群臣將士。
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龔行天罰。備雖
否德。懼忝帝位。詢於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

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湮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於天神。惟神饗祚於漢家。永綏四海。於是建元爲章武。大赦。以諸葛亮爲丞相。許靖爲司徒。置百官。立宗廟社稷。祫祭高皇帝以下。五月、立夫人吳氏爲皇后。子禪爲皇太子。六月、立子永爲魯王。理爲梁王。是月晦。日食。秋七月。帝自將伐孫權。初帝忿權之襲殺關羽。將東征。趙雲諫曰。國賊曹操。非孫權也。若先滅魏。則權自服。今操雖死。子丕簒位。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迎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非良策也。群臣諫者甚衆。帝皆不聽。乃留諸葛亮輔太子。守成都。而自率諸軍東下。車騎將軍張飛爲其下所殺。孫權遣使請和。不許。權乃遣陸遜督諸軍拒守。屯巫。八月。權遣使降魏。魏封權爲吳王。九月、秭歸將軍吳班、馮習自巫攻吳將李異等。破之。軍次秭歸。武陵五谿蠻夷遣使來請兵。二年春正月、朔日食。帝還軍秭



歸。將軍吳班、陳式水軍屯夷陵。夾江東西岸。二月、帝將進軍猇亭。鎮北將軍黃權曰。水軍沿流。進易退難。臣請先驅。以當寇。陛下宜爲後鎮。帝不從。以權督江北諸軍。與吳軍相拒於夷陵道。自率諸將由江南緣山截嶺。軍於夷道猇亭。連營七百餘里。又遣侍中馬良。由佷山通武陵。慰安五谿蠻夷。賜以金帛。咸相嚮應。夏六月。有黃氣見自秭歸十餘里中。廣十餘丈。後十餘日。陸遜進攻猇亭。諸軍敗績。將軍馮習、張南等皆沒。帝自猇亭至秭歸。收散卒。由步道還魚復。恚曰吾乃爲陸遜所折辱。豈非天乎。改魚復縣曰永安。八月、司徒許靖卒。將軍黃權在江北。道絶不得還。率其衆降魏。有司請收權妻子。帝曰。朕負權。權不負朕也。待之如初。曹丕責孫權任子。權不從。丕使曹休等擊之。不克。冬十月、詔丞相亮營南北郊於成都。孫權改元黃武。拒魏。遣使來求和。帝許之。遣太中大夫宗瑋報命。是月晦、日食。十一月。曹丕自將伐吳。十二月。帝不豫。漢嘉太守黃元聞之。舉兵拒境叛。三年春正月、魏師攻吳濡須及江陵。皆不克。引還。二月、丞相亮至

自成都三月黃元寇臨邛遣將軍陳曶討之元軍敗順流下江爲其親兵所縛生致成都斬之夏四月帝疾大漸命丞相亮輔太子禪以尚書令李嚴爲副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家終濟大業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能君可自取亮涕泣曰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又敕太子曰朕初疾但下痢耳後轉襍他病殆不自濟人五十不稱夭年已六十有餘復何所恨但以卿兄弟爲念射君到說卿增修過於所望審能如是吾復何憂勉之勉之勿以



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又呼魯王永與語曰吾亡之後汝兄弟與丞相共事事之當如事父癸巳崩於永安宮年六十有二初蜀人李意其世傳爲文帝時人帝欲伐吳遣人迎意其問以吉凶意其不答但求紙筆畫作兵馬器械數十副已便一一手裂之又畫作一大人掘地埋之遂去帝不懌至是始知爲軍破帝崩之兆云丞相亮表於太子曰伏惟大行皇帝邁仁樹德覆燾無疆昊天不弔寢疾彌留今月二十四日奄忽升遐臣妾號咷若喪考妣願惟遺詔事遵太宗動容損益百僚發哀滿三日除服到葬期復如禮其郡國太守相都尉縣令長三日便除服臣亮親受敕戒震威神靈不敢有違臣請宣下奉行五月奉梓宮還成都太子襲位謚曰昭烈皇帝秋八月葬惠陵

論曰昭烈崎嶇青徐荆豫間所爲□不成所圖不遂地奪於呂布兵挫於曹操妻子被虜脫身跳者屢矣然海內賢豪莫不服其雄略稱爲人傑雖老驕橫（此二字恐不可入本紀）覩一世亦以天下英雄許之何哉蓋帝有知人之明而



務以得人心爲本其行事必依于仁義利有所不取害有所不避是以智勇傾心而士民懷德此其度量宏偉固非魏操吳權所能及其萬一矣然終於僅有一隅者非必其才之不逮也亦其所遇有不幸焉古（黃鐘大呂之音）之帝王崛起而就大業未有不先據勢勝之地內自固其基圖而後可以征伐四方者高帝之關中光武之河內是也漢之末造操以奸奄餘蔭早佩虎符盜有兗州後遂迎天子都許得挾天子以令諸侯已得爭先處勝之道孫權承父兄之業而獨擅江東之利

長江足以限戎馬之足魚鹽足以充軍國之需植根亦復深固而帝方宛轉下僚受人驅策徐州本四戰之地難以立國乃甫得徐州而守臣內叛强敵外臨曾不得旦夕安寢至於北投紹南投表栖栖皇皇厝足無所然後謀臣進說東資荆州而西取巴蜀蓋亦出於不得已而非其素志矣蘇子由言以智攻智以勇擊勇譬猶兩虎相鬬其勢足以相擾而不足以斃跡其遇洎天之寵而終成三分鼎足之業非運世有本固未易及此也借乎征吳之役復諫違卜以致喪



師辱國而身亦繼以亡殆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歟然而能托國孔明勑其子事之如父故孔明得以行其志而延漢祚者四十餘年知人得士之效豈不亦遠哉

施覺菴曰盲左腐遷不免范甯劉知幾指摘故史家論識習衡陽而外寥寥今古未見其比陳承祚吳志孫權傳書名書薨蜀志先主傳書先主書殂然則壽意本自有別至其帝魏之失不足掩其筆力簡古鄙管謂蔚宗漢史脂粉塗抹獻笑倚門陳壽國志雅素佳士談言微中遷固艮史後世不可復得得見君子庶幾陳壽蕭齋先生學唐宋爲文而追筆漢魏其論乃復宏敞豊麗入廬陵南豐之室

## 復讐事畧

自國初以來以余所聞能復父讐者吾郡得二人焉
其一爲楓橋顏中和之父泰如富人也鼎革初泰如
避亂於外里無賴周昌者偕其黨肆行剽掠泰如家
亦被刼焉泰如聞而恨之有後言泰如素豪賊亦聞
而忌之遂伺其探家以利斧劈殺之陽山太尉祠旁
并劈其奚童然賊慮泰如未死復回顧童因得負傷
而逃歸報其家往求其尸則尸已不知所在徧覓不
得乃招魂而葬焉泰如有四子中和其仲也時年僅

十六七日夜思復父讐而未得間一日里中會飲知
昌明晨當往某所遂懷利斧尾之而行至寒山寺浜
殺之而中和之兄孟和亦至復亂斫其尸於是兄弟
俱詣吳縣獄爭承久之令曰汝爲父復仇孝子也然
王法殺人者死但一人當之可矣何必兄弟同死乎
中和曰吾兄有妻有子某尚未娶可死乃係中和於
獄時順治四年也中和凡係獄二年當事多其孝遂
減爲徒因邀赦初中和嘗聘前指揮何某女中和獄
中以書與何令其改嫁女執不從削髮爲尼中和既

出意欲踐舊盟詣尼庵諭意女曰吾已歸空門豈可
復適人峻拒不許中和嘆曰汝能爲節婦吾獨不能
爲義夫乎竟終身不娶云其一爲蘆區陳阿黙蘆區
係吳江縣地方有陳姓者家頗小康生甲及乙甲則
阿黙之父也好賭博不事生理而乙勤於治生深嫉
其兄所爲慫其父必致之死乃因其浴也而縛之而
痛毆之甲不勝痛哀號求免陳父子之情不覺有動
意欲止而乙不可遂代之毆至木棍爲折者二而甲
乃死時阿黙甫三歲隨母育於外家及長若絕不知

其事者乃佐乙開棺鋪既勤於事又無私焉乙甚信
任之如是有年暇則磨厲其斧斧固棺鋪所必需乙
不之疑也一日持斧示乙曰此斧甚快恐人亦可殺
乙曰何爲不可阿黙遂應聲而殺之蘆區故僻壤無
他官僅有一巡檢司阿黙乃自詣巡司陳父寃且請
抵罪然里人皆知其始末多其義於是有周松臣者
率里人言於官杖而釋之乙無子阿黙孝養其叔母
與已母同始終無間焉此康熙三十年前事余家有
乳媪自言少時與阿黙嬉戲嘗欺陵之不意其乃能

如此蓋阿黙今尙未五十也嗚呼此兩人者皆市井草莽之人耳殺人者死人所共知若夫不共戴天之訓春秋大復仇之義周禮調人之所掌以及韓柳諸賢所論著彼固茫乎未有聞也方其剚刃仇人之時豈自料其身之可以不死而後爲之哉誠痛忿結於中而有所不能已也夫人苟不惜一死其視殺權貴人與殺匹夫等耳而世之號爲士君子者顧往往隱忍蓄縮莫敢伸冤甚者交手與之爲市嗚呼其有愧於兩人多矣



徐汾令曰旣傳兩人復有所諷交手爲市甚哉乎其言然顔泰如富于明末阿黙父不務生產皆有致禍之理讀者毋徒幸兩人之有賢子孫可也

附書

顔中和之事汪鈍翁已記之而或以爲乃孟和非中和余因訪諸沙君秉衡而得其寔雖大致不爽而亦微有異同故復書之至於陳阿黙之事或曰陳甲之死乙固不能無罪然非有父命則乙亦不能殺之是甲非死於乙寔死於父命也且事隔十餘年經數赦阿黙親受其撫養乃敢手刃其叔而據其產其罪固不容誅矣幸得漏網奈何更以爲義而稱之曰不然夫兄弟之子猶子也則父之兄弟猶父也所以然者



以其與父同義故弑叔者罪致殊死今陳甲之游惰（兩屑折落罪未極明）本無死法卽其父欲殺之乙苟念兄弟之情少爲勸沮則甲必不死乃始則慫恿其父親相執縛繼則毒手加功不殺不止則甲之死雖曰父命而乙寔致之安得薄乙弑兄之罪而律阿黙以弑叔乎昔漢景帝時有防年者以繼母殺其父而殺繼母廷尉當以大逆獄上帝疑之時武帝爲太子詔問之太子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耳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

同不宜大逆論余謂此論善矣然以爲宜與殺人者同則尙有未盡蓋殺人者死爲其無故而擅殺也若婦人有外行而殺其夫罪莫大焉爲人子者設不幸而事出因母則眞無可如何惟有以身殉父而已繼母與其父絶則與路人同路人殺其父而其子殺路人則婦人之死適足以抵殺夫之罪而其子爲父復仇所謂殺人而義者也如之何其與殺人者同科也今陳乙殺甲之時兄弟之情安在是阿黙之於乙乃父仇也非叔也鬩甲就死時哀號之聲徹於里巷行



道皆爲酸鼻故其子而非人也則可其子苟有人心則處心積慮以銜仇人之胸者固其宜也乙以棺舖營生無他產室廬之屬乙殺甲而專有之阿黙復殺乙而嵩有之迹近於利其所有然田野小民取其大不必繩其細况能奉事乙妻則情亦可原也或又曰有司折獄止論法不原情止論現在不追既往夫折獄而不原情使沉寃終不得雪嗚呼民之無罪而死於獄吏者蓋不可勝計矣無惑乎復仇之不槩見也

## 文章報國解

杜子美曰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每誦其言未嘗不廢書而嘆夫六經皆文章也自古賢人君子之著述其足以匡贊廟謨維持世敎者亦何限柰何以小技目之然而學者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而曾無所用於世反不如巫醫樂師百工之人猶得出其所長以備物致用其習爲對偶聲病之文者不過以爲取科名之具則謂之小技也亦宜及讀柳子厚文至思維報國獨有文章二語則又疑其言之過夸蓋文



章一道必有關於制治保邦之大計斯可以報國而世之作者又不能皆然卽子厚集中獨封建一論可謂經世大文他如復仇議梓人傳捕蛇者說等作亦皆有裨風敎至於羈愁感嘆之言宴遊紀序之語此何與國家事欲以此報國不亦遠乎旣而思之國於天地有所與立其君相之否臧歷數之永短固不係乎文章然亦必得文而顯三代之遺文尙已厥後漢有馬班賈董諸子唐有韓柳宋有歐蘇自諸君子之文出而黃童白叟無不誦習遂使漢唐宋之聲明文

物至今照耀天下稱文運之隆者必歸焉彼晉宋六朝則若有若亡黯然無色然後知諸君子之文章其有功於國也大矣惟杜子美之詩亦然語云鴻筆之人爲國雲雨其諸所以報國歟

湯磊軒曰歐蘇謂晉唐無文章惟歸去來送李愿歸盤谷二篇此先生晉宋六朝黯然無色二語所本也然惟齊梁後塵對偶聲病爲不可學其晉自江統以後梁自任昉以前短篇大章殊璣錯落大率在文選古文苑資治通鑑淳化閣帖諸書惟晉書所載黜金成鐵眞令讀者喪氣



## 占解

少時寓徐氏之易池主人峻亭先生爲余占河洛理數先天得謙之六五後天得蒙之九二而其占詞有曰連峯接雲漢秋月照空山余閱之憮然若有失峻亭徵其故余曰山雖高不離乎地是無位之象也月雖佳而照空山則無人相賞是不遇之象也峻亭曰誤夫數莫重乎爻位及化工元氣三者吉則他可無論況連峯與秋月固高明之象也而何爲不遇哉余雖知其爲慰藉之語而心亦未能遂安乎命奔走試



事復三十年而後乃決然舍去盖嘆古之不余欺也雖然夫山亦未爲卑也月亦不因人而晦也當此占者雖不得位其必如古之君子道德積躬而英華發外使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斯可以無愧焉豈庸庸者可當乎則又疑占之未可信旣而思之夫前之所以可信者以天事之有定也後之所以不可信者以人事之不盡也夫人事則亦在乎自勉而已矣且山亦不在高苟自下而觀則雖數仞之邱垤而亦若有干霄之勢月亦無取衆好苟空山之中有一二騷人

逸士仙客高僧相與愛之賞之卽月亦可以不孤若此者或亦可庶幾乎乃志以俗遷力隨年邁蔑以盡乎已而何敢望乎人嗚呼豈占寔欺余□抑余寔負此占也夫

李容山曰讀此知先生自量甚審後人稍解把筆動以昌黎之泰山北斗自命一時而抑知方寸之木或未加岑樓之上柰何



## 題三孝圖

此楓江沙舜韶子美舜年叔泰恒銓秉衡三君子像也三君皆嘗刲股以療親病鄕黨稱其孝故合爲一圖以誌美云按明洪武中日照民張伯兒割脇肉以療母病不愈復禱於岱岳祠願母愈則殺其三歲子以祭已而果然事聞太祖怒其滅倫傷化杖而戍之海南因著令凡割股臥冰者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旌表法旣不行盜名希賞之徒無所冀倖於其間然而世之輕生命傷肌膚以求全其父母者固往往



不絶也豈非其至情迫於中有不能自已者而然哉不謂之孝得乎沙氏一門前後相望有三孝子可謂難矣而秉衡出自童年爲尤難余不及見子美叔泰兩君而獲與秉衡交其爲人敦禮讓重然諾有古長者風當其侍母病也不特刲股一節可書而已蓋時方潦雨地氣蒸濕而君晝夜服勞或累日不得息倦極則草臥磚地如是者月餘日人咸謂君必致病然君竟無恙至今年八十餘猶能强步二三十里毋亦純孝所感天實佑之歟丁酉秋日出此圖見示爰書

所聞於卷末若其他孝行已詳見於余所作傳中故不贅



## 題八駿圖

趙仲穆名雍松雪子也聞其善畫蘭石竹木而不聞其畫馬此圖亥兒孝錫得於竹塢里人王氏豈其家學淵源亦常涉筆爲之歟今世畫馬卷多臨摹松雪論其筆意殊遜此圖然以嫁名松雪故往往得善價玆不託松雪名而以仲穆名何歟意者其舊本歟孝錫言王氏本百谷先生後裔畫甚多今皆散失然捃摭載而至猶不下百幅擇其稍可觀者僅四幅而此尤破碎不堪故予値尤廉夫方其好之也雖不足觀



者亦羅而致之及其散也則必自其善者先失而後及乎其餘此圖之遲之又久而後售毋亦以其不足重歟吁向使嫁名松雪則有力者取之而去久矣何至腐敗毀裂若此哉然從來縑素未有能久而不壞者而收藏之家又恒不及其壞而已失也觀某氏之倏忽聚散亦可以淡人世之貪痴汝今偶然而得之吾偶然而題之聊以爲朝夕之玩可矣又何必屑屑焉較其妍媸眞贋也耶

楊可師曰小中見大而文亦落落有致

## 題勞在茲畫

勞澂字在茲浙人也而久於燕爲人倜儻不羈出遊數歲困而歸以筆墨自遣其畫蒼古疎秀有天然之趣余嘗於友人所見而愛之方欲介親知以請遷延未一月而在茲死矣殊以爲恨在茲死後其畫頗見珍於世方其困而歸也寓上津橋邱氏胡雲時邱親也故時作畫以贈積累旣多胡厭而盡焚之此幅雖幸免於灰燼然亦棄擲塢壁間故多汚損壬辰冬日德傳甥攜至舍余以忘菴墨蹟易之夫一畫耳或則



愛之而不可得或則厭而焚之輕於生前而重於身後其遇合亦若有數豈人情物理固然哉不禁爲之一嘆康熙癸巳閏五朔騷道人記

## 題風木圖

此叔父有二公早年遺像也叔父八歲失恃十四失怙及長而以不克逮事爲憾故命工寫照而屬忘菴先生寫其意爲風木圖蓋叔父生於甲申距忘菴補圖時僅二十有六耳而寫照又前乎此矣緒勤弟以與晚年狀貌絕不相似謂何以前後迥別若此然余僅少叔父五年童而相習雖其少時狀貌亦甚不相似也雖然人子之於親也執毋器而傷口澤之尚存讀父書而念手澤之如在即生平所常釣遊之處皆



可寓僾聞愾見之思况實爲圖其形而又重以忘菴之筆墨足以表其雅志者乎緒勤但敬而奉之則平昔音容恍惚可覩而毋介意于似不似之間可矣

楊大瓢曰名言定論可破世俗之疑

## 題陽山高士圖

雲林倪高士寫山水筆墨超逸一掃前人窠臼而未嘗肯著一人於其間以爲世無人焉故也吾家尊古有山水癖揮毫寫照直兼宋元諸名家之長其知交亦徧天下而獨于陽山先生有深契焉甲午秋日下榻小軒遂作斯圖以贈其筆法則倣雲林謂贈高士非高士筆法不可也而於其中特設一人謂如陽山之爲人當亦雲林所心許而可見諸毫素者也吁非尊古不能爲此圖非陽山又曷克當此圖乎夫尊古



繪事人每求之而不可得乃自爲圖以贈陽山則尊古之雅尚亦槩可知矣

楊大瓢曰文情駘蕩觸處生波

## 硯銘 并序

吾鄉顧德林善製硯他人雖撫而倣之終莫能及嘗爲許子允文製索硯一余甚愛之因亦以端溪石二方授之石固不佳而式亦迥異弗之慊也方欲覓一佳石令之重製而德林死矣石亦了不可得積十餘年始以三金易片石時德林嗣子啟明亦死其孫公望又以善製硯　名入內廷吳中絕無能手問啟明之妻實得家傳而未之察已而其名日益著壬辰仲秋乃令隨意製之不拘何式而彼竟爲製索硯細玩



之惟索紐過於工巧似不若德林古樸其他則溫純古雅有餘韵矣廿年素願一旦得償喜而爲之銘銘曰

是名索硯顧家婦製質美工良寶之勿替

又

不圓不方依質成章似爲予箴言括其囊

〔清〕鄭性撰

# 南谿偶刊五卷

清乾隆七年刻本

五嶽遊人鄭丈南谿穿中柱文

南雷黃氏之講學也其高弟皆在吾甬上[illegible]書院中子弟不復能振其舊德求其如北[illegible]和仲之有光於陸東㵎之有光於呂者吾[illegible]谿其庶幾乎先生於黃氏之學表章不遺餘力南雷一水一火之後卷籍散亂佚失乃理而出之故城賈氏顛倒明儒學案之次第正其誤而重刊之又剜南雷文約先是尊府君高州欲立祠於家以祀南雷而不果先生成其志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南雷及王父泰川觀察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邀之與祭使知香火之未墜也又言於提學休寧汪公謀其墓田初南雷之卒也託志文於高州而未就至是先生以屬之予四方學者或訪求南雷之學不之竹浦而之鸛浦即黃氏諸孫有所訪求亦以先生為大宗蓋其報本之勤而篤也顧或疑先生之學不盡合於南雷以為南雷當日雖于二氏多還往而於其學則攻之甚嚴今先生之談禪幾於决



波倒瀾無復隄限南雷最斥潘氏用微之學嘗有書為萬徵君季野駁之凡數千言而先生於用微求仁宗旨許為別具隻眼南雷汰存録之作凡言明史者多宗之而先生嫌其門戶之見尚未盡化予則以為先生宿根實與慈嶺相近故雖儒言儒行而圓頂箬笠居然竺先生氣象亦嘗與之反覆其異同而墨守卒不可化此乃明人近溪復所海岍一輩用微之學亦嘗舉其疵類以相商榷先生不以予為非而謂近世士不悦學苦心如此人者正自不可泯沒是固平情之論也至疑南雷門戶之見未化則最足中明季諸公之病要之先生講學其泛濫諸家不無軼出於黃氏範圍之外而其孤標篤行持力之嚴則依舊師門之世嫡也先生以友朋為性命然詩酒過從以至書筒往復無一不歸於學萬編修九沙七衮同人共祝之先生揚觶而前曰吾祝公耄而益勤不知老之將至上以紹鹿園先生之學統近以紹充宗先生之學統而已矣他非所及也其祝陳南畢亦以怡庭先生之薪火勉之嘗勸李東門講學東門謾應之曰今世之講學者特欺世以盜名耳吾不屑為也東門卒先生哭之慟曰聽君之放浪山水而終無所得是予之罪也夫萬磁州西郭被徵先生謂曰拔以古人出處之義當辭之西郭不能從中途而寄聲曰吾悔不用良友之言予在京師先生歲必傳語曰長安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訪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招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每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先生之學如此夫豈慈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家居祭祀皆依古禮不叅以世俗之俎豆視牲告濯無不躬親未嘗見其稍倦巫覡不得入其門家人有為非鬼之享舉而棄之門外西成所入惠及三部竭歡盡忠不以為厭蓋數十家待以舉火有佃人負租詢之知為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守令有願見者謝不往以明經貢太學應受籍於銓部亦不赴先生固用世才其綜理世務幹力精悍乃其於勢位則泊如也削金庭洞天毛竹為刺署曰五嶽遊人其於五嶽已歷其四獨衡山未



至曰留此有餘不足之精神以還芒屩可也今春語予曰明年為予八十終當南行以畢此志未幾而先生卒矣初翰林陳公怡庭曁其子心齋大理皆有葬地矣而其家因循未下窆先生歲促其家許助貲焉病中猶以此為惓惓云先生諱性字義門別號南谿浙之寧波府慈谿縣鸛浦人也以故按察副使溱為祖世所稱秦川先生者也以故知高州府梁為父世所稱寒邨先生者也生於康熙乙巳十一月廿六日卒於乾隆癸亥七月十日娶仇氏副室張氏子二大節庠生中節國子生皆張氏所出先生為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奠夫是說也發之自韓吏部以闢佛也而先生遵之然則誠非慈嶺之徒所能收拾矣所著有南谿偶刊葬於鄞邑西山之繆家畢高州墓道即在其上今而後南雷黃氏之緒言恐益衰矣其銘曰

孔耶釋耶雙探珠欲并鴻溝為一區學成五嶽恣所如要其醇行老不渝歸根復命在吾儒我銘其幽直不諛

## 南谿偶刊自題

南谿子嘗自題其詩爲僅真集而初不自知其真之盡爲妄也既而仰觀俯察有會於天地絪縕時行物生之妙服膺至聖予欲無言一語深用愧悔舉凡生平所拈筆者悉瘞之廢窑壓封土竄鼠嚙魚侵久矣去年爲梨洲黃子刊明儒學案畢梓人請曰我輩在此無事願刊所著以餬口因從之檢拾其十之五六而刊之詩則五十以前曰夢窺三百七十九篇五十以後至七十有六曰寤歌卷上四百二十五篇卷下四百六十八篇文則曰不文八十八篇又七十台游日記一篇而總題之曰南谿偶刊偶之云者刊非南谿子意也雪泥中一鴻爪跡也乾隆壬戌八月中秋後十日



## 南谿夢窺

### 南雷先生將至

寂處學無爲油然祗自知晚潮環繡素斜日耀玻璃憑檻怡情處臨池得意時南雷將税駕欲與証明之

### 稚子

稚子捕魚蝦朝朝入我家得錢忙貰酒挈酒看飛鴉歸舍兄偕弟嘢杯母共翁醉餘高唱去不管日西斜

### 西齋

小圃青青遍竹栽西齋面對竹枝開隣家竹外層樓逈落照穿樓度竹來

### 高臥

高臥西齋也自尊蕭閑不復憶鄞邨時歸自黃過草堂風迴恰好通旁牖日昃何妨掩正門幾處蟬聲喧午夢偶時荷氣觸吟魂焚香掃地工夫了纔過朝饔又夕飧



### 西齋風雨後

一番風雨塌墻隈已送秋山入屋來鑿地竹纔和圃折參天樹又隔隣栽

### 醉芙蓉

飲乾玄酒不知辭幾見携尊與握巵一日未曾愁獨酌清晨定放兩三枝

雨雲翻覆孰能禁世態人情不自今獨爾相看嘗竟日先時淡蕩後來深

### 哀姑

哀哉我姑氏我哀胡有已哭姑本無血自不知何以去作邵氏婦十五年伊始一子弗克留蒼天虐無比有女年十三發瘧臥未起但聞已易簀弗獲見母死嗚呼人之生誰不一夢似他人夢猶佳我姑夢亦否生時任百勞歿後孰奉祀瞑目又何求夜臺先尋子

### 幽蘭

春來久雨未能開陰處移將日下來却恐開齋香欲盡須臾還復賞墻隈

慕春西齋

人聲繞四屋心靜却如無命且憑前定家何必早圖荷錢緣水放蕉扇過墻敷相對機忘盡還觀只故吾

李寅伯三十

古人五十不稱壽何況少壯生當後今人無端重生朝親知相祝俗何陋君今三十方壯年日初旭兮月初弦我亦祝君隨俗來研墨搵毫歌詩篇嗟哉君生身則隻才高氣大不可畫如我脚束腰復纏躡踽衆衆良足惜人生壽夭奚庸論夕不憫死朝求聞苟其沒世名不稱壽者亦與夭無分牛毛繭絲未爲細願君深入求精義萬事切莫潦草過乃能自出一頭地我悲宇宙豪傑稀目中微君誰適歸郎君自命豈凡近可俾老大增歔欷二十餘年知交寡知交從無如君者心期皓首相切磋讀書有得師天下



春興

天下心誰似我寬光陰瞬息足盤桓閒驅塵積脚開捲暫歇爐薰飽嗅蘭林鳥初鳴逢雨霽園梅纔放過春寒眼前生意頭頭是日與天機打作團

何地身無易可居總然拮据亦安徐先塋祭掃時寒食大父饔飧具潔蔬錢竭豈煩重別貸米完猶似夙多儲一般孟浪人人笑賺得生涯頗自如

七尺

七尺寰間罕自由世途荊棘又戈矛遭逢命亦憑天造消弭權還即我求斬舊時根方立脚了生涯跡在從頭來來去去渾何碍獨玩滄江早暮流

秋月

不識何年設六丁夜來便把玉盤擎天工爭費經年力磨到秋來始極明

明極還嫌內障多人言大地有山河誰知斫去闍扶樹寶鏡十年不用磨

九日郡邸雨中

祖耋無人晉菊觴持觴作客意旁皇若將京邸兼遙憶三世單身各一方

不寐

淒風苦雨江村裏高臥長吟草榻中萬事要由人自主一生豈必我難通病夫醉爲驅魔遠騷客窮贏得句工身在南方親在北秋宵仔細聽飛鴻

寒夜書懷

歲晏天寒雨雪中黃昏愁對一燈紅老親兩月音書斷獨子經年計畫窮京邸艱辛疇復念家鄉寒儉略相同菜根敢說無長味難進高堂大耋翁

生朝



人間似我生原枉忽忽悠悠廿七年念昔安能知此後撫今只好壁無前四方何日酧懸矢一職猶然忝力田早起手拈香一瓣加餐兩世祝蒼天

除夕

分歲迎年俗禮微家鄉事了念京畿痴獃世已無人買虛耗神應獨我依壓世何能除俗網春風膳喜破寒圍詩篇酒脯均消乏長歎勞心事盡非

寄靖江家宣成叔

坐雨蘋茎五月天深秋一葉泝湖船回頭兩度如萍泊今日萍飄更可憐

玉璞人間得豈多楚山泣血柰王何當年被刖終緣獻管見從來咎卞和

將遊淮不寐

自顧昂藏七尺身生涯豈屑患饑貧淮南千里將行者堂上高年待

養人長夜不禁多寤醒空床誰與訴悲辛旁皇展轉愁無計辦緇京
華問老親

錢塘渡

眼前億萬頃江光三十人乘一葦杭好似梭經疋素裏笑予底送此
中忙

吳門聞家宣成訃

分手藍溪浦參商忽四年此來將話舊無路到黃泉
君家多苦節訴我泣零丁不道經三世相臨只婺星
顯親抱夙志奔走日天涯不則如君識科名亦鏡花
我來辭二老負米向淮邦歸路年將暮何時哭驥江

韓信釣臺

王孫餓死亦誰哀一飯曾煩漂母來此是英雄涼倒處千秋誇說釣
魚臺

平河橋

衝塵歸去小寒天破轎疲驢苦不前凍水驅人三日走茅家欺我一
宵眠朝來路出臨淮郡朧到心驚欲暮年旅興蕭然何處寄平河留
別有詩篇

寄呈家大人

親心素不慕纓簪鞅掌京塵忽已深莫道十年前別事珠蘭清夢好
重尋（大人癸亥有書曰珠蘭中做夢之句甲子有病眠無復珠蘭夢之句）
謀耕輟學已多年穀水仍虧大父前似此孫何曾足恃雲霄歸興定
幡然

黃忠端公祠

江城祠宇額題新一樹滇茶幾百春花事不愁長寂寞謁祠人盡看
花人
祠向南山一面開山頭箇箇拜祠來相看半日忘歸去潮縮秋江不
敢催

晚抵東剡



更初發榜及天明起見寒流分外清數十里船逢淺閣百千般夢到
橋驚環看自足幽閑趣靜坐平消世俗情挈僕登厓溪市過亂山圍
繞一孤城

贈閩中明侍御熊石兒（時就養令子奉化縣署）

蛟門禹穴子陵臺歌闋招魂萬古哀此恨應緣消不得重今皐羽浙
中來

讀舒後邨詩稿

風雅誰知有後邨深慙美斧向班門巍峩華頂山為骨清碧龍溪水
作魂一卷高吟消短晝兩枝紅燭坐黃昏陽春獨唱愁無郢合就山
齋仔細論

晚日張士一拉步南郊

閒來野徑便招携不管天邊日已西山到南郊能作几田經洪水或
為溪老僧曝暖因耽久稚子樵歸亦訂齊樂事人生誰過此尋幽莫
怪我成迷

奉川風景

晴天破我兩青鞋踏遍嶙峋石子街巷曲祁祁多豢豕坊邊戞戞畫
堆柴溪流三道夾城郭山色四圍到屋堦覓得優人充綺宴恰搬田
父及村娃

同張士一董芾躬沈因友探日嶺夫人峯

四明嵯峨亘六邑我居其麓未一陟嚴冬偶作剡川行雪竇徐鳧頻
掛臆欲往從之錢又空如鳥欲飛無雙翼況聞深林猛獸多邏來哨
聚復未戢生平凡事遭天扤不謂看山弃我抑董子常躬磊落士為
言北山日嶺側天生一石號夫人相看頗足消鄙嗇予聞之喜幾欲
狂中腸一夕千回憶詰朝士一招董子更拉沈生同拾級闉闍南出
遥相望宛爾情致若欲泣粧臺天設在其前下闕魏字人戴德及登
其巔審視之塊然未嘗着顏色使人可望不可近翹翹錯薪中楚棘
望夫不歸夫焉往千年萬年何終極董子謂我莫遽信此事荒唐豈
確實君亦曾聞福泉山其名實因梵王得昔人訛之為覆船當年滄

海非土域夫人之夫某氏某狂風一旦遭不測中流船覆盖在茲忽
變青山長截業夫人陟嶺望不歸化爲茲石終古立予謂童子莫謂
誣古人秉心常淵塞至誠所造多神奇容有是事吾喜拾末流風氣
日下趨一僞并難通呼吸誰人能似石夫人令彼觀者古匍匐

留別後邨

老天昔不生子期伯牙高調亦自張老天昔不生伯樂冀北良馬亦
自良知希我貴自古稱莫與庸流爭短長宇宙之間有至音寒谿水
落風吼林塵埃碌碌客幾輩聽不入耳嗜會心天下詩人議論沸大
抵靈向人間乞我今我止作我詩敢稱唐宋及漢魏東刻東有舒後
邨我生三十登其門塵埃困縛一俗子顧蒙不棄俯與論詩語語
甘如蜜下筆直闖王孟室窮年潦倒客途中救我愁圍百重出人生
萬事須求真塗飯塵羹無精神得君真味相投合百里千里知心人
南雷詩曆數百首精光掩前更絕後君獨契其自序中逼真二字仍
不朽山齋旅館時往來詩筒半月幾十回交情綢繆見乎辭歸舟欲
開殊難開歸舟欲開殊難開別君更有何言哉

王烈婦

奉川南有連山鄉萬竹王家一烈婦恭簡門風素清白一腔熱血鍾
寶婺昔年大兵勦四明角聲所過村村怖婦偕其夫匿不遠自知身
是遭屠兔還念未嘗生一子夫身重大關宗祚夫若不免我何爲況
我終亦罹此暴我將與夫兩俱死宗祚誰還可託付口言手復持針
線縫密衣衫及襦袴須臾大兵已逼身婦乃從容出相諭諭以汝曹
欲得我須活我夫我乃去兵憐其色脫其夫夫行既遠忽瞋怒大聲
疾呼曰殺我翻身墜馬岡頭仆兵重加憐勸之起曰從我去安且富
婦益大罵躍崩崖頭顱觸石血淋注兵因被紿深恚憤斷頭絕脰剜
兩乳夫則存兮婦已亡玉焚花萎在中路深林豈乏猛鷙貪饕有神
靈來呵護翌朝夫尋獲遺骸收之歸祔恭簡墓婦死年才二十二順
治辛卯仲秋序迄今四十有三年曾無人一爲揚譽國家令曰重節
烈坊旌史表多繆誤得之非由勢燄家便屬金多者賄賂我知烈婦



惜幽芳納污之地不屑與

剡歸舟中

一月聊爲百里行輕裘收束上歸程周環薄暮辭親串躑躅空郊別
友生奉市船開潮正落坊橋港出月初明滿篷饒得清寒趣布被蒙
頭夢不成

王山行（山陽稽王山之畫嘗從陳華學見而悅之客冬藏西洮索以投我因作王山行寄贈西洮兼呈王山）

王山之畫壓淮東十載馳我胸懷中華學攜歸烟樹抹酒酣幾欲從
渠奪年來北遊嘗登門一見未得愁雲屯西洮爲我乞一幅遠山迢
遞近山曲白雲紛騰逸高下霜葉扶疎點古屋山叟揖笻語仙侶危
棧當空看孤瀑六幾更覺呈君巧手扇還能滿我欲乎淮萬里惟黃
茅濁河分流日滔滔何來山川繆蒼髯好手堪補乾坤缺勾江野客
胸嶔嵜平生不許時人知楚天越地千里懸此畫乃能一寫之遙情
感兩子起舞因歌此

別駕黃公署齋晤毘陵薛某有感

我家僻海隅生平寡交識骨鐵面成氷與人不相入戊辰客蕪臺邸
舍勿輕出適逢家宣成叩門敘叔姪意氣軼時輩古道照顏色盤桓
浹旬月不覺同膠漆巳巳春夏交訪我甬江側話舊閒柴荊清風諧
篇什月餘遽言歸送之竹浦北江山日綿邈忽忽如有失魚雁雖時
通謀面不易得轉眼辛未秋王樓忽降敕我嘗悼痛餘咎天何太急
宛平黃公某別駕明州域招我署齋飲有客進前云自毘陵來方
山其一脉實與家宣成中表素親暱曲折十年事未語淚沾臆

偶題

昨朝蒙絮袍今日披單衫人情胡乃爾視彼天凉炎
午前日似鏡午後雨如淋天道或固然敢咎人反覆

笑我

笑我生何孽風壓日打頭雨晴都容恨睡醒只鄉愁

西湖

一事吾深扼腕西湖落地是杭州遊人只道繁華好逐隊歌臺又

酒樓

管書室

房櫳斗大碩人邁竊擬堯夫安樂窩四壁白圍光借紙半窗綠映色綠蘿風沉筆墨張前輩疎宕襟懷叠短歌敢道人間無勝處銷除歲月不須他

寄傲軒自題

千磨百折十年來一傲休誇卒不回萬事浮沉塵世浪寸心燒劫壯時灰如渠自古無容地況我於今實短才賸有南窗仍寄得淵明淡世好徘徊

纖塵

寰間何物作纖塵寄傲窗前敢溷人着帚便從空際起隨風忽落室中勻網張四面誰能避魔逐三生不用嗔直恐蓬山閬苑內軟紅鋪展亦成茵

夢萬公擇先生

人往泉臺日已多忽然光霽見從何一杯墓土逍遙境三寸桐棺安樂窩大別天長心菀結相逢地黑狀婆娑鄞郊小艇呼來慣此後江村望再過

家大人出守高凉

親心不在宦乞得郡名高三載玉堂冷四年薇省勞潘輿依舊阻萊綵向南崁遙憶初啣命踟躕首重搔

思親

嚴親歸思共天長屈指離家六載強罷草却憐辭畫省分符常喜得黃堂鄉園漸近愁仍別王事從今慮轉忙偏值征途三伏裏天邊誰為挹驕陽

悼南雷先生

我來不信曾捐館止哭條嚴末命中平柰遺真懸正寢殘書幾本案頭空石室無棺不裸身非楊非趙亦非陳九泉心事容誰白謦欬千般總



聽人

題枕

自惺惺三十年此中却有黑甜天一貪上帝寧嗔我敢乞人生幾覺眠

題東門九人圖卷

乾坤此輩成何用箇影留他與後年却被東門呼一醉丹青幾筆忽偷傳

偪泊江上舟子以足加予腹

半輩安身豈眷蓬艙還是最能家生來腹比劉郎大足不嚴光也得加

論詩次漢倬韻

說詩笑祖沈休文優劣惟從韻腳論群思何堪太白斂驚人應讓少陵尊了知四始無多旨殊駭三唐有別門臆語只憑君獨賞他人聽決罵無根

謝漢倬北城別業

北海濤無主茅軒相傍開只聞窗際滿不到席邊來閣筆茶三椀囊琹酒一杯與君終日坐即此是蓬萊

馬日送稼軒之閩時家大人在高州

江村殘臘相逢晏郡郭新年送別忙枕伏半冬憂老病魚沉三月夢蠻荒西風雪後偏吹淚春酒離時懶入腸萬里同親愁絕少臨岐重錄寄君章

元宵後三日西齋獨坐

洒埽西齋聊靜坐蒲團竟日不嫌長客來解意隣家覆門閉嬰身世事忘春信猶遲半月雪寒闔少破一爐香工夫懶問師和友闔眼跏趺笑彼蒼

精嚴寺仝東門敬次家大人癸丑韻

與子衝炎同假榻呼僧叙舊一開房日長勝地窮南郭恒半狂吟徹北墻二十年緣誰似續六千里夢轉凄凉癸丑至今二十餘年高去寧六千里佛堂魚

鼓聲偏聒聖裔親祜祝母香（學使顧公起織祝母）

贈金介山次東門韻

堂與今朝肯盡開客心戀戀懶東回忽聞君籍楊叅李大快我如歐得梅㕧處誰人知脉絡脩然獨自吐丰裁早隨兩世檯雙眼領取清風此一來（介山寄家大人詩云人人自負據詩筵那識誠齋是謫仙才到誠齋猶不識誰能擡眼看編年又自註云劉後邨謂誠齋天分也似太白編年介山詩集也）

再贈介山用介山寄家君韻

楊叅李處路深深海底針藏孰解尋從此誠齋欠孤絶劉金千載兩知心

八月十五日出闈

三場初了月明時醉不成眠起得詩十五年來身是賊（功令試必披檢）萬千隊裡夢同痴江村老病知安否嶺徼親懷底慰之展轉愁深更欲盡朋儕睡熟話呼誰

送人遊粵東



知君十載欲相尋祖鬢身單懶到今良友江臯同挾刺清秋帥府一抒襟親年垂老偏爲郡吏牘深文恐廢吟今日祗憑君去粵南天少慰望雲心

展高外祖明都督施公墓拉萬西郭同往（施公爲西郭高祖瑞岩先生友）

展墓出江村携君遶郭門知爲先世友肯共外家孫撒飯無鴉集留錢免犢蹲餕餘聊一醉桑海不堪論

寄陳莘學

世病入膏肓扁鵲術見廢普天不可藥况此郡縣内俗吏氣方熖良吏道方晦治民先獲上聖訓故當佩時趨競逢迎賄賂莫慚穢矢口及明誠詈之腐陋輩以此朘民膏魯不少知悔隣黨仍弗周何怪遺詬誶陳君令漳浦地饒人多愛誓行平生志肯俾家學壞祗汲清漳水朝滌夕復溉上官怒朘田一旦被汙萊逐譴或頻加順受益自艾親舊不能諒傳聞頗奇怪空囊致重忿鬼蜮騁變態豈知太陽明寸雲掩何礙家君剌高昌本爲祿養逮不肯自菲薄立政期三代國脉與天和培養意有在事人惟直道媚竈耻逐隊歷官常耗捐經年黠訟殺餘俸不足分所識亦怨懟陳君幸勉旃嘵嘵任衆喙

題陸鈔侯望雲圖

已侍重闈黯自傷白雲萬里渺南荒喜君負米臨安路尚是他鄉望故鄉

哀金介山

十年剛得慰相思尊酒論文永訣時萬里泉臺雖有伴浙西此後竟無詩（介山最契楊誠齋）

截句鄭箇補送行高昌遠遠荷君情誰知未草編年序洒淚先須作墓銘（介山有送家君之高昌詩并求作編年集序）

洪簡民同東門携阮子章枉過用白沙至陳晁家韻志喜兼懷北溟西郭

千里知交在雲山豈得遮果然携妙侶相與到村家酒醒鮭爭鼓詩成燭綻花此時來謝萬風月更清華



東門面墻新居

雲霽嚴颼凍玉京扁舟卅里布帆輕狂懷無那經旬惡塵根猶能一瞬明新築再過成勝會空逢久竚惜秋英焚香覓句諸君後靜聽棋盤腷膊聲

一編未了漢西京讀破難將萬卷輕醉忘年華能老大痴思耳目忽聰明燈前短話偕隣丈（山棲）酒後新狂讓郡英（林紫上）求叔戲書慵再和南天幾月斷鴻聲

同東門自仙林寺移寓水陸寺用東坡韻

億萬紅塵不到村仙林水陸竟姝門香蔬白飯僧家業老樹青山客子魂兩世舊吟拳尾續（寺僧出示家君及余年前和韻詩）千秋名筆板頭昏（寺中原韻鐫板）蕭條賸有君同賞便作坡仙一輩論

太守高公去任四首之一

一事江郊最切膺田間溝洫已全無將來盡力知誰肯惆悵書生欠早圖

五磊寺同東門韞山限靈山二韻。
五峯撮爾孰称靈天半山開山半亭度嶺灣灣輿軋軋到門隱隱樹
青青驟人對佛閒分韻村媪隨僧晚課經浴罷少焉庭院立小春時
節滿天星
家在南山寺北山機緣半世杳躋攀莫言五岳歸空夢已對千華覺
厚顔(千華閣寺中最勝處)旭景倒開窓鏡裏(寺東樓有一容光小隙旭日閒窓能倒攝諸景入壁如画)香煙
濃染殿墻閒人逢勝處應超累一宿何妨再宿還
曉渡桃花嶺轉上達蓬山探佛跡至香山寺午飯。
身出門來心向家行行漫復上桃花小春暖日醺人酒深谷青精醒
客茶洞好不緣佛跡在途迷剛爲達蓬又遊踪笑我無憑準午飯香
山興未涯
出香山道上口占
香山斜日又催裝何事閒程此太忙僕憊酒趨鴻落市僧賢茶欵雁
來堂西瞻祇恐重闈憶東望難將一友忘休道伏龍山更勝松林欲



展倦遊牀
曉發松林寺同東門韞山
一夢難消李客情(雖値夢大見呼)曉來能復向蛟城茫茫四海誰兄弟戀戀
三人只友生衰病何年棋弗藥閒遊幾日已無名山門欲出權行止
錯被朝陽作意迎
酬舒後村次韻
風雅龍津憶舊遊歲寒曾作廿天留携歸白雪連篇曲滿載烏山半
葉舟客夢十年慳晤對家編三世屬删修雲深不敢挑詩壘先被奇
兵襲蔡州
題范希聲蕉林讀易圖。
大易誰堪讀蕉心剥始纖高明不畏子畏子在沉潛
客歲袁廷三以白描画卷見贈乃東坡自幼至老共十三身各
補一景有孤雲龍眠和之及子昂橋梓遺意余愛而裝之甫
畢令子思誠索還殊難割手家君曰天下何物不與人同在

彼無以異於在此也因命跋而還之贅以二絶。
非歲袁役鄭今年鄭報袁往來本雪爪底事未能諼
十五城無一何心給璧來納㮣仍返趙須服藺君才
題羅侯祈雨盟新潭圖。
龍本水族一物耳蠕然詎足號神靈江南民俗何日始乞霖往往龍
焉憑君不聞昔者神農聖人也嘗列五方之色象其形舞之亦不能
必雨曝骨焚山窮伎能又不聞成湯遭旱作土龍七年無補身爲牲
桑林一禱雨千里陰陽感格惟精誠三韓羅侯才無匹英年割雞來
慈邑下車歲旱民倉皇禱及盟新綠鱗出雲師風伯須臾會散菽隨
人處處給人人喜雨頌羅侯羅侯不有同禱軾繪圖似欲歸之龍留
與千秋作紀述吁嗟乎龍苟能雨胡不雨必俟羅侯一拜揖
題枕
南雷未歿嘗語我人生須得三百年百年讀畢今昔書百年看遍名
山川百年手提尺寸柄經綸揭地還掀天此語創聞眞快絶非阿所



好理當然我詩幾何未可卜縱符此數失在前三十六年忽已逝不
逝安得逢良緣無論萬卷不能破一經尙未鑽其堅無論五岳道阻
長四明密邇猶迍邅修齊自反方媿怍國與天下何遑焉曩者親宦
祖垂耄我慭菽水悲臺泉邇年親歸旋臥病朝朝藥裹心倒懸何況
年決無三百滿百之人便稱仙此生休矣尙何爲自歎空復時牽纏
忽然想因此語召第邀上帝鑒且憐枕成賚我一快夢南雷之語非
徒然
訪金介山墓示其弟子尤
獨向西塘一放槎彌天秋水厭群蛙黃鸝竟杳三春影悁悵嚶鳴趁
落花
聽雲山肄舉子業。
親病還淹子去家山莊數里直天涯兩睚白眼輕科目一領青衫送
歲華膝下不教衣製綵場前偏望筆生花濮州墓右秦川墓搔首箕
裘重自嗟

思親。
舉業親教去揣摹山齋爭柰念親何在家定省安能到隔面晨昏底自過野遍春花蜂競藥山喬林木鵲營巢眼邊耳際渾無與不覺書開又掩他

山船。
小小山房似隻船船頭看欲出山然帆揚瞬息能千里纜繫蹉跎惜幾年前輩贈聯期買傅范筆山先生贈間一分山水韻靜讀治安書一聯主人題額拾穢仙山船二字予從東坡石刻中揀出腸回夢繞高堂去奈此春風溟渤天

康樂泉同東門限泉字。
迢遞携君特品泉前身君是此山仙色嬿玉渲猶多白韻覺清風却少妍解渴不妨來便掬瀹茶臨欲去重煎樵夫箇箇能知味井畔踟跌共小年

避暑天竺途中同東門次韻。
尋山共出湧金門詩篋書囊不用分塵眼兩雙先得水晴秋萬里更無雲去依淨土删來往厭向囂城溷見聞只是高堂蹤定省東瞻愁緒復紛紛

中天竺雲林堂。
地僻偶然來作客天空何處去爲家夢中身化千回蝶生後年逢幾度蛇予乙巳生得失伊誰云有柄榮枯一笑不如花雲林堂下人盤礴古樹濃陰日轉斜

答柴陛升索放後近詩
浪逐名場已七科公私明暗向由他若論璞價原須待自醜生平一下和

余放棄半生自甘淪落偶客武林謬辱諸名士招邀賦此見懷
諸君何事喜相邀我已頻年慣寂寥親病幾煩門士卹祖魂獨感相公招半生落落難初合一諾硜硜誓久要更願各爲名世學浙中人物宋劉遥

同馮山公王子揆虞季陶吳寶崖金小鄭柴陛升沈厚餘再集



吳尺凫晥輪瓶花齋分韻得家字時予撰新登賢書山公諸君擬俟南巡疏請開科。
傷心天下日滔滔沮溺千秋豈便高但見登科同撫觴如何下第即牢騷作人敬聖惟公等挾策匡時自我曹此際若還能俟命行窩没世亦人豪

酬尺凫次韻。
扶病高堂定倚門江干冬景足三分流連省會幾青眼悵望吳天惟白雲枕路客樓眠少看登臨驟伯舉光開無聊共逐吟詩社旅思鄉愁只自紛
何緣谷口羈人館寄邇延陵仲子家心事惜哉凌漢鵠身名已矣没泥蛇寒深日短三冬景恒靜霜明萬屋花天末忽同懷李白幾回東望倚樓斜

携妾歸南谿留别武林同學。
年侵四十猶無子締交何心偏八垓好我人從吳地得宜男女自楚疆來渾忘久客三旬過快博高堂一笑回握手諸君偏剌剌還鄉情事去鄉猜

生朝瓶花齋次寶崖韵呈尺凫晥輪。
歸去江東才匝月便乘小艇忽重來行踪何事渾無定懷抱今朝且復開寒雨怕聽街上屐瓶花漫嗅臘前梅桑蓬當日曾憑否自歎殊方射潑回

雪中寶崖枉宿寓齋次韵
連朝客裏雪頻頻獨卧高樓憶老親寡念難同釋氏子破寒忽得素心人半生歲月抛流水一夕談言勝飲醇更喜雷鄞君賸熟床中反側不吾嗔

尺凫招同張錦龍僧恬菴暨寶崖陛升家子元踏雪湖上限雪字
西浙嚴寒大塊裂一領羊裘力不敵故鄉渺渺數百里高堂之被寒於鐵客牀展轉胡能眠日旭遽爲朋儕挈錢塘城闉未數武目眩心

蕩文章泄一湖鑄鏡不可破兩山環練誰能湟衰柳荒堤肯倦行孤
亭小舘堪長說梵居咫尺成遠阻羽士期頗報病劣烹魚煮蟹早膳
午天自寒令人自熱惟我此來携西圖識成七賢出看雪不合從中
冷鄭虔生涯空自誇三絕

些升屬題舉觴白眼望青天圖

玉樹臨風自皎如舉觴白眼意何居青天那管人間事不用擡頭去
望渠

臘八日招同沈斐英范質夫爰尺凫復過湖上次尺凫韵

客子無聊惟看雪伺得陽光再漏泄心急直欲驅堅氷不待東風來
解裂同醉況自故鄉至乾坤萬里無凜冽錢塘一二好義交臂地相
逢都傾折乘興衝泥出城去那顧前途有覆轍湧金門側放扁舟琅
琅戛聽氷牙齧忽然阻滞生意外斷橋未到篙師别恨不袖椎重萬
斤椎破寒嚴千頃結沙堤西畔酒家帘搖曳飄颺明復滅呼從之
酩酊歸迢迢騁步屐齒缺杯中莫問聖和賢世間安在豪與傑身後
遺名有盡時生前多事空愁絕雪作肝腸氷作脾萬種情緣消翹楚
此意難與俗人言一朝偶爲知者說千秋之內吾四人西子湖頭臘
八節

尺凫瓶花齋編籬補花

薔薇繚繞木香垂併作庭前一面籬仲子有情親結束橐駝無事儘
扶持翳塵滿巷人相逐幽與關門爾自怡竚待芳菲時節到瓶中不
羡折來枝

和晝公歸來菴落成韵

憶我昔年曾至此此間亦是舊生涯晚雲日起終安泊青玉前横不
少斜（菴樓名晚雲其前有玉几峯公詩云南山青玉案留與遠人憑）大地何人留一窟空天無路現
三叉歸來便許公歸否先喚諸僧去瀹茶
無何有處是公鄉那計頭顱滿雪霜銘塔題菴緣不偶（公鑿乞宋君銘塔且以菴敘題屬）栽花接菓與逍長年當既老偏難老心已胥忘底便忘禪榻倘
谷吾假㝹遊蓬事業正炎黃



姚江旅次用前韵

月明篷口風清帳睡抵姚江水北涯一道潮流穿郭駛千間坊舍倚
城斜侵晨獨醒眸初豁得意閒吟手自乂何事炎天來客此雁泉汲
到快烹茶

舟過赭山

蟬聲忙古渡日影落西山半月風塵容扁舟此際還

大母朞年陳緘齋編修枉弔

大父三年大母朞交遊慰問海天誰齒長賤子名還抑骨立嚴君病
未治相國九泉增感歎（大父之喪宛平相國致誄今已沒矣）史官千里共傷悲他年留
作荒村話浙水門生易水師

宿吉祥禪院同東門漁溪韞山限韵

禪悅槃阿才共出吉祥絕巘又來登不知大地歸何處試看青天隔
幾層投宿一空山上米題詩頻徹佛前燈放狂故態除難盡驚倒深
林太古僧

前石巖花樹歌

吉祥高嵒倚天半陡然直上行脚倦僧寵寺老世界古同遊未免多
嗔怨中有石巖一株樹婆娑獨立在庭院飧霜飲露數百秋終老空
山何人見來遊初不知有此暫地相逢發長歎可憐斗大院中天枝
蟠幹曲生蜿蜒密葉青青百萬錢自作姿態千般妍歲逢春去花空
然龍潛不飛飛何年我來獨作金石訂諸君力疲不能認再三指點
與周旋乃俱拍掌稱絕勝半生亭前頗清寬栽花數載未成觀我欲
移此博親歡中間築臺高如冠亦姜豈羅爲我籌寅伯宜槐爲我憂
懸崖絕壑道阻且修瘠田二頃歲已無秋爾非能鑿棧開閣通蜀馳
馬牛又安能如花石綱海內奇珍都羅捜五丁力士不可得徙倚盤
桓空太息

後石巖花樹歌

朐中寬眼底濶殊尤何曾見芥蔕何曾設鶴林杜鵑高丈餘花開九
日亦浪說胡爲吉祥一石巖目擊流連不能恝前歌情已摯後歌痴

更絕瘠田二頃賣一頃半酬僧寺半運物尚有貂狐兩輕裘欲勸家
君將愛割茅山道士夙善巫遣使聘之致鬼卒明藉人工暗神力恠
樹可遷險可奪一朝闢蒿萊三冬謹護培來春花發時親顏何如開
寞中一念發展轉殊難遏夜來天地鬼神驚疾風怒颷嗔狂生詰朝
出山身欲傾僕夫逡巡不敢行吁嗟乎天池之上懸青藤千秋海內
揚芳名此樹甘老空山坪與人無患世無爭君不見青藤百年幾易
主昔日稱奇今死矣

客樓感懷

逝者如斯四十回逢場作戲未心灰薄醯涓滴同雞趁小垤須臾共
蟻魁春仲又隨春孟去浙東屢過浙西來客樓眼底何傷感窗外玉
蘭兩度開

上巳日同東門山遊途中次韻

登高昨歲重陽九修禊今年上巳三山水因緣真太濶病怀情景各
何堪芳辰游眺凴君得陌路謳歌共我耽雨後不愁毛雨至春風解



意捲濃嵐

徐芷水屬題課子圖。

人惟須有子有子課何須君未平觀我辛勤繪此圖

同東門漁山家子元過蛟川傅公孝友石居次韻。

蛟城有小築閒曠勝村家竹樹疎還密峯巒整復斜主人方埽榻客
子自看花開戶凴秋水空天落暮霞

杭州聞得子

四十一年生一子家鄉遣僕特相傳須承叔嬸爺娘後底告高曾祖
父前（予叔父夭亡無嗣叔母欲以予爲繼孫予父母反未有孫）未及期他爲將相陡思隨俗積書
田生涯不用頻回首一筆勾消四十年
一筆勾消四十年生涯回首亦油然打空四大身安在看破三生見
早圓我自聞之猶漠漠人來賀者盡拳拳相逢休說兒生晚四十零
來僅一年

題張蘭佩林泉消憂圖

一片蓮香千竿竹箇中位置張郎獨誰人還得共徜徉晉之子猷宋
茂叔
風光頃刻都無價圖間人合狂曾化觀者莫但作夏觀昔之暮春今
之夏

雲林堂贈旅亭上人。

一入雲林眼便青故人方外好忘形來逢笋蕨山炊熟坐覺塵埃客
夢醒自視已堪同出世相看却只賀添丁明朝早撤溪邊地聽我秋
來築旅亭

南巡恭紀

時巡盛典重今時三載中間兩見之守土臣爭明主媚含哺民讓聖
人嬉宸遊賜遍宸揮翰御試題皆御製詩即有防風懲後至天威雖
霽未誅夷
太平天子最風流遮道蛾眉謁冕旒走馬妻妃資聖德矢音召伯詘
良謀有俞無咈賢堯遠不恥原休比夏優何事西湖留日淺杭州遊



豫遲蘊州

吳門晤雲閣周策銘軒三有感。

昔者家宣成偕我汎谷木獲從兩君遊因緣實長史剪燭華鄂堂嚶
鳴締十子爾我皆英年意氣靡津涘造化太無情一別生死黃粱
炊未熟青磁瞻伊始宣成安在哉長史長已矣我質乃匏瓜浮沉久
閭里湖海祇兩君聲名日愈起萍跡姑蘊基感懷集悲喜

吳歸過杭見漁谿謳山漁山西湖立夏即事詩知其赴浙行在
御試不及與是日方御試吳庠多士騰踊予在滄浪亭見之
初不知適與三君遥共登臨也輒和原韻

眼看旌門勝事多一年櫻笋異鄉過時髦到處爭隨輦卯友無心漫
逐波聖水人留逢節泛滄浪客在扣舷歌長楊赤壁均稱賦得失千
秋竟若何

閑閑閣次東門韻

夜來小閣中不見片紙函朝看小閣外四面雲林掛化工有刻筆能

儕諸家沠平疇籌新苗豐稔絶荑稗主人讀逍遙除詩無別債我欲
移居此磽田歸即賣
竟夕不一眠詰旦留再宿看君疊險韻使我瞇倦目仙客自閑閑凡
子自鹿鹿佳境空與偕好詩不能讀譬彼遠行車無復完輪輻強年
四十過何年息深谷
同董南田宿東門面墻書屋限韻
頻年聚首稀既見詎能歸別院惟呼酒晩凉還解衣槐陰明月漏草
際亂螢飛獨怪天人策董生興不微
翌日偕東門南田訪西郭用前韻
萬生見更稀今日且遲歸愛我留疏食憐君困布衣有根期道固無
翼看名飛一卷懐氷雪氷雪酒郭集名推敲自會微
載東門歸江村仍用前韻
江村過客稀薄暮載君歸明月送孤艇清風吹短衣心閑觀物我境
寂悟潛飛蓬外青天廓星芒箇箇微



資教寺限韻同東門。
僧家事與俗家齊秋近田收在隔溪倦客未能歸嶺北好峯無數揷
門西小橋東去斜陽遠白鶴南來綠野低遺蹟不堪憑衲憩莊嚴猶
署相公題
中竺雲林堂同韞山北溟東崖用香山眉山天竺寺韻。
幾度尋山出郭門春分在眼又秋分半生滚滚溪中水萬事茫茫嶺
上雲挈伴兩三還有興甘心四十竟無聞莊生總不周公夢蝸角憑
他各自紛
西子湖頭山舍好諸君莫認作僧家一空早遣心中馬三醉還拋袖
裏蛇乘興閒行談往事滿庭明月照秋花香眉二子今何在坐憶題
詩燭淚斜
西郭招同沈位山南屏野祭
千載西泠土亦香孤忠三席岳于張居人未識名和氏口口先生郝
姓土

遺文一卷纂奇零只合同心訴與聽時位山適覓寺零草積雨初晴秋欲老三
人寂寂拜南屏
榜發同北溟被放時留杭爲西郭餬口計聞東門飄然赴武夷
矣。
凉倒名場巳八科北溟歲月等銷磨可憐親老承歡少惟見朋賢失
意多志士一氈終落莫達人五岳不蹉跎我今歸向江村去竭力耕
田懶計他
送吳寶崖赴京師。
寶崖吳子性嗜酒一飲須臾傾數斗年年三百六十日醉鄉之日十
八九興酣耳熱百感生灌夫駡座時時有四十餘年遭俗棄着破青
衫頻見肘南巡輦下偶賦詩調協清平播人口一朝檄入長安去酒
家到處眠能否君不聞唐時學士酒中仙天子呼來不上船
僧青菴介愚挈其徒亞介來東門速家君銘畫公塔。
畫公竟長往塔草半年青良友携諸弟高堂速一銘祗看今激切難



忘昔可嗟何日堪鐫石焚香讀與聽
陳南皐將入閩同錢近村夜過半生亭話別次東門送行韻。
夜半半江邊荒村聽宿然棲高圓月小院淨翠微鮮客降如天上愁
生忽眼前東皐猶室邇逸矣入閩船近村家東皐
東門笑讀居夜坐用翁靈舒即事韻
相見輒留宿嚴親病奈何新凉風又入久瘓血難和把酒狂言少挑
燈愁思多靈舒好詩句聽子獨高歌
送沈子翼遊桂林。
不覺生愁感中庭發浩歌兄亡餘弟在面少倍情多西粤千程去新
秋一旦過宜男君最亟蠻女問如何
嚴君病痊。
莫療嚴君病今宵竟霍然良方惟白虎默佑是蒼天秋月轉和悅庭
花爭笑妍參苓從此進應可卜長年
三餘草堂飲罷同北溟閒東門疾。

西城歡宴罷問疾向東隅樹色斜陽在秋風暑氣無思歸難驟告臨
別轉相呼留得枚牛發應看二監徂

送南田遊京師。

慷慨論心二十年鬚髩事業總茫然南谿只自耕田力天下蒼生賴
汝賢

東門韞山漁山夜坐半生亭待煮荳熟用莊定山盛文元留活
水亭韻。

種荳傾離漸次收落萁不歎亦由由諸君暇矣來能共一味時哉飯
好留炊緩荒厨容鈍僕坐闌昏夜逼深秋村家猶喜多清供老桂天
香已過樓

僧耐堂六十

不到蘆山久公生六十辰鶴皃應似昔詹當已重新守律空諸妄拋
吟見一眞山間清臘朮過容盡閒人

雨中桂發同東門韞山漁山限一東禁用香字。



寂寞草堂中干霄桂一叢絕佳唯夜靜更好是晴空日至荒亭麗風
飄闃室通栽培思祖澤滋息仰天功雨意侵偏劇花情解未融來朝
應遇霽諸客苧樓東

南樓雨望同東門韞山漁山。

好客將行得雨留題詩還與上高樓秋山渺渺不相見江水滔滔秪
自流觸目芳菲均惋惜憑闌光景獨悲愁當年此地人誰共祖老孫
童日唱酬

南樓夜坐同東門韞山漁山追懷大父用杜工部閣夜韻。

空樓十載無人掃淚洒盃盤此一宵秋雨淫時花氣濕先靈棲處燭
光搖當年心事悲桑海没世光陰泂牧樵舊友追談新友問音容僾
若已寥寥

謝東門韞山漁山題先濮州卌子。

堂構垂今還翼爾衣冠念昔竟茫然剛餘顏陸丹青在賸有穌湖翰
墨傳（公詩文止遺教授臨兩年所著餘皆散佚）請卌子裝成增感愴友生題畢與流連奚

山集得潛溪序魂魄猶能慰九泉

禽言三章留東門韞山漁山。

泥滑滑風不發潦雨滋秋花江天爛八月爾既來去不得泥滑滑爾
無翼

行不得哥哥行可奈何秋水漲没泥塗有蔬一盂酒一壺每乘醉
後相歡呼此樂人間無哥行將焉徂

不如歸去我不爾語匪我多情不教爾去天如晦何曾曙雨不絕歸
何處爾不我信歸去歸去

秋雨歎同東門韞山漁山和杜少陵韻

早秋轉眼忽成潦秋英村舍無芳鮮樓頭丹桂不能花繞砌徒有苔
增錢郡客難歸歸思急閑亭不語相與立早禾既薄晚奈何晝暝蟋
蟀墻根泣

荒村攪林聲紛紛蒼旻隔斷千層雲烏鵲朝暮不得出川原遐邇何
從分眼前楸枰白與黑造化循環有消息深秋一雨竟不晴晴光百



萬黃金直

我躬巍矣不足數一生半生臥環堵嚴親老病且八年素心聊與慰
風雨風雨瀟瀟遠望寒江千咫尺行路難嚴墻下立豈知命奈何不
待天晴乾

暫別同東門韞山漁山限微字。

朔朝秋夢醒日色檻東微勝處不復往良朋惟欲歸鄞山逢霽出它
水落江飛還向嚴君約登高壽古稀

上元前四日東門面墻草堂咏梅限韻。

勝事東門近若何寒梅開未上元過檐頭墻角交橫處柳眼松針映
帶多一種氷姿原自冷初春風日未須和南谿別塢君知否傑樹繁
花俯碧波

大椿堂秉燭看梅同東門韞山限五歌。

冉冉春光半月多園梅還待友朋過暗中落瓣驚殘雪靜裏濃香飫
太和樹滿小山頻繞匝影沉碧沼更摩挲精神除有林逋繪把炬臨

風也一歌

詰雨長短句同東門韞山限韻

雨瀟瀟過林梢荒村天黑風不號有客脫屐眠春宵欲眠不着相與坐徑寸之圖燭半條俯首念平生踪跡溷耕樵二三知已好作詩日夕往來惟推敲四十已過不惑宰讓孔眼空四大識見良堅牢對雨胡爲愁手欲除之恨無并州快剪刀鳴鶴之山湖脣秀伏龍之山海岸高爾雨何意撓我曹欲往從之不可得使我三人心驛騷高歌復發聲嘐嘐安能遏我詩思之湧頃刻如春潮爾雨不解事終向檐前飄我且勸客安卧東西寮山有嶺水有橋詰朝各着𦫸褕徑前行不須困此愁寂寥雨由天兮遊由我胸有主宰乃人豪夜闌燭光有時燼且韜我知爾雨之往亦匪遥

宿清道觀同東門韞山

魚遊不擇水禽棲不擇林隨緣獲苟安萬慮皆消沉高堂敞巍嶺閑流瀉狂襟蒼旻頓解會頃刻披重陰道人出房櫳持酒徐徐斟在俗祗言俗所言亦道心觸處逢天機奚必魚與禽

和韞山東縣嶺上作韻

堪輿本小術好者見何偏城東有撮土細流繞涓涓樹色頗欝葱草意亦綿芊邑中一舊族適以塟其先形家每過此歎息造由天不知古今來其運也忽焉唐虞迄元明時代幾推遷盛者無不衰絶者不復傳無論無萬載萬載亦朝烟我時隨俗口指點當中田韞山發感歎嶺上頻回旋

登伏龍山

山聳海天孤桑田一望無路紆元有墨松矮不成株支遁拋青竹蓬萊在玉壺伏龍何用起我意早乘桴

同僧體正宿伏龍寺

本是宗中秀偏爲方外朋爾無一點俗我亦幾分僧風寂初春籟山明老佛燈天然禪境妙莫讓與南能

喜朱公夜歸



懸崖絶頂拉人行千丈巖頭杳月明俄頃時傳山主到崎嶇路轟𥶇天晴入門先看朝題句剪燭還教夜作羹何事相逢堪告語八年無恙只吟聲

留宿金仙寺樓同東門韞山

樓頭盼我意何頻滿壁題詩詩更新風雨未收方薄暮湖山絶妙恰初春三年魂夢猶依榻一夕襟懷不惹塵寺到金仙真福地齋厨漚涵總留人

同東門韞山登隱山

隱山名著已千年萬象逢春依舊鮮雨後岡巒無宿露曉來林麓有新烟置身處是天開函會意時如子在川誰似吾儕今日樂平觀人世即神仙

侍家大人出遊舟過赭山次東門韻

春光恰初暮早潮方西流偕友拾芳菲扶親出林丘渺渺水程逈欝山村幽揚帆乘輕風倚蓬送青眸恍如在玉壺又若登瓊樓明瑩一帶徹菁悠四望收洪流飲新犢浩波泛群鷗忘彼世上機樂此江東洲五湖皆勝地隨時可遨遊

禹穴

野哭蒼梧絶可憐塗山玉帛尚流連鑾輿竟不歸安邑落照青松喚杜鵑

南鎮同東門

我我會稽山南來卓天際蜿蜒紛衆麓互作盤旋勢空谷結方鎮穹祠炫紺麗我因溯古初禹跡秦皇繼及我今日來暮春値初霽山川何曾改天地原不閉從此悟文武未必勝幽厲山松夾道生虬枝日色蔽老龍挺蒼髯清風爲搖曳其下可盤桓緩步脫衣袂

萬松嶺

萬松嶺上一松無一代名垂萬代呼葉道忽看新景象宮墀安在舊規模撫今可奈逢蒹淺憶昔曾經雨露敷後視今猶今視昔或因定理不榮枯

覺苑僧樓夜雨感懷同橫山東門

朱櫻初熟茗新時驟熱薰人雨最宜眼底鶯花春夢杳燈前笑語夜眠遲三杯酪酊澆胸酒一局荒唐信手棋世事茫茫只如此先賢浪說可前知

三生石

三天竺裏三生石羡得山中第一觀僻地自居還自喜閒時相訪必相看空靈菩薩開心眼磊落英雄露胆肝可似飛來諸洞醜朝朝暮暮聽人鑽

龍井寺

暇日閒行未肯休板輿扆轉入山遊片雲無事橫空嶺曲徑多情見小樓龍井一雙僧眼碧風篁萬个客心幽崖間多少題名者畢竟泰觀在上頭

小食法相寺敬次家大人韻

親遊挾病倩人扶只恐山程遠太劬憩息一田聊就此因緣三世不由吾（寺僧出示遊客姓名澣子予三世俱在）飽看墨潑文人妙（壁上有李長蘅書畫）狂笑金裝肉相汙（定光佛肉身在寺）園筍擺來滋味別敦槃頻向佛廚呼

虎跑泉用碑上坡公韻

早羨南山勺水香不趁炎勢儘趁涼烹來瀹茗清無比咽後迴津味更長荒落旁開空院潤幽閒上蓋小亭方若教輦下人過此一滴吾知不敢嘗

西湖觀燈次陳編修絨齋韻

聖水君王在張燈作廣庭觴花齊放赤螢火遍流青照地翻嫌月章天懶看星夜遊今若此不獨古人惺

吼山

一水灣環入淵澄見我心洞門迴似闕崖壁俯如臨爆火魚兒匿笙歌日影沉風流陶石簣彷彿草堂陰

候潮七里灘同東門

小立蓬梢手自扶長年安卧少勤劬人間舟楫知憑汝世上鮑爪笑是吾隨僕浪思逢利涉同儕無計拔泥汙鄉關已近還愁隔歸去不如鳥亂呼



五月朔日同韞山漁山過東門閒閒閣留宿

稻秧千頃水田父一身泥時值端陽逼人來野閣低倦遊同傲骨偃卧隔塵蹄偶別離懷驟相逢醉眼迷洋洋魚在沼蔚蔚樂成畦群部聽蛙吹高枝羨鳥棲

夏日村居

鹿豕元無石也無荒村只有木爲徒午眠一着不知醒枝上新蟬相與呼

客歸愁殺小園荒薙草呼童日正長一卧忽然經兩月竹陰綠遍藕花香

漁山四十闢同人預祝於東門之閒閒閣次韻

柴君亦四十弧辰初秋月同志競稱祝先期輿輒發大火日未流一瞬落霜雪放步趁東皐奚惜屐齒折維彼閣中人閒閒白侵髮炎時殊耿歡困君成令節狂歌擊唾壺感歎各欲絶遥知此觴詠半匪爲君設

側身視上天先集愁惟霰君年已強仕欲仕心如箭潛龍道弗用守此莫遽變君子貴自強易曰天行健不以華袞貴豈遂青衫賤愛君非碔砆瑕瑜俱在面一真成久契十載悵晚見盛餞不及與巵言聊相勸

初秋金仙寺樓用壁上東門韞山初春見遲韻

三春忽以邁九夏復驟過山樓逢新秋日月真如梭樓前湖久涸土拆安得波農夫俱束手天道誰調和目此心孔棘生涯遑計他靜言思舊遊好詩故人哦揮毫一和之語語皆悲歌僧家有苦茗不可得良醮念遠莫能致如此獨醒何早晩未即除秋光將蹉跎

侍家大人遊天童寺同東門韞山漁山入太白山中途微雨

雲白英英挾雨過空山樵子不聞歌隨緣止宿渾難定徒步行程尚幾何秋興漫來登佛閣夕飡忙欲飽僧鍋板輿十里衝泥滑喜得扶

檇勝友多

大鑑堂呈乘公

禪家堂構一人勝齋得僧几愛與憎深谷成林多茂樹高秋振翮有蒼鷹偷閑飯飽空門鉢感舊骨焚短榻燈到此何分方內外峯巒圍繞總層層

登藏閣。

贖語紛紛厭五車佛家底事學儒家無僧叅問堪舒眼有客來過好吃茶到檻晨風收夜雨漫山秋樹欲春花笑他群蟪蟪爭㘭懶作元龍百尺誇

歸來菴憶畫公

有田懶逐力農耘偏向荒山索見聞青王多情長特寀美人無影只巍墳一聲林鳥悲同調幾朶秋花血作紋腸斷不堪披銘讀西方終竟喪斯文

南山塔院。



重將金碧換茅茨寄老歸山又幾時倣榻窅然蝴蝶夢穹碑哀絕鶴鴒詩（密雲法弟雪悟）一生滚去終應了萬念灰來可自持林下忽看天欲午院門躑躅與公辭

再宿晚雲樓。

晚雲駘宕若爲容思媚溪樵及崦農風雅人應靈爽在蕭閒境與性情通誰能復起寒泉子竟自忘歸半臂翁一寢三飧生活好題詩群頌結茅功

阿育王寺

天定來緣廿二年（余生四十三歲廿二歲初至今再至）如何片刻不違眠三千法乘還留火一萬僧徒早散筵（宋時寺有萬僧）唐宋元明捫斷碣賓朋父子樂清泉誰言舍利光明大猶仗南朝信帝賢（孝宗署妙勝之殿一額）

辭家君先歸途中有作。

老親一病未能痊林下棲遲竟十年事筆詩文兼字画光陰花鳥及山川春和秋爽扶輿出倦寂朋閑假榻眠慚愧紅塵兒汩沒追隨半道怎言還

家君歸出示東門韞山漁山歸宿閑閑閣詩次韵

青天白日老親心十二行窩已遍臨一悟早齊儒釋道諸緣不問去來今興闌野閣宵還住秋老霜華曉未侵歸舍三篇詩出槖痴兒欲和又長吟

雨坐大椿堂同東門韞山漁山。

不將耒負不經橫盍得閑堂懶習成獨坐尋常詩句少客來旦晚雨雲生秋潮江漲玻璃窟霜葉村環錦繡城咫尺不能乘興去蓬萊幾度水流清

文山同東門漁谿韞山漁山弔家古隱處士墓。

石隱古風微天邊正落暉霜林沾客淚暮隴怯秋衣江刁家無嗣山文愧久歸後人凭弔歌只見白雲飛

西江送秋同東門漁谿韞山漁山次韵。

秋光不可留送秋秋江岸岸遠匝霜葉江長貫霄漢飄飄一漁舟拋



網在江半既見不我招秋風自相喚江西千萬峯日夕雲影漫黯然作寒色秋去人亦散漠漠秋興闌茫茫秋思亂素交競長吟狂襟獨浩歎

三過寶雲菴

宇宙有時了人生無時休黃塵各相逐白日誰閒游片片海雲散脉脉浦水流雲水莫與從冥鴻及沙鷗維茲蓬萊地何年歸毘丘初來非我獨再來不須儔三來未隔旬來維俗緣酬俗既不能免尚是閑雲否袞然忽自笑此非我所憂所憂祇韵脚未安偕僧求

寒食後一日東門東籬韞山漁山過半生亭雨霽夜坐限韵。

村居每患獨客至忽成五香陳一甕醪肯供一盂腐紛紅花種種細緑柳縷縷不數武陵春奚遜桃源古韶華亦已令陰雨何太苦踉蹌陌上蹄戢息林間羽遠望迷高樓近行阻小圃客心徂煩頁天工自頑魯竚看雨斷絲倏聽雷停斧來賓我無權止竟誰為主狂吟足發蓮齋月能開瞽値今暮春天樂此荒江浦前時憶嚴冬深山闡嘯聚

家家不安枕低眉常然炬放憂幸稍寬歡娛宜亟補

半生亭看月同東門東谿韞山漁山限韻是夕姜友棠至。

獃居罕佳興三春杳明月客在天晩晴歸舟不容發世景日以促風流海内歌咄嗟此三五自盈還自闕詩人姜友棠修髯挺瘦骨游吟三十年歸來多白髮升斗未能致我儕同淪沒析簡招與俱江郊泥不滑傾尊一痛飲逴逴無餘核清光滿空檐共此蟾蜍窟

。三月晦前六日遇虎嘯僧泉聲於天童下院用僧乘公送行韻

隻眼何須洞六幽生涯我亦本無憂家園親老甘淪隱岳瀆身閒屢夢游汩汩塵途看世泼嚶嚶春社喜僧求相逢細把名山問九曲烟雲咫尺浮

懸崖虎嘯雖奇勝即此天童亦可家三載師䂨悲殲露一朝春淚濕鵠花時艱歸去難抛鉢雨驟遲廻且吃茶天意若容君卧穩年前㡳事出仙霞

穀雨前二日同人集胡鹿亭侍御寶墨齋賞繡毬花用歐陽末叔千葉紅梨花韻。

褎衣拉伴來者誰南谿居士踪跡奇出門幾日不歸去惜春尋春無已時繡衣主人曲院裏何人繡出縞毬異白雪為腴玉為骨壓倒千紅及萬紫麻姑侍立風清處凡目仙眸撓田顧瞥時驚喜忘春深中逴躑躅愁春去主人意亦解留春醇醪傾甕醺諸君諸君知飮不知他世上紛紛事莫鬪紛紛世事擾天涯主人念國將辭家家園延賞滉今年來年長安無㳫花

寄吳寶崖

漫將天子喚劉郎嚴老當年太放狂畢竟羊裘歸釣去故人此後不同牀寶崖呼已賞之故人為兒而故人怒之

農歌作。

嚴君致政十年餘右痪光陰尚著書膝下一兒強仕日偏誇善總在當畲

三十微庸作帝甥姚家兒子是虛名不如我也雙親愛竭力終身隴上耕

千總捐軀帝使來揭竿人繫百餘田封疆打發愁千萬學稼樊須獃少猜

不分五穀日周流老死當年一孔印四體莫愁無事做江田正好及時㩦

甘為田舍憂勤子叔作公逴簡傲伶就是西方人復起此生負耒不横經

三尺孩兒面頗方形模田字可相當阿翁别少非常願賴汝千倉與萬箱

陋巷顏回守一簞民飢此日本無干萬鍾底向躬耕祝窮乏親知恐失歡

落拓生涯竟習農農家點檢得餘工䟐眠半日無人喚窓外綠天兩樹風

農歌賡

書劍都抛耒獃親農家細務樂周詢歷山大聖千秋上耕稼由來善取人

小滿時光挿早禾荒厨特宰種田鵞田丁鼓舞田翁喜爭似颺言與載歌

看他畝畝日沾塗主伯心能惻隱無勸勞祇須甘苦共采茶莫食我農夫

白水青秧遶屋邊種田時到各爭先人心誰似農夫質一片機閑只任天

幾畝磽田手自鋤宜重宜穋更躊躇倘從千載權勞逸后稷神農恐不如

我疆我理畝南東奮志春耕決歲豐豈似硯田苗不秀半生胼胝竟無功

不踵陳相學許行也非沮溺故逃名縱然盛世何庸我疆以中間合並耕

蓑衣一領換青衫朋素相逢定不諳却是村夫真旨在騎牛童子日
來叅

晚登永明寺鐘楼用僧嵋雪亢山唱和韻。
岑楼聳立衆山降似聽洪音出四邑雲樹一時皆落照烟波何處是
滄江弱莛能使空城震鉅器憑教過客撞乘興南谿閑也到閑僧惆
悵不成雙亢山原唱落霞濃淡欸烟淡繖澈閑人只一雙

重登永明寺鐘楼晚眺同嵋雪疊前韻。
山色閑心心未降重來無事只憑窓斜陽不改横前郭緑樹依然蔽
晚江驀地身留因寺宿偶時興至把鐘撞遊僧歸矣居僧共三度閑
人只一雙

五月朔日同漁谿韞山西臯過東門新搆寄軒留宿。
落成先春分來遊侵夏至城村遠咫尺同心悵異地新軒清且暇主
人逸而恣閒懷獻自吟閉門終日賒釀花成芳醪湘蔬得至味身後
無遥慮眼前皆樂事客過輙欲留餐飽不須貫如斯寄一生家閒何



富貴

次日東門復招同胡鹿亭侍御屠達菴中翰張蓴山明府暨令
姪東籬都督飲寄軒。
幽築因城不用山復來留我肯輕還浮生未必無千歲廣廈何須更
萬間盤谷友人聊自適竹林貴客盡能閑若將身世從頭說已向蒙
莊見一斑

僧懶耕亢山晚至寄軒同宿臭窩萱花疊前韻。
海上浮屠共出山相逢何事不能還雨涼溽暑薰蒸後酒醒元機透
徹閒花下憂忘天自在軒中生寄日長閑教人尋逐題詩句曉起環
看滿壁斑

僧環六亢山枉過大椿堂疊壁間韻時家大人在部
空門却笑一空横畫向西方覲佛成惟我誠然夕可死
無生殘霧雨落客過浦滿院花開親在城一面惟忻一
緒眼頭清

浙學使者方洲彭公。
彭公中州一真儒自矢真為工夫衛文
人乎一心惟是憐才急孤寒之士無方立
抱雄貲泣列郡輿碑不足云四明目覩非
而詈者殊紛紛嘗觀試時公自屬葛袍疏飯無他嗜事之則易說之
難州邑供輸自不至盛朝海溢人文多盈籍積案將奈何隻手披掄
不憚勞中林兎悉歸置羅成人有德小子造歲月薰陶知多少榜邊
競說好童生更見人間古稀老翩翩歸袖携風清感恩多士相隨行
屬員無禮役夫滄窺公意氣仍和平性也兩試落人後不得怨公合
自咎高堂老疾日就衰舉業年來荒已久性曰如公明且公不憂無
報家方聽公曰如此即私意仰對屋漏寧相容

杪秋宿東門寄軒
光陰眼底去如飛再宿新軒月授衣更漏一宵終易盡風塵萬里不
如歸早無孔夢寧衰甚未及遲年已昨非何事東門猶繫戀挑燈相



看鬓毛稀

寄軒秋蕙
兩盎壓溪種閑秋並倚墻花標能自挺節候豈愁涼晚不争春艷幽
惟待日香時芳叢桂競落後爾方長

九日南楼褱横山携令子丰若枉過
老屋荒江儘自寬浮生何事繫悲歡登高節到閑憑檻逐世情微懶
着冠地實秋成逢大有天香晚發耐新寒横山榜後殊潦倒携共馨
兒強咲看

横山橋梓留宿大椿堂仍用前韻。
三間直比萬間寬有容隨緣與盡歡塵世只應時咲口鄉隣無用我
纓冠濂溪夢已莊生刃戀戀情惟范叔寒堂下春秋同上古閒身扶
着老親看

西江送秋同横山用少陵白沙渡韻。
昔者桃花源紛紅彌兩岸其中卜居人自秦不知漢今者我所居荒

江號曰半深秋霜葉紅客作桃源喚秋風日以淒秋潮日以漫霜葉難夕留漸遠行人散顧此不知樂徒然計理亂津迷莫可問空發千秋歎

山陰舟次同橫山用少陵進艇韵

出門自咲同萍梗選勝無端阻石宕漫狎風濤踰九壩還隨鷗鷺逐三江青山紅樹村家幾斜日寒流客艇雙前去莫籌程遠近越中釀美且傾缸

舟過半山不得訪鐵夫同褒橫山陳西皐限韵。

幾年夢想到名山曉履嚴霜準叩關一棨忽然無路泊三人爭是未能閑遊行情興歸何處身世機緣似此閒沙上野鷗眠正着不知過客已東還

海昌觀潮同橫山西皐限韵。

海若肯相邀秋過尚有潮馬群馳大漠雲漢亘空霄勢壓孤城近風田隔岸遥胸襟能自滌不用手持瓢



贈近谿菴僧栖霞同朱贊皇褒橫山陳西皐限谿字

性僻南谿愛近谿躭幽僧向此間棲境空鐘鼓朝朝斷路藹松筠處處迷才不須人誇雋妙道能從我覓端倪惠山齒頰橫山筆摘是塵埃舊品題

歸渡錢唐同西皐栖霞次橫山韵

江空雙眼明日午萬舟平越地如玄圃吴天儼赤城同行皆好伴歸去是前程泛泛鷗和鷺臨淵共有情

漁谿韞山過寄軒訪栖霞用東野喜與長文上人宿李秀才小山池亭韵即效其體

因客復有客寄軒仍自幽冷空筵卉盡陰寂暮雲浮細雨適閑意曠襟達俗流首搔吟共苦新覯閬仙儔

侍家大人宿寄軒同東門韞山栖霞用東野靖安寄居韵。

老親愛東門若居勝已居而况日三飧潔粢羅嘉蔬壁懸左筆画額署左筆書先意歡我親孝養足起予今時伊何時念值歲之餘宿宿已適適信信更舒舒連宵既安枕明發寧還車寒飈吹天空短燭然宕虛良儕不能睡妙思發胸儲限以東野韵和之我弗如我因我親老廢書業耕鋤磽田穫秋粒瘠圃畜冬菹奉親來至此繄惟承歡初親歡吾斯慰他復何計歟

東門出東關溯江予侍家君偕栖霞出南關溯河會於北渡限間字

路出東南各一關江流河瀦總灣環遊人酌酒仍聯艇落日衝寒已薄山匆遽心情看晚渡徘徊意思在幽攀西風知我親年老感發聲銷頃刻間

墜石徒步至溪口途中口占

潮縮拋舟向上方行行何處不徜徉溪邊君子標幽致嶺上夫人設靚粧謂日磯夫人石白日欲斜心自定紅塵漸遠脚偏忙籃輿遂與僧安坐喜得中年力尚強

晚入雪竇用香山宿東亭曉興韵。



紅日升東方大塊然巨燭仰止妙高峯溪頭不再宿石徑猶霜封崖幽半未旭嚴威大有餘和光殊不足入山過小亭数里山腰曲僕夫莫爭先主人偏欲速黄茆白蒂中松柏參差緑其下有青標看我飛昇獨

雪竇寺山門口占示東門栖霞

橫斜嶺路忽盤旋路盡門開眼豁然不信上方仍在地若論下界已登天沙田數頃僧拋鉢巖木千尋客捨錢可尚有家思共返阮劉未便是求仙

妙高臺。

誰將一柱把天擎應是秦年鬼削成妙高臺一名天柱峯四明山一名鬼藏山秦時驅山塞海鬼神勞役有四明故云入地展尋常容片席山羅千萬拓層城偶然籟自空中過蒼闌嵐從脚下生咲我四明家半世不知是處有蓬瀛

昇親挈伴躡崇臺百歲光陰幾度來猛虎魂空當日伏臺左有祠為知和伏虎處枯僧骨剩此間堆石奇塔於臺上無人一到不稱妙萬念於茲可盡灰白日

高春還坐坐憑他世上擾塵埃

宿妙高峯得峯字。

妙高卓絕千山屏聳我來遊當晴冬寒嵐瀰漾在下界倚天拔地無雲封峯頭僧死虎亦死但見蒼髯凌青松下俯下隱如可瞰上溯上隱何難從胡為躑躅不忍去夕朝景色思遭逢泰華高兮遠莫致奈何頃刻辭茲峯禪房掃凈夕飧熟閑門且聽東山鐘

妙高臺五更聞鐘。

未曉洪音出上方夢回天半一匡牀本來雪竇山中靜却恠閑僧打得忙

千丈巖觀瀑布限韵，

眾眼習紅埃奇觀匿幽谷嗟我四十餘光陰誤場屋五岳從未遊四書今懶讀夙仰千丈巖勝擅明山獨陡壁夾飛泉寒空無寸款青牛載仙翀過之亦觳觫念我烟火人本非羽化族無翼何由飛出門須健僕自是難衝險無如僻愛瀑匡廬毋入夢雁宕長置腹到此不能



捨登臨甘蒲伏強將頭顱伸終覺項頸縮東門追昔遊計年十有六足跡擬斑斑韶華暗相逐較我倍慄慄焉敢誇遊熟從倚易數所下流窺停蓄猶求境慰心不顧身消肉須臾朝陽來巖寒轉徵煥珠簾一幅垂陸離奪人目老覩欲暢觀何方可辟穀

飛雪亭故址

何處亭飛雪何年共雪飛一株松樹老天與客憑依

遊下隱潭。

天公許我隱潭行今日無風更老晴尺徑屢窮僧伴怯懸崖躑上肉身輕一生偃蹇身將隱廿里崎嶇路亦平霖雨不需甘蟄此神龍應識遯夫名

窮下隱潭限韵。

近勝從未窺兩竇遠勝復不窮三潭譬之葬僧名皈佛手向西方空和南王龍千尺懸下隱幽崖絕壑封雲風東門脚病不敢去百計阻我往捫探噴雪濺珠清更洌我思飲之飽且酣凌晨挈伴着草鞋心

堅那許旁人參披榛觸石路阻絕輕身奮往非關貪寶山既入歸空手出山寧不慊深慚龍宮魚鳥悉屏跡桃源雞犬何足諳天然岩屋一間好辟穀不返吾心甘

題下隱潭。

山已到頭了瀑從何處來一泓鏡刷面千級雪成堆天作巖如室人憑石可臺披荊衝險入得此不空回

雪竇山房夜醒

空山眠不着鐘寂過黃昏漫把詩來叶還將心自捫燈教醒僕點被藉妙僧溫動息多如意蕭閒道自尊

遊上中二隱潭仍用下隱潭韵

下隱既歷及上中兩日始得畢三潭上隱中隱俱在北下隱遙落爐峯南上隱壁合陡且折飛泉噴沫恍寒嵐孤巖中出象鼻懸天開一線頭難探陰風刄利客面裂酒澆百斗無時酣勝與下隱足相埒中隱差遜名乃參為霖非時天不煩隱營三窟龍何貪龍有龍亾不可



知人神其說殊堪慚嚴君東門不能到目擊惟我偕亦諳羊裘布衫猶覺重輕體安得青襦甘

東阿谷山夫塔院次壁間韵。

有客來東谷春花不到扉山公眠合醒炊熟午烟微

含珠林相傳為黄巢墓

浪傳坏土內有箇姓黄人近事憑僧想珠林更欲新

小憇入山亭

獃倚斜陽坐崖間樹意青客心山外逐不見入山亭

歸宿溪口用白香山宿靈巖寺上院韵。

忽隨飛鳥下平林雪竇山深未是深息足閑談支遁壁面頭餘慕伯牙琴溪灘湍沫前趨口水碓輪盤晚定心去宿何如來宿穩塵埃萬慮總銷沉

歸發溪口至大步。

信足前行首不回霜濃爭似雪皚皚日光迎我當前上山勢隨人逐

外來遊屐盡從大步脫歸舟猶待晚潮開溪邊相識還相挽別有桃
源好溯洄（大步地名）

栖霞日飲白水予疑其為四明之白水君也有賦
冷眼看栖霞朝朝水當茶四明人不識空近白君家

歸半生亭次栖霞韵
舉袂拂塵清留僧眼倍明山歸建業晝夜坐檻寒生肯作嚴君伴良
牽猷子情唐時一仙島吟苦瘦能成

先大父墓示栖霞（墓在黃公墓田栖霞感觸時事賦詩曰風仰 名因久今未墓未墐九京如可作何計更安 雖豈知先大父滄桑之後五十餘年石隱以。 然并不肯為為漢安儲者老出山之黃公乎）
漢室定儲君黃公何足云桃源避秦者沒世不求聞

再贈栖霞。
衲中本色一栖霞了不談空只自家大士多身皆幻妄諸天異貌未
風華攀山指折纖纖玉覓句毫生簇簇花相對預愁歸去遍復來魂
夢遶天涯



半生亭雨中呈栖霞
半生亭上有嘉賓細雨飄飄為浣塵相對閉吟堪永日無言靜坐更
宜人却添朱竹青松媚不厭鹹虀淡飯頻風月休誇周茂叔汙泥我
亦未沾身

因栖霞之留余反得栖遲半生亭仍用前韵志喜
同是蓬廬旦過賓從前歲月半埃塵留君在此坐十（沉卄）日欵我翻如
作主人蟻穴無儲憂正急雀兒望粒叫還頻總教亭外紛紛去不涉
亭中自在身

夜歸呈橫山栖霞
野性空靈已出塵衝寒亦復往來勤泥塗十里客就榻離夢一宵僧
采薪（有時栖霞有小疾）身出不知家內事夜歸且看風與人天邊皎月窓前火
猷與流連屢欠伸

阿育王寺呈僧秋遠
背面盡幽岑安身更愜心不誇舍利恠祇愛老松陰馴犬迎門狎荒
碑臥草深僧高禪習去酌酒醉空林

阿育王舍利示栖霞。
不用推真偽君惟仔細看荒山餘顆粒大衆獲盤餐償酒誰能忍聞
鐘盡可謾南番休辨質好為佛家瞞

閑閑閣同栖霞用張祜孤山寺韵呈東門
結搆不求岑須知君用心多開窓絕亮高築院無陰地曠群山小天
空一沼深與還僧亦願何必向叢林

歸來菴同東門栖霞用張祜金山寺韵
心儀方外宿存殁路長分遠寀猶青玉空樓只晚雲燈昏癯影見梵
寂朗吟聞醒共三更坐僕夫酒自醺

乘公携詩至東谷次韵
雲鎖東阿午未開一盂寒腐佛厨煨皮隨客上天翁供忽報詩先地
主來揮淚何心親塵席憑樓聊與盡茶杯不緣當日風流在安得邀
公過此陪



夜歸歸來菴同東門栖霞青菴環六用孟浩然夜歸鹿門寺歌
韵
天陰禾暮天光昏歸來菴裏人聲喧壺醪頃刻來遙村山僧隨手閑
山門山中環合青青樹樹青青到雲深處雲深樹杳客不眠一脉寒
泉何處去

出山抵小白
入山天雨出山風山內陰晴更不同大化儘教能變幻閑人無暇計
窮通家鄉屈指如應返身世捫心覺總空小白河頭茅店好沽來物
且盡杯中

老母七十東門偕北溟漁山昏夜枉祝舟阻西壩仝栖霞亢山
遲之有作
東門夙昔喜宵征今為稱觴更有名昏黑港迷舟近阻塗泥足跛轎
忙迎還携二友行還亟不念雙僧睡不成坐久須兒無事作燈前咲
向老親評

臘八日送栖霞歸近谿。

七尺泥中半欲埋名塲懶去作優俳憑誰消得閒年月世外因緣莫
更乖

親年高矣兒身賤聊倩緇衣當綵衣此念煩君長記憶扁舟轉眼棹
春暉

春日晴雲秋日水空門晴與西風流從教鐵樣剛腸客到此離時亦
轉柔

我過強年君妙年浮萍浪打若相牽眼前多少愚痴者道是今緣又
夙緣

永明寺鐘樓再送栖霞。

臨别登樓更遠行洪鐘手按不成聲惱他一檻西風緊吹得離人眼
淚傾

晚潮將退夕陽斜終欲衝寒上去艖請向樓頭高處坐天涯何地是
君家



別栖霞歸途中作

如玉人無在眼前祇應自咎得誰愆留君兩月仍教去是我留終未
甚堅

三江九堨路方永幾日孤舟一瘦僧遣僕更和去僕語送師須送到
西陵

月下舟行憶栖霞尚在中途

伊人去矣我何之明月東西子夜時一片清光天上照見君見我各
相思

反側蓬艙夢不成天涯誰是最關情可憐獨客寒途裡好句無人賞
一聲

和東籬五十自慶韵。

東籬不覊馬駑駘莫與競少小輒從戎伯仲相輝映乘風入溟渤覔
飢醜鮑靚勇畧邁千秋再世霍去病能武復能文賦詩筆底横志立
卓如錐眼具明如鏡往古及來今不屑隨俗評磊落鳴孤高齷齪藐
炎盛當其抵掌談殊堪傾耳聽砥柱屹中流爝火然昏暝白眼看世
人皆睡誰獸醒分苟不相投情必不稍蹔庶見意氣真罔失流品正
時風方險巇平地皆機穽乃克負奇才仍自守本性以此日流轉猶
未致延聘邇年歸鑑湖閉與魚蝦泳鶴鋌名其軒鬱鬱學清净豈為
夫婦諒甘向溝瀆經年雖五十翁未見華髮迸壯懷圖王霸終當隻
手併歎我心已灰憂憫哂孔孟一室近自了惟覺莊老聖見君身伏
櫪千里志彌勁振鬣弗少悲採求待詔令賦稟賓不同默然起心敬
南閩作客歸生朝詩自慶命也有性焉君能不謂命不聞古來人有
志者事竟

老母七十姜子友棠賦詩以祝陳同亮先生及裘横山李東門李東籬張韞山謝北溟董南田柴漁山陳南皋萬西郭陳西皋錢近村范希聲李孟兼僧亢山栖霞各次韵見投余亦次韵志謝。

珠璣璀璨絲綸繞投贈何來盡所欽不用斑衣兒舞膝直如紫誥母
娱心寂寥村舍輝煌驟辛苦萱莛慰解深况是家君閒倡和秋中忘
病到於今



母也亦年七十矣此生我尚欲何之身栒户牖寡新識客解謳吟多
昔時便若顕揚同至孝未曾才悟異常兒藤箋一幅書生寵咲學劉
邦奉玉巵

二月晦前一日東門西郭南皋過先大父墓墓在黄公墓里。

不謁黄公墓唯胥鄭氏阡與孫為夙好念祖是前賢風軟晴江穩花
明柳陌妍九原應發喟曾點慕春天

大椿堂同僧亢山用舊韵

干時不獸鄙縱横孔孟栖皇道未成歲月無情春轉暮乾坤何事我
勞生還觀身在兼觀世愈愛村居不要城寥寂時光僧一破呼童雜
草小園清

雲溪寺浴罷同僧亢山用舊雲溪寺韵示住僧芥納。

春暮福池好呼童煖白雲體輕仙一度心淨佛平分樵汗不知止牧

涼誰與群咲他四月八空使世閙閙
必教塵垢盡見亦等醧雞客罷僧猶滸風來日已酉貪嗔猫子踞頑
冥石人迷不見鍋中物成湯又注溪寺前有猫兒岩右有石人峯

僧嵋雪静觀過大椿堂次壁間韵

閉門七尺榻中横僕報僧來夢已成又是一天消白晝不知四海有
蒼生眼前闘者非同室世上閑人但化城脚赤頭光無日逸豈將天
不欲澄清

五日

菰葉青青越粽香菖蒲泛酒和雄黄身無可献輕唐代户不求高醜
孟嘗兒隊趁蹌花佩雜親顔愉悦彩絲長却愁頃刻天中過明日蟾
蜍用欠良

憂夏至

霜雪有時終上頭青衫過夏便逢秋世間盡解傷春去夏至如何不
解憂唐進士下第退而肄業謂之過夏



東門遊匡廬未返

四十九年雙鬢蒼江湖遠汎李家郎廬山不用長留戀曩日人傳已
姓匡

寄軒看月用東門章江看月韵

遠客乍歸來開軒仍栖遲歆我黄山茗示我匡山詩嗟我襬穢人困
處句江湄對君良自愿當此寧相宜明月軒外臨清風軒外吹緩吟
更細啜豁我雙愁眉湖海不隨君力農室自疲清光久久照倚枕迭
歡悲

六月二十日寄軒望雨同東門韞山僧亢山用楊誠齋韵

海雲初作髻毛雨未成脚但向空中飄莫能地上落念彼久旱乾及
此宜優渥颶風不違時神龍應出蟄豈必象形求直待焚山索四明
在江南一州雖海角凡為力穡人均思豊年樂何術遏霓見崇朝除
魃虐霡霂今奚為滂沱早遲莫人心已甚皇天道無終剥倘聞瀟瀟
聲凉生亦不惡

冬夜寄軒喜雨限陽字分體得七古

秋晴連冬月一陽土膏枯竭人憂皇勺水莫言昏夜求白日爭攫如
瓊漿彼蒼夢夢不知郵猶遣回祿殃城鄉生人晝號鬼夜哭官府坐
視無良方卅年塲屋秀才老時覲蒿目徒悲傷漫逐後生同小試咲
附優列誇餘光事畢却過良友宿霏霏雨忽沾衣裳握手解眉作歡
喜燈前大胆擎巨觥久晴有時終遇雨抑志豈患無時揚祇憐壯士
頭欲白恰如冬歛非春芳霡霂乍逢一之日觱栗旋至成氷霜豈能
為霖沛四海眼看下民慶倉箱巨觥屢盡陶然醉萬機冥去心茫茫
檐間溜息吟聲續聽我作態如前狂

寄軒曉雪同東門韞山用誠齋觀雪韵

氣覓年來漸減強客林初起怯寒光却看户外天花亂似逐人間歲
事忙落地無聲添院濕繞林有意抑梅香莫教雙鬢旁邊點點着相
看恐斷腸

立春後五日宿石林遲僧亢山不至夜霽見月



相思相訪不能頻一諾蹉跎歲又新自歎塵中無暇日誰知世外有
忙人山程遠隔天初莫海滋陰重地未春怯爾神通殊廣大忽教明
月出留賓

上元後四日宿東廬次在德元夕書懐韵

戴星僕僕自東村廿里鄞城欲閉門帶水無橋捹野宿故人有約待
宵飧家貧肯使風流減室好能將本行敦和氣一連兄及弟休哉如
見若翁存

白髮休嗟倚北堂男兒努力及韶光如君仲子不妨出只𢦏單身空
自忙用世勲名無寸柄承家書卷忝餘香強年逝矣親彌老把盞春
醪強共嘗

贈藍采飲

素愛先生字画詩不知妙處在襟期一朝識面心相折其故世人那
得知

題僧旅亭小影

青山綠水淨無塵松竹梅間着兩身携杖更將何處去白雲前路已
遮人

題王謙中勇氏小影

江海日談天遊行六十年無錢仍浩落有酒輒留連口留仙人似胸
襟稚子然丹青雖妙絶何處此神傳

花朝後五日東門韞山南田西郭南皐枉宿値雨用杜工部春
夜喜雨韻

春不村家到東風雨又生瀟瀟侵座忘滴滴繞檐聲親老心長怯朋
來眼一明板輿晴便出躬挽向江城

同東門韞山南田西郭南皐訪梅雲湖道上口占

風乍飄颻雨乍收放閒人合作春遊却看儕友如茅彙竟忘年華似
水流十里梅花相款召一山僧舍任淹留生涯未便天虧我此日紅
塵不上頭

雲岫菴限韻

東門傲儻才與我本同臭頗懷救濟心不忍鄉鄰鬪雨露偏失時良
苗空自秀倏成五十翁彈指光陰驟雲湖發梅花綿連及雲岫下作
白雪紛上有白雲覆清光川谷溢清香霄漢透相招亦巳追相訪胡
可後良儕董萬陳各似寒梅瘦將為萬里行握手頻眉皺先期謀致
祝携壺此間就拉我幷韞山放閒消白晝

雲湖訪梅次東門韻

辭親拉伴訪梅花訪到雲湖恐茂加乍見橫來雄雪浪渾疑漂去舊
金家(雲湖內有金家今易姓久矣)光搖心眼饑抛飯香沁肝腸渴忘茶咫尺鄉邦
饒勝槩林逋爭向隔江誇(林逋本四明人)

遠望還如絮作堆未曾行到數徘徊白雲孃孃無心護青岫迢迢曲
意陪徑轉千株深隔竹天長幾樹老生苔居人莫解其中妙說是年
年歲歲開

平林過去忽參差愈覺尋芳客興痴縱眼一觀無別樹回身四顧盡
繁枝矮橋小澗臨流際古廟殘烟歇晝時猛與諸君爭好句鼓旗摩

壘不知疲

暮扠雲岫晩資西展轉尋求路任迷一帶沿溪蕪繞麓三叉塞谷更
充隄香生野店茅柴酒韻絶山家荊布妻蝶不來爭蜂不鬧春陰弃
未有禽啼

只此芳華剩幾分蹉跎自惜為塵紛林間落瓣誰能挽春仲殘香不
久聞無計今朝空咄咄有心來歲合云云暗中更祝親身健老並風
流一訪君

姚江古道旁(弔耒史黃主一作)

姚江古道旁厥有一蒼藤歲月不可稽辛苦風霜凌狀如松偃蓋又
若龍飛騰高雖不盈尺品質壓凡恒吾宗宣成子志續南雷燈介我
往投謁千里勤擔簦南雷時大耋蒼顏髮鬅鬙見其壯子二名號皆
人稱直方方航骸主一正崚嶒因言水一方新結百歲朋鬚鬢猶漆
黑膝下羅孫曾系亦本滎陽譜牒往可徵廼命二子導導之彼岸登
中途此藤在犀掌喜不勝謂是天所篤人物皆堅凝上古大椿者未
遂足誇矜夫何二十載寒暑廼除乘百歲翁焉往宜成不再興直方
先水逝南雷旋山崩主一最後死枯骨歸荒陵我與萬開遠尚欲呼
之膺撫棺一慟哭躑躅田間塍人亡庶物在稍以慰心膺轉步入古
道覓此藤焉憑豈知亦朽矣竟被秋風憎

弔耒史將歸過黃主靜劉支漁屋

矮軒憑水築未識幾春秋潮汐怳相嬗昏昕只見流青山頻拭淚斜
日一停舟更為題詩去西鄰不忍留

寒食前六日代東答陳少林。

本無健翮可沖霄湖海朋來偏見招兩地襟懷仍落落一天風雨忽
蕭蕭怳將涯世先塋展更啟嚴親左筆揺(時乞家君書画)握手期君三日後
春江莫便放歸橈

未好

未好耕田便採山一朝帶雨亦躋攀入溪水溢唯爭逝出岫雲痴不
省還海內蒼黔飢溺態堂前父母老衰顏閒看雲水如抛却灼灼春

花咲我頹
東門越歸泊浦足病不能行同舟僧青菴環六丸山雪艇過我
相告因造訪之讀其倡和諸詩
遊向柯山儼作仙歸成拐李壓舟眠怯隨同伴諸僧走劇遣離羣一
友憐僕僕門前趋古渡匆匆燈下出新篇憐君轉恐君憐我眼力觀
書遜往年
立夏日漁谿韞山東門漁山枉過拉往伏龍山觀海市敬次家
大人韵。
身賤誰爲蓬蓽光耕樵自課詩寧堂三春乍往時初變諸子還來與
倍常勝事不教陰雨敗閒心各向蜃樓忙東親睡後披衣起獻歲吟
詩一破荒
將觀海市北溟先俟於石林夜雨同漁谿韞山東門漁山有懐
限韵
遥識玄暉氏空林伴夕雅樂羣應念友愁寂轉思家春去逐游屐雨
來倚落花蓬山海市近仙釀儘君賒



漁谿韞山東門漁山坐雨半生亭僧栖霞至分韵得窟字
江村雨瀟瀟跬步不敢出良友挾勝具空亭消長日事業非所期遊
遨亦坐失咸熙楮山陽實僞蛟龍窟每來必遇雨困坐徒縮瑟昔者
饒吟詩今且懶捉筆願言盼晴光廿心各首疾妙僧驀地來執手情
敢旅歲餘不相見丰神如曩逸眼前雨亦好不雨遊當畢
宿雁來菴用白香山與僧智如宿話韵。
雁嶺成三至因緣捴藉朋路疑將到處貌認舊交僧就竹安親榻拈
詩借佛燈澄清海內事讓與世人能
貫公巖限韵
雙親已老兒不勇失志難與仲由逐邦憶舊游二子偕東門年在康
熙四十六不敢浮海但遵海伏龍之巔曾極目下俯懸崖心膽裂繞
行竟讓山猱獨茲來衆侶探新巖險仄憑誰下手築貫公夙根遵天
下掀髯大咲人鹿鹿千金一擲歸空門孑然來投巖隙宿荷鋤手吞

日洗剔中容片席蹊徑熟蓬萊閬苑奚足誇神仙隔岸呼海屋暫舍
親與共訪之願作此山龍終伏
石林訪僧亢山限韵
石林足佳境蓬萊詎可望衆石累其下一石挺其上洋洋面大海欝
欝背青嶂祖龍昔何愚翹首只東向年華不再盛意氣不終壯願言
舁老親登臨樂閑放况有好朋儕天機豈不暢呼彼蓬萊人醒以支
遠杖
登蓬萊山爲漁谿壽用高常侍登百丈峯韵
神仙不可知自壽在闡道君年已半百田地寧煩掃維茲山中景佳
勝足探討豈必達蓬萊長生求瑶草杈將千仞岡倚然谿襟抱
遥遥東北望海氣何其昏誰人主闔闢混此乾與坤乾坤本自混契
合道乃尊哂彼穿鑿徒闢道終無門我願偕君來千載枕雲根
同東門宿雲溪寺。
投閒日日事尋僧廿里雲溪又拉朋深谷灣環清興繞高樓虛敞夙



魂憑風消林下聲俱歇月貯山間影更澄一宿却成無夢客周公不
見豈衰徵
送學士海昌陳公還朝時召掌翰林院事
一疏陳情迄六年事親義在事君先畢喪猶若還朝懶直待綸音下
九天
忠孝全人主玉堂誰言報國僅文章如今最亟青宮輔正好掄才奏
入坊時兩諭德員缺
嚴親病也不忘師九壻三江一遣兒臨別爲言今老矣欲酬知已竟
無期
學本南雷祖蕺山酬師常欲責君難省曹歷後蠻荒去啟沃無由空
自歎
性也親衷分力耕強年心已澹求名荷蒉不向公門赧學稼其如不
可成
雨過近溪菴訪僧栖霞

褰衣鶩爾越錢塘若向塵埃去討忙方外故人偏繫戀山中佳境足
徜徉瀟瀟不厭霽時雨藹藹應逢暑日凉長此光陰消却罷捫心難
恝只高堂

杭郡雨中偶作東高則原。

偶出門來興便闌無心一問好湖山相逢故友多愁老自歎强年揔
放閑狢伏如何能燮理荒飢孰是實痌瘝書生家有雙親在且道時
艱不我閑

将抵家

不合崇朝膝下離出門何事竟歸遲耕雖自力從今日禄未能干待
幾時醇酎一尊仙吏餽紅榴兩本妙僧貽祗應藉此爲歡悦暫免親
呵豚犬兒

招僧嵋雪入雲溪

毒龍狂象日紛拏君是何年始出家今日勸君隨我去雲溪山裡咲
拈花



六月甲辰晴胡鹿亭侍御招同張蓴山茂宰暨東門韞山漁山
飲野意園限韵。

足畫不卜况足亱無蠶将復憂無稼南豁有田空力耕隴頭水没田
備膀皇天不欲終殺人一旦重陰開衆鏄于支誰謂土木乖大漏還
憑造物架烏府先生憂稍舒勸我緩看歸田舍爲我覓伴招素心歡
讌芳園銷清夏

見山書屋曉起觀荷同北溟用温飛卿蓮浦謡韵。

翠蓋下覆乳液溶花苞環視意向東精神迸發在平旦西池潔白東
池紅主賓徙倚兩池上倏忽香風漂緑浪沉沉昨夢何處歸夢魂早
逐花飄蕩

見山書屋感懐

門外東山上有楼當年曾喚鷓鴣遊如今也化玉楼去豈但詞人不
可留巳巳年家宣城同登倪濟山別去旋殁今山樓亦毁

北溟池上

龍不乘時久在田生年半百樂林泉暑兼愛出殊康節暇便來吟共
惠連賦物傳神形兀爾臨流得意興悠然見山池畔通仙客不待華
山去採蓮

自見山書屋觀荷歸七月二日復宿寄軒觀荷東門招韞山至
仍用温飛卿蓮浦謡韵

七夕漸過雙星溶北溟潮上東門東酒酣身知落何處燈花紅照蓮
花紅恍坐見山之池上隔城但不聞波浪雖無謝朓旨清玄卻有張
華談跌蕩

甘露寺。

每度江行必啟蓬龍山山半敞幽宫晴秋拉友扶親至旭日維舟覓
徑從三女迢迢趋五馬木魚滚滚逐雞籠高低遠近山俱好不覺閑
情着太空

自甘露寺至姚城途中口占。

早從永樂登甘露晚出僧廬向邑城撲背東風隨客走當頭西日先



人行廣文舍近殷殷訪太守旌遥款款迎酬應盡成遊戲去塵中何
事不怡情

訪安公

黄竹橋頭初握手蜀山渡口乍分襟等閑廿載韶華過展轉三秋夢
寐尋體較石湖裁更好工同無可造還深學詩一事吾躭汝晴日留
連到晚陰

寄軒秋蕙分得東野看花五首之四韵同主人東門暨僧青菴

亢山

晚香發深山深山無人過移根托高齋但逢山僧多

甘露寺訪僧準菴不值

山佳更愛主人佳一月同人兩度偕昔者晴風吹白袷今茲寒雨濕
青鞋欲投丈室門偏閉迨入軒房檻自排雲出不知來返岫天時人
事惜相乖

甘露寺南望弔南雷先生。

晨興陟龍山薄暮雨未歇南雷在指顧不見屢嗚咽洌彼化安泉日
供樵兒渴品題昔自誰一慟千巖裂斯文久已喪至性疇更烈不棺
并不墳末命意早決嗟彼比丘氏歿後嵬其塔不甘螻蟻殘枯骸亦
終滅先生識曠達先生心激切如彼百鍊鋼百折終不折身死不再
生骨寒不再熱前山杳靄間千秋瞻大節

甘露寺招安公不至

推敲賈島忽蒼顏近晤勾餘接壤間有約未曾來鶴浦與朋偶復上
龍山蕭蕭風雨懷人亟黯黯林巒鎮日閒去住浮雲終莫定籃輿空
往竟空還

登龍山清道觀為東門壽用白香山登香爐峰頂韻。

觴壽事探奇達流俠勝想一作慈水澆不暇春江徃昨日龍山俯今
日龍山仰龍山西復東同人下復上昨眼尚迷離今心不惝怳昨雨
脚千絲今晴光萬丈雨先晴在後眼明心更廣蒼天已示機清福長
握掌從此縱仙槎豈復控塵鞅百年如一日窮霄而極壤



晉濟寺。

北郭僧家本相家（寺舊為吳相闔澤居）赤烏彈指已年賒迴環屋外群山拱迤
運湖旁一逕斜片尾神君皈下廡（寺前舊有邑令陳公其柱祠今祀主入寺廡）朶蓮妖衲
滅空花（明時里人聞山間有木魚聲掘之一僧坐土室舌吐蓮花手持法華經一卷寺中奉其肉身）朋儔乘興偏
余懶獨坐城隅數暮鴉

光溪在澗樓同漁谿韞山感舊限韻。

山川結夙契歲月逐流電登樓憶舊遊四面霜林絢楓桕朱絲錦橘
柚黃金鈿恍如入仙都寧復思鄉縣別歸墮塵網孤騫鳥被箭彈指
忽二紀淚珠和雨濺蒼松猶雙虬澄流仍匹練秋容夜如何一宿故
人倩

訪梅宿雲岫菴同僧亢山用東坡韻。

南谿灰死木已槁一事與緒未潦倒十里雲湖一月春梅花未見朝
朝惱上元節過歲事除留僧作伴睡起早行由東谷逶徑別宿仍雲
岫軒房好欵枕萬樹來眼底可憐漸被春風掃山中高士幾長留世

外佳人半欲老無情未忍任太空有意祇應詰蒼旻

雲湖觀梅。

調羹無分守殘株樂事生涯與俗殊猶似欲儲鸜鵒用尋芳歲一到
雲湖

春風春雨日相催才拉閒僧寺裡來山若有靈應笑我背時人看過
時梅

東谿人家近百家一家不見見梅花春光似較西偏勝不惹紅塵車
騎譁

稺蕊初舒正占春老枝漸覺減精神錢王廟外花如舊舊客何曾到
一人（客春東門韜山南田南皐瑪郭同至）

危崖數仞壓清流一帶梅花在上頭隔岸人家低帖水到門舉眼碧
空浮

松作屏幃竹作櫺梅開愈覺竹松青忽然松竹梢頭出春冷渾疑是
雪停



風來屢見逐風飄林下無人影自搖玉頰檀心誰解惜美人珠淚落
旋消

欲就梅花小卜居年年來往兩旬餘行過恰有三間屋面對南山畫
是渠

北山有虎奈梅何一意探梅豈畏他人自南山山下至南山虎較北
山多

朝來訪到雲湖寺想像規模在昔年松蓋竹龍無處覓千山十里暗
香連（舒信道雲湖寺詩松蓋作雲連十里竹龍行雨出千山）

雲湖南出是梅園廿畝籬週竹作門昨日長官乘興至酒闌歸去趁
黃昏

親老元無問世心梅開日夜好相尋旁皇終是揚州吏爭傲孤山處
士林

孤松歌壽黃門周漪園先生六十

嚴君特作孤松画小子輒作孤松歌孤松挺然拔地出千尺扶蘇更

婆娑子歌父画夫何取後彫之義今只覩邁圍先生天篤生孤特自持李渤伍先生三世青瑣鬧馮魴侍中先後輝軒軒煦煦人情耳胡為未老拂袖歸歸來何事須憂勞側身猶過鄧季招伐檀諷詠亦良苦風采鬱鬱聊自發譬之孤松上傴蓋屈曲糾結爭天奈歲月須臾甲子週先生自顧憂方大骯髒不受世俗稱扁舟纂地江湖行盤根錯節千秋物歲寒堪與為心盟孤松歌孤松画兩者不應遭叱恠携來好向高齋掛

西歸菴訪僧青菴用袁清容游護聖寺韻

忽愛平亰綠野看豈𡣐太白太嶒屼湹前不改天心碧殿裡依然佛頂丹薛荔滿墻晝釀馥篠鈎遮屋夏生寒誰言文虎功灰劫一味黃虀滿甕酸文虎嘗助田為前住僧所廢

四月晦日東門枉過限韻

和巽不用我為梅示日閑居異打雷時節又驚初夏過村扉祇為故人開座侵抹麗添茶椀圃擷忌憂佐酒杯如此一朝還一夕何心王室画形來

入山㗛楊梅道上口占

熟矣楊家果多歸浮上橋列筐成晩市載艇出溪潮寂鬧清香匝涎垂紫渲饒只因逢日至山路不蕭條

雲岫遲僧亢山不至用東門贈僧本仁韻

果生亦易熟人生亦易老雲岫楊梅佳期君抒襟抱石林逼蓬萊一望波濤淼早能達彼岸何不由斯道東門先我至喜將我意了析柬已招君偏作離窠鳥垂垂看紫裳懶向枝頭埽

雲岫遇金仙寺僧本仁

達遲不出本仁來方外因緣洵偶哉巡界夢囬金瑣屑法幢在雲寶夢有人告以金世界帝來延請翌日金砂鬱實油僧至峯頭醒看石崔嵬謂石枕峰白洋似鏡慳謀面金仙在白洋湖峰紅粟為丸巧作媒紅粟載東坡楊梅詩靚止未曾多問說塵梢抖擻沒纖埃

留題雲岫菴用東門贈僧達遲韻



一峯常拄背五老各伸頭不見岫雲出唯聞溪水流楊梅時欲過吟咏客誰留豈獨消朱夏還堪閱素秋

同東門郡城途中看月次韻

風流人在地嬋娟月在天月不私一人光輝照無邊時節暑方盛黃昏不可眠開門對新月月滿江村田相見詎能舍数夕情相纏月若私我好我亦私月妍一夕入城市仰視月上弦奔走不遑息我心為愛煎東門同此情先我成詩篇

贈陳楞山時將有巴陵之行

楞山磊落士市隱武林城過我從前歲知君本四明苦吟指爪脫孤瑱面顴横此去遊雲夢時方混太清

金仙寺樓示僧

不消鑽也本無堅二十年人儘自頑此處卻教君坐坐滿湖秋水一入青山

送錢在德之京師

我將廣絶交君胡走長安君曰有故人往必憐君寒君寒故人貴貴且易心肝不聞玄静云顏冉空龍翰召年方英少閱世曾幾般一朝邂逅此怒髪將衝冠願君學展禽不恭庶自寬我告君此言君未必我信我雖未出門實從身體認故人亦有人不才業見擯往訊不我答況復肯我訊君才什伯我所挾有利刃或者往從之相拒不敢峻茫茫宇宙中俗漸由世運恩匪必君報情寧必君徇屬君聽朋交亦且從姻親一語更屬君往莫逐頹波長安風氣澆久將漸染他君今為貧往往誠無奈何但恐見紛華忘歸日蹉跎昔者君家翁一貞亦不磨九原不可作故舊懷思多今者君家母北堂髮皤皤季孟縱在前仲出知在那

和黃門周邁圍先生高秋感事次韻

自咲生爺未脫筒儒冠卅載老江東俞清老欲為僧黃山谷曰生竟肥筒恐難堪廢後儒冠自若才桑薪不及樗薪遠依舊煁閒一度烘詩樵試桑薪功烘子堪堪無釜之灶也

駁放知，因古欠稽閱卷不顧白文引經穿鑿不關李下有無蹊李又為禮部侍郎請託不行語曰李下無蹊徑生平偏我為文僻一味清真主肖題
枯桐爨下任炊殘果腹無心競鼠肝人嘆槐黃時又過江村我愛晚楓丹
不教鞅掌向風塵還我身為父母身耕也逢年秋又穫天心愛我過常人

雪崖弟歸自京師感而有作。

忙踏槐黃憶幾回顛毛將雪意將灰杏看十里君先去桂折一枝我未來郡姓為儒愁太少詞場中第殆相催敏中休歎無行簡居易空懷作賦才白敏中行簡俱居易弟相繼中科居易詩曰自憐郡姓為儒少豈料詞場中第頻桂折一枝先許我楊穿三葉盡驚人

同東門亢山秋夜泛舟

壯志吾將已闌遊興未衰三人千載內一棹九秋時句句吟來好杯杯酒不辭罄江歸待晚霜葉看迷離



東門携同僧亢山放舟江上。

豈是時乖艱一舉秋光不肯屬他人已煩舊雨年年主好共閒雲處處賓紅葉幾分秋有意清江一帶淨無塵潮來棹動潮迴息未必鷗輕似我身

夜泊黃墓風雨驟至。

飄飄泛泛一江中祇為沿江霜葉紅過去未曾尋謝傳中途有謝安石釣魚山泊來儼似謁黃公無情夜半穿篷雨作惡船頭鼓浪風好夢不知何處去詰朝萬樹惱成空

黃墓次東門韻。

黃公出商山垂名於百代枯骨寄一抔未必句章在何年更何人馬鬣魹山內里語既相沿邑乘亦妄載東門與亢山問我我難對我隨兩君來尋秋聊遂隊身後無遙虞浮沉任大塊老年出山人豈與籌進退

歸途登城門山同東門僧亢山限韻。

乘興一作秋江行興盡不溯秋江上句章古邑城門山亢峙下流足俯仰邑治荊榛山麓空社變祠荒無人掌高岡颯颯秋風來猶自令人生遐想隔江山喚釣魚山山下如今張魚網我生一時尚浮沉事在千秋盃渺茫古塚纍纍穴狐狸逝水滔滔逐罔象猜流惟屬任互競餘膩殘羶徒爭攘東門四顧動長吁亢山鼠伏泚其顙好遊靈運安在哉談空曇噩亦已往

歸至草堂韞山漁山在座次其通上韻。

片帆已向渡邊收歸上高堂述勝遊後至客驚從昨日先來人欲趁東流時東門將歸時乖莫便相辭去秋好應為一信留各出新詩交諷詠當君水面我山頭

韞山漁山以余與東門僧亢山先為江上之行用戊子秋清果寺韻言懷次和

壯去猶未遇壯圖漸不可儕流互浮沉宇宙莫搪荷秋深出柴門牛衣爽自褭遠矚霜樹葉疑是春花朵紛華眩我目咲難握定舵隨波逐流去勝於日枯坐昨發古堇城一友一僧我三人樂已偕二子計自左停舟久相須及暮終不果出門知語誰刺刺似亦頗未能拋俗累必待諸般妥雲卿本非還塵坑多自墮三人或亦然二子跛御跛霜葉眼底燒秋光過如火



韞山漁山在舍因復留東門僧亢山

同舟昨伴輒思還留為漁山與韞山霜葉好仍江上看詩篇應共簇中刪尋幽選勝三秋末競倡爭酬一晌間座畔喧騰亭畔熱放開時節不全閒

天眼開次韞山漁山韻

昨宵停舟興不淺黃墓江灘狂飈捲吟嘲黃公老出山黃公喃我英奠題歸家倏傳天眼開光明炯爍群兒喘韞山漁山宿草堂目擊題詩鬚各撚江舟去家只廿里此行豈為天所遣一壁昏黑一壁明明處亭通暗處蹇天孫織成雲錦奇下界無人能裁剪眼開天不一向我知我運待何時轉意者天下久承平不復需我道合參若然見者

當何如是眼非眼誰能辨我觀人生宇宙中如鉄在網蹁在繭身爲
所局不自知各詡經綸一大是是非不齊見否殊未讀蒙莊義莫衍
豈知閶常開乃偶千載皇天眼力軟縱使是眼得共見其如開後閭
不免況乎見者不見珠有珠之眼天亦鮮

東門歸自吳淞出方物見餉

九土皆産物物遍天之涯一物有殊味處處爭相誇我居里閈中久
繫等匏爪方物隔遠道不啻夷與華高堂珍膳稀安得餐飯加我友
吳淞歸招吟下及巴蜑前羅食品芬馥生齒牙鯖魚膩於脂蛤醬鮮
於蝦變卵出自鴨糟卵其鵝耶一飮方流涎再飮轉咨嗟念我堂上
人江南路非遐身賤不能致何時挼泥沙

同東門公孝卜年南皐送僧亢山主清果寺分韻得三江。

憶昔相逢大鑑堂驚君踏破鐵䩨雙當年嗣郎登高第今日來如試
小邦清果寺中空梵起紫蟾山上白龍降却輸放後閒閑客霜葉紅
深去泥江



亢餘自勘

已綴吟詩二十天匆匆擾擾被誰牵君民致澤曾無分天地裁成詎
有權本自情緣都擺脫却於物類曲周全捫心終少塵憂著除是覩
衰不泰然

題徐碧門五十壽圖（碧門長余四歲時五十有一）

五十年華足服官披圖相慶轉相歎七篇場屋全無準百歲光陰半
共捹幸爾廟堂成格貴祗余山澤稟形寒文章流品端然別他日雲
泥看兩般

家君生朝碧門東門培園暨僧亢山族弟雪崖限十五韻分得
九泰。

嚴君將大耋子年亦近艾十擧名不成忽忽成老大膝下莫爲歡備
耕何足賴空思屯後亨難逢否極泰當茲誕降辰仰天徒自嘅東門
素好我卅載傾心肺爲我娛嚴君一葦杭衣帶碧門既相從培園亦
共會族英有雪崖亢山美方外接踵來介眉庭前人讙讙自晝且及
宵兩餐供粗糲蔬筍愧不堪豈能精羙繪觴詠顧歡然聲頌無有害
嚴君見之喜此樂天所賚大白我一浮襟懷何芥蔕

敬次家大人臈五呈邁園黃門兼柬東門碧門培園僧亢山族
弟雪崖韻。

兇名未遠交因寡客僅從慈或自鄞堂上不成生日酌席間絶少異
方珍奉親碌碌慙知已逐歲悠悠忝致身豈慕刑垣周給事還山懶
復管喉唇

村居尚似風流地壽燕惟來吟咏人百歲延連盟雅集一年寥落感
周親（妹丈丘冝槐次子瘂瘍在家周慈學董若愚遊中州諸甥亦多不至）箕裘賤子文無命菽水高堂
禄未申強共吟詩兼把酒何當出臈早逢春

陳摩蒼四十

忽忽傷吾老悠悠見汝強一般無遇合空自有文章臘久春寧遠親
衰仕未遑祗應同愛日菽水樂高堂

元日清果寺訂僧亢山訪梅。



老大書生海甸村高堂拜罷謁空門蕭閒主客真相稱罣礙胸中各
少存勝處早梅春信遍新年陰雨佛窓昏商量共作乘時訪待到花
殘恐斷魂

豕日蛟川弔羅次令謝詒堂。

豕日凌晨趁早潮蛟関午泊雪飄蕭女兒嫁及三年始宦舅喪歸萬
里遙厓上行人娗拜賀舟中弔客孰招邀不如措大無成就老臥家
山耐寂寥

高則原將選縣宰

春官不謁謁天官才大如君一第難知已相看同伏櫪旁人只道好
彈冠期將清愼勤兼効誓報君親師欲完豈有牛刀終小割時方節
錯又根盤

花朝後二日飮漁山天香書屋用誠齋雪中春酌韵

同雲釀雪春連冬見雲愁如旱見虹春田一月半月雪城鄉處處飛
玉屑驚蟄前夕殷其雷哇蔬隴麥空栽培四十五日日將雨春花必

薄愁萬户官需吏索那肯休縱不愁人已可愁焉敢飽食矧痛飲花
朝雖過寒猶凛因寒一飲忽成狂不自主張心茫茫午餘狼籍柴家
席一杯一杯浮大白

沈子聶留宿

絶無薄技著人褁壯去明時合放閒幾度新春來作客連朝何事不
知還兩人局畔先應黜八葉場中更可刪自視實如疣様贅枉君一
見必相扳余不善弈併角阮

東籬招飲鶴鋜軒用少陵曲江春酌韵

親衰一出便思歸取醉尋歡興實微梅蕚雨收隨地放紙鳶風颭貼
天飛春光碌碌多相負印友招招未敢違自歎與君同鶴鋜祗将韋
布作衆衣

飲韞山三餘草堂

花朝逝矣又三朝日午杯盤張仲邀顆顆梅苞逢客綻絲絲柳眼向
人飄園亭兩過晴光滿林木春田芳意饒可似南谿淪落客頭顱日



漸髮蕭蕭

同傳補菴登候濤山

蛇年初到豕年重謂己巳乙亥蛇豕年旋又遇龍謂辛巳丁亥及今壬辰千里來人
長作鬼巳靖江寅宣城明至海年遊物故三番過容久成翁城中朋友生前結山上
積臺扱後空携手郊看春雨霽胸襟自愧鬱愁窮

仲春出門七日始歸

嚴親邁極合知年缺清歡温實可憐德薄却憂門戶圯名徵爭傲子
孫賢彼酬此應何能杜西騄東馳不省還一頓春光違七日登臺安
得尚歡然

又出門

浪子心情只愛遊親顏稍霽不能留搜羅小食歸藤榼收束輕囊上
竹兜雲岫山深投似箭梅花候到引如鈎故人昨日前頭去尚咲南
谿遜一籌

梅遲。

一年梅也獨開遲雪壓氷摧苦自知休歎我因何落後同人先一日至可憐
汝亦未逢時清香淡漠東西畧素彩稀疏老稺枝莫是向榮終有日
春田雖晏必無私

尋梅遇雨

抗我蒼天未厭心探梅春雨又涔涔郎當尚自誇高興泥滑猶思到
遠林僧舍藏雲千樹暗人家隔竹萬株陰何時等得晴光見逐畧沿
溪取次尋

金沙畧口遇東門北溟僧亢山用定山別徐光邱宿靜海寺韵

數里遥望意未安林梅疑是放将殘豈知舊臘氷霜凍更被新春雨
雪寒鬱結傷嗟隨地少寂寥惆悵得天難昨朝客遇今朝客開口均
言太蚤看

入資西寺用定山靜安寺韵。

一投香國出愁城茅店村醪酌也清應使客心無醒醉任教山路有
敧平向林寺勝寧嫌遠對寺林佳肯待晴可惜谷幽開更少憑高指



點未分明

西畧同東門過雲北溟僧亢山嵋雪限梅字

肩輿破霧出山來迢遞還探西畧梅龍尾菴邊須轉入華嚴堂上不
思回陽和忽向千林照頃刻能添幾分開兩耳欲聾雙眼瞽翁翁聲
滿色皚皚

出雲湖至清果寺別東門過雲北濱先歸限十五刪

頗知行樂合偷閒漫向雲湖共往還客更偕投清果寺吾何徑過紫
蟠山連朝定省愁仍曠一味遨遊凛太頑喜懼光陰爭自遣看梅與
在有無間

金仙寺。

金仙寺面白洋湖幾度來看水絶無今日喜逢春雨漲湖光一片解
憐吾

東埠李花盛開。

千林萬樹色皚皚好似梨花又似梅寥寂竟無人賞及可憐歲傍海

演關
春光遲暮北山陰兩度驚看雪滿林二月梅花三月李歡心一面又
傷心
山中本色好文章獨客開觀興轉長不似上林春杏發紅塵遮道馬
蹄忙
人言勝在鄭山頭一片穠花眼下收雨點迸從山脚擲東風妬客不
能留
春杪山陰金壑門枉過
青雲期許九人交屈指猶多在草茅野雀田間唯鷟子(余已得二子)冥鴻
海上不留巢(壑門居抗失火)攤書卷帙花遮字脫帽頭顛雪點鬢時序一年
春又去相逢志氣尚嘐嘐
和壑門次屛間韵
空亭寂寂羣花開杜門奉親閒徘徊三春韶光明欲去十年素心今
方來執手控訴泥塗厄拭淚傾倒江湖才亭中把卷且掩卷花前擲



杯還擎杯
登北固山。
誰題第一此江山北顧中原指掌間嘆我不知因底事雄心欲盡始
躋攀
多景樓頭景自多晴光天放照山河白雲遠向東南疊遊子匆匆此
一過
焦山。
金山不到到焦山豈厭繁華只愛閒石隱頽滋今日惑浪遊因勘昔
人還脚根直踏雙峯頂眼界周觀萬里間自覺此身無粟大浮名於
我亦何關
又題焦山
地到京江處處通徵君桑梓本河東當年高隱遥投此選得寰間一
要衝
水陸閣用東坡水陸寺寄清順僧韵示僊水僧。

家在勾章江上村人過三詔洞旁門一偏山障還鄉路萬頃波搖作
客魂摩閲年深天共古(閣下有周甥)看花春去眼逾昏(時芍藥尚開)欲留不可
來難再後果前因總莫論
自北固山返舟次
厓上黃塵百丈浮濠中濁水一支流除他北固容相訪鐵甕城邊不
可留
題雙峯閣
南岸青山北翠疇大江西去復東流環看合在雙峯閣木偶人來也
欲留
達暹上人六十
雲岫山中小暑天不知是佛是神仙超然一事何曾有喫過楊梅六
十年
東門北游
壯君五十未心灰觸熱長征首不回東道尼邱如作主北游泰岱若



為媒燕臺雨後西山出萊國風前海市開惟是不羞荆棘處任教投
足且徘徊
壑門客鄭嬰蚊而處余假董氏之帷障之投詩述感因成和章
賀丞祠畔能詩客莫但無人遺酒錢旅榻一帷誰與設吟哦半夏不
曾眠
一宿秦鄣女露筋山陰蘇客久嬰蚊昨宵障去歌聲戚不減年前弔
帳文(客冬壑門蘇居失火帳燼有弔帳文以當悼亡之作)
痛瘼難寬乍見情匆匆那惜乞鄰名下帷董子成何用還復將他諷
友生
壑門寓舍無帷余假之妹氏囑勿索還難其女流慷慨咏以二
絕。
幾幅鮫綃斗帳輕阿兄遺友猝難成偶相假貸因投贈慷慨公然過
阿兄
對薦賢媛要為兕因兄推解古來誰朋儕休道南谿好妹比南谿更

好施
同壑門過漁山飲至醉
自道年來酒量增誰知一飲到懵騰談心杯箏因無筭恣意官骸竟
不勝曛到日沉儕客散扶歸路黑僕人憎醉餘忽憶毘陵麥會是連
舟贈與朋 時壑門貧不能葬親
送壑門
春杪來遊夏杪還臨岐無計可留扳窮鄉不覺經三月廣廈何曾有
一間爾樂携歸多好句我慙持贈只青山他年敢忘今朝諾諾在勾
江第幾灣
僧栖霞見訪
翩然方外故人來坐我江村待我回幾日衷親相款接一宵良友共
追陪吳山登第新和尚越水歸空老秀才遇合已殊心事別青衫黃
衲孰無埃
金仙寺樓見羣鷗集於湖中。
誰云鷗鳥實忘機共逐湖波莫遠飛我也有心思羽化君何無食不
家歸喈喈響徹山頭滿點點形搖水面微坐玩金仙樓閣上夜霜默
向日中晞
題僧泉聲小照
襟懷磊落鬚眉古走遍天涯覓一空片石坐來公自想終還是佛是
英雄
東門培園大椿堂負暄限韻。
村居境夷曠考槃不似阿長夕寡素心板輿每獨過一歲復云暮去
日良苦多草堂不設向猶幸檐前和空中馳寒颸聲勢如狂波孰助
膝下歡偕作長短歌怡怡對兩君不殊燕在窩棲息絶身想吾影轉
高柯雖不獲稻粱亦不罹罝羅鴻飛杳冥間勞逸知如何
喜阮子章招撫海賊至甬。
鯨鯢萬里乘風呼揚鬐肆毒吞啣隅多方制之不聽制海若直苦良
籌無漁兒網罟空在手見强輙退皆非夫十年長久梗聖化此心亦



同誰匡扶天意忽回廟筭勝掉舌但一勞黄鬚波臣叵測不敢殺頫
首咸聽書生迂中途遇險終脫險瀕海半壁其將蘇歸帆飛騰入蛟
水得意儼載蓬萊姝堂上二老聞之慰蒼生未安先安吾感君勸君
莫遲去十日歡飲知章湖
豕日清果寺次僧亢山壁間元日味雪韻。
尋僧豕日蟠山北雪霽東風習習寒倡和與徒題蒲壁推敲留我坐
憑欄喜如疲犢休耕隴愁似游魚上釣竿親病在懷歸去急留連輸
與出閑鞍
初至香浮閣見老梅先放
矯若神龍宛現身一枝好占百林春年年歲歲知相似爱惜何曾有
一人
董周池顧勝友汪峻夫陳履仁家吾山叔觀梅唐廷陳雲岩山
莊邀楊東崖至限韻。
頻年飽看雲湖梅今年欲看無人陪棹頭西走四百里雲岩岩上方
磑磑主人招集南北友歡飲頃刻傾千杯千杯傾後不知散席前復
見楊雄來及時花放未結子庶士莫患求無媒錢唐遥映水萬頃張
口一吸襟懷開初春猶覺境清絶衷間安得留纖埃寒香撲鼻醉亦
醒王山獨聳穿愁頹況聞西溪梅最盛小株大株家家栽行將從之
一溯游今日山巔明水隈水隈山巔孰最勝前途尚数姑蘇臺會當
一載看遍返座上聞者休嫌猜
河渚閑居看梅呈鄰翁劉鏡湖兼柬主人高介石
何事入河渚留連不省回紅塵萬里隔白日一天來獨坐閣常閑閑
行梅漸開江東上元節春信早相催
客豈康成子鄰為夢得家未投半箇字頻餉一壺茶惜主不同到咲
余祇自誇將身閒太甚全付與梅花
壽錢母六十。
十六年來蚤夜劬門逰漸復舊東廬弟昆翁合爭娛母妯娌雍和共
戴姑周甲從今心事少宜家若此世間無千祥百福綏還艾須信吾

言不是誣

先大夫之喪僧介菴枉唁東門贈詩見示依韵道哀。

親歿誰來慟哭頻東門交舊介菴新(介菴東門三至再至)客抆孤子終無主秋入喪家不再春光霽半綳容在慕風流一席地生塵談無說有何違及情重俱成悼往人

立冬日至金仙寺雪崖弟與主僧迎於門

棘人行役豈宜頻哀我衣冠縞素新陟岵無從徒陟屺逢冬何計得逢春雙湖水涸迷枯眼一世身孤逐軟塵飄泊舊游佳興少弟延僧盼捴愁人

湖樓對雪。

樓上蘧蘧客未歸樓前遠望雪紛飛歲寒景色傷心甚一帶青山曳素衣

雪滿頭顛親在時臨風每詠白公詩而今安得欺親老片片飛來欲打兒(香山有滿頭雪半身風之句)



至日省父墓。

親骸歸土月初朞素鞞孤兒久外馳咫尺竟成千里隔墓臺此日可勝悲

奠前門户有干戈奠後其如未息何日夜惟憑寒廃哭可憐有子不如他

夏邀秋徂冬又征匆匆節候遞遷更陽消半載今朝復親死終於不可生

陰陽消長自年年地久天長此棄捐箇裡不知親在否西風短却幾聲咽

至後用少陵韵

極短天光漸轉長純陰氣候欲回陽陽回已是旬餘日人化終歸何處鄉西圃栽椿偏朽折北山陟岵莫瞻望心頭自有酸風割不是時方慼殺涼

金仙寺僧携登隱山用舊韵

瞻望在北山父墓未再省山岡古木多風寧有時静哀哀父在時兒如囊中穎頻出溫凊踈逮今一抔冷田頭黷自追觸處皆悲境海舶遠揚帆湖鳧近弄影豈不閒且曠風狂翼以逞上人不知我曰此短天景上山日初昃下山燈已耿及時不賞心枉我雙屐整

隱山篇

天上日未和地下水方凍哀哉不卒人懷憂莫與控

水凍有時開人憂何日已神仙或可逢泉臺不可起

昨夜夢神仙與我一粒丹捧持西山去去矣不能還

西山山在南隱山山在北隱山人便還西山人不復

憶先大夫臨沒語。

年到商彭亦捴休難忘一語却悲愁生前心事誰曾識死後文章莫可求百里有源歸灌浦九泉無術起梨洲祗餘絶筆藏家乘似續懋非表墓歐

生朝金仙寺



竇問人孰是真仙汩汩滔滔往是年終竟無方回父死不知何日佑兒賢從今没齒空餘筭疇昔懸弧未着弦壯不再來身在制離家跬步即思旋

金仙寺僧為余設生朝供弁向佛致祝。

在世為兒一旦孤有年端的弗如無來叅釋氏哀難減轉值生朝痛自呼鐘鼓漫勞虔梵唄饔餐何用盛伊蒲神通不信如來廣没法能回我父祖

長溪嶺口占

律律南山弗弗風還車廿里景相同出游半月終嘶恤歸去今朝更苦窮故里空幃遺影寂荒墳黃土白雲蒙天崩没世身誰覆腸斷長溪嶺路中

萬開遠黃傳書枉弔

管村早慫南雷淺小子無師剛感傷剛賴嚴進親指授豈期慈訓併淪亡劬勞已矣終天負學業居然一載荒今日兩家賢後裔淚流應

共此情長
督學汪公枉吊東門過陪留宿易安齋同族叔吾山弟雪崕限
韵公先君門下士也。
先君棄此即幽宮一載吟燈不放紅巳罕故人成雅集空餘門士作
宗工文章孰表千秋後風景徒悲四月中揮淚只君情語切憐他絜
酒去匆匆

金仙寺夢回
我躬畢竟負何慈地折天崩併一年屬兒巳瘝殘鬼盡餘生安望彼
蒼延親入夢猶然在獨客懷憂只合眠是世永無相見日不知何
日及黃泉

白洋湖上野步
偎偎山寺欲何之不是看山有所思大塊周探應少覺碧空一望底
無知伊誰示我尋親路何日還他作子時滿眼耕田人竭力白洋湖
畔更傷悲



隱山望稼
山巔躑躅可憐生一望秧青萬畝平僧寺大都謀衆食居民端是爲
親耕藥藥孤子供何職汲汲中田力少名堂上二人留一在此身此
日敢閒行

客樓閒坐
窮人沒世是無歸父不能還母孰追殘忍莫如今上帝悲酸爭奈此
孤兒雙眸血盡光烏有兩足筋衰力不支長日客樓閒自溯百年餘
半亦何爲

端陽後一日北郊哭姜友棠馮敬輿因過曉月菴少憩呈僧寒
我暨主僧文光。
不知何事老天憎既奪雙親又兩朋出吊本於身未合傷心聊與俗
相仍哀他兒子孤如我那得襟懷曠似僧長晝清風公共物教人消
受幾時能

五月十二夜北堂月下。
牋牋賸兒影相依獨步空庭何日歸梅雨夜收明月放庭偏端的是
慈幃
慈幃自設此庭偏明月曾來照幾年今夜月明應似昔誰還喚我道
清妍
客歲黃梅寢覆苫暑蒸水土濕淹淹尚能領復憂居子扶病時從戶
隙覘
姊妹難歸莫可寧兒孤自分少閑情東軒叔母開門出月下忽來喚
一聲

僧鐵夫自都門寓書乞序不知先子之歿也泫然有感
先子修文巳隔年人間猶是遠投箋若論未了千秋事寧獨浮屠序
一篇
一序浮屠詎足云九泉自歎墓無文同時端的誰知者五百年中待
見聞

憂居雜咏



苫土餘生日鼠憂終朝莫語獨低頭低頭不得雙親見膜外人來苦
勸休
貿貿經年舉動差禀承無主倩誰耶門庭堂廡何曾改看去全非故
我家
水滿江田木滿村江村水木有源根人生誰是根源也根斷源枯空
自存
五月昏昏溽暑蒸幾番目眩脚欹傾早知頭上無天覆大塊中間站
不成
珠蘭未落建蘭開先子生前咏幾回兩歲花開人不見清香更合爲
誰來
北堂勝事舊欣誇手製珠蘭一品茶今日北堂茶具撤珠蘭採去與
他家
此身終鮮弟和兄姊妹從來似鶺鴒爭奈歸寧無日可生涯到此極
伶仃

不才無以博親歡歿後憂居室自歎五十年人人莫畏逢人淚落向
偶彈
妻孥一輩總頑痴鎮日嘻嘻似昔時不念昔時微二老飽餐安寢孰
貽之
影堂黯淡畫如昏倚杖間將病廢捫一日千回尋憶去周天無路地
無門

辭雪崖弟拉往雲湖啖楊梅

節候年年節物催每逢小暑熟楊梅板輿昇向雲湖啖道是終天得
幾回 辛卯年曾隨先君往
板輿畏暑星言夙光景依稀在目前豈料隔年因病阻果緣長斷共
花緣
兩度吟詩各兩章雲湖雲岫病難忘重游願在歸天驟空囑千峯擁
護常 壬辰先君有病不得看楊梅并啖楊梅各二絶付千峯常稀讀則章句留別惜詩還句也
嚴親喪後又慈親堂上全無嗜果人明日祇應殘自去楊梅羊棗共
酸辛

小暑後一日省墓

葬後孤居倍痛心病迷輾轉日侵尋光陰九夏旋過至暑濕三霜已
畢壬可有鹿將泉下葦曾無爲集墓前林雙親來此寧偕隱嗟不能
膺眼淚淋

病寢

毀兒病戀兩親喪欲進參茋力未遑筋力緩同嬰稚日神魂迷逼醉
人鄉驟來偶覺沉憂釋寢去爭如獨醒長此世此身誰怙恃揔然強
起亦終僵

先母生日

母氏生日届何以報劬勞㫰歲先傳祝今年空作號哀麻觴禮別饔
食影堂高能與嚴君並居歆此一牢

徊立

獨子涯前立雙親堂上違終身無顧復頃刻孰瞻依時物來如語人



生過若飛繞堦蚤唧唧又是夏將歸

可憐。

可憐人在此生中思到雙親孰比隆一世瞻依曾未半三年哀經有
時終高天下地情何薄往古來今夢揔空不道屬毛離裏者到頭行
路亦相同

又病

脚不能支首不伸月來一病漸成真盡消眼底諸愁妄勝掛胸頭二
老親藹藹高堂容去久炎炎長夏夢來頻若還病裡堪拋却顧復今
應別有人

東門枉過問疾。

軋軋籃輿暑到村多情舊是李東門即當草土孤兒出杳渺遽悵二
老存哀不能哀空淚墮病如無病只頭昏九原若起枚生發底作人
間一症論

東門携松門石首月湖繡針二魚起疾

方物喪家懶去尋松門海口月湖心故人問疾情偏篤石首携將伴
繡針
讀禮無師媿未諳却逢菜果尚難甘嚴喪不遠慈喪邇兼味能將水
族貪
松門將弁月湖親筐筥杯盤感昔因自是嚴君頗采物題詩寄札各
曾頻 先君生前事
一朝兼得故人貽起向親靈亟獻之爭奈影堂匙筋寂何曾嘗却一
些兒

病中自述

飄飄豈是挾仙游兩眼光明驀地收頭角屢崩隨處觸脚跟無準向
空投須臾瞑去千般想輾轉甦來一線憂醫禱不靈巫扁詘蒼天還
我二人休

堅門問疾余不能時相陪晤枕上偶成

東門去後堅門來強起逢迎黯自哀連日劇談曾幾徹終朝倦瞑欲

千回蟬聲吐咽將秋急蘭藥榮枯末雨催君坐空亭觀物化衹餘親影鎮相陪

東門遺參。

病裡喪家若滿喪啣哀寂寂守空堂從今頓服回元味好為雙親慟一塲

雙親逝矣我空思思不能成轉自悲此後頼君心氣復容聲或有見聞時

乙未清和金仙寺樓次壁間舊題韵

塞茅方寸沒町畦大故年來未及隄晴不隨僧占蚓唱雨休和客怨鳩啼終天竟把雙親捨冷地空將一痛携白水緑瓢時又屆壁間揮泪看前題

雨中留黃傳書用丙戌半生亭坐雨韵

小亭坐雨幾何年回首孤兒淚泫然三盎叢蘭誰與畜一株凋桂不重妍眼邊景物榮枯別胸次情懷苦樂懸信信底攀黄竹客風𢿘思續兩家先

東門北溟枉過半生亭仍次前韵

親喪奄冉欲三年問字亭邊跡杳然欝欝村居難免陋哀哀風景不成妍血紅樹恍鵑兒泣雪白帆驚練服懸躑躅素心人忽至相逢歡笑孰能先

東門強同北溟萬里暨楊遜亭克諧喬梓至蘭江普和寺用放翁過湖上僧菴韵

僧楼面對響岩開痛絶生涯此一回佳景何堪儕友㳟通年曾是老親來江清路斷黃泉棹春小人仍紅葉盃滿地衹應流淚血傷心休作賞心猜



南谿寤歌卷上

述所見。

空空濶濶老天心時物行生古到今何者偏尋

學昧人禽每自羞半生汲汲竟何求本來面目從人認五十年前一筆勾

沈子翼六十

客自江湖返年當甲子周直能伸已說忠在為人謀嘉則名同盛文長策並優好生惟爾獨一念享天庥

金華山游雜咏。

長山南麓蜿蜒多盡在芙蓉幢下羅滿路塵沙微雨潤天公喜我一來過

人物山川世並誇早年夢想到金華衹今好訪三仙窟何處堪尋四子家(時羲後何王金許祠而未果)

山中髯李有幽居開我經過亦偶歟炊麪急餐行路客已飢人却在樵漁(髯李謂鄉虞元亮喬梓)

溪流曲曲響蓁蓁路峻山廻白望峯到此入山深亦頗雙龍相與作潛龍

𤨏𤨏細雨暮沾衣蔓草叢中一徑微底事亟投深洞語作霖時節汝還非

宅秘真仙未一窺珍奇歴歴載前碑尺航臥渡無人覓入水通天待幾時(雙龍内洞深廣中羅萬狀而洞門甲隘游者須挑瀝沙土偃卧尺舫方得入杜湄村詩有入水通天得一門之句)

首見身藏石洞邊人龍相對意悠然經游誰是行雲者清獻於今幾百年(經游人物以趙清獻為第一)

洞裏泉源本自幽濟時辛苦出山流若還江海休容少流到前溪且棹頭

遠見朝真天半開冰壺不見亦休哉年來事事聊隨興三洞行拋兩洞回(朝真冰壺雙龍曰三洞)

雙龍西去九龍藏曾是劉公作講堂千載風流今未歇白衣何日踞
中央孝標講堂洞俗呼九龍今奉大士像又呼白衣
旋踵東行嶺路高鹿田地逸不辭勞南谿半世耕疲子曷若餘生竟
此逃
矮屋虽眠石浪中空教位置費天工玉蘭古榦非凡植一任欹眠日
飲風鹿田多怪石名石浪中有玉蘭一樹數百年物也
八詠樓古名玄暢樓。沈隱侯改名
八詠樓名在世芳風流千載不尋常可憐生被星君奪夕鶴晨鴻弔
沈郎郡刺史張藎改名乃君以祀寶婺
疊嶂萬千尋逆聳清江數百里西流此中合產人名世劉宋於今再
見不
蘭谿呈司訓嚴改齋先生。
潑水殷勤訪慈庠舊日師秋炎雷電迸灘雨棹帆遲基役迎相踵宵
餐過後炊自慚星點鬢寸業未曾施



希聖途焉出惟應我字無工夫繞緊吃歲月已多徂天體將心印時
親到眼扶頻年思就正可否告生徒
將唐氏可園因懷王宦潭兼弔胡少室。
出郭尋幽到石門誰家於此闢名園將軍妙筆親成記只向南華採
一言園主慶旭慶由進士為裨將取蒙莊可乎可之意自為一記
園中不見龍眠畫壁上誰題幼婦辭應是當年著書客宦潭署後可
無疑壁上有宦潭題李伯時西成行樂園詩著於園內鬱金華文累
伊人幾載心期遠邂逅良緣在此來咫尺也同千里隔寶山難入赧
空回
二酉山房少室胡屬椽委礎列書圖當年一劫歸何處問向青山答
總無酉園為胡少室二酉山房舊址
子陵釣臺。
桐江没世苦垂綸悔得劉家號故人爭似渭川徵夢老師周道見不
稱臣

同人宿東門
前軒後閣並風流寥落狂吟六載周諸子後從今日聚幾人已向夜
臺游知秋梧葉黃將隕助嘆蛩聲唧未休觀此光陰消息駛白駒何
事隙中求東門自庚寅內艱以後同人輒罕雅集今已六載矣
輓懷公熊嗃嗣法僧圓徵。
塵屋來親已十年交情初淡久逾鮮一真相感誰能忘世上無情罕
似天
天教萬物總皈空我亦難逃此路中不識何緣空未得金仙寺裡哭
懷公
湖山櫂越兩如何臨去煩公別語多如此多情公去否三秋風月正
婆娑公臨發有別湖山及櫂越二絕句
小犢犁耙引自耕公垂語有犁耙犢未了句有一小犢荒畦不可懶勤耕自然熟之句雨雲辛苦望龍
行祇今霄漢飛騰遠肯隳荒畦歲歲成公病革暮化為龍與澤龍躍於天上
九月十七夜泛舟西郊觀社火限韻。
望後連宵賽社齊籠燈簫鼓鬧豚雞孩童襁褓爭攜出貧婦閭閻亦
鮮啼明月遂念清夜永長塘烟水衆星低一年小有如豐稔看到西
郊白塔西



秋盡同堅門江行次韻。
豈是閒遊容扁舟出湖風潮來天欲午秋光樹能紅運轉須臾裡文
呈大塊中乘時前往奮勝景正無窮
黃竹農家觀遺書。
燼餘墳籍尚如山爭道先人手澤慳萬丈光留殘卷外千鍾粟在亂
堆間魚餐鼠嚙休從飽土没塵埋莫任頑點檢早清歸部帙風流眼
看一朝還，
出甘露寺泛舟翠塢江同東門堅門限韻時弔住僧淨華。
名山每憶主人佳游與朋儕弔亦偕入室再叅天墜石庚午秋山岡大石墜方丈
中僧藉因之為法座還舟便脫土封鞋秋殘紅樹千村錯江闊青山兩岸排眼
底風光依舊好其如存殁竟途乖

先大人墓塲松 隨東門同至
歎親馬鬣封今塲幾回松白日空天滿青山古塋重頻來題墓客獨
住看墳備骨肉竟何益臺前酒一鍾

楓。
獨殿秋芳老樹楓翹然挺立萬山中村村栢葉紅將盡繞自深林放
出紅

野菊。
野菊生空山圃菊殘始放圃菊人所栽野菊天所養圃菊人爭愛野
菊誰一訪青天白日中漫山香氣旺向榮過歲寒亦自天機暢
本草稱其性能療身眼風凡人苟服食體輕與仙同天童貧盥浴我
常懷秉公一晌臭穢盡萬竅芬芳通采采勿輕擲妙用應無窮

來橫山乞休還里 葫蘆格
一生偃蹇老方亨終日陰霾暮始晴天道有無曾莫測人間得失揔
難憑晩成興覺前途淺勇退心觀外物明林下一人今見矣休官還



比入官榮

酬王崔潭。
俗儒別門戶道脉絶羲軒千秋孔子聖曰予欲無言出則仕廊廟處
則止邱園仕止惟其可一諾答烝豚萬物固一體隨地見眞源朱陸
轍本合拘豕昏徒撤王劉昌聖學陰寒逢晴暄吾卿有潘子常布沒
窮村不依朱陸討不傍王劉論獨揭求仁旨渾然宇宙吞體用一忠
恕義著如朝暾南雷謂無體恐以惑後昆先子默喞之一咲容溫溫
三教旣鼎立衆說任紛繁太道無彼此曠觀齊昭昏東陽豪傑士契
好還彌敦每懷一投謁相與深推原夙約敢終爽珍重登龍門

訪崔潭過始寧道上
舍水初登陸伊人路半千山間曉月暗郭外店家眠失步輿頻駐逢
溪僕屢旋行行終得路無那我心堅

剡中
始寧路盡剡溪流山合山開興轉悠訪戴直須見戴去何能不見便
回舟

蔡宅旅次紀事
五倫朋友居其一況乃學道心所師古人千里猶命駕玆不及半舍
辭疲水程二程舍一程匆匆登陸車驅之剡中山水不暇看一心惟
向吳寧馳白楓嶺邊未七舍僕痛前後行參着下至溪口日將落下
車前趍無人隨蔡宅漸邇溪阻絶障以石卯如長陴行人引我卯上
度萬卯之中一卯欹急不擇步蹶墜水衣裳表裏俱淋漓奮然一躍
清流中自顧猶幸身無泥坐待僕至竟不至昏暮涉歷迷彌岐山中
邇來有斬揭村村社更嚴支須臾俄聞鉦柝起異鄉之客將拘維
悔不早就溪口宿欲往逆之前招麾一更將闌始相及諸僕交口啟
我爲頃方迷迷夕景黑敎武前一明燈攜呼之不答追不逮到此忽
滅知爲誰豈我訪友意殷篤遂有神靈來呵持

抵吳寧晤崔潭
一程舟也四程車子子來尋處士廬僕輩交愁筋力憊主人自覺意



情舒黃茅白葦褒閒滿瑞木靈蘘谷囊儲鳴不須哀絃不獨曲終流
水亦何如

閱崔潭金華儒學傳。
名山閉戶著書深鈍漢來看也悅心安頓自家多活計闡揚郡哲首
儒林東西南北從人認遠邇高卑任地尋一道康莊原四達知君抛
得定盤針

又贈崔潭。
鹿皮久沒崔潭興火盡吳寧另一燈萬載天空九日月諸儒蟻競穴
邱陵心如秋水還無底身在懸崖第幾層當日潛溪喚不至南谿不
喚卻來應 吳寧先儒陳懋鎭號鹿皮子嘗欲傳道於潛溪宋濂呼之而潛溪不至

王德載以雲海慈暉圖屬題 圖後載表哀詩
岵哀賦後賦哀哀一病年餘卷不開今日出門剛服闋何堪把讀表
哀來
靡依歎我此餘生開口吟成嗚咽聲一字傷心拋一淚與君没世有

同情

北堂幾載杳慈暉客至如今尚似歸人道三槐諸媳淑不知只是守

遺徽

若翁年已六十餘一室鰥鰥欝未舒哀母不應人勸節倘思慰父合

何如下讀作沉平聲見香山集

同崔潭游合浦

地名合浦產明珠不與廉州屬境殊一顆靈光能照乘蛟龍好挾上

雲衢

別崔潭崔潭所居之處名後田

高齋三宿好言旋已到東陽識後田葉落霜辰方埽淨麥抽晴隴後

呈鮮即今淑喬堪千世來此為家葉五傳自是往來魂夢熟不須待

月照前川

訪金素公不值

名儒好學隱河汾海灘鱖生風來聞臭味迄今逾結契因緣何日可

忘君余從素公識崔潭空山落木初冬寂古縣斜陽百里溫偏是職亡來一

拜還歸又亟意徒殷

贈吳沛生督學以唐人殷勤好長來年桂句為題試瞽士錄沛生第三名書與余極賞其作

殷勤好長來年桂得句清新取韵艱能使采風頻擊節遂令羈旅一

開顏蘭江西去中秋後楓嶺東來十月間紅葉縱殘詩枯在謂崔潭生

涯良晤莫愁慳

贈杜雍玉

風雅家聲執子先唐時三杜競流傳偏於今代宗王建謂崔潭又向他

州覓鄭虔日暮轄投隣巷裡門開屐往客堂前匆匆好把伊誰認昨

日知名自後田

讀雍玉詩畢因同登吳寧城眺望歸而有作

西溪天設本無私私與詩人杜牧之寫物精神全活現揮毫落采便

紛披讀完携我登城眺遊返為君掩卷思要是右丞親指授唐賢三

昧了能知雍玉學詩於崔潭



雍玉屬題思答春暉圖圖為太夫人作

王祥昨日示慈暉客子含毫淚洒衣今日杜羔投一卷更堪題得片

辭歸王祥謂德彰先一日魯屬題雲海慈暉圖

圖窮不見影依稀影在圖中肖亦非總是北堂人去後天涯無復白

雲飛

示練溪五雲菴雲上人

上人字德茂英年喜學詩集內詠燈花有寒娥戀戀獨飛來

句甚佳余至山中嘗取萊菔二分其一餉之因成四截句

油池放出一燈光光下僧惟覓句忙覓到手時僧便喜霎時身似上

天堂

青年祝髮日吟詩吟到寒娥撲火時爾是娥耶娥是爾燈光帖近一

油池

山中萊菔出泥沙問是僧家是自家兩箇擎來分一箇我無渣亦爾

無渣

和泥一箇囫圇吞吞得來時味自存只恐爾今吞未得空將隻手去

捫捫

雍玉以牙刀麪餉客崔潭有詩因次其韵

谷口里兒不足留少陵早饍後午饍甲兵久向胸中銷何須餉以牙

刀麪沾唇拂拂吳尊飄觸眼皚皚越絹練老饕挾肉寧少餘寡陋無

詩非真倦區區咏物慚續貂況欲責之咏雙峴

訪亦諳上人不遇

上人寄我一緘書病也貧哉兩是虛水石滿山炊不盡如何出户又

馳驅

臨平去路路平平熟處難忘只曾行不識其間有何物病人覓喫便

長生

石佛寺訪亢山上人不遇

世外忙人到底忙空餘石佛此間藏南豁兩度來相覓閒趁西風返

故鄉余昔訪亢山於石林有如有世外有忙人之句

此生遒貧幾時還不在江東一赭山會得不還還已盡咲公抄化向雲間

金仙寺樓示僧圓微

我無父母爾無師僧俗心腸一樣悲不識牽纏因底物可能割截在今時此情未肯逢人致吾道難言没等差檻外湖山相愛切本非私也亦如私

生朝金仙寺。

五十年零又二年不知日後但觀前饔朝飧暮循環也水夏湯冬順序焉似此往來何所事曾無究竟亦堪憐海濱歲作收租客饒得逋租幾個佃

三年喪畢此餘生蕭寺生朝淚暗傾㾭爾形骸空在世哀我父母久歸冥只應了郤生前事寧復思他身後名自咲一痴拋未得昨宵五岳夢方成

大寒前一日宿東門限寒字（時東門病肺）



節序駸駸逼大寒雪中困卧老衰安風流自幼非無種疾病衰來也一般（呆堂先生亦有肺疾）生不能長與我共死如何可願君觀（東門自言可死）細聆告語呻吟際猶帶悲音未是歡

題石夫上人坐石看雲圖

坐石看雲是石夫眼前畢竟有雲無雲無雲有從君看一片閒橫在西圖

穀雨後一日橫山遺含桃索句

老眼驚看節物催一年早熟倩誰培翰林莫作含桃喚喚作人間百果魁

投俞恕菴太守兼求作黄梨洲先生祀田碑記。

五年前憶駕初臨一令須懸舜水潯循吏政先除盜本直儒術在正人心時方瞻誦徘徊久歲益宣揚佩服深全體迸流為大用龔黄漢治不如今（壬辰春過姚江見公所頒禁令甲一本傷街）

識山一脉在梨洲千載姚江聖學優先子親承心悦服斯文永丧代傳流只今似續將陵替此後烝嘗可廢休盛舉有人誰記載鴻篇合向大賢求（江公所置祀田為督學）

周奕思先生名山藏次亢山韵

名山藏遍卧龍山我樂頻將向此間潛見無心非異轍天田有運任循環主人茂叔千秋業客伴支公半世閒一是鳶飛一魚躍誰云途判不相關

呈何教授又韓。

又韓祖翀亦先生與先祖為崇禎己卯同年好友鼎革後兩俱不出踪跡以疎康熙丁酉余與又韓邂逅嘉禾學署追溯世交因歸覓翀亦先生所作先祖稿序相證賦此述感

世交已遠賴文徵顧我吟君祖式繩兩榜題名當己丑一官司鐸在嘉興相逢萍水歡如昔共溯滄桑感不勝他日教能安定續藴湖隣並好同稱

禾行舟中口占示亢山



生涯任我欲西東東去西來路總通肯放黄梅時節過一天風雨向禾中

朝朝寢寢又興興一路閒於一箇僧僧是南能能說法我儂生就百無能

來此何為曾蒸緣救人苦難頗心堅人間苦難如何救一箇還他一箇天

天乎模樣亦如何日月還從脚底過不用伸頭雲外看看雲驀地就消磨

一生快活李東門山水中間每自尊昨日忽然癰發背金丹口授未能吞

四人戴髮兩光頭逆旅今朝共此舟若到禾時儂亦到一齊放纜一齊收

謝汪千波比部書書法曾見

邈矣明元又宋唐誰從魏晋祖鍾王書家久絶真心法直到興朝見

一汪
妙諦拈來數十條千秋垂並日星昭猶稱管見謙如許好學人從不
自驕

與列昨時為我書纖賤世版不留餘老於門外窺何益歸付兒曹去
習渠

挍督學使者汪公。

老廢諸生服忽昳崇工造就浙風成程朱理入王錢法好就文章卜
太平

貲兒三度擁雄貲榜下經過失意時歸去帖然尤怨息知公終始是
無私

勢家挾勢強相要感以誠時妄亦消一片憐才心曲折若還不諒定
鵾鵷

髫齔兒初學做文辯挾海外望充員爭如躐等終身誤卒[illegible]公嚴不
以闈兒子大節循例挍籍定湔不敢請託の不須試

蕭頌姜彭明頌顏廉明公擅一時閒諸生誰是忘情者肯聽車旌向
北還列郡諸生次第赴省撫两院乞題留公再任

只恐文也不恐他清俸羸餘有幾何猶自分將周所識聖賢千古近
情多

師徒末俗誼誰敦生死情深但孔門此後梨洲鬼不餒九原一事慰
寒村公撫先大夫之分祭黃梨洲先生置祀田

退食端居慎獨齋公心不是強安排仰看屋漏天威咫一段忠誠懔
聖懷

題潘用微先生求仁錄。

泛世惟充惻隱心十編藏此一枚針空門若問誰相似定是慈悲觀
世音

鄧山樵秋水閣和舊題劇東家次韵

野性荒唐不可羈閣尋伏水命名高遺民醉後詩情澹謂東仙子室
中筆意豪閣聯云是真仙詩筆風雨紛紛忙着屐菱菰臬臬曲行舠移時全拾



澱湖去何假并州快剪刀原韵酒狂欲割泥湖半那得并州快剪刀

瓣香閣次盛宜山以闍界道士王東阜韵宜山與子嗣初奉佛晚界東阜共東有三教菴。

生爲伯道亦何傷試看隣菴等瓣香同異不將三教別苦甜爭作兩
般嘗原韵食甜茹苦要與嘗忙邀客伴尋精舍閒似童兒逐戲場五月南湖好
風景綠披蘆荻抹榆楊

再過秋水閣仍用層東蒙韵。

誰還繫我客心牢秋水伊人寄託高一味吟詩甘共苦終朝飲茗痛
還豪名流情興黃梅雨蕩子光陰綠樹舠屋畔藤蘿滋蔓處謂君斬
斷尚須刀

話雨軒坐雨用毛魯封雨窗夜話韵。

知音相遇總相宜歸去何曾為雨遲一醉共趨真樂境無言纔是會
心時家鄉漫語寧縈臆身世閒愁鮮上眉鎮日瀟瀟風景淑箇中滋
味有誰知

謝別山樵用毛魯封韵

談心一日足千秋既見何須必久留去去來來渾得得離離合合總
休休君家水閣濠南畔我族江村渡北頭且各將身栖宿穩他時興
發再來遊

呈查田查浦二太史。

聞名猶憶自庚申學績才高意氣真先子頻頻稱好友後生切切記
斯人聯翩登第文華國漸次抽簪哲保身今日同堂深論易知幾料
得更如神

宛在伊人水一方蕪葭夾岸太深藏尋源幾返初來棹敬業難窺舊
賜堂撮土雙尖愁遠矗平橋三洞喜橫張先生宅東南數里外有大小西尖山近畔有橫張橋
縈心多少師門事相見先求字幾行時求查田先生書敬梨洲先生祀田碑記

題查田證因圖

拋卻無無有有因何生何地不容身請公寫箇圖中影莫似司空做
得真先生取司空表聖證因亭詩而繪此圖詩云峯北幽亭號證因他生此地却容身上方僧在時應到咲指前銜認寫真卽次其

韵

丹題

埜箇蒲團揑串珠普賢不是定文殊五臺山半峨嵋頂受作前來信
有無

過訪楊東崖流虹書屋即限流虹二韵。

青天容我日閒遊髩鬅雲行及水流昨夜尊行曾下榻(謂杳田)今朝同
志復維舟雄飛乍滿雛鸞羽(謂長公元白)雌伏誰除駃隼韝何日直冲霄
漢遠逍遥一粟視方州
千秋老子信猶龍壓倒尼山七十翁轍任周流終莫濟門惟衆妙不
愁窮誰家恩怨容心着若箇文章脫口工(時在座馬寒中語及恩怨且出所作舉業相示)我
意欲教蓬島客滄溟萬里踏飛虹

和東崖依韵

也知有約在杭州月望清和已放舟時逼初霉連日雨僕痛半路一
旬愁負君悵望應緣淺閒我心情任運流握手生涯能幾度歸程寬



作海昌游

老來那復氣如虹就是吟詩不要工出世看將三教合返身打得一
心通光風霽月時時有白日青天處處同飲到懵騰拋盞卧并無五
岳況三公

夜泊新橋憶鐵夫上人(上人歿於京邸)

阜亭山下新橋側昔與橫山老友過初地指渠金佛日上人懷我鐵
禪和天涯踏遍心安着父骨收回事足多今日不知何處去停舟猶
似欲尋他

禾歸舟中示亢山次禾行舟中韵

行行只在浙西東不計窮寒復計通風雨出來風雨返揔無滯暑到
舟中
兩家運會那家興坐箇儂還搭箇僧小小圈邊圈住了伊誰誇得一
般能
看我詩緣與字緣偶然募去未心堅今朝滿載歸舟裡不是人爲揔
是天
如何畢竟是如何金斗曾翻幾箇過此日扁舟長坐穩猢猻氣力已
消磨
邛詩人說似僧門敢把寒山妄自尊鄧子熟時晚飯熟同舟都會囫
圇吞
臨平鎮上小関頭忽聽鐘聲到客舟撞手不知撞幾下関頭店面逐
齊收

陸萬金。

陸萬金者楊公體元僕也公薊北人副崇禎巳卯鄉榜與先
大父同年仕至台州郡司馬鼎革後流寓武林既沒子若孫
亦相繼公與夫人兩棺暴露萬金歸黃子稺登康熙丁酉募
資葬故主工竣輒死余義之而作歌以紀之

陸萬金陸萬金世間之人安得好義如爾深爾主薊北楊公體元任
我浙東章安司馬時遭桑海挈家流播於浙水之西潯公與夫人



相繼老死後子亾孫夭僕散舉家與國同消沉骸拋西湖之西地名
九里松三十餘年孤臣旅鬼夜夜號松林雖爲我之大父同年後好
友我欲收之隻身無暇來追尋西湖少年黃子稺登才且義我與一
見如素心萬金易主事之已有日今年正月我登稺登之堂瞥遇萬
金淚淋淋謂我欲葬故主翁母之兩棺老奴徒手無能爲空自心頭
日夕交刀針稺登復出手製募資一小序我時諾之心哀且欽客囊
空乏不能猝應訂期遠萬金又曰老奴老矣恐難久待負土終誰任
因貸白鏹五兩亟與之寒食之後遂移葬於西湖之北泰亭之山陰
墓碑稺登銘八句讀之句句成悲音我來隻雞卮酒往一酹楊公魂
歸魄妥儼居歆逮今五月既望曾未及三月萬金主葬心安萬事畢
遂溘然長逝而目瞑口噤嗚呼三尺之墳豈遂保其故主百年長無
恙丹心一片實足以昭日月而貫古今吁嗟乎陸萬金

覺死禪林寓舍楊東崖枉過仝亢山用温飛卿雲際寺韵

南谿淺淺亦深深僧不能窺俗好尋別有清涼蔬溽暑平觀朝市等

山林迢迢塵世科名路點點宅門禪悅心一醉燈前真造化須臾變
古又成今
良賈能藏豈用深銜頭肆面少人尋覺開夢寐初無死禪落城郿亦
有林爾願成時皆佛願我心起處即天心聖凡路別同登第骨相生
來不自今
山陰舟中同亢山。
我本無家客今朝共爾歸清風斜日紫瀞暑半程微棹傾山陰似湖
仍賀監非呢喃群乳燕箇箇掠田飛
姚江舟中同亢山
風水無憑準相遭忽起紋其中離與合此際我和君昨夜娥江渡今
朝舜水濆歸程何處歇野老獨垂綸
游行恭月餘緩緩賦歸歟水驛湖方上山城市尙虛客囊無羨米師
篋有遺書爐後都殘斧停橈欲理渠
飛龍行慰黃證孫。



黃竹農家世誦讀萬卷縹緗光四燭癸巳烈燄成灰塵騰得危樓兩
間矗遊子自北負米歸一間姊榻慈親閣半容嫂嫂半納婦寢殯織
紝交相尸看看儼若空中住元龍百尺詎足懼綢繆無計風雨搖捋
荼聊以度旦暮昨朝飛龍從天來尾末一掉樓崩摧慈親老疾先下
墮板柵亂打頭顱開姊甥嫂姪妻與巳轆轤滾入重淵底翻身躍起
振慈親心冀一生出萬死慈親衷血流淋漓兒衣變赤兒遑知誰家
宇下得小憩倉皇四顧魂逾迷南谿次日偶相訪喜見君家尚無恙
大難不死非常人困極則亨孰曰誑占之必是祥非妖上乾下乾呈
中爻在田之時殆將冈行看挾爾冲雲霄
西園咏荷次謝子修韵。
一年暑月獨清涼滅却家池菡萏香默自通中能變化善於順序識
陰陽待他旭日如藏器耐此汙泥似戀鄉天與風光公共好閒吟先
我客情長
劉益修余健行徐五中過訪因招族弟雪崖子明奉陪限韵

伯牙高調張子期有幾個仲尼世莫知亦祇緣道大人咲寒村詩一
生作寡和心理相遇希如彼無識奈歿後三人與信從要非過招我
族彥陪半生亭上坐
題錢容愚浮白圖
浮白不知飲平杯偶欲歃屬君擎得穩醉恐在醒時
載梨洲先生遺書。
劫後殘編四五千辭黃歸鄭上江船可憐手澤消逾半敢道心香紹
得全往似今朝從我載來知異日倩誰傳中間做個郵亭卒一站程
挑一站肩
題李孟熏味書圖
書合如何味見君束不觀圖中真意思多在一盆蘭
崔潭期余武林不至寄懷。
志學吾方始孤行孰是隣百年多去日千里只斯人來晤艱於壯書來
刻棄足田於迷陽秋期阻似春崔潭初訂於春暮在過而竟不得來此心雖日見未免一傷神



一和沈載含閒前寓邸感懷次韵
夢田五十有三秋識得科名不可求眼底真光盲始現余丙目已昏心中
全體放今收清涼世在炎蒸際湫隘人俱懿好儔衰壯從天行止一
桐江釣叟暑披裘
雪崖弟和前詩次韵答之時卿試首題古之學者為己一章次題君子誠之為貴至所以成物也
天未田春尚是秋下何以應上何求隋唐法自當年弊朱陸人容此
內收閒爾可懷成物具看渠多是爲人儔須知不可惟憑理似續吾
家別有來
錢在德病不獲預試詩以砭之。
但求一第慰雙親七尺南谿誤此身不識人須登道岸可憐老死脫
迷津榮華外假心何益菽水承歡孝乃真嗟爾勿思憂在疾秋闈未
預是吟呻
八月十一夜杭邸對月
槐黃時節出門遊儼逐諸生老未休我賞於人非異轍人爭謂我是

高流滔滔天下方須易皎皎心中但少留不識至公堂裡外有人看見月明不

九月朔日寄軒感秋詠意用香山韵同韞山西郭

秋光冉冉逝如飛眼看東門又授衣我已無懐栽柳去人多得意踏槐歸花開花謝誰榮辱雲止雲行底是非身病何妨心莫病良醫大藥世間稀

蛟城食沙溭魚次黄證孫韵呈北溟。

涼風蛟海旺龍頭(龍頭一名魚)至味相思物少侔渣滓盡消鮮更潔清虛獨著滑還柔調羹種種能開胃佐飯餐餐不哽喉休恠性嫌羶膩客携朋幾度遠尋秋

望潮(一名海和尚)

既非甲蜀又非鱗儼見兒頭不見身水族合稱爲物恠桑門應擬是天神性寒未製微嫌毒味美經調始作珍賔主莫忘薑醋德深秋饕餮腹如春



九日嵋雪上人拉同大寶山登高用年前鐘楼晚眺韵。

秋高天净毒龍降大寶峯頭倚梵窓東嶺路通如西嶺後江潮漲前汀(孫有東西二嶺前後兩江)眼中好景僧同眺脚下洪鐘客亂撞今日祇來酬節去明年遊岳與誰雙

霜降後三日夜東門寄軒晤北溟仍用香山感秋詠意韵

秋空大鳥獨高飛伴是江東一縞衣(北溟時衣素)疇昔夢思曾未舍今宵邂逅𢡟能歸四通衢上客來往一醉時間證是非(北溟舊有醉到棚塗湖即真之句)只此東門相印合不妨踪跡寄軒稀

宿寄軒同東門用香山南湖晚秋韵。

我形亦已衰我心不知老秋蒽挺群英經霜摧不倒物榮雖終枯遠志出小草與君永今宵願言易夙抱時宜滿肚皮何日乃聞道深秋試仰覩高天方浩浩

東門拉游光溪西郭南皐星南來送

斯人日碌碌遂成天地悠霜葉變光溪大文絢暮秋我將東門俱一艇明朝浮收羅入懐抱興寄長滄洲浚巡惜三子無一爲我儔

余拯友難東門遂獨游光溪歸示新詩用王右丞漢江臨汎韵。

吾道從無塞人心各自通閒忙皆意外行止一天中帙篇吟何事游歸境亦空試看拯友客就是訪秋翁

閒園菊花限韵

休歎寒花晚寒花晚最香味甘尤是白色正莫如黄錯列當新宇周遮賴短墻主人勤道外曾暴九秋陽

立冬前二日淄墩携毛孝章余健行劉益修裵述先黄證孫并大中兩兒觀紅葉裵横山庶常後至示沿江口吟一首次韵

江村秋色老無意乞人憐尚艶斜陽下還饒漲水邊墩高千樹俯客醉一般妍獨悵停車者來登興盡船

督學汪公留任

四載蕉明視學優興情句得九重留欲行髦士咸稱善願退迂生亦頌休報國文惟歸正格拯時教在勗真修爲堯爲舜人皆可更使人心各反求



萬年菴竺儒上人。

萬年菴有竺儒師竺國生儒在幾時究竟是儒還是釋當頭一喝去尋思

峽石舟次次横山庶常韵

開放迂生獨行游吉士俱千秋李郭後一棹古今無共矢著書樂何憂修德孤峽間來往看滿市盡屠沽

題陳軒成華山圖

太少名山夢幾春過來人喜得逢君山中多少難知路不用披圖只覽文(軒成自號紀棣)蓮花十丈藕如船愈也當年說定謾猶惜君於峯下住峯頭玉井不曾觀(一作峯頭不去一作看)

軒成囑題登車攬轡圖未就遂役嘉禾歸舟復道海昌得詩一首

歸程後溯海昌流好客陳遵岸上頭問訊年華今艾矣吁嗟志氣尚強不老成學定澄清裕服政官應疏瀹優（時軒成需次河工）咲我匏瓜難遂用此生五岳寄情休

題軒成長夏江村圖即用杜工部韻。

海城四顧少清流西作南谿一様幽快我重來秋社燕看君暫息水汀鷗閒情寄處家成局好爵縻時國有鈞出處不妨隨運轉安身善地任人求

訪鄒山樵不遇用話雨軒坐雨韻

爱君右貨不時宜底事茲來訪舊遲敗葦蕭蕭秋後水清風凛凛午餘時晤慳頃刻愁烘腦交念因緣痛鎖眉（余因曙霞交山樵今曙霞已故）洒淚成斑進竹老龍孫穉幼曷能知（時山樵兩孫出見）

橫山庶常偕游禾先返舟次西水見懷次韻和之。

一路隨前輩多情爱後生經宵為別暫懷我發吟清富與貧俱樂夷和險不驚年高仍好學安宅有歸程



酬魯超人次韻。

老我剛餘一隙明何人向爾道微名通家薄俗全無誼哲士神交獨有情半世捫心難自得千秋學聖仁躬行相逢莫但相標榜逐隊優場骨送迎

堂堂道岸任人登未擇中庸底服膺畏以後生君尚爾聞於五十我何曾誰回出穴爭羶蟻莫放投窗隔紙蠅至聖不名仁智勇尼邱自道一無能

同韞山北溟冬夜宿東門寄軒用放翁冬夜山房書事二首韻

意氣生涯老漸平行藏奚必問河清絕糧俱病能無愠鼓瑟方希庶有聲三載心期慚自反千秋聖學與誰評故人此夕相看坐敢似從前浪逞英

冉冉年華各自增此生學力竟何凭形骸錮我牢於桔功利危人薄似氷知已二三誰束縛扶搖九萬任飛騰可憐睡熟江城輩夜半洪鐘喚不譍

金仙寺僧

與爾證心後於今別頗長金仙惟丈六寶殿本尋常羅刹風將起恒河沙莫量十年營底事此語費恭詳

臘月望後一日小笙枉過留宿用定山答沈提學韵

殘年相訪莫輕還一簣堪為九仞山志學工夫終日裏求仁消息片時間孔顏有樂寧欺罔禹稷懷憂弗等閑明發倘能攜此去不虛過我石江灣

漁山遺孤濟伯招飲同韞山天授

漁山不見已三年故舊同過泪泫然弱質長君肴似續蒼顏伯子與流連杯盤拋卻寧閑醉筆墨呼來絕可憐燒得如椽紅燭跋摠然光景不如前

將遊華岳別晟上人（上人初訂金游今龕居天寧寺）

此閑中即彼閑中先入吾原讓與公莫道華山山在彼此中山亦本龍蓯



不來偕我作閒游若向天寧寺裡囚就是當年陳道士一生高卧華山頭

酬安上人枉過贈行次韻。

高僧誰續畫公來天遣安公慰我哉十載鍾門蹤久判卅年黃浦首頻回道心古淡非師造詩格清奇出己裁杖鉢自從華頂降不須訪到五層臺

方思匹馬向秦關小蹈西州太少山老子未知逢此去如來先已落人間千秋道者多憑學一個游人只好閒他日五峯峯頂上寶山定咲我空還

出門

不將天怨不人尤汲汲皇皇更底求丗上友稀鳴學鳥寰間埋在與隨摟春光正慕誰曾點車轍嘗環一孔邱今日徑尋嵩華去無人知是未曾休

姚江謁王文成祠

廟貌空垂百世師寥家奴僕浪相訾聰明氷雪眞堪羨事業烟雲豈
足奇猶覺看來多半解只緣拈出一良知宣尼當日希天學學在無
言孰契之
曉泊淝湖別鄒山 樵時山歌 杙起 樵
春月侵晨未落山華胥去客喚教還中嵩西華吾將往樂國何曾不
世間
吳門族兄學山齋晤崑山鄔大彩 進退格
舟泊金閶訪阿兄伊誰哆口喚先生見書謂是求仁客握手歡如道
故朋此理此心原宇宙得君得我便分明玉峯定具巖巖象太華歸
來擬一登
金山 進退格
家在江南又浙東此生曾未廣游蹤只今揚子重來截試看金山幾
度逢萬里聊將江漢砥一拳懶受帝王封擧頭北望塵沙遠未必擎
天有華嵩



揚州陸行至盱眙
書生策蹇似懷憂十箇驢兒競俯頭寥落人家全部屋延連邑甸寡
㽵疇終年稼穡知多少比戶饔飧可給不昨夜客程投宿處繁華咫
尺是揚州
秋冬水涸更連春逐路春花不可人野菜充盤甜底覓來年經寸綠
空勻河渠緜緜經過少村落程程覽去貧獨有一分天厚爾民風差
朴俗差淳
天長西去是盱眙邑在山巓亦水湄隔岸遂來何日淺 泗州 於水 投 當年
考卜是從誰駔牙踞壟貪成黠漁蜑衝波險忘疲教化難寬休養亟
淮流千里淵奚爲
淮津見耦耕者
前程向亳州沮溺在津頭敢薄要湯尹聊懷御孔由滔滔淮水逝漢
漢楚天悠人亦何須避吾衰只夢周
蒙蝶。

客路入蒙城驚看蝶體輕飄飄無所戀栩栩似多情獨避黃沙濶深
穿綠樹淸不知何物化是我是莊生
四月初一日抵亳
莊周故縣昨經過晦朔虛舟不計他千里人間淮曲折一朝春老月
淸和豫州地邇南程盡越國天遙北意多翹首忽然懷古昔桑林雨
澤禱如何 早晴 甚 昔
程次中州不見中岳
不言浮海却尋山好勇何曾但好頑已矣由思從我際穆然舜在野
人間中州千里程方遠拳石連朝望且慳崧是生申生甫岳擧頭何
處可躋攀
潁水
黃塵大野一程程濶得游人眼不明昨日始瞻山色淡今朝便遇水
流淸泓泓蕩蕩如斯意漠漠悠悠逝者情飮犢何曾殊洗耳一般心
事在高名



藍川贈趙先有
潁橋西去塚頭城城外川流似潁淸客子懸猜人孕秀天緣巧作水
逢萍年華英少知勤學材質高明可大成此是崧高南下處中龍千
里榦方行
許州墜驢
許州地是平平地客子何爲忽墜驢長治喜逢 今聖主閒游縱得
此狂夫近思洛社竹窩滿遠望秦關紫氣舒豈敢好高思隱遯嵩中
華下有吾徒
古函谷關。
邑門榜通號渡水見函關狡晉愚隣國強秦偪此閒憂危當日廹懷
感後人閒紫氣西來滿靑牛載我還
閺鄉遇雨駐盤豆大醉
疾風驟雨一朝并驢背征夫避不成表裏衣衫和體濕高低谷路逐
蹄驚郎當廿里難逢站酩酊三杯莫放行人道游程今困矣衰翁偏

覺趣横乇

贈雲臺觀楊錬師雲軒

伊誰相挽住雲臺鐵面鬅鬚絡滿腮貌古合稱君道者形疲休咲我
凡才曾携白墮歸烏有聊假青磁睡幾回可是南蠻人軟弱三千五
百里程來

雲臺觀口占

華岳三峯亦易游雲臺觀裡且休休眼前景界千千萬當面人知錯
過不
五千仞未是叅天倍此看仍咫尺然昨日蹇驢騎過去清溪水底與
天連
雲臺觀口覔雲臺臺面還於何處開兩日雲臺看未見人人浪向觀
前猜
三峯看得一西峯入觀人休說透宗就是三峯全體現崑崙尚隔萬
千重

宿白雲菴贈豁然道人

海上飛回一老君脚跟何處帶塵氛携來個個登仙伴不宿青柯宿
白雲
白雲菴上碧空天菴下丹師號豁然炊熟黃粱相餉飽青磁任我放
頭眠

題白雲菴客舍

嶺半菴居逈石窩道人喚我吸黃河不知客自蓬萊至飲飫滄溟一
片波

衛臺擊磬歌

華山一座仙人臺懸崖陡隔天飛來猿猱到此不敢度南谿奮往無
疑猜碁局久罷仙久去猶餘一磬聲清諧舉手一擊遂再擊三四五
擊心崩摧六七八擊擊轉急九擊十擊人誰偕自擊自聽不能歌十
一二三擊之擊之增悲哀吁嗟乎此乃漢代仙人衛叔卿避世下碁
之臺初非昔日春秋孔子所至之地臺前臺後臺左臺右猝不見一

人過而荷一簣

華峯捫虱歌

東海老生生平足跡不出門自咲瑟縮拳局無殊虱處裩一朝驅車
不憚勞萬里入關汗漫游西秦曾見華岳南峯高出五千仞東西兩
峯而下卑卑藐藐真兒孫徑往登其巓與彼白帝求真源帝杳冥兮
不與言忽然眷開一虱自下而上來攀援似欲出吾領兮踰吾顁入
吾頭兮排吾髮翹然高視兮於吾之崑崙帝乃捉吾手向後潛捫捫
當頭殲爾貪栢溫老生恍若麻姑指爪來搔背箴而快哉快哉通體
全銷魂出世之宗不暇與人說當世之務豈復逢人輕談論

題賀老避靜室

懸崖裏面本平平賀老當年撒手行一道長空橋又穩惜無人告許
先生

長空撒手歌

太華萬仞三峯中循岩攀陟天可通東峯之東西峯之西南峯之南
三面皆壁立下臨無地人工窮南峯一面高更倍秦嶺千萬峯朝宗
元朝賀家老道士於此闢得全真宮中有天然一方丈種種不與人
間同瓊漿玉液滿甕缶黃精紫芝充箬籠天門南下寥寥鳥道絶有
蹤無翮誰能攜我淩清風公輸效靈拱把之桐迢迢九節横於長空
下以棧藉上以絙封手遂可着足遂可容勝朝儒師敬菴許公至此
覸落回其游踪謂是小人行險僥倖之所為君子不得輕相從我來
諦視實無墜理撒手而西撒手而東初非關於識粗亦非關乎胆雄
高聲遥呼從游之二客天門之上躑躅䠥䠊為我憂忡忡我從室内
逢逢擊鼓震林谷普天之人無不有耳終焉聾

西峯道院牡丹

閬苑人家種牡丹瑶臺高傍玉峯寒直須五月花纔發凡眼如何索
早看

歷華岳三峯有作

夙聞華岳山險絶不可登萬里來一訪折作天上行入關睹三峯片

片劔削成心目爲之開魂膽爲之驚谷口兩日休欲氣凝其精抖擻
奮雙足稍覺肉體輕莎蘿及青柯廿里原平平過此路始峻岩石嶲
成層千尺與百尺巉峽陡相仍老君溝深隔闢王砭偏聳蒼龍嶺
脊倒掛如長繩凡此號曰險餘固無足稱然皆有鐵緪間或設欄桯
緣此得徑達撒手其何曾東峯抱玉女先上觀奩形洗頭盆數區水
宿無人澄側身視東峯岩意幽且扃上有青松覆下有白雪停循步
轉南矚遺蹟衛叔卿博臺懸別嶺擲身問輸贏次乃赴南峯避詔岩
邊經希夷良未達千秋遺高名須臾抵岳宮金碧輝交呈旁將闢黃
籙䌞伐木方丁丁我且投枕鼾乞食俟睡醒起來尋白帝真源藏杳
冥黃河來脚下何時乃一清次探西峯蓮昔人所誇矜十丈花安在
如船藕不生片石狀蓮葉宛爾若欲傾玉井在谷底相去亦徑庭乃
知文人筆不必其可徵吁嗟華山險衆口同一聲昌黎哭投書其險
固已明南谿身衰矣來往如奔騰人工既可施我力何難勝仰觀天
在上尚欲階而升



華岳。

伸腰竪脊兀嵯峨瑞靄祥雲向腹多元首端於中處出昅肱恰在兩
旁羅橫開擁衛三秦嶺直吸朝宗萬里河此日來游陳處士騎驢不
墜也呵呵

戱嘲南峯王玉菴鍊師

太華之嶺西岳祠鍊師最是苦脩持純陽千里飛來候不與金天洒
一卮

南峯眺望。

不儒不釋不神仙走向天涯勇着鞭足跡首先經華岳眼睛輾轉注
秦川東來跨蹇如將隱西去投綸未忍眠此志南谿誰與合蒹葭初
綠水茫然

華岳懷友。

李東門

好游最是東門李五岳如何一未游竟使君家狂白也蓮華占斷在
千秋
賰我曾貽千日醞開緘忽是兩空罌峯高一夜寒成疾辜負中山白
墮情

萬西郭

友生潦倒今西郭骨相崢嶸此華山何不偕余來絶頂青天放手一
捫攀
少時贖父入關號谷口經過但幾遭天下若還思小得休言孝子不
登高

晟上人。

世出人偏在世間脊脊勞我夢東還遥知彌勒龕中象白現蓮花萬
仞山
眼中不見一緇衣輩輩黃冠貌且非花鳥與誰拈手咲深山并奈野
人希

下華山憩莎蘿坪



卭垤高頭螞蟻忙三峯眼底本尋常和衣倒傍莎蘿樹看看斜陽過
上方
養靜不追焦道廣消閒聊似邵堯夫往來一箇南天客萬里蓮華託
興孤

華山谷。

混沌何須穿鑿爲天然一座岳雄奇黃冠千載交來溷不咎希夷即
武夷

贈潼關大使朱見五

一紙投於華谷中南谿無翼達三峯休譏官秩君卑小呼吸元來帝
座通

雲臺觀大睡

下士何愁學道難只須做箇睡陳摶鼻雷終日轟轟打一夢周公未
肯殘

病足卧雲臺觀

橫床休老足昨日降從天一步五千仞終朝幾百年眠陳原舊隱拐
李是真仙去後雲臺衆逢人莫浪傳

山蓀亭

石畔泉旁客自捫讀書人在昧山蓀勸君且把書休讀看看名山古
蹟存

玉泉院

寂寂山椒古院開清流一派自潔洄道人祇道泉名玉那識泉從玉
井來

李衛公上西岳書。

三峯蕞爾峙西方李靖如何喚大王世上不關渠夢夢胸中多見汝
茫茫一書庸陋人稱善兩字愚痴俗咤狂碑上焚斬二字被人刻去磈礧盡消歸
大漠金天任我日荒唐

岳廟萬壽閣閣載明太祖夢游西岳文

岳廟層開萬壽閣巍峩勢壓灝靈樓前身處士思歸隱舊事何人載



夢游兕虎熊羆紛渭渶塩梅舟楫匿岩頭明家當日高皇帝但見天
神亦可休

老子繫青牛樹。

青牛曾繫此間無牘得根株一丈枯猶自標名誇老子人間好事最
糊塗

慰華山諸道士

香火紛紛號洞天一尊華岳穴將穿眼中多少黃冠子平等看來摠
是仙

錢來華山之最高者曰錢來山余所携僕名適與同

繫我兹游亦怪哉游童携得一錢來山名巧作童名喚童已三年山
是緫

西安邸舍閱王豐川集。

登登太華欲終南休道游人稟性貪世上祇今無正學此間合自有
奇男音投空谷誰當應道出長安莫可談繫馬寂寥三日後豐川集

至快搜探

哲人未壯蚤知非擲去藍衫作布衣立志登峯成廣大埋頭造極出
精微萬年永爾師垂統千古無玆毋決幾豐川業弟子貝免李二曲皆稟母訓却聘
直因時未可囂囂曰豈念民依

關中策蹇歌。

南谿愛山不愛幽愛其雄偉特達延連綿亘萬仞而峻千里而修跬
步不出安得見百年之人五十已過其將休一朝飄然奮兩足西來
聊作關中游關中南有終南山扶輿鬱積盤薄氣象良不侔羅鳳閣
列龍樓藏三島儲十洲窺蓬萊卑丹邱伏牛非其尾太白非其頭區
區華頂三峯小尊之為岳教渠羞七尺狂三尺蹇策策關中興不淺
兹來不自飽看歸異日他年誰再遣

豐川齋晤寧夏江砥侯砥侯白從軍今學於豐川。

志學何論蚤與遲來休自非往難追吾年踰艾方謀始君力方強更
可為書劒一般存大道門途幸已得明師天涯萬里秦和越別後相



期似此時

謁豐川母墓。

黃州太史飛石虹稱賢母遠過程朱二太公一序千秋垂實錄後生幾
日緬高風邑城北闕萱花寂澇水西原馬鬣崇今我來游虔酹酒英
靈猶足振愚蒙

二曲書院關中李顒字中孚號二曲豐川為建書院於鄠。

不將成說泥諸儒二曲關中大丈夫弟主尊師弘授受工當居肆有
規模將軍願力他年永顧將軍擬助資小子心情此日俱澇水畧疏如泗水
再來欲贊一辭無余院前流水斜過欲疏之使正

仝土建侯游渼陂

渼陂何必非沂水夏五原來即暮春禮樂兵農眼底過時閱顏習齋年譜習齋學
封大與君且作浴風人
兹來猶幸覩豐川二曲音儀未邈然陂上低徊一舉首南山萬古不
崩騫

溽暑時光半日陰天公假我寫狂襟少陵空翠堂中在共聽滔滔水逝音

荒陵兀爾水西頭王季英塋此地留佑得三槐羣從翁長將孝友作箕裘

贈趙心安

伊人家在水雲村讀禮哀思晝掩門貌類頭陀長被髮心安制中心竟不薙髮同孩孺不忘恩寢堂勉強延賓客祠宇辛勤燕子孫今日南谿相訪去歸途萬里此牽魂

趙錦城喜學詩賦此示意

三百篇原未始賒宣尼要旨在無邪定山先我言言過吟到無詩始作家

終南萬里訪幽岑日暑難將我意任卽此水雲屯子好脩篁喬木晝成陰

文王靈臺。



閑中覓郄此番來未向終南走一回草草還車渡豊水匆匆行脚訪靈臺眼前雲物詎知望世上人心大可哀萬載竟成西國土周文寢殿幾時魏

訪張擇中。

靈臺南畔是秦津有箇禰王祖陸人困學一編談理賾從師二曲卜居鄰偶然遇我聲相應不屑隨時品便眞驅馬來過輙東渡回頭何日再親仁

酬莊玉山次韵

老矣書生懶近名已將方寸去榛荊一隅自矢潛龍志四海行聽伐木聲檇李人豪才獨步錢唐印友識平衡相逢敢作悠悠看願締千秋好學盟

仇夫萬都閫留寓署齋

天涯邂逅外家兄下榻塵消溽暑清三五夜來安旅夢四千里遠忘歸程周旋簡畧殿公禮坦直疏通杜老情甘苦可知同士卒貔貅十萬各心傾

示少陵祠僧古傳。

一意吟詩禮杜公僧閒笠掛古祠中當年邵在南天老門外雲山幾萬重

毘卯蔬筍舊藩籬獨向詩壇欲破之吟罷但須安坐坐作家自古是無詩

自少陵原東行途中口占

終南萬里鬱岑差策蹇閑看任所之昨夜少陵原上宿今朝太乙望中馳漢唐代遠風還沕仙釋流愚運揔衰不用尋求與憑弔閒隨野老共含嬉

浴藍田温泉。

驪山不浴浴藍田一路塵埃準潔蠲終古水流經此別本來火候出天然世人凡疾皆堪愈我德初新未可還獨惜華清池畔穢胃經妃子卸金鈿



入輞峪。

了無一事在胸中驢脚因之也不匆草笠軟圓消烈日菅衣疏健作清風意行嶺路從渠錯興到天心每自通說與悠悠人孰會祇應默叩輞川翁

錫水洞。

東來覓輞川忽先抜錫水錫水一派流胥納輞川裡輞水夷而紆錫水激而駛駛者不能停紆者何能止

山岩偶成洞初非為仙設黃冠輙占居妄駕靈詭說我生不求仙聽之一聲咥

山高不覺暑洞陰且生寒洞口與洞腹寒暑遂兩般入洞人心畏出洞人心歡人心殊出入各自求其安

萬里一閒人洞中來秉燭蒿萊葉已見夜來胡為復居者曰燭光夜明晝則縮招之輙再來吾亦姑隨俗

杜家村。

何處川流車縛頭津迷躑躅思悠悠山村裡面民風古指我還將一宿留

問問村名群喚村祇今質朴少文華閭中若数高門第此是唐朝第一家

摩詰輞川二十景亾詩存戊戌六月之朔余游其處按詩索景山中草昧久矣不可得徘徊悵望因次原韵。

孟城坳

何處孟城口木中不見柳鹿苑今且墟王廬安得有

華子岡

盼盼華子岡岡岡皆翠色欲陟靡所從華子無情極

文杏館

文杏老空山一株枩碧宇當年作棟材瞬息倣風雨

斤竹嶺

嶺上已無竹溪水自成漪迢遞南山路游人一覧知



鹿柴

莫覩麏麚踪唯聞林壑響睠昔與居人人是羲皇上

木蘭柴

芳薇不可作野人乃吾侶山花飄衆香木蘭在何所

茱萸沜

采采清芬去山蹊塞不開伊蒲誰復供况此茱萸杯

宮槐陌

仰視無宮槐俯視無綠苔逶迤銃仄徑東去復西來

臨湖亭

蓬萊清幾度惜我太遲來休把亭軒憶芙蓉更不開

南垞

南垞應在南渺渺不可即沿川指且顧日落人誰識

欹湖

汭無空濶處容得洞庭君不知誰日暮吹曲度湘雲

柳浪

枯枝無一牖尋問逐清漪不是春風折無人此別離

欒家瀨

傍瀨覓欒家但見瀨水瀉長溪瀨亦多沿洄上復下

金屑泉

遇水啜一瓢一日如千歲不得金屑泉脩短聽之帝

白石灘

溪涸盡成灘顆顆石可把日中少顏色石白明月下

北垞

問垞更無北安得樹映欄覓得南川見尋求庶有端

竹里館

勁節無半枝深山虎不嘯幽魂館外但明月空中照

辛夷塢

春色亂芙蓉塢中昔萬萼而今山塢多無一花開落



漆園

我學非蒙莊竟若遺世務逍遙及輞川園中無漆樹

椒園

椒馨茂嘉植西方思美人移向雲中去朝朝奉玉君

再次裴迪和詩二十首韵

孟城坳

天機清妙子古城同下上百世易名來城沒神空往

華子岡

暑夜露不湛風清草徑稀岡頭孰招我獨佇頻褰衣

文杏館

香萼餘一把願言躋攀屢迢迢化玉樓何人獲瞻顧

斤竹嶺

古嶺人猶識山迴深復深西家依様西浅峪置幽岑

鹿柴

深林返景處獨往南天客是否古鹿柴終須逢鹿跡
木蘭柴
木蘭儲檝用好況前川水故柴不可尋利濟其終已
茱萸沜
每憩森沉處周覽餘標欒茱萸時復植秋九驅邪寒
宮槐陌
歆湖久已堙莫認湖邊道別徑綠陰中有箇山翁掃
臨湖亭
月朔未見月山夜獨徘徊亭址今迷沒猶教上客來
南垞
山家一兩村宅茲水南岸饒有避秦風清波不甚漫
歆湖
溪流鮮客舸今昔迥不同長懷艤舟所兩人臨清風
柳浪



綠陰翻作浪定饒千萬絲先生手自植折盡在何時
欒家瀨
欒家尋舊瀨儼似武陵津鷗鳥渾飛去何時復近人
金屑泉
良曦羽金屑一日難收拾不出此山中應自從人汲
白石灘
齒齒復粼粼未見情何極朝暮浣清溪爾能守其色
北垞
北垞面南谷究竟殊江湖清清沙石中安得產菰蒲
竹里館
山士本宜竹情懷君子親盡除叢昔患永悼館中人
辛夷塢
辛夷發山花山人不知識任教凋朽盡塢間青草亂
漆園

摩詰未我招我未摩詰諾上下千載間似有漆園樂
椒園
南谿乃主人摩詰成過客摘椒結同臭無椒不他摘
出輞峪。
舊景空傳不可求但饒曲折與清幽傳真除是回摩詰臨做都堪廢十洲地迥天涼人逸豫山青水白鬼風流當年未久今非暫一日游成萬古游
銘宋端硯（爲吳慶襄門）
爾產於南而游於北塵埴之中曾與爾拭爾成於古而沽於今巖廊之上曾莫爾任有陰有陽能柔能剛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久客夫萬都閒師佩堂次屛閒韻。
閒約惟崇簡興情愜不譁談天來野客覽勝到宮衙葉復踰旬甲葵將滿丈花單門咸運甓贅我一匏瓜
豈嗜蕨薇潔如嬾梁肉肥尊山頻旰食問水或宵來白日常相負紅



塵未許園老來全勝息還向釣魚磯
連朝風雨至景象儼蓬萊樹外青添樹階前綠轉苔天心與我合地氣伏公回憂樂關中土曾經大范來
世愛謠哇曲誰知正始音入齋休鼓瑟共衛輒携琴朋友難求應山川足嘯吟逢君相挽住恣意入深林
托興惟五岳游人顧豈奢物非馳外域不過在中華得黍飢充飯逢泉渴當茶歸來有魚肉遠客竟忘家
緩帶拈齏矢朝來退自公委蛇循國度雅素晉人風課闈諸畦綠觴賓各臉紅頭頭真性現共在太和中
署齋閒且曠托址更崇高燕雀低翱羽丹青黙染毫寄懷如興逸壽國最心勞木屑成何用收藏或乃陶
無事無如我素餐此一來何能同梓匠猶恐遜輿臺仁義徒虛語經綸亦短才歸歟念尼父吾黨孰堪裁
游太白山。

倦矣西游晉返鑾伊誰挽我後登臨安車駟馬朱公意謂朱孔暘遊戎細雨
輕風白帝心下界不消人俯視真源聊與俗高尊天山一色巔頭望
好續當年雪木吟鄭李雪木分年必登太白皆有詩

龍磐風月歌。

太白之下月出龍磐一輪玉鏡架以九山
太白之下風發龍磐萬壑青松叨為奔湍
風之發兮萬籟悉屏我獨狂歌與之馳騁
月之出兮游人盡息我獨披衣為之拂拭
月兮風兮落此山中白白清清意思交融
風兮月兮偕來娛我太白之山有何不可

二仙止宿歌。

朝發龍磐足暮登二仙頂二仙喜我來竚立各延頷謂我勿進步勸我且息影不知為雞黍任我嚙乾餅乆飧忽已飽山房豈憚冷和衣倒却身嫦娥出東嶺竟夕歡相親可眠亦可醒



孤魂驚雹歌。

青山既盡白山起無草無木無禽無獸無人亦無鬼景色變幻須臾閒凜凜剛風吹入髓冲天嶺下孤魂渥伊誰孤魂來栖耶唐之李白宋之蘇軾明之何景明入山之後各自歸其家千秋但有失路而來一人侯雲多棄家求道心無他龜蒙贈行数語涉儒腐談仁說詩或且誤渠死後猶娑娑孤魂孤魂久當散詎能邀我南谿今日一青眼呵口為雲撒手雹自擊自身且不管那能管伊宇宙之間鬼醒神迷開長與開短

清湫印月歌。

太白清湫雪月好雪木當年年年獨來坐對抒懷抱天月為母水月子此語豈是凡人扶筆所能造南谿旅邸開卷一見之朝朝夕夕醒醒夢夢為傾倒與發逐出長安城三日夷坦兩日崎嶇行山巔中凹四面起大地缺盡高天傾周環一區魚龍窟日暮清光浮且溢圓明體質弄結成老夫之眼謂是天邊墜下蒲輪之望月須臾天月天邊來霏霏艷艷無纖埃天月忽入地月腹陰陽感孕如胞胎地月為母天月子天月離於地月裡水月天月且成子母形孰言天月為月地月乃為水

白巔仰瞻歌。

太白高太白高太白之高高於太華之山百有数十里而遥人言太華之山崔巍冠西極豈知卑卑不及太白山之腰我昔未嘗登太華竊謂太華齊青霄及乎既登一仰瞻太華之上青霄邈邈心忉忉幸勤今復上太白灝靈憑倚金方驕險勢絕俗不許近寒威當暑強相撓黃塵下籠大野失白日遠燭千山莂我於其巔徘徊躑躅時良乆未免亦將自謂登峯造極世出凡俱超聖何有於孔子帝何有於唐堯忽焉首向空中翹滿眼又見青寥寥手中拄杖不遑拋鶱翼直上搏扶搖

太白絕頂。

一世登高未可矜到今有此一回登塵埋下界三千丈身在青天第



幾層海外蓬萊容彷彿域中方岳悉憑陵踟躕喚得誰同看寘僕祖鈴是我朋

黃石竚迎歌。

黃石公黃石公爾休自視為見首而不見尾之神龍受書張子房佐漢非王功韓仇未嘗明報復機心斂盡無那從青松詭形昔於圯上列太白山中那許見山中老夫不為圯上兒前來納履不自以為賤上山之時杳無蹤下山之時寒風金鎖關邊侍立而迎容何恭老夫掉頭不爾顧爾敢自稱長者挾怨而懷怒

愛河失足歌。

南谿愛山似成癖西游太華及太白其高倍於太華三上下山程幾四百險不容輿白徒步步不少休五日疲其力下山將及愛河坪塗雖猶窄非崚嶒忽然一石偏頗立足誤投之身仆幾至殞其生人生七情皆能為人害何事南谿癖用愛山乎山乎雖為仁者樂吾恐自古仁者愛人之愛直與今日南谿愛山之愛類能無悔莫自昧高天

下地何曾有意為覆載
閱東坡太白後公爵記。
太白亦土塊安得有神靈但處中華西豈遂少瞻憑少瞻乃上帝不
是蚩蚩氓即謂憑茲土豈競人爵榮異哉東坡子今古以仙稱一篇
復爵記其說胡不經謂昔金星洞實符出祥徵唐宗下封詔爵之以
公名追宋傳少師不知其原稱表為濟民侯怨惘起冥冥有禱輒不
驗禱者空虔誠唐書垂會要取閱得其情諾請復舊爵取水盛以瓶
携歸郡立兩髯鬚神隨行具状獲帝允廟祀酒饌馨白鼠長尺餘几
上歷豆登第嗅而不食有此靈異星顧又憑父老曰為龍刃形是星
抑是龍坡仙之目盲
重陽宫。
元朝道士王重陽爽朗豁達非尋常能以萬物為一體中心仁愛如
穹蒼幼本咸陽富家子盜刼貲財千萬累白其祖父勿捕追謂是鄉
鄰貧所使初名為喆逐儒科不第輒改從干戈德威之名標虎榜將



軍印綬腰邊拖未幾掉頭復棄去酒肆中間遇鍾呂妻兒一揮不復
顧東向蓬萊勝處處名呼害風人相嘲獨自物外長逍遥從游乃有
七真子符真契妙情如膠風高忽入九重聽徫冠野服旋應聘密訪
玄言不一隙周詳惟說蒼生病帝勑西秦盩厔東割地賜建重陽宫
周環廣袤十数里棟宇碑碣殊崇隆中有麗然道貌在鬚眉顧頷饒
精彩觀者交呼為天人不似侏儒之瑣猥
病卧青陽宫口占
太白匆匆五日間青陽假寐不思還若非一蹶誰留我幾逐仙人遷
出山 余失足致傷
贈永寧茂宰高君則原
一人意氣九州横千里情懷数載縈才本岩廊誰與用老為屏邑何
憐生鐵心幾殉幺麼賊 賊亢蹤躡神壓堡拯則原去則原作絕命詞有云我頭可斷我心如鐵 春色全
回凋瘵氓今我西來一再訪却看素位怨尤平
七月望後一日同章信園陳協唐張樹百朱紹先訪香泉用信

園午日香泉韵時則原攝閿鄉。
點滴名泉出土幽本無香覺至香浮客開署閒來尋脉主向鄰邦去
作舟長水諸條渠路闢南天一帶暮雲收明朝還共夷齊飲不是石
門山下流
延壽山椒一派幽涓涓下作泡珠浮騎將周穆瑤池駿遠勝坡仙赤
壁舟潭影心空歸鳥度泉香氣穆晚風收儘教知味人來汲不向河
渠溷濁流
信園屬和午日香泉之作次韵
才人筆穎穴泉幽八句詩無一句浮鳳翼支山酬令節龍門仙客儼
同舟戴星亞馬輪方轉 時則原存鄉 出谷青牛策未收 余在西安 兩地一般違
樂事兌尊讓與自風流
錢武瞻課徒署齋且憚於騎不及同游香泉聞余將繪圖恐見
遺次韵示意慰之
南山山遠意幽幽馬上揚眉喜色浮因訪名泉爭入寺却遺長者不



如舟秋來養正陰逾惜日晚程書帳未收似此範圍師道立圖中影
借倍風流
題武瞻小照
三株楊柳兩芭蕉一片荷香水際飄束拳默將身坐坐臨風閒把扇
摇摇真源活潑從人取樂境夷希到處饒君自有君真面目本來不
倩西家描
則原初度
兩邑馳驅作宰官生朝無暇自為歡君從九轉山頭過曾拾金丹咽
幾丸
鞅掌何妨為簿書岩嵬山上廣成居千秋仙吏須君是莫問軒轅只
問渠
讀來易有作
瞿塘老儒來知德著書自詡能知易彷彿想像疏易象不執一象仍
是執豈知古今天地間庖犧原多此一畫踵成一卦且八卦六十四

之何太曠遂使後代周文王羑里憂患誤彝繹立辭取象貽周孔愈
數愈衍愈偪仄末儒各出一巳見家數紛紛累千百伊誰是耶伊誰
非要與四聖同蠡測我嘗上企庖犧前鴻濛混沌真元積熙熙皞皞
世界中萬物何曾呼帝則庖犧既沒文未生堯舜禹湯垂典冊不聞
皆以學易稱聖聖相傳亦造極尼邱學之五十前其時胸中未有得
時行物生天何言早見及此無十翼

永寧邑署贈別山陰施心學

忠介家風逈不侔此人好續此箕裘英才早練饒經濟雅志方恢慕
學修半載懷歸吾故土十年流寓爾中州相逢可奈旋相別別後心
情各似秋

宿緱氏

華山游了又嵩山夏去秋來一味頑昨日焦程塗曲折今朝兩渡水
潺湲痴隨野雀閒雲轉勇在馮河暴虎間到處是家到處客此身何
必亟南還



初祖菴漫題

爾自西來我自東鐵鞋踏破此中嵩東西誰與分前後爾我須知一
始終消箇魔於山洞裏留些影在石頭中〔菴上五乳峯有面壁洞菴內一石子有面壁影〕無
無有有真和假雪爪千秋兩隻鴻

少林慈雲菴傳心石

半年萬里獨西征衆裏無人自度生今日中州初祖裔相逢不覺眼
雙明

茶茶飯飯佛生涯五乳峯前沒點渣喚我一餐渾了事指頭何必更
拈花

再宿少林寺

不覓心兮不煉魔一宵還復一宵何蔬香飯潔生涯好做得南谿安
樂窩〔寺山有二祖覓心臺達磨亭故址〕
五乳峯南面壁求達摩當日欠優游何如倦客躡躡蹻九鼎蓮花寨
北頭

嵩岳廟投道士宋天如

嵩於五岳最稱尊寥落天中晝掩門野客牽騾行躑躅道人倚戶語
溫存穹祠今日聊謀宿絕頂明朝緩去捫此是眼前真妙諦不須更
喚老君論

蓮寨披心歌

九鼎蓮花寨中間自有心達摩初弟子謀覓坐山陰
便自山陰上蓮花一咲開花心聊著脚脚底沒纖埃
披心攜僕至僕亦爰蓮人一片光風裏蓮花粉正勻
高坐蓮花寨不投五乳洞洞中面壁僧魔像貽人羨

嵩高思降歌

嵩山之高詩所稱謂爾惟岳神英靈自昔成周之世蓋嘗降茲土生
申生甫以安天下之蒼生蒼生蒼生今猶昔昔何安兮今何厄南谿
出門汗漫游足跡西入秦中州秦州塞外萬餘里三年撻伐兵未休
州民語我轉輸供億殊煩苦下官豺狼上官虎封疆敝盡府庫空九



閽之上聰猶未聞明未睹南谿聽之心悲酸獨登太華捫虱聊盤桓
周召分陝不可復但見塵埋大地長彌漫惻惻出關東歸去馬蹄少
向關邊駐又聞閿鄉有小醜欲蹈去年宜陽草竊之故轍而不懼猶
幸吾友永寧茂宰高君摒邑杜變操先機聲色不動其謀遑中州之
病西州病舉目大概猶瘡痍行行住住客首疾獨上嵩高坐太室維
岳之神胡為不再降申甫之人胡為不世出

太室北望歌

登嵩山登嵩山南谿子不思還少室卑太室頑緱嶺笙不我羈乳峯
壁寂我扳舉頭向北望迢迢見太行與天為一色翠抹千里長黃河
一線脚下流黃塵埋沒邙山頭低頭下視無中州瓔瑤一片遥相投
解開衣帶懷中收

上盧岩寺故址〔即盧鴻草堂鴻舍為寺〕

草堂為寺寺還亡客子猶來覓草堂圖志風高全在手〔余攜有文衡山所畫十志〕
圖卷山川蹟久半投荒墻邊古佛頹鷩馬室裏先生積伴羊〔洞元室內羊遺屐汙〕

（鴻像）不用徘徊長太息當年早識是無常

會寧寺偶題（寺本隋濟川建今縣曾洞）

洞濟分宗不一宗千秋彼此苦相攻伊誰得把巢常住鵲去鳩來也
自公

嵩陽書院（舊為嵩陽宮耿逸菴寓其地以建）

策馬向嵩陽周環白粉墻講堂連五進學舍逐重廂創業先生逝從
游弟子亡祇餘漢封柏留我一相羊

訪禹州廣文孫以寧

仰止高山北二峯（謂夏峯嶕峯）斯文世紹一真宗先君夙昔曾垂語小子
蹉跎未往從萬里馳驅為浪客半途邂逅實萍踪明年準擬重相訪
莫道茲來與已慵

中秋襄城邸舍對月次趙先有送行韵

春深一面輒西游夏盡秋中太乆留漢時秦川頻繫夢白巔華頂摠
關愁昨宵繞道來投轄明日循河買去舟握手不為流俗別此心相
見與天悠

再次前韵

歸程繞作汝濱游節届秋中兩宿留遠道朋來真極樂（先有自藍川薄塚來）空
庭月滿更何愁心情天上初來雁身世川中不繫舟如此忽行兼忽
住江淮萬里任悠悠

襄城訪萬西田暨劉嘯雲華岳芳草

青天縱我日閒游歸到襄城又小留薄塚師資推一萬豐川同學重
諸劉披襟倍覺塵埃盡勵志交期道行優可是等閒今夕晤清風明
月恰中秋

酬萬西田

西田之人身五尺西田之詩光萬丈劉家太史磨礱之[illegible]
欲喪勗以志道學儒先勿與騷人墨客抗南谿至止襄[illegible]
力聊徘徊新詩一首忽見遺風吹片雲空中來古詩三[illegible]
篇本自寓道脉離詩求道亦成障道耶詩耶寧扞格



留別劉嘯雲華岳芳草

我來登嵩高延佇懷中甫迄今數千年何[illegible]
快三劉覩嘯雲八尺軀氣槩壓寰宇揮毫[illegible]
性沉潛閉門獨稽古行文脫窠臼說理刊[illegible]
裁輔扶策無可献怡然臥環堵來此相周旋奇各胸中吐贈我以珠
璣欵我以簋簠留我不送我不得還江浦此情良殷勤因緣感有扈
（謂豐川）然而我輩交詎等悠悠兩惟在心相見不在首長聚別去夫何
為有力各自努嵩高延佇時蒼穹不可俯

別嘯雲華岳芳草暨西田祗寓復得四絕句

遜入南關莫出關閒人日日友朋間今朝尚有斜陽在踏去前郊看
好山

清清汝水向東流歸去橋邊僕喚舟莫道舟多與舟少有舟歸去沒
舟休

萬履安和劉瑞當勝朝遺老出吾鄉南谿不及躬親炙兩姓風流今
在襄

四明道里二三千人物山川共此天與盡且還乘興至來年又放子
猷船

襄城將步行東歸口占

逆旅無人管送迎驛龍驢象價難平駏牙空挾低昂術萬里游歸脚
尚輕

北山

佛到如來始見心北人聾聾拜觀音此生做箇頭陀罷向上何曾觧
去尋

亳州兩泊遇信國

舍車得得已登舟天意猶教滯亳州連日穢行七十里抵家定過閏
中秋新交萍水開還合長路帆風放忽收莫憶故鄉愁道遠朋情也
笑一程游

黃泥鋪

雨後泥塗行不得舟行偏復換驢行西風登陸空相送古驛逢宵孰
與迎米飯一盂南食安麥焼三盞北勞輕程程自有鬻莒處敢獨專
之客與朋

吴門復過族兄學山齋。
春深晤別忽秋深西去東還一古今老我弟兄曾幾面感君父子只
初心行囊雍豫山川滿客與江湖水月侵留輙與留歸且慢隨緣消
得此光陰

遇茗上族兄芷畦。
生涯蹤跡水天萍會合緣慳夙繫情媿我空疎非夾漈知君著述等
康成經霜百世無時晦道在人心本自明今日相逢秋特閏風光月
霽各懷傾

閏中秋夜過山樵秋水閣
春時西去一經過歸道悠悠敢忘他人世浮情多恍惚先生真性獨
磐磨天邊月望秋方閏閣外舟來水不波萬里名山卭友共敲門那



問夜如何

五峯訪安公出示見懷詩次韻。
世故家緣揔不関客歸又上五峯山一雙空下秋光裏二百狂吟晚
照間逸興逢公逾浹洽好音懷我極幽閒眼前多少烟雲簇西華中
嵩似未還

次安公喜余與東門至韵。
青蓮居士相攜至坐聽空山落葉聲蓁蓁僧歸交喜躍騰騰客起快
将迎天荒出語全無俗夜永挑燈别有情莫認游人為仙子一番太
華是前生

楊遜亭導余遍觀秋色
秋色爛於春寧私蔥水人忽冢旋忽寺誰主亦誰賓風不來吹落霜
能入染匀一年天意好莫道是無因

和遜亭古城上次韵
青紫紅黄相間栽古城右畔一堆堆勸君心眼休偏着左畔秋光水
面開

古城上
淸江何曲折紅樹好參差昇到古城上秋光似舊時停車日正午覔
句我偏遲有意還無意非秋那得知

九月望後蔥江送秋
乘醉汎蔥江水天之色一扁舟放中流晚潮東向出月滿三五宵秋
歸九十日對月秋可憐焉能臥一室秋既不可追月尚離於畢

在澗楼次東門韵。
遥見雙松樹亭亭傍古楼來登俱舊客望去只殘秋澗水微添漲霜
林漸減稠南谿垂老至一定此間留

天王寺放舟至梅林灘次東門韵是日立冬。
大地秋全没光溪水自清沿洄聊任意曲折可怡情一艇借來穩千
林覽去明祗憐楊伯起就榻不偕行卧州迎亭寺中

十友亭看菊。



光溪霜葉看不足遶入江城看秋菊主人妙手善栽培三十年來開
滿屋我昔年年亦來看有眼如無不曾見十友亭中佳友容群然笑
我塵埃面今年萬里汗漫游太華太白高山頭沆瀣之氣一再滌塵
埃落盡無纖留歸家一事不我掣日日光風與霽月艾餘年齒猶崛
強不似堯夫四不出寒花歷亂晚香齊大白未浮心先迷中間容我
一夜宿主人之友我之妻

為煌公題西菊
爾是延年物年年九月開生公伸隻手帶石忽拈來
拈來相與笑石亦點頑頭影外人尤愛寒香出晚秋

九月望後三日天童祝煌公六十
踏斷小白嶺踢倒太白山六十後六十知公未得閒

同東門宿晚雲楼用煌公六十自壽韵
晚雲楼主是人天真性靈光不假緣一派寒泉終古在四圍籬竹幾
番編紹衣兒子來何暮帶髪僧徒宿似前倦矣勸公休筭甲羲皇孔

函自年年
題煌公小照
下頭無地上無天兩脚空中獨自懸一杖有誰堪與執請公暨監且
眠眠
丙宿晚雲樓
一天風兩晚雲樓歸去今朝且罷休笑我往來惟任運有朋緩急豈
還周時兩告急辭叢林兩日淸規㮽別院三餐禮数稠如此行為真罪業
山頭顔色尚餘秋
三宿晚雲樓用壁間東門舊題韵。
濃雲忽辭東谷去晴光滿照歸來菴游人五岳未曾遍歸見山高旋
心貪振衣合上太白頂濯足好就神龍潭松陰徑滑日已昃山宿決
計今宵三同人縱怯不鼓興獨自明朝將捫探武夷名山有九曲遥
遥落在閩天南天游一峯出萬仞千秋三教人皆就高僧煌公從彼
至指掌為我分明談我將游之三載後雅願默自胸中含五岳既畢



始一往兩脚歷練彌能堪登高逐處愛遠眺懶循岩穴埋烟嵐大虗
之中清氣饒大呼小吸吾津甘吹燈且入禪榻臥未行一夢先當酬
四宿晚雲樓用前韵
晨兩不登太白頂暮齋不去歸來菴僧厨設供愈清潔閒流愜興彌
饕貪相留况有廣長舌終朝活活岩前潭何為自苦不自樂兩人之
外誰其三清凉世界世自有人自百沸鍋中探今年笑我解暇尋半
年西北歸東南有家不有如已出形骸惟是山川就隱居之志寧忘
立當世之務偕誰談照乘明珠醜炫鬻連城良價詎發含衒門泌水
奚不可簞瓢陋巷非難堪小春樹雜紅黃紫深山景到煙霞嵐尚能
小咀還大嚼豈無至腴羔真甘何妨於此課宿四吾且欲作中山酬
催晴仍用前韵
離家行游復十日不思歸去安於菴眼前太白欲一上庸流多謂南
谿貪南谿之心初無物空空洞洞還潭潭虎溪高僧日相對一日中
間掀髯三乾坤着眼蚤便了不屑跼蹐惟幽探西方名山有太白遥

遥萬里超終南峯頭容我濶脚底金母一見交相就此山之名遂與
合東土亦足資高談如何天心不我屬朝朝風兩山頭含肉身素輕
夷險一泥塗雖滑吾能堪便着草鞋亦直上陰雲胡不為晴嵐俾我
高巔一眺望渴口快吸滄溟甘且將金母語木公蓬萊定酌仙醪酣
五宿晚雲樓再用前韵示維那僧海平
有客信信不肯去高僧避靜空栈菴句傳一二三四五飲酒嘗笑誠
齋貪豈知客宿亦爾爾宛若潜龍潜深潭客二猶嫌吟伴少勾取南
僧來成三一韵誓同枯到底信口無事旁求探晚雲樓頭送雙目南
粤遠在南山南僧生於彼游於此不知何者為渠就禪堂日日事督
課何如聽我之閒談菴中清供蕙與菊蔬當候到無終含欲煉人魔
必自魔鬱鬱居彼情何堪雲辭太白山頂去菴前滿谷生清嵐二客
五宿爾一宿一宿五宿誰心甘屬爾今宵毋不寐高僧之睡宵宵酣
東太白歌
西太白東太白南谿一年兩踪跡愛河顛仆不畏死放開脚板萬里



窄東來呼老僧直上摶風行峻險十無一舉目皆平平東門李子稱
好游夙昔曾到高山頭恒蹊熟徑胡為愁逡巡蹀躞聲啁啾清冷龍
潭水請把君來洗一生君僻嗜肥甘煙火熏炙入骨髓高山頭向東
海出何事南谿之生活放倒髻尻坐一回解衣捉捉胸前虱
六宿晚雲樓遲秉公再用前韵
日旭上山直到頂日昃下山仍歸菴精神彌覺百倍旺心意多有諸
般貪一貪山中水味潔足有寒泉頭龍潭二貪山東見溟海蓬萊方
丈瀛洲三三貪山下萬峯列伸手一一堪捫探四貪東錢水千頃汪
洋瀦浸山之南五貪山麓結梵刹千僧日日枯禪就六貪春山春茗
茁淪以蟹眼資清談七貪秋山霜葉變紛紜滿谷文章含主僧舍此
出門久塵埃滿目其何堪茲來輾轉日相遲出出入入偕雲嵐行囊
拾得全太白我自食之中邊甘東谷高僧相視笑何物之理於心酣
將出山呈煌公
東邊日出西邊沒太白山中打過七度僧度箇猛金剛放下拳頭一

圂鐵

僧了敬将還武夷詩以留之

爾家不在武夷山前路三叉莫可還只此歸來菴便是有師正好去偷閑

東門生朝将自太白山避祝於東湖

如此年年過一百雖呼萬歲茂加兹先人謂爾能行樂八載於今亦少衰太白山頭雲潑潑東錢湖腹水瀰瀰勸君欲往尋須往莫似南谿不自持

登候濤山歸北濵枉過枝詩次韵

嵩華歸來看故山良緣抵海未曾慳一卷邛友家邊物八面心君室裏褱逝水匆匆天漠漠環山擾擾客閒閒箇中説得誰頭點醉是玲瓏醒是頑

神房在處即仙房紫竹蓬萊水一塘城闕東憑觀海樂天涯西去記山怅秦秦越越津塗邋鐵鐵銅銅孔竅方昨不我偕今造我相逢更沒話商量



過名山藏追懷周爽思先生

哲人已是一年萎嵩華名山愬向誰小艇經過猶自泊空庭延佇可勝悲箕裘子返城南展（祥存自館還）湖海朋來日午時（是日滇南甬上暨本郡諸全學俱至）舉首臥龍好煙景相看淚眼獨迷離

送黄證孫西游

我纔東返爾西征萬里秦關一樣程大路由來堪濶步名山到處可怡情莫看事業文章兩須識伊周孔孟平（西郭作讌孫詩序重事業而輕文章）如此一簍蕪半楮任人糊壁也芳榮

酬緒上人

兩人兩地一朝行（上人讀爲之於[illegible]余兩游同日啟行）南北看山眼各明黄海有無心裏事金天斷滅世間情歸來石窟安禪重爭似江城踏雪輕五岳揔居人脚底碧空中望更平平

晚食柴脊山

心盟踪跡久參商楚越東西各一方握手不須交咄咄舉頭只共此蒼蒼身前身後思量汝天外天中處冥邛何者是誰将得住一盂腐餒夕飡香

題大士像

依樣画葫蘆葫蘆像也無葫蘆本無像像也是糊塗

俞翁七十

聞翁性喜誦金剛七十年來七千卷無人無我願力弘千千卷未圓滿

題八大山人画贈何芝田明府

哭不得笑不得八大山人誰與識方以内方以外八大山人何自在画画画題題題八大山人筆墨奇浙中來川中去八大山人無定處

題錢在德柳下戴笠圖

孔子不足學况此柳下惠南谿昔願之要亦有所蔽請君撤去笠放眼觀天地



同東門晟公探梅

梅花芳信及春前戊戌年殘未過年呼友出從塵窟内邀僧來自戒壇澄金砂短日拋些影雲岫長宵索箇眠眼底鼻尖幾幾分香香色色儘留連

立春前一日雲岫寺月下悵不見梅限春字

來此梅花谷迎他献歳春雪餘多意思月下倍精神刹古何無樹僧空不近人光明一片地携伴幾回巡

、立春日負暄梅源菴梅下限負字

大地無私暄何人不可負况此陽春回梅花處處有負暄於梅下其狀安得醜寧須将太極緊緊捏在手日昇迄日昃負之不覺久酒為敵寒物未嘗携大斗通體之醺然是酒功德否梅源香亦郁微在右前後

梅源菴月下咏梅

梅源菴口一株梅斜倚天空覆地開日夕肯扳嵩客宿月明恰照美

人來踈踈密密珠盈鬒淡淡鮮鮮粉着腮似嘘又醒醒又睡清香收
歛在胞胎

出門之恒岱

掌大乾坤裏面游一年五岳未能周醯鷄漫道威於鳳祇虱爭誇碩
似牛世上人徒紛共駭家中親屬莽相留拂裾依舊春風逐恒岱招
招在北頭

杭邸雨中緒上人送別限八齊

我之方外交大抵有所繫乘公守天童煌公招寶逝晟公客歲春一
龕為火閉西游不獲借今復他緣計吁嗟出世人伊誰曾出世五峯
一安公胸頗鮮芥蔕老矣卧空山兩心徒結契渡浙公是邀體質奈
柔脆鞍馬既弗嫺一面判衣袂子然自北征天雨聊待霽

慰褚方瀛孜子

伯魚逝矣仲尼悲伋在斯文統竟垂莫似西河傷太甚膝前還勝有
佳兒方瀛孫成立已久



請君試看岳游人得子遲於君得孫不嘗童年抛未得從他自去拄
乾坤

別山樵。

去年嵩華今恒岱遠道南湖定訪君君往我行塗豈別我勞君逸境
非分兩心自合何消印一臭相同揔是薰春又來辭秋又晤名山歷
訴與君聞

訪顧昀滋華豫原。

百世之師仰顧高天分吳越夙心勞昨年遠介豐川筆今日纔停惠
水篙理學真宗殊俗派風沉後起亢人豪老來放浪山川客懦立頑
廉志未撓
眼前孑孑宦途人術以崇朱濟慕君大抵違心徒借轍伊誰為己一
披雲熱中所學知何事飾外多應是具文那有真儒能往見閉門合
謝此塵氛豐川屢稱昀滋高節

東林書院

弓河西畔舊東林斜日游人試往尋宋室豈徒堪救半丁愿李謂龜山言盡獲用則宋室猶可救半明朝何以不留今此間仁術還須學一點私心未可任文
靖端文忠憲在頂門還下這枚針

龜山道南祠

道無爾我無南北當日何稱吾道南北北南南天揔一吾吾爾爾教
分三程家夫子輕相送楊氏門人未轉參遂使後來意見別紛紛朱
陸鬧難堪

惠山天際亭

我來登惠山半山而竟廢休笑此間人自亭曰天際

昀滋學所。

吾友顧昀滋一生誠好學時習以為說朋來以為樂斯人徒是與先
覺覺後覺鬻産不留肥家廢學舍拓惠山嶔岑惠水清濯濯下者
列軒房高者架楼閣遂我一來過為君再相度天然之位置胡為俗
見錯吁嗟孔聖人伐檀亦浩落時有去昀滋堂聯者



高忠憲水居遺址歌呈華豫原

五里湖水浤浤有美一人兮居此濱居此濱外築隄內鑿池二十有
五年兮於此居於此居非誦詩即讀書古人兮為其徒古人兮為其
徒臨太節當何如不貪生寧畏死浙江湫湘江駛五里湖波不起良
朋載我觀其址

劉孝子歌。

恒岱遥東北指訪得江南劉孝子劉孝子貧無比有母老且病何以
供菽水計無所出技向空門裏空門裏不聊生有一僧兮鑒其誠貿
二金俾經營淮南仙術聊堪憑製為腐兮廿如餳東郭出北郭行朝
朝易米母用寧終天年兮視無形聽無聲母既沒葬不得草土三年
守柩側毘陵仁人為之謀昨日纔方歸兆域南谿游幾時休中途得
此寫心憂何用長驅而登乎北恒東岱之山頭

別昀滋。

不分門戶郤成分一語真為觧事人可便與君分手去此心兩地揔

相親
靜中立本不踰中中本無形莫可從到得動時寧有二與君長共此
真宗

贈華豫原

書義精工對策明知君實可見諸行可憐聖世何曾用學博公然已
半生
厖聲標榜陋時風自古真儒尚實工節要一書嘉惠普眼前重見薛
河東

贈新城劉露若 露若初以醫行今學道於明湖荊蘆格

三十年方壯劉郎質不羣聰明懷絶技篤實近仁人世病多般積良
醫二曲云憑君除骨董大道可知聞 李二曲謂道德功業有一毫銷融未盡處便成骨董積

贈毘陵唐默成 時默成延吟湖濱學

君是荊川裔於今幾世哉五編垂實用千載仰奇才自有淵源接還
求麗澤培家聲堪似續陋巷等顏回



揚子江歌

揚子江本等常微風起波未揚客舟不敢渡江上之舟呼來幇江上
舟與客伴柁在尾檣在頭行波面何優游南來北往由此路客舟客
舟終不悟

春盡日維揚旅次接陳南阜所寄贈行詩次韵

藐然人生瞬息内跼高蹐厚心徒痗萬物自生還自成一物何曾我
是賴閒人無事漫浪游去年嵩華今恒岱往往來來興乍乘人物山
川渾不計春光九十一日了天塹長江昨既濟維揚風景故鄉殊觸
目文章賞大塊新詩便面孰寄將把讀良朋如面會筆底鉛華刋落
完切實求仁其大槩黄金堂集九州人惻隱之心亦自在

邵伯舟中立夏 三月七日

江北江南路幾程春除夏續不勝情他鄉笑語愁思夢故國櫻梅笋
荳餳風景絶殊新耳目 江南不尚立夏節 水天無際極光明眠眠覺覺行舟
裏三月清和節已成

訪戴晦夫

生涯能得幾良緣廿八年還廿八年 余生於乙巳與晦夫初會於壬申而會於己亥 會面可
憐剛及再談心却喜勝於前千秋道術惟袪我一體工夫在則天何
處容人分善惡問君曾貫此中穿
人心天賦一腔仁孰也亡哉孰也存異教亦俱思易世吾儒何苦各
分門看來摠屬乾坤囿按去徒將口舌論十卷文溪新刻語非非是
是任君捫 時以潘用微求仁錄奉質用微慈之文溪人

贈楊棠征 用之第九

姚哉心傳孰與承黄陳而顧及君兄可憐陸續歸天去孫我南谿一
友生
十年惆悵西湖上交臂逢君竟失君今日平淮初息足枉君先覓我
論文
楚地從來號大邦江湖吞盡豈尋常牡丹一本雄篇出淺陋明州客
已降



贈劉萬資

從來學最憂輕惰君也無之氣質良尋訪難於今世上相逢忽自少
年場加功汲汲方希聖立志孳孳合似狂性道文章非二物莫將舉
業認文章

別晦夫北去

老矣南谿客寰閒幾故人與君千里隔剛得兩番親面目依然舊心
情徹底真扁舟旋北指回首屢淮濱

初渡河

可道崑源容易探黄流委且是初諳去年嵩華經行遍只在綿綿一
線南
夾帶泥沙萬里流朝朝暮暮不知休澄來本自清無比少佇清江浦
北頭

清江浦歌

清江浦不見清黄淮合無時澄淮讓黄流入江合又分仍湯湯黄奪

淮自入海渠故道佥安在黄兮淮兮江兮海兮無一不為水兮分分合合兮吾不知何所底兮

至河

不思濟物與拯民連歲江河莽問津自反絶非游楚客相逢也没避秦人青天白日荒荒老正派殊流續續陳任是大家塵汩沒此中有箇好安身

王家營雨霽

河北塵沙泡似霾曉霖午霽不愁泥地教過客俱休足天為游人一打街時節清和經燮理風雲俄頃巧安排民民物物渾相見雙眼何須費手揩

且任（時伢家以旗人爭驟不肯放行）

行行留且任萬事好隨人倔強有時屈寛柔無不伸游程前去緩詩興坐來頻拈與吾同類腔中一點仁

客邸夢回



不為焦火不凝氷走肉行屍一樣形𤢖向黄壚炊際著旁人定說是盧生

舍外誰家佛榜開幡幢金鼓閙相催游人恰在當中倒白白分他一半來

店家供我一杯茶頃刻澄來貼底沙誰說河清難與俟夢回時節眼巴巴

我得羸時客沒羸長行不放儘憑他等將一枕轟轟轉百騎齊來更怎麽

河北馬上

河北平疇一望平游人合眼好前行絶無陵谷高低出并没町畦彼此形地體如玆真廣大人心不爾未光明青天只見團圞覆四面何曾一面傾

順河集

桃源境盡宿還來大道循隄不少廻隄下人家茆覆屋柳陰暗處席

門開

不知土瘠與年凶麦已當秋未見芃竚立片時閒問訊此間人只重河工

蛾眉淡掃馬陵山盼盼游人莫等閒自渡江來五百里平蕪裏面一拳慳

曉發征鞍午便停順河光景等重輿匆匆飛騎停旋發一个閒人喚不譍

僕夫見詰

利善都忘早暮時不知底事日孳孳山要亦聊隨興問水何曾有所思忙到兩年甘困憊閒將萬里樂驅馳執鞭之士休相詰這是人間第一痴

道上歌者

道上歌者雙目瞽手挂三絃沿家鼓背兒貴客紛紛過一彈再奏思阿堵阿堵阿堵今日希爾音雖妙奚以為交口呵爾不知趣戞戞鏗



鏗出門去

峒峿哀感。

問訊山名倩僕夫童山北去曰峒峿巖親當日能題詠小子於今拙寫圖七度公車行役困一番游跡野情娱此生此是誰貽我兩眼汪汪淚怎枯

紅花埠敬次先大人已巳南還韵。

未入山東路來程亦已長平林桃葉綠野屋草茅黄親假南還亟兒游北去忙馬陵一回首情景痛高堂

由紅花埠至李家庄

朔日騎騾道古郯老生鹵莽自懷慙問官傾蓋旁邊過了不回頭去一拺（鄚城有問官祠去城十里有須蓋亭）

行行去路已山左問問來山只馬陵麦隴粘天青片片樹陰襯地綠層層

婦坐男蹲屋脚邊一堆堆似犬兒眠此方習俗多如此體上沾污孰

與鐲
沭河見後見沂河水活流清只欠多莫問源同與源異揔歸瀛海作
洪波
由李家庄至青駝寺
旭日東方未吐光沂河亟渡底行藏回頭前日猶春暮一浴蹉跎讓
點狂
土著貧兒苦自存鷄鳴水際便紛紛客來餬得今朝口一紮糞書五
十文
鞠躬盡瘁生諸葛勇退全身出二疏兩姓古人知孰勝沂州徑過不
停車
今朝偏爾剛風塵人面山容揔不真分付東蒙休咲我入塵人是出
塵人
由青駝寺至蒙陰縣
青山對我意云何漸漸离來漸漸多一箇疲驢堪上岱兆聞㣲去看



青駝
垛庄一路到蒙陰只見長天列翠岑中有一峯蒙字樣峯頭岩嶍剌
天心
游岳先游遠且難老夫興致未愁闌東山小魯知容易且待歸途上
一看
蒙陰說是古顓臾城似允兒沙一區近費何曾為費患子孫今日大
家無
由蒙陰縣至羊流店
蒙陰曉發及敖陽北客同征興愈狂先我欲登敖頂去人心向上不
尋常
錐樣尖峯逈出羣居人語我喚青雲不知誰把敖山改山未求名恰
似君
遠道登山山半還三元閣上畧偷閒僕夫不用愁枵腹火棗搗來一
咽閒因道士出山棗餉客因撰之分給從僕

一山渾似石凝成道左人來故故迎未必來人能爾似骨剛萬古極
崢嶸
見岱
迢迢遠出徂徠背楚楚看明泰岱身彷彿嵩高東畔若游人上去不
眉顰
此游初擬先東岱轉計何因忽北恒却被友人張主去先先後後我
何曾先恒後岱載晦夫實勸之
已臻山麓不登巔當面人多錯過緣莫是心堅重得到秋來歸道也
憑天
山前有箇丈人峯過客曾無子路從止宿不消行不必養成四體只
能慵
由泰安州至張夏
巖巖氣象眼中新萬古巡游跡盡陳路入東南西轉北南谿又是過
來人



整臺旅店店如臺前後青山欵客來恰好打尖時節到看看合到一
千回
月始清和日已炎長城駐馬井泉甘孟姜古跡何庸訪倒地槐陰一
夢酣
岱宗自古鎮東方馬尾回頭不可望尋丈培塿遮掩過游人才到靳
家庄
十家鋪過趁張夏山逐溪流路轉灣一箇峯頭隔岸兀心情默拱岱
宗山
張夏村中歇站時歌兒宛轉訴相思不知客斷相思種自有家鄉耐
別離
由張夏至常家庄
曉看青山四面周一峯彌勒笑撞頭也從張夏出山去抛得隨身布
袋不
古栢森森擬一捫嶮山頭上禹祠存祠前多少經過客只問山間聚

寶盆

閼山出去暑停停眼望齊原未了青另是一般新境界齊人咲我不曾經

杜家廟至固中火旅店人家絶可憐繫馬蕭蕭鳴不歇槐陰一樹滿庭圓

齊河一道水流清塵眼逢之豁地明前去不須尋古跡晏城今日已無城

由常家庄至黃河涯

齊河縣盡禹城來平地中覓望水臺眼底只今無水臺千年明德亦成灰

未到平原用打尖今朝行道半程兼同幫諸客還同席彼此曾無一點嫌

午日炎威不可當吃茶人更愛乘凉後棚絶比前棚勝客少回頭去路長

晚駐黃河古北涯黃河一道滿泥沙平成事業煙雲過神禹當年可自誇

由黃河涯至漫河

蚤發河涯忽德州浮橋驅馬渡黃流坤輿全幅何難遍八日山東已過頭

景州城內聳浮屠一筆當空秀且孤不識仲舒千載後有人此地下帷無

行行裹府及河間愈覺塵飄滿客顏客肯同塵塵且過前途看自遇青山

漫河未到到香河小憩屯邊一晌多細柳營堅誰犯得不知蹤跡怎消磨

曉行見日

旭日東升抵暮沉游人儘自好安心陸行不怕無貧斧曉曉天貽一餅金



漫河曉發

昨夜雨蕪風天明過不同馬行塵壒上人在太清中旭日一丸赤平沙萬里空吾心與白氣消息故相通

由桑家林至任邱縣

路半茶棚榜滌煩休休行客往和還莫忙過是莫閒過（僧偈有切莫忙過去也一語）渴甚時光老獨頑

鄚北鋪名三十里村中祠宇漢毛公游人被爾蒼髯鬚拋却葩經肯俊窮

鄚州道上

平湖水草碧連天隔斷塵沙絶可憐馬上四明狂客過看看又好似乘舡

曲折長堤萬柳青塵埃人共此間經如何身入蓬瀛路北北南南不少停

越北村墟小一方天然落在水中央游人似返江南道忘却行程過帝鄉

尋山望塹忽逢湖北地中間更有無可惜不曾攜畫手寫他一幅鄚洲圖

雄縣得魚

旅食今朝千擊鮮游人愈快北游燕一般風味江南若南北原來無二天

弘濟菴

容城道左一僧廬古柳門前十幾株繫馬游人閒啜茗究然肖箇子昂圖

新城雨後

青山箇箇洗頭迎迎我南谿入　帝京人說　帝京塵滿目我來却見普天清

涿州

衝要無雙繫第一州門當日自誰題倘教學道人來牧仍是牛刀小

割鷄

琉璃河

琉璃河上渡長橋咲覓橋邉古鐵篙隻手有誰曾一捩往來但説鐵篙牢

良鄉縣

山勢迢迢東北趍逶迤猜盡處是　皇都日斜且歇良鄉縣一味看山一箇吾

盧溝橋

桑乾河水幾番乾百丈長橋十丈寛人畜大家行過去一般心事向長安

東吳芋町

拋却荏平望　閑回雲間獨步信巍巍故人三日風塵息不見仙官一顧來（芋町乙酉年於杭之東平巷關莊繆廟祈得首籤）彛山偶倦臥長安靜玩壺中一顆丹生滅不憂人亦度如何誤作病相看（芋町戲陳軒成謂余病卧舟中）



投陳軒成

落雁峯頭虱自捫高天依舊入無門不如勒馬青柯客石覩回心便返犇（軒成游華山至青柯坪而返）長安眼底絶無塵彼此相逢好著身山内路同山外路莫看我是入山人

酬揚微叔次韻

游人無事但吟詩閒步長安客邸時天下好山惟我愛眼前至樂有誰知敢思好善如尼父未乏知音似子期簾外故交潛聽得從容問訊及奚兒

一從管仲佐齊桓覇術風開宇宙間百世人心趍利坎千秋道業頼名山祖堯述舜寧迂濶説義談仁未等閒要旨亟須將我去舉頭於穆好躋攀

萬佛寺暮霽獨坐

氷心雪眼看京華那有紅塵半點遮雨過漫天明月色風來滿地大椿花清凉殿角諸僧誦閙熱街頭萬姓譁齊到空齋閒入聽一般般似蚓和蛙

題周寒谿灘陽所得石

周太史道灘水得一石殊可喜中無此外無彼上無端下無委前無趍後無止左無著右無倚磊落玲瓏他山之石誰與比異香紛紛郁郁而沁入乎觀者之骨髓其孕毓也千年萬年而流轉乎千里萬里主人目之曰崩櫰厥初之名良有以奈何昝舍人華岳以相指南谿昨從華岳歸華岳之中外上下前後左右無弗端詳視分毫不肖令人擬不如舍其形模取其氣味棄其假借復其本來而無失乎太初與元始

萬九沙屬題蘭窓字説次涂熒菴韵

芋町與九沙夙昔訂蘭譜往來数十年交情頗近古我骰子可佩矧今俱著蒲萬氏宗牒中因有一事補昔者望雲圖既散而復聚慷慨



鄭令君佳話芳於荏至今掛人齒齦齦更齲齲厥後相繼得未有或艱阻氷思李某歸寒林張氏吐鹿園在勝朝聲名趍文武有蹟人共曉睾然緬遺槼宜其澤不斬無論世尚五蘭窓雖風流屢接名公塵然而去今逺逺爲鹿園祖年中仕未覩望古人鮮佇縱有芳躅垂流轉恐失主豈知逢芋町目光亮如炬客秋購得卷珍等河南諸九沙一見之足蹈而手舞不遑愬顛末雙膝下泥土再拜獲所請廼爲芋町語蘭窓實吾先故是天祥甫天神幸呵護當年義有取意外去物來此乜足誇詡假手於芋町慷慨亦可許

訪通州教授李剛主

粼粼一輛向通津不是彛山問底因誰實窮經能辨物君誠温故已知新學遵師説承千聖業陋儒先詁萬民媿我空疎無片技老思爲善取諸人（剛主師顏習齋習齋謂大学格物之物是三物）名山猶易哲人難萬里遙天不可攀河北大觀雙古岳京東眞隱一儒官駑駘不棄都投轄首宿才充又掛冠蠡左尚思來問業看先生

泰北堂歎 時剛主歸官終養

京邸絶句

主聖臣良休愛天此心何事可相牽游人但為登高貌自到長安閑
戶眠

離家将及四千里得句已踰百廿章磨墨開毫攤著紙頁成無事幾
般忙

頑童搔癢破肌膚左足蹣跚未可徂獨自一天寥寂坐青山待我意
循衹

用力登山那怕巍問誰疑我意将灰粟金百兩拚教盡看達恒嶺及
五臺

故鄉繪友忽相尋山願同登水願臨憚險能無如昨友每逢勝絶輒
疑心

将游恒山遠道完縣訪舊登州司馬李穆菴出彰義門作

到京日猛出京陰天與游人曲體心塵世無因堪斷絶名山取次合
登臨家僮路僕勞俱忘羸馬疲驢重亦任歸臥恒東李司馬夢成何
處客來尋

涿州西行

帝城一出豁雙眸得得看山不可休萬馬從天昂首下群龍匝地振
鬉游峻嶒律兀青臨翠起伏盤紆淡宕幽涿迤西行尤勝絶風雞才
起忽齊收

新城車上夢東門

赤日輪蹄強耐顛回光照亦夏眭然形勞且自眠調息心病終殊笑
脅肩無數好山橫路側忽時快友並車邊分明是箇東門叟一醒岐
分絶可憐

安肅旅舍作

昨日歇定興今日歇安肅一程七十里爾行胡不速昨日山如指今
日山如鏃車中北向看纖纖殊可掬山秀一至此人秀寧難卜不知
此間人鍾靈在何族



吾聞李剛主習齋之高弟日者走通河訪之冷官邸大用弗克展母
老不克米将仍謀力耕託疾在半體餘閑富著書不日當還蠡回首
一南望其鄉可問禮

萬開遠歌呈舊登州司馬李穆菴

萬開遠爾何窮五十矣白頭翁父母死骸彼此久不合将馬侯鄭義
門於管村亦半子呼丈人義合助貲貣苦薄薄葬百金猶不足偶然
興寄五岳游今年北向恒山麓恒山之麓東又東問閑完邑迂難通
游人不計囊金空疾行遠入如追風世上從來道義寡麦舟千載幾
人舍完邑伊誰可訴者訴向登州舊司馬舊司馬李先生管村門下
誠崢嶸一官敝屣竟高臥歸來兩袖惟風清管村生前身幾殺司馬
一衍救之活迄今死後寧異視道義如何更得達

題穆菴三小照

出浴圖

真箇先生出浴不教人不用像中求柳陰下面清涼地只見前頭活
水流

說易圖

一人姓李一人張共坐園中把易詳不是儒流應是道可能拋得這
陰陽

一箇閒人圖

思量去作道家裝頭上冠兒尚未黃出與四明人看看有些像箇賀
知章

清虛山上清宮 宮前有鳳凰臺左有天風臺右有冷空臺

行行忽到上清虛北岳恒山幾忘渠千載勝游多意外桃花源內武
陵漁

左畔天風右冷空鳳凰戢翼在其中只今一舉雲霄去竹實梧桐也
不庸

贈山翁何肖吾

清虛山下是唐川路近中山竟遇仙飲我三杯千日酒醒來不厭一

文錢

天風獨御歌。

噫嘻乎天風天風爾之來也悠惕飄忽兮清且空世間之人壞不能離兮胥豈能冲與爾相遭正復何庸葛公之山清虛之宮臺開左畔非人所封南谿北游乎大恒兮奮翅於瀛海之東幾經飛鳴幾經翔視而乃忽墜乎此中冷然善也孰為我御初不自知其何從

上清午睡歌。

南谿北游尋恒山紆廻曲折道古完古完古完人不識引之誤入清虛間清虛頂上有恒廟是恒非恒莫計較芙蓉片片天削成徘徊幾作孫登嘯孫登嘯莫漫效俯視塵寰之內何物無靈蠢蚓嘘蛙鳴各具天機孰為凡響孰為仙調葛洪葛洪招郝雲聲子微言無莫都可笑真人生羽翰不知將焉造何如隨我歸休乎清虛之宮白日荒荒眠一覺

清虛醉倒歌。



朝上清虛巔暮下清虛麓清虛人家款我飯既熟劉白墮為婦翁代之邀我酌我以中山千日之酒一千鍾隣有人兮其姓种希夷之徒來相從高堂白髮儼如桃源避秦之父老再進酒躬穹窿貌何古情何濃座間世界天鴻濛使我醉倒兮曾何有纖毫之塊壘于胸中嗚呼噫嘻五岳游人此遭逢從何吹落從虛空匪我之力匪人之功其殆上清天風臺上之天風

自笑。

回頭自笑此南蠻觸暑衝塵不省閒爭似北方風太古無人曉得箇恒山

自清虛返完

獨契玄天妙來求北岳真恒山山下路那得過來人

清風明月兩店

葛仙之山昨日出今朝走看文殊佛有人問我五臺程餐清風兮宿明月

贈阜平縣張尉名崖姚涇陽人

巖叟逍遥岳道中塵埃堇葷不相逢子真一再萍踪合浣我清風酒百鍾

自滹沱河步至趙陵鋪。

斜日渡滹沱無從訪古何茫茫烟樹邈瑟瑟水沙多東岸驢回站西濱客上坡天涯迢遞去步向趙陵歌

井陘道上

尋山也似與人爭險道長驅入井陘城郭一方真斗大峯巒四面按天青往來客旅誰延佇開鑿英雄不少停笑我蹇驢騎過去閒情輾轉未能寘

固關。

游矣何愁行路難疲驢穿過晉陽關崎嶇陡削千重裏曲折盤紆一線間城郭倚天增絕壁人家無地出層山茲來意外相逢此勝絕休看是等閒



壽陽訪邱禮槐。

游踪如浪亦如雲繞道淩災便訪君險阻山程連四站休娛心地益三分眼前一物何曾著陌上斯人盡可群此意今宵同認取天涯無復夢紛紜

黃鼠鎮陽曲縣屬

馬蹄繞過壽陽城蹴石馳坡倍覺輕邑宰無交分旨蓄幕賓有舊盟逢迎良緣巧賴天成就勝果何須佛證明又是一程黃鼠到五臺行看十分平

忻州。

闗踰石嶺入忻州行客何能倦阻修外面四方羅翠巘中間萬畝拓平疇程嬰故里誰標出趙氏孤兒尚在不翹首晉陽興廢幾塵沙今日馬蹄留

崞縣

晨趨忻口午原平日昃中穿崞縣城飢飯村墟生謂熟倦休佛廟夢

成醒風塵漸厲邊關遍古蹟都荒客眼盲却自未曾游興減歌來又
寫一朝程

廣武。

長驅徑出雁門關邊塞風光未等閒世俗競傳雙北岳游人欲先古
恒山春秋三晉中分裂秦代長城外繞環誰復平成能不與時巡舜
跡合追攀

由廣武至應州

雁門關北邑山陰越國來人眼重尋道上不須忙應接黃沙清似鑑
湖心
逢人開口問恒山人道恒山指顧間黝帝化身千萬億知他不是給
南蠻
挨程逐站看題名信是今朝口外行共奈罕更和黑圪塔地隣蒙古已
分明
遠見浮圖矗應州行人下馬一宵留日中創見無他事婦女趨蹌星
上頭



渾源州

渾河源水接神川川上恒山陡插天六角城邊南面看雄麗氣象萬
千千
口外人家太古風山川欲問我無從漫將一片懷中刺投向州城古
學宮
學宮師席段和張段睡張醒各一鄉睡覆醒延緣夙定索將恒志着
端詳
端詳恒志是新修、聖代明禋與舜侔畢竟真恒不埋沒曲陽久假
一朝休

登恒山

遠道尋探遂自燕今朝竟到古恒巔晉陽代北程三八赤日紅塵里
二千關隘重重山路險鐵鞋隻隻馬蹄穿逢人猶說來容易俯看群
峯仰看天

層峨陡絕矗層霄北地環觀是爾喬背後龜城無斗大面前虎口直
麽幺肯偕諸岳爭雄麗獨向玄天耐寂寥 聖代只今禋祀正好回
世道媲虞姚

贈渾源州司訓張玉明

玄天笑我奔來忝賴得横渠授指南今日徑趨恒頂去日中無景不
曾諳

恒陰玄覽歌。

南谿北游慨然興感乎古今自京而西渡滹沱入固關踰石嶺越雁
門而統出乎沙漠之野渾源之州古恒山之陰一城六角狀龜殼頭
藏脚縮山下伏徑造其中宣尼宮倚門昂首瞻高峰面前兀起萬仞
凌霄沖右有一峰稍亞並陡立體龐魄厚氣象何豪雄神川一線流
當胸出口西折桑乾通州城不壓巴自倒中間之蟣虱螞蟻無知無
識往來交憧憧南谿子將焉從上為玄天下玄岳仰觀俯察獨自樂

石窟懷虞歌



古恒山虞舜時巡於其間遵大茂兮遇雪還千秋禋祀後遂闕寥落
玄天長汨沒今我來游見一窟相傳一石南飛乎曲逆之陽平地空
中突後王憑之但望祭無雪車駕亦自還我 朝粘御史一疏奏
先皇飛石之説誠荒唐大典釐正今堂堂神降祥兮幅幀長何方之
小醜尚敢不來王我超石窟望西北塵沙萬里障絶域吁嗟乎有虞
之時有苗亦嘗帝命逆仁義之師勿能克兩堦干羽七旬格

自渾源州至王家庄。

辭岳南行道大磁不愁古峪路逶迤日中驀度鎗鋒嶺眼底玄天語
向誰
口外風光未可忘盤迴一路好山鄉王家庄堡今宵歇小暑涼於白
露涼

自王家庄至東山底

嶺路迢迢任所之西河口過忽然岐尋人問得分明後一意孤行了
不疑

大管廿里井家家廢址頹垣一望賒猶有居民能告語名山當面是天涯（大管宋家井兩地名天涯山名）

東臺。

南國游人上五臺行踪偏自北邊廻華嚴嶺上東臺近信脚先來走一田

嗜看臺名望海峰海瀇人却眼朦朧無邊若處合田首大智寧還色未空

各臺兩暗阿香行只有東臺一路明天與游人游得去東臺步返各臺晴

蒲院金蓮寂放黄西廂傾後未重裝何如盡撤莊嚴好五箇臺基本自荒

宿華嚴頂。

畫道來朝是五臺人心只喜住臺懷華嚴嶺上原來路一宿安閒豈不佳



東臺去後返華嚴厲岜剛風頂刻煎冥漠直通呼吸異休将下界一般覘

北臺。

諸臺最是北臺高霅後凌晨飛出巢却笑山陰王季重腦酸嶺半忽根拋

頂上名題叶斗峰可知此處與天通左邊一井明於鏡底下神龍蹴作宮

環看脚下萬山行浪滚波翻不少停借問冢間誰與肖蓬萊風癸楼滄溟

北臺說是古中臺何日将中作北來一自文殊回首後名山無主任人猜

中臺。

中臺聞亦古稱南中北南中意怎恭臺也從教人換去蓬萊清淺不徒三（今北臺乃古中臺中臺乃古南臺大黄尖則古北臺也）

左控西南右北東此臺方位合名中如來座上人人坐教又何須演箇空（中臺寺名演教）

捉足來登及午前行人猶自腹便便主僧借米他山去一隻空鍋水自煎

臺畔東臨澡浴池清涼何事又須之千秋但仰光明佛不及看他去垢時

西臺。

挂月峰尖日午時中臺西去直飛馳僧厨正好黄粱熟滿盎盛來療客飢

耳邊驀爾聽雷轟客到西臺走不成霎霰寒飈煎怯霧就中看得箇分明

一彎虹忽見東方還是何臺佛放光南北中俱眼底徹東臺雖隔也尋常（西臺不見東臺）

僧床烧得煖烘烘拷栳山頭骨柮紅夏日如冬冬亦夏清涼本體本和融



紫府廟遇洗心堂僧慧固

行笠纔拋紫府中清涼大士遽相逢不知何事生歡喜邀我烧湯澡一通

坐雨洗心堂呈慧固。

游踪無準逐天涯行客房僧共一家絕不登堂隨衆課亦無執事貫師查飽餐安坐寧心愜浪語狂言信口誇罪業到茲消豈得因緣昨日笑應差

馬既瘏矣僕又痡名山前路好安徂煩公一一親調劑俾我閒閒管笑娱如此遭逢由夙世更何覬望及人徒南臺登躡天教緩細雨涔涔返半途

秘魔岩

隨人一上秘魔來岩隙魔藏箇箇猜唯有南谿渾不管眼眶只對碧空開

清涼石

誰將南海一盤陀移到淸涼山半阿教我松陰閒繫馬伸將隻手耐摩挲

清涼印

清涼山裏清涼印隨俗教僧打　方打得還須抛得去不然又落沸鍋湯

南臺。

菩薩峰低落掌心五臺如指不須擒今朝巨擘尖頭立向背從容下一針

南臺似比四臺低風減寒差客可稽客欲因花立名色舉頭錦繡已充題

上了新臺上古臺一臺忽上兩臺回　分為兩兩還一五外誰能益一來

自來峰上自來人懶向僧家道夙因贈眼五臺游便去從來脚底不沾塵



別慧固

休道南谿願力奢五臺上矣便回家已逢口際真菩薩不看懷中大喇嘛法語千般迷眼霧数珠一串沒頭枷此行携得清涼去六月炎天好癈氐

下五臺。

五臺望得眼睛穿鐵破輪蹄打一圈大地中間終摸着元來臺頂悉通天

佔得名山五箇臺千秋只要一回來無端去後留消息哄盡禪徒闔眼猜

又作。

文殊欵我築窩臺我自千千里外來一脚踹平無尺寸須臾變滅若蓬萊無邊無岸清涼境依色依空赤熱胎性即佛兮佛即性如何看得太崔嵬

天井鞭龍歌

五臺北臺一天井水如髓溢人腦頂青銅之鏡天倒開萬物來前無遁影游人身行心亦止人我胥忘於一境普天率土痛癢關焉能恝然一切屏何年龍來踞作宮躭閒習惰不自省龍乎龍乎爾稱靈爾能行雨濟時肯不然爾與蝘蜓等昨日游人來自華嚴嶺五臺之東五臺之西五臺之南五臺之北五臺之中赤地何啻萬萬頃爾何腼視生靈陷之阱游人登臺巔未曾放下鞭馬鞭移來鞭爾億萬千亟沛甘霖猶可回前愆否則還將屠爾梟爾首於大智文殊師利佛菩薩之前

華池澡浴歌。

中臺頂上太華池天生九曲初無陂其水湛然色若琉璃中有磊磊落落之石兮名花百品交映之神龍以宅雲霧以馳大小淺深變動不居昔年澡浴文殊師我今來垢不積汗不滋卸衣而入奚以為湯自新銘其盤苟日之後日日又日常相隨本來無物即是物塵埃惹



著何曾知喚文殊問之明澡浴畢時作麼生寧不體較輕氣較清而神益游乎廣莫之廷

西岩放魔歌。

西臺西行六十里層岩壁立山阿裏一徑下注若懸絲孤僧獨麗如餓蟻岩頭有隙本來無何有指云菩薩藏列體中華外夷蚩蚩氓路拜之餘大小長短各摸摸此岩業已呼秘魔可知秘者是魔矣將魔作佛即佛徒佛即為魔魔不已我嘗閱過三昧之經載云文殊佛百億魔宮一時悉敝毁名此岩必緣此訛敝為秘大可鄙我今不假五丁力士之斧斤剖開岩石而投之於重淵之底一言抉破岩間髓放出魔來不須詭轉身閒著口呵呵大笑將空指蚩蚩之氓聞之歡喜不歡喜

清涼寶印歌。

山曰清涼石曰清涼寺曰清涼印曰清涼朝山之徒各挾縹緗珍重購求傾其貲囊曰得之歸以備無常險途易輿惡鬼變良僧言是印

原有兩章一真一偽人合思量偽者價低真者價昂愼無吝費而自欺驅寒僧賴此富其衣裳飢僧賴此飽其饑糧清凉之印妙用無疆清凉之山于何不臧

五臺笄踞歌

五臺山如指掌培塿耳安足仰我來踞其端七尺之軀不盈丈北臺偓偓容我觴東臺左足伸輒枉右足外盤亦勉強中臺墊著股西臺墊著膝南臺兩臺燕我脚板猶太廣坐來遂成箕踞形如來文殊合掌侍立不敢響爾既西大皆空矣又何遠自異域而來設教于中華之壤爾今視我之形豈不罔我乃特與爾一樣速滅爾教任彼衆生各歸於莽蕩

中臺石。

行游及中臺下臺見一石質黑文理皺卓然成一格傴僂頭欲點文殊所愛惜莫謂出世姿而無濟世益以之風人群頑薫懦亦立

西臺石

西臺命僕從石隹共拾之兩由僕所薦兩由我自貽所薦質較勝自貽亦足奇青黃黑白綠光彩交陸離珍重復珍重臺間多所遺

五臺諸象。

霹靂

霹靂逞伎倆摵此萬仞山不如一爆竹發響于下方

雹光

踞高視遠雹其光不盈尺伏處其下者相與咤赫奕

罡風

羅刹國既滅罡風任渠來飄然亦冷然御之文殊臺

水雹

薏苡乎珍珠撒滿空臺上赤身拾咽之金剛嗒焉喪

恠霧

漫漫雨後發匪雲亦匪霾須臾而變滅吾方坐空齋

彩虹

彩繩垂其端繫之五臺耳唤彼世俗人終身莫敢指

霽月

霽後下弦月皎然落臺端萬山喚不醒獨自披衣看

山花

異香兼殊艷仙花幾千品但識金蓮名僧徒箇箇蠢

射虎川。

今皇曾射虎勝蹟遂名川大勇由天錫深仁與日延何須禅定伏不假佛魔拴林麓莊嚴處胡僧亦可還

長城嶺。

嶺路入長城猶疑天半行群山仍下拜一水不前迎馬欲將頭擲人惟賴杖撐陡然千仞下回首白雲横

楊延朗掛甲松。

百丈挺扶蘇蒼龍偉榦孤雲端隐頭角日脚照髭鬚飛去嫌天小蟄來忽地枯相傳曾掛甲無那五郎徂

龍泉關。

城外一層城天明未放行山峰多作意關路足怡情役幹寛稽察民淳鮮送迎從容騎上馬慰我老書生

曲陽望岱歌

曲陽後王所巡觀秦漢以逮元明無不於其間盛衰興廢歷可攷以今吊古亦合一蹟攀儒生讀書本禹貢憑諸恒水求恒山遂謂此是而彼非紛紛爭辨將誰刪我自渾源還既入龍泉關行行二百里馬上彎頭看兹山北峙崔巍律屼超塵寰下有清溪流水之潺潺欲行又止幾循環杖頭摸索青錢慳吁嗟乎已矣留此缺陷之事以杜造物之忌而餘吾生之閒

唐衢夢尭歌

南谿既游恒岳旋京都取道于大磁之口華嚴之嶺射虎之川龍泉之關而遂及于唐邑之衢山中清凉山外無卓午炎威喘駑駒少休秣草客亦中舖店旁古槐一大株其陰十丈席下鋪客往投之凉肌

膺謂將一夔趨華胥須臾瞑去乃見伊耆氏山龍藻火茅茨居方與
舜禹稷契益皐陶諸臣相都俞魏魏蕩蕩又咈又吁天既成矣地既
平矣不自有百姓不識不知而亦何有于帝力之勤劬噫嘻乎休哉
千載而上千載而下世界原無殊栖栖皇皇一老迂儒身廁其中夔
歟非夔歟

定興旅次題同舍執鞭人扇

站歇西來第幾程搖搖白扇挹風清賞郎莫漫輕相看未必心閒得
似卿

漢桓侯張飛故里

去時曾見廟歸路乃逢碑故里今猶在穹祠久亦宜三人皆好義一
念孰留私壯繆裡偏盛蒼天異報施

房山氷雹歌

夏暑之月有氷雹陰氣凝結非雕琢吾聞蜥蜴張口噓雲生天黑來
須臾虫虫大礫向空打謂為可制不可解游人遇之太白山椎沙擊



石敲珊珊五臺頂上後兩度霹靂縱橫漫天布一顆一剝吞下咽頓
覺滿口生津涎長安日日氷滿載阿香驅車力亦憊豈知氷雹別有
神頻頻供億山游人東行忽繞房山縣西棟雕甍魏古殿六月六日
為生朝黃冠奏樂鳴雲璈游人下馬恰值此清風嫋嫋聽之喜神兮
神兮來不來游人瞑去鼾如雷

題三友撫松圖（三友范納齋陳心齋萬九沙）

三人共撫一蒼龍嘉會風雲正好從今日萬休陳早發天涯大范亦
孤蹤
歲向寒時獨後凋何妨偃蓋不干霄榮枯生死還平等西手曾將此
意揣

芋町建魯馬二祠歌

錢塘吳芋町意氣磊落才縱橫以酒為生何啻劉伶脾睨一切不待
醉而後視不覩泰山聽不聞雷霆無錢買酒乃獻賦　天子呼之來
殿廷八年得一宰山左之荏平一心滯今惟愛古荏平荏平有何人
兮毋令名披志秉歷盱衡魯連風高馬周勛弘産於是邑千載崢嶸
未崇禋祀曷昭其靈芋町於是忍性節飲仗義捐俸而各立專祠於
邑之城春秋兩獻嘉栗三觥俾夫荏平之人望古遥集知所儀型嗚
呼噫嘻魯馬之神具醉兮吳自用醒此一舉兮意非輕以厲士品而
鼓人材兮夫豈當今斗筲齷齪從政者之所能

同邸陳濂邨雨後招飲

蕭寺深深寂自存早眠雨後榻初濕閒居野客將成夢共悅仙郎忽
打門喚起酒濡三法執醉餘話現五心根西山爽氣朝朝有豈待秋
涼訪到邨（遭邨伏荷畝晝而罷於西山之三家店向余往游）

和芋町六十自壽次韻

外遷未幾又中遷甲子初周是昨年誰道風塵曾作吏但聞酒落故
為仙一瓢呼酒逢帝任廿輛裝書指　闕旋真性廓然能不壞井蛙
那識上方天
謫從天上落塵中太白逢時未始工不詭不隨餘骨傲自怡自悅亦



頤豈貿書戴九文龜甲蝕字踰千老蠹蟲看去一般能壽世三元窮
後運方窮
人生合解自為歡歡待他人一世難兒女爭披生日綵親朋交進壽
筵餐眼前光景場中戲身外榮華水上瀾禪悅不知還底事南柯猶
逐紫衣看
正值先生起甲時效西人祝未為遲（西人祝不祝十）一欲將覽過三尊岳以
答攜來四首詩從未騫崩長自在即無封禪不求知游仙別少金丹
訣但玩今朝一蝦辭

酬芋町送游房山次韻

空天無路可躋攀肉走騰騰但上山恒岳殊臺陳迹矣游人雖倦敢
偷閒
閒人世上未曾稀多少緇衣及羽衣誰却能諳閒裏事奔思無翼上
天飛
罷吏還朝又著書簪裾要亦辟蘿如帝廷甥館深山在水石何須定

與居
游人到處是知津自出看山不借人豈有老農新闢處乾坤俯仰一
無鄰(巢寄齋司寇自號老農隱居房山芋町屬余訪之)
山愛他奇不愛幽虹螺谿未足窮搜就中還有空空腹變幻玲瓏恣
客游(昔人謂雲水洞如空空之腹)
雨洗青山青更青益人心眼發分靈西行取道西山去况有松敎絶
可聽

登玉塔。

抽身出蟻穴頫首看槐柯不是人呼醒從來睡少魔
爭躋犖入坎雨集紫衣漂現有通天路誰來上竹橋

、大高玄殿

白塔東開一閣圓閣前殿聳大高玄參差古栢何年植壯麗 宸書
此日懸淨地來容游客醉仙經誦聽老公虔 九重已是崇隆極無
上誰知別有天



西山三家店訪陳濂村鑒齋。

萬眠京邸此閒人孑孑衡炎訪二陳心事一般山共水形骸何處土
和塵乾坤稍隘難抛眼物我全空好著身明日西頭尋勝去渾河有
箇武陵津

戒壇。

三家店右渡渾河驢脚南奔逐逝波送我不知何處去回頭忽上戒
壇坡
戒壇坡子未嶙峋愁殺當年姓李人(謂東門) 謂我親來方信險而今何
處我眉顰
入門便有一株松天矯盤旋滿院封此是東門曾賞識八年掛在我
心胸
曲折高低一徧游撢閒潛得衆蒼虬摩掌老眼忙酬接問我一株抛
得不
客入山來主入城(謂僧懸默)衡炎犯淖一般情雙松方丈前頭侍看盡人

行總不行
名山一一自逍遙不借山僧各處招撒手懶持持戒戒我還留我宿
今宵

訪巢寄齋司寇隱居

丁家窪畫野人居况是中間一草廬矮户畫扃應少僕游人何處覓
尚書
路入房山瀑布邊老農於此樂耕田芋町一語胸牢記過去回來境
信然
滿頭霜雪半身風(香山句時寄齋亦患半風)白傅風流迥不同林下廿年閒著述
先君而後更逢公
說蓮亭子傍溪頭日夜溪聲瀌瀌流不是廣長勤說法濂溪舌亦未
能休

上方山。

房山西去上方山千級雲梯不可攀外鎖咽喉殊險隘中開天地極



寬閒僧居高下多成族谷路盤紆遠疊灣最是斗泉岩畔樂終朝一
派響潺潺

西方菴。

閒游底事卻成忙汲汲初秋不待涼世界一朝逢極樂上方山上更
西方

摘星陀。

曉來絕上摘星陀星已收光摘甚麽一片青天無畔岸也伸隻手去
摹摹

雲水洞。

洞搜雲水一重重雲不曾封但水封赤脚盤迴深處徧終於未見有
潛龍

西寺。

上方游過更西游游到西天天下頭多少唐碑無處覓莊嚴世界盡
眠牛

石經堂。
一岩巧巧肯低懸因此為堂頗自然壁畫雕經柱畫佛環看合喚小
西天
石經洞。
未來有難亦何妨七洞藏經豈善藏猶喜憨僧非多事却遺書法自
隋唐隋僧靜琬謂未來世佛法有難故刻經藏之石洞唐僧道公續成之其書法俱遒古
虹螺谷。
幽幽大房山乃有虹螺谷峻峭摩穹蒼窈窕出危險游人縱奇僻每
遺之䟆前人趋我亦趋上方小西天不遇過來人不知山下路返轡
廹相尋八岦嶺邊誤逮抵黃山殿猶遠雲會門岩岫西北夾溪流東
南奔十里山水灣灣名為鐵鎖卷石皆起躍喬欒欲下墮下發達上
中步步如凌空鐵綆狖且怯石孔鼠難容行行諆憩足道人俱出谷
幸遇三間房住箇孫思邈招招上山來飲饌相裴徊掃榻留一宿明
晨陟崔巍一梯又一梯委折復委折勝處不及遍已覺兩脰絕紅廟



與竹子花園暨松棚西菴復東坡間出各層層仙人見之喜餉之以
桃李詰曰子為誰五岳游人耳蹁躚此朝陽路斷翹首望卓哉此虹
螺依然萬仞岡
吳全陽鍊師携游大有洞天。
三丰携我小登高大有新開一洞霄何必虹螺三谷覓此間已是鬱
羅蕭
不須飲客以仙漿剥取安期一棗香全陽剖瓜相餉萬境隨緣真是好漫天
炎熱頓清凉
賈島故里。
大房南郭出道左一碑存顯晦唐時蹟推敲月下魂閒仙仍作鬼無
可不終髠何得竟何失九原請自捫
封氏園撫松歌。
長城掛甲雲霄冲戒壇當門遮天空北游無物留胸中胸中但有雙
株松歸來長安日九幾歃桄雙松來眼底毒暑消滅清風起咫尺紅

塵隔萬里九沙乃言封氏園蒼龍孤古藏籬藩追年溯曆從金元戒
壇伯仲長城昆携尊呼我傾其下更邀同志出金馬謂吳芋町涂熒菴彭石源潛
見不倫俱大雅盤桓一撫心共寫茲松出土初欹傾忽焉一折如衡
平其前儼作稽首形剡木楮之乃上擎婆娑偃盖挽雲鬟鬱鬱葱葱
滿陰翳風霜雨露千百歲長與玄天結玄契
寄方靈皐
方靈皐方靈皐我聞爾非鸑鷟志一舉冲雲霄忽焉墜羅網空挾羽
翰無時超神龍那可縛威鳳誰能牢箕子佯狂泰伯逃爾讀易守一
卦泥一爻另拈蓍揲幾遭避暑於避暑之山莊我知爾汗浹背流到
尻爾何不從我而搏手扶揺上清之間直上長逍遥
題芋町西苑龍棚詞百首後。
聖朝西苑即卷阿壽節龍棚鳳噦和自是賦才周尚鈌不如今日矢
詩多
幾回循諷意深長諛語中間儘抑揚世上莫諳三百旨徒將樂府頌



吳郎
留別萬佛寺僧
偶緣山水到京師便返江鄉理釣絲多謝主人青隻眼天旋待我再
來時
彭石源招同萬九沙吳芋町涂熒菴再飲封氏園松下。
昔者萬九沙今者彭石源携尊醉游人皆於封氏園園中有何物惟
此一株松根盤數百載謖謖生清風清風在松梢長安瀰塵囂塵囂
不能著孤芳長自標爾偶植此間爾性宜於山明朝風雨來蛟龍相
與還一杯復一杯飲此須千回還山更何有寂寞南城隈九沙足一
跂石源上去騎騎者旋復下跂者寧相隨人間之奇男應將此意諳
酩酊吳芋町蘸醒涂熒菴追陪兩度俱舉手捋松鬚愛松知留松謂
松緩須臾
南還出彰義門遇雨却寄九沙芋町熒菴石源
乍入京來乍出京將何一事與人爭哦松留別詩成讖挾雨飛還天

送行大澤名山旋過眼新知舊契枉多情飄飄雲底秋風起聱不宜遲躍可輕

次白溝河土人謂去燕僅一百八十里因懷李剛主

渺渺浛浛是白溝伊人只在水西頭沿程問訊知端的爽約懷思空悵惆一鮮一知超萬萬三千三百擅優優寶山錯過真當面空手還鄉空白尢

長途水積

秋初河朔儼江南渺渺征途半水浛行客繞從村左右居人空出茨閭閻驢騾牛馬連天滑灰土塵沙遍地粘剛喜西成逢大有十千維耦悉腰鐮

棗熟

昔我來時未放花祇今歸去實如瓜年年一度燕齊滿日日千林遂近遮老眼迷離紅間白客心饕餮喫還拏主人定是安期伴行道能看做一家



禹城道上見岱。

來方初冥氣溟濛歸入新秋景不同萬里遥天開霽色一尊翠倚聳長空屏藩東土為功遠冠冕群山出勢雄分付奚囊好收拾太平時節此三公

杜家廟舖槐陰惜別。

杜家廟舖一株槐滿覆空庭直到揩來日不憔餐淡沲歸途肯使迹跰垂驅騾徑造逢門閑徹膳還尋把目揩新葺茆椽將落矣游人可惜返天涯

張夏道中

乾坤本自沒塵埃那管南豀到北來好雨朝朝能洗濯游人處處可徘徊秋將一月野猶翠徑過千村路不灰往往來來交驚客青天白日却疑猜

禹城望岱歌。

游人初夏太山腳下過太山之面不見太山山嵳峩掉頭繞出太山背背後諸山峰岫迸闌多百里之外山既盡風霾大作咫尺不見顛顛回首無如何長驅登大恒百日炎威凌往返七千里燕趙之間名勝歷歷多身經南歸幾驛秋漸清出燕入齊次禹城望水壁前前行行午餘雲散天空冥但見馬首天盡千里一帶山青青中間突兀雄且偉兩旁低亞長而平儼如大鵬之翔昂其沖霄之翮展其遮天之翅而欲徙乎南溟於戲快哉游人庶幾乎遇太山之神兮而不徒觀太山之形

孔崖失笑歌。

孟子嘗謂公孫丑子誠齊人知管晏千秋之上亞聖生必有超出尋常見豈知鄒人齊人等見亦自局不善變即今我來登太山孔子崖頭看四面面面眼光所注不越二百里吴觀前覩不見吴門安辨白馬非繫練坤輿其實彈丸耳太山所見不及彈丸百分之內一分之一半此語出自齊東野人則已矣設誠有此孔子至聖之目正與顏子復聖之目一般眩孟子乃言登太山而小天下使我千秋之下一笑腸欲斷



碧霞宫。

太山在東方誰謂青帝憑冥冥若有宰其説已不經一説又一説不知何年月青帝之所司忽被元君奪元君為何神衣羽而冠雲七女中一女迎真於崑崙或云不如此西牛有石氏天空稱碧霞道得曾仙指來據岱宗巔默擅生養權奔走九州人歲歲投金錢金錢入國計神媚國以利笑彼迂孟軻口口只仁義

捨身崖。

太山有懸崖厥在日觀前其下俯萬仞危險踰重淵仙境何乖刺於焉謂可遷多少蚩蚩氓至此不欲活有明二李公（裕 景賢）目擊而心惻命州塞其路所造多陰功久之其致廢仁人安得繼乃有張司馬百般為堵衛緣崖封高墻遣役時巡防俾我登臨者弗獲遂徜徉白骨在崖下不識長生假吁嗟捨身人其身何曾捨

下太山。

太山亦何有古蹟幾般垂唐室摩崖銘秦家無字碑差堪供客覽無
復使人思一飯腰輿下登臨興可知
太山絕句
巖巖景象直平平難上游人隻眼睛從此欲疑寰宇內名山多半負
虛名
老生一事頗心傷獨佇岡頭向北望石屋那邊多古寺不知何處是
明堂（明堂址今為谷山寺）
腰筍
腰輿模樣實離奇穩坐游人一箇兒入磴橫行如郭索回身旋轉若
螺螄拓開兩手勻張翅擺蕩雙肩濶簸箕剡木成材偏號筍不知可
自魯班師
赴曲阜。
太山山下直南趨底事游人歸路迂今古有誰聞至道流傳多半出
拘儒聊探洙泗西行水一覽龜蒙中會區疑是地靈人悅服門徒七
十識全汙
贈顏肅之。
仰鑽瞻忽道無方後聖當年見豈茫笑我粗疎曾錯會於今體認敢
終狂宮墻欲訪尼山亞門徑先趨陋巷忙世好寒溫違俗態與君一
見語行藏
游人昨自泰山來頗覺登臨不甚巍華頂西原輸太白恒巔北亦亞
殊臺巖巖徒有風人頌渺渺難將大地該馬練吳門何處認當年直
是一般猜
肅之采山堂晤孔秋山
婭婭嫻嫻世孔顏采山堂上坐秋山游人不嘆逢迎少少在公門在
此間
孔林。
枯骸一把此間埋孕得兒孫幾個佳那畔尼山靈鍾處篤生宣聖古
誰懷



垂法群推端木精後人何必聖重興匡牀醉倒潭潭府絕勝當年枕
曲肱（余謁聖公以醉臥辭）
子臂孫懷衎一區背纏泗水面橫洙滔滔汩汩長西向聖魄賢魂尚
在無
好事神稱鳥雀除誰知至聖樂鳶魚眼前一羽文明集飲啄時哉頗
自如
一株朽楷兀崇臺人是當年築室來可惜終成門外漢英靈長把性
天猜
重魯尊周志未伸轍環楚衛及齊陳如何一掬黃泥土收拾東西南
北人
下頭大地上頭天恰與千秋至聖眠爭道區區方十里一林纔是孔
家阡
年年瑞氣產靈蓍指是尼翁一墓私學到忘言忘象後早經拋却有
誰知
孔廟。
前抵南城後北城彈丸阜邑厭中橫東西却有穿腰路容得人來濶
步行
門庭壇殿一重重戴冕垂旒身後封究竟虛名何裨益生前天下莫
能容
奎文閣上一登高古木芃芃蔽似萬休怪眼前方運厄光輝聖里亦
深韜
來月秋丁届履端聖孫（謂秋山）留我少盤桓只今㒳事徒文具狂老書
生亦懶觀
顏廟。
陋巷坊巍阜邑間游人謁孔輙瞻顏豊頤白面書生好底事當年壽
筭慳
正寢前頭聳樂亭大賢樂處本無形高堅前後從人覓一喟猶堪側
耳聽

片語登堂頗折衷工夫不在坐忘中世間聞道人非少莫把心空釋
屡空
一株唐柏巳摹圖未似宣尼植檜枯任與游人爭搨去只須搨得不
糢糊
題顏修來吏部遺照
吏部文章信手來奚童對硯力磨挨墨池未溢毫將下百世人看眼
豁開
采山堂留別
孔顏樂處頗于于懶復春風逐舞雩不是游人歸太急波驢負重早
前驅
題蕭之㒳照
柳下盤桓竟若何三公三黜一般麼南谿別路沖霄去讓作君家安
樂窩
盤陀石上滿青苔密樹濃陰更快哉何事撚鬚搜索苦源頭活水自



前來
泉林。
偶過泗水得泉林驀爾逢源悦會心衆穴亂流騰沸出千章翠鬱鬱
森沉非關秋後清無底更覺空中寂有音佛院蕭條宸蹟在今還
成古古成今
見蝗
淮民水後又逢蝗揖揖薨薨萬翅張眼瞥初疑為鳥雀馬飛錯認是
螳蝍雄雌秉氣方相媾心胥伊誰肯聽戕更是一生九十九峒峿何
草不成黃
淮陰旅次雨過錢在德齋。
歸程驀爾到淮陰下馬斜陽輾轉尋故友居停迷映雪堂名游人踪跡
繞空心名衡相逢但說看山勝欲別還為聽雨吟徹夜蕭蕭偕汝和高
梧懷我發清音
語戴晦夫

先恒後岱恰從君笑我形骸穻自勤兩岳尋常眼底過三秋倏忽昨
朝分人生到底當何似宇宙迴環只爾云老子如來尼父逝大家於
道不曾聞
中秋晤昀滋。
北去南來亦孔勞無人水底月曾撈逢君恰值中秋夜共向弓河走
一遭
弓河水底月團圞天上元來是一般今日方盈明日昃何須保得十
分完
吳門族兄學山曁二子博山次山拉游華山訪僧霜洲不遇。
游人心事只躭游漂泊吳天歲恰周萬里山川無紲絆一家兄姪劇
攀留撓風秋水開朱艦值雨泥塗下竹兜祇惜辛勤相訪覓蓮花頂
上沓霜洲
蓮華頂
莫論大小與高低不是蓮華總是泥数仞吳山泰萬仞一般許得世



人躋
雨泊南湖晤山樵。
玄州青土乍游回又向高齋話雨來名勝難誇雙座嶽大觀終遜五
層臺不須彷彿蓮華峭直可追隨太白巍萬里崑崙還底似未愁道
遠馬虺隤
浙東水災
歸程次吳聞人言浙東水游人一味游迂迴入檇李檇李所傳聞水
災益甚矣人民暨室廬漂沒無有底我家幻江濱景象當何似南湖
烟雨佳停橈不遽起客歲客関中地震城郭圮譬與遭刼者一朝一
般死
杭州聞大兒狂疾
世病亦何常無如爾父狂我躬猶未淑爾慝豈求臧果否覘千等醫
治術緩商相逢多少客拊掌笑荒唐
越城晤周粹存留登秦望不果

趙齊燕魯楚吳征歸神今朝又越城過去千峰都泯沒到來一頂亦
崢嶸故人招款備金待痴客躊躇解纜行轉眼秋深紅葉滿秦皇望
處酒尊傾





鴛湖書院晤當湖陸竹坪

兩年萬里獨孤征宇內誰教隻眼明今日[illegible]
狂生者然辭際多迎刃卓爾參時欲倘[illegible]
見乃真精

雁宕紀游。

半年一萬八千里稅駕剛經十五天兒病不憂家不顧籃輿又上僕
夫肩

肩輿軋軋向南征六日光陰抵樂清二雁名山推北雁十分峭拔更
崢嶸

峯巒輾轉眩人眸三日征人看不休看到半天嶺進去不知不覺屢
回頭

大芙蓉返小芙蓉峻嶺摩天草樹封四十九盤盤盡處舉頭一百二
奇峯



莽入名山向導無能仁古刹一僧孤僧名全覺真全覺覺我心情注
雁湖

飯罷扶藜溯錦溪雁峯高欲與天齊左邊一頂觀音髻壁立無人去
着梯

天與游人好製袍秋雲如練布空霄一峯拔地當頭出巧作并州快
剪刀

剪刀一轉忽成帆再轉還成天柱巖匝地罡風吹不動來應飛過亂
礁巉

鐵城障下大龍湫藏在深深谷盡頭莫道游人容易覓到來時節已
深秋

龍湫名瀑壓諸山妙在悠揚飄忽間作勢憑風不憑水水風遭處有
誰閑

削出芙蓉插半天行行住住片時間一尊羅漢痴憨甚愛此飛來不
省還

曉出能仁上馬鞍馬鞍難上似青天下鞍遠入靈巖路一座觀音轉向前
一箇斜峯忽變方峯名百丈極端莊居僧不識荒唐甚輸與山翁腹裡藏
雁山絶頂白雲圍一到無緣不可歸我欲剪除茅葦盡放將脚板去如飛
靈巖住得兩三家卅里中間一徑斜白屋老翁閒拄杖綠裳少婦治簪花
紆迴繞入靈巖寺變怪峯巒四面攢中有瞿曇真受用更無一伴與爭看

題付能仁寺僧全覺

當年大衆三千集此日孤僧一箇眠眠也只消眠得穩三千是一一三千

明因寺宿起



北雁游歸何處游黃巖古寺一宵休諸僧漏盡眠方着獨起看天月半鈎

平陽寺口占

秦望山巔一覽時平陽烟起午方炊游人料得南僧兩（請寓公煌公）覔箸匆匆百不知
軋軋籃輿向晚來煌公出去恰兜回重與諸事方倉卒逢着閒人又費陪
一片清光貯滿庭庭中趺坐一南能望前月大如鵝卵古寺傳燈不用燈

西賓華萬兩君屬賦留春詩得二絶句。

殿春未吐衆芳勻休道春歸不顧人三十六宮宮裡外多情最是這回春
留春春不倩人留兩座西賓班白頭喚得主人春夢轉春留也只勸教休

東門六十余將祝之於春江第一楼晟公先以詩來已而東門不果因携晟公自往次韵東東門。

畫矣曾非廢半途東門游興偶肖無十年壽舉誰偕爾七里瀧緣却負吾天上客星依太史（時以萬編修九沙中明）人間觴禮劇胥徒（郡中諸當事致祝）閒情懶作同流祝且共閒僧放艇徂

舟發同晟公懷東門

月明舟子亟相招卅里東門路豈遥寶筏殷勤維永夕迷津隔斷到來朝不須我友終邛罪獨背時趨似物妖僧曰富春江路上轉眸紅葉欲蕭蕭

舟發浙江懷東門。

一年不出出尋秋邛友盟渝未可尤客與閒時成獨往人情熱處易勾留雲消淡碧天全廓霜淺嫣紅葉半稠徒與孤僧頻指點舟行江折自優游

春江楼上遲東門

十日紆迴作此行春江楼上竟來登寂寥不見東門至賸喜携將一箇僧



江岸紅鋪未十分光溪一棹恐虛文家鄉壽讌今應畢霜葉遲遲特遲君（東門初擬避祝於光溪）
一望江清岸葉鮮碧綃大幅錦鑲邊倘來白髮青顏客五色文成更可憐（東門兩雉青色）
蝦辭笑我最荒唐祇誦山高與水長不用上流遥溯去先生于此有祠堂（東門製屏索詩余題之曰屏幃輝煌而厠以草野之名稿自恥其不倫惟有遥我故人泝春江而抵釣臺祝之以山高水長而已 樓後山有子陵祠）
邛須久矣欲回舟更待何時上此楼人事十年應一變古稀祝爾共來游

晚泊湯家埠次晟公韵。

春江棹發日深斜望望桐江去路賒遠岸未廻成聚景明燈絶耿失人家時哉舟子旋拋碇妙矣空門亦戀花黑夜清秋詩句綺知公啜

過趙州茶
返棹絶句
尋秋尋到上桐洲興盡南谿便掉頭舟子不知儂意指曰游只解向
前游
窄渚停舟覓隻雞宰來煮得爛如泥晟公乏供惟青菜素素葷葷太
不齊
青黃紅綠紫班斕低映清流高映山烘染不須煩妙手斜陽一抹徧
其間
陸山南陸水中分兩岸紅衫胃綠裙曉霧空濛初日上愈教老眼看
繽紛
秋光終是富春富合喚富春作富秋歸棹如何收拾得碧波萬頃絳
雲浮
抵錢塘
一棹秋江四日回錢塘紅蔣倩誰栽斜陽百里排空出疑是胥潮帶



血來
雲棲寺
僧居競道雲棲勝旭日維舟一往觀但有竹陰遮路仄曾無庭院見
天寬矮房貯佛光明少雜畜揚羶臭穢漫寺有放生所如此曰心歸淨土
蓮池還把自家瞞
柯山呈晟公幷懷東門
柯山名勝著山陰不費游人半日尋別港紆迴三四里便逢恠石快
予心
屹然一笋矗當空半壁粘連紺宇崇不識何年著佛相金身數丈現
其中
別有昂頭豎脊誰千年一步不曾移在他石佛左邊立像箇來叅老
衲癡
迤西一路幾僧廬盡傍幽巖水石居煩我晟公指引徧吃杯茶也去
徐徐

轉腳東行向寓園忠魂泊處亦棲神兩庭納水明于鏡歌得來游客
子船
幾箇閒僧此伴游東門五十號風流祗今盛衆因時改東署西衙燕
白頭
偕張趾肇過秋水閣
歲作鴛湖行必登秋水閣閣中何所有乩筆從空落繪成鐵拐仙形
模殊醜惡主人虔奉之不知我見各嘖嘖稱其靈脅我伴曰諾雲間
老友來偕之一行樂何必夙拾遨由來無寄託千波萬荻中酒至深
深酌
永明寺藏樓送佛升座
樓下泥菩薩今朝甫上樓寒峨好心力費到幾年愁
雲林寺題仰山西
居士閒情雙訪舊僧家喜氣五添丁不知誰解雲林裡獨倚高樓看
太清



韞山六十東門邀祝於大椿堂。
老友似晨星相逢眼倍青李張均至止萱藕正芳馨結伴各成偶來
賓求不零大椿堂上語留與後年聽
咏大椿堂白蓮同東門韞山。
種自先人植花于今歲繁初胚青裹束一放白偏反潔淨誰堪擬芬
芳久不言有朋來賞玩會得此眞元
咏書帶草堂粟蘭同東門韞山
不如蘭似粟抑是粟如蘭種別藏因別香殘開未殘主人深護惜嘉
客恣盤桓有臭應同臭清幽沁肺肝
同東門韞山尋山。
祝假共尋山休看是等閒殘梅雨點裡廣陌水流間路判終歸一人
行幾度灣莽來俊莽去高處未容攀
竺峯菴同東門韞山，
竺峯一卷石遠遠出幽林野徑曲還曲小樓深復深款人僧祖意待

飯客徒心此外知何事聽松松少音

金仙寺同東門韞山

夙昔謁金仙相違忽幾年南谿雙脚底北地萬山巔一喝如來下頫呼大智前今朝雪泥裏爪跡又新鮮

金仙寺同東門祝韞山

三人無意必一祝任機緣誰客亦誰主好山還好天僧方妙白水寺是古金仙豈待相招欸來游應百年韞山今六十我只後三年欲壽如何壽求仙不是仙完成一箇我保合大家天半盞屠蘇在良朋趁此緣

山門逌坐次韞山韻時余有小恙。

湖流溢暮磯風水谷遺衣扶疾人寧怯偕談與似微爆聲高嶺谿螢火小洲稀仰看白雲上銀蟾欸欸飛

同東門韞山發金仙寺

不吃僧家飯連朝腹稍空吟聲方隱隱行色又匆匆果老游如倦謫仙興未窮來來旋去去笑我任西東

同東門韞山入長溪靈隱寺呈晟公

隔月又相尋閒忙各不禁忙偏由自主閒恰聽人擒矮嶺迴高嶺游心廢定心當家昨旧道諸客闊森森

宿永明寺藏樓同東門韞山呈遠公。

因藏營新構樓成不立文三方宜遠眺一面受斜矄蝦客游行遍禪家寢食分欣然題句去非為主殷勤

華嚴菴同東門韞山飯康敬山。

晨興欲歸去轉道向華嚴林竹方成實巖松亂合尖盤旋嶺路曲消减夏天炎一飯倏踰午游人清興添

出花嶼忽失康敬山同東門韞山須之途次。

游人出花嶼塍陌雨霖零一騎忽相失三兜別自行過橋頻躑躅得樹且消停終宨來同道須知物可成

留東門韞山宿大椿堂。

聞說大椿樹春秋歲八千昔曾此信宿今盍再留連任地成嘉識憑天結後緣竹深荷淨處久久更悠然

贈陽城王雲門

老矣海濱臥遥天客到新良緣憑茂宰夙誼自先人把卷文章斐聆言意旨醇河東遺道脉歸去好陶甄

僧圓微三十

一所金仙寺皈依三十年他年年百歲好耐禮金仙

訪乘公

自我別太白于今已三年年前公出山我來空留連歸來乍相遇逌半琉璃縣我就逆旅榻公登還山船口頭只鹵莽未嘗印心田去年公古稀蝦辭客便便我不一致祝習懶江村眠今公七十一偶覓山中緣何以為公補祗有蜓狙拳

九月八日同東門古松坡預登高呈乘公

秋高乘興登高出太白名山高處多何必待他重九日偶然逢着古松坡便偕邛友登登去揔笑良辰得得過一幅雪鴻眞妙絕僧家覓絹試描他

歸來菴補祝乘公

放下粗拳且設齋屬公高第去安排除將七十還勾一覓起菩提再着鞋晚食此堪交作主師門我亦是同儕從今歲歲歸來飽方丈何曾足繫懷

奎煥樓不寐偶拈

楼外鐘聲耳不聞屠蘇終夕醉醺醺醒醒睡睡僧多少疇內游人乞半分

九日南菴同乘公東門限用杜牧之齊山登高韻。

登高老我尚能飛老伴同行怕徑微近仰盤山空欲上遥瞻明閣可言歸南天中止南菴路短與多餘短日暉一事消閒頻耐剔黏人秋草遍秋衣

自南菴還太白輿中口拈

四面環看太白高白雲如馬上邊跑不知到底誰能事都被青天一片包

秉公夕供角黍東門不能飧戲拈

老友偕來拉老僧終朝酬節走騰騰回來不食膠粘物應續天童一盞燈

留別秉公

弘智禪師去客雲和尚從元來山太白依舊寺天童興後有時應衰餘亦定隆如何公似續到老自撞鐘

劉亦師六十

亦師劉翁年六十游人無以為頌禱請俟後此六十年崑崙游返來問道

贈顏客姚端木

游人不善書也消幾帖筆提起亂塗塗辜君之妙術

喜王崔潭至。



年年盼斷子猷來疑是中途興盡回今日春風吹送到柴門不倩主人開

更無一語費商量春草葱葱生滿塘笑與先生閒看看箇中恰是老行藏

鶴江漠漠崔潭清兩地風光一種情來也堂堂去得得來來去去大家行

周因嚴至大椿堂訪崔潭次韻。

昔來開講席稚子但窺園負我欵延意辜君訓戒恩兩年頻咄咄連日又言言喜共河汾炙春風滿藿門

掃先大父墓王崔潭姚聖在偕至次崔潭韻。

光陰祖歿更如飛廿六年來賸褐衣祇藉名賢揚世德恰逢寒食欵春暉兩先生慕前型至一老孫為野祭歸不識九原情底似傷心雨露墓臺晞

掃先大人墓酬崔潭次韻 墓在九腦芙蓉山。

十載親塋往太空孤兒漸老不能雄愁他九腦巖巖象扁此三春習習風異地名賢瞻慕切荒臺野祭躡登同餕餘却復題詩去采絢芙蓉古嶂紅

陪崔潭訪太白秉公偶拈

客秋別去忽更年太白春深別樣妍僕外無名花煥發谷中異彩鳥聯翩快投香湢騰騰浴倦就空床滾滾眠此是誰家都住得蒿齋可在崔潭前

攜崔潭喬梓游東谷中峯二院 進退格

閒行入東谷轉步上中峯古塔依前祖 義興宗菴 高風懷兩公 山曉天岳 代山僧作主陪遠客尋宗大小天童遍天童只一童

太白山次崔潭韻。

巖巖太白聳鄞東代有人天闢大雄博得高明誇地勝添多妙諦證心空雲霾滿谷諸峯古松竹成行兩路通閒與行行兼住住樂哉拂面盡春風



雞山偶泊得古松一株山翁俞聖橋留飯崔潭有詩次韻。

扁舟晚歌偶開篷耳斷天童醒客鐘伐石山邊居舊識棲神臺上挺奇松不妨援止為酩酊未可行拖此欝葱俄頃因緣疇昔締君休看是雪中鴻

同崔潭訪五峯安公次客歲見訪韻

一年北去兩年息咫尺五峯缺再來大鑑無邊能遠照啞謎有子笑頻猜拖泥帶水聊隨脚 時將為長兒完姻 救溺拯飢也上臺 年荒告急者衆 今與崔潭相證到長空一亘亦同哉 我嘗之行未果

自五峯入大梅山歸途口占。

大梅和尚大梅仙今日重來憶往年獨秀一峯還認得諸峯認不得完全

山上僧家各有田憑他旱極不愁乾堂堂大地無私載滴滴微源有活泉

左寺照照右寺停萬山頂上一經行管他梅子熟不熟吃慣餐餐飯

鐵生
梅生梅熟是誰為懶向其間覓是非早起上山晚便落和雲帶雨五
峯歸
安公叠前韵再叠奉答
已成面目長相見莫道生涯此再來來少來多隨步出見千見萬不
心猶長官諸建看山閣大衆求登說法臺無量壽來無量客南谿限
得幾回哉
贈王齊五
歷倒庚辛十六元雄篇滚滚倒河源移般工力經綸世宋室沂公未
足言時以御會各體擬題相質
孟巳前秋舉孝廉季將與仲起聯翩時文隨手休粘手好為河汾擴
聖傳齊五孟兄演子卿鳶仲兄亦諸生
送崔潭返里
水陸行程過半千萬年跋涉亦維艱不知底事殷勤至更為何因倏



忽還觀海約成虛幻境看山興在有無間春風欲返吳寧谷時向仙
家借術擧
題崔潭小照卷子
霽月光風周茂叔青天白日邵尧夫兩人面目能兼得優孟衣冠一
點無
千載何人是見知景濂于此也狐疑金蒙山下再來客猶整元時舊
鹿皮東陽鹿皮子臨歿欲傳道于景濂呼之而不至
答錢近村慈署見懷
不與人徒徒五岳游人眞是浪游人歸餘南國名山與卧憫鄉邦飢
歲春天下艱難寧氣數眼前愁苦在姻親慙余袖手旁觀老述孔稱
周空自頻
崔潭當抵刻
乘與而來興盡還一天水路一天山西圖山下籃兜過逼肖王維輞
峪問

却愁辛苦古稀翁細雨飄飄又帶風試念遠來終底事只今歸去手
仍空
補祝崔潭七十初度
吳寧山中崔潭子花神生日其生日避祝一走五百里老足不為遠
道尼給我二月為三月默度古稀年七十別歸遺書始實告我與覿
面竟相失先生妙理忝無生無生生理乃不息祝不待俗不待我自
祝最善無人識却憶是日我野祭秦川墓在黃公側先生偕往實先
兆皓首安儲尚一出
叠訪東門不值時東門陪奉觀察江公于天童進退格
兩人前後入天童前一日余陪王崔潭至天童一樣春游與豈同笑我山川甘老
度輸君夙夜樂公從昨朝弹指還歸過今日憑欄等待空四十年交
交亦熟應無對面不相逢
鄒古岳枉過
古岳今名宿翩然肯到村君應為東廓我正企江門文學堪相賞身



心請各捫如何磨並涅堅白可長存
紙鳶示兒
頑頑冥冥紙糊鳶浪逐春風欲上天只恐偶然荊棘墜一條弱線不
能牽
贈徐公翰
才姚文長德較優蒼生多少暗蒙麻即今癃得磻溪客穩坐磯邊下
釣鈎
有感
德不無鄰却少鄰眼前高士亦齊人行踪習慣墦間逐妻妾甘心與
託身
閨房義合素相窺待向中庭泣已遲今且相從餘並乞良心喪到女
流奇
自勘
未嘗覺得一人來先覺阿衡亦孔哀到底當年仁術善放桐太甲亳

都同

已不能成物怎成先民道得甚分明何間夢寐晝妻子一霎饒吾未肯輕

自責。

眼前人類罕昭昭由我昏昏翳未消爾室不能無少媿此身可道足為標中天日正群陰伏大地春深萬景饒安得修成如許象年衰自顧影蕭蕭

五日柴胥山招飲

故人高臥郭東園招我天中共酒尊芼莧寨蒲蒸剖粽煮魚炙雁後燕豚老迂絕少觀摩益令節空叨飲食恩二十一年回首念光陰洵是隙駒奔

贈魯秋塍庶常

不戀瀛洲返故鄉仍將菽水奉高堂訢然自有終身樂外物從來盡可忘

辛丑冬平陽大雄落成煌公謝　恩而返屬題冊子

名山寶殿落成餘浩蕩　皇衷肯自居何事髯僧稽首謝龍顏顧盼一軒渠

王雲廷索題其尊人滄洲五經全場墨卷手蹟

仙人謫後已歸天應世文章亦偶然可惜傳家賢嗣子雪泥鴻爪苦雕鐫

中元後二日過長溪靈隱寺留祝晟公五十初度

風滿長溪暑氣微這條嶺路不依稀請公今日回頭看四十九年未必非

我來公出寧相左公返我行何自由往往來來只如此此間億萬度新秋

題楊治卿函鴉

塗鴉塗得極分明頗爱當年楊治卿一幅寒山枯木上有他形色有他聲



同東門游理安寺

暇日閒行老伴同南山一道理安通舊游石屋烟霞過十六年來各夢中（余與東門丁亥嘗游石屋烟霞）

楊梅峻嶺升還降螺髻佳峯去復迴遂有人天來振起宗風法象一齊巍

斜出松巔閣最高游人丁此久逍遙何須一向將針定方丈邊頭首獨翹（閣由方丈左偏而下）

一味看山不訪僧僧儕倫亦與逢迎就中舊有禪師住喚得芳名法雨膺（僧儕謂法雨）

法雨西廂座上趺東門響磕老頭顱只因一片夕陽句便覺通身骨節蘇

游人手出二游編拋引山居數十篇點滴誰家非自已胥獅語意本來圓（臺嶠題法雨山居詩謂點點滴滴似乃自己鼻孔中流出）

攜大兒就醫于安公叠前韵。

三兩年間一來者一年竟是兩回來衆人凡疾求公療一子心狂敢自猜萊菔及時充晚食芙蓉迎客笑秋臺相逢便施清涼散絕勝盧醫妙術哉

別安公再叠前韵。

得方抖擻仍前別稱謝遷延訂後來病子魔真寧易去醫王眼透不須猜行趨苦惱無邊海引入長空一豆臺異日箕裘能似續出家人佑在家哉

答翁深源永明寺二詩

富貴不足羨貧賤何足悲根心有所性夫豈外物移偉哉深源子才氣超等夷彼此五六十相見恨年遲直尼當此時天命則已知道在有無間子今亦言之切磋更切磋篤信長相期

為陳明府題刷耳圖

眼前清流石上貞松刷耳其間殆將以受人言之忠

為遠公題刷耳圖

拈将消息一條穿口眼歪斜闔半邊寫與僧房閒掛著耳根聹得懶
参禪

問汪抱樸病

我身無病只憂心五十八年病愈深一箇良朋汪抱樸偶然鶴膝不
難針

英年質美喜逢君落落南谿近少羣勿鄙吾衰同學步翻身萬里捷
如雲

題柴胥山西征圖。

尺幅征圖意氣雄祇今歸作灌園翁問翁沉痛餘多少班傅千秋也
雪鴻子胥自題謂西征時以班仲升傅介子許今歸老灌園一生沉痛
事業浮雲過太虛侯封博得便何如郭東莫道經綸易一片閒園儘
費鋤

讀柴省軒先生座右銘呈令子胥山進退格。

廿年漫說與君交不觧憑君取益饒壯去未曾牢立脚老來空欲覓



歸梢纓冠徃處多成惑鍵戶齊時尚犯佻仰玩先銘張座右今朝欵
我殆深教

贈柴性如進退格

少小工夫不可慵徵君垂得好家風只消父祖涯前訓奚藉朋師戶
外從孝弟終身難力盡文章他日易傻通一心心把箕裘續定是潭
潭府內龍

與萬九沙。

富貴功名不可将人生何事意堪強請君獅虎橋邊宅習習心齋坐
到忘

勿以年衰自擲輕欲仁仁至聖言明豈徒異教西方佛放下屠刀立
地成

甥周卜從三十初度

周家宅相年三十我作宣尼十五覩志學肯於今日始從心年倍亦
無難

讀程子語録有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一條因自歎教子無
術

父不能中責子中慙余未觧返之躬如何養得無偏黨克自完成一
大公教法拘方難見趣蒙時固執肯趋風九原争起程夫子打疊兒
曹學課工

西郭來課大兒

延君訓子意區區不在科塲逐隊趋氣質亟須深變化文章且後着
工夫童年家替開何術古樂淪亡補得無此意儒先曾道及誘之樂
學乃吾徒

乘公訃至

主席天童十八年一朝抛擲逝攸然維公立地終成佛勝我同塵且
作仙天上先皇頒懺祝公殁於三月十八日山中諸衲亁薪傳訃來無術呼
能起但掃閒村一片田

棘院前喜晤雀潭



恩科新闢萬餘人擾擾闈前莽問津但恐良心多陷溺誰将正學一
開陳泰州儒偉今重見海岱言遥此再申莫管有人傾耳未確然吾
德不無隣

和曾梅𦒱學博咏禾城試院柏次韵

柏也玆何地胡為久托形離奇標晚節憔悴雜群青我亦咨嗟過君
先賞識經請毋太留意萬物揔歸冥

和曾梅𦒱學博咏四明賀監祠柏次韵

賀監祠邊樹尤哉邇欽形侵門餘水白凌堞賸山青倏忽虬龍隐須
臾今古經瑟希春暮客觀化益心冥今祠柏夔

題趙功千意田小山堂。

君家清獻有高齋千仭祇從一簣來莫把此山終號小域中五岳也
堪推

伯仲英年共景山山高正好力躋攀小山今我來登頂一片名園到
睫閒

小山堂雅集分韵得釭字。
蒸桂庭深日照窓小山堂厰酒盈釭客招浙水東西好心爲君家伯
仲降質直獨持詞利鍔浮囂盡屏折驕幢大洲一脉斯文在鉅眄他
年卜共扛
清和望後呈崔潭（時崔潭向荆山詩有贈）
漫爲科塲一送兒良緣遘我舊心師邇從半月家常話契合無方帝
載知學力傾歸新得友襟懷吐出舊題詩清和未盡休遄返示我多
方淑後資
送崔潭先歸。
先生畢竟邇言旋客裡情懷更可憐烟火萬家人寂寂雲山千疊我
懸懸有張口好憑誰啟少箇心堪與俗傳只此平夷處世語金針難
度與時賢
送姚聖在謁選并應恩科。
剛方果毅孰如君世上今需此一人況是元年逢嗣主其如大耋



有慈親商量出處心殊苦切近人情語逼真此去一官還一第知君
揔不爲榮身
西湖大會絶句（主會者忧大宗人多誇之吾友萬西郭謂會中人盡能名士不可與文至日爲會飲故有是作）
一片西湖百爾人相逢盡是降衷民爲堯爲舜今朝共區別徒彰我
不倫
邪正貞淫或未齊斯人不與欲誰歸彝呼鳥獸心何忍試問宣尼必
謂非
世降惟憂不好名假能一反便成眞匹夫匹婦溝中在是我推之莫
諉人
脱穎囊中客姓杭登壇還被俗嗔狂雖然鍛鍊還須火料有精純一
段鋼
太白山哭秉公
秉公秉公亦何意忽然一旦天童棄游人昨日晛晴來今日山中雨
如淚

在潤楼邀何易巖小叙同叙者李東門楊遜亭錢近郵。
衰年二暑卧蒿萊直待秋新出一回先哲即今鄞潤在（謂樓主徐心韋侍御）碩
人遠自蜀涪來紫薇花映青松樹白石橋依緑水隈壺榼不嫌草草
甚終朝拉伴與徘徊
易巖携游應夢名山至妙高臺上有日月與身齊句
名山應夢壺崔巍破暑來登亦壯哉後起倦尋雪竇寺先生還上妙
高臺賈他餘勇明時去濟得千秋大業來日月齊身詩是讖出山行
看躡三台
易巖游上隐潭余病泄不及從
上隐龍潭勝曾看瀑布回中間微有揖全幅未經裁幽谷無陽到初
秋泱暑來自憐衰後泄困卧倦追陪
從易巖登千丈巖。
佳勝在山前危巖丈及千俯臨無地載側看有泉懸飛雪尋何處（巖上舊有飛雪亭）
轟雷起一邊此生剛再至珍重蜀仙緣



挍雪竇方丈鵬遠上人
雪竇山高最是高上人站得好堅牢吠余自號游山客十六年才第
二遭
易巖游補陀得紫竹林石一方芝田明府屬次令姪際飛韵題
之。
何來一片石生具好林巒似有大千界藏於尺幅寛獨㕘知佛性同
賞受人餐磨琢無從下天工巧自刋
仙吏承歡亟遥從海外山得兹紫竹異勝似綵衣斑拭拂親心快摩
挲宦興閒清風應萬里載向蜀涪還
送馮如岳游粤
游人老矣不南游西北東中徧肯休殘夢未能忘嶽麓餘程尚欲及
羅浮蘇公文筆垂終古葛令仙丹轉到頭今日聞君之嶺外胸中如
有物來勾
楊遜亭六十

君甲辰我乙巳年相去一歲耳今年花甲君甫週我亦明年週甲矣
君三子兮我亦三子君三子兮賢且能而下更有孫有曾兮我三子
兮長方弱冠纫方入塾而不知其將來何似君之福厚如坤輿兮我
之福薄於紙是盖各由其德所致兮不可謂是天所使願君積之更
積兮俾我效法而靡有已君不聞至聖先師兮耳順之後有從心志
學之境無窮止為君侑一觴兮請自今日六十生朝始

壽李母陳夫人五十（李處久將軍配）
十年秋肅轉春温眷就兒孫逈不群今日華堂觴五十九京深慰李
將軍

和縣幕沈元一對雪有感次韵
年飢更柰雪霏霏力盡哀鴻已轉飛戶戶衝寒趍水粥村村載道結
鶉衣牧民慈父何能爇助理賢賓未忍歸際此寂然無一感問他學
是孔周非
玉山四映碧山低善詠休文眼不迷即景年殘聊搦管籌荒夜凍毎



燃藜靈臺皎皎光相照瑞葉紛紛與獨携縱使軟紅遮眼涵通天別
有一般犀

次韵酬雷恕齋
游人未敢道餐霞歲首飢驅遠離家齊漢徒然降鸞雀江天無暇侶
魚蝦村荒門冷遭時厄容返春來感物華試覔仙鄉何遂興雲湖十
里影橫斜

訪梅雲湖酬雷恕齋
年來何事別匆留不到梅花爵下游今日揚州佳客共旁皇恰似在
揚州
擔上梅桃太極行定山一語見平生先生拈出中尤妙萬爵梅花一
箇形
絕真妙處在無詩醉後懵騰夢杳時無夢夢堂曾醮筆先生夢轉亦
題之
題出梅花句子佳朱衣頭點暗矜誇暗中却被歐陽覷誇道朱衣是

片霞

玉蘭花放西師馮子容暨維揚雷恕齋僧寒峩謙收見過
皎皎臨風點吐芳荒村老屋頓輝光往來塵眼何勞盼採擷飢年足
自嘗佳客獨投千里契閒僧兩覔一朝忙有人更擅家虔絕不遣丹
青寫幅藏

浦陽方冠山見訪
浙人寒過此年荒自限門前一帶江衙淑獨眠春忽仲古心古貌容
何邦相看驚自空天落與語真令老眼降遠祖遺文千里覔浦陽人
士好敦麗

招周因嚴晤方冠山（冠山號謹古為人朴）
雅訂金蘭六載多愧無半點與觀摩華蕪陋農樵等學識荒唐稱
赤何東邑耆儒疇昔到浦陽野老目前過招招卬友周旋去可有輕
塵益岳麼

姚節婦



姚節婦姚節婦許字人未成偶夫事之死輒守哭失聲幾喪明賴舅
醫聊爾生父母死無所倚或嫁之欲赴水剪其髮毀其容俟得姪衍
夫宗叔又亡妻再醮姑老疾誰與療乃如姚書婦職姑疾瘳心叵測
驅之返婦願違舅姑殁窮孫悲年四十有二齡格於例未獲旌姚氏
族鑒其篤迎之來給以粟卬友周謂足多既立傳復作歌南谿老何
以表口嗟吁不能了吾族祖鄭子球隨父戍去不回聘楊氏亦如此
第當年有繼子婦姓方苦倍楊令人傷斷人腸

天寧寺晤晟公
我游古岳公與寺弾指光陰七載强寺已頁新岳未遍輸公一片鐵
心腸

范希聲鄉薦
偶然一舉尋常事只作浮雲過眼前此語恰逢良寶落當時先子幾
流連名家門第才堪續正學工夫道貴全今日是君爐冶始他年鍛
鍊十分堅

何芝田明府留玩春蕙。

春盡邊頭競吐芬小盆大盎更成群移來猶帶明山土栽後初披穀雨雲川浙東西同異臭軒逹上下各氤氳醸芳醖馥長如此世上何人不爱君

芝田明府屬賦。

誰遣幽芳出谷來春深三月此間栽主人最是殷勤處看去微嫌太剪裁 右惟蘭

一枝九蕊出芳藂客客踈踈逈不同何必閩蘭與楚芷眼前勝在浙江東 右品蘭

軒中逹畔及樓頭處處容人恣意游物我原公懿好一大家收拾此清幽 右賞蘭

頃刻誰傳此際神王香蕭室更周身汞言好屬同人共彷彿狂曾樂暮春 右詠蘭

至金仙寺示僧

一片白洋湖中有青青草昔者嘗患多今者未見少爾今試下手一握一株槁日日肯握之不怕握不了握到一株無湖光全體好下手即下手握之捹到老

閏四月十日補祝安公 公去年八十

浴佛誰言四月八安公四月是何辰去年八十堂堂過月閏今年又一句

九九年庚一點明峯頭養到十分靈生天生地生今古揔是安公一箇生

偶然示現五山峯箇箇山峯是雪鴻欲向那峯窮示現五峯無始亦無終

唁東門喪子

老友東門少子季言篤於孝事寢膳晨昏承養先意以報親恩夙昔過之目擊心存謂我老友爾福爾敦是天所佑有此後昆一朝降割天不可捫東門之哀其何能吞



毀子喪明昔有西河至性至情感發廟他今者嘔血謂東門何然曾氏子執理不阿謂於孔門獲罪良多維彼古人如此切磋戭不至滅哀亦宜和孝子之天帝德之頫

雨中安公携訪王同江學漁曁林半農 時半農從烏思藏歸

五峯每上必云云咫尺伊人可樂群二學士偕常近佛一書生返自從軍西天絶域如同履夏日閒田肯共耘耘到烏思藏過去五峯花雨恰紛紛

題王學漁卧游四明圖卷

四明只有兩窓明兩面從來混沌形混沌那邊明也否游人休卧不思行

山僧指引在前頭左畔携兄已得儔底事丹青虛右畔等他客返一人游

題范培園借軒 培園業醫

廣厦将開千萬間活人無莫德如山君懐達識聊名借我出公評合號還

大椿堂蜜萱盛放堦黄希曾甥董羽客邱又冲曁長兒大節限韵。

時花日至發荒園黄淺香深蜜色萱不是尋常堂背草自甘幽隠宅西垣兩畦百本留佳種一堦双甥共薄尊醉眼試看無與老忘憂忘盡到忘言

議牧僧房次周因嚴韵

本無盈縮與洪纖釋釋儒儒共矮簷正法光明傳亦贅通書太極語徒添儒常造釋心如合釋每留儒佛並瞻莫是一般閑誑謔無鬚騰口說掀髯

答安公寄贈次韵。

給我瞞人九九翁何曾五岳有清風還教去嚼蓮花味更道須攀石窟東到處回心多是妄隨機轉步畧無匆可應一亘長空界定在我嵋頂上通

酬學漁次韻
老我逢君在此年衰愚猶異附強賢郡南耕讀長堂構方外游叅小
地天要似學山樵學海相期登岸與登巔發明交互真方出孔孟徒
寄孔孟傳
破衲翩翩大耋翁（安公謂） 一瓢桂錫轉如風時招五岳游人步旋入三
天大士東蓮社素心非漫浪雲軒片石豈倥傯別來兩地嚶聲起西
竺東華路本通
酬同江次韻
尺牘曾珍王右翁（右仲先生同江曾祖）歲時披覧緬清風誰知君即其良裔一
見吾輸此素東晤語不能同泛泛辭行可惜太匆匆偶存軒稿鴻篇
在更倩高僧覆一通
請君題款勿題年年字稱呼世上賢好我閒情應太古游人默契但
蒼天道岐秦越均為道巔到崑崙未是巔夜夜一燈明不熄開門瞥
見五峯傳



酬半農次韻（半農號南溟）
休隨薄俗浪稱翁（舒後村詩薄俗稱呼盡帶翁） 交重忘年是古風半浦淹人無達
識南溟從客太虛東晤還投句蘭馨合拜不登堂爪跡匆童行若將
先世溯君高我下敢平通（半農為徂徠用圭先生之好）
嘗修片刻短千年名短名修總未賢裩蝨園今蕪範古井蛙論地亦
談天誰從星宿曾窮海史識崑崙怎達巔幸有過來人邂逅可能一
一為余傳
安公垂和訪同江學漁半農韻諸韻既覊後倒用原韻覊之
頃刻吟唔便觧紛門前還有萬夫耘早禾畝畝將成粒新豔篇篇可
偃軍此後相逢無別語從今異地亦同群煩公轉致諸君徧我只人
云我亦云
次韻答晟公平陽見寄
高僧日自撞鐘好億萬千年亦可過更倩誰來消遣共休招客至緣
纏多亢山頂上山無際平水津邊水不波五岳游人游脚濶何曾一

渡隔曽娥
次韻答東門索大椿堂蓮花。
凡人樂忘憂老且不能至安得有病侵身輕如插翅東門喪季兒中
心難恝棄景狀頃殊前老病來何易我思君有軒軒名題曰寄有蹟
可以臨有酒可以醉時花更芳榮主人寧顛頷大椿與閑閑兩地無
憂熾産荷本不二報君疾啇使煩君仔細看玆理天所賜
晟公主席平陽衆饑募食偶拈示之
一片閒田與衆耕主人勞倦不勝情俗家父母如微夢試學汾陽一
宰牲
次兒早讀（柟蘆）。
陡然知向學未曉起然燈大覺書聲朗良堪老耳聽聖功慙我缺祖
武待兒繩從此昆和季相應志氣騰
長兒夜讀次前韻。
孟兒兼舊志客夜亦挑燈有僕歸來報令余起坐聽弟兄初未約師



長不須繩箎唱壎遙合應知家運騰
次韻鼎安公枉祝六十
誰言佛氏法無生同此人間祝嘏情妙勝重重招我入好音娓娓向
前鳴隨緣小飲中山道一夢旋過舍利城生半生長生不二南谿避
祝祝先成
安公醉後呈東門。
謂公死矣忽焉生未醉誰知亦未醒兀爾形骸仍土木冲然色相具
神情由來白墮壚邊倒一任青蓮筆底傾半點不曾經道着不如不
道却分明
東門攜登九龜山次韻
年饑游興全消減冬半時光乏暖和蔦地嚴颸天際發高懷老友耳
邊歌靈龜勝蹟空招客哀雁嗷音忍聽他聊與躋攀一憑眺眼前郡
邑可如何
九龜潭酬東門

九龜潭裏龜無一祝我長年未必長却喜門逕殊廣濶更睨龍象頗
嚴莊狂風消滅無何有短景流連此一場莫被支公冷眼覷上山猶
忌落山忙
酬張韞山次韵
世道只今逢運否野人無力挽天和偷生花甲徒然滿失德殘年莫
可歌暮景正憂虛度盡良朋深用切磋他披箋須裡規能寓赧我容
顏奈若何
題一隅閣與雪崖弟限韵示中子
俗子多昏蒙後生忌浮薄繩武念祖詒燕翼懋父作執迷人道亡習
惰光陰錯卬德勿矜修兒曹宜浪謔芳菲集家園珍重培棣萼爲龜
先後徵拈著一再索何我舉此隅而莫應此閣吁嗟吾中子三反汝
期託
再題一隅閣仍用前韵
人生天地間自待不可薄一隅反三隅是述亦非作古今下愚多不



移遂成錯鳶魚具天機齊物寧諧謔春來萬彙新各發頴與萼造化
本自然奚煩人若索昔將五岳游建此一隅閣淑後更無他教術于
焉託
謝安公柾祝六十
前生度我是誰哉此日更生向此來片幅青松隔世飽生生合謝億
千回（公柾祝致画松一幅上題詩云借來若水画中松走祝南谿江上塞江水長流松老大青峯江上飽浮冬）
春禽反舌已無聲飛到五峯山又鳴不是五峯時未夏山中伐木且
丁丁
再宿五峯送舊韵。
初炎夏日如環轉一載祗成一度來週甲光陰全斷送更生事業怎
疑猜酬公語質書無價粒我年新晒滿臺一宿不歸還一宿寶山空
手肯回哉
贈別新輝山別駕
五岳游人野性疎公門踪跡杳如初不知何處情難恝此日攀公出

里閭
聖朝治水仰文襄繩武人來闔郡望別駕亡何解組去川渠誰與議
疏防
嶺表中丞舊姓蕭先君知遇感雲霄元來公坦東床腹協贊蠻荒兩
露銚
當年遠道送行旌司馬風流在四明此是公家賢大阮公行先後可
勝情
李孟蕉病中四十初度出一樂軒詩稿索題因以誌祝
東門長公李孟蕉善病歲月何厭厭手親藥裹不出戶床頭祇自將
詩拈拈詩百首與我看看君詩復看君面眉稍帙尾生氣來今年強
仕君應健
李孟蕉索題夢游巴蜀記倒用來韵
蜀道難游似上天李生有夢却相纏景行不肯居人後進往公然出
眾前險阻獨凌君壯志留連自記此佳篇舉頭那怕崑崙遠未是姬



孽別孔年
中秋日招雷恕齋飲邑丞董公素園以祀龍豬山亦至。
丹桂初香秋欲分為邀明月更邀君誰知召父高軒至降自龍湫扶
雨雲
荒江一曲野人家令節蕭條莫可誇唯有夜來明月好清光不被點
塵遮
敢攀今夕少徘徊霽後中天月定來萬里無雲良勝絕三人同坐一
靈臺
酒闌偏被雨催行冷署荒村合不成莫是欲疏銀漢去主賓容計惠
蒼生
輓張漁谿
卬友三張孰與齊四青歿後又漁谿韞山連歲行嗟獨踽踽同余首
重低
見君多病一年年藥石生涯甚可憐今日徑歸泉路去猶疑人在榻

旁邊
醫卜琹碁字畫詩般般妙絶擅當時祇今兩載不相見將去知還付
與誰
艾後文章一舉鄉一長未展到巖廊猶贏蓮際蘭茁茁待到春回定
放香
送遠公主雲溪寺。
抛却城居忍入山雲溪路上水潺潺豈風陡起諸塵滅一豆長空景
象間
莫道宗風已邈然支公火籍遠公傳群峯箇箇袈裟被日楦經行在
寺前
石人山曲兀當空前有先驅後有從儼逐袈裟峯共出出山意思在
迎公
公來願力問弘不頑石爭教點得頭今日廣長原在世開堂先着去
招求



別遠公留題雲溪寺
寂寥方丈閙烘烘有箇賢僧住此中世外人才今亦少眼前釋理欵
曾通若心造就知難緩大覺提撕在至公明日我歸徒衆集迎他初
祖鐵鞋東
春分日雲湖觀梅晟公留宿長溪嶺（葫蘆格）
一年天意衆芳迷梅爲春分始放齊深谷千林舒競日野菴幾樹出
橫籬人從曉起行侵暮舉自東偏統過西笑我如隨梅腳轉煩公引
上上天梯（嶺甚高故云）
次韵答韞山問疾
花甲吾周矣更生莫是多偶然遭肺疾由我失天和不貳修安在無
閒老奈何合除無病病方寸具行窩
浴雲溪寺
但促山僧煖浴鍋入山要務更無他碧清火熱雲溪水貽我南谿快
活多

草堂玉蘭花下呈雷恕齋。
梅花有約緣相左一片春光待玉蘭好似素心人會面廣陵老友果
來看
朶朶邊頭澁瓣封春寒霜重未成容看他明日中全吐香潤温清潔
艶鬆
望春春在草堂前莫道春遲苦怨天到底花開還結子春逢造物亦
周全（玉蘭俗呼望春）
携來勝侶陸林周如玉如蘭意氣投花下明年須再會勸君襆被且
淹留（時恕齋將還廣陵）
再浴雲溪寺。
此身莫問是誰身頃刻誰堪着點塵湔濯昨來成獨潔清涼今且願
同人眼前太華時時變世外湯盤日日新不識搬柴運水客幾回於
此一濡巾
田間（葫蘆格）。



老矣南谿但業農小人須也頗從容上民大抵惟爲善耕稼何嘗不
與同沒世工夫將已舍一天造化在人從平平白白田間地那有塵
來惹得胸
唁姚聖在。
未嘗妄誕況鑽營臣罪如何犯　聖明質語特颺寧草野清標獨樹
實平生回頭往轍道遥過素位前途正固行方信君身誠不失北堂
無藉錦衣榮
示中兒
聖諭申明十六條兵民誦習一般教如何志尚趁桓者好自躭閑案
上抛
孫吳兵法古垂名多少工夫鍛鍊成徒爾嬉游銷歲月恐難充去一
名兵
先生謂爾畧收心地喜天歡不自禁誰道眼前無獵見先生一去爾
難尋

老牛舐犢頗情長隴上馴耕用始良休到田丁牽鼻去鞭笞麾斥苦承當

詠物示中兒。

院裏香萱左右栽幾年人事重滋培即今韡韡花相向勝似當年棠棣開 香萱

莫言腐草化成形昏黒偏饒一點明珍重囊來資夜讀伊人千載竟垂名 螢火

送雷恕齋還維揚

老友維揚返買期別頗難良多真契合不是偶盤桓悃款殊堪託溫恭更耐看惠然前幾度秋桂與春蘭

時俗如相涵人天每獨忝何曾偕我說蚕巳覩君諳室遠心仍見年深道共揞死生猶不隔一別未難堪

為僧朗然募製祖衣

製得新衣堪作祖不消祖付着殘衣隨緣多寡捐成日領袖諸人淨土歸



自後海返宿長溪靈隱寺

曉翔蒼海暮棲山一夢何曾着世間但半空床天暑失山虫奏樂響珊珊

題汪抱璞復園

誰菴邊畔復園新復自天心抑自人勝果終成三世主良緣再合一家賓(先大人交窩昭先生嘗游是園今余又挈子偕至) 青山歡喜伸頭覩綠水殷勤展面親妙法未知誰法妙蓮花朵朵證前因

酬王霍潭枉祝六十。

年華周甲已全拚敢作遽觀况孔觀逆耳言來爭順受(龍溪謂耳順是能受逆耳之言)知非事到每多端撫摩人體誠天貫(先儒言天實貫人身)劈破毛頭信海寬室本無塵塵易泊何時拭淨與君看

次韵寄酬鄒山樵

朵雲驀爾自西來欠事游人不用猜造物從違由夙定襟懷行止一般開初非有意留他鈌亦未中途自輾回只待忽然君造我相攜能啖大梅梅

病中感舊

年少奇貧曾患血觧囊誰與贖參苓白金十两親攜救元有當年張四青

甲午親喪猶未畢怔忡心氣不能哀偏舟曾有東門卹老矣而今可再來

和晟公半生亭示兒作

雲在秋天花在蔚上人道得不模糊傾腸吐出清腴溢爭說新詩半字無

病大懵懂匡牀臥萬法茫茫驀地無那有雲花著天蔚一般妙處絕模糊

病無病

六十餘年無病翁一朝患瘧俗雷同安能方寸清如水但覺尋常瞑似蒙寒熱困人依候至形骸累我幾時窮雖然有病終無病浩浩天君本太空



大汗(進退格)

雨晴晴雨雨還晴一病纏綿起未能憔悴不堪時令虐調治無奈俗醫盲循求因致黄梅暑黙體機関內熱蒸輾轉四旬餘二日終須大汗始和平

病間

準半秋光榻裡殘外人疑是睡陳摶耐他遞換三般氣(秋分寒露霜降)好箇難成九轉丹求藥多方愁路絕點爐無術幸天寛一番火又一番火三十三番火候完(余瘧三十三發矣)

立冬日偶題(進退格)

上榻秋分下榻冬南谿於世一何慵人情歧視寢與二我意平觀生死同諸妄已先形寂滅無聞更幸耳龍鍾時方閉塞姑休出與物歸藏道豈窮

病起。

自訪文殊到五臺何曾舉趾郤思回轉從火𧮫坑中入便出清凉山上來更是一方新國土絕無半點宿塵埃沒頭太華靈池浴萬㲄千燒豈畏哉

立冬日劉順之携菊花至（菊盧柗）

秋深難見菊花明病眼昏昏幾欲盲萬事歸天求覔懶一生寄興有無憑緣來幸遇劉郎擲節晚偏依冬日榮珍重兒曹加護養案頭滿汲膽瓶盛

催科迫

追呼檄使日相望虐政何如虐病長鬼尚知寬蹢甲老官胡忍㨯疊秋荒鞭笞一比三千過（一比責至三千六百餘板）耗羨新增半昔強（前鹽課耗止加一今增至加一五有餘）因念月川拱母在年年輕緩自完粮

南皐簡園頻來診視

最是南皐及簡園閒情遠病屢相存不知由我終何取自問為人未始敦天下時行方大疫世間心地頻多昏兩君一體醫治亟哀矜南谿豈足煩

餘瘧

依依最是爾多情別我回頭不遽行來似潮環期有信去如舟碇杞無程隔朝小喫潭沱棒不食遥望舍利城惟藉一箱爐火力免教寒勢苦相爭

樵者徐顕卿饋冬筍。

經年野哭賴卿炊兩雪風濤不憚疲太古深山天篤厚沴時久病我思惟蟄龍得氣初胚息群虎甘人正孕順大胆揠來勤恤病推心救世底難為

殤幼兒

老夫合死幼兒殤天譴如何汝代當生母夭亡原失恃胞兄暴沒早離行四年課讀勞徒過一病延醫錯可傷爰念龍溪相聚筭曾無半日底情忘（王龍溪喪子門人恐其年高過傷龍溪曰人生父子除幼小無知及年衰不涉事外中間相聚約畧不過二三十年余哀不至傷今兒幼是龍溪所謂三十年未有半日也）有子何論才不才不才天奪獨無哀歷年顧復恩情淺此日追思痛病回絕後悲號兩母共（嫡母眷母）殯期臨視一兒來（仲兒獨往臨殯）猶勝舉目無親者矧傍衰翁生壙哉

崔潭叠前韵寄酬仍叠前韵奉答

才說拚時已不拚不拚毋自作拚觀顏違只恐當三月孔竭無非就兩端到處山川千載勝各人宇宙幾般寬甘泉家事他何事老上祝融峯頂看

同晟公訪梅甜華嚴堂

兩載探梅有定程不偕俗伴只偕僧看來人物如三色驗到先天共一情徑路周環成大極招尋彼此具良能經行幾匝華嚴室朶朶梅花結果明

将之南岳閗姚江胡泮英将刻南雷遺書訪之

此心此理邇遐同咫尺鄉邦盛事逢好古先生饒著述起今後學樂追宗肯抛阿堵千金諾須發名山萬世公（遺書多藏余家）何必南谿南岳仰鳥峯高娩視融峯（泮英家于鳥山）

浴雲溪值遠公出山

由我由天兩任他游人行止竟如何未趋岳麓炎千里先就雲溪水一鍋鋭進時毋庸鋭進蹉跎處是否蹉跎祇須現得根清淨坐待公還與濯磨

梧岡崔潭歌。

李梧岡李梧岡挾奚才惜太狂邀一命宰曲江遷被黜還鄉邦鄉邦不耐爵久居仍走長安擬上書上書未遂客死旅櫬淒涼拋僧寺家貧妻老子幼小孰住收之歸故里我慈邑東馬鞍山有僧通會居其巔年年歲歲北走燕收拾遺骸将三千忽焉一緘緘金來僕僕遠屬五岳游人轉相屬游人将游南岳装已束停由行脚登山與僧告梧岡生時意氣如雲交游良侈窕竟死後誰其為此此舉倡自崔潭子崔潭子崔潭子


南谿寤歌 卷下 丰

補甎

南谿耕者又何求拚却農忙欲楚游不為　聖朝勤務本却從蠻徼事周流浮萍異實重生未衰鳳狂歌再奏不聊補舊甎懸杖底沿途好抱水中漚

往五峯邃安公他出

木筆無言口不開繡毬罌粟咲相陪五峯客到頭頭主白日中天又滿臺

次韵和安公笋熟見懷（進退格）

大小分年歲熟來無不齊昨年輕錯過今歲重相思取嫩鍬離手徵鮮汁借虀經公一煑製老口倍饕之

次韵和安公辛夷花下見懷。

番番來後必思君來必揚葩並吐芬百里尋常希見面兩年瞬息竟離群三三又邈春光矣七七何能頃刻云卻喜不持初祖戒到時先立語言文

聞閼中屈悔菴至甬有作

中州薄堡趙家郎前月郵筒遺八行謂我西秦布衣屈即今遍採國風忙三千刪起邪應落十五編成旨用臧驚地轍環於越至好憑問訊鄞儒王

福林寺（即金仙寺）

老年衰病日侵尋未斷緣來此福林白水名湖多綠草黃梅不雨帶輕陰天空地濶尠常態後死今生爭着心因勸主人相訪去五峰山上出觀音

邑丞董公素園攜同令弟鵬扶暨田十千雷問川枉過

落拓南谿一老農年衰無復夢周公漫勞車駕臨荒塢絕少謨猷蓄鄙衷道義切劘朋友共天倫敦篤弟兄同攜來一段真元氣四海惟須此擴充

堅門至（栝蒼）

數年不見故人矣南北東西安適哉幾度鐵鞋經踏破一圓明鏡費摸揩好持艮背行違訣自具長生不老胚病後諸因都徹否請君默證去今來

顒孫週歲次韵酬堅門

纔聽新呱又試週高朋琢句太風流晬盤餅作金圍喚比到紅綾意更休

翁不知經腹笥空爭教孫小尚同翁命名二曲期他肖絳帳翁休近馬融

臘朔偶拈

寢興作息一年年又一年餘三十天修已畧無分寸德與人多有萬千愆時時省察寒光凜念念拋離爝火燃爭奈由冬冬不住不消月盡即春旋

題屈逋翁硯池瑞草圖

微坳點水沒些泥驀地中間發穎奇勝似吾家古書帶一朝瑞應產不其



詩家絕品是天然最是何言萬口傳握管先生心會際池塘春到硯田前

題田惜亭風雪歸舟圖

一葉扁舟歸向邗蕭蕭風雪可勝寒請君興到中途去作箇山陰訪戴觀

送逋翁堅門（逋翁姓屈名傑時將往揚　堅門姓金名滋時將往兗）

閼中屈布衣山陰鯀鯀子二客均無家先後適至止嚴冬臘未盡逆風帆正駛衝寒遽告辭何急乃如此維揚何所歸東兗孰堪倚各方去奚為行或任天使布衣有詩云安得杭州死死後添箇墳傍昔林處士吾謂布衣名處士字乃爾何不號逋翁以其名自氏孤山山之陽快雪有遺址吾將呼同人相與往謀始築室三兩楹居君稱君旨布衣曰休哉茲舉誠然美吾方事刪訂詩自　今朝起咄嗟鯀鯀子無事他適矣助我業千秋賞此西湖水風止且暫別前往杭州俟執手遂分手南谿曰唯唯

上元前三日偕晟公訪梅馬上口占。

兒狂壻病互猜疑難道新年老數奇過事不將心繫絆看花豈便眼迷離紛紛雪浪雲湖捲漠漠檀馨水鏇吹匹馬逍遙花裡外高僧偏說未能騎（雲湖水灌俱地名）

梅源菴（原名華嚴堂）。

老向梅源歲一過看梅之外更看何看看還在梅源住不省華嚴就是他

竹林迤邐幾株橫橫出籬笆上一層箇裏僧家好受用樓頭多是美人凴

古榦當門繫東騮宛然畫幅子昂留亘光聯綴形成蓋顆顆分明在上頭

獃溢清光耀素輝東偏一蒔最芳菲世間好尚從來別肉眼相看謂欠肥

萬物惟須亘氣存曉來滿院愈精神不知我亦如花否朵朵無言花哂人

次日晟公返長溪余入金砂出東界而歸

晟公有事強他來似覺花情減半哉放去還山良各遣東西分路盡情開

吟鞭揚起向資西祖句騰騰叶馬蹄何必林逋餘嗜恰暗香踈影罵低迷（資西寺名）

人家多少錯金沙誰解留賓賞一花昨亘儫來西界宿有人携榼出油車（金砂油車俱地名）

昨歲徘徊峻路頭幾家茶話欵相留今朝一轡穿林過瞬息飛馳更自由（峻路頭地名）

一段春情注此中憐香惜色與人同不教馬足由連久香色仍歸之太空

觀化

眼前大化異遷流禍福騰騰捴自求人落風波方得意我逢豺虎不生愁阱中子知皆驅納易處安居底怨尤無悶悶無成遯世終須留箇老年頭

夏五訪安公

別且逾年矣衰儽敢憚勞目中誰志士方外此心交啖蔗甘彌入逢源樂肯拋一人可不恨歲歲五峰坳

每逢山笋熟買棹一從公時物循環轉吾心流水通笋年分大小佛說豈虛空老口饕仍昨從公未有終

夏五訪東門

四十七年咲讀居先今踪跡不同符先時一月幾回至今歲三春兩夏徂老境相看衰病各新聞互質是非殊慙余不學乖違甚議論拘方識見迂

遺東門紅白蓮花各二朵

此是南谿產頌君仔細看本來非二物紅白一般般

曾是元公愛從來釋氏妝各家都去得莫辯此源流



送劉卓菴明府

誰還借寇與慈谿曾挾牛刀此割雞不忍心誠懷赤子無欺意獸現天倪行藏由我儀如一用舍隨時道可齊因憶公家前躅好千秋文靖為公題（謂靜修先生）

送何芝田明府之富春驛

誰令古堇不羈宰往作春江況瘁夫天下應無孫小白眼前却有管夷吾繫將棠阜終當釋會似葵丘可借圖自是天將降大任苦勞餓空拂多途

百順堂自責。

罪人百順堂中坐獃憫門風日改他孝弟天良胥陷溺詩書世澤捴銷磨孟鈍繪事誇予治仲樂戎行狎虎河自是年衰蒙養錯而今已矣末如何

閱慈湖書說第六條。

難將一片倒瀾廻還殄風成黠獃哀議論但聞原伯魯心懷誰是漆

雕開夤邀薦剡穿脊骨犇誦訐謨媚世胚不但虞廷胥命聖慈湖後
起必檹推

寄西郭

吾昔鐫小章顧學栁下惠以此持贈君君今不忰浼視前忰浼時吾
目當刮翳君既知其首知其尾安繫不以三公易一介為要諦
吁嗟西郭子善事　聖明君徵之既有謂薦者非無因女子適其夫
母往送之門戒之曰無違其道乃成坤坤道直方大以此為順云

煌公七十（時主天童祖席）

十年前祝公六十我預識公未得閒果今未踄太白山先踃小白嶺
欲穿動即靜耳非兩樣出入如飛不用杖一日一日百四十未為七
十壽無量

初冬野望見紅蕣一株

霜葉寒深蕣蕣空夕烟抹處一株紅看他獸有凌霜意曾不禁枯與
衆同



望抑洪亭

神禹威靈壓水妖茲亭一建海波消誰知有隻慈悲手朝夕拈香亦
孔勞

酬馬石門明府

崔皐仙吏筆生花不似江郎但夢誇信口拈來全脫俗開緘看去却
成家銷人宿疾為功驟（時余久患肺）動我新吟引興賒緑蟻莫愁供億乏
白衣尋遣到山衙

題煌公鏡裡圖

一片青銅磨得光自家面目現毫芒不消更倩丹青手描取園兒掛
上方
多少銅斤和了鉛官家正要鑄新錢如何度世牟尼佛當面還將一
面懸

題煌公持錫跨象圖

巨獣從來不易降一朝降後沒些狂如今拋却手中錫跨向蓮花座

子傍

弔衛公塔（居梅菴僧指所建）

乘公弔後煌公慶中閒衛公幾歲乍玉麈揮揮來看我鎮鞋脫脫去
歸天枯柴一束憑誰拾片石他山賴客鐫今日焚香為小答往來禮
竟缺生前

生朝太白山（時年六十有四犍轄格）

生朝一句說無生不逐塵寰以壽稱八八年庚如卦易三三火候没
丹成爽翁合以天童侍掞旦聊為太白行惹得旁人浪猜測謂余自
祝究何曾

太白雜咏

一派寒泉出紆迴太白中分流仍可愛使我溯游從
歸來菴裡去直上晚雲楼北牖開開看梅花正好亩
天童勝絶處幾蕣古松間且許盤桓久高僧信不慳
近臘戒壇開生朝此一來來持無戒戒亩我便徘徊



出太白山

晴入山來雨出山隨緣興在雨晴閒晴晴雨雨更番好雨雨晴晴一
味閒太白潭中龍起蟄古山門外客飛還沿途薫有罡風逆透得元
機絶頂閧

寄焉何芝田明府（時後寄春譯）

聖明今在上天下尠游民五岳終餘一狂懷敢望仲晳鄒櫂可畏忍
辱倒當循黃海姑休矣他年緩問津

歲内石門明府以香貍見遺因訂立春前一日訪梅雲湖

野物野人宜誰將一品貽人訛為竹大我辨是香貍歲晚風來久年
新酌可期雲湖梅信早捷足報公知

立春日雲湖訪梅

小雪前頭花便開天童曾見兩株梅誰知矜貴雲湖本等待春來始
占魁
此日雲湖已入春春寒亦覺欲精神直須欲到春和日萬蕣齊芳景

象新

題雲岫菴畫梅

雲湖訪梅梅不花紆迴直抵雲岫麓真梅不逢逢畫梅古刹壁間橫一幅幅中名署嚴我範昔嘗為僧後還俗發願欲寫千箇僧無錢不能遂所欲五磊山頭善知識為之代籌神且速觧橐往購百素箋一箋一箋梅鮮姸一箋祗易米二斗寫僧何止僧一千我範之筆如佛佑即此壁間一幅暗香浮動堪千年

梅未放同晟公宿梅源菴聽雨

老向人間懶拜年年年年心事向梅邊愛同林叟泒山屐䩶作何郎終日憐虀旣難調休結實時猶未至几𣠽姸携僧共借僧家宿一夕春回雨自天

送馬石門明府調任松江

崔皐才下又雲間惆悵仙官莫與扳詩句連篇多落世風塵半點不汚顏卑貧自處渾安逵遷調無常直等閑此去蓴鱸滋味好玉皇香



案幾時還

感時

不是嚴寒即酷熱春來未有一朝和可憐動植榮生少爭奈陰陽愆伏多燮理其誰民罪重災殃若此帝心何何能自詡華田樂日向溝中抵納他

挍陳禹聲

學尊二曲自豐川彈指光陰倏十年媿我無成頭竟白閑中客至一凄然

悔菴高蹈更工詩交契丁年臘八時一諾西湖懃未踐煩君為我致相思

答安公次韵

兩訂何妨盡落䖏從頭相見了何餘領承一日三餐過

覺如老我後公二十載病公先我數行書比肩年分流

來終究除

題馮子容乞丐圖

不將身子落人間落在空空天半邊天下

天仙

寄雪崖弟

播棄餘年夙願違先民誰與道全歸華口終歲甘勤動那及磻溪穩釣磯（余業耕田里而雪崖卜築于杭之西溪）

雲湖往定愛梅花妙絕山深又近家莫學奉川林處士愛梅遠去戀繁華（聞雪崖游雲湖遇奉化人）

姚江客邸漫題（消廬格）

老堪雀角鼠牙交秋及春深幾客姚人事何曾三自反天心未始迫相撓箕來善術時湏退休說先疇道合消族姓詢謀咸曰諾一無梗嚚樂逢堯

俗累至姚獲交陸子柳園

奏議宣公詩務觀君家先喆邈難攀壼鍾萁柳名園裏秀毓餘姚古



邑間龍頷乍探隨有得寶山一入不空還軟紅滾滾如相逐却道天心未等閑

陽明先生故居

此日龍泉山下來景行向往倍悠哉良知要自頭頭現本體何湏各猜宣聖門墻長峻極史遷踪跡久低徊浙西發者狂夫某獲罪於天竟被災

寓晚香堂贈趙壽民昆玉

春來三度此盤桓計日逾旬尚欲寬顧我中空何外累即今有事本無干主人昆弟情懷翕客子僮僕寢夢安洵是一般歡樂地問愁那得上眉端

姚江春社

春社紛紛逐隊迎姚江風俗幾時成從前曾見南雷賦到此唯傳東嶽靈汾子十年抛往轍蚩氓四海效微誠泰安州北巔崖上時聽長空一哄聲

黃忠端公祠。

久矣忠端祠宇頽邊旁文孝祔逾危歎餘六載無資蓄厄裡三春有願遠大學聞孫何日試謂孫詒 磁州燕倖幾時歸謂洪遠 可憐衰毦南谿眼盻斷斜陽到夕暉

餘姚江橋重建

新霜橋柚自都官寫出當年景一般吟後長虹經再造工垂兩載幾時完勤民茂宰心良盡董役諸賢力摠拚異日落成誰記石君謨取道倘來觀

再題客邸

文署西開武署東老生客邸却居中宵宵迭奏銅壺漏旦旦偏飈画角風耳竅蛩空允聾寂胸襟有觸上天通尚何一着相縈繫順逆平觀得失同

寓宮觀化。

萬綠千紅次第來蒼天忙碌遍埏垓休嗔蟻子盈羶壞莫咲優兒蒲戲臺完竟大家無滯着到頭諸色摠塵埃眼前準是春深矣朱夏韶光更大哉

閱便覽乙集鈌本示趙化鵬

莫輕便覽一殘編辛苦刋垂自昔賢行已不然多過忒傳家如此必綿延假從君手殷勤意携示兒曹億萬錢煩向鄰翁諄囑去好将部帙細搜全

擔山呈雲谷上人

忙裡閒來閒裡忙擔山景象雨收藏須臾忽見群峯出又遣游人費眼光

擔山山重與山輕問向山僧莫應聲但見擔時擔得好頭輕頭重却平平

題雲谷上人照

一片閒田早罷耕愛他脊上頗高平坐來縱使狂風起那有塵沙到眼睛



爪子。

爾母自西來秉陰便結胚弟兄無數目多少摠成材客到茶三碗閒時酒百杯仁心藏鉄甲得土徙綿哉

趙又平索題孟子

有母賢無比生兒果大賢責難於魏惠陳善向齊宣德造仝三子書成到七篇後生如願學仁義是心傳

題陳息齋照

本是登車攬轡人洒然又逈出風塵杭州市上朝朝醉誰認飛來呂洞賓

哭周粹存

卧龍不復見周郎於越城空兩浙荒歿後交情彌篤摯生前抱負實昂藏心期爭把勳名撇時局全拚借暨當痛我三年綫一真老來枯眼淚汪汪

送堅門游沂鄒

午冬北往不一地戍夏南還及四年往已多年誰遇合還仍無地可由遵行行復爾旋辭我語語伊何好信天君是問官桐畔莊本來路上有良緣於登門有莊

方冠山求其遠祖巖南先生存雅堂全集余諾之久而未踐庚戍夏五過武林趙功千抄其藏本見示并示以詩雖集尚未全亦可以見其用心之忠且厚矣次韻答謝

存雅全編誰與匯不殊吾里一奇零七年未慰慈孫志千古徒欽義士形尋覔寡緣應我拙遭逢有漸賴天靈小山小雅名無負還勝西川問字亭

張簡園五十

四十慈谿五十杭飛來飛去縣墩忙亭俗呼遷祝為縣生 料應秝遞長生訣惟不自生生自長道德經云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

野人手植金蓮蕊擲奉金仙不染泥明日開花閒入坐壽登無量與天齊余以蓮花祭朵為壽

東門七十集仝人設百荷宴以自壽限荷字七古。

七十便是百四十苟不静坐無如何動即静兮静亦動動静交錯如廻梭一物變化具妙藴蓮爲藕兮藕爲荷爲菡萏兮仍爲蓮此妙誰發之詩歌濂溪爱之佛咲之千秋至人化所過均從静中徹動理清風明月微興波東門青蓮之再世今年七十鬚眉皤平生喜動不喜静逐境求樂晴如他插花蒲百以自壽白色雪映朱顔酡百朶禱君百静坐奚啻十二亢夫窩

秋初過晚香堂

初春相訪忽初秋幾度登臨此古楼世事有天空悖逆東風驅暑足濇留仍前款曲由誠意少頃盤桓抵勝游他日晚香香更發往來方始未能休

東門七十

競說東門届古稀生平興會幾曾微詩壇酒社閒尋往月下花前到忘歸拚我千秋迁逌願覷君一臤好仙機他山方藉相攻錯六十九年非不非

林衷孟五十初度時在府誌館寄懷

君才本是玉堂仙蠖屈於今亦可憐刺史檄嚴修誌役明經道降服官年小春風日霜林美初度家鄉禮數虔何不歸來拚一醉呼朋相與暢談天

東門折插臘梅滿盆限韵。

問此梅何早初陽氣所蒸獸呈顔似蜜不怕土方氷枝極從人折精神逈自升與君拈咲久相視一般僧

雪崖弟移居。

別業曾闢開北渚新居依舊卜杭城隐無大小今歸隐行有從違獸不行老我弟兄誰倚藉衰宗門户望支撑何年終返家園共相與觀摩範後生

雪宧宿架雪軒次早復出城看雪呈竹亭。

架雪軒中人對雪肝腸如雪浄無埃醉餘展榻還留宿暁起窮山不許田明鏡點銀開閬苑氷壺削玉出瑶臺當年快雪今安在重看飛鴻下爪来



就庄招飲呈陳任齋太守。

斲橋東畔矮籬中歸老萊州太守公巽子經年惟學課娯賓蒲座有春風横斜梅發諸塵滅高下楼開萬境空呼我後生來一醉不知身亦白頭翁

陳絨菴學士生朝會 正月廿五日

公生十月長於吾吾伏田間公帝都林下歸休良自在生朝讌會幾相呼偶然頭及携錢準不用招邀醉酒粗知此人游五岳否卭劉譚馬幺爲徒

華鄂堂返寓有感

老去情懐如少壮閒游景状越匆忙昨朝醉倒浮艖宅今日談傾華鄂堂門户任渠交鼠雀詩書休我冄丹黄伊誰好付青錢索萬萬穿成一貫藏

訪柴胥山安樂橋居

卭友西泠得幾何惟君卅載足觀摩家風猷守時風少偕見都除道見多寒谷孤松深歲月中流一柱砥江河千咏上與亮夫埒安樂橋邊安樂窩

噎梅赴河渚 葫蘆格

風霾滿路孰爲邀獸問殘梅駕小舠客子添裘開瞑目舟人歌櫓力撑篙豈知一樹全猶在旋見諸林半未飄明日春深齊結實罔烹方藉鬲羹調

蘆菴訪印公

溯風十数里轉港到蘆菴香雪喜迎客詩僧驚出龕問名應舊識違刺輙玄譚開謝梅花意拈來豈待叅

曲水菴。

曲水繞東隣楼開絶點塵重興僧款老乍至客非新小艇何嵚險諸緣揔有因梅花添幾樹歳歳此尋春

携得閒谿如二僧至大雄山

紅塵那得擾青天昨日春風空亂顛消息幾分恭在我林中現有一株妍

沿途花落已紛紛留待南谿準二分不在旁枝居絕頂清香高出九霄閒

臨帖吟詩豈得閒得閒心已落忙邊閒忙二字須抛却伴我尋梅走一天

底樣心情是谿如谿如如爾抑如余莫嫌驚蟄光陰過樹杪梅花正未踈

人笑南谿此一來梅花開後乃尋梅賞山却不憂空手併拾琅玕幾萬回

扁舟一葉漫逍遥乘興而來豈憚勞默與大雄神客訂來年酉月此停橈

園筍。

園筍杭州舊有名浙東人羨爾為羹白鮮嫩脆肥甜軟採掇携馳剖切烹河渚廿年成往事蘆菴一夕訂新盟便開肉口輕輕嚥齒頰中間舌証明

蘆菴信。

一宿三生事恣緣誰得知主人不待說諸弟肯相隨梅任花開落舟從港轉移歸來成信去去後亦相思

自張莊繞至花塢其二贈梅谿菴僧瑞樸。其三贈上乘菴僧衎飛

花家塢子勝張莊多少僧居塢內藏不用栽花繞曲逕恭天匝地竹成行

步到梅谿見一梅外邊零落此方開孤標獸殿群芳後三十年來手自栽

飛向青天第幾層梅谿菴出上乘僧良緣相左忽相遇挽我烹茶不講經

秋雪菴菴外多蘆至秋其花如雪故名。

名藍深閉左邊樓看雪須教挨到烁客眼春風方歇腴一回樓下坐休休

龍聚菴訪懷上人不值

三十年前此一來尊師他出沒人陪而今嗣席浮南海仍自烹茶啜滿林兩度偶然良晤隔相逢何日咲顏開梅花落後牡丹發轉入公房坐久回

蘆菴坐雨

游人賦性無適莫不見尋花便看竹茭蘆菴前日臨淵淵魚不羨況乃內晴將行矣雨輙止任人呼為僧與侶有友相期不果來獨自清吟閒徘徊隣僧方訪伊蒲齋魚鼓鐘磬聲喧聒隔水聽之清且哀人生碌碌胡為哉檐前點滴復點滴游人宴坐不出息

且復

且復留於此誰能出箇中春風蒼狗黑宿雨寶珠紅游客抛心慣吟僧琢句工一般還造化漁浦具窮通

蘆菴古名正等院後改茭蘆菴謂根塵識文互如茭蘆也

正等換茭蘆名藍衆口呼兩公多筆墨思白眉公三祖擴規模照空通敞聲達僧住何爲者我來有以夫根塵識似此相對一胡盧

迂齋印公別號即以額其丈室

水緩山舒眉公題額好是迂迂齋以此命其廬六根五蘊皆空也三藏諸乘足寶欤有義開明公得得無文譯釋我如如從今盡把茭蘆剪北水南山甫見渠

雨夜聽梵音。

終朝佛院寂饒有好音聲犇杪瀟瀟驟檐頭瀝瀝鳴諸僧偕食息一念不經營梵唄晚來雜簫韶奏九成

聞風

風啃晴雨雨仍風輾轉隨時不可窮天道有來因有去法輪無始亦無終機關夜半狀頭撥消息晨與檻際通莫還煩佇冀歸棹封姨緩緩効神功

又雨。
茭蘆中坐雨一日復一日游人有息時其游乃得逸遝僕遠入城與
僧同臥室與至輒吟詩詩成便落筆自咲何多言言多不是佛
我昔思學道無人與切磋嘗為萬里行悠悠儕輩多歸来造物者晨
夕相覩摩㪯抛聖湖水冷投茭蘆河雨師畄復畄報之以高歌
題蘆菴觀音座。
重陽宮道人虹螺嵡童子昔嘗口授我自在兩字矣經今十餘載別
無人說起舉頭茭蘆外埋頭茭蘆裏座上有金身人来題以此是一
不是一仙佛乎何旨
雪崖弟北渚艸堂
別業在他郡漁舟當鹿車故鄉無此樂何日遂君初
寂寞艸堂開君歸我始来殘芳不可拾来掃一春莓
與天池上人話。
覘晴謀即出絕出又言旋細雨兩三點冷風遠近川消閒憑老衲懷



古畫諸賢時湖及河渚諸隱居前輩一日景光永中春有小年
晚霽
遠朝天降知時雨及晚人占歸路晴如意即今容易得有生何所不
能乎浮萍泊去隨風泊野馬行来赴日行自信前程無險阻蘆菴幾
宿夢分明
別蘆菴
五宿蘆菴便轉身前途又是一生人任枝塵世緣成果不結茅亭也
證因忽往忽来無定客乍寒乍暖欵分春殘莓看盡忙何事明日苑
源去問津
移寓清隱菴。
咲我閒身沒主張任人移得好僧房兩湖風月中春半北麓鶯花古
墓旁侵曉滿天来白日閉門遍地有清光不聞魚鼓一聲響粥㪯攜
教客共嘗
老人野宿逐鷗鳧飛出滄湖又聖湖今日隨緣歸清隱昨宵已忘在

茭蘆捨他影子僧為伴撫笛形兒借與徒春夢不知何處去悲歡憂
喜境全無
上竺天南房竹房上人房醉題
隨緣放腳一叅叅叅到西天竺國南閭到竹房房裏坐醉成赤面老
瞿曇
魯漁村攜學徒宋適南至
中春一冠早相将沂浴雩風興較長絕口不言三子撰驚心何似聖
門狂南方蹤跡逾禽慶魯漁村所言閩粵滇黔之勝前輩風流續渭陽令舅氏湯子方先生更
與鄙人針芥合順時未敢計行藏
錢南塘侍御七十
自下臺端作鉊師臣心清白不求知杭州舊有陳公𠭇又見錢公此
一時明憲貂一甬陳公宰巫山鹿直忤上罷歸不能抵里館於杭以終其身
不知老至肯安貧懶復成君去蜀泰一片桃花觴客至武林津是武
陵津



清隱菴山門菴古名招賢寺
棲賢客墓對招賢古寺門開葛嶺前隔岸亭臺歸鏡裏沿堤人物走
天邊神仙無此光明樂佛域難茲瑩徹禪死且畄連生忍去游仙那
肯讓逋仙
同漁村西冷橋步月。
相攜醉後出行行轉覺春宵倍有情滿眼湖山均睡宿當頭星月盡
光明兩儀和悅飄風息幾步從容樂事成来日橋東分手去年年瑰
夢此西冷
竹亭餽鳩弁酒。
鳴鳩拂羽正和諧爭忍傷生覓味佳嫩筍煮魚煩制度香醪得佐費
安排衰年哽噎堪無患僧舍饔飱竟破齋寄語多情吳季子游人幾
至出而哇
清隱菴角樓。
十里湖光一望收僧居勝處豁人眸春光乍霽苑花雨客與多趨竹

葉舟但解終朝相醉遂不知是處可勾留林逋放鶴亭邊臥未若捃
賢此角樓
竹亭悪鴿余誤目為鳩詩來見嘲迭前韵
游人鹵莽不須諧誤鴿為鳩詁亦佳在野在家奚別擇由君由我任
差排生乎無故心何忍命也云亡口合齋要識今時陳仲少况非盖
祿敢輕哇
贈宋道南熏是曾漁村
昔年噪耳有商邱昭代詩名第幾流誰是伊家人後起將來要說宋
蘇州
年少翩翩載管城西湖游處遍題名文園扶病尋春至欬唾須臾賦
已成
老我尋師未得師出風入雅幾何時琵希鏗爾從容象子有心傳好
說詩
二月廿三夜歸舟。



西湖游覽續西溪一半春光送浙西天下游閒須我獸人生憂樂有
誰齊歸程夜半迓弦月客夢山陰斷曉雞寒食家鄉完歲事再尋勝
處出扶藜
雨中過咲讀居遥南皐近村至限韵
蹤跡年踈咲讀居茲來遇雨更如如曲終錢起峰前在詔避陳樽峽
裹虛老我四毋三教合醒君萬慮一生袪杯中不醉心長醉信口枯
來信手書
雲溪訪遠公不值。
塵埃頃刻未抽身料得支公絶許詢夏月純陽人訪舊雲溪方丈書
關門呼僧啟室湯初煖喚僕開樽酒灸醇自浴時光惟自醉口中無
道可談論
偕林震孟田十千訪金堅門於海昌客邸因過楊氏有樂堂時
元白他出亞夫留飯尊人束埜之柩尚停泫然有作
伐木丁丁海上陬鳥鳴嚶處綠桑稠無兒伯道依人至作客元方有

弟留隨遇且休三子屐受粲各訴一般愁歿存離合難消感老眼相
觀淚欲流
客海昌將歸田十千以詩贈別次韵
相知不易得相別可勝情顧我濱江塢羨君隔海城三春魂夢棲連
日咲談清攜共林君後嚶嚶聽鳥鳴謂震孟
已有心相合何妨跡轉離黃昏將返棹白晝且傾卮睥睨人間世逍
遥海北湄本來無可說率和不成詩
武林訪林震孟時主于漢卿顧翁
潸和月裏武林游一醉聊憑顧虎頭風雨蕭蕭君子見話言亹亹野
人留困窮金石渴聲厲獸寐盤阿矢志優好學君家多榜樣只今霄
犀産漳州學者名
宿吳竹亭架雪軒招林震孟夜話
架雪軒房再宿來浮生夢渡主人回飲醇三盞還三盞啜茗一杯復
一杯在世何為休相看覺民雖老未心灰呼僮併迓逋仙至不許孤



山自伴每
玉皇宮同竹亭震孟時竹亭主議修宮。
玉皇高嶺風蕭蕭游人亟趋真人招復池仰天著日月七釭象斗聯
桐杓南離氣脉入省會祝融威令馳炎歘得此千載堪厭勝壽合萬
户何愁焦修廢舉墜不可緩昌時總年方相遭弗煩官府交籌畫竟
有書生獸持操書生書生疇與娩昔人真人良非遥落成之日亟寄
語乘風挾羽還飄飄
贈道士丹山
五岳游人游愈忙丹山道士道非常須臾飛過西湖去不主天妃主
玉皇
輓故高君則原繼配趙孺人
淑女先時見納徵謝家道韞口交稱如何一瞬南谿眼三十一年過
似騰辛巳年見細微日
傷悲夫子老歸天扶病持家更幾年母道實能兼父道遺孤纔冠鞠

求賢
不枉當年瘖寐求好逑治內十分優祇憐一點哀忠血轉向黃泉路
上流（則原抗節于亢娛之變歿後猶人為哀忠節畧乞人表彰）

過東門咲讀居限韵
游人天外来無喜亦無懼終為萬古散聊覓一宵聚聚散理之常觸
境皆機趣君豈能我留我偶因君住行行復行行不出山下路武陵
菀花源入者何曾誤

慟安公
此日天終墜憂心棘杞人舉頭誰與覆那得不傷神
我意何曾有因何不自如一枝留遺我拈着淚如珠（公臨逝留遺一如意）

少白姪至
本是榮河共派人遠家濵海盃南濵相逢憶我未週甲久別思君乍
及辛樹巇文雄身尚伏捉刀才練志應伸大鯤一徙三千里瞬息滄
濵北問津（時將航海道津門入都）



江樓雨中同錢近村家少白時次兒有疾
江村霧雨未重陰六月初還未出壬鉄筆家虔聲戛戛牛衣錢起夢
沉沉老夫羸借全抛雅小子防風不撿心任使明朝仍復雨杳無憂
慮得相侵

大楮堂曉飮時陳南皐錢近村訪家少白至。
南閣小院隨親至招得陳錢二友来舊植椿從今日大時芳讌及早
是開天陰遮院猶無暑雨歇江村漸出毒留試玉蘭新製釀好拚酩
酊不須回

放鹿耒公見過
江田戌旱禾日晚放崖過太白魏如舊天童老奈何隨緣聊應付挾
福本弘多咲我方胼胝游人生作麼

送何芝田明府還蜀
宋室浩翁莫打雷揚州舊判駕思回寄聲先向峩嵋去一亘長空我
即来

次友人限韵祝萬九沙編修
岡陵公自壽難在得朋三祝意誰云摯腴詞未始甘特書應古哲大
慧乃奇男須覓屠蘇酒中山酣更酣

宿周岐年棣萼堂
草堂舊築傍新闢竟脫簪纓卧此間棣萼聯輝交善護牡丹衆愛獸
輕刪承先家學長安拙裕後孫謀刻少閒（屏間書愛蓮說拙賦）不識游人何所
異每来餐宿必留攀

驚蟄前一日訪梅至芰蘆菴呈天池上人。
唁梅舊客到蘆菴舊識居僧不見三（克念將開爺如往吳興）沿路幾家花正放
隔河一壽蕊猶含忝差豈是天公判信宿聊從我意躭因聽主人張
主去大雄明日且遲探

舜梅雜詠
凌晨粥罷渡河東有箇菴居別渚中當日在家僧住此捉刀每自號
英雄（酬府金公幕賓郭和尚建放生菴）



桑間孃孃入高莊　宸覽亭邊一吊傷四十四年来片向何年蕪地
盡銷亡（室神駕幸高莊謁梅花特一片白耳今菱盡矣）
披換春衣午飯餘西溪溪上步徐徐汪莊頹矣張莊掩信步尋芳定
有渠
古榦含春未遝開柏家園裡久徘徊後時人復先時到不看梅花看
竹回（去年花已殘今年花未茂）
琅玕林立色青青幽徑中穿不少停老眼公然無霧掩直須一日幾
回經

題辭遠上人遺照。
一株老柏全無子萬古生人定有心當日西家如會得教公趺坐到
於今

題天池上人照。
隻梧高出壓芭蕉站在身邊儼捉刀坐石英雄心事大阿彌陀佛守
堅牢

入崇福寺

西浙林梅数大雄三分花信澁春風尋芳頗悵緣違錯(去年後時今先時)選勝誰知福竟崇瞥遇山僧如故我偕搜泉石作先鋒上方右畔巖阿裡一箇寒潭十一峯(余探梅大雄而梅未放因遊崇福後堂僧朗融引至右谷得一潭十一峯之勝)

示融上人

山梅要與客将迎天有機緣地有情正寂(寺名)斜陽初煖照小山(小山名)石壁儘崢嶸年衰餘勇猶堪賈地遠閒僧却憚行剛遇涸池新水憗拉之濕此肉身輕

出崇福寺

可是梅花知我来經宵蓇蓇斬齊開陡然健捷思歸足一踏須周十里回

長房溫酒相羼酌思邈烹茶更欵毋(市酒費孫高茶孫良臣)此外居人渾不識莾呼七七乍来游

不携魚肉不携朋只帶蘆中一箇僧日午閒吟誰和者群蜂蓇杪響薨薨

眼睛色眩魂全斷鼻觀香充瞍不饞行脚何能穿徑出橫斜交互且逶迤

一種清芬不趁風悠然自吐太和中家園憶到雲湖裏光景何嘗有異同

北山高屑王為屏左畔㣲差右遠平最是七賢橋上好今朝度箇蝶莊生

昨歲僧居今借居蓬萊清淺殆然欤千株借問誰能保七樹芳菲不管渠(千株巷前古梅七株息盦今居佛)

石馬河東惟頫埠劉伶圩右是閒家小前看過東蓮寺山後人言花正除

移時踪跡踰官井舊地因緣阻廟橋信步急回知止客看梅看拆不看飄

嘲林處士。

携僧隨地得梅看不羡豪家一往還忝專吾鄉林處士妻梅到老戀孤山

野梅

難悅凡心與俗眸生涯皜潔最風流寰間一種魁春品曾惹塵埃半點不

次韵和汪次頹

謂君湖海類機雲爭自依栖浙水濱有道於身安得疾多文自古不稱貧春風陋巷朝堪挹明月空天夜可親時俗幾何遺戾處君来相證好頻頻

王自桐惠凄溪先生集

後生孤立嘆無鄰百世凄溪有一人道術光明兼正大文章暢達極精神好如時雨来當晝更似林梅放及春不遇名宗賢淑裔何從獲覩此奇珍

客舘

竹弟梅兄幾日俱歸来客舘孰吾徒案頭馥甚蘭三本堂背嫣然茗一株撫景渾忘春欵半辭家不計月将踰凄溪遺集陽明照驪頷均探各有珠

題陸非菴照。

尊富原辭卹甲貧亦懶居不言高獲罪竟謝職歸欤舉世伊胡底而君早遂初披圖謀一面人境信如如

七月十一日宿夢集東門寄軒限韵得閤閣二字余步之於別室醒而賦此

白駒過隙未全匱五十年交亦久欤宿雨依君吟閤閣炼風飄我夢蘧蘧一偏群聚推敲亟隔別孤行諷咏徐此後東門此景象萬年料得好如初

韶山朋年致香楮

四青逝後漁谿逝青石橋邉但韶山謂可相尋同到䟽爭如併去不知還及期未束生芻奠遇疾徒凴一夢扳(十一日宿夢集東門限韵)曉起臨風馳

使往楮錢落落淚潸潸

題張湘漁松林讀易圖

羲文周孔彼何人大易人人在我身萬象之先無一畫請君掩卷且寧神

九日飲湘漁署齋暮歸有作時湘漁初罷官

滿天風日好重陽世上諸緣盡可忘湘水湘山忙到眼浙商浙灶甫還場休官陶令當籬醉吾老潘郎得句狂莫逆于心相視咲落暉不管况行藏

次日復至湘漁署齋次前韵。

又促臺人趁曉陽崔阜公在我能忘官方無玷徒遺借大雅斯存更出場入谷自懸鑾語駛下車欲反楚歌狂須知神聽和平甚何處牢騷未善藏

長至前一日東門咲讀居限韵

遷流長日至空徹凍天魏塵壒俱清曠仙衢獸往來偶然一再飲相



續幾千回楖栗君無用游人口內裁

遲小缶不至次前韵

咲讀居中老甕光魯殿巍吾年已杣若一友不同來聖學方無所生涯去有回千秋長晤對是處請君裁

囍日賀東門次甓閒大日同人燕集韵

囍日總稱賀諸朋昔者辨有年從後益一剩不須携砂礫甘心沐珠璣滿壁題浣君惟醉飲無事尚栖栖

中山白墮往千日有新醅興到飲惟獸醉餘卧亦高道人心自逸世俗眼徒勞在昔青蓮子騎鯨勇犯濤

雲湖訪梅同學訓李蔗翁携范珍帚子大節

雲湖我舊游勝事幾年休春到梅仍信老來友孰求兒倒聊當客携至恰添儔更喜賢司訓肩輿及早投

每憶梅園景籬邊有素英橫枝如少女憑檻最多情延佇儂爭別還覘卿解迎先生師範破也說見傾城

信步得梅林無煩遠處尋地名爲灌口花事好如心隔岸千株客沿山一帶深相携穿繞過老足可能禁灌口最盛一飯歆歸歟茲來豈是虐春光方綽約香雪未消除不及旁皇久應難訪覓蹤何時成再至顧我興如初司訓先歸

吟後尋梅於峻路頭繞東皋而出

吟罷天光晚尋梅興尚饒陳孌姑舍是峻路若爲邀一望頭俱俯頻看足轉翹淺深高下處情動不能撓

東皋有人家家畏着花琅玕排作襯霜雪變成葩恍惚山群玉須臾幢碧紗先前經過客司訓歸取道于此闔眼定巴巴

華嚴堂贈僧性海

精舍一華嚴往來越廿年芳菲春漸足似續主猶賢醉以屠蘇酒醒之太乙泉回頭覩昨夕爾我不同眠

戴山經徐尉居。

戴山西下麓尉姓合爲梅有客不輕訪惟花相傍開此間如卜築勝



日共追陪豈少人傳說逋仙今再來

錢母陳太君八十。

錢家有壽母上壽壽筵開三子賢能敬諸孫多且才熊丸良苦甚蔗境日甘哉捲幔春光喜東廬馭鶴回

回頭昨日事二十母于歸方值先生壯誰知中道遺發光長自耿魯殿儼同巍猶子南谿性明年亦古稀

寄許太初明府

蓬萊山畔有題詩題後人過俗眼疑山色却教窓際到玉皇香案吏來奇公至謝墅卷有到窓山色碧嶠之句一里兒見之曰不要山色安能到窓

野食山中自療饑何堪分奉長官爲擬同煉就神仙術普度饑年釜不炊時以松花餅子登青精飯餉公

澤山黃東發先生隱居處。

有宋名賢隱於茲東海濱兩山相與輔一老取爲隣道行追夷尚文章媲孟荀日抄齋室杳躑躅阮家墳今阮姓墳于其側

送文覺禪師北還 應晟公索

太白山頭躍一回，密雲布雨挾轟雷，戢身少偃青松裏，還向天衢天矯哉（公歸途少憩青松菴）

李蕉翁學訓遷貴池丞。

先生訓我慈谿来，清和純粹懿美哉，一朝秩滿遷擢去，滿園桃李曦栽培。擢我師儒往作吏，佐邑池陽非素志，儒術要與俗術殊，我用我法道不異。池陽山有九華山，閑自君家青蓮仙，君今往作東道主，我将携節游其間。

邑丞素園董公步禱赭山

昨歲虫災甚，生民半死亡，瘡痍難遽復，炎赫又為殃，下邑賢丞在，高山聖物藏，誠心勤步禱，蹕足感穹蒼。

立冬前九日送湘漁去浙（折腰格）

冬是閉藏時，公将何所之，前程謀利涉，舊卜憶明夷（公兩卜俱得明夷卦），衡麓寬容碩，湘潭清樂饑，願從今日决，勝筭莫如歸。



姚江舟中送湘漁

與公飄泊在餘姚，不是餘姚是海潮，上下祇凴潮上下，朝来有夕夕還朝。

又送湘漁次陸柳園題卷子韵

早鷀西上晚東流，九畹原同金一鈎，瓶罄不教罍便耻，百年片刻此扁舟。

那辨清流與濁流，秋殘下浣月無鈎，醉餘一任江天黑，默哂孤燈耿獸舟。

輓雲谷上人

見公性最爱騎牛，識得騎從勝處游，今日一游人不返，祇餘兩幅掛南樓。

又

公昔日樂擔山，擔上肩来無日閒，驀爾息肩何處往，兩山終古淚潸潸。

晤堅門

瓶花一瞬卅三年，大半同人逝九泉，剛勝吴興粉眼在，與君語及好凄然。

纂修删贅語言多，宣聖吾嘗一唉呵，不下帶編編出篋，但觀君子守如何。

五峰哭安公

五峰不見主峰峰，老淚枯時眼数紅，清韻幾年收遠谷，靈光一道亘長空，從何慟起悲天喪，依舊尋来喜路通，小供供公還供我，滿堂齋鼓響逢逢。

雨宿五峰。

東風細雨散紛紛，欵去還畄䨘靆雲，木筆花存如好我，龍鬚竹茂正思君，相逢一幅風流照，未燦千烁錦綉文，要識五峰公不死，天心物意各殷勤。

晚宿娱白樓近村次宿五峰韵見示迭韵奉酬。

老来無復應酬紛，特向春山嗜白雲，去處已忘身是我，歸途不覺主



挨君父長，踪跡親從友篤摯，情懷質稱文，更有一般歡喜大，北堂依侍弟兄勤。

甲寅清明後一日偕堅門入雲谿用壁間晟公壽遂公六十韵

雲谿谿裡兩人強，背上微駝頂上光，令我數年同宿夢，呼朋一路逐春陽，山茶蕣長方逢火，野客頭童欲斷霜，鞭策群峰魚貫出，經行不許片時荒。

邑城晤姚聖在

同邑同心踪跡疎，往還况復解音書，千秋問學思相長，一日過從諒不虛，老去人工爭變化，春来天道幾乘除，我方七十君多五，只笑髯童就塾初。

天童寺晤煌公晟公時主席徹公出山

自從八八入山来，歸去頭埋萬丈埃，埃裡不曾迷我相，山中仍好着凡胎，兩師合璧成雙塔，一佛騰空出五臺，誰道黃梅天溽暑，清涼無事儘徘徊。

歸來菴偕客張次桐壻范珍席謁畫公遺像呈高第煌公晟公
心香一縷篆寒泉篆到南谿四十年青玉至今凭老宿晚雲依舊定
歸禪携來後起人應仰召集同門我益虔諸相直須忘徹底先師名
號上為天

題煌公八十壽言冊子

昨憶公年七十五如何八十壽言多應公静坐久無事不是相傳人
畫訛
五年人作十年傳公自生來不計年不計年將無量壽與他大佛好
齊肩

答謝荀進次韵

江東名閥亦將呼爸甑塵封信有無農事切忙三月杪官家完勒五
分租已聞柱國曾求米休望監門再進圖鄭燭自慙楪木弱不堪重
大纍廿瓶

丈亭茶亭贈憨峰上人



何來佛子將緣結茸就茶亭在丈亭到老南谿從未渴喫他杯與看
山青
小閣臨江不甚覓題名隨口喚如來來人誰不如來者爭向蓮花座
上猜

贈徐某時談及在任刑事

晚際風微日影收塵炎省邸暫休休人心自古忠移孝物性於今大
並牛嗟我何方向末俗闡君片語砥中流浙江莫道無倫化猶見綱
常一線留

柴胥山墓哭葫蘆格

四年不見我胥山牢落江東老放頑易簀之時嘗一訪歸逢有日未
來觀炎天匍匐心哀篤墓域留連眼淚潸今後錢唐江右畔更無友
訪只消還

為敦五姪歌

人生富貴不足尚學惟干祿志則喪堯舜人皆可以為當仁周孔焉

得讓荀其道峻極于天巍然七尺將無上世閒睥睨悉齷齪帝王不
屑炳卿相吾家敦五年方少秉質循謹道可造吳興移籍來武林派
共麟溪人確肯讀書幼讀擬科書舉業宏通字法妙時未至兮伎未
售發為詩歌有滋調南谿老大形神衰見而憐之不忍歸管晏功烈
猶卑卑苦餓空乏拂亂人動心忍性方有為千秋以來科第之外儒
有聖賢豪傑寧俱非幸毋湮欝抑塞蹐伏拳局以自微

杭歸途中時呈將司捐田助學

老年作事咲荒唐舜跖無分斷欲忘王土推辭歸學校天風欵揖返
家鄉滄洲多謝神明賜爪跡何勞衆口揚一路沙鷗眠盡着炎熇時
候絕清涼

過姚江懷黃證孫

忠端祠宇久傾欹將伯誰膺我共悲天啟封疆明制府牒俞國學秀
孫枝官貲量給工因舉私產全捐力忘疲昨歲落成曾拜謁經過不
覺動懷思



抵家

六月杭歸四百里兩經宵旦抵江村清風有德能相育毒暑無威得
自存客夢殘來茶一椀人生老去酒千尊不知此後當何事逐日消
他造化恩

題黃希曾菉蘐圖時方年三十

椿萎久矣痛難堪蘐在枯來意可恭不少之人誰復恭重華五十爾
當三

家孫顧顯殤於外家

已亡冢婦冢孫殤自問如何太不良有外祇應山我還棄家未必是
兒狂謀詒此日將誰用穀似他年但仰望麓也獨吹齡甫六厥聲差
堪較塤篪

余將之南岳登門將游京師來别賦贈進退格

烋風倦羽習還輕回雁峰頭擬獨征七十誰言稀自古甘泉曾以耄
而登南山在望吾當壽北闕遥占子必名二老各分虞舜一瞰棘難

覩敢相矜

祝裘翁文玉九十

曰耄裘翁曾啟巍里居相近久相依早成令子賢能敬晚淑聞孫道不遠吉士頊抛角獨響元戎武在來前薇威儀抑抑曾無倦懿媞隣兜惰古稀

過客星山

姚邑東偏聳客星十分孤秀十分青看花霧眼看山雪幾度經過為少停

送俗停雲之京

達摩先見見文殊疇昔南谿向北馳今日停雲游涿北得無無可是師欽（賈島燕之房山縣人）

儒儒釋釋本同心三教猶同不自今試問當今居士去唐虞禪合誦平音（禪字平去兩音本同一義）

漁洋詩話謂方翁山晚愛香山與淵明少陵合繪一圖而已則



傴僂其下香山淺俚陶坦率無所不容而老杜詩律嚴整比擬不倫未免要喫藤條余謂不然作斷句反之

下邽白傅狹仙毫陪得柴桑醉詠陶笨杜不倫換入社翁山信合喫藤條

重九呈經門

風雨重陽午色迷登高何處好相携村中有酒難挤醉野外無糕不用題財盡東南空杼柚天荒市集貴豚雞覩時家勝祇應減客在盤餐供未齊

答胡石圃

崑崙絕頂亦埋泥五岳卑卑未足躋從古帝王封禪及游人裹背眼凄迷

廿泉九十上南衡七十如何便早登異日岳陽三醉後抛瓢看我向空昇

元日大椿堂呈煌公

公在吾家乃出家安然一室定袈裟胥忘今曆為元旦不計何年有歲差竟自輟炊如辟穀呼童汲水但烹茶荒邨具足西來意來日還踰去日賒

馬日聞東門下世余壬戌初見東門次見西郭又次見北溟。五十三年瞬息徂獨憐四友賸留吾不知何事分岐去可一回頭相見無

上元前四日陳南皐錢近邨仇敬齋暨家改之半生亭坐雪用杜員外望嶽韻

有客夫如何新年新未了過我半生亭值此初春曉上天紛同雲下地絕歸鳥語之竺國寬勿學楚囚小

辭傅明府上元招飲

維公來作宰凡事近人情日與民同樂全開已至誠上元張洞閣（浮光洞攢星閣皆燈名）通邑徹光明我久醇醪醉何消喚到城

族叔秀卿以丙午正月二十六日生而性於乙巳十一月二十



六日各躋七十絕句祝之。

春冬一隔各行年先後生朝六十天姪已天台採藥返翁今何患不成仙

如皐改之姪見訪（姪舊宰鄞）

吾宗英彥江南雋曾在鄞封一理琴韜韞光華初孕玉吐流本性甫開金鵬搏暫息雲霄逈蠖屈終伸造化深老我空疎何以告荒邨風雪枉相尋

客冬謁寒山拾得二士像於天台國清寺比今正煌公出自繪二士於篋中清妙玄遠不可思議已為兒輩攜去復作一幅見示因成斷句。

緣往天台山寺叅歸來兩度轉相探不離虎嘯僧縣筆一穎纖纖作指南

偕煌公訪梅梅源菴悼舊僧性海呈新僧汰菴

幾年踪跡不雲湖投轄僧尋舊主無祇有梅花曾未改繞籬逐徑出

迎吾
多情少女仍憑檻頎盼偕來兩白頭一向我儂延佇獨天童今與競
風流（余前至梅源有橫枝如少女憑檻最多情句）
彼華䇲主此萃嚴一主雙菴試一叅叅未及叅花欵淚風來幾片落
前檐
稗梅新揀許多枝客老芳菲待幾時㬋歲一株花甫茂如何留不到
今玆

戴山南麓
戴山南麓盡梅失路如迷地控東西谷人通裡外蹊此間堪卜築他
日定幽栖絕勝林君復杭州去娶妻

雲湖呈煌公
雲湖拉伴歲探梅回首吾生幾十回㬋昔同人疇尚在今玆老衲獨
相陪了無穠艷爭春出時有清香度遠來鼻底眉端胥稱意千林萬
樹滿山開

長兒三十一歲初度次錢近郇韻
徵庸安望子痛我未嘗修保障無長策繭絲亦短籌盡將前習去不
使半分留穀自今朝播賓朋或慶秋

題煌公育王人面竹杖
人心不同如其面一竹育王七面現育王七面同不同虎嘯高僧看
看看

酬烏王路
伯仲同春良合德（謂春草春風兩先生）祖孫合道巧同名（春草名斯道王路名思道）祇今際
會紅蓮幕署見施行細栁營（王路入制府幕）田慈水風流歸舊族南谿老去
與新盟連篇潮海韓蘓筆拍掌高歌衆耳傾

覺林寺贈則空上人
西行三市過山淺一林深自古名為覺胡今路費尋莊嚴經刼像空
徹本來心問是誰功德神僧不肯任

偶泊

偶泊蜀山口蜿蜒一脉來群松承日猷片席俯江隈今日堪趺足他
年可釣臺誰言埋骨邇隧外未心灰

偕煌公訪晟公於清果寺
赭山清果寺路指艮隅開寒拾今朝會維摩相與來心燈然白社時
節迎黃梅丈室從教把天呈說法臺（時煌公相一址可建法堂）

清和月閏與煌公晟公同浴雲溪寺呈遠公時將禮懺擾虎
不到雲溪憶幾年好將何物現今緣預先劈貯三籠木依舊燒溫一
斛泉從我赤身還坐坐與公白晝共眠眠偕來支惠雙開士揔是前
生伏虎禪

雲溪寺
禪家偏有好兒孫憶得先君斷句云今日雲溪普資敎一般情欵最
殷勤（謂遠公孫遠音）
山頭箇個日經行不帶山中半箇僧山在僧前忙底事問山一口不
僧膺

笠隱候晟遠二公不至
面前只隔一重山計算來程十里灣半日兩僧行未到教儂竹院且
偷閒

大椿堂絕句（時煌公掛鄹）
老衲皈依子出亡（長兒半月不返）此身端的是空王黃金體貌青螺髻默笑
跏趺坐上方
已經芒種未逢壬頃刻天晴頃刻陰日在陰晴天裡度紅塵半點不
黏襟

題董香谷西歸圖
歸去來兮懷葛民前生白社蚤投身大蹤不羡王摩詰穩着頭顛漉
酒巾

送煌公還虎嘯
六月清涼一葦浮萬川到海総成流歸歟虎嘯無塵掃八十英雄心
未休

送烏王路赴制府幕

風流瀟洒更才華嘉則文長未許誇往昔河東經畧備來玆福浙運籌睽飄飄嶺筍炎輕度潑潑灘船險直犂祇柰老年新契結遽然分袂向天涯

聞王路改赴滇黔

謂是之閩忽向滇別離愈遠愈凄然算將去路踰三月卜得歸期在幾年老我長為天末望南人復覩孔明賢點蒼山與飛雲嶺勝處新詩萬首鐫

雲溪伐木呈寒峨

雲溪饒嘉木伐應在家需自是我人一誰云僧俗殊秋新涼便到寺古蹟俱無惟有前峰幾徑行永作徒

送僧象山還台頂

天台山頂眞修衲來作南谿匝月緣但有一心歸實處逆無半語到空邊周旋沒世誰能厭告別崇朝我似憐爭聽前還爭挽住諸經拜訖合掤天

重九後五日集胡石圃寓齋

飛渡錢唐覿素心雲居山上一披襟青蛇袖裡韜粗膽衰鳳輿中憶好音石圃曾贈詩酩酊昨遺重九約徘徊今朗片時吟人逢三楚連燕趙吳季同擕儼竹林

丙辰梅早麥日訪之雲湖至上元日復偕家改之明府往訪有作改之家揚之如皋

梅花不待蟄先開似怕南谿老不來六日兩番寧懶慢諸山萬樹競縈迴彷徨客並揚州造迅速春同庾嶺催如此芳情如恝棄心腸定是土成胚

題觀察趙公哀思錄

六合中開千載上誰家有此好家風前徽世守忠成孝後哲今移孝作忠觀易象貞箕子似援詩情感蓼莪同宋時清獻明文肅我用期公更許公



次改之姪留別韻送別

槃拋達淺與存蒙逝者如斯不可窮才既竭時非止境道無能處是眞宗監門但往為家俠入帳何須待馬融後會衰翁知幾度相期只在此腔中

仲春六日雲溪浴罷口占

每到雲溪必浴哉此生還浴幾千回丙辰二月春方暖支遁連朝信早催堂裡碧清如舊水體間雪白豈新胎指頭摸索巾揩拭乾淨時光始出來

過姚江徐東野四友軒四友松竹梅及東野時東野他出軒中並不見有松竹梅見令子與偕暨家孫如衡

四明四友三長往一勝來玆四友軒軒在句餘山畔敀友俱天地運中遷伊誰邂逅空惆悵獨自留連久笑喧芝可餐兮蘭可佩與談儒佛與談仙進退格

千日上人索題四十壽幛

吾聞昔者山中嘗有千日酒飲之令人能長生即今龍山乃有千日僧名之學淂如來成不成如來之壽〻無量千日千日一和尚計日忽滿一萬四千四百日將來便至大千大萬以至無萬無千如來亦寧讓

三復哀思錄

一段褒情一段哀幾回掩卷幾回開條條實錄親心事血淚洋洋洒出來

當初一本老教書子燕孫貽大此間今日繩承典未艾人家須用讀書歟

徐氏十笏齋

十笏齋居裡琴横不吐音主人如見面客子儘娛心滿瀹甌中茗閒觀壁上吟一回同一世身入洞天深

題周幾山遺照

誰與當年寫個眞名山藏裡返斯人相逢歡躍終悲悼嗚〻不能膺是

甚因
老我何從再得朋思將天下一澄清擢瑜獨褁衡㷀立猶有登車攬
轡情
　月夜登二老閣次南溟韻
清光滿宇霽頻頻公與濂溪一泒人風力全消長夏暑泉流永活半
江津句餘此日開樓閣東北當年偃海濱前後不曾殊二老子昂懷
古筆傳神
　寄黃海門明府
早年蔓已逐羅浮到老何曾一往游山内稗川偏見訪特移勾漏令
翁洲
翁洲海外即蓬萊清淺如今第幾回應見桑田日腴沃玉皇香案吏
多才
千古神仙盡聖賢海邦身教亦宜先慎微謹小工夫寄才是金丹九
轉天　四海三年過八音唐虞盛化古傳今一心咫尺天威在堯舜
君民可自任 時尚諒闇
　送晟公之京
鐵鞋拋却摺袈裟去向何方向　帝家後我游人趨北地先他舉子
上公車春風來歲馬蹄疾開士長安花輿賒便賜新衣還太白天童
祖席好榮華
　酬范燕貽別駕
經世人懷遯世人緘來憶別幾經春千秋異地心相見出處須知共
一津
疇昔聞君官建鄞游人喜便舞婆娑夏峰山下徵君里幾度千旄訪
道過
疏淪勤勞已八年官階今是幾陞遷從來底績惟無事神禹行之在
古先
我年七十不知老尚欲南游上祝融為有甘泉中轍在此心與印覺
相同



戲題天台僧刺 刺上誤衲為納
天台山上初無納半浦江邊那有緣似是朝中援例客恐非方外了
空禪
　徵公見訪
野老心空隨俗住天童髮畜下山來一朝乍見將焉說兩地相思不
可猜太白狂龍驕作孽南谿止水淨無埃請觀首尾分明甚良是塵
坑蝘蜓哉
　天台周華齋見訪
老人不好學爭有遠朋來浮海令誠勇從師昔底材徑游夷甬上歸
去峻天台磐在君其擊果哉末果哉
　送周華齋還天台
天台義士來相訪七日辭歸忍放歸近歲工夫方學易千秋事業在
知幾滿庭風月情懷顯皮壁圖書意思微尚欲相留共劇切柰何觸
暑遠相違
　宿長溪遲晟公不至
嶺路不嫌偏空期在日前籬稠門緊閉院靜犬沉眠款客多君子傳
燈一普賢 謂僧谷 我來爭去得好雨好留連
　浴雲溪
踰年又不雲溪浴便惹塵汙到幾何但以汲煎煩力子寧須磨濯倩
優婆清風拭抹肌膚潔暖氣薰蒸脈理和閒共主人相笑勸今朝快
活是誰多
　題雲溪寺
雲溪暑節全無暑六月炎天竟不炎寺舍閒吟從上下僧牀假寐極
清酣故師遇降虔齋供契客留餐忩笑談屋外諸峰如慕道經行不
住儘來㕘
　病中偶拈 輓輔格
衰年詎與壯年同猶似狂曾浴後風暮夏葛衣如怯薄歸途夕照湧
從容封姨外襲環尋衅瘥母中盤肆逞雄瞋眩時光三撰絕有何禮

讓亦何空

書張延符事示中兒

昔者張思曼子充字延符少時不拘檢恣意游敗娛思曼官特進請假來還吳當其初入部延符正獵徂左手臂蒼鷹右手牽韓盧遥望見思曼兩者棄擲俱向舟而再拜思曼笑曰吁一身傾兩役毋乃太勞乎延符跪對曰充質誠頑愚古人三十立謂可緩須臾今年二十九來年當奮諸思曼嘉之曰改過顏子歟延符至來年番然果學儒悔古為名士談通老易書爵與從牀稷聯翩獲令譽仕終吳郡守潭府中居

周華齋再至

既見騰騰肯再來老人心亦仰天台居高折節翻趨下進徃窮源莫遽回學派諸家爭立案儒宗異代各登臺九京歆起梨洲問問道誰終不可灰

贈汪兩亭時偕巨山來。



知君胸有好文章書幅淋漓鐵筆剛爭奈一来旋別去如何拋撇四明忙

天台山有兩人来不是劉晨阮肇哉一任桃花源洞返我來訪着亦尋回

林蒸橋敎諭遺甌柑兼題二絶見示次韻謝之。

游人老矣江邨臥性不貪饕過不留一物忽来難恝棄黃柑佳品出東甌

東甌勝地産黃柑色正香清味極甘自具開胷平胃德甬江人士善稱三

偕陳南凖訪身皆脩先生。

老去新年屏應酬偶然携伴武林游不堪酒食相徵逐只合湖山少玩留僻處好憑為舍館曠觀誰與作朋儔艸鞋頓側萎牙臥獨與蹣跚一徃求

徵公去天童。

休了天童就九龜宰官林下去棲遲南谿廿里相隣近西域千年豈蔓思是俗是僧同到老非儒非佛更何疑秖憐轉世黃公晟繞上臺塲用作為

晟公主天童

小邦試久大邦來公住諸山時余有令日來如試小郎之句磨礪牛刀定快哉竺國倉箱常自滿俗家父母不求齋用汾州故事白山千載慈雲布直木千枝法雨培且哂幽溪多講說天童高本過天台

莊任官員即位君亢山今日有何分憂勤惟是食艱鮮敎化不須倫說敎師席克還燈燦日兄言無準鼎興雲憶偉公語從玆一進知難退待我游人肯斷葷

族弟文生偕配周孺人六十雙壽

忩郤吾年過古稀驚君今歲亦稱耆謀生異業家相倣矢念同仁道不岐郄下覆麟爭緫武閤中一鳳好齊眉權衡我克如君否天祿天申君自貽



夏至前五日偕晟公浴雲溪遲遠公歸

去年來浴病魔来勿藥衰翁竟打開十月不曾勤拂拭一些何處惹塵埃節侵短至天猶冷客共高僧主定回試問今来還浴否來而不浴亦愚哉

題周巨山照

琴書叙佩倩童携不識君行意向誰前度康齋未相見一峰歸去憤奚為羅一峯謁吳康齋不予一見憤怒而還康齋之不見以一峰氣剛故抑之而終不免於憤變化之難如此

題天台齊省齋便面。

我年七十憶登堂訪仲瀕行暫仰光弟覺春容良自在自慙老邁尚輕狂別來挂臆難重見萎裏懷人各一方今日江邨小阮至聊從便面訴衷腸

堅門病起枉過。

聆聞病篤忽生來把臂驚看甚復哀老耄期頤猶可卜室家似續若何培龍鍾老友歸無所轗軻衰吾盡幾回且與挽留寒臘過向春芳

信到枯梅

贈魏子良

生本同鄉竟等殊年踰七十始相於雲山名洲今歸若雲實風高早企余世路一塵誰掃得儂家三絕乃兼諸南谿老頰毫難覓煩寫胸襟赤子如

陳南卿七十。

老友晨星稀更稀放明一宿獨光輝高天無朕棲身穩下地多塵着眼微二曜賴同醒疢類萬年不隕握先機慙余五歲於君長欲未從心動有違

次莊奭軒見寄韻奉荅

前修尺寸何能紹安有才華可以覬生遇古稀休學轍老無自得曠心官凡經岳鎮卑而隘但覺穹蒼峻且寬一卷楞伽亦文字行生時物任人看

憶往秦關廿二春玉山曾與接音塵挽留憲幕終朝款是否君家一本親（戊戌年訪玉山於陝西報道慕）世講淵源昭脉脈（東海徐公為先君舉主君家太翁又為徐公舉主）神交金石復（劉劉磊園別號徐五中）遷赴秋涇去和句巴人但率真

晟公自天童來養疴雲林携酥問之有作

天童諸病自来無辟穀休餐豈病乎乞食不消經舍利求醫相與遺屠蘓一杯飲後胸堂快千日酣中脈理數何物當空能隔閡行吞萬斛米如珠

晟公訃至

大鑒堂中主一年還趨泉下侍寒泉人疑隻履西歸去我欲粗拳北嚮前祖席空懸誰似祖天童老至自昇天明朝證果龍山頂惟靖禪師出頌延

題名山藏圖

五岳游人跨了驢一肩行李不携書尋常來訪名山麓著述中間富有儲

言瞻後閣擁前軒叙造耑今子及孫恰似我家賓客地何年至者不



盈門

題烏王路垂釣圖（王路為河東制府田公幕友）

曾佐田家又覇齊持綸雅志在磻溪知君不屑夷吾並敬義千秋旨自提

題張石河照（石河曾司鐸桐鄉）

獨立心情款語誰手拈麈尾不輕揮年前苜蓿腰曾折使著巾兜漉酒歸

鶴潭訃至。

東浙哲人萎蒼天不憖遺蹉跎幾度約斷絕百年期老友久難待心師今後誰音來首重疾無藥可醫治予亦夫將喪先生乃在先陡然拋夙契後嗣托全編不老良難致斯文自遠傳無方就養子爭柰一朝捐

李公祠訪僧澹涵

一人不訪訪孤僧西子湖頭筍一乘筍更不乘乘艇去来來返返了無憑

澹涵返錫山不遇遇畫師高其昌

公家終在錫山乎今日邛來汝却徂思白後身樓檻現相招相款有因無

陳英倩四十

驚君字以倩為行政曼從英太善藏強仕不妨遊漢宁生朝是朔必東方（英倩生于四月朔日）

木公叔惠虎掌膠（叔善堪輿術薩天錫贈丁葬師詩有健足生挐地上龍之句。）挐龍健足寧須爾訪岳殘脛或賴之不日飛昇天上去風来從我可無疑

杭州

生年七十五凡幾到杭州輩輩人焉往區區境若悠江湖相款曲城郭好淹留一瞬黃梅節可休未可休

西湖絶句。

紅藕花中載酒游老年不稱此風流秖憐一片西湖水肖我游人兩箇眸
看盡荷花十里回一年十日兩回來直須看到千回死續箇千秋茂艸哉

齋母葉太君六十
膝下賢兒能取義閫中壽母必成仁需郊出險天方佑週甲更生祿正中華頂頂尖曦翠浴瑤臺臺上月盈輪升恒此後無疆福造自其身不失人

趙輝遠五十
武林趙輝遠我交無幾面但聞萬九沙謂之由也彦由之在聖門力行無時倦有過喜人告好勇日遷善千秋仲夫子何人不敬羨美玉自有眞瑕瑜互相見苟非行行如悅從世所便彼哉安足交品格良畀賤吁嗟輝遠翁夕朝弗自晏行年五十矣蘧心方戰戰知非務學易氣質將盡變在天孔聖人且謂由也彦



六月廿五日浴雲溪
去年夏至前今年大暑後不浴竟踰年有垢還無垢偕來憶晟公作佛何太驟忍心長往西拋我浴不復我且獨自浴一回一回又遠公數日前期我先我來清泉熱滿堂濯我無埃埃無埃埃安在空中默成胎南谿老去矣胎從何成哉濯之再濯之老眼光彌開

浴雲溪雨中（蒲蘆格）
水浴南谿雨浴山山谿出浴本來還兩家面目同乎異一樣心情靜且安常住者谿山不住人須以水雨天須谿山水雨叅叅遍雨水山谿各笑顏

宿雲溪曉起（進退格）
暑日雲溪訪故山溪雲作意不教還移時滿院疑炊午立地彌空敵蔽天雨氣襲襟風颯爽水聲轟耳谷潺湲隔宵再覽峰巒霽粧曉佳人箇個妍

陳緘菴學士訃至（緘菴生於乙巳正月廿六日卒於己未九月廿六日）
降庚同乙已不共再庚申壽頂生來具（緘菴頂高宜壽）凶音尓豈眞淡交無半百（余識緘菴自甲戌）老淚迸今春此後西泠道難逢學士陳

和周巨山半生亭課業次韻
萬八山高逈出塵卯年七十憶成因而今不失其親矣霊降斯人不失身
孫蒙心且未能疑那析牛毛及繭絲全賴伊川程正叔誘之樂學自蒙時

和巨山易安齋課業次韻
身為不善亦吾儕佛肹何曾恕孔懷小子二三爭解得莫教寄傲易安齋
齋裡素幃殊絳帳小同休入馬融門重君重學方寧海辭色中間厲也溫

余舊過雙橋菴訪謙牧上人有詩云方外故人有幾許雙橋咫尺不曾來一朝握手將何語菴畔風霾卓午開隨往呂潼港歸途復過詩云雙橋去矣復雙橋可識來人去不遥去太来來惟此路來時難却去難招今庚申春仲過之兩詩在壁又題一詩以示上人。
菩提樹在雙橋畔不用菩提菴裡尋又是光陰幾載過風滋露潤好成林（近年上人將改住菩提菴余阻之而止）



次韻和巨山月夜舟中作
春月春風共酒卮扁舟携有冠童宜游人既老家眠早騷客方行夜咏遲出險心情彌向道需郊歲月更工詞獨慚下邑弦歌杳鉦鼓旌旗溷此時（時方春社）

題巨山扇上育王荃公畫蘭
道人本無臭如何愛畫蘭莫將幽谷物托出竟和盤
吾游萬八峯初不見塵此一朝阿育王以贈峰前士

鶴潭卒於己未初春至庚申春暮余甫往弔嵊縣道上口占
甚矣吾衰也年餘作此行生前深向慕歿後等忘情書問悲長杳懷

思殺未成白楓嶺路怯身倩僕夫輕

兩宿溪口

老矣南谿年近耋天星四顆向晨稀半朝嶺路成泥滑終夜溪聲壯
兩威金諾怕踰烏邑去此行將并訪方冠山于浦江在義烏西丹誠須奠崔潭歸首回
廿載前經此厲水凌寒走似飛

由歌山繞象蕩宿樓君廷宅

歌山山下溪流駛南渡徘徊玉女亭昔有玉女歌於山上故名今日繞趨象蕩宿
明朝緩向崔潭徂魚鮮筍嫩傷孤客昔年崔潭同飲樓宅水漲山深阻亟行仙
逝亦如人逝杳到來何處覓歌聽

登崔潭閣

崔潭山閣好登臨閣下伊人無處尋四面檻開春雨霽千山環聽我
悲吟
閣前合浦向珠輝窄板橋橫不怕危日昨水衝橋忽斷珠漂濱渤幾
時歸



東陽訪金素公

心師難得藉良朋疇昔因緣感不勝今日良朋仍握手心師安在戚
塡膺余識崔潭自素公
怪君未有西河痛底事雙明忽喪之君自不盲人不識況今日月及
更時素公日替後明

投金澤躬

東陽金澤躬有才善屬文不幸昔遭厄歲憶在壬辰族弟素公氏營
救逾周親客邸忽邂逅憩我殊酸辛屬我共拯挽天幸屈者伸從玆
交素公以成崔潭因荏苒廿九載崔潭為古人我来奠之畢西行入
城闉薄暮燈已耿萍踪得見君驚君鬢亦白昨甫策成均才人胡偃
蹇欸曲徒慇懃

義烏

不傍東山不傍西隴中建邑與村齊無城勝似有城處宗駱黃王籍
可稽

入浦江界

昨日東陽今浦陽輓王西去又尋方一人好學一人孝季字原於孝
字藏楊慈湖謂古季字即今孝字後世以季須習加羽又季必有舍加一

謁浦庠學博葉元植詢冠山所在元植永嘉人

處士淡林僻自居無人識得行何如表揚父祖心情摯閱歷山川道
里迂司教必能勤採訪永嘉況是古名區果然告我明方所兼悉伊
貧復老歟轆轤格

慕抵西塘下見冠山

古心古貌一人方把臂燈前貌更蒼二八年遥綫報謁半千路僻亦
康莊藏書宦轍遼猶隅祝山徐果亭有方韶卿全集今其令嗣遠宦未歸無從抄錄抄本朋家採
未詳武林趙功千抄本即冠山已刻本異日不知爭覓得祇余老矣日荒唐

冠山指點元栁文肅住處

名山自昔產名人道德文章邁等倫君與比隣千載內清風明月兩
相親



歸途望仙華有懷

浦陽名勝著仙華一覽吾將佛手誇今日經遊成欠事他年魂夢重
咨嗟

返棹渡曹娥即剡水下流

往由木懋返曾娥上下都從一水過好似于田園打罷獲麟謂崔潭棲
鳳謂冠山感如何

冠山遺杖

貽我南谿杖西塘方冠山伊人心篤孝遠祖集求還徒步輕千里歸
家寶一丹扶携趨岳麓九十不蹒跚湛甘泉九十上祝融峰

南谿不文目次


笑讀居賦
上督學顏公書
與藍挹戎書
李母項太夫人壽言
刻南谿兒女語自序
見山第四集序
祭李母余孺人文
僅真集自序
公奠族叔丹陽縣尉文
白臘篇自序
晟遠二公懺挽　先大人青詞
祭董母沈太夫人文
同周邁園先生祭陳心[illegible]先生文
本仁禪師詩序
顯考寒村府君行述
顯妣王太君事畧
祭黃門周邁園先生文
祭周爽思先生文
祭少宰仇公文
黃節婦宋孺人傳
潘用微先生求仁録序
西游記
北游記
范訥齋哀辭
謝北溟哀辭
安上人偶存草序
送督學汪公還朝序





樊公去思碑記
呈撫縣閻公牒
祭關華齋姑丈文
柴省軒先生集後跋
柴晉山尋快活處十二條後跋
送方舒别求先集序
賀大中丞黃公撫浙序
辭觀察陳公書
與王豊川先生書
辭陳邑侯召見書
與陳邑侯書
呈陳邑侯牒
與陳邑侯書
復向荆山書
沈漁莊集題辭
邑丞董君三十壽序
乞餘姚縣宰高君立黃文孝户牒
啗觀察陳公書
埋谿青詞
與張明府書
上粤西中丞怡亭汪公書
與大司寇寄齋樊公書
寄賀汪公撫江右書
錢在德四十壽序
與萬九沙書
寄軒三祝圖序
送萬聞遠應詔舉序
送劉邑侯罷歸序

請憲副孫公修四賢祠牒
上憲副孫公書
萬陳兩君六十壽序
錢又起五十壽序
柴省軒先生外集序
息齋近稿序
與沈欒城書
一辭驗看牒
再辭驗看牒
三辭驗看牒
克念上人四十壽序
萬閒遂哀辭
李東門哀辭
禳虎青詞



法菴扄上人五十壽序
李東門松梧閣四集詩序
畏公塔記
洋山殿甃石募緣序
錢在德五十壽序
黃上伯不驚草序
傳邑侯初度壽言
黃公又堂傳
刻南雷文約序
上都運使司趙公書
二老閣奉主告文
祭周母張太君文
祭二妹文
祭張簡園文

續刻明儒學案序
續刻見山詩集序
萬西郭勉力後集序
祭錢母張孺人文
祭錢在德文
祭王鶴潭文

## 咲讀居賦

伊我生之不息兮曰擾攘而奔遂草堂歷[illegible]緑念茲名之由来兮實有媿乎斯屋乃有[illegible]其始也潮陽令宰牙籤玉軸貽子及孫君子有敎地轉天旋身老圖獄并楸銅駝神啼兕哭室家兮脫兵燹黃泉兮不瞑目楣上留題風徽穆穆其緫也東洲逸老歌傷濁漉絕慮拒覽經史反復當其興發高天飛鶩忽焉解頤空山崩瀑悔予生之已晚恨前徽其何促親朋道及芳猶可掬今則茁兮蘭苗超然遂俗一見如故兮憶曩昔之矜逢二人同心兮維将来之相勗爰邀群英兮集斯居訂新盟兮誓翻覆樹既仆之旗幟兮剖韜光之珠玉堂構兮羨彼繩承風流兮胡弗似續望巘巘兮如睞覩扶桑兮方旭子乃悄兮神悲慙兮頻蹙溷世路之埃垢兮就塵緣之縛束未嘗顏若兮焉知孔卓夫讀亦無嫌於苦而笑則有會於默匪飽飫夫詩書所難望乎枵腹聽守藏之宇兮念通德之塾胡能溯先世之遺馨而勿增惡



## 上督學顏公書

性承祖父訓稍知立志幼年受教塾師學舉子業口誦心非以為人生天壤當為一有體有用之儒而聖賢之事必非時文數篇可了未嘗專心治之三年以来謬辱閣下賞拔雖深感激實切愧媿客秋鄉試莫得仰副屬望至心而老祖衰病家君在遠渡江入闈裹曲憂皇行文荒率被放之日赧汗交滋既念閣下為復聖裔自命甚大所以期人者正復不小當不徒以此區區科名之事望於性而遂已而性之所以仰答閣下者科名之外亦自大有事也用自慰解以別圖所以仰答乎閣下閣下校兩浙士清操明鑒為　聖朝数十年来所希有顧能文之士則得矣而才品氣節之過乎人者恐猶未盡得其人也性家有二老足跡不出里閈罕聞閣下外郡之政請以四明言之四明郡學生有萬承勳者父任江南五河知縣直道忤上被叅論絞時閔中贖例遂開承勳橐無分文仰天涕泣誓出其父於難以一病軀奔走四方所至為包胥秦廷之哭經年而募五千金入閔贖免此壬申癸酉事也承勳年才二十一二耳承勳為人光明磊落痛疾齷齪暖昧之行見一善視之若已有見一不善輒面叱不為苟容要其才品氣節他日成就當不在范文正下戊冬贖父歸家去春科試其首藝結構猶嫌痕跡未化至其次藝則清氣天矯直以古文為時文然而竟落三等閣下知之能無滄海珠沉之惜乎性與承勳交最篤重其才品氣節不惟其時文而已今閣下北旋伊邇性既不能遠辭二老追送禾郊家貧又無物可獻以附列於琴寉之旁敢以生平所知之萬承勳聞於閣下倘亦所以仰答閣下之一乎

## 與藍總戎書

性之獲交於明公幾一載矣明公以靖海奇勳專閫海邦威名烜赫一介腐儒何足上塵藥籠顧一見賞契如布衣交總後句李暾諄諄還節定海之後華絨寵貺駱驛並臨是明公固不以旅進旅退之徒視性而性亦不得徒以感恩二字了畢知己也當今之事其可感憤奮抉而起者何可勝道斗筲齷齪無足與言海角泥蟠雖未可輕量天下然目之所見耳之所聞仕宦富貴之場實少豪傑其倜儻慷慨扶拯溺救焚之志者獨有明公一人耳廼者敝邑父母建安方君直道被黜鍛鍊獄成賠累等項積數千百金舉邑冤之相與謀為義助而地方荒瘠所捐不償十之一二一杯之水勢不足救一車薪之火性思一起而大聲疾呼而家大父母高年家君遠仕依侍膝下頃刻難遠有懷自阻未嘗不撫襟太息適來姜西溟先生遠自京師郵書見督數千里外猶且殷殷計及性偃仰鄉曲袖手坐觀豈仁人、子用是圖所以救方君者輾轉躊躇計無所出既而躍然狂喜念明公生平好義才足以濟世德足以庇人而復於方君為同里不能不厚有所望願天下從井救人亦非仁者之所為明公撫恤軍民飲水海外安得揮金如土獨任此重貲乎不情之請性亦何敢出此今為方君策而非明公不能行者有三方君之獄浙省各屬悉知其冤藩司趙公素仗義敝邑士庶將相率具詞懇其垂拂聞明公與趙公為一人交欲求先容俟獲嘉命便當渡江貴省之宦於浙者式自避守以上文自郡縣以下正不乏人桑梓之誼誰獨無心第苦渙散耳觀察胡公方君舊日事之盡志盡物被論以來涓滴未加惜無人一為道及也今誠得明公登高一呼則衆勢自然輻輳不難援之泥塗之中而振之千仞之表亦足以一徵明公拯溺救焚之素志而玉成腐儒一念之仁知己之感益且矢之沒齒矣伏惟俯納而慨行之幸甚幸甚



## 李母項太夫人壽言

康熙癸未十月晦前二日吾友李子寅伯之母項太夫人八十壽辰寅伯徵言為壽自一二知交外不肯濫及性生也晚於太夫人疇昔之上事舅姑下事夫子咼萃流離之際曲盡婦道多不及知不敢隨俗泛為頌揚東海南山尋常里諺又不足以汚太夫人及寅伯之耳惟是樛木螽斯之德獲令子寅伯一人不同世俗實有可得而言者寅伯胸襟曠達物外超然好讀書不求甚解坐客常滿樽酒不空歲時興至放浪山澤間天都華頂鴈宕雪竇光溪諸勝携屐留連題詩滿帙太夫人一一聽之不以家累督責此可以知太夫人之胸襟亦自與世俗不同而寅伯家庭境界超凡天機盎溢蓋不啻崑崙之圃閬風之苑焉其為樂豈有窮極而其為壽又曷可限量乎爰為之序而系之以歌歌曰

人生穹壤兮孰脫紅塵蓬萊仙島兮未必有真生子不羈兮豈崑容之降身朝北海而暮蒼梧兮窮雲水之窟而侶煙霞之倫家殊世俗兮一日千春歲月渾忘兮勝堯源之避秦又奚藉夫金母之蟠桃兮向北堂而前陳

刻南谿兒女話自序

時文一道揣摩賸望希世取容有志之士所不屑為俗尚相沿童而習之至竟不能以自脫然天下事要皆鴻爪雪泥逢場作戲何必不爾計自為諸生以来亦嘗博取先輩大家之文而縱觀之而性情孤孑不善效顰歲時甘苦雖先後屢殊大率不拘拘為八股之形惟體會白文自抒所見有意而言意盡而止不特傅粉搽脂趨時媚俗有所不能即窮奇極變超古絕今亦有所不計也二十餘年之中風簷率筆曲阜顏學山先生一為謬賞予期既沒宜乎伯牙毀琴令顧以付梓人何為者耶或曰子殆欲走長安謁公卿執此為贄以致厥科名耶余曰㷀身親病繞膝無孫余何能遠行况世鮮有知余者矣人生世上富貴壽考何一為我長物藐矣科名奚啻浮雲而龥向蝸角中爭此耶曰然則子之付梓人也終何為者耶余曰此亦鴻爪雪泥也兒女話者大士自序謂青螺選畢八十一篇諷之如兒女說話余為文亦然因以自名其集云



見山第四集序

見山書屋者蛟川謝子北濵讀書樂道之處也其東有渠紅蓮產焉南有沼白蓮產焉北濵徜徉其間有周子愛蓮之致吾儕友朋皆望而莫之及庚寅六月李子東門訂余往觀一日忽先自行余遂踵之則已後半日矣清香淨植中聚首者三日夜余先歸東門復留日餘而後歸是時過從者有郎子枚簡王子如綸鄧子賓王傅子公孝相與拈題分韵共得詩若干首後数日東門屬為一集日之曰見山第四欲以自壽其五十焉嗟乎東門方子與余初共學於張氏書塾時逮今三十年矣子性素不羈才復機敏過人猛欲致身為當世用視立千載勳名如拾芥乃竟蹭蹬偃蹇不得已日自托於山巔水湄風晨月夕花香草媚之際飲酒賦詩以至於五十遂謂此足以自娛而因以自壽者豈子之心耶先是董子南田陳子南皋萬子西郭雲湖之車太白青菴亢山諸上人柯山之棹陳子摩蒼范子希聲輩畢莊之席凡皆他人醵金拉伴以壽東門詩成各為一集若見山則東門乘輿自往余雖追隨未嘗為東門壽北濵亦未嘗邀東門以為之壽而今且第為四集以自壽吁亦可以見東門閒放無聊不得志而假此以自遣之大槩矣雖然見山書屋者謝子北濵讀書樂道之處也蓮花之君子者也北濵徜徉其間有周子愛蓮之致顧東門會心於此勿徒是流連光景效達人之曠懷以自遣其閒放無聊不得志則東門之於君子其庶幾矣是集也方将賴東門以壽東門豈賴是集以壽哉是為序

同謝緒章柴梓廷祭李母余孺人文

康熙庚寅陽月至日東門李母疾篤而卒臘八次辰厥惟巳巳通家子性偕章及梓壺醪咒饌潔蠲而来痛母既逝屬辭告哀維母之賢安於其命夙夜衾裯秉德能敬育子而才倣儻風流遺老不死儀部長畮性也登堂垂三十載無非無儀未見其攺維章與梓亦十餘年從子令德見母有焉東門好客酒旨肴嘉截髮之供不羨陶家東門好詩日事苦吟錦囊句滿不戒嘔心東門好游朝山暮水一任客兒門閭不倚繞膝孫曾斑斑玉筍慈而善撫勿替其引謂如母者天之所厚方豐其禄孰嗇其壽緊惟来歲将届古稀東門不置思製莱衣豈知偶病輙不復愈無方之養不逮而去念我東門一旦萱萎徒倚北堂風木與悲母逝莫挽子悲不已兀守寄軒廢吟撤壘有客来過拭淚相看但見子戚莫覩母歡況性三人不比其他母畜猶子傷更如何



僅真集自序

南谿子九世祖善詩祖若父世其學弱冠竊吟館塾問祖若父不之知初不授以詩之法稍長出門行崑山採石及雲間游二咏為南雷所見語祖若父曰筆氣好可學詩二十有七歲辛未以前兩年所作呈管村欣然序之以一真字許且勉後一年以辛未所作呈湛園亦許以真又後一年呈以淮游得句許如前再呈南雷評曰就目前景色衝口而出一切虛浮粧做劖削無餘其合處不減誠齋不合處不免於稚然誠齋亦多稚筆此固不妨顧是誠齋累變而後成家義門從此亦當變化不守一轍造於深細而後三唐之門户可入也夫一切虛浮粧做劖削無餘者是亦言其真也然變化以造於深細勢不能舍却三唐別求門户一有摹倣則又類效顰有志者所不屑忽忽十餘年老成凋謝祖既云亡三先生亦不可復作父在而右痹言蹇問有所請不敢瀆同志若北溟遠居蛟川百里外西郭衣食於奔走相見絶少東門雖時時過從然性懶蹉跎不能壹志與之磨礪於是三子者皆各有以自見顧南谿子不敢詡詡焉相逐以為有得其自問而不至於失墜者僅此一真而已矣四十有五歲已丑偶有四友詩之刻因痛删其前之所作而題之曰僅真集嗟乎南谿子之詩殆無有成家之日矣嘗見古来作者莫不苦心有所取法今南谿子胸中不知有三百篇無論漢魏何況三唐而僅率其一真孤行於世此不過如天之風地之籟萬物自然之竅隨響隨滅已耳何有於變化何有於深細其安能遠承九世祖之緒近紹祖若父之傳而副三先生之望於九泉乎恐東門北溟西郭三子亦終且相與擯而外之矣

公眞族叔丹陽縣尉文

嗚呼維我鄭氏瓞綿灌浦代有儒人可以追數迄於 本朝生我丹陽素菴遺緒賴之重昌丹陽之生幼孤而苦岐嶷天成不與人伍群兒嬉戲能以禮繩或垢其面拭不稍停居父之喪哀毀骨立葬之以禮成人匆及北堂母寡四十餘年承歡將順如一日焉仕雖為貧務盡其職歷任有三皆可法則司閘慶豐啟閉以時漕流不涸以濟京師課鹺黑井更有成效酌不誤商比不許灶因獲量移尉彼北流民頑地僻董戚戒休善於平反訟獄衰息修及黌宮不遺餘力鄉學里塾各設有師課其優劣次第升之若此循良功誠足叙闔邑謳歌莫之能阻其他善事枚舉不勝賑貧濟旅世俗咸稱尤足羨者啓其後裔長子先聲英年登第素菴之後曾有乾山後先輝映科甲聯翩凡我同宗光寵匪小匪我丹陽孰肇此兆今春報至云已拂衣屈指庚年未及古稀方謂錦旋且躋上壽聿衍家祥蒸為宗祏胡天不弔病殞中途靈輀返里仲子猷扶昔年之南寄家於北萬里聞喪哀號匍匐慟前王立先哲已萎登堂而弔喜不勝悲宗族之間寔摧一柱初聞迄今其誰不憮牲蔬酒饌詎足為情合詞告哀以獻尊靈



白臘篇自序

余舉業受自家君以體認白文為主一題入手務必融會全神認定本題面目然後下筆其題有上下文則墨守題界不敢越一語守此以往自壬戌為諸生迄今凡三十年矣範我馳驅終日而不獲一禽弗之有悔也然自問亦鮮有躊躇滿志時故亦弗之有尤也年来堂上二人衰老日甚自分力耕終養今秋逐隊蹈槐實非本意顧入闈行文首題不敢侵下吾字次題不敢實拈體物三題不敢牽扯不動心而是日氣機偶動頗若有洋洋灑灑之樂邑大尹江夏孫雀莊先生受卷時閱之指為脫俗隨寄呈家君亦輒許可轉質之黃門周邁園先生署曰此卷必作第一人無疑比榜發則仍斥放嘻此殆天心爱我使我得安侍膝下以晨夕奉我二人也亡何鶴莊先生自會城旋邑謁時又曰子文生峭通場所無盍梓之以質之海內余竊自念於身世之間生死得喪榮枯之際一視已久區區雕蟲小技豈復與儔人競其是非妍媸哉歸而以告家君謂知己之意不可以違昔董元九應舉不第時人謂之白臘余今且十應舉不第矣因以自命其篇云

晟遠二公懺挽先大人青詞

陟岵何瞻悕先容之杳隔歸天未泯餘夙植之靈通伏念先府君未生而元戎徵夢以呈祥迨長而中順揲蓍以兆瑞果能變虎為炳文之大人誰識猶龍直宗玄之老子說無勤襲窠臼都翻理不雷同雪泥默印姚江致知之宗旨尚費推求蕺山慎獨之工夫猶燃把捉鳶飛魚躍時潑潑以同人月霽風光每洋洋而自得流連景物自言五十心孩呷晚乾坤亦覺八千歲短去今來三生莫問嗔他說法登壇儒釋道一片打成笑自逢場作戲蓋自甫生之日以迄終命之年何貌相之猶留實纖埃其不染北闕南荒之踪跡視等槐柯青天白日之胸襟不同醯甕種花弄水靡有倦時潑墨濡毫從無虛日宦歸不嫌寂寞病廢誰曰支離人鬼關頭久經覷破去来時節總見風流咏絕筆之六言成開口之一咲心惟自在世莫我知父子雖傳幽明亦阻憶在病中遺與曾命拈天女之花痛今境隔思成未一奏空神之樂禪門二客因夙昔之締交佛事一朝遂殷勤而納款不拘家禮聊格親魂豈是遠效白沙禱安螺鈸亦非近宗黃竹救賴慈悲



祭董母沈太夫人文

於維太母閨壼宗師一朝溘逝行道傷悲窈窕淑順太母之德稟之自天不假修飾精敏勤勞太母之功盡其在人亦復從容幼而失恃能司中饋大義了然吟咏屏廢既歸夫子相敬如賓上事舅姑規矩遵循生死存亡侍奉一致不匱爾思允堪錫類維賓與祭設饌供饋必豐必潔誠敬無倫相其夫子不辭勞勤範其子孫不尚靡麗妯娌式好親黨咸周下及童婢撫御斯優諸賢嗣君義方各凛出固不越處亦不隕孫曾蔚起無忝讀書日見成名天之報施性因妹氏獲厠戚末憶自已巳登堂拜謁時惟太母週甲之初儀容肅肅神氣于于妹氏未歸性輒假館飲食教誨情文盡善不三四年太翁升遐太母當之大事無差躬承目覩性竊心敬謂方諸古何啻陶孟迨乎己卯妹氏于歸新婦無姑太姑是依雖依太姑新婦仍戚天不愸遺併舅而殁太姑恤之新婦含之歸寧見告纖毫周知方期康壽慰妹及性胡乃未幾而輒抱病病雖久矣猶望延年胡至客夏而竟棄捐之時性方喪父神沮魂迷泉臺無路忽忽半年未薦一觴冬而喪母益復不逞哀哀我父哀哀我母太母之哀亦所時有次公遠官經歲奔回終天彌痛弔者增哀遣期伊邇我心戀戀不文之辭告此薄奠

## 同周邁園先生祭陳心齋先生文

嗚呼先生奈何遽死道之所維時之所倚幼承庭訓景仰蕺山南雷講席早見一斑未幾問世旋登科第不以自滿寒淵弘毅秉而弗失父師淵源具徵實用匪託空言竭力致身君親無負爾德爾功眞堪不朽某於先生群紀間游兩叨同譜分誼深投乙亥之冬先生出宰分袂都門誨余不逮嗣余筮仕於古有莘各牟職業良晤無因某之治邑三年草草遷膺內擢懷慙不少先生在闕十有餘年循良卓異海內喧傳某厠黃門未有建白校劾而歸長負罪愆先生抗疏表表烏臺啓心沃心　聖主顏開兩年之內疊加陞賞三作使臣皇華軼掌栖維吾友忠可格天福國庇民公亨長年豈知一旦有志未竟出賑邊荒賢勞畢命祇因夙昔禹稷為師天下之饑由己饑之某老而退無能報國國喪良臣能無心惻性於先生亦兩世交初見之日性尚垂髫交以何者實惟道義道義之宗正心誠意先生登朝性伏田間彼此心期不出此焉先生令潼歲屆丁丑性勉先生寄詩一首迫入諫堂性嘗致書謂此四字幼學無慮蕺山之學惟在慎獨每有奏章四字用勗未蒙垂答性竊心疑淺見寡聞其說未知耿耿有懷猶思面請胡為棄我忽然入冥先君之在歲荷見存先君之殁哀唁彌敦五千言內導我以路至道不煩在退一步孔子嘗曰老子猶龍意者先生所見畧同幽明阻矣誰復可質不謂此緘遂成永訣先生死國孝以忠全求仁得仁心亦可安維某及性相見奚慰道喪誰持時艱孰濟悠悠行道猶共悲傷矧我二人而謂情忘有情奚致一慟奠先生有知鑒此縷縷



## 本仁禪師詩序

佛氏之說四大皆空其流或為殘忍刻薄而本仁禪師獨深於情顧其情未嘗輕用余之初至金仙寺也落落焉漠漠焉師若竟不為禮者故余和李東門張韞山游寺詩有閒僧不解迎之句當是時疑其殘忍刻薄情之一字種子已滅比再至而若有所合三至四至而若有所契一日語余曰一人嘗有恩於我寺後忽死於非命訃至之頃不禁涕淚之潸潸下也余自聞是言固知師為有情人矣既復叩其生平在家之父母方外之祖師兄弟子孫儕友靡不纏綿篤摯有不忍膜視之情稱分而施各得其所頻年秋冬之交幞被過從彌旬浹月凡一動一止一語一默悉中肯綮余愛師師亦愛余情之融洽如水乳交今年八月忽棄余逝矣悲哉師三傳弟子圓徵輯遺詩若干首屬余序余惟詩本性情情之至者其詩未有不至師初不以語言文字自著而所遺者率皆情至之作雖示寂之際留别湖山尚見乎辭其於同類宜乎益有所不能膜視也此與佛氏之言空而流於殘忍刻薄者異矣其詩不亦足以垂示天下後世乎

顯考寒村府君行述

先君生於前丁丑十二月初五日卒於今癸巳四月十一日十九歲
丙遊庠三十三而登鄉薦五十二而成進士選庶常越三年而改户
部湖廣司主事一年而陞本司員外又一年而陞刑部山西司郎中
二年而出守高州三年而丁先大父艱以歸歸之次年病病十有五
年而卒享年七十有七姓鄭氏諱梁初字子夏繼字松生後字禹梅
別字孟游字孫隱字十二初號香眉繼號淡簡號文臞號踽菴後號
寒村乙丑以後號安甫庚午以後號礬齋乙亥以後號因亭病後改
名風字聲雅號半人又號半生世稱寒村先生居慈谿之半浦始祖
諱毓七世祖諱滿字守謙弘治壬子舉人歷知道濮二州著有勉齋
集高祖諱尚偪號至川由太學生吏目禹州有篤行曾祖諱之璧字
完白患瘡早歿曾祖妣顧氏苦節七十年祖諱啟字伯蕃崇禎庚午
鄉試主司黃石齋先生錄魁副考誤皮卷後入副榜祖妣施氏滇沅
總兵二華施公諱翰之女也父諱溱字平子號秦川副崇禎已卯鄉



薦會稽之役起為按察副使謝病歸里幅巾布袍五十餘年不入城
市以先君貴初封徵仕郎再封中憲大夫著有易象大旨詩經萃雅
三墳衍義正統萃書明詩選及書帶草堂詩文集妣施氏貴陽郡司
馬廣莫公諱承芳之孫女鄞學諸生虞卿公諱宗龍之女初封孺人
再封恭人生二子長即先君次先叔父諱渠先君生而天姿高邁出
就外傅先大父課之即不徒以經生之學甲辰館于郡城交萬公擇
充宗季野管村陳環村堯山怡庭董在中吳仲范筆山王近思錢漢
臣張梅先雪汀諸先生丁未偕從南雷黃先生游闡蕺山緒論講學
問業然性素風流無寒酸腐陋之態讀書餘暇種花弄水潑墨揮毫
灑然自得嘗自署其齋曰霽月光風周茂叔青天白日邵堯夫已酉
鄉薦年方壯思以其所學出而用世乃蹭蹬公車二十年戊辰第進
士館選即乞假省親逾年入都改部曹錢穀刑名既非所好滿僚漢
友不無異同在西曹時守備唐汾犯法當戍上陽而家有老母其幼
女投牒願入官為婢留父養親情詞悽楚先君憐其有緹縈之志屢

為之請而卒格于例作悲唐行以哀之山西督學李觀先為怨家所
訐問者誣贓論死先君謂罪無死法例當減等而卒不能得癸酉除
夕雜詠形之嗟嘆山西民王愷妻為旗人所誘奪訟不得直先君捐
俸募金贖還之愷持西瓜十顆以獻先君償其直愷伺先君出致茨
二簍而去甲戌充文武會試同考官所拔多佳士服明手敏諸同考
資之乙亥出守高州高州古越裳氏地去京師八千餘里聲名文物
之所不至先君不以蠻荒僻遠少恥其所學制府欲開硇州檄先君
議先君謂硇州在海外最險阻開之不足為利將來鯨鯢出沒為患
滋大議遂寢同城鎮標兵餉舊由府給扣尅約千金先君盡革除之
制府巡歷至高供億大費總鎮率尅軍餉以償先君堅執不可得如
數以給屬吏以事求免者若化州吳川信宜各奉千金為壽先君皆
麾之惟受信宜文石五枚茂名令前為青浦王公後為嘉善錢公皆
先君同年友政事之餘敦尚夙好脫畧形骸賦詩贈答不一而足一
日迎制府至三橋午飯王公坐先君右已而起請罪先君笑曰同年



相好何拘拘乃爾耶丙子高凉大旱設壇建醮十餘日不雨先君弛
屠沽之禁具特牲自為文先禱文廟次禱社稷又次禱城隍即日震
雷一聲大雨如注累數日不休民復苦雨先君復為文禱之震雷一
聲雨遂止冥冥之中如呼吸可通丁丑石城饑土棍有號飛天夜叉
者與監生蕭作泝與販出洋接濟海寇先君訪確捕獲米一大艘并
籍其家貯穀六千餘石以賑之民賴以活茂高民好訟每受詞至六
七百人先君輒面鞫其情實者准之虛者立斥責之不數月訟庭如
水郡處荒徼士氣不振諸生往往為縣令所笞先君至即禁止有出
入公庭者第督其講書或面試作文後無一人敢至濱海之地多有
盜患化州黎亞二等一案先君廣得真情依律擬斬臬司受賄翻之
坐先君以失入會大部駁行臬司勒先君改從司讞先君始終執法
謂殺人者死罪在不赦抗言覆詳幸撫軍明允卒依先君擬質成具
題丁丑夏郡城遍粘揭帖言某日賊且攻城茂名令倉皇入報先
君曰第去無慮頃之呼道人孔姓者至曰吾署中多鬼煩汝厭鎮道

人援筆作書書訖先君出揭帖示之曰此非汝筆耶道人惶恐蒲伏
叩頭求免發茂名逐之然先君立心平易不矜明察惟務與民休息
循天理近人情嘗謂為政貴因自題其署齋之額曰因亭聽事之聯
曰留點糊塗培國脉學些懵懂養天和在高兩載餘民愛先君嚮四
工伺先君出入繪一像欲立生祠先君力為禁止丁艱歸里闔屬官
吏兵民躋堂號泣不忍舍瀕行送者塞途比至電白五更早發見遠
近燈火紛紜人手一械從者以為盜大怖未幾縣令至曰此皆感恩
百姓來送公非有他也百姓環跪咸謂先君好官願一見先君面先
君立而示之百姓欲先君坐先君曰我今非復爾輩公祖矣安得偕
視爾輩耶百姓譁强先君坐先君不得行坐而慰遣之不孝以大父
母年高居家代養未嘗隨侍不獲親覩高凉政教詢之從行者畧聞
如前使得久任專城豈不更有卓卓可紀哉顧先君眼界高襟懷曠
自謂不興一利不除一弊苟免寡過無足稱述不孝趨庭叩請往往
付之不答屬吏有一老儒頗以吏治自詡先君謂兵農禮樂何如沂

水春風嘗竊哂之先君孝友根於天性先大父品行孤高為淵明臯
羽之流亞先君發揚潛德餘力不遺未遇之日授徒舌耕以資甘旨
洎手祿養出門先大父不樂就板輿先君北燕南粵遠望白雲往往
發為憂思酸楚之音讀之者無不淚下守高不三年而陳情乞養撫
軍蕭公愛先君廉靜不許先君再四哀求得允所請將具 題而先
大父之訃至萬里奔喪哀毀特甚已卯暮春葬事未畢而一暈仆地
十九日而始甦竟成半身不遂之疾壬午先大母亦逝世雖病中不
廢哭泣喪葬之事一一親為裁決先叔父早世先君痛弟情深念二
老在堂强顏解慰以幼子繼之不幸早殤不孝年逾四十甫舉一男
先君輙命承叔父祧不孝執大宗之義以為不可不允寔宗自始祖
以來四百餘載子孫繁衍未有祠宇先君割所居之右偏捐資八百
金建之復念譜牒淆亂亟為修輯考其源流紀其山川人物居葬戶
籍以至藝文遺事靡不井井有條生平篤於師友之誼事南雷黃先
生心悅誠服平居往復質問無虛日乙亥出都而先生已歿先君絜



酒墓上哭之哀慟心喪擬於所生嘗謂不孝曰吾異日欲建二老祠
奉南雷先生及汝祖侍吾於旁以表吾志汝其勿忘歿時猶以為言
郡中同學黃門諸友風雨晦明相思命駕不以窮達易情存亡異志
四十年來老成凋謝先君幾為碩果之留追念疇昔於邑興懷一遇
後人必為之提攜獎勵俾無墜家聲幼好書及西已而好作詩古文
初謁南雷先生即以司馬歐陽相目謂是浙河以東一大作者晚年
更極推許所著有寒村文選寒村詩選若干卷皆先生為之序其病
風以後則有半人集息尚編大都不倚前人自抒所得為先君詩文
之要訣其徒抑揚頓挫於章句之間以號大家掇拾撏撦於經史之
中以鳴賞學者先君所不尚也居官簿書之暇不廢嘯歌鞅掌之餘
亦行眺覽七載長安品花題画超然塵壒之外其在高州物則如勝
雪波羅山鵬主孫境則如崆峒熱水寶嶺珠臺皆有詩詞以紀之去
高時六屬乞先君書以志去思吏得其廣州人也母老乞假先君感
其孝貴金給匾且賜以詩躬自命酒送之郡堂上歸田抱病輙左筆

作書画夜闌燈灺猶或為之蒼秀勝於右筆賦詩屬文如平時乳歸
攜英石一座儼然人形因葺所居之東軒置之顏曰石叟居中羅海
內外奇石居之東構亭曰半生前後左右栽四時名花不孝復於所
居之西北建大椿堂竹木更饒先君日秉一小几令雙童舁之周覽
其間仍灑然自得歲時興至肩輿間出丙戌先君年七十同人先期
延之光溪在澗樓中稱觴為壽舟車雲集觀者如堵丁亥春夏之交
李寅伯游西湖便道見訪先君即日同行留連竟月極南北兩山之
勝中途歷禹陵南鎮蘭亭吼山而返季秋游太白戊子游雪竇妙高
千丈上雪隱潭諸人跡罕至之處悉至之庚寅初夏登伏龍望海辛
卯夏啖楊梅於雲湖所過皆有倡和詩并序先君既病休林下澗津
半浦者大半皆不孝之友先君一觴一咏視若忘年或過不孝他往
周旋延欵雖連朝徹夜不憚勞間發一論新奇跌宕人人撫掌解頤
兩載以還形神較悴不孝心竊憂之除夕元旦患大嘔吐不孝憂痛
甚已而病起促不孝應 萬壽科鄉試勉強出門歸來見二月十日

所作泛筆山先生墓誌銘思周氣完竊意先君之年尚永豈知一月而病作再月而長逝耶先君病自三月十五日夜輒絕飲食廿五日病漸篤矣猶能左筆題詩詩曰不道七十七年留此風流人物請問寒村百里更有何時何月廿六日未明復索紙作書曰去來若再有意終是半人半鬼說甚吃茶不吃吾今開口笑去迨明復索書四紙其末二幅一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彼蒼者非天吾不得而問之一曰莫道半身欠誰知一息存腔子何曾有照徹自乾坤心思元朗腕力遒勁可以知先君之生有自來矣初先君生時二華施公夢至吾家見堂廡壯麗旁一偉人舉手指屋而言曰此梁當發越宿而僕至報先君生施公以為祥大喜命名之游庠之歲將祀祖畜一豕虎啣之而去曾大父恐其不祥筮之得革之九五曰大人虎變曾大父大喜夫以先君之學設使早年遇合大用於時以符虎變之兆亦豈為過顧乃五入鄉闈七赴春官晚始一第僅獲館選輒改部曹而守遠郡凡事格于例掣肘于上司生平之所欲行者未獲少行以



恒情視之寧有得意之一日哉然而先君等之泡影洋洋灑灑初無所介于中娶吾母王氏初封孺人再封恭人明袁州知府在吾公諱猷之曾孫女梧州知府滕齋公諱一虞之孫女兵部主事子固公諱鼎相之女生二子長即不孝性次情五歲殤女四孫男二長大節次中節孫女三當先君七十時海內鉅公名士多有傑作贈遺迄今才數載耳死生存歿之感疇無動于中乎不孝苫次荒迷語雖不倫立言君子鑒其非妄錫之誄銘先君夙好文行且含笑于九泉矣

顯妣王恭人事畧

先妣王恭人前已卯六月初五日生年十六来歸六年而生吾姊又四年而生一男子不育踰年生性又四年生次女三年生三女三年生四女五年生情情者幼弟也五歲而殤康熙戊辰先君登第政庶常 覃恩 勅封孺人丁丑先君守高州 覃恩 誥封恭人今癸巳十二月十九日卒年七十有五外高祖諱猷明袁州知府外曾祖諱一虞明梧州知府外祖諱鼎相明兵部職方司主事母劉氏世居邑東二十里之長石橋當恭人之幼也職方公授以孝經內則諸書比長而歸于先君也先大父以遺民遯世桑海之餘家久破先曾大父母尚在堂甘旨不給先君出門授徒恭人佐先大母服勞奉養寢門竈下煩縟之任日夕操作等于閭閻婦女先曾大父母既歿先大父母就衰先叔父婚不兩月而亡恭人憫叔母之寡隻身無綜勤苦更倍之性每夜畢讀就寢晨雞一再鳴覺恭人猶篝燈針紉弗輟遇賓祭則一心擗擂往往至廢餐飲待性塾師以禮四方之友至亦無



弗以禮遇婢僕以恩勝有敗乃事者性以家法繩之恭人必陰優之格外丁卯性娶婦詘于功恭人無可委代仍躬親家督曾無一日少自休逸以至于歿痛哉職方公歿外家零落舅氏流播二十年而歸歸而復出卒客死恭人撫其遺孤若已子久而不倦恭人貌癯而精神筋力頗不弱古稀以後登高若履夷坦性私心竊幸以為期頤可望客歲春仲忽一暈仆地自此頓衰晝然異疇昔今春先先君病痰喘劇甚亡何先君不起而恭人漸愈猶謂可稍延歲月也豈知不一載而相繼告終乎恭人之歿病臥二十日胸中井井弗少迷大類先君歿時歿之前二夕性侍床側偶假瞑夢身衰手杖若拜先君于正寢未幾家人舁一棺入北堂驚而覺疑為凶兆今果然矣天乎天乎胡為使我至此極哉

## 祭黃門周邁園先生文

嗚呼我公一生箸憂痌瘝迫切曾不少休自公未遇輒憂君國寄懷讀史抑揚反覆迨乎筮仕于彼有華巳溺巳饑憂在邑民內摧諫司喉吞是管民憂國憂益不容緩大人事君貴乎格心自反未能憂是用心不甘立仗早年引退凜畏人譏素餐尸位身雖在野心日在朝疾首蹙額以閱邸抄告我明灾示我隱患走救伊誰浩然長歎計自歸來彈指十年惟此心憂篤摯纏綿憂積於中疾成以漸歲時謁見容枯色黯迄今六月嘔血數升一蹶不起此症誰明嗚呼我公今春過我學問之道以相證可時我在家闈發前幽求仁一錄與公校讐潘子著之磊砢自喜天地萬物渾然一體擴充雖竟仁量靡涯方之釋氏大士慈悲未臻上乘巳足濟世公與勘合大同小異此心此理禀之自天純任人為猶非本然則天者堯律天者孔時行物生萬年其永光霽之下容有陰霾彼蒼者天所以大哉先子序公詩中意音鄉隣之鬭同室相視自任既重此身非輕溝中夫婦方倚阿衡六十有六壽未足數海濱大老稱天下父以公立志合印之天以公好學合假之年而今以憂遽促其命斯世斯民云胡不幸嗚呼我公性屬通家不才之子嗜愛有加相勸以仁相規以義不泥葷行切磋砥礪今也則亡一死一生寂寥鄉邑孰我友朋公之精神娛憂有集諸在千秋誓不輕鄉



## 祭周奕思先生文

嗚呼先生下與性交曾不三年朗覓相抛性謁先生實由金埴乙未新正登堂拜揖先生一見謂邁筍倫拂我拭我肝膈披真聞我一言十分賞契見我一事多方獎勵慈我奴僕愛我友朋推分不係歲月繩承我本駑駘視同冀馬我本樕樸視同梧檟飲之食之貧必濟厄教之誨之老不辭勞先生之仁天地同流樂人之樂憂人之憂七十有八精神不匱濟世匡時夙興夜寐秋炎七月猶能渡江訪尋老友而往海昌與我邂逅談心蕭寺惜我蹉跎不應秋試胡為一語永訣幽明昊天不弔喪我典型今茲來越舟如前艤正寢靈開高齋戶閉揮淚失聲瞻仰遺容手難重執心亦徒恫嗚呼先生經綸夙裕終老明經而不一遇嗚呼先生令子能文強仕之年未躋青雲先生之歿可能瞑目世上蚩氓大都能穀嗚呼先生性能不悲而今而後知我其誰人謂先生嗜汎愛博孰知於我情肫意篤九原可作欲訴衷懷夢寐追尋古院高梘有情莫致緬無何有西浙客歸停橈絜酒

祭少宰仇滄柱先生文

於維我公天所篤生報我贈公好學力行自公之幼不凡兆質並耕教耕輒明學術長而恭玩語類纂存以律制科八股之文文徵之選風行於世大器晚成中年乃遡柏谷蕉露先後呈祥對策直言朝野名揚翰苑數年纂脩分校各稱厥職讀書明效乞假南還十載家居兩經要義君相都俞白髮赤心南巡奏對上契宸衷一般靜會悟真恭同次第註詮用邀聖鑒題錫引年洎乎還朝身名益泰出入天衢以符著蔡言行不苟天語稱褒嗣採輶軒遂佐銓曹輶軒之採痛陳疾苦銓曹之佐請託悉杜恤商扶賢侃侃力爭病輒告休不戀簪纓予告以来忠愛彌篤毋飯不忘宸恩亦渥以性視公聖世良臣身榮裔淑福實天申年方八十精神猶旺耳聰目明壽未可量胡為今秋偶感寒疾哲人遽萎典型長失嗚呼我公性本凡庸顧家不鄙視等南容昔公在都而性役里謁見稀踈情亦泛耳自公之歸七載於今往来酬酢結契彌深飲我食我教我誨我片言一行謬辱許可我斯未信正欲就裁胡為棄我遽赴泉臺嗚呼外舅先公而逝停棺淺土貧莫為計公延葬師甫卜一抔未封馬鬣舍此仙游将来之事誰其張主半子不才徒然心憮我公往矣孰為我追蕪辭薄奠聊以鳴悲



黃節婦宋孺人傳

康熙丁酉初夏余經紀黃梨洲先生祀田至竹橋識其從姪時叙屬余表其母孺人之節余自惟生平失學不善文何能為孺人導揚萬一顧余於此不能無感也千古忠孝節義之人鍾扶輿清淑之氣當其至性流行祇以求得其心之所安初不計乎人之知與不知與已之傳與不傳獨是國家激濁揚清設有旌典今　上又屢詔訪求宜乎微揚幽閑莫之或遺矣而乃孔方司柄單寒之家往往阻於胥吏格於有司不得上達其頒旌者則又不必其忠孝節義之果真與否故余昔為奉川王烈婦詩有云國家令曰重節烈坊旌史表多謬誤得之非由勢敵家便屬金多者賄賂我知烈婦惜幽芳納污之地不屑與益篤論非憤語也嗟乎孺人以苦節自完於荒寒寂寞之鄉里舉不聞國旌不及歿且數十年於茲矣而其子乃欲以一老廢諸生之筆傳之其心良苦然究亦何益之有哉於是而由今溯古知凡天下之傳者不必信信者不必傳孺人之節惟其心之所安而已知我其天正不待旌而後榮亦無俟傳而後貴也孺人姓宋氏明連江知縣諱德洪之第三女夫諱宗轅字司輿博士弟子孺人十七歲来歸諧偶者九年嫠居者二十年四十五歲而終訓其子百禄有古豪傑風山賊龔萬里欲殺之以計脫導官兵擒之當事者欲授以職辭不受隐居課徒以老時叙其字也孺人之未歿也梨洲先生嘗屬先大夫書茹蘗成泒四字以表其閭其歿也且自題其墓為貞婦云

## 潘用微先生求仁録序

道者天下人之所公非一人之所私大舜善與人同公之也後世之講學者類皆守一先生之說門分户别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嗚呼何其私也潘子之書出人多詆之為有用無體夫木之生也枝葉由於根本未有有其用而無其體者也潘子以求仁為宗以渾然天地萬物一體為仁充周於未發條理於發見體如是用如是真可謂表裏無間而終始一貫者矣余幼聞先子稱其學甚貫穿今從老友毛孝章得而讀之因謂孝章曰儒門之有潘子猶釋氏之有觀音也觀音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為佛有一不為佛即從而慈悲之潘子欲使天下之人無一不為聖人有一不爲聖人即從而惻隱之一也觀音之說釋氏不能磨滅而謂潘子之說儒門獸能磨滅乎至其越宋元明以來之儒而徑宗孔孟旁斥佛老道在天下後之興者各具心眼惟是虛公體證是非然否不執一見當自得之吾不敢置喙



## 西游記

南谿子性好游顧家世單傳父母在跬步不敢出里閈康熙戊戌三年之喪畢且久矣於是勃然發願游五岳念五岳中難游者華為最遂先華以三月八日携一西師三僕啟行行篋無他長物惟先人寒邨詩文選及潘子用微求仁錄各數十部次日過姚江謁王文成祠題詩謂其拈出良知猶覺多此半觧中旬七日抵吴以求仁錄投族兄學山甫踵門一老生迎呼鄭先生若素相識訊之為崑山鄔大彩潘子教行於崑山大彩知南谿子刻其書見書遂知為南谿子云下旬一日抵維揚舍舟而驢三日抵盱眙復乘舟溯淮四月一日抵亳跨騾長驅七日於郏之藍川邂逅一少年生趙先有聰俊好古中旬二日抵永寧訪邑宰髙則原客歲宜陽賊鬨則原被執慷慨從容以計散之未及叩其曲折而則原奉調入郡次日分手東西行七日抵潼關八日入關不数里華右群峰聳秀見之目駭午抵岳廟晚抵雲臺觀憩一日始入谷歷桃林莎蘿兩坪見希夷峡上方峰谷路雖戕石踊水而大勢平夷已自十八盤達青柯坪路稍峻若登巘猶無甚險怪坪以上仰首視之則見白雲菴適出天半莫可攀躋乃取道千尺㠉百尺峡嶂石裂陡下中斷暗容一人身稍鑱成步可納趾施以鉄絙緊以鉄杙人緣之以上峡如之而明顯無幽暗處遂抵菴宿焉菴左上則為老君犁溝徑百餘丈純石若漸發於犁者溝直上而南為鉄牛臺轉上而北為雲臺峰峰有桃花洞反而南為猢猻愁擦耳巖閻王砭日月巖金天洞道德臺皆緣絙以上次蒼龍嶺嶺亦純石鑴成步長二里許濶一尺餘極陡狀如鯽魚背兩旁直下数百仞兩手挽絙以上其上即韓昌黎哭投家書處矣憑眺西南巖有一洞曰水簾岳頂三峰之水滙成瀑布而下洞隱其中過此則霸王坎将軍面金鎖關皆忽髙忽下緣絙以行其所稱将軍松者不可得見矣關之上為宗土地祠從祠左東上玉女峰觀洗頭盆乃由細辛坪上東峰峰之南别峰孤懸為漢衛叔卿碁臺而本峰南巖面突陡絶不可度乃施杙巖上懸絙於杙垂以下巡碁仙橋約半里許抵臺欐後緣

緪以上上有一鉄亭奉叔卿像亭前好事者置鉄碁大徑三四寸鐫
磬成具南谿子為之擊磬十三下苻西師悍險折東峰上三僕從空
谷發音悲凉清越無一聞者因作歌以寫我心歌畢取故道返乃西
過朝陽洞緣緪上希夷避詔巖抵南峰鎮岳宮峰名落雁午食從背
登上鐵引袖拂天星句及髙尋白帝四字真源二字東為仰天池四
顧久之第見本峰若元首東西兩峰若肱毛女上方兩峰若股諸峰
若兒孫羅侍膝前前則黄河千里直朝後則秦嶺萬山横開擁護一
時胸中磈磊盡消撫掌呵呵爰歌華峰捫虱是夕宿於宮寒甚設火
猶不支疾作翌朝力疾游西峰歷孝子巖老子煉丹爐下而後上乃
達峰頂觀天羅地網下巖尋古岳宮得玉井體圓徑不滿二尺昌黎
之所謂花開十丈藕如船者杳不可得文人興會所至夸誕何妨不
得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也井下流為淵淵有二十八宿潭潭體亦圓
疾未已輙返南峰息於宮次日愈乃游賀老避静室賀老者元道士
也華岳三峰四方十里直上五千仞其西猶可緣緪而其背則皆壁
立緪無所施南峰髙出東西兩峰其壁尤峻壁中有一小坪廣三丈
深不滿二丈室在焉無從度乃於鎮岳宮東一里許曰南天門架一
石橋抵壁所鑿壁深三尺容半足約長八九丈上施杙系以緪手援
以度盡其處壁忽隔中三尺餘直上三丈餘兩隅垂緪壁鑿容趾處
緣緪納趾以下盡無可竚足則以不及拱之木長一丈五六尺者二
壁施杙以架縛以緪如此者九節曰長空橋上亦施杙系以緪手援
以度盡則復攀緪上者三四丈乃抵坪坪中兩小室倚壁而建壁有
洞奉賀老像洞東一井淵渟不涸可養生室内日用等物種種具備
然黄冠輩自三月香火而後無一人至者塵蒙土亂殆不可言因令
從僕掃地拭几位置諸物楚楚室之前及左右隙地各一竚下即懸
壁室右隙西北仰視落雁峰壁石如俯髙百餘仞上鐫全真巖三字
大丈許實以朱不知當年從何着脚下手室前群山環拱葱翠齊目
而度岳入峡三小峰轉折生情峰頂巨石兀起各数十丈奇峭無與
偶視之如几案間物盤桓一晌世上千年幾不欲返矣從僕勸之返



乃返一往一来忘其險絶明儒許敬菴華山記謂此必不可以身試
茍無神仙風骨即小人行險僥倖之為君子所不取也良不足聽西
師不敢從侯於天門返宮歌長空撒手翌日午疾趋下山未暮抵雲
臺觀遂病足卧越一日扶病游玉泉院覓山蓀亭乃有輿至岳廟次
日登萬壽閣閣載明太祖夢游西岳文南眺三峰隆起而左右峻峰
層疊延連数十里圖西天開安得妙手繪之次日登灝靈楼巨靈掌
著於華然谷内不可得見見之於閣與楼華石質青色而間以黄者
若掌遂以名不足奇也王安道之游華也圖有四十記有三黄梨洲
先生首推之謂李千鱗所作直夢中語耳然安道之游自下而上搜
奇討異足跡處處皆至而南谿子不耐幽尋一遇高山輙喜徑登絶
頂南峰俯視萬境俱徹覺東西兩峰猶不足登何況其餘宜乎上方
北斗毛女王刀諸勝皆一眼撇過矣叔卿之臺賀老之室號稱山中
最險故一至之然此則安道之所不敢至也越一日而五月朔矣乘
車西向長安三日舍於開元僧寺得王豐川集王豐川者名心敬字
爾緝鄠人盩厔李顒字中孚之髙弟也中孚以一孤子崛起力學無
師承不傍門户獨得性宗國家屢徵不應豐川亦以孤子奉母命晉
發往從棄諸生為布衣埋頭勵志三四十年得中孚之所學海内名
公卿多聘之主講席制府薦之朝力辭南谿子讀其集既畢遂於九
日命駕往鄠途看終南層巒叠巘高極萬仞遠亘千里為之歌闋中
策蹇及抵其家謁之修髯玉質温雅春容一見不忍舍留滿旬乃辭
還長安下旬八日游輞川西師畏暑留迂道大雁塔晚抵少陵原宿
少陵祠次日晦由祠歷引駕廻東赴藍田温泉浴而休六月朔由温
泉過見底河入輞峪抵錫水洞二日游洞三日出抵杜家村村中人
相與留之雖目不識丁然饒有古風宛然桃花源内景象遂由白家
坪訪鹿苑寺故址址旁王摩詰母墓在焉其二十景則俱不可考矣
惟谷中山川秀美怡人性情猶足彷彿當年與裴廸唱和一段風流
耳四日出峪峪口窄山奇峭作獸形盤旋聘顧乃由藍田縣抵新街
鎮宿五日還関中大白崆峒諸名山雖心焉向往而人皆憚險莫之

鼓興憩數日將出關東歸制府中軍朱孔揚以世好來訪且相謂曰君何事來關中耶直游山耳既游山則太白崆峒何不一行而返異日數千里不能再來君必悔南谿子曰崆峒此去遠姑休矣若太白人言虵虎為患甚厲不可往柰何孔揚曰太白之山虵絕少虎雖多不足畏人畏虎虎亦畏人君往虎行且避君我為君具輿馬於是以中旬二日行西師仍憚險不敢從陰雲四垂輕風逐路細雨收塵襟開目爽白帝之心喜我可知矣四日度一溪去谷口尚二十餘里遇一叟訊曰爾輩何往耶南谿子曰將上太白叟曰太白山高一二百里且極寒惟五月之杪至六月初旬雪消凍解人乃朝山十一二輒關山無人踪爾輩安得上耶盍休諸姑宿我家翌日我當令人導之上南谿子如其言叟乃為具餱糧者半日以三人導南谿子曰導何用三人叟曰一人齎糧須一人齎緜又上山數十里皆石不產一莖草有米無薪爾安得食須一人採薪午餘入峪路險仄步行抵龍磐山宿山周環森秀而前則九峰尖聳是夕望月中懸清光流麗若鏡



在架石靜風生松濤溪籟後一時迸作耳得為聲目遇成色為之歌龍磐風月次早自龍磐歷小過溪仙人橋朝陽宮渡樹嶺大七岔至石磊底過午乃上石磊頂歷獨秀峰黑風門松花坪大胡蘆抵二仙山下板寺寺以板為屋四圍累石成墻及肩而止其前不設門虎狼可出入而山上二石兀對若仙人能留客至則嚙乾餅下之以黍米湯當夕飱遂席地而睡白山東畫皎月初升枕上對之明麗妍婉為之歌二仙止宿蚤起餐畢度救苦嶺上上板寺歷神窪上冲天嶺抵孤魂窪片雲飛度輒雨雹作孤魂驚雹歌乃踰寒風金鎖關抵太白廟廟屋卑覆以板厚二寸餘加鐵瓦於其上中奉白帝左翼雪積丈餘右翼氷高數尺廟外一池圍可三十畝泉清冽飲之身輕薄暮風寒氣寒沁入骨髓南谿子坐於池畔幾不能支顧池體圓似月池水空明復似月未幾月東升影落於池反覆玩美幾不知月之為池池之為月矣更憶李雪木太白對月詩天月為之母水月為之子句俯仰低徊瓌瓏活潑爰作清湫印月之歌歌畢入宿廟右一室逼右翼

氷氣侵人重棉之衣覆以絮被仍寒入肺腑作祟服所携蓋兩大枚乃解從游者時起燒薪以敵之次日遶池而南度小嶺剛風彌烈肺喘股顫導者拖之行乃行抵二池望三池遂登絕頂俯視大地黃塵如海茫茫蕩蕩浮溢不知幾千丈塵之上則太白餘支千峰萬岫欝欝葱葱芙蓉亂插又上則諸巔純白氣象極其雄偉景色極其泬寥巔之上四面青天垂若幄昭昭高高無窮無極於是而益歎天之不可及也乃作白巔仰矚之歌而下下七八里許遙見一人戴笠裸而竚於道旁即之乃一黃石初南谿子之上山也白山之中皆白石無一黃者及其下也而見此豈真有所謂黃石公如圯上老人者耶真亦烏為我迎耶因作黃石竚迎歌是夕仍宿二仙山次日午抵龍磐足僂少憩行抵愛河坪一石欹蹈之身仆傷乳根幾死甦而強至青陽宮不可得藥幸李雪木子松山以邀同上山不及從携酒相迎勞醉而卧痛楚不可忍乃作愛河失足歌以自覺天高地下覆載何心宣尼之立達大士之慈悲猶是失足愛河未造無言自在翌日出宿



叟家東行別取道重陽宮重陽者亦元道士也姓王家素豐十餘歲時盜劫貲財累千萬其祖控之官捕至刑追重陽謂其祖曰此輩皆吾隣里鄉黨此有餘彼不足義合周恤今何忍其至此耶盍舍之祖從其言初名喆業儒不售乃改名德威習武舉進士為將有功未幾棄去逢鍾呂二仙於酒肆間語合遂出家人呼之為害風自號重陽子契五千言之微奥至山左登萊郎劉譚馬之徒七真道士從之游名聞於朝召見叩以玄言不對道蒼生利病極詳朝多從之天下陰受其庇於是勅於盩厔邑東割地十數里建重陽宮著有全真集嘗語弟子曰人生三經不可不讀一道德經二般若心經三孝經像於宮儼若生人豐川毋每稱之因至宮訪其遺蹟復遶鄠晤豐川約四日仍還長安傷不愈關中少良醫將行就醫於則原孔揚暨諸往來者各固留飲餞下旬八日乃行晦次華陰大雨瞻眺三峰不可復見悵然出關七月六日乃抵則原署治傷服去淤之劑二十餘日時則原兼攝閿鄉復以事屢調至郡奔走無休晷其所為不獲與南谿子

相印可發釆知德易令讀之南谿子素不好書嘗謂庖犧氏多此一
畫無論文王之卦辭周公孔子之象彖何况知德所著讀之竟而作
詩以見志焉八月四日辭行抵韓家鎮函師以痢後弃不敢從游嵩
岳别而南赴襄南谿子獨由洛陽赴登封七日抵少林寺初祖菴在
寺西北五乳峰下一石子徑三尺餘中有達摩面壁影愈拭愈明其
上為達摩面壁洞云次日由子晉峰上九嵎蓮花寨寨即少室正對
寺門少室面本峻嶒岑律而其背豐隆渾厚自寺門觀之方若屏達
其頂則諸峰畢見儼然足踹蓮花因作蓮寨披心歌次日早飯於會
善寺趋嵩岳廟日将昃道士宋天如留之宿囑以明日上太室是晚
先訪盧巖盧巖有上下兩寺上寺廢下寺僅存而盧鴻草堂則上寺
也抵下寺日已暮上寺在深谷中不及至而返明日乃至之其十忘
圖景自草堂故址而外惟金碧潭洞元室可致餘皆彷彿矣室内土
人牧羊羊遺屎滿污及盧鴻像兩膝無一人除之由此轉折升十餘
里為太室絕頂頂有真武閣将圯閣後数十步即封禅壇徘徊其上



為作嵩嵩思降太室北望二歌古云嵩山如卧登華未免嵩不足觀
矣顧其直北二百餘里外太行自西趋東千有餘里青翠一抹自嵩
頂遥遥望之又不覺襟懐爽朗為生平一大快事下山天如具酒饌
既醉飽乃西走嵩陽書院觀漢武所封栢栢舊三株今存二圍一可
六七人一可三四人書院舊為道家宮耿逸菴倡學驚其址闢之以
處海内從游弟子日暮乗月返次日東南行又次日抵禹州訪司教
孫以寧以寧夏峰之曾孫擔峰之子也風流未墜一見欵留不肯舍
宿而後别夕抵藍川宿先有家先有知南谿子将游襄先往俟其父
景炎在焉次抵襄訪萬西田劉嘯雲華岳芳草往返留連論文数日
西田先有從之學詩嘯雲華岳芳草豐川之好友也其因緣如此二
十日乃東歸二十六日抵亳舟行閏八月三日次長淮衞復策蹇行
過鳳陽磨盤山次関山過滁州凡五日抵六合放舟長行中旬一日
抵吳俊晤駉大彩下旬三日乃抵家家人聞閲中五月二十一日地
震之變山崩土陷城郭宮室人民物畜頃刻化為烏有謂南谿子刦

中亡矣憂怖悲啼靡所不至一旦歸来是兕是人且疑且信豈知其
逍遥於嵩華太白輞川之間不生不死獨往獨来如此乎此游計往
返月日得今閏年之半作歌一十有四皆有圖然自華峰捫虱外函
師未嘗目擊皆南谿子意授而成歸之後二月六日游蛟川與謝北
溟登候濤山齋日僧窓走筆記之

北游記

南谿子游嵩華之次年二月晦前一日啟行越九日而抵無錫致王豐川書於頡培昀滋是日昀滋為孝子劉覲文葬母延佇移時歸一見若平生歡不待留而為之停舟三日晤其友華豫原唐默成劉露若過其學所謁東林書院及道南祠訪高忠憲水居遺址叩其所學訥焉若不能出諸其口昀滋以遺腹生孝事母六十餘年今母年八十有四矣昀滋鰥友至猶為其子躬視中饋前行七日抵淮訪故人戴晦夫晦夫名晟為萬公擇弟子師歿而為之葬為之祭謀刻其遺書心喪三十年不衰晤言之下各質心得四日乃渡河抵王家營需騾者兩日為旗人爭阻者一日又一日而後攬轡陸行六日而抵嶅陽見嶅山阜立如錐與建州鑲紅旗人趙恩泰同登之至三元殿而下次日抵泰安南谿子北來所見惟東蒙徂徠兩山差高而皆不及泰山因覺其有巖巖氣象揮鞭過之三日而抵古黃河涯又三日而過鄭州河草芊綿隄楊柔綠擊鮮浮白恍若身在江南兩日抵涿遥



見燕趙諸山崚嶒可喜翌日而抵京師休於萬佛寺六日乃東走通訪李剛主剛主名塨蠡人為博野顏元習齋高弟以大學格物之物為三物其學主於有經濟之實用而不尚性命之虛談故於六藝無所不通當此空疎寡陋之世實為中流一壺而乃淡韜善藏半載儒官乞休養母首尾未可測握手經宵侵晨作別期再訪之於其家惘惘然而退還京師兩日出彰義門而西趋完中途新城車上見遥山如指如鏃未幾瞑去夢李東門同觀醒而失之惘悵不能已四日抵完之李穆菴家穆菴名銓舊登州郡司馬萬管村之弟子也管村歿十有七載其子閉遠貧未能葬南谿子將游恒遠道謀之穆菴亦以貧辭顧留之少憩南谿子閱輿圖見完去曲陽之恒山不遠屬穆菴問之完人完人曰此去恒僅百里南谿子踴躍策蹇而前迨抵其處乃唐之清虛山也峰巒叢峭快人心目覺大勝於泰山一山翁何肖吾迎勞曰君從何處來耶南谿子曰遠從南海曰君憊矣可飲酒乎曰飲已而酒至肖吾曰我酒家製異於市沽君憊是以飲君勿償以

錢呼其壻田子純陪翌日由下清虛宮達上清虛宮宮前有鳳凰臺左有天風臺右有冷空臺已而躋其絕頂四顧可数百里午睡於上清虛夕飡於子純同席者乃翁乃婦翁暨鄰友种漢章也時蔬数品不設雞豚真誠朴茂之意溢於座間飲而酣酣而劇清虛山以葛洪著而其巔有恒山廟完人遂指之為恒山憩於完三日游於清虛三日返而復憩於完一日是日為端陽節次日西行抵清風店初阜平尉張星烑邂逅於完之大激握手問生平訖以事赴京師不旬日而復見於清風沽酒醉南谿子七日渡滹沱抵趙陵舖八日過獲鹿井陘九日踰晉陽關抵平定十日抵壽陽十一日休十二日抵陽曲之黃鼠鎮十三日出石嶺關過忻十四日抵崞十五日踰代之雁門關十六日過山陰抵應十七日抵渾源十八日溯神川入大磁峪乃登古恒山由虎風口而上古松林立廟倚巖阿其巔則一覽玄天盡入懷抱南谿子狃於王敬齋之說向以曲陽之恒山為北岳今躬蹈沙漠之區民頑俗魯莫可諮詢躑躅徘徊但見一山南峙中高旁亞雄



然麗然若欲壓倒州城初不識其為古恒山也就學宮訪之司訓張琳王明衛志乘閱之乃知自虞舜以後巡游祭告無一至者迨　本朝順治十七年御史粘本特疏始獲釐正振古名山幾於湮没矣山固有幸不幸遇不遇如此哉藉使南谿子足跡不至則亦終於知北岳之在彼而不知北岳之在此耳下山心喜不自勝十九日南行度鎗鋒嶺抵王家堡二十日度太安嶺繞天涯山而南抵東山底廿一日經野子疃上華嚴嶺一僧為南谿子指點五臺在目前休而飯飯畢輒東走四十里上東臺曰望海峰返而雷電作雨雹如萬斛珠乃宿於華嚴廿二日西走二十里上北臺曰叶斗峰其左有天井為龍所居時苦旱南谿子鞭之又十五里過太華池澡浴上中臺曰翠岩又十五里上西臺曰掛月峰雷電復作雨雹如昨日風勢摧天已而日出虹見已而怪霧瀰漫頃刻變幻游人悚息遂燒炕而宿廿三日下山過清涼橋抵紫府廟謁洗心堂僧慧圓邀之去廿四日坐雨廿五日隨行兩僕一病劇一不病者守之欲上南臺不可得慧圓乃令

人策馬導南谿子西走六十里先游秘魔巖巖壁峭為五臺山最勝處而有一隙人咸謂其中菩薩在焉羅而拜南谿子以為魔炊放之背而指天大咲衆腭眙莫辭廿六里東南走五十里觀清涼石及寺僧舍清涼印又二十里上南臺錦繡峰南五里曰自來峰則古南臺也下山十五里為千佛洞洞僅容一人身伏而入其中寬居僧屋於巖壁間類道家所棲餉客以松花餅又十五里返洗心堂五臺為北方最高之山而北臺尤高中臺暨東西兩臺稍亞而相等南臺又亞於三臺而古南臺為最下其形若五指而駢其拇指其風剛其氣寒其水經萬年未嘗化不產一木而草花萬種香艷滿山文殊以一異域人欲行其教而來示現於此其於四大皆空之義有當耶無當耶南谿子之來也臨天井而鞭龍過華池而澡浴既放魔於西巖復驚印於清涼於文殊示現之意若信之若不信之於是箕踞乎五臺之巔軒渠而下山中有大名剎十餘而最著者曰菩薩頂莊巖輝映傾眩游人番僧喇嘛居之為邪說以欺世蠱國南谿子一不過之廿七日少休廿八日覓騾不可得仍止游於明月之池廿九日晦出山過金剛庫鳳儀衢射虎川長城嶺嶺有楊延朗桂甲松一樹干霄路陡絕不可下約百里抵龍泉關六月朔午抵故阜平路陡如昨暮抵王快令縣治在焉授詩於張尉暹姚奉差苦役數千里去矣一官覊紲不獲自由如此二日過曲陽恒山下綏巒回睇見峰岫巃嵸而杖頭已竭不獲登祀為之悵然既念天下事不可無少缺陷以還造物乃活焉自慰午抵唐之太平店萬槐覆衢展席而臥遽瞑去見唐堯冕旒坐茅茨中舜以下諸臣環侍左右都俞吁咈籌成天平地之業不少休覺而自咲其痴憨又行抵縣南關宿三日抵長垣四日抵定興五日由涿繞房山之顚卌六日還京師是役也出京入京往返三千四百餘里為日四十有一道路崎嶇鞍馬顛頓愈勞瘁而愈精神南谿子亦不自知其何故息足十三日入内城登白塔俯視槐柯不堪一蔞又四日立秋跨驢出西便門抵三家店翌日渡渾河游戒壇寺寺多古松山門内一株髙不過二丈而偃蓋扶蘇十餘丈之院亦周



遮無少隙處次日繞潭柘寺出峪趨房山覓巢司寇隱居抵縣城訊之門者則已過之矣返而至丁家窪與編氓比戶戶無應者遍訊之乃得司寇名可托號寄齋又號茫農建州靈椿里人天姿明敏讀書一目十餘行罷官十載流連山水間作為詩文無牢騷怨尤之氣近患半風風度閒雅語下相契合館於說蓮之亭遍歷其湛水巖諸勝信而後別乃取道顧冊至接引菴步行攀絙上雲梯梯盡有菴少憩行一里許度法王嶺抵上方又一里許抵西方菴啖蘋果肥而鮮午飯乃游兜率寺寺正坐毘盧頂繞崖渡澗而東覓一斗泉泉在萬巖一石坪下坪如樓臺俯泉之巖方如斗巖琛如抱俯如屋石乳吐巖間凝結如芝或如雲不可數計一石中懸如象鼻不至坪泉緣之下滴穿坪而下注於斗居僧不磷茶話移時乃返西方菴次日上摘星陀陀勢如坐禪僧頭顱兀入碧霄梯而上以絙繼之乃達頂頂有菴僧了意居焉菴之室半虛半石精潔無與偶四望遥天有凌虛御風之槩下陀而西五里為雲水洞洞門三重第一門出入可容數人門内列土床二門以咽喉深丈餘髙不過二尺水豬其中赤脚匍匐乃得入三門亦然兩門内皆空虛寬廣髙不見頂游人各手持大炬一沙彌導之其中石皆白色有若鐘者若鼓者若磬與柝與燈者有若木魚者有若蝦蟇及蟹者有若觀世音者若十八羅漢者若浮屠及雪山者閱遍而出約地一二里許乃遣從僕返西方菴取行李從故道出山南谿子則一僧導之取別徑先至接引菴仍跨驢西南行由孤山口度土嶺遥見淶水狼山諸峰筆立心目更快乃繞至西寺宿次日東上小西天見石洞七隋僧靜琬謂末來世佛法有難鎸經而藏之封以石門固以鐵唐僧道公續成之亦可謂痴憨之甚矣然其書法端楷道古從石門窺之明了可見足以悅好事者之目又有石經堂巖平覆若屋西壁皆以石板鐫經而中竪四石柱六其面雕千佛金碧裝之輝煌可玩僧烹茶飲南谿子述山中故事畢下山度八岩子嶺覓虹螺嵒嵒有上中下其外有石門曰雲會入門里許為下嵒而巖石蔽之不得見忽巖上一人大呼曰来者誰南谿子曰游人

曰從何處來曰南海曰往何處去曰將往下溪曰爾已過下溪矣主
人俱出山爾往亦難止盍止於我我當飯爾南谿子乃陟磴就之其
居曰三間房其人曰孫天錫京師人年逾周甲拋其家於子每年四
月來避暑至九月方歸一青衣童侍之灑灑洋洋覺寰宇內別無神
仙可羨也次日下花園張道士來導之歷紅廟竹子園上中下三花
園繞巖攀緪達中谿谿西菴又循坑上上谿及朝陽洞松棚菴西過
兩間房由極樂寺而下隔溪望東坡三教菴大抵緣巖倚壁如猿猱
所居而上谿之絕頂萬仞陡絕卒不得上時黃山殿道士吳全陽至
三間房返而面遂携南谿子出山游新搆大有洞天雨作乃止宿於
殿次日早行抵顧冊休於娘娘廟晚抵丁家窪別司寇復留宿乃還
京師將南還暑雨泥塗留八日凡族人之客於京者次第相飲餞甚
歡故人萬經九沙招之飲南城封氏園臥龍松下同飲者茶陵彭維
新石源孝感涂天相樊菴錢唐吳陳琰芋町又四日石源即於故處
招同樊菴芋町九沙飲餞次日為中元節乃長驅而南次白溝河土



人謂去蠡僅一百八十里爰念李剛主伊人宛在竟負前期不再訪
悵然西望良久八日過禹城望水臺清秋新霽遙見泰山在二百里
外濃藍一抹高聳若冠衆山翼之又二日抵泰安邂逅寧夏季炫炫
字遜炎少年有英氣與定交州司馬張奇逢禹玉遣輿夫賫腰筍送
南谿子登泰山次日出北門歷一天門二天門三天門遍東抵孔子
崖其上為吳觀又東最高處為太平頂即泰觀玉帝廟冠之稍下為
東岳廟又稍下為碧霞元君廟東南一峰為日觀日觀之南為捨身
崖禹玉曰擊捨身之慘築墻以揞之遣役以巡之其用心可謂仁矣
南谿子周遭一覽目光不能遍齊魯因念王充論衡載孔子與顏子
登泰山望吳門辨白馬繫練其說良誣而孟子謂孔子登泰山而小
天下亦未免同於齊人之知管晏矜足昂頭不覺失笑豈聖人有縮
地搆遠之術以見人之所不能見歟豈昔之泰山高而今之泰山卑
昔之天下小而今之天下大歟是未敢信也下山飲於禹玉昏盡乃
出城次日直南行渡汶又次日抵曲阜訪顏肇雍肅之不值越宿而

後晤於采山堂見其二子引年痴仲并友人孔秋山既朝饗秋山引
年導之謁聖林林面曲阜之北郭洙入其懷而泗纏其背並西赴祠
木叢生鬱液古茂初方十里今又闢之將方二十里入門繞寢殿左
先聖子思墓出至伯魚墓西行數十武稍北至至聖墓墓前右偏為
子貢築室處子貢之手植楷在墓前左偏人言林內無烏雀喧而南
谿子於洙水之橋目睹一文禽飲啄乃知聖人之心鳶飛魚躍昭察
上下初未嘗絕物以示異次日導謁聖廟廟面臨曲阜南城而背負
北城東西二華門穿其腰大成殿內像文宣王冕旒其前為杏壇手
植之檜枯幹猶存歷代名碑足以供人摹玩南谿子入西華門出東
華門瀾步逍遙無少窒碍乘便趨陋巷坊謁顏子廟廟內有樂亭而
亞聖白面豐頭絕不類簞食瓢飲之貧士此可以知其根心而生色
者矣返別肅之次日八月朔行抵泗水縣又一日過泉林林為泗水
之源臨衢土房草舍荒敝不堪一徑轉入而林木鬱森穴泉騰沸曲
折奔流其清徹底沙石魚草皆分明見暮抵栢林集閱六日乃渡河



抵淮仍訪晦夫而舍焉三宿乃別舟行四日抵常宿錢潔人家詰旦
唐默成携潘振聲石桂庠兩儒來荔潘子求仁錄且欲盡刻其遺書
晚抵無錫晤昀滋復叩以所學昀滋乃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終
須體認不可視作虛空一語之外更不他贅宿而別次日抵蘇訪族
兄學山留三日游華山與其長子摶山同登蓮花頂其陡削處不滿
尋丈而博山已喘息失色矣又兩日抵嘉興晤鄒山樵山樵告以游歷諸
景訪高華青屠梅莊二老人山樵曰日聞浙東大水漂沒人民無算
吾甚為游人慮之南谿子自若留連一晝夜有餘乃行又兩日抵杭
杭郡僧亟報大兒狂疾南谿子曰狂疾乃世間所有不足怖南谿子
客歲西游遇地震傳聞至家家人以為死哭之歸而記其事今北游
往返無恙中途竊念倘作記少一段可驚可愕處及聞水災又聞兒
狂莞爾而笑而見之聞之者顧以為痴甚矣留杭兩宿從容渡江閱
三晝夜於八月晦日抵家計游程六匝月此游以西師憚險不復携
之同行凡所歷勝處有所感觸輙自草其大概作一詩歌紀之歸而

屬以圖繪於清虛山得天風獨御上清午睡清虛[illegible]二幅於古北
岳得恒陰玄覽石窟懷賡二幅於五臺山得天井[illegible]龍華池澡浴西
巖放魔清涼謎印五臺箕踞五幅於曲陽得望岳一幅於唐衢得蔓
尭一幅於白塔得抽身一幅於紅螺得陟巘一幅於東石得禹城望
岱孔崖失笑二幅共計一十有六九月既望游雁宕山旅逭無事陸
續敘次如右



范訥齋哀辭

維我范君濟世之才弗竟其用而殁也哉君之爲人瑕瑜不掩一斥
天真不爲俗染憶自辛酉我初識君十年而長兄事欣欣嗣即別去
我居君出會面維艱十年或越壬午癸未時相過從言論愈合意氣
彌融君性不羈復游湖海學古英雄捉刀每每晚非爲米而忽折腰
数載以来割雞牛刀恐我遠游家園朱託千里遺書戒之弗錯君乃
戀戀爲國爲民遂初未賦竟殞其身我則兩年芷游其四末闌其興
猶銳厥志弗與人徒弗卹家園悠悠之輩目之爲禪人生世上終何
我有立德言功亦無不朽悵未與君面質近知泉臺之間君或欷歔
傾君之家多有令子長尤明賢能翕諸弟君其瞑目道遥帝鄉幽明
弗隔同此康莊薄奠一卮歌以當哭鑒我狂言不同世俗

## 謝北溟哀辭（同東門西郭）

嗚呼北溟人靜宜壽胡僅中年天不爾佑生平落落實罕所親一郡之內交吾三人吾三人交不一其致不知何故爾皆癖嗜經年數十以迄於今相視而咲莫逆於心三人有子爾獨未有三人猶存爾獨不久天且毒爾恶疾毀顏百藥不療何爲其然嗚呼北溟人生於世何事何物死將得去黃農虞夏嫡裔今誰繼子亦子爾可無悲天壽不貳彭殤可一爾身雖敝爾心不失凡人考終惟在正命如冉伯牛斯疾何病爾之垂歿猶向裏尋死而後已好學誠深嗚呼北溟四友一友自今以往奇而不偶吾三人者奠於影堂杯中之物難起爾嘗



## 安上人偶存草序

辛未春余識安公於南畱座間南畱謂郊島復出同別去與之舟行數里中途稱范石湖詩至蜀山而別余初謂一詩僧也忽忽二十年而安公老矣已丑秋邂逅桐湖之東安公自誦其句曰半亱開門看月明余嘗爲友人述之友人曰此亦無甚佳夫半亱月明其佳何似開門而看其佳何似天下人大都躭睡夫誰則解其佳者此種佳處第可俟人自解余安能令人解之別又十載戊戌春余將西游嵩華安公適見訪題詩三首其末二句云牙如劍樹口如海岳色芳鮮大嚼還夫岳色乃供人大嚼之物耶正恐友人聞之又未必不曰此亦無甚佳耳顧安公於月明則半亱開門看之而於岳色則屬余大嚼而還其看後月明何似安公未嘗爲余告嚼後岳色芳鮮何似余亦未嘗爲安公告相見之頃一咲而休此則安公之所以爲詩也詩僧云爾哉命其稿曰偶存軒稿偶存云者無所於存而何有於詩乎

送督學汪公還朝序

新安汪公視浙學七載將還朝五岳游人鄭性荷公愛垂濱行無以為公贈也進而言曰公之受國家知信任至此行且入主樞要忝容勿矣以今　皇上之聖明似無可以仰贊高深者雖然固有之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今　皇上之心莫不以為無非可格而由性而觀非正不必為我　皇上諱也唐虞之世不廢吁咈禹拜昌言湯曰台有慙德文王望道未見武王曰我不知其彝倫攸叙古聖帝王大孰以非為諱乎唯自以為有非則聖自以為無非則狂臣下能訟其君心之非則躋其君於堯舜不能訟其君心之非則卑其君於桓文性固知　皇上之聖必不自諱其非而人臣之義必不可為　皇上諱也今夫尊其君者至於堯舜而止矣至於天而止矣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巍巍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有天下而不與焉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夫堯舜天成而不自以為成天地平而不自以為平地此其所以為則天而民無能名之堯有天下而不與之舜也夫天四時行而不自以為行四時百物生而不自以為生百物此其所以為天也今　皇上天亦既成矣而果不自以為成天否地亦既平矣而果不自以為平地否天成而自以為成天地平而自以為平地則是四時行而自以為行四時百物生而自以為生百物與堯舜之心微有間矣與天心微有間矣是乃君心之非而不可不汲汲乎格之者也此心格夫然後仁然後義然後正是故堯仁如天今　皇上聰明天亶讀書窮理聖學日新性知言之未有不聽顧在廷諸臣未有言及此者其不能言而不言耶抑已有言之者而性伏處草莽未之預聞耶公行矣願留意焉



樊公去思碑

公姓樊名琳字林王號月山河内人丙戌進士癸巳秋宰慈谿今夏乞終養大中丞允之甫具疏丁内艱在任九載中三署別邑錢唐鎮海奉化公秉善人之質為政廉而不苛勤而不擾慈祥豈弟一惟撫卹休養外視之若柔而其中剛毅不可犯直道而行人不得遂其私以故有怨之者出署之夕或犯之以非法而公一於痡毋不與之校其德之者謀建石以志去思而怨之者曰是無庸汝朝建而吾夕仆矣德之者曰是何傷建石仆石亦顧其人何如以公為政之善有我之建不可無汝之仆建與仆均足不朽我公葢孔子所為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也因建之而屬五岳游人鄭性為之記

呈攝縣閻公牒

呈為檢舉縢倖叩餙編入民畨事性竊聞聖賢之學天下一家萬物一體第以無才不遇幼雖學之壯不能行然此志未嘗一日而忘本朝定畨通例紳儒與齊民一體原不分立名色其分紳儒民者慈邑之陋也性蒙先大夫遺蔭有官民田地共七百八十五畝零前屆編審先大夫尚在得以統收紳户今既歿矣性身為歲貢生即循慈邑陋例戶内止可數十畝豈知舊書交盤竟將七百八十五畝零盡裝性歲貢生之戶縢混倖免玷憲枉法苟有廉耻亦何能為此利已妨人欺　君病民之事以枉其生乎天下一家萬物一體之學乎况性頻年放浪山巔水涯久已無心用世名為歲貢實則棄人自問將來無補於國又何敢附諸歲貢生之末以邀免數十畝之田理合檢舉呈報明白到案伏叩憲臺批餙新書統行編入民畨性既循分安心憲亦秉公伸法



祭閻莖齋姑丈文

嗚呼翁之一生真元未漓胡為天年不躋古稀我姑適翁性綫十二四紀以還姪以弟視動必我咨言必我詢徇我迂愚忘其賢尊緬維我姑早年不禄翁之戚誼不變愈篤居家勤儉待物端誠古風猷樹末俗難行居宅之旁別營花圃自適其天為香國主性一過之繾綣綢繆索詩問字終日不休謂此情景庶增年紀誰知一旦蹶而不起命也命也積善其虛天乎天乎報施何如莊儞家風翁其克守篤志承前欲以啓後翁之育子亦云勤劬祇今孤立疇與匡扶嗚呼翁亡恐未瞑目然天下事往往倚伏安樂則死憂患則生孤子勉之緒不難承性今與翁無日相見區區之情一巵用薦

## 柴省軒先生集後跋

大道未嘗一日而晦人心未嘗一日而亡顧五岳游人汨沒流俗五十餘年忽忽悠悠茫茫昧昧曾不知一自省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五岳游人固凡民耳其何日而能興哉歲戊戌西游入関因王豐川聞李二曲先生之風頑稍㢢懦稍立已亥復北游兩載二萬餘里親炙之人求如豐川聞風之人求如二曲皆弗可再得迨返次武林晤故人柴胥山出示其新刻先徵君先生遺集先生以先代遺民遯世好學其所著述皆有體有用之語不徒以文采自炫年五十餘而有味于曾氏子之三省自號省軒切實為已精察力行其自述則謂於洛蜀之水火朱陸之異同每隱而置之柱下之傳西方之教皆信與聖人同揆而不必手摊丹爐身入蓮社因想見其胸襟洞達夷曠無所不涵心竊向往已復自念與胥山交垂二十年矣去先生之世五十餘年猶近也近先生之居四百餘里亦未遠也前此竟未嘗聞先生之風以希先生之學至是而始聞之此其忽忽悠悠茫茫昧昧不知早取師資以自淑為深可痛也然而兩載間得二曲復得省軒猶不可謂之非幸也先生省矣五岳游人願從之省矣



## 柴胥山尋快活處十二條後跋

吾友萬子西郭處境苦余叩之曰子亦有樂乎曰有余曰子焉樂曰風花雪月勝時余固樂之余曰子以風花雪月為樂苟無之焉樂乎曰然則子所謂樂者安在余曰孔顏之樂豈樂風花雪月乎曰然則樂竟安在余曰人之所以苦者以其有我也無我則樂矣舜禹有天下而不與豈不樂乎柴子胥山亦吾友也行年六十而尋快活處凡十二夫快活者樂也樂非可以十二限也然孟子曰君子有三樂樂可三亦何不可十二也況此十二樂胥山以素位知足得之不怨天不尤人無畔援無歆羨此乃入道之基而可以至於無我吾知胥山由此而七十而八十而九十以躋期頤其必有以造乎大樂之域而不徒沾沾於此十二樂也已是為跋

## 送方舒別求先集序

浦陽仙華山律兀勃卒鬱積靈淑之氣鍾成麟溪鄭氏之孝義余嘗欲一造訪之而未遑也雍正甲辰二月望前一日忽有客自浦陽來敝衣黃冠門者以為恠余閱刺名方舒心謂其必非浮薄人趋迎出聽事客遽入見其醇謹古朴揖罷坐定客遽曰方舒非有別事因先世巖南先生諱鳳字部卿者存雅堂全集散佚聞黃梨洲先生家有之舒以為四明人行至甬上遍城訪不可得萬開遠子功受謂梨洲先生遺書悉歸君舒是以來余款以茶飯似不暇飲且食者余曰先祖泰川先生實與巖南先生異代同志客曰如此則先集之在此也必矣余又曰梨洲先生遺書殘缺然卷帙繁亂猝不可檢姑稍俟次日余檢之不得又次日客五更起卜不甚吉而似當終有所遇比明則又具香燭躬詣余藏書所叩頭虔禱於神而細檢之復不得客蹙然危苦良久余於梨洲先生所選宋元文內見署方鳳名於任士林上憶其文抄自崑山徐氏此雖失彼必存慰之曰是可求而得也夫以今俗之漓也吾邑人至有父被戮而骸骨竟棄置弗收者矣客以十餘世遠祖所著之集而孳孳焉不遠千里求之惟恐弗得且難緩須臾其仁孝誠篤若此豈非仙華靈淑之氣既鍾於鄭氏而復鍾於方氏乎從來誠無不格以客之誠於求其先集也無論崑山徐氏固有其書即舍此他往亦必有天作之合者矣其以余言為左券



## 賀大中丞黃公撫浙序

雍正甲辰仲春 天子命大興少宰黃公撫我浙以季春某日涖任慈谿五岳游人鄭性伏處田間謹盥手再拜而遥為稱賀曰方今新主神聖勵精圖治其於封疆大任以及州邑小職靡不詳慎選擇然而得人不乏維我公以甲第起家三十餘年諸所敭歷均獲美譽性之所聞者屢矣而猶未敢以信也迨己亥北游晤蠡之李剛主塨嘖嘖稱公居家孝友弗置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以剛主不輕許可之人而稱公如此則知公之敦政本者素矣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亦何難於撫我全浙乎惟是孝弟之道大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夫苟匹夫匹婦有一不與被堯舜之澤是即於孝弟之分量有未足也然而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則匹夫匹婦又何可易言無一不與被堯舜之澤乎性竊聞王陽明先生之撫贛也設兩櫃於門一署曰求通民情一署曰願聞己過夫以民情之難通也求通之而未必盡通而況於未嘗求乎己過之難聞也願聞之而未必盡聞而況於未嘗願乎是即親民下吏猶且難之而況於堂高廉遠統轄全省之憲臺乎性竊願公倣而行之庶幾於一十一郡七十六州縣之事宜無所不知斯無所不舉以企及乎孔子修己以安百姓之學而無歉乎孝弟之分量性之幸也抑全浙之福也是為賀

## 辭觀察陳公書

性再拜奉書於寧台觀察陳公憲埜執事性海陬下士生平失學垂老無成年来假途游岳思欲尋師訪友稍自磨礱戊巳以還嵩華恒岱足跡甫周旋以課子脱轅南衡尚阻中間縱遇一二有道未收其益伏處草野心塵面垢跼蹐自存詎意愚賤之名忽汙清聽折柬下招鷩蒐欲墜俯仰難安性竊自念無言可採無行可取如此之人俯身轅下不亦輕憲埜而羞兩郡士耶且性年力已衰步履蹣跚憲埜堂髙廡遠倍艱登躡昨已再拜稽首對使面辭猶恐代復或未懇至俻致嚴命再頒滋性罪戾專此屡覆伏乞執事勿狥虚聲免其匍匐俾安畎畝性不勝幸甚性再拜



## 與王豐川先生書

性家世單傳有生以来訪友尋師不能遠出迄於戊戌甫入秦関謁我先生獲聞明訓聤對經旬實坐我於春風和氣之中其所以涵育薰陶者不淺别後無論居游口口先生念念先生不啻釋者之皈佛潮海以内性未敢輕量第就性踪跡所至視之凡今學者高明沉潜非不兩有然求如先生之光明正大純粹中和絶不可得是以蔓寐之間彌切依依而数千里阻於閻閺誠為可悵也亥子丑寅四年皆有小札詢僕而行人或繞道他所或半塗遺返或浮沉或繳還益汩没流俗之人多而篤信好學之人少無可如何承委寄亭朱公尊集性以矢不往見之義託其同年陳公恂致之伊與陳公言先生人是好人只是學尊陽明夫以先生之中立不倚而朱公乃為此言門户之錮人也至此性幸因先生聞二曲先生之學心折更甚竊敢自附私淑而反身録至今未見耿耿於中日望寄擲一部嘉恵良淺額将軍陷陣書院之建不可期矣我輩為後學者其何以昌明之耶天與之緣性尚當赴南岳溯瞿唐歷棧閣以至於秦低徊於澇水之孫家磑也髙年玉體伏望為道珍重闔府想俱安順二游拙集寄呈数册張趙魏江諸君祈分致之舍親朱王言赴制府幕行速附札楮短情長縷言不盡性再拜

## 辭陳邑侯召見書

明府前日以恊理賫賑召性入城孟子曰往役義也性安敢退却不前至於私謁便是往見不義矣明府以子游自處容性為一非公不至之臧明則幸甚幸甚



## 與陳邑侯書

竊惟閉在鄉隣纓冠則惑攘臂搏虎貽咲士林性生平失學淪棄心甘忽忽年衰愈狃閒散不幸而遭歲災哀鴻遍野觸目可憐幸遇我公一體痌瘝通詳救濟玆奉上憲發米賫賑召問諄諄委以恊理自顧無才殊難勝任返舍伏思不敢䢃身衿耆之末擾擾逐逐徒取罪戾而惟有一二愚蕘未必有當敢妄為我公進之

一粥廠尚宜增設現設粥廠止四十所一所兼数里每里饑民約近百名則一所便滿数百名多人擁擠不無冊外饑民夫雜前來遑刁呼喊變起倉猝董理者勢不能支前年鄞縣賫賑東西兩鄉止各一廠一時民變何父母至於避鋒潛匿前車可鑒也今宜以四十廠為綱擇有才德者司之而每里分設一廠以為目殺其勢則變不可得而起矣

一給米合再詳請賫賑一節在上憲無非欲饑民之蒙實惠而饑民之中或老且病倘遇風雨氷雪每日匍匐來領其苦更有難堪不如每半月一給以米俾其領歸自煮之為便抑且既省柴薪董理者亦不須每日之支給煑粥之勞斷不如給米之逸昨公云會詳憲不允然目前姑奉憲行日後尚可請允敢乞擲示批詳俾性擬一復詳之稿以備採用

一董理不必衿耆舉薦之人未必盡諳經濟邁年之人未必具有精力每里中止擇其能幹辦者而委之分給令司綱廠者稽核之

一續報似宜攛轉各里饑民具報未周今有哀號續報者攛性近里皆真實可憫之人似宜准其續報

一賑米合預請益伏聞賑米止于千石而邑内一百七十七里每里冊報合倒饑民約有百名内外通邑計筭當不下一萬四五千人每名每日之粥合米不足以給即止于合米一日約須一十五石自本年十二月初一日始至來年二月三十日止共九十日須米一千三百餘石矣又況每名每日合米斷然不足乎

即無續報必至半途缺賑饑民相聚號呶何以發遣此不可不
預為詳請上憲以備不虞者也
至於饑民不准捏報賑米不許中飽隨處隨時自合查察然猶屬
易事性本里係十二都五里里中有某某者可任一里之事公
行牌着之可也



呈陳邑侯牒
竊惟救賑一節上憲之所以軫卹災黎而必令煮粥以給者誠恐災
黎久餓待食孔亟力不能自行舉火視之如一體養之如一家也第
性以菲才謬廁董理之列到廠以來迄今三日矣見災黎赴廠領粥
近者越一二里遠者至越十有數里其間有瞽者有跛者有久病尪
羸者有老邁不能舉步者至有一老婦力不能前口啣一筐以手代
足匍匐而至性目擊心傷一廠如此他廠類此者殆不可枚舉三日
来幸遇晴和猶且難堪設或風雨氷雪此輩以空心枵腹鮮有不僵
死半途者矣逐日領粥情狀必至於此以性管見不如十日一給以
米之為便已曾在廠遍訊與人咸稱如此發賑則我輩益蒙實惠且
以一日領米其九日有力行乞者尚可他往行乞否則每日赴廠伺
候徒耗官家之米而竟不一自覓生活亦災黎之心有所不安者也
性既任董理不敢不以下情上達第未經奉憲或慮難行伏叩天臺
據呈轉詳倘邀憲允給米則闔邑歡呼更倍尋常矣

與陳邑倅書

性衰老庸謬自惟無狀值此歲災萬姓嗷嗷仰荷憲德台仁責彩救賑自去年十二月朔日始至今年三月晦日止蒙以赭山一廠委性逐廁董理之末旅進旅退毫無建白少濟時艱晝而顧影忸怩夜則撫衾慙疚玆有迂愚不能已於陳請竊惟此畨此地之荒實數十年來所未有性見冊外饑民鳩形菜色呼吸垂斃者比比而是是前此里保之開報草率塞責致壅上聞固深為可恨矣而目下時維四月末出三春來年之熟尚在半月之後即冊內饑民其能枵腹以度乎且麥盡之時早禾之入亦須一月之久饑民又能枵腹以待乎此半月一月間米更如珠丐貸愈絕從來荒疫相因饑民入夏暑毒薰蒸其命多不可保言念及此可勝痛卹明府痌瘝下民本於實心續賑之策自不可已於上臺亟宜再行申請於邑內亟宜再行勸捐以濟此半月一月之需古之良臣名牧有不惜矯制之咎身家之命以解民倒懸者性於明府有厚望焉而不敢徒以末俗相期也明府憂民孔切或已行之而無俟於性言之未可知也然性不敢不以愚衷上達伏惟垂閱不盡



復向荆山書

性生平失學寡師鮮友年至五十尚不自[illegible]嗣從王豐川閻二曲李子之學然後頓稍[illegible]出家者性不特半路抑且末路矣即妄語[illegible]所見如此未可據為定論今年已六十學未有得凌二兄歸承手札見詰姑以愚衷就正有道愚所謂希天者非特天也天包地言天而地在其中矣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孔子希天之學也天陽而地陰一陰一陽之謂道人無一刻離得陰陽即無一刻離得天地而可不希天乎陰陽天地之道莫備於易學易所以希天也不但此也天非高高冥冥之為天也天虛而地實離却實處便是天天不第居人頂上而實周乎人身天未嘗不卑邇也不可竟屬之高遠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之至明天察地是孝弟所以希天也孝弟之道至卑至邇則希天何嘗高遠乎且嘗聞之聖希天德不能為聖人即不得為孝弟希天止完得孝弟分量更難言高遠矣如此立志然後庶幾乎孔氏子之志學此學也曷嘗有限量哉即至從心所欲不踰矩亦非至聖止境此即自強不息此即天行健所謂本體即工夫工夫即本體也此自強不息者即是人心之仁息則不仁矣求仁之方在於忠恕忠恕之學不怨不尤孔子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則是忠恕者希天之學也孔子教人有一無二極高遠極卑邇俗儒於顏淵仲弓司馬牛之問仁謂孔子因人施教有淺深高下是三樣愚謂直是一樣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固三子公共事而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即非禮勿視聽言動乎其言也訒非即非禮勿言乎為之難非即非禮勿動乎何嘗分淺深高下哉非禮勿視聽言動則復禮而天下歸仁夫至天下歸仁豈非其仁如天希天之學不外於是矣然乎否耶幸高明有以教我虎文先生春間曾有札來今冬性將一走浦陽挹麟溪之遺俗訪韶父之裔孫逶至吴寧當為先生致意也清和近履康勝如何諸惟珍重率復不宣

## 沈漁莊集題辭

漁莊何許人哉歲壬辰訪余於家不遇壬寅余訪之於其家亦不遇癸卯武林客邸相往還復不遇耳其名未嘗目其貌心其心也漁莊何許人哉初閱其澣桐唱莊淮游諸刻其遺辭固自雅馴標致亦復閒遠玆更示以懷舊吟一帙半裁音節宛爾漁洋當代有口有耳有目者遇之必無不擊節顧余於此猶不能無說也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聖人之以詩垂訓也所以治人之心而使之一歸於正者也聖人之學期於無我嘗觀漁洋詩話往往自詡曰某人某詩經余某處品題頻增聲價何其我相和盤托出耶詩本性情心有我相則性情不淑是邪思矣是故漁洋之詩可以悅人之口悅人之耳悅人之目而不足以悅人之心天下之人此心同此理同嗟乎漁洋獨無是無我之心哉特未嘗返而求之耳今以漁莊之筆使其置身廊廟鼓吹休明正自不減漁洋顧乃蹭蹬蹇伏於江湖閭里間有漁洋之詩而無漁洋之位海內之人未必遽宗之如漁洋是終無以勝於漁洋也雖然漁莊之詩不必其勝於漁洋而漁莊之心則固可以勝於漁洋漁莊能去其有我以造於無我則將來漁莊之心超出於漁洋萬萬而漁莊之詩亦超出於漁洋萬萬矣知是則余固不必目漁莊之貌直將心漁莊之心而猶得曰漁莊何許人何許人哉向子荊山治心人也非詩人實詩人也舘於漁莊之家漁莊其試與之言詩



## 邑丞董君三十壽序

三韓素齋董君貳吾邑之三年年甫壯五月三日其懸弧辰也邑之人被君之德咸思有以壽君五茸游人鄭性素未登君之堂而其被君之德則與邑之人俱自不能無一言以廸君之德而介君之壽今夫位無論大小高卑無一可以志在身家而不在君民此孔子所謂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也世降俗偷於是人惟以身家為事矣以身家為事則不復上顧其君下顧其民然而廹於國威則又不得不上顧其君下顧其民而惟以欺之一字將之欺則偽偽者誠之對也天下惟誠能動物上欺其君而謂其君有不知之者乎下欺其民而謂其民有不知之者乎無有也上欺其君而君知之君必有所以報其欺下欺其民而民知之民亦必有所以報其欺而謂能熙爾純嘏介爾景福也此必不可得之數矣君之初至慈也承髙曾祖考之世閥人竊慮其未免於貴介紈袴之習而仕路時風又易於濡染則且不免於中切身家外干虛譽遲之既久第見君遇事以誠循謹雅飭無一不協乎人情物理其於欺之一字屏之殆盡矣是以吾邑之人咸愛而戴之使其由丞而宰而守以至於外而封疆大吏內而臺閣輔臣又何一不可勝任之有哉雖然仕不可以廢學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者誠之道也君年三十以孔子言之則立之年也此後不惑知命耳順從心有進無止君其擴而充之曲而致之以造乎其至則將來盛德光輝發越更有不可限量者矣昔吾邑楊慈湖之簿於富陽也陸象山過之慈湖以本心為問象山舉凌晨扇訟是非以答慈湖觸機下拜謂其簡易和平變化云為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莫知其鄉莫窮其涯為惻隱為羞惡為恭敬為是非可以事親可以事君可以事長可以與朋友交可以行於妻子可以與上可以臨民天以是高而覆地以是厚而卑日月以是照臨四時以是變通鬼神以是靈萬物以是生是雖可言而不可議可省而不可思君其有志於此乎則君之誠其將至矣君之學其自強不息而上合乎天行之健矣君之壽亦豈猶夫世俗之所謂壽哉性再拜謹序

乞餘姚縣宰高君立黃文孝戶牒

為叩飭改戶收田以重先賢以隆祀典事竊惟餘邑先賢黃梨洲先生諱宗羲字太沖為忠端公諱尊素之冢嗣劉蕺山先生諱宗周之高弟幼輒抗疏以復父仇長而力學以廣師傳大道萃於一人及門盛於四海既歿之後門人萬言等嘗私謚之曰文孝康熙五十六年蒙學憲汪大宗師捐俸置祀田四十二畝其田理合歸戶第梨洲先生亘有黃太沖戶名隸在餘籍凢忠端公祀產俱隸黃太沖戶今梨洲先生祀田合行併收在內而其戶名凢屬門人俱望改從私謚文孝以見崇重先賢之意府憲俞公所作碑記業已鐫定黃文孝戶四字父臺主宰餘邑激濁揚清政權攸係為此伏叩飭書改黃太沖戶名為黃文孝即將現置祀田四十二畝收入戶內以便輸粮晉業祀典事隆幽明咸慰



唁觀察陳公書

性以庸謬衰羸之人伏處田里叨藉明光照臨何限且明公以有為之才蓄愛民之心兩郡生靈方賴康濟詎意昨有傳聞謂明公忽奉
嚴旨將舍我浙而去忠而被謗信而見疑自古有之在明公際此憂患素位而行不怨不尤自無幾微之動惟是性與士民失所依託其為驚悼寧有已耶伏願小心昭事益懋厥修行當否去泰来此聖賢豪傑動心忍性之會大任之降天其有意君子弟行法以俟之尚遺小兒大節叩唁伏惟俯照臨穎不勝瞻依惶切之至不宣性再拜

## 埋骼青詞

伏以宣尼之達標千古之仁方大士慈悲運無邊之妙法事人必熏事鬼知死所以知生可憐本我同群遭此眼前大刼致云化為異物恝然膜外旁觀維玆雍正甲辰天災海嘯雈鄉阡陌塚圯棺飄復泣啾啾徒哀音之載道衆觀漠漠望藪澤兮何人乃有惻隱善良諜諸迂庸野老公門懶叩郄叩空門世法難施聊施佛法精明行者之一募因介上人之先資割地釀金鳩工伐石塔成以三月骸集彼諸邨仰大佛之明光開哲王之寶藏良辰逢臘八先一日而啟期後一日而畢禮歲序入祁寒既落成而禀聖輒施食以寧魂推巳及人死生一致濟人安巳人鬼同歸凡事以方便為先大義則了空不二咸臻化域早脫迷津合衆掌而謡面然休作阿難驚怖踰三日而超我類常食甘露清凉秋日波微等滄溟於一勺金仙土淨直方寸其無垠孔顏同此樂也堯舜其何病諸呵呵咄咄謹疏



## 與張明府書

性凛減明之節不敢私謁者有年矣頃荷華東下招遣力叩蘇蒙諭以商確邑秉竊念性生平失學孤陋何敢與聞玆事況素行又未足取信於人始事之日一行入署則将来外議必且紛然而起矣設有鈞命當於公所聽候庶示邑人以無私也伏乞涵照不宣

上粵西中丞怡亭汪公書

昨歲緘奉明文海二本諒當已登鄴架性數載不見公矣今出撫粵西以公之至誠盛德馭此邊疆自必游刃有餘第粵西近雖寧謐而諸峒猺獞叵測携貳最不易治自古為然惟我公益推誠心勤施仁政歲月之間懷之如子俾臺憲之與溪箐窮谷時時呼吸相通於此乃徵我公萬物一體之學且今之為臺憲者大都自尊大而拒諫諍毋晏安而厭煩瑣而王陽明先生之撫贛則設兩櫃於門一署曰求通民情一署曰願聞己過而閱之夫求通民情而民情乃順願聞己過而己過乃寡我公應明仁愛自不待言然未必所屬之盡如我公也上下之形遐邇之勢雖受轄之子民其所欲所惡由州縣而達之郡由郡而達之司道由司道而達之院其壅阻不知幾何矣而況於溪箐窮谷素不受轄之生猺生獞乎性願我公效法陽明頒示州縣俗及諸峒凡有纖悉之疾苦怨咨許其赴轅投櫃直陳槩不勒以代書戳記有當行者即切實行之如此則粵西區宇皆在衽席前矣草野迂愚蠡測管窺不自知其無當也萬里馳賀并佈此悃幸賜鑒閱



與大司寇寄齋巢公書

亥歲三宿說遊水色山聲悉徵妙法逆知無量光陰揔然自在不獨此別後八年也性北游返里伏處家園明尚書喬宇登中東西北四岳而不及南謂恐造物忌之故留此一岳缺陷今性游踪偶同至心胸則絕無顧避或者續甘泉之轍以九十而上祝融未可知耳老先生聞之得毋嗔其太狂耶葉氏著述奉命覓之僅得天樂先生艷體唱和一本其父此君先生詩字一幅祖四明先生刻集一部老先生留意表彰此敝鄉通邑之幸匪獨葉氏一家也來友徐生萬禹字五中貧而精於舉業有承蜩丢丸之技北來覓館因之寄上伏乞照收並進而教之兩令郎諒俱成立後起有人禱之慶之臨楮瞻溯不盡

錢在德四十壽序

錢子在德年四十其初度之月値雍正丙午秋賦謁五岳游人曰子不可無一言壽我竊惟四十乃男子強仕之年則在德其合舉於鄉矣又況北堂親老待養方亟凡人之所以為在德壽與在德之所以自壽大抵不出於此謂惟此則祿養有望也雖然有說焉親有親之志而親之志亦惟以道為準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又曰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夫守身之道視乎其時有時而富且貴焉之為貴則鼎鐘固所以厚奉有時而貧且賤焉之為貴則菽水亦可以承歡是養口體之不如養志以祿養之不如以道養也明矣孟子又曰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註謂順謂諭親於道凡人欲諭親於道而已可不聞道乎孔子曰後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無聞二字註以曾子之不以善聞疏而余直以於道無聞疏今在德年四十矣其已聞道耶其未聞道耶在德之心當自知之而不能自欺之其已聞道耶當益求其進於聞其未聞道耶當亟求其所以聞以庶幾乎養志而一歸於道則在德之鄉賦舉可也不舉可也其所以自壽與所以壽其親者為無量也此則五岳游人之所以為在德壽者也在德其勉之



寄賀汪公撫江右書

卅閩公撫廣右春間遣力賫羌絨佈賀萬里遥程未知達否今復聞公移撫江右江右内地無蠻獠猺獞之可憂較廣右似稍易撫然左閩右楚前粤其民俗亦大都獷悍歷觀前史變亂孔多今 聖明在上雖普天率土服教畏神然公膺此封疆安不可以忘危而其道仍不越乎性前緘之所謂益推誠心勤施仁政俾闔省之與一身時時呼吸相通不使上下遐邇之間形勢隔絕痛癢無関其要莫如擴清屬吏屬吏賢則我公之誠心仁政無所不達矣以我公之氣質純粹且讀書窮理有素寧不如此設心而不直則道不行視身家或過切則未免視君國子民或稍泛屬吏之不法者或因請託瞻狥或以姑恤寬假則民之被其害者不知凡幾矣性不患我公之不寬而第患我公之不嚴惟仁人能愛人能惡人斯言不可不一日三復也性前緘之所謂願聞已過者似莫切要於此也草野之人獻規為賀勿哂其迂幸甚幸甚性畏友柴某徵君省軒先生之子幼孤克承家學立品端方有器識中堂高公鎮楚提吳凡有大疑咸取決不少爽茲為匡廬之游性因便肅緘藉之寄上公誠留之與語當稍有裨益不至俯仰隨人唯唯諾諾惟公知人則哲諒必不以王順長息之徒視之德化羅茂宰萬象舊宰敝邑不苟得遺愛至今然其人踈傲惟我公於牝牡驪黄之外一拂拭之臨池依溯不宣

## 與萬九沙書

性自幼鮮嚴師畏友日與燕昵習處歲月蹉跎一生下達末路思修徒傷遲暮昨飲酒擲骰不能諫阻抑且隨波古人云勿以惡小而為之此節質之幽獸直是一大不敬難言惡小此易遵之功令尚不恪遵又安敢望臨財臨難之際不苟得苟免乎性雖草莽其為有君臣之義與身在廊廟者一也即此不能從其君丨設或見用又安望君上之信從我乎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若格之以誠也此寧可謂之誠乎責難於君謂之恭君責易於臣猶不能從臣何以責難於君乎陳善閉邪謂之敬業以不善自處安能導君於善不能自閑其邪何以閑君之邪聖賢明德新民成已成物之學寧如此耶別後清宵自思自惕至於自恭究竟何及生平矢口大易至剛四字安在良可愧也良可痛也寄軒三祝偶成一序稿奉覽惟老先生教削之



## 寄軒三祝圖序

雍正丁未清和編修萬公九沙返甬上舍於李子東門之寄軒來年正月公年屆古稀矣李子謀所以預祝之邀五岳游人自慈來會因併招張子韞山至繪寄軒三祝圖以志祝五岳游人曰圖名三祝當各有其祝之之說李子曰吾無他祝惟願吾在世一日公亦在世一日而已矣張子曰昔吾與公之少也公之叔季野先生游京師同人繪秋郊餞別圖吾與公偕預嗣吾與公之壯也東門繪九人圖吾與公復偕預今吾與公老矣祝之云何願公有所以不朽五岳游人瞿然畢然而進曰善矣哉張子不朽之祝乎雖然不朽者名乎實乎夫名則亦有朽之日也而實則不朽也衛武公耄而好學是所以致其實者吾願公學公蹶然曰吾老矣學之一字從何處說起其已矣乎五岳游人曰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公之考充宗先生學於梨洲先生公之六世祖鹿園先生學於陽明先生皆死而後已迄今後學咸景仰之弗衰吾有以知公之必不以老畫也公而自視為已學也後此無一日可息公而自視為末學也請即從今日始公七十而志於學則八十而立九十而不惑百歲而知天命百有十歲而耳順百有二十歲而從心所欲不踰矩矣學至此雖億萬年其不朽矣是所謂實也人皆可以為堯舜寧不可以為孔子吾願公學吾願公為孔子祝既畢乃屬画師陸昭先繪真其尊人桐侯翁布之景焉

送萬開遠應詔舉序

萬子勉乎哉子上承鹿園先生學道之緒年五十有九矣中間貧賤患難閱歷殆盡今將富貴果能如中庸之所謂素位而行耶夫所謂行者行其道也行其道者行堯舜之道也以子之好學不自菲薄以應　今上之求必使是君為堯舜之君是民為堯舜之民然後為行堯舜之道蓋物我非有二理而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然其立脚之處則在乎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諸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夫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與人猶且不可而況於取諸人乎然一介不以取人猶易而一介不以與人尤難一介不以取人矯廉者類克為之而一介不以與人非真實見得義道人我合一者不能也子茲行也其慎守夫伊尹之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人以行堯舜之道以無忝乎鹿園先生學道之緒而可哉若夫趨徇時風以求容悅以圖倖進知不足為子規也萬子勉乎哉



送劉邑侯罷歸序

慈谿故浙東瘠邑也前明科第仕宦者衆頗稱聲名文物今衰息久矣上富者産不及千畝而紳士尤貧年來水旱頻仍逋負賦歛臺省堂高廉遠至目為刁抗之尤而不知其實不聊生滑臺劉侯作宰憫其瘡痍特甚一心寬卹其涖任之次年初秋颶風海潮泛溢侯亦見輙怵惕惻隱具牒通報迨後壅而不轉侯竟以不獲上緣他事罷去然我慈民咸知我侯之誠求保赤不逢上官不顧考成不惜身家而徑率其不忍人之心以行其不忍人之政雖與時風相左有以質之古先帝王聖賢而無媿者也仁者之勇其庶幾焉侯今行矣君子之學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侯其歸處畎畝之中以益求其所為堯舜之道而樂之我慈民之獲有賢父母與不獲有賢父母天也侯之學將行與將廢亦天也已焉哉其各安之而可哉

## 上憲副孫公請修四賢祠牒

為請憲特詳以崇先賢以厲實學事竊惟我　皇上觀風整俗時廑宸衷而於浙省尤為加意然風俗淺淳由人心邪正而人心邪正由學術晦明子謂學之不講是吾憂也翟學類仁朱學類義孟子猶辨其非至目為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況惟是詞章名利乎則學不可不講也而四明自宋四先生後久不知講學為何事矣四先生者一慈谿楊諱簡字敬仲謚文元一鄞袁諱燮字和叔謚正獻一定海沈諱煥字叔晦謚端憲一奉化舒諱璘字元質謚文靖俱象山陸子正脉其學明體達用內聖外王前明學憲武進薛公於郡城鎮明嶺上建正學祠以祀之此實一講學地也　本朝相君太倉王公督學時曾檄飭葺修四十年來傾頹蕪陋土木傭力之人夜睡神前糞溺穢褻之具晝盈座下理昏學晦俗敝風衰性過而低徊私竊痛心嘗擬首倡捐葺並稍擴其基增置講堂學舍延名儒集志士以昌明正學而莫為主之因循未果恭逢我憲祖臺大人涖任以來駿發嚴厲百廢振舉興起斯文書院弘開屬邑觀瞻群知向往當不徒後進是廸抑必先賢是崇不徒舉業是修抑必實學是砥竊念此舉表裏學政昔薛文清公督學山東一以朱子白鹿洞規為式陳恭愍公督學河南念士子不修實行祇競浮詞以弋科第立訓一主躬行耿天臺公督學南直隨機立教多方開發為多士風周海門公督學廣東學者霍然信人性之皆善許敬菴公督學陜西集衆講貫每至夜分或曰校文足矣何必講為公笑曰此乃督文非督學也講勸愈力伏乞憲臺特准通詳各憲請示設法葺理原祠禁逐諸色人等不准仍前入內汙褻並聽好善慕道之人增置堂舍用資講習庶俾四明人士咸知尊賢大義觀感興起會友輔仁好學力行以底於有德有造並請通行各郡悉崇先賢而厲實學迓見浙省所轄學術日明人心日正風俗日淳其有以仰副我　皇上觀風整俗之至意為不淺也性久思陳請祇以年衰足疾欲進趦趄曾經上書鄞慈兩縣以乞會詳然一段與人同善之心耿耿難忘今聞憲臺奉　旨榮遷將棄我寧而去竊恐坐失際會旁皇數日因敬遣子定海縣儒學生員鄭大節賫牒上呈憲臺速賜裁示施行

上憲副孫公書

性以葺理四先生祠呈請蒙俞此不第四明一郡之幸實普天風俗人心之幸也邇者張生炯文傳述憲諭召性面酌修葺事宜性以右足染瘋時作時止久伏里閈日蒙大部截取候選訓導縣飭請文投驗正在力辭跛蹴躊躕之人勢不能趨蹌轅下至於修葺大槩畧有管見復敢前陳原祠面東背西坐河臨街淺隘喧囂是以不吉致有今玆傾圮性嘗步其基址南北寬而東西窄似宜改為南向則可建祠門一進祠堂一進後尚可建講堂一進三進之右河西皆民間園圃可以價售再闢寬至六丈其淺深與祠基相等則可多設學舍及厨湢等所其祠門一進祠堂一進仰與執事憑萬一呼衆捐成事其講堂以及學舍性願獨力仔肩兩年為限次第捐成至於河西民間園圃其價性亦愿捐惟須執事主持售之則其事較易耳專此復遣子大節賫書虔上伏乞裁示



萬陳兩君六十壽序

南臯陳君西郭萬君兩相善也復皆與性善今年皆六十矣其懸弧之辰南臯二月廿九日西郭先一日性敢以一言並祝夫兩君之相善者何也兩君相善而復皆與性善者何也意氣乎道義乎意氣有時聚即有時散而道義則一聚而不散聚則生而散則死聚則壽而散則夭是壽莫壽於道義也道義不可以猝致必集之而後為善養吾浩然之氣可以塞乎天地之間是以孔子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世人不知老之將至者多矣狥名者亦然狥利者亦然狥我者亦然狥人者亦然而特是其心皆有憂而無樂夫憂則生不如不生樂則不生猶生壽莫壽於樂以忘憂也而其所以致此者則在乎發憤忘食兩君其亦從事於此乎衛武耄而好學六十發軔未晚也南臯乎勿謂諸生不遇輒爾自灰其志怡涯先生非君之伯父乎西郭乎勿謂磁州作牧便可無忝所生鹿園先生管村先生非君之祖若父乎其永思所以繼述之而修身立命以輔性而共躋於仁壽之域庶幾乎千百世之久兩君不死性亦藉兩君以不死矣

## 錢又起五十壽序

余年十五始見東廬先生次年而長君又起生見之襁褓之中眼光一眴忽屆五十余得毋老乎回思往事又起甫十九東廬先生棄世又起之仲弟在德幼季弟容愚更幼又起侍其母陳夫人鞠躬門户教育有方已援例入太學在德容愚皆能文游庠序登其堂維維怡怡盎然皆春菽水之歡逾於禄養余祗覺其富不覺其貧因與在德有姻婭之訂使非為之長兄者淑於家督亦烏能臻此哉今又起復多男已婚其二諸事悉安分中禮余益覺其富不覺其貧余五十時安能如是於此徵又起之福即以徵又起之德方興而未艾也非諛也理固然也又起其俟之以五十年基福者必五十年享福又況又起能恒其德其所以基福者且不止於前此五十年而已乎余雖老敢一言以為左券



## 紫省軒先生外集序

兩儀既闢三教聿興非人能與之天實與之各臻其極並行不悖此天之所以為大也今必崇儒而黜釋道天不如是儒不如是也必崇釋而黜儒道天不如是釋不如是也必崇道而黜儒釋天不如是道不如是也三教皆出於聖聖希天奈何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乎余閱省軒外集而知先生之學之大也其大也如天道一而已何内何外而外是集者何哉先生自外之歟抑實門人外之歟余叩之胥山胥山曰今之為儒者見之將必詫而異之是以門人為先君子外之余曰是可謂弟不知其師矣是集也無一語不準乎中而出將以曉天下後世之拘於一偏者此先生成已成物之學合外内之道也亟去其外之一字毋為明者所哂

## 息齋近稿序

余與陳子息齋生同郡而初不與之交聞其有肝膽意氣具機智謀略為管樂之流亞而不知其好讀書客秋訪之武林客邸與之語見其檃括天文地理之與窮究萬事萬物之原知其好讀書矣而不知其已見道一載以來往返數次昨聆其言論以忠恕詮格物閱其所著祖孔子之易有太極而不及無極嗚呼何其所見之切實了當而學有要領如此耶夫盡己之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人我皆物也而非盡己之心以推己及人則何由造於無我此忠恕之所以為格物也易有象始於太極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孔子第言其可知者不言其不可知者是以謂予欲無言則言太極固不必更言無極矣嗚呼陳子一生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殆不可勝計矣卒能動心忍性卓然自出一頭於天地之間所見至此則其所行亦必至此固不徒區區以多學而識之為事者矣息齋近稿詩多而文少要皆有真氣本色非風雲月露之章其跋太上感應篇本周穀城六條五發之旨忠恕之義格物之蘊具在讀者知之可以溯太極矣



## 與沈欒城書

午秋晤別以後胼胝畝畝積勞兩病絕跡武林良覿稀濶比今渡江晤小山主人知駕北游燕館於故粵東中丞楊公之第中丞喬梓俱受業於姚江胡君泮英篤信陽明之學年前中丞在粵囑其師購覓黃梨洲先生所著宋元明儒學案且欲刊之其宋元底本已失梨洲之孫燈孫取之淮陰楊氏久而復得明則故城賈氏曾刊之而仇少宰參以己見非復梨洲之原本矣原本惟舍下有之向萬管村先生刊其三分之一其未刊在舍者為泮英取寄粵東踰數月而泮英歿未幾而中丞歿此書不知作何下落然泮英稱中丞之長公好古倍於中丞當不至於散佚刊而公之於世固妙不刊則抄之幸以原本擲還性將續管村而成其書也此萬世人心關係之書勿致缺墜則後學之功不小惟先生留意耑此瀆託並候近履不宣

一辭驗看牒

為失學染病兩難捘驗事竊性生平失學僥倖捘貢兹蒙大部截取案飭請文赴憲捘驗伏念訓導一員雖微然所以教育諸生儲國家之大用非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內聖外王之學率不可以當此任性既自問愧歉而又年衰右足染瘋一歲之內時作時止不能赴案領文安敢瀆捘憲驗伏叩天臺賜詳免驗



再辭驗看牒

為再叩詳免驗看事竊惟性以捘貢蒙部截取案飭請文驗看性以失學染病等事呈叩賜詳免驗蒙批該生才品不凡學問淵博正堪為國家之用何必以微恙求免驗看不准等語伏讀之下惶悚愈增自容無地竊念孟夫子謂人之患在好為人師而大學一書首祭在毋自欺世未有自欺而不欺君者性語言悖謬行止乖張尤于悔萬欲寡不能妻子雖微夢寐難卜宗族未孚鄉黨未信亦何才品學問之有乎而堪為國用哉靜言思之方淩痛恨此在天臺有所不知而性幽獨之中自知之者今若鹵莽赴驗以倖一職是好為人師也其自欺欺君孰甚將來必至隕越矣又性右足患瘋天陰地潮痛楚輒作設為教員則自　萬壽以及歲元長至等節不能免於朝賀春秋兩丁不能免於對越一遇病發其於　至尊至聖之前趨蹌拜跪跛蹶傾欹不敬莫大乎是天臺實心為國值此給文起送甄別精當不煩憲驗益見賢明不亦善哉奈何必欲以不能自信兼有廢疾之人循例充賦乎

三辭驗看牒

為乘張是實三叩詳免驗看事竊惟大部截取揀貢及性案飭請文驗看性扔以失學染病等事呈案未蒙批准嗣以再叩詳免驗看等事呈案蒙批查閱前後兩呈具見高尚但援稱行止乘張何急不擇音之甚萬一草率援轉致干上憲駁訊將何以自解仍照前批速行領文赴驗不必固辭等語天臺之愛性可謂曲而至矣但性竊自思生平失學晚而後悔下學不遑安敢妄希高尚以滋罪戾至於行止乘張返躬是實無可掩飾蓋由性氣稟拘於一偏物欲蔽於後起是以自幼至今萬悔莫追即此急不擇音一節乘張之大槩已露誠有如鈞批之將何以自解者天臺業已犀照其乘張是尚可以領文赴驗求用乎性五十以外甫志下學十年而無寸進駑鈍自慙今若天假之年沐天臺之訓誨蒙上憲之濯磨動心忍性玉之於成日後病痊或者猶堪為國効力耳至目前則惟乎有所不敢



克念上人四十壽序

歲辛亥春五岳游人唁梅於杭之河渚至茭蘆菴而休焉見得閒谿如二僧贈以詩曰臨帖吟詩豈得閒得閒心已落忙邊閒忙二字俱拋卻伴我尋梅走一天底樣心情是谿如谿如爾抑如余莫嫌驚蟄光陰過尋杪毒花正未踈問其師曰為克念印公公受法於人能弘公歷講法華元義成唯識論提大綱不逐條目無割裂支離之病叩其年才三十有九近時學佛之徒鮮有出其右者自號迂齋因額其丈室五岳游人並題以詩曰水遠山舒未是迂迂齋何以命其廬六根五蘊皆空也三藏諸經足寶歟有義開明公得得無文譯釋我如如從今盡把茭蘆剪北水南山南見渠益菴號茭蘆謂根塵識三者交互如茭蘆也公之講經其在茭蘆中耶抑在茭蘆外耶抑不在茭蘆中又不在茭蘆外耶迂者遠也公其欲遠出於不中不外之際耶越明年之三月一日公四十生辰得閒乞言為壽又何可以壽公者公其遠出於不中不外之際耶則公年其無量矣五岳游人呵呵



合十致祝

## 萬開遠哀辭

嗚呼開遠子遽死耶子之死也行道咨嗟謂子孝廉何竟無後天實為之子不任咎惟是梨洲妻以女孫彷彿陽和一語咸開期許不凡子安自命身為大儒庶幾報稱子謂子過多出無心學問之道何物求尋探存舍亡至聖明訓心不在焉難言敬愼仁人心也不可有違無心無仁是誠可悲心不違仁方成君子嗚呼開遠子未可死



## 李東門哀辭

人生朋友五倫居一所以輔仁學猶恐失自我與君同學味芹近思為師篤謹持循我少不羈見君倜儻握手之初因此相賞意氣如雲此往彼來三十七年如一日哉洎我西游風聞二曲高山景行願言私淑二曲之學學在反身廓然大公全體皆仁道高且美較勝近思廉頑立懦百世之師東還以後與君相晶謂庶幾焉出汙免俗顧君謂我曰不其然人而講學其人乃奸由君之說此特偽儒若夫眞者下學心虛不聞孔子無怨無尤學之不講曰是吾憂君終未信波隨流逐嬉戲游閒伊誰忠告風花雪月山川詩酒狗境為樂樂非我有我忝交君不能善道任君滔滔日與世鬧我罪也夫夫何可挽今君長逝徒然涕潸君有靈乎飲我一卮來焉格焉聽我哀辭

讓虎青辭

佛性無偏超群生而共樂天心不二攝庶類以同歸人爲萬物之靈誰多夙孽虎稱百獸之長渠豈終頑一目放光一目看物奚免獵人是倏大者必傷小者必死卒爲力士所從儒合回頭早趨覺路緊令明山東北慈水西南陽物如猫鋸牙鈎爪雷聲常震豎尾揚威白晝橫行無佚倀爲之導成群攫食搨且山降而陽甚至排闥登牀殺其兒又殺其母沿郝逐塢不敢牧併不敢耕迹之慘傷聞者戰慄性違來大隱憩止螺山七十八歲之毘邵尼慈悲見告五十六庚之善居士惻隱同仁受性片言爰開寶懺延師虔禮用格蒼穹更因斛食均施面然示現昧心諸惡道好將已出迷津張口各山君曾藉人探橫骨本宜交濟爭可相傷從此共見真如復本來之面目咸臻正等絕後起之根塵逢畜逢人勿復耽耽逐逐如蓮如玉行看濯濯濛濛生殘心滅永作大梅之行者貪瞋業斷無庸區寶之藏廬大空小宍咆哮而立辭東土自行自信妥順而遠適西方行且兩耳垂肩長依太白雙眉覆眼益念觀音矣



淞菴靡上人五十壽序

邑東花嶼湖諸山秀美蜿蜒層叠狀如青蓮既放昔戴九靈隱居其中余祖塋在焉歲時祭掃過之不忍去每擬就一澗阿卜築數椽以爲流連憩息之所而奧深幽邃莫如華嚴一菴松篁錯雜齋後流泉活活從檐堦下過聲色雙清余初至時謂此間必當毓有妙僧久之而淞菴上人示現年少穎脫見者無不愛慕適年雲湖華嚴堂主僧啟寂雲湖與花嶼兩華嚴故是一派故是一華嚴上人往爲兼攝今春初余偕泉聲煌公訪梅邂逅而上人竟五十矣上人生康熙丙寅歲四月閏今五十年而四月復閏癯然矍然精神清卓如曩昔相見時將來深造華嚴其壽必且無量茲五十初度似不足爲上人慶王路烏子遠遊歸里與上人一見契合屬余一言因爲敘余之初識上人以至今日之狀如此上人其益發五十以後之大願而百歲而千歲而萬有億歲無一息不華嚴而可乎

## 李東門松梧閣四集詩序

東門李子既歿仲嗣次行以其所作松梧閣四集詩屬吾刪而序之閱數月不去一字不措一辭次行來速告之曰予欲吾刪子先子之詩而序子先子之詩乎子先子生平躭於詩五言古學陶淵明五言律學王摩詰長短句學李太白均能彷彿形似之矣人皆見而知之吾烏乎刪之而烏乎序之顧詩所以言志者也淵明以淵明之志爲淵明之詩摩詰以摩詰之志爲摩詰之詩太白以太白之志爲太白之詩非徒以其詩也志不一詩亦不一子先子顧欲以一人而兼淵明摩詰太白三子之志與詩乎吾嘗爲子先子告曰吟到無詩始作家莊定山佳句也子先子聆之而瞿然驚歘然下睪然如有所瞻望而未逮子先子之業雖卒於此四集子先子之志猶未卒於此四集也子亦知子先子之志乎子先子之志子先子之詩也是四集也子先子之詩猶未足爲子先子之詩也子先子尚有所以爲子先子者在子其思而得之子先子雖歿猶不歿矣吾烏乎刪之而烏乎序之



## 晟公塔記

康熙庚辰余初識晟公於天童時方二十八歲見其侍畫公苦心學佛剜劃爲偈語未幾而居海壖之寶雲已又遷大蓬之成德迨辛卯余延之主赭山清果戊戌余將攜登華嶽而郡城天寧留之募建大雄不果偕雍正甲辰煌公招主平陽一載不愜意還赭山公與伏龍耒公同及畫公門夙契合嘗至伏龍見山巔有蘭池外隆中窪萬里海濤洋溢耳際而目一不覩惟覩天空公樂之向耒公乞數尺土爲異日瘞骸骨處耒公諾經營畢屬余爲之記余惟人生一幻此枯柴本非我物何藏之是云惟是伏龍在唐時僧惟靖寔居之刺史黃公晟禮敬備至力爲護持至今山上有刺史門遺蹟今公亦名晟而得請於耒公以藏於是山豈公爲黃公再世而耒公爲惟靖再世耶茲其爲司空氏之證因亭子矣是可記

## 洋山殿甃石募緣序

北海之中有三山焉曰洋曰許曰金海若之神寔式憑之時著靈爽明嘉靖間一柴姓翁漁於海忽有石爐從水面浮入網載之歸舟泊古窑浦寘於涯涘而爐屹然不可動因即此以祠三山之神而殿則獨以洋山名其靈爽彌著今之為祈賽之會者歲不下數萬人殿之前為河壖泥塗草塞未甚弘厰人咸謂非所以敬神而謀擴其址培以墳土甃以石俾成爽塏而凡禮神而至者衣裳於斯冠履於斯無不潔且肅以致其恭敬之寔此誠人心之有所不容已者余故喜而叙其端以告夫蒙庥藉庇之衆相與踴躍從事而速成之時乾隆丙辰仲秋月



## 錢在德五十壽序

人之至德曰孝而能自檢飭曰廉孝者視無形而聽無聲通神明而光四海事天明而事地察而其要在乎守身廉者伊尹之弗顧弗視不與不取夷齊之不降不辱孔子之進禮退義顏子之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孟子之無道桓文不顧管晏而其要惟是有所不為非有所不為則無以守身而成其廉又何以成其孝是以古者設有孝廉一科而孝之下必繫之以廉孝而廉人乃方正今國家以此求天下士而風俗久頹人心不古莫不夤緣請託以求得當其求者皆不廉之人也不廉即不孝之人也即不方正之人也而或竟僥倖得之矣噫是尚可以為子可以為人而靦然立於天地之間哉錢子在德幼孤而貧怡怡於兄弟之間以事其母得其歡心今之孝者也余敬而羨之今年五十而宗族鄉黨薦之學校薦之郡邑守令薦之以應是舉八月下浣三日其初度也余無以為祝惟祝其大孝之道廣廉之義充其方正之寔以純其德純則不已不已者壽也錢子勉之

## 黃上伯不驚草序

五經皆載道之書其有詩也聖人之所以治人之性情而使之歸於中正和平是以其教垂諸天下萬世而無弊三百篇中循而諷之詠之曾有一驚人之語乎無有也世之言詩者皆以少陵爲宗而吾竊謂其非詩人第就其語不驚人死不休一語勘之則已大遠乎聖人存三百篇之本旨矣聖人之存三百篇也存其近人不存其驚人若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則三百篇亦應語不驚人死不存矣詩之爲道從性情而出黃梨洲先生嘗言性情之中海涵地負古人不能盡其變化學者無從窺其隅轍此處受病則注目抽心無非絕港少陵其能免趨絕港乎吾安得起九原而問之黃子上伯年少而雋拈筆成章吾見之而喜錄其所作自署曰不驚草其以少陵之驚人爲非乎抑以少陵之驚人爲不可幾及而自謙乎若以少陵之驚人爲不可幾及而自謙吾恐上伯將來必語語第求其可以驚人如少陵而未必以道爲的且將日從事於篇章字句而不求之於性情以歸於中正和平之至而無與於聖人之道竊爲上伯危之少陵之詩人咸稱其忠君愛國吾閱其全集見其在蜀時依嚴武飲酒遷延於君國無甚剴切激發其性情變化何如楮末毫端眞情難掩吾願上伯鋭志發憤於聖人之道準之於中正和平以治其性情無徒企少陵之驚人則庶幾乎得風人之旨歟



## 傅邑侯初度壽言

遴左傅公以選拔引見欽命試用浙省初督城役於溫之玉環山著績嗣試金華之東陽再試紹興之嵊已又改試我寧波之慈谿限滿入京引見欽命寔授計於慈試用者一載餘寔授者又半載政成民協時和年豐乾隆丙辰十一月九日屆公初度治下五岳游人鄭性謹再拜稽首而爲之頌曰於維我公賦性仁厚父母我慈天借以寇公於慈民直道而行不以智巧純用天眞自古吏治誰任儒術惟有孔門諸子不失若蒲與費單父武城家語所載莫與爭衡由仁義行不仗不假一邑之政可平天下漢唐以後循良幾何迄乎輓近俗吏徒多公心塞淵葆滋元氣視我邑人一體無異慈民凋瘵猝難挽回願公久任五袴將來慈俗澆漓不知學道願公久任弦歌用矯以令皇帝其仁如天普天莘薄三代方還公應運興兆於我邑用卜大行平章是職公年服政公力方彊公德公業爾熾爾昌匪直也名千秋不朽無人無我無量之壽

## 黃公又堂傳

又堂黃公少盛丰儀善屬文有翩翩佳公子之譽事其親至孝父都憲蓁園公病嘗焚香禱天願減己筭以益之與人極其慈祥拯困扶危之舉不可殫述而又能容人之過從無疾言遽色蓋孚重和平仁人長者也都憲公歿又堂以丙子副榜授行人司正已遷戶部歷河南司員外山東司郎中皆恪共厥職有賢聲未幾病卒於官迄今乾隆丁巳已三十有二年矣其次子學治令爲余婿屬爲之傳余與公同郡不同邑少嘗識之而未與之交不能盡知其行事至於昔年乍見之頃閒雅雍容之度如在目前有不能去諸懷者因遥爲溯之而并及其生平之大槩如此

南谿不文　九五

## 刻南雷文約序

梨洲先生以至明之識挾至健之筆所作破空而出非當代之號爲能文者規摹秦漢及唐宋以來諸大家之形似使流俗人得稱而述之文章由於學問先生之文先生之學也其初有南雷文案之刻其繼有吾悔集撰杖集之刻有南雷文定之刻有文定三集四集之刻其五集未刻而先生殁矣其已刻者先生謂俱刻者爲正非盡可傳因自删之存四卷目曰文約康熙癸巳先生家火遺書僅存五分之一丁酉悉歸余文約之底本在焉蹉跎二十餘年今刻之嗚呼當先子之學於先生也甡甫三齡耳今七十有八矣先生極賞先子之文而先子之心儀先生何啻如孔門之曾卜甡寡陋不文不能步武尺寸以老徒刻此以爲繼志述事亦深用自愧也夫亦深用自悲也夫

南谿不文　九六

## 上都運司趙公書

性以衰老廢棄之人幸逢憲臺觀察三郡駐節四明近依宇下叨藉
無涯今榮遷都運性雖籍灶方賴帡幪而究竟遠在四百里外悵望
靡已憲臺仁心仁政在三郡久已感孚今轄浙鹽商灶自必即以治
三郡者治之商之利病性所未諳而灶之疾痛性頗知其一二憲臺
惟以邵子之所謂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處之則已盡今日治商
灶之大槩矣至於商灶各有舞姦玩法之處明太祖謂海濱之人好
鬭不可與居其健訟彌甚則治之之不可不嚴嚴訟省而政暇海疆
獲清晏之休矣刻工自赴憲役以來黃梨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停
刻已久窮徐性年已老此書不便緩待今工隨赴省伏乞早遣還寧
望切望切慈泉酒二罈庚樂泉酒二罈均敝邑方物附奉品嘗少申
鄙悃弁惟哂納臨風可勝瞻馳依慕之至



## 二老閣奉主告文

於維先師學紹蕺山慎獨之宗賴以益宣昔來甬上寔主講壇學者
雲集先子與焉見知悅服如孔門顏彌留之際一語諄處特祠奉祀
百世勿遷念我先祖出處相聯采薇及蕨志節完全以配先生於義
無愆閣名二老百尺歸然先子侍立儼若生前小子不才越廿餘年
拮据甫成今日吉蠲奉主而入以妥以安尚饗

祭周母張太君文

於惟太君清河淑女聿贊黃門光纘先緒黃門之生清節凜然太君從之勤儉無慾黃門之歿家常淡泊太君安之能甘半菽若此之德是昔賢媛近今之世胡可得焉性之次妹曰歸長公五十年來撫卹恩隆性每登堂仰瞻慈範猶子畜之中心深感年近大耋動履如前謂我壽母無量長年胡天不吊今秋臥病竟至不起性何不幸膝下賢嗣寔有兩人次公早逝長公僅存膝下諸孫亦多遠出太君棄之奈何倏忽嗚呼太君長往九原性無別語寄恖黃門娛憂內集謹誌襄屬今可鐫行以風末俗太君已矣善必餘慶微誠薄奠無間陰陽嗚呼謹告



祭二妹文

我妹之生我已五歲少小冥頑不知卹妹嬉戲飲食動據便宜侮汝奪汝惟汝是欺二十三年汝乃出嫁我嘗汝奩衣不蔽架顧汝事親寔勝於男侍母疾病寢廢憂躭撫躬問我我寧及汝母病彌留叮嚀一語語我二妹克孝而貧汝須庇之倍於他人媿我不才不能汝庇妹壻遠遊音書弗寄卅年之久汝苦於荼回思母命我勝罪乎汝潽於卯舅姑久逝夫未出亡長子先瘞煢煢寡媳依汝爲生汝今棄去伊奚以寧次子尋親嶺南未復汝不及待捐之何速汝之逝也忽踰二旬爰酹一巵以告哀情

# 祭張簡園文

嗚呼簡園君竟逝耶君之於我情實柰嘉自君之考為先人友我年弱冠已瞻山斗登第還南邂逅奉川詩篇贈答晨夕周旋維時見君年方髫齔玉樹臨風翩然神韻迨君之長輒締為姻二十餘年彌覺殷勤君女我媳惜乎天歿我兒君壻東牀兀兀十年不績伉儷情長生養死祭子職胥忘君之愛壻綢繆繾綣爱我之子我寧不顧君乎君乎君德君才為戚為友兩俱善哉彼此往來謂當歲久胡為一病天奪君壽天不我佑我乎既虧靈輀將駕我心傷悲薄奠一卮九原其慰膝下麟麟後生可畏嗚呼尚饗



# 續刻明儒學案序

道竝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三教既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為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槩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闡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梨洲黃子臚為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是自露惟以有裨於為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為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

續刻見山詩集序

康熙壬戌余年十八北溟年十七見之試館中余卷早完而北溟靜穆端重下筆不苟學使並錄爲諸生余慈谿北溟鎮海各回籍已而北溟壻於郡城張氏其內兄有斯與余交厚時過之因獲時相見渾金璞玉殊可珍惜越十餘年而與李東門萬西郭訂爲四明四友各爲詩其詩如其人淳古質朴余亟賞其醉到糊塗漸即眞一句庚子春目旁患內癰久而潰至夏五竟不起彌留之際余往視氣息奄奄猶自以手撫其胸曰摸不出甚麽來可以知其心之篤於學矣余應之曰不摸便是遂瞑余爲之慟慟求其放心之無復有友也其所爲詩見之四明四友詩刻後所遺不甚多今序而續之



萬西郭勉力後集序

西郭既歿之五年其寡媳傅氏屬其兄敏公出其所著勉力後集詩以示余余閱而哀之西郭之未薦也遭際坎坷時多憂患顧所爲詩深自矜重目其集曰氷雪凡人之以詩來求教者不屑輕爲之筆削每近體一首曰必須酬我以參若干錢每古風一篇曰必須酬我以參若干兩余嘗笑謂曰孔子之於古詩三千删存三百不知服至幾何參誰爲之酬而删之存之至精且淑若此諸友在旁聞之哄然及老而以孝友端方薦余一日偕之過鄞縣學前語之曰君此薦當辭辭不獲而後行未晚也西郭答曰愚以爲天下無不可事之君遂應之比入都引見獲知遇牧磁州刻勉力集余閱之悉其自薦至牧狀其薦也郡縣莫爲之勸爲之駕而自費府牘以謁於藩又自藩而謁於撫自撫而謁於部部爲之引見貧而無以爲資沿途紆折行丐且貸至德州而籍一同鄉之縫人以至通州又貸於州牧及其幕以至京師低頭宛轉於風塵囂競之中嗟乎困矣余謂孝友端方之人至此　聖朝之恥也設若太史採風將謂之何西郭初喪偶於官閱其後集又喪子若孫於官孑然一身又遇磁大水災悲傷驚憂以歿歿之前一月遺書於余曰悔不聽君縣學前一語書至寧而西郭已歿於磁矣西郭之偶黃氏一子數前二孫在性在道及其身五棺一寡媳與其兄載之而歸今既葬矣將刻其後集以示余者欲余序其槩也能無哀乎

## 祭錢母張孺人文

維我親母自昔于歸三十餘載婦道無違孝其嫠姑和其妯娌宜室宜家以相夫子次兒中節忝厠東床畜之以禮誨之有方胡年五十二豎來纏遂爾不起長往臺泉痛在闔門畴能收淚嫠姑年高其何以慰性知母心諸可棄捐惟有於此不能恝然母乎母乎此天所為匪母之咎母可無悲性弱為情質辭用嗇敢告尊靈一卮薄奠



## 祭錢在德文

嗚呼在德我之於君廿年以長君五十三胡先我徃憶君之生岐嶷無兩時維君翁珍珠在堂謂我是兒祖賢當象不能久待遽歸泉壤君幼而哀廹切惝怳我感君孝至性不枉後此北堂君善事養兄弟怡怡相憐相賞我每過君歸而俯仰嗟嘆不已頌之里黨一朝見君有女在襁遂締為姻於理匪图君之才華寧不倜儻君之意氣亦甚慨慷湖海友朋疇不標榜而乃矯翼摶風不上抑鬱以終時遺數奐我用悲君中心怏怏嗚呼在德君今徃矣一卮慰君孝友之人天祿必申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以休其垂髫之慈親哀哉尚饗

祭王鶴潭文

嗚呼昊天不弔哲人其萎今我儀型東浙其誰性識先生年亦既晚先子之喪一詩來輓允承道脉新建蕺山措辭出俗命意超凡性矢諸懷久不能去未幾服闋阻修弗懼半塗墜水卒抵吳寧有神佑我導以宵燈獲見先生不勝喜慰三宿高齋鄙陋自媿從茲書問每歲往來相期道業底於成哉迄乎壬寅先生七十訪我四明盤桓半月日夕詩偈以倡以酬積書盈册彌著風流癸卯暮春武林邂逅一别迄今無緣再覯二老閣記遺我至文輝我里閈慰我先魂後性台遊日記一帙先生跋之有言未質是一是二禪理禪機性苦不敏棄我如遺嗚呼先生未可以死從沉溺𣲖恐無彼此一卮溥奠以表微誠先生於性罔閒幽明嗚呼尚饗



七十台遊日記

雍正甲寅南谿子行年七十脱囂塵之汙隘翔碧落之清遐生朝在邇偶作天台一遊

十一月十六日暮登舟長兒流連郡城次兒暨外孫謝弘甫送至江口老人槩視之若客意境逍遥至蜀山而泊

十七日早潮初上寒風怒發促舟子起篙前行拈詩曰老將衝寒氣益遒江行不怕浪當頭天台山上秦君在七十虞人肯罷休若鼻張騫博望封浮槎勇滚惡流中前邊星渚無多路笑到天心我得通已而雪降又拈一絶云曾無一友掛胸中不與王猷訪戴同到底將爲何事去犯他江路雪翻風至姚江訪陸武功不遇晤趙渭水

十八日早抵通明壩陸行經長沙嶺章家埠木溪渡三界清風嶺吊王烈婦入祠閲碑記抵楮樹宿起行詩云七十人生儘少年古稀二字未誠然僕夫縮項心何怯遊客伸腰意自堅緊峭西風收片刻半斜明月照當前天公與我爲同調須信從來結有緣度長沙嶺詩云風寒日冷度長沙絶不回頭少憶家夏亦清涼冬亦暖安期招喫棗如瓜路上觀古松詩云一路喬松記得無株株模樣不相符不相符似人心面不作松呼作甚呼吊王烈婦詩云何年王烈婦題句嶺清風老眼摩崖碧睛天泯血紅（烈婦嚙指出血題詩石壁經久陰現晴泯）廟容猶慘戚碑記不朦朧我已諸情滅過焉一覽惘

十九日過仙巖望西圖山至嵊縣南門過午遂趨新昌縣宿於東嶽宮住僧成淙延款如舊識經過古跡則有宋儒石克齋先生書院故址望西圖山詩曰亂峽清流一道穿好峯聳出西成然域中山水佳誰似天上神仙落此間健有雙脛應繞匝明無雙眼不留連祗今安得青蓮筆題送南谿入剡篇（葫蘆格）嵊午飯詩曰若爲上我一觥罍檻外南山拱揖來七日以前先自祝千秋之内許誰陪群仙煉合精多耗諸佛修持業摠灰未必生長壽無量壚旁獨醉打磁開由嵊至新昌道上口拈云嵊城南上向新昌僕慫如痛役太忙我樂尋山惟恐後天能挽日似加長前呼邑令來聊避窄步溪橋度不防自念心多

踰矩處行行瞥見宋儒坊宿東嶽廟詩云未嘗志學到於今七十休
窺孔聖心盛世儒原難自目名山佛亦懶相尋倀倀然徃將何事鹿
鹿焉過莫與任嶽廟偶逢僧問路舉頭日暮鳥投林
二十日出嶽廟上大佛寺又名寶相寺在山阿四面皆石山半有亭曰引
勝石逕陂陁曲折將抵山門輙望見石壁前橫心擬是處可題面壁
比至果然大雄寶殿倚石而建鐫石爲大佛前半架木以足之如層
樓層有四天王殿建於大雄之左左右有鐘鼓二峯下有二萬工池
由山口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幽絶可愛僧南明留茶訖旋出山余意
欲至沃洲人鮮有識者入城訊呂安世撫撫隱居力學手著圖書室
右有園名曰趣中有逸亭意以逸民自寓遠導我遊覽而沃洲所在
亦不甚曉因辭行出南門經三溪黃婆亭道士塢見燕窠尖聳入霄
漢徘徊不忍去及班竹乃飯時日已下晡飯訖度會墅嶺趨天姥寺
宿訊僧省菴謂沃洲在縣東南數十里將來還自天台出清涼寺中
途可以繞入私心竊幸之大佛寺詩云玉骨金身寶相開莫因穿鑿



惹塵埃何如鏟作光光壁豈必添爲疊疊臺憑甚人來皆可面再教
我到不須回前山鐘鼓成尤巧出自空王一手堆訪呂安世詩云東
萊再世浙東生已著圖書數種成爭奈純陽長太息沃洲一路未分
明贈僧省菴詩云天姥神僧認沃洲暮來一宿幸相投相投指我分
明甚歸路飛昇得自由臨別去主僧心如返寺
廿一日自天姥寺赴清涼寺路錯一山翁指引之從山脊取道盤旋
如龍而衆山繞護若群龍相從然輾轉至清涼主僧公遜遠出其徒
慧脩本望款以茶飯詩曰曉從天姥赴清涼錯向他山彼一方即有
仙翁來指點更無岐路竚旁皇盤旋曲折諸龍會徑直飛騰萬象藏
攜鉢主僧何日返我來爾出一般忙因念天姥寺僧省菴告我沃洲
所在遠謀先赴沃洲遂由小峽下黃壇三十里路窄且陡從者號泣
詩曰路出清涼豈便難將身一擲下黃壇眞人接引來如亟古佛追
攀謂少寬峽本平夷容步闊僕皆痴鈍覺心寒沃洲準在明晨到雞
犬同昇眼共看比至黃壇日已暮投宿檀香菴主僧德弘他出詩曰

黃壇投宿向誰家投向檀香菴又差庵內淒涼無四壁主僧乞食遠
天涯
廿二日發黃壇踰油澤八曲二嶺至溪東溪西即古所謂沃洲境也
境有石眞人祠其子姓居焉溪東宅右有眞覺寺沃洲之山在其前
遠近峯巒作蓮華狀其下碧溪一帶水光清麗老眼開明詩曰黃壇
曉出趁晴天婁嶺連過下見田玉帶一環橫足下蓮華萬朶揷眸前
山居卜在溪東畔僧舍開於宅右偏畢竟古垂書可信沃洲境界果
然仙又云自嘆孫來莽問津武陵道上沒漁人迴環辛苦終摸着頃
刻桃源億萬春又云獨覔荒山作勝遊人多熟處去勾留即觀當日
東門李也只天台不沃洲徘徊少頃輙從下東嶺趨英隈午飯仍從
道士塢至班竹道上拈詩云彝何遺物孰追攀爭向天台却轉灣倏
忽重經道士塢迴環出帶沃洲山桃源仙洞津誰指天姥神峯夔早
還昨日客過今又至僧疑俗怪一時間已而上會墅嶺趨黃杜路經
天姥寺僧心如趨出留宿而行李已前因固辭之詩云李白當年但



夢遊遊人昨夜宿僧樓僧樓就在茲山下天姥教僧再挽留
廿三日自黃杜次關嶺傳自謝靈運開鑿詩曰章安關嶺是天開靈
運如何鑿得來一任仙凡好來往遊人欲度幾千回次鳥漏石板路
三茅新豐轉入桐栢嶺嶺旁一山之水下注成瀑布長千餘丈詩曰
誰擲天紳下地來幅長頗費剪刀裁嶺前行走多流汗分與游人拭
抹回上嶺輙望見桐栢宮
今上重興自雍正十年起工至本年甫竣荒山之中輝煌燦爛初住道人
尹蘭谷物化其兒誠齋嗣席日晚留宿詩曰
天子重興桐栢宮丹青金碧煥穹窿欽工總竣無多日竟有神仙到一通
只愛名山不愛家棚瓢草笠足生涯道人辛苦相留欵飛過閑雲一
夢賒是夜晤天台王汝珵表百仙及其姪子岳又張孟藹
廿四日早謁伯夷叔齊祠像係石雕相傳昔王眞人自杭渡海舁之
至山今祠於桐栢宮右詩云遺像荒榛幸未湮兩賢人是兩仙人移
來道士非無意附近天尊好似隣祠宇規模嫌太小春秋典禮作何

新封疆大吏名儒裔合向
彤廷一啟陳隨踰右嶺覓瓊臺瓊臺爲台山名勝而低陷谷中詩云石谷
中開鑿欠嵬佳名誰錫曰瓊臺頗嫌坐井天如小差喜窺窗月好來臺前有瀑鬭望夜月來四壁巉巖誰斧鑿衆松短縮少泥培遊人胸次從生澗
不作台山勝境猜返步輒東北行踰金地嶺三十里抵高明寺宿法
師止如方講經知客不二相與周旋高明地名幽溪日高乃明故云
高明詩云幽溪有寺曰高明自昔開山命此名日到高時明始放僧
居幽處道曾成楞嚴臺上天花落金嶺山中法雨行客袖青蛇粗膽
喪除暈斷酒報三清

廿五日仍上金地嶺西北行十五里見十字路表以破竹中書分路
牌東至天柱西至萬年北至華頂詢途僧云今日當至華頂明日由
石橋而至萬年爲便遂北行過華頂寺輒過拜經臺僧象山徑引上
臺近臺有太白堂爲昔年李白遊息之處僧瑞雀留茶少憩乃抵臺
止宿太白堂詩云好遊一箇李青蓮合有人呼是謫仙來到天台山



絕頂書堂遺與雀留連拜經臺詩云安公趺結晝公題兩衲風流跡
已迷億萬年來連劫後一鴻又踏雪中泥僧供飯訖隨引觀龍爪泉
泉有二澄徹如鏡云是龍來供奉智者大師以爪掘成者又拈一絕
云神龍掘出一雙睛供奉當年智者僧智者久歸空寂去龍睛今日
爲誰澄已又引至黃經洞僧慧得結茅其下茶話移時其東一巖石
下俯如獅豎尾作如意狀得二絕云黃經洞下一僧居不見黃經洞
久虛客自養成金液滿何消深洞秘藏諸一巖下俯儼如獅豎尾橫
過經洞時恰好拈來作如意教僧出洞一叅之是晚又賦五絕云蓮
華心裡我家鄉今夕歸來一夢長明日還將行脚否拋離成性本無
常一來於此看天青看徹天青不拜經飲露餐風吾久慣諸經猶覺
帶羶腥晉代風流王右軍蘭亭脩禊客成群不知來到蓮華頂汲水
磨煙寫甚文太白堂側有右軍墨池看看天去不降魔我不降魔更有何僧說
丈泥封入洞泥封洞外恐魔多頂有智者降魔塔相傳塔下有洞昔者逐魔入洞以泥封之南天
咫尺近仙居台頂仙昇井未枯當日丹成誰度得葛玄多半亦凡夫

頂有葛玄丹井又二律云不投華頂上經臺眼向台山絕處開臺有上清眞
沆瀣經爲下界點塵埃人間俗吏爭先到天上神仙劫後來但秉如
椽題額去不知臺卒倩誰培三台使者拜經僧華頂門前預早迎相
值可知緣自夙初登不怕路猶生上來獨竚蒼穹逼東去遙瞻黑水
明明日生朝今日到決非塵世是蓬瀛

廿六日早起又二絕云一萬八千丈上來竟拋南岳換天台生朝滿
引屠蘇酒聽罷群仙奏樂回山到天台高又高到巔未可說雲霄遊
人慣作騰空夢一步雲霄萬里遙開門見大霧漫山凝於草木如雪
眩人心目僧供早飯設麒麟羅漢二菜皆台山所產詩云曉來出看
霧漫漫瑤草琪花現一般豈是瀛洲浮海外寧非閬苑闢雲端氷壺
體徹何愁暗雪嶺人來詎畏寒多謝主僧留介壽麒麟羅漢兩充盤
稍霽南下至分路牌西行過方廣寺至曇花亭觀石橋之勝瀑布二
道一從亭左前來一從亭左後來會於亭前右出石橋復作瀑布而
下主僧德脩他出其徒自鎧留過午詩云亭登曇花石跨溪藍橋景



象俗稱稀瀑來兩道交成一檻闢嵩頭俯看低但在山中誇勝得若
云天上出奇非生朝行脚經過偶未筭霄宮洞府躋進退格俗呼石橋爲藍橋
名雖著而卸堅似小故云遂行過萬松萬年二嶺至萬年寺宿晤主
僧慧海并都監學愚知客體堅法印詩云志閱僧無盡天台山志僧無盡所著
遊錄寺萬年生朝痴自壽老足健能前帝座辭來迴禪閑闊去玄聊
爲世出客不作地行仙又贈慧海詩云曇猷故祖當年闢慧海新師
此日傳曆已踰千應及萬學能成佛不須仙跨瓢道士皈依至飛劍
神通阻塞還一竹天台山出產體方用久亦兼圓時余贈予方竹杖

廿七日出萬年寺過大小羅漢二嶺及鐵船湖小寒風關又下金地
嶺至國清寺僧與培指引謁寒山拾得二像遂行入天台縣寄與培
詩云一片西來雪白雲風流寒拾昔同群尋渠賴汝殷勤指一瓣心
香一路薰縣內訪齊次風名南及袁百仙百仙以讀史備忘一書相
贈兼訪張孟謫不值夜宿次風家贈詩云山訪天台人次風人山雨
懸古稀翁能教老眼青無比倍覺生朝興不窮年少馬班雄騰寄封

遺衡霍峻麗同明朝飛返家鄉去誇向皃曹醉百通贈百仙詩云遊人桐栢宮中宿遇一仙為袁百仙不授昇空飛去衔却貽讀史備忘編千秋紀載嚴垂要諸道歸藏妙守玄異日天台如再至相期還在赤城邊

廿八日早次風贈老人詩云寒冬幽巷自清清忽聽枝頭求友聲門入錦函云客至萯飛玉管信陽生喬松體格高逾直仙隺丰標老更輕識面便應頻下拜久推經袖是康成又云子平志趣子長才到處山川面目開彩筆舊曾揺五岳金聲今始擲三台忘年顧我留詩卷竟日論文付酒杯覺鑠深看仙骨好且期浮海問蓬萊其尊人省齋兄周南弟圖南世南俱出見訖遂辭別東還經松門嶺大雷溪斤竹嶺廿里岡至乂路宿詩云遽别天台去東行似憶家山岡踰廿里夜站歇三乂辛苦輿臺病崎嶇嶺路邀回頭華頂失踯躅重咨嗟憶天台詩云萬嶺千山來眼底一郎一坙去胸中家鄉四望歸何處歸向青天一道空



廿九日由乂路至寧海縣午飯訪方正學先生祠守祠者鍵門他去不得入拈詩云子曰三仁盡得中比干諫死必從容當年十族何妨語死後公心不怨恫晩渡湖口抵江瑶宿詩云台路出江瑶歸程又一宵地名因物著土產惜民勞味動遊仙憶時湏上已饒西施舌遜美休擬到車螯<sup></sup>進退格　又途中口占云天與冬光半月晴南谿七十勝遊成歸來萬八峯頭客連路人看注眼睛八重山上一廻翔騎隺逍遥入帝鄉空裡間吟青裡醉低看日月逐人忙又一律云未湏老去便安間逐阮尋劉不悼寒西往東來周似轂晝行夜息續如環山川是藥誰貽禹天地爲爐一返丹從此桃源隨處有休言九轉且千還進退格

三十日自江瑶至方門過午晩抵奉化縣大橋路上懷雪竇詩云名山懷乳竇高亦出層雲異物青檽子眞人白水君舊遊曾未遇今去好誰群彷彿天台道往來只自云因買舟即行詩云出乘船去返乘船離却船時走上天可笑褰間凡俗子盡於地下祝長年不愁霜雪不愁風一笠飄然倚半空沿路兒童兼婦女笑他笠落禿頭翁寒天無酒亦醺醺日飯胡麻不用葷更有一方長醉飽蓮華頂上吸飛雲長嘯虛空好稱懷萬山脚下一齊埋看他埋在黄埃裡猶各爭奇競景佳舟行三十餘里阻風詩云歸程家在邇忽起石尤風上帝心如阻遊人興未窮夢環台嶺上身泊奉川中合向何方老無從問始終

十二月初一日早溯風出坊橋上北渡壩繞鄞西門而歸申牌至家親串兒孫欲補祝老人作死後狀示之拈兩絶云溯風一日始成歸合計茲遊似打圍打獲不知何鳥獸一囬獸脫鳥遥飛親串兒孫補拜生登堂賚汝一思成狀如死後呼皐復生死人觀孰肯平

天台歌

天台山未是仙地下皃一廻旋廻旋廻旋何景象猶是地上爲人間儒耶釋耶道耶爭逐到誰能脫離三教而入高高寘寘之青天青天高高寘寘忽化而爲有使人逐儒逐釋逐道而成顛天台山未是仙

沃洲歌

沃洲山古稱勝今日仙莫來認來認來認不是仙一箇頑翁姓鄭而名性右軍不到太白無興劉晨阮肇但知採藥向桃源不知天台山壯一帶仙源之流水盡遶沃洲無留賸凡僧俗道安得搜蒐朶蓮華風自定沃洲山今古勝

憶台遊

半月天台不久留神仙未必我優游遊歸若有堪留處水白山青但沃洲

更難忘處燕窠尖聳入雲霄似火炎我夢新昌南道上伸將隻手欲拈拈

八重曾有逐重人誰識台山面目眞幸我茲遊超絶頂一回攝盡八重神

未入桃源上赤城台西巖尚有寒明問余何日尋遊再[illegible]自成

〔清〕許登逢撰

# 青笠山房詩鈔五卷文鈔六卷

清乾隆十三年綠玉軒刻本

# 青芝山房詩文鈔

綠玉軒藏板

序

青芝山房者聽葊許君讀書處也詩文若干卷君所自著吳七雲傅閬林兩太史所評定而君子若孫鈔刻於山房遂以名集也君子孫貧而嗜學以詩文贄余門因乞為序并填卷首名諱且出吳太史所為傳曰成於邑志修竣之後惜未及載請於序中見生平梗概藉以傳



為予曰藉傳之說屬諛然魏琳子固云序以道其所由作而賛歎之以傳其人也苟不致其生平則其性情行誼不著而序為夸浮矣於是受而卒讀凡其應教代言之作敷腴而有則典核而有章鋪揚德伐巨麗舂容至於言情寓志惜別懷人吁嗟轗軻之篇或淋漓盡態或激昂多姿極愷惻之思窮哀樂之變靡

不入人意中出人意表而語言筆墨之外別有雍和藹摯之氣知君之性情深矣按傳君為進士梅麓先生仲子幼從宦德水聞曹先生以詩文與德大夫士相磨礪君親承其閒日以有得蓋即善詩文矣弱冠游庠食餼旋遭父喪哀毀幾殉母方孺人慰勉以讀書稽古明道行志竟先人之蘊君泣受命益肆力於



學研極性命淹貫經史尤酷嗜左氏司馬氏歐陽氏之文一一成誦在口討論詩歌上自黃初下逮元明不極其源不止蓋是時學已宏而養已裕矣於以發之制藝見賞於督學首其曹者十三試又以唐詩時代論子真隱處詩見賞於吉水李公取冠十四府諸生至刊其制藝論若詩彙徵錄群雅集中為大江南

北諸名士所傳誦矣君擅書法規矩於鍾王褚歐變化於蘇米趙董而自抒機軸家居旅次隨在求書者踵至無貴賤以得為幸乃其誼益高名益大而其遇益窮僅以次貢禮部追銓訓江陰近七十老辭不任矣當君年甫四十時相國李文定公假歸廬墓合肥之宜園有白燕來巢以君年家子招賦詩作園記甚



推重欲援之京君以母老辭逾數年母乃歿夫推援人所甚願京師非為遠道君寧拂貴人之意懼違老親之養固純然孝子也自其里居忠信篤敬訓俗型家謹事伯兄推腴讓美知交宗戚待以衣食醫藥喪葬婚嫁者歲數十人及以事上京師既而之豫省之江西交游卿大夫課授子弟一以至性相對古道相

成嚴取與絶千請而接其光範咸欽其素心夫泉在山而流或濁之木受風而枝或靡之君之出處一致困抑不移洵賢人君子風也所謂性之所至行亦至爲行之所至文亦至焉固宜有是之雍和藹摯者也嗟乎君文行如是令其擬巍科奉大對當必有度越之抗揚建立竟先人之蘊以慰其孝思顧同時角名



埸相傳誦者多爲侍從貴臣即北面稱弟子者亦翔步青雲而君老明經自茗也就令之官苜蓿闌干何如花磚紅藥哉雖肰三十乘蟠胸五千言立就數十年寰海聲名誦其詩讀其文將百世後猶想見其生平君亦足不朽矣傳先生評其詩云體製嚴而幅尺宏音節諧而理趣遠温潤雅馴有道之言吴先生謂

文從廬陵入非從廬陵出有益倫理不與物則類其爲人斯語傳矣予何加爲特憐其子孫之志且樂見著作之林舒固大有人在爰不辭而爲之序

乾隆戊辰歲孟夏上浣之吉知舒城縣事閩中黃瑞鰲撰



眷姪任立言謹書

青笠山房詩鈔目錄

卷之一

古體

寄何半舫
寄懷彭人傑并以爲壽
寄答江磊齋年伯 有序
遇友人於秦淮寓舍述事寫懷三十二韻
題蓼畦像
子貞隱處



飲龔藹亭齋感事抒懷并爲其客秋四十
潘正則爲予畫馬題其上
寄懷葉佑宗先生
展閱友人所藏禽鳥冊子漫題其上兼懷金省
兩世好
題山水冊子
胡蒼石招同濟蒼式蒼衣聞三任子暨程子隆
輔令姪嗣左書百小飲鏡齋因縱覽灺亭之
美賦此贈之
仲秋望日任蘭皋丈人五十舉觴予適有金陵
之行預賦長歌奉祝
賦得流水引長吟
長干塔燈
胡書百寄晞新作賦此爲謝
望黃將軍墓道歌
上劉太中丞詩 有序
孤山夜月歌
贈高峯覺紹禪師



孔可三生日詩
壽族兄西長
周北岡明府營書舍成索賦
題畫
憶龍門舊游寄任持僧
奉老母登北樓有感
贈友

卷之二

古體

同集刺梅園古松下送友人南還
題羅迎五畫
讀寶劍悲有作
感事述懷寄荅同學諸子四首之二
看月
九日登高
送劉夏金之任泌陽
書某尉治圃詩後
送劉竹邨之袁浦



壽傅伯均
送友人還西安
除夕
送宋介三還天都
芍藥
鴛鴦爲友人賦
歲暮書懷幷眎劉薦馨
同任柏堂涿州道上望西山作
望岱嶽

燕邸喜聞邑中近政寄蔣明府
寄祝倪研園外舅
泌令劉子又臺以才能被憲檄委運軍儲西至
察漠搜爾出塞幾四千里歸過京師爲予縷
述所歷洵足廣異聞也因彙次其語爲詩十
篇猶多漏畧聊備遺忘且以著又臺經年鞅
掌之概云
雪夜與任柏堂劉碧山又臺薦馨小飲還讀齋
分賦



薦馨以凍韲侑酒謾作小詩請同人繼和
即目
劉竹邨以河防報最膺薦入都值太夫人五秩
届期　廷對後趨赴袁江獻壽旋奉版輿就
養於大梁司馬官舍予聞而羡之賦詩爲賀
凡百九十餘言母儀先澤畧見篇中第其言
謭陋知君家兄弟爲一軒渠也
題松鶴圖
酬唐太史見贈元韻

寄祝任孺人
客靜海賦贈卞先輩
送任柏堂赴四川學使者幕
贈別閆臥蘭
甲辰三月別薦馨南歸賦此留贈老至意哀一
唱渭城便有無數悲歡畢來胷次不覺其言
之長也
與振文別於鄭州以詩追意兼寄其兄薦馨
壽節母蕭孺人
過胡甥咸一草堂寫懷一篇并以為壽
壽觀察可亭劉公 時兼権潯關
夏夜同荻洲照邨諸子登江州庾樓眺覽甚適
賦詩紀之并屬繼作
潯江大風作
節母張孺人六十 宗人用方母
楊明府青谷招集烟水亭看月賦詩分韻得雲
字
琵琶亭頹廢踰百年矣 觀察劉公按舊址復



新之眺覽之餘嵐色江光若開生面非獨為
白傅存遺蹟也述之以詩用紀勝事并屬同
遊諸子繼聲各言其情不復計五七言古近
體也
題羅太令探梅小像
壽劉照邨
贈方蕤園
次觀察劉公見贈元韻
劉子薦馨於吳橋丞署搆屋數楹讀書其中名
曰鷦巢取逍遙篇語以自況也述事寫懷賦
寄十六韻
題劉明之泛舟小照 代
烟水亭作
余忠宣公墓下作
又 代
卷之三
今體
贈友

盧江李節孝詩
巢湖阻風
冬日同王蹟莽過彭人傑山居
喜友人見過
過高峯禪室
高峯夜雨
野處
雨
送王約莽廣文旋里
野望
李容齋年伯枉詩見贈雪後趨謁次韻奉答
疊前韻贈田梅嶼
白燕詩 爲容齋年伯賦
代王約莽留別同官
游龍門寺
三過西暎贈齊肇弁
題肇奕園圖之四
中田草堂　皐池

淥香亭　氷壺
豐嶺道中
石門山水幽絶予過而愛之爲解鞍淡坐口占二詩
奉送合肥李年伯還朝
喜晴
寄祝六安州守王公代
飛霞亭
桐城方孺人七十詩
冬日過訪吳丹來學博尊酒論文不覺日暮志之以詩
任衣聞生日詩
北郎
棲鴉
道中口號
旅中元夕
阻雨
寄壽王纘文學博

河干送友人歸里
贈周邑侯書室落成 代
和邑侯新齋卽事原韻
齊紹中生日詩
贈卞孺蔚廣文
代人壽其內兄
桐城旅次
過訪池上翁長干寓舍因留小飲賦此贈之
代題金陵任氏園亭



秋日病中喜聞年伯金公來游敝邑伏枕言懷
輒成二律奉投
題畫冊
題羣雞花鳥圖
濟蒼見投畫馬題句次韻答之
送人作令
送程孔佩往省其兄於城固兼寄任東臣
內弟任式蒼 四十
重九前一日偶書客況酬友人來韻

題鳳翥晴巒圖壽沈邑侯
題畫
過金山
君山寫望
泊舟書感
黃敬廬挽詞 有引
過某丈山居奉贈
元夕雨中偶成
前題次任濟蒼韻



與董敬齋別四五年矣丙戌冬日獲晤於任衣
聞齋中述事寫懷輒成四韻并屬諸任子繼
聾馬
夜集胡白石東邨草堂
附東邨遺藁 有跋
卷之四
今體
寄友
滁州

臨淮縣
季冬六日至彭城狂飈震野堅氷四合已不作
渡河想矣停午氷忽自解風亦暫息雙槳横
流頃刻而渡口占四句用誌神休并簡同舟
二君和之
德州
宵柝
除夕
曾一船唐赤子晚過寓齋

重五書懷
夏日齋居雜感
雨
寄題秋林晚霽圖小像
送胡書百省親南歸
次韻酬任柏堂
坐友人寓齋讀辟間倡和詩友朋文字良可樂
也口占一律贈之
宋寞
次友人韻
變態
寫家書訖偶成四十字示兒輩 用柏堂韻
送人南歸
春日郎事
旅中對月偶誦柏堂高峯感舊見懷長句悽然
有作
初夏偶成
遣懷二絶句

四月初一日雪四首存二
送曾燮九歸桐山
别友
雨夜
吾廬前臨大陂陂之外溝塍環亘一徑屈曲田
間爲畧彴者三以達山麓予家居無事每獨
步其間於晴初春煖往還尤數十月初五日
夜夢往游如昝時而夕陽在山紅紫萬狀豈
夢所習見耶抑予之景迫崦嵫而魂鬼將游

於此也撫枕歎息記之以詩
玉河橋獨眺
傅伯均於所居東偏治一室爲游息之地紙閣
筠簾蕭然塵外予過而樂之因流連信宿賦
贈一篇
和唐太史菊花原韻
酬劉述圃次原韻
贈友
元夕

首春書即目
寄答怡柯老姪原韻
登涿州浮圖
通會樓晚眺
齋居次友人韻
疊前一首韻送友人以乃弟事再游雲中
壽醫士羅翁
鷺鷥
紅葉


題木蘭圖
畫竹
友人移寓
某公小照
又代
盆梅
又二絶
題捩梅小照
看芍藥

餅中芍藥次韵
盆蓮新葉
題畫賀友人新婚
海棠雙禽
畫荷花
畫山水
美人圖二首應索
美人把卷圖
觀友人作畫即題其上

題繡魚書帙
日長如小年
蠅
客强余賦豆腐走筆應之
友人小像
寄壽徐燕江母孺人六十
送友人歸臨安
秋日憶故山作
秋雪和韻



寄懷陳用汝升以爲壽
贈別劉逑圃
送友人歸里
夜雪
己亥元日
辤亭夜作
水仙
有索和綠牡丹詩者漫應之
郊外歸途口號
將歸有作
靜海旅中即事
過德州
傾蓋亭
程孔佩生日詩
發夾馬營渡河將訪故人於袁浦途次口占
題友人小照
花豫樓晚眺
元日



卷之五

今體


重過鏡齋留贈
題湯純公所藏画菊
過訪張丹圃城居
贈用勉徐學博
春日過白水禪林作禮大士像前回憶昔游約
畧將三十載距先文林造像時甲子一周矣
溪山似舊人事推遷不勝波斯匿王之感口

某友雙壽
送左洛三昆季捷後南歸爲母夫人稱壽代
送李友令合肥
贈趙開雍明府
祝周太夫人七十代
某翰院太夫人壽詩
喜友人至自蜀中
悼王烈姬代
甲辰元日



贈別友人
別劉薦馨於涿州
行白溝河上風物蒼涼念薦馨病不知已漸愈
否怊悵久之口占二十八字
趙北口書即目
濟寧懷柏堂客蜀中
倚齋爲友人賦
過訪劉司馬竹邨
廣武道中

占二詩請某和尚喝政
小詩六韻爲某移居賦
贈清泉碧和尚
代祝鄭樸存百歲翁
以近作眎家仁長口占代簡
夜泛
題友人池亭
祝羅迎五
送李明府之任吾邑



送吾邑嚴尉
祝某公五十
贈某侍御
寄祝曲靖太守代
酬某翰撰次原韻
祝劉母李太恭人
述事寫懷祝吳黍戎代
七夕簡任柏堂
寄懷方貢玉并以爲壽

官柳
與又臺振文同過竹邨河干行署
壽南陽鎮臺
答吳近斯來韻
贈別閆臥蘭歸秦中感事抒懷兼答來美
題學稼圖
冬日書懷
歸自京師再過泌陽又臺劉令留榻西齋三閱
月雨窓無事記之以詩征息初平鳴無足錄

時雍正甲辰立秋前三日
留別又臺
贈別李蘗亭叅酬來美
初冬過白水禪林口占四十字
見有作四望亭詩者予亦戲成一首
與照邨劉君別幾何年矣丁未夏初　尊寃副
招余於潯江榷署念君尚在數百里外莫由
一晤而君忽以寧親來自饒州相見而喜口
占爲贈情見乎詞

苦雨次照邨韻
仲春六日爲用方宗人揆辰賦贈二律
夏日雨晴潦水彌望與諸友泛舟江上越小壩
溯甘棠以歸即事口占
雨後游琵琶亭次韻
游烟水亭次韻
節壽詩爲宗人用方母作
次友人烟水亭讌集元韻
秋館雜言

雪中作
贈承天老僧用除夕原韵
皖邸即事
雨歎
辭免江陰學博喜而成詩寄諸同志
柬于喬七十
送友人偕游泌水代
報恩寺塔
汪煃文歸窆南徐奉輓一律

張母劉太夫人壽醼詩有序

寄懷劉薦馨弁題其鵲巢書屋

疊薦馨原韻

冬日喜晤友人賦詩奉贈弁送其游南昌

照邨夜至潯署次立春元韻志喜

湖上書即目

春日即事次立春元韻

憶故園

予兩至潯陽皆與荻洲同客官齋多暇送抱興



懷朝昏無間致足樂也二月六日爲君縣弧辰漫成長句放歌引滿用致南山之祝其詞質而不文亦家人之誼然耳

青谷楊明府招集烟水亭歡飲竟日賦謝

庚戌夏照邨自鄱陽移家江州爲欲便省覲也漫成長句奉贈

前題代

贈友人

琵琶亭代

贈劉照村弁壽

送人歸樅陽

漫興

賦答西林僧知旨次元韻

答某廣文元韻

庚戌秋日有皖江之行留別用方

別劉照村

次某使君來韻

秋日過訪又臺憲副於皖江臬署賦贈一律



祝友人六十

祝某邑侯代

九日登大觀亭代

青笠詩鈔目錄卷終

# 青笠山房文鈔目錄

序
卷之一
曲靖府志序
尹氏譜序
王氏譜序
潘蓤吳氏完節序
陟屺圖序
泛舟圖序

贈言序
劉伴石詩鈔序
李階平詩序
浮香閣遊艸序
曾一船文集序
汪觀齋近藝序
左玉振詩序
竹香園集序
劉照邨詩集序
贈李琳熙序
西林寺僧語錄序
卷之二
壽序
老母七十壽序
長姊胡孺人六十壽序
王克超姊夫暨仲姊孺人壽序
胡白石三十初度序
褚依安先生七十壽序代

某太守六十壽序代
章來有先生八十序代
張日宣七十序代
劉翁七十序代
馮子空五十序
觀察劉公壽序
劉母李太宜人壽序代
倪[illegible]雙壽序代
孔母羅孺人七十序

許母張孺人六十序代
張孺人九十序代
孔節婦王孺人六十序
卷之三
祭文
祭張封翁代
祭張僉事代
祭管青村代
祭卞太親翁代



祭范司馬代
祭石制府代
祭安東張令君代
祭年伯觀察胡公
祭胡白石
祭任澥蒼
哭任嗀齋
長媳任氏祖奠文
代兄奠子文


告先墓文
卷之四
傳
宣平令張君傳代
吴謙侯先生小傳
劉觀察在園公家傳代
任節母家傳
王烈姬傳
先大人傳略



書簡
致金寅伯
又
與友
致問珩任丈
答胡琴夫
致吴謙侯
與宋介三
與劉薦馨

與汪觀齋
寄蔦馨
答劉又臺
又
示代兒
又
卷之五
記
遊空園記


柏堂記
游大蜀山記
式似軒記
羅翁畫像記
羅孺人畫像記
三石橋記代
修希賢書院記代
扶風書院碑記代
重建琵琶亭記代
白鹿書院修造記代
重修九江府儒學記代
改建文昌閣記代
新建白龍神廟記代
重建清風閣記代
御書舊德詒謀匾記代
九江關題名碑記代
九江關建設倉儲碑記代
大孤塘濬渠築館并葺山亭碑記代


修余忠宣公祠亭記代
重修延福寺記
重建報功祠碑記
卷之六
題辭
具茨山房書目題辭
阜邨圖像題辭
坦道人小像題辭
題畫松

題墨竹
題梧巢圖像卷
題木蘭圖
題畫西廂冊頁
題陳香泉摹禊帖
題集唐詩

跋

跋還讀齋圖
張宣平詩跋



書後

書畫冊後
書翦字蘭亭帖後
書春暉堂贈言後
書義俠傳記後
書倡和詩後
書節壽匾後
書自艸蘸文後
胡心禹囑錄代艸琵琶亭記書後

贊

張易菴先生像贊代
某翁像贊
吉慶圖贊
乘風破浪圖像贊
快活仙圖像贊
照邨像贊
薦馨小照
又臺圖像贊



荻洲像贊

銘

竹邨硯屏銘
筆閣銘
薦馨端溪下嵒硯銘

舒城許登逢聽彝著

## 古體

### 寄何半舫

別君嚴雪空山積思君老樹春風碧碧陰高下小窗橫雙飛好鳥鳴嚶嚶而我與君一相越搔首徒瞻各天月月影頻經缺復圓征鴻來往思悠然思君豈獨詩篇好肝膽向人還皓皓吁嗟交態日紛紜鬼蜮蟲沙不可羣一樣芳醪雙不借山南何日更從君



### 寄懷彭人傑并以爲壽

我友昝言別歲晏天雨霜荏苒倏經年積雪明高岡義和無停轡感喟結中腸旋思十四年文翰日相羊惟子實我知奈何天一方予亦壟戶伏戲戲靡悅康豈不畏宗寡恥踐膠擾場吾亦物外標于思身昂藏敦行式古昝澆俗嗤譸張傲席自凝塵湖火鏞朱黃硯田聊資生意適神彌王況復家勝地水潛山容蒼朝霏與夕靄噓吸皆清光期子息游躅頤性山之陽入林仍把辭清吟佐行觴茲願詎易酬欲往川無梁翹首天東南瑤鶴方高翔因風寄男聲爲賦岡陵章

### 寄江磊齋年伯有序

年伯桐山江公與先君子同舉於鄉清標碩望某久所服膺年來張丈秩生授徒吾里公之硯席交也爲道近履甚悉且曰公之詢吾子者數矣某期今春過桐山奉謁會多事未果行而張丈昨示以公所贈詩其末頗有見懷之語周環諷誦感慨係之呴濡相存盛衰無間於公見古人之誼焉匪直比於經品題蒙顧盼而已聞公近



嗜浮屠法游止多在清泉清泉爲某舊游長老靈公亦嘗禮足者蓮社高風念之神往輒成一詩紀事仍倩張丈轉呈於公持布鼓過雷門公亦恕其狂愚而幸教之否耶

先友盛名賢維公抱奇峻節壯歷南疆所至解迎刃勇退返初服詩酒恣清嬉高義動鄉邦祝頌聲相隨滔滔東注波息息西逝晷達者感其機忽悟真空理精心開慧照澹志遺浮華誓謝區中緣樣彼覺岸槎小子屬通門支風久藏臆每與張子談恨不望顏色

何來瓊樹枝飄然隋山邨三復扇頭句奉甚勞相存
眼中幾碩果足下兩芒蹻行無百里程豈復能中却
嵯峨魯子山上有白毫光五季曾一過谿路尚未忘
閒雲散輕綃長松振靈籟曾從支許儔冥討出塵𡏖

遇友人於秦淮寓舍述事寫懷三十二韻

不作泛泛交泛交靡所資不作陳陳語陳語多支離
桐山閟靈秀鍾此璠璵姿弱齡負奇氣多否少所宜
解經每奪席角藝無停思皎如氷雪映爛若雲錦披
宗伯韓先生經義世所師爲作行卷序推君冠於時



奈何試舉場亦復屢見遺君名既籍甚抱璞寧勿悲
所欽千仞胄猋行終不疑不有固窮節詎別凌雲枝
茲行弁南宮遇合猶非遲緊予少季日及爾相追隨
奮欲恣騰驤不審駑蹇疲俯仰二十霜坎壈誰相知
傲骨未能除世路何其危先人有敝廬卷冉高拄頤
佃漁送朝夕亦足飽我飢得之曰不得定命惟所司
舉以質故人君當不我嗤憶昔別長干五兩秋風吹
今來又暮秋執手清江湄匪徒接言笑抑以陳衷私
文苑屬迷陽韓歐逝莫追局促步邯鄲傫然無一奇
脫略信所如或恐偭前規擬議神變化取精落其皮
立言媲功德不朽良在斯吾力媿弗勝勝之非君誰
勉旃繼大業庶以慰心期會合那可常睠睠申此詞

題蓼畦像

盤陀足偃仰其下流潺湲尋詩坐終日了無車馬喧
瑣細石上花碧紫開已繁亦有千尺松磊砢蟠深根
雲烟自滉瀁巇嶮相籬藩我披蓼畦像嗒焉清心魂

子眞隱處

長松百尺豎天風荒山突兀廻溪中子眞往矣嗟不



應危橋古洞烟濛濛緬昔強臣同養虎先生一疏憑
搘拄遺編縱橫數千言浩氣於今猶可覩人間機穽
苦相攖石髓青精足養生逍遙自是逃名者骯髒都
忘入世情鸞鶴高騫隨所至舒山吳市皆堪寄我來
三歎撫遺蹤清風遼邈誰其嗣

飲龔藹亭齋中感事抒懷并爲其客秋四十

三季不踏肥津路肥上交游已非故懷君一再登君
堂堂閒風細醇醪香況復師中欣共集任子濟蒼入手深
栝宵舜吸君家兄弟才竝奇四郎博雅工稱詩難兄秋巖

憶昔危樓面花圃縹緗坐對持談麈春風滿眼鵁聲
哀鎖下葳蕤滿綠苔歎息清娛難再續得君如寶豐
年王君今纔是四旬初俛仰優游百自如優游屈指
如君少何必神仙凌縹緲鄰前文筆似朝荷雕繪紛
紛未足多繼起中興有如此那得驅愁入君耳好釀
浮槎玉乳泉花間歲歲同流連

潘正則爲予畫馬題其上

畫鳥鳥欲飛畫花花欲笑比來又復貌驊騮安仁下
筆稱工妙贈我此匹氣更高千金論直眞鴻毛身散



輕雲汗成血回頭似欲呼其曹平野茫茫沙草碧飲
齕悠然聊自適孫陽逝矣不可追渥洼千里曾誰惜
駑蹇爭馳過眼多堂堂歲月易蹉跎閒披圖畫再三
歎鳳臆麟鬐奈爾何

寄懷葉佑宗先生

設羅門巷新霜過牛衣閒日差空卧詩云獨寐有寤
言天末懷人亦功課忽憶龍眠望穎翁此時初返白
門轂孺人稚子相勞苦晴日深窗倡和工溪山相望
難相逐擬託征鴻裁尺牘門前剝啄忽聞聲琅玕貽

我來空谷因憶秦淮八月天水亭尊酒共流連酒闌
分手拳拳意期我驤騰萬馬前可憐一出仍顚蹶捫
舌雖存氣銷歇惟有平生知己心上指青霄下立渤
翁也書今著等身勝閒文度入嵴尚尚書文藻推鄉
國忻甚箕裘尚有人

展閱友人所藏花鳥冊子漫題其上兼懷金居
兩世好

偶然郭外淹雙屨老屋蕭蕭閱朝暮誰傳畫卷自官
齋開椷使我饒佳趣春花娟好夏敷腴畫到秋花韻



更孤蜂蝶翩飛幽鳥下耳畔往往疑喧呼吳興公子
推風雅書讀等身才倚馬却珍此畫比連城閒將塗
鴉供同聲我昔看花意頗適嬾性偏無種花癖每笑
看花必種花紛紛未免爲花役何如妙筆寫花眞袖
手看花嬾亦頻況復新詩似摩詰一篇尤足傳其神
幾日山城天冪冪雪壓茅檐風撼壁我愁賴此爲破
除但恨伊人不相覿長吟聊用寄吾思湖海他年好
相覓

題山水冊子

蒼蒼黛色起漾漾鞾紋回山水態非一一一遠塵埃
此中耳目清空與杖屨來阻脩悵任路展卷爲徘徊

胡蒼石招同濟蒼式著衣聞三任子暨程子隆輔令姪嗣左書百小飲鏡齋回縱覽池亭之美賦此贈之

花嶼何陰森池水自清泚入門耳目換脩然絶塵市畧仍繡苔紋數折穿芳芷洞穴窈以深其上石齒齒虛閣與危亭隔岸鬬妍美倒影入平池鏡淨無纖滓登頓寓奇迹構設皆立理盈盈咫尺間遠勢論萬里



主人吾石交習異繁華子素卷日披吟雅琴夕燕止往還稀雜賓文讌遲幽士我來跡雨後涼風灑窗紙勝侶本忘形蟠罍況不恥蒼莛坐相對清興那能已飲罷夜向闌露下溼階戺

仲秋望日任蘭皋丈五十舉觴余適有金陵之行預賦長歌奉祝

蘭皋先生今五十曾向梅山探秘笈曾讀書梅山伏虎寺袖拂蒼烟嗢子眞獨恨生年不相及七月涼生露氣清天晴漲退芙蕖明逢余擧棹金陵去尊酒臨風發曼聲先生姓字在人口蚤年爭羨凌雲手一門王謝盛琳瑯才名第五爲稱首我昔舫園過竹篠辟閒初讀瓊瑤篇高士何必見顏色量冰斛雪看瑩然相望溪山纔尺咫過從不辭頻入市大鵬希有賦相逢青蓮此意良非侈舒之作者嘯嵒長淀柳同時相頡頏追隨小友青藍在故讓先生居勝場大業千秋存簡牘高飛黃鵠鶱雞鶩長吟斫地叙光寒白眼看人皆碌碌何爲獨好一狂生不啻屣倒而筐傾愍余句拙蠅鳴竅剡畫時頻爲點睛芒鞋竹杖從鄰叟起舞當前陳



大斗平居莫湧歎長閒富貴吾儕所自有紫氣蔥蔥入望浮極星遙夜炯簷頭歸舟好載長干酒來過元龍百尺樓

賦得流水引長吟

一水雲根出層波展蔚藍芷香風外度魚影鏡中涵坐石延孤賞乘流恣遠探酒栝傾更酌詩思苦仍甘滌硯臨寒渚披襟對夕嵐溶溶沙上月歸晚興猶酣

長干塔燈

月挂林端靜烟横郭外濃俄看然佛火正及響僧鐘

歷歷繁星聚霏霏異彩重排雲琪作樹吐燄燭名龍迴向周千佛莊嚴冠八封光元分內府供亦許邨農遠梵清塵慮澂吟紀客蹤普光明殿裏彷彿現金容

胡書百寄示新作賦此爲謝

行天赤日驕如灼㬈月山邨空雨脚消暑奇方學杜門愁來永晝渾難却寤寐幽人水一方欲往從之道阻長忽瀉瓊瑤寄空谷開緘使我神飛揚宏詞妙筆誰堪伍怪怪奇奇供掇取何當倩爾墨池龍倒卷江流灑禾黍



望黃將軍墓道歌

布颿曉挂金陵路江岍參差鬱烱樹宋寘荒山土一抔舟人遙指將軍墓將軍束髮便從戎奮袂橫行賊壘中袴褶風生銀鎧白髑髏血濺寶刀紅虎頭燕頷人爭識叱咤千人皆辟易金僕姑飛柳葉穿鐵連錢驟桃花逕海內當時盛甲兵安危倚賴作長城旌旂日耀元戎府組練雲屯猛士營一自燕臺暗烽火翠華迎立依江左宮中天子駕鲜車湖上平章乘鳳舸歌舞繁華春復秋俄聞砥柱折楊州妄思橫鐵能沉艦豈謂投鞭已斷流石頭嵯峨城不守羽林鳥散鑾輿走千門鎖閉委荒榛獨騎逡巡趨細柳廈壞難將一木支大星午夜落江湄螭文金印猶縣肘馬革沙場竟裹屍芳烈至今傳竹史將軍不愧奇男子倒戈解甲總如雲誰免黃泉辱螻蟻墓前江水恨潺湲戰血千年化碧殷白鶴雙巢華表柱哀鳴日夕對鍾山

上劉大中丞詩有序

大中丞劉公之撫我江上也威惠兩崇文武竝飭吏修其職民遂其生善良作氣祲災潛弭太和



之象旁魄四境而尤篤於愛士所部郡邑諸生俱得以制義詩歌奏公公反復校閱拔其菁英分俸於囊以資膏火其循循化導非吾舒一隅所得私也而某獨致頌於公者何也蓋舒之爲邑封域固儉然稽之往古其人材不後於他邑而近乃陵夸也每三歲比士舒之士闒焉弗預登選之數至閱十餘歲而不得一焉舒固自以爲耻上之人亦遂以彈丸忽之而公加意振興不我鄙棄鄒莒曹滕齒於魯衛江蘺杜若獲附

蘭紉是豈舒之所敢希冀哉今夫匠石之操斧斤以入山林也取其大者爲梁欐而其小者爲楹爲桷爲狙猴之杙凡天地之所生嶓崟之所植有其用之無棄材馬公之教育人材亦若是則已矣歲丙戌公奉 簡書有河上之役道出於舒某迎謁車下瞻公之度顒顒然也其神湛湛然也徐聆其語雝雝然也夜宿於郭南惟飲鵲渚一杯水中天月皎車馬無聲若不知公之寓於斯也某退而私念高山大澤神靈和氣降



誕偉人固天所以錫我 國家而爲鹽梅礪楫者行見安攘之用鉅鼎鉉之功成四履之內咸在大造中豐碑巨版紀績策勳區區一隅之頌聲亦何足爲我公重顧舒邑沐膏澤者旣深賴振興者彌切雨露密而桃李繁庶幾爭自淬厲期踵武曩時之盛而某窮巷小生猥以其尺寸之技首辱大賢之知顧而藉蔭於無窮爲有滋幸焉昔衛之風三歌綠竹鄭之風三歌緇衣彼非欲以是悅於上也流連愛慕溢爲謳吟良有不能自已者耳謹再拜稽首撰成俚言五篇備

輶軒之采且以獻之於公求訓正云

大江流湯湯繞郭勢迴複龍峯高矗雲雄冠東南服
猗歟大中丞於此秉鈞軸威嚴控豪右字卹逮樵牧
三載治功成洵哉儒効速

厥歲維閼茂淮泗波溶溶駕言赴 王命荒度資羣
庸材官負旌節車騎紛相從清標映桃溪紫氣縈梅
峯愚生信多幸乃覿大賢蹤

傷車一再拜疇昔願有述江上萬青衿公自標甲乙



八氏溯源流三唐奉科律嗤姸並奇中神明朗無匹
樺燭照丹黃戟門宵瑟瑟

辟芷一小草翠葉交參差汀洲阻且深衆艸翳其姿
春風拂微香亦復聞中逵某也下邑士采掇寧異茲
同知造化功遇物初不遺

少小讀父書於世靡所省危機駭四周薄田荒二頃
不知駑蹇疲遠道尚思騁惟公借齒牙庶使露鋩穎
申章寫微衷高天長引領

孤山夜月歌

淮南巨浸稱巢湖青天接水飛雲孤吾聞湖水幾萬
幾千頃頡頏洞庭鄱陽與具區一峯湧出螺紋碧四
面波濤漱嵓石木葉凋時遠渚秋鳥羣度處高天夕
我懷抑塞何由開輕舟櫂向茲山來玉鏡原沉滄海
底忽生東嶺知誰推月初生處穿深窈連巒疊嶂如
相嬲纔到天心一倍明纖翳盡捲星芒小水月相涵
一色中玻璃世界水晶宮賓鴻嚦向初長夜白袷寒
生漸勁風山徑無人苔色厚盤陀拾級頻回首短塔
應知阿姥峯疎鐘欲認西溪口月下歸帆次第生月



中漁火暗還明蛟虯亂踏松篁影欬歗遙傳鸛鶴聲
慷慨却憶千年事落落陳編猶注記曹氏波間集巨
艟楊家沙外屯驍騎前三國後五朝逐鹿乘時競攻
戰幾番流血腥寒潮於今遺跡竟何有惟有山色湖
光常不朽又有皎皎團團舊月輪照把彭亨一瓠酒
酒更酌月更輝子喬顧我笑元放牽我衣長笛一吹
湖起浪眠鳧宿鷺盡驚飛

贈高峰覺紹禪師

西峯詎云高其勢實挺出拾級路縈紆齧趾水蕩潏
鳴鐘隔深樹中有棲禪室霜顱老比邱練學空王律
遙遙六十年礿終靡間失緊予方外交屈指數非一
師也交最先相賞在簡質前年別我去江湖浩難詰
譬若天半霞可望不可暱俄回石塔船逌然散愁疾
寒空連日雨憶彼林間逸苔除落葉積煨芋時抱膝
應有白衣人相與共蕭瑟

孔可三生日詩

每讀介壽詩大半文離語良友寫胷懷詹詹安用許
孔君意氣凌秋旻平生於我最情親弟兄異姓古來



有金蘭舊籍傳先人君擅妙才仍悅學示我新文動
盈握儒生一事恥不能更向詩壇苦鑴斲君不見天
寶詞人高達夫行年五十蒼看鬢一朝追逐少陵老
清詩字字如明珠君今與我逕五十達夫之年倏相
及古人豈必皆天人希賢有志要當立我聞子美當
時頗遭俗子猜篋中賦艸凝塵埃山谷天寒拾橡栗
短衣白髮吟聲哀達夫青雲獨自致出擁旌旄入卿
貳於今窮達兩何有惟有遺編垂姓字世間萬事俱
浮雲牙籤鄴架陳紛紜立言亦足媲功德那能歛啄

爭鷄羣我也爲君歌歌竟唾壺缺引領望華峰嵯峨
帶霜雪早梅欲蓄醇醪香勸君一舉空霞觴丈夫几
席自千古何必采芝煮石山之陽

壽族兄西長

環村一水流湯湯吾家世澤同悠長三百餘年居聚
族鉏犂倚辟笏在牀兄也傍山營別業腴田數頃翻
雲黃平生足跡遠公府祖入先用充官糧棚富雞豚
囷餘穀卧聽書舍聲琅琅厥子克家孫繞膝況對齊
年老孟光歲行在午月在亥桑弧蓬矢縣高堂長筵



開處揖客坐氃頭菊酒饒甘芳韡冠蔡杖雜鄰叟風
高月迴過雁行不愁日短憐夜永霜隔簾衣樺燭香
我歌一曲勸君飲絕勝宮徵調笙簧彭佺底用參翶
翔閒中之樂殊未央

周北岡明府營書舍成索賦

昔賢在人境心遠地自偏我侯服官政境異心則然
日者　詔蠲租春風回蔀屋民樂官亦閒貯書成小
築鶴聲當戶迴塔影臨窗斜玲瓏插異石縱橫蒔名
葩吏散有餘清悠然開素策綜攬百家言俛仰千秋
蹟侯也金閨彥述作珍球琳小邑試牛刀政成看
賜金名驚孟公座夢啟傳巖雨那能一室間低頭辨
魚魯伊余託廣廈跡與時人疎畢翔隨斥鷃性癖耽
圖書緬彼酉山藏清興浩難已呼朋載一瓻挍奇自
今始

題畫

山行不覺遠杖藜隨所適一徑入蕭森漠漠嵐烟積
蒼松高切雲那復計尋尺其旁石磊砢其下溪澂碧
都無樵牧羣而況塵坌客惟應谷鳥聲嚶嚶送游屐



憶龍門舊游寄住持僧

昔訪故人居遂縱幽尋步龍門當我前厓巇駭難度
行行丹嶂坼忽入迴谿路谽谺但一綫輪蹄不容駐
於時霜露降照眼紅楓樹泠泠谷泉流齒齒山石露
泉若玉虹垂石若蒼兕怒又若古應眞趺坐威儀具
烟日遞明滅林巒莽回互登頓各殊狀造物苦陶鑄
竹間清磬聲相與脫苙屨琳宮踞軒敞四面嵐光聚
登堂叩導師其言河漢怖茶竈響風松倉盤羞霜芋
我緣山水游乃增禪悅慕別來將十載遐想悠然遇

頗願謝塵網結鄰於此住徙倚聊獨吟南望千山霧

奉老母登北樓有感

炎夏有餘清高樓面空浩簷際漾晴波窗中浮碧藻沙鷗馴傍人野霧慵黏草對此念慈親百慮攖衰老願曰禪誦暇眺覽舒中抱拾級謹扶持疑塵事灑掃聊可致微誠寧復煩衰媼西瞻白水峯瀑影懸輕縞如聞絃誦聲永懷先有道（白水菴為先大人讀書處）嗟予讀父書學道苦不早貂裘滿淚痕造化從顛倒捧檄竟何緣捫舌徒自懊一牵慈母衣胸懷忽如澡菽水良可營稼穡以為寶



贈友

君不見原上草一夜霜風色枯槁君不見園中花一朝雨露增餘華枯槁餘華反覆掌世事從來遞消長先生於此眼如箕蕩意平心恣歡賞酒旂招搖北斗傾三漿沆瀣浮金莖從知大造亦耽酒底須獨醒師屈平閒齋新雨涼林鳥時聞轉凱風颯然來翻翻動書卷有此下酒物一飲當千巡不妨鵷鴿舞詎畏曹吏嗔桑落羊羔名最古葡萄黃柑亦其伍異地舟車欲致難何如小市壚頭近堪耽左攜孔北海右攬陳孟公淵明及太白嗅味略與同白日苦短繼以夕囊中金盡那足惱鹽梅麴蘗方待君先署頭銜合歡伯

青笠山房詩鈔卷一

男　鏈敬編
　　代恭謄

青笠山房詩鈔卷二

舒城許登逢聽彝著

古體

同集刺梅園古松下送友人南歸

君從故鄉來今復故鄉去炎曦方載途驅車及將曙同聲二三子惻惻生離思城隅得勝地樽榼相攜持到門空翠浮有松狀多異蜿蜒被亟餘髣髴蛟龍睡野風一披拂入耳波濤驚蒼然閱人代神物煩搘撐幽賞自清談何究究暮色上人衣歸途忘近遠



繄予客輦轂歲月嗟屢遷羣賢不我棄少長紛隨肩闈韻發錚鍧研思忘險仄賞奇與析疑此樂何終極感君分散易觴至不辭醺手扳莫樹目送江東雲千里詎云遠掄才新下詔重合自可期松間待舒嘯

題羅迎五畫

羅生好畫手旅食栖幽燕老梅與疏竹點筆皆幽妍香含巘寶雪翠嫋山窗烟展卷坐相對檐樹風蕭然清寒與目謀炎歊倏已蠲底須壯風圖妙蹟思前賢

讀寶劍悲有作

生人多畏死不知死猶生卓哉王氏姬一死垂令名良人輕遠別三載望神京劇病忽驚傳心憂榱棟傾籲神矢身代血淚臨風橫刎頸復絕粒自比鴻毛輕我讀寶劍篇危坐肅冠纓好將幼婦辭譜入孤桐聲一彈再三歎千載遺風清

感事述懷寄苔同學諸子四首之二

夏日永於歲落落居無儔忽枉故人緘其途阻且脩虛腸得太牢欣以所嗜投呴濡儼接席已復違三秋



仰看高鳥翔浮雲與俱流中懷自蘊結欲報難爲酬

九衢鐘漏盡輕轆紛輈轕其中才雋士所見如浮烟青眼或相睨白髮私自憐變態中心交安能測重淵迢迢大湖渚素侶還依然胡爲獨阻絕淚漬停雲篇

看月

鐘斷數螢飛暗樹影突兀月向此宵圓愁隨雲烟竄虛牖自徘徊初更猶未闌那知清吹發忽送冰輪來月高風旋定飄渺河光瀅叉手微吟攬素華一年應數今宵勝吟餘忽復涕交橫却思幽賞不可拚亦有

平生看月伴直今四顧何煢煢二千里外風塵下孤
懷秖對孤光寫可憐非宦更非商衰年離別誰爲者

九日登高

高原涼吹發忽感授衣天地靜鳴殘葉山空殢薄烟
清谿痕自縮暝樹影俱圓秋向繁霜老愁兼望眼縣
浮蹤萍傍水旅況日爲年脈脈東籬思賓鴻應與傳

送劉夏金之任泌陽

高梆颺薰風溪荷初鬭色我友試新硎分符豫南域
舞陰曩爾地傳著羣山側近亦囷征徭遺黎待休息



念哉跂望勞勉旃勿牧職景行千載前名杜有懿則
五年客京國與子稱相知去晷良已速一朝成別離
枝頭囀黃鳥似勸傾酒巵巵傾子當發忼慨申一詞
廟堂方急才茲行寧久羈側耳輿人頌慰我停雲思

書其縣尉治圃詩後

我材違世用飯蔬乃其宜舍旁數弓地樊竹成蔬畦
破塊託長鑱引潤連清池叢叢嫩葉茁離離嘉實垂
絲縟雨後色掩冉烟中姿擕筐恣采掇亦足朶我頤
一從乏塵土薄州日以滋誦子治圃篇忽復縈歸思
顧維隱與仕判若分素緇子方紆組綬豈暇課鉏犂
南邦屢告饉菜色良甚敉疲民子能恤何論官崇卑
烹葵斷瓜壺載賦豳人詩

送劉竹邨之袁浦

五載客長安索索寡生趣林鶴與野麋籠樊愁見錮
劉子獨好予招向城南住君復自南來樂此閒中聚
皎月淨涵窗涼颸輕著樹賓主欲俱忘茶毅燈頻炷
清言挫麈酬韻事分題賦舞蹈不自持豈惟肝膽吐
流雲跡本浮時序過如鶩鄉書忽以來高堂迫遲暮



日夕思見君於義君當赴臨別重徘徊一語不能措
有如愛酒人瓶罄無從酤又若華胥游夢斷天光曙
漠漠弁峰烟杳杳蘋洲路一水自相通拭目雙魚素

壽傅伯均

吾友璠璵質毓瑞生瓊田翩翩羣從中白眉稱最賢
高懷屬珪組逸興窮山川日者淮浦游遂陟金焦巔
邗中與吳下一一供沿緣登高望白雲溫清思悠然
回車及早秋恰值桑蓬縣予也忝末契燕賞日周旋
譬如金與石雜奏鳴相宣又如松與柏寒冱心彌堅

趐舞酌大斗頫君等喬佺一尊花下酒歲歲同流連

送友人還西安

氷寒火則炎鵠白烏自黑厥質本天然初匪假緣飾雛子關中士三餘富編帙慷慨篤交游詡與前人匹季心一世豪朱家百夫特闔户造輪轅途軌乃如一昨來千里道訪舊金臺側繄予抑何幸萍蹤偶然直秋風颯颯吹寮壢征鴻急君忽憶幽居歸驂不可縶條山落葉稠關路繁霜集相送發狂歌庶以敦薄習

除夕



萍蹤歲晏城南曲雪晴風勁雲如縠四面清輝晚照簷棋樹無花椰藏綠驚心節序去如飛今夜今年瞥眼非忽忽寒日苦尚短追追漏鼓欣猶違劉家兄弟能娛客明燈小閣傾新碧直須拈筆共酣歌曈曨坐待東方白

送宋介三還天都

君生與我稱齊年一江南北居相緣夙昔聞聲希識面相逢一笑金臺前意氣平生咸磊落鎩羽卑栖如囷鶴有時步屧過君齋映日攤書恣揚搉君於輦下謏文雄場跡時賢躡古風黃嶽鍾奇應不盡塵編誰復問谼中十有三年駒隙往老我萍蹤堪歷想人事崎嶇莫更論終然天道平如掌秋風吹冷釣魚磯旋理輕帆擘浪飛白髮應知歸計切青樽無那素心違把筆吟成三歎息月入幽扉蟲唧唧燕吳相望路非賒夢裏飄然生兩翼

芍藥

儂家茅屋臨西埭芍藥連畦常手溉百花過盡春向闌淡白嫣紅方作態北來聞道豐臺好花時車馬紛



成隊宣武門前十丈塵擔頭猶有繁英在閒中聊欲慰鄉思水挹銅缾貯幾枝還應滿酌江南酒細詠當階小謝詩

鴛鴦爲友人賦

汀柳傞傞風未已荷花如繡波如綺顧影偏宜明鏡中追涼好在清陰裏文禽無事往來頻翩然錦翼狎漣漪却從葉暗花疎處正值凭闌送目人沙頭鳧鴨紛淩亂回首青霄倏分散劇憐此鳥最多情銀塘烟島長相伴

歲暮書懷幷眎劉薦馨

長安十二衢朱户何龍嵸羣子曳長裾焸集如蠅蜂緊予十載畱此術獨未工本知林野姿朝市難爲容去去挽囊書寄此空齋中號風聽砰湃積雪開朣朧淒泠射鬢眉澹泊澂心胸乃亦有劉生形影欣相從含毫屛塵慮散帙追遐踪慷慨顧語生惟當謹㞕躳儲粟以療飢蓄裘以御冬百物自有時傲偉安足庸

同任柏堂涿州道上望西山作

自我客幽燕往來西山側未暇理枯筇愧負非一日



茲行得良友吟眺閒憑軾山靈不世情追隨似相識巀嶪俯城闉迤邐帶原隰山雨乍溟濛山風旋拂拭倦鳥欣所投歸雲倏以集而我舍之去感歎眞焉極

望岱嶽

過雨流塵淨迎人積翠連諸峯行邐迤維嶽勢騰騫巘辥渾無路樓臺逈若仙曾聞宵見日轉訝石生烟曲磴寒松老孤城夕照縣登臨傳孔氏柴望紀唐年却笑衰遲客偏多覽眺緣不須凌絕頂極目已逌然

燕邸喜聞邑中近政奉寄蔣明府

羣山遠列屛一水斜縈郭訏鴂我舊邦聞道今來樂宵無叩門吏野有連畦鑊政通百廢興經營先廟學衙放或聞絃堦閒時下雀我侯金閨彥千秋恣揚搉經綸曾鬱蟠文辭氣磅礴舟楫與梅霖其才固綽綽懷哉諸父老朝昏安所託而我獨飄蓬苦遭塵網縛仰睇月輪孤淸光徧寥廓神往跡莫追何處倚高閣

寄祝倪研園外舅

魯峯南望烟蒼茫曾攜兩屐披斜陽笞賢遺蹟久蕭瑟山風獵獵吹我裳高人却向山中住閒館疏窗面



谿樹歲月更來舊宅非尋思猶記經行處欣聞七十是今年楓葉如花映綺筵白髮丹顏雙倚杖佇看雛鳳五雲邊

泌令劉子又臺以才能被憲檄委運軍儲西至察漢搜爾出塞幾四千里歸過京師爲予縷述所歷洵足廣異聞也因彙次其語爲詩十篇猶多漏畧聊備遺忘且以著又臺經年鞅掌之槪云

西陲猶未靖

天子重邊功桓桓貔虎士授律遠從戎炊烟列萬竈
紅裊來無窮遂令州邑吏奔走亦輸忠劉子氣慨忼
翩然來自東錦帶佩吳鉤虎韔室雕弓驅車叱其馭
駝鐸鳴相從敢云行路難王臣元匪躬
市易集紛紛一城僅如斗（邊人以茶布易羊馬俱集歸化城）知是古
豐州曾經百戰後居人若鱗次時平亦已久憑弔意
未已忽入青山口巖巒不知數蒼松徧其首上有白
雲浮下有長溪走遙聞伐木聲丁丁出翠阜（京洛屋材取於
此山）此間良可畫誰擅丹青手



一臺復一臺（每若干里為臺以武職率兵居其上）嘽嘽日西征圖書闕
紀載所至强爲名（地名有六七字者義不可曉）白沙空磧裏盡日
無人行豺狼踞道周穿穴多鼫鼪（地多鼠穴）何年征戍兒
暴骨猶交横暮宿傍水草毳幕聯如城中宵一起望
野宗山崢嶸皎皎明月光下照增寒清
塞路足沙塵偏與狂飈遘（無日不風）雙眼眩重雲顏面都
非舊穹廬見飄蕩僕客防傾仆終風良可嗟況乃殊
氣候火雲猶未斂頑陰倏昏晝滕六戲無端皚皚變
羣岫（以六月杪遇雪）羽箑自可捐毛衣竟當授風急夜尤寒
何由得醇酎
習聞瀚海名於今眞見之當車石磂磂時一逢瓌奇
石（備五色多空其中入水亦有浮者）潤疑生野雲虛欲含輕飔浮若泗
濱磬爛若甘泉芝天公美狡獪鬼物窮雕追可憐荒
徑邊埋沒任蒿萊俗子不解寶賈客無綠知佳人在
空谷爲詠少陵詩
迷茫竟尺沙犖确漫山石騎馬力猶疲那能馬不瘠
白草見烟霏遙天日將夕秕鞅緤閑原少使安飮齕
頗聞僑居民工作緑林客掠馬乘不虞五技渾如鼫



（厄魯特居喀爾喀境者多盜馬）枕戈仍挾矢守望敢貼席鼠子但宵
行轉瞬東方白
鑿泉不給飮且復溷泥滓何圖平陸閒泓然見積水
暑雨匯滄池瀰漫三十里（鄂爾海本兩池水漲則合）公車路中斷
停策臨其沚橋梁詎易達舟楫誰爲理改轍循北涯
微行行邐迤雖云窮日力庶以免濡軌彷彿水雲鄉
秖欠鷗鳧起
平山何迤迤列峙如闉闍連山何巀巀高卑相貫輸
俯行或仰陟懍然憂覆車徑轉山忽開亦復就夸途

奇峯起北面極望凌虛無（亦名天山）古雪積彌堅盛夏瑩
氷壺絕頂白雲封云有神人居（相傳其神最靈土人無敢指者）王程
倏已遠延眺待須臾
水繚四山環察漢在其腹土人千百輩列帳居相屬
石田不可耕茶乳當麥菽（塞外多以茗汁和牛乳為常食）逐兔殪黃
羊不解畜雞鶩錄來荒遠區猶有上古俗高栅護連
厩於此貯官粟勞勞遠行邁幸不覆公餗一笑語同
儕今宵睡應穀
趣裒向春首柳絲猶未勻言歸忽經歲又及官梅春



（計程當以春首抵署）風蓬與水梗相值鳳城闉開尊慰離索別
久意彌親酒酣燈欲灺所歷為具陳丈夫志四方建
立當及辰嗟予獨乾繫歲月如奔輪老矣復何言矯
首空悲辛

雪夜與任柏堂劉碧山又臺薦馨小飲還讀齋
分賦

自是山中人却逐麈中侶呀呀笑腐儒踽踽甘寂處
亦復有同心相看嘿相許接席更聯牀辭彼蛩與駏
宵來雲潑墨飛雪迷荒墅開尊獻且疇裁詩予和汝
酒闌燈欲燼清味猶堪咀幽憂且撥置有夢入滄渚

薦馨以凍齏侑酒漫作小詩請同人繼和

俎肉甘腴官醞綠五侯賓客紛相續自笑平生藜莧
腸飽得殘書心亦足閒來卬友話黃昏風靜重簾月
到門偶出冬齏佐小飲却令風味憶山邨玉版稱師
尊是弟醞釀經時香色　酒酣長咏放翁詩氷壺傳
後無人繼

卽目

長安春晚仍嚴雪紫陌泥深稀過轍悉楊纔見發新



稊隨風亂絮紛相綴山人性癖愛看山樓頭極目塵
氛絕遙峯漠漠水冥冥彷彿長空留片月廣川先生
興更豪明燈促坐高歌發掀髯一舉酒杯空頓使寒
齋生暖穀

劉竹邨以河防報最膺薦入都值太夫人五秩
屆期廷對後趨赴袁江獻壽旋奉版輿就
養於大梁司馬官舍予聞而羡焉賦詩為賀
凡百九十餘言母儀先澤畧見篇中第其言
譾陋知君家兄弟為一軒渠也

滾滾黃流來若駛帶以清淮清見底河干觀察擅才名文孫又見聯翩起羡君綰綬方少年慈教尤欽節母賢廿載辛勤賴措拄克家豈必鬚眉全以德名祥祥自集白頭屢見　恩綸及轉將不見痛先人翻倒喜心還雨泣居隨鵷鷺謁彤闈旋逐南天烏鳥飛遠岫凝霜看正白六花飄絮點征衣問君河上行何速君曰慈親方拭目仲冬三日列長筵兄弟須予嬉綵服路入陳雷艸木春潘輿行復碾輕塵莫言官舍清於水樂事如君更幾人咫尺邑門山色好吏退閒庭



恣幽討儻憶京華旅泊翁別後新詩寄應早

## 題松鶴圖

九衢車馬聲喧闐狂飈起處塵漫天朝來忽覺雙眼豁開披圖畫虛窗前古松如龍幹屈曲其勢直欲排蒼烟枯藤野竹互羅絡丹崖碧澗相沿緣蹁來老鶴此戢羽翩翩骨韻疑飛仙玉河玄圃恐失侶長鳴引吭高雲邊主人偃仰日相對時復招客開芳筵清風颯颯來素壁彷彿置身林與泉酒酣索我松鶴詠含毫拂紙燈熒然衰年自笑筆屬弱何當與畫爭流傳

## 酬唐太史見贈元韻

詞垣清迥切宸居學士承恩拜玉除家法傳將唐史筆縹囊擁得李侯書掄才盡擷天邊宿問字頻來戶外車簾為摛文晴不捲席因留客左常虛清修雅用儒生法高致還同靜者廬入座方忻今日始聞聲何止卅年餘辭家王粲思填劇覓食陶潛跡自疎秖是先生偏愛士謭材猶道似相如

## 寄祝任孺人

王姥山嵐化飛雲横駘蕩泉落長渠流滂沆風景自



與人間殊幽奇合是神仙壤緊予兩度舊曾游今也遠莫致之神獨往彥升孫子推名宗故家正直仙人峯丈人早謝繡衣與冠鷹山樵署號噩高踪義方再世承家學鳳雛驥子非凡庸廣文先生擅才譽錯以金彩鳴鏗鏘孺人嬪自江南浦生小閨箴嫺傅姆甘脆親調堂上奚機絲佐讀窗間雨田家荊樹迴無曹誰識孺人灌溉勞白下春催蘭植迓黃山秋傍絳幟高夫忽分飛兒侍郗髯年喜復耽緗帙親師那惜叙鸞空延客嘗裁鬢雲密兒學已就孫成行母也含飴

壽且康只今六十又加二旿夕團圝依故鄉親顏怡
悅子心喜老萊衣服看飄颻況是鴈飛行可娭鶺鴒
鶴髮增輝煌有客臨風三歎息廣文與我稱相得朱
陳何但世通婚兄疇弟唱還盈幅記得亭畔參差幾
樹梅霏霏花氣渾香國花前仲季諷遺經亦有碁聲
共揚推我來檥櫂便經旬欵語狂呼皆悃愊一別湖
湄秋復春浮雲蒼白總愁人已是疎慵甘棲戶衰年
翻使逐流塵憂患無端如錯鈕目駭波瀾心欲朽敢
言文字合迍邅秖以扶持累親友願言叩阿姥借我



紫雲車翩翩駕長風謝此坎井蛙吸青林之夕露褰
丹嶂之朝霞迴車徑造孺人家堂上之樂樂無涯何
須華頂蓮高陟無人境松脂五粒久湮淪丹井苔荒
乏脩綆安期仙棗自如瓜煙水無邊浮舴艋我作介
壽篇篇終意纏緜結託數繙紙俯仰三十年呼兒歌
向孺人前孺人聽已應逌然憑高回首更南望婺女
流輝宵滿天

客靜海賦贈卞先輩

長安郭外清明節桃李無花風尚冽檣竿密處渡天
津潮痕拍岸明於雪客舍鐙前漫舉觴飛埃盈斗拂
征裳舊時酒伴各千里闕河回首增悲凉荒城却訪
高人宅累葉朱門森棨戟蚤歲曾探禁籞書遥源猶
衍忠貞潭勇退長閒洵可師平生雅與昔賢期藥闌
花徑尋詩地茶熟香清對客時相逢自笑予何暮相
過便倒中郎屣妙論眞堪浣積愁知人豈必皆交素
為客京華老更慵煙蘿引領羡幽踪知君不厭頻還
往已辦登臨五尺筇

送任柏堂赴四川學使者幕



益州山水窟奇絕傳岷峨連雲接秦隴閣道行逶迤
瞿唐束衆谿直下飛鯨波玄亭餘帶艸古柏巫烟蘿
其他昔賢蹟一一堪摩挲子行恣覽眺所得良已多
嗟我亦何心臨別涕滂沱歲晚朔風厲氷雪凝寒柯
皤然鶴髮翁驅車越陂陀隻身走萬里目斷賓鴻過
花朝與月夕客思當如何緬懷贈處義忼慨還復歌
願言殫厥心才雋窮搜羅願言謹厥躬捫舌無縣河
三年一瞬爾遲子歸巖阿閒庭森竹柏猶足供婆娑

贈別閆臥蘭

漢漢黃雲低作雪尊前卬友方言別長亭老柳禿無枝欲贈君行不堪折丈夫意氣自相親識面何論故與新君去尺門吾亦返却愁遠道稀音塵游踪聞向西江路此是山川奇絕處蒲帆幾褶挂春風鄱陽烟水匡盧樹

甲辰三月別薦馨南歸賦此留贈老至意衰一唱渭城便有無數悲歡畢來胷次不覺其言之長也

躑躅泥涂間十三易寒暑古人逝不作爲儒獨辛苦



天恩幸許歸吾處得其所襆被出春明兔夢皆軒舉兒學久無師析疑須阿父兩孫齊我肩少者應學語長貧何足歎樂事猶堪數惟難與子別使我悽心腑驅車昔言邁霜葉紅飛片茲行春欲暮柳鞾千行線我非兒女曹臨別胡戀戀自顧精力衰非獨毛髮變各在天一方那能期復面轉憶十年來相從朝及晏輪蹄古道塵燈火清宵院悽悽師友情薄俗誰當見瑾瑜世所貴巖石韞奇姿何當比瓦礫抵鵲荊山陲素琴日在御古調鳴朱絲謝今抱竽竹漫向王門吹引分不得言芴睍徒嗟咨冥心付元化變通應有時我家南山南咫尺臨河湄好緘雙鯉素頻慰衰年思

與振文別於鄭州以詩道意兼寄其兄薦馨

脂車吾曉發子胡亦遄征爲言將遠別且欲稍隨行行來河上迢迢路盡日開襟吐衷素見鶴蟲沙兩不知狂飈濁浪無芴顧廣武城邊酒一巵離歌却動兩岐悲萍踪合處知何日寸心耿耿遲相期衰翁一自淹幽冀君家兄弟多痂嗜沿沂靡遺鉅與纖搜求務析同兼異阿兄比歲困津梁子亦栖遲汴水陽黃金



已歎牀頭盡惟有詩書足擅場芸編緗帙環如堵最朝銳氣良堪鼓機雲軼轍豈天人肯教芳躅空千古

壽節母蕭孺人代

一夜嚴霜凋碧樹上有鵂鳥泣秋雨繆綢桑土鬻孤雛嘸語哓音自忘苦孤雛漸長學飛翾昕夕啞啞阿母前冰心鐵骨應難老坐待鸞書下九天

過胡甥咸一艸堂寫懷一篇幷以爲壽

長風吹浩淼濤怒無停飛於中萬鱗鬣震撼良可欷世路亦如此達人甘息機雙峰讀書處茅茨荊爲扉

舍旁二頃田小徑通漁磯林花爛成幄露葉香霑衣
昨來年六十子姓羣相依一尊新釀滿百慮浮雲揮
緊我別來久往往牽遙思短節雙不借過及秋風時
清言忘日夕缺月檐端輝洵知靜者樂三復田園詩

壽觀察可亭劉公 時秉臬潯關

佳盧山色何崢嶸飛流千尺遥聞聲烏桕著霜叢桂
發秋江潮落秋原晴江干父老謳且舞絃管喧闐闐
極浦芙蓉幕裏縣桑弧爲言此日生申甫公也生爲
鳳與麟早年循譽動楓宸 帝簡良才持使節褰帷



三郡呴疲民薄俸無多頻市粟萬口嗷嗷生再續闤
亭盡日俯清漣蚤將污濁同流俗進酒爲公歌流霞
滿酌金叵羅風月佳時案牘簡何必驂鸞鍊玉崑崙
阿

夏夜同賂邨荻洲諸子登江州庾樓眺覽甚適
賦詩紀之并屬繼作

共逐晚風行拾級城隅路昔人去已久遺構名猶著
危檻俯空江江平鏡光注微明隔岸燈難辨浮洲樹
匡廬影黯檐昏昏摶薄霧少焉雲四卷月出繁星布

有客具壺觴相與樂閒素宗宗柳移陰輝輝艸濡露
何煩絲竹娛賸得溪山趣勝遊非偶然栖行肯辭屢

潯江大風作

顚風鼓處波相逐大者爲山小者屋噴雪跳珠欲到
天沿江萬室無安眠爭訝龍蛇平陸起耳畔如雷喧
未已却望沙頭幾樹青溟濛不辨白公亭吁嗟乎拔
木捲茅勢如許何況田中稷與黍奇觀翻使愁心觽

節母張孺人六十 宗人用方母

中堂何渠渠其背叢萱吐微颸一披拂轉覺花葉嫵



吾宗有壽母清風動寰宇蚤歲違所天黃口方在乳
願作南山松飽受冰霜侮俯仰卅年餘門閥賴撐拄
令子赤易才天衢遲壯武玉雪列雛孫絃誦聞環堵
佳辰及好春長筵祝多祜嘈嘈絲管陳翩翩綵衣舞
而我隔濤江脩途屢延佇因風寄晜聲聊爲白華補

楊明府青谷招集烟水亭看月賦詩分韻得雲
字

澤國當秋晚虛堂淨市氛平鋪千頃月高峙數峰雲
鳥過添飛影舟移動水紋幢幢燈隱見杳杳樹氤氳

仙吏饒幽興清言廣異聞相看同臭味尊酒不辭醺

琵琶亭頽廢踰百年矣　觀察劉公按舊址復新之眺覽之餘嵐色江光若開生面非獨爲白傳存遺蹟也述之以詩用紀勝事并屬同遊諸子繼聲各言其情不復計五七言古近體也

積水涵亭亭若縣綺寮盡棟照澄鮮岸樹濛濛汀艸綠遊鱗發發沙禽眠此地當年秋月瀅一曲琵琶衆船聽淒音俄已散江風却教詩擅千秋勝我昔行經



水郭西予丁未歲曾過此雙扉闔處叩禪棲高人邀矣古亭發野色蒼然倦鳥啼使君油幕臨江渚商旅自歌民自舞每披圖籍便懷賢宵使還蹤蔽榛莽客裏秋光欲寫憂閒呼印友游芳洲亭虛地靜滿涼吹停橈竟日堪淹留九派南來連楚蜀蒲帆點點隨飛鶩匡盧昨夜雨初收攙天列嶂青如沐身在荆關畫卷中飄飄頓使俗塵空相將更有重來約好待楓林萬樹紅

題羅大令揆梅小像

積素耀川原户靜無來轍忽憶斷橋邊應有梅如雪

筇杖過前邨蹇驢慵復策拗得一枝歸相娛歲寒節從來仕宦身趣自異巖穴君胡獨不然愛此幽且潔予也幸相識君意良超越豪吟珠玉霏逸興壺觴挈顧維物外姿豈受流塵涅畫史亦解事位置君都別鶴氅風飄然疑是陶彭澤菊蕋與梅枝今古同清絕

壽劉照邨

人生仕宦何須早製錦操刀徒草草君披綵服舞庭除一日三公定誰好昨來省侍留潯陽新霜著樹賓鴻翔興到時呼管城子七言五字紛琳琅天池五老



山相屬繞郭長江秋更淥節樓高處富詩材雲濤千疊供瞻矚值君縣弧日勸君金屈卮當筵一曲歌參差如君已擅神仙樂絕勝日飯青精唉紫芝

贈方蕉園

竹邨官汲水拈擕多素交嘗言蕉園子意氣眞吾曹蕉園家傍邗江涘戲拈拜翦呈奇技規王倣褚軼書家鬬葉儷花嗤畫史昨來與我客山陬嵐影波光淨兩眸開械更出私印譜髣髴明珠美玉紛相投何雪漁程穆倩闢若前茅須後勁圖書府翰墨場得君點

綴生輝先君不見橋門左右岐陽碣雅頌高文史籀
鉼老夫性僻嗜搜奇每過徘徊忘日昳流傳屈指數
千年剝蝕叢殘一喚然何當倩爾成風手摹勒宣王
狩獵篇

次觀察劉公見贈原韻

先生鸞鳳姿早歲排雲上詞筆莽縱橫循聲日休暢
朗識辨秋毫名論披珍藏驄馬跡非陳皁雕風可仰
走也愧微材搜攬煩晳匠戴德詎能酬鏤膺矢無忘
清署絕紛躢遲晷正駘蕩幸甚坐春風大雅時聞唱



劉子薦馨於吳橋丞署搆屋數楹讀書其中名
曰鷦巢取逍遙篇語以自況也述事寫懷賦
寄十六韻

皁鵰秋翮勁直上排蒼烟方其未化時翺飛茗葦間
小大詎可測乘運良獨然將陵蕞爾地近郭環長川
帆檣如鴈鶩南北相沿緣散曹稀吏牘坐嘯臨清漣
飲啄差自適卑棲無仆顛結屋貯圖書一席而三椽
題榜曰鷦巢綴以偶儷篇魚書遠相質快讀類忘筌
緊子出羣材褎言聞自天那容齒鷄譽會且追鵷鸞

閒軒日掃漑舊業堪盤桓詩書皆治譜昧者乃舍旃
培風欲其厚何憚三年淹茲巢洵可賦緬思張茂先

代題劉明之泛舟小照

連艑列千嶂一江流其中嵐烟與浦樹四時鬱青蔥
風光杳杳江皋路潯陽西郭開官署使君銜命榷瀟
緡三年此地油幢駐翩翩公子木蘭舟寧親時復遡
汀洲畫工似亦敬君孝含毫曲折圖清游況我託深
交狂歌那禁吐君家稱德門堂上應多祜繽紛彩袖
舉嘔啞絃管長政成饒暇裕燕喜方無疆嗟予別母



輕千里貧賤驅人不遑已獨憑高處望江南白雲天
際蓬蓬起

烟水亭作

孤亭正對澄江開江蕪蘼蘼江春來呼朋雨後恣吟
眺饑眸豁若臨高臺幾日飛廉憑怒處猶有餘威在
江樹却訝篙師不畏風片帆欹側橫江去

余忠宣公墓下作

余公本儒者出守當元季羣兇屢合圍措拄窮百計
孤城僅如斗江淮憑障蔽食盡援不來力屈氣彌厲

闔室與俱亡遺骸此中竁山雲卷旆旌江風蕩氛翳張許得同心詩書存正誼吁嗟乎沙磧莣莣草不春玄宮何處問庚申遊人尚識忠臣廟淚灑穹碑為拂塵

又代

戰士無多援久絕孤忠自礪屠龍鐵赤眷何事苦相摧黑雲壓處江城裂一從骨肉掩荒邱人代推移四百秋山池渺渺清波冷（公盡節於清水塘）古屋蕭蕭落葉稠門外江流日東注吳艘楚舸紛無數却欣彝好有人同一梠還酹先生墓



男何敬閎代恭謄

青笠山房詩鈔卷二

青笠山房詩鈔卷三

舒城許登逢聽彝著

今體

贈友

猶是城南地蕭然氣自突苔紋滋小苑黛色引遙岑畫永人如鶴天高月在琴惟應開素帙與話昔賢心

廬江李節孝詩

蚤年孤鏡淚高躅久流聞夜月行同皎幷刀志不分千秋風俗紀兩字國書文安得如椽筆巖龍治父雲



巢湖阻風

險絕巢湖路今從信宿知水天無際處風雨忽來時不寐春宵永多艱客思迷神居烟嶠外髣髴見靈旂

冬日同王晴葵過彭人傑山居留連信宿感事書懷輒成長句

西風殘葉滿沙墟結伴還過隱士廬賸喜青蘘窺眺望（同遊龍門北峽諸山）却臨流水歎居諸（別此地五年矣）前塵歷歷頻揮涕（指予丙丁間事）身計悠悠耐著書為問山南何子晳（謂介石）紫車樂事近何如

喜友人見過

忽漫跫音到日晡開關一笑病全蘇何當雋語持松麈但有茶聲沸竹爐千里君方饒意氣頻年吾已愧頭顱山雲釀得纖纖雨催放東籬菊也無

過高峯禪室

茅堂數里接禪關覔得幽期自往還山色看從新雨後泉聲聽在野雲間松篁入座人同淡芋栗充盤味亦閒何必游裝期五嶽春風隨處好開顔

高峯夜雨



一燈禪室漫支頤作態寒雲倚戶垂正是郊原春好處那堪風雨夜深時烟橫瓦鼎縈無力潤發琴絲響較遲苦憶明朝携杖路紅香漂泊滿山籬

野處

蒼然來晚色野處寂無朋颯拉歸飛翼青熒老屋燈故應游浩蕩寧復味淄澠自愧平生誤南華讀未曾

雨

頗怪窮冬暖連朝一倍增繁雲俄作雨羈客渾如僧鳥噪荒村夕風催破硯冰詩成聊一笑玄默豈吾能

送王約斉廣丈徙里

量才得石著盈車絃管頻年聽絳紗閒酌青梅論若輩曾隨黃菊到山家千金應笑痴成癖三壯俄驚鬢有華何事春風吹客思蒲帆開處又天涯

雨雨風風黯去舟濃春烟景似殘秋客身飄緲隨歸雁鄉路微茫溯遠洲祿閣夢看光自炯離亭愁絕水爭流遲君一日都勝別繫纜還思惜石尤

野望

暝色諸峰入高原望渺然鳥邊千點樹鍾外幾痕烟



伐荻殘秋渚張帆夕照船無勞愁獨往天際有支禪

合肥年伯枉詩見贈雪後過謁次韻奉答

蜀峯雲氣望初開驛路寒香到野梅兎苑敢同摛筆侶龍門猶許後生來爭傳黃閣千秋業漫詑青蓮萬丈才底事淹留還竟日湖山佳處未容回

疊前韻贈田梅嶼

宴罷平津夕照開同循幽徑問幽梅紅闌山際排烟出黃篋波間貫月來詞苑風流欣正少宦城兄弟况多才春風無那匆匆別時拂寒雲首一回

相國合肥李年伯今之曾閔也陟屺銜哀廬居墓次精誠立感有白燕飛集其間盛事爭傳頌言盈帙敬紀一律殊愧續貂仰祈裁定

翦出齊紈迴絕塵烏衣名氏一回新水晶簾箔蕭蕭曙柳絮池塘冉冉春縞袂空瞻來鶴影白華哀詠倚廬人梁園賦客知多少縹緲應難爲寫眞

代王約葊留別同官

萬山東去碧濤長花草春風兩岸香藜閣等閒容接席麻衣無那促歸航水萍蹤跡元難定詩酒因緣渾



未償記取城南嘶馬路遠書他日好題將

游龍門寺

此境淸幽得未曾沿緣風磴入崚嶒斜陽烟外迎孤月流水聲中倚一藤尚有山家逢吠犬都無塵侶恰逢僧名根淨後期歸佛好與蒲團共碧層

三過西暎贈齊肇奕

闌珊心事最塵襟賴有幽居侶故林流水入池初漾漾脩筠繞舍又森森支節路笑余偏懶今雨交應爾最淡職罷新詩還賭酒眞成長物是朝簪

題肇奕園圖十二首之四

中田草堂

田廬敞秋色秔稻遙吹香忽憶南山詩重誦第四章

鳧池

舟小恰如鳧池面波吹縠汜汜水中央無勞詹尹卜

淥香亭

繞檻花如笑開圖暑欲瀲可應陂上路無我一枝藤

冰壺

蕭蕭水上亭柳影微風韓坐對久忘言月向前溪蹐



豐嶺道中

遠響聽淙淙寒泉瀉不窮連山爭障日深谷巧含風竹偃數叢碧楓留幾葉紅山靈應笑我每過只匆匆

石門山水幽絕予過而愛之爲解鞍淡坐口占二詩

微行犖确水潺湲對起蒼巖峙若門算道空山無鎖鑰閒雲開合自朝昏

千峯杳亞澗泉通一道飛來舜玉虹斜日空潭攜杖處翩翩影在鏡奩中

奉送合肥年伯還朝二首之一

閶道飛書下玉宸薊門秋色指行旌高標一代推王佐環立羣公待重臣丹穴簫韶雛共舉南陔篇什補猶新他年太史如椽筆肯向長源躡後塵

喜晴拈晴字

氿舍輕雷曉夜鳴連枷聲送笑歌聲冥濛已慣兼旬雨浩蕩寧期此日晴岸草依依銜遠漲谿雲宛宛媚孤嶂看山欲理幽人約千樹紅酣一櫂輕

桐城方孺人七十詩



戶棲寒香曉未開催詩有檄到山隈爲言恍母俄稱壽却憶方干舊抱才寡鵠頻年餘涕淚高閎六詔尚崔嵬金尊綠酒萊衣繞雞犬桃源亦快哉

寄祝六安州守王公王舊尹舒邑代褚岱安學博

瑜城膏澤幾年深鄰壤仍攜宓子琴劇喜褒翁常宇下重瞻良牧憩棠陰清風颯沓嘗新茗遺蹟立黃問古岑賦就南山還寄語好縣塵榻待相尋

飛霞亭

閶道城東幽絕處孤亭舊齧女牆開一鉤青黛遙峯霽半辟紅霞夕照來蔓草已埋高士蹟荒榛空寄美人哀山陬亦有文翁宅樵火磚眠字欲灰

冬日過訪吳丹來學博尊酒論文不覺日暮志之以詩

琴書清絕地猶似在巖阿茗籟吹香晚寒聲戀葉多長鳴看驥子時聞其子誦聲遠夢到漁簑語次偶思震澤龜蒙我亦蕭疎甚偏宜問字過

任衣聞生日詩

一封曾寢屆先代數名臣尊先侍御疏劾貴陽以直聲著孫子還詒



穀詩書自等身萊衣親未老麈柄語尤新莫道雲逵遠驊騮看絕塵

此日逢初降新涼徧遠皐窺人纖月早唫辟暗蟲豪客喜知心集歌應對酒高盈盈葭菼路惆悵阻漁舠

北郭

菱塘淡抱屋柳岸曲穿畦不是秦人洞行行路亦迷

棲鴉

落木遠蕭蕭霜風入夜驕棲鴉渾片葉揪舞戀寒條

道中口號

五字少陵篇斜陽野徑烟百回吟未足歸雁喜青天

旅中元夕

千門絃管沸如潮令節年年屬此宵惟有春風愁裏客篝燈爐火共無聊

樓鼓聲殘宿霧並停梧孤館憶題詩而今客况都如昝獨喜清先異昔時予丙子元夕寓此有高樓殘角送聲哀月窟浮雲莽未開之句

火樹流丹月似銀山家兒女競芳辰縣知白髮尊前意應悵萊衣祗一人

阻雨



底事天敎與願違春風愁絶雉朝飛青詞莫漫多陳乞但乞陽烏照客歸

寄壽王纘文學博

十年長憶舊經過案攤圖書徑薜蘿高論每於流俗迕澹情偏向友朋多江山南去知彌勝鬢髮今來較若何劇喜佳兒雙抱送當筵應放醉顏酡

朔雁飄飄度遠津西風裊裊正蕭辰攤書自送幽居日對月長懷逸興人漫以沈冥逃麴蘗都將襟抱慇麒麟南山頌罷重回首一別南溪又幾春

河干送友人歸里

印夜招邀路不賒清谿北峙隱君家窗流素月聞高詠地帶踈林護絳紗遠道每思頻接席離羣何意促歸艖烟霜極目湖波闊悵悵孤帆影自斜

賦贈周邑侯書室落成 代

官廨清若此作室那須賖流照娟娟月飛光片片霞飛霞亭近在署左青蔾中壘閣綠綺少文家公退焚香坐翛然世慮遐

和邑侯新齋即事原韻



杏花時節未春殘一室圖書位置安欲却塵埃空此地那容巖壑有殊觀飄來逸韻簷端鳥留得清陰檻外竿莫道官貧難卜築君家廣廈萬間寬

城上山光淡不言芊芊碧艸映庭軒隨車欲普高空雨吹律爭回萬井暄閣照青藜宵自炯簾迎紫燕晝常掀由來獨樂非公事撫掌還嗤洛下園

紛紛俗客駕頻回偏引儒生入座來褎敎已知心獨苦從游應愧我非才胎仙壘舞諳琴德朗月催詩到酒桮珍重臨風懷舊意每吟佳句一徘徊

遺封曾是古龍舒兵後蕭條紀載虛莊姓尚隨文氏
舊詩篇誰問阮公餘橋空野渡波痕闊亭偃殘陽侵
跡踈撫景知公情自遠賢勞寧獨在長渠

齊絡中生日詩

薲洲楓岸點微霜有容茲辰引壽觴座挹羣峰秋瑟
瑟天垂平野鴈行行傳家舊物青氈貴愛日娛親彩
袖長見說豐城龍欲起遙看斗氣晚蒼茫
過眼年光倏幾移游蹤歷歷費尋思鶯花北郭嬉春
地風雨天門檥櫂時每憶嗣宗緣朗月（謂令叔懷竹）長懷



浮渡託新詩（嘗約游浮山不果）任孜近有雲鴻報（謂濟蒼兄弟）計
日相尋果夙期

贈卞孺蔚廣文

薄俗誰令古道全看君舟楫在長川葩壇有匠持劉
斧首署常清絕寵錢秋入氷壺人似月花題君子品
為蓮離離苔色深如許恰稱亭中日草玄

代人壽其內兄

卅載通門話亦長（兩人之父同會楊）於今回首倍難忘爭傳
古誼侔金石猶記簫聲下鳳凰（其妻已殁）夜月窺簾徐孺
榻春風拂座令公香稱觴豈但歌松茂曾覩千霄玉
樹芳

桐城旅次

五年頻過此回首意茫然有淚彈新鬼無方續舊絃
世途仍泛泛華髮已綿綿寒雨無情極隨風滴夜眠

過訪池上翁長千寓舍因畱小飲賦此贈之

落驅春水渡得得訪城陰一話經年別悽然感不禁
僧寮供野步鴈羽託鄉心會有芳蘭夢爭先聽好音
主人仍好事尊酒愛相畱於此坐終日自然銷百憂



逕雲將塔冥跡雨覺庭幽他日鄉園聚還應記此游

代題金陵任氏園亭

客中春事總蹉跎恰喜君家一再過花榭濛濛雲欲
駐魚陂淼淼月偏多陶潛自是閒成癖王粲誰憐鬢
易皤垣外山林時縱目游人幾處響笙歌
愛汝城居饒勝事名園花竹自交加微風度處香偏
遠好月臨時影忽斜況復雙珠勤肎構那須五嶽更
辭家追游最是高安老乘興都忘鬢有華

秋日病中喜聞年伯金公來游敝邑伏枕言懷

輒成二律奉投

卅年回首倏星馳此日還臨感別離間裏鬢眉欣未老河干風雨憶當時（先人官平原公昆相知契）天垂瘴海王程遠書隔衡陽鴈羽遲惟是越裳歸櫂發（家兄曾謁公高州）梅花消息慰遐思

蘼蕪霜冷鴈行疎臥病空山正索居舌在那堪華短髮窮來何處曳長裾蕭條藿食慙將母宗歷松窗悔著書念我應知公倍切可能對此不躊躇

題畫册



宵來一雨過涼颸動淺夏庭戶寂無人披圖北窗下巑岏千千重悠然歸指掌誰鼓少文琴令彼衆山響

題羣鷄花鳥圖

仙迹虛傳在白雲鳥邊春鳴漫呼群分明一幅田園譜惟欠鄰猧隔巷聞

濟蒼見投畫馬題句次韻答之

難將毛骨問千金銷盡平生萬里心日暮無人沙艸外惟應寒鴈是知音

繡鞍金勒九衢塵誰識龍媒自有真逸態蕭疎看落筆由來身是出羣人（杜畫馬贊逸態蕭疎高驤縱恣）

送人作令

漢川西去指雙旌杉斗山前正轉鶯也似當年桓太守一犁疎雨勸耕行

送程孔佩往省其兄於城固兼寄任東臣

一鞭聞指漢川西黃葉千林送馬蹄此去應憐鄉夢遠雞頭關外聽鳴雞

莓苔綠滿訟庭春昇上爭看御墨新為問雍陽游從地於今師友更何人



藜羹將母愛吾廬猶為停雲感索居官閣任孜煩問訊春風鶴背儻歸歟

內弟任式蒼四十揆辰述事寫懷并憶園亭之勝賦寄三首

羣山東去水悠悠卬友家臨水上洲常抱遺編思祖德閒持談麈接高流溫恭誰似楊延壽款段偏宜馬少游自是幽棲無俗擾新篇溢篋寫蠅頭

愛汝舫園亭子好一株紅杏荷亭陰繁香永晝隨風入碧蘚閒階得雨滋任客能來還命酒難兄每過自

長吟娟娟夜月離離影時有胎仙和好音

一牕燈火聞箏浦（應試汝陰每同寓舍）滿眼風濤博望瀆（己卯聯舟江上過風幾霞）少日游踪嗟逝水老來心事悵離羣璇房貝闕應難覓明燭淚梧好共分願得年年隨社燕綠波雙櫂往來勤

重九前一日偶書客況酬友人來韵

客裏秋風晚城隅老屋深黄香知令節蟺陣駭羈心地帶經霜葉人移永夜衾已甘敎喑啞賴子發長吟

題鳳翥晴巒圖壽沈邑侯



碧樹芳洲引眺長高空晴色正初暘軒然勢欲排雲上人識清時有鳳凰

千仞峩峩紫翠横雲閒節足恍傳聲狂來擬附雙飛翼十二樓臺望五城

題畫

樹石爭飛動溪山自析旋游真詩汗漫人欲等喬佺素月來窺帙清風為拂絃平生邱壑意對此亦忻然

過金山四首之三

平生夢想金山勝眞箇扁舟此日過却怪窟搜無好句毫端應未洗天河

凌波點出黛蛾新面目山川自有真雕繪紛紛緣底事苦將脂粉涴佳人

江干樹影卓千頭遠水黏天宿霧收想像𦕈高臺上月幾時胥笛坐清秋

君山寫望

遺封經幾代猶自說春申步屧乘新霽風光正暮春林香吹亞路潮信曲通津一上龍頭閣真同羽化身

江流何淼淼攬勝此中偏青蕻浮洲樹寒淚積水烟



雙眸隨去鳥孤影坐高天歸去城闉路蟾光到已先

泊舟書感

一春風雨漫交加野漲餘痕積岸沙客思不隨孤艇繫親闈猶悵數峯遮波濤盡日流難挽蛙黽何來語更譁腸斷幾行西日外啾啾暝鳥亦還家

黄敬盧挽詞（有引）

壬申赴試汝陰始識敬盧於客舍葢予十年來神交也敬盧有道氣有素心孝弟敦於家里稱篤行君子與予論講甚契每約過予草

堂流連信宿以盡所懷而事牽未果不謂竟
修文地下矣天道遠善人恫艱食報敬盧種
學讀文芥視青紫乃齎志以殁且弗永年若
有意坎壈摧折之者吁可涕也佳城未卜執
紼有需感舊懷賢漫成三首幷以質諸同志
時康熙辛巳仲冬二十八日
搖落尋常見那應忽到君虛傳金馬詔徒促玉樓文
氷竂寒澌月霜空黯積雲孤兒還啜泣行路不堪聞令子哭君哀動路人



比舍龍眠客相過手一編桐邑彭子蘭圃僑居吾鄉君攜示同人序議諸篇載事行甚悉因從聞軼事寧復愧前賢早日斑衣舞終年絳
帳縣蕭然塵滿榻宗宗子雲玄
亦復能知我頻年誼自敦青雲勞見勗白髮豈堪論
宗寞林宗碣逡巡范子轅山齋風雨夜回首欲消魂
過某丈山居奉贈
輕輿細路一肩斜巘岫紆盤碧樹遮不是胡麻流逐
水可應容易到君家
嬾作清言遲好客都無塵事擾高眠青邱一語聊堪

贈老去風情似樂天
元夕雨中偶成
繁華算漫羨春工雲幕低垂四望中天意乍寒仍乍
燠愁心牽雨復牽風魚龍博戲看餘子歲月無情奈
此翁臏欲拈詩慙岑宋少須驢背過橋東
前題次任濟蒼韻
孤城人欲去幾日雨相留伴我欣卬友茲行即勝游
橋聲爭晚漲鼠語帶寒篝漫笑慳梧酌茶香亦共酬
與董敬菴別四年矣丙戌冬日獲晤於任衣聞



齋中述事寫懷輒成四韻幷屬諸任子繼聲
焉
任昉幽居勝槩偏石橋西畔水如烟頻年憶爾留皐
座一櫂容予過釣船拈得浚梧邀素月談餘客枕罷
清眠而今重到還相值却對恫河一黯然
夜集胡白石東邨艸堂
樹擁歸雲影接天茅堂燈火照無眠浚梧作意支寒
吹橫笛誰家叫晚烟餧入江魚詩叟咏神澄秋水漆
園篇縣知氷雪逢山路已有梅香引杖前

附東岬遺藁

舒城胡汝瑩白石著

歸自京師初登家伯兄玉樹樓有感

吾家亦自有茅茨何必買山障菊籬半世功名惟綴酒百年時序獨存詩換牛不忍丞腰劍髀肉偏悲大耳兒八月桑弧生乙巳一行雁守長干支

爛醉風塵驚晚歲十季俗態竟相忘登臨亦有愁時候鄉國空歸夢渺茫識得浪游皆是妄方知出世始稱狂來時正值魚龍睡侍我蓴絲已滿塘



宵歸茅屋到龍眠故國風華異昔年著雨暮山都可愛無花秋色亦天然家僮怪我疎狂在逸興移人草木前便與先生攜酌去一登樓後即如仙

四抱紆盤結草堂翠纓無水不滄浪脊令沙外羣驅雀鴻雁雲中飽耐霜霧擁夕陽平地黑帆爭上水半天黃老梅未放應含笑弟勸兄酬各舉觴

未窮歌嘯難辭去餉罷還來擷藥苗一帶遠山青不了滿林野雀叫無憀追維舊事詩難就輾轉晴暉酒已消護得清芬有湥樹莫教雲鴈起漁樵

潁南寄許聽莽

日日秋山障碧嵐春花仍放更難堪相思說與江南月君在江南與月談

次韻答聽莽

爾亦宵憐我將詩寄海隈有愁因遣去無夢不歸來莊蝶元難定江雩應早開及今好秋色款酒溢新醅

泊輿安縣

三宅應須犒明朝已盡灘舟從石底出人坐樹頭觀今日知天近清宵愛月完兩年在汙下到此覺心酸



初雪寄懷聽莽

窗外忽聞聲謖謖燭斜近見一闌干片猶帶雨成雩少力不禁風到地難今夜重寒人未見來朝無迹那能看知君高唱郢中曲清氣應生筆底寒

合歡詩爲友人作

中庭有蕙草翼之以合歡淑風清且遠之子詠采蘩旦蒸同心黎夕庖比目鮮盛以連理盤上悅慈姑顏笞各蘊芳芝今成駢穗蘭願言共一滭著已同功繭試纅雙絲繭織作五色縑

訪聽斧山中述事寫懷并以為壽

暮起薄雲山覺高輕舟一葉破風濤吳門隱子居相近聽斧家近栫山王斧仙郎行定遭用導素衷惟俚句也隨佳客進醇醪丁丁伐木春山靜始信驚寒鵲有曹聽斧與予倡和有驚寒鵲繞梧楸夜之句

君品君才迥絶倫文詞況復邁先民奇思驟至奪風雨變態叢生聳鬼神拙行共知難善世能詩亦自可憐人曾經月旦輕題後頓使瓊瑤也雜珉

連篇累牘總雕蟲欲以千時恐未工待得揚雄似司



馬已爲鄧禹笑王融謀身失計誰堪爾吾道當興應在公幸值佳辰尚閒豫與君指點白雲中

先府君䟦曰胡子白石觀察鹿起年伯之子予之妹倩也爲太學諸生有聲場屋山陬海澨經涉奇險歲丙子年三十二以病歿白石天資穎敏制義之外篤好爲詩嘔心斷髭不屑凡近每述弇州語謂予曰合則吾収其全瑜不合則姑取瑜而任瑕予亦無以難也平生吟咏頗富嬾不自収拾歿後問諸其家無復存者淡爲歎息因舉予所記憶與其先後見投之作錄而剞之嘗鼎一臠飲海一滴知言之君子當必有愛重其才而悲其早世者白石有知庶幾一慰也夫

笞梓是詩僅盈尺幅難以孤行附刻家集冀得並傳抑仰承　先人真情古誼云代謹識



青笠山房詩鈔卷三

男代恭謄

孫承詒恭校

青笠山房詩鈔卷四

舒城許登逢聽菴著

今體

寄友

記得臨分處寒風晚颯然二千餘里路書問那能便愁覺閒偏擾春疑日是年相過頻有夢企脚戀朝眠

滁州

梅花幽谷遠牽愁往蹟偏教阻一游彳亍芒鞋冰雪裏只如身未到滁州



臨淮縣

又挈囊書趂曉行長淮渺渺落鴻聲西風莫怨寒偏峭也博征途一日晴

季冬六日至彭城狂飈震野堅冰四合已不作渡河想矣停午冰忽自解風亦暫息雙槳橫流頃刻而渡口占四句用誌神休幷屬同舟二君和之

無復飛埃滓客襟流澌響處豁玄陰扁舟共濟真天幸敢道山川印此心

德州

三十餘年同逝水忽經眼處重尋思臨風老淚渾難禁安德城邊旅宿時

宵柝

宵柝警重闉殘燈與客親懷哉鄉國路老矣別離身風減愁中夢寒添篋底貧緘書知未達去日始經旬

除夕

爆竹喧殘夜匆匆歲又除今宵亦已矣明日定何如春動晴烟外寒生積雪餘那堪新舊意此際問居諸



曾一船唐赤子晚過寓齋

卬友相過不用招禪扉闔處晚蕭蕭談隨麈柄愁先破跡冷漁磯夢自遙倦鳥銜烟投古檜寒風吹月上層霄燈前尚有閒人在九陌從教閱夜潮

重五書懷

黃雞白日總催年艾葉榴萼倏鬪妍雨雨風風新暑候車車馬馬暗塵邊堆盤黍角能相餉雜坐蒲樽也共傳却是羇愁消不得每因時節轉潸然

夏日齋居雜感

盡日縈憂似左徒青衫白髮寄城隅長風颯颯吹朱
夏平野荒荒變綠蕪應有滄波堪種穀愁聞舊事説
焚巫緘書欲附南飛鵲故國來年問有無
埜屋山籬宛一方江天回首滯歸航竹當偃後猶存
節蘭到鉏時未減香情話久疏當日侶雄心空憶少
年塲塵埃車馬吾何適拈取新詩送晝長
冰脉銅盌聽譁然碧樹清陰傍砌縣小有籖縢娛老
眼每緣藼朮罄囊錢愛時誰解憐平子作賦吾偏愛
仲宣兒女蒲樽相憶否鄉耆五月斷南天



雨

簷際雨聲繁虛窗午欲昏歸巢憐燕語卧檻惜雩魂
陡覺喧涼變遙知溷粲奔宗粲無不可獨客久忘言

寄題秋林晚霽圖小像 山陽朱萱芬像自題七律四首

剔苔身閒願不違汀雲掩冉樹依微因貪索句淹斜
日贏得枯節荷月歸
幾曲清淮自繞門縹緗南面敞晴軒風流想見圖中
叟極目蒼葭露正繁

送胡書百省覲南歸

一榻分僧屋蕭然客裏身有愁因佛減相愍得君眞
詩覺分題好談從握麈新那堪南去路揮手倏茲晨
故國雲峰外輕軒六月歸也應愁跋涉其奈憶庭闈
何氏書連屋陶家柳映扉團圞堪盡處齊著老萊衣
清溪南北岸衡宇接朋儔隨意供家釀忘機狎海鷗
風生蓮渚灔香引桂叢幽却憶驅車近蒼茫冀北秋

次韻酬任柏堂

新詩隨好月一夕到長安湧訝相思切還知得句難
予甚愛君秋宵作客難之句　經行時繞樹徙坐恰憑闌未歇千回



讀秋河耿孱寒

坐友人寓齋讀辟間倡和詩友朋文字良可樂
也口占一律贈之

朗月開尊得清風握麈過不因朋好在將奈客愁何
我亦耽疎放時來共嘯歌臨窗松檜影無語自婆娑

宋寞

宋寞今來已漸能窗間寒色照層冰欺人續續千門
爆伴客憧憧一炷燈苦調憑詩悲故國清言隨夢向
交朋狂飈入耳無虛夕也侶灘聲遠沸騰

次友人韻

誰遣東風轉物華臨風有客重咨嗟緇衣白髮愁中友乳燕鳴塲夢裏家但使千峰容浪迹那須九陌羡看花南鴻極望無消息接翅空歸日暮鴉

變態

變態想非非偏教與願違煩冤霾落日晻蹟慘春暉（屢夢先慈）别矣何緣别歸歟那易歸可憐懷舐犢空有涕頻揮

了不知何事催車忽向東傷心千古獨蹇運六人同



塵面融飛雨茸裘戰逆風餘生無不可慵復問天公

寫家書訖偶成四十字示兒輩（用柏堂韻）

誰教頒白叟三載滯長安歸客明朝發書題此際難天心高莫問人世興都闌苦恨平生誤空山櫬影寒

送人南歸

三載他鄉喜合并春風何意動歸程伯勞燕子飛相背芳艸垂楊暖漸生侶有漁樵還勝俗囊餘書劍不嫌清懷儂莫作相尋夢輭土狂飆夢亦驚

春日即事

迢遞鄉書孰與傳居諸回首倏經年尋卭問壑心猶在弄日含風艸又芊杳杳天容舒淺碧茫茫野色障踈烟此身隨分聊堪寄算向囊中欵一錢

旅中對月偶誦柏堂高峯感舊見懷長句悽然有作

三十四回圓清光應我憐浮生飄共葉噩夢幻如烟跡掃空山（予與柏堂讀書高峯有夜雨倡和詩）詩留夜雨天因君悲往事又擾客中禪

初夏偶成



南薰三曲罷閏日較春長入夏茶偏嗜將秋麥欲嘗柳鶯啼雨滑梁燕篆泥香午困逢招飲扶魔入醉鄉

遣懷二絕句

平蕪杳杳不逢春盡日狂飆捲積塵若憶梅仙溪水上尋芳挈侶是何人

離居回首又經春無那緇衣變素塵醉臥車前君莫訝漁郎曾笑獨醒人

四月初一日雪四首存二

旱魃經春已不支更逢縢六恣愍嬉郊原學事吾何

有惟憶青青麥秀時
斜陽明處晚雲殘簾幕都垂敵峭寒却憶江南雩下
客輕衣軟屐正憑闌

送曾愛九歸桐山

舊雨頻傷別君今又解攜高原一昆眺寒樹但淒迷
賦就方騰價芝生待茁泥重來昌運合莫漫久巖棲
老我帝城邊鄉心日夜縣遣愁聊索句委命敢呼天
鷗鷺梅仙渚桑麻蜀守田知君行過處相憶亦悽然
吾邑西南有梅仙渡文翁莊



別友

衣上長安幾寸塵波濤百變此閒身喜猶書卷充行
橐毬向春風別故人白髮無情偏趁客青雲滿眼未
容貧蓮雩幕裏君多暇應憶城南舊結鄰

雨夜 用柏堂韻

入夜風兼雨羇人寐未安江湖仍自闊歌哭兩俱難
流水年年逝灰心事事闌蕭條一株柳愁絕對初寒

吾廬前臨大陂陂之外滿睞環匝一徑屈曲田
間爲暑衍者三以達山麓予家居無事每獨
步其間於晴初春燠往還尤數十一月初五
日夜夢往游如笞時而夕陽在山紅紫萬狀
豈夢所習見耶抑予之景迫崦嵫而魂魄將
游於此也撫枕歎息記之以詩

短彴紆徐路初晴澹蕩天斜紅鴉陣外新綠屐痕邊
偶自臨流坐無妨蹋月旋直今三載別入夢尚逌然

玉河橋獨眺

一曲猶堪澣俗情禽聲咬嘎水縱橫垂楊芳艸春將
晚白霧黃埃雨未成落落孤懷仍獨往蕭蕭華髮衹



頻驚烟波苦憶梅仙渡何日漁舠自在行

傅伯均於所居東偏治一室爲游息之地紙閣
筠簾蕭然塵外予過而樂之因流連信宿賦
贈一篇

高齋葺向鳳城阿有客乘春曳杖過撲面風埃幽徑
少親人魚鳥素垣多歡游莫道非吾土舊雨相從且
放歌罏鼻香殘烏欲起凭闌還戀月舒波

和唐太史菊雩原韻二首

鳳城西畔子雲居種得寒雩繞架書小閣幽牕人境

外殘黃淺白曉霜餘尊攜九日香堪毀木落千林影
共跡却憶儂家江水上東籬秋色近何如
聊將物色媚幽居采采眞如獲異書素影橫斜揮麈
侯清飇縈拂捲簾餘拈來舊句人同淡開後瑤華晚
漸疎爲問南邨陶處士千梢紅紫定誰如

酬劉述圃次元韻

勛名奕葉滿寰中奇質方看日在東竝蒂有花開豔
豔鳴陰將子樂融融青藜夜續樓頭照繡轂春驅海
上風却媿通門虛老大誰能勝事與君同



贈友

千峰殘雪淨流塵春近長安物色新離索已應惟我
慣追游偏覺與君親藜羹麥飯聊堪適放意伸眉復
幾人款段不須歸去急當頭明月正留賓

元夕

韶光爭道此宵奢羅綺生香笑語譁絳蠟然時星欲
亂浮雲斂處月偏嘉塵如宿霧馳金勒影似游魚過
鈿車杜曲春風人盡樂祗應還客倍思家

首春書即目

蹉跎又及早春時夢破寒衾觸遠思渺渺清川風趁
席迢迢香路雪團枝流年逝矣誰當挽吾道非歟久
自疑歸去田園貧亦好農書蠶譜尚堪師
斜陽開處破溟濛戴雪群山遠色同臘盡猶餘風侣
翦春來已見月如弓桑間豈止淹三宿天外何時到
一鴻賸欲消愁聞騁望愁心仍在晚烟中

寄答怡柯老姪原韻

渺渺孤懷方怨別迢迢雙鯉忽緘情老來詩筆同元
化難後游蹤異向平映酒朱顏聊自笑盈梳白髮總



堪驚親知若問頻年事爲道炎霜滿冀城
城隅南望艸離離又及春光欲暮期晴日風沙猶黯
黯客中魂夢耐奔馳逢憐高閣吟哦處盡攬諸峯景
物奇我獨塵埃牛馬走六年千里話相思

登涿州浮圖

攜節人意好況是早春天孤塔開舒眺平蕪遠積烟
穿沙寒水曲列嶂野山連嘈切風鈴語還如奉使年
范致能奉使過涿州詩云屋頭白塔滿鈴風

通會樓晚眺

暝鳥行邊列遠岑香清茶熟坐來深不須往事從頭
憶（辛卯冬予曾以急徵過此）猶有高樓緩步尋人語車聲喧落照
疏烟淺綠見春林閒齋路近東風暖歸去還攜月一
襟

齋居次友人韻

歷歷遙峰霽靄蕭蕭墜葉乾長貧知葬少獨客嘯歌難
夢覺歸途近秋兼鬢影殘餘生同脉望紙穴漫偷安
尺五城南地悠然佀遠峰乾坤誰郭泰邂逅有茅容
柳影涵窗細芸香拂袖重天應憐老憊還得素心逢



疊前一首韻送友人以乃弟事再游雲中（重九前一日）

木落鴈聲寒秋深野漲乾離愁惟我識同氣似君難
紫塞行應熟黃花采未殘縣知登眺處雲下憶長安（堂夫人時在都門）

壽醫士羅翁

九衢晴色送微溫縣得桑弧偕戟門紅杏繁來仁術
溥琅函啓處道風敦狂飈輭土同游地複水重山入
夢村最是中丞能愛客春衫莫惜酒痕

鷺鷥

公子風標迥不同水紅花外水涵空鷗盟鶴侶依依
遠葦岸蓮汀曲曲通疊嶂過時嵐影斷澄溪浴處練
光融詩家物色無人管惟聽漁歌颺晚風

紅葉

野水微波木脫時年年此景屬山籬含將晚照憑添
色闌入蒼松迥自奇露濯烟縈荒徑冷詩魔画癖短
筇知而今回首增惆悵誰向林閒暖一卮
幾處川原爛若霞西風裊裊夕陽斜老將秋色悲遲
暮小試春光補歲華幽恨那堪傳水曲醉鄉應是近



山家停車不盡疎狂興分付高鴻與亂鴉

題木蘭圖

須麋寧足侈英雄自有貞不見雌木蘭一劍清邊塵
軍書冒父名赴敵輕千里何必學緹縈哉書籲天子
金鎖鐵連錢戎行十二季應知歸後貌不似画中妍
錦繖與繡旂先後相輝映匪直凜英風且復推高行

画竹

陂陀斜帶竹交柯影曳凉飈舞態傞想見渭濱千畝
處潺湲一道野雲多

愛向淇泉詠美人報懷青玉未全貧蕭蕭遠籟丞丞
實應有鵁雛下碧旻

友人移寓 青陽人善畫

咫尺江東宅過從願不違知君相就意安處即如歸
曰歸猶未得小室喜無譁江上青山色摹來應更嘉

某公小照

長鑱白柄偶盤桓却賺人將野客看不是承平公事
少風流那得此閒官

成團蛺蝶繞芳叢緑媆黃酣數畝中擬向池邊行抱



甕山雲忽送雨濛濛

又代

肉食魚羹豈足論方畦媆綠雨餘蘇平生亦有悠然
處手把殘書皷菜根

盆梅

誰從寒谷挽春風移得幽芳慰病翁影正横時蹩宋
宋痕偏淡處月朧朧相隣礙屋書千卷好對巡簷竹
一叢恬底詩成清更絶含毫連日在香中

又二絶

護得嚴寒巧逗春閒齋風景一番新不須更羨羅浮
客但有梅雰便可人
雪中丰韵水邊姿都付高樓玉笛吹此日相逢堪一
歎幽居憔悴捧心時

題挨梅小照

不惜衝寒往路賒一枝拗得雪中雰風流如此人誰
似記是林家與孟家
山郿水曲望迷離絶勝巡簷索笑時底事青驢歸去
晚寒香入腑正敲詩



看芍藥

尚覺揚州路未賒蕭然一室貯蘇華嫣紅姹紫都堪
賞未抵玲瓏玉色雰

缾中芍藥次韵

一枝紅藥殿羣芳始覺春歸特地忺素辟連宵看韡
影博山終日罷焚香尊前脈脈牽離思階下翻翻鬬
豔粧莫歎浮華易零落重簾風靜好彷徉

盆蓮新葉

榴火縣殘燕乳時青荷纔見覆盆池觳觳葉上宵來

雨先遣颸閒病客知

涓涓露下簌珠碎嫋嫋烟中翠扇欹為憶江南好風景低回不厭立多時

題画賀友人新婚

不見江東賦詠才仙葩却向画中開春深物色佳如許正好攜將插鏡臺

海棠雙禽

何必憶宣華且向圖中見妃子睡方濃憑仗雙禽喚

画荷花





一枝無語占斜陽秋入菰蒲水際涼不是閒情貪看畫聊將歸夢到江鄉

画山水

巖岫參差黛欲流雲波千疊樹千頭行來便與塵寰隔怪得山童也愛游

攜將麈尾荷節枝放眼高空寄傲時莫道清游無箇事閒心仍付畫中詩

美人圖二首應索

翠羽明璫各鬪妍生綃半幅解留仙桃花流水天台路若箇風流似答花

嫋嫋輕羅受晚涼娟娟人面映花光臨風莫漫階前立小蝶追飛也自狂

題美人把卷圖

淡著衣衫淺畫蛾臨風一卷注橫波紅樓亦有如花女輸與渠儂雅韵多

淀院無人白晝長坐來蕉葉襯羅裳攤書莫讀江郎賦寫恨傷離總斷腸

觀友人作畫即題其上 丁酉仲冬





憑將筆墨挽韶華寫出文翁沒骨花忽憶西郊寒食路夭桃臨水一枝斜

題繡魚書帙

人巧擅天工巧作臨池想素鬣與朱鱗蓱衢自還往莊生羨游儵詩人歌躍淵何當尺幅中亦有無聲篇

日長如小年

作計消長晝新題次第拈詩成還對酒樹影入虛簷

蠅

何事琴書室營營爾亦過青萍揮不去白璧點應多

難果登盤腹空聞止棘歌回看斜照外霜葉下庭柯

客强子賦豆腐走筆應之

一頃南山幸未蕪流匙風味比凝酥更煎雪乳抄雲子併作田家食案圖

友人小景

羇愁無那擾閒身展卷逌然滌胃塵巖畔青松松下路秋風妬殺看山人

惹袖閒雲拂面飂誰云巖壑此相宜君才如海饒知已未是科頭索句時



寄壽徐蕪江母孺人六十

回首平生事悽然涕淚中機鳴宵月白荻畫夜燈紅魏闕綸應下萊衣舞晁工千秋中壘傳落落幾人同

送友人歸臨安

河上西風一片秋蒲帆閒處送歸舟藥鑪茶銚君猶病抱影書空我獨愁鴻鯉未應妨遠道湖山久已待清游衡門稺子兒郤笛嬴得歡敖慰白頭

秋日憶故山作

獨客秋風裏幽居憶轉嘉泉奔常舞雪楓老漸敷嵾美畦三竿日清游一葉槎籬東堪畫處新鴈落平沙

秋雪和韻

重雲當曉暗牕紗天際俄看唖作岑木葉蕭蕭秋共冷賓鴻歷歷影偏賒無衣未免驚寒序多難何勞挽歲華紀異抽毫非我事祗應菊釀憶山家

寄懷陳用汝并以為壽

望望停雲八載餘伊人好在故園居籬縈畊澮閒觀稼門掩松篁靜著書佳客來當醅醱後枯筇換向雪晴初朋游不少齊年叟樂事尊前那得如



贈別劉述圃

曰歸蒯遣別愁生又向筠州攬轡行爛熳葵榴驚節序逢迎山水富詩情高安自昔稱多士稅舍何人醉一能為語僕夫須夙駕遙知父老候前旌

送友人歸里

竟逐賓鴻去秋原曉色寒離愁偏我篤古道侶君難藥向遙峰斸栖從野客乾歸來風味好知不憶長安

夜雪後四日長至

纔隨細雨浥浮埃入夜庭柯響漸催湧訝簷端留月

照還欣天意送詩來梅邊幽夢迢迢遠地底微陽脈脈回想見樓西山侶畫青尊須共曉簾開

己亥元日

莫從南鴈問鄉書八載殊方慣索居獲酒盈觴纔歲首春風入座已旬餘羣疴雪霽雲猶晴故國程遙夢不跡記得桃花流水外歸帆昨夜指吾廬

郵亭夜作

蕭然塵外此閒亭燈火虛窗入夜青有客胡牀延素月當簷垂柳帶春星雲霄意氣爭千古老大頭顱尚



一經叢桂淮南應好在春風回首歎飄零

水仙

泉石蕭然第一流宵將脂粉弄春柔風牽翠帶湘妃渡鬢髻金鈿洛女游翦翦霜飛肌不粟娟娟月照影還幽涪翁去後誰知己袖薄天寒只自愁

有索和綠牡丹詩者漫應之

風格翩然自一家敢將富貴擬瓊葩移來南浦鱗鱗色吹上東闌片片花醱後春醅光掩映肥時新葉影交加名園車馬過如織誰識仙人萼綠華

郊外歸途口號

行來僻徑未嫌長閒睇雲間送鴈行一抹遙山紆淺碧幾株高柳弄新黃樓臺綺繡連畦畛車馬塵埃接混茫杜曲春光人盡樂祗應老子憶江鄉

將歸有作

八載悠悠號旅人每緣多難見前因青山已負長閒志白髮差憐見在身破帽單衫畸客況花蔦菜晴古城春歸休幸有年時約且挈囊書上輭輪

靖海旅中即事



衾襆蕭然寄犢車行來百里侶天涯爭歸鴻鴈千行影何處清明萬樹花海近魚鳧常入饌風多檣艣暮依沙尊前有客頻搜句也博衰翁一笑譁

過德州　少隨先君宦此

孤城猶自枕長川撫景徘徊淚泫然應有甘棠縈綠野誰將循吏問青緗雲車一任成千古浪跡重過又八年忽憶追游清暇日玉泉樓外水涓涓

傾蓋亭

孤亭如蓋俯平川葺得遺祠識幸賢偶爾同心淹竟

日何期軼事著千秊須看庶見猶堪慰酬答於今歎
不傳再拜軒墀重懷古遙山烟樹晚蒼然

程孔佩生日詩

松蔦情親廿載中相看俄作白頭翁高標欲擬凌秋
隺往事渾如踏雪鴻門外清波漁笛月籬邊小市酒
旂風寒蘭握桂身行樂未信彭佺不可同

發夾馬營渡河將訪故人於袁浦途次口占一
律

擕得輕裘作漫游飄然眞覺此生浮羣山盡處俄臨




水我馬瘏時又喚舟沙樹離離村市近雲濤莽莽大
河流駛知今夕袁江月應有清樽澣客愁

題友人小照

尚記圖中肄雅時堂堂祖武竟如馳閒閒明月盤龍
鏡正照青霄翥鳳姿一徑喬柯流遠蔭百城家學引
長絲臨溪坐石非君事好寫于思向赤墀

雩孫樓晚眺

樓前山色遠霏霏樓外人家正夕暉千里長風收雨
脚一鉤新月上簾衣東華塵逐車聲起南國書隨鴈
羽稀徙倚危闌何限意欲攜壺榼寫金微

元日

三載城隅寄一枝棲盤又及頌花時春隨夜雪茫茫
入書盼歸鴻故故遲彭澤都無餅裏粟香山猶有病
餘詩柴門澗水西莊路極目飛雲　遠思

青笠山房詩鈔卷四

男　代恭　謄

孫　承勛　恭校

青笠山房詩鈔卷五

舒城許登逢聽菴著

今體

重過鏡齋留贈

不用逃虛已侶仙巖扉窈窱路潆縈緑奩開水鏡疑無地翠壘山屏迴帶烟盡日書報來別苑有時漁笛起前川喙餘更陟層巔望淼淼湖光去鴈邊

七季重到經行處添得繁陰繞曲闌已識浮榮皆左計何如小隱足清歡孿風徐度茶香細水氣生涼鶴夢殘他日青鞵仍有約一峯一石與盤桓



題湯純公所藏画菊 江寧人客三河

作意鬬霜華秋芳亦自㝡靈均餐不盡祗合種陶家

客舍秋風裏開圖繋遠思東籬江水曲采掇竟何時

過訪張丹園城居

幽居何必遠城闉小市南頭一徑新已爇軒墀迎好客仍驅詩酒送蕭辰山披殘雪爭臨堞樹裊長烟欲逗春我亦疎狂同臭味頻來應許拂衣塵

贈用勉徐學博

絳帷開處侶幽居翠滴遙嵐宿雨餘華蓋峯邊拱學舍經術疎來工治鑄文心無礙弄琴書多君伏櫪歌猶壯笑我搶鳩翮本疎掩户經春稀把辭緘詩一叩予雲廬

春日過白水禪林作禮大士像前回憶昔游約畧將三十載距先文林造像時甲子一周矣溪山侶舊人事推遷不勝波斯匿王之感口占二詩請某和尚喝政

忘是何年別重來認梵宮鳥聲如喚客松籟盡談空蹬滑經春雨蘭香隔嵰風擬隨清淨侶結社此山中



竹樹交加碧溪山浩蕩春擬幽時得句禮佛轉思親湯話頻年夢還欣見在身喦泉清可啜一滌胃間塵

小詩六韻為某移居賦

丁卯哦詩處予嘗居此欣聞出谷鶯簾開堤樹繞雲霽遠山橫散帙從吾好支扉隔市聲蘭滋新和土茗瀹乍移鐺我老遺塵慮時還繋故情好呼黃篾舫重湖滌溪行

贈清泉碧和尚

南望雲深處心知選佛場龐眉僧臘永默坐道心長

山鳥馴鐘磬松苓足稻粱何時饑不偕來領木樨香

代祝鄭樸存百歲翁

屈指鄉三老於今首鄭虔身將麋鹿友名與鵷鵠傳
蘭茝紉芳佩山川數大年長筵秋色裏樂事迴如仙

以近作貺家仁長口占代簡

一榻分僧屋蕭然病起身有愁因佛減相賞得君真
謖謖松陰吹依依月向人奚囊餘舊艸間為拂流塵

夜泛

艇頭見月月初寒好月依人信意看霜動秋林紅籔



籔煙低晚水白湯湯隨將饑影何嫌宋坐到三更未
冣闌茶罷香銷無一事還應高詠撫闌干

題友人池亭

綫曲清流入杳冥芷孥含白荻芽青游鱗聚處波成
綺宿鴈來時月滿汀幽思渾隨沙嶼遠醉眸還為水
風醒憑舡試發中宵咏應有高人隔舫聽

祝羅迎五

萍跡何緣再合并春風秋月序俄更奚囊句好容高
詠石鼎茶香得共擎況有軒窗饒景物那能鷹隼殢

飛鳴桑弧縣處長筵啓座引涼飔曉正晴

送李明府之吾邑

春風拂錦鷁指顧向南天摛藻名先著烹鮮績已傳
望如楚令尹官傍漢神仙桑梓膏應溼謳歌我獨先
縣懷鶴渚月揮手鳳城烟湯摋三季報鈞衡溼大賢

送吾邑嚴尉

離懷秋思賦難成闔道驪駒欲戒行蓉幕風流看小
試山疆父老習佳名都亭宿雨浮塵斂驛路涼飔脫
葉輕冀北淮南猶未遠五雲高處聽遷鶯



祝某公五十時擢江藩

秋色西來滿禁城五雲多處極星明璠筵我已頻為
客天路君方遠問程世緒聿傳江左鉞聲華久重汝
南評涼宵合醉如澠酒蟲語環堦月到楹

贈侍御某公

峩然斧繡仰光儀披拂清風慰所思百里循良傳懋
績千秋藻鑑重當時柏臺宵靜看霜集棠樹春濃有
蔭垂況是玄亭今咫尺倿芭問字肎遲遲

寄祝曲靖太守代

蓉幕開尊月到遲光浮南極望離離巖疆已著循良
績　聖主何勞頗牧思彭蠡波連明水潤明江在思明崆
峒山兹艾峯奇羅艾仙山名在柳州他年應笑黃丞相勗業徒
誇治郡時

酬某翰撰次原韻

先生賦贈一篇詞意雙美而自署曰打油歌蓋過
於謙抑耳若予奉酬之作乃真所謂打油歌也
不知大方家以何語品目之

水萍踪跡帝城隅相贈何來照夜珠日下高梧君翽



鳳月中寒樹我驚烏弓闢霹靂穿金柳歌按琵琶倒
玉壺文采祇今饒禁旅抽毫應已鏞三都

祝劉母李太恭人

篋中文藻墨猶新子政當年迥絕倫曾是蘋蘩歌季
女蘇來閨閣有傳人慈顏自畫盤前薂高志同欽雪
後筠喜向初陽陳綺宴胎仙交舞鳳銜綸

述事寫懷祝吳棨戎代

迢迢西塞駐行旌多少殷勤把袂情歌發當筵開對
酒盤挑永夜細論兵含香自昝傾郎吏擁節於今羨

弟兄座引凉飔秋正好翩躚舞鶴傷長庚

七夕簡任柏堂

老樹含風晚苑清迢迢銀漢帶高城感時無那經秋
序抱拙何當事遠征擣素敲中螢照冷穿鍼樓上月
痕輕簾開忽見雙星渡賦就知君别恨生

寄懷方貢玉拜以爲壽

於君情倍切翻使賦詩難欵語披襟得機心入座刊
遣愁仍五字隱迹自重巒願得長筵月頻來倚醉看

某友雙壽



客裏居諸屢判年長筵風物憶悠然栝香鸚鵡凉飔
外樹擁丹黃野嶂前會有雲璈喧夜月還看賓鴈入
秋天南山頌罷萊衣繞雙倚筇枝作散仙

送左洛三昆季捷後南歸爲母夫人稱壽代

凌烟松蓋晚森森忠毅堂前護綠陰長得新枝當日
事聆來慈節幾年心三都賦後驚新艸四序詩成有
嗣音皓鶴青冥流睇遠臨風聊與託長吟

送李友令合肥

楊柳陰陰伯趙鳴高軒行處擁雙旌謳歌竚聽來箏

浦儀羽頻瞻向鳳城翠入逢嵐懸鳥影天圍巨浸澥
詩情如今正好援琹坐飄拂薰風四面生

贈趙開雉明府

滇國誰云道里賒才名久已動京華擬看隋苑新栽
柳却喜山𨙸徧種花（自江都調吾邑）不使庭喧驚鳥雀應成
吏隱臥烟霞題舁共羨神明宰半部經綸澤萬家

祝周太夫人七十代

宗宗空閨鬢已秋嘷猿聲裏暗生愁松風自拂千尋
辟𪁺羽頻騫百尺樓顛顙已欣甘雨潤榮華直向暮



季收蒼冥有意酬懿德蘭桂庭前繞杖鳩

某翰院太夫人壽詩

禁御頻年載筆隨高騫雛鳳羽毛奇烏頭會下旌門
詔黃髮欣當獻壽時五色萊衣輝象服一編經學引
蠶絲北堂春近長筵啓歷歷梅花照酒巵

喜友人至自蜀中

榴火生花燕語椽故人襆被坐青氈重逢色笑來三
蜀一別居諸隔幾年眼底風塵王導扇門前車馬祖
生鞭錦官不少英雄恨痛飲何妨讀太立

悼王烈姬代

燕山越水路悠悠玉骨驚傳閟古邱立石祇應思婦
化新詞那得雪兒謳七絃音絕㲚難返一劍風清志
已酬最是多情荀奉倩香銷夢杳不勝愁

甲辰元日

旅居元易感况復在兹辰寒吹留殘臈晴曦俗好春
湯多新節物猶是舊年人門外應無客吾生正食貧
揬曆驚韶序臨風首重回吾家群岫外梅信幾番催
社事行當及歸帆且未開只今猿共鶴踪蹟定相猜



贈別友人

浮雲物態每堪驚倦眼逢君爲一明橐貯多金輸陸
賈歌彈長鋏笑馮生溪風颯颯催歸櫂簷月依依見
別情鴻羽東西寧復計好將書札慰牂荆

別劉薦馨於涿州

長嘶班馬忽分投清淚臨風忍自收甘苦嘗來貧亦
病間關值處語難酬深情詎減花潭水愁思偏當葦
岕秋莫怪頻年歸計切霜華生領霧盈眸
行白溝河上風物蒼凉念薦馨病不知已漸愈

否悒悵久之口占二十八字

擬共溪山小結緣行行何意病相牽西風斜日車中叟每憶臨岐一黯然

趙北口書即目

匼匝湖光一徑穿汀浦岸柳綠如烟行人可惜匆匆去不放清流半日船

濟寧懷柏堂客蜀中

任城城下水湯湯曾共任濤繫野航此日歸鞍重過處棧雲峩雪杳相望



衙齋為友人賦

衙齋風物好儼在翠微闈地僻連方罫臺高入遠山種蔬常按候抱瓮每蘗閒應有耽詩客於茲數往還

過訪劉司馬竹邨

千里槃門絕素書故交蹤跡久相疎論心每憶銷紅燭奉母欣看饌白魚已是新猷傳濬導無勞舊史志河渠葭蒼露白西風裏一訪伊人水涘居

廣武道中

廣武山前夕照催寒風掠面路縈迴當年戰伐徒遐想平世英雄等不才芻蕘畦空輸絡繹波濤鬱岈聽喧豗行來何限驚心處龜坼原田旅鴈哀

官柳

斜拂東風遠帶烟長堤官柳最嬋娟而今萬樹髡都盡極目槎枒晚照邊

與又臺振文同過竹邨河干行署

巾車行傍大河隈野色蒼茫夕照催麰麥有年謳鄗屋雲烟何處認繁臺垂髫水過魚苗長柳絮風輕燕子迴羈旅頻年稀賸集那期懷抱此中開



壽南陽鎮臺

弧光烱烱燭高天幕府聲華奕葉傳小隊成邊開細柳新詩吟處倚紅蓮鐃歌聽徹揮戈郭犒士觴浮浸菊泉幸忝葭莩容末座好賽〻往艸佐長筵

答吳近斯來韻

綠陰深處草玄亭襏襫相過屢叩扃老我江郎才欲盡多君阮籍眼偏青嚶嚶鳥送林端語瑟瑟秋隨幕外螢龍笛鳳簫賡唱好不將蹤跡怨飄零

贈別閻臥蘭歸秦中感事抒懷兼答來美

離筵風雪暗梁城豈意仍同淇上行隔面音書憑過鴈驚心節序聽啼鶯白衣蒼狗渾多變芳艸垂楊總繫情貽我詩篇清若水長吟時復對孤檠

題學稼圖 陳姓浙江人

春疇彌望綠雲橫短短秧針刺水平掠燕鳴蛙谿上路輕衣軟履畫中行也知湖海多同調無那心情恣耦耕半軸生綃圖不盡更將新句寫柴荊

冬日書懷

流塵如霧九衢黃滕六潛滋巽二狂客裏頻年雙短鬢閒中數卷一方牀張儀舌在談猶劇趙壹錢空氣不揚謾說園田歸便好僑風非復舊江鄉



爐面烟消短燭昏鮮鐘鼓裏靜千門梵林每下衰翁淚解綢欣叨 聖主恩旅夢迢然依壯壠春耕久矣誤西原兒曹莫歎歸程緩猶有窮邊永錮黿

歸自京師再過瀋陽又臺劉令留榻西齋三閱月雨窗無事記之以詩征息初平鳴無足錄

時雍正甲辰立秋前三日

亦命巾車亦喚舟冥鴻南北久無儔重過清署逢劉罷喜聽循聲滿豫州樹亞低垣窗蔭綠鶴鳴疎雨氣含秋漢陰不是忘機事幽閱何當幾月留

留別又臺

匈匈物序又高秋盡日閒齋作臥游幾堞蒼山心自遠一聲鳴鶴地偏幽情深侶水流難盡詩癖如蠶緒獨抽長短亭邊歸去路斜陽楓葉轉生愁

贈別李藥亭兼酬來韻

襬襶無嫌叩戶頻官齋宋宋寄閒身三年踪跡成飄梗再識須看是故人好句吟來當夜月秋風起處送



征輪短長亭畔垂垂柳望裏蕭疎已愴神

初冬過白水禪林口占四十字

穿山危一徑徑轉得祇林縣水經寒溢蒼巒帶霧深頻年逢憶處此日靜觀心願滌緇塵袂時來聽梵音

見有作四望亭詩者予亦戲成一首

為亭最與客程宜況是風光面面奇僭爾孤雲飛惹袖俄然羣巘立當肴題名自選巖間石把筆難搜象外詩可惜游人歸恐晚烟霞辜負夕陽時

與照郵劉君別幾何年矣丁未夏初 尊憲副

招余於潯陽榷署念君尚在數百里外莫由一晤而君忽以寧親來自饒州相見而喜口占爲贈情見乎詞

何意君能至鴻音不待傳肴擬三雅酒月破一江烟溫凊依油幕蕭閒託素編新詩饒雋永把卷爲逌然

苦雨次照村韻

逢山那可辨漠漠野雲同百感殘編裏孤懷積雨中春於何處好孥定幾時紅轉覺陽和減颼颼掠面風



仲春六日爲用方宗人揆辰賦贈二律

帝城欣識面又聚水雲端伴我閒於鶴多君氣侶蘭鬬茶官舍晚剌韻渚亭寒好在縣弧日鶯孥取次看

曾聞黃鵠詠更誦白華詩世德推吾族遺風應在茲舒眸橫遠嶂把醆度輕颸却笑衰慵叟拈毫得句遲

夏日雨晴涼水彌望與諸友泛舟江上越小覇湖甘棠以歸即事口占

過雨江村随處好爲呼卬友共凭舷長天野潦行無際碧樹蒼崖望可憐杳杳僧鐘傳古寺濛濛水閣裊晴烟蒲葵扇子渾閒却到面薰風已颯然

雨後游琵琶亭次韻

鏡裏雙桃此暫停鵁鶄鳧鴨滿沙汀蒼波杳杳迷郎徑灌木森森暗野亭茶竈喧時孥乳碧巖雲開後髻螺青爲憐司馬賦詩地添得漁歌幾處聽

潯烟水亭次韻

烟火千家水一灣虛亭恰在鷺鷗閒江風軟處人爭渡客舫停時吏抱關不少歸心随鴈翅猶牽遠夢到廬山紛紅駭綠斜陽裏寫入新詩共解顏

節壽詩爲宗人用方母作



荼蓼嘗來四十年孤飛黃鵠影凄然旨甘自慰姜姑老襁褓何期嗣子賢淚浥機絲宵映月塵封匳鏡曉含烟何人椽筆如中壘壽母應同列女編

次友人烟水亭醼集元韻

照面湖千頃支筇路幾灣佳名猶自著往躅已難攀把盞延孤月憑軒揖遠山蒼茫圖畫裏分得此宵閒

聊此羣相逐都教俗自删晚聲林葉路詩料夕陽山野吹孤鴻外新霜萬樹間平生玄默意戀此欲忘還

好友良難得招邀快所如雲邊看放鶴濠上樂儵魚

月出山烟霽霜深塞鴈跡白頭詩興在滕事肯教虛

秋館雜言

望去天西大火流蕭然客思晚悠悠已知翠岫空空
谷那復閒心託蹇修摵摵千聲風入樹范范四照水
明樓題書好付潯江鯉爲報歸程是暮秋
江上西風日夜催陰蟲切切語喈喈茶烟起處香先
透吟思牽時箔未開缺月多情娛客早遠山如笑破
雲來揆奇賴有吾宗彥約我乘閒蠟屐陪

雪中作




閒看餓雀下聯翩爐獄連朝望杳然麥朧飄來同好
雨茶鐺煎處抵名泉丞丞暝色江郊靜壢壢寒聲鴈
陣傳屋外梅花應有信鄉心聊付水紋箋

贈承天老僧用除夕原韻

野鶴蕭然物外身拈椎豎拂幾經春猶耽詩味同禪
味肯使今人遜古人鳴磬時呼羣鳥食開簾便與萬
山親茲辭已訂重來約臢偕交言瀞客塵

皖邸即事

號風千樹晚如雷漠漠頑雲積未開老去游踪千里

怯予方請辭江陰學博難餘心事十年灰都無舊識虛懷刺往寓方氏今兄弟皆古人矣
偶發孤吟佐舉栝却憶城南登眺處危
亭蕭爽大江迴先一日游大觀亭

雨歎

雲脚低垂雨脚斜狂飇盡日撼窗紗江鴻嘯侶猶爲
客社燕驚寒未作家桃蕈無端生遠夢橹旂何日到
新芽可憐菟杏匆匆過枉却春風一度華

辭免江陰學博喜而成詩寄諸同志

從教人笑虎頭癡擲却微官愜我私把酒拈毫餘興




在亾羊失馬寸心知買將嚴壑眞成拙賜得烟霞定
幾時臢欲裁書寄卭友停雲極望鴈飛遲

束于喬七十

柳外鶯聲悵別離堂堂但歲不堪思予庚子春別君今數載矣君
恬世味頭應黑我倦征途鬢已絲緗帙緘來猶舊物
兒駒騣處識奇姿芳林勝日賓筵啟好引南薰醑一
巵

送友人偕游泌水代

如鵞新柳映離罇書劍相隨弟與昆佳士同應趨壯

海大令謂某素心還侶在南邨千林落月聞鷄唱一路春
山蹋艸痕好向高人遺跡處解鞍臨水共評論

報恩寺塔

直上誰堪與並尊重重金碧俯城垣捫參歷井無多
路貯月含風自有門瑞靄繽紛留法象滄波頃洞立
深根憑闌更喜雙眸豁浩蕩江湖遠近村

汪炫文歸窆南徐率挽一律 任精堪輿

何處洪崖笑拍肩空堂一閟已更年紛華世味心能
澹少小家修事可傳嗷嗷猿啼鍾阜雨交交鳥鳴甕



城烟多君久攬溪山秀不待青烏問墓田

張母劉太夫人壽醼詩有序　代

大中丞張公之撫江右也
上命奉其封母劉太夫人以來政治之餘服御敦匜
鄉趾進退脩其數而服其勤陶陶祇祇乘間於
當官　恩至渥也六月廿有七日為太夫人誕
辰諸屬員謀所以助家庭之歡者竊計籩筐甘
脆諸儀物弗獲登於門惟是作為詩文以稱述
太夫人尊榮壽考享有厚福為世所難遘者將

必莞爾而受之昔魯之詩人頌美僖公必致意
於壽母蓋考鍾慶之原而得其所由生論成善
之功而歸於所由致非徒發乎情固已合於禮
矣而繼以空大夫庶士之一言則其所以頌美
之旨也我公挺生世閥早掇高科歷仕有聲
宸衷簡在爰作鎮於此邦主以清心翕以和氣巨
者細纖者簡如棼絲之挈其緒如沸湯之撤其
薪如懸鏡之印物以形而不自留其形也十有
三郡之廣歸於埏埴俗易而風移莫不仰而祝



之曰我公庶幾膺殊獎顯秩使吾儕快所瞻依
乎又莫不仰而祝曰太夫人庶幾健匕箸受祿養
茂延其算以為吾儕大母乎蓋其合士民千萬
人之歡心以事親者如此是迺可以為空也已
某能薄才謭承之分巡幸藉我公之幈幪而獲
聞太夫人起居不勝其欣且羨焉輒自附於魯
詩之義敬成五言近體四篇書而進之以侑三
爵所愧學荒而詞不文
甘雨連畦潤薰風拂檻過絃匏讙里巷翟茀鎮山河

寶婺雲邊彩蚪松嶺上柯萊衣陳法醞應見壽顏酡

幕府猷方遠高堂慶自餘侍養公退後問寢夙興初

共識推恩渥還看愛日舒潘輿行處擁此樂更何如

雅詩歌孝友仍見古風存文采弓裘續簪裾棣萼蕃

循聲留浙水喬木蔭于門紫誥從天下頻年荷

主恩

滕地推江表來游引興長雲生連楚岫江遠入吳鄉

春洞尭斈實秋林桂樹蒼何當躬攬擷爲佐九霞觴

寄懷劉藹馨并題其鷦巢書屋



湘江何處寄相思衡岳西來路逶迤雲影宵懸迷艸

閣溪毂夜靜落清池名山杳杳秦人洞芳草離離楚

客詞徒結此中猿鶴戀循良時譽掖庭知

上林珠樹望離離却向榆枌偕一枝鼯鼠河濱堪共

適蟁魚卷裏漫相嗤由來廣武棲遲日正是嗣宗賞

異時極目停雲勞遠夢三年鴻燕影參差

疊藹馨原韵

小結書林藪尺巢閒將露翼倚烟梢居寧擇地心常

樂力不凌雲世所嘲賀廈漫勞飛燕雀綴枝聊可藉

瓠匏周靈魯瑞非吾事任說鶏門與鳳郊

繼棲無意託聲名小杨軒居亦近情四海於身皆俯

仰一枝隨分且飛鳴山林舊侶心猶在風雨中宵夢

不驚讀罷莊生齊物論始知大地有鵬程

詞林別館建深巢已避雲關第一梢飲水分同差自

適穴書心苦漫相嘲飛騰豈必圖千仞棲息聊因繫

一瓠若遣卭園隨野性未論東郭與西郊

卜築無材嬾近名暫將微物寄幽情畧同莊子爲言

寓敢效張華託賦鳴縱有樊籠何足累更無矰繳底



須驚羽毛欲作填河報路隔天橋尚幾程

冬日喜晤友人賦詩奉贈并送其游南昌

千峯戴雪遠嶙峋歲晚琹書此結鄰豈謂桂叢招隱

士還欣蓉幕得高人舟輿飽歷身偏健魚鳥忘猜意

自淳怊悵江皋南去路艸青波綠又逢春

賖郵夜至潯署次立春元韵志喜

乍聽跫音入還欣夜色和循渥江漲嶽僻馬月明多

酒味酣中聖詞鋒削太阿宵行淸更絕醉尉不須呵

湖上書即目

攜羣湖上路望裏一番新日挂蒼䨴霽天浮碧水春
野梅開傍渚溪鳥過衢人向晚看圖画扁舟快此身
停橈眺野趣游目上高峯一水王維畫層雲杜甫胷
歌吟留蘚石徙倚傍嵩松峴首風流在還欣此日逢

春日即事次立春元韵

江風入夜駛頻過長日郊原氣未和望望浮雲連水
白坐坐新柳猶烟多佳辰自合喧鐃吹獨寐何當遂
澗阿箋舫巾車都好在年來應使遠人呵

憶故園



茅齋也自富清閒一席三椽竹樹間長史顛來頻漬
髮支公談處每開顏何當魚美淹賓館好逐鴻歸向
舊山新柳坐條彎破蕾兒童悲已候柴關

予兩至潯陽皆與荻洲同客官齋多暇送抱與
懷朝昏無間致足樂也二月六日為君懸弧
長漫成長句放歌引滿用致南山之祝其詞
質而不文亦家人之誼然耳

忽看晴日滿窗紗瘟藉春風到杏彎此地江山都入
畫他鄉儔侶似還家含毫漫笑謀生拙行樂誰如奉
母奢況是求人今側席坐雲天路正無涯

青谷楊明府招集烟水亭歡飲竟日賦謝

呼來舴艋破浮痕水上孤亭靜不喧霜入林楓紅照
眼烟消廬阜翠當門何妨登眺非吾土不少鳧鷗似
舊村更喜愚山曾作記每諳封處典刑存
浮天一鏡古城阿明府招邀喜更過峙樹蕭蕭孤塔
迴江風颯颯遠帆多清吟漫擬悲秋賦雄辯還同斫
地歌樓鼓聲中車馬散如珪已見月臨波

庚戌夏照村自鄱陽移家江州為欲便省覲也



漫成長句奉贈

甲乙初開邸第新雨餘堦樹淨無塵攜將婦子琴書
伴來及庭幃燕喜辰遠岫當窗時得句深梧貯月好
留賓却憐霜鬢衡門叟歸思相牽又問津

又代

將家開傍古城東棨戟油幢一望中撥刺江魚供退
食斕斑萊服舞休公閒庭有樹凉先得夜月催詩興
不窮更喜匡廬山咫尺雲烟開處碧叢叢

贈友人

把袂春風杜若洲匆匆時序又新秋雲山烟樹歸程遠細雨孤燈旅夢幽彩筆攜來人未老丹經展處致旋收琵琶江上蓮亭畔猶有當年李郭舟君時客江州觀察南康太守署中

琵琶亭作代

閒理輕橈破野烟琵琶亭上思悠然無窮山色疎林外不盡波光畫檻前敖蓼青蒲爭爛熳浴鳧飛鷺共留連斜陽誰弄滄浪笛也似鄰舟響四絃

贈劉照村弁壽



潯陽今再到風味得逾親盡日娛斑綵何心憶佩紳謳吟隨地發時序坐來新靜對秋燈裏牀書自拂塵長筵秋色老班坐一欣然嵐氣濃疑雨江光澹寫天茶聲峨雪水幌駐赤檀烟寓目皆佳勝何須慕列仙

送人歸樅陽

幾疊蒲帆向曉開潯江東去望悠哉良朋忽作他鄉別旅病仍孤艸檄才繞䌸烟雲應著句成羣鷗鷺久忘猜瑤華莫惜頻將寄雙鯉乘潮日往回

漫興

把卷何須更掩扉齋居宗宗過人稀早衙放後蜂巢靜高壘蠶殘蟻陣歸盡日楊甎閒近渚連朝山色淨清暉葦間便擬延緣去閒著輕蓑上釣磯

賦答西林僧知旨次元韻

官舍何妨過蕭然物外身雲山香刹古鐘鼓法幢新探簇詩皆好忘機語自真西林多淨侶應是爾超倫

答某廣文元韵

攜將彩筆重彤墀一代龍門衆所儀彭蠡波光澄藻鑑匡廬雲色照鬚眉紗帷喜見諸生擁玉案曾投野



客詩楓葉蘆花江上路行來應憶笞游時

庚戌秋日有皖江之行小詩留別用方

淼淼烟波一櫂輕蟬鳴疎柳鴈邊征哀猶浪跡潭堪笑志在逃禪未易成梅子山邊雲樹杳余公祠外暮潮生茶甌松塵追隨慣愁絕當筵唱渭城

別劉照村

重攜書劍上扁舟滿眼新霜正蓼秋歲序匆匆隨過鴈游蹤泛泛笑輕鷗烟霞廬嶽時牽夢魚鳥崇湖憶共遊別後應知相望處臨湖寺名南面水雲浮

次某使君來韵

祖德曾聞紀太常才名今復動巖廊秋窗月皎謳吟發氷署宵閒笑語長攬轡池陽新奉使留恩姑孰舊循良扁舟此日經過處相望伊人水一方

秋日過訪又奎憲副於皖江臬署賦贈一律

甘棠幾處碧陰濃南服聲名代起重君家四世俱官江左廉有積儲資轉運身先郡國領朝宗時皆漕始返褰帷近挹潯江水令叔持節江州作鎮遙瞻漢時峯嘉肺持平留牘少清齋暇日好過從



祝友人六十

不學游仙註鼎方彩毫緗帙自徜徉湖光入座常看畫松翠干雲飽耐霜臢俗鴻魚緘遠素何緣風雨話連牀遙知勝日長筵啟舞袖翩翻秫酒香

祝某邑侯代

昇上爭看御墨新頻年撫字意偏真融融大冶憑吹律落落高標迥絕塵青瑣彤墀欣令子桑弧蓮幕盛嘉賓烟嵐繞郭庭喧靜一曲鳴琴快此身

九日登大觀亭代

閒循曲徑步脩廊高處憑闌引興長近水遙山分夕照丹楓黃菊點微霜參差破浪帆千葉嘹嚦橫空鴈幾行身是勞人心自遠宵將佳節負秋光

青笠山房詩鈔卷五

男代恭謄

孫承慶恭校

# 青笠山房文鈔卷一

舒城許登逢聽菴著

## 序

### 曲靖府志序代

職省郡邑之有志其來舊矣周官內使職方士誦士訓總其圖籍而列國諸侯各自有史若春秋及乘檮杌其較著也　皇朝制准於周館閣儒臣方輯定一統志書行於海內由是省以下圖志咸集以徵星野以辨疆域以釐貢賦以核職官以載忠孝貞節勛業文章科名隱逸比於成周列國之史其事不綦重哉康熙歲在癸巳予奉　命守滇之曲靖既下車詢郡之故思所以善利吾民與夫不善而遺民之患者而郡志久廢無所於攷不禁喟然太息曰此大闕事非特無以副功令也乃敝其神於按覈易其心於延咨州邑之頤簿牒之緐靡弗攬也長老之覩記後生之傳聞靡弗括也出入進退綜核名實毀譽不得搖愛憎不得奪竊自附於三代之直道且念一統之志亦將於此有取焉尤不敢以不慎也編成凡若干卷湮淪磨滅之餘始復犂然可攷矣夫制治而無文獻以觀地之宜是却車而求行耳文獻備矣而無取裁以用之於民是飾車而弗庸耳故星野之徵非以驚高遠也為妖為祥修人事也疆域之辨非以示廣袤也為險為易不忘戒也貢賦之釐非以給嗜欲也孰緩孰急毋朘削也職官之次非以存氏名孰頌孰詛昭勸懲也至若忠孝貞節勛業文章科名隱逸之載所以垂金石而光閭里者猶懼表率之不先振興之鮮術以盖我諸父老為也志之所關豈不重哉予守郡未數載遽邁先大夫憂倉卒奔歸編成未暇剞劂後七年予與同里楊君竝謁選人而君得是郡過從談讌之餘偶及郡志君欣然力任予喜其有同心也遂以稾屬君為潤色而梓之而畧書所以纂輯之意於首簡俾後之人覽而思焉晰名好去惡之源而成擬議變化之政不若予之致歎於無徵則楊君實有以詒之也夫

### 尹氏族譜序代

尹氏籍於吾桐逾數百年矣其始有士魁者舉賢書

閒吾邑之先子若孫連欐接棟食指餘延皆以詩書禮讓蔚爲茂宗亦已盛矣丙子秋予奉 命主楚試事竣還朝過里門而尹氏修其族譜適成爰以序屬焉詩有曰君之宗之夫所謂君與宗者遠在封建之世其詳不可得而言矣間有擴其世系氏名纂爲譜牒以比於古之小史則亦謂之家乘然依古以來治亂相循兵火頻壘世之著姓往往仳離流散求其一綫之息而不得者而欲窮源溯本無所舛誤豈不難哉今尹氏之爲是譜也斷自前明遷桐者爲始祖及



今凡 世其間有徙之他邑者皆以次列名曰我不敢遺也 世而上間有貴顯者而系名不究則闕而弗書曰我不敢誣也吾聞諸易天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物固不可强同人必有所自生所自生者同勢不容受之以異松之不可爲柏也桃李之各自爲芬芳也芝艸之無根而葛藟之爲本根之庇夫亦各從其類已耳豈必梁公爲祖而後可稱世家也耶吾以是知尹氏之善爲譜也夫爲兄爲弟知皆一父之所出則其情親矣爲伯爲叔知皆一祖之所出則義不至於散矣由是而推雖親盡服窮而肫然一本有不容遏等於途人者則是譜具不徒以考世系詳氏名已矣因不辭而序其端

王氏譜序

王甥南思錫韓以所修家譜請予書其首簡予辭不暇以爲則其伯父乘六助之請曰曩者予與亾弟克超慮族繁而譜佚手自編輯將踵門乞文於吾子而克超溘先朝露予能無一言以慰之乎按譜王氏出於周太子晉典午以來其盛甲於天下顧年遠派分



多不可考乃撮其大略於前而斷以某公爲始遷舒邑之祖自某公以下十餘世則書之獨詳以其近而徵也世傳子晉遇浮丘公接以至嵩於緱山騎鶴仙去樂府相稱王子喬是也予竊疑三代以前太子亦稱王子故汲冢書師曠謂晉爲王子而喬或晉之別名其稱王子喬者猶之太子晉云爾不然既周太子自當姬姓何得改而氏王仙傳云云蓋不得王子之義而強以傅會之耳未可以爲據也若夫晉太保休徵之爲子光祿元通之爲弟譬諸五緯在天有目共

覩乃王氏所恃以爲重者嘗記先君子道過臨沂日將夕矣念沂爲二王及諸葛武侯顏魯公故里慨然興歎欲訪其居址而市人莫能知因於逆旅中然香再拜至於出涕夫數公者距今亦遠矣先君子追維昔賢之遺而感之如彼況爲其苗裔者耶王氏之籍於郃也田疇宅第參差相望髦士横經於庠序耆老扶杖於鄉閭彬彬或號爲聞家克起爲予之從姊夫奮自孤重益恢先業既倡建祠堂於所居之西割已田以供祀事又孳孳講求於譜牒殆有 於古者



尊祖敬宗收族之義而其子南思錫韓能不墜其治命殺青成帙傳示後人君子亦深有取焉覽斯譜也溯其宗系詳其名號及其行誼繹焉思焉旁搜而遠紹焉而爲子爲弟之道不啻接口澤於桮棬矚遺容於尸祭也今而後王氏之子孫其益有興起者乎爲之序以俟之

## 潘婺吳氏完節序

史家之傳列女始於范蔚宗東漢百九十餘年間僅十有七人其以節烈著者自班大家李穆姜而下不過七八人豈簡編漏畧而湮滅無聞者多歟不然何其人之難而傳之少也以予所聞合肥潘氏一門之中其姑某嫠也兩婦吳與某亦嫠也從容立節終始不渝辟諸窮冬沍寒草木枯萎而蒼松翠柏離立於氷縣雪壓之中古今人何遽不相及哉而吳節婦爲尤難蓋其夫某之亡節婦年纔二十耳而又未有子上則老姑下惟弱女空房號烏形影孤孑惟幸無尊恚之親侵陵之暴故得以安守志節而畢其天年蓋毀形裂身驚世駭俗之事亦非節婦所不能而特不



必出於此耳嗚呼豈不難哉夫婦之於夫與臣之於君其義均也値今聖明在上海宇熙洽委身仗節之臣末由以見而時一見於嫠婦彼其獨稟之氣專一而不可化如寒衣饑食出之自然不盡由於詩書姆傳之教用以風勵天下庶幾人有興起者乎顧烏頭綽楔之制載在令典必年踰五十始予之而節婦年未五十以卒其節雖皦然暴白而亦莫爲之請也雖然世固有獲旌門之榮者矣而或未合衆人之論則君子譏之雖其苟獲有不爲榮者焉亦有合衆人之

論者矣而或未獲旌門之榮則君子美之雖其弗獲
有不爲不榮者焉若節婦者其季則令典之所靳其
人則君子之所予也友人程孔佩爲潘氏姻家予得
於傳聞甚悉慮節婦之久而湮滅也輒撮舉其大者
書之以俟世之君子秉蔚宗之筆者闡幽而紀其烈
黨亦有徵於予言也歟

## 陟屺圖序

宗人用方之客潯陽也與予居比屋聚無時談醼之
餘悴然若有思者詢以故曰母老無異兄弟某之缺



定省者於今三年矣則涕下交頤曰嗟乎難矣哉凡
世之以節稱者或其子稍長可以恃其族屬強盛可
以庇其伯叔娣姒呴濡相存可以娛有是三者藉也
以成其義而世猶旌而顯之曰難吾母有一於是乎
蓋先人之齎志而蚤殁也某生甫一年吾母年二十
有五而王母幾七十矣家本歙邑王父始籍丹陽三
世僅六人而先吾父謝世者二兩從兄年亦不永吾
母終養孀姑恩勤鞠子飭蠱持危不傾門戶辛苦抑
陒以至於今屈指三十四年往矣里中人謂吾母智
足以理棼繁惠足以柔彊禦櫃足以教家庭使膺
國家烏頭綽楔之旌以顯於州黨望爲女宗斯其宜
也顧家之貲力無足以聞於有司采風者畧焉而某
營養於外舟車所至遠輒數千里吾母即不爲姑息
愛然倚門倚閭人情豈大相遠耶此某之所以重悲
也予聞而嗟歎者久之謂用方曰嘗攬史家傳次列
女大抵遭變故而著奇節者爲多然養老撫孫搘柱
門戶履變而不失其正若孺人者此中庸之行地道
無成代終之義君子所樂道也即不與旌奚憾乎古



之養親者其節纖以備微至於抑搔扶掖精至於無
形無聲日罄其志力悉其神情以自致而猶慮弗給
然而未可概也一介之士未嘗賦祿於朝又不能躬
畊而養挾不律以依人東西南北惟其所之其不能鞠
腟鄰前也明矣宗孫明復少以養母故屢入京洛干
謁公卿閒會有資給之者迺不復出後十餘年聞有
孫先生講易泰山下學者師事之則前京洛少年也
吾子才調斐然而虛懷嗜學俠腸甚熱而權度不爽
繇此傾動當塗獲其所欲度亦非難然後戢遊蹤而

依子舍磬其志力悉其神情朝昏寒燠靡有間焉以樂孺人於晚歲而大慰數十載之艱難吾子所以自致者不更侈歟以是思之空其中亦無不可灑然耳會工爲作陟屺圖成用方屬予數語因畧書問答之詞弁於端

泛舟圖序

劉子明之初從其尊公憲副駐節饒州旣而當路以潯陽榷政屬公兼攝公於是船泛江臯凡再閱歲矣劉子處則侍母饒州出則省父於潯陽片帆雙槳歲



常數四往還其自饒而西也泛鄱湖渺長江浩淼激涵氣象開豁若臨宇宙而游混茫信天下之壯觀也湖之中江之滸峯巒秀特巉洞谽谺芝山落星大狐石鍾其尤著者而盧山腹背延於二郡翔舞停峙凌雲氣而躋烟霏百折千盤莫知所極抑又奇矣若夫邨墟城郭連綿錯列賈舶漁舠相銜首尾汀蘆岸柳之駢羅湧隰危磯之彌望尤極莽蒼詼詭之致焉迺命工撮其大略繪以爲圖予覽之而不勝歎且羨也君子致養於親遠遊有戒故非奉其使令無事於行行亦無暇於爲樂而劉子之遊則以爲其親也饔飧不可以不虔寒燠不可以不問且惕然廑親之旦夕念之也是惡能已於行歟因以其間攬形勝玩景物興會所至作爲詩歌用以振發其抑鬱宣洩其和平辟諸行者之謠舂者之相閭里夜作者相與謳吟以言志豈非人子之至樂哉予別劉子八年不自意復相見於此竊窺其學日以進識日以超而又歎且羨於劉子之遊而樂也爰諾其請而書之以爲圖序

贈言序



觀察劉公旣解淮徐組綬一時能言諸君子咸爲詩若文以宣道盛美門下士裒之成集某獲受而徧讀焉喟然曰觀諸君子之贈言則受言者之人亦愈可見矣憶某年甫逾冠即聞今詩伯有遼左劉先生時方處窮山中不獲一識面壬辰客居都下則人人言劉觀察才且賢旣而交公之孫夏金我彭下榻於家久而所以知公者迺詳殆過於向年諸人所稱道蓋公以高閥儁才起家郡佐擢守括蒼歷監司陟洊臺所至輒有惠政迨持節河干勞績尤著遂荷 御書

之賜物望所歸衎且大用而公日夕不忘退休徃徃形之篇什某聞而竊疑焉夫公之處於世或有所抑塞不得施則亦已耳若公者身貴而效彰未嘗有所抑塞也方試而忽收之公豈忍自匿者耶而公竟引疾以去寓於昝所構之天許棲撫松調鶴吟諷不廢如諸生間取其已刻諸詩汰存十五更其部署一出而紙爲之貴謂復見樂天務觀於今日也某聞而慕之亟語夏金公之不忘退休是也曩者之疑亦欲其發憤所爲大有禆於斯世耳然而身既貴矣效既彰



矣席巖壑而枕詩書傳之以撰述賞之以友朋乘高建標因風振響執持文柄引獎風流用以追逐前修沾丐末學其禆益於世固未知孰爲後先也且嘗聞諸先正矣顯秩厚糈殊功偉伐物之美者也生人之所爭造物之所惜也聰明倜儻者流負過人之才蘊無涯之智舉凡所爲美者靡不可致矣爭之者欲其多惜之者欲其少馳鶩之情曷能饜乎若有道者不然心宅於虛行要於約識洞於微有所不敢盡者以還造物有所不欲騁者以詒後人視聰明倜儻者流超然遠矣蓋某所以知公者如此因序贈言而書以質之他日者幸識公而請事焉當更有以教我也集自某公以下凡若干人得詩古文諸體若干篇列如左

## 劉伴石詩鈔序代

觀察在園劉先生以詩名閩海內予往與同官江南接其風采言論賦詩倡和驩相得也眎予以葛莊全集中有哭其長子伴石君長句酸楚不堪竟讀每以彭殤同觀之說解之比予奉　命入都伴石之諸令子不鄙而問業予門而薦謦往還尤數閒手一編請



予序則伴石所著古今詩爲倪永清選評者予始驚歎觀察有子才而不克永其美洵足悲矣夫詩之爲物根極性情觸於物而形於聲欣慨愉戚蒼涼伉壯各有不同要以宣其所欲言而止故曰人之不可爲僞者聲也性情不深而誦一先生之言奉爲模楷剽掇皮膚爭長壇坫何異絳灌之譏陳亟相謂外冠玉其中未必有乎伴石生長世族際天倫之盛覽眺於通都大邑名山勝水之間紀事攄懷述遊贈遠興到詩成不名一體而和平篤摯之氣流露毫端諷之而

韻彌長咀之而味彌永此伴石之性情也吾聞其孝於親厚於兄弟直諒信於友朋賙恤加於族黨操觚削槧勵志舉場名著於時而與豪舉上人之邑季方壯盛而修鉅德長者之行以是爲詩操其本矣天假以季極其才力鼎升梯然舉足愈多其身愈高安能測其所至歟然如是則亦足以傳伴石矣嘗攷唐三百年詩人氏名爵里其閒數世相繼擅名於時若杜子美之繩其祖武韓致堯與其父有雛鳳老鳳之踰者指不過三四屈蓋天之於人富貴福澤猶不甚惜



而於才華獨吝焉何其難也伴石雖嗇於季乎吉光片羽與觀察牛腰詩卷並留天地閒子美一千三百六十七首不爲多君家脊虛一十四首不爲少杜氏韓氏以後復劉氏一門天所以壽伴石者固在此不在彼也使觀察聞予言庶幾易悲而喜乎

## 李階平詩序

李子階平以謟選入都與予同客劉薦馨所日夕晤言相善也階平爲東牟司馬壯臺先生令子司馬用循良文學著聲於時而李氏世通顯顧階平欿然嘗有以自下者平居卷帙不厺手尤善爲詩稿成輒以眎予或有所商搉厺取亦受之無悋情偶從予莚得王山史先生所爲課讀九經之法往復數四謂予曰王先生詒我矣繼自今將以公私之暇做而行之期以十年所不斁復九經者非丈夫也予曰不亦善乎夫士之不說學也久矣四子書外各占一經尋章衍句作爲八股以投主司之好叩以他經若桃源中人不知有漢魏也幸而舉孝廉成進士出身草草仕學判爲兩途胸馳臆騁茫無所印証以視夫目不知書



者抑豈能遠過乎吾聞古之爲學也於春夏於秋冬其教各有以也自十有三年而成童而二十三十四十其序不容紊也夫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學易可以無大過詩書執禮則雅言之秦火以後周禮論語孟子稍晚出而聖賢遺法緒言於是乎在故遂尊之爲經列之爲九所以使人交養其身心兼治其本末而可以備天下國家之用非徒規規焉博榮名徼利祿而已嗟乎念昔先民既沒伯玉不見古人之悲敘述見聞又不勝昌黎狂瀾既倒之感吾甚願子

之不虛其志而俛焉以自力也異時服官內外遇大政大疑博引旁通從容剖判使陋儒俗學猶知經術爲可貴非子之身實教之乎雖然世之博榮名徼利祿者強半治四書一經人也用力少而取效速既已群焉趨之矣子雖文史足用而十年間晨窗夜釭沍寒溽暑手披而口吟親師而取友以彼較此孰爲難易然則益堅世人不說學之心亦未必非子教之也是又可嘅也已歲之二月予將别薦馨南歸階平屬予爲其詩序予曰詩者三百篇之支流也子有志於經則已撥其源矣而又多乎哉因以所答問之詞撮書爲序且使質諸司馬公以爲何如也



## 浮香閣遊艸序

蘭陵管若谷名家子讀書喜吟咏以貧故出遊涉大江而北道齊魯達幽燕徘徊卑馬塵埃閒求所謂慷慨悲歌者而未之見蓋風俗與化移易亦已久矣既而策蹇出都訪黃梁仙蹟渡黃河弔忠武揮戈處酌泌水而飲之隨所歷覽與其交接會心處長謠短詠稾成納奚囊中久而會稡錄爲二卷名之曰猶戀艸曰登樓艸予嘗得而縱觀焉名篇雋句不勝指數大較奉東坡爲質的而心慕而手追之不遺餘力也遊之於詩相益有如是乎東坡之詩論者謂高出宋諸家之上爲少陵以後一人而潁濱則更謂勝之其言雖夸要亦未可盡非也管子生五六百年之後乃能奮然興起越凡近而景行古人其志良有大過人者夫東坡之在海南也少陵之在夔梓也固皆以遊而詩益奇者也然亦有閉門作賦多歷歲時以鏤刻萬物之思傳之以藻繢而遂使兩京三都瑰奇鉅麗與夫薄物碎事皆若承蜩弄丸於其手是又無藉於遊矣管子待試舉場方喀喀譚制藝而其志其力尤萃於詩辟升梯然級而彌高譬汲井然綆而愈深擬議變而變化生當不難揖前賢而隨其後遊與不遊何擇焉必曰有藉於遊也則予老而爲客且十餘年管子所嘗遊者予莫不屨及之室亦有窾啟時矣而問其遊艸乃不得管子之十二三抑又何也



## 曾一船文集序

予家吾邑之南去龍眠不百里時時耳曾子一船名

頃予以事至都門一船適先在焉客中多暇促數往還相善也既而出其詠物諸詩屬予繼作復裒其所著古文詞相與商榷且索一言序之自惟蹤迹萍蓬風波荏苒幽憂顛頓不可名言忽得一船所著讀未終卷灑然豁然不啻執熱者濯清風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而喜也夫文固難言之矣昔人有云古之名家自立機軸辭猶羣花各有丰韻或翦綵以像生或繪畫而傳影終非真也予深韙其言顧猶爲贋古者發耳至若俗下之文則更有不止是者人亦有言詒者



具白理司與皁揣摩塞其官長詞雖可聽而索索無氣以運之此無他言不由衷贋體之極敝也一船之文庶幾言達乎其衷者歟一船少負駿才研索深苦當筵授簡敏贍絕人使翔步於承明著作之庭直東阡北陌耳而先世之貲傾於轉徙蕭然壁立藉給脯脩以是游蹤所至上京師歷齊魯走吳越過西江泝湘漢抵巴蜀其間層城廣殿崇山巨浸迴谿脩阪冠蓋之所萃文獻之所留仙佛之所廬珍奇之所產猩猱魚鳥之所家莫不收之耳目發爲詞章極窈眇之思

窮變恠之狀坦夸歡暘則景曖風暄叱咤悲涼則海水皆立若一船者殆不難深造於古人之域矣嗟乎天之降才其得免於困抑者百幾一二而已故每以困抑而至於廢亦以困抑而底於成如予數年來蓋即自廢者也而一船獨肆力詩文與年俱積散華落藻籍甚公卿間艱難奔走適以成之又何憾乎夫詩文者人籟也亦天籟也天不自宣而人宣之我不能道而人道之其讓美於一船也宜哉不辭而爲之序迺欲以自附於知言妄矣



## 汪觀齋近義序

時文之盛由於善變然變而不已則衰亦由之功令以是登薦天下士士羣萃而修其業其間材旨磊砢度越輩流者所在多有顧工文字之心不勝其弋科第之心往往移於風氣之靡逐於時趨之異不數年而謀徙業什九不能專其志不及盡其才則其文安得不日敝乎夫文無奇平而有真贋東坡論畫竹謂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不可以爲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縱情直遂如兔起鶻落信哉斯言聖賢之理

自六經語孟以迨漢宋諸儒者言無所不載學者毅讀而深思之而得其所以然務推交通醞釀沉浸意有所觸機即應之伸紙濡毫河決雲奔莫之能禦此修詞所以立誠也尚何風氣時趨足以熒惑其耳目而使之變哉汪子觀齋與予交契且親其人望之莊莊然即之抑抑然聽其言侃侃然投之以事優優然秩秩然壯季淬志精求朱子之書連類於周程溯源於經子山村鍵户抱守一編今年五十餘矣試屢冠軍顧屈闈戰而感憤不形若有以自得者知其講於不



變塞之學深矣作爲制義其言滿車按之甚深不襲郛廓出之自然不涉纖佻吐茹奔放曲折瀠瀯未嘗不極文之變而秪自達其所見以爲言蓋文之眞者也比予潦倒歸里數相過從樽酒悲勞之間眎以所著近草予讀不盡卷輒大歎詫觀齋之才之老而志之專遽如是乎何不鋟梓以行而予爲序之夫以時文之變之逾甚也揣摩家鬪便爭捷方將奉爲指南而予輩藝能無敎乃函齒牙權得失強北轍以南轅誰則信之雖然原變之說爲欲矯枉而歸於正耳而又可過乎哉齊紈價五倍於朱而至今貴朱不貴紈者正也因序觀齋文而論及之請以質世之知言者

## 左玉振詩序

予任以秋試赴省道過南河馮艫眺望見巢湖淼淼渟泓如鏡山色蒼翠映帶平疇帆檣上下尾行於綠楊芳草之間河之北涯比宇連甍隨流曲折蓋左氏聚居於此儼然爲湖山主人而玉振少負雋才制藝而外兼噪詩名所謂人能重地者耶顧予迫於時日牽於儔侶望玉振之廬咫尺曾不得一過而問焉未



嘗不自嗤其僕僕也歲甲辰玉振以公車入都予時久客將歸行有日矣相遇於城南旅舍繾通氏名歡笑如素識由是數相過從得以縱觀玉振之詩曰倚霞吟者益爲咨嗟豔羡不能已也夫詩至於唐極盛矣其時以詩進士童而習之迄於白首蓋本業也後世進士用經術士率通籍後始稱詩譬猶足力已乏而欲行千里之途宜其至者少矣玉振乃由經生起而務張之凝神壹志篇琢句研短詠長謳累累溢箧方及詞賦各得數十篇珍異紛綸元黃錯互美矣哉玉

振年纔及壯輒臻斯境其才與力良有大過人者管子曰山高而不崩則羘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沉玉極矣如玉振之才力而躋之使高擬之使深當不難肩隨前輩寧僅逐其奔塵已乎予蓋於玉振有厚望焉予老矣衰病里居戶外事不一置問獨於詩文山水結習未忘春秋佳日檥櫂南河遊目騁懷之餘發玉振之詩盡讀之其咨嗟豔羨者又將不一而足也玉振索予爲其詩序遂書此以答之



竹香園集序

連歲客都門伸紙濡毫之日十常五六大都評次八股爲人作雜體文字詩道置之不談即作詩又半是遷官稱壽諸題倉卒應副語必吉祥字妨觸忤大雅一綫岌岌乎殆哉比者扁舟南返暫檥河橋郎走訪芝田沈子相與把背入林清風徐拂日影頻移不寒溫而意絜案上有新抄一冊題曰竹香園集予讀而問之爲沈子古近體詩手自汰存者以年爲序凡如干卷沈子詩人哉人未有意趣不佳而伎倆所臻乃更能高出者如予近年是矣沈子之詩濬發心源摽染曩哲陳言務去雋味可咀要自閒情靜境中渠雪而出興酣落筆縱橫自如空其進而莫之止也吾觀艸木之妖豔者類多得氣於春夏竹則清寒秀特沐雪枕風森然玉立錚然金鳴古色古香不可褻玩昝人擬諸鳥之有鶴人之有仙蓋恥秋冬之氣居多焉沈子用是名園即以名其集所自期者遠矣沈子往作五言古體一篇寄予燕邸他日又作懷人諸截句列予於篇首纏綿悱惻情見乎辭愧予老困樊籠復當壯上思與鄉里故人若沈子輩者一賡一詠相羊



山水之間而不可得也則願悉搜沈子高篇攜之行笥時一披吟彷彿身坐園中此君箇箇立雪鳴風於以滌塵襟而暢衿情良有賴焉沈子其許我乎否

劉照邨詩集序

憶歲已亥歸自都門檥舟袁浦走訪觀察葛莊先生詩屋所謂天許樓者低回久之因與其文孫照邨訂交自後雖蹤跡萍蓬而屢通問訊旣而照邨之尊人憲副公駐節江州予辱知於公也久扁舟相過因得再晤照邨官舍蕭閒烟波彌望匡盧山色近在數十

里與照邨把酒對之回念袁浦醼譚時忽忽遂逾八載予也霜顛雪頷覗昝有加而照邨顏亦如戟日居月諸寧可縻之使住耶所著詩歌會稡成集間出以質予緣題發思緣思鑄格緣格琢詞其聲不同而各極意匠陶冶裒哲要以宣其所欲言聽之而泠然有殊響咀之而悠然有雋味此照邨之性情也詩未有不根於性情而能爭長壇坫者照邨穎敏過人擩染家學朝昏省定而外攤書析義繼晷焚膏郎南北舟車未嘗輟業居常恂恂謹飭循法而趨對客無俚言



長語而款洽竟日夜人爲之酣適予所覩近時貴家子稍能削槧操觚輒高自標置面目狂張爲有識所嗟惜以觀照邨年方及壯而紾老成敦篤之行腹有詩書無豪舉上人之色予之愛且重於照邨者詎獨以其詩乎夫詩本性情而情與景傳香爐五老之匡廬彭蠡潯江之汙瀁環靈挹秀冠絕南州蔦莊先生宦轍往還屢見於吟咏令照邨復來游於此散華落藻輝映後先豈非劉氏一門之盛事哉而所識客如予者老鈍衰遲舊學荒落乃徇照邨之請牽連疇昝書其卷首欲有附於知言知人妄矣

## 贈李叔熙序

予嘗慨後世事鮮不日趨於下而失其初指者而醫爲甚河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瀹也先得大意後以藥物通瀹之古之爲醫者大抵如是今也不然艸木之物十七八金石魚鳥之物十一二升匕酌其數水火流其膏於古未有異也援證古經陳說素難外言時俗溫寒燥溼之宜內言血脈虛實五臟九竅之變於古未有異也然往往以要利之心行嘗試之



術藥餌雜陳徒以人腹爲發傲倖投之而獲中也其於所謂意者果有得焉否耶今夫奮袂揉梃傷人一指一膚其人固猶生也而有司必執法以繩於後若醫者不幸而不中其病則其人去生也蓋遠矣豈直一指一膚之傷也哉顧得與之殊科者特以本欲求其生而技有未善耳若乃要利以爲心而嘗試以爲術則與操梃而傷人者尚奚以異乎柰何積習相沿而曾莫知懼且悔也予曩至汴水識李子淑熙於司馬署中與之語知其爲篤實人也已復同客泌陽大

令所而予偶有寒疾李子藥之應手而愈客居多暇因悉叩其平生蓋李子少讀書爲諸生及入太學遂棄去舉業而專壹於醫人迎之則往餽之則不計其厚薄數十年來起沉痼而予以生全者不知幾何人矣挾其枝遊京師諸貴人爭傳客之求藥者必之李氏其郡守方公開藥局儲藥以待病者延李子主其治療晨戶未啟病者麇至李子以次徧診之心維口論使弟子執筆受其方藥閱數寒暑未嘗少間治必先根本而他醫或急其標末不能需久李子直詞正



色剖抉隱微人卒無以難也予欲倣元裕之紀李杲明宋龍門紀周漢卿件繫其已效者於篇而老人善忘慮多漏略也輒撮舉其槩爲文以贈使人知李子之奇中要以先得大意爲主亦猶行古之道也嗟乎人之疾病踵承而越人倉公既不可復作矣業醫者聞李子之風盍亦懼且悔焉相與三復河汾之緒言而忞其要利之心易其嘗試之術庶不至以紙費人費比類而貽譏也夫

## 西林寺僧語錄序代

廬山距九江三十餘里其麓爲南北之衝予有事會城歲必數過之道旁蘭若二林其最著者也西林創於晉太元中千數百年來廢而興興而復廢者屢矣今則殿宇齋廊以時修葺鐘魚拜誦之聲交出於林樾予因以知住持得人而僧知旨則曰此先師仲杲之力也師得法於博凡老人初住楚之武穴地屬要津緇流雲集師造接衆之所曰棲賢規制周詳齋供無乏往來者望之而趨繼席西林清齋蔬布綢繆措柱勤苦備嘗八年如一日也又曰此寺尊宿自晉永



禪師安禪服道光祿卿陶範爲建伽藍隋逹禪師模刻法身募修重閣人力齊以神輸並載唐歐陽率更碑記中時代頻遷寺閣已非其舊然諸道人名字猶傳道於人間者賴率更之文字以留之耳某也重念先師之勤苦而欲圖所以不朽其名非明公之片言其誰屬歟因以其師語錄詩歌諸刻並裒緇白諸人倡和之詩繕寫成帙來質於予予鹿鹿塵勞舊學蕪廢視率更無能爲役而於知旨之請頗有耻焉此亦孝子之永思也與彼妄災棃棗自博名高者不可同

年而語矣書其首簡亦庸以示勸云

青笠山房文鈔卷一

男健敬編

代恭謄

孫承恂恭校



青笠山房文鈔卷之二

舒城許登逢聽彝著

## 壽序

### 老母七十壽序 代相國李年伯

往余捷南宮幸廁許公緯蒼後客寓燕臺握手講論相善也蓋古之老成魁壘之士吾必曰緯蒼焉緯蒼作令嶺南著聲循卓人期其大用卒以不善脂韋左官閒散息機歸老遂以謝世邇者余奉 命旋里緯蒼之二子見過廬居晤對之餘追維疇昔悼惜者久



之既而兩許子以母孺人李七十緘書奉幣先期屬余爲介壽之文其言曰吾母產方氏右族少以端靜爲大母所奇愛其歸我先君也遭世離亂家燬於兵燹先君藉給研耕吾母獨身綜家政諸勞苦若固有之以故先君得壹意於學其平居奉祭祀供賓客非手治豆不以薦非躬親餁不以饗從宦則恭鐍量嚴簡束縣魚佐清埋羹助恪鰓ゝ於樹人殫已有芻蔵焉至其自爲政勤則夙興夜寐儉則澣衣麤糲慎則足不踰閾言不達聲而日訓誨某兄弟無憮無傲曰

先人之家法在余其敢軼也所施予戚屬之窮與里之無告者靡間於今皆曰先人之德澤在余其敢闕也先是叔父本生公另依於先君分館穀爲完娶吾母樂成之已本生公蚤世遺弱弟四人復依於先君吾母撫之無少倦及諸弟授産別居始怡然曰先人受六尺之託今日乃無媿矣雖然兢兢業業克承厥家若宜益勉之其敦大體類如此不幸生子不才如某輩者壯而居窮罔能報稱於萬一惟是具尗水列雛孫蓬翟蕭然捧觴而再拜則吾母之心其亦有不



克慰者乎竊以褻聞先人所言知文字爲可貴惟公幸而寵施之使讀者知安常履順無可釣之奇而拮据卒瘏其難特甚用以風世之爲婦若母則所以重吾母者端有賴焉兩許子之辭可謂詳而要質而婉孚而不靡者矣余嘗讀斯干之詩曰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古人所以祝頌其女子如是止耳然艸埜匹婦椎魯無過未足云賢而書傳所紀思齊嗣徽而下暨於孟陶諸母淑行不絶於編又何以稱焉今夫坤以順承天爲德然其厚不能載物則德

何以合無疆不能含弘光大則品物何以亨故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於象爲乾必如馬之行地然後可以言安貞故又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坤地道也臣道也妻道也人臣無致用之具不可以事君婦人無内治之助不可以配其夫彼斯干之詩蓋謂男子必宜君王女子則無羞父母足耳此不敢過望之之辭而非必以是限女子也今觀兩許子所稱述於余衷殆默有會焉遂節錄其辭而論著之兩許子以高才生讀書厎行卓然見推於時余竊其意氣如天馬



之長鳴秋鷹之盤翮不可以駕馭束縛也異時致身王庭所以發吾緯蓄未竟之施而貽孺人以介福之大者正未有艾而豈終於窮者乎余方屛迹荒邨距梅山百里而近不獲躬晉孺人一觴姑因介壽之文郵區區之意以迋垂老憂傷舊學蕪廢亦何足重孺人者庶幾兩許子之才可以爲孺人重也又庶幾孺人之賢與兩許子之才可以並爲余文重也

## 長姊胡孺人六十序 代褚鑑湖學師

子曩讀青田浦江諸集皆有春暉堂詩葢爲舒城胡

公拱辰養母作也其詞纏綿懇惻足以感人心維世教予三復而善之而因以想見胡公之爲子比者司訓於舒則公之裔孫恩宇咸一以諸生往還予門予竊喜賢者之有後也已又知其高曾而上屢掇巍科躋膴仕稱舒之舊族者於胡氏必屈一指云而咸一亦有母以今年開六袠先期奉其舅氏許子聽菴所撰事行再拜屬予爲稱壽之文聽菴之言曰姊爲先陵水府君長女諸生胡君景嚚之配也自少聰穎爲父母所鍾愛先孺人善理家其訓率姊者尺寸具有



程度姊亦善承先孺人意賢聲在宗黨間旣適胡氏事舅姑克盡孝誠嘗刲股以療舅其姑老而失明坐臥牀蓐所需必呼吾姊謂能適其意起居飲食搔抓瀚濯之役無不親之如是垂十年而姑始歿於諸娣姒若屬毛然閒有違言寘不與校嫁時匳具甚腆景嚚以他故擿貰幾空亦不少慍也此姊之爲婦道者然也生子若女身自哺育子就外傅每課畢定省必問所肄業多少時舉先府君讀書之燄以相勸勉婚男送女手口拮据又連喪其冢婦所遺稺子悉爲護視迄今六十猶未息肩也此姊之爲母道者然也紡績補綴晚寢早作旣饋以後如一日寢門之內機杼聲軋軋然刀尺聲琅琅然也飶秫之酒桃梅之諸謹而藏之以供賓客景嚚晚鬻其邑屋移家荒邨中營構促數稼圃紛紜米鹽零雜檢校愈苛吾姊衣敝不更飯麤不釋終歲執勞以無迨夫子怒親屬見者駭之曰貴家女顧若是此姊之相家政者然也而姊亦已憊甚矣盖聽菴之述胡孺人者詳且質乃爾予何以加諸夫國不幸而有忠臣家不幸而有烈女節婦



世當承平家無有不祥則以奇節見者不一二數故論婦德者必於庸行焉而能爲人之所難爲者則其賢又加一等矣若孺人者固可以稱傳於當世而自致無疆之算者也咸一恂恂謙謹有聞庠序閒其弟及子姪凡如干人亞通敏贍用將繼先緒而奮功名異時孺人之年益以高諸子之孝養益以篤當必有詞場鉅手如劉宋其人者形之歌詠以輝映於後先予雖老尚樂得而三復之矣是爲序

王克超姊夫暨仲姊孺人五十序

克超王君予同祖女兄之婿也歲辛巳君年五十女兄嗣歲亦如之君之生辰爲十月十有三日女兄之生則三月四日也近世士大夫尤尚者稱壽稱壽而尤尚者頌言酒醴若筐篚則末矣於是諸甥先期以文來屬予謝曰而舅慵且陋何文之能爲甥請益堅予曰舅賤也無已其代諸甥曰舅與吾父少相知也吾母長於舅家惟我伯外王母實訓誨之知莫詳於舅也知之而又能言之尚孰代乎某受命於父矣予曰若是則予何庸辭雖然有說焉夫頌者容也謂形容而盛美之也盛美之若是侈之也乃予之爲頌言也異於是君家爲吾邑著姓尊公于翁先生以明經授廣文君生而穎敏治制義有奇色早游太學人期其貴顯乃遘遭廣文之變遺弟若妹皆童年漂搖風雨備極綢繆而困詹筍衍之煩復歸其經紀君雖欲抱守一編以希遠大勢有不能故爲君惜者曰以材則豐也以遇則嗇也是追論其前而以屈頌之者也然君自秉家政以還萱紞益劬女兄又從而佽助之餘是拓畝長阡辟門高閈先人之業非惟不墜而且什伯焉撫育弟妹甚勤爲增其產厚其奩不少吝其妹適孔氏者以節孝稱女兄之敎也長甥智周足物首未加冠已踵武成均餘亞英英露奇顱君與女兄未嘗以自慊也而益督之於學故爲君快者曰其家且日殖也其福且薦臻也是逆計其後而以伸頌之者也其說固然然予獨於君之見屬以文而竊有感焉天下之事其在於今鮮不僞者而文爲甚其以僞而供一身之奉鮮不重者而文爲輕何者視必組繡非是弗悅於目也而五色僞矣聽必嘈切非是弗悅於耳也而五聲僞矣食必濃脆非是弗悅於口也而五味僞矣推以至於五官百體其所取以奉者靡一不然故曰重也至於文或以爲筌蹄或以爲羔雉是非之罔別佳惡之莫分輕抑甚矣而其用之稱祝也使左佚操其撰亦必於趙孟丐其名故曰今天下事鮮不僞者而文爲甚間嘗俯仰感歎思眞風之不作相儆相沿莫知其所底乃以甥適所云君不欲僞於文者而喜君之能進於眞也因復自念與君往還者久每簑輿扣户君綰袂而莤之與之遨高賓銜梧酒

燭跋更闌談諧互發形迹胥忘而女兄間歲歸寧輒依依吾母不忍別厺坦衷傾臆無異兒時油油然眞致之可挹焉夫眞者僞之反也一二事者全體之推也眞則不搖不搖則神寧神寧則氣固神仙所以遺塵垢宅清虛實本於此度索之桃天漿之酒殆未足方也請書斯言以爲君頌而後進一觴焉君與女兄壽未艾甥曰諾

## 胡白石三十初度序

關逢閹茂之歲余妹倩胡子白石年三十壯月十有



七日其誕辰也戚友間多以言爲壽或有告余者余曰唯唯微他人余固將言之蓋余於天下士最愛有英氣者於文亦然而白石之人與其爲文則皆稱是憶白石甫八九歲爲吾家少游余數過其居與之童子戲白石已卓卓儕伍中未幾隨宦入都不相見者十餘載間從往來都下者問之皆言白石負才使氣意無嚴賓友毛衣革鞜偕燕中少年射弓走馬以爲常余固疑其不可近也及戊辰白石南還一晤余乃大喜出肺腑與交燭灺酒闌縱談忘倦其襟情恢爽雅非餘子所幾因笑睨白石君何至如人所言白石則慨然曰正惟爲吾之虞翻者僅耳然白石於時亦駸駸變其舊習矣白石制擧義極佳卯之試偘得而失知者惜之然於詩尤所獨擅自領南以後尤工與余贈答十餘篇筆與興驅神采盎溢下視余詩亦泉之遇重瞳子也嘗歎弇州滄溟於肯代負重名而虞山論列湲致不滿稱述公安之說以爲拾人飣餖脫手陳因其詆訶亦甚矣吾舒一隅之地稱詩者寥寥不堪與二公爲役獨於公安所詆二公之說若有所



驅迫而使出此者自吾黨數人而外雖肯輩或不免焉不見土木偶之爲美人乎塗以丹青被以文錦其形貌美人也其服飾美人也又其巧者至使俯仰曲折無所不可而觀者卒莫之貴爲其神理異於生者耳舒人之病何以異此詩才如白石雅不欲自囿於舒然白石之所長適當舒人之所短退彈箏而棄擊甕庶幾於白石見其徵乎蓋白石淵源家學濡染芳琴又歷游南北跋涉幾萬里其間崇宮鉅闕廣埜脩阪危峯壯海冠蓋之所萃仙靈之所棲魚龍之所家

虎豹猿猱之所穴與夫泉臺之窅浚穹木之秀麗蟲
鳥羽毛之怪奇娟好者一一閱之於目而攬之於心
宜乎發皇恢張旁見疊出以共所著合之於其人而
無不可愛也乎雖然英氣者可用而不可恃久頓則
鈍而數用則敝者也譬猶錐之末而劍之刃夫錐末
利而其本強則可以鑽木石劍刃薄而其脊厚則可以
斷犀兕道義以持之記問以廣之磨礱涵養以馴之
斯人與文之極軌乎白石今年始三十慶求進焉無
難者白石勉乎哉因書此質之且以侑一觴



褚岱安先生七十壽序代

予嘗讀詩見周人上下之間多以萬壽祝者竊疑其
言之不情夫人生固百歲期耳少逾其數已為絕異
至數百歲則書冊所傳亦僅見矣而詩必云萬壽抑
何侈歟解者曰詩蓋稱情而言不必有其事也然則
極其敬與愛之情必窮宇宙不經見之事亦有以致
之而乃為快歟疇昔之日休沐少暇有健步持友人
任濟蒼書發而眎之則其邑廣文先生褚君岱安年
七十舒人士敬而愛之謀所以自致者介任子乞予
文以祝而先是吾宗寄亭司業與君中表兄弟亦每
為予稱道其賢予知之素矣蓋君醴源芝根少習家
學天資穎敏強學洽聞以彼其才步武於承明著作
之庭猶東阡北陌耳逡巡不偶用諸生高等循年以
叙謁籍銓司來秉舒鐸摳衣升堂進諸生講貫道德
指陳經義貫魚舒鴈顒顒如也退食之餘焚香簾閣
理篋中之蠹簡撫鄣下之鵷雛膏油繼晷伊吾視畢
魚魚雅雅如也修廢起墜綱失擷遺規言矩行虛衷
而易氣諸生悅其愷悌而不敢狎嚴其凝正而不忍



疏久而習之而益靡有以議也若褚君者庶幾無媿
於人師矣乎甚矣師之難言也凡有職於官者必有
其事監司之重郡邑之專下至管庫筦庾郵傳亭徼
之卑瑣其官不同均為有事於其職惟以師儒命官
而設之於學則其事獨不可得而舉曰是以道教人
者也授業解惑長養救失以淑學者之心而功化之
成至於興禮樂移風俗其所任之事視監司郡邑為
尤難而計所食於公者參管庫筦庾郵傳亭徼之流
蓋不遠也以故世之高才捷足之士不樂出於其間

而有道之君子每擇而處焉予未識諸君而夙聞其槩於寄亭曰是殆有道者也今因任子之言而知君所以爲教者如此雖功化之所及不知何如而其有以得士之深非苟然也信乎今之有道者也宜舒人之敬且愛焉而謀所以祝也且夫廣文之官冷冷則優游歲月省傳遞拜除之擾無所奪以虧疏其氣廣文之俸薄薄則蕭閒俯仰謝醲濃芻豢之習無所誘以越散其神氣充神定骨不挫而名亦清其爲壽也不可計量矣君所以自爲壽者蓋在於此良無藉於



予文之祝而舒人士愛敬之情若有不能已者其與予所說詩亦有同焉否也遂不辭而樂序之

致壽序小簡附錄

某筆力萎薾於古文字有志學之實未能也伏蒙不鄙屬以稱壽之文自揣不堪而台諭諄諄又不敢却謹成一稾求正大方先生數世簪纓姻連鼎貴皆足生屛障之光但文字中恐涉喧奪故不敢多爲引用且先生司鐸以來謹身愛士亦已不愧古人蔓語鋪張反揜廬山真面昔者歸太僕唐中丞其稱壽之文大都絕遠塵囂申寫情愫某雖固陋亦竊仰其流風先生寢饋前賢知不以某所見爲謬也至於行文不合律令下語或干忌諱此稾良所不免倘肯批抹以示使之改訂足見古誼矣

某太守六十壽序代

康熙四十有五年歲在柔兆閹茂爲大郡伯某公六袠初度將以五月受攬揆之總諸邑屬吏與其紳士耆民祝而頌之者盈衢載路而舒令沈君與予同里稱夙契緘書奉幣介舒人重跰乞言於予予不文不



足以爲公壽顧承乏禁林每聞江左諸君交口美公之政今復聞沈君與舒人所稱述而卜公之致壽於天者殆未有艾也沈君之言曰曩予就選人獲舒令有怵予者曰是江湖之壖南北之衝也地瘠而民孱財殫而力竭其劇且難久矣則又有教予者曰某公方守是邦有循良之轍在奚患焉蓋公不越堂階而四遠之陬山居谷聚畢察其情凡所注措授意羣吏使推明而行之有臨長之分而實師保之資也舒人之言曰我公識遠而氣超湛湛然如潦收水清而可

鑑賢眉英英然如干鏌出型而可燭牛斗其標格甑
抗於塵壒之表而幹局復優於繩墨之中往時肥俗
悍且囂片語弗合則攘臂市中而助之者踵接公不
動聲色縛一二渠魁寘諸法其俗乃幡然以改而公
曰未也趨向弗端吾當有以導之比諸黔首而示以
科指良者有褒黠者有懲而愿樸之風偏於郊圻矣
公猶曰未也文雅弗興吾當有以振之羅諸子衿而
勉以藝業日月有程誘掖罔怠而絃誦之聲洽於遐
邇矣他如卹旌倪謹儲蓄清夙蠹汛狴犴繕城隍葺



學舍培地脉廣陂塘禮耆碩通賓旅表幽光刋先籍
其裨我民者甚大公皆持之以體要本之以貞誠和
風甘雨霑被鄰封數十百年所未嘗有也噫沈君與
舒人所以稱述公者亦悉矣哉夫坐黃堂馭五馬熊
設於軾隼建於旟畫野侵封圍其民者幾千里今之
太守即古諸侯漢二千石其秩尊矣而於民尤甚親有
所可而求之朝令而民夕以從有所否而非之夕禁
而民朝以止而且以浚其愛戴而且以發其咏謌而
且以致其祝頌惟其與民親也然政及一鄉者頌止
於一鄉政及一邑者頌止於一邑若太守之政之所
及則一郡之廣千萬人之衆所同祝而頌之者也以
一郡之廣千萬人之衆同祝頌而願其壽則壽雖諸
福之首造物者亦寧庸靳之而弗予哉公爲名父之
子先大中丞開府中州風裁岳峙圭鬴珂笏濟美後
先早歲佐郡於揚已多祝而頌之者積其勞烈受知
當涂綰綬大邦貽績百代朝廷方宏不次之擢玉鉉
金甌徵黃寵名特旦晚間事公之政在一郡者將擴
而及於天下天下被公之治不能不以祝頌歸之而



造物者亦不能不爲斯民而畀公以上壽公且由六
十而七而八而期頤而綿綿未艾矣抑吾聞之舒之
梅山漢子眞棲隱處也古洞谽谺飛梁跨水其仙迹
猶有存者公方舉介壽之觴而茲山屬其境內豈偶
然耶公政成多暇儻來游洞壑間而獲受還丹之訣
其爲壽又豈可以筭數知耶於是舒人起而再拜曰
善夫太史之言壽也請復於邦君敬書文綺以侑公
三爵

章來有先生八十壽序 端木厓先生囑代

吾桐與舒壤相接舒之南所謂青灣者忝吾邑僅數十里多巖巒谿壑之勝士大夫志游覽者往往上下其間地有著姓章氏以讀書好禮世其家於是士大夫道經其門悉願交焉而吾友來有實為章氏之眉目來有年弱冠籍諸生試輒先儕輩久在舉場以次貢於禮部家居以所學授諸孫巖扉松徑絃誦流聞其爲人規重矩疊訾笑不苟然不爲崖岸斬絶之行田翁谿叟人至其前遇輇材小生未嘗不抑然自下也今年壽八十仲冬六日爲其誕辰予念初識來有



時兩人方壯歲懷鉛握槧角逐詞壇予以榮世望來有而來有亦以遠大期予凝目旋思猶昨日事而來有倏已八句予少於來有二年其龍鍾衰朽則不啻過之來有既未顯於時予亦齟齬以老於是既爲來有興不遇之感而又滋以自愧有負吾來有遠大之期也雖然耆年德藝之士古所以榮之者非必祿與位也其行也安車几杖以扶之其退息於家也膳羞被服百物之好以娛樂之而又以時進之於國學天子至自比子弟饋漿酳爵而乞以辭待之如此其至也來有經明行修作式閭黨德與齒既皆有合於古人藉使復舉尊年之禮其奉以爲五更三老無可疑者然則來有之所以榮固在此而不在彼歟且吾見今之仕宦者矣馳驅戎馬之場牽率簿書之務趑趄囁嚅務以狗人而憂讒畏罪之思不獲寧於夢寐其憊亦云甚矣來有投老一區蒔花種竹漉淵明之酒息漢陰之機長謠短咏即事而成西舍東阡惟意所適兩者相較豈得以此而易彼耶予雖無所樹立於世亦頗以野處之暇從容鍵户發笥篋所藏摩抄而



講復之妄欲策其衰憊追希古人之萬一然則所以副遠大之期者固亦將不在彼而在此也來有有才子禹使篤學嗜古憯斷於年文孫衣聞兄弟有聲庠序間能繼祖若父之志者也走使徵予言爲壽青灣咫尺地不及往晉一觴附諸賢士大夫之後予過矣來有盍竢焉春秋佳日望有野服角巾筍輿挈榼而至者其必予也夫

張日宣七十壽序代

齒之尊於天下尚矣攷諸古禮自辟廱燕饗以及鄉

遂飲射王公貴人且袒韝鞠𩩲薦物乞言惟謹此豈徒以飲食為恩哉由之風示於國與鄉且使教率其子弟也是故古者塾師皆其鄉士大夫躬蹈夫仁義禮樂而躋於壽考則不煩以政而羣奉之為師耳目習而訓導尊德之所濡豈不洪暘哉而欲風化之不淳何可得也後世闒便爭捷趨時赴功後生小子往往指摘其長者曰迂無知斯函侮老成人矣而長者又或不自愛重察其行事多違於理人無所標的而因益輕之居鄉之化安所得哉予每論及而嘅然也



客有聞而趍者曰我桐人也桐之俗不敢狎其長有德堪標的而年既高者相率嚮而聽服無或異若日宣張先生亦其人矣予急問翁生平何所為曰無為也然則何所好曰無好也蓋翁屏居魯子之陽水複山重田塍如畫鴻妻萊子釣艇書巢閑閑然不知有馳驅跋涉之苦也內直而外和貌溫而檢峻近自宗黨追於里閈相宥以過相贈以言油油然不知有謫訕蒙覆之態也今年七十矣所更晦明炎冷百易倏而如平時也所處攻取愛憎變於前而如平路也噫翁

其善自壽者也無為故形不疲無好故神無營形神無憂故能逸逸故能壽也今夫勞於聲利者竭蹶而從之晝夜相代乎前而與之俱馳年往歲徂而未畢其一日之願雖有長齡久壽忽焉而已不觀古逸士之退尚乎三畝之室彈琴而歌先王安步負杖身不出里門過辰而櫛未酉而息而猶以為日之脩也一暇之樂延於千秋其年又寧有計耶甚矣翁之善自壽也惜予莅皖時未獲聞之也既而容介其子連辟來見廩廩退讓言動雅淳望之有敦彝之色予益由



連辟而知翁焉冬十二月某日為翁誕辰連辟先期過予以文請予曰以所聞而翁於古當列之庶老事為塾師而使教率其子弟者也而子之鄉人聯少長具儀度以壽翁於塾而備燕私亦得禮之意者也自茲以往翁年彌高子姓彌衍子之名業彌隆而舉此以不墜其一日之禮可推行於平時一家之禮可推行於同類則夫考協極以登仁壽陳禮樂以明孝友合冠裳同風俗是謂大備誰謂古人之禮不再見於今歟而僅以為張氏之私慶何其與歟予雖閒退樂聞

翁之風爰為綜舉古今以繫風教而且以補其曩者之遺亦舊撫使所有事也於是乎書

## 劉翁七十序代

新鄭少伯劉翁年七十其族人居京師者謀所以為翁壽而泌陽大令又臺千里致書屬予以祝頌之詞予為翁仲兄中翰公關中所薦士又嘗受知於其叔父中丞固久知有翁矣於又臺書而知其生平益悉曷敢以不文辭箕子敘疇申明皇極以貌言視聽準諸雨暘寒燠其為壽福康寧皆人所自致此善言天者也詩人於豈弟君子期以萬年百祿松栢岡陵



舉造物錫齡增算之事皆若人情所得而取攜以歸於有德之人此善言福者也至於近世之俗其人每閱十年則充饋酺盛歌舞麇集以為驩其能言者又從而為之詞蓋所在皆然矣而予必欲使人所自致之壽皆如箕子所陳之理致祝頌之詞者必如詩人推衍其彌性昌熾之繇其為壽也不亦難乎乃今觀於少翁斯可以為壽矣翁以名父之子擅通敏之才韋弦之訓早佩於身孝弟之行徹聞於外籍名成均需次司馬紆青拖紫固其所優為而翁一眡數椽幽居靜攝巾車笻杖閒蹬尋邱蕭然山澤之癯不知功名富貴之足以震耀也知翁者或規諷之子才堪世用何忍早自晦匿翁亦笑而不答也蓋從來豪傑之士抱用世之才往往不肯竟其用譬諸祥麟威鳳為世指目而終不若雞鶩可以籠縶犬豕可以飼飯范少伯之五湖張子房之赤松皆此意也而白樂天優游履道自號醉吟先生與其時胡吉鄭劉諸公歲時讌集繪圖九老後之人慕其風流數傚行之斯雅人



之極致矣數年前吾師解其組綬掃歸里門與翁輩講林泉之樂今春師開八袠而翁之七袠亦在初秋戚友過從履舄交錯長筵遞啟嘯咏雜陳一門之內論者擬於東鄉而令子象賢文孫襲慶芝蘭玉樹羅植階除猶有非樂天所能及者無功名之累則無困苦之情無富貴之色則無彫伐之慮心和者形固氣平者神凝若是則與之以壽福康寧而天有所不能靳也譽之以松柏岡陵而非人所能私也由七十而進之而八十而九十而期頤日覩其子若孫乘時建

立度翁亦必曰進退仕隱各行其意不必同也翁之福其可量哉書以復於又臺以明翁所自致之理予蓋自比於詩人而使天下言福者必言德云

## 馮子宜五十序

修常行於家老老而幼幼門內懽然其鄉無所怨惡則可謂善人矣一家能是其家三代也一鄉能是其鄉三代也積鄉而為郡邑積郡邑而為省會積省會而為天下道德一而風俗同如此而已矣攷諸往古得若人焉猶將歎而嘉之表而出之以挽澆俗而況



於親見之乎昨予返自白門與漕谿馮滋萬相識於舟中與之語如風雨過而日在庭軒間爽朗人也明日招予飲於家其小阮子宜出迓貌穆然而色溫然酒罷旋別厺予固未窺其涘也舟次三河友人楊子開來於兩馮子為莽逆謂予曰君識吾子宜耶是以孝事親者也是以敬事長者也是生長市廛而樸茂款誠躬長者之行者也其先公以諸生負豪俠名四方過從投謁者絡繹於門輒置酒高會加以贈遺勞費不貲子宜奉命惟謹未嘗纖毫吝惜也教其子某學為儒嘖嘖有文譽方將振其家聲而夸然不以儌動於中也郎吾滋萬以材能見賞於制府其歲歲客游而不憂內顧者蓋亦子宜之力居多子宜明年五十矣春王某日為其誕辰戚友往稱觴焉而欲乞一言於君君其勿辭予曰夫子宜者予既識之子又言之詳矣子之言度非阿所好而有溢美也則吾以為能挽澆俗而庶幾三代之遺者子宜儻其人歟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聖人厺古未遠猶有此歎乃忽見之於今日斯彌可貴愛者也而何靳乎一



言吾覩子宜鬢髮未蒼神充而步健雖少年無以過繼自今由六十七十以進於無窮而其善行亦與年俱進當必有名卿鉅筆大書特書以為子宜光寵者子宜尚勉旃哉是為序

## 觀察劉公壽序

士崛起草野豎功立業以自見於世者不少而祖孫父子相繼豎立流光史冊稱為世家則自古重之我朝啟運文武大吏強半出於東方亦猶周之豳岐漢之豐沛也顧其子孫繩繩服官內外踵起勳名著亦

十之七八盖服習先疇所見於父祖者大章程典故久熟胸中一旦出而臨民治國咸思殫厥心力典少隕越以奉颺其先人亦理所必然也饒九南觀察釜州劉公舊勳高閥累葉簪纓 尊先大夫笞嘗銓授是官政調未幾仍擢江西司臬厥施未竟士民戀慕至今閱二十年而公復繼為分巡此邦抑何多幸歟公朗中霽外宏模密理明而不苛廉而不劌出守曲靖久擅政聲用才能推擇于役西陲勞勩尤著其持節而來也苞苴屏絕豪猾斂手興利除弊志慮周詳



旱潦之歲疫厲之民在其境內者靡不恤也循吏之祠名賢之跡係於政經者靡不修也奉委推關科則彰明収拭小過一切與下為寬簡然居常循理而動稱情而言未嘗有嚅囁呢呢欲以悅可乎人之意也而屬員紳佩三老子弟與夫賈客舟人歡忻頌美併為一詞如水之赴壑如風之偃艸如春雨之滋百卉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班孟堅傳循吏稱文翁能以經術潤飾吏事某竊謂此郎公之治譜也抑郎公之家法也古今人豈其大相遠哉某衰遲拓落藉給硯田

辛丑冬識公京師郎叨羿好比者見招南來曰聆謦欬老不自量間執筆為詩古文詞公見必雒誦迴環拊掌稱善退食之暇握麈清言賞奇析疑主賓迭進不以車笠異形盖公之於某淡矣公今年五十有七須髯頒白而神裕氣清綜理纖巨手成爰書精強少年弗過也自此年日以增績日以懋舟楫鹽梅匪異人任然公達觀任運初不以縈於心而某辱公知己之雅亦不欲浮詞祝嘏第序次公之翁仁風船永譽述祖德而紹宗功者以著昭代世家之盛事亦子夏



氏所云長言之不足而咏歌之咏歌之不足而手舞足蹈者乎遂書以質於公以侑三爵

## 劉母李太宜人壽序代

予十年間識劉觀察在園之孫於京師者二人曰夏金曰我彭邇者奉命南行又識其長孫式金皆翩翩儒雅通敏聰用稱其為在園之孫也而我彭介予所知請為其母李太宜人稱壽之文盖太宜人五十初度在客歲之十有一月式金與諸少子稱壽於袁江而夏金時方奉檄轉餉塞外我彭以 陛見留京師

於是二子以其五十有一之悅長迎致太宜人於汴
署而稱壽焉予平生於觀察為知己今已不可復見
而見其孫如見觀察也因得聞其家婦之賢而撰為
觴詞使之發聞於當世雖不文其奚容辭所知告予
曰太宜人即撫皖副都公之長女植根華閥姆訓夙
嫺嬪於觀察公之子明經伴石君今贈奉政大夫者
也中道而吟黃鵠有子六人勤加督課訢訢肅肅若
奉政君之聲影在窗几簾閤間也今式金需次貳守
夏金以泌令待擢我彭任大梁司馬薦馨振文鄭思



鍵户伊吾有聲太學而諸孫復鵲起焉乃太宜人慨
然中夜以獨享其盛為悲益曰勉諸子以居官守身
惠小民親端士敦素風無失身失足為門户羞殆以
母而兼師云且非獨式金兄弟以母為師而奉政君亦
以妻為友盖奉政君躬承庭訓思自奮於舉場中心
為質都無城府見人饑寒不惜倒橐以相存救其於
仁厚有餘矣為德則廣治生則畧而太宜人以智幹
佐之舉凡婚嫁子女籌算出入以至紉組旨蓄之細
算不以身任之御諸臧獲授事程功不為弛縱奉政

及諸令子遇有所規畫以告太宜人為之然疑可否
輒中其肎綮不啻燭照而數之者故觀察嘗云家婦
劉氏之功臣非特順婦已也盖予聞於所知者如此
嘗讀易而有感矣乾戒亢龍剛而柔用之也坤利牝
馬柔而剛出之也為國政為家猷要不相遠耳君恭
默則臣展錯父乃慈止而母亦以嚴稱非夫下濟上
行交相為政者耶當奉政之不延於卦為剝矣而太
宜人代終焉以有夫七日之復今之劉氏行其在泰
乎論者徒艷夫昌熾顯榮以為太宜人之享未有艾



而溯其所自一皆仁厚之所積智幹之所持吾於是
滋歎太宜人之賢而又深為觀察慰也世之稱壽者
類以十為數而兩劉子之壽母則於其十之一焉魏
冰牀曰前十之年必加一而成後十之年必縣一而
生貞元之義也辯哉斯言兩劉子試踸誦之以進母
可乎

倪翁雙壽序代

舒城許子聽葊予年家兄弟也相遇秦淮過從談醼
之餘稱述其婦翁研園倪君夫婦之賢而以壽序見

蜀倪於桐爲著姓其先冏卿太史二公父子相繼有名於時君則其族孫也因益詢君所以賢者乃知其少而爲儒老而投閒孝親友弟著於鄉里績文強記推於士人紛華靡麗之好一不撓乎其外輕儇巧慧之習一不入乎其心事必依乎分之所安故不爲縱横侈泰之事言必揆乎力之所底故不爲杳眇浮闊之言諸姪多而孤君夫婦鞠撫育之與同居數十年如一日平生嚴取與慎交游長吏之庭幾至絶迹或以其避事而侮之君笫曰可奈何旣久亦無所芥蔕



也配陳孺人亦桐之著姓其始爲婦也舅姑暨祖姑皆在而諸婦姒比屋居孺人壹不失其懽祖姑年高性卞諸子孫婦莫能揣意嚮顧意獨喜孺人所事必以屬焉孺人褆身不爲矯飾然諸女日在側未嘗見其恣談大噱爲逐隊之游治家夙興晏寢經營勞勤食惟蔬糲一布衣必百澣而羞旨滑食客惟其豐姻黨交際曾不以菲廢禮尤好周恤貧乏力所可及未始不爲之盡也所生之子殤孺人齒尚可待而力請爲君納妾日夜望妾之有子逾於自望其有子也旣連舉子而愛之甚不翅自愛其子也是尤婦人所難能而孺人若以爲固然無足多者於是兩人竝六十矣君之生八月十有六日孺人之生則仲冬某日也噫君與孺人其賢矣哉夫人之能世其家者不必結組以爲榮也視所以爲業而已人之能尊其生者不必導引以爲壽也視所以爲行而已君束髮受書早游黌舍奮欲有所表見以繼前人之盛而終老無所遇亦命之無可如何耳然其所修於家者足以追古道而挽頹波視紛紛結組者流雖爲世目所歆豔或



不盡逮君之行義也吾聞君耳目聰明神充氣王猶如壯盛鹿車鳩杖相對怡然擁稚子於膝前以爲笑樂方來之歲月以無羨無營坐而閲之腰足忘而帶屢適其獲算寧有涯哉以是爲君與孺人壽聽者其謂予知言否也

## 孔母羅孺人七十壽序

孔君亦陸兄弟以績學綴文著聲膠序試輒先其曹偶人皆曰其母羅太君之力蓋亦陸方童稺而孤餘多未離襁褓而季方在妊也暄凉多變風雨浮漂母

太君獨力持之產得以不廢而加殖焉以遺諸孤且督而成之於學微太君孔之家殆不可知矣是歲康熙壬午太君年七十七月某日其設帨之辰同姓子弟與夫外姻賓友鄉閭之長幼咸集爲太君壽而汪子山又王子存魯先期屬予以文予謂二子吾輩所以致愛敬於太君者治其甘鮮以進之飾其筐篚以侑之作其鐘鼓以衎之以安口體而娛耳目斯可矣壽序非古也又奚取焉汪子曰固然抑有說凡世之苦節高行獲聞於後者上則有王者之褒下則有士



君子之論然烏頭綽楔國家旌門之典有司多文具視之莫以爲意幸有一被旌者又皆豪有力之家居多若太君者雖其賢明貞淑可與於旌然重自斂抑忘他慕而輕外物雅不欲其子求聞於有司而有司者亦蔑之省焉故因太君之壽也而出一言以明之使之得聞於後世是亦吾黨之所有事也予曰若是則予何敢辭蓋吾家猥交孔氏者且再世予又與可三知契爲深於太君通家子也悉其行久矣竊以謂春之和冬之烈時序相推無足怪者物已榮矣勢不能以無顇已而顇者復榮斯剝後之復也計太君之中道瑟居以煢煢一婦人茹荼集蓼以持門戶不遑寧處者累數十年辟之卉木方華而風摧雪壓良非人情之所能堪矣及諸子既壯受室其材又克自樹立瞻堂構之依然撫孫枝之秀起太霜雪而就青陽又幾何年矣歲時燕喜思曩昔之拮据以卒有今日如既定而思痛方覺而得醒其愴焉以悲徬徨焉以不能釋然者宜何如也其在易曰妻道無成而代有終惟太君克之在詩曰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



翼太君之子若孫勉之又曰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百有千歲眉壽無有害太君與其子若孫終享之請以是爲太君頌而於焉進之以甘鮮侑之以筐篚衎之以鐘鼓以樂太君之志意且使聞之於當路以爲表厥宅里之端豈不得哉是爲序

許母張孺人六十序代

今世之壽其親者每若干旬必餙香脯膏蹈舞以進之綺縠元黄筐篚以將之又必聚親賓合闔黨廣筵肆豆擬金伐鼓以娛之盛哉古所未嘗有也歲在屠

維作壘友人許君用方之母張孺人齒周甲子某月某日其設帨之辰於是用方自江州買棹歸奏觴固其宜矣用方生一歲而孤母孺人年二十餘飲氷茹荼奉孀姑以壽終撫鞠子以有立況瘁極人生所未有邑人士欽其卓行欲舉以應旌表之典孺人聞之浚責用方謂夫亡從子親存盡養人事之常豈以是爲名者且家不足於財而勉應當途之褒舉人將謂我何邑人重其誠而止然用方則皇皇然懼母節之不彰也先期肅衣冠請曰某之母不浚讀書而知貴文字尤嚮意於賢者今之壽倘公序以一言是吾母所樂聞也予以不文辭弗獲則請得而質言之夫家之所由盛衰者豈不以人哉求人於男子易求人於女婦難丈夫千里任其馳驟百務皆可經營通浚贍用之儔室蔑足困之者女婦則門闑之外無其迹酒漿絲枲之外無其事一失所天倀倀靡倚欲以振窳趣斂楷門閥而完宗祊戛戛乎難哉往予交用方於京師用方游已數載比予觀察西江邀之偕往彈指又四年矣去家千里兩令子少小不當事不知許氏



之中外何以族屬宜也鄰里洽也僮僕肅也管鑰愼也觴豆蠲也幼學日以殖舊業寖以隆也豈非專屋而持門緊母孺人賴乎孺人迹不踰門闑事不過酒漿絲枲而自衛衛家周智足物如此家以人興豈必邈男子哉予以是卜孺人之壽之不可量也蓋物有性而壽者有使之而壽者松柏龜鶴爲山澤之癯神與形皆應之此性而壽者也竹之岫生者雪風之所擊則其杪必堅沈水之木剝蝕於泥沙風雨而骨凝固者不磷或耴之以爲香芬馨可以格鬼神也此使之而壽者也孺人纔登六秩而稱未亡人者幾四十年白節懿標閨門矜式天稟固然亦所練於憂患者良多耳性壽也使之而壽也耄期難老復何疑哉復何疑哉春風駘宕景物暄妍冠屨如雲文酒交錯用方持是言以爲祈年之祝孺人可坐受而不辭而予亦庶幾免於諛誕之譏也夫

## 張孺人九十壽序代

凡人承寵於君而親與其榮則有封贈制誥之文代言者職焉邀福於天而親緜其算則有親知祝頌之

文能代人言者任焉莽不表其潛德闡厥幽行在上以此勸忠而在下以此勸行其於風教人心皆非無所裨益者也丹陽許子用方與予交有年熟聞其母孺人以節與才著而孺人之母張太君今年登九十某月某日爲其帨辰用方先期爲予備道太君之事而以壽言請予不得辭嘗以謂婦人之德行徵諸其夫與其子孫夫取其相子若孫取其教能相能教則身榮而名以彰無戚代終之義也而太君實兼有之太君爲夏氏女處士某翁之配處士生而才諝邑里



間平決紛鬭剖判疑難爲衆所倚賴遭家中落用其心力計擧廢算贏縮以年鉅取羨裕如也而其間拮据佐事太君之勞爲多用能拓亟長阡闢門閎閈稱富室焉其能相也如是處士於子姓每示寛假太君謂不當驕而縱之一衣食必有節一動止必有程不惱多金腆膳延致名師以教其子擅聲於膠序諸女中尤愛許孺人而背誨無少異孺人之節與才固由天性抑所得於濡染深矣其能教也又如是晚年謝家政歸命佛乘蔬素諷持既久無間若有得於清淨之旨春秋九十高矣而其神健其體康孫若曾孫與女子之子若孫幾及百人奉觴鞠跽迭進而爲太君歡豈不盛乎其閨行壺德既著於閭黨而爲祝者所揚行將聞於　朝廷而爲家言所重記曰立身行道揚名顯親太君之孫若曾孫勉之詩曰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予且頌以侑太君觴而復用方之請也

## 孔節婦王孺人六十壽序

女德之重且難者曰節曰烈固竝傳於宇宙者也而權衡於二者之間則節爲尤難辟若操舟然放於大



海怪風忽起怒濤山立舟子憤激而自沉則舟中之人安所託命又有人焉前謹楫後謹柁殫竭心力以奪命於須臾既而風止波恬煙消日出蛟宮蜃窟靡不濟矣此節烈難易之大較也若吾邑孔嫠王孺人非爲其難者歟孺人爲廣文于一公之女文學振公公之子婦而亦空氏之配也少孤育於兄嫂年二十而嫁嫁不數年而夫病且亟孺人刲股投藥以療卒不起拊棺哭踊瀕於死者數矣數瀕死而不死徒以姑孀且老故則調其甘脆時其定省一如夫在時曾

姑以危疾偃仰牀蓐中孺人復刲股以療日夜扶掖起居凡飲食搔抓澣濯之役無不親之歷三年無他委亦無怠色由是姑得良其生復良其死則孝有以衛之也念夫之無嗣日皇皇宅窆故貧家也節縮衣食銖積錙累以數十金營兆域而地頗弗善孺人泣曰是未可以委吾夫也盡斥賣其奩田若干畝求善地而遷之由是夫得安其體魄孺人亦預定其所藏則才有以成之也噫豈不難哉不忍於夫之死而立節不忍於夫之母老而致孝不忍於夫之身後而見



才而皆千堅萬忍以曲遂其心之所欲行然則孺人之孝之才亦孺人之節爲之也豈不難哉孺人今年六十矣季冬十有二日爲設悅辰其兄子南思詣予以壽言爲請蓋孺人之嫁爲予從女兄南思兄弟予甥也又孔氏與予家交再世故聞孺人之事也詳因語南思曰孺人之孝之才其節爲之孺人之壽亦其節爲之也不觀夫植物乎竹之岫生者其杪必堅雪風之所擊也木之有節者心多而汁凝風雨蟲鼠漂搖齧蝕所不能加也孺人躬難能之節而天錫之以難老自今以始洊躋耄期復何疑哉予客游晚歸衰憊日甚每欲弄毫楮弗親迺於南思之請不卻而爲之辭者則以孺人之節不欲使之無傳而又愧予文不足傳也庶以爲乘韋之先云爾

青笠山房文鈔卷二

男代恭謄

孫承恭敬閱

舒城許登逢聽菴著

## 祭文

### 祭張封翁文代

嗚呼翁遂乘雲馭風不復顧人間世耶憶癸巳之歲翁以祝延萬壽至止都門適居攬揆之辰士大人合辭稱賀以謂
聖天子久道化成上下之間志通德咸相協以道於斯時也宜有黃髮之老保貞孕和備齒德名位之美



應昌運而稱人瑞者非翁其孰當此乎及翁扁舟南返道出淮徐某迎謁河干見其神完而貌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食飲未少衰也而淮徐父老子弟食吾師之德而喜師翁之來相與奔走後先以一望顏色爲快益吾師數十年來膺股肱心膂之寄於內於外莅垂聲績而治河尤爲最勤而最難輕舸欙車蒙犯艱險功成利溥洪流晏如爲吾民所攸賴宜其以愛師者愛翁也里居以來數聞無恙竊幸天錫難老以迓繁禧將逾百齡而猶未艾而遽訃忽傳翁遽遠焉而長逝耶嗚呼可悲也矣翁少負通材內行純備優仁蹈義若農趨畔若賈赴墟時從其鄉人而訓誨之急其所疾苦而呴濡之有凜色莊言而人亦不以爲尤也春秋佳日卬友相攜杖屐從容文酒酬適嗒然忘章服之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嗚呼維翁賢也長江之水源發於岷山故奔湍洄洑而行萬里峨眉之山盤根於厚地故摩霄戛漢蜿蜒而不可窮然則翁之克生大賢以光輔太平聲施遐邇其所以基之者詎偶然哉翁之歿也吾師方讞獄江南限於道里弗獲



親含殮或疑翁有未能慊然者某竊知不然從來事君事親其道罕能以兩得嘗讀小雅鹿鳴之什說者以爲文王時所作彼其時之在位者豈應有不獲養之親與不獲養親之人子歟然而四牡一篇猶惓惓於不遑將父何也豈非得諸此者或失之於彼雖以
先王之仁固難於盡體其私而代爲之謀耶矧吾師夙夜在公而兄弟子姓侍養於家舉其定省鄉趾之儀修其饘酏酒醴脂膏之奉亦無有闕夫出者以志養爲周道之馳驅處者以物養爲南陔白華之潔白事

君事親固已兩得焉而翁則又奚憾乎某末學譾才自作吏浙東早荷吾師之賞已復列名薦牘俾從事於沮洳濤瀨間而知契之雅提命之恩視箚爲尤篤古人有言賢者之喜天下當共喜賢者之悲天下當共悲而况其在門墻者乎嗚呼齒德名位備美於翁可以瞑矣緊予小子俯仰生平撫日月之如流而愴哲人之頓萎誠不禁夫涕泗之橫集也

## 祭張僉事文代

嗚呼人世最相關者故舊之情最動念者存歿之感



且情關故舊者於戚誼爲尤切感興存歿者遠垂老而更深此予於君之奄逝不禁欷歔悼歎涕下霑衿也君以閎敏之資淹博之學捷給之才其於酬時揆物應變成務足以上下皆宜所謂美職顯官穹階峻秩無非君所宜據也乃効力河干任爲別駕擢持使節歷著勤勞而無幾何時遂遭坎壈然君不以榮瘁攖懷仍留河上當路屬之以事莫不旋有成功僉謂聖天子需材孔亟賜環當不遠也而君且遽焉逝矣嗚呼早休未足以攄素蘊小試未足以盡宏才年踰五旬未足以酬厚德此三者人所爲君憾也掇科名以償攻苦膺冠紱以繼家聲年雖短而名則甚長子皆賢而繼起可俟此四者人所以爲君解也獨是毛則有皮華則有枝名位年壽似續之類皆附身而有者耳若舉至寶至貴之身忽焉而失之譬則皮盡枝摧毛華焉傅而又暇較其豐淺追其香色乎矧太夫人垂白而心傷諸令子攀號而泣血九原有知君能瞑其目乎予之於君也生同梓里誼屬通門重以令子某爲吾表弟成齋館甥情好彌敦往還無間一旦



雲散電收不可尋覓捧訃音而驚怛寫靈位而徬徨予之欷歔出涕其能自已耶雖然塵世相閱有合則有離達人大觀何脩而何短惟神理之無盡自生死之可齊君之悟至道而脫塵情計已久矣予也官守所羈一觴之奠不能躬致謹述平生之誼而寫以文君其憑而聽之乎

## 祭管青邨文代

嗚呼黄公猶峩峩其南峙耶而公之形何以忽徂孟瀆猶滔滔其北注耶而公之聲何以遽宗予竊爲愧

仰先世感念生平而不覺百端之交集也維公代襲簪紳早擾墳籍既擅文詞尤耽詩什若饑者之於菽粟寒者之於布帛嘗一臠於江左之編窺全豹於據梧之帙其筮仕也外則勤民內則勤職爲邑宰爲州守凡幾何地矣而蕭然若寒素佐司空佐司寇凡幾何年矣而孑然如獨立其與人游也質式金玉度諧琴瑟邇之無昵遠之無拂未嘗市義矜名令人黨同而譽又奚有乎斷岸嶢巖令人背公而嫉殆古所謂撓之不汚澄之不浞者耶以故一時薦紳先生親之



如弟昆視之爲典則期之以通位顯施薄風雲而依日月也而公竟安適耶嗚呼昔我先君司臬西江公時令餘干以詩請益先君賞歎之曰管子年方壯也而所詣若是將闖然入古人之室矣其後予守曲靖而公爲姚州傾蓋而溯淵源握手而商政治予又因以知公之才用不竭而取咸給也比者相聚都門追隨晨夕非公過我則我訪公或論心而氣振或析疑而意得莫不小扣大鳴往虛歸實由今思之寧非造物者合其萍蹤假之暇日以畢兩人夙昔之懽而送公歸於自然之宅也哉嗚呼公達人也神理無盡生死可齊既已馭風騎氣徜徉於不絓之鄉無竆之域矣矧諸令子長者綰縣符官別駕少者抱質懷文羽毛豐滿所以榮公於身後者固未有止極也而予猶切切焉瞻素旐而生悲撫靈輀而飲泣公得無笑爲醉者之未醒勞者之弗息乎醲清陳几侑以蕪詞雖間作慼言而心彌慘惻矣嗚呼尚饗

## 祭卞太親翁代

嗚呼勞者易歇悲者易傷某也於公之逝竊爲俯仰



喪回而不覺百端交集之范范惟制府公積厚流長膝前麟鳳次第高翔公蹄奇童文史徜徉及我先君聯袂舉場欣臭味之既洽況居第之相望既而公奮起科甲讀中秘書或居於內委佩巖廊或蒞乎外宣力西方令名顯績卓犖焜煌夫何淳風既邈智數紛攖蝮蛇噴毒蜂蠆芑坦坦之道化爲羊腸公遂収身於纓組係思乎故鄉矣厥有哲嗣質美才良攜琴載鶴跡張趙而希龔黃倏跪足於中途嗟斯理其難詳於時先君持節袁江適聞公至倒屣顛裳閒謂公

曰吾僂游歷年行且老矣而視子之鬢亦已蒼蒼會當迓其初服復與子浩歌爛醉於水之涘山之陽遂未久而謝政實前言之不忘家姪某學步詞張公顧而喜曰此故人之孫也因妻以孫女而永情好於無疆某也不敏馳驅南北自先君之殁銜哀陟岵每思周旋几杖於我公之側庶幾典型其未亾何期夙疾遄迓玉京嗚呼公乎壽而且康有子一夔孫枝揚揚其亦可以無憾矣而通門小子則不禁夫涕淚之浪浪敬遣姪某夙駕登堂列俎陳詞以侑一觴公乎有靈鑒兹中藏嗚呼尚饗



## 祭范司馬代

嗚呼我公遽遠然而逝耶人生蜉蝣要歸於盡求其鍊氣還形脫夵乎方之外者自古迄今指曾不數屈焉是故達人大觀齊彭殤忘脩短仰而歎俛而思而卒有以自解也獨至其親炙之人平居奉令承教以相追隨飲食笑言以相歡樂精神意氣可謂偉然而不見幾時遂夵我而游冥漠則夫咨嗟歎悼彌深於懷而曩之達觀者又不知其果安在矣況其人慷慨負經濟威足以鎮物惠足以字人投艱遺大而處之裕如席盛履豐而不以自滿內與外惟所命而文與武無不綜兆身兼數器者莫之能與也而旻天不弔奪我哲人則無問識與不識而咨嗟歎悼之者抑又甚矣嗚呼我公鍾秀於山川挺生於高閥其於先世也如溼洼之子嚊陽之孫蹁風雷而和神人而識者能辨其本也其於後人也如河注龍門江出灎澦貫方州而赴大壑而下趨益暢其流也其萃絓組於一門也如竇氏之桂王氏之槐父子兄弟之間蟬聯而



鵲起也其為宗主於斯世也如隴西之李汾陽之郭偏校奔走之役咸綰綬而建旄也其出而開府入而夏卿也如星之丽天水之行地丽天者靡不可仰而當其分者蒙福行地者靡不可挹也而嘗其味者知甘也嗚呼維公賢也維公才也操前券而揆東路騁逸轡而策脩途卜公於位而以為不三公不止矣卜公於年而以為不百歲不止矣何意其遽溘然而逝耶某家世與公聚居都下獲受業於公門又與兄某同為屬吏會合之雅噓植之恩不為不久且篤矣邇

者一官江右不獲侍函丈如答時而緬懷丰采追憶話言其所為可法而可傳空左而空右者儼神理之無盡豈死生之或殊然則我公固已騎雲馭風倘佯於無窮之宇矣而猶嗷嗷焉望素旐而含悲攀靈輀而雪涕由公觀之不幾如醒者之笑酲明者之視眯乎而某顧不能以自解者葢師門之義切於衷而又爲賢材惜也嗚呼尚饗

祭石制府代

巍巍銅山浩浩天池公也挺生鍾靈在茲弱齡卓犖



說禮敦詩家稱孝友人欽羽儀乃祖從龍才猷炳耀作鎮京江踐蹄華要弓冶箕裘累傳克紹或佐武功或襄文教公由佐郡荐歷西南嘽嘽五馬騄駿黔藩居愛去留棠蔭依然豐碑鉅製勒在名山運際昌隆賢材彙進公處其間康莊騁駿獯獫峰銷鯨鯢波靜威惠兩崇氷心玉映譽聞彰徹　當宁旁咨衆論僉同曰公是資遂肩全楚治績彌恢隆遇如公當代所希凡公宣力請恭不替問公之德公惟樂易及贊大猷庶政有序靈族不摶允爲世瑞乞身晚節烏倦雲還連邨帶郭小築田間顧瞻先壟景物迴環脂車蠟屐問壑尋巖義方稟然形於楷筆勉以報稱俾無燕佚門內雍和辟膠投漆植朽噓枯畢生如一維予與公里第相鄰笞偕難弟被邀形廷聆其言論識其經綸友朋之誼於時始敦予之冢孫高門作婿婦翁司馬六公之弟松柏蔦蘿未足云喻姻好綢繆曷其有旣公安家食氣厚身強爲時模楷擬壽陵岡昊天不弔福曜埋光旐倪永慕遐邇同傷公年非少謂公猶當公志雖伸謂公猶詘靳公旣浚惜公無極生榮死



哀以公懋德嗚呼銘公勳庸太常之旂載公懿烈青簡之書冠裳相續祇惠田芝馭風騎氣游覽太虛序入淒秋山蒼水泚感逝懷賢悲難自已拜首緘詞告於筵几以侑清酤公其鑒只

祭妹倩安東張令君代

嗚呼君遂溘焉而逝耶歲之六月家人來潯陽君書寄予娓娓數百言時方攝篆泰州未聞其有疾也九月十有六日訃音忽至則距君易簀之辰已再閱月矣予爲且悼且疑惝怳若累日夫擬人之富貴壽考

者不於祿命相貌則於心術行誼祿命不可知也相君之貌固豐於質而王於神矣論君之心術與其行誼則內外疏戚間無所不致其厚矣初接君者襲若馨而飲若醇久與君游者心可推而腹可置謂德大者福亦大備福宜莫若君謂人有生趣有死趣君之生乎允無死法也奈何僅試一職纔踰五旬而天竟奪之慘矣且卒於故鄉可也卒於安東亦可而越俎代庖獨居數百里外不數月乃以身殉也即命定於前無所逃避獨不得少需焉以一見其妻與子耶嗚



呼抑又慘矣憶君之締盟吾家也予時遠守曲靖奉先大夫手諭知張為著姓舊有顯人而君才卓卓堪為世用也及予暫居袁浦與君促數往還歡好無閒比予叨持使節送予者皆臨河而返君獨聯舟過廣陵望金焦歷南徐毘陵抵姑蘇始別去行蹤猶歷歷可想也雖淮海潯江迢遙南北而音問時通每一行一止輒以相語一憂喜一疾痛莫不相關今也明月在天蛟龍在水曾不夢君玄冕垂纓告以時日而敢竟謂君死耶然而君之亡聞有地矣日與月有期矣吾妹哀哀稱未亡人甥則形影孤隻銜恤而靡所怙矣嗚呼傷哉君竟死矣回念昔之款款聯舟從容笑語君若自知不復見予而致其餘情以畢此生之歡好者然不尤堪痛悼哉雖然君達者也離合之緣死生之理習見之稔知之矣一旦馭風騎氣揮手長行父子夫妻視同蟻聚名位年壽視同漚浮予之撫今追昔涕下霑衿無乃牽於俗情而為君所笑乎矧君心術行誼人顯稱之天且默喻之辟諸稼者必獲織者必衣不於其身必於其子予且拭目以觀甥之奮



武而興也官守所羈不克憑棺執紼走使致奠銜哀攄詞魂魄有知冥明一間君倘飄然來鑒予之微忱也耶嗚呼尚饗

祭年伯胡觀察

嗚呼世之仕者多以沉抑為恨而公發軔大行歷官郎署以至持衡於江右建節於端州則皆美仕矣仕而稍顯莫不有畏途之恐而公六轡康莊一塵不驚敭著名成飄然引退族黨賓客雍容談笑者凡數年矣老者每患乎無所養盛者每患乎無所繼而公則

田廬之廣僮僕之多臺池園囿之美足以娛情而便體令子賢孫衣冠濟濟一門數世離拜而羅跪者或不辨其行次之崇卑矣於人之所憾者無一有於人之所願者無不具年逾八十考終於寢是蓋當世之所或有而吾鄉之所未見者也祖公之行宜可以無悲矣而某顧咨嗟而雪涕豈其過於情者乎竊聞之天下之所恃者風俗也風俗之所恃者老成也老成斯人之標準也其生也晚先君子四方之游好多不獲見矣而一邑之中相與周旋過從上下其議論者



彬彬然以十數蓋皆所謂老成人也而其最親且久則莫如公鹿革之歌牛耳之盟聲氣應求揚鑣奮袂未嘗不同也管鮑之交潘楊之戚枯菀盈虛呴濡沫未嘗有間也歲在庚申先君告逝先後之間十數公者亦相繼淪謝惟公蒼顏素首巋然靈光某每覩其精強以爲公當享百歲而未已而乃亦以訃聞耶嗚呼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公之云亡其爲典刑也盡矣詩亦有之君子有穀詒孫子公雖往乎其所詒者固遠也中子白石讀書纘言操筆摛詞窮幽穴固擬其意氣則天馬之長鳴秋鷹之整翮不可以駕馭束縛也一時嘖嘖稱歎謂不愧爲公之子兼以得壻慰先君而公殁逾年隨以病亡嗚呼傷哉豈英材異質天之所靳杈諸左右以爲光華乎不然公所以詒之者則謂之何因憶公昔奉使過里門見訪先君子語次及白石出其所爲雁字詩三十首座客皆稱善公從容謂愚兄弟通家子弟宜相厚善以共勉於有成反覆數百言其精神猶栩栩也而已爲前塵昔夢矣嗚呼富貴壽考公則已耳惟予小子念老成之不



可作且以動其骨肉之悲誠不知其涕之無從也尚饗

## 祭胡白石

維康熙庚辰九月考授州同知妹倩胡君白石殁五年矣其家卜兆邑南匯行有日友人等聞訃相與素冠執紼而先屬某爲文以告於君之靈曰嗚呼維君與我交由先世誼重金蘭姻盟乃締孫劉之好遂以知心雲龍松蔦相與依因予貫迂疏與人多迕豈足裨君君顧有取佛盧仙洞水曲山椒攜壺策杖與我

相邀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談諧間發繼以長吟倡予和汝忘日之曛君游朔南千里萬里地豈不遐其心則邇及君旋軫予仍幽居握手一笑歡好如初我困舉場屢陟而躓憫其不遺且勖且懋歲之丙子遂隊舊都君書娓娓寄我脩途謂我茲行宜舒其氣桃渡鳳臺佳麗之地賦詩飲酒以恬以愉神融趣適文孰子如我札報君有愧君意我雖競時時或我棄既試而返檥櫂江邊夜夢見君赫然無言已聞君病其勢頗劇如魚桂鉤耿耿胸臆扁舟夜造及戶聞哀君竟殁矣嗚呼痛哉君之生平迹於疏脫及乎精詳廉有轇轕或疑其浚城府崢嶸實則坦懷肝膽畢呈有急而告孱弱同倚有少而才微賤加禮作為詩歌抉奧搜奇天質良高匪詭於詞昝在強圉君試京兆文入於闈爭推異寶卒以奇擯衆所傷憐負其才氣曾不為悛游息之餘兼嗜奇字奏刀騞然數出相視又嘗語我所居弗良寧不憚煩亦思樂康鳩工庀材爰築爰剏為室為堂一時竝作橐中金盡積不能支典衣舉責餘力靡遺形神俱憊新居



乃落我適來過榻之西閣香清茶熟賓友駢闐五年回憶如在目前嗚呼人琴俱亾何嗟及矣誰歟好我毀其泣矣謂天嗇君卅年所受亦既優游孰為之佑謂天豐之乃靳其齡抱才入地抑又何云人或有言盈虛之理習翔昧泳予角夵齒俾熾而昌享壽與名宇宙大矣每不能幷或曰斯言未為知道過眼空華曾何足較如飲而醉沃以清泠既醉而醒醒則無酲是兩說者予非不悉悲從中來倏焉難抑卜筮偕止維莫之秋丹旐翩翩往宅於幽病嫠扳號慈親白首君乎瞑目其將能否拈毫伸紙敘往傷今薦茲清醥以祖明靈情不可竆言盡於此髣髴見君愴然聽只嗚呼尚饗

祭任澍蒼

康熙三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績谿司敎任君澍蒼內兄親翁卒於官舍其冬櫬達里門越二年丁丑令子卜兆西莊聞訃率男外甥健門下壻代薄陳剛鬣柔毛清酌庶饈之奠而敘一言以告君之靈曰嗚呼寒風砭骨朔雁哀號遂為君祖道之辰耶君以名家子

稟承先訓無一切驕盈縱蕩之風予少耳其名而壺之及見其人蕭然藹然不事雕飾讀所爲詩多雋句則又益喜謂君非獨佳公子殆有文者耶已而娶於其家益相厚善姻連再世呴濡相存數十年間未嘗有間方意我兩人追隨白首庶幾良友之琢磨砥礪以有成曾幾何時而君遂至此耶往君之病也予適有妻喪不及相顧眡數爲書候之無何聞病且減旦暮有起色矣予兄弟方相告語以爲慶豈料其遂至此耶初君之官績谿也爲君快者曰君先孝廉棄世早先孺人



和丸辛苦每念爲史之後無繼者則切切爲門戶憂今廣文固卑秩然用以發軔其後詎可量歟爲君快即兼爲君先人快而君自視顧歉然也嘗語其兩弟曰吾往家居無他樂獨時時弃處舫圃與兩弟圍碁賭酒拈韻催詩或發先人之書賞奇析疑以相愉快而已自吾來新安名山勝水雖在目前然與兩弟相遠吾妹又復蚤天懷人感逝交幷於心吾何戀此區區者爲其與予書亦云爾也嗟乎新安五百里耳盈盈帶水一葦杭之兩弟歲且數至非若灞橋西望阻鴻雁而歎參商者也而君之惓惓乃若此蓋君於兩弟少而撫之長而敎之愛結於心晚而彌篤非徒厚諸其外也嗚呼維君賢也宜大有以隆其報以存古道而重人倫而今竟若是耶則予於君之歿又不獨氣類之悲也夫人生於世其修與短均之一瞬耳此何疑於君而不能不致疑於造物也嗚呼傷哉昝予兄弟之來也足及於門則君與兩弟連袂而迎握手歡笑猶昨日耳今之來也登其堂其棺巋然也而施繐然也呼君而酹之而君不予應也君何避客之淡



耶君之子衣闇饒幹畧殆過於君而抑然善下於兩叔父無違言爲諸生有聲庠序聞予乃今知天之所以報君也薄予之於其身而厚予之於其子即君異日所以竟未竟之志與予兄弟所用以慰君地下者皆於是乎在君其可以無憾於此行

## 哭任毅齋

嗚呼毅齋其果歿耶方庚子冬毅齋有蜀中之役予於都門賦詩贈行毅齋讀之歎曰吾以貧故遠游良非得已期以三年當歸老柏堂如兄所蜀也旣而予放

南還暫憩泌水兒輩報予曰舅氏歸自蜀中復將北上予聞而愀然者久之欲作書止其行度不及而罷比予抵家未幾聞毅齋入河南學使幕未幾則聞其臥病旅舍予念之特甚日使人造市卜且筮乃今二月而毅齋凶聞至矣予爲惝怳不敢信者屢日憶歲辛卯予以連染被急徵於時親黨倉皇引避獨毅齋犯寒走五百里追送予於江干聲淚並發感動路人而毅齋舟行復有盜警身被捶撻假貸以歸不悔也予幸生還方欲與毅齋輩二三老友撰杖挐舟從容



談讌以永平生之好而樂其西夕之年毅齋少予五歲雖霜髭垂頷然稟健體充其年當未有艾而敢謂毅齋死耶且毅齋與予四十餘年以來菀枯欣戚靡不相關動息取舍靡不相語以至構一文成一詩亦以相質遇一良朋覽一勝蹟亦以相聞古所謂交魂送抱我兩人庶幾近之今也明月在天蛟龍在水曾不夢其玄冕垂纓告以時日而敢謂毅齋死耶然其訃聞有地矣日月有期矣爲一哭毅齋儀有素旐輀車遙遙而至者則毅齋之匶也登其堂見斬然在哭泣之位者毅齋之子若孫也乃再哭毅齋嗚呼毅齋其果死矣古人於友朋身後必爲輯其遺文傳其媺行顧此數事令子佚存度能任之予所悲者蓬澤參門別我千里立壚白日別我萬年欲一聆其訣語一視其啓足啓手捩齒插髮而不可得毅齋其果死矣都門摻手遂與長辭矣仰望高天巫咸不卜拈毫伸紙交集百端尚何言哉尚何言哉

## 長媳任氏祖奠文

嗚呼老人之刺心於死別而非意所及料者抑何數



數耶憶年三十有五而汝姑病歿自是十七年間兩娶兩亾旋以連染被急徵汝亦侍我壯行而冢媳程氏倉皇悲憤病歿於家其後汝夫娶亦至再乃以汝嗣執筐篚迄今纔九年耳幸產謙孫增老人含飴之樂而汝謹愿儉樸撫詒孫有恩尤足使老人心慰值今

聖主龍飛老人邀恩解網謂自是可團圝骨肉優游以送餘年矣乃歸未抵家而次媳歿家居二載而汝繼歿後汝三十有三日而謙孫殤傷哉傷哉家之不

幸何以至是乎哉嘗試旋思屈指自汝姑而下年以三十計者四人以二十計者二人而汝亦僅逾四十寒暑之侵人所時有卽謙孫久病汝以愛子故不節憂勞致病當必由此然病纔數日未至沉綿醫方謂效可立見不知汝之何以遽歿也豈老人往咎多慝致玆苦果如草之荼木之蘖賦受已定無可如何者耶若然則老人之屢刺心於死別也命也汝之短年而不保其所生也亦命也閶闔九天巫咸不下達人任命如汎虛舟老人之咨嗟而涕泗是亦不可以已



乎雖然烏容已也汝夫貧士中饋乏主汝之二女長者牽衣次尚未離襁褓呱呱索乳聞者心傷而予以六十有七之衰翁目昏頭白視息人間回首平生憂傷橫集而玆且以一觴祖汝之輀車也汝而有知尚能遄其行耶西山之阿寬閒繚曲偕汝八娣幽宅於斯兩人質性相侔知必能安處也

代兄奠子文

嗚呼昊天不弔降割於我家六十一日之間旣喪次媳旋復喪汝荼毒之餘痛自尋省求其端而不可得也豈老人多生積劫種此悲因而禍貽於今世耶然老人所生五子稱上殤者一人稱中下殤者各一人腸斷肝摧亦已甚矣而今又使汝壯年以歿天之仁覆而下閔者苟有一德片善亦將矜而佑之矧以吾祖之孝吾　父之友吾　母之恤孤嫠而重物命比於國法豈不當宥以十世耶嗚呼傷哉汝少有穎姿學爲時義長老每以遠大期之雖云過譽然門祚寖衰卽老人亦不無奢望焉傷哉貧也今年秋試拮据而後成行旅中亦有寒暑數日之病汝固不以措意



也豈料試畢晚歸抵家旬餘而疾作不十日而遂奄然逝耶嗚呼傷哉汝之三子竝在童年煢煢無怙經營扶掖汝弟義不得辭弟力所不及老人一息尚存亦必爲之佽助汝今長往猶可無慮所悼歎者老人薄祜之身也霜顚雪頷年近八旬委家事於汝輩冀得以樂我餘年而一旦遘此慘變耳聞目見觸緖增哀結轖千端腹臆誰訴實不知人生之可樂矣嗚呼傷哉以我之切切而悲汝安知汝而有知不反切切以而父爲悲耶喪服旣成酒肴陳几片言告汝中心

如焚嗚呼傷哉尚饗

告先墓文

維皇清雍正三年歲在乙巳三月某日裔孫某等昭
告於十世顯祖樞密府君暨顯高祖高峯府君尊靈
曰於維我祖保障拊循功書簡策孝友敦樸德著鄉
閭殁而永藏於斯遠者三百餘年近亦百餘年矣詎
意世風不古姦宄生心罔畏　功令之嚴甘效穿窬
之術何人腐骨潛納幽扃卒而覺知比已除去轉慮
邪謀叵測後患宜防聚族鳩工復加甃築惟是歸然



抔土靈爽所依畚鍤相尋不無干觸事非得已情實
難任茲者旣畢土工肅陳牲醴仰籲尊靈希垂慈鑒
永底安吉佑我後人

青笠山房文鈔卷三　男代恭謄

何恭校

孫承詒敬閱

# 青笠山房文鈔卷四

舒城許登逢聽彝著

## 傳　書簡

### 宣平令張君傳　代

嗟乎予甚慨切於吾友張君也抱敏給之才而弗竟
其用單心詩學而所欲成一家言以傳於後之志亦
未及酬辟猶花榮而萆茹其實淵浚而卒屯其膏謂
非天實使之歟君名廷祜字簡在一字介夫祖大本
觀察河東父士伋㫖儲雲南本生父士佺歷任南昌



南陽郡守君少而跅弛任俠短衣挾箙馳馬出郊與
諸客擊鮮舉酒箕踞呼嘯以爲常家饒於財性喜施
與遇人窘乏輒出槖金助之家以是中落然值君窘
乏時亦復有出金以助之者讀書能解大義尤嗜詩
歌不屑屑求工於形貌而務以豁其胸懷其至者遂
達於精妙以國學生謁選人得令宣平爲浙東下邑
居二年忽以疾卒年僅四十時康熙丁酉八月也予
方遠守㴱靖於君之所施設朝堂皇而暮四境者未
能悉知而具陳然在官而宣人頌之旣歿而宣人思

之貧不能歸楄柎而相率醵貲以賻之此足以徵君之得民矣邑舊無城垣君審勢定基令民植柳人各一株以為樊望之蔚然宣人作詩紀其事度君之意蓋有待也而身已不及待矣悲夫君先世由山左徙遼東因隸旂籍　國家肇運遼人士上之取通侯印次則開府建牙餘羆豎其子姓君家固其一也而君顧斂匿寥落欲區區脩一命之爵以自表襮其所長而訖不可得天之阨君遂至此極耶豈天人之際漠焉果不相涉若柳子果蓏癰痔草木之云耶或又謂



此天之未定者也嗟乎使必遲而久之以俟夫天之定則君之墓草已宿而木且拱矣予滋惑焉君二女一適吾兒予少又與君定交傷君之後顧子然未有子嗣而負才抗志遂泯泯於人間世也不辭謭陋為著小傳一通以系君之家乘云

## 吳謙侯先生小傳

予仕與吳君不相識今年館於觀察劉公　賜第而君方在公淮徐幕中聲相聞也無何君以事至都門與予相見若素交聚處者連旬其契洽有加焉而君答寓都門日久名噪公卿間問浙中貴人有不能舉者問吳謙侯氏則衆知之蓋君為人警敏而才識高錢穀兵刑一一明練條分理解筆墨橫飛已而談諧間作壺觴遝引嘯咏淋漓人人意愜而君之退讓遜巡固自若也性復慷慨急人之急甚於自為即非力所易辦者必曲為濟之乃已紛難須君比於魯連以是傾當世也君少受知同里何翁遂館其家多所長益翁之子某名謙垣也方有所彈劾而遽殞燕邸未幾翁亦繼之煢煢孤嫠有風雨漂搖之患君身任不



疑經紀備至有欲以子錢困何氏者力拒之至為所怒弗惜也客某憲僉者二年某病劇客皆辭去君獨留庇後事又為畫策畧其所負五千金而扶翼其子孫者迄今如一日也所知某拾遺篋於途實無豐獲而小人睨之嗾勢家奴誘某繫諸他所而指篋為已物曰非拾也盜也若不以三百金為乃公壽者當致若於西曹獄某惶迫甚手書乞君居間告貸君熟計之知不可以力角也則湯應曰所貸已具明日俟我於某肆中而別為隱語令某至肆為走計明日奴果

挾某以來君故為無所與者偕數人飲於別席佯醉而譁奴皆目笑之防稍懈會盤餐不時至某因起呼酒家遂逸去比奴覺而追之則君先使人伺於門外導某他匿矣奴既追某不及又不得紿者主名乃怏怏鳥獸散君之勇於為人大率類此觀察次孫夏金嘗為予述之蓋觀察國士遇君椎眞腹心主賓無閒故夏金之知君也深嗟乎士平居誦說詩書伸眉目樹頤頰自謂義俠者何限一旦事至而闇然負所期焉予數見其人未免以虛聲相薄迨今獲聞君之風



而還自悔也曰奈何以鹵莽輕量士若君者行乎其所不能自已而智術生焉殆古所謂仁心為質者耶使君不卑小官漸致通顯為所得為其有濟於世當又何如耶予江表腐儒深居閉戶手一編者謂可以無事矣而至於去其鄉里離其朋友兄弟子孫而匏繫於此吾所自甘獨深歎夫識君之太晚也君一日酒間謂予曰我不意而值吾子竊願得一言以傳予曰唯唯夫予言惡足傳顧君之賢則足以傳予言矣因畧舉所聞於夏金者次之為傳君名某謙佚其字浙之錢塘人以儒士籍禮部當得官不就雅善為詩稾多散軼夏金之先人承德君為刻其十一行於世

## 劉觀察公家傳代

在園劉公旣歿九年其仲子副使君某復來觀察饒南間袞公誌銘行狀年譜諸篇乞使致予而請為之傳予發緘喟曰此吾江西賢廉使也其敢以不文辭予初入都門得公所刻詩稾讀之律度精嚴而天趣溢發謂於白樂天陸務觀中擅長不難耳既而公來司臬吾鄉先以潔廉威惠並著遇凡重大獄或疑難



決者呼燈危坐終夜為思得一可生之路則喜見面顏然豪強干法者未嘗少寬假也罷官歸士民數千人擁輿挽轍慰諭久之乃得行老稚牽攜隨舟纍纍哭失聲迄於今有餘思焉比予宦游南北數與其叔父皖撫公往還而其家孫某執贄於予門因以悉公家世與歷官行績之詳質以誌狀年譜所言而合乃愧予疇昔之知公者猶有未盡也公諱　字玉衡一字在園人又稱春陽先生以公酉時立春詩有春向斜陽盡處來之句也先世河南祥符人其籍金州自

豐城縣丞合先公始十三傳而為巡撫福建少司馬諱某則公之祖也刑部理事官廣平寧國郡守諱某公父也妣馬太淑人配李淑人公生而穎異為王父所奇愛壹意課發之用父蔭入為國學生大司成繹堂沈公賞其制義試輒先儕輩三入舉場佹得而失值旂籍停科援例除浙江台州府同知遷知處州府事撫軍遂寧張公首舉卓異賜蟒衣一襲擢江西饒九南道副使改調温處引見授江西按察使督撫以計典齟齬奉　旨撫軍以下皆被譴公亦在詿誤中



歸過袁浦遂寧張公時為河督留公効力河干題補江南淮徐道僉事以病乞休未及北歸而卒年六十有四公之在台州也海濱數十里皆膏腴方海氛未靖時移其民於內地而田皆蕪廢稅亦除厺海禁既弛黠者潛往耕種卛享無稅之田上官詗知檄公往勘意頗有屬公徧歷黃巖寧海諸邑令民自首陞科貸其規隱之罪完活者數十百家雖違上官意不顧也處州在萬山中壤錯江閩姦人招致流亾負固竊發又麗水盜取銀礦者聚衆日多人莫敢詰上官皆以為憂撫軍獨曰有劉郡守在無慮也公乃馳往松陽開諭禍福撫而平之別遣健卒以計捕得麗水首事數人懲以重法衆為奪氣則偕營弁入山逐之各鳥獸散事聞咸服張公知人云郡西有通濟堰創自梁天監中溉田可數千頃閱歲既久寖以堙塞公循覽舊跡胸有成算以屬叅軍趙鋥督工疏濬堰成為處人百世利又以彤家言復城中古河左山文昌閣閣旁建書院曰南明俾諸雋士肄業其中饔飧膏火之費皆具而課督加勤其明年書院中遂有獲雋者



處於浙為瘠郡人所薄不欲為自公為之年穀屢豐民無逋賦稱善地焉温州瀕海設防隸戎籍者多驕悍為民病公調劑有方而申嚴約束遂以相安民漁於海者入貲使署歲至數千金曰魚稅公悉革除之閩人商販於温歸舟禁不得多載米穀由是價不昂而民食以足温人喜曰使君之力繼自今可多飯一盂矣在浙凡十有七年公政之暇怡情山水若西湖天台仙都鴈蕩諸勝莫不箋舫箯輿從容游賞為詩若干篇紀其事而其罷西江也檥舟彭蠡蹋匡廬觀

瀑泉訪開先老僧不値題詩屋壁而去其高致如此
在淮徐督工辦料防險催漕與夫弭盜賑荒其事最
為煩雜至若典司河庫榷稅宿還利權所在洗削為
難公出納加嚴征輸及額而月要歲會略無所私如
白璧皜然涅之而不可入也舊所僑居處曰東館稍
葺治之怪石清池小亭曾閣入不過畝餘而徑道紆
縈花竹映綴各命以名寫以詩樂而居之飄然有遺
脫塵埃之想適其長子明經某病歿於家公哭之慟
由是歸志不可挽矣此公歷官行績之尤著者也賦



才通敏遠軼於人在浙嘗三攝杭守蒞綰八篆奉委
讞決多不可數而脫海盜脅從者九十二人於死人
謂有陰德焉恭逢
聖祖仁皇帝時巡後先辦事者凡四恪勤朝夕奏對
詳明蒙　垂問姓名旂色知為從　龍司馬之孫
御書舊德詒謀四字以　賜誠異數也以彼其才使
得秉節鉞釐肅一道其所建立必更有可紀者顧中
遭坎壈老於河上所得為者既局於其位而所能為
者又淹抑而不及為予亦孰從而知之孰從而紀之

乎良足惜矣公幼而喪母事繼母徐潘兩太淑人俱
以孝聞疾且革惟以貽憂潘太淑人為慮孀妹無依
者迎歸於家終其身念外大父母撫育恩深而馬公
乏嗣每拜其墓欷歔不能去勒為家訓子若孫寒食
必往祀焉睦宗收族悉心經紀急難者援之少孤者
撫之於諸姻友資其婚嫁庀其死喪賙其寒飢濟其
羇旅人所夸說義舉者公直視為固然然則公非徒
治績優也蓋尤有古長者風云所著詩歌甚夥彙為
編年分體二集若干卷阮亭王公漫堂宋公咸極推



稱拜在園雜志唐五言六韻詩選久行於世最後手
定詩鈔副使君方謀鐫版以傳副使君稟承家學歷
著賢聲而諸孫中仕為監司郡守州牧州郡縣佐者
七人青雲壯武其所至尚未可涯量也公之遺澤遠
矣哉抑亦可以覘天道矣

任節母家傳

任於吾舒為著姓而某起孤幼知名於時先業蕭然
子孫眾多人皆曰其母宋孺人之力蓋孺人年十五
而嫁賢所君嫁九年而寡生某甫七歲孺人艱辛以

撫教之者累數十年年　十餘乃殁嗚呼可不謂難歟方賢所之早逝也孺人號慟不食幾以身殉繼姑何數之曰而夫已矣幸不終殄於天而有是孤也而不為而夫保是孤也若則死殉而夫而夫瞑乎孺人始頷頭尋起治喪如禮而梱以內梱以外事一歸於孺人家故饒於貲人睨其有者不絕又遭時饑亂兵燹屢驚卽健男子當此左右搘拄殆不能給而孺人以一嫠婦搘拄其間遣某就外傅受書夜歸與共一燈織且課之讀不假辭色或以楚撻繼之某亦自奮



於學登前己卯賢書而浹識幹材克自樹立孺人曰是亦足以瞑夫子矣色為之喜旋復泣下蓋至是乃稍偃息焉某事母孝念母氏之苦節而不能使暴於時也走告督撫中丞以下暨諸縉紳先生乞門楬詩文以表之而某猶歔歔然謂使之暴於時而不能使傳於後無以稱為子也奉狀詣予流涕相屬曰願為傳予哀其志不忍辭抑亦歎孺人之不可以不傳也孺人為婦柔順婉娩見稱於舅姑治其家內外斬斬動有儀沿他細行亦多可稱者予嘗讀坤之六三曰曰貞曰有終婦代夫終義也孺人以壯盛之年驟悲黃鵠脫憤死一朝亦猶易易顧念死無所益邈茹荼集蓼歷饑饉蠶蝕之變卒保其家成就其子以終先君之事若孺人者其守則可謂貞矣由是迓祉延祚享有某之孝養而名永無窮天之報之殆亦有確然而不爽者乎予於任氏有戚誼所居地相去不百里知其家世為詳有成勳者用孝行膺旌典赤霞侍御有直諫聲而孺人又以節顯何其多賢也予故因傳孺人而并著之云



## 王烈姬傳

忠孝義烈者宇宙之元氣其人雖亾而其志炳於日月其氣浩浩焉落落焉流被穹壤固未嘗有意於傳而亦不患其弗傳也而能文之士猶必起而紀述之非曰筆墨之權足以華袞乎其人也葢文字必因事而發而其事奇偉絕特則其文亦愈足以取重於世而垂之久遠昔劉中壘始傳列女史家沿襲代不絕書其於荀采夏侯令女之屬摹畫尤工而李習之亦自稱其傳高愍女楊烈婦為不在班蔡下夫亦重其

事焉耳若王烈姬之死豈非事之奇偉特絶者歟姬名靜姝蘄州人年十七嫁爲觀察息園姚公側室名士傾城驩相得也旣而公謁選入都數載未得歸丙申冬病臥旅中日益以劇自疑其不起也馳使歸會稽聞於太夫人於是家衆惶駭相率詣嶽神祠願各捐數齡以禪公姬獨至嶽夫人前泣曰主人母老在堂不可死妾請以身代死而鬼鬼爲嶽夫人婢給使令死且不朽祝已大慟屢絶而甦明日嚴粧拜辭太夫人畢輒出利劍自刭力弱不殊太夫人泣慰之傳



以善藥姬自是勺漿不入口凡八日乃死時康熈五十五年某月某日也年甫二十有四嗚呼烈矣哉或疑使者行時公固無恙也不從容以須後問而遽殞其身無乃過於情者乎雖然倫之日趨於薄也禮義乖違視同秦越求如鳥獸之翔回鳴號躑躅啁噍而有所不可得不及情之害亦槩可覩矣聞姬之風猶足以廉頑而立懦而寧當以矯激少之乎益公居常砥敕名誼景仰古人飭行於宴私肇端於幃闥其歲月所漸婦人女子於貞一之道重輕之等固稔知之一旦出其所稔知者以就於死而勇蹈全歸曒焉獨著有不期然而然者易曰家人女貞姚公有焉又聞姬孝於太夫人事嫡謹未嘗有過失敏慧多藝最善於琴每清風朗月鼓一再行恍在高山流水間也予旣重姬之死復讀公所爲寶劍悲詩引事迹加詳竊歎古所僅有之人今幸得親見之不憖謭薄掇其事爲小傳以竢世之紀述列女如中壘諸賢者庶有徵於予言云

## 先大人傳略



先君諱明章字公斐一字緯蒼先世自新安徙舒爲舒之初祖曰榮卿公諱榮當元末之亂立屯高峰山保聚鄉土嗣應聘守盧郡智勇戢羣盜一境以安授樞密院同知明興改授廬州府同知凡學宮城垣陂田水利爲廬永賴者同知公刱建爲多詳具本傳崇祀名宦鄉賢八傳而爲先王父啟洪公諱大志事親養而能敬迎於意先曾王父嘗病足不能起日夜扶抱凡搔抓便溺之役無不親之如是逾年不少怠王妣涂氏有子二先君其長也生而穎敏端重頭直手

恭不習而能受書目數行下既熟猶守案朗誦或摘誦數句不絶口同塾者笑曰獨此忠忘耶應聲曰誦久益有味非爲忘也曾王父奇愛之期以遠大當是時天下晏然數十百年不見兵革先君鍵户下帷絶不問家人産及先王父殂謝寇氛焱起凶讙洊催先君年未弱冠煢煢然奉孀母撫幼弟奔走無寧宇蓋險阻備嘗矣先王母病且亟一日寇猝至王母命之避先君跪牀下曰母在此兒安往乎有死耳頃之寇至執先君問之具以情告咸感歎稱孝子寇去而王



母殁先君手營窀穸乃避賊里之龍河砦賊又襲破之夜半倉皇及砦門火光燭天映兜鍪如霜雪有叔祖母病不行先君於萬衆中識其呼聲挺身負之斬關以出又挾姊突賊圍中幾獲矣先君又攜之間行以脫皆送至其家無德色也寇亂既平田廬蕪燹遂藉給脯資以理舊業專勤益甚學以大就歲丙戌爲學官弟子試輒傾同輩食餼邑庠甲午當省試督學藍公行校士得先君卷擊節賞歎擢冠一軍名之見指示諸廣文是寧獨藝文卽罷識無兩也藍公以翰

撰負才名視學有冰鑑之目頗推重先君若此是秋領鄉薦戊戌再試禮闈七藝草成卽席假寐夢爲詩云三月桃花雨行將馬上看已而總裁傳公以病請緩放榜期先君登第果三月也授廣東陵水知縣懸隔嶺海去家萬里人人爲先君危先君自如曰吾知治吾民而已某不幸不逮親存此豈吾王陽時乎先是陵多逋賦奸胥叢弊羨耗常倍正額以故民困不得輸先君與陵民約正供外不溢一文使民自權重輕主受者莫得爲虐民皆踴躍輸恐後又令民出穀



米牛羊雞豚之屬納官官爲平價鬻市而收其值以償逋凡先後逋萬餘金不事敲朴期月而理於時海禁嚴當事數出巡視所至州邑供億騷然先君偵其將至馳往謁之爲言陵民愿無敢犯海者脫有干禁縣令請以身坐往復數四當事感動爲不入境而返先君之將往謁也里長白往例裒費近千先君歎曰剥民膏取容悅又因而利之吾不忍爲也命以五十金行至是乃一無所費則以五十金者市穀儲之以備旱潦而有司督撫諸公人往來者多狐假邀索曰

貲不貲先君為計口予之且限三日郎遣公人亦唯
唯曰謹如命省貲視昔三之一遂立石堂東著為令
尋署崖州事亦以治陵者治崖崖民便之崖武弁不
汯常以貨錢誘民子女沒爲奚官先君爲詳各憲飭
屬禁弁以是不悅杷總某强買民女爲妾女父聞先
君神明至是訟之州武弁力爲干請先君竟正其罪
弁益觖望謀所以恐先君乃擐甲執兵鳴鼓郭外譟
而呼若將向先君者崖民白先君欲戰先君諭止之
從容坐堂上簽書公事畢則退而酣寢弁伺先君如

此惶悚無措歸其罪卒伍自率偏校謝門外先君正
色曰令所治者民所持者汯汯凱誰與理民脫吾以
若所為上聞者若其死矣尚誰恐耶弁流汗被面不
能對先君謝州事弁私語人曰吾腰脊間乃釋太重
石矣先君在粵凡三年次第申壑令嚴保伍簡煩苛
勸考課民或有訟出片語決之皆自輸情實頑釋憾
如初重或撻遣以太猝犴為空流民盡復絃誦之聲
相聞溪山窮谷黎人異種耳許令君名皆頂禮呼佛
子然先君為人明事理昧術數樂樹循惡迎合平居

抑畏不自勝一臨大義則賁育莫能奪以是於時往
往枘鑿且居官貧無以先左右之容會瓊守錢公亦
以細故開罪當事遂謀所以兩中之者摘陵甫任教
職楊某奉裁逗留爲郡縣罪各鐫一級時楊巳太陵
水寓瓊州四年矣然先君處之怡然絕不置辯錢公
猶怒楊某甚先君曰海外一官何異味雞肋且微楊
某公與某遂得免耶錢意爲解因各給貲遣之先君
負圖書數卷渡海以歸陵士民焚香遮道號泣送者
數千人歸未幾遷德州管河州佐先君決意請辭邑

侯何公強之行至則賃屋以居飯蔬羹豆有人所不
能堪者適黃河數崩潰河憲疏請築隄河之兩厓檄
山左諸郡大發官民夫以應先君送徒河上身同甘
苦恩勤備至是冬沍寒尤甚役夫露處河干冒冰雪
持畚揭有立斃者以故皆亾歸惟先君所屬依依不
忍去河憲羅公以閱工至見之駭然具詢先君履歷
還謫之由扼腕歎息需隄成將疏薦之會羅先有西
陲之擢疏不果上而其時官山左者若濟東道丹公
濟守德守兩金公咸器重先君忘分傾蓋恨相見晚

也先君故無養士責德諸生聞先君愛士多以文字請謁者皆爲抉其類而揄其職凡通籍者一一豫定之若操左券佐德之五年偶抱微疴遂力乞休致拂衣還里門時甲寅冬之十月也先君正大慈祥忠信坦易於天性尤篤自以失怙恃早致養之力未備歲時祭祀痛心哀慕壯老如一日閒述童子時侍曾王父寢每晤旣覺曾王父必命誦所讀書娓娓勸勉則泣然曰今日安可復得耶撫先叔父於兵閒牽裾保抱調護百方積館穀爲完娶分俸餘爲買田宅先叔父母皆早世又育其四子一女如已出婚嫁皆如禮更念諸弟產薄將不供饘粥益割已田分予之營數椽爲家塾聚諸弟暨族之俊者肄其中供其飲饌親督課不倦與人交情摯於文久而彌永周旋繾綣無所緶避人或負之吏肆其侮先君亦不與校也遇菜色者喪暴露者旅人無告者生長不能嫁娶者損衣節食必多方賙之力所不及則偈諸同志以濟在河工時一日嚴雪中暮歸見四人僵於道先君命舁至寓溫而甦之則濟南輿夫也其一人曰小人有母八十



矣侍某以哺非公活我則小人死母亦死矣留寓中數日予錢米遣歸皆泣拜而去平生食御泊如衣嘗補綴不苟僮僕不畜妾媵及一切聲伎貧不事請託不喜見要人家庭燕居必肅衣冠規古訓遇田翁野叟恂恂無倨容一行之善必加獎借陳說古今剖判道理如巨鐘應叩聞者灑然惟見機鋒迭出背相訾詆之徒則口不措一語雅好讀書諸子百家靡不研究以擴見聞不蘄爲博古文制義援筆立就以自怡悅不蘄爲名制義自諸生時即爲同儕傳誦播於四方而未嘗自鏤行世故多竊以獲售者端居一室俯仰泰然塵俗一無足以嬰其內年六十有三形神甚茂立可竟日譚鬚鬢微白而貌數腴驟而望之五十許人耳里居七年以康熙庚申十二月廿有四日考終於寢自縉紳先生童孺走卒無問識與不識咸歎息流涕以爲古之君子而所蘊之不施於世者實多云先君徂矣不勝書謹掇拾大都如右蓋兢兢上誣先德是懼敢以請於椽筆之君子

男登逢謹述

書簡

致金寅伯

不覩芝眉倏兩月矣歲聿云暮氷雪闕門老母哀年患瘓咳遇寒尤甚姪方逡巡鐺蘗閒遙瞻紫氣不能奮飛踈畧之罪自知莫逭矣敝邑縣志重修數十年間人物藉文藉以不朽實勝事也先父連蹇仕途抱材入地所表見於世者甚少然不肖兄弟亦不忍不存大都輒撰事畧一通副録以上惟老寅伯大人斧削之初正晋叩尚欲拜懇手書將往謁令親王先生



求如椽次諸列傳之末老寅伯大人倘不吝一言則先父不但藉蔭於生前而且邀榮於身後不肖等感勒寧有窮耶節物區區聊申微意惟老寅伯大人原宥而叱存之臨穎不盡縷縷

又

价旋拜接手書湲荷垂愛擬來郡敬致謝忱幷謝王先生且以其暇索觀志草而緜緜春雨滴瀝無休策蹇泥淖中良非易〻惟增悵快而已敝邑舊志荒漏殊甚久爲有識所嗟今幸王先生獨肩斯舉自當擅有三長而老寅伯復爲之左提右挈虛公延攬不特數十來藝文人物藉以表章且有其人其事自足千秋而舊志遺之亦得因此補載誠勝事也姪間涉獵前史與近時聞見之最確者數人幷先後諸名公題詠之佳者數篇潔本奉呈以供採擇中閒周烈婦已蒙旌典其他皆山農田婦身歿而名存者姪非有葭莩之親與其子孫一日之雅也特以仰體老寅伯虛公訪攬之心而亦欲闡發幽潛以自致其區區之意惟老寅伯暨王先生原諒焉肅此申候尚容面頌



與友

自丙寅相別忽忽逾八年矣匿影窮山望長安如在天上無由附寄一函聞從新貴房稟中遇有神奇瀟灑辨其爲尊作者循諷周環亦不啻如面相語也前月接手書即欲策蹇奉訪適晤疏庶云吾兄有金陵之行恐致相左因復遷延特遣小力踵門投一的音胸中所欲言者如一部二十一史非片楮所能收拾統俟科考後以生芻哭令祖先生再當把臂傾倒耳令弟會翁乞致意

## 致問珩任丈

小兒入城重承雅愛言謝不盡謭陋無文何堪應試秪虛費長者物料耳歸來傳諭屬草梅隱生日詩初以爲戲語謂石季倫不當告貸貧家也而小兒云見屬至再似非戲語者或以亢旱之後方有事於東阡北陌閒故無暇捉筆耶不敢自外輒成一稾奉來但梅隱詩人也計稱壽諸篇必多鋪揚貴盛光怪離奇之作而俚言以落落穆穆廁其閒得無重爲盛名累乎惟點金手删定之



## 答胡琴夫

分飛南北五載於茲握手論心邈不可得伊人秋水感歎靡涯令弟忽過蕭齋何翅足音空谷出示遠翰語簡意長諷覽數四子美所云使我夜坐費燈燭者也京師去故鄉二千五百里耳非難至者徒以賦命不猶連蹇失志負羅雉之竒冤致揶揄於群小懷抱蒼涼舉步若畏其影以是逡巡裹足耳雖然煢煢幼子比於參商善後之圖宜爲早計老世臺兒女縈懷每言之而欲涕而弟顧能恝然於所生乎容徐圖所以慰知己之望耳令弟南遊淮浦乃策之最善者大同而外此爲捷徑矣奈弟風塵落拓疏跡貴遊雖心慕曹邱而力乃同於蟁負不堪爲令弟將伯之須歉媿甚矣便中附復兼候近禧

## 致吳謙侯

夏金暮春返轡獲奉手書浚荷垂注山榛隰苓載在感懷時序如流忽當秋仲蕭條物色彌愴客居此先生與弟所同也然先生近祉日增朋游不少而片帆秋水珂里非遥則非弟之所敢望矣敝邑胡君名某



者與弟至親而兼世好功名念切思欲自効河干以希尺寸而觀察劉祖臺愛士之聲與老年先生豪俠之槩久已熟聆於耳頃晉謁行臺幷披蓮幕而親芝宇以弟素叨末契囑片函爲之介紹舍親一經株守未熟世途効力之事孰爲捷徑孰爲迂途望先生不惜指南則古道高懷非特身受者感勒無已也肅泐奉懇兼候近禧閒陳綠川先生近寓吳門未及附候晤閒望爲致聲

## 與宋介三

近稿繙閱數過為擊節者久之弟於詩古文甚惡有時氣者譬猶吾鄉所製新墨雕繪非不極工而自有令人厭薄處不若昔人所製形模古雅光色淵然耐人把翫弟之愛重佳稾亦以此耳敝門人字薦馨者聞先生橐乏奉來一金方于魯墨仍歸笥篋先生興酬落筆時以供濡染可也

## 與劉生薦馨

九月二十六日代兒平安柢舍備道吾弟相信之深相愛之篤歸途二千餘里專价護行解橐解衣種種



優渥臨行把袂仍訂後期代兒淺識庸才何以當此意者吾弟厚於老人而并厚其子耶甚感甚感久欲作書馳謝而山居苦乏便人有便又不相值無由緘寄計孫管家回浦後當已有信入都矣愚假歸以來自賓朋過從筆墨應酬之外家事槩不置問壹意擇地葬親而其事甚難比於求仙搜寶不可率得延至初秋始卜一穴於鳳凰冲先墓之左山十一月杪始奉雙棺歸窆歲儉家貧禮從簡易然獨力無助兒輩些些租稞費已無餘舉債鬻田行且不免愚亦不暇為之顧惜也大事既畢愚乃可以自齒於人雖身困樊籠而貞愁已滅轉睇新春郎當鑽氷取火措辦北來盤費屈指三月杪四月初定擬到京與弟飲若桃燈細話經年苦況也弟家居無他煩擾否二令兄有陞信否大三四令兄有選授者否振文曾訂姻盟否愚所居荒僻正如少陵所云京華信息杳不及聞然前所云云未嘗不往來於懷也八月間曾附一函於張閣學邸中相寄弟已接得否健何兩兒附致福聲代兒適以經營他往未及專函容當續寄縷縷不宣　聞



羅迎五邇來繁費囊乏旅況艱難意頗念之然彼明春得官郎可脫苦而忝晤問并為道意

## 與汪觀齋

再接塵談闊懷為慰所示制舉文字理足於衷滔滔自運不必寫做古人而自無不古未當搆造奇局而自無不奇實非跼蹐時文之徒所能闖其藩籬窺其堂奧也序文之作弟所不辭緣邇來諸務叢集心緒不佳未遑執筆昔牧齋語翁山云應酬文字頃刻可辦若為子序必須醞釀許久然後出之此老眞解人

也擇地一事難若求仙弟爲此身心俱憊頃得一穴於鳳凰冲先壟之左砂亦未敢信其可用而苦於計無復之已擬冬杪歸窆先人但期尚未定耳歲儉囊空禮從簡易不敢訃聞親友幷不敢遠勞駕軬諒知已能鑒其苦衷也覼縷不宣

與薦馨

數年不見吾弟手字懸念殊深昨三月間偶因不得已之應酬出門七八日適家間寄信云吾弟家人黄三到舍愚甚喜得聞弟近况之詳也隨以十四日遄



返而黄三乃以十三日起身南行詢之不可問吾弟手書何在兒輩亦云無有使愚更費猜疑豈弟近事紛紜又料理黄三出門胸中擾亂無暇捌管耶抑體中小有不快既寫家書遂憚煩不暇他及耶而黄三又不肖少詢一日面達主人之意則不知其何故矣愚家居數載每縈心於身事未淸不得已欲出門值令三兄遠翰相招擬閏月下旬有中州之行而初二日令叔老先生專人至舍邀我南行且自去年以來手書見寄者三專人至舍者再拳拳之情理實有難辭

遂於廿四日出門四月初二日入謁於九江關署關中細叩見招之意知有文字數篇欲愚具艸此亦易舉之事但愚途間偶感微寒抱病數日比雖服藥已愈而形疲氣弱尚未暇搆思也昨閲邸抄知吾弟引見得 俞旨與三人並行試用爲之喜極而舞弟自捐納以來生事艱難選期難定時時往來愚之意中而愛莫能助今奉此 旨則銓授可以計日矣九江解餉糧人入都艸此稱賀幷使吾弟知我所在人歸望詳寫吾弟暨七令弟近况寄我以慰惓惓愚年將



七十既難遠遊而吾弟一行銓授亦必離京非藉筆墨往來則重重別緒邈邈殊方復於何而傾吐也知吾弟必同此意艸艸不盡所言有便尚當續寄

答劉又臺

秋風使署正悵離居急足傳到喜音知於七月八日星臨皖省甚爲欣慰愚以久違芝宇又山中人誤傳涖任之期二月初遂攜小兒代放櫂金陵欲圖一晤乃望候七十餘日高軒未駕而令叔老先生相招之使已兩至寒家因於五月杪襆被南行比至江州不

意中喜晤諸令嗣且得備聞近履益悟天定自能勝
人而
聖天子明目達聰直當越軼今古也諸令嗣英英秀
上稱其家兒而昨者又有弄璋之慶益徵天佑吉人
有加無已蔔家兒弟當不能專美於前也玆値便羽
北來附函申賀兼布遠懷小兒代比為游維取結胥
吏輩科索陋規催促無已只得隨歸愚南行時囑其
俟榮任後即行趨謁幷㕘歲所題清照賷上然貧士
出門動多牽掣計此時揚子津頭尚未遑問渡也臨



楮馳溯不旣

又

前月高軒戾止曾肅一函致候附便羽攜來諒塵清
覽久矣比聞遵
旨入闈此鉅典也得長才經理則全省入試之士咸
獲便安實為多幸但提調事甚紛繁而積弊相仍隄
防不易未免多費一番心力也此月初小兒家信中
寄到手書招愚父子至署捧覽之餘甚感雅意青油
幕裏勝友如雲而戴笠乘車不忘舊好古道照人顏
色矣治自六月初至九江盛夏炎歊日甚一日搖扇
閒談遂爾虛度兩月暑退涼生稍親筆硯所欲為者
方引其端過訪衙齋尚當有待已諭小兒代襆被東
來先申賀悃幷聽指揮計此時當已到省矣小兒拙
性譾才所堪勉任者惟教讀書簡二事固知已所素
悉諒必用其所儎長而不委以所未諳也便中艸此
奉復幷一緘示小兒望查付之縷縷不旣

示代兒

前月廿九日闕役寄到家信知吾鄉不甚旱具結事



府縣遍來緩催而詒孫債負亦有眉眼客懷為之一
慰又臺屢字相招我意本欲往晤奈至此纔兩月餘
筆墨之事無幾而前所支用幷路費已二十餘金辭
行兩字難於出口目下囊中無分文一路盤纏及些
些持贈之物都無所出亦難遽行且汝旣赴招則我
尚可稍緩也又臺浚沐
皇恩此來倍加振勵以圖報稱所不待言比以新例入
場提調其事極為紛襍本衙門書吏非所素習不得
不仍用藩署之人而駕馭不能盡施弊竇因此益甚

亦事勢所必然且開交代事尚未清轉瞬閒漕務又已叢集雖才堪肆應不能不倍費精神倍添忙亂計汝於署中所能勉任者不過教讀書簡二事聞幕中實繁有徒不知又臺以何事相屬汝可不負所託否臨場時仍與彝載華公賃小寓靜坐少見人少說話遇以言餂之者但涉衙門中事槩以不知答之蓋本非與事之幕賓不知兩字原非面謾也在衙與居家不同本省與他省不同省中又與外郡不同習俗澆浮訛傳鮮實形跡之間最宜審慎而無知小人且以



忌心騰謗口雖無求免之法决不可自貽譏議之端又臺家口舟行別有陸行報信者特附此紙寄汝江寧往來此地者時有遇便可以近事詳悉寄知

又

冬杪曾有一信寄汝并一函致又臺云若汝已歸即將家信存桐山處轉付諒已收到又一函寄賀我彭不知曾附去否此間文字做畢我欲俟春湲和煖相辭歸家而月初主人又屬作年譜後序并饒州三賢祠九江清風閣府儒學記三篇皆碑版大文不容艸艸而我日來兩目昏然固尚未暇揑管也昨閱轅門報又臺於廿二日告假往蘄州主人又云委署臬司事我意上憲知其輪當押運則不應有此委署若奉旨則是已陞臬司矣主人尚不知其詳便中特此寄問若押運之行中止我稍遲當自潯陽買舟東下不必迂道過家且不必遲至入秋矣葉書青到署知吾邑遵例修志執筆者為某某開局徐用勉署中我家先世各條中皆有紀載今固不肎求增虛美亦不肎任其妄刪實事汝可作一字囑彝載為婉達海市蜃



樓乃可頃刻變幻長在之溪山不容移易也并煩囑致用勉盡相託之禮為妙寄信汝弟家中所有舊志查係何人脩去速行取回以便校對報功祠當載入祀典祠記載入藝文可與北岑商酌汝輩各出數星刻費此皆為人子孫之責不可置之膜外千萬千萬我久欲為彝載覓一館地苦不能當意昨胡一山知我在江州以教讀修志二事相延我作字辭之而託主人耑函薦彝載教讀頃見回札乃云若在江州則邀往南昌相見未具關聘未備盤纏迎請既不知脩

金錢何而儀節亦嫌簡傲必無枉就之理若又臺果不押運汝當託其為彝載游揚於附近地方覓得一席又勝於江西矣聞彝載曾入謁糧署諒又臺已當刮目也桐山兄弟暨張羽蒼可為致意

青笠山房文鈔卷四

男代恭謄

孫承勲敬觀



# 青笠山房文鈔卷五

舒城許登逡聽菴著

## 記

### 游岦園記

岦園者桐國合肥李公廬墓北原之所搆也其地去郡城三十里許舊為車牛賑賈之衢土瘠而人陋絶無勝地可游覽者而是園於其間實始以勝著客臘廿有三日某候公於廬居於時入春初霽風力解嚴左矚蒼茫逌然以喜公知其意因命與田子梅嶼從



往游焉園之中畚土匯水大可數十畝導以長隄内外瀠遶曰方湖浩浩乎瀰漫而匼匝也湖之南壘土為山羣峰簇立甃石徑以登列植松桂雜卉曰東來卓卓乎高明而秀削也山之麓水之涯浮波綠岸參差相望有榭曰竹有洲曰月有廬曰白燕有館曰迎旭有臺曰靈雨有洞曰王夢有閣曰延杪曰兩岦有亭曰箬曰自然曰環綠曰宛在盤盤乎邐迤而軒爽也白燕廬舊名某以有白燕翔回之異郡人雖以今名而靈雨臺者公嘗為郡人禱雨其上不旋踵而應

故即以名之亦郡人意也隄之所窮則有橋橋之所窮則有舟坊三楹以爲門籬數折以爲限落落乎穆穆乎簡而文樸而雅也若夫升於高而重岡遠嶂墟煙邨樹相與奔逐於杖屨之下要於水而倒景浮光藻魚沙鳥相與應接於几席之間其勝良無所往而不宜也游既竟公顧某而詒之曰若豈知所以爲此者乎始吾構園於舊第以娛吾先人其制眎今少隘而有池亭之勝吾先人時游處焉命曰宜園其來久矣今者永藏茲土吾復構園於旁而名仍其舊庶幾



喪回俛仰猶髣髴曩者依依郗下時乎抑吾肥之早逾數年矣眎吾橐蕭然不能徧及也偺力役以賙之而貧者不至於他徙且以高其墓左以應青龍從形家言亦以妥先靈也若豈知吾所以爲此者乎某於是愯然而興肅然而拜嗟乎孝子之事其親也極人世之榮皆已無憾而終不能慊於其心親之殁也瞻戀松楸老屋而不忍歸舉凡一言一事之微亦必謹誌而力營之而所以惠其鄉里者郎於是乎在焉高賢勝地相得彌彰景福休徵不期而集以是巫之史冊播於詩歌用爲世之爲子者告豈不宜哉豈不宜哉某窮巷小生屬有先君之好獲見於公所以撫愛之者甚至奉公之緒論於心竊滋有感焉乃敬錄其所聞而并撮園之大凡以爲記

## 柏堂記

吾邑之水來自群山中蜿蜒東下數百里以入於巢湖未至巢湖十里許有聚落曰三河者予婦弟任子濟蒼之家在焉蓋自大外舅侍御公當前明之季正色立朝多所論列既而遂萊衣以歸卜居於



此再傳而至濟蒼閱歲寖久所居日以圮壞濟蒼稍葺治之植柏砌旁遂名其堂曰柏屬予書揭諸楹間予謂濟蒼吾子所以名堂者予則度之矣昔外舅孝廉不幸蚤世子之兄弟煢煢少孤未免有風雨漂搖之患而卒能綢繆搘拄不墜其家聲者惟我外姑李孺人是賴孺人以衛共姜之操兼歐陽太夫人之嚴空房嘐鳥一鐙課讀刀尺紛紜涕淚沾漬吾子追念母勤諷柏舟之詩而不勝感詒也名堂之意殆以是歟抑亦尤有說歟濟蒼肅然起對曰然嘗讀漢朱博

傳御史府列樹以柏而蘇文忠亦有咏臺柏詩然則柏固吾祖之所休蔭也予生也晚吾祖不可得見矣於斯柏而裵回焉瞻矚焉其清風勁節庶幾髣髴遇之乎堂以是二者名子其謂之何於是予亦肅然起曰甚矣吾子之篤於思也天地間山川艸木風雲蟲鳥身之所經無往不值乃入於目而感於心其平昔所跂想慨慕者卒然而來浩然而不可制自旁觀者言之山川艸木風雲蟲鳥一無情之物耳與吾所跂想慨慕者復何與而卒然浩然者忽不知其然而然



則思有以引之也於子之名堂可以徵孝矣雖然吾竊有效於子凡木之華秀者莫不有以取悅於人然成之也不堅其敗之也極速柏則伏巖谷飽霜雪瞬息四時磨轢萬艸其香不外揚以白鬱鬯而通神明洒郁焉滿乎堂室是皆有君子之德以故昔人重之今吾子資敏而氣高可謂有柏之質矣使自今以往能以浚固植其根以寧澹養其性此則德之所由成而忠孝貞烈之本也其於柏豈有愧乎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吾子尚勉旃哉於是既書而揭之又次第其語以爲記

## 游大蜀山記

蜀山茲乃一至乎舒士應學使者試必集合肥山屹立城隅三載再過相去不十餘里然于于道途咫尺瞭如天塹有終其身不一游者子瞻詩云江山清空我塵土雖有去路尋無緣無恠謫仙居士便以夢游天姥傲人矣肥他山皆蹢衍介貫此則平地拔起挺出孤騫無所鄰並西北一峯彷相類而差小故以大蜀名望之易盡耳行其下則徵䢼屈曲纔通小徑農



歌滿耳饁婦在田車馬塵躙不屛而絕居然一佳勝處矣緣徑以登境益以勝灌木叢陰石骨多軒露蘚色演碧鱗生石上斑斑可玩平疇廣隰延眺邐迤遠風忽來禾靡草偃若海濤際天日光薄射瀲耀萬狀顧而樂之於是藉草酌泉游目而肆志焉其西肥水發源紫蓬分流北丞遠與淮會謝玄戰勝之遺迹也其東郡城言言仡仡澄湖遠映重岡四盤張遼之所守包拯之所家也其南入皖之孔道元余闕力捍孤城大小二百餘戰至今凜有生氣闕故合肥人也雖

忝詩其居址然殘霞斷靄間庶幾望見之高明俊偉之觀其殆華於茲山矣余幼侍先君子北上曾於馬上一窺及爲諸生數數經此不欲覿面相失取笑坡仙故以其暇觸暑赴之而游踪草草未遑窮覽其晦明之變不知後乎此者能更折幾量屐襄回俛仰感慨係之不可以不記

式似軒記

還讀齋南十餘步連甍比宇之間有屋三楹限以周垣前墀丈許列蒔雜學蓋伴石先生劉君讀書處也



君没若干年其子薦馨塗塈灑掃將復肄業其中而以軒名請於予予取小宛三章之義題之曰式似而告薦馨曰昔賢謂爲常人之子孫易爲賢者之子孫難難其似也劉氏世用儒業若聱中丞以來歷有治行觀察尤善詩歌而君以明經需次廣文躬盛德焉然則子之似亦難矣哉人固有取大官邀厚祿崇高富貴踵武後先不可不謂之似矣然非有詩書之味湜雪其心腑流暢其血脈則其氣索而不華其舉止錯迮面目狂張而不可聞且見於大人君子之前庸庸者安之而賢祖父之心滋有所不慼又惡在其爲似乎吾聞君之爲人也孝親友弟根於天性恤災周急惟恐後時一材藝之長不敢易也一隸僕之賤不忍苛也紛華靡麗之好不膩乎其外輕猥譎詭之習不攖乎其心善病早衰未竟厥志而手披口誦晚節彌勤嗚呼君之盛德至於如此非有所自得於學其孰能之予客予之家見其族屬姻友不少矣語及於君則交口而頌無異詞者惜予未及識君與之共數晨夕也閒過此軒覽其遺詩詢其軼事未嘗不想見



其爲人而況爲之子者乎而況伊吾起處於是軒者乎夫父歿而不能讀父之書非庋貢之不復親也竊思極慕執卷傍徨而纘承光大之心勃然油然而不可已斯其所以爲不能耳子年少有美質能自振拔於俗屛居蔬食抱守一編勤勤焉親師取友以求自益於學異時纘承光大予將於子有厚期焉小宛之四章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而裳裳者華之卒章則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子勉旃哉日斯邁月斯征亦庶幾有之以無忝所生而已矣語既竟遂書之以爲記

羅翁畫像記

予客泰來堂五年與迎五健莽兩羅子寓居鄰比予性褊且戇子子不能與人爲同顧嘗心善兩羅子兩羅子抱負才技名藉甚長安中所交多鉅公名士於予何取顧兩羅子獨淚好予而迎五往還尤數也閒棒所畫尊公處士寧先翁像詣予曰願傲惠於先生之一言予曰子貌子之先人旣甚似矣奚藉予言迎五曰噫某敢以是盡吾父乎哉且夫丹青易渝也紙素易敝也古稱善貌人者無若韓幹周昉幹昉之貌



汾陽王至幷其性情而得之然今天下未有及見其所貌者也若乃誦左氏馬班與夫韓歐陽所敘述雖千百年之後千百里之遠一展卷而其人精神言笑躍然若耳而目之是豈幹昉所能貌乎先人在布衣中非有奇節偉行足以不朽於後世惟先生攝其可紀者書之則墨渝紙敝之餘猶可示我後之人使無忌也予滋愧其言而辭不獲則爲書所聞于其婣黨者曰翁諱康士寧先其字世爲青陽右族居九華峰下重山複水映帶田塍蒔菊連畦積書盈架閒閒然無崇高富貴之慕也內直而外和色溫而檢峻近自宗黨逌於里閈油油然無翕訿蒙覆之態也善事父母惟其志而不忍傷孺緼滫瀡寧豐無嗇兄弟閒曲有恩禮田宅多所推讓終其身如一日也若翁者殆猶有古人之遺風焉宜迎五欲以傳式其子孫也予以是益知兩羅子矣子之愛其親也生養而歿哀猶未也爲之立身勵志自成其名以慰悅之又臚列其嘉言善行作爲文字以闡揚之傳曰先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羅子其知務矣惜予之不文不足以行遠而慰



其意也牽連書之以見爲德者之有後如此

羅孺人畫像記

畫像曷記也以紀行也親者之言詳矣而未必信疏者之言信矣而又不能詳也故非其婣黨難爲紀也婦人之行不出閫則雖婣黨有不及盡聞之而況非其婣黨也者然則胡爲記羅孺人也曰予與令子往還久矣篤實人也宜不忍誣其親則其言可信也先是迎五以所画尊公處士像請記於予母孺人像請記於某會某客他所不果爲則兩羅子復詣予固請

馬其言曰吾母爲處士明之張公女邑中著姓也與吾父相莊者逾四十年孝謹以奉尊章謙卑以和娣姒歲時饋問以禮諸姑姊妹門以內無間言吾父善體親心腴田有所推讓則吾母樂成之曰遺童子伺其輩學舍有少燕僻立譴不僨予食必祖父母餕餘未嘗分減也布衣蔬食不愛華侈一切烹飪汚澣紡績補綴必身先之室中灑埽無留塵屨棊盤匜之屬井井有方其儉勤以佽吾父者訖晚歲無改此吾母之大畧也予曰自先王之教衰而內則廢缺爲女子



者耳不聞保姆之訓口不誦圖史之文驕汰恣睢相沿成俗而孺人迺獨不然是可紀也顧使予言之不如子自言之也使予言之而畧不如子自言之者爲詳且質也遂次第其語成詞而書之夫父之書母之栝棬古孝子至不能讀與執而迎五於其親獨心維而手殺之事若不同而其爲哀慕不哀則一也此予所以再諾其請而不終辭也

## 三石橋記

中州土多平曠而泌陽確山諸縣壤地在山谷間者十居三四連峰疊嶂巘皆不已山斷處始就尼衍以爲村落畎畝而澗水合流其間春夏之交驟雨漲溪瀰漫剽悍比於江河行旅望洋而歎冬則氷雪嚴凝奇寒徹骨涉者足不得展跬步如千步之難於時疊木以濟扁舟以通無不歡忻頌美祝不容口不得則咨嗟怨詈謂此方之人不仁夫祝者詛者人情之甚私也然實則天下之公理天之生人衆矣勢不能無貧與賤故予以富者所以養貧者也予以貴者所以安賤者也予以福利安全者所以休人於勞乎人於



戹也苟專利自豐損於己者微益於人者大而斷然有不肎爲天亦何取於是人而獨厚之乎故曰祝詛者天下之公也且勞與戹豈獨在貧賤者哉阻水而不得渡與夫極渴而不得飲疾風暴雨而無所於蔽則富民大賈王公貴人與負販傭丐等然則行諸利濟事非惟便人亦所以自便也予於甲辰夏奉委攝篆確邑確之東偏有曰鳳凰山者其下一溪當諸鄉綰轂之處舊常有橋久而圮廢於是居人某倡議斂財鳩工伐石因其水勢爲橋者三請予一言勒碑以

亟永久予聞而有耴焉水之無橋者不少矣今皆有人不憚煩勞藉衆力以圖久遠使往來行人履砥視矢狎積潦曾氷於趾踵之下而不自知其爲祝也可勝道乎吾聞王政之成也於凡道路閒莫不治其井樹時其舟梁有禁令以袪其害有委積以儲其用有廬宿路室候館以節其勞其制始於賓客使命而其終被於遠人至纖悉也若斯橋者庶幾其猶有遺意歟人以利濟爲心雖一事亦足補造化之闕而裏王政之遺固吏茲土者所樂道也乃以餘俸助之而爲記其事於石云



## 修希賢書院記代

甚矣賢者之流澤遠也予承乏分巡駐節饒郡署之東偏有書院曰希賢列主於堂者爲漢宋公牀庠晉陶公元亮唐狄公懷英顏公清臣白公樂天宋范公希文王公龜齡周公濂溪朱公考亭楊公敬仲明王公伯安葛公屺瞻張公靜涵國朝翟公象陸凡十有四人考書院所繇起則前使者查君勉齋之爲也君既集諸髦士肄業其中退食之暇躬爲講析且取前賢之嘗仕於三郡者奉爲楷模以自勉而與人共勉焉政有所獨亟神有所潛通君洵非俗吏也矣顧閱歲既久階墄陵夷墉瓦穿敗丹堊弗嚴積且隤圮予遂出餘俸飭新之以某季月鳩匠事其月畢工令者圭臬者堅黯者煥隮堂肅拜不禁遠想而喟然興歎也曰賢者之處世其猶星麗於天水行於地乎麗於天者無不可照也行於地者無不可飲也然星各有垣焉而爲所照者承其輝水各有道焉而過而飲者知其味故賢者之處世而有方也可以觀賢者之施



不可以究賢者之量而一方之民當得所則適有賢者以臨之爲之勸田而課桑爲之進善而去惡爲之縱囚而免賦爲之庠貪而懲殘備恤周而水旱飢饉之災弭摘發神而依澤負嵎之姦息倡導勤而孝弟廉讓之風振立體致用之學明甚至猛如虎虐如蝗而莫不驅而遠之也其時之民何异瞻景星而蒙福酌橘井而除痾乎夫屈指數千季閒傳舍相仍歷官不知凡幾其氏名或滅而不存或存而不著或存且著矣而指而嗤之呼而詈之反不若其名之速滅而此

十四先生者於中亦或屈爲早散因於讒邪速者八十日而去久者亦五六年而去矣而民則德之深思之切立碑置祠所在報祀郎今代遠人湮且有突心懷古如查君者遐稽近考聚之於一堂覽其名而流風餘思之未泯述其事而良法美意之猶傳則後之生長於斯游宦於斯者尚不可入廟而知警乎此則查君剏始之心亦予嗣葺之心也矣

扶風書院碑記代

建昌蓋有扶風書院云志載其名而不著其緣起相



傳爲漢季長馬公講授處按公扶風茂陵人今之西安也仕爲武都南郡太守今之階州荊州也其壤無與建昌接者豈公嘗游學於此人重其名而傳之而史未及書歟書院故與僧寺相雜或病其非體前郡伯周公酌以寺西隅夏屋三楹奉公像田五十畝供其祠祀既有成議矣而妄庸人爭樹頤頰以田歸僧別構數椽一席還公像於城中而書院竟爲僧寺矣諸生輩屢愬於撫憲中丞下郡邑勘核數四莫有爲剖判者最後乃以煩我巡憲劉公蓋知公恩信素孚人不敢罔也公親過其地細加量度窮極根株仍主周公前議而祀田五十畝僧已竊賣幾盡公勒令贖還而又念僧方貧窘田未能盡贖也兩捐清俸助以二十七金目而聞者感動邑侯林公助以十金鄰僧古範紹初助以十金諸生杜毓英等捐田六畝有奇以符五十畝之數諸生張玠捐田十六畝有奇以襄祀事爰筮吉日返遺像於故居而十餘季之告訐至是始息心焉未幾僧以貧故寺圯不能修移置佛像他所而以寺基來售邑紳士醵錢買得之於是僧



寺轉爲書院若相酬答者然諸生相與頌公之功詣某請書於石以垂永久某曰我公深於經術者也心有曠世而感交有異時而合其是之謂歟雖然君子盡乎已而不斷乎人先其實而深避乎其名昔楊瑒在官清白人士請爲立碑楊謝曰吾懼後之人以爲矸也今二三子頌公而欲書於石無乃非公所樂居乎公朗中而齊外宏模而密理出守曲靖久著循聲以才能被推擇于役西陲勞勣尤著用是簡命監司持節饒南三郡芒苴屏絶豪強斂手布德施惠惟恐

後時屬員衿佩以及三老子弟熙熙然如躋春臺以所蘊之經術顯著於事功勒竹帛而銘鐘彝固將有待若夫一事之就理豈足爲公張而侈之乎諸生進曰先生之言允矣然諸生竊有不能自已焉先儒之褎越也書院之髠而緇也諸生之勞苦而挫辱也非我公將安所底極耶今也儒釋區分庭宇加廣生徒絃誦之聲交出於林樾而足以聳遠近之觀聽我公之功固與書院俱永耳某曰是則信空書矣夫源遠者流自長尊先大夫吟槀等身上追唐宋司臬吾鄉



爲衆人母厥施未竟我民思之至今轉瞬二十年間復見我公綰綬褰帷扇仁風而濡膏雨述祖德而紹宗功匪惟我民之厚幸抑亦名家之盛事云公名某號可亭奉天人

## 重建琵琶亭記

太史公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竊鄉往之況於知其人讀其詩身游其地而獲睹其遺踪舊址雍正二年甲辰予奉命觀察饒南諸郡越明年巡撫大中丞以九江榷務屬予往攝予忽忽念曰此唐司馬白公秋宵送客聞商婦琵琶流連感愴而爲作長歌處也既而攷之郡誌乃得所謂琵琶亭者去榷署數里而近屢經修舉洊至圮廢雲烟葭葦之間猶有遺基在焉夫自有此郡以來纓冕之盛非一人矣而羇旅宦者反得以一篇一詠擅其地於千古之下甚矣文詞之爲用久遠也顧予之鄉往乎公則有不獨以其詩者公早膺拔擢職在拾遺其巉絶之行忠讜之論既足以動當宁而趨賢者矣中間辭榮處約優游物表不一見其傲睨偪仄之氣而託於名山



勝水以自娛用之而不逃舍之而無所戀處身至潔而亦不爲湔濯以自暴於世不知者以爲石隱卽與公厚善者或亦知之未盡焉公嘗爲詩云麒麟作脯龍爲醢何似塗中曳尾龜早退先知非徒言之實允蹈之終唐之世惟公以賢達見稱今去公抑遠矣而尚論之餘其精神猶犖犖有存焉者予生也晚不獲與公同時而猶幸承乏此邦游流風而浚晛慕豈復以今古爲遙哉亭浚廣各如干尺悉仍其舊制而新之鐫琵琶行於石置亭中會得廢祠餘木作堂三楹

以奉公繚以周垣樹以佳木凡鳩工幾閱月而乃潰於成匾曰舉巖庶幾高山景行之一念焉耳若夫遠岫參差驚濤汗湧舳艫銜尾烟火鱗次禽魚之翔躍風日之吹暄複渚迴汀之映帶以云臨觀亦豈有不備乎後之人登斯亭也悠然而四顧緬然而遐思嗣而葺之無使復廢予蓋有厚望云

白鹿書院修造記代

大中丞裴公開府此邦政成多暇雅意育才而於白鹿書院尤惓惓焉曰此文公朱子守南康時疏請於



朝修起廢隆聚諸生講習其中作洞規一篇示以為學之要而象山子澂諸賢嘗相過從其議論猶有可攷見者我

聖祖仁皇帝典學崇儒於朱子獨有浚昇躋其祀於十哲之列又於所嘗設教處頒賜十三經及諸史古文以重之恩至渥矣今此諸生得無有荒於學者乎爰至山中親如勸課周覽堂宇歲久不無傾剝而諸生來者曰衆學舍或不能容也怦然引為己責悉出餘俸得若干金計猶不足予聞而亦以餘俸佐之會予方勞於攝篆公乃屬南康守張君董其役而予視其成鳩匠庀材晨夜展力就隙處構樓五楹其歬為講堂其旁為學舍總若干楹而學田亦稍增於舊其他傾者易之剝者補之厥工未畢而公以內召行矣向令公傳舍其官以甌脫乎書院亦曷由覩此巋然翼然者耶雖然公豈徒學舍之是葺抑將惟士習之是興不觀今之作室乎揆日測圭奠基厚礎材大者梁柱小者櫨枅而後繼以雕鏤加之藻彩焉夫學何獨不然古人往矣其遺經留天地間經常道也亦所



由以入道之徑也孔子曰假年學易可以無大過庭訓雅言詩書執禮志在春秋反魯正樂千聖心學會而通之其教人也歸於博約以默移其意漸昭其德達於人物庶政之間怡然理解而出為辭命之臣處為文學之士又其躬行之暇而學問之緒餘也去古寖遠世道推移經學之說興而門户角立漸啟利祿之途科舉之學盛而各占一經爭求速化之術其視行也轉若古人之視文託之乎閒暇等之於緒餘已耳然則所學何學而奈何甘讓古人為也書院存廬

山五老峯下朝嵐暮烟浮動几案一切紛華盛麗無所誘於外而蕩其中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聊藉肄習之文漸明一致之行以復於古也不難諸生勉乎哉務使此日之士習與其學舍並新庶幾不自戾於朱子以仰答朝廷嘉惠之心胥於是乎在予蓋計日須之矣公名某字某某處人張君名某字某某處人

## 重修九江府儒學記

從來成一代之治必崇儒建學標表六經以昭孔子之道自兩漢以還班班可見矣我



皇上天縱聖神闡敎弘化臨雍釋菜肅穆如親弟子又追王五世鼎新廟堂致鄉雲五色之瑞爲千古所未嘗有而於海內郡邑學官皆選授耆儒以司教事誠重之也九江爲江西上游在昔名賢相望郡學制亦弘敞而歲久不葺日就傾圮予承乏分巡顧瞻廟貌怵然於懷亟謀修葺出餘俸若干倡之郡邑大夫士學官暨其弟子咸醵貲繼之於是堂寢門廡繚垣泮池次第具飾弗陋弗奢旣訖工相與伐石紀事而屬詞於予夫予何能文抑其心則不無厚望焉學以敎士今與古靡有異也顧學官循序銓除往往衰慵積惰精銳銷亡士子家各有師所各有說注籍學宮歲一再至而已間有勤其職事者督之以文詞聚之以期日得失紛其外利祿薰其中辟之於馬羈焉絡焉驟焉馳焉非不善矣然舍其九達之道而驅之偏狹之途是敎以騖末而遺其本也孟子謂學所以明人倫箕子陳疇要在彝倫攸敘而協極之敎則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予伏讀而深思之而歎古之善成天下之材者其爲敎蓋如此也收之以宮牆之居肄之



以經籍之業閑之以盤辟周旋之度審之以金絲匏革之音於以漸消其氣質學問之底成就其和平中正之德以順達於綱常日用之間而所以爲家國天下之用者貫而通之而無複鹵莽生澁之病宜其時之吉人良士不可勝用矣嗟乎學以敎士今與古靡有異也乃其名則是其實則非仰惟當宁敦崇聖道廣厲學宮之至意愧負不旣多乎予故因修學旣成樂書其碑推原古人教學之旨欲以業精而器備者爲諸人士相勗於有成無徒使名同而實不至也經始

於雍正某年某月至某月而考覈貲多寡出入之數皆別有籍

## 改建文昌閣記代

文昌之有祠也自隋唐以來徧於天下世以謂選舉之得失惟神實司之而有司歲時虔謁自宣聖城隍關廟而外必及文昌祠云泌陽於河南爲小邑賦入單儉疆理褊迫而人材之生亦爲稀簡每三歲大比邑人士預選舉之數者或閱十數科而不得一焉予爲令茲土間過辟冀與諸生譚經校藝一日按故牒



詢之曰百年以前邑之掇巍科躋高位後先相附離者彬彬稱盛今山川猶故也而寂寥一至於此其亦有說歟於是諸生慨然進曰邑之蒙此恥也固由人事抑亦地理使然蓋文昌祠舊跨邑衢南嚮邑之山磅礴縈回高高下下其名不勝舉而皆爭奇競秀於閣前其於文事之興良有助矣久而閣圮墮事者不審徙還而隸於學宮數椽西嚮既甚湫隘而故所稱爭奇競秀者屏蔽不復可覩邑人之病此久矣予聞而嗟咨低徊不能已欲圖作治之事會得殘碣識其故基言言噲噲不煩筮卜而獲位之良遂傾囊中餘俸若干金猶苦不足而同官暨諸紳士亦有出財力以相助者乃甃甓累土高若干尺其上建閣三楹下則穴之以通衢道經始於雍正某年某月至某月訖工迎舊祠神像祀其中憑闌而望則山色之自南來者若名卿碩彥垂紳委佩於其前也若虬龍天矯或步或翔驤首而思奮也雲霾霧翳之餘一旦烟消而日出矣攷象緯家言文昌六星躔次斗魁前爲天府而化書云神在周時張姓與尹吉甫爲友以孝友稱於



雅詩豈即文昌之降神而篤生者耶然則神之所重斷可知矣人倫之道有生所不可離原於非外鑠之性著於不待慮之知不待學之能神與人亦各自全其性耳必曰人能孝友神即以科第酬之無乃鬻鬻然農夫必祝篝車商賈之權子母乎雖然受福之由於敦行也猶多穫之出於力耕也亦有力耕未必穫而穫者其常矣亦有敦行不蒙福而福者其常矣世農而望登科世賈而責田穫有是事哉以予所見泌之士多聰明而專慤導以所固有其興行也不難而

兹閣之成有以新其耳目相率去其誘且怠而懽忭鼓舞力學以成其材由是踵武科名以洒百年之恥直指顧問事耳因伐石而記之以俟

新建白龍神廟記 代

人與神之相感微矣哉其葢於督憲陳公所自述而憬然悟也公以康熙六十季辛丑膺特簡來司河務於時河方決豫之武陟公星言夙駕親至北涯周環相度謂河流剽悍挾泥沙與俱馳途迂則易潰水湯則易淤是不當爭其下流也盍於廣武山前開支河



二十五里直其途而東其水以注於滎澤大河斯建瓴之勢矣明年得請於朝役夫羣集畚鍤如雲遴屬吏十人以董厥役某亦從其後焉不三旬而告成功仕宦商賈之道於新河者舳艫相接咸以為聖天子知人善任也而公當赴豫時假寐輿中夢有素裳白鬢丞旒束帶者迎導於前寤而詢諸左右莫不訝曰是殆河之白龍王耶至是河成公曰此神之功也其敢忘報乃定基立廟於滎澤嶽山寺之左以鳩工庀材屬之某而工無惰窳材無毀棄則陽武謝丞某亦與

有勞焉於是棟宇維新翬飛翼挺其像設輝光燦發奕若有神髣髴公之所夢云攷龍神之祀始見於西漢太史所記湫淵祠朝那是也而三代以來無聞焉某嘗竊疑之昔先王之為祀典也凡有功於天地閒者罔弗秩而祀之以致其報細至於一貓一虎以其能食田之鼠與豕亦且索饗而不遺矧龍得五行之氣之精而河固水之大者也為龍之長者宰制乎其閒乘游氣而得便勢可以鞭駕風霆移易陵谷齋明以籲之專切以禱之其靈爽飛揚形體隱現赫然如



郎乎其人而予杌隉以安全轉危迫為休暘其功莫不歸於神而報享之事以起要亦事理所必然而何獨見遺於三代歟定乎公之亟圖其廟祀也雖然公自受任以來上體九重南顧之心下念瀕河郡邑漂淪失業之苦不惱勞其身以周其事悉其心以寧吾民皇皇然若規畫乎其家諄諄然若拊摩乎其子施設本諸仁義感通動於精誠不待有所籲且禱於神而神自効其能以默相之公蓋所謂人中之龍也若夫棟宇之新像設之具猶是文之所為享而豈其潛

乎之理之所存乎廟之落成也公自爲文勒諸石亦
旣詳於紀述矣某不敏奉公之指揮曰以所仰測乎
公者書之如此雖其辭不文或亦得藉公以垂不朽
寧非某之厚幸哉

## 重修清風閣記

九江郡治東偏里許有邛兀然冠之以閣顏曰清風
蓋漢宋公𪸩庠嘗守是邦民不忘其德而築以報祀
者也前明以來屢建而圮重修於康熙十有五年丙
辰郡守楊君大鯤記之歷年旣久復須繕葺而俗僧



無識不知何時移公木主他所而奉文昌像於閣中
予急爲釐正且易其木之朽折垣之敧危瓴甋之脫
壞者數旬而訖工則雍正八年庚戌某月也史稱蜀
吏民立文翁祠堂歲時祭祀行禮南陽亦爲名信臣
立祠後朝廷命祀鄉士有益於人者二郡復以文翁
召父應詔書予嘗讀之而歎謂直道之信在斯民也
以觀斯閣亦豈異於古乎按公以監軍矯制諭降蠻
寇全師而歸其功最爲奇偉擢守九江地多虎患公
下記悉除檻穽虎乃相率渡江他徙飛蝗入九江界
者輒東西散去遠近駭以爲神然公惟斤斤焉太姦
貪進忠善之爲務非有他也誠而感誠而應鼓盪於
天地間而不自知彼蜀山頹而應鐘磁石運而引鐵
亦理之自然者耳而何疑於虎與蝗乎嗟乎自東漢
至今千七百餘年矣陵谷崩阤艸升木降不知凡幾
即以九江言之兵燹之餘瓦礫彌望莫非昔之高甍
廣廈也獨所謂清風閣者廟貌依然將享不替耆儒
野老攝衣升堂肅然再拜稱說渡虎祛蝗諸事猶若
目擊而身親之者民之德公乃至於此極耶今夫風



之爲物飄然冷然非有悅可乎人之意而披拂所至
中於膚理融於心脾神爲醒而形爲釋焉然則九江
今日之民不猶在公披拂中乎其亙百世而不忘宜
矣予小子能薄才譾而命名偶與公同比者承乏介
巡復公之舊治撫公之遺哦型範韋弦不遠求而有
託而又獲以鳩匠庀材致微忱於楹桷有深幸焉因
敬述一言鐫諸麗牲之石

## 御書舊德詒謀匾記代

康熙四十六年春二月

聖祖仁皇帝南巡河上先臣以淮徐觀察供事行在
朝夕恪勤蒙垂問姓名家世知為從龍舊臣之孫
天顏有喜大書右四字以
賜鸞翔鳳舞日星輝映爛然天章焉欽惟
聖祖乾經坤緯天縱多能萬幾之餘游戲筆墨或臨
撫古帖或拈録詩詞一時內外臣工所藏弆者不少
求其出於親製念前勳以及其後人若先臣所受斯
異數矣書曰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周王所以美君牙
也詩曰斯邁斯征無忝所生小宛所以戒同氣也竊



伏自念外吏小臣才識疎陋不足以仰贊皇猷於萬一
然叨恩受爵五世於茲面命耳提敎忠有素其敢不
祗祗乾乾夙興夜寐竭股肱之力以圖報於無窮哉
昔人榮君之命則銘諸鐘鼎作為詩文以貽子孫而
傳之久遠先臣謹援此義雙鉤
御書勒之賜第而元本則什襲藏之且二十年矣臣
均分巡江右奉之以行飾以黃綾軸以白玉嚴其匣
之扃鐍示不敢褻也龍飛雍正庚戌夏日啟匣敬觀
爰拜手稽首記之卷尾云

之風透體蘇回不覺神竉之浹洽也痛既極者感愈
深非其情之所必至乎予兼司關事於今五載每自
惟其不敏惴惴焉慮弗克仰承
德意通商以利吾民也因欲於前乎我者攷其良法
美政追其流風餘思以自勉而與人共勉焉故雖當
務繁時絀之餘猶不敢緩乎此也而關於湖口屈指
四十年歷官名氏宜別有刻石存焉暇當訪求而幷
立之

## 九江關建設倉儲碑記



古無常豐之歲也而其民不至於重困則所以籌之
者詳且盡耳有籌之於當事者有籌之於事先者籌
之於當事僅可以全活吾民籌之於事先則所以安
飽吾民也 國家於所在州邑設立倉廒儲穀其中
謹其蓋藏時其燥溼責專於守令而稽察於大僚自
畿內以暨遠方所積無不滿山溢海遇歉歲則平價
以糶歉甚則計口以賙游賈不能操其贏貧人得溥
其惠盍按常平義倉之遺法而折其衷其籌之事先
者亦既詳且悉矣頑民之饑飽繫於穀穀之出納主

## 九江關題名碑記

潯關榷吏題名舊豆石治堂之左閾歲既久所鑱幾徧石亦不無剝落厥後關移於湖口而紀載闕焉龍飛雍正元年有旨復其故處又二年予適承乏於斯乃伐堅珉書元年以後氏名官里而虛其石之下方以俟來者竊因之有所感也夫商出其私財牽車刺船竭智爭時以權子母而供縣官之賦亦既勤且苦矣或謂商以貲雄鄉里服食居處動多僭越日張其跆籍編氓之勢故民不能一意於耕織多所以取之之術無傷也而抑知病商即以病民乎安邑之棗燕秦之栗江陵之橘與夫漆枲竹木金珠翠貝諸物各生其地必賴舟車貿易以通而既有病商之法矣則所生之地物皆壅滯用物之地值且什伯民用屈而稅額亦虧持籌者幾何其能利哉

聖神御宇明目達聰深悉湖口江湖所匯瀰漫洶湧岸皆石骨不利泊舟風發則扤撞漂沉靡歲不有一旦脫其危險予以安全莫不謳歌蹈舞如日行赤暑中無陰可息乾暍幾枯忽覆以油然之雲拂以泠然



於官由州邑以達之郡由郡以達之司與院而後乃入告焉文移上下越月踰時其間相因相濟而使民無目前之憂者不可不急為籌也予攝篆潯關額稅而外絫積錙銖號曰平餘者歲約數千兩例上之

巡撫中丞貯司庫以資公用每念公用之大者孰過於濟民倘以此銀市穀儲之可得數千石歲祲則以

告於巡撫中丞或糶或賑朝請而夕行民之取食於倉也猶其取食於家也且江州水陸之衝舸載擔負人力所湊則隣壤亦深有賴焉夫積穀如積水然通川大河相隔數里不遽相及也潢潦陂池在數武之內則桔槔可以挹注之矣州邑之倉通川也瀦遠而激遲潯關之倉陂池也地親而激速兩相因而兩相濟則歲不病而民不傷先事之籌庶幾無不備乎而

巡撫中丞適獲我心以潯贛兩關並請於　朝輒得

俞旨予遂擇地於江州使署舊址建倉二十間堅緻爽塏不憂卑溼中為官廳三間左右翼以四小室前為大門亦以四小室翼之使守倉者居焉土木傭力之值計白金六百六十兩有奇皆　撫軍汰裁諸項

所節省者士民欣喜相告謂使君大有造於吾儕也予曰是
聖天子浩蕩之恩 巡撫中丞尺疏之庇予其敢任
德抑予於是竊有感矣憶丁未春夏間德化瀕江之民苦於霖潦往往乏食而疫癘時亦間作予悉出餘俸倡同志醵貲市米於饒州往還若踐更然諸丞尉單騎四出設粥給米幷肘藥物以行老幼啼呼予每見為之涕下令早得是穀而儲之豈復皇皇為當事支吾之計哉謹立石廳左用紀盛事是役也工始於



戊申七月三日凡兩月餘而考則九月十有五日也

具官金州某記

## 大孤塘濬渠築館幷葺山亭碑記

嘗聞古之為治者矣澤有障川有梁疆有寓望縣有施舍所以用其心者無不至非獨簿書聽斷之為務也自九江東南行四十餘里為大孤塘地濱彭蠡最多盜警設營汛以戒不虞而湖之山曰大孤者相去數里而近因以山之名名之龍飛雍正元年以湖口地險不利泊舟復返榷關於九江而舟之由大孤塘者則以分司納其稅仍以榷使董其成三年乙巳
巡撫中丞委予兼攝予用是移駐九江而大孤塘亦歲數至焉每念湖波洶涌一望稽天少遇風濤往往變生不測苟不預籌栖泊之所而聽其以飄颻一葉與彼駭浪狂飈爭性命於呼吸不幾為湖口之續乎抑何以仰承
天子之德意也地故有女兒港歲久湮淤舟不得入予急加疏濬俾長且深停舟可數百計自是波濤夜驚亦弛然而臥矣顧猶念地當孔道使客之遙臨大



僚之按部冠蓋相望而靡所舍止是不可無小搆也請於 巡撫中丞於榷署東偏傍山臨水為堂為寢為庖為廐門戟然而垣屹然總屋若干楹山椒舊有小亭因而葺之先後鳩工庀具悉出於銖積之平餘不足則蠲俸以繼以四年丙午某月潰於成公餘攝衣以登四面開廣遠眺匡山出沒雲霧橫嶺側峰如現海市近則墟烟堤樹賈舶漁舠往來侵鳥之下濛濛者汀渚耶泛泛者鳧鷗耶罔弗入吾目罔弗怡吾情也冠蓋之舍止者或往而游焉宜莫不同予之樂

也而僅僅卽次之安已乎爰以曠然名亭而畧書興建之緣起如此嗟乎湖千片壤久付蓁蕪一旦檣楫如林宵人𢊍踸亭館高下儼然勝觀廢興固亦有時哉倘以為能師古人之用心則予重自愧矣

## 修余忠宣公祠亭記代

予曩讀宋龍門所作忠宣余公傳爲之低回感愴想見其人比以攝篆至皖城卽公當年戰守處因得過公之祠拜公之墓一二遺文舊跡亦因弗寓目焉而益歎公為不可及也古之宣力國家善戰而能守者



代不乏人大抵用素練之兵耳習於鉦鼓目習於旗旐又有以豐給而厚享之釃酒椎牛饜其口腹之欲氣銳力充自思一戰以為効如馬飽於櫪嘶鳴騰踏而欲奮也公之守皖豈有是乎藐爾書生兀然孤立呼亞旅之衆登陴率寡弱之師列儆烽燹頻仍公私匱乏所為市牛酒買粱粟以恣士之所嗜不能具也噫難矣哉不知其難為而輒為之不可以為智知其難爲而輒委之不可以爲忠公固深知其難為又誼不敢以難自委而遂奮起而為之結人以誠心作人以意氣出奇設伏屢挫賊鋒不憚疲憊不避艱險戰大小以數百計而砥柱東南且閱七年也其後羣盜合謀長圍久困糧盡城陷力竭勢窮夫妻子女視死如歸部下感公之誼亦無一降賊者與唐張許之守睢陽絕相類孔子曰其愚不可及公殆其人歟方公之死賊亦嘖嘖稱其忠葬之以禮卽今墓是也祠剏於明之初年圮而復建又若干年矣予卜日鳩工易其撓腐補其缺漏新其涂塈并葺其祠右之亭曰大觀者亭踞地高朗登而四顧西則郡城雄峙市屋如



鱗北則大龍諸山紆迴縣亘長江滾滾遠自南來客舫漁舠迴游几席之下而山坳淪漣數畝曰清水池近在亭之右腋公實盡節於此暢遐矚而弔前賢亭亦曷可少乎蓋皖居江淮上游夙稱要地時之不靖則被兵尤數自公而後以城守著名者若守備楊公銳郡守張公文錦指揮崔公文至今書之志乘傳之故老皆能知其難而不敢自委之人也倘亦聞公之風而興起者耶予生也晚幸得發公之舊治又以繕修之役獲致微勤於公爰述一言鐫諸麗牲之石固

自知其譾陋亦[illegible]執鞭欣慕之意云

## 重修延福寺記

由舒之縣城西南行六十里為烏紗鎮未至鎮里許稍折而西四山盤回松櫟蔚蔽有古招提在馬俗呼以羅漢臺而鄉老傳其舊額曰延福禪寺云創於明之成化乙酉修葺於嘉靖壬午萬曆庚寅再建於天啟乙丑積歲既久中更兵燹前殿夸而為墟惟正殿猶存耳而梲剝榱傾日以益甚左右廂支壞木茨積垣以禦風雨殆不蔽也其不至於毀無幾矣僧省月



者有志修復僅新右廂而謝世今住持實智字元一與其友至自秦中顧而太息曰此非吾責歟則出其私橐鳩役聚材朽者易之闕者補之攲者正之若左廂之敝陋則徹而新之寮庖湢匽以次畧具顧前殿尚未能興也元一乃持簿踵門隨緣勸助財施稍集遂諏日從事起康熙甲申四月至丙戌五月始潰於成為屋凡五楹視正殿有崇卑無廣狹凡甓丹青物物咸稱中楹以妥　伏魔大帝像又刻木像普眼菩薩與伏魔帝同龕而異向先後糜白金以兩計者一百有奇取諸私橐什之七檀施什之三於是入門瞻禮者煥然而改觀矣因以所聞舊名延福書榜於門而過予請曰吾歷數年之勤以成此寺也他日吾雖去此必復為緇流所棲子為文示之俾來者無忘繕葺則寺其永勿毀乎予曰諾蓋寺距吾廬最邇予兒時已數往還既壯數讀書其中每陟前岡望雩嶺華蓋馬鞍春秋梅仙諸峯如羣馬脫羈或馳或駐而南谿之水接藍縈白屈曲大野間徬徨徙倚輒為忘返夜坐至三四十刻一鐙孤照萬籟宗寂獨長松謖謖



與讀書聲相應和其意境猶歷歷然也俯仰之間予髮白齒搖倏逾四十此寺之聚散替興與歲華遷閱不勝波斯匿王之感而元一積精焦志補衣蔬食嗇費衰羸惟以崇飾廟貌為務以是鄉之道俗信而悅之捐金指囷若持左契故能償其所願如此昔胡致堂有言人生必有業為廣宮大廈以事佛而居其徒相與紹隆而不替此僧之常業也既已為僧而風雨敗佛像經卷為窶藪亦不顧惱則能守其常豈不足多乎若元一者固其人也且又知文字為可貴而來請

於予至於再三其志行殆非俗僧也予故弗辭而為之記寺舊有僧巨野者募置山田若干畝僧徒實賴以供朝夕而其友慧峯名實遠辛勤佽助克有終始亦當使後有聞焉是歲十月朔日邑人許登逵記

重建報功祠記

與余游者許子登逵自京師緘書寄余家居以請曰我許氏之得姓於舒城也舊矣蓋自先樞密公值搶攘之際躬擐甲胄執枹鼓舉鄉土而保障之舒之人蒙庥受遺以有今日也前邑侯許公學宗為建祠邑



東門之外額曰報功以汪公河郭公象儀竝祀焉歷歲既久復葺而壞迫更兵燹傾圮遂盡又幾何年矣於是弟風等聚族而謀曰歆祠祀者吾祖其首也而汪公郭公又鄉里之賢也祠可不復乎族衆雖貧可不勉乎則差其力之羸絀籍而計之可醵白金如干兩謀既定告於邑侯暨兩學博欣然聽許而蔣侯且分俸助焉遂卜遷於城內得某氏屋一區稍增治之為門廡為堂寢為餕食之廬庖湢之所總若干楹閒工既訖矣惟是麗牲之碑闕焉無辭以刻竊願得君一言記之於以發揚既往詔告來茲甚大惠也余往閱江南省志及廬郡舒邑志而得三公者之詳當元之季季盜起汝潁延於江淮殺略無時民莫必其命許公榮憫焉用兵法團練鄉人子弟率以拒賊靡不勝者上官因屬以縣事公設險築城務農講武屢出奇兵以却强寇又親與竹貞鏖戰近郊貞敗而遁去自是盜無敢覬舒者明祖定金陵褒以手詔授驃騎衛上將軍同知樞密城守如故明年改授同知廬州府事乃興復水利重建學宮衙舍諸所廢闕以次具



舉凡五年而致仕壽八十餘乃終汪公與許同時以大都督府都事奉使擴廓帖木兒被留六載抗節不屈歸而備陳敵情方略擢吏部侍郎終晉王相少詹受學余忠宣公論者以為不愧其師云郭公萬曆閒舉人任順慶府推官土酋之亂省會震恐公奉檄往討率先同事乘滕直擣賊巢力戰遇害事聞贈光祿卿視許汪二公蓋有幸不幸焉前楊進士淞泰郎中鳳今汪太史琬於許公汪公各有論述其文皆卓犖可傳而以余操筆隨其後疑非所當顧鄉往三公之

人也思得挂氏名於碑尾而又重以許子之請爰不辭而記之維古者既仕而歸則教於其里沒以配社謂之瞽宗其有顯績殊勞攘患拾利以賴於後世與夫懷忠抱詎身可死而守不移者則人以其功與節也而祀之三公於舒所謂鄉先生也其祠蓋古者瞽宗之義也而許公則人恃其功汪公郭公則人思其節也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祠典三公固在矣嗟乎自有明迄今數百年間其爲崇高富貴烜赫一時者何可勝數俱已澌盡泯沒不復覩記其所遺墟壠往往



叢艸棘而穴狐鼪樵人牧豎箕踞叫呶於其上而莫之禁而三公者猶且飾祠宇祀春秋登豆籩酹蹲蹲肅肅儼乎其在堂也惟功與節揭日月而行江河三公固自有千古耳吾見祠成而後舒邑之倪旄與夫四方游客有講古尚友之好者過其門登其堂顧瞻裴回考習前賢之実必且緬然而長思喟然而永歎憬然而興起則是役也所以發揚既往詔告來茲之意豈不重哉豈不遠哉而許公之子孫獨能不忘其祖銖積錙累竭蹷以圖祠事若不可一日稗其責者且以賢賢之義兼及於汪郭二公其事皆非時俗之所急其賢加於人一等矣余愛之慕之而不覺其言之長也進士出身奉政大夫吏部考功司掌印郎中

閩中余甸頓首譔

青笠山房文鈔卷

男代恭謄

孫承恩恭校

舒城許登逢聽菴著

題　跋　書後　贊　銘

具茨山房書目題詞

饑而食渴而飲人之性也饑而後思食渴而後思飲當其不饑不渴時而飲食之性不知果安在矣此未足以喩乎心之篤嗜也吾門劉振文受其先世遺書逾數百卷以為未備遇凡書之有用者輒不惜典衣舉債羅而致之卷與年增遂倍其數隨其兄游宦大



梁掃除一室几榻而外上下四旁盈箱充棟莫非書者振文日坐其中手披口誦非接賓客率不他徙予南歸過訪衙齋振文欣然悉出所有扣析疑義每丙夜不休蕉剥繭抽津津乎其有味也間手書目一帙謂予曰某購書之願頗奢以此帙為嚆矢惟吾師一言弁之予曰書之為益至矣哉嚌其胾即人之容色腴而不枯襲其傳即家之風氣華而不索其於人也殆猶血脉然不守其尺度譬則血不歸筋脉不循理也視之無珍惜愛戀之心辟則自涸其血自斷其脉也既自傲倖之術勝人乃以讀書為迂而非笑之以謂從師取友苦心疲形而遇不可必徒費白日於無用而馳逐游嬉歌呼博塞羣居言不及義皆非所禁殊自得也其所操之術神變而不可測重僮下隸倏忽異觀乘堅策肥多藏厚積傲睨閭黨閒薄俗相搖慕風思效若東鄰婦之學西家嚬惟恐其不得似也異哉振文於斯時也顧專所嗜於書而孜孜矻矻從事乎其中若不知有世俗之所豔者豈饑渴迫之耶抑視同於血脉而別有性命之需也耶振文有兄曰



薦馨從予游最久比以貧故將仕為卑官非得已也而珍愛遺書如護頭目朝吟夕諷無改於前時與振文若相應和然謝太傅謂佳子弟如芝蘭玉樹欲其生於階除信矣然使日加壅培焉日加灌漑焉則芝蘭不更茂耶積書以貽子孫是亦芝蘭之壅培灌漑也彼夫財貨土田豈足與之比絜其輕重哉劉氏之所貽遠矣

早邨圖像題詞

別劉子三年而晤於淮浦過從談醼之餘手一卷脉

予曰此早邨圖也邨距都城二十里許予之先墓在焉因竊以早邨自號而屬某爲之圖并寫小像其中時覽觀以寄吾意子盍弁以一言乎予曰諾予居吾邑之南邨當凌晨起望天宇初開宿雲解駮川注巒驤霏微而虛淨平原瀁隰膏潤而施藶豐艸灌木之叢浥魚浮鳥起之紛綸目之所際各獻姸姿映燭乎彤霞杲日之間光熒新爽飛散下上而耕耘樵牧者流皆有彈冠振衣之色風雨霜雪則晻靄出沒頃刻數變可喜可愕而不可名每恨不得好手追而畫之



今展此圖亦差可彷彿其大都矣雖然劉子以世族子孫濡染家學詩文制義語必驚人而眉間俠色稜稜自露春秋甚富才具甚優駕馬十駕不及騏驥之一日天逵雲路橫騖長驅直計日以竢耳顧欲端居林藪優游絃誦辨晦明而攬物態若所以位置圖中人者勢必不能抑吾聞之君子之於事也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而有以致之浚其所以致之之道郎所以待之之道亦浚夫心不得乎其平而責以思之所能不可也思不得乎其思而責以理之所當不可也識量以本之問學以潞之歲月以需之事之來不能懸而測而心之可必者則可以前期此早之說也劉子所爲自號者意豈不然乎書以復劉子當必以予爲知言

## 坦道人小像題辭

坦道人以所著詩歌相質予讀而浚喜之比又見其小像黃冠草屐榔栗橫肩風致翩然儼神仙中人也顧疑道人貴公子年方壯盛樂家室而長子孫未嘗言丹砂黃白之術而乃自託於神仙何歟予家梅山



之麓山爲漢子眞隱居處石脉古洞遺跡猶存嘗數過而眺覽焉竊意子眞上書譏切王氏不見用自遯於窮巖邃谷間變易姓名棲息無定後世思其人不得因神異其說而傳以爲仙太耶是未可知也今道人居長安中不愛榮名不牟市利圖書充棟壺觴自怡門無襍客而喜與山僧野老枯槁寂寞者相周旋人以是聞而慕之數傳而後過自得之場俯仰喪回想像其衣冠笑語安知不以爲神仙也哉抑吾聞詩者言志之善物也道人之詩奇思獨往洸洋自恣狀

難狀之情發未發之議求其片言之詣俗隻字之染壓而不可得殆所謂身有仙骨者也升青天乘白雲儻可於其詩信之歟則予又將讚歎非常而自笑前言之陋矣

## 題畫松

木之壽者莫若松鐵幹虬枝亭亭千尺風霆雪霰飽飫之而未嘗彫也藉使樵客不知匠氏弗采雖大椿之壽何以加焉顧予居溪山中與蒼髯叟晁相狎其輪囷宛轉如笞人所品目者不翅千百數而報國寺



兩株獨以生於都下爲羣目所共見故其名特著於人間嗟乎凌霄之姿亦必附青雲以不朽耶予蓋不勝逸才之感矣蘭皋文人任君今年開六秩其姻家某以江寧王安節畫松爲壽而君屬題於予予以謂君抱特出之材而逡巡未遇韜光斂鍔用詩酒自娛精外嗇而神內完其致壽之多微松殆無足以相儗者宜君之甚愛此畫也閒牕吟翫之餘儻亦因有感焉若吾所云云者乎吾聞之松脂入地閱千歲而爲苓徑盈斗斛作人獸形者苴火斸之其氣能射火使蝕神仙之上藥也吾將與君往而求之異時繫馬閬風繫舟建木而從赤松諸眞游豈復計區區人世之榮名使曾驄聞增一磊塊哉

## 題墨竹

靖菴所藏墨竹凡若干幅筆力老蒼氣韻生動非好手莫辦也予所居烏沙羣山蜿蜒松杉梅柳桃杏之屬高下蔽虧雜生無算獨竹不甚茂予嘗欲種之而性懶甚輒罷去每以爲憾及發靖菴所藏相與摩抄把翫奇姿脩質生面相看颯颯然青青然若凉吹之拂



於襟而翠色之盈於目不煩更命子猷之駕矣竊獨疑靖菴楚產也竹莫盛於楚露壓煙啼天寒日暮空其飫聞而飽見矣而篋攜此畫游蹤所至出以自娛若不可一日無此君者甚矣靖菴之篤於好也昔人論竹以謂挺拔特立虛中而不窒凌寒而不變類乎有道者故世之好竹者多而眞能好者少靖菴之好儻亦有所自得者乎顧予久與靖菴游而不予告則又何也於其屬爲弁言也書以問之靖菴姓王氏鍾祥嗜詩善畫梅尤妙於形家之學爲有識者所稱云

題梧巢圖像卷

筲顧東橋欲識孫太初而太初浪迹西湖莫知所在因乘小艇覓之月夜有舟泊斷橋煙靄間一僧一鶴一童子然茗爨東橋听然曰是必太初也移船相就遂定交焉每歎逸情高致如太初者固宜東橋之亟欲見之也今展梧巢圖像荻花楓葉滿目秋容野水淪漣明月下照薰爐茗盌遙夜扁舟豈嘗聞太初之風者耶夫梧巢京師人也衣冠輿馬之會紛紛而來藉藉而往爭巧捷於語言趨走間以博取名與利求



所爲逸情高致堪爲美談者少矣梧巢名家貴公子早負雋才游蹤四出其間名山勝水優游而饜飫之蘊爲逸情發爲高致天機所動輒合前賢有不可以方隅限者卷中所繪非徒得其貌并傳其心焉第不識吟風弄月時亦有東橋其人來相物色否也

題畫貍

筲聞人吳鳳起善畫蟲豸每屛息歛氣潛身艸木之下細察其動跳摶擊之狀間又自以其身動躍搏擊之盡其意而後止故其畫最有名於時今觀此幅所貌三貍奴羣戲脩篁細艸間或緣木或飲水或攫蜨而未得或攫得而食之精神意態種種現前倘亦潛身細察以身摹倣而得之者耶顧不自書其氏名以傳何也噫畫者往矣使古德之言可信因果之說不誣則他生直當寫五千佛以自懺悔耳雍正元年癸卯清和月朗亭出以相眎屬題數語其端

題木蘭圖

橫刀挾矢弓旣弦而調之雖玉貌氷心而英風颯爽如見整暇待戰時也木蘭詩不著作者名氏舊載蕭



梁帙中近賢味其詞氣謂必出晉人手似亦太泥第按可汗之稱自柔然社崙始而宋齊以後元魏入帝中邦柔然屛居大漠與黃河黑山道里懸絕惟東晉時五姓雲擾柔然拓拔常相攻幽冀間詩中歷歷叙及之則其指爲晉人作也固非無據矣友人某嗜畫而邃於詩出此圖眎予屬題數語因書以質之

題畫西廂冊頁

傅長公伯均生長世族少擅通才而情寄閒遠於法書名畫雅嗜收藏間出西廂圖畫若干幀眎予且屬

爲之題識予頗愛其畫而難其題也諺不云乎强笑者不樂强啼者不悲性情梏勺而語拍浮質本枯癯而陳繁豔則知者誚之予質木人也又老而多難心灰形槁思欲去爲浮屠以懺除其宿業久矣握無花之枯管而使寫狀才子佳人心挑目挑挂釵拂袖之景無乃如諺所云云乎無已則有可自解者昝一老僧所居四壁徧畫西廂鼉夕觀覽後於臨去秋波一轉忽得禪悟今予方欲自老於浮屠而伯均適見貽此冊旅舍宗家時復繙閱無煩更覓畫工矣因書之



以博一笑

陳香泉摹蘭亭帖

蘭亭摹本無慮千百比而觀之妍媸既判體貌亦復懸殊諺云字經三寫烏焉成馬令右軍見之不啞然失笑耶香泉此冊結構精嚴筆力渾脫且縮大爲小用筆尤難洵爲平生合作於右軍法無論合否固可寶也

題集唐詩

老友山舫氏以集唐諸近體貽予雲霞散綺金石諧聲開闔頓挫等於自運爲咀吟不置者久之昝孫伯觀謂前哲佳聯若簫史之與弄玉梁鴻之與孟光皆天生配耦而湊席離析補綴之非世以爲確論顧予竊觀集句家攬擷芳華爲之妃合其工巧每有突過原詩者譬則文君去某氏而歸司馬紅拂姬去越公而歸藥師豈非古今快事哉因書以發山舫一粲

跋

跋還讀齋圖代

涿州車馬之衝塵坌撲面而薦馨劉子所居實當道



左還讀齋者其廡事之右廂老屋數楹周垣之外市聲殷然求所爲勝槩無有也而劉子出齋圖貽予則尺幅之間雲垂煙接有巒巒々有水鱗々有徑迤々有石鑿々虛堂奧室之高下參柯疎竹之參差岸艸汀花之映帶盤々焉鬱々焉茸茸焉儼物外之上區域中之靈境矣客或笑劉子圖之與齋若圜枘而方鑿予曰不然劉子燕之世家也而產於越游於魯於齊於吳於楚所見名山大川長林脩阪與夫閒園别墅壽藤珍艸文鱗翠羽可喜可愕之景日往來胷臆

中而以其興之所託寫於是齋時一覽觀以自慰焉則圖亦詎可謂妄歟語未既客復有笑者曰是二說皆過矣夫川巖林薄之幽奇固雅人所適以遠夫塵蹶者也而惟幽之是嗜惟奇之是耽適乎此者不能之乎彼是繫於所適也究與不適等劉子卻世俗之好篤志詩書簾閣杜門嗒爾相對趣得於心耳清目曠其崇高而浩蕩非卽圖之巘巘嶙嶙者乎其紆徐而卓犖非卽圖之迤迤鑿鑿者乎其窅濬而暘遂則圖之盤盤鬱鬱者似之其競秀爭新躑躅於意表則



圖之莽莽者差彷彿焉三椽一席閒極可喜可愕之觀而圖畫有所不盡夫是之謂善讀書耳顧猶執是齋以較其有無而遠求諸所產所游之地不亦陋乎予聞其言而異之遂書之以質劉子

張宣平詩跋 代

此吾外舅張公遺詩也公挺鍾高閎少擅軼才任俠好施千萬金緣手而盡無所吝惜作宰宣平政聲四達僅二載忽以病殁宣人憐其貧爭斂錢致賻外姑孺人間關數千里以其喪北歸道過袁江某適僑居其地相見悽然瀕行出此稾授某蓋公有女而無子不能不於壻是屬也詩凡若干篇塗註縱橫未經副録時亦有脫蝕者如讀秦漢斷碑使人摩挲竟日又如訪道入山仙人久去折鐺敗壘感歎彌增嗟乎士生於世或終老連蹇而無所遇以殁則亦已耳幸而見用人視之以爲顯融卽其人亦自謂遭時矣而中道夭閼素所蘊蓄獲自效於用者十不得一二焉彼蒼者天一何不免於忌才如昔人所憤歎者耶雖然官以人重無問久與暫也當時愛戴去思亦不



必盡在高名顯爵也小試於荒寒僻陋之區能使其父老子弟樂與親附及其身後猶復流連涕泗脂厥輀車以慼其首邱之願匪獨其鄉之流風足述而宦斯土者之賢良亦愈可知矣某自壬辰歲壻於公門公待之加厚意若以小子爲可教者明年冬家大人出守曲靖某隨侍南行公於范陽相別鞍馬孤城殷勤釃酒某竊以爲宦蹟萍蓬無難復遇故不以此別爲重且難也而孰意公之遽殁哉緬言陳迹俯仰興懷合離聚散之間幾如夢寐而外姑藏弆此稿鄭重相

付兢兢乎懼公之精神遂至於湮沒爲尤知其所重焉爰附書一言以識緣起至公之詩清風肆好世當有讀而好之者固無待某之管昧爲贊揚而咏歎矣

書後

## 書畫冊後

程子樹屏所藏畫冊凡十有八幅裝潢精好出以眎予其中層巒孤嶂平林遠水朝嵐夕霞變幻百出氣韻生動足爲山水傳神而獨無款識不知出誰氏之手客有以爲慊者予曰今天下多戢名客而斯人自



匿其名豈亦思有以矯之歟雖然名者實之賓也得其所以君乎名者而無翼不脛之譽且爭集而莫可卻故求名者以其名傳而逃名者亦即以其無名傳數十百年而後傾心頫首於其人而竟不能名誰某也將必有睪然而望悵然而思慨然而歎者而又何嗛焉夫畫之名其小者也予於是乎有感矣適樹屏以此冊索題因附識此語於後

## 書翦字蘭亭卷後

畫不以筆而以手指書不以筆而以翦刀蓋世爭出於新奇而筆之失其職也久矣然剔劃工緻綫欲與毛穎抗衡非諦視之久未易辨也昔唐太宗詔供奉官四人臨摹禊帖趙模諸葛貞得其筆意湯普徹得其形似馮承素則兼形與意而有之若此卷者未知其於四人居何等也劉子精於書當必能定之

## 書春暉堂贈言後

詩三百篇言孝者多有陟岵蓼莪其最著矣其他祭祀頌禱歌詠功德往往原本於孝思而南陔白華諸篇獨亾其詞孔子存之而不忍刪亦以其能孝耳序



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則當爲孝子所自作又曰白華孝子之潔白也則非所自作可知倘亦時之人美其行而賦者耶吾邑胡先生共辰嘗作堂以奉母名之曰春暉蓋取孟郊東野難將寸艸心報得三春暉之句也先生篤志好古爲世名人有祿位於明洪武朝亦可謂顯揚矣値時之未靖侍母以歸怡怡嬉嬉不忘孺子之慕亦可謂能養矣乃感親恩之難報而歉然自託於窮人之詞何歟蓋孝子之事親也其心無窮其道亦無窮百圖所以自致於親而其心仍

有所未慊此先生所以名堂之意也一時名卿碩士美其行而紀述之短詠長歌積成卷軸今雖年遠放軼其載於邑乘與散見於各集者自劉文成宋文憲以下尚得如干篇先生裔孫廷恩綱羅編次謀壽棗梨洵胡氏之家珍哉顧某因是深有嘅焉孔子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名器之假人於今斯極矣人無不可紀也事無不可述也白而黑之輕而軒之壓埃之微而天地大之以悅權貴耳以博錢刀耳幸也其言不足傳也藉使可傳而不見其人止見其言者以



爲此亦一忠彼亦一孝此亦一節彼亦一賢雖有循名責實之士亦孰從而區別曰某也貞某也僞乎若立言之君子不然其是非也明其予奪也慎勢有所不能惕利有所不能移即閭狗人子孫之請必不肯大失其情實以欺天而罔人故其言足以傳信於後世若劉宋諸君子是矣卷中諸作固不知其合於南陔白華之旨與否然詞雅健而意深長擬諸束氏之補亡亦無多讓焉用以宣揚至性栩鼓人倫使聞之者津津以喜欣欣以勸益堅其孝事之心以漸致風移俗易之效孝子不匱永錫爾類亦詩之所以爲教而孔子之所亟予者矣廷恩吾甥也編成屬以一言某愧言不足以重是編而喜廷恩用心之勤也迺不辭而書其後

## 書義俠傳記後

宇宙之元氣載於人心而未嘗一日泯也臣之死忠徵元氣之在國僕之死義徵元氣之在家其事等耳而僕爲尤難士大夫誦法聖賢名義自許身被寵榮思圖報稱時危勢迫計無復之其死易也若爲僕者



豈有一於是而責之以死乎乃予所聞青陽胡某於其主羅氏之濯法也嚐曰主未舉子又鮮兄弟羅之絕續在其一身不可死也遂冒其名而代之死顛顛之固芘芘之良循其所明決其所往若寒而衣若饑而食非獨忘身亦豈有意於閭譽哉嗟乎史冊具在士大夫當變革之際從容慷慨皭然與日月爭光者代無幾人而潰防斁常之徒數見於紀述孔子論志不可奪而思及匹夫非所以甑士歟若胡君者固士大夫所反覩而深愧之者也而尚何難易之與有然

則羅氏之子孫奉其烝嘗治其祠墓至於今不替且乞能言者作為傳記詩歌昭揭事行傳之人人於以宣暘斯世之元氣警發斯人之本心其亦不為過於禮而彌於文矣夫

倡和詩書後代

右五言近體四篇蓋中丞裴公擢官總憲還　朝舟次大孤塘與諸屬員登山眺望丞筆成詩而諸屬員依韻和之者也公撫西江三載威惠兩崇百務具舉移榷關於九江所以稱



上旨安行商也委員設隘於此地所以稽額稅防脫漏也築館於山麓葺亭於山巔以安郎次以壯觀游亦曷可少耶公今行矣我民皇皇若赤子違其慈母而諸屬員亦悵悵無與指南艸碧色而水綠波其能不流連於此别乎因取倡和諸篇勒石置亭中非欲效峴山習池諸賓從附姓子山公以希不朽惟其一時上下之間殷勤愛戀不能自已雖經歲連年而每一披吟猶恍然在意念中也

書節壽匾

國學生許子用方與予相識有年習聞其賢母張孺人早失所天茹荼矢節撫一歲之孤迄於成立母吟黄鵠子誦白華孺人今年逾六十矣表而出之非僅昭潛德也於以厚人倫勵風俗亦良有賴云

書自寫穫文後

自廷禮于鱗之選繼出而世多以形似論詩雖少陵諸什亦必於句字之間較工拙分厺取此何異東坡為文中仙而李禿老乃謂赤壁後賦勝前十倍耶戊



申夏五積雨枯坐筆墨可親兒輩以側理請書漫述中山松醪賦與後人論贊之語累數百言而幅猶未竟因復拈此二篇蓋即予所記憶者書之非有所别擇也

胡心禹蜀錄重建琵琶亭記書後

右予江州代艸之一心禹致小冊使覆錄之予甚以其詞謭陋為慙又不欲拒心禹之請而老懶浸尋遲之又久書成則心禹已不及見矣心禹名家子性嗜讀書制義之外旁及詩歌書法皆工異時成就殆未

可量而天不假年碎此名寶為撫卷嗟惱者久之

贊

張易菴先生畫像贊

噫嘻先生其貌充然而氣岸然而其神則寧其風流醞藉隱囊談麈有江左名流之槩而循循孝友安行和節庶幾古道之猶敦南宮喬武東粤鳴琴游戲人間者僅五十有　而度類之縞易菴之稾流傳寓內更數百年必且有人焉咨嗟諷誦想見其生平矧予小子誼屬通門追隨有素箕尾雖高丹青弗汲緬留



俟之姿表識子明之面顏載名紙尾所欣慕焉而又何恧乎言之不文

某翁像贊

未識其人習其賢嗣握有彩毫交多長者而知其來也有自既覩其像并得其人栽花種竹橫琹把卷而優游以老於藝林其行也修其樂也獨父子扶攜融融肅肅吸楊子之江充飲九華之山綠庶幾聞風於栗里香山而超然塵俗者耶

吉慶圖贊

彼何人哉矯若寒松濯如春柳攜持衆物簪花於首循聲會意備極禎祥而寫以為圖者三韓高叟也叟以指而代筆予則以筆而代口曰異哉諸福之物人之所莫能兼而是子也獨兼而有若左券以取於天大鈞而轉以手蓋其驂鸞鶴宅蓬瀛積功而衆行也久矣根之茂者其實遂源之遠者其流長而豈曰汲汲於紛華營營於塵垢圖名吉慶宣其然乎請以是揭諸高堂以侑春酒

乘風破浪圖像贊



此我彭劉子也而胡為於此乎徜徉挂長帆之婀娜狎巨浸之瀰茫瞬息千里若馳若翔詎儆王猷縹緲山陰之棹抑師摩詰綸漣輞水之莊乎非也蓋劉子纘承世緒擩染前良澄不清而撓不濁用作楫而用作航予窺其意氣殆若南溟怒飛之鳥延津躍匣之劍與夫胥江潮汐奔騰砰湃苗然莫可遏沛然莫可當也者而豈圖畫之所得而詳

快活仙圖像贊

有松如蓋其上干雲有泉淙淙赴谿而鳴君也蕭然

晏坐其滑黃冠野服麈尾閒擎蓋嘗西游絕塞南涉
昆明怳惚然諾義重身輕黃金白鏹不挂於吾良朋
勝侶夢亦相親人識其貌曰此所謂快活仙也而吾
識其衷則以為今人之素心

照邨像贊

梧楸之下水石之碕輕衣輭屐科頭燕坐者劉子明
之篤生高閎具軼塵姿目光炯炯神欲奮飛蓋所自
期者遠矣而長繩難覓羲馭如馳玉雪肌膚盡裹猶
然可識鬢髯似戟鏡中今已如斯君所以攢眉拊掌



忼慨而齎咨也歟我語明之君胡為爾君雅嗜書堆
牀陳几分日程篇月讀盈咫細大不遺循端竟委辟
諸植木根浚實美發而為文雲烟落紙揩之於政民
和物理士苟能是是亦足矣徂歲堂堂何慭髮齒此
野老之迂談抑先民之緒論也君之聞之庶幾瞿然
而色喜

又臺圖像贊

別又臺者五年每詠少陵屋梁落月之句頃以此圖
遠寄索題對之瞿然如面我良友也圖作長松脩竹
流泉濺濺鳴石間兩又臺踞盤陀而弄眉目顴頰無
不曲肖而視昔若加清瘦意者游陟崇階
皇恩浚重不辭盡瘁以圖報稱耳爲之贊曰
此亦一髯公彼亦一髯公輭履輕衫坐對清流白石
敲枰落子聲和竹籟松風我我作周旋雋語昔傳殷
氏影形相贈答新詩欲彷陶翁蓋其爲能臣爲循吏
膺　心簡載口碑者有空羣獨步之目而左之右之
亦賓亦主昂若名駒清同海鶴者則萬川一月之容



薦馨圖像贊

神澹而凝貌癯而清臨流倚石松竹蕭森鹿皮委地
兀坐橫經少而能學吾望之浚何以孟子試述所聞
凡學之道惟專乃精反觀內照虛己下人勿思淩躐
勿墮因循緜緜不息亹亹日新其言雖迂實為準繩
子勉旃哉銘座書紳毋負斯圖用潰于成

家荻洲圖像贊

帆葉葉車轔轔身勞於跋涉而雅尚在乎山林酒百
壺劍三尺跡類於雄豪而委懷在乎篇籍我客潯陽
敞戶以居江雲掩冉嶺月清虛賞奇析義樂此居諸

其貌褎腴其心澹泊其論疏明其氣盤礴此荻洲氏之眞也而豈三毫一點所能摹畫者耶

銘

竹郵硯屛銘

瑩然片石掞藻流芳屛以蔽之不衒而藏君子法焉是曰含章

筆閣銘

削竹而融其節近墨而無使湟夫是以登於管城之列



薦馨端溪下岩硯銘

端江一曲水石相汩抉石之精溫然紫玉琢以成器用靡不足流芳發藻文爲國而增華體靜守玄壽與世而相續

青笠山房文鈔卷六

男代恭謄

曾孫先越恭校